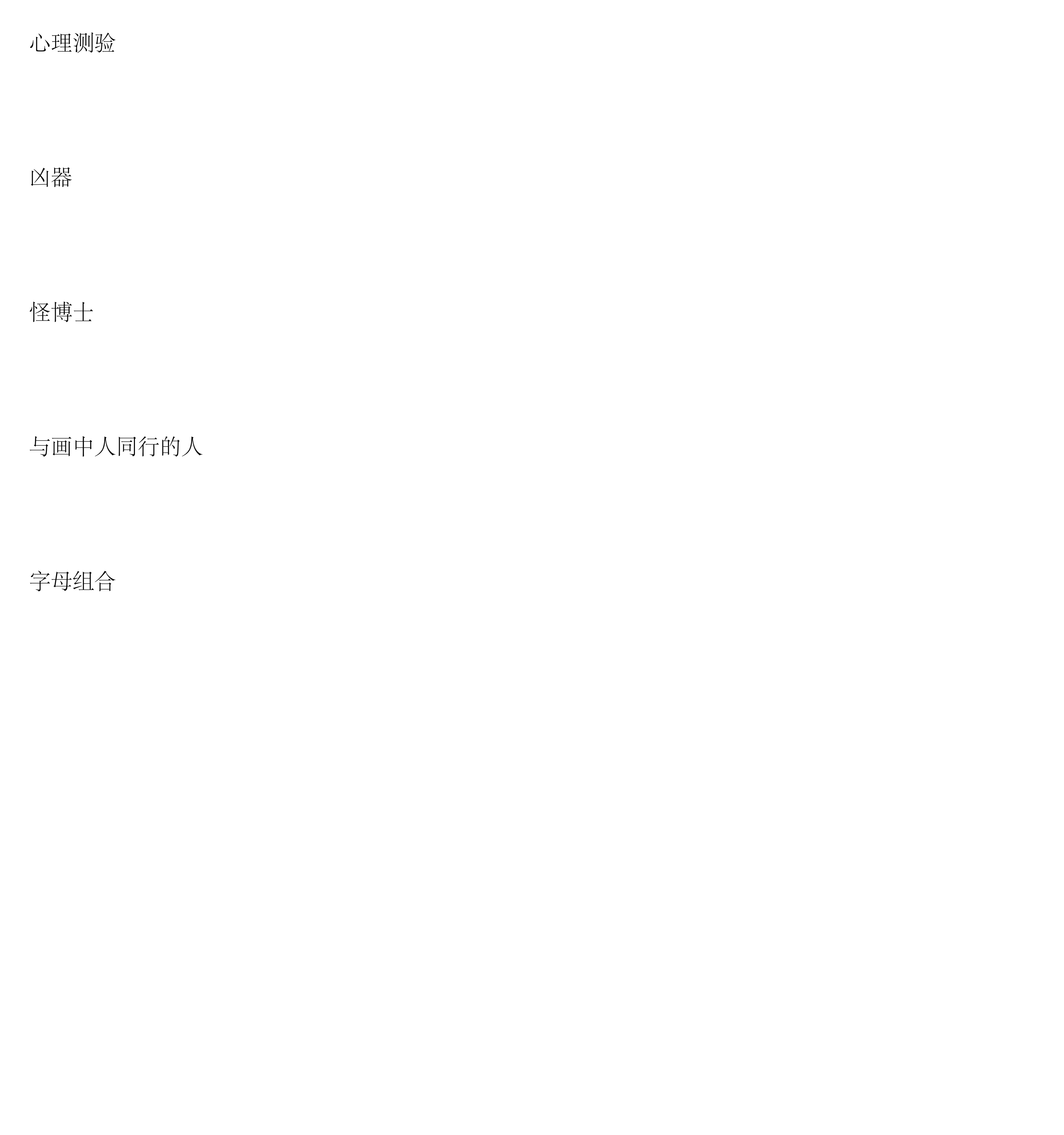


D坡杀人案

作者：江户川乱步

（上）事实

九月上旬的一个闷热的傍晚，我在D坡大街中间一家名叫白梅轩的茶馆喝着冷咖啡，当时我刚从学校毕业，尚无职业，因此常常是在寄宿的房中以读书消磨时光，腻了则出去漫无目的地散步，来到这收费低廉的茶馆泡上一阵，每天如此。白梅轩茶馆距我宿舍较近，又是我出去散步的必经之地，所以我也乐得来这里。不过，我有个怪毛病，一走进茶馆，屁股上就像长了钉子，坐上好一阵。我本来食欲就不大，再加上囊中寒碜，自然不敢问津西餐，只能要上两三杯便宜咖啡，默不作声地坐上一两个小时。我倒无心对女招待调情，或对她有某种意思，大概是这地方比我的宿舍美观一些，令人心情舒畅吧。这天晚上同往常一样，我要了杯冷咖啡，面对街面摆下阵势，一边细啜慢饮，一边呆呆地望着窗外。

白梅轩所在地D坡，先前是做菊花偶人出了名的地方。最近市已改建，狭窄的街道拓宽，变成通增大道，马路两旁店门稀落，与今日相比，当时市面比较冷清。白梅轩对面有一家旧书店，实际上我从刚才就开始看着这家旧书店了。这间旧书店破陋偏僻，并没有多少景色值得观赏，但我对它却别有一番特殊的兴趣。最近我在白梅轩新结识一位奇特的男子，名叫明智小五郎。这人语言玄妙，头脑灵活，我欣赏他在于他喜欢侦探小说。前几天听他说，他童年时的女友现在是这家；日书店的女主人了。我曾在这家书店买过两三本书，据我的印象这位女主人相当漂亮，倒也说不出漂亮在哪里，只是她属于那种性感的、能够吸引男人的女人而且。晚上，书店的生意每每由她照看。所以我想，今晚她必定在店里。小店门面只有四米多宽，看了半天，仍不见那女人出来。我一边想着她一定会出来，一边目不转睛地向对面观望。

然而，还是不见那女人出来。我不耐其烦，目光正要转向旁边一家钟表店时，那店里间房门的拉窗“叭塔”一声关闭了。这拉门别具一格，在通常应该糊纸的中央，做了两个方格，每个约五公分宽，可以左右自由移动。书店货物是易被人偷窃的，要经常有人看管，所以，若店面没人照应，通过这格子的缝隙也可以看到。但此时为什么要关上那格子呢？怪哉！如是寒冷天气倒也情有可原，可现在是九月，天气闷热，关上格子真让人费解。大概里面有什么事，我不由得又盯上了。

从茶馆女招待的口中，偶然我也听到关于旧书店女主人的奇特传闻，总之，像在浴池里相遇的妇女或姑娘们咬嘴嚼舌的延续，你说给她听，她又传给了别人。“旧书店女主人人倒蛮漂亮，但是脱光了衣服哇，那浑身都是伤啊！肯定是给人打的，或抓的。不过他们夫妻两个关系还挺好的，你说怪不怪？”“那旁边的旭屋炒面馆女主人身上也有许多伤呢，一定是给人揍的。”……这些市井传言意味着什么呢？当时我并未特别留意，我觉得那不过是那家男主人的粗暴而已，但是，各位读者，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这件小事与本故事关系重大，读到后面你自然会明白。

闲话少说。我约摸对着那书店盯了三十分钟，大概是由于一种不祥预感的支使，我的眼睛一直没离开过。这时，刚才我提到的那位明智小五郎，身穿那件常穿的黑竖条浴衣，晃动着肩膀从窗前走过。他发觉我在，向我点点头，于是走进茶馆要了杯冷咖啡，在我旁边与我一样面对窗户坐下。他发觉我总是看着一个方向，便顺着我的视线向对面旧书店望去。奇怪的是，似乎他也很有兴趣，眼睛一眨不眨地凝视着对面。

如同约好了一般，我们边观望边闲聊。当时说了些什么，现在大多已经忘记，且与本故事关系不大。不过，谈话内容都是关于犯罪与侦探，在此仅举一例。

小五郎说：“绝对不可破获的案件是不可能的吗？不，我认为很有可能。例如，谷崎润一郎的《途中》，那种案子是绝对破不了的。纵然小说中的侦探破了案，但那纯粹是作者非凡想象的结果。”

“不，”我说，“我不那么认为。实际问题如果暂且不谈，从理论上讲，没有侦探破不了的案，只不过现在的警察中没有《途中》所描写的那样全能的侦探而且。”

谈话大抵如此。瞬间，我们两人同时收住话题，因为我们一直注意的对面旧书店里发生一桩怪事。

“你好像也注意到了？”

我轻声问。他立即答道：

“是偷书的吧？怪啊，我来以后，这已是第四个偷书的了。”

“你来还不到三十分钟，就有四个人偷书，怎么里边就没人出来看一看呢？在你来之前我就盯着那个地方，一个小时前我看到那个拉门，就是那个格子的地方关上了。从那以后我一直在盯着。”

“是里间的人出去了吧？”

“拉门一直没开过，要出去也是从后门……三十分钟没一个人出来，确实奇怪啊！

怎么样？去看看吧？”

“好吧。即使屋里没发生什么事，外面也许会有的。”

这要是件犯罪案就有意思了，我边想边走出茶馆。小五郎一定也在这样想，他表现出少有的兴奋。

和一般的书店一样，旧书店内没铺地板，正面及左右两侧的墙壁全被高至天花板的书架排满，书架半腰是便于排放书籍的柜台。房子中央有一张桌子，上面堆满各种各样的书籍，如同一个小岛。在正面书架的右手空出约一米宽的通道，通往里间，通道上装有先前提到的那个拉门。书店男女主人平常总是坐在拉门前照看书店的生意。

小五郎和我走近拉门高声叫喊，屋里没人应声，像是没人。我稍微拉开拉门向里面窥视，屋里电灯已熄，黑乎乎的，仿佛房间拐角处有个人躺着。我觉得奇怪，又减了一声，依然没人应。

“没关系，我们进去看看。”

我俩咕咚咚地走进里间，小五郎打开电灯，在这同时，我俩吃惊地发现，房间的角上躺着一具女尸。

“这不就是女主人吗？”我好不容易回过神来，“看样子像被掐死的。”

小五郎走近尸体察看。

“没有希望复活了，必须赶快报告警察。这样，我去公用电话亭，你在这看守，先不要惊动四邻，那样将会破坏现场。”

他命令式地说道，一边往街上公用电话亭飞奔。

平时议论起犯罪和侦探，我能讲得头头是道。实际碰上，今天还是头一遭。我不知如何是好，两只眼睛直愣愣地看着房间。

整个房间有六条日本席大小，再往后面的一间，其右侧隔出一条窄小的走廊，走廊外是个小院，还有厕所，院墙由木板做成——因为是夏天，所有的房门都开着，所以能够一直看到后院。尸体靠近左侧的墙壁，头向着书店，为尽可能地保留犯罪现场，也因为气味难闻，我尽量不接近尸体。然而，房间狭小，即使不想看那女人，眼光也自然转向那个方向。那女人身穿中粗格子浴衣，仰面躺着，衣服卷到膝盖以上，腿部完全裸露，没有特别抵抗的痕迹，脖子看不太清，但掐过的地方已经变紫是确实无疑的。

大街上传来行人卡塔卡塔的木屐声和高声谈笑声，还有人醉醺醺地哼着流行歌曲，一派太平洋景象。然而就在这一道拉门之内，一个女人惨遭杀害，横尸内房，真是莫大

的讽刺啊！我心中异样，木然伫立。

“马上就到！”

“噢。

不知怎的，我说话有些吃力。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俩四目相对，一言不发。

不久，一位身穿制服的警官和一位西装模样的人赶来，后来才知道身穿制服的警官是K警察署的司法主任，另一位从相貌和随身携带的物品即可知，是警察署的法医。我们把情况向司法主任前后叙说了一遍。随后，我补充说：

“这位小五郎君进茶馆时，我偶然看钟，时间刚好是八点半。所以这拉门格子关闭的时间，大约是在八点。那时房间里灯泡还亮着，因此，很显然，至少在八点钟，这个房间里还有活着的人。”

司法主任边听取陈述，边作笔记。法医已把尸体检验完毕，等待着我们谈话结束。

“是掐死的，用手掐的。请看这儿，这里变紫的地方是手指的痕迹，出血的地方是指甲的位置。拇指的痕迹在头颈右侧，看来是用右手干的，是的。死亡时间大约在一小时之内。已经没有希望复活了。”

“被人从上面向下按，”司法主任沉思地说，“但又没有抵抗的迹象……大概力量很大而又非常迅速吧？”

他转向我们，询问这家书店男主人的去向。我们当然不得而知。小五郎灵机一动，随即出去叫来隔壁一家钟表店的男主人。

司法主任与钟表店男主人的问答大致如下：

“这店里的男主人到什么地方去了？”

“他每晚都出去，不到十二点不回来。”

“到什么地方？”

“好像常去上野大街，但今晚到什么地方我不清楚。”

“一个小时之前，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

“动静？”

“这还不明白吗？就是这个女人被害时的叫喊声，或搏斗声……”

“好像没有听到什么特别的声音。”

谈话间，附近的居民及过路看热闹的人群已把书店门口围了个水泄不通。人群中一位住在另一边隔壁的袜子店女主人为钟表店男主人作证，说她也没听到什么声音。

同时，邻居们在一起商议之后，让一个人去找旧书店男主人。

这时，街上传来汽车停车声，紧接着数人蜂拥而至。他们是接到特别警察紧急报告后立即赶来的检察厅的一帮人，和偶然同时到达的一个警察署署长以及当时的名侦探小林刑警——当然是我事后才知道他的身分的。我有一位朋友做司法记者，他与本案办理人小林刑警交情很深，所以，我从他那里了解到许多关于本案的情况——司法主任向他们报告了至此为止的所有发现，我和小五郎也只好把先前的陈述再说一遍。

“关上临街的窗户！”

突然，一个上穿羊驼呢外衣下着白色西裤的男人高声叫道，并随即关上窗，他就是小林刑警。他赶退看热闹的人群，即刻开始检查，一举一动简直旁若无人，检察官和警察署长似乎也不在他眼里，自始至终一人动手，其他人好像是专门为了一览他那敏捷的动作而赶来参观的。他对脖颈周围的检查特别仔细，看后对检察官说：

“指痕没有特征，也就是说除了表明是右手按压的以外，其他别无线索。”

随后，他说要对尸体裸体检查，如同召开议会秘密会议一般，我们这些旁观者只得被赶到外间。所以，这期间他们又有了什么新发现，我不得而知，不过，据我的推测，他们一定发现死者身上的许多新伤，一如先前茶馆女招待所说。

不一会秘密解除，但我们仍不便进入里间，只能在外拉门向里面窥望。幸运的是，我们既是案件的发现者，小五郎等一会还要被取指纹，所以我们没有被赶走，或者说被扣留下来更准确。小林刑警的搜查并不限于里间，他也到外间搜查。虽然我们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不可能看到他搜查的全过程，但幸运的是检察官始终坐阵里间，所以，刑警每次向检察官报告搜查结果，都一字不漏地送入我们耳中。书记员记下小林的报告。作案情报告笔录。

对死者所在房间的搜查，似乎没有发现罪犯遗留物、足迹或其它东西，只有一个例外。

“电灯开关上有指纹。”小林向硬胶开关上撒着白粉，“从前后情况看，电灯肯定是罪犯熄灭的，你们谁开的灯？”

小五郎回答说是他。

“是吗？好吧，等一会取你的指纹。把电灯开关取下带走，注意不要触摸。”

之后，刑警爬上二楼，在上面呆了好一会，下来后又去查看后门胡同。约十分钟，他带回一个男人，手中的手电筒还在亮着。这男人约四十岁，衣衫污浊。

“脚印已经不行了。”刑警报告说，“可能是日照差，后门路很泥泞，几个木屐脚印根本无法看清。不过，这个人，”他指着带来的男人说，“他的冰淇淋店开在后门胡同拐弯处，胡同只有一个出口，如果罪犯从后门逃走，必然会被这男子看到。喂，请你再回答一遍我的提问。”

冰淇淋店主与刑警一问一答。

“今晚八点前后有人出人胡同吗？”

“一个也没有。天黑以后，猫也没过去一只。”冰淇淋店主的回答很得要领，“我在这儿开店很久了，这个店的女主人，夜间极少从那儿走，因为路不好走，又暗。”

“你店里的顾客中有没有人进胡同？”

“没有。所有的人都在我面前吃完冰淇淋后，马上就离开了，这是毫无疑问的。”

假如我们相信冰淇淋店主的证词，那么，即使罪犯是从后门逃去，他也没有走这惟一的通路——胡同。但也没有人从前面溜走啊，因为我们一直在从白梅轩向这里观察，从未离开。那么，罪犯到底是从哪儿逃走的呢？按照小林刑警的推理，罪犯逃走有两种可能，要么他潜入胡同某家有前后门的家中，要么他本人就是租住在某人家中的人。当然也有可能从二楼顺屋顶逃走，但从二楼调查结果看，临街的窗户没有动过的迹象，而后面的窗户，因为天气闷热，所有人家的二楼都开着门窗，人在阳台上乘凉，从这儿逃走看来是较困难的。

检查人员在一起开会研究新的侦查方针，最后决定分组侦查附近的房屋。前后左右的院落总共也不过十一个，侦查工作并不费事。同时再次对旧书店进行侦查，从屋沿下到天花板内，全部查了个遍。结果不仅没有得到任何线索，反而把事情弄得复杂起来。原来，与旧书店一店之隔的点心店的男主人，从傍晚到刚才，一直在屋顶凉台吹萧，他坐的位置正对着旧书店二楼的窗户。

各位读者，此案越发有趣了。罪犯从哪儿进去，又从哪儿出来的呢？不是后门，不是二楼窗户，当然也不可能是前门，会是哪里呢？抑或如烟气似地消身遁形？不可思议的事并不仅仅如此，小林刑警带到检察官面前的两个学生说得更玄。他俩是某工业学校的学生，寄宿在附近，都不像调皮捣蛋搞恶作剧的人，但他们的陈述使案情愈发不可理解。

对检察官的提问，他们的回答大体如下:

“刚好在八点钟左右，我站在这旧书店前，翻看桌子上的杂志，这时里边响起一个

声音，当我抬眼望过去时，这扇拉门关闭了，不过这个格子还开着，透过格子的缝隙，我看到一个站着的男人。但就在我看到的同时，那男人刚好关格子，所以详细情形不清楚。从腰带上看肯定是个男人。”

“你说是个男人，你有没有注意到别的什么？如身高。衣服式样什么的？”

“我只看到腰以下的部位，身高不清楚，衣服是黑色的，可能的话，也许是细条子的，不过，我看到的是黑色。”

“我和他一起在看书，”另一个学生说，“同样听到了声音，看到格子关闭，但是那个男人穿的确实是白衣服，没有条纹的纯白衣服。”

“这可怪了，你们俩必定有一个错的。”

“绝对不错。”

“我从来不说谎。”

两个学生相互矛盾的陈述意味着什么？敏感的读者或许能够发现这个问题，实际上我本人就已经发现了。但检察官和警察们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们没有做更深的考虑。

不久，死者的丈夫，旧书店店主接到通知后返回家中。他年青、羸弱，不像个店主。见到妻子的尸首后，惊慌失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有眼泪一滴一滴地往外流。待他平静些后，小林开始提问，检察官有时也从旁插语，结果却令他们失望，店主全然没有关于罪犯的一丁点线索。“我们平常与人可无冤无仇啊！”说完，年青的店主又啜泣不止。而且，各种调查表明，他从未有过盗窃的劣迹。店主和店主妻子的历史及其它调查事项，都不存在特别的疑点，并且与本故事关系不大，因而略去。最后，刑警对死者身上的许多新伤提出质问，店主极度踌躇之后，终于回答说是她自己搞的。然而，关于其理由，虽经严厉询问，仍得不到清楚的回答。由于他当天夜里～直在外，即使这是虐待的伤痕，也不会伤害其性命，刑警或许是这样考虑的，因而未予深究。

如此这般，当晚的调查告一段落。他们留下我和小五郎的住址、姓名，取下小五郎的指纹。待我们踏上归途，时间已是下半夜一点钟了。

如果警察的侦查没有遗漏而人们的证词也没有说谎的话，这个案子则委实无法解释。然而，据我事后所知，小林刑警第二天进行的所有调查仍一无所获，较之案件发生的当夜，案情无丝毫进展。所有的证人都足以信赖，十一栋房子里的人全部没有值得怀疑之处。对被害者的家乡所进行的调查，也没有发现任何疑点。至少小林刑警——刚才说过，

他被人们誉作名侦探——所作的竭尽全力的侦查，只能得出根本无法解释的结论。事后我还听说，作为惟一的物证，小林让人带走的电灯开关上，只有小五郎的手印，没有其他任何发现。也许是小五郎当时手忙脚乱，开关上才留下许多指纹，但全部是小五郎一个人的。小林刑警认为，或许是小五郎的指纹把罪犯的指纹掩盖消除了。

各位读者，故事读到这里，您是否会作出这样的想象——本案杀人犯并不是人，而是猩猩，或印度毒蛇，我就曾这样想过。然而东京D坡并无此类物种，而且证人明明看到室内有男人的身影。即使是猿类也该留下足迹，死人脖子上的指痕岂能是毒蛇所为!

闲话休提。我和小五郎在归途中非常兴奋，海阔天空，谈兴大增，不妨试举一例。

“你知不知道作为小说（黄色的房间）的素材，发生在法国巴黎的RoseDefacourt案？即使到了百年后的今天，那件杀人案也还是个谜。今晚的案子，从罪犯没留下足迹这一点来看，不是与那个案子极其相似吗？”小五郎说。

“是啊，真不可思议啊。经常有人说在日本这样的建筑物里，不可能发生外国侦探小说所写的那样扣人心弦的案件，可我不那么认为，眼前就发生了这样迷离的奇案。能不能破案我没把握，不过，我想通过这个案子试试我的侦探能力。”我说。

我们在一小巷处道别。不知为什么，小五郎那抖动着肩膀，转过小巷离去的背影给我留下奇怪的印象，那件漂亮的条纹浴衣，在黑暗中显得更加与众不同。

（下）推理

十天以后，一天，我前去小五郎的住处拜访。在这十天里，关于这个案子，小五郎和我做了哪些事？想了些什么？得出什么结论？读者可以从今天我和他的谈话中得到充分的了解。

在此以前，我与小五郎只是在茶馆相见，拜访他的宿舍今天还是第一次。以前我曾听他说过这个地方，所以没费什么周折就打听到他的住处。我走到一家香烟店门前，向女主人询问小五郎在不在家。

“啊，在。请等一下，我马上去叫。”

说着，她走到柜台近处的楼梯口，高声叫喊小五郎，小五郎借住在这家二楼，听到喊声应声赶下楼来，看到是我，吃了一惊，说：“啊，请上楼！”我跟在他身后走上二楼。他的房间使我大为惊讶，这房间布置很特别，虽然耳闻小五郎很怪，但确实没想到会怪到这种程度。

四条半日本席的铺面上，全都堆满书籍，只有中间露出一小块榻榻咪，一摞摞书籍宛如石林，高抵天花。房的四周什么也没有，真让人怀疑，在这间房子里他怎么睡觉？主宾二人甚至无处落坐，若不小心，或许会把这书山碰塌。

“实在太挤了。对不起，没有坐垫，请找本软些的书坐吧！”

穿过书山，终于找到一个可以落坐的地方。我茫然环顾四周许久。

在此，我应该就这间房子的主人明智小五郎向诸位作一简单的叙述。我与他仅仅是萍水相逢，他有什么经历？靠什么生活？以什么为生活目标？我都一概不晓，只有一点我敢肯定，他是一个无固定职业的游民之一。退一步说，算他是个学究，他也是个行为怪异的学究。他常常说他在研究人，但我终究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仅仅知道，他对犯罪案件和侦探有着非同寻常的兴趣，并且具有令人敬佩的丰富的知识。

他与我年龄相仿，不超过二十五岁，身材精瘦，如先前所说，习惯走路晃肩，但这习惯决非英雄豪杰式的。其走路姿势倒使人想起那位一只手不太自由的牧师神田伯龙。从脸型到声音，小五郎与他酷似——没见过伯龙的读者，各位可以想象一位充满魅力，并极富天才的男士，但不一定是美男子——不过，小五郎的头发更长一些，而且茂密蓬乱，似乎要把头发搞得更密。好像一向不讲究穿戴，通常在棉织衣服上扎一条粗布带。

“你来了，我很高兴。从那以后我们很长时间没见面了。D坡的那件案子现在怎样了？警方好像还没有找到罪犯的线索，是吧？”

小五郎同往常一样手揉着头发，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其实，我今天到你这儿来，就是要跟你谈这件事。”在不知如何开始之中我开口说道：“从那以后，我对本案作了各种考虑，不仅考虑，而且我还做了侦探式的现场调查，并且已经得出结论。今天我想对你通报……”

“噢？你这家伙还真不简单啊！那我倒要详细听听啦。”

在他的眼神里浮现出一种明白了什么似的轻蔑而自信的神色，这激励起我这颗有些犹豫的心，我开始信心十足地讲下去：

“在我的朋友中有一位新闻记者，他与负责本案的小林刑警是好友。因此，我通过新闻记者了解到许多警察方面的详情。不过，警察一直没有侦查方向。虽然做了各种各样的努力，但都没得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你还记得那只电灯开关吧？那对他们也没丝毫用处，那上面只有你的指纹，他们认为大概是你的指纹把罪犯的指纹掩盖了。我知道他们困惑迷茫，因此我就更热心于我的私人调查。你想想，我得到了什么结论？而且我

为什么要在向警察报告之前到你这儿来？

“不知道，也没关系。从案发当日我就发现一个问题，你还记得吧？那两个学生关于罪犯嫌疑的衣服叙述，两个完全相反，一个说黑，一个说白。眼睛再不好使的人也不会把完全相反的黑白两色搞错。我不知道警方对此作何解释，不过，我认为这两人的陈述都没错。你知道为什么吗？那是因为罪犯穿着黑白相间的衣服，粗黑条浴衣，出租房中常有的那种出租浴衣。那么，为什么一人看成黑一人看成白了呢？因为他们是从拉门格子的缝中看到的，在那一瞬间，一个人眼睛处于缝隙与衣服白的部分相一致的地方，一个人的眼睛处于与黑的部分相一致的位置。也许这是难得的偶然，但偶然绝不是不可能，而且在本案中也只能做这种考虑。

“在明白了罪犯的衣服是条纹形状之后，这仅仅缩小了侦查范围，还没有找到确实的证据。第二个证据是电灯开关上的指纹。我通过我的新闻记者朋友要求小林刑警对指纹——你的指纹——进行了多次检查，结果证实我的想法是正确的。哎，你有墨汁吗？我想借用一下。”

于是，我给他做了个实验。首先我用墨汁薄薄地涂在右手拇指上，然后从怀中取出一张纸，按上手印。等待指纹晾干，再次在同一手指上涂上墨汁，在原来的指纹上，改变手指的方向仔细按下，这样则清楚地显现出相互交错的双重指纹。

“警方以为你的指纹压在罪犯的指纹上，从而消除了罪犯的指纹。从现在这个实验可以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无论怎样用力. 只要指纹是由线条构成的，线与线之间必然会留下先前指纹的痕迹。假如前后指纹完全相同，按的方法毫厘不差，各线完全一致，或许后按的指纹可以掩盖先按的指纹，但这是不可能的。即使可能，对本案来说，其结论仍然不变。

“如果是罪犯熄灭了电灯，那么，他必然会在开关上留下指纹。假想我就是警察，我在你的指纹线与线之间寻找罪犯留下的指纹，可是一点痕迹也没有。也就是说，不管是先是后，在那个开关上只按下了你的指纹，——尚不清楚为什么没有留下书店主人的指纹，也许那个房间的电灯打开以后就没人关过。

“以上事实究竟说明了什么呢？我这样猜想，一个身穿粗黑条纹的男人——这男人与死者青梅竹马，可以考虑失恋而引起的怨恨是他杀人的动机——你知道旧书店男主人每夜外出，于是，趁他不在家之机袭击了他的妻子。没有声音，没有抵抗痕迹，说明死者非常了解那个男人。那男人在充分达到目的后，为了让人们迟一些发现尸体，他熄灭

了电灯，然后溜之大吉。但是，他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事先不知道那道拉门的格子没关闭，而且在惊慌之中关闭时，被偶然站在店前的两个学生看到了。之后，虽然他已经逃了出去，但他猛然想起熄灯时开关上一定留下了自己的指纹。他想，无论如何也要消除那指纹，但用同样方法再次进入房间又比较危险，于是，他想起一条妙计，自己充作杀人事件的发现者。这样不仅可以自然地自己动手开灯以消除以前留下的指纹，而且人们谁都不会怀疑发现者就是罪犯，一箭双雕！他若无其事地看着警察在现场所做的一切，甚至大胆地做了证词，其结果恰恰如愿以偿，因为五天以后，十天以后，没有任何人来逮捕他。”

在听我这番话时，小五郎是什么表情呢？我预料他一定会大为骇然或中途打断我的话。然而吃惊的却是我，他的面部没有流露任何表情。虽然平田养成了不露声色的习惯，但此时此刻他也太无动于衷了。他的手始终插在头发里揉搓着，一语不发。我想这家伙真麻木不仁，便继续讲述我的最后论证。

“你一定会反问，罪犯是从什么地方进去，又是从什么地方逃走的呢？的确，不弄清这个问题，其它的一切都将化为乌有。遗憾的是，这也没能逃出我的眼睛。当晚侦察的结果，全然没有发现罪犯逃出的痕迹。但是，只要杀人，罪犯就不可能不进出，所以，只能作这样的考虑，警察的搜查在某个地方出现了漏洞。警察似乎对此大费苦心，然而不幸的是，他们却不及我一个青年人的推理能力。

“啊，这话听起来有些狂妄，不过我就是这样想的。警察已做过严密的调查，因此首先可以不必怀疑附近的人，假使是附近的人，那么他也一定是使用了即使被人看到也不会发觉他就是罪犯的方法逃走的。也就是说，他利用人的注意力的盲点——仿佛魔术师当着观众的面把一件大物品隐藏起来一般，他把自己隐藏了起来。因此，我所注意的，是与旧书店一店之隔的旭屋炒面馆。”

旧书店右边是钟表店、点心店，左边是袜子店、炒面馆。

“我曾去炒面馆打听过，案发当晚八点有没有男人到他们的厕所去。你大概也知道那个旭屋炒面馆，从店堂穿过里间可以走到后头，紧挨着后头就是一个厕所，所以，罪犯装作上厕所走出后门，然后再从后门回来是毫不费事的——冰淇淋店开在胡同人口的拐角处，当然看不到这里——还有，对象是炒面馆，借口上厕所当然极其自然。据说那天晚上，炒面馆女主人不在家，只有店老板一人在店堂里忙乎，所以那是个极理想的时机。你说，这不是个绝妙的主意吗？

“我的调查证实，恰好那时有位顾客借用厕所。很遗憾，旭屋老板一点也记不起那顾客的脸型和装束——我立即通过我那位朋友将这个发现通知小林刑警。让他亲自到炒面馆调查，但同样没有更多的发现……”

我稍稍停顿一下，给小五郎一个发言的机会。以他现在的处境，总不能不说一句话吧？然而，他仍一如既往，依然手搓着头发，装模作样。于是，我只得改变到目前为止，为了对他表示尊敬所使用的间接的表达方式，而采取直接表达了。

“小五郎君，你还不明白我的意思吗？确凿证据表明，罪犯就是你。说心里话，我实在不想怀疑你，然而，所有证据都已具备，我只能做这样的推想……我曾费尽苦心努力在附近居民中寻找身穿粗黑条浴衣的人，然而一个人也没找到。这已是铁的事实。即使有人穿条纹浴衣，也没有完全能与那格子缝隙相一致。而且，巧妙的指纹骗术以及借用厕所的骗术，惟有像你这样的探案学者，其他人谁也没有这个本事。并且，令人怀疑的是，你既然是死者青梅竹马的朋友，当晚调查死者身份时，你就站在旁边，为何对此缄口不语呢？

“现在，惟一的希望，就是你证实你是否有不在现场的证明。然而这已经不可能。你还记得吗？那天晚上返回途中，我曾问你到白梅轩之前你在什么地方？你告诉我，你在附近散步约一小时。即使有人见到你，证明你在散步，但你也有可能在散步途中借用炒面馆的厕所。小五郎君，我的话有错吗？可能的话，我想听听你的辩解。”

各位读者也许会想，在我询问时，奇人明智小五郎是什么反应？他大概已匍伏案头无颜见人了吧？然而，他竟哈哈大笑。这使我不由得心怯起来。

“哎呀，失败，失败啊！我决没有取笑你的意思，不过，你也太幼稚了。”小五郎辩解似地说，“你的想法很有趣，但可惜啊，你的推理只注意到表面，而且是纯物质的。譬如说，关于我与那女人的关系，你有没有做过内部心理性调查？究竟我们是怎样一个青梅竹马关系？以前我与她是否有过恋爱？我现在是否恨她？你有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推测呢？那天晚上，为什么我没有说我与她相识？其理由非常简单，因为我并不知道任何能够具有参考价值的事……还在没上小学时，我就与她分手了，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

“那么，指纹你又作何解释呢？”

“你以为从那以后我什么都没做吗？其实，我做了许多努力，我每天都到D坡上去观察，特别是旧书店。我找到店老板，询问许多问题——当时我告诉他我认识他妻子，

这样就便于我向他们提问——就如你通过新闻记者了解到警察许多情况一样，我从旧书店老板那儿问到许多问题，刚才提到的指纹问题，待会儿你就可以明白。我也觉得奇妙，调查之后，哈哈哈，这完全是个笑话，灯丝断了，谁也没去关它。认为是我接了开关电灯才亮，那是个错误。当时，一度断掉的灯丝恰巧又突然联接上了。因此，开关上自然也就只留下我的指纹。你说你从缝隙中见到电灯亮着，灯丝断线也就在其后，因为灯泡已旧，即使没有任何东西碰撞，它也会自动断线。下面再说罪犯衣服的颜色，与其由我说，不如

说着，他从身边的书堆里东扒西找，一会找出一本陈旧的西洋书。

“你读过这本书吗？（心理学与犯罪），请你看看‘错觉’一章开头十行。”

听着他充满自信的议论，渐渐地我开始意识到我的失败。于是，我立即接过书读了起来，内容大致如下：

曾有一件汽车犯罪案。在法庭上，两个举手宣誓陈述事实的证人，一个人说发案的道路非常干燥，尘土飞扬，一人说下雨之后道路泥泞不堪；一个说发案的汽车徐徐行驶，一个说从未见过开那样快的车；前者陈述村庄道路上只有两三个人，后者作证说男女老幼行人熙攘。此两证人都是当地受人尊敬的绅士，歪曲事实显然对他们毫无意义。

待我看完之后，小五郎又翻动着书说，

“在实际生活中确有此事。下面是‘证人的记忆！’一章，在这一章的中间部分，写着预先作好计划的实验内容，恰好这里有关于服装颜色的论述。可能你觉得麻烦，不过，还是请你读一下。”

其文如下：

……举一个例子，前年（该书于一九一一年出版）在哥廷根召开了由法学、心理学及物理学学者参加的学术讨论会。与会者皆诸熟于缜密地观察。此时适逢狂欢节，人们欢闹异常。正当学究们的会议进行到热烈之时，突然大厅门被打开，一个身穿怪异服装的丑角，发疯似地冲了进来。紧接着，一个黑人手持手枪追赶而来。在大厅中央，两人相互用严厉的语言斥责对方。不一会儿，丑角突然躺倒在地，黑人刚要站在他身上跳舞，随着叭地一声枪响，两人忽地逃遁于大厅之外。全部经过二十秒钟。众人骇然。除大会主席外，谁也不知道这些语言、动作事先都作过安排，并且对此现场拍了照片。大会主席说，此类问题经常告到法庭，请各位会员写出自己正确的记忆。此时，与会代表方恍然大悟（中略，这期间他们用百分比来表示各自正误的程度）。写对黑人头戴什么的，

四十人中只有四人。关于服装的颜色，更是无奇不有，红色、茶色、条纹、咖啡色及其它各种色调，不一而足。实际上，黑人下穿白色裤子，上穿黑色西装，系着一条红色大领带。……

“如同本书所说，”小五郎开始说话，“人的观察和记忆实际上是不可靠的。在本例中，连学者们也分不清衣服的颜色。我认为，那天晚上学生关于服装的记忆是错误的，也许他们看到了某个东西，但那人根本没穿什么黑竖条纹浴衣。自然也就不是我。透过格子的缝隙看到了你所想象的黑竖条纹浴衣，这推进真是难得的精妙，不过，这未免太一厢情愿了吧？至少，你是宁愿相信那种偶然的巧合，也不愿相信我的清白。最后一点，就是借用炒面馆厕所的男人。关于这一点，我与你有相同的考虑。确实，除旭屋之外，罪犯没有别的出路。因此，我便去实地调查，结果很遗憾，结论与你完全相反。实际上根本不存在借用厕所的男人。”

也许读者已经注意到小五郎既否定证人的证词，又否定罪犯的指纹，甚至要否定罪犯的出路，进而证明自己无罪。但这并不能否定犯罪的事实。我一点也不明白他在想些什么。

“那么，你有罪犯的线索吗？”

“有。”他搓着头皮说，“我的方法与你稍有不同，物质的证据可以因解释的方法不同而得出不同的结论。上面的侦探方法，应该是心理式地看透人的内心。这就要凭侦探本人的能力啦。总而言之，这次我是以此为重点而加以调查的。”

“最初引起我注意的，是女店主身上的新伤。其后不久，我又听说炒面馆女主人身上也有同样的新伤，这你是知道的。但他们两对夫妻的丈夫决非粗暴之徒。于是，我找到旧书店的老板，想从他口中探知其中奥秘。因我与他死去的妻子以前相识，因此，他并没有多少戒心，事情较顺利，并且打听到一个奇特的事实。但炒面馆老板仅凭外观就可看出他相当强硬，所以，对他的调查颇费些周折。不过，我采取了另一种方法，事情很成功”。

“你是否知道目前犯罪侦查方面已开始使用心理学上的联想诊断法？就是，给嫌疑者以许多简单的刺激性语言，以测试嫌疑者对语言概念联想速度的快慢。我认为如心理学家所说，并不仅仅局限于‘狗’，‘家’，‘河’之类简单的刺激语，也没有必要经常借助于天文计时器。对于领悟到联想诊断真谛的人来说，这种形式要不要无所谓。过去的各种判官、名侦探就是明证，那时没有今天这样发达的心理学，他们只是依靠他们

天赋的才能，于不知不觉中实行了心理学的方法。大冈越前守就是他们杰出的代表。在小说中，大名鼎鼎的福尔摩斯也是如此，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使用了联想诊断法。心理学家所创造的各种机械的方法，只不过是为那些不具备天才洞察力的凡夫俗子所准备的。话说远了。我向炒面馆老板问了许多问题，都是些无聊的闲话，我在研究他的心理反应。这是个非常微妙的心理问题，相当复杂，所以，对详细的问题必须慢慢询问。总之，结果使我确信一个事实，就是说我发现了罪犯。

“但却没有一件是物证，因此，还不能向警察报告。即使告诉了他们，他们也不会理睬。我明明知道谁是罪犯而袖手旁观还有另一个理由，因为这次犯罪完全没有恶意。这种说法有些离奇，但这次杀人事件确实是在罪犯与被害相互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或许也可以说，是根据被害者自己的要求进行的。”

我的头脑中掠过各种想象，但终不能理解他的思想。我忘记了自己失败的羞耻，侧耳倾听他奇异的推理。

“我以为，杀人者是旭屋的老板！为了逃避罪责，他回答说有个男人借用厕所。但这并不是他的发明，而是我们的错误。因为你我都曾问过他是否有人来过，给了他启示，而且他也误以为我们是刑警。他为什么犯了杀人罪呢？从这个案子里，我清楚地看到，在表面极其平静的人生背后，还隐藏着十分凄惨的秘密，真是只有在噩梦的世界里才能够看到啊！

“原来旭屋老板是个强烈的色情虐待狂，真是命运的恶作剧，旧书店的老板娘是个色情被虐待狂。于是，他们以病者特有的巧妙，在谁也不知道的情况下发生通奸——你现在明白我所说杀人的含义了吧？——最近，他们各自强迫不解其中趣味的丈夫和妻子来满足他们病态的欲望，两个女人身上的新伤就是证据。他们当然不可能得到满足。所以，我们不难想象，在他们发现近在咫尺的邻居中有他们所需要的人时，他们之间相互理解的速度是何等迅速。但命运的恶作剧演过了头。由于被动和主动力量的合成，他们的狂态逐渐加倍，最后，于那天夜里发生了这件他们根本不愿发生的事件

听着小五郎独特的结论，我浑身不觉一阵惊颤，这是件什么案子啊！

这时，楼下女主人送来晚饭，小五郎接过报纸，翻阅起社会版。不一会儿，他暗自叹了口气。

“看来他终于忍耐不住，自首了。真是奇妙的巧合，恰好在我们谈话之时接到了这份报纸。”

我顺着他手指的地方，看到一道小标题。约有十行字，刊载炒面馆老板自首的消息。

（夏勇译）

阿势登场

[日]江户川乱步/著　崔岚/译

1

今天，患肺病的格太郎又被老婆撇下，不得不一个人孤单地留在家里。最初的时候，不论是脾气怎么好的他都感到激愤，甚至打算以此为由与她分离。但是，孱弱的病体使他渐渐放弃了。想到来日不多的自己和可爱的孩子，终于没能采取过激的行动。在这点上，第三者——弟弟格二郎的想法很干脆。他看不惯哥哥的软弱，常常说些不满的话。

“哥哥，你为什么那样？要是我的话，早就跟她离婚了。你还有什么可怜她的？”

可是，对格太郎来说，不仅是单纯的可怜。的确，他知道，要是马上同阿势离婚的话，她和她那位一文不名的书呆子立刻就会陷入无法生活的窘境。他可怜这些的同时，还有其它的理由。孩子的下场当然可以想像，此外，还有些事情他不好意思对弟弟挑明。即使被这样对待，可他还是难以离开阿势。因此，他害怕她从他身边离开，他甚至顾忌着尽量不去斥责她的不忠。

阿势牢牢掌握着格太郎的这种心理。夸张地说，有些近似于默然的妥协。她在与野男人鬼混之余，没有忘记安抚格太郎。对格太郎来说，只能窝窝囊囊地满足她那微薄的感情施舍。

“可是，一想到孩子，唉！不能盲目行事啊！我还能维持一两年，我的寿命已经定了，到时候连母亲也没有的话，孩子多可怜呢！我想再忍一阵儿吧！而且，这其间，阿势也会重新回头的！”

格太郎这样的回答，经常使弟弟更加不耐烦。

但是，与格太郎的善心相反，阿势不仅没有回心转意，而是一天天地更加沉迷于私混当中。她还打着窘迫、长年生病卧床的父亲的幌子。她佯称去探望父亲，每隔三天就离开家一次。调查她是否果真返回故乡，当然轻而易举，可是，格太郎连这些都没有做过。真是种奇怪的心理。他甚至连自己都对阿势采取了庇护的态度。

今天也是，阿势从一大早起就精心打扮，兴高采烈地出去了。

“回老家，不需要化妆吧！”

格太郎忍住了就要脱口而出的挖苦话。这时候，他被自己所感动了。他同情想要说出口但又一直没说出来的自己。

老婆一走，他也无所事事，开始摆弄自己感兴趣的盆栽。光着脚来到院子里，虽然浑身是土，可是心情会好些。而且，装作对自己的兴趣很着迷，无论是对他人还是对自己，都是必要的。到了中午，女佣来告诉他饭好了。

“午饭已经准备好了，再等一会儿吗？”

连女佣都客气地、用可怜的眼神看着自己。格太郎也真不好过。

“啊，都到这时候了。那就吃饭吧！把孩子叫回来！”

他虚张声势、快活地回答道。最近，他养成了干什么都虚张声势的习惯。

只有这一天，或许是女佣们的好意，摆在饭桌上的好菜比平时多。格太郎这一个多月都没吃过好饭了。孩子正一也感受到了家里冰冷的气氛，全没了在外面当孩子王的精神。

“妈妈去哪儿了？”

他虽然知道会是什么回答，可是不问仍不放心。

“去外公那儿了！”

女佣回答后，他露出与七岁的孩子不相称的冷笑，只说了声“嗯”，便吃起饭来。虽然是孩子，可看上去好像是为了避讳父亲而没有继续问下去。而且，他也有他的虚张声势。

“爸爸，可以叫朋友来玩吗？”

吃完饭，正一撒娇地盯着父亲的脸。格太郎觉得这是年幼可爱的孩子在竭力地讨好他，可是，他脱口而出的回答，除了同往常一样的虚张声势以外，没有别的。

“噢，可以叫来。好好玩！”

得到父亲的允许，这或许是孩子的虚张声势，正一叫着“太好了、太好了！”高兴地朝外面跑去。不一会儿，叫来了三四个玩伴。格太郎在饭桌前剔牙的时候，从孩子的房间里已经传来了扑通扑通的声音。

2

孩子们不能总呆在房间里，好像是开始玩捉迷藏。格太郎在房间里听到从一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的声音和女佣制止的声音。其中，甚至有的孩子惊慌失措打开了他房间的拉门。

“啊！叔叔在家呀！”

他们看见格太郎，害羞地叫着，朝对面跑开了。最后，连正一都闯进他的房间，

说着“我藏在这！”就躲进了父亲的桌子下面。

看到这种情景，格太郎感到心里很安稳。突然他想，今天不摆弄盆栽了，跟孩子们一起玩玩吧！

“儿子，别胡闹了！我给你们讲有趣的故事，把他们叫过来！”

“啊，太好了！”

听到这些，正一突然从桌子底下钻出来，跑了出去。

“我爸爸特别会讲故事！”

一会儿，正一一边老道地介绍，一边把他们吸引进来，进了格太郎的房间。

“给我们讲个故事吧！恐怖的也行！”

孩子们一个挨一个地坐在那里，瞪着好奇的眼睛。有的孩子害羞地、怯生生地望着格太郎。他们不知道格太郎的病，即使知道，因为还是孩子，不会像来访的大人一样特别小心翼翼。因此，格太郎非常高兴。

他打起近来所没有的精神，想出孩子感兴趣的故事，开始讲道：“很久以前，有一个非常贪婪的国王……”讲完了一段故事，孩子们非说“再来一个、再来一个”。他就根据孩子们的要求又讲了两三段故事。他与孩子们一同沉浸在童话的世界当中。不知不觉，他的心情变得好起来。

“那么，故事就讲到这，接下来玩捉迷藏吧！我也加入！”

最后他这样说道。

“嗯，好啊！捉迷藏吧！”

孩子们很得意，马上赞成。

“那么，就在这间房子里藏。好吗？划拳吧！”

石头、剪子、布。他像孩子一样天真无邪。这可能是因为生病的缘故吧！或是一种对老婆不忠的一种不起眼的虚张声势。不论如何，他的举动充满了自暴自弃，这是事实。

最初两三次，他故意扮鬼，寻找孩子们的藏身之处。当够了，他又当藏起来的一方，跟孩子们一起钻进壁橱里、躲在桌子下面，费劲地隐藏他偌大的身躯。

“藏好了吗？”“好了没有”这样的问答声音在屋子里回响。

只有格太郎一个人藏在他房间里黑暗的壁橱里。扮做鬼的孩子边叫着“阿X，找到了！”边从一间屋子转到了另一间屋子，听起来声音微弱。其中，有的孩子“哇”

地大叫着从藏身之处突然跳出来。一会儿，逐个地被找到了，好像还剩下一个人，孩子们一起找遍了所有的房间。

“叔叔藏到哪里去了？”

“叔叔已经出去了！”

传来了孩子们的交谈，他们渐渐接近了壁橱。

“哈哈哈，爸爸肯定在壁橱里！”

正一说道。接着，马上门前传来了低声私语。格太郎马上就要被发现了，他想再让他们急一阵儿，于是偷偷打开了放在壁橱中的大箱子的盖子，藏进去，像原来一样盖上盖子，屏住呼吸。里面放着软乎乎的被褥，正好像躺在床上一样，心情不错。他刚一盖上大箱子的盖儿，就听到咣啷一声打开壁橱门的声音。

“叔叔，找到了！”

他听到了这样的叫声。

“啊，没有！”

“可是，刚才还有声音呢！是不是？阿X？”

“那一定是老鼠！”

孩子们天真无邪、叽叽喳喳地（在被密封的大箱子听起来非常遥远）有的问有的答，觉得不像是有人偷偷地藏在黑暗的壁橱里。

“有鬼！”

有人喊到，孩子们哇地叫着逃跑了。接着，在很远的房间里听到他们异口同声地喊道：“叔叔，出来吧！”

好像是又打开了那边的壁橱找我。

3

在黑暗的、满是樟脑臭味的大箱子里，心情格外地好。格太郎想起了少年时代难忘的回忆，突然眼眶湿润了。这个旧箱子是他母亲的嫁妆之一。他记得，他常常把它当作船进去玩。这时，母亲慈祥的面容像幻影一样浮现在黑暗中。

他回过神来，孩子们好像是找烦了，外面鸦雀无声。过了一会儿，侧耳倾听，听到，“没意思，到外面去玩吧！”

哪儿的孩子扫兴地说道，听起来极其微弱。

“爸爸！”

是正一的声音。这是最后，接着他们好像出去了。

格太郎听到这些，才打算从大箱子里出来。他想冲出去，让焦急不安的孩子们吃一惊。于是，使足力气往上举起大箱子的盖子，怎么回事？盖子纹丝不动。可是当初以为没什么，就又试了几次。接着，发现了可怕的事实。他偶然被关在大箱子里了。

大箱子的盖上装着挂钩。刚才盖上盖子的时候，拨到上面去的东西偶然竟落了下来，如同锁上了一样。过去的大箱子木头结实，四角镶着铁板，非常坚固，合页也同样牢固。所以病秧秧的格太郎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它打破。

他边大声喊正一的名字，边呱答呱答地敲打着盖子。可是，孩子们好像已经放弃了跑到外面去玩，没有任何回答。于是，他不断地喊女佣的名字，使足了所有的力气，在大箱子中乱踢乱撞。但是，倒霉的时候也没办法，女佣们可能在井边偷懒，或是在女佣的房间里听不到，还是没人回答。

那间有壁橱的他的房间在最里面，而且还是被关在严严实实的箱子里，喊叫声能不能传到对面的两三间房间都值得怀疑。女佣的房间又在最远的厨房旁边，要是不仔细听的话，可能听不见。

格太郎一边烦躁不安地喊着，一边想可能谁也不会来，自己就这样在大箱子里死掉了。真可笑，竟然会发生这种事情！简直滑稽得让人想笑。但这也未必滑稽。他的病对空气非常敏感。他突然发现好像有些缺氧。不仅是因为折腾的，他还感到呼吸困难。因为是以前精心制造的物品，被关在箱子里，大概连换气的缝隙也没有。

由于刚才激烈的运动，他的力气殆尽。但一想到这些，他重新卯足了力气，又踢又打，拼命地折腾。他要是个身体健康的人，这么折腾很容易把大箱子的什么地方弄破。靠他那极度衰弱的心脏和干瘪的胳膊怎么也使不出那种力气，而且缺氧造成的呼吸困难步步逼近。因为疲劳和恐怖，嗓子干燥，连呼吸都疼。该怎样形容他那时的心情呢？

要是被关在其它什么地方的话，因病早晚要死的格太郎也许就死心了。可是在自己家中壁憾的大箱子里被闷死，不论怎么说，都是件滑稽至极的事。他讨厌这种富有喜剧意味的死亡方式。这其间，女佣也不见得就不到这来。那样他会像一场梦一样地得救。可以把这些痛苦当成一场笑话。得救的可能性很多，所以他难以放弃。恐怖和痛苦也相应地增加了。

他一边挣扎，一边用嘶哑的声音诅咒着无罪的女佣们，甚至诅咒儿子正一。他们无恶意的漠不关心从距离来看相隔不到几米，正是因为毫无恶意，所以才更加让人觉得可惜。

黑暗中，呼吸渐渐更加困难。已经发不出声音了。只发出奇怪的吸气声，像登上陆地的鱼一样苟延残喘。大大地张着嘴，像尸骨一样上牙下牙都露出了牙床。

他知道这样做也毫无用处，可是两只手还嘎嘎吱吱地拼命抓盖子。他已经意识不到指甲都剥落了。只有临终的痛苦。但是，那时候他还坚信有一线获救的希望，抗拒死亡。这是多么残酷啊！这不能不说是患不治之症的人或是死回所无法体会的巨大痛苦。

不忠的妻子阿势与情人约会回来的时候，是那天下午三点钟左右。那时正是格太郎在大箱子里难以放弃最后的希望，奄奄一息、临终挣扎的时候。

4

离开家之前，几乎是不顾一切，无暇顾及丈夫的心情。回来之后，她看到与往常不同的大敞四开的大门，感到最近提心吊胆一直担心的破绽终于露出来了。她的心跳到了嗓子眼。“我回来了！”

她等着女佣的回答，这样喊了一声。可是谁也没出来。大开的房间里连个人影也没有。首先，她很奇怪，她那愚笨的丈夫没有出现。

“一个人也没有吗？”

来到饭厅，她再次大喊一声。接着，从女佣房间里传来了惊慌的回答，

“有人！有人！”

可能是打盹呢，一个惊慌的回答肿着脸跑了出来。

“就你一个人吗？”

阿势忍着怒火问到。

“嗯，阿竹正在后面洗衣服。”

“那老爷呢？”

“在屋子里。”

“可是，没有呀！”

“啊，是吗？”

“怎么回事？你肯定偷着睡觉了！麻烦了吧！孩子呢？”

“刚才还在屋里玩，老爷也跟他们一起玩捉迷藏了！”

“啊！老爷！真是没办法！”

听到这些，她恢复了往日的自己，冷言冷语的命令道：

“那么，老爷也肯定在外面。你去找一下，要是在的话，不用叫他回来！”

她进了自己的卧室，在镜子前面站了一会儿，开始换衣服。

正要解开带子的时候。突然，仔细一听，发现从隔壁丈夫的房间里传来了奇怪的嘎吱嘎吱的声音。她有种预感，觉得不像是老鼠的声音。再仔细听，觉得好像是嘶哑的人声。

她停下手来，忍住恐惧打开了拉门。接着，发现刚才没注意到壁橱的门开着。声音好像是从那里面传来的。

“救命！是我！”

声音极其微弱，若有若无。它异样清晰地敲击着阿势的耳鼓。毫无疑问是丈夫的声音。

“啊！你到底在大箱子里干什么呢？”

她吃惊地走到大箱子旁。一边打开挂钩，一边说：

“啊，是在捉迷藏吧！真是捣乱……可是，为什么锁上了呢？”

如果阿势是天生的坏女人，那么她的本质不仅体现在身为妻子却与野男人鬼混上，更加明显地体现在迅速想出这种坏主意上。她打开挂钩，稍微抬了抬盖子，好像想起了什么，又像原来一样死死地盖住，再次挂上挂钩。那时，里面的格太郎大概已经筋疲力尽了，可是阿势觉得他还用微弱的力气往上顶盖子。像要压下去一样，她盖上了盖子。后来，每当想起残忍的杀失事件，比起其它事情，最让她心烦的是，盖盖子时丈夫用他那微弱的力气顶盖子的情景。对她来说，比起那些临终时满身鲜血的情景，不知恐惧多少倍。

这些暂且不谈。她把大箱子像原来一样盖好，关上壁橱门，急急忙忙地跑回自己的房间。接着，吓得连衣服也不敢换，脸色苍白地坐在床头柜前，为了掩盖从隔壁房间传出来的声音，把床头柜的抽屉拉出来再关上，关上再拉出来。

“这么做，能保住自己吗？”

她心惊胆战，几乎要疯了。这时候不可能有时间仔细考虑，有时候会感到连思考问题都不可能，只是急得坐立不安。虽说如此，但是后来想想看，她在那种突然

情况下没有丝毫纰漏。挂钩自己挂上的；而且孩子们和女佣也可以证实，格太郎与孩子们一起玩捉迷藏，不小心被关进了大箱子里。因为是大房子，只说没有注意，没听到箱子中的声音和喊叫声就可以。女佣们不就是什么也不知道吗？

她并没有考虑到这一步，阿势直觉敏锐，没有理由地小声说到："没关系！没关系！"去找孩子的女佣还没回来。在后面洗衣服的女佣好像还没进来。这时候丈夫的呻吟和敲打要是停止就好了。岂止如此，她满脑子都这么想。壁橱里面执著的声音衰微得几乎听不到，可却故意般地不停下来。她想，可能是心理作用，把耳朵贴在壁橱门上（无论如何也不能打开它）听听，凄惨的磨擦声仍未停止。不仅如此，好像感到那干燥的舌头说着毫无意义的话一样。毫无疑问，这是对阿势的诅咒。她太害怕了，甚至想到重新打开盖子。可是她很清楚，那样的话，她的下场将无可挽回。一旦决定了杀人，那么怎样也无法再救他了。

可是虽然如此，在箱子中的格太郎的心情又会如何呢？甚至连下手的她都要改变决心了。可是她的想像与当事人相比，不过是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一旦放弃了，即使是奸妇，可是自己的老婆出现了，打开了挂钩。那时，格太郎的快乐将无与伦比。平时嫉恨的阿势，不论是再犯了三次四次的淫乱，他也会觉得可以原谅。虽然是孱弱病躯，可是对体会到死亡时恐惧的人来说，没有比性命更加宝贵的了。如果没人救他，就那样死去的话，那么那种痛苦决不是这世上所能体会到的，由奸妇的手带给他的几十倍、几百倍的痛苦。

阿势当然不会想像到那种苦闷，她能够考虑到的范围不过是哀怜丈夫的死、后悔她自己的残暴。可是，坏女人的不忠的心理是她自己也无法控制的。她站在不知不觉安静下来的壁橱前，不仅没有吊唁死者，相反描绘着恋人的容貌。她想像着，可以玩耍一辈子还多的丈夫的遗产、与那个恋人的愉快的生活。她完全忘记了对死者的哀怜之情。

她带着这种常人无法想像的冷静退进了房间，嘴角甚至露出冷笑，接着，开始解开带子。

5

那天晚上到了八点多钟，阿势巧妙地上演了发现尸体的场面，北村家上上下下一片哗然。亲戚、进进出出的人、医生、警察等等，闻讯赶来的人塞了满满一屋子。验尸的形式不能省略，在格太郎尸体四周站着各种相关的官员。夹杂在官员中的发

自肺腑伤心的弟弟格二郎、被虚伪的眼泪弄脏脸的阿势，在旁观者看来，是多么的悲伤啊！

大箱子被抬到了房间中央，一个警察亲手打开了盖子。五十瓦的电灯照着丑陋扭曲的格太郎的脸。平时流得整整齐齐的头发蓬乱不堪，临终时张牙舞爪的手脚、迸出来的眼珠、张开的大口，如果阿势的体内没藏着恶魔，看到这些；她一定会后悔不堪的。尽管如此，她只是不敢正视，岂止是自白，竟然流出虚伪的眼泪。她本人都不可思议，即使是杀了人，可为什么能如此镇静。几小时之前，刚刚做了不忠于丈夫的事情，踏进家门的时候，看上去她（那时就已经完全是个坏女人了）还是那么紧张不安。现在看来，她的体内天生生长着令人恐怖的恶魔，现在正是其现形之时。后来，她面对出现危机的时候能够冷静应对，也使人只能这样判断。

验尸的手续没出现任何意外，尸体由亲人的手从大箱子移到了其它的地方。那时，还有一些时间的他们可以注意到大箱子盖子背面的抓痕。

如果是什么事情都不知晓，没能目击到格太郎惨死的人，看到那种抓痕也一定会觉得异常凄惨。死人那恐怖的执著比名画还要刺眼地刻在那里。无论是谁，只要看上一眼，就不想再看第二眼。

从抓痕的画面发现令人惊奇的东西的是阿势和格二郎。他们留在一起与尸体去别间屋子的人群之后，在大箱子两端久久地凝视着背面影子似的画面。啊，刻在上面的究竟是什么？

这是像影子一样模糊、狂乱的笔迹。仔细看上去，覆盖着无数的抓痕，一个字大，一个字小，有的斜着，有的刚好能读出来，是“阿势”两个字。

“是嫂子的名字。”

格二郎凝视的眼转向阿势，低声说到。

“是啊！”

啊，阿势这时脱口而出的这样冷静的言辞，是多么令人吃惊的事实呀！当然，她不会不知道这字的意思。临死的格太郎用尽所有的力气，所能够写下的对阿势的诅咒尽在这个“势”，写下最后一笔时被闷死的他的执著。他想接下去写阿势是罪魁祸首，可不幸的是，格太郎没有完成，怀着千秋遗憾抱恨而死。

可是，格二郎是那么善良的人，是不会产生这样的怀疑的。简单的“阿势”两个字意味着什么，他没想到是下手人，他想到了别的。他从中感觉到的是，哥哥对

阿势漠然的疑惑和哥哥至死对她的留恋，用苦闷的指尖写出对她的留恋。

“啊，他是这样惦记着我！”

一会儿，她带着对方能够感觉到的后悔自己不忠的语气叹息到。接着，突然用手帕蒙住脸（不论怎样出名的演员也不能这样干打雷不下雨），嘤嘤哭起来。

6

办完了格太郎的葬礼，阿势首先与往日私混的恋人断绝了关系。接着她巧妙地排除了格二郎的疑惑。而且，某种程度上成功了。即使是一时的，格二郎也被妖妇的演技所蒙蔽了。

这样，阿势得到了比预期还多的遗产，与儿子正一一起卖掉了久居的老房子，不断变换住所，靠着巧妙的演技，不知不觉远离了亲人的眼界。

阿势强行要了那个大箱子，她又偷偷地卖给了旧家具店。那个大箱子现在不知道在谁的手里。那些抓痕和文字有没有触动新主人的好奇心呢？他的心中会不会感受到那抓痕中蕴藏的可怕的执著呢？而他又会怎样想像那不可思议的“阿势”这两个字呢？

暗室

作者：江户川乱步

序篇 毒焰篇

三个漂流者 蓝天上万里无云。

在一望无际波浪不惊的大海上，只有小小的浪花在无休止地抖动着。

头顶上初秋的太阳把光线撒向大海，使海面泛着银光。

往周围望去，看不到陆地的一点踪影，四周只有宽阔无边的圆圆的水平线。天空是圆的，海也是圆的，仿佛整个世界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了似的。

在这无边的大海中央，孤零零地漂着一个小得像罂粟籽般的东西。那是一只小船。

船舵坏了，又没有一根船桨，盲无目的地任凭波浪将它摇来荡去。

小船里有三个疲惫不堪的人。其中一个年长些的留着漂亮胡须的绅士，年纪大约有三十五六岁，瘫软地躺在船底板上，脸色土黄，看样子是个病人。他头枕着西装上衣，衬衣下面的胸部在剧烈地起伏着。

其他两个人，由于疲劳和饥饿，也和病人没什么区别。其中一个年纪在三十二三岁，目光锐利，鹰钩鼻子，模样很英俊。另一个人年龄与他相仿，肤色奇黑，个子不高但显得很结实。从服装上看，矮个子在三人中间身份最低，看上去像是仆人。两人身上都只剩一件衬衣，瘫靠在船帮边，好像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了。

海天之间静得令人感到恐惧。除了波浪之外既没有会动的东西，也没有任何声音。

躺在船底板上的生病的绅士微微张了张极度干涸的嘴唇说：

“大曾根君，还看不到陆地吗？”

长着鹰钩鼻子名叫大曾根的年轻绅士绝望地答道：

“嗯！这个小船一动不动，不可能到达陆地。”

这时，那个长得黑黑的像是仆人的男子忍不住插嘴说：

“但是，老爷！我等的不是陆地而是轮船。我感到这里离开轮船的定期航道还不太远，很快轮船就会出现。大轮船会救我们的。”

“久留须，你倒是个乐天派啊。即使轮船路过这里，也不可能看到我们这样一条小船的。”

大伙儿又陷入了沉默。只有生病的绅士那衬衣下面的胸部在痛苦地起伏着。

过了一会儿，病人又断断续续地说：

“久留须，水！水！……”

虽然他知道没有水，但是极度的干渴还是使他梦话般地说了出来。

“老爷，一滴水也没有了。请您再忍耐一会儿，就一会儿。”

这简直是一个地狱。并非没有一滴水，船的外面就是一望无际的水，但却不能喝。这对如果喝了海水，那喉咙肯定会冒出烟来。

“啊！真想跳进海里，哪怕是淹死也要把水喝他个够。”

大曾根靠在船帮上死盯着海面，绝望地叹息说。

明治四十三年十月下旬，往返于台湾航线的客轮宫古丸，在从基隆返回长崎的途中与强台风不期而遇。数十名船员葬身在了东中国海。即使三十年后的今天，上年纪的人们依然记得那件令人震惊的事件。

当时，著名的世界旅行家有明友走男爵与好友大曾根五郎，带着管家久留须左门，在结束中国南部的旅行回国的途中，在台湾得了热病。待病情稍稍恢复，即匆匆动身回国。没想到倒霉地成了宫古龙的乘客。

当他们被从床上掀利地板上睁开眼时，船已经被台风包围了。

三个人手牵着手爬到甲板上时，只见周围漆黑一片，风雨在呼啸，波涛在怒视，船在剧烈地左右摇动，忽而被高高地托起，忽而又被抛入无底的深渊。当比船体大数倍的怪兽似的大浪压过来对，甲板与深深的海底没什么区别。

和大自然的暴力苦斗了数小时之后，他们终于度过了台风的高峰。然而，还没容他们端一口气，船就触上了暗礁，船底部被撞出一个大洞。在尚未平息的暴风雨里，船迅速消失进了波涛之中。

一只只装满乘客的救生小船从甲板放到了波涛中。然而，船体刚一接触水面，立刻传来一片惨叫声。所有的救生船全被汹涌的波涛所吞没，消失在了漆黑的大海里。

有明男爵他们三人也掉进了大海。但毕竟是冒险旅行家，三个人沉着地死死抓住了

被海浪打翻的救生船。

接下来是在黑暗、波涛、大风和苦涩的海水中进行搏斗。就这样不知不觉度过了几个小时。当天快要亮时，昨夜的暴风雨像梦幻般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初升的太阳把水平线染成了血色，他们的船在无边的大海中盲无目的地漂流着。

与前一天的暴风雨相反，接下来的两天里一点风也没有，静得让人感到恐惧。今天是第三天了。

有明男爵的热病好不容易才进入恢复期，经过一夜海水的浸泡，又出现了反复，再加上饥饿干渴的折磨，如今已是奄奄一息了。其余两人虽然没有病，但在整整两天的漂流中粒米未进，滴水未喝，也已经是苦不堪言。

他们感到胃中痛如刀割，嘴唇干裂，舌头硬得像烧焦的石头一样。三个人盯着眼前一望无际的海水，仿佛在怒视一个不共戴天的敌人。也许故事里讲的人类的同类相残正是发生在眼前这种时候吧。

在饥饿已经达到极限的人的眼前，就躺着一个还含有许多水份的肉体。说不定他们中间的某个人会产生扑上去大嚼一顿的野兽念头。

暂不说重病中的有明男爵，大曾根和久留须的脸上已经开始出现某种不祥的野兽的表情，凹陷的眼睛开始放出野狼般的光。

大曾根令人毛骨悚然地嚷道:

“喂！我已经受不了啦！我要干了。你也别客气了。”

说着他解下腰上的皮带。皮带上挂着旅行时护身用的手枪皮套。

也许大曾根终于发疯了。说不定他会拔出手枪，把病中的男爵或久留须杀死充饥。

久留须大吃一惊，脸色苍白，不由得做好了防卫的准备。

“海海海海，我昨天就想把这个吃掉啦。”

大曾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突然把皮带放在嘴里嚼了起来。久留须也松了口气笑了起来。啊，太好啦。不是发疯要杀人。他也把自己的皮带解了下来。两个男子汉像两只老鼠似的咯吱咯吱吃起皮带来。

恶魔 “有明君，你也试试，好像多少有点用。”

大曾根嚼着皮带，看了一眼病中的脸色灰黄的男爵说。

“不，我，已经不行了。没有气力和你们一起活下去了。”

男爵睁开无神的眼睛，微微摇摇头，断断续续痛苦地说。

“老爷，不要说丧气的话。请您想一想在东京等您归来的年轻夫人。如果老爷您有个三长两短，那京子太太……”

忠心耿耿的久留须，原本是想安慰主人，结果反而不小心说了使生病的男爵伤心的话。

“嗯，不用你讲，我惟一担心的就是京子。我死了，她就无依无靠孤苦伶仃了。”

泪水从失去自制的冒险家的眼里顺着瘦弱的太阳穴不住地流淌。

但他并不想去擦它，任凭泪水流淌。男爵继续痛苦地说：

“久留须，我上衣里面口袋里有张纸条，里边有一个叠着的信纸。你把它拿出来交给大曾根君。……大曾根君，那是我写给京子的遗言。是在台北医院写的。在那个医院时我就想到可能会死，因此写了遗言。本来没什么用，可如今派上用场了。你把它读给我听听。”

大曾根打开久留须递过来的信纸，打开读了起来。里面是写给男爵夫人的出人意料的遗言。

我死后，请你和大曾根五即结婚，在他的庇护

下幸福地生活。因为，在这个广大的世界上，除了我，没有谁比大曾根君更了解你，更爱你。

“大曾根君，没什么值得吃惊的。我将带着对你们衷心的祝福死去。你和我同样都热烈地爱过京子。京子也对我们两个抱有同样的好感，几乎难以取舍。然而，最后是我获得了胜利。因为京子最终答应嫁给我。

“即便是正在举行结婚仪式时，一想起你为此而沮丧，我就于心不安。因为，虽然京子是我的妻子，但你是我最老的朋友。一想到我们两人的友谊可能会就此结束，就感到很悲伤。

“但是，你的行动证明你的确是个好男儿。我和京子结婚已经三年了，但你我之间的友情丝毫也没有改变。你就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似的，作为好朋友继续和我交往。虽然我嘴上没说出来，但你不知道我是多么感谢和佩服你。

“但是，大曾根君，你也用不着隐瞒，你至今依然在心里深爱着京子。只不过出于对我的友情，你丝毫没有表现出来而已。我知道你很痛苦，我还非常佩服你深不可测的自制力。

“这次，请你接受我的友情。不，这并不仅仅是为了你，倒不如说是为了京子而请

求你。京子还年轻，而且孤身一人，既没有父母也没有兄弟姐妹。如果没有你的保护，她无论如何也无法生活下去。当然，我的财产全归你和京子。晦，大曾根君，趁我耳朵还听得见，给我个回话！你一定要向我保证和京子结婚。”

看样子病重的有明男爵是用最后仅有的一点气力说这些话。

大曾根不知如何回答这非同寻常的建议。他只是伤心地看着眼前这个即将死去的人。

“喂！大曾根君，快点回答我！”

在这种情况下，大曾根必须做出答复。

“我答应依。你放心，如果你有什么万一，京子由我来照顾。不过你还没死，不要紧。你要挺住！”

大曾根用充满友情的话安慰有明男爵。然而，他内心想的却截然相反。

（哼哼，这个傻瓜真天真，想把京子给我。不，不仅京子，还要搭上那份巨额财产。你以为我是你小子的亲密朋友吗？哼哼，傻瓜。无论如何我也不是那种好人，只不过不跟着你小子我就无法生活下去而已。表面上我装得跟你很亲热，当你小子的寄生虫，其实我一直在等待复仇的机会。可是，哎，如今这算怎么回事。在这茫茫大海之中又有什么办法。你小子死了，可我也同样活不成。在这里，遗嘱和废纸没什么两样。一滴水一片肉要比百万元钱和京子更重要。哎，我命真不好。他妈的！随你的便吧……)

有明男爵把遗嘱交给大曾报后，看上去完全放下心来，又昏睡了过去。衬衣下面剧烈起伏的胸部看上去也稍微平静了一些。

大曾根和久留须瘫靠在船帮上嚼各自的皮带。

海面上不时出现鱼类的背鳍，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既没有鱼钩也没有鱼饵，毫无办法。

昨天曾朝出没的鱼类开过枪。大曾根的手枪套里有一把没被海水浸泡的六连发左轮手枪。他打掉了其中的四发，但一条小鱼也没漂起来，不知打中了还是没打中。

但不知为什么，大曾根宝贝似的留下了其余两颗手枪子弹。

他向久留须解释说：

“回头说不定会有什么用途，就不要浪费了。”

连大曾根自己肯定也没想到那把手枪那么快就派上了用场。

接下来，在不停摇晃的波浪、无垠的蓝天和死一般寂静中漫长的一天结束了。在童话般的美丽的星空下，干涸的肌肤承接着舒心的夜露，混混饨饨地又过了一夜。自轮船

沉没以来的第四个早晨来到了。

随着满天宝石般的一颗颗星星失去光泽，水平线渐渐泛起红色。天空和海水闪着红色和金色的光芒。一个血红的燃烧着的大圆盘跳动着开始从水平线上迅速升起。

小船里的三个人，尽管因极度的饥饿而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但这大自然惊人的美丽奇观还是对他们产生了作用。

久留须最先从船帮处坐起来，观看那红色和金色的无边的水平线。

这时，他看到的不仅是大自然的美丽，还有更令他实实在在高兴的东西在等着他。

“啊！陆地！我看到陆地啦！”

腹内空空的久留须不知从哪来的劲，声音大得惊人。

“什么？陆地？在，在哪儿？”

大曾根差点没从小船中站起来。

“在那里，在那里。看见太阳的右边那个像一根细线一样黑色的东西了吗？那木是云彩，的的确确是陆地。”

由于声音大，再加上船的摇动，熟睡中的有明男爵也醒了过来。

“陆地？是陆地吗？……”

他的声音虽然细而沙哑，但许是昨晚的熟睡减轻了病情，精神出人意料地好。

“是的，这下您可以高兴了。是陆地。昨天还看不见陆地，而今天看见了。这说明这条船在走，在朝某个方向走。也许我们在潮水中。看来我们绝望得太早了。即使没有船桨和船舵，这条船也会自动靠向陆地的。”

在之后的三个小时里，船里的三个人一直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水平线上陆地的影子。久留须的判断是正确的。绿色陆地的面积看上去在一点点扩大。

大曾根非常高兴。心想:

看样子，明天就可以靠近海岸。也许能被鱼船什么的搭救上岸。太好了。这条命又捡回来啦。……但是，等等!

当他高兴过后冷静下来时，突然发觉还有一件高兴不起来的事情。

（但是，得救的不光我一个人，男爵这家伙也同样会得救。那家伙的病好像也开始好转了。所以，如果上了岸到医院治疗一下，说不定会恢复到原来的状态。那样的话，那张遗嘱就成了一张废纸。好不容易到手的百万元财产和漂亮的京子就全泡汤了。这得好好考虑一下。)

大曾根在脑子里迅速地盘算着，眼睛则一直盯着皮带上的手枪套。

（哼哼哼哼，我还真细心，事先正好留了两发子弹。哈哈哈哈。）

他慢慢打开枪套，抽出银光闪闪的手枪。

久留须满脸狐疑地问道：

“哎？大曾根！是不是又要打鱼啊？”

大曾根盯着对方的眼睛怪声怪气地说：

“你知道我的枪法很难。我可以在十米以外打中扑克牌上的花。所以嘛……”

他狞笑着继续说：

“如果我这样瞄准你的脸，那么我想打你哪只眼就打你哪只眼。我要把你的瞳孔开个洞，你看怎么样？”

说着他举起手枪，瞄准了久留须的脸。

久留须忍不住笑道：

“哈哈哈哈，别开玩笑了，把瞳孔上开个洞还了得。哈哈哈哈。”

但是，他的笑脸立刻就变成了哭脸，惊叫道：

“别，你想干什么？”

“我要开枪！”

大曾根用枪瞄着他，冷冷地说：

“让你活着，对我有点不利。很抱歉，我就打你的心脏吧。”

惊叫声、船的剧烈摇动、水面扬起的水烟和枪声是同一时间发生的。久留须躲过枪口正要往水中跳，大曾根赶上去一枪击中了他的肩膀。在水中时沉时浮的久留须的衬衣立刻变成了红色。

“大曾根君！你疯啦！”

他回过头去，看见病重的有明男爵抬起上半身，脸色铁青地在怒视着他。

“我怎么会疯呢？你瞧，我很冷静。”

大曾根笑嘻嘻地又把枪口对准了男爵的胸口。

“你，你要干什么？”

男爵苍白憔悴的眼和大曾根充满杀意的恶魔的眼在对视着，仿佛要互相看容对方的心。

“哼哼哼哼，男爵阁下，你可真够天真的。你是不是以为我被你夺走了女人就一点

不在乎，还和你保持友情呢？我是那种窝囊废吗？还谈什么友情！我每天晚上都悔恨得咬牙切齿，一直在等待报仇的时机。男爵阁下，你懂了吗？而你还蒙在鼓里，还给了我意想不到的遗嘱。还说‘我把财产送给你，请无论如何爱护我老婆’。这就是你对我说的，对我这个要杀你的人说的。哈哈哈哈。”

“恶魔！你这个恶魔！”

男爵即使想逃跑也没有气力跑，他只有挣扎着用发自内心的带血的声音咒骂对方。

“嗯，我的确是个恶魔。请你千万不要忘记这个仇恨。我甚至乞求恶魔大王让我成为一个这个世界上最坏的恶魔。你叫我恶魔，我很高兴。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爱你老婆的。哈哈哈哈。怎么样？男爵，和这个世界告别吧！”

部在摇动着，随着枪口吐出的白烟，男爵穿着衬衣的胸部出现一个黑洞。黑洞迅速扩大，接着黑洞又变成一朵很大的牡丹花。这时，被害者的身体一动不动地软软地躺在了船底上。

秋天的阳光灿烂四射，今天的天空依然景万里无云。在一个接一个的波浪中，小船在轻轻地摇摆着。无垠的大海晴朗而温暖。

在这无垠的大海中央，小得像一粒罂粟籽似的小船上载着两个人。一个是连杀两人的凶犯，面带冷笑的大曾根五郎，一个是满身是血的被害人有明男爵。在潮水的作用下。小船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胡远处的陆地静静地漂去。

杀害幼子 长话短说。转眼五年过去了。大正三年暮春的某一天，在镜仓有明男爵的宅内又发生了一件惨祸。

在男爵家森林般的庭院的一角，有一个被葱郁的树林环抱着的水池。水池旁边的大树上悬挂着一个吊床。一个春意融融的午后，母亲和两个孩子在嬉戏着。

两个可爱的身穿西装的男孩子在摇荡着的角床上嬉戏。大点的孩子五岁，小点的两岁。站在旁边推摇吊床的是他们的母亲。母亲年轻漂亮，年纪有二十四五岁。她身着便装，束发随便，肌肤白皙，身材苗条。她前面是如镜的池水，背后是微暗的树林，越发衬托出了她如画的美貌。

可能读者已经猜到了，这位年轻漂亮的母亲就是有明京子，是五年前有明男爵托付给大曾根五郎的那个不可思议的遗嘱的接受者。吊床上大点的孩子名叫友之助，是已故有明男爵的遗腹子，小一点的是京子和大曾根五郎再婚后的孩子。

五年前，传来宫古丸沉没，船上乘客全部遇难的噩耗半个月之后，大曾根五郎突然

出现在极度孤独和悲伤的京子面前。他煞有介事地向京子介绍了遇难的经过。

他告诉京子说，管家久留须左门在大船沉没时失踪，有明男爵病死在漂流的小船中。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没办法只好进行水葬。不知是福是祸，我一个人活了下来。后来被鹿儿岛沿岸的鱼船搭救，这才好不容易回到了这里。

他拿出已故男爵的遗嘱，要求和京子结婚则是一个月之后的事了。

毫无疑问，京子谢绝了他的请求。她无从知道大曾根是那样一个恶魔，反而很尊敬这个已故丈夫最亲密的朋友，而且感到他是自己的依靠。虽说丈夫有遗嘱，但她无论如何也没有心情立即再婚。不仅如此，还有影响她再婚的其它重大理由。

那就是，当时京子正怀着已故丈夫的遗腹子。发觉怀孕时，已故男爵已出发去中国南部旅行，而且男爵也不知道她怀孕。如果生了继承人，那么情况就截然不同了。京子想都没想过作为男爵家的人再婚。

然而，大曾根一点也不灰心。

"等到生下继承人之后，你名义上取消有明家族的户籍不就行了吗。而实际上并无任何变化，我们可以共同管理财产，抚育幼小的继承人。只有这样才符合已故有朋友定的遗愿。你既没有有实力的亲戚，也没有靠得住的仆人。你孤零零一个人，有信心顺利地抚育好这个宝贵的遗腹子吗？首先第一条，作本身还年轻得像个孩子似的。"

这就是大曾根的逻辑。在这以后的三年里，一边是大曾根执着的求婚。一边是京子考虑到贞节而犹豫不决，双方始终没有个结果。但是对于柔弱的京子而言，这已经达到极限了。

考虑到年幼的爱子友之助的将来，考虑到那些黑心的亲戚朋友为了夺取她们家的财产而对她的迫害，而且也出于对大曾根执着关爱的深深感激之情，京子慢慢地按照已故丈夫的遗嘱接受了大曾根的爱。接下来出生的就是今年两岁的大曾根龙次。

刚结婚时，大曾报假装老实热情，但时间一长，逐渐暴露出他的本性。从和大曾根的不经意的交谈以及他的举动中，京子总感到他有一种兽性。这常常使她感到不寒而栗。

而更让她放心不下的是，年幼的龙次性情狂暴得世间少有：牙齿刚长出来就经常奶妈妈的乳头咬得鲜血直流；特别喜欢把捉到的各种虫子撕成碎块，拿着露出肠子的虫子尸体给人看，并且高兴得咯咯大笑。那情景连大人看了都感到可怕。

莫非这孩子的残忍是从他父亲那里继承来的？联想到过去一些事情，感到有这种可能性。一想到这些京子就感到心惊肉跳。

“妈妈！您瞧阿龙！”

友之助突然的叫喊声和狗剧烈的惨叫声，使沉思中的京子吓了一跳。

她吃惊地朝吊床望去。首先看到的是流淌着的鲜血。

吊床里放着一只供两个孩子玩要的刚出生的小狗。刚满两周岁的龙次撇着满是口水的嘴，抓住巴掌大的小狗，用小小的手指头在剜它的眼睛。他满手是血却天真地咯咯大笑。

“哎呀，你在干什么！快住手！”

京子猛地掰开龙次的手，一手抱起笑个不停的龙次，一手拿起受伤的小狗，往上房跑去。因为，必须赶快给龙次洗手，还要给小狗包扎。

从密密的树林那边传来京子呼喊保姆弥生的叫声。

寂静的树荫下的吊床上只剩下五岁的友之助。

受到流血场面惊吓的友之助，一时间呆坐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因为怎么也等不来妈妈和弟弟，他感到有点寂寞，于是想自个从吊床上下来。

幼小的身子好不容易爬出了吊床，但脚却够不到地面。正当他在那里挣扎时，刚巧从树林子那边传来了脚步声。

“噢，儿子，你一个人在干什么呢？”

说着话走过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大曾根五郎。

他外出回来，顺路从后门进来路过此处。透过树林看见只有友之助一个人，忽然心生一念，于是就来到了水池边。他没穿大衣，漂亮的黑色西服上衣，配以条形西裤，头戴呢子礼帽，手拿藤条拐杖。

“儿子，要从吊床上下来吗？好好，爸爸来帮你。”

说着他轻轻地抱起友之助，一步一步前水池边走去。

也许孩子有什么预感，有些不安地指着上房说：

“爸爸，往那边走。”

虽然友之助叫大曾根爸爸，但他一点也不亲近这个新爸爸。

“好好，去那边。”

虽然大曾根嘴上讲得很温柔，但眼神很可怕，他死盯着友之助可爱的后脑瓜。

（很可怜，你死后就去休老子那里啦。你活着，我的儿子就得不到幸福。而且我看到你就不舒服。）

大曾根站在水池边，忽然把这个幼小的生命举过头顶说：

“去找你父亲去吧！去吧！”

接着是揪心的喊叫声。友之助幼小的身体在空中划了一道大大的弧线，扑通一声落入了碧绿清澈的水池中。

大曾根面带可怕的笑容，静静地看着水池里泛起的波纹。等水池恢复平静之后，他用鞋跟在水池旁边的杂草上伪装出一个小孩子滑入水中的痕迹，然后若无其事地悠然朝上房走去。

白天见鬼 五分钟之后家子再次回到水池边。

只见吊床上空空的，树荫下已经没有了小孩子的踪影。也许他自己从吊床上下来回上房去了。京子又跑回去让保姆到处寻找。爷爷和保姆找遍了整个院子。京子紧张得心都到了嗓子眼，家里顿时乱成了一团。

“怎么回事？”

不知何时来到上房的大曾根从书房里出来，不动声色地问道。

京子脸色铁青，嘴唇颤抖地说：

“孩子他爸，不得了啦……友之助找不到了！”

“什么？是不是把他一个人丢在什么地方了？”

“刚才他还在院子里的吊床上玩，我刚来这里一会儿就找不到了。肯定是他自己从吊床上下来了。可是他不会走出去的呀。”

“吊床？是原来那个地方吗？哎，那里不是有个水池吗？会不会…·”

“难道…”

面对这种可怕的想象，京子不由得感到头晕目眩。她一言不发地朝院子里的水地跑去。大曾根也随后表情严肃地追了上去。

京子发疯似的在水池周围跑来跑去。

“阿友…阿友!

她的尖叫声悲伤地消失在水池的水面上，没有一点回声。

“现在慌忙还有什么用！喂！京子，这都怪你不小心。……

你看，你看这里的青苔被踩倒了。好像有人从这里滑下去了。”

大曾根冷酷地让京子看刚才自己用鞋子故意踩出来的水边的痕迹。

“哎呀！这可怎么办？他爸，快救孩子！快！快！阿友！阿友！为什么你要从吊床

上下来呀！而且，还…还

可怜的母亲还蒙在鼓里，号啕大哭着扑在大恶魔怀里，把他作为推一的依靠。

不久，在京子的哀求下，搜索水池中尸体的工作开始了。叫来几个有来往的身强力壮的男子，迅速开始排水池中的水。

水池的水位迅速下降，逐渐露出了水底的黑泥。几个浑身泥水的男人拿着棍棒在池底打摸。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哪儿也找不到友之助的尸体。

站立不稳的京子在大曾根的搀扶下，站在水池边，眼睛直直地盯着水池。从孩子母亲的眼神可以看出她几乎要发疯了。

但是，现在快要发疯的不仅仅是京子，扶着她站在那里的大曾根同样也脸色铁青，表情非常恐惧。

（奇怪。这不可能。我的确把他扔进了水池中，而且是看着他沉入水底后才离开的。通常情况下，这时小东西的尸体应该浮在水面上才对。但现在却无论如何都找不到。太奇怪了。）

与其说是奇怪，到不如说是可怕，准确地说是恐惧。即便是这样一个恶魔，也体验到了这种非人力所能及的奇迹，禁不住打了个寒战。

老花医站在泥水中满脸疑惑地朝大曾根喊道:

“老爷，太奇怪了。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看样子少爷没有掉进这水池中。”

“不！不可能。这里有落水的痕迹，而且其他地方都找遍了，没有踪迹。肯定在这里。再仔细找找。”

“哎。可是，怎么也找不到……”

“总而言之你再找找看。”

“可是……”

“什么可是！我不是在跟你商量。照我的吩咐做！”

由于惧怕大曾根，老花匠又再次伏下身子去寻找。就在这时，从大曾根和京子身后的光线微暗的树林子后边传来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

“哈哈哈哈，在那里找不是白费劲吗？”

他们吃惊地回过头来，发现从大树后面突然冒出一个男人来。这个男人有四十多岁，身穿难看的便宜西装，一头近似光头的浓密的短发，又黑又矮，浑身显得很结实。男人站在那里冷笑着。

大曾根死盯着男人的脸，像是要从中寻找什么东西。转眼间他原本就苍白的脸变得像死人似的，眼球差点没掉出来。

“鬼！……鬼！

看到那个黑男人，他感到像是大白天见到了鬼似的，嘴里奇怪地嘟哝着什么，一步一步往后退缩。

然而，与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的大曾根相反，当京子看清了那个人的脸时，突然狂喜地喊叫着朝他跑了过去。

“哎呀！你不是久留须吗？是久留须！是久留须！”

“夫人，您还好吗？您说的不错，我是久留须。五年前淹死的久留须。”

啊！不是鬼。而是陪同男爵旅行时与宫古丸一起遇难，在东中国海葬身海底的管家久留须左门。人们都以为他死了。

“夫人您放心，少爷被我久留须救起来了，现在他正在我住的地方高高兴兴地玩耍。”

“哎呀！真的？谢谢你！谢谢你！那你能不能快把友之动带到这里来？”

“不，夫人您听我说。宝贝少爷是男爵家的继承人，我不能把他带到这个恶魔的巢穴里来。夫人，少爷不是自己去水池的，而是人面兽心的恶魔把他从吊床上抱下来扔进水池的。这是我在树后边亲眼看到的。等恶魔走了之后我才悄悄把少爷救了出来。…喂！喂！大曾根先生！你要去哪里呀？是不是想逃跑啊？哈哈哈哈，你跑什么！我有许多话想跟你说。在这里说被别人听到不好，咱们进屋慢慢说吧。哎！大曾根先生！”

即便是这样一个大恶魔，面对这个突然出现的人，也显得狼狈不堪，不知所措。大白天，即便是想跑也难以跑掉。嘴唇干涸、脸色苍白的地，只好硬着头皮假装镇静。

“哈哈哈哈，你在说什么！你是不是疯了？那么，好吧。既然你有话说，那我就听听。跟我来！”

走在前边的大曾根脚步踉跄，而他身后敦敦实实的久留须则显得沉着镇静，就像是警察在押送犯人。

虽然京子还不知实情，但因友之助平安无事，也就放下心来。她吩咐水池里的男人们停止寻找，然后急忙跟着两人来到上房。

狠毒的火焰 大曾根领先走进位于楼房一角的西式房间。这里是备用的会客室，摆设并不怎么豪华，仅有的两个窗户上装着很结实的铁护栏，显得格外的阴森。也许他觉得对于这个鬼

魂般的来客来说，这样的房间更合适。

大曾根、久留须和京子围着桌子坐下来。三个人的表情各不相同。

“夫人，您感到更吃惊吧？因为按理说五年前我就已经死了。倒是大曾根君你可能感到很吃惊吧？因为，你可能做梦也没想到我久留须会活着回来。”

说着久留须瞅了脸色苍白的大曾根一眼，脸上露出了胜利者的微笑。

“大曾根君，当时我昏了过去。正在这时一艘蒸汽船路过那里把我救了起来。幸运也好不幸也好，反正是我被救了。我这么说是因为，那是一艘中国的海盗船。夫人，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那一带今天依然有可怕的海盗船在游荡。那艘船把我救了起来，为我精心地疗伤。但是，在我伤好了之后他们并不放我回日本，因为当时他们正好缺船员。他们让我在地狱般的船底当了伙夫。即便是船靠了岸，也有人严密监视着我。不要说上岸了，就是甲板也不让我上。具体的情况我以后再慢慢给您讲。总之，五年来我就这样像海盗们的奴隶似的终日恐惧不安。

听了久留须所讲的离奇的故事，京子不知怎么安慰他才好。

“提起海盗船来，可怕的事和今天想起来觉得有趣的事情多得简直可以写一本书。不过我今天还有更重要的话给您讲。

“‘两个月前，我冒着生命危险从海盗船上逃了出来，经过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才回到东京。我悄悄地观察了这个家的情况，结果使我感到十分意外。夫人，说出来我也感到很难过，您犯了一个无可挽回的错误。您和原来老爷的敌人结了婚。您的次于是您敌人的儿子。’”

“你……你在胡说什么！你不要相信这家伙的话。久留须！你给我住嘴！再胡说八道我决不饶你！”

大曾根大声吼叫着。但是久留须对他的虚张声势并不感到吃惊。

“你说不饶我，那你打算把我怎么样呢？是不是又要拔出手枪杀人呢？哈！哈！哈！哈！我看你不会在这城市里边公然开枪杀人吧?

“夫人，这家伙用手枪把我肩膀上打了一个窟窿。不，事情还不仅如此。

“夫人您不要吃惊，大曾根这个恶魔肯定在船中杀了原来的老爷，然后把遗嘱抢夺到手，假装若无其事地回来把夫人骗到了手。”

久留须不在乎大曾根的阻拦，把想说的话都说了出来。他把小船在东中国海上漂流时发生的事情和大曾根连杀二人的罪行全在京子面前抖落了出来。

“哎！我要是再早一点从海盗船上逃出来，就不至于造成目前这种无法挽回的结果了。但是事已至此，虽说大曾根是个恶魔，但他目前有了龙次小少爷，没有夫人的指示我也不好去告发他。因此，我想请夫人拿个主意，给大曾根君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

“哈！哈！哈！哈！你可真会撒谎。喂！久留须！你有什么证据吗？尽管你小子说你亲眼看到了，但我大曾根和你一个当了五年海盗峻罗的人相比，你以为会有人相信你的鬼话吗？哈！哈！哈！哈！谁相信你这个海盗供罗的话！”

大曾根恶魔的嘴脸暴露得越来越充分，他依仗没有证据，死命抵赖，企图否认他的罪行。

“喂！大曾根君，这种愚蠢的话你怎么也能说出来呢？即便我是海盗的噗罗，但你忘了还有更重要的证人吗？”

“胡说八道，你有什么证人？”

“哎呀，真可怜。连你这样的恶魔也有点胆怯了。你忘了你用狠毒的手把友之助少爷投进水池中了吗？少爷再小，也不会忘记想要杀自己的男人的脸。即使小少爷不能正式提供证言，但只要夫人看一眼小少爷就会明白我的话是真是假。喂！大曾根君，你说是不是？我劝你还是不要再嘴硬了，想一想今后怎么办吧。”

虽然久留须的话讲得很平和，但其中却包含着不可抗拒的力量。

京子不知何时伏在桌子上哭了起来。此时，这个弱女子顾不上谴责大曾根的罪行，她在深深地诅咒自己与丈夫的敌人结婚生子的罪孽。

看到伏在桌子上痛哭的京子，一直嘴硬的大曾根也不得不承认了。因为他看得出来，京子现在相信的不是他这个丈夫，而是久留须。

“那么，你打算怎样呢？总不至于把我这个京子现在的丈夫、龙次的父亲送进监狱吧7’

他终于承认了自己的罪行。然而，他内心并没有缴械投降。

“夫人，依我看此事不要声张，最稳妥的办法是让他带着龙次立刻离开这个家。您看如何？”

就久留须个人而言，他恨不能吃大曾根的肉。但考虑到这个家的名声，考虑到可怜的京子夫人，他才提出了这个用心良苦的建议。

“好吧！”

京子突然抬起头，严肃地盯着大曾根这个刚才还是自己至爱丈夫的脸，充满仇恨地喊道：

“请你立刻从这里出去！”

“啊，是吗？那我走。你们两个好好生活吧。”

大曾根这次出人意料地干脆。他丢下这句话向门口走去。但是，他真的像他嘴上说的那样甘心了吗？这样一个恶魔，会这样简单认输吗？你瞧，他背对着两人拧门把手时脸上那令人恐怖的笑容。

但是京子和久留须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看到大曾根垂头丧气地消失在门口，两人总算松了口气。

久留须不敢正视泪流满面的可怜的京子。他把目光移向别处，无言地面对着京子。京子忍不住又伏在桌子上痛哭了起来。

但是，细心的久留须此时仍然听到了门外西奇怪的声响。他急忙站起来跑到门口去开f入

“哎？奇怪？大曾根好像把门从外面锁起来了。”

他嘴里嘟哝着，“咋喷2跨喷！”地使劲拧门把手。可是，结实的门就像一堵墙似的，纹丝不动。

久留须站在门口思忖着对方想要干什么。这时从外面又传来奇怪的声音。是针钉子的声音，而且是从外面往门上钉钉子的声音。

“谁？是谁在钉钉子？”

听到久留须的声音，门外面钉钉子的人停下手，吃吃地笑了起来。

“嘿嘿嘿，是我呀。是大曾根。喂！忠心的管家先生，你知道我在干什么吗？……我在往门上钉木板。从外面给门钉上一块厚木板。”

“你这个卑鄙的家伙，是不是想把我关在屋子里趁机逃跑啊？”

“嗯，就算是吧。不过，不仅如此啊。为了让你日后长点见识，我就告诉你吧。”

从门外面又传来下流的笑声。大曾根声音嘶哑地接着说：

“怎么样？我先把你们关在这里，然后再把所有的家人都捆起来关进其它房间。你明白了吗？我为什么要这么费事呢？首先是为了我和龙次能安全地离开这里。不过并不仅仅为了这个。其次是为了得到这里的全部财产。为了这一天，我已经事先把动产全部划到了我的名下，我可以随意把它变成现金使用。你明白了吗？第三……不，这就不用

明说了。不说你也明白。这再明白不过了。”

说罢，fi外又传来恶魔的冷笑声。但是，这次无论里面的人说什么他都不再回答，只听见冷酷的锤子敲打铁钉的敲击声。

过了一会儿，敲打声停了下来，传来对方离开的脚步声。久留须回到桌子旁，两人面面向视，一时间既不知该说什么，也不知该做什么。两人并不在意失去财产。在金钱方面，京子简直像个孩子，一点也不在意。而久留须则认为大曾根他把财产藏不了多久，相信警察会把它找回来的。

京子现在担心的不是财产，而是自己孩子的安危。

“友之助没问题吧？他没生病吧？请医生看了吗？”

“夫人，请您放心。我早就请医生给少爷治疗过了。他已经完全恢复了。正在附近的旅馆和保姆玩呢。我马上让人把少爷送过来。”

为了安慰京子，久留须又详细地把救友之助的经过讲了一遍。但是，即使想把友之助带来，他又如何从这被死死封闭起来的房间里出去呢？不用说门，就是仅有的两个窗户也被铁护栏封死了。仅靠久留须一个人，再有劲也打不开门和窗户。也许他在期盼会有人来救他们出去。

然而，恶魔的毒计非常人能够想象。大曾根没有明讲的“第三”究竟是什么呢？莫非是地狱的使者比搭救他们的人抢先一步到来吗？

事实上，这时地狱的使者已经从门外边悄悄溜进来了。

“哎呀！怎么回事？怎么这样呛人产’

并没有人抽烟，但是屋子里却感到有烟雾。闻到一股东西燃烧的味道，而且还听到哗哗啦啦的声音。

“奇怪……啊！是从门缝进来的。从门缝进来那么多烟！莫非那家伙……”

久留须大吃一惊，他不安地站了起来，京子也站了起来。

烟雾越来越浓，由白色变成了土黄色，接着又变为黑色，迅速前屋子里灌。

“久留须君，那，那是火……”

尽管满屋子黑烟，但蛇信子似的火苗还是开始审了起来，而且还响起一片劈劈啪啪打机关枪似的声音。

门的下部已经被烧黑。不久滚滚浓烟夹着火舌从烧穿的地方向他们扑来。

“怎么办？久留须君，这怎么办？”

京子不由自主地抓住了身强力壮的管家的胳膊。

久留须咬紧牙关小声说:

“这个畜生！哎，是我失策了。我做梦也没想到他会做出这种丧心病狂的事情来。我太大意了，太大意了。不过，哼！这点小事算得了什么……”

然而，身强力壮的久留须并没有逃出密室的把握。虽然他也知道解决不了问题，但他还是抱起京子跑到了远离火焰的窗户旁边。

窗户上是难以逾越的铁护栏。久留须就像动物园里的野兽似的双手抓住护栏死命地摇。但是埋在混凝土墙壁里的钢筋丝毫不动。

“哎呀！真可怜。看起来，忠实的人对钢筋也同样无能为力啊！”

恶魔在窗户外面令人讨厌地嘲笑他们。不知罢休极端残忍的大曾根还没离去，从院子那边转过来观看囚笼中的牺牲者。

“咽…”

久留须狠狠地跺着脚，脸像燃烧着的煤炭似的，连钢筋都被愤怒的他摇得吱嘎吱嘎响。

“后悔了吧？这可是你自作自受。如果不是你小子多余地回到这地方，这里本来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的。为了保护我自己，我只能这样做。很遗憾，我要把你们全杀光！一个不留！啊哈哈哈！”

啊！恶魔发疯似的捧腹大笑。过了一会儿，冷酷的恶魔头也不回地笑着杨长而去。

“啊哈哈哈！”

虽然他人已经走远，但那就像来自地狱似的笑声依然在院子里久久回荡。

就这样，有明男爵的家宅被烧得片瓦无存。可怜的京子夫人以及众多的仆人被夺走了生命，但谁有久留须左门从火海中逃出来保住了性命。

日后从久留须左门住宿的旅馆的主人那里得知，在大火烧得正旺的时候，一个像怪物似的男子跑到旅馆的大门口大声喊叫着要水。他的衣服被烧焦，浑身冒着烟。脸被烧得几乎难以辨认，甚至看不出嘴脸，惨不忍睹。女招待吓得不敢靠近他，纷纷往后逃。这个人就是久留须左门。

刚强的久留须喝了点水，喘息片刻，又跑过自己住的房间，紧紧抱住因受到惊吓而哭叫的友之助，失声痛哭了好长时间。

带有古对忠义气质的久留须，忘记了自己的伤痛，声嘶力竭地喊叫说:

“可怜的小少爷，从今天开始你就成孤儿了。那个大曾根五郎是你父母的仇敌，请少爷你这一生都不要忘记这深仇大恨。虽然我没有多大能耐，但我愿承担起抚养少爷您的责任。您一定要变聪明，变强大，而且要像古时候的武士那样，将大曾根这个坏蛋大解八块，以报这深仇大恨。”

第一章 隐阱和钟摆

两个青年 自此以后，又过了二十年。

二十年来，既没有听说恶魔大曾根五郎落网，也没有听到久留须和有明友之助报仇的消息。也许恶魔和正义的骑士都各自躲在自己的藏身之处，在分别修炼着各自的地狱之路和天堂之路吧。而且不知道恶魔的儿子，那个生性残忍剜小狗眼珠的大曾根龙次，现在长成一个什么样的大恶魔了。有明友之助那个要报仇的骑士，在忠诚的久留须的熏陶下，也不知长成什么样的好男儿了。两个人都已二十多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

昭和某年三月下旬的一天。在东京湾的H机场举行了前所未有的大型民间飞行运动会。

运动会由帝都飞行协会主办，陆海军做后援。帝都附近的各飞行学校、各大学的航空系，都纷纷选派优秀的选手参赛。东京湾上空一时间盛况空前。

举行比赛的这天，皇太子亲临观看。参加者中有航空部门的著名人士以及陆海军的将校等众多头面人物。一般的参观者更是多得几乎占据了半个机场。其场面热闹非凡。

上午十点，随着几颗礼花的升空，比赛正式开始。十几架型号各异的小型飞机交替飞向天空。他们以春天的蓝天为背景，争相展示自己如燕子般高超的飞行绝技。礼花的响声、乐队的鼓乐声以及观众的掌声和欢呼声响彻了机场上的天空。

下午三点，比赛到了最后阶段。由K飞行研究所的代表选手一等飞行员有村清和G飞行学校的代表选手一等飞行员大野木隆一进行共同飞行。

有村和大野木都是二十刚刚出头的年轻飞行员。在民间，他们作为数一数二的飞行高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是空中的勇士。有村情是毕业于东京大学史学系的高材生，柔道二段、剑道初段、射击协会会员，而且还是著名的快艇驾驶员，著名的青年运动健将。

大野木隆一出身于赤岩马戏团，是有名的高空杂技表演者，并且还是优秀的魔术师。另外他不仅是汽车赛车的记录保持者，而且还是射击高手，是个少有的奇才。据说，虽然他的经历和境遇与众不同，但不可思议的是他背后有一个经济资助人，日常生活过得

像贵族少爷一般。

毫无疑问这两个人的比赛是当天的压轴戏。宣布最后比赛开始的信号一发出，机场内顿时喧闹起来。双方的啦啦队一齐挥动起手中的小旗子，“有村！”“大野木！”他叫个不停。礼花声、乐器声、群众的喝彩声响彻云霄。

两架飞机螺旋桨的声音雄壮有力，他们几乎同时离开地面，迅速爬高朗品川海面上空飞去。

只见两架飞机的机翼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很光。大野木首先来个横向翻转，有村随即做一个斜浪翻；大野木不甘落后做前浪翻，有村就做后浪翻；一个像树叶一样飘然下落，一个还以会直下降；一个进行垂直上升，一个进行垂直8字飞行；一个回旋下降，一个背朝大地回旋下降。其惊险程度让每个观众都感到提心吊胆。两个人互不相让，甚至使人感到品川海面上空变得狭小了。他们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变化多端的飞行，使在场的冒险飞行的行家和陆海军的将校们都感到膛目结舌。

然而，观众也能清楚地看出两人飞行技术的优劣。与有村一丝不乱的飞行技巧相比，大野木要不航线混乱，要不动作衔接欠流畅。越是不甘落后就越使操纵不稳定。

“啊！行啦！快停下来吧。”

胆小的观众手里捏着一把汗，心脏跳个不停，盼望比赛尽快结束。

两架飞机现在正位于最高的位置，准备做最后绝技的比赛。

有村首先开始回旋下降。当他结束第一个回旋时，大野术突然开始急速下降。这是普通的回旋下降。

机场内顿时响起一片欢呼声。

垂直下降的大野水当然要超过有村。但是这样以来，两机的出发位置就显得靠得太近了。

刹那间，机场内一片寂静。人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忘掉了一切，只是茫然地看着。人们觉得是在做恶梦，或感到是在着银幕上的故事。

转眼之间，垂直回旋的大野木的飞机就冲正在回旋的有村的机翼插了下去。

失去平衡的两架飞机立刻迅速往下坠落。观众不由得梧上了眼睛，他们不忍心看这悲惨的场面。

不过，两个飞行员并不像人们担心的那样不成熟。当他们发现危险时，几乎不约而同地弃机跳了伞。

人们首先看到的是降落伞打开之前的惊险和被抛向一边的两个黑点，然后是拖着长长尾巴的降落伞。

啊！糟糕！降落伞打不开。两个黑点撞到了一起。

会摔死吗？不，伞打开了，两个伞全都打开了。但伞相互缠绕在一起，像雌雄两个水母似的悠然地飘荡在空中。

得救啦！得救啦！机场上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空中的水母下面吊着的是手拉着手的有村清和大野木隆一。

青年大野木坦率地高声道歉说：

“都怪我。请你原谅。”

青年有村也爽快地大声说：

“不，我们都只顾比赛了。没办法，可惜了飞机了。不过幸亏保住了性命。

水母似的降落伞吊着两个好友随风向海上一直飘去。

“这样下去不行。否则会把我们一直吹到大海里去的。”

“那又有什么办法！天又不怎么冷，我们可以游着回去。而且快艇会来救我们的。”

三百米、二百米、一百米，降落伞在逐步接近海面。

“喂！看样子我们可以免受冻了。你瞧，如果按照这个角度前进，我们可以降落在那个炮台上的草丛中。”

“嗯，风再大些就好了。我看有点危险。”

“没问题。快要着陆时我们可以使劲摆动身体，肯定可以降落到那个炮台上。”

当降落伞高水面五十米左右时，两个人一齐不停地划动腿和胳膊，尽可能一点一点地靠近炮台。最后，两人终于降落到了炮台上。

他们好不容易才解下飘向一边会的降落伞。两个年轻人这才松了p气，在草丛中坐下来，取下箍在头上的飞行帽，得出两张年轻的脸。

两个青年长得都很英俊，但英俊中又各有不同。有树造出一种令人不可冒犯的气质，而大野木则显得面带嘲讽。

假如二十五年前在东中国海上葬身海底的已故有明友走男爵的朋友在场的话，可能会对有村情的长相很像已故男爵感到奇怪。同样，如果二十年前失去踪影的大曾根的朋友在场，可能也会对大野木隆一的长相与大曾根相似而感到奇怪。

两个青年人看见搭救他们的水上署的汽艇从远远的岸边朝他们开来。但是汽艇到达

他台可能抢要十来分钟，于是有村和大野木躺在草丛中仰望着蓝天闲聊了起来。

有村绷着英俊的脸有点不快地问道：

“你这个人真可怕。你真的是那么想的吗？”’

“当然是真的。我为此而出生，为此而一直锻炼至今。你瞧东京那起伏不平的屋脊，那凡夫俗子居住的大城市，真是无聊极了。你能想象得出那平凡的蓝天下燃烧着的黑烟滚滚的火焰，以及六百万凡夫俗子吵吵闹闹的情景吗？我的梦想就是要当一个像尼禄那样的暴君。”

大野木两眼露出凶光，像魔鬼附身似的描绘着自己可怕的梦想。

“凭我的智慧、能力和勇气，世界上没有我做不成的事情。我要像尼禄那样享尽荣华富贵，把全世界所有的财宝和所有的美女据为己有。所谓法律就是和对方比智慧，想办法让警察去抓对方。你明白我的心情吗？

“我是从十八层地狱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作恶是我的使命。为此我学习了所有的知识和武功，含着性命练习惊险的动作。我学习飞行也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能成为魔鬼王国的拿破仑。

“啊！我好像热血沸腾了。你想一想看，我的魔影像一只巨大的编捐把东京笼罩其中。”

英俊的有村气愤得满脸通红地说：

“不要再说了！我已经听够了。你真是疯了。一次小小的撞机事件就把你搞得神经错乱，你也真是个胆小鬼！

“我读书，学武术，学习驾船和驾驶飞机。我认为我无论是智慧或能力都不比你差。但是我的使命与你完全相反。我受的教育是要把罪恶和肮脏从这个世界清除干净，要求我成为除恶的勇士。我为此而生，为此而受教育。

“我从一个人那里听了这个世界上恶魔的故事。那个恶魔是一个和你一样从地狱爬出来的男人。也许我必须犯一次今生推一的可怕的罪恶，那就是把那个恶魔碎尸万段。”

他像是难以忍受悲愤似地盯着东京的天空声嘶力竭地喊叫着。

“啊！有村君，你也不是一个凡人啊。我们两个不同寻常的人在这个岛上肩并肩地躺着。这多么棒啊！地狱的恶魔和地上的天使。喂！你和我是天生的对手啊。我们两个谁会最后得胜呢？来，握握手！”

“好，我也想体验一下恶魔的手是个什么感觉。来！

就这样，仿佛是命运的安排，两个英俊的青年在品川海面的波涛中，在春天晴朗的
蓝天下，眼里闪着难以名状的激情，不可思议地把手握在了一起。

杀人事务所 在品川海面上举行的民间飞行比赛结束约半个月之后的一个温暖的夜晚，一个须发皆白衣衫不整的老人醉酒田地走在东京浅草公园观音堂后面的路上。

老人身穿旧式西装，发黄的赛珊格的衣领，继皱巴巴的领带，腋下夹着一个像是收款员用的折叠式皮包。

因天刚黑，观音堂后面空阔的黑暗中不仅有打算在此过夜的流浪者，也有从观音堂后面抄近路去观音堂参拜的香客，还有不少在黑暗中散步的绅士和学生。另外还有那些看上去像是香妓女拉皮条的婆娘。这些人像深海里的鱼一样来往不断。

“喂！先生，先生。”

一个流浪汉模样的男人摇摇晃晃地从白发老人身后出来，像是要告诉他什么秘密似的向老人打招呼。

“是喊我吗？你有什么事？”

虽然像收款员似的老人看上去寒碜，但声音却很洪亮，态度也显得很傲慢。

“先生，请你小点声。我有一个秘密想告诉你。”

男人一步步向老人靠过来。

“你这个人真会套近乎。你到底是谁？我从来没见过你

老人虽然醉了，但还是心存戒心地站稳了脚跟。

“哈哈哈哈，也许先生不认得我，但我对先生却很熟悉。您是仁堂先生，是百万富翁……”

听到这里，老人像是被点中了要害，吃惊地停住了脚步。

“嗯，我的确是仁堂。你是谁？”

“我吗？我是一个无名小辈。不过，我有一个秘密想告诉先生。我也是为了贪几个钱。如果先生您真想听，那我就可以得几个钱了。”

“哈哈哈哈，真是个怪人。你到底想告诉我什么？”

老人以为无非是赌博或女人之类的事，所以忍不住想听一听。

于是，男人像蝙蝠似地靠近老人，把嘴贴在他耳朵上说：

“是关于杀人事务所的事。”

就这一句话，差点没把老人吓得跳起来。

江堂老人并非没有听说过杀人事务所。

在东京的某个地方有一个非常秘密的专门从事替人杀人的事务所。这样的消息，不用谁讲也会传到对坏事感兴趣的人的耳朵里。据说，那个奇特的事务所的所长是一个从地狱里爬出来的像恶魔一样可怕的男人。他具有魔鬼的神通，在别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情，到他手里都能够轻而易举地得到解决。

江堂老人是一个为了金钱什么坏事都会做的守财奴。虽然是百万富翁，但看上去像一个收款员，有车不坐偏步行。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他有多么吝啬。虽然他小心翼翼地避免触犯刑律，但为了一点点钱，他甚至会把欠债的病人盖在身上的被子抱走。他今天的财富都是通过无数的坏事积累起来的。

正因为他是这样一个人，所以他的敌人肯定不少。即便不是他的敌人，但能够随意地让一个人停止呼吸，这对于他这样一个想赚钱的人来说肯定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嗯，杀人事务所的事我也听说过。不过，那十有八九是一些人瞎编出来的谣言。"

老人欲擒放纵地故意装作不以为然地说。

"先生这样想也难怪。不过，那并不是谣言。您瞧瞧那些证据就明白了。干脆直说吧，今天报纸上第三版的报道您看了吗？喏，一个年轻的办事员从S大楼的第七层上坠楼身亡。人们都以为他是厌世自杀，实际上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少爷买通杀人事务所，让他们把这个情敌从这个世界上彻底地清除干净。怎么样？方法多么妙啊。而且还模仿年轻人的笔迹写下了遗书。"

两人往夜幕中走去。皮条客似的男人不住地给老人讲噩梦似的故事。

"那，你是说那个事务所的所长把那个年轻人拉上七楼然后推下去的吗？"

老人不知不觉被男人讲的故事吸引了。他说话的声音越来越低，仿佛是在商量一件坏事。

"而且是大白天。七楼上有许多事务所，人很多，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就把那件事给做了。当然，当时所长化装成了七楼上一个事务所里的文书。他的化装术很高超。但是，除非是那个魔术师般的所长，其他人化装术再高超也办不到。"

"嗯，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个所长倒是个可怕的人物。那么，你认识那个杀人事务所的所长吗？"

"哪里哪里，我要认识他，现在就不会在这里跟您说话了。也许已经在隅田川的水底睡大觉了。因为那个魔王是不会对我客气的。谁要是看到所长一眼，不出一个小时就

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当然是被大解八块。因此，社会上没有一个人知道所长的真面目。”

老人感叹道：

“嗯，他可真够谨慎的。不过，不这样也保不住秘密呀。”

两人不知不觉来到更加黑暗的树林中。因为暗得可怕，所以没有人往这里走。四周死一般的寂静。置身于此，仿佛是在一个无声的地狱中一样。

老人若无其事地小声问道：

“那么，那个杀人事务所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是为了赚钱吗？”

“那当然。不赚钱谁会冒险做那种事。听说，事务所就像律师一样，按照事情的难易程度收取酬金，至少不低于三千元。据说有时收取的酬金比这要多一二倍。我们只能从中得到五角钱。”

神秘男人的话终于逐步接触到了实质的问题。

五人记你地压低声音问道：

“你说什么？你从中得钱？这么说，你是那个杀人公司拉皮条的了？”

“坦率地说，是的。”

说罢，男人若无其事地往前走去。

老人追上男人，热心地问道：

“可你刚才不是说你不认识那个所长鸣？你不认识他，怎么给他介绍？”

“哈哈哈哈，您很热心啊。没问题，还有其它许多渠道。我既不知道事务所在何处，也不知道所长是谁。但我只要去一个地方，发个信号，就会有事务所的车来接我，把我和客户带去。那个车上有我们的大哥，也就是老大的干将。他把我们带到事务所的秘密入口处。不过，就连我们大哥也不能进那个人口一步。他一点也不知道所长长得什么样。真是小心得滴水不漏。总之，听说所长经常化装成各种各样的人和客户见面。从来没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

“嗯，考虑得很周到啊。可是，不知客户是怎样被带到那个危险的地方去的。既然是杀人不眨眼的地方，因此当把客户杀了同样可以赚钱时，可能会毫不客气地把客户干掉吧？”

“不过，他不会杀客户的。当然，如果他想那样做，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正因为他不那样做，才显得有价值。否则，恶名传出去，就没有客户了。比起一时挣钱，不

如长期挣钱。事务所的规矩是除了规定的收费，不额外多收一分钱。”

老人咽着口水问道：

“嗯，越来越使人感动。客户想必很多吧？”

他的呼吸似乎急促了起来。

“但是，有胆量的客户不多。事务所自开张以来已经一年了，但听说刚开始时一个客户也没有。直到最近，客户好像了解了事务所的手段，这才不断有客户登门。据说最近十来天报纸上报道的自杀事件中有一半是事务所所为。前天发生在蒲田车站的卧轨自杀事件和五天前发生在篇报的翻车事件等都是事务所干的……”

“喂喂，你真能说。如果我把作交给警察，告诉他们你刚才说过的话，你怎么办？

“哈哈哈哈，到那时我就说因为先生觉得无聊，我是讲笑话让你开心的就没事了。你也没什么证据。首先第一条，警察会相信这种离奇的故事吗？哈哈哈哈。而且，我们是不会白说这些话的。我们会首先选择好目标。你以为我们会到处乱讲吗？我是相中了先生才跟您讲的。”

“你相中了我？”

“对。我想先生肯定有一两个想让他停止呼吸的人。哈哈哈哈，怎么样？先生您是个目标吧？”

“喂！你不要吓唬我。我从不考虑那些大逆不道的事情。不过你们的想法倒蛮有意思。首先，我想见一见你们那个所长，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瞧，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怎么样？好事快办。干脆今天晚上我就带你去那个杀人事务所。你看如何？”

“喂喂，这么说，你刚才说的话不是胡说人道了？”

“别不好意思了。走吧，我领你去。我也是冲着钱来的。”

于是，江堂老人在男人的劝说下，半推半就地跟在男人后边离开了公园。其实他内心兴奋得在颤抖。心想，如果这是真的，那么，那么……想到这里，他抑制不住在心里像恶魔一般狞笑起来。

戴盔甲的怪物 出了浅草公园的后门，一路上是如何走的，处于兴奋状态的老人几乎全不记得了。他被那个男人领着在到处是垃圾的路上绕了好半天，最后来到一处没有人家居住的地方。这条路一边是一所小学校的混凝土围墙，一边是小公园的篱笆墙，四周显得十分荒凉。

“到了，就是这里。我去发信号。我事先告诉您，您就是记住这个地方，回头向警

察告密，也没有办法打我们的埋伏，因为我们每天变化碰头的地方。”

男人说罢从衣服口袋里掏出香烟点上一只，然后用右手拿着香烟在黑暗中划动起来，像是在写什么字。

看样子，他这是在发信号。立刻小公园里出现了一个黑色人影。人影大大咧咧地朝他们走过来。

一个男人用像是老大似的口气说：

“好！我们接受了。你可以回去了。”

于是，拉皮条的男人向老人打了个招呼就走了。

“您什么都不用说。得把您的眼睛象起来。”

说着话，男人掏出厚厚的黑布，突然绕到老人的身后，从老花镇外面把他的眼睛严严实实蒙了起来。

这个男人的打扮和那个拉皮条的男人一样，看上去就像是西洋叫花子似的寒酸，但讲话却显得很有知识。既然他受到所长的信任，想必在做坏事方面还是很能干的。

老人的双眼一下子什么都看不见了。他不知道接下来会是什么结果，心里感到有点害怕，但是想要进入杀人公司，这点冒险是免不了的。于是他下定决心把眼睛闭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从远处传来汽车的声音。声音越来越近，接着嘎地一声停在了他们面前。

“请上车。我们带您去公司。”

男人半推半扶地让老人上车坐下，接着汽车就开走了。

男人几乎是抱着老人坐在后排座位上，但一路上一句话也不说，就像是个哑巴似的。

不知道汽车在住什么地方开，只感到在频繁地忽左忽右地乱拐。老人心想：“莫非是在原地兜圈子？”

汽车就这样跑了大约三十来分钟，停靠在了一处楼房Bu。

男人牵着老人的手毫无表情地说：

“事务所到了。请下车吧。”

老人被人牵着手，从车上下来，上了二三个石头台阶后进入了楼房。在楼的走廊上走了一会儿，然后爬了一段高高的楼梯，接着又是走廊。就这样，在楼房中一会儿上楼梯，一会儿下楼梯，一会儿走走廊，上上下下，不知走了多长时间，也不知到了第几层楼，也不知道是三楼、二楼还是地下室。最后终于到了要去的房间。

男人依然毫无表情地向老人解释说：

“从这里往里我们也不能进。从这个门进去一直往里走自然会到达事务所的接待室，您自己往里走吧。”

男人说罢解下老人的蒙眼布，一下子把他推进房间，接着优当一声关上门，并咋喀一声从外面把门锁了起来。这样想逃跑也没有路了。

眼前是一个细长走廊，由于没有灯光，暗得就像是地下的坑道一般。虽然蒙眼的布被摘去了，但这么暗，仍然什么也看不清。

虽然老人心里感到很恐惧，但退路已经被堵死，只有往前走。

这时老人忽然想起了善光寺的地下室的戒坛。在那里，只要右手摸着墙壁走下去，最后总会到达一处明亮的出口。面对这样一个黑暗中的走廊，也只有用同样的方法摸着墙壁走。

他用右手摸着像是混凝土的墙壁一步一步往前挪，大约走了十来步，一下子碰到了墙。莫非这是个死胡同？老人越发害怕了。他用手在墙壁上乱摸，忽然手碰到了像是门把手的东西。

“噢，到底还是有房间啊。”

老人用力一推，门出乎意料地悄无声息地朝里打开了。同时透过门缝看到一丝微弱的电灯的灯光。

他踏进去一步，巡视四周，发现这是一个三十来平方米简陋的西式房间。里面没有什么家具，周围银灰色的墙壁看上去像监狱似的。而且，不可思议的是房间里没有一个窗户。吊在天花板上的没有灯罩的电灯上积满了灰尘，灯光昏暗。

老人在心里琢磨：

“难道这里就是接待室？这个房间的对面是不是还有房间？那么门又在什么地方呢？”

正在这时，从他背后传来金属碰击的声音。

老人吃了一惊，回头一看，发现敞开的门后面黑影里有一副西方中世纪的甲胄。甲胄擦得很干净，在灯光的照射下闪着银光。

那么刚才的金属碰击声是不是甲胄的两只袖子相碰发出的声音呢？可是，房间里又没有风，一个装饰品怎么会发出声音呢？奇怪。老人这样想着朝甲胄走过去，用手指摸了摸冰冷的钢铁。他心想：

“这么脏的房间里摆设这么值钱的装饰品真是太可惜了。这东西少说也值一千两银子。”

为了观赏这套盔甲，老人开始轻轻往后退。

奇怪。老人发现盔甲像是被一根看不见的线牵着似的静静地朝他走了过来。

老人吃惊地停下了脚步，再仔细看盔甲，又不像会动。他又试探着往后退，结果好像闪闪发光的怪物朝他追了过来。老人停下来，盔甲也停下来，老人走盔甲也走，就像是一只追人的狼似的。

老人吓得脸色苍白，不知道自己是在做噩梦还是发了疯。他越想越害怕，差点大声喊叫起来。

“哈哈哈哈！”

啊！这是怎么回事？一个装饰品怎么会发出可怕的笑声？

老人被吓得瘫倒在了地上。他想逃跑，但两条腿怎么也不听使唤。

“哎呀，失敬失敬。把客人吓坏了。我不是什么怪物，我就是这个事务所的所长。你是让堂君吧？”

盔甲说起人话来。听声音是个年轻人。为了预防万一，杀人事务所的所长藏到了西洋盔甲中。盔甲的腰上还带了一把长长的剑。说不定有时还会把剑抽出来。

过堂老人跪在银色怪物面前，看着对方闪闪发光的脸，不住地叹息。

盔甲毫不客气地走到老人身边，把一只铁手放在老人肩膀上，用低沉的声音说：

“你是不是也想让某个人停止呼吸啊？那么，那个人究竟是谁呢？快把详情告诉我。”

老人半信半疑地问道：

“您真的做得到吗？”

“那当然。这个世界上没有我做不到的事情。你放心地把你的要求讲出来吧。是报仇？还是图财？”

老人被对方的威严震慑得跪在地上哀求说：

“哪里是图什么钱财，当然是报仇。而且，对方也想把我消灭掉。我不杀他，他就会把我杀掉。请您无论如何可怜可怜我，帮帮我。我求您了，求您了。”

黄金宝库 “那么，你把理由简单地告诉我。对方是什么人，你为什么想消灭他。”

过堂老人在盔甲里的所长的催促下，讲述他冒险来到这里想要办的事情。

“我叫江堂作右卫门。可能您也听说过，我有一些钱。我当初身无分文，是靠白手起家积攒下今天这份家业。几十年来，我几乎是不吃不喝地拼命工作。现在有个家伙盯上了我的命根子似的财产。

“我孤身一人，既没老婆也没孩子。只要我死了，那么我的财产就全成了那个男人的了。那家伙是我推一的表弟。这小子想要我的命，说不定哪天他就会对我下毒，或暗杀我。

“我想在这个可怕的恶魔没下手之前，先下手为强，让他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掉。让他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掉。这就是我的请求，您能够接受吗？”

盔甲骑士一动不动，不痛不痒地问他说：

“他叫什么名字？他住在哪里？”

“麻烦的是，他就住在我家里。他别无依靠，是我在照顾他。这家伙竟然恩将仇报，正在策划一个可怕的阴谋。您是问他的名字吗？他叫星野清五郎。”

“我知道了。你回去吧。已经没你的事了。快走吧！”

从银色头盔里传出冷冷的声音。看样子骑士有点不太高业

“好，好。哎？您刚才说什么？回去？这么说您接受了我的请求了？”

老人搞不清对方的意思，战战兢兢地看着头盔问道。

“我无法接受你的请求。”

“什么？您无法接受？那为什么？我会如数付给您报酬。

“我们不接受撒谎者的请求。我们的工作也是舍着性命的。你贪心就直截了当地说贪心，无非是一丘之貉。无论你打算做什么样的坏事，我都不感到吃惊。无赖就是无赖，没必要吞吞吐吐，有话就明明白白地讲出来。我就讨厌那些耍些小把戏，讲一些煞有介事的理由的家伙。”

头盔里传出很干脆的呵斥声。

“那么，您是说我的话是编造出来的？”

过堂老人无法掩盖自己的狼狈相。

“你怎么会被你的表弟毒死？假如没有法律，倒是你想把你的表弟毒死吧？这可是要花费千万两银钱的买卖呀。哈哈哈哈，怎么样？我没说错吧？”

“嘿嘿，您在说什么呀？我一点也听不懂。”

“哈哈哈哈，你还想隐瞒。那么，我来给你解释吧。你好好听着，如果错了，你要

给我纠正。怎么样？”

银盔甲慢慢往前走了一步，开始讲述一个奇妙的故事。老人听着听着，不由得大惊失色。

“事情发生在幕府晚期的庆应年间。一天，江户幕府首屈一指的御用商人伊贺屋传右卫门，一身外出旅游的装束，带着几名伙计离开了家。这一去三个月没有回来。这期间，他在哪里，在干什么，无人知晓。终于有一天传右卫门像乞丐似的回来了。和他一起去旅行的伙计，不知为什么一个也没回来。

“这件事情发生后，伊贺屋迅速衰败。他变卖了家宅，住进简陋的大杂院，断绝了和同行的交往，悄无声息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可是，几个好事的人没有放过这个可疑的情况。因为，伊贺屋是日本首屈一指的精明人。他害怕在维新的混乱中有人趁火打劫他的财产，悄悄把积攒下来的金银财宝藏了起来。他住在大杂院里等待时局的变化。为了保守秘密，传右卫门可能把带去埋藏金银财宝的伙计们全杀害了。

“这样的传言不仅在当时私下流传，而且一个名叫斋藤吟月的人还把它写进了自己的日记里。日记的内容甚至还登载到了维新资料的书籍中。

“那么，伊贺屋传右卫门的子孙有没有挖掘出这些秘密的金银财宝呢？没有。不久传右卫门就生病去世了。但他留下了写有金银埋藏地点的秘密文书。可是，由于秘密文书上的文字描写过于保密，和密码差不多，他的子孙们难以破解。当然，曾经进行过多次的挖掘，但都无功而返。

“住在你家的那个星野清五郎就是伊贺屋传右卫门的孙子。而且他还带有那个秘密文书。你这个不放过任何发财机会的人，怎么可能不知道呢。更何况你还是伊贺屋的亲戚，是星野的表哥。

“你超星野沦落之时，装着很关心他，把他和他的女儿接到你家中居住。同时，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和星野一起潜心破译那个秘密文书。

“怎么样？我有没有说错的地方啊？”

这堂老人面无人色，浑身颤抖，听了头盔里传出来的可怕的话，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惊恐万状的他目光痴呆地往四周巡视着。

“哈哈哈哈，你不说话，说明我的话是对的。那么，你来我这里请我杀人，说明你已经解开了秘密文书的暗号了吧？是不是已经知道金银的埋藏地点了？

“因为，一旦知道了财宝的埋藏地点，你的表弟就成了累赘。两个人平分财宝，不如自己独吞。这是人之常情。那只有让星野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掉。你特意跑到我这里来就是为了这个吧？哈哈哈哈，你是不是很吃惊啊？这下子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了吧？我有一百只眼和一百双手脚。我用这一百只眼睛巡视着世上所有的邪门歪道……喂！老家伙，你怎么不说话？”

过堂老人心里发抖，他做梦也没想到对方知道得如此清楚。他后悔不该轻率地到这个地方请他杀人。可是，事已至此又不能逃跑。

“不，是我错了。我不好。”

老人突然跪在地上，哀求说：

“既然您什么都知道，我也就不嚷嚷了。的确如您所讲的那样，我想让星野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掉。无论多少报酬我都给您，您能接受我的请求吗？”

“嗯，是吗？果然如此。那么，好吧，我接受了。那么，你到我屋里来吧。这里是测验委托人的地方。连请你坐的地方也没有。”

好像盔甲里的人发了什么暗号，这时房间的一个墙壁突然嘎吱吱吱地动了起来，接着出现了另一个房间的人口。从暗门那边跑出来一个模样奇特的人。

这个人看样子有十二三岁，但脑袋很大，是那种在马戏团里经常可以看到的滑稽演员似的侏儒。他身穿天鹅绒的西服，衣服上点缀着闪闪发光的金线。

听说中世纪西方的国王把这样的侏儒滑稽演员召进宫里用来解闷。也许“杀人事务所”的所长雇佣这样的怪人也是在模仿中世纪西方的国王吧。

侏儒穿着金光闪闪的衣服来到骑士盔甲面前，就像是面见国王似的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

“你把这个客人领过去！”

听到骑士的命令。徐德转过身来，像在舞台上演戏似的对老人做了一个请的姿势。

魔椅 老人来到的这个屋子与刚才的截然不同。房间装饰得非常豪华。

整个房间像是象征邪恶似的全部涂成了胭脂色。四周的墙壁上挂着层层叠叠的胭脂色天鹅绒垂幕，地上铺着厚实而松软的胭脂色地毯。结实的长沙发，带扶手的椅子，所有这些全部是胭脂色。头顶上带格子的天花板也是胭脂色。天花板上吊着古色古香的装饰性吊灯。灯光很亮，照得人几乎睁不开眼。

侏儒用像小孩子似的声音说：

“请坐！”

老人一看，那是一把这个房间里最漂亮的带扶手的椅子。椅子的靠背有通常的椅子靠背两倍那么高。两边的扶手很大，上面雕刻着许多花纹。

所长给他劝座说：

“请坐！不要害气。”

老人战战兢兢地坐到了椅子上。坐垫的弹簧很松软，小个子的老头看上去像是理到了里面。

所长让你儒帮他脱下盔甲，身上只剩下贴身的毛料衬衣和裤子。他坐到老人面前的椅子上。

仔细一看，老人意外地发现这个职业杀手是个年纪只有二十四五岁的青年。青年人浓密的头发梳理得很漂亮，皮肤白皙，眉目俊秀。

“怎么？原来是这样一个毛头小伙子！”

老人这才从对可怕的盔甲的恐怖中摆脱出来，感到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然而，如果他知道这个青年的真面目，知道这个俊秀的青年正是恶魔与人类的混血儿大曾根龙次，那么他不仅不放心，恐怕会更加吓得魂飞魄散。

不，还有比这更令人担心的事情。老人丝毫没有觉察到，这个杀人事务所的所长连贴身的部下都不让看到他的真面目，但是这次却去掉盔甲，毫不遮掩地把真面目暴露在初次见面的委托人面前，这不是有点奇怪吗。莫非他打算不让老人再见天日？

“那么，我们开始商谈吧。关于星野的这笔买卖我接受了。但是，这件事需要一些手段。星野不是住在你家吗？所以我就化装成你的模样到你家去。然后让星野以为我就是仁堂老人，接着再把他干掉。你瞧这个方法多么律。”

大曾根龙次所长面带微笑地提出这样一个奇妙的方案。

老人胆子慢慢大了起来。他放松地坐在椅子里，有点怀疑地问道：

“一切全由您安排。可是，您能化装得那么像吗？和我一模一样？”

“哈哈哈哈，也难怪，你还不知道我的手段。我的手段是任何人也比不上的。我能够做到，因为我已经研究了十年化装术。那么我就露一手让你看看吧。”

青年人充满自信地笑笑，给诛儒使了个眼色。于是身穿胭脂色衣服的林儒就像是一只养熟的狗似的立刻明白了主人的意图，急忙跑向房间的一角，抽出一个西洋式柜子的抽屉，双手托着跪在大曾根龙次面前。

仔细一看，原来抽屉里面装的全是各色各样的假发和假胡须。其中有黑的、黄的、花白的、全白的等，满满装了一抽屉。

大曾根观察了一下老人的面部和抽屉里的东西，接着选择出合适的假白发、假胡须、假眉毛等。他迅速地把它粘贴好，猛的把脸转向老人。

“怎么样？这样你能看出我是谁吗？不过，这还是半成品。你瞧着我再加工一下。”

株儒把盛放假发的抽屉放回原处，又拿来一个小一点的抽屉和镜子。

青年左手拿着镜子，仔细比较了一下自己和老人的脸，然后从抽屉中拿出各种大小不一的笔和刷子，在各种颜料盒子里蘸上颜色，像画家似的巧妙地在自己脸上描画起来。

仅用不到五分钟的时间，他就化完了装。他额头和眼角上隐隐约约的皱纹描画得几乎使人辨不出真假。

青年突然把脸转向老人问道：

“老头，你看如何啊？”

过堂老人佩服地点着头说：

“太不可思议了。不可思议。没想到化装这活如此厉害。您这么一化装，甚至使我觉得好像有两个相同的我。”

“哈哈哈哈，我的化装术和演员化装不大一样啊。”

您瞧，大曾根从语言到声音都已经完全变成了社堂老人。

“太妙了。连声音都和我一模一样。”

老人忘记了他可怕的用心，差点没拍手称赞他化装术的奇妙。

大曾根笑着站了起来，给什儒使了个眼色，让他拿来一套适合老人穿的朴素的西服。

“来，把这套衣服换上。我必须暂时借你的衣服穿一下。”

于是老人起身换了衣服。可当两个人再次坐回到原来的椅子上相互观看对方时，那情景实在难以用语言表达。

这堂老人看后不觉笑着说：

“这么一来，我都不清楚究竟您是我，还是我是您了。”

“你放心吧。一切都由我来处理。”

听了这句话，老人一下子又回到了现实中。他面带不安地说：

“这事是交给您了。可是会不会出问题呀？人们会不会怀疑我是凶手呢？我总觉得如果您化装得和我一样有点不安全。”

“不，这是麻痹对方的手段。绝对不会留下证据和线索的。因为这关系到我这个事务所的信誉。”

“那么，我想事先问一下，您以我的身份回到我家，那我怎么办呢？”

“这个你也不用担心。你可以在这个屋子里睡上几天。这个小矮人会照顾你的一切。你可以尽情地享受这里的好酒好菜。”

“是吗？那好。另外，关于我应付的报酬，我想还是事先说好，免得以后争吵起来就没意思了。”

老人心中战战兢兢地提出了这个最放心不下的问题。他最担心的就是对方已经知道了巨额金银财宝埋藏的地方，不知道他会出什么难题。

“报酬有点高啊。”

啊，果然如此。大曾根的声音里隐含着一种深不可测的威胁感。

守财奴老人厚颜无耻地说：

“哎，哎，那高到什么程度呢？……听您手下的人说，酬金是三千元到一万元。能否请您尽量少要一点酬金。”

“哈哈哈哈，你净想好事了。这是一件按目前的价格需要一千万元的大事。我也有一个要求。”

“您的要求是？”

“是这样…”

大曾根面带神秘的微笑，盯着老人的脸大声叫道：

“老头，我想要你的身体。”

话音还没落，不知椅子上安装了什么机关，老人坐的椅子坐垫突然呢当一声落了下去，老人像个虾米似的被装进了椅子里。

老人嘴里含糊不清地喊着什么，挣扎着想站起来。这时高高的椅子靠背折成三折，封住了椅子的工部和前部，整个椅子像个箱子似的把老人扣了起来。同时，椅子两侧很结实的板子翻转下来把椅子的两边封了起来。也就是说，过堂老人转眼之间被装进了箱子中。

“这就是我想要的报酬。从今天开始我将永久成为你的替身。我的意思是你的百万财产和伊贺屋埋藏的千万财产都是我的了。”

“嗯，你这个坏蛋！等等，我有话要说。一半，我把财产给你一半。我所有的东西

都给你小子一半！喂！我们能不能谈谈？喂！你这个坏蛋。”

从箱子的缝隙里传出的老人的声音听起来又悲伤又忧郁。

老人在箱子里踢腾着。过了一会儿，他像快要淹死的人抱住了一块岩石似的，把干瘦的手指从箱子缝隙里一根、两根、三根地伸了出来。

“老头，这是你自作自受。你以为花三千、五千就能够为你杀个人吗？世界上哪有那样的买卖。什么杀人事务所，不过是个幌子，是演戏给你看。目的是为了引你上钩，而你果真轻而易举地上钩了。这是你自找的，活该。

“我需要军饷。为了完成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使命，我需要军响。两年前我就注意到了伊贺屋埋藏的金银财宝，并寻找他的子孙。为此我花费了大量金钱。今天我终于如愿以偿了。

“哈哈哈哈，老头！你知道我的智慧有多深了吧？你放心，我会尽情地花用你的金钱的。你可以在地狱里看着我是怎么花的。”

说罢，大曾根走到箱子旁边，不顾老人的惨叫和挣扎，把箱子严严地关起来，用箱子外边带的皮带把箱子横七竖八结结实实地捆了起来。

这样，原来的椅子彻底地变成了像是马戏团里搬家用的箱子似的。

“老大，干得真漂亮。”

突然，从门口露出一张男人的脸来。原来是刚才领过堂老人来这里的那个部下。他说他从来没见过所长，也是在演戏，是为了让过堂老人觉得杀人事务所像是真的似的。

已经成为过堂的大曾根微笑着看了看他的部下说：

“嗯，没想到，这老爷子这么好骗。”

“把这个运到老地方去，要小心。我还要再演一次戏，以老爷子的身份去过堂家。”

“嘿嘿嘿，他那个家里有一个漂亮妞。老大是不是在盼着她呀？”

“你说的可是星野的女儿？”

“就是她。大家都说老大和那个姑娘是天生的一对。反正总有一天那姑娘会成为我们的女王的。”

“别讲那些无聊的话。我马上就出发。其余的就交给你们了。”

说罢，大曾根高高兴兴地用仁堂老人走路的架势摇摇晃晃地往屋子外面走去。

可怕的疑惑 荻洼过堂家，星野的独生女儿真弓在一间屋子里织着毛衣，焦急地等待迟迟不归的过堂老人。老人从来没有回来这么晚过。

父亲星野左眼失明，行动不便，而且这几天有点感冒，早早就休息了。

家里的老仆人和保姆因为明天要起早，也各自回房睡觉去了。

柱子上的挂钟已经敲过了十二点。

房子附近是一片灌木材，显得很冷清，到了晚上一点声音也没有。真弓感到这个房间好像远离尘世的一个孤岛，使人感到很孤独。

真弓在电灯下边低着头在织毛衣，从侧面看，她显得格外的美丽。虽然没有化妆，但十九岁的青春把她的脸装点得面如桃花。长长的睫毛里，一双水汪汪的若有所思的大眼睛，显得格外的好看。

大约十二点三十分左右，大门口的门铃突然响了起来。

“哎呀！是不是伯伯回来I？可门铃的按法好像和平时不太一样。”

不过，真弓还是急忙起身打开大门口的电灯，赶快跑到大门口问道：

“是谁呀？”

从门外边传来江堂老人的声音说：

“是我。快开门！快！”

真弓急忙拉开门闩，把老人迎了进来。

“哎呀，伯伯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有个可疑的家伙在后边盯我的稍，我好不容易才把他甩掉。快把门关上！说不定那个家伙还在那里。那家伙真讨厌。”

真弓关门时悄悄往外边看了看，但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

“是不是伯伯您的精神作用？没有什么人呀。”

“怎么会是精神作用。我被坏人盯上了。我不是和你爸一起在寻藏宝的地方吗，好像有人发现了这件事。有坏人想和我们争夺宝物。”

老人好像很害怕似的嘟哝着沿外走廊急急忙忙朝卧室走去。真弓关好大门也随后跟着他往屋里走。

外走廊朝院子的一侧是一排玻璃窗。两人一言不发地走着。突然走在前面的老人停下脚步，盯着窗户外边看了起来。

真弓感到老人的样子很奇怪，就走到他面前顺着他看的方向看去。

真弓发现老人看的是院子的树木稠密的地方。她不明白那里有什么，就仔细地查看。于是，她发现从黑暗中走出来一个朦朦胧胧的黑色的东西。

由于天太黑，真弓看不清那个黑色东西的脸和衣服，但可以肯定是个人，而又不像是一个普通的人，有点畸形，看上去像怪物一样。看那个人的身子像是十二三岁的小孩，但脑袋却比一般人的还大，而且两只闪着绿光的眼睛一直在盯着这边。

真弓惊叫了一声不由得扑进了老人的怀里，把脸埋在了老人的胸前。

于是老人像要保护她似的抱住了她的双肩。虽然真弓当时很害怕，但还是感觉到老人把她抱得太紧。

哎呀，这是六十多岁的伯伯的身体吗？这手臂的力量，胸脯的宽度，强有力的心跳，还有这身上的气味绝对不是干瘪的伯伯的。从气味着，这是一个年轻人。

真弓感到害怕极了。院子里的怪物叫人害怕，但抱着她的这个人更让她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害怕，感觉就像在做噩梦一样。

不过，这只是转眼间的事情。当她正要挣脱时，老人也松开了手，接着老人大声喊起人来。

“喂！谁在家！看家的！院子里有一个可疑的家伙，快来看看厂

听到老人非同一般的叫声，家里所有的人都急忙从被窝里跑了出来。星野清五郎、看家的老头和保姆全都穿着睡衣。

“刚才那棵松树下边站着一个可疑的人，看家的你去看看片

看家的是江堂老人的保镖。虽说是个老头，但他是警官出身，身体很强壮。他急忙跑回屋里拿来手电筒，打开玻璃门朝松树那里跑去。

其余的人则把房间的拉门拉开，打开所有的电灯把院子照亮。过堂老人从屋里拿来一把日本刀，星野也找来一根木棒。大家一起来到院子里，和看家的一起搜寻那个可疑的人。

看家的搜得累了，发牢骚说：

“没发现什么人。是不是老爷您看花眼了？后门也关得严严实实的，墙又那么高，人不可能进这个院子。”

星野也半信半疑地问女儿说：

“真弓，你看到那个男人了吗？”

“哎，我看见那里站着一个黑黑的东西，像个影子似的。”

“还是你的精神作用。这里有各种形状的树，在黑暗中说不定看上去像是人似的。这一片杜鹃看上去就像是人蹲在那里一样。”

过堂老人提着日本刀，站在院子里小声对星野说：

“不可能看错，确实是个人。星野，我总觉得好像有人知道了我们的秘密。刚刚还有人盯我的稍，我好不容易才把他甩掉。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找了老半天也没发现一个人，因此也无法报告警察局。结果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人们又重新检查了一下门，各自回房休息去了。

真弓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站在院子里的那个畸形的像个影子似的家伙令她不安，但更令她不安的是仁堂老人体格年轻得令人难以相信。

从脸和姿势看肯定是仁堂老人。声音和老人一样，衣服也是江堂老人今天出门时穿的。但衣服里边的身体无论如何不像是六十岁的人，就好像是一个年轻人的肩上安了一颗老人的脑袋，总感到不舒服。

当老人抱着她时，她明显感觉到了接触异性的感觉。她感觉到了年轻异性的气味，甚至有一种情欲的感觉。而这从平日的仁堂老人身上是绝对感觉不到的。

“我是不是神经有点不正常？”

想到这里，她不禁感到害怕起来。

黑暗中，她感到好像有许多畸形的裸体怪物在淫笑着走来走去。

她刚想睡着，立刻又被噩梦惊醒过来，出了一身冷汗。

就这样，客厅里的钟敲了一点，又敲了两点。大约两点半左右，真弓突然感到好像有人在拉门外边悄悄走动。

她吓得编成了一团，仔细一听，发现急筹夸夸的声音在她房间的拉门前停了下来。

黑暗中，在微微发白的拉门外边，有一个人站在那里，双方只隔了一层纸。真弓屏着呼吸，盯着拉门外边。外边的人可能也在屏着气观察屋里的动静。真弓手心里搭着一把汗，忍耐着难熬的几秒钟。

这时，她忽然发现拉门被悄无声息地一点点拉开了。

是不是精神作用？不是。那个人小心谨慎地打开拉门，从门缝里拍脑袋探了进来。

真弓用被子蒙着头，只剩两只眼睛露在外面。她发现那是个穿着白色衣服的男人，脸白白的。可人的脸不可能那么白，肯定是白胡子白头发。只见那人白色的脸上两只眼睛在闪着光。那人在盯着真弓，一直看了大约有十来秒钟。可是真弓感到好像有半个小时那样长。当那个人发现真弓好像在熟睡以后，就放心地悄悄拉上拉门，蹑手蹑脚往远处去了。

凭直觉，真弓几乎可以断定那个人就是这堂老人。

可是，这个家的主人为什么要做这样奇怪的事情呢？真弓又遇到了一个难解之谜。如果那个人不是过堂老人而是一般的窃贼，真弓也不至于那么害怕。深更半夜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的不是小偷而是家里的主人过堂老人，这使其弓感到很吃惊。这简直是一个莫名其妙的恐怖。

深更半夜，伯伯查看我是不是睡着了，他究竟想干什么呢？是不是父亲发生了什么事情？

想到这里，真弓再也躺不下去了。她不由得悄悄起床，披上衣服，轻轻打开拉门，往走廊巡视了一下。

走廊的尽头是老人的书房。她看见书房门前有个白色的影子。吝啬的老人从不开走廊里的灯，看不清是谁。但可以断定，那个白色的东西肯定是穿着睡衣的过堂老人。

她看见那个白色的东西打开了书房的门，悄悄地溜了进去。过了一会儿，只见从门锁缝里透出来一缕微弱的光线，看样子是把书房里的电灯打开了。

真弓突然冒出一个大胆的主意。这个主意让她感到有些害怕，但害怕也更增强了她的好奇心。她像个鬼魂似地蹑手蹑脚治走廊走到书房门口，蹲下身来从门锁缝里往房子里察看。

她看见穿睡衣的仁堂老人在电灯下正挨个打开书橱，把里面的帐本以及书等往地上扔。

哎呀，看来伯伯真的是精神不正常了。

他的确是疯了。当他把所有的书橱都翻过一遍后，地板上已经到处是书，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

翻完书橱，老人又把目光转移到了墙角的保险柜上。保险柜里存放有仁堂胜过他生命的重要资料。

老人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笔记本翻看。过了一会儿好像找到了密码，只见他对照着笔记本开始拧保险柜上的密码盘。

哎？伯伯好像忘记了保险柜的密码。伯伯的那个笔记本像宝贝似的平时一直随身带在身上的。我也知道那上面记有保险柜的密码。几个简单的密码，伯伯早就记住了，不看笔记本也能想得起来。可今天伯伯怎么一个字一个字对照着拧密码盘？奇怪，俐e是不是脑子不正常啊？

保险柜终于打开了。老人又开始往地板上扔起东西来。但惟有一张装在信封里的记着什么东西的小本子没有奶，宝贝似的把它装进了他睡衣口袋里。

真弓曾见过那个信封，里边装的正是传到她家的伊贺屋传右卫门的记有暗语的小本子。本子上写有传说中的藏宝地点。过堂老人从真弓父亲那里拿来那个本子，宝贝似的放进了那个保险柜里。

真弓越来越感到不可理解，心里感到很紧张。这时过堂老人举动越发奇怪起来。

只见他大步走到朝院子的窗户边，拉开窗帘打开窗户，一下子从窗户跳到了院子里。

哎呀，怎么办？伯伯真的疯了。是不是要把爸爸或看家的伯伯叫醒呢？真弓刚想跑回去叫人，发现老人又从窗户那里回来了。只见他光着脚，脚上粘满了泥。看样子是在院子里跑了一圈。

老人带着两脚的泥在书房里走着。在地毯和地板上留下了许多泥脚印。接下来他又躺在地板上，把地板上的书搅得乱七八糟的。看样子他是存心要把房间弄乱。

这时候真弓看到了更加让她害怕的事情。

老人这时爬到了书房门口，两条腿刚好暴露在真弓的眼别。

他两只粘满黑泥的脚底板和小腿露了出来。

看到老人的两只脚和两条腿，真弓吓得差点没喊出声来。

眼前的脚和腿决不是干瘪老头的脚和腿，而是年轻人的有光泽的脚和腿。

虽然过堂伯伯腰弯成那个样子，看上去像个老人，而实际上却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想到这里，真弓感到像遇到了妖怪似的，心里害怕极了。她感到心脏已经到了嗓子眼，几乎要昏厥过去。

她已经不敢再看下去，瘫倒在走廊上，勉强爬回自己的房间，一下子钻进被窝把头蒙了起来。

她实在无法相信眼前所看到的一切，怀疑自己的眼睛有问题，甚至没有勇气把这事告诉父亲。她不相信这是事实，总感到是一个噩梦。她怀疑这一切都是噩梦。她不敢再多想，因为这太可怕了。

她蜷曲在被窝里，像得了热病似的浑身不住地发抖。

白马王子 长话短说。到了第二天午后。

过堂老人的宅第靠近历史悠久的K大道，这里有许多灌木丛。这时，从混凝土围墙

的后门，悄悄走出来一个身穿朴素西装的姑娘。她遥望大道的尽头，像是在等待什么人。

一眼望不到头的武藏野林荫大道，暖融融的春光，靠在路边高大的柞树上等待来人的美丽少女。那情景简直就是一幅画。如果眼前这情景是一幅中世纪西方的风景画，那么还应该添加一个从街道那头朝少女跑来的骑士。美丽的少女眼睛里分明充满了期待，就像是在等待她年轻的骑士。

这个少女不是别人，正是星野真躬尽管昨夜的恐惧使她依然脸色苍白，但她焦急等待的眼神中仍然流露出这个十九岁少女的期待之情。少女的骑上是哪个幸运者呢？

啊，你瞧！那个幸运的骑士不是从街道的那头远远地穿过树丛朝少女跑来了吗。

虽然，跑来的不是身穿盔甲的骑上，但却是当今白马王子似的贵公子。肤色白皙的英俊青年催动胯下白色坐骑，沿空无一人的大道急速朝少女跑来。他身穿西服上衣，下穿马裤，头戴银色头盔，脚蹬提亮的皮靴。他和少女一样，同样像是西洋风景画中的人物似的。

青年人只说他姓有村，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人。他几乎每天都准时骑马路过这条大道。不知何时他开始和真弓相互打招呼，下马和她谈几句话。而如今青年骑马来这里纯粹是为了和真弓见面。真弓也每天来这里等待这位白马王子。

不一会儿，青年来到真弓面前勒住马，轻快地从马上跳下来，像中世纪的骑上似的恭恭敬敬地把一束春天的鲜花献到了少女面前。

少女羞红了脸感谢说：

“啊，这花真漂亮！谢谢你每次送花给我。”

“我们往那边一起走走好吗？”

在青年的邀请下，少女手捧鲜花和牵着白马的青年并肩静静地向前走去。

每次见面青年都要把有关他的事讲给少女听。

“我今天要说的事没什么意思。你还记得离这条街有三四里路的那个G神社的林子里的那个水塘吧？那个水塘里最近淹死了一个刚刚五岁的小男孩。虽然当时旁边有人，但都是些老人和儿童。大家都站在那里喊‘快救人！快救人！’但没有一个人救他。

“最后，当然是我跳进水塘救了那个儿童。我用马驮着那个不醒人事的孩子，一直把他送到医院。待那个孩子恢复正常之后，我又把他送回了家。

“虽然是小事一桩，但我觉得毕竟是做了一件好事，心里感到很愉快。

“好，该真弓你说了。你昨天过得愉快吗？”

但不知为什么，平时开心活泼的真弓今天却耷拉着脑袋，一点笑声也没有。

“真弓，你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对了，有一次你给我讲的关于你祖辈上留下来的宝物的故事，后来有结果了没有？是不是那个密码还没解开响？”

“哎，我在这里等你正是想告诉你这件事。怎么说呢，我感到好像在做噩梦似的。”

真弓仰起脸，像是很恐惧似地看着青年那双美丽的眼睛。

“啊，是吗。对不起，我只顾给你讲些没用的。你说你好像在做噩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在青年的催促下，真弓把昨晚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给青年讲了一遍。

“而且，看上去过堂伯伯好像对昨晚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早晨他看到乱七八糟的书房还吃惊地喊来警察，折腾了好一阵子。明明是伯伯自己辟的带泥的脚印，却很害怕似地说这肯定是外边进来的窃贼踩的。”

“你说的这事太奇怪了。昨晚发生的事你没跟谁说过吗7’

“哎，没说过。因为这事太令人难以置信了，说不定真的是我做了个噩梦。”

“不，恐怕不是梦。这件事我多少有点线索。不过你先接着说，你伯伯后来又做什么了？”

“等到符察检查完走后，伯伯把我父亲叫来商量说，窃贼肯定是来伤密码本的，幸亏我把它藏在贴身的地方，这事万万不可大意。他说他随身带着密码本，这肯定是说谎。因为他明明昨天晚上装做窃贼的样子刚刚从保险柜里拿出来。”

“嗯，那后来呢？”

“后来伯伯说再这样磨磨蹭蹭下去，让坏人抢了先就麻烦了，必须尽快开始寻找藏宝的地方。他还问我父亲说，‘星野你应该知道藏宝的地方吧？’你说他问的奇怪不奇怪。当然我父亲回答他说不知道。因为密码还没有解开。

“这时伯伯又奇怪地说，‘对对对，你还不知道。说实话，我对那个密码已经研究得差不多了，藏宝的地方也大致可以确定方向了，明天早晨我们俩就去甲府附近的一个叫什么山的山里去吧。发生了这样的事，我们一天也不能再耽搁下去了，至少应该开始对藏宝地点进行实地调查。’

“后来，他又和我父亲商量了很久，最后好像决定明天早晨两人一起去寻宝。

“而且，仁堂伯伯和我父亲商量完后，说了声‘我傍晚回来’就外出不知到哪里去了。”

青年听罢真弓的话，不知为什么忽然表情严肃地停住了脚步。

“真弓，我总觉得像是有坏人给你们下了一个圈套，我差不多能请出他是谁了。如果过堂伯伯是其他人装扮的，那么据我所知全日本只有一个人能够化装得那么巧妙。不仅如此，几天前我还瞟见那个人在作家附近徘徊。你刚才议昨晚你家院子里的那个人是小孩子的身子大人的头。由此，我已经基本能猜出对手是谁了。

“真弓，过去我没有给你说过，我有一个仇敌。那家伙是玩杂技的魔术师，他有高超的驾驶飞机的技术，又是赛车冠军，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他不会的事情。同时他又有一颗极其残忍的野心，那就是利用他惊人的才能把这个世界变成地狱。他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魔的化身。

“我必须和他战斗。我已经等了他很久很久了。

“啊，我终于可以见到这个恶魔了。我多么希望那个让你感到恐怖的家伙就是我要寻找的人啊。

“真弓，正好你伯伯不在家。你能把我介绍给你父亲吗？反正总有一天我要见你父亲的。这不正是一个好机会吗？我有话想跟你父亲商量。”

虽然真弓对青年的话还没有真正理解，但她没有理由拒绝青年要求见她父亲的请求。更何况她一直在期待着让她激动的这一刻。

“那么我去跟我父亲说一下。你从前门去我家吧。你放心，我父亲是一个很和善的人。”

这对恋人微笑着暂时分了手。

鸟居岭上的奇遇 第二天早晨，在新宿开往松本的直快列车三等车厢的一个角落里，有两个模样奇怪的旅客。

这是满脸白胡须的老人，另一个人头戴鸭舌帽，帽沿压得很低，戴着一副很大的墨镜，人长得很瘦，年纪在五十岁上下。两人都身穿破旧不堪的西装，打着绑腿，手拿不值钱的拐杖，一看便知是地道的老牌登山家。不用说是过堂老人和星野清五郎去旅行探宝。

中午时分，列车过了甲府在韭崎停了下来。两人下火车，雇了辆汽车说是去增富温泉。他们让汽车开到鸟居岭的山脚下，然后开始徒步往山顶小路上爬去。

增富温泉并不是游乐场所，很久以来就是一个用来治病的冷清的地方。因此，并不像一般的温泉那样热闹。街道上除了他们两人之外没有一个游客。

一个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一个是身体虚弱的病人。并不太险峻的鸟居岭也让他们爬得浑身淌汗，途中休息了好几次。

越往上爬他们感到视野越宽阔。远远看见山脚下流淌着的山涧溪流，刀切斧劈般的峭壁，从树林深处传来阵阵杜鹃的叫声。天空晴朗无云，春天的太阳把山岭小路照成了白色。

让堂老人在路边石头上坐下来，招呼星野清五郎说：

“清五郎，好像离山顶不远了，我们在这里再休息一下吧。同时我还有话跟你说。”

“啊，好吧。我也有话想问你。这个地方很险峻呐。”

星野在另外一块石头上坐下来，俯视脚下深深的山谷。

背后是深不可测的密林，眼前是数丈高的峭壁，中间是一条不足三四米宽的栈道，前后看不到一个过路人，使人感到很寂寞，好像这个世界上只有他们两个人似的。

老人催促他说：

“清五郎，你说有话要问我。你想问什么？”

星野墨镜后面的眼睛盯着老人低声说：

“你真的解开了藏宝地点的密码吗？到目前为止，我对这个问题还不清楚。你只是一个劲地说，交给我吧，放心吧！”

“哈哈哈哈，你是说这个啊。说实话，这个我也不清楚。之所以把这个山岭选作目标，不过是我的一个感觉。不，更主要的是我思想单独和你来这里。喂！星野，你懂吗？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说你总想来这里？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为了避人耳目，我想和你单独待一会儿。在这里无论干什么都不会有人干扰。”

“单独和我？”

“对，是的。清五郎，你还不明白吗？”

这堂老人低头看着正在俯视山下的星野，脸上露出可怕的笑容。

“我说的意思是来这里的目的不是为了寻找什么财宝。”

“你说什么？”

里舒吃惊地抬起头往四周看了看，那样子像是在向谁求救似的。但是在这样荒凉的山岭上再也找不到第三个人，除了小岛的叫声和深深的山谷里溪流的流水声以外再没有

其它声音了。

江堂老人面目狰狞地笑着说：

“清五郎，不，星野，你以为我是谁呢？”

“你说什么？你说你是谁？你不是过堂还能是谁？”

由于十分恐怖，星野的声音有点发抖。

“可是，你错了。哈哈哈哈，你看看我是谁。”

刚才还走路摇摇晃晃的老人，忽然挺直了身体，两手迅速抓去头上的白发，露出了又黑又亮的黑发。接着又撕掉脸上的白胡须，变戏法似地露出一张青年人的脸来。

“你是谁？”

星野像要逃跑似地喊叫着战战兢兢地站起身来。于是那个怪人也跟着手拿假发和假胡须站了起来。

“我不是你仁堂表哥。那个老家伙被我关在了一个地方。于是我就成了那个老爷子，并把你带到了这个地方。”

“那你到底是谁？你把我带到这里想把我怎么样？”

星野不甘示弱地勉强应付着。

怪青年若无其事地笑着说：

“你问我是谁吗？我是杀人公司的老板。哈哈哈哈，我这个公司刚一开张，你的那个表哥这堂老爷子就厚着脸皮到我公司，说愿出一万元要我结束你的性命。既然我们挂出了杀人公司的牌子，就不能拒绝他，因此就接受了下来。”

他旁若无人的笑声带着长长的余音越过山谷消失在对面的大山中。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星野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说什么好。他看上去脸色苍白，浑身在发抖。

’那个老爷子也实在是太贪心了。他不想和你平分挖出来的财宝，想一人独吞，因此他只好除掉你这个绊脚石。因为如果花一万元杀人公司就能把你除掉的话，那不是很合算吗。哈哈哈哈，可是我们还有更巧妙的方法，也就是说答应老爷子的要求，把你除掉之后再把老爷子也解决掉。你瞧我的这个方法有多妙。现在密码本已经找到，就剩下找到财宝归我一人所有了。财宝按现价算值一千万元。很不错啊。

“除此之外，还附带有精美的奖品呢。嘿嘿嘿嘿，就是你的女儿真弓。你放心好了，我会很好的爱惜她的，我要让她做恶魔国的王后。”

尽管没有其他人听，但怪青年还是不停地讲。

星野在旁边低着头像是吓破了胆似的不住地发抖。

看到星野的可怜相，青年嘲笑他说：

“哎呀，真可怜。你在发抖。有那么可怕吗？”

突然青年的脸色发生了变化，嘴角的狞笑消失了，看上去似乎感到某种不安。

只见星野的身子抖得越来越厉害，两个肩膀在上下不停地起伏着。这哪里是害怕的人在抖动。不对！分明是忍不住大笑的那种抖动。

怪青年一改刚才的口气，严肃地冲对方喊道：

“喂！星野！你怎么回事？”

“哈哈哈哈。”

憋了半天的笑终于从星野的嘴里跑了出来。

“没怎么回事。我笑你太洋洋得意了。”

星野突然改变声音说：

“喂！大野木隆一君，好久不见了。”

怪青年听到叫他大野木，大吃一惊。

“你喊……喊谁？”

“看来，虽然你化装术很高明，但对别人的化装术却毫无识别能力呀！你竟然相信我是星野，这不大像你。喂！大野君，你看我的化装术是不是还可以啊？”

说着，装扮成星野的男人突然摘去墨镜、假发和假胡须，露出一个和对方一样年轻的脸。这张脸长得很漂亮。

“你，你，你小子不是有村清吗？”

各位读者大概还记得，以前在东京湾举行民间飞行比赛时，在比赛的最后阶段，两个青年争相使出高级飞行绝技，结果造成飞机相撞，两个降落伞缠绕在一起，双双降落在大海中的炮台上。其中一个自称是现世恶魔的名叫大野木隆一，另一个自称是正义骑上的叫有村情。如今，大野木和有村这对天生的仇敌又在这个山里边不可思议地重逢了。

“你的记性不错。我正是有村。”

“可你小子怎么……”

虽然大野木是个恶魔，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同样困吃惊而变得张口结舌起来。

“你的阴谋被真弓识破了，而我是真弓的朋友。话讲到这里你该明白了吧？为了弄

清楚过堂老人是真是假，我就装作被你骗的样子，老老实实地跟着你到了这里。哈哈哈哈。”

说罢，有村青年满不在乎似的大笑起来。

被激怒了的大野木怒视着对方，像野兽似的吼叫道:

“哼！干得好！”

两个死对头在这没有人烟的深山里，在数丈深的峭壁上，相互用无限仇恨的目光对视着。

各位读者一定知道有村清就是有明男爵的遗腹子友之助，而大野木隆一就是那个残酷杀害有明男爵夫妇的大曾根五郎的独子龙次。不过，两个青年却毫不知情。然而，因缘的力量是如此他强大，虽然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但如今却像是天生的一对仇敌一样彼此极端仇视。

搏斗 过了一会儿，逐步恢复平静的大野木恶狠狠地说:

“这么说，你小子是想当星野的替身，也就是说替他送死来了？”

说着，他从腰间掏出事先准备好的手枪，狞笑着把枪口对准了有村的脑袋说:

“怎么样？你小子没事先准备好飞行工具吧？那么，你的命归我了。”

有村抱着双臂，面对敌人不以为然地说:

“贻哈哈哈，你这个胆小鬼，是不是凭实力敌不过我呀？你会开枪的话，就请你开枪吧。我有真弓作保护神，不怕你开枪。”

“混蛋！真弓是我的保护神！”

大野木吼叫着突然扣动了手枪的板机。

但是，手枪的扳机只是咋喀了一声，枪口既没有冒烟也没有子弹打出来。

“喂！怎么回事？是不是被保护神抛弃了？你瞧这是什么！”

只见六颗子弹躺在有村的手掌上。

“在火车里，你竟然没发现我事先悄悄把你手枪里的子弹退了出来。看来你也老了。哈哈哈哈！”

听了这话，大野木羞得满脸通红，一下子把手枪扔进了山谷。

他怒吼道:

“你这个可恶的扒手！那么，就比一比谁有劲吧！”

说着，大野木朝有村冲了过来。

于是两个人扭打在了一起。在人迹罕至的山道上，尘土飞扬，两个人像两头野兽似的在地上拼命翻滚撕打着。

虽然有村曾获得柔道二段，身强力壮，但马戏团出身的对手大野木也同样身手灵活。有村刚抓住大野木的手，大野木立刻像泥鳅似的把有村压在身下。

身于下面的山路宽不足两米，稍一失足就会坠身于数十丈深的山谷中而丧命。

晴空万里，春光明媚，鸟儿在森林里欢唱，山洞的溪流在急速地流淌。人迹罕至的山道也恢复了平静，显得暖融融的。此时，只有有村和大野木在气喘吁吁地扭打着。

不知啥时大野木占据了有利地形。他躺在山道的里侧，使劲把有村往山谷里推。

有村想制服大野木，而大野木则拼命想把他推入山谷。此时大野木占了上风。

有村的身体离悬崖边只有一寸，情况非常危险。这点大野木也很清楚，因此他死命地推有村。

在这紧要的关头，有村终于意识到了自身的危险。他扭头往下一看，只见眼下就是悬崖峭壁。

啊！不好！

发现情况不妙的有村使出全身的力气抓住对手的双肩，把他腾空甩了出去。已经没有退路的有村只剩下这一招了。他已经没有时间考虑对方的安全。

有村在柔道中练就的这一手果然奏效，转眼之间形势发生了逆转。遗憾的是飞起的大野木身下是悬崖，而不是土地。随着一声绝望的惨叫，大野木像一只皮球似地跌入了深谷。

“不好！”

有村并不想杀人，他不由得起身朝悬崖下看去。

但是，也许是由于山谷太深，看不出像一条线似的山涧湍急的溪流里有人落水的迹象。

奇怪，人不会这么快就被水冲走吧？

有村正在疑惑地四处张望，突然从很近的地方传来一个微弱的声音。

“我在这里，在这里。救救我！”

有村只顾往山谷里看，没有注意到眼底下。他这时才发现在下方两米左右的地方，大野木两脚悬空吊在一棵小树的树根上。

勉强抓住树根吊在峭壁上的大野木根本无法爬上悬崖。

虽然有村打算救大野木，但看到他滑稽的样子，忍不住开玩笑说：

“哎呀呀！你受苦了。这也是自作自受啊。你就那样吊着好了。”

“喂！你想把我这样丢下走吗？你这个家伙是不是想杀了人还充好人？那你走好了。一命抵一命，我不回去，那个老家伙就会饿死在那里。”

虽然大野木危在旦夕，但依然不甘示弱。因为他握着过堂老人的性命这张王牌。

有村觉得此时正是教训对手的时候，于是故意不急不慢地问大野木说：

“好吧，我可以救你。但你能保证把仁堂老人还给我，并不再插手这个家里的事情吗？”

“我保证，我保证。我什么都依你。请你不要只顾说话，快点救我。我的手指快要断了。快，快救我。”

看样子顽固的大野木终于有点支持不住了。

“还有，你发誓不对星野父女下手吗？特别是你能保证不在真弓身上打主意吗？”

“好吧，我懂了。你放心，我再也不靠近过堂家一步。快！快救我……、”

大野木面无人色，豆大的汗珠往下直流，抓着树根的两手在流血。再不救他恐怕就没命了。

有村急忙解下绑腿。把两根绑腿结在一起。绑腿的一头挂在悬崖边的岩石上，另一头牢牢地绕在手上，敏捷地沿峭壁下去救大野木。

“来！抓着我！”

说着，有村尽力伸出右手抓住大野木的西服袖子，使出浑身的气力把他拉了上来。如果没有有村的无穷的力气和大野水的杂技技巧的巧妙结合，可能这个高空的高难度动作就不会成功。两个人的动作危险万分，无论哪个人失手，两个人都毫无疑问会坠入数十米深的山谷而粉身碎骨。

最后，大野木总算拣回一条命，爬上了山道。

虽然大野木是个十足的恶棍，但此时看来也吓破了胆。他含着泪感谢说：

“谢谢！谢谢！有村君，你真伟大。你竟然还救我这个想要杀你的人。”

“那么我们赶快回东京吧。不过我先跟你说好，在这堂老人回来之前我不能放你走。到东京后你给你的手下打电话，让他们把老人送回来，我要拿你换回老人。你明白了吗？”

大野木老老实实地回答说：

“好好好。不管怎么说，我绝不违背对救命恩人许下的誓言。你放心好了。”

就这样，两个人下山在汽车返回韭崎火车站，乘上了下午六点多钟的返程火车。

与来时不同的是，此时两个人都知道了对方的真面目，因此就没有必要再坐三等车厢，于是买了舒适的二等车厢的车票。疲劳不堪的两个人瘫坐在座位上，一言不发地默默望着渐渐变暗的窗外。

火车刚开动不久，有村突然想起一件事，对大野木说：

“哎呀，我差点忘了。你把那个密码本给我。我对它毫无兴趣，但它对江堂老人和星野他们很重要。”

大野木像很抱歉似的有气无力地说：

“我正不知该怎么跟你说呢。我刚才在汽车里才发现密码本不知掉到哪里去了，怎么也找不到，说不定是在我们两个打架时掉到山谷里去了。”

“真的吗？你没记错吧？”

“都到了这份上，我还撒谎不成？我明明连信封装在里面的口袋里了。为慎重起见我把口袋里里外外找了个遍，就是找不到。许是你救我上来时掉到山谷里去了，连我的钱包也找不到了。本来在汽车里时，我想跟你商量回去找找，一来天快黑了，再说下到山谷里也太危险，绕路去山谷找又太费时间。”

“这怎么办？江堂老人可能会失望的。”

“你不用担心。虽然我搞不清那个密码，但其实密码本身是很简单的一段话，星野和江堂老人肯定早就把它记熟了。因为他们已经花了很长时间破译那个密码了，即使不故意去记它，也不知不觉地记住了。”

“你说的倒也是。现在最重要的是救仁堂老人。今天就暂且回去吧。”

说罢，两人就不再开口了。一方面有村讨厌和这个坏蛋交谈，另外大野木也看上去像一个斗败的公鸡似的，老老实实地警拉着脑袋，一动不动地呆在那里。

过了一会儿，大野木起身去了趟厕所，回来后仍然和原来一样老老实实地耷拉着脑袋。

又过了一会儿，突然四周暗了起来。原来是列车进了隧道。也许是因为隧道不长，也许是由于列车员疏忽没有事先打开车灯，有三四十秒钟的时间，车厢内漆黑一团。

这时，大野木乘列车进入隧道四月一片漆黑的机会，悄悄从有树身边站起身，像一股风似的向后边车厢的出口跑去。他冷不防打开车门，像箭一般从疾驶的列车上跳进了

漆黑的隧道。那绝技简直是在玩命。但对于大野木来说，这也许算不得什么。

当火车出了隧道车窗亮起来时，有村身旁的大野木已经无影无踪了。有村做梦也没想到在这样的高速火车上有人能够跳下去，因此他并没有把这当回事。这时，他发现大野木刚才坐过的坐垫上有一张纸条。纸条用铅笔密密麻麻地写着什么。

有村感到有点奇怪，把纸条拿了起来。原来是大野木写给有村的信。有村君，最后还是我胜利了。此时我仿佛看见了你那张哭脸。我告诉你说密码本丢失了，其实全是骗你的。而且，这样一来过堂那个老糊涂虫就不还给你了。不仅如此，还有更让你吃惊的事呢。在我们两个不在时，我早已经让我的部下把你的天仙般的真弓从这堂家带走了。大概现在正在我家里等待我这个主人回家呢。她很可爱哟。你我不在的时候，我的部下应该把你藏星野的地方也打听得差不多了。那个独眼龙和过堂是同样的下场。你看如何？我胜利得是多么地彻底。财宝和女人都归我一人所有了。我准备在下一个隧道和你告别。祝你生活愉快。再见！这封信是在火车的厕所里写的。门外边有你给我放哨，很安全。辛苦了。

咳！这算怎么回事！本以为给他来个将计就计，结果反倒让他给来了个将计就计。

“这个恶魔！”

有村后悔得咬牙切齿，但已是后悔莫及了。就在他看信这工夫，火车已经离开隧道有六七百米远了。即使让火车紧急停车，也不可能追上动作敏捷的对手。推一的办法是等到了下一个车站，打电话让警察去搜捕。

再过三分钟火车就到达下一个车站，而有村感到这三分钟比三天还要长。火车刚刚进站，有村就跳下来往站长室跑去。他喘着气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了一遍。

警察署一接到站长的电话，立刻就集合穿制服的警察和便衣警察乘汽车朝出事地点赶去。结果，不但没有大野木的影子，连他的去向也一无所知。

当然，警察署同时还向沿线车站下达了通缉令，但一直到第二天也没见到大野木的踪影。他是个化装高手，说不定他已经化装成一个上年纪的老百姓，顺利地通过了戒备森严的关口。

正如对手说的那样，有村的确感到自己是彻底地失败了。

不知真弓小姐受到那个恶魔什么样的虐待和折磨。想到这里，惨败的骑上就坐卧不安。

侏儒 过堂家的宅院位于荻洼的树林中。家里只有真弓孤零零一人在看家。主人仁堂老人

和父亲星野清五郎今天早晨到甲府附近的山中去了，家里就剩下一个上年纪的男仆和一个保姆。由于房子四周都是树木，大白天家里也感到有点阴冷。在这里一点也听不到外面城市里的嘈杂声。一个人孤零零地呆在这悄无人声的房间里，总感到像有怪物要从背后偷袭似的时不时想回头往身后看。

临近院子的是一个面积有十多平方米的日本式房间。靠近拉门的地方摆着一张小桌子。现在，身穿西装的真弓正坐在桌子旁边。西装和日本式的房间本来不协调，但穿在真弓身上却显得很和谐。即使不化妆，真弓看上去也像白人似的。白皙的额头，丰满粉红的双腮，又大又清澈的眼睛。她坐在这里，就像是为这个守财奴荒凉的家里插上了一朵令人惊喜的鲜花。

桌子上摆放着一本装帧精美的诗集。

轻轻飘落到池中的茶花

犹如水池的红眼睛……

真弓正在读其中一首诗，突然她好像很害怕似的往周围看了看。

已经决七十岁的那个过堂伯伯，身上的气味竟然像二十岁青年小伙子似的。他的腿肚红润而光亮。

至今想起前天晚上从门锁孔中看到的情景，真弓就感到莫名的恐惧，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那个人不是江堂伯伯。虽然他的脸和声音都和伯伯一样，但肯定是什么怪物装扮的。她心里甚至在想，说不定真的像故事里讲的那样，一个可怕的野兽把伯伯吃掉，然后又变成伯伯的模样。

“啊！是谁站在那里？”

真弓浑身发抖地朝隔扇外边喊了起来，因为她听到好像有人走动的声音。

也许是她听错了，隔扇外面没有人回答。

一人独会的深夜

鹅毛大雪沙沙打在防雨窗上

真弓重又把目光移回到诗集上，但怎么也读不下去。

也不知父亲现在在做什么。在火车里，或者下了火车在去乌居岭的路上？是那个像妖怪似的过堂伯伯把父亲带到那山里去的。父亲会不会出什么事？放心好了，不会出事的。有村向我保证说一定保护父亲的。有村就像故事里讲的骑上那样，又聪明又勇敢坚

强。

真弓眼前又浮现出有村那英俊刚毅的面孔。他爱我。他说过他会为我做任何事情。用不着担心害怕，因为有那样英俊勇敢的骑士在保护着我。

她心里想着有村，不知不觉所有的不安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真弓心不在焉地看着桌子上的花瓶。小花瓶里的一枝小巧的月季花在散发着甜甜的香气。

真弓看着这朵月季花，心里在想象着。她的情思像水池里的波纹一样慢慢向四周扩散，仿佛整个房间都充满了有村那英俊鲜亮的身姿。

她觉得好像有村微笑着悄悄走到她身后突然用温暖的手抱住了她的双肩。

此时的她感觉到的不是害羞，而是梦幻般的温馨。她甚至想对他用撒娇的语气说话。

他把她抱得越来越紧。她感到他有点近似粗鲁，最后她被抱得几乎喘不过气来。

突然，真弓从甜蜜的幻想中清醒过来。这是不可能的。这个时候有村不可能偷偷来这里。莫非这全是我的幻想？可眼前这抱着我的双手既不是做梦也不是幻觉，是实实在在的人手。

她怀疑自己是不是神经不正常，无意中扭头向后看了看。

结果她看到了一张怪物似的脸正在朝她可怕地笑着。这个怪物头大得出奇，头顶平平的，头发稀疏而细弱，两眼布满血丝。

从怪物的蒜头鼻子和嘴唇厚得出奇的嘴里呼出来的令人窒息的臭气直向真弓脸上扑来。

真弓害怕极了，她刚想惊叫着摆脱怪物的手，嘴就被一个白色的软软的东西给捂上了。怪物死死地抱着她，使她丝毫动弹不得。捂在真弓鼻子和嘴上的东西，臭气浓烈得难以形容。真弓刚一吸气，臭气立刻进入她的体内，并迅速向全身扩散。她感到眼前一片灰白，周围的声音越来越小，意识也渐渐地像一团烟雾似的模糊起来。

“哈哈哈哈，请小姐恕罪，忍耐一下。”

说罢，身后的怪物松开了手。失去知觉的真弓瘫倒在了地板上。

怪物还在冷笑。他身子像十二三岁的孩子，可却长了一颗三十来岁的成年人的大脑袋。原来是一个徐德。

一提起伟儒，可能各位读者立刻就会想起一天晚上，在杀人公司的密室里那个大曾根龙次的助手，那个身穿金丝服装的怪物。对，就是那个家伙。那个家伙今天没有穿金丝服装，而是穿着工人似的西装。也不知他是怎样送来的。他的到来，一下子打碎了真

弓甜蜜的幻想。

这时拉门外面有人小声问道:

"好了吗?"

"嗯,好了。快把箱子抬进来!"

佛德话音刚落,两个工人模样的人就抬着个松木大箱子打开拉门走了进来。说是箱子,其实更像简易包装箱。

其中一个人舔着流出的口水,用手指头戳了激真弓的脸蛋说:

"这具'尸体'真漂亮。"

"喂喂!别开玩笑啦!快把她装进箱子里去。这可是咱们头儿的宝贝新娘子。"

三个人放肆地开着玩笑,把真弓放进箱子,并用钉子把箱子盖钉上。

收拾完毕后,三个人抬起箱子匆匆忙忙沿走廊朝大门口走去。旁边的一间房子的拉门敞开着,里边躺着不醒人事的仁堂家的老男仆和保姆。可能休儒事先用麻醉药把他们两个也麻醉倒了,难怪真弓的房间里那么大的动静,谁都不过来查看一下。

一台卡车在门外面等着。三个家伙冒充江堂家雇来的搬运工,把装着真弓的箱子装上卡车后,一个人坐进驾驶室,其余两个爬进车箱躲在了箱子后面。

就这样,这辆可疑的卡车卷着尘土朝远处呼啸而去。

暗室 真弓感觉自己好像沉在水底。在远处的水面上,好像有人在吵嚷。"喂!喂!隐约听见有人在喊自己。

声音越来越大,好像有人朝自己这里游了过来。人在水里是不可能说话的,可是那个人却在水中边游边大声地喊她。

后来,她感到叫喊声大得像敲钟似的,同时有一双大手抓住她的肩膀在死命地摇动。她心里想,在水里不能睁眼,但她又不能不睁眼。她眨了眨眼,深吸了口气。

"啊!你醒过来啦?小姐,你不要怕。"

听到这个声音,真弓立刻又想起那股臭气。她这才发现眼前这张模模糊糊又黑又丑陋的脸原来是林儒的那张脸。

这里不是水底,而是一个很暗的地方。身子下边是冰凉的土地。徐儒蹲在她身旁。他脚旁边老式的西洋蜡台上点着一枝蜡烛。整个屋子里只点这么一根红褐色的蜡烛,四周一片黑暗。

真弓心想,原来是我昏迷了过去。在我昏迷不醒的时候被带到了这个地方。

但是她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不知道这里是东京市内还是偏远的农村，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不过，她觉得这里至少不是野外。因为，如果是野外，那么天再黑也能够看到天空的一些亮光，而且能够感觉到空气的流动。可这里暗得没有一丝光线，蜡烛上的火苗一动不动。

但这里也不像是屋子里面。四周是望不到边的黑暗，既看不到墙壁，也看不到天花板。莫非这里是地下洞穴？想到这里真弓越发感到恐惧，浑身不禁发起抖来。

“小姐，您好些了吗？来，把这个喝了就会好起来的。”

佛儒嫁笑着把一个玻璃杯子递给真弓里面是像葡萄酒似的红色液体。

真弓微微抬起身子，接过杯子把它一口喝了下去。虽然她不想接受恶魔的施舍，但她此时实在口渴得厉害，已经顾不得这些了。虽然喝了之后感觉好一些，但她还没有站起来逃跑的力气。而且，虽然殊儒面目可恶，但看样子并没有加害于她的意思，因此真弓的恐惧心也多少减轻了一些。她壮着胆子问侏儒说：

“这里是什么地方？你是谁？为什么把我带到这里来？”

林儒像是一直在等着她这样问似的，舔着嘴唇笑嘻嘻地回答她说：

“这里嘛，就是小姐您丈夫家呀。不，您别误会，不是我。我是您丈夫的下人。您的丈夫是一个年轻、漂亮、强壮的人。您只要看他一眼，保证会喜欢上他的。”

听了这话，真弓不寒而栗。在这样黑暗的地方有个漂亮的男人在等着自己，这不是故事里讲的鬼话是什么。肯定是个恶魔。

想到这里，真弓不由得大声喊叫道：

“放我回去！放我回去！”

说着她站了起来。可是刚走了两步就又倒在了冰凉的地上。

你儒冷冰冰地笑着说：

“哈哈哈哈！没用啊。即使小姐您想逃跑，您也没地方跑。让您丈夫好好疼爱您才对您有好处。”

正在这时，远远地传来一个年轻男子的声音。

“真弓，你醒过来了吗？”

真弓吃惊地朝有声音的地方看去。只见黑暗中出现一个白色的东西，接着那东西逐渐变成了人的脸。原来是一个二十四五岁的英俊青年。他身穿崭新洒脱的西装，梳着光

亮的背头，白白的手指上硕大的宝石戒指在闪闪发光。

“啊，老大您回来啦！小姐刚刚醒过来。小姐，这位就是您未来的丈夫。您最好学乖点。”

青年呵斥林儒说：

“住口！你在胡说什么！”

说着朝真弓走了过来。

“真弓，你可能不知道我。可我和过堂老人是老交情了，和你父亲也很熟。你父亲已经答应把你嫁给我了。”

说完这出人意料的话，他死盯着脸色苍白的真弓。

真弓当然不会相信他的这些话。这种荒唐的事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个青年肯定是个魔鬼。漂亮是漂亮，但是漂亮中透出残忍。他像一条毒蛇，让人感到恐惧。

“哈哈哈哈，你是不是以为我在胡说人道？那好吧。我就让你看看我的话是真是假。喂！小矮人！把小姐带到那两个人那里去！怎么样，我让你们父女好好见见面。”

听到青年莫名其妙的命令，徐儒像是刚从梦中清醒过来似的朝青年鞠了一躬，拿起地上的蜡台拽着真弓的胳膊说：

“来！小姐，请跟我往这里走。”

真弓被你儒拉着，跌跌撞撞地大约走了一百米左右，这时黑暗中隐隐约约看到前边有人在那里。

侏儒把蜡烛移到近处说：

“来，您好好看看。他们是您伯伯和您父亲。”

当真弓看清楚是伯伯和父亲时，吃惊得一时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她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噩梦，或者是自己神经错乱了。

两个男人被反绑着手坐在地上，周围一片漆黑。一个是满头白发的这堂老人，一个是父亲星野清五郎。

地上的两个人看到真弓惊叫道：

“哎？怎么你……”

过堂老人和星野两个人像幽灵似的脸色苍白，虚弱无力。他们几乎同时喊了起来。两人的喊声带着回声向远处飘去。这地方果然不是野外，肯定是一个洞穴。可是东京附近有这样的洞穴吗？

真弓哭着说：

“爸爸，你怎么会在这里？”

“一言难尽。昨天我和你带到家里去的那个有村商量好，我躲在朋友家，他化装成我的模样去了甲府。可是，昨晚一个自称是有村派来的人拿着有村的信来到我藏身的地方。我是被那封假信骗到这个地方来的。”

星野断断续续地将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并提醒女儿说：

“真弓，你千万不要上他们的当，这些家伙都是有村的敌人。”

“哎呀，那…”真弓立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她担心地喊了起来。那化装成父亲模样的有村现在怎样了呢？万一…万一…“ “哈哈哈哈。”

突然从黑暗中传来一阵恐怖的狂笑声，接着蜡烛的亮光里出现了一个英俊青年的面孔。

“真弓，你是不是想知道有村怎么样了？很抱歉，他的命不好，他已经不在人世了。他替你的父亲葬身于鸟居岭的山谷中了。早晨和有村一起去甲府的就是我。哈哈哈哈，有村化装成了你的父亲，而我就化装成了仁堂老头。结果我们在鸟居岭的山顶上彼此露出真面目。经过一翻打斗，最后我取得了胜利。有村那家伙惨叫着掉进了几十米深的山谷，真可怜。哈哈哈哈。”

大曾根龙次满不在乎地编造着谎话，得意地欣赏着悲痛欲绝的真弓。

“啊哈，看来你很悲伤呀。哭吧！哭吧！你流泪的脸倒显得格外美丽动人。”

虽然真弓泪流满面，但她并没有放声大哭。她紧咬双唇，怒视着眼前这个心上人的仇人。她眼里充满仇恨的怒火，恨不得把这个十恶不赦的坏蛋烧死。

“真弓，你懂了吧？过堂老人和你父亲都将参加你我的婚礼。如果你讨厌我，拒绝和我结婚，那么你瞧这是什么！这东西立刻就会插到你父亲的胸口上。”

说着话，大曾根把藏在右手里的匕首在蜡烛前晃了晃。双刃匕首在烛光里闪着寒光。洋洋得意的大曾根在冷笑着。他那双嘴唇红红的，好像喝了鲜血似的。

恶魔的钟摆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这远离人世的洞穴中的情景，简直就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地狱。

真弓被带到了洞穴里的其它地方。

那里，已经做好了恶魔的结婚典礼的准备工作。丑八怪似的侏儒成了婚姻介绍人。世间少有的婚礼开始了。随着一杯杯的酒下肚，大曾根苍白的脸变得像火一样的红。

接下来，随着最后一枝蜡烛的熄灭，大曾根这个醉鬼像毒蛇似的在黑暗中开始狂舞起来。这条毒蛇围着牺牲品在疯狂地跳着，缠绕着，扭打着，爬动着。

这就像是鱼在深海里游动一样，除了触觉其它什么都没有。火一样的气息、熟柿子般的气味、难忘的体臭以及稅糊糊的温热的触觉一齐向真弓袭来。

可是，一想到眼前这个难缠的像毒蛇似的人是有村的仇敌，她就忘记了一切。她顾不上考虑父亲和伯伯，她那发自内心的憎恶和激愤使她忘记了自我。

在蜡烛还没有熄灭时，真弓看到已经喝醉的大曾根把那把匕首忘在了地上。趁大曾报他们不注意，真弓悄悄把它藏在了自己身上。

她打算关键时刻用这把匕首保护自己。这一刻终于来到了。

她用手在黑暗中打摸到缠在她身上的毒蛇，然后用匕首一下子插了过去。

“哎呀！”

洞穴里突然有人惨叫了一声。

“你，你想杀我？混蛋！喂！小矮人，快！快点灯！”

匕首掉到了地上，真弓无法再刺第二刀。第一刀已经耗尽了她全部的气力。当她发现这一刀没有刺到对方的要害时，一下子瘫倒在地上，再也没有力气站起来了。

只听孩的一声，蜡烛点着了。在烛光里，只见大曾根站在那里，肩膀上摘哈滴呢流着血。

“哎哟哟，你这么恨我？那好吧二我有一个办法，看看是我行还是你行。咱们来试试看。小矮人！拿绳子来！把她给我捆起来！然后把她带到那个地方去。

传儒不知从哪里找来一根绳子。他冷笑着走到真弓身边，那股臭气又向她袭来。

真弓已经没有力气反抗。她立刻被捆绑了起来，像个膀馆似的躺倒在地上，然后被带到一个什么地方去了。

突然，真弓发现自己的身体好像悬空了。她感到一阵眩晕，好像掉进了一个深深的洞穴中。接着她就昏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也许是一昼夜，也许是两昼夜。当她再次醒过来时，发现被绑在一个硬硬的东西上，身子一动也不能动。

“哎呀，我要死了。他肯定想这样把我饿死。”

她已经下定了决心。想到死，她当然感到害怕。可是与其做恶魔的新娘子，她倒情愿选择死。

可是，恶魔的点子是难以捉摸的。谁也想不到在这地窖里还有比饿死要可怕几十倍的东西在等着她。

在这个两间房子见方的地窖里，只有一点微弱的亮光。她扭头看了看，发现对面点着一盏灯，灯光微弱得像鬼火一样。

真弓又扭回头来，忽然她发现在她头部下方摆着一个盆子，里边放着饭团和水。她伸了伸推一能动的右手，发现手刚好能够到。

“哎呀，看来他不打算饿死我。”

这时，真弓突然感到饥饿难忍。虽然也知道这样做欠考虑，但她实在难以忍耐。右手不由自主地拿起饭团往嘴里送，把碗里的水也喝了个精光。

她实在是太饿了。她昏迷了很长时间。

可是，当她吃完第一个饭团，伸手要拿第二个时，突然惊叫起来。

她的手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咬她手的不是缢糊糊的饭团，而是一个长着一身毛有体温的东西。这东西在她手指之间动了一下，接着突然在她食指上咬了一口。

她一下子松开了手，仔细一看，只见一只黑色大老鼠迅速朝远处跑去。原来这里也是野老鼠的栖身之地。老鼠是发现了饭团才跑来的。在老鼠逃跑的地方隐隐约约看见有一个直径一米左右的黑色的东西，像是一个洞口。老鼠肯定是从那里爬进来的。

真弓特别讨厌老鼠，甚至是害怕老鼠。她目不转睛地盯着洞口，生怕老鼠再爬进来。

这对她看见洞口那里有东西在悉悉嚓嗑地爬动。

原来是老鼠的脑袋。一只，二只，三只，四只，数不清的老鼠在洞口那里伸出头朝这里窥视。

真弓吓得惊叫着使劲挥动惟一能动的右手。于是老鼠吱溜一下躲进了洞穴里，过了一会儿又从洞口露出头来，个别胆大的老鼠则试探着爬到她身边。

为了驱赶老鼠，真弓只好不停地挥动右手。

就这样，真弓的右手像机械似的挥动了很长时间，已经失去了知觉。但是害怕老鼠的她不能停下手来。她呆呆地望着客顶，几乎是毫无意识地无力地摇动着右手。

忽然，她模模糊糊看见在高高的窖顶上好像有一个东西在晃动。开始时她以为是蝙蝠在飞，可后来发现不是编朗，而是一个古怪的像机械一样的东西。

它的样子像钟表的钟摆。但是比钟摆大得多。由于光线太暗看不大清楚。它大约有两米多长七十公分宽，钟摆头上有一个月牙形的东西。随着钟摆的摆动，那个月牙形的

东勇在地窖里那盏鬼火似的灯光的照射下忽闪忽闪地闪着光。

真弓虽然感到那个钟摆很可怕，但是还没有可怕到让她忘掉老鼠。她又扭回头去看着洞口，提防老鼠朝她爬过来。

然而，过了一会儿，当她再次往窖了看时，就不能不阻战心惊了。因为她发现那个钟摆不知何时前她接近了约七十公分。钟摆不仅左右摇动，在摆动的同时还一点点向下落。

此时的真弓已经顾不上驱赶老鼠，她自不转睛地看着这个奇怪的钟摆。钟摆确实在向下落，每左右摆动一次，向下落一公分左右。钟摆在一点点朝她逼近。

现在，她看清了钟摆头上那个月牙形的东西。它像一把镰刀，刀刃像剃刀那样锋利。

重重的铁钟摆摆动时发出可怕的“吱嘎吱嘎”声。

看见巨大的钟摆和那剃刀似的钟摆头在一点点朝自己逼近，真弓禁不住浑身汗毛直竖，牙齿也开始打起架来。

现在她终于明白了恶魔的可怕意图。那个家伙想利用这种奇怪的机关杀死她，但不是立刻见效，钟摆头要花几个小时才能到达她的身体，而且，被绑在木架上的受害者明知道会被剃刀似的钟摆头杀死，却又动弹不得，眼睁睁地等待几个小时。

真弓已经大汗淋漓，心都快从嗓子眼蹦出来了。

她感到时间过得是那么的慢，仿佛过了几十年的岁月似的。

“有村！有村！你在哪里呀？快，快来救我！”

对有村的死信以为真的真弓，在心里尽力呼唤着远在黄泉的有村。

过了一会儿，除了钟摆的吱嘎声，真弓还闻到一股刺鼻的像血腥味的金属味儿。

她已经下定了决心，希望钟摆头快点儿落下来，快点儿把她切成两段。她像高烧病人似地想拍身朝上面的刀刃迎去。

但是，接着她又表情木呆地就像小孩子看见一个闪闪发光的玩具似地看着闪闪发光的杀人刀笑了起来。

接下来，她又一次昏迷了过去。

当她再次醒来时，发现她所在的地方既不是地狱也不是天堂，依然是先前那个昏暗的地窖。杀人的钟摆不知什么时间已经逼近了她，那巨大剃刀的刀刃离她的身体只有三十公分左右了。

钟摆摆动的方向刚好和她的身体成十字交叉，再过几十分钟或十几分钟，她丰满的

胸部将被这大剃刀切成两段。

真弓浑身打着额，想象着这大剃刀接触到她胸部那一刹那的情形。

她想，剃刀一开始只会把她的衣服割破。但接下来，一次，二次，三次，四次，钟摆一次次地摆动，会把她的衣服逐步割光。接下来，就该割她的内衣了。再往下，那闪着光的刀刃就会擦着她雪白的乳房而过。

这样，她的皮肤上会出现一条条蜘蛛丝似的划痕，皮肤会变红。反复地划下去，划痕会变粗流血。不久，锋利的刀刃会割开她的皮肤进人肉中。又过很长时间，刀刃才会到达骨头。

恐惧的真弓咬着牙看着眼前这步步逼近的杀人机关。她的眼睛一刻也离不开它，就像有一根很结实的线把她的眼球牵到那个大剃刀上去似的。她像个傻瓜似的，脑袋随着钟摆左右摆动。

大剃刀的刀刃有规律地在一点点向下落。它好像是命中注定的似的，不可阻挡地向真弓柔软的身体落下来。

钟摆每摆动一次，真弓就大口喘一次气。她感到嗓子眼里像有一团火，烧得她说不出话来。

啊！钟摆的刀刃离她的乳房只有十来公分了。再摆动三十来下或二十来下，那锋利的刀刃肯定会碰到她的衣服。

真弓全身的神经像是通上了电似的剧烈颤动着，她几乎又要昏厥过去。但是如果这次再昏过去，那恐怕再也没机会醒过来了。

她高度紧张的神经已经达到了极限。现在她脑子里惟一考虑的就是想办法逃脱。

这时她脑子里出现一个奇妙的想法。这个想法像魔术、奇迹般地令人不可思议。

这种方法对她而言是惟一可行的，除此之外就只有等死。

但是这个方法太令人恐惧了，连真弓自己都感到不寒而栗。不过在这样的危急时刻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她低头向下看了看，不知何时盆子周围聚集了无数只老鼠，盆子里的饭团已经被它们吃得只剩一半了。

真弓用右手抓起盆子里剩下的米粒抹到相在她胸部和腹部的粗麻绳上，凡是手够得到的地方，她都仔仔细细地给每根绳子抹上了米饭粒。接着她缩着身子，屏着气，一动不动地等待出现效果。

老鼠虽然贪吃，但还是围着真弓愣了一阵子。过了一会儿，几个胆大的老鼠敏捷地爬到真弓的身上开始啃吃起麻绳来。

其它老鼠看见没什么危险，于是也鼓起勇气一只接一只向真弓身上爬来。同时还有老鼠源源不断地排着队从洞穴里爬出来。真弓的胸部和腹部爬满了老鼠。它们不停地爬动着，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黑色物体在蠕动。它们啃食绳子的声音就像是刮风似的。

老鼠们不仅啃麻绳，还在真弓的脖子和下巴上爬来爬去。个别老鼠还去闻她的嘴唇。

此时的真弓已经被吓得半死不活了。但为了摆脱更大的恐怖，她紧闭双眼，咬紧牙关，忍受着眼前这令人发疯的恐怖。

然而，她的机智很快有了回报，一根麻绳蹦的一声断开了。接着是第二根，第三根，绳子一根接一根地断开了。她使劲挣扎，最后全身的绳子都解开了。

“啊，太好啦！”

她欢喜地喊叫着从木架子上翻落到了冰凉的地面上。受惊的老鼠争先恐后狼狈地往洞中逃去。

就在她翻身下地时，钟摆离她的身体仅差一根发丝，钟摆头擦着她的肩膀滑了过去。假如再迟一点，那么她的乳房上肯定会留下一道血印。

摆脱危险后的松弛使真弓软绵绵地躺在地上，她已经没有思考任何问题的气力了。此时她脑子里反反复复只有一个声音：

“得救了！得救了！得救了！”

然而她果真得救了吗？即便是摆脱了杀人的钟摆，那又如何从这个黑暗的洞穴中逃脱出去呢？很快恶魔就会发觉他执行的死刑失败了。谁能保证接下来他不会筹划出更加毒辣的阴谋呢？

幻化的魔鬼 真弓浑身瘫软地躺在地上。突然从她头顶上方传来齿轮吱吱嘎嘎的碾压声。

她急忙朝上看，只见刚才折磨她的大钟摆被拉回到地窖顶上去了。

看来恶魔还是在什么地方监视着她。肯定是发现钟摆上的机关没有起到作用，又把它拉回到原处去了。

接下来是一段可怕的寂静。这时她感到地窖里好像比刚才亮了一些，但这亮光远比不上太阳的亮光。它更像是从地狱里透出的那种血一样的光亮。

她朝透出亮光的地方看去。只见刚才还像萤火虫似的发着蓝光的火焰，不知何时旺了起来，火苗由蓝色变成了红色。

真弓抬起半个身子，顺着熊熊燃烧的火苗看去。她看到了什么呢？

“啊！”

真弓大叫一声趴倒在了地上。

她怀疑眼前看到的东西是不是真的。

她感到自己现在是在地狱中。

莫非自己看到的东西是一个幻觉？如果不是幻觉，那眼前这东西实在是太可怕了。

她战战兢兢地抬起头，睁大眼睛想再看仔细一些。

她发现，眼前看到的东西，既不是幻觉，也不是梦。在红色的火焰的照射下，她腾腰肌陵地看到出来一个奇怪的东西。

原来是一只有两个人那么大的蝙蝠。这只编幅长着一身灰色的毛，两只干树枝似的腿，刀子似的利爪。

编幅张着两个像幕布似的翅膀，像要把人一口吃掉。更令真弓害怕的是编幅的背上还有一张丑陋的人脸。

那个人长着一颗秀脑袋，杂草似的眉毛，眼睛眯成了一条线，嘴唇又厚又红，嘴唇的两端向上翻着露出两颗小牙齿。

真弓想逃跑，可在这四周密闭的地窖里无路可达。何况经过刚才恐怖的折磨，她已经精疲力竭了。

她像在噩梦中一样，越挣扎两条腿越不听使唤。她勉强挪动了两步，抬头一看，发现旁边的黑暗处还有一个奇怪的东西在盯着她。

那个东西赤裸着身子，浑身是毛。更令人感到恐怖的是他长着一副蓝色的蛇脸，眼睛血红，张着大嘴露出一口的黄牙，吐出的舌头红红的像是燃烧的火焰。

真弓已经没有力气喊叫，她两手在空中胡乱挥舞着朝其它地方躲避。只见又有一个赤鬼突然挡住了她的去路。

现在，这个狭小的地窖里到处都是怪物，无论她往哪里逃，都有令人毛骨悚然的魔鬼在等着她。

而且这些魔鬼在一步步向真弓逼过来。

但是，极度惊恐的真弓终于发现这些怪物并不是活的，只不过是描画在四周墙壁上的壁画。

地窖四周的墙壁不是土墙，而像是用铁板做的，上面描画着各种姿势的妖怪的形象。

这些画像在青火的映照下看上去像是活的一般。

虽然真弓明白了那些妖魔是假的，但她的恐惧丝毫也没有减轻，因为她感到比画上的妖魔更加可怕的现实的极度的恐惧在一步步向她逼来。

铁板上的怪物不过是几幅画，但有画的铁板却在一点点向她挤压过来。四周的墙壁在移动，移动的速度和先前的大钟摆完全一样。

方形的地窖转眼间变成了菱形。其中的两个角的角度越来越小，逐渐离开她。而另外两个角的角度则越来越大，一点点向地挤压过来。

她现在成了这个巨大的老鼠笼子中的一只可怜的小动物。这样下去，眼前这个怪物极的铁板肯定会合在一起。这样，真弓那柔软的肉体将会被残忍地挤成肉饼。

厚厚的铁板以它巨大的力量逐步把真弓内地窖的中间推去。

她死命地想抓住地上的土。就在这时，她突然发现下面的地面突然消失了，同时有一股令人恐惧的冷风从下面向她吹来。

噢，明白了，明白了。这个恶魔似的铁板是想把她这个可怜的食物推到地洞中去。看来恶魔真正的目的不是要把她挤死，而是想把她推到这个洞穴中去。

真弓几乎是无意识地把手伸进洞中试探了一下，但她怎么也够不到洞底。她仔细查看黑咕隆步的洞穴，怀疑这是不是连着地狱的无底洞。

铁板以它无情而又残暴的力量把真弓逼到了最后一点上。她要么被挤死，要么被推落进这无底的古井中。无论是哪种结果，她都无法摆脱眼前这种命运。

可怜的真弓像个幽灵似的使尽最后的力气抓住洞口的边缘。

“有村有村……”

她干涸的双唇微微蠕动着，在呼喊她的心上人。

这时，像回应她的呼喊似的，从井底隐隐约约浮现出一个人高大的面孔。那是有村和蔼可亲的笑脸。他像一个巨人似地站在井中对她微笑，像是在招呼真弓下去。

“我这就去。你等等我。”

说完这最后一句话，精疲力竭的真弓像要拥抱井底的恋人似地顺着井壁坠落进了黑暗的无底深渊之中。

第二章 旋涡和骷髅篇

戴面具的人 从马居岭返回的途中，在黑暗的隧道里丢失了大曾根的有村一回到东京，立刻就去

了过堂老人家，可是那里已经是人去楼空。

于是有树立刻把这事报告了警察局，请求他们协助寻找三人的下落。同时他自己也马不停蹄跑遍了所有他知道的地方，但一无所获。在极度痛苦之中过了三天。

到了第四天，有村家收到一封奇怪的信件。

和过堂家一样，有村家也在荻洼的郊外。这是一处树木环抱的僻静的小洋楼。家里除了独身一人的主人以外，还有一个奇怪的老人和一个小保姆。

这天有村正一个人在书房里，这时小保姆拿着一封信走了进来。从信封上地址的笔迹看不出是谁写的信，信封背面也没写明发信人的地址。他感到很奇怪，但还是决定拆开看看。原来是恶魔寄来的可怕消息。

有村君，前次实在抱歉。真弓我已经娶走了，过堂老人和坚野现关在我的密室的暗室里。他们三个人可能永远都见不到天回了。因为，我的暗室是一个永远黑暗的王国。还有一件事情要向你报告，那个伊贺屋埋藏的财宝我也得到了。我一眼就解开了那个密码本的秘密，并且立即开始了挖掘工作。藏财宝的地方是人烟稀少的山里，所以不必担心被谁发现。我已经挖掘出了五分之一的财宝，并把它运回到了我的大暗室里。我计划再用十来天的时间把财宝全部挖出来。

你还记得我们曾经在品川的炮台上说过的话吗？我发誓说要把这个东京变成一个地狱，现在是我兑现我的誓言的时候了。我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军费。我要用这钱和我的智慧建立一个恶魔的王国。

你等着瞧吧！东京上空马上就会出现鲜红的大旋涡，那是来自地狱的火焰和黑烟。我要把这个世界通通涂成恶魔的颜色。在给你写这封信时我在发抖，但不是因为害怕，而是由于高兴。一想到我的梦想终于要实现了，我就兴奋得难以自制。你当时说你要做一个正义的骑士，要与这个世界上的邪恶战斗终生。虽然你不是我的对手，但我们可以比试一下。你看如何？来吧！无论你从什么地方来，恶魔王国已经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

暗室的主人

这是一封战书。

简直狂妄到了极点。真弓被他抢走了，而且埋藏的财宝也到了他的手中。恶魔的智慧和动作之快的确让人吃惊。

有村曾经在品川的炮台发誓要为正义而战，两个人从那以后成了仇敌。可是和这个大恶魔斗有胜算吗？敌人现在拥有巨大财力，肯定还有坚固的秘密据点，有数不清的手

下，会一个接一个地要阴谋诡计。对这样一个强敌，单枪匹马的有村能行吗？

有村手里握着恶魔的信在沉思着。这时一个奇怪的人悄悄开门走了进来。

这个人披了一件全是皱纹的像披风似的黑衣服，头上戴着一项黑土耳其帽子。乍一看，就像是一只巨大的蝙蝠似的。

比服装更奇怪的是，他脸上戴着一副木头面具。能乐里有一种名叫邯郸男的面具。面具是一个年轻男子的模样，皱着眉头，耷拉着眼皮，从半开的嘴里可以看见涂着铁浆的门牙，表情看上去很阴沉。而眼前这个人戴的面具和邯郸男面具非常相似。

也就是以，这个人从头到脚全部被遮盖得严严实实的。表面看上去，他的装束使人感到害怕。从他走路腰弯得很厉害这点来看，肯定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老人却戴了一副年轻男子的面具，这也使人感到有点不舒服。

这个怪人声音嘶哑地向有村打招呼说：

“少爷，是哪里来的信？”

他称呼有村叫少爷。

“啊，…伯伯，是那个家伙写来的。简直就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魔。”

“那个家伙？哪个家伙？”

“这还用说，当然是大野木了。他不仅偷偷绑架了真弓，还找到了那个密码本，说是正在挖掘财宝。”

“噢。那家伙还真够快的。给我看看。”

说着，蒙面老人接过大野水的信，从面具上两个黑孔中仔细地看起信来。

看罢信，老人莫名其妙地嘟啪着说：

“果然不出我所料，肯定是那家伙的儿子。”

有村觉得有点奇怪，就问道：

“那家伙的儿子到底是谁呼？”

老人在椅子上坐下，压低了声音说：

“少爷，那家伙就是杀害您父母的大曾根五郎。莫非您忘记了地吗？”

“噢，这个我记得牢着呢。您是说大野木隆一是那个大曾根的儿子？”

“对！没错。最近我一直怀疑这件事。大曾根的儿子名叫龙次，大曾根龙次……大野水隆一。从名字看不是很接近吗？而且，您瞧这封信。这封信的笔迹和我印象中大曾根的笔迹一模一样。如果他们两人不是父子，笔迹不可能这样相似。少爷，您看看这张

照片，这是大曾根年轻时的照片。大野木是不是和这个照片上的人很像？”

说着，黑衣老人从怀里拿出一张旧照片递给了有村。

有村一看到照片上的人，立刻就变了脸色。

“没错！伯伯，太像了。大野木和这个人一模一样。”

“这么说，就更加不会错了。”

“对，没错。这么说，那家认是大曾根龙次啦？是我爸爸妈妈的敌人的儿子了严

“少爷，您一定不能打退堂鼓。我把您抚养培育到今天就是为了这个。正是为了给老爷和太太报仇，我这条不值钱的命才活到今天。尤其是对手是一个可怕的恶魔，为了社会也不能看着不管。少爷，您要战斗。请您为正义而战斗。”

“好，伯伯，我干。那家伙不仅是我父母的仇人，也是我恨之入骨的仇人，我将尽我的力量和智慧去战斗。可最，我们缺少资金呀。”

“少爷，这您不用担心。虽说太太去世时，动产大部分都被大曾根掠走了，可是不动产还在。我把它换成了股票一直保管至今，以备急需。我让少爷您过简朴的生活，也是为了不减少这笔军费。加上股票升值，如今少爷您的资产已经达到近二十万了。”

“是吗！谢谢伯伯。我从来不知道我这么有钱。有了这些钱，我就可以雇许多人，军费也不成问题了。我干了。伯伯您没问题吧？”

“没问题。虽说腰有点弯，但体力不比年轻人差，而且我有七十来年的经验。少爷，我也参加，当您的士兵和参谋。”

这对不可思议的主仆，相互拉着手，互相鼓励着，激动得热泪盈眶。

正如读者已经猜到的那样，这个黑衣人正是已故有明友定男爵的管家久留须左门。二十多年前，他们中了杀人恶魔大曾根五郎的毒计，镜仓的有明男爵的家宅变成一片火海，京子夫人和众多的仆人被活活烧死。当时像个火人似的久留须死里逃生，一直把男爵的遗腹子友之助抚养至今。结友之助取名有村情是为了掩人耳目，他的真名叫有明友之助。这就是为什么具有忠臣意识的久留须称有村为少爷的原因。

由于当时的烧伤，久留须老人全身布满了伤疤，脸严重变形，惨不忍睹。嘴唇烧没了，牙齿露在外面。为了遮盖他怪物似的脸，他一天到晚戴着面具和土耳其帽。

战斗就要开始了。恶魔的宝贝儿子大曾根龙次将会使出什么样的毒计呢？正义的骑士有明友之助能战胜恶魔吗？

旋涡之贼 东京的各家报纸争相报道社堂老人、星野清五郎和星曾真弓三人被杀人事务所的所

长大野水隆一（其实是大曾根龙次）绑架而下落不明的消息。如今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连其父大曾根五郎的旧恶也被翻了出来，使世人深感震惊。

这个大都市的某个角落，藏着一个嗜血如命的恶魔的儿子，他像毒蛇一样在窥视着目标。不知道他下一步要做什么坏事，人们为此而提心吊胆。

绑架事件已经过去五个月了。这期间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当然，警视厅在调动所有的精兵强将加紧搜索犯人，但仍没有找到恶魔的藏身之地。

在这五个月里，恶魔可能已经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不久，来历不明的恐怖开始向东京的市民袭来。

“恶魔的旋涡”

不知这句奇怪的话最初出自谁口，它像瘟疫似的迅速在整个东京市传播开来。

一个资本家的仓库的白石灰墙上画着一个旋涡的图案。图案画得并不好，像是小孩子胡乱画的。这家的主人正纳闷是谁在此乱画，就在当天晚上，仓库里贵重的财宝全部被偷窃一空。而且没有一个人看见盗贼的影子，连一个脚印一个指纹也没留下。其身手之敏捷简直像变戏法似的。

在一个街道上，一个漂亮的少女在去学校的途中被恶魔抢走。路上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书包。书包上赫然画着一个旋涡的图案。

又有一次，在隅田川沿岸的一个名叫S的公园的树林子里发现一具中年绅士的尸体。死者全身赤裸，背部被用刀尖画了一个旋涡。

此后的两个月里，基本上每十天左右就在市内的某个地方发生一起奇怪的偷窃、绑架和杀人事件。每次都会以某种形式在现场留下“恶魔旋涡”的图案。旋涡就是他的名片，其目的在于向世人示威和嘲笑，好像在说“是我干的，有本事你就来抓我呀”！

警视厅刑侦科的人们很得咬牙切齿。他们动员起全市的警察，布置特别警戒，得力的刑警日夜奔忙，但是全都无功而返，连对方的影子也没发现。

恶魔给有村的战书上写的“地狱的旋涡将向东京上空喷吐毒焰”。如今，恶魔的幻想正在变为恐怖的现实，“恶魔的旋涡”像可怕的焰火在整个东京爆炸开来。

恰恰这时，数十万市民在隅田川的两国桥焰火大会上看到了不同寻常的焰火。大型的焰火燃放结束后，人们纷纷准备回家。突然，在黑暗的河面上出现了一个亮光，紧接着形成了一个通红的旋涡图案。图案越来越大，最后几乎占据了限田川的半个河面。

“恶魔旋涡户

不知是谁先说了一声，接着人们纷纷悄声相互传递这可怕的消息。数十万人的人群里顿时引起巨大的骚动。

“那家伙在这里！那家伙藏在人群里！”

人们纷纷夺路往家里奔逃，仿佛背后有可怕的怪物在追赶着似的。到处是返身逃跑的人流、震天的呼叫和妇女儿童的哭喊。

第二天早晨，经过调查发现，在河的正中央留有不是当晚焰火燃放人员布置的烟花燃放的痕迹。如果说是恶作剧，那么考虑得也太过于精细了。结论是，肯定是施沿恶魔为了嘲笑市民和向市民示感而悄悄布置的。

第二天的报纸的社会版用了大半个版面报道了这个事件。市民们对旋涡恶魔的这种玩命的胆量不寒而栗。“旋涡恶魔”，只要两个人凑到一起，彼此交换一下害怕的眼神，就知道又是与旋涡恶魔有关的事情。

这次焰火事件是一个可怕的先兆。三天后，在东京首屈一指的大轻歌剧剧场的舞台上，又发生了一起意外的恐怖旋涡。

当时，舞台上正在演出以骑兵军官龙与卖花姑娘的恋情为主题的少女歌剧中的一幕。当时，有轻歌剧女王美誉的花菱兰子正扮成骑兵军官龙的模样在舞台的中央演唱。

她身穿成风凛凛的配有金丝缎子胸饰的红呢绒军装，像男子似的昂首阔步边走边唱。歌声刚落，顿时震撼全场的管弦乐的演奏声、狂热观众的欢呼声尖叫声、雷鸣般的掌声响成了一片。

身穿纯白丝绸服装，像白天鹅似的清纯少女合唱队的姑娘们，带着憧憬的目光把她们的女歌手围了起来。接下来就轮到骑兵龙赞歌的合唱了。

就在这时，突然少女合唱队的一个姑娘尖叫一声用胳膊肘捅了一下旁边的姑娘。于是，信号一个接一个地往下传递，顿时姑娘们像受惊的小鸟似的围抱在一起，盯着骑兵军官龙的背部。她们一个个脸色苍白，瞪大了双眼。姑娘们的惊叫声形成的大合唱响彻了整个剧场。

被姑娘们围在中间的骑兵军官龙的扮演者花菱兰子被眼前这突然的惊叫声弄得站在那里不知所措。因为计划中没有安排这种惊叫声。

看到少女合唱队的姑娘们满脸像看到鬼魂似的恐怖的表情，扮演男子的兰子也不由得害怕起来。

她用观众听不到的声音悄悄问姑娘们:

“哎呀，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少女合唱队的一个姑娘战战兢兢地指着骑兵龙的背部说：

“你背上，瞧你背上。”

听了这话，兰子也吃了一惊。她也顾不得是在舞台上，突然扭过头去，想看看究竟自己背部有什么。

当她想看自己的背部时，不自觉地就把背部朝向了台下的观众。这样，台下数千观众顿时全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差点失声喊叫起来。管弦乐队的演奏家们也惊吓得忘记了演奏，音乐声顿时停了下来。刹那间，大剧场里变得鸦雀无声。

刚才还干干净净的骑兵龙红色的背部，不知何时也不知什么人用粉笔在上面画了一个很大的恶魔旋涡。

转眼间剧场内陷入了无法形容的混乱，其导火线就是女歌手花菱兰子的一个突然的举动。

她本人无法看见自己的背部。正因为如此，才使她更加感到恐惧。她张开双臂，尖叫着往后台跑去。

接着，少女合唱队的姑娘们也惊叫着朝四处奔逃。幕布急速落下，吹当一声砸在了舞台的地板上。

正在观看演出的警察以及前台工作人员纷纷往后台胞去。观众席上的观众全都离开了座位。他们有的在嘲笑姑娘们脸小，胆小怕事的急忙往家跑。担任兰子后援会干部的小姐们为了保护兰子，也大惊失色地往后台胞。一个小小的粉笔画的旋涡把整个剧场搞成了一个大旋涡。

英俊青年 这个事件，不仅使警察大为吃惊。更感到吃惊，并造成更大混乱的则是那些由花菱兰子的热心崇拜者组成的“花菱会”的干部们。这些干部全是千金小姐。

刚巧这天晚上有六个“花菱会”的委员在场。这六个小姐早就从女子学校毕了业，就等着出嫁了。她们觉得兰子出了大事，于是挤到后台，借口兰子一人回家太危险，把兰子生拉硬拽地带到了任“花菱会”委员长的小姐家。

剧场老板和警察的话，对这些有闲千金小姐毫无权威可言，因为她们身后有八千会员。她们不屑一顾地说，兰子不是其他人的兰子，而是我们的兰子。

警察也认为，与其让兰子回自己家，不如让姑娘们带走更安全些。于是就同意了“花菱会”的意见，并特意派了三个便衣警察护送。这样，姑娘们高奏凯歌，分乘三辆

汽车，一辆车上配一名警察，把兰子安置在中间的一辆车上，保护着她们可爱的兰子朝委员长家疾驶而去。

位于芝区高台的这处深宅大院的主人名叫河合。他原是N纺织会社的专务董事，一年前去世了。如今，这里只剩下他的妻子和独生女儿辆绘。正是这个辆绘现担任“花菱会”的委员长。

当天晚上，委员们全都住在了河合家。她们围躺在兰子周围，院子里重要的地方则有三个便衣警察彻夜站岗放哨。因此，当天晚上并没发生什么事。

但是，无论警戒得多么严密，也丝毫马虎不得，因对方是一个魔术师似的恶魔。而兰子所在的演剧会社认为，只不过有人用粉笔画一个旋涡，还不至于停演。兰子本身也想在情绪稳定下来之后，在保镖的护卫下去参加演出。这让委员小姐们十分担心。

于是这天早晨，在河合家的客厅里就兰子是否去参加演出，委员们之间开会进行协商。

由于职业的原因，兰子连外出芽的服装也都是花花绿绿的。委员小姐们的服装也同样是各种各样的花枝招展的西装或和服。再加上窗帘和地毯的色彩，现在河合家的客厅成了百花盛开的花园。

一个小姐睁大了眼睛，有点害怕地小声说：

“那个家伙究竟想把兰子怎么样？”

“说不定像一次报纸上报道的女学生那样，想绑架兰子小姐。要不然……”

毕竟当着本人的面无法说出下边这些话来。她心里想说的是，不然的话会被扒光衣服，惨遭杀害。

其中一个年纪最轻的小姐自私得很，她天真地说：

“怎么说这都是一件大事。如果从此在舞台上再也看不到兰子，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活下去？”

一个胖乎乎的身穿和服显得很清纯的小姐含着泪提醒年少的小姐说：

“哎呀，我们的事情无所谓，别净说那些不解决问题的话。再认真一些，香兰子想一想。”

“关于这个问题，昨晚在床上我和而给商量过了。我有一个好主意。”

说话的是一个身穿西装看上去报机灵的小姐，名字叫杉崎瞳。她是最近才当上委员的，是一个富商的千金。

一个穿红裙子，涂着浓浓眼睑育的小姐吐了一口香烟，开玩笑似地问道：

“好主意？什么好主意？”

“我的主意是……”

她巡视了一下四周，压低声音说：

“我的主意是咱们商量一下，给兰子找一个替身。怎么样？这主意不错吧？”

“嗯，这主意有意思。”

“可是，有替身吗？这可是玩命的买卖呀。”

“当然是玩命。可是，有人愿意排着性命担任这个角色。而且不是女的，是个男的。”

瞳说话的口气越发显得严肃认真。

“怎么？是个男的？男的能当兰子的替身吗？”

“当然可以。他是我亲戚家的男孩子，是N大学的学生，柔道二段。人看上去很苗条，在学技演戏时经常扮演女的。比我还有女人味呢。他叫野泽，特别崇拜兰子。他乐意当兰子的替身。”

“柔道二段，不错。说不定遇上旋涡贼一下子就把他抓住了。”

“对！一点不错。这样，不仅保证了兰子的安全，而且还有希望抓住那个旋涡贼。这个主意太好了。耕绘当然赞成，其他人有什么意见吗？”

其中也有不赞成的。尤其是花菱本人认为找个替身是胆小的表现。但因多数人赞成，找替身的计划就定了下来。兰子也无法违背敬爱的大姐辆绘的意见。几个小姐卿卿喳喳地吃完午饭，下午两点左右杉崎履回家把那个叫野泽的大学生藏在汽车里带了回来。

大家刚刚集合到客厅里，瞳和野泽就走了进来。于是，小姐们好奇的目光一齐投向了大学生的脸上。

“哎呀，真漂亮！这就无可挑剔了。”

每个人脸上都现出满意的神色。眼前这个青年，身穿整齐的学生服，黑黑的长发向后梳拢，细长脸，面色红润。她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眼前的这个纤弱的美青年竟然是一个柔道二段的壮汉。

瞳把青年领到兰子面前介绍说：

“你可能认识，这位就是兰子小姐。兰子小姐，这位是野泽。”

两人相距两尺运面对面站着，相互问候说：

“诸多关照。”

“我也请您多关照片

不知何故，青年死盯着兰子的脸看了好半天。

兰子好像受不了青年的视线，低下了眼睛。当她再次抬起眼睛与对方凝视她的眼神相遇时，好像感觉到某种威胁，脸色都变育了。

“野泽，你怎么回事？为什么那样看人？”

在瞳的提醒下，漂亮的大学生才回过头来。

他自我解嘲地说：

“我第一次亲眼看到真实的兰子小姐，好像有点难以自制。”

说罢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接下来，委员们又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桐线的母亲也列席了会议。此外警视厅的刑侦科长中村以及剧场的老板也都集中到了这个花园里。

会议决定接受剧场和兰子的意愿，只让兰子参加她担任主角的那一幕的演出。但出入后台时全由野泽代替，而身穿野泽的服装的兰子则从其他地方出入后台。装扮成兰子的野泽要在兰子家住上一段时间，女扮男装的兰子则住在河合家。

剧场的老板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决定。刑侦科长中村虽然觉得这个决议有点离奇，但考虑到这样做也没什么坏处，说不定还能抓到贼人，因此也就苦笑着表示了赞成，并说好分别派几个便衣警察保护兰子和野泽。

按下来，他们迅速地交换了服装。兰子卸了校，描粗了眉毛，把眼睑化了一下妆，再把头发梳成背头，变成了一个大学生。她本来就身材高大有男人的气质，很适合女扮男装，看上去显得很自然。

而野泽则在脸上涂上白粉，描上细后，抹上口红，穿上兰子的裙子和高跟鞋。当他从更衣室出来站到大家面前时，已经变成了一位窈窕淑女。

如果这是在化装舞会上，可能会立刻响起一片掌声，并引起哄堂大笑。然而，现在小姐们看到眼前这离奇的情景不但没关，反而对这足以以假乱真的装扮感到有些害怕起来。

接下来，两人开始了不可思议的行动。化装成大学生的兰子穿着野泽不合脚的大鞋，故意不在大门口上汽车，而是在三个身强力壮的便衣刑警的保护下，像工薪人员或大学生那样悠闲地沿傍晚的街道走去。

装扮成兰子的野泽毕竟没有勇气在街上行走，他遮着脸在门里面乘上汽车，故意只带一个便衣刑警出发去剧场。按计划，他应该在剧场的后台与兰子会合，在兰子演出结束之前，他躲藏进衣服柜里等待。

这时，四周已经是一片暮色。暮色中，距河合家前门不远处的街道上有一辆很漂亮的空汽车已经在那里停了一个多小时了。看样子这辆汽车好像在等什么人。

但是，细心的人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辆汽车看上去像是空车，而实际上不是空车，车的座位上有一个黑色的人影。

当化装成大学生的兰子一行人和野泽的汽车通过时，不知为什么车里人就悄悄抬起头看他们，好像很关注他们的举动。

啊！怎么那张像影子似的人没有脸？不对，有脸是有脸，但那张脸就像是雕刻出来的一样毫无表情。皮肤像死人似的苍白，皱着眉头，两眼无神，嘴半张着一动不动，露出一嘴的黑牙，看上去像个怪物似的使人感到恐惧。

那么，各位读者，轻歌剧界的女王花菱兰子果真不会出事吗？有闲小姐们的替身计划这个奇特的计谋能奏效吗？大学生野洋能不能制服恶魔呢？

难道我们没发觉这个替身计划中存在着某种复杂的令人担心的东西吗？杀人庞王大曾根龙次的妖术是否已经悄悄地像一张无形的蜘蛛网一样逼近了兰子呢？

黑影 不可思议的替身计划开始执行后的第五天晚上，花菱兰子正在后台进行那个骑兵军官龙的化妆。这时，她总感到心里有点不太舒服，因为一双崭新的鞋子的纽扣脱落了。

“哎呀，这怎么办？今晚肯定要出事。莫非…·”

想到这里，连具有男子气质的她也禁不住心脏咧蹦直跳。

和她搭档扮演卖花姑娘的水上贴子走到她身边说：

“哎呀，兰子，你脸色苍白。怎么回事啊？”

“没什么。好了。”

兰子强装着没事似的和翎子一起从狭窄的台阶上下来往舞台上走去。

这时，残子换了一下拿花篮的手，好像问什么大事似的小声说：

“兰子，我能问一下那个事情吗？”

“那个事？什么事啊？”

“就是那个黑影子。都说有一个吓人的像黑影子似的人在舞台四周转来转去。管道具的大叔说从两三天前就开始了。听他说有一个奇怪的黑色的东西躲在大道具的夹缝里

一直在看着我们。”

兰子吃惊地停下脚步，战战兢兢地说：

“真的？”

“我没亲眼看见过。可是大家都悄悄这样说，我看不像是撒谎。”

姑子也吓得脸变了色。

台阶下面光线昏暗的拐角处是放置小件道具的房间。房间的门一直开着，因此有意无意地总会朝里面看上一眼。那里边除了杂乱无章的小件道具外，地上还躺着一个舞台上演出用的被剥光了衣服的假人。那是上次兰子一人饰演两个角色时用过的假人。在昏暗的灯光下，那个肤色苍白的蜡人闪着吓人的光。

兰子不高兴地皱着眉嘟哝说：

“怎么还放在那里，早就应该把它处理掉了。”

在那场演出中，扮成资公子的兰子被恋人用手枪打死在地上。接着，同样由兰子扮演的贵公子的好友跑上来抱起被打死的贵公子。当倒在地上的兰子巧妙地和蜡人换了位置，接着迅速地又以另一种打扮出现在舞台上时，顿时观众席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这奇妙的构思博得了人们超出寻常的欢迎。

掌声固然令人高兴，但是每当她抱起那个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蜡人时，就总感到不舒服。她甚至希望这个公演快点结束。那个蜡人现在就光着身子不知羞耻地躺在那阴暗的角落里。每当兰子路过那里，就感到好像看到了自己的尸体似的，心中有一种难以形容的不祥的感觉。

不过，今晚的情况不仅如此。她们看见在那个蜡人旁边还藏着一个更可怕的东西。

饰演卖花姑娘的翎子拉着兰子的胳膊声有嘶哑地大声说：

“兰子，快！我们快去那儿吧！”

兰子当然也看见了。她和贴子撒腿就跑，差点没喊叫起来。

“你看见了吗？”

“看见了。”

“他们说的黑影子，是不是就是那个东西呀？好像是一个黑色的人趴在那里。”

“对而且……”

兰子打着哆嚷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而且，他趴在结人身上，好像想把它抱起来。太可怕了。那可是你的蜡像郎。”

给姑子这样一说，兰子感觉自己好像被那个怪物抱住了似的，禁不住浑身一颤。她感觉似乎听见了那个家伙呼啸呼味的喘气声。

“兰子，姑子，快！快！你们俩在那里做什么呢？《春天的原野》已经开始了。”

舞台监督K先生在布景后面焦急地喊她们。果然，舞台上少女合唱队的〈晴天的原野》已经差不多演唱了一半了。

“老师，刚才那里……”

兰子跑过去想把黑影子的事告诉他。可是K先生没有听完就说：

“回头再说。回头再说。”

说着把她推到了舞台上。

一旦站到舞台上，那么这里就是她的战场，更何况自己扮演的是威武的骑兵军官龙，因此必须忘掉黑影子的事，微笑着面对数千双观众的眼睛。

“阿兰！”

“兰子！”

“兰子！兰子！兰子！兰子卜……”

大嗓门的女高音以及处于变声期的男中学生的捧场声震耳欲聋。

大型轻歌剧的第一幕描写的是在春光明媚的原野上骑兵军官龙与卖花姑娘初次相遇的情景。背景音乐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原野风格的乐曲。剧情的描写既巧妙又轻快。

第一幕顺利结束。在舞台切换的间隙，舞台正面的广播喇叭里传出女播音员清脆的声音。

“春日呼的冲野先生，请您到大门口去。”

播音员刚要重播第二遍，突然好像是电线断了似的，声音一下子断了，接着传来莫名其妙的嘎嘎嘎的杂音。也许是机器故障，但总使人感到这是不祥之兆。数千观众顿时静了下来，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到了播音喇叭上。这时，突然从喇叭里传出一个男人粗粗的使全场震惊的声音。

“就在今天晚上。今晚将出现一个红色的旋涡。要流血。今夜……”

刹那间，坐了数千观众的剧场变得鸦雀无声。剧场的工作人员和保护兰子的刑警们向正门的办公室跑去。喜欢看热”闹的一些观众纷纷离开座位汇集到了办公室玻璃窗外边，把办公室围了个水泄不通。

不知为什么，这时办公室里着不到一个人。只见负责接待工作的那个播音员被堵上

嘴反绑着双手躺在地上。

其中一个便衣刑警急忙拿掉堵在她嘴里的东西，问她说：

“喂￥这是怎么回事？这是谁干的？”

少女由于惊吓过度，面无人色，一时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才眼里噙着泪小声说：

“那个东西没有脸，像个黑呼呼影子。一阵风似的进来死死地抱住了我。”

“然后，是不是他替你播音了？”

“是的。他好像在麦克风前面说了些什么，具体我不太清楚。”

看样子，这可怜的姑娘当时是吓昏过去了。

但是，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正在这时，好像计划好了的议的，在后台又发生了大事。

第一幕结束之后，扮演卖花姑娘的水上站于想休息一下。她独自一人治舞台的背面往后台走去。

只见大型背景道具高高地竖在那里，而下面则横七竖八地放着假树和纸糊的黑油油的石头等。

由于刚才在放小道具的房子里看到了可怕的东西，所以越于尽量不看那些道具的背影处，战战兢兢地往前走。但是，她心里好像有一个人在吓唬她说“瞧！就在那里”。因此，越是不看，越是像有磁铁吸引似的禁不住往每个暗处看。

“啊！那个黑黑的东西藏在那里！”

一个黑影子就躲在那堆纸糊的假石头后面，而且，黑影子好像在朝已经走不成路的姑子逼了过来。

她想大声呼救，想推开对方逃跑。但此时的她由于恐惧浑身麻木，像个可怜的木偶似的呆呆地站在那里什么也不会做了。

这时，黑色的怪物走到姑子身边，用像洞穴中的那种阴森恐怖的声音说：

“就在今夜。今夜很危险。你要好好注意兰子。听到了吗？”

哎？这个黑色的怪物好像在担心兰子小姐的安全。这话听起来感到有点前言不搭后语，但这家伙好像是自己人。

想到这里，姑子稍微镇静了一点，她盯着黑影壮着胆子问道：

“你是谁？”

黑影子冷冷地说：

“不要管我是谁。告诉兰子，让她小心。”

从声音看，是个年纪相当大的老人。这点从他弯着腰也可以证明。

姑子发现对方是个老人，而且是自己人，胆子更加大了。她追上想要离开的黑衣人，伸手抓住他的衣服说：

“清等等。今天晚上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啊？”

但是，胆大的姑子却看到了一个令她吓破胆的情景。蒙在那个人头和身上的黑色衣服被姑子给扯掉了，脸一下子露了出来。

刹那间，姑子“啊”的一声就吓得晕倒在了地板上。

听到惊叫声，黑衣人好像也大吃一惊，他重新蒙好脸慌忙消失进了黑暗中。

姑子究竟看见了什么呢？是什么把她吓成那个样子呢？

听到姑子的惊叫，人们急忙跑来，把晕过去的姑子抬到了后台休息室。经过人们七手八脚的救护，姑子终于醒了过来。但醒来的姑子开始时只是一个劲地发抖，吓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过了许久，才会断断续续地说一些话。姑子的话给在场的人描绘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

“我看见一副骨头架子，一个披着黑色衣服的骨头架子。”

据姑子说，黑色衣服里边露出来的脸上没有皮肤，是一个骷髅。长眼睛的地方是两个黑窟窿。长鼻子的地方也是个黑窟窿。没有嘴唇，只看见一排白色的长牙。

“但又不是骨头架子。长眼睛的黑窟窿里有两个大眼珠。眼珠血红，闪闪发光。”

更主要的是，那个黑衣人说话的声音像妖怪一样。哪有死人的骨头架子会说话呢？这太荒唐了。

“站子，。你怎么回事？是不是你老觉得害怕而产生了错觉？怎么会有那种荒唐的事情。”

站子很认真地坚持说：

“不，我的确看见了。绝对不是幻觉。到现在我闭上眼睛还能回忆起他那充血的眼睛。是真的，真的。”

当然，刑警们按照姑子的描述，把舞台的前前后后接查了一遍，但什么也没发现。

红色旋涡 虽然第二场的舞台进具已经布置完毕。但由于刚才的事情，舞台上空无一人。不了解实情的观众们催促开演的掌声一阵高过一阵。

而在后台，人们围绕是继续演下去还是停止演出，正在进行紧张的讨论。少女合唱

队里吓坏了的姑娘们多数主张停止演出。但是，兰子本人却以骑兵军官龙的威严主张继续演下去，剧场的老板出于经济的考虑也支特兰子的意见。

刑警们也认为现场有这么多人，而且刚才反复搜查了多次也没发现可疑人的踪影，肯定是逃到什么地方去了。何况，坏人再坏也不敢在这么多人的舞台上出手，不会出问题。于是决定开始演出轻歌剧的第二幕。

第二幕是骑兵龙在兵营里进行训练的场景。背景是远远望去的兵营，兵营上方晴朗的天空上有两朵椭圆形的白云在缓慢地飘动。

本来应该是骑马训练的场面，但省去了马，只是由三十几个摆着骑马姿势的女兵们排成长长的一队，在由兰子扮演的军官的启挥下围着舞台跑动。

她们或抱臂，或抬脚，或跪姿拒枪，或卧倒，或和着军歌呐喊。每当她们排着从在舞台上行资时，高街发级的铁后跟就会发出不协调的像踢踏舞似的响声。

接下来是第一幕里那个卖花姑娘从兵营的墙外边走过。是刚刚恢复过来的站子出场了。兰子扮演的军官呵斥盯着姑娘看的士兵们，然后军官来到墙外边和姑娘小声说了些什么。接下来是兰子扮演的军官返回舞台中央，她一直走到乐地附近，开始唱赞美卖花姑娘的很长的一段独唱。

昏暗的观众席传来暴风雨般的鼓掌声和叫好声。

士兵们在兰子身后排成一列，眨眼间又变成了少女合唱队的姑娘们。舞台正前方的聚光灯的强光对准了兰子。在白昼般灯光的照耀下，骑兵军官龙显得格外光彩夺目和高大。

乐队的指挥在使劲地挥动着指挥棒，管弦乐器的声音把整个剧场都震动了。接下来，兰子张开她那可爱的红嘴唇，唱出美妙的女高音。

剧场里顿时鸦雀无声，数千观众屏住了呼吸。评头论足的没有了，掌声也没有了，剧场里只剩下兰子的歌声和乐器的伴奏声。

就在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像噩梦似的事情在兰子身边发生了。你瞧，兰子整个人怎么被红色的旋涡给裹住了？一无所知的兰子还在认认真真地唱着。而观众们看到的是被裹在血水旋涡里的兰子眼睛闪着光，怀疑她是不是发疯了。

原来是聚光灯的白炽光突然变成了旋涡状的红光。而且，直径一丈多的这个红色旋涡以兰子为中心开始旋转起来。

也许是急速旋转的红色旋涡使观众看花了眼，只见满身黑红条纹的骑兵军官龙在东

倒西歪地不停旋转。她已经不是骑兵军官龙，而是一个不停蹦跳的恶魔。

很快，兰子也发觉聚光灯不大对劲，独唱时不应该出现这样的红光。怎么回事？啊！旋涡！是恶魔旋涡！惊慌失措的兰子在舞台上东躲西藏，企图摆脱这个恶魔旋涡。可是无论她跑到哪里，灯光旋涡都紧随着她。

扮演士兵的少女合唱队的姑娘们当然也发现了这个情况。看到兰子慌了神，姑娘们也大呼小叫他满舞台乱跑起来。整个舞台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观众们又一次全场起立。当他们明白了这是恶魔捣乱时，纷纷开始喊叫起来。

不用说刑警们急忙跑到了舞台正面三楼的配电室。但是和前几次一样，犯人已经逃离现场。青年电工也像那个女播音员一样被捆绑在地上。恶魔肯定是把电工捆起来，然后把事先准备好的赛路影片插在聚光灯的灯头上，让聚光灯的灯光旋转的。

但事情的真相是后来弄清楚的，现在还是让我们看看舞台上的情况。

就在姑娘们惊叫着在舞台上惊慌失措地乱跑时，不知是谁又切断了电源。整个剧场顿时漆黑一团，接着观众席上响起一片怒吼声和口哨声。不过，电源只中断了三十来秒钟，灯很快就又亮了，而且比刚才还要亮，整个剧场如同白昼。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只有兰子一个人站在舞台中央？而且，兰子的模样显得惨不忍睹。

骑兵龙的帽子不知掉到什么地方去了，头发乱蓬蓬的，脸色铁青，只有眼睛像发了疯似地瞪得大大的。

吵嚷不休的观众发现事情不对头，立刻安静了下来。这是怎么了？看样子要发生什么大事。兰子那张恐怖的脸和吓人的眼睛到底意味着什么？数千只不安的眼睛一下子全都集中到了兰子铁青的脸上。

观众感到兰子那张小巧的脸像电影中的特写镜头似的一下子变得巨大无比。他们除了兰子那张美丽的脸之外什么也看不见。

在数千只眼睛的注视下，兰子的面部在痛苦的折磨下逐步变形，红色的液体从她没有了血色的嘴角滴滴答答往下流。是血！兰子在吐血！

鲜血奋不停地往下流淌。血染红了她娇嫩的下巴和她金丝级子的军跟。

观众们屏住呼吸看着眼前这一切。整个剧场静得像是一座墓地。

这时兰子的表情忽然发生了变化，她笑了。也许是由于过分的痛苦发疯了，她嗤嗤笑了起来。股股鲜血从她嘴里喷射出来。她笑着离开了这个世界。

剧场里的观众像得了瘟疫或在做噩梦似的感到脊背发凉。

不用说这又是恶魔所为。广播里说的话不幸兑现了。红色旋涡出现了。兰子的嘴唇染上了鲜血。

但是，观众们的噩梦并没有一直做下去。他们中的大多数很快清醒了过来，意识到眼前发生了杀人事件，禁不住又发起抖来。剧场的工作人员和便衣刑警立刻朝舞台上冲去。

恰在这时，好像有人发信号似的剧场里的灯光又熄灭了。不过这次仅灭了二十来秒钟。

据事后调查得知，两次电灯熄灭，总电源控制室里都没有电工在场。看来肯定是有人乘电工不在切断了电源。

但是，如果说两次切断电源是一般的恶作剧，那么和舞台上发生的事件如此一致就太不可思议了。但是，如果是建涡恶魔所为，那么两次断电和杀害兰子又有什么联系呢？人们不明白有什么必要切断电源。

总之，当电灯再次亮起来时，可怜的兰子已经倒在舞台的中央气绝身亡了。见此情况，三个像是道具搬运员模样的人不等刑警赶到，飞身跑上舞台抱起兰子的尸体往后台跑去。

“喂！等等！别乱来！”

但是，当刑警们喊叫着跑上舞台时，抬尸体的三个人已经消失在了二楼。而且，刑警们的话音还没落，幕布就呼啦一下子落了下来。观众和舞台被隔成了两部分。

剧场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有的观众吓得急忙往家逃，好奇的观众拼命想往舞台上挤，有的则在那里大声议论起来。崇拜兰子的姑娘们已经是泣不成声。

当舞台上发生杀人事件时，舞台下面还同时发生了另一件事情。

当时兰子正在舞台上口吐鲜血，发疯似地嗤笑。而在舞台下边，三个像是道具搬运工模样的男子在做一件奇怪的事情。

灯光昏暗的地面上放着一个棺材大小的开着口的木箱子，三个人在拼命往木箱子里装一个色彩华丽而柔软的东西。

那东西看上去像是一个人。那东西穿着骑兵军官龙的金丝服装。啊！看见脸了，是一个漂亮的女子。而且，脸长得和兰子一模一样。哎？这是怎么回事？一个兰子在舞台上受着痛苦的折磨，另一个兰子在舞台下面被装进了箱子。她一下子变成了两个兰子。

莫非兰子借尸还魂了？难道舞台上的兰子在噩梦中走到这里现身了吗？

三个男人一声不响把兰子装进箱子，然后用绳子捆好，像搬运一般的行李一样，喊着号子从地下室出来消失在了出口处。

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是不是在做梦？或者是被狐狸精迷住了魂魄？不，这既不是做梦，也不是狐狸精作怪，而是的的确确出现了两个兰子。一个兰子被装进箱子抬出了剧场，另一个兰子吐着血被抬到了后台。

我们想追上去看看箱子里的尸体，又担心被抬到后台的浑身是血的兰子。那还是先看看后台的兰子吧。

当时舞台上的四名刑警紧追着抬兰子尸体的三个男人来到后台。

其中一个刑警在三个不懂规矩的男人身后斥责他们说：

“喂！你们几个先不要走，回头有事情需要调查。”

不过，眼下还不是调查这事的时候。目前最重要的是确定兰子的死因。四个刑警大步在屋内走去。

进去一看，发现身穿学生装的野泽站在屋子中央。刑警知道他是兰子的替身，就问他说：

“哎！你不是野泽吗？兰子呢？兰子的尸体哪里去了？”

青年一脸狐疑地看着四个刑警说：

“是，我是野泽。您有什么事片

“你说什么？你不知道前台发生的事？兰子的尸体刚刚被抬到这里。”

“什么？兰子的尸体？！你在胡说什么！我刚才一直在这里打磁题……”

“喂喂！你清醒一下。你在胡说些什么！你瞧！兰子的尸体不是在床上吗？”

其中一个刑警发现了兰子的尸体，不耐烦地叹道。

“什么？啊，您是说这个呀。这是搬道具的人刚才搬来的。”

“你看，你不是知道吗产

“可这不是兰子啊。”

莫非这个青年神经错乱了？明明身穿骑兵军官龙的服装，脸色铁青布满血污的兰子就躺在眼前，他却硬说不是兰子。

刑警指着床上吼叫道：

“你在胡说什么！你是不是疯了？你说这不是兰子？”

野泽越发神经错乱似地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你是说这个？你说这个是兰子？你在胡说什么呢。请你再走近一点看看。”

刑警们不由自主地走到床边，仔细查看兰子的尸体。有的摸了摸兰子的额头，有的拉拉兰子的手。

突然他们吃惊地缩回了手，呆呆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站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来。

是什么把他们吓成这样子呢？不用我晖䁖，我想各位读者已经想像出来了吧？就是那具蜡像，是那个躺在道具房里的那个和兰子一模一样的蜡像。

但是，蜡像怎么会站在舞台上口吐鲜血，发疯般大笑呢？当然是不可能的。那么，必须有一个活的兰子。哎呀，这是怎么回事？现在又出现了第三个花菱兰子。

那么，刚才舞台上那个吐着血大笑的兰子藏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魔术师 在东京最大的轻歌剧舞台上，发生了难以想像的怪事：著名歌手花菱兰子突然之间变成了三个人。

扮演成英俊的骑兵龙的兰子正在舞台上演唱，却吐血而死。

几乎在同一时间，在舞台下面的地下室里，另一个兰子被三个粗野的男人装进一个奇怪的箱子里从地道抬出了剧场。

而第三个兰子，那个在舞台上吐血死去的兰子，被抬到二楼的后台之后，却神不知鬼不觉地变成了和她一模一样的蜡像。蜡像不可能在舞台上独唱、吐血和挣扎的。在真正的兰子倒下的瞬间，所有的电灯都熄灭了。虽然只有二十秒左右的时间，但这段时间里，整个剧场漆黑一团。毫无疑问，在这短暂的时间里有人把人和蜡像掉了包。

这个蜡像就是上个月举行公演时，因兰子一人要演两个角色，蜡像师特意为兰子做的。蜡像原本放在道具房里，不知是谁把它拿来做了兰子的替身。

可是，究竟是谁，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劲这样做呢？

发现情况不妙的四个刑警跑到兰子的后台休息室时，看到兰子的保镖也在那里。可是，他却告诉刑警躺在床上的不是兰子，而是一个蜡像。这使几个刑警感到有些文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一个看上去像老资格的刑警，目光严厉地说：

“岂有此理。刚才倒在舞台上的肯定是兰子。蜡像怎么可能会在舞台上走动唱歌！”

站在床头边的野泽抱着双管冷冷地说：

“这么说，肯定是在运到这里之前掉了包。”

“嗯，肯定是这样。那，刚才那三个家伙很可疑。喂，你快去把他们带到这里来！”

听到年长刑警的吩咐，年轻的刑警立刻朝楼下跑去。但是，过了一会儿又一脸沮丧地回来报告说：

“哪儿也找不到，他们好像不是这剧场里的人，可能是化装成搬运道具的工人混进来的旋涡贼的部下。”

如果是这样，那么现在再去寻找也最白搭。他们现在肯定已经不在剧场里了。

“可真正的兰子现在究竟在什么地方？混蛋！看来他们有别动队。说不定他们乘断电的机会把兰子运出去了。肯定是用这样一个蜡橡拖住我们，延误我们的追击。对！肯定是这样！喂！你们快去出口处去查查！快！”

年长刑警叫喊着第一个冲出了房间，其余三人也急忙向外跑去。

可是，他们问遍了所有出口处的值勤人员和剧场里工作人员，没有一个人看到有人把兰子抬出去。

当然，他们立刻把此事报告了警视厅刑侦科，迅速在全市布下了警戒线，但依然一无所获。

兰子失踪了，而且生死不明。花菱会的干部们当然不会善罢甘休。当四个刑警垂头丧气地回到原来的后台休息室时，以委员长河合带给为首的五个小姐和英俊青年野洋正在严肃地商讨对策。不知何故，今夜惟独者不到推荐野蜂当兰子替身的杉崎瞳的影子。

“可是，电灯才熄灭了一会儿，这么短的时间怎么可能把兰子运到人看不到的地方呢？而且，舞台的四周都有我们在看守着，舞台上还有其他女演员在场。光线再暗，也不可能把兰子带走。”

“那么，是不是从舞台上跳下来通过正门带走了呢？”

“那更不可能了。即便是巧妙地通过了观众席，外面还有走廊呢，那里有许多剧场里的引导员在走来走去。而且，无论从哪个出口出去，都有工作人员和引导员在守着。只是剧场内停了电，外边的灯光很亮。我觉得无论如何不可能看漏穿着骑兵龙红色服装的兰子的。”

“你说的倒也是。那到底兰子被带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都说那家伙会变戏法，说不定他用了我们想象不到的诡计。”

“怎么办呢！我真想哭。哎，刑警先生，你们就一点办法也没有吗？”

“兰子会有事吗？警视厅是不是已经开始行动了？”

面对这些漂亮姑娘的七嘴八舌的问话，凶猛强悍的刑警们只有报以苦笑。

年长的刑警微笑着说：

“是的。我们已经进行了充分的布置，你们放心好了。如果兰子小姐还活着，我们一定把她完璧归赵。”

不料这句话反而把事情搞糟了。

“什么？如果还活着？这么说兰子也许已经离开这个人世了？对，她吐那么多血，肯定已经死了。哎呀，这可怎么办？怎么办！”

“我们的计谋没错。开始时，警察担心的事情一点也没发生。这个野泽替身当得很好。都说在舞台上没问题。你们瞧，就是在舞台上，而且是正在独唱时出了这事故。这不能不说是警察疏忽大意。”

小姐们的议论起来越尖锐。

“小姐们，不必如此灰心，说不定马上就会有好消息。在这里议论来谈论去也不解决问题，还是请你们先回去吧。我们也暂且回去了。”

年长的刑警敌不过姑娘们的七嘴八舌，想打退堂鼓。四个刑警刚想离开屋子，突然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一个嘶哑的声音。

“请等一等，我有话给你们说。”

众人大吃一惊。房门像被风吹着似的轻轻地打开了，只见门外面昏暗中站立着一个奇怪的人。这个人全身裹着一件黑色的披风，头戴土耳其帽子，脸上戴着一具毫无表情的面具。

小姐们像看见了怪物似的吓得浑身战抖，她们抱在一起纷纷往墙角躲去。

离门口最近的年长刑警吃惊地停下脚步，大声喊道：

“是谁在那里？”

只听那人旁若无人地说：

“我知道事情的真相。如果你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

“什么？你知道真相？你不要老站在那里，能不能进来说话？你叫什么名字？为什么戴那么个奇怪的东西？”’

刑警高度警惕地做好了准备，因为他担心眼前这家伙说不定是那个诡计多端的旋涡贼。

可是，各位读者，你们早就知道了。这个怪人直截了当地自报姓名说：

“我是个老人，名叫久留须左门。我和旋涡贼有深仇大恨。”

“噢，久留须左门。没听说过这个名字。那你为什么要戴这奇怪的面具呢？”

“哈哈哈哈，你是说这个吗？这个可不能随便拿掉。这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那几位小姐。要是把她们吓晕过去可不得了。”

“你在胡说些什么。我一点也听不懂你的意思。”

“我的脸很可怕，丑得使人不敢看第二眼。是被大火烧的。请允许我不要摘下这面具。”

噢，原来在出事之前，扮演卖花姑娘的财子在舞台后面看到的那个死人骨架似的怪物就是久留须老人啊。

“嗯，这么说，那就回头再验明正身吧。那你想给我们说什么呢？”

“我想告诉你们今晚这件怪事的真相。而且，我还要告诉你们旋涡贼的真实身份。那家伙还是小孩子时我就认识他。”

老人一字一句地说。但不知为什么，他一直站在门口，像有意要堵住门不让人出去似的。他身上披的满是皱纹的披风像窗帘一样把门口遮挡了起来。

“那你说吧。”

“你们忽略了一件事情。你们可能知道第二次停电的原因，但好像把第一次停电的事给忘了。对不对？’”

“不，忘到没忘。但是，第一次停电有什么用意吗？”

“太有用意了。第一次停电比第二次停电时间长，一直持续了三十多秒。贼人利用这段时间充分地要了戏法。”

“戏法？究竟是什么戏法？”

“他的主意很奇妙。那家伙曾拜师学过魔术。他的魔术手法很精湛。

“你们懂了吗？他事先让他的部下混进剧场，在舞台的地板上做了手脚。你们可能听说过舞台上用的传送装置吧？这个舞台上有大小十二个用于传送演员的开口。工作人员从舞台下边的地下室把演员从这些方形开口送到舞台上。贼人把其中一个开口的盖子拿掉，然后把能够升降的接送演员的台子一直升到与舞台的地板一般平。

“懂了吗？于是毫不知情的兰子正好站在那个台子上开始独唱。在他们突然切断电源的同时，台子也一下子落到了地下室。兰子还没来得及喊叫就被麻醉药麻醉了过去。

当然，地下室里有贼人的部下，他们迅速地处理完了一切。

“他们把兰子从台子上放下来之后，又迅速把台子升高到原来的位置，并把它牢牢地固定住。这些工作有三十秒钟足够了。你瞧，他们设计得多么巧妙。声音么，可能会有一些。可是，当时音乐还在响，谁会注意到呢。”

“你等等。既然你知道得这么清楚，那你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们？真是岂有此理。”

但是老人毫不理会刑警的质问，继续说：

“如果我事先知道，也用不着告诉你们，我一个人就阻止住他们了。可遗憾的是我当时也不清楚他们的手法。不过你放心，当我发现了他们的这个计谋之后已经做了安排。

“当然，兰子小姐已经被从地道里运出了剧场。不过你们放心好了，我已经派了一个得力的人在跟踪他们，不久就可以搞清贼人的巢穴，并会通知你们的。”

“不过，暂不说事情的经过，你这样蛮干怎么行呢。如果情况紧急，来不及和我们联系倒也罢了。

“可是你说的还是有点不对头。第一次断电后，兰子还在舞台上，而且在第二次断电之前吐了血，被运到外边去的兰子怎么会在舞台上唱歌呢？”

“戏法。这就是戏法。如果兰子小姐当时从舞台上失踪，那么整个剧场就会大乱，肯定会有人追赶他们。那样，贼人就有危险了。因此，当电灯亮时，和兰子小姐一模一样的替身就站在她原来站的地方吐血给观众看。这样，大家就都去关注吐血的替身，而不去管地下室的事了。

“当然，替身吐的血是假的，是一洗就掉的红颜色。

“那么，替身为什么又变成了蜡像呢？道理很简单。如果替身被抬到这个床上，被人们仔细地查看，那不是很快就露馅了吗。也就是说，这个戏法需要双重替身。哈哈哈哈，明白了吗？”

怪人的推理思路严谨，连经验丰富的刑警也找不出破绽。的确，如此说来使用蜡像的原因也就一清二楚了。可世间怎么会有和兰子小姐一模一样的替身呢？

年长的刑警有点不耐烦地说：

“那么，那个吐血的兰子小姐究竟是谁呢？这个你也知道吗？”

“知道。”

“他是，是谁？”

“就是贼人的首领，那个被称为旋涡贼的男人。”

“什么？贼人化装成了兰王小姐？胡说八道。兰子是个还不到二十岁的姑娘，贼人首领的戏法再高明也不可能变成兰子。”

刑警们听了老人这天方夜谭似的看法，不由得捧腹大笑起来。这个老糊涂，真是疯了。

“哎，你们不了解这个贼人首领。如果你们以为他是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壮汉，那就大错特错了。旋涡贼其实是个二十刚刚出头，漂亮得像个姑娘一样的小伙子。”

“你是如何知道这件事的呢？”

“我一开始就说过了，从他吃奶的时候我就认识他。”

“这么说，是不是那个家伙把蜡像当他的替身，他本人不知逃到什么地方去了？你为什么不抓住他呢？”

刑警们还是不相信这个怪人的话。老人回答得太流利了，反而使人感到可疑。

这时老人仰起戴着面具的脸，像一只巨型蝙蝠似的展开披风，很得意地说：

“抓住了。已经把地牢牢地抓住了。”

听到这话，刑警和姑娘们一下子兴奋了起来。噢，老人真的把那个凶恶的贼人抓住了吗？

刑警也恭恭敬敬地问道：

“他在哪儿？贼人在哪儿？”

老人悠然地说：

“在这里。”

“这里？这里是哪里呀？”

“就是这个房间。”

飞天恶魔 在场的人们禁不住面面相视。

旋涡贼就在这狭小的房间里。他会藏在哪里呢？这里又没有大柜子，床上和床下一目了然。

这里除了四个刑警和后援会的五个小姐们以及野泽，再就是戴着面具的老人了。在场的都是自己人，老人究竟在胡说些什么。

“哈哈哈哈，你们现在该明白我为什么一直站在这里堵住这个门口了吧？就是为了不让在这个房间里的犯人逃走。虽然这个房间里有一个窗户，但我想他不至于从窗户里逃走。一方面窗户很高，另外，即使从窗户跳下去，外面到处是人。哈哈哈哈，这大概

就是瓮中捉鳖吧。魔术高手现在大概也没招了吧。”

听了老人的话，人们又互相对视起来。那个凶恶的家伙究竟躲在什么地方呢？

也不知老人在和谁说话，他继续吓人似地接着说：

“好！到底是恶魔的儿子。你小子到了这一步还面不改色，真令人佩服。”

刑警不耐烦地说：

“你究竟在跟谁说话呢？”

“你还不明白？你把人扒拉扒拉看。我不是犯人，四个刑警不是犯人。再就是五位小姐是真正的女性，她们也不是犯人。那剩下的是谁呢？”

野泽明白了老人的意思，喊叫着说：

“你是说我是犯人？胡说！你胡说！”

老人张开他那蝙蝠似的披风，用他那布满皱纹的手指着野泽说：

“就是你。各位，这小子就是那个可怕的旋涡恶魔。”

“你胡说！我是兰子小姐真正的朋友。我每天装扮成她，辛辛苦苦地化装成女人。而且，如果我是贼人，根本不需要在舞台上袭击她。我每天和兰子小姐在一起，有许多机会下手。有常识的人都会明白。”

“哼哼，你就是为了找这个借口，才故意放弃了那些机会。表面上当兰子小姐的替身，装着很热情。背地里却在磨刀。”

“你把犯罪的地点选在舞台上是出于你的虚荣心。从旋涡图案就说明你想让世人看看你的手腕。你冒着巨大的风险，想干得漂亮些，让世人吃惊。”

老人像事先准备好了似的轻而易举地把青年的辩解反驳了回去。

“你的歪理很多。那么，证据呢？你有什么确切的证据吗？你可真会冤枉人。”

“证据？哈哈哈哈。你以为我没有证据吗？证据首先就在你衣服口袋里，就是你口袋里的蘸上水的海绵球和麻布手绢。你刚才在舞台上吐的血，不是都沾在那上面吗？刑警先生，麻烦你查一下他的口袋。”

但是，还没等刑警靠近，青年自己从口袋里掏出了海绵球和麻布手绢。

“你说的是这个吗？这是我卸脸上的妆用的。”

“嗯，到浴室里去，给其他女演员看见不太好。可是那红色的东西又是什么呢？”

“是口红。”

“喂！你是不是满脸都要涂上口红啊？不然，你的手绢和海绵球怎么会染红呢？也

不必在此争论，还是把证据放在刑警那里，回头再慢慢研究吧。”

年长的刑警明白了老人的意思，跑上前去把海绵球和麻布手绢收了过来。

“我想这另外一个证据你没法狡辩了吧？那就是把你介绍给这些姑娘的那个叫杉崎睦的女子。她好像自称是一个什么实业家的女儿。她不是你的手下吗？

“哈哈哈哈，怎么样？请刑警先生调查一下杉崎家很快就会清楚的。即使杉崎家有一个小姐，也不会是那么漂亮的美人。”

听了老人的话，后援会的小姐们个个惊得目瞪口呆。

“那就请刑警调查吧。可是，即使那个人是冒牌的，如果我说我事先不知道，那又怎么样呢？凭你这些不可靠的证据……”

英俊青年苍白的脸上慢慢露出凶相，说话也没有了学生腔。

“那我就再拿出第三个证据吧。如果你想听，我还可以拿出第四个第五个证据。这第三个证据就是调查你所在的学校。你好像自我吹嘘是N大学的学生。要不要调查一下N大学的学生花名册，对照一下那上面野泽的照片和你的脸是否一致啊？”

青年不说话了。看来这次是被击中了要害无法逃脱了。N大学里肯定有名叫野泽的学生，但可能和眼前这个野泽不是一个人。

“喂！大曾根龙次！”

老人乘青年不备，突然大喝一声。

可疑的青年人突然听到有人叫他的真名，不由得一下子变了脸色。

“我刚才已经说了，我叫久留须左门。你可能不知道我的名字。也许你从你父亲那里听说过，后来忘记了。那么我再说清楚一些，我是被你父亲大曾根五郎杀害的有明友定男爵家的管家久留须左门。明白了吗？啊，看样子你终于明白了。

“你父亲不仅在东中国海杀害了有明男爵，霸占了他的夫人和财产，而且还烧死了曾经是他妻子的有明夫人。不仅烧死了夫人，还想把我也烧死。可我九死一生，才活到了今天。我把我家主人的后代友之助抚养到今天，就是为了让他报这不共戴天之仇。

“而你则不愧是恶魔的后代，比你的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到今天为止，你究竟绑架了多少妇女！你凭借你那张好看的脸，让多少人流了血！又喝了多少人的血！

“大曾根龙次！你还想装糊涂吗？你看看我这张脸。你好好看看我这张被你父亲烧成这样的脸！”

说着，老人突然摔掉披风，摘去了帽子和面具。

小姐们立刻尖叫起来，连一向坚强的刑警们也忍不住把脸扭了过去。

只见老人的头皮发红，没有一根头发。脸上几乎没有肉，看上去像一只骷髅。圆圆的眼球需在外面，眼睛通红。耳朵也烧没了，只剩下一个耳朵孔。长鼻子的地方是一个三角形的窟窿，没有嘴唇的嘴角一直裂到耳朵孔附近。外露的牙齿显得又长又白。

就连心狠手辣的恶贼看到老人这张脸也吓得惊叫着倒退了好几步。他挥舞着双手好像要挥赶什么似的。看到自己的亲生父亲造成的眼前这张惨不忍睹的脸，他的心禁不住颤抖起来，双膝软绵绵地跪在了地上。

这是最有力的证据。如果眼前这个青年不是大曾根戈次，绝对不会感到如此的恐惧。直到刚才还犹豫不决，迟迟不动手的刑警们，此时再也犹豫不下去了。他们立刻从四周扑上去，把青年的手捆了起来。

“回头再听他的申辩，先把他带回局里再说。”

年长刑警严肃的声音在屋子里回荡着。

看样子青年人已经死了心。他一言不发地跟在拉着他的刑警的身后向门外走去。久留须老人高兴得连面具也忘记戴，笑嘻嘻地也随后离开了屋子。吓得大气也不敢出、动弹不得的五个小姐挤在一起，目送他们离去。

他们沿狭窄的楼梯来到楼下。当走到舞台后面时，得知情况的剧场的工作人员、道具搬运工、女引导员以及看热闹的人一下子围了过来。

“那个家伙就是旋涡贼。”

“哎呀，脸蛋长得倒是蛮好看的。”

“真想不到。看上去还像个孩子似的，怎么这么坏！”

刑警们扒开熙熙攘攘的人群，朝舞台旁边走去。他们太大意了。就在这时，剧场内的电灯又一次熄灭了，整个剧场一片漆黑。毫无疑问，一定是留在剧场里的贼人的手下发现他们的头出了事而切断了总电源。

“谁去看看配电盘！如果发现那里有可疑的人把他给我抓起来！”

听到刑警的喊声，几个道具搬运工急忙朝地下室跑去。因为，剧场里的总配电盘在地下室的一个角落里。

这时，只听黑暗中什么东西咋嚎响了一声。

“啊！不好，绳子断了！犯人逃跑了！喂！木下君，犯人往那里跑了！”

可是，四周漆黑一片，根本没办法追。

人群呼啦一下散开了。人们在黑暗中用手胡乱打摸着，被摸到的人吓得急忙想躲开。周围一片身体的碰撞声、哭喊声、叫骂声，乱成了一团。

不过，可能是道具搬运工找到了总配电盘，剧场里很快又恢复了光明。人们不约而同地往四处张望，犯人在哪？旋涡贼在哪？可是哪里也看不到那个英俊青年的影子。

“啊！在那里！”

不知是谁指着舞台上的天花板叫喊了起来。

大家一齐朝他指的地方望去。只见舞台旁边有一个二十多米的细铁梯子，有一个人正在像猴子一样往上爬。正是那个穿学生服的青年。

他没有选择乎地上的出口。因为外面大街上灯光明亮，到处是行人。他不想像老鼠一样在人群中东窜西逃丢人现眼。

舞台上方的天花板离舞台几十米高，上面吊着幕布和道具，还有供行走用的天桥。看着都让人感到头晕目眩。

青年爬上二十多米的铁梯子，站在天桥上向下面的人群在比划着什么。原来是在嘲笑下面的人。那意思是说，你们上来呀。

刑警们当然没有犹豫，他们立刻和几个身强力壮的道具搬运工分头从舞台两边的铁梯子往上爬。因为青年站在两个梯子之间的天桥上，如果从两头夹击，就形成了关门打狗之势。

恰在这时，人群里又响起了恐怖的叫喊声。女人们纷纷四处奔逃。原来，她们发现人群里有一个穿披风的死人骨架。

久留须老人已经来不及考虑自己那张丑陋的胜了。他不顾东躲西藏的人们，摇摇晃晃地走到铁梯子前，共命往上爬去。

他一格一格艰难地爬着，有几次脚差点踩空。刑警们早就爬到极了，而老人才爬了三四米。

人们不清楚眼前这个像骷髅似的怪物的底细，心想那个怪物到底是什么人？是不是贼人的同伙？是不是想从背后袭击刑警他们?

下边的人正提心吊胆地仰着脸朝上看，突然怪物回过头来。人们看见光线昏暗的天花板像个大黑风黑洞的中央有一双没有眼皮的大眼睛在盯着他们。骷髅裂到耳朵根的大嘴在朝他们笑。

女人们吓得捂着眼不敢看他，男人们也吓得倒吸凉气。

眼前这噩梦般的情景田后依然久久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择之不去。

站在天桥上的恶魔在前后夹击下进退两难。

右边是以年长刑警为首的四个刑警，左边是四五个手持棍棒的胆大的年轻人。他们沿着天桥一步步逼近恶魔。

“晦！你再不投降我就用这棍棒把你的腿打断！”

勇敢的年轻人像演戏似地举着棍棒朝恶魔靠过来。

与此同时，刑警也伸手去抓恶魔的肩膀。

恶魔龙次躲开对方的手，弯下腰哈哈大笑道：

“各位，再见啦！”

说着轻巧地离开了天桥。这太危险了，脚下是三十多米的地面，他是不是想跳到舞台上结束自己的生命？

站在舞台上的人哗一下子全跑开了。因为，他们害怕青年的身体会像炮弹一样砸到他们头上。

然而，擅长杂技的大曾根龙次是不会做这种傻事的。在将要向下落的一瞬间，他抓住了天桥的桥板。然后，他用力把身体一荡，飞身抓住吊在天花板上的道具，一翻身爬了上去。道具离天桥约有三米多远。不仅道具搬运工，连刑警们也没有料到他会来这么一手。

一个胆大的年轻人朝下面的同伴喊道：

“喂！谁把绞车绞一绞！把这家伙连同道具放下来！”

他是想让同伴把吊布景的绳索松开，这样贼人就会和布景一起掉到舞台上。

听到天花板上的喊声，底下的道具搬运工立刻跑到绞车前，松开了绞车的绳索。绞车的齿轮立刻咋塔咋嘻地响了起来，布景迅速地向下落。

抓住市景的龙砍掉到舞台上了吗？恶魔是不是完蛋了呢？不不，杂技大师还留有一手。他从往下落的布景又轻易地跳到了另一个布景上。接着他又爬到布景的上边，伸手抓住吊在梁上的绳子，轻巧地爬到了梁上，抱住了梁上的钢筋。

天花板上密密麻麻的全是纵横交错的钢筋。恶魔像猴子似的从这根钢筋跳到那根钢筋，一直向前逃去。

“啊！不好。恶魔想从通风口逃跑。”

刑警们刚想顺着梯子下来，青年已经打碎窗户从通风口逃了出去。

可是，通风口离地面有三十多米高，光光的水泥墙壁没有可以手抓脚蹬的地方。他从那里出去究竟想怎么办呢？

刑警们气喘吁吁地飞奔到剧场外面，只见闻讯赶来的几名警察正看着楼顶在大声喊叫。远处则是一大群看热闹的人。

剧场外侧房顶上高高耸立的灯饰在闪着光。只见灯饰上方的小窗口处有一个黑影在移动。

“房顶！他想逃到房顶上去。”

远远看见他两手抓住房顶的边沿，一个漂亮的倒卷身，迅速站在了大楼的房顶上。

可是他站在房顶上又怎么办呢？接下来还不是没地方逃吗？

贼人沿大楼的房坡朝剧场背面跑去。在夜空中，看上去像个怪物似的。

看到房上的贼人往楼房的背面跑，刑警和警察也往背面跑。看热闹的人群也叫骂着跟着跑。

剧场背面有一条十来米宽的小路。路上站满了人。

于是赋人又跑到楼顶背面和侧面之间的拐角处，从那里抱住铜制的下水管想往下滑。

哎呀？他是不是横下心，打算往追他的人群里逃？

他当然没那么傻。当他下滑了王分之一左右时，从腰里掏出一根长长的绳子。他把绳子带钩子的一头挂在下水管的铁卡子上，然后抓住绳子的另一头，飞身跳到了正位于下边的休息室的窗台上。

但他并没有再次进剧场，而是把绳子缠在两只手上，邮的一下又跳了出去。他像荡秋千似的在空中来回荡着。

摆动的幅度越来越大，当达到需要的幅度时，龙次突然松开绳子。于是，他像炮弹似的从人们的头顶飞了过去。这空中杂技让人们看得眼花缘乱，地面上的人们不由得握紧了拳头。只见身轻如燕的龙次越过十来米宽的道路，落到了对面一座三层楼的楼顶上。

“哈哈哈哈！”

大曾根龙次站在楼顶的一端，面对远处地上的人群，做着蔑视挑逗的动作大笑起来。笑声还没落，他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那座楼的四周是一大片密密麻麻的楼房。楼房既有日本式的也有西洋式的。他既可随意逃到任何地方，也可以在某个地方躲藏起来。靠十几个或二十几个警察别想逮到他。

但即便如此，也不能放弃搜寻。刑警和警察分头把那一带包围了起来进行搜查。可

是，时间过去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却始终没有发现龙次的踪影。很可能在警察布置包围圈之前他就沿小巷跑掉了。

在此之前，当大曾根龙次从房顶消失时，剧场背面的一个窗口有一张骷髅似的脸在望着外面的夜空。那就是久留须左门老人。

“这个畜牲！还是给你逃跑了。不过，恶魔，你先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为了防止万一，我已经事先做了布置。你以为兰子小姐已经到了你的手里吗？很遗憾，没那么容易。而且，你小子要去的地方有一个你最害怕的死对头正等着你呢。以毒攻毒，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你哪里知道我也有一个不亚于你的魔术师啊。

“今夜或明天早晨就是你的末日了。哈哈哈哈！我太高兴了。哈哈哈哈 *

骷髅张开他那裂到耳根的大嘴，开心地大笑起来。他的笑声在夜空中回荡，仿佛要让恶贼听到似的。他舞动着那巨大的披风，发疯似地大笑不止。

恶魔的仓库 花菱兰子终于成了恶魔大曾根龙次那可恶欲望的牺牲品。杀人魔鬼龙次的三个部下化装成道具搬运工潜入到了舞台下面的地下室，用不可思议的变戏法似的方法把舞台上的兰子弄到地下室，接着又用麻醉剂把兰子麻醉倒，装进了事先准备好的箱子里。

三个粗野的男人开始把那个像棺材似的箱子从地下室往剧场的后门格。

像隧道似的地道两侧，横七竖八地放着许多不用的大道具和行李箱。光线黑暗虽是好事，但不小心也会摔跤。

三个无赖汉看到地道里没有其他人，就放心大胆地抬着箱子卿卿我我地议论起来。

“哎！这不是很顺利吗？”

“对，我们老板办事从来都是这样。别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我们老板就像变戏法似的轻而易举地就办到了。”

“老板的计谋真是惊人，这么抬出去，别人还以为是道具搬运工在运道具呢。看上去这里面就像装的是一些舞台上不用的小道具。”

“出了这个地方，就是后门。后门已经打开了，值班的已经被我们买通，接下来就剩往等在那里的卡车上装了。这事办得太容易了，简直就像玩一样。”

“老板干得好啊，把兰子小姐搞到手了。这次又要把她运到那个暗室里，随心所欲地玩了。”

“嘻嘻！管地烧着吃煮着吃呢，反正也没我们的份儿。只要我们安全地把她运回去，就可以和驾驶员四个人得到一千两银子，还有比兰子小姐更漂亮的姑娘在某个地方等着

我们呢。”

“你说那个暗室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我也说呢。我曾多次问过几个同伴，可他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总之是个非常秘密的地方，只有老板和另外一个什么人知道。”

“真想去那看上一眼。”

“听说在一个漆黑的洞穴里，把抢来的这样的漂亮姑娘都剥光了衣服。”

“是不是浑身带血？”

“嗯，我才不想看那个地方呢，简直和地狱差不多。”

“嘘！那是什么声音？”

突然，走在前面的一个人停住脚步，示意大家不要说话。大家仔细一听，果然有脚步声，是走在水泥地上的脚步的咳吱声，而且听声音还不是一个人。

“喂！好像是警察。”

其中一个耳朵灵的家伙听出脚步声中还夹杂有金属摩擦的声音。

“等等！我去看看。别出声！”

走在前面的一个放下箱子，像蜘蛛似的在黑暗中摸着地道的墙壁，悄悄往出口走去。

拐过一个弯，黑暗中隐约看见前边是水泥台阶，上面是地道的出口。从出口处可以看见外边的广告牌上的霓虹灯在闪亮。

脚步声越来越响，很快出口处出现了几个穿黑色西服的人。一个，两个，三个……炯！果然是警察。三个人全戴着大盖帽。为了避免发出声响，他们用手提着腰里的军刀。不知道他们什么时间抢先来到了这里。

男子急忙回到原来的地方，打着手势告诉同伙上面的情况。也许他们内部有向好，或者是看大门的家伙叛变了。总之，现在只有逃跑。

他们把装兰子的木箱子推到旁边的道具堆里，转身向来的方向逃去。

他们躲在暗处如地道的出口观察。从脚步声看，三个警察已经沿台阶来到地道，正朝这里走来。看上去格外高大的三个身穿制服的人影好像知道几个坏蛋藏在什么地方似的径直前他们走了过来。

幸运的是警察好像并没有注意到那个木箱子，他们通过木箱子旁边一直向三个坏蛋这里走过来。因此，三个坏蛋只有往外逃。当他们跑到第二个拐角处时，本想躲起来，但过了一会儿发现这里也无法躲藏，就一直往地道里而逃去。

可是，当警察来到第二个拐角处时，却站在那里不走了。

“这里哪有什么人啊，说不定是那家伙在骗我们。”

“还是在这里等一等吧。再往里走地方太大，别把坏蛋放走了。通往外面的出口就这一个，我们在这里穿着没错。”

警察们的话，坏蛋也听到了。看来警察也害怕漆黑的地下室，不愿再往里走。

双方在黑暗中对峙了很久。坏蛋们躲在地下室的粗柱子后面悄悄地注视着警察，他们像被猫追得走投无路的耗子似的，目不转睛地盯着警察。只要警察一动，他们就立刻逃跑。

可是，警察们好像故意和他们作对似的，一边悠闲地交谈，一边站起烟来。时间只过了大约二十来分钟，但几个坏蛋感到好像双方对视了几个小时一样。

突然，一个警察奇怪地说:

“好了，我们撤吧。”

“好，撤！可能我们搞错了。”

说罢，三个警察喀吱喀吱往地道的拐角走去。听声音，警察据过了第二个拐角，然后沿台阶向上走去。

警察到底来地下室干什么来了？如果是为了抓坏蛋，那么仅仅在地下室守二十来分钟就撤退不是很奇怪吗？这算什么警察。是否有其它目的呢？那么，除了抓坏人究竟还有什么其它目的呢？这实在让人费解。

但是，几个坏蛋既没有这份智慧，也没有这份时间。几个可怕的警察平安离开，把三个坏蛋高兴坏了，他们心里只顾谢天谢地了。

“晦！太好了，他们走了。臭警察们还傻乎乎地说什么搞错了。快！赶快乘机跑吧。”

“他们会不会发现了那箱子？”

“怎么会发现！如果发现了，脚步声应该停下来。”

他们小声议论着，又回到原来放箱子的地方。只见箱子还原封未动放在那里。

“太棒了！不把它运回去，就拿不到赏钱了。来搭把手，北村那家伙肯定等得不耐烦了。”

北村是接送他们的卡车驾驶员。

“不过，还是先看看警察是不是真的回去了为好。如果他们藏在附近就麻烦了。”

其中一个人说着悄悄爬上了台阶。他来到地面，往外边看了看。突然发现有一个人影从后门外边走了过来，他大吃一惊，急忙躲在墙后面观察，发现那个人影不是别人，正是卡车驾驶员北村。

他悄声喊道：

“喂！是北村吗？”

听到这边的声音，黑影也悄悄说：

“你是老三吗？”

“啊，是我。警察刚刚来过。”

“我知道。不过，放心，三个警察都走了。”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外边行人也少了，正适合装货。兰子搞到手了吗？”

“没问题，放心好了。你等着，我马上去抬货物。”

两人匆忙小声交谈了几句后，北村往卡车那里走，叫老三的男子回地道去找他的同伙。

三个无赖抬着装兰子的木箱上了台阶，急忙往外走去。门外边的后街上，在路灯照不到的地方，停着一台空卡车。三个人一声不响迅速把箱子装上卡车，然后自己也爬上车平身躺了下来。

驾驶室里的北村从车窗里探出半个身子，小声问车厢里三个人说：

“喂！你们谁会开车？”

“怎么回事？”

“我肚子突然疼得厉害。你们谁来替我开一下车。”

“那好吧，我来替你开车。”

那个叫老三的男子很爽快地答应下来。说着他跳下车，来到驾驶室。

“疼得厉害吗？”

“好像是胃痉挛。抱歉。”

“怎么搞的。你忍耐一下吧。到了那里请老板给你治治。幸亏有我，除了我们俩，再没有人会开车了。”

卡车开动了。北村弯着腰，两手捂着肚子，一句话也懒得说，看样子是在强忍着痛苦。老三也一声不吭地只顾开车。

卡车在黑暗中穿过一条街又一条街，最后卡车过了隅田川进入深川。这里是工厂区，桥梁很多，沿河岸是长长的一排仓储公司的大仓库。白天这一带充满了工厂的噪音，来往的车辆也很多。但到了夜晚这里却变得死一般的寂静，甚至孤身一人不敢从这里通过。只有零零星星的电线杆上的灯泡才发出一些昏暗的灯光，光线微弱得连人的脸都看不清楚。

一直闭灯行驶的卡车在其中一个仓库前面静静地停了下来。

卡车刚一停下，老三就从驾驶室里跳了下来。他跑到仓库门口往四周看了看，然后从口袋里掏出钥匙，轻轻打开了大门。不用说仓库里黑咕隆咯的什么也看不见。

他打开手电筒往仓库周围照了照，确信情况没有异常之后，又回到卡车旁，与其他两个同伙一起把箱子卸下来运到了仓库里。生病的北村也跟着他们进了仓库，在一堆麻袋上躺了下来。

细心的老三把卡车停到远处的空地上，然后回到仓库从里面把大门插死。余下的就等着老板大曾根龙次来验货赏钱了。

仓库里，靠三面的墙胡乱堆放着货箱和麻袋。堆不上去的则散乱地放在地面上，简直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在剩下的一面墙的墙角，有一个很漂亮的楼梯。顺楼梯往上看，好像有一个大房间。仓库里面竟然有这样漂亮的楼梯，而且还像舞台上布置道具似的用墙隔出一个二层小楼，这太不可思议了。

四个无赖围着装兰子的木箱或躺或坐，在卿卿瞰赋地说着话。

“我们老板脑子真好使，表面看这里是正儿八经的仓库，谁也不会料到这里是旋涡贼的藏身之地。无论如何这里是仓库，无论我们怎样在这里出出进进，或用卡车运货物进来，都不会有人怀疑。可他们哪里知道那里面装的全是一个个姑娘啊。嘿嘿嘿，老板的主意真妙。”

“还有这个梯子和二楼的房间。那个房间不就是杀人公司的办公室吗？”

“没错。仓库里面有一个漂亮的有三个房间的二层楼，而且楼下面还有走廊，再高明的侦探也发现不了。外面传言说杀人公司的办公室在一个什么大楼里。真是太可笑了。那也是我们老板的点子啊。”

“听说把客户的眼睛蒙起来，让他在这个楼梯上上下下好几遍。那楼梯中间不是有个平台吗？让客户在平台上再转几圈，这样，被蒙着眼的家伙感到好像爬了许多楼梯，最后他们觉得自已被带到了一个很高的楼上。考虑得真巧妙，真不愧是老板。

“接下来，拉着他们在走廊里走来走去，最后把他们带进一个没有窗户，墙壁上抹上灰泥的房间。结果他们被搞得晕头转向，不知道自己究竟到了什么地方。”

这时，因肚疼一在躺在那里的北村突然问他们说：

“这么说，那个放高利贷的过堂老人也是在这个二楼上吃的亏了？”

“那当然。你小子连这个都不知道？……哎，北村，你肚子好了吗？胃痉挛怎么样了？”

“嗯，好点了。那么，那个老头是不是在这里被干掉了？”

“别胡说八道！老板才不会干那种没把握的事呢。老头被绑在一个装有机关的椅子上，然后相成一团关进了那个暗室里去了。”

“暗室？暗室在哪里？”

“俄们哪知道啊。我们几个里边，没有一个人知道暗室在什么地方。那是老板的最大秘密。是一个秘密取乐的地方。当然也是个地狱。”

“喂喂！隔墙有耳。别老讲老板的事了。……哎？老板怎么还不来呢？而且我们因为警察捣乱，还晚到了很长时间。”

“不会是事情搞砸了吧？”

“哎呀呀，我饿了。本来打算活干完了喝上它几杯。我就盼着这个了。看样子还不知什么时间能喝上酒呢。”

看上去北村好像腹疼已经好了。他半开玩笑地悄悄说：

“哈哈哈哈，你们这些没出息的家伙。这么想喝酒，那就把我的威士忌给你们一点吧。”

“什么？威士忌？那可是稀罕东西。你带来了吗？”

“就藏在我的衣服口袋里。刚刚新灌的。我还一口没尝呢。”

“确说北村够意思吧。让我先尝一口。”

说着，老三跑过去，从北村手里抢过琅琅色的酒瓶，急忙打开瓶盖，对着瓶嘴咕嘟喝了一口。

“哎呀，了不得。这不是馄饨店里卖的威士忌。你从哪里搞来这么好的酒？”

“晦！让我也来一口。”

另外一个人也喝了一大口。喝罢舔着舌头说：

“嗯，好酒。你要不要也来一口？”

于是，第三个人也接过来喝了一口。

就这样，三个人你一口我一口，不知不觉把一瓶威士忌喝下去了一多半。

最后，北村接过酒瓶说：

“那我就殿后了。”

说着，他拿起酒瓶，瓶底朝天喝了起来。不知是有意还是不小心，瓶子里流出来的摇拍色的液体一滴也没有流进他的嘴里，全洒到了他胸前的西装背心上。

可他还咂吧着嘴，好像很好喝似地说：

“治胃痉挛吃吗啡还不如喝这个。这个管用。”

他喝得好像已口齿不清，说话也粗鲁起来。

可怕的回马枪 过了大约一个小时，这时一辆汽车停在了漆黑的河边。这里离仓库大约有一百多米远。

驾驶员回头问汽车后座上的人说：

“老板，没问题吧？”

汽车没有开灯，黑暗中有一个人回答说：

“放心吧。你赶快回到你的岗位上去，别老在这一带转来转去。”

说着，从车上下来一个白发苍苍弯腰驼背像乞丐似的老人。老人身穿破夹衣，头戴赃兮兮的旧礼帽，拄着一根竹竿，弯着腰贴着仓库的墙往前走去。

这个奇怪的乞丐不是别人，正是化了装的大曾根龙次。他施展世间少有的轻功摆脱了警察的追赶。不知道他后来进到什么地方，又化装成这个样子，并和部下取得联系，巧妙地逃出包围圈来到了这个和部下事先约好的地方。

乞丐老头来到仓库门前，小心地观察了一下四周，然后用力打开仓库大门闪身走了进去，并随手轻轻把门关了起来。

老人进仓库之后从怀里掏出长长的手电筒，往周围照了照。只见四个粗野的家伙可能是等得不耐烦了，全部躺在地上睡得像死猪一样。

“他妈的。这几个混蛋。”

说着老人用穿着草鞋的脚踢了一下其中一个人的肩膀。

“喂！北村，不像话。起来起来！”

挨了踢的北村一下子跳了起来，满脸疑惑地看着眼前的老人。

“哈哈哈哈，是我，是我啊。”

“啊！是老板啊？我该死。老板来得太晚了，我们几个就喝I一点酒。他们三个喝多了一点。”

北村烧着头跪到了地上。

“真拿你们没办法。我刚才跑得满身大汗。半路上出来一个叫久留须的怪老头，脸长得像个骷髅一样吓人。他把我的魔术全识破了，结果大斗了一场。”

“哎呀，真的？是不是老板因此才化装成了这个样子？”

“他们布置了包围圈。可是，旋涡贼能怕他们这一套吗？哈哈哈哈。可能他们现在正在那里懊悔呢。……兰子怎么样了？是不是在那个箱子里呀？”

“哎，是的。可是，我们也遇到了麻烦。我们刚要把箱子抬出去，这时警察到地下室来了。”

“什么？警察？……那，后来呢？”

“您放心，我们巧妙地甩掉警察，不会被他们抓到的。不过，我们因此迟到了三十来分钟。”

“懊，很好。兰子是不是在那里面睡着？”

“她正舒舒服服在里面睡着呢。一点动静也没有。”

“那么，我看看。”

这个杀人魔鬼好像不亲眼看看兰子不放心似的，朝箱子那里走去。

箱子的盖子只是松松地钉了四五颗钉子。木板很粗糙，因此箱子四周都是窟窿和缝隙。看样子猎物没有窒息。

“那边有一根撬杠，你拿它把箱子打开。”

北村按照大曾根的指示拿来撬扭打开了箱子。

大曾根迫不及待地趴到箱子上，用手电筒照看里边。

可是，这一看不打紧，只见他像块化石似的呆呆地站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来。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他这一惊非同小可。

原来，箱子里发生了一件怪事。他怀疑箱子里是否放着一面镜子。因为，里面躺着的不是兰子，而是和眼前站着的北村一模一样的另一个北村。

不过，他立刻明白过来，箱子里没有镜子。因为，箱子里的北村光着身子只穿了一件裤头。只见不省人事的北村浑身是毛，发育的脸上全是汗珠。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是不是在做梦？北村一下子变成了两个。一个北村正笑嘻嘻

地站在自己眼前，而另一个北村光着身子躺在箱子里。这简直像妖怪一样。等等……

面对眼前这奇怪的情景，连狡猾的恶魔也被搞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他平时的机敏和智慧一下子全没用了。

他像一个机器人似的用手电筒照照眼前的北村，再照照箱子里的北村，照来照去，不知如何是好。

不过，渐渐地他明白了过来。一个人不可能变成两个人，其中一个肯定是假北村。那么，谁是假的呢？是站在眼前的？还是睡在箱子里的？…这不是明接着的吗？站在这里正在微笑的肯定是假的。

想到这里，他禁不住打了个寒战。他用手电筒照着对方的脸，仔仔细细地看了又看。

这样的对现很滑稽。因为，在这个漆黑的仓库里，除了龙次手中的手电筒的灯光，再没有其他亮光。只见手电筒的光圈里面有一张脸在哈哈大笑。

龙次战战兢兢地问道:

“你，你究竟是谁？”

“你才明白我是假北村吧？”

对方镇静地回答他说。同时，还一个劲儿在笑。不过，说话的声音和刚才有了变化。

哎？这声音我好像在哪里听到过。莫非···。··澳非……优次感到后背发凉，好像眼前站着一个可怕的怪物。

啊，对了。是那个家伙。肯定是那个家伙。除了那家伙再没有第二个人会这种本事。

“你是不是有村？”

“哈哈哈哈，你才明白啊？太迟钝了。这可不像你呀。喂！大曾根，好久不见了。怎么样？我的化装术如何啊？”

化装成北村的有村撕掉了脸上的胡须。原来是钻在一块胶皮上的假胡须。从假胡须里面露出了英俊青年有村光泽红润的皮肤。

“假发就不需要了。因为，只要去掉头发上的光泽，把头发弄乱就和北村一模一样了。哈哈哈哈，号称旋涡恶魔的你，太掉价了吧？怎么这样害怕呀？我只不过稍微向你学习了一下。你不是擅长此道吗？”

啊，这对不共戴天的仇敌，今天又相遇了。一个是发誓要用邪恶的旋涡把东京笼罩其中的恶魔的儿子，一个是决心终生与邪恶作斗争的正义的使者。两个心怀父子两代仇恨的冤家，如今站到了为最后决定胜负而进行拼死搏斗的舞台上。

“有村，你小子能做到这样也很不错了。哈哈哈哈，有意思，很有意思。”

龙次毕竟是龙次。他立刻掩饰住自己的狼狈相，看上去一点也不示弱。

“那你打算把我怎么样呢？喂！有村，这里可是我的根据地，而且还有我的三个同伙在此。四对一。喂！你行吗？”

他边说着话边用脚踢躺在后面的三个部下。可是，在这关键时刻，他的三个部下却连眼也不睁一睁。

“没用。你再怎么摇，他们也醒不过来。因为他们喝了我不少威士忌。当然，我的威士忌里放了安眠药。”

可是，龙次并不甘示弱，恶狠狠地喊叫了起来。

“我猜到如此。那么我们就是一对一了？哈哈哈哈，好！有意思。我也希望一对一。那么你有这个吗？”

说着，他伸手撕开破烂不堪的衣服。只见里边露出一把手枪，一把瓦蓝色的小手枪。

“哈哈哈哈，我没有那种玩意儿。可是，很抱歉，你想错了，不是一对一，我有许多同伙。太遗憾了，我们不能一对一决胜负了。”

“什么？很多同伙？”

“有一个排的警察。你以为这几个家伙睡着之后，我会坐在这里傻等吗？无论如何我也不会做那种傻事。我立刻跑出去打电话叫来了一个排的警察。

“那一带房子后面藏了许多警察。蒙在鼓里的你满不在乎地钻了进来。你是不是昏了头了？也就是说，如果你开枪，那就等于给警察发信号。

“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从门缝里朝外面看看。现在，警察应该已经把外面包围起来了。”

听到这里，龙次再也掩饰不住内心的恐惧，急忙跑到门口，从门缝里向外面观望起来。

看到了，看到了。他看见门外面的台阶下边趴着好多黑影，肯定靠河那一面也布满了警察。

“他妈的。你干得好！”

龙次喊叫着从里面把大门锁了起来。

“有村！对不起。这样，那些警察们没有十分钟二十分钟别想把门打开。我就利用这个时间结果了你。”

他转过身来，把枪口对准了有村。

“反正会被他们抓住，我先结果了你。有村！你就死了吧！”

随着可怕的一声枪响，伏下身子的有村只觉得一阵疾风从头顶呼啸而过。

疯狂的龙次发现役打中目标，又把第二颗子弹推上了膛。就在这一瞬间，一个什么东西当嘟一声打在了他的左手上。手电筒被打掉到了地上，接着是踩踏手电筒的声音。惟一的光线没有了，仓库里伸手不见五指一片漆黑。

有村成功地躲过了龙次的枪弹。

接下来是黑暗中的一声又一声的枪声。当然他是不可能打中有村的。

紧接着两个人抱在一起在地上滚打起来。黑暗中，只听见像野兽似的吼叫声、喘息声、货箱嘎吱嘎吱的破裂声、身体摔倒在地面上的扑通声。两人打斗多时也没分出个胜负来。

这时传来阵阵机关枪似的恍当咣当的砸门声。原来是警察听到仓库里打斗声，想砸开门冲进来

水和火 惟一的手电筒早就被有村踩扁了，仓库里边没有一丝亮光。

黑暗中，两个人像野兽似的抱在一起搏斗着。

龙次的三个部下中了有村的计谋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因此他现在是孤立无援。而有村则有大队人马助战，仓库外面有一个排的警察在乒乒乓乓地砸门。

虽然仓库的门相当结实，但也经不住许多人砸，眼看门就要被砸开。如果门被砸破，警察冲进来，那恶魔大曾根龙次的末日就到了。必须趁警察进来之前把对方打倒，然后想办法逃跑。

杀人魔鬼焦急万分。他使出吃奶的力气，一会儿发疯般地挣扎着摔开对方，往堆放麻袋的地方跑，一会儿又扑到对方身上在地上翻滚。他像一只黑暗中的巨大编幅，又像洞中凶恶的野兽。

黑暗中辨不出东西南北的有村，面对这只发疯的野兽也感到十分棘手。

他用手在黑暗中打摸逃脱的敌人，不巧撞到了麻袋上。恰在这时他感到被什么东西击中了后头部，顿时昏倒在了地上。原来龙次在黑暗中摸到一根木棒，他盲无目的地挥动木棒，刚巧打在有村的头上。

有村感到自己好像在迅速往无底的水中下沉。他看见一个像水母似的东西在他面前缓缓游动。他穿过这些动物一直向下沉去。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感到又被反弹回来，开始在黑水中往上浮起。他越浮越快，周围的动物也越来越少。

将要接近水面时，突然眼前亮了起来。他感到光线很强，好像太阳在眼前升起来了一样，照得他头晕目眩。

他吃惊地睁开了眼，但眼前同样是一片红光在闪烁。他弄不清自己究竟是在梦中还是在现实世界里：刚才还是漆黑一片的仓库，怎么现在变得红彤彤的。

他看见一个白发银须的老人拿着火把在点燃麻袋。

龙次这家伙真的发疯了。在警察的层层包围下，他企图点燃仓库与对方一起同归于尽。

有村想站起身来阻止他放火，可身体不听使唤。他想喊又减不出声。

“哎呀？有村，你醒过来啦！哈哈哈哈，太棒了。我要让你葬身火海。我曾向你发誓要把东京笼罩在恶魔的旋涡之中，现在就要兑现了。

“你瞧，这成堆的麻袋里装的是什么？是炸药和铁砂呀。我估计可能会有这么一天，因此事先做了把仓库炸成灰烬的准备。哈哈哈哈。”

这个披头散发的杀人魔王在火把的照耀下，简直就像是地狱里的赤发鬼。他拿着邪恶的火把在疯狂地挥舞着。不知有什么可笑的，他一直哈哈笑个不停。

门外警察的砸门声越来越响。门板在晃动，眼看警察就要冲进来。

“啊哈哈哈，你们砸吧。大门上我钉了铁板，不是那么容易砸开的。咱们看看，是你们先进来，还是这儿先变成火海。

“瞧！这是炸药。别害怕。”

龙次吼叫着点燃了第一个麻袋。

浇上了煤油的麻袋慢慢燃烧了起来，紫色的火苗在向四周蔓延，散发着刺鼻的怪味。突然，大地开始晃动起来，同时仓库里亮得如同白昼。一股股热浪扑面而来，好像仓库里刮起了旋风。原来是麻袋里成百上千的烟花被点燃了。

当烟花的烟雾渐渐散去后，红红的火苗呼呼地窜了起来。火苗像巨兽的舌头一样在舔食周围的一切。麻袋一个又一个被烧着，烟花的爆炸声也一声连着一声。

白头发杀人魔王挥舞着火把，在仓库里奔跑。烟花的爆炸声中还夹杂着他疯狂的笑声。麻袋爆炸时，火焰和黑烟直冲仓库的天花板，接着就是旋风似的气浪和剧烈的震动。

现在，这个仓库真正变成了毒焰旋涡。眼前这旋涡比旋涡贼大曾根龙次以往所掀起

的旋涡都剧烈。他想把他自己也卷入这钵特摩地狱的旋涡中。

火焰已经烧到了有树身边，热浪和毒烟熏烤得他睁不开眼，呼吸也十分困难。

他挣扎着想站起来。突然他感到脚部剧烈疼痛，原来是火把他的裤子烧着了。不过，疼痛反而刺激了他的神经，他一下子清醒过来，身体又恢复了自由。

有村站了起来，他透过熊熊大火寻找敌人的踪影。

他看见杀人恶魔正蹲在火焰当中，白头发变成了红头发。啊，这个坏蛋终于下定了被烧死的决心了。可仔细一看，发现他好像在做什么事情。

只见他两手在地上用力抠什么。地板上好像有一个铁环，他的手指头像钩子一样在用力往上提。

有村感到有些蹊跷，刚想再仔细观察一下。突然眼前升起一股浓烟挡住了他的视线。他用手驱赶着浓烟往前走了几步，再看原来的地方，发现大曾根已经无影无踪了。杀人魔王变戏法似的消失了。

莫非那里有暗道不成?

想到这里，有树立刻跑到大曾根龙次刚才蹲过的地方仔细查看，果然发现地面上有一个铁环。

他立刻提拉铁环，不料却把一块一米见方的地板提了起来。他把地板放在一边，往下面看去。只见下面是一个黑洞，洞底好像有一个什么东西在蠕动。原来下面有水，有个人想从那里游走。在火光的照射下，洞底的水在缓缓地闪着光。

原来如此。恶魔在这里准备了一个最后的逃生之路。他造出一个在仓库被烧死的假象，实际上打算从这个地下水道逃到某条河里，然后躲藏起来。恶魔为了防备这一天，在地板底下挖了这么个小地道。

看到眼前这个情况，他来不及想别的，一心只想要抓住恶魔，于是纵身跳进了地道里。他一下子沉到了冰冷的水底，然后又慢慢地浮出水面。突然，他的手碰到了一个摇动着的东西。船！是一只小汽艇，噢，恶魔在这里还准备了汽艇。可能是为了紧急时刻好乘这个汽艇逃跑吧。可能还不仅如此。也许是把抢来的妇女先伪装成货物运到这个仓库，然后再从这里用汽艇悄悄运到他的老巢去。

有村两手扒着船帮，借助从洞口进来的光线观察了一下汽艇。发现汽艇里并没有人。那家伙还是游着逃走了。他听到远处有划水的声音。

他为什么放着汽艇不用呢？对，是怕警察发现他的动静。在仓库靠河的一面肯定有

警察在巡逻，如果发现眼皮底下有汽艇的声音，警察肯定立刻就会明白过来，并紧追不舍。恶魔肯定是害怕被警察发现，而采取了游泳逃跑的方法。

有村朝有声响的地方游去。大约在地道里游了三十来米，这时来到了一条宽阔的河中。

经冰冷的河水一冻，他浑身的肌肉都紧张了起来。满腔的仇恨使他忘记了刚才的疼痛。有村拼命往有响声的地方游着，终于他看到了前面的水面上有一个脑袋，是大曾根那颗还没来得及卸装的脑袋。

“停住！大曾根！停下来！”

听到喊声，那颗脑袋扭了过来。

“啊，你他妈的是有村吗？”

恶魔没料到有村会追来，感到很意外。他还以为刚才昏过去的这个家伙已经葬身火海了。他做梦也没想到他能逃出火海，并找到秘密地道又从水中追了上来。

面对眼前的恶魔，为了得到帮助，有村回头朝岸上望了望。刚好这时绕到仓库靠河一侧的警察砸开了仓库的后大门。大门轰隆一声向里倒了下去，立刻黑烟和火焰迅速从仓库里面冲了出来，而且，火苗像千万条火蛇一样沿着仓库的墙壁往房顶烧去。

由于火势太猛，警察们无法进入仓库，只好站在被火烧得发红的仓库门口喊叫着毫无办法。

有村在水中朝警察喊了几声。但因仓库燃烧时的哗剥声和钵特摩地狱般的热浪的呼啸声，再加上警察的呼喊声，早把他的喊叫声淹没掉了。再说，警察一直把守着仓库的前后门，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恶魔和有村此时能从里面逃出来。因此，警察们一眼也没往河面上看。

这时，恶魔在河里越游越远。说什么也不能让恶魔跑掉，看来只有自己单枪匹马去追恶魔了，于是有村开始用自由式的游法朝恶魔游去。

在漆黑的河面上，奇妙的游泳比赛开始了。这时游到了河中间的大曾根突然停了下来。可能他以为现在已经安全了。看到对方停了下来，有村也停下来观察情况。

大曾根在水里很镇静地朝有村喊道：

“喂！有村！怎么样？我的办法不错吧？你往那儿看。”

有村回头望去。只见仓库已经完全被火焰吞没，整个仓库就像一个大火堆一样。火蛇已经慢慢爬上了临近的仓库。

“有村，临分手就算你送给我一个礼物。请你告诉我，你到底把兰子藏到什么地方去了？你什么时间冒名顶替了北村呢？”

“是送给你临死前的礼物吗？”

“是送给我回家的礼物。”

“哈哈哈哈，告诉你也无妨。我把兰子带到了一个你们找不到的地方。现在，久留须老人正在陪伴着她。你不是说你在剧场里见到久留须老人了吗？那么你已经很清楚了。”

“哎呀呀呀，是那个死人骨头似的老家伙吗？你的同伙真行呀。”

“对。他是我的守护神。久留须是我的军师和智囊。”

“那你是怎样把兰子换成了北村的呢？”

“很简单。你的部下刚要从地下室把木箱抬走，这时从外边进来三个警察。于是你的部下丢下箱子就逃跑了。我和我的部下就乘机掉了包。当然，事先我们已经让北村睡着了。”

“这么说，那三个警察是你的部下假扮的，对吗？”

“没错。”

“这都是那个骷髅老头的主意？”

“你说得对。”

眼前这情景的确让人感到不可思议。我们曾经在品川的炮台上听到过这样类似的对话，看到过这样的情景。两个仇敌，一个追者，一个被追者，两个人就像好朋友一样在一问一答地交谈着，而且是在冰冷的水中。他们踩着水，只露出一个脑袋，好像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聊天。

漆黑水面上的两个脑袋就像是漂在水上的两个奇妙的西瓜。两人的脑袋在水面激起的一圈圈的波纹渐渐向四周扩散，最后碰撞在一起而破碎不堪，就好像两个仇人在扭打一样。在河岸上火焰的照射下，波纹变成了一道道红色的弧线扩散开来，然后又碰撞在一起，在河面上形成了一点点火花。

两个人的脸上都在流着血。

“有村，你真名是叫有明友之助吗？”

“是不是从久留须老人那里听说的？”

“对。虽然自从在炮台上我们相识以来曾多次见面，但我一点也不知道。”

“你和我是一母同胞啊。”

“此时我好像想起了许多小时候的事情。”

“你是不是想起了在树林子里我们两个人玩秋千的情形？”

“嗯，是的。我记得有一次我闯了什么报，被温柔的妈妈训斥了一顿。我还记得妈妈很漂亮。”

“我们是亲兄弟啊。”

“对，是亲兄弟。”

“可是，我们现在是仇敌。你的父亲杀死了我父亲，而且还烧死了我魂牵梦索的美丽的妈妈，把我投进水塘，将久留须老人烧成了那个样子。

“而且，你继承了那个杀人魔王的全部衣钵。你比你父亲杀的人更多，还绑架了我的女朋友，不知把她的父亲和伯伯关到了什么地方。”

“啊！哈哈哈，我懂了。我们是父子两代的仇人呐。你想把我这个弟弟怎么样呢？嗯？哥哥！”

“怎么样？就这样。”

说着，有村游过去和大曾根扭打到了一起。刚才的两个波纹，现在合在一起变成了不断翻起的水花。在河岸上火焰的照射下，那不断涌起的水花在闪着血一样的红光。

两个人断打着一同沉到了水底。不久，两个脑袋又从不同的地方浮出了水面。龙次摆脱掉有村想逃跑。

“哈哈哈哈，今天好像我比你强啊。瞧你累得那个惨样。

“喂！有明男爵，你明白过来了吗？知道我为什么从一开始就在这河里和你悠闲地交谈了吗？哈哈哈哈。我在等一个东西，你想知道我在等什么吗？瞧，就是那个东西。”

经大曾根这么一提醒，有村这才发现从几十米外传来了汽艇的发动机声。只见一只快艇急速朝他这里飞驰而来。

这一切转眼之间就结束了，感觉就像是一个可怕的过路恶魔。

只见快艇上一个黑黑的人影目不转睛聚精会神地掌握着方向盘，看上去就像是个木偶似的。眼前的情景严重刺激着有村，使他甚至感到了害怕。

一阵风似的快艇过去之后，已经没有了大曾根龙次的影子。看来他已经事先计划好了。大曾根一言不发地立刻朝部下的快艇游过去。他的部下迅速救起自己的老板，加大油门扬长而去。

眼睁睁地看着快艇突然消失在黑暗中，满脸是血的有村一下子没有了力气，怔怔地漂在水面上，半天没有回过神来。

河岸上，仓库的大梁已被烧断，房顶塌落下来，随着一声巨响火焰冲天而起。火光中看见有几条白色的带子似的东西，那是消防车的水龙头。

远远望去，地面上的人像蚂蚁一样在跑来跑去。

被火焰照得通红的河面上，满脸是血的有村还在恨恨地一动不动地往黑暗中的远处望着。

第三章 暗室篇

六个新闻记者 现在，整个东京都笼罩在恐怖之中。每天报纸的社会版上几乎全是有关旋涡贼的报道。由于有明友之助（有村）和久留须的大智大勇，轻歌剧歌手花菱兰子倒是得救了。但自友之助的恋人真弓被绑架以来，遭旋涡贼的毒手而下落不明的妇女已经多达二十三人。此外，有六名无辜的男女老幼遭杀害，而且其手段之残忍，实属日本有史以来之最。

市民们已经恐惧到了极点。长得漂亮的姑娘们，不要说晚上，即便是大白天也不敢出门。作父母的也禁止自己的女儿外出。据说，女子学校旷课的学生人数近来急剧增加。

当然，警察在全力以赴地搜索犯人，但总是迟到一步，跟在恶魔的后面转，就是抓不到他。有消息说遭绑架的漂亮姑娘们被囚禁在一个叫什么“暗室”里面，受到严刑拷打。可警察连那个“暗室”在什么地方也不清楚。

整个东京市区乃至市区近郊都弥漫着恐怖的气氛。

警视总监发誓不破此案立即辞职。刑侦科的得力刑警们夜以继日地在外奔波。稍微夸张一点说，他们几乎把整个东京的一百多万户人家翻了个遍，但始终没有发现恶魔的巢穴。

此案最令警察们棘手的是恶魔手里有几乎是用之不竭的军费。他从过堂老人那里骗来密码本，挖出星野家祖辈埋藏在地下的金银财宝，凭借这巨额金钱，他可以自由自在地驱使几十上百的无赖之徒。这已经不是单个的罪犯，而是一支罪犯大军。这支军队不仅有匪徒的野蛮，而且还有现代人的头脑，是一个十分可怕的匪帮。连大名鼎鼎的警视厅，在财力上也远不及这帮匪徒。杀人恶魔一下子得到的金钱，相当于警视厅一年的总预算。

市民们愈害怕，旋涡贼就愈凶恶。他甚至打算寄钱给报社，用一个版面在东京的各

家报纸上登载寄给市民的邪恶的挑战书。报社当然不会答应他的要求。可是这件事情却被作为消息报道了出来，而这正中大曾根的下怀。

有识之士对贼人的暴行深恶痛绝，认为这与叛乱没什么两样。由于城市里日益泛滥的可怕的消息，激动的市民们甚至想组织自卫团。他们私下纷纷议论说警察靠不住，必须出动军队。据某日的报纸报道，旋涡贼的事甚至成了内阁会议的议题。

看到整个东京这样的恐惧和激动，躲在某个角落里的大曾根龙次肯定觉得很得意。他终于把整个东京置于了他的毒焰之中。

不过，恶魔对此并不满足。他永无止境的邪恶的虚荣心终于促使他想把“暗室”的内幕向世人曝光。

一天，东京六大报纸的社会部部长同时接到一个名叫明智小五郎的私家侦探打来的奇怪的电话。

他在电话中说:

“我秘密打探到一些关于旋涡贼的情况，想跟你们谈谈我的一些看法。请你们马上派记者到我这里来！”

他告诉对方，他现在在麻布M街一个名叫中野的侦探家里。这个侦探是他的朋友。各个报社的社会部部长当然立刻答应了他的要求，迅速把报社内最得力的记者派到了中野家。现在读者最想知道的就是有关旋涡贼的消息。既然打电话的人说自己是著名侦探明智小五郎，那就一刻也耽误不得。

各个报社的六名记者相继乘车赶到了中野家。中野家的房子坐落在大型住宅之中，是一座漂亮的西洋式住宅。

记者们递上名片，于是被领到了一个豪华宽敞的会客厅。客厅中间摆着一个椭圆形的大桌子，周围是沙发和椅子。六名记者各自找地方坐了下来。这时，一个漂亮的小姐端来了红茶。她拿起桌子上的香烟请记者们抽，然后转身离去。

记者是不会客气的。这是他们的职业习惯。大家抽着烟，喝着红茶，焦急地等待着明智侦探出来见他们。

过了一会儿，客厅的门打开了，从里面出来一个身穿黑色西服的年轻绅士。他快步走到圆桌前坐了下来。

“让你们久等了。下边我就告诉你们关于旋涡贼的情况。”

听他的口气像是这里的主人似的，几个记者感到有点疑惑。其中一个记者不客气地

问他说：

“你是谁？我们是应明智小五郎的邀请来这里的。他是不是不在家？”

青年微笑着若无其事地说：

“不。明智侦探不如我讲得有趣。你们可能还不知道我是谁。我是大曾根龙次。”

听了他这意外而又可怕的话，几个记者惊得面部的表情一下子凝固住了，呆呆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哈哈哈哈，是不是把你们吓坏了？明智侦探这个名字只不过是我瞎编的。因为我不这么说，你们就不会来。其实是我这个大曾根有话想跟各位说。”

一个记者看着对方那张英俊的脸壮着胆子问道：

“你真的是大曾根君吗？你就是那个旋涡贼？”

“没错。哎，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好。你是不是想抓住我？哈哈哈哈，我有那么傻吗？请你们往身后看看。”

记者们不由得回头往身后看去。只见所有的门和窗户都开了一个小缝，每个门缝和窗户缝里都有黑乎乎的枪口在对着他们。

青年像闲聊似的说：

“不要从椅子上站起来。因为站起来就没命了。”

一个胆子大点的记者壮着胆子问道：

“那你把我们抓起来打算做什么呢？是不是想把我们几个也带到那个暗室里去？”

“啊，你猜对了。没错。我要邀请你们几位去看看暗室。

“暗室这个名字已经家喻户晓了。可是那里是一个怎样美丽的世界呢？我把世上所有的美女集中到那里又干了些什么呢？这些情况人们都不知道。

“我为我能造出这样的暗室而感到骄傲。可是人们只知道它的名字，而不了解它内部的情况，这使我感到很可惜。

“我想让世上的人们了解暗室内部的情况，但又不能让所有的人都去，于是就选择了你们六个记者作为东京市民的代表。一方面是因为你们是记者，由于职业的关系，能够观察得很仔细，另外报道得肯定会很准确，而且我发现最近记者很有审美观。你们不觉得你们是最好的人选吗？”

青年在滔滔不绝地讲着，口气也渐渐变得像是在演讲。他越来越兴奋，英俊的脸上泛着红润的光泽。

“可是，暗室是我的根据地。我不能让你们知道它的具体位置，就只好把你们运到那里，然后再把你们运出来。而且，想请你们把在那里看到的情况详细地在报纸上报道出来。”

“不过，你说你把我们运到那里。你就是把我们的眼睛蒙上，凭我们记者的直觉可能仍然可以知道大体的位置。

“而且，第一条，如果我们拒绝去看你那个暗室，你又打算怎么办呢？是不是也要拷打我们严

“哈哈哈哈，这个你们不用担心。正因为我担心你们不配合，所以刚才已经让你们拍了烟喝了茶。你们不是个个都抽了烟，喝了红茶吗？”

“什么？烟和红茶？”

“那里面有药力很强的安眠药。现在是不是有点烟了？哈哈哈哈，各位好像眼皮快睁不开了。哎，没关系。你们就靠在沙发或椅子上放心地睡吧，等你们醒来时已经在我的暗室里了。明天让你们在那里呆上一整天，然后再让你们在睡梦中回到这里来。也就是说我想让你们做一个好梦。”

说罢，他微笑着巡视了一下周围的人。

阵阵睡意向六名记者袭来。他们想抵抗，可终究抵挡不住强劲的药力，一个接一个地昏睡了过去。他们有的仰在沙发上，有的趴在桌子上，脸上冒着汗呼呼大睡起来。

地狱见闻记

世间少有的绑架记者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随手拿起报纸的东京市民们一下子惊呆了。他们怀疑记者是否神经不正常，怀疑自己是否看花了眼。

六大报纸的社会版都用惊人的大字标题通篇报道了“暗室”的情况。有的报纸甚至为此还增加了一个版面，进行详细地报道。

看到这样的报道，人们不禁大惊失色，口瞪目呆。心想：

“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人们凭借一般的常识实在难以理解和相信眼前这桩怪事。报道里边隐含着某种疯狂的因素，它充满了另外一个世界的一种不祥的幻觉。报纸上所报道的事情，与其说是现实中的事件，还不如说是发生在地狱里的事件。

人们之所以感到非常惊愕，是因为他们觉得报纸是把这些非现实的东西当作现实加以报道。人们感到了一种难以名状的不安，觉得好像脚底下的地面在晃动。也许任何一

个有关大的战争的报道都不可能像这个报道这样引起人们的震动。战争并非是不可想象的，而这个有关“暗室”的报道则几乎超出了所有正常人的想象。而且，这并非是遥远的另一个世界的事件，而是就在这个东京的中心地带，一个巨大无比的毒蜘蛛正张开它那长长的黑爪子，眼看就要把市民一个个吞没。

那么，究竟“暗室”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为了把六个记者在那里的所见所闻一五一十地告诉读者，我想与其概括地介绍新闻报道，还不如把其中一个记者第二天寄给某杂志的（地狱见闻记）的详细报道转载下来介绍给大家更合适。以下就是报道的全文。开头的几十行是关于麻布洋房的描写。这些读者已经知道，在此就不赘述了。文章中的“我”，当然是指该文章的作者，即那个报社社会部的记者。

我从麻醉中苏醒过来，发现周围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

这里是什么地方？不是森林，不是原野，当然也不是在家中。好像是一个黑暗的无底深渊。

身子下达感到好像是岩石。我感觉仿佛周围的空气凝固了。呼吸有点困难，心里充满了压抑感。

奇怪，我怎么会在这个地方？

啊，我想起来了。我上了旋涡贼的圈套。一定是在我昏睡的时候被拉到了这个地方。那么，这里就是那个“暗室”吗？

我终于来到了“暗室”。我的心情报复杂，就好像一个活人置身于坟墓之中，不禁感到心中有一种异样的恐惧。

但我又想，肯定不是我一个人，其他五个记者一定在周围什么地方。可能他们几个还没有醒过来。

身处黑暗中的我想站起来。

奇怪，怎么回事？我发现我的手和脚发麻，不听使唤。也许是麻药的药力还没有完全消失。不对，好像我被绑在一个很重的什么东西上。

我终于明白了，原来我被戴上了脚镣和手铐，不知何时像囚犯一样被剥夺了自由。不过，我还能够走动。因为，我并没有被捆绑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还能够慢慢地小步挪动着走。贼人想得真够周到的。这样，我就既不能抵抗和逃跑，又可以走几步。

我抬起上半身，往周围看了看。但是周围什么也看不见，我甚至怀疑我的眼睛是不是失明了。我从未经历过这样的黑暗。

我心里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哪怕是能听到一点声音，我也可以据此作出一些判断。可是眼前简直就是一个无声的世界，周围死一般的静。

我终于忍受不住了，于是大叫了一声："来人哪——！我发觉我的声音带着回声向远处传去。这里好像是一个地洞，不然怎么会有回声。

我正为声音的回声感到吃惊，突然从有回声的地方出现了一丝亮光。也许是他们听到了我的喊声。我感到身边也逐步亮了起来。借助那微弱的光线，我观察了一下周围。我发现这里果然是一个地洞。这个地洞像铁路上的隧道一样弯弯曲曲一直延伸到很远，上上下下全是黑色的岩石。

我很快发现，我身边还横七竖八躺着我的五个同行。其中的二三个看样子是刚刚苏醒过来，翻着身嘴里还在嘟哝着什么。光线越来越亮，这次我看清楚了。他们五个和我一样都戴着脚镣和手铐。手铐的形状很普通，而套在脚上的两个铁环还被一尺来长的铁链子连在了一起。

我发现旁边有几个像是装行李用的没有盖盖的大箱子。数了数正好是六个。

哎？这箱子是干什么用的？我怀疑我们六个人是被装在这些箱子里，像运货物一样从麻布的洋房里被运到了这里，并被从箱子里拖出来，戴上了手铐和脚镣。

这时，我发现周围的光线比刚才又亮了一些。那些高低不平的岩石的影子在晃动。原来是灯光已经到了我面前。我忍不住扭过头去，想看着灯光究竟怎么回事。可是我看到的情景使我深感意外，禁不住倒吸了一口气。

从隧道那头和灯光一起走过来的是一个白衣的少女，一个美丽绝伦的女人。她身穿薄如蝉翼的白色丝绳衣服，手臂、肩膀和膝盖以下裸露在外，几乎是一丝不挂。奇怪的是，这个女人的背部长着白色的羽毛。

当左手举着西洋火把的白色天使带着火光静静地来到我眼前时，我怀疑我还在被麻醉后的梦幻中没有醒过来。

然而，这不是梦幻。我的五个同行就躺在我旁边。而且，他们也陆陆续续坐起身来，和我一样在吃惊地看着眼前这位洞穴中的天女。

太意外了。我们大家谁都说不出一句话来。

天女一句话也不说。她只是用右手往洞穴里边指了指，意思是说“请你们跟我来”。

她的手势和动作好像比语言还管用，我们六个人不由自主地站起来，拖着行动不便的双腿，像梦游般地朝天女身边走去。

那情形就像无声电影一样，静静地没有一点声音。天女和我们都不说话，像哑巴一样。惟一打破这寂静的就是我们六个人脚上的铁钦的碰击声。

白衣女人拿着火把走在前边，我们六个战战兢兢的男人默默地跟在她后边，就像被带往天国法庭的囚犯一样。

我们跟在天女身后走着。突然我发现这个天女原来也是个囚犯，因为我看见她的脚上也戴着脚镣。她一步也只能迈一尺左右，看样子行走也很不方便。和我们惟一的不同是，她脚上戴的脚镣虽然形状和我们戴的完全一样，但却是闪闪发光的金脚镣。

啊，一句话也不会说的天女，像罪人一般戴着脚镣的希腊女神。在你那充满矛盾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呀。

洞穴像迷宫一般，弯弯曲曲的好像永无尽头。

两边的岩石，有的是青绿色，有的是红色，有的是银灰色。在昏暗的火把的照射下，岩石就像张牙舞爪的怪兽一样。

洞穴中，有的地方很低矮，必须弯着腰才能通过；而有的地方则又高又宽敞，就像寺院的殿堂一样。

啊，我们现在究竟在地下什么地方？我们要往哪里去？去看什么？

我们在阴森的洞穴中大约走了一百米左右。这时走在前边的天女突然停住脚步回头看了看我们。她嫣然如我们笑了笑，但我们从她的笑容感觉到了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妖气。

她把手中的火把扔到了地上一个巨大的金属盘子上，立刻金属盘子燃起了熊熊的火焰，火焰把洞穴照得红红的。

奇鱼怪兽 那是一种篝火。金属盘子里好像放有什么油料，火烧得很猛烈，就好像是地狱之火。

这部分洞穴很宽敞，面积大约有三十多个平方米，有十来米高，两边的岩石也很整齐，可以说是这个洞穴的广场。也许是在开挖这个洞穴时特意留下的，周围还立着几个粗大的石柱子。这更给这个地下世界增添了几分庄严和怪异。

白衣天女站在篝火边，微笑着不停地用手指地面，意思好像在说，请往这里看。

她指的地方有一个大水池。水池里的水看上去是黑色的。啊，这里还有一个地狱里的水池。天女是不是示意我们跳进水池里自尽？不是的。她是想让我们看水池里的东西。

我们六个身穿西装的将死之人战战兢兢地走到水池边弯腰朝美女指的水面看去。

看着看着，突然黑水开始翻起浪来，水面露出一个巨大的鱼鳍。在篝火的映照下，

鱼鳞看上去足有一寸那么长。

我们不由得想逃跑。没想到勇敢的新闻记者看到这样奇怪的东西也同样感到害怕。但是，因为我们脚上戴着脚镣，想跑也跑不动。何况我们也不知道洞穴的出口在哪里。

许是我们的狼狈相可笑吧，天女银铃般咯咯地笑了起来。她的笑声像美妙的音乐，久久在洞穴里飘荡着。

她的笑声沿着洞穴向远处传去，仿佛整个洞穴都有天女在唱歌一样。不对。回声怎么这么响？我们往水池里看了看。天啊，这简直是一个美丽的噩梦。还有一个在笑，但不是人，而是水池里的那条巨大的鱼在笑。

刚才我们只看到鱼的下半身，而现在看到了浮在水面上的它的全身。我们看见它长着一个白色的女人的脸。它有一头绿油油的秀发，肩膀白皙，玉婉柔嫩且有五根手指头，乳房高耸。

是美人鱼。果然这里不是人世。希腊神话里说塞仑原来是长有翅膀的女神，后来被缪斯神战败，跳进大海变成了一个人面鱼身的妖女。这个洞穴里既有长翅膀的女神，又有长着鱼身子的美女。刚开始时，我们对眼前所看到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情景深感恐惧，接下来是目瞪口呆，最后在难以抑制的好奇心的驱使下，成了他们的俘虏，想看个究竟。我们甚至希望，如果这是梦，那就不要从梦中醒来，如果这是幻觉，那这幻觉就不要消失。

美人鱼爬上岸边一个平坦的石头上，她把下半身拖在地上，侧着白白的上半身，俊俏的用一只手撑着的脸，挑逗我们似的娇媚地笑着。

美人鱼并不仅仅一条，就像是长翅膀的天女和第一个美人鱼的笑声把她们召唤到了这里一样，不久水面上又翻起浪来，接着出现了一条又一条美人鱼。她们个个都长得美丽动人。她们一个个爬到岩石上，各自摆出一个姿势躺在那里，像是要向我们展示她们优美的身体似的。虽然没有唱歌，但她们个个都以充满塞仑式的诱惑和塞仑式的娇艳的微笑来钩我们的魂魄。

我们六个像浦岛太郎一样忘记了时间，出神地欣赏眼前这群梦幻般的美女。

忽然，不知从何处传来一阵奇怪的音乐。我们聚精会神地听这在世间从未听过的美妙的音乐。音乐里好像有一种病狂的东西，有一种乱人心智的淫落。

音乐的音量越来越高。随着音乐，在远处的洞穴顶部出现了一个模模糊糊的黄色彩虹，接着彩虹又迅速变成了闪闪发光的橙色。

啊，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形容那可怕的光。它就像地狱里的极光，色彩像狂人在噩梦中看到的那样奇异。

忽然我发现音乐的曲调中开始出现了疯狂和诅咒的感觉。我立刻想起“杀人”这个词。如果说有血淋淋的音乐，那么眼前的音乐就是如此。

接着，腾腾俄脆的彩虹表面开始发生变化。只见彩虹的上部出现了许多线条，每根线条上开始垂下无数根红色的冰柱，就像美丽的少女在流血一样。冰往迅速覆盖了整个彩虹，原来的橙色不知何时变成了梦幻般的红色。

在那个血红的彩虹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飞来飞去。是白色的小鸟。不，不对。是天女，是长着翅膀的美丽的天女在洞顶部伴着音乐愉快地跳舞。啊，不是一个天女，三、四、五，共有五个天女在那里翩翩起舞。

我看了看身边，给我们带路的天女不见了。也许她也去和她们一起跳舞去了。

不过，我们旁边虽然没有了天女，却有一只怪兽在篝火边守着。

只见眼前这个怪兽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兽。怪兽长着一张很漂亮的女人的脸，皮肤细腻而有光泽，手臂十分优美。下半身则长满了漂亮的像羊毛似的毛。原来是一只人面兽身的女妖。只见它摇着尾巴用两只碗子在地上不停地踢着，乳房也在有节奏地晃动。它扬起优美的手臂笑嘻嘻地向我们招手。

我离它最近。因此它就拉着我蹦蹦跳跳地往前走去。这次可能是这个漂亮的野兽当我们的向导。其余五个失魂落魄的记者也像机器人似的摇摇晃晃地跟在我后面。

后来我们又看到了什么呢？由于篇幅所限，我不可能全把它写出来。即便篇幅允许，我也没这样的能力。总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集所有怪异与优美于一身的一个疯狂的世界，梦幻的世界，一个天堂与地狱交织在一起的世界。

有的洞穴里，盘踞着巨大的美女蛇。它们用水汪汪的大眼睛挑逗我们。前面提到的高大的石头柱子上，长着美女头的巨大无比的壁虎在朝我们馆笑。

有的地方，人面兽身的奇形怪状的野兽抱在一起，在表演煽情的格斗。

让我们看了这许多令人头晕目眩的景色后，我们被带到了洞穴中一处低洼的地方。这个地方约有二十来个平方大，中间点着篝火。火光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极其离奇的情景。

在那里，中间摆着一张正常人无法想象的不可思议的床。

虽然由于火光昏暗看得不十分清楚，但仍然可以看见那张大床有十几条腿，而且，这些床腿不是用铁做的。它的形状像人柔软的手和腿，而且这些腿好像是活的，甚至在

缓慢地摇动。

我紧张得心膨膨直跳。再仔细看，发现床上有许多美女的笑脸。笑脸像是雕刻出来的，但实际上是活人的脸。床上不仅有许多女人的笑脸，而且还有数不清的乳房，还有丰满的靠垫般的腹部、背部和腰部。

事后得知，那是由七个活的美女组成的床。她们或趴着，或仰身躺着，或用一条腿支撑着另一个人的脑袋。总之，她们用各种姿势组成了一张毫无缝隙、凹凸有致、柔软舒适的床。

在那张温暖的床上，躺着一个像希腊雕刻里的阿多尼斯一样的英俊青年。他大张着腿，除了腰部的一块像兽皮的东西外，几乎是一丝不挂。我忽然发现在哪里见过这个青年。

我们六个人不约而同地交换了一下疑惑的眼神。

啊，没错。就是他。是那个在麻布的洋房让我们喝麻醉茶吸麻醉烟的青年。正是杀人魔王大曾根龙次。

我们的大脑重又回到了现实世界，想起了由于洞穴里千奇百怪的东西而几乎忘掉的恶魔的阴谋。对了，我们是被那家伙绑架来的，而且这个不可思议的狂人世界就是那家伙的“暗室。

阿多尼斯从肉床上慢慢下来走到我们身边说：

“哈哈哈哈，各位，这另一个世界怎么样？”

无论如何，这个恶魔的确非常漂亮。他的皮肤是那么的美丽。凭他这样的美丽，能够装扮成歌剧的著名歌手花菱兰子小姐也就不足为奇了。

“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呀？是不是吓坏了？哈哈哈哈，各位，我很愉快。因为，我让胆大的新闻记者害怕成这个样子。

“各位不觉得我创造的这个世界很美吗？地球上还有第二个这样的世界吗？这里是只有在诗人们诗的空想里才见得到的世界。这是个梦幻的世界。虽然有点恐怖，但却是甘美无比的噩梦的世界。”

青年像演说似的做着手势，用他那优美的声音继续说：

“这里是我的天堂。不过不是地狱里的天堂，但也可以说是。是我的地狱。这样的地狱对我而言比天堂还好。

“各位看见各种变化成各种姿势的美女了吧？当然，可能各位已经明白了。包括床

上这几个美女，她们都是我从地上面的世界里带来的。简单地说就是被我绑架来的。

“我让她们中的有些人长上了翅膀，变成了人工天女；有的长出鱼鳞，成了人工美人鱼；有的变成了人面蛇身，成了半人半兽的怪物。

“不仅是这些女人们，这里的一切都是我创造出来的人工世界。这些怪石、水池，以及那虚幻的极光等，都是我造出来的。

“我这个国家里还有电。你想，我连活人都能偷来，从高压线上偷供电局一点电还不是小菜一碟吗？

“不过我绝对不把电用于照明。我特意用青火和火把照明。禁止女人开口说话也是我的一个爱好。一个昏暗的世界，一个无声的世界，这和恶魔天堂是多么协调啊。

这些电，除了用于各种机关的动力外，再就是用于保持地下国家的温度，给水池的水加温，以及在墙壁上制造极光。

各位知道人工天女为何能在空中飞吗？她们当然不会飞。那里的洞顶上吊着几个秋千，当然吊秋千的铁丝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来。各位知道我擅长轻功吗？当我闹得无聊时，我就像猴子似的在这些岩石上跑来跑去，或跳到秋千上玩空中杂技，直玩到精疲力尽才罢休。”

一个记者忍不住问他道：

“那么，那个音乐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深为这个异样的地下王国的氛围和面前这个英雄般的英俊青年所吸引，不知从什么时间开始，感到好像是在采访一位著名人物似的。

“我有一个管弦乐团。他们在一个你们看不到的地方演奏。

“那首曲子是我作的，名字叫恶魔王国交响乐。怎么样？喜欢吗？

“我的乐师们并不都是绑架来的。其中也有在高薪的诱惑下，签了几年不回地上的合同受雇而来的。”

“那，访问这个洞穴到底位于什么地方呢？离东京很远吗？”

记者们差点要掏出纸和铅笔作记录了。

“哈哈哈哈，你们很快就会明白的。说不定比各位想象得还要近。”

“你说近？可是东京附近哪有这样的山呢？”

“山？你们以为没有山就无法挖洞穴吗？”

“那…你是说在平地上挖了这个洞穴吗产

“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哪个不是人工制造的呢？只要有钱。我有我父亲留给我的上万金钱，这足以使我能下决心建造这个恶魔王国。而且最近我又得到了比我手头的钱多数十倍的金块。我现在是千万富翁。现在你们不说我要建这样的地下王国是头脑发热了吧？”

青年激昂地喊道：

“不错，我是在这里建了恶魔王国。我是这个黑暗王国的统治者，而且在向地面上的现实世界挑战。

“我收买了优秀工程师和几十名土木工人。他们为了得到我给他们的高额报酬，要在我这里当几年工人。你们马上就会看到这些人在这里在干什么。”

“这么说，这里的女人都是为了钱而心甘情愿在这里过这种生活的吗？我记得被你绑架来的女人中有的是良家妇女，有的是大家闺秀。”

“哈哈哈哈，那些女人不是为了钱。她们来这里是因为她们喜欢这里的世界。她们丢下父母和家庭在这里生活得很愉快，她们中了这个恶魔世界的邪。

“为了防止万一，我给她们戴上了脚镣。实际上多数都没有这个必要。

“这里有甘美的世界，有令人陶醉的游戏和美食。她们可以尽情地懒惰，而且还有爱情。

“哈哈哈哈，有爱情。她们全都很爱我。她们离不开我。我是这个女人岛上推一的男人。”

啊，我们来到了一个狂人国。这个英俊的青年不是人类，是一个魔鬼，是一个一刻也不能让他在这个世界上多留的恶魔。

然而，无论我们怎样愤慨，这里是他发号施令的王国。而我们只不过是这个王国的戴着脚镣手铐的囚犯。

不知是谁强忍愤怒，面带嘲笑地问他说：

“那么，这里就是你的那个所谓的暗室吗？”

“是的，这里就是我说的那个暗室。不过，你们刚才看到的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我这个暗室里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如果说这里是地下天堂，那么另一个世界则是真正的地狱。

其实，我请你们来就是为了让你们参观一下那个地狱。”

像阿多尼斯一样赤裸着身体的青年笑嘻嘻地在我们面前恭恭敬敬地鞠了一个躬说：

"那么，咱们是不是去看看那个地狱呀？"

地狱图 在大曾根龙次的带领下，我们一步步踏入魔鬼的地狱。

我们沿隧道一样的地道走了一阵子。这时前面出现了一道铁门。

大曾根微笑着回头对我们说：

"这就是地狱之门。我来给你们开门。"

他说话的口气就像是在领我们参观一个博物馆。说着，他在大铁门上有节奏地敲打起来。咯咯！咯咯咯！

这时，铁门吱吱吱地慢慢打开了。只见从黑暗中露出一张怪脸。严格地说也可以说不是一张脸，而是一个没有脸的人在往外窥视更合适。

在远处黄火的映照下，那个人给我们的第一感觉是简直是一个可怕的巨大的章鱼。他像一个绿头海怪一样脑袋精光，而且大得和身体不成比例。脸上没有眉毛。

由于我们刚才已经看了各种各样的美人鱼和人面兽身的怪物，因此心想这可能也是一个什么人工兽类。可仔细一看，发现那个男人原来头上戴着一个像潜水员戴的头盔一样的东西，就像过去法国的一个皇家血统的人被终生如在头上的那个可怕的铁面具一样。

当时由于光线昏暗看不清楚。事后才知道，那个面具上在耳朵、眼和嘴三个地方开了三个口。在嘴开口的地方有一个盖子。盖子只有吃饭时才给打开。就是说，按照这个地下王国的规矩，防止他们说话和喊叫。在我们因吃惊站在门口不知所措时，铁门已经完全打开了。那个像章鱼一样的男人退到一边，不是向我们而是向地下王国的国王大曾根龙次恭恭敬敬地鞠了个躬。当我从他身边通过时，发现那个男人穿着一身像是蓝色的工作服。

"各位看到那个男人了吗？那是我其中一个部下。这个地狱住着百十个那样的男人，他们按照我的命令于各种各样的工作。

"哈哈哈哈。住在地狱里的人没有人类的脸，他们每个人都只有一个相同的铜做的圆脸，目的是为了不让他们互相认识和交谈。我原来打算给你们也戴上那个铜面具，让你们戴上那个铜面具参观我的领地。可那样就太委屈你们了。……

哈哈哈哈。

"各位！听见了吗？那个像发电机似的声音，那不是摩托车在跑，是凿岩机。他们在凿开岩石扩大我的地盘。他们在昼夜不停地工作。你们马上就可以看到。"

大曾根领着我们向隧道的深处走去，边走边得意地给我们解释。一路上一直都有类

似摩托车的轰鸣声从远处传来。

我们沿隧道走了大约几十米，这时发现两边的岩石离我们远了，好像来到了一个宽敞的地方。这个地狱里到处都有鬼火似的篝火在燃烧。因此，即使没有火把也不会走失方向。

“请看，这里有两个囚犯。我这个国家也有监狱。”

经他这么一说，借助黄火我们这才发现这里的石壁上有一个洞，洞口被用钢筋封了起来。

模模糊糊地看见洞里好像有两个穿西装的人。他们和刚才那个人一样戴着像章鱼似的面具，有气无力地蹲在地上。

“各位可曾听说过百万富翁达堂和他的表弟星野清五郎？报纸上说他们失踪了。那两个人就是仁堂和星野清五郎。当然是我把他们带到这里来的。

“哈哈哈哈，各位好像感到不可思议。你们是不是觉得那么爱杀人的我，怎么会单单把那两个人留下来呢？

“不杀他们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两个告诉了我巨额财宝的埋藏地点，是我的大恩人。多亏了他们，我才有财力扩建这个地下王国。不仅如此，我让他们活着还有更重要的理由。

“你们很快就会明白，这两个人还是我拷问的工具。为了拷问一个美人，他们是我必不可少的拷问工具。”

我们不明白他话里的真正意思。他狞笑着继续慢腾腾地往前走。

“啊，说到拷问，待会儿我让各位看看我的地狱里的血池和针山。不过，我这里的直池和针山可不是那种原始的东西。我的血地和外山更恐怖，是真正的地狱。例如这个。”

说着他在鬼火似的篝火旁边停下来，用手指了指前边。顺着他的手看去，我发现洞穴一侧的岩石被挖开一部分，外侧是一块两米见方的玻璃板，里边是一地青黑色的水。透过玻璃，我看到各种各样的海草像妖女的头发一样缠绕在一起在慢慢晃动着。

“像不像水族馆？哈哈哈哈。不过，这个水槽里可没有鱼，里边住着更美丽的东西。各位仔细看着。”

水槽里的海带像无数个黑色动物一样在摇动。水槽的其余三面是光线昏暗的岩壁，惟有有玻璃的正面可能是由于对面有什么灯光装置，像电影的银幕一样比较明亮。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们像初次参观水族馆的儿童一样目不转睛地盯着水槽里边，想看看里边究竟有什么。

大约过了五分钟左右，无数的海带突然开始剧烈摇摆起来，水底的细砂也像云一般向上浮起，水槽里的水变得混浊不堪。看样子里面有一个什么巨大的东西在移动。

我忍不住想看看究竟是什么动物。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水槽里浑浊的水，脸几乎贴到了玻璃板上。

我发现有一大束又黑又细的海草分开海带慢慢游了过来。

奇怪的是，那细细的海草并不是一束，而是一棵。它样子像浮萍，直径有一尺左右。它一步步朝玻璃板这里游来。我这才看清，它不是海草，而是一个可怕的动物，是由像女人的头发一样细的东西集合在一起的动物。

忽然，我又发现那个奇怪动物的右边又有一个其他动物朝这里游来。只见它颜色雪白，长了许多触手。原来是一个雪白的海星，五个触手像人的手指一样来回伸缩着。

哎呀！从左边又出来一只海星。它挥舞着触手，像人垂死挣扎时手在空中胡抓乱烧一样。

那个黑色海草离我们只有一尺远了。这时只见它的根须慢慢向上浮起，露出了根部一个巨大的颜色苍白的东西。那东西突然迅速朝我们游了过来。

啊，那东西长着两只大大的眼睛。两眼怒视圆睁。闪闪发光。它有鼻子，有红红的因痛苦而变得扭曲的嘴唇。

我发现那是一张在水底苦苦挣扎的美丽女人的脸。不用说，那两只海星就是她的两只手。

我平生从未见过如此美丽，而又如此可怕如此可悲的脸。

现在那张难以名状的脸紧紧地贴在玻璃板上。她美丽的双层像两只软体动物一样在玻璃板上蠕动，好像要从那里呼吸空气。

我看见她的牙齿像珍珠一样洁白。她伸出粉红色的舌头在痛苦地舔着。

她怒视着我们。不，是在怒视恶魔大曾根邵张漂亮的脸蛋。她怒目圆睁，眼球几乎要把眼眶撑破。

两个海星也和脸一样在玻璃板上抓来抓去，最后绝望地抽搐了几下松开了。与此同时，她那美丽的脸也离开了玻璃板。只见她张大嘴巴，好像要使出最大的力量大声诅咒似的。无数个气泡从她那洁白的牙齿之间冒了出来，像美丽的五彩肥皂泡一样向水面浮

去。

我们在大曾根的那个所谓的“地下极乐世界”看到了在水池里掺戏的美人鱼。虽然“地下地狱”里看到的同样是人鱼，但她不是在水里嬉戏，而是在奄奄一息地痛苦地挣扎。

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在水槽里密密麻麻摇摆不定的像巨人的头发似的海带、裙带菜之间做垂死的挣扎。那情景实在太恐怖，太残忍，简直使人不敢正视。

看到美女在水槽中已经被折磨得差不多了，赤裸着身体的恶魔大曾根龙次按了一下岩壁上的一个黑色开关。只见从水槽的上部轻轻放下来两个像铁扒子似的东西。那东西从两边夹住正在挣扎的美女的腹部，像老鹰抓小鸡似的把她提了上去。

“各位，那不是表演给你们看的人鱼，是地下王国的刑罚。从地上带回来的女人中，偶尔也有个别征性的。对这些女人我就用这种方式驯服她们。

“我有各种各样的刑具。刚才那个‘人鱼刑’是最重的刑罚之一。像刚才那样，当她们快要窒息时就把她捞起来。如果还不守地下的规矩，就再来第二次，第三次。

“那么，下面就请你们参观我国的刑讯室吧。在这里，不仅女人，凡是这个地下王国的居民，只要违犯了王国的规矩，无论是工人还是其他什么人，通通都要刑具伺候。”

说着话，阿多尼斯般英俊的恶魔又领着我们往洞穴的更深处走去。

借助洞穴里的地狱黄火，我发现那里摆放着许许多多既叫不上名字也不知道用途的木制或铁制的巨型刑具。

我看见的第一个刑具是一个木头轴承支撑着一个像牛车车轮一样的大轮子。轮子几乎贴着地面，直径约三米多，三十多公分厚。轮子朝上的一面钉满了铁钉，轮子下面铺着一块厚厚的木板。木板上也钉了无数铁钉，像地狱里的钉山似的。

据恶毒的大曾根介绍，这个刑具是模仿中世纪欧洲宗教审判用的刑具制造的。把剥光了衣服的人绑在轮子上，慢慢转动轮子，上边的铁钉就会刺入皮肤，并把肉挖出来。他给这种刑罚起了个名字叫“车刑”。

接下来是在一个像一间房子似的地方，四个角各有一个土木工程用的精护。精护固定在岩壁上。大曾根说这也是中世纪西洋刑讯用的剂具之一，名字叫“德转分尸”。把人的胳膊和腿分别用德护上的绳子拴住，然后四个镜护一齐绞动。也就是类似那种车裂，或五马分尸的刑罚。

对面竖着一个木头十字架。不过，它不是用来针人的，但它比钉人的十字架更可怕。

它是头朝下吊人的别具。十字架的两边的根臂上装有木制的德转，上面有粗大的绳子。把人的脚挂在绳子上，头朝下吊着。这样人的血就会倒流，人在上而痛苦地挣扎，会被折磨得死去活来。

再往下是法国革命时期曾流行过的名叫“水剂”的器械。这个器械形状像十字架，平放在地上。使用时把人绑在上面让他动弹不得，然后地狱里的欲卒一人拿来一大瓶水，另一人拿来很大的皮漏斗。他们把漏斗插入被绑着的人的嘴里，从上面不停地灌水。受刑的人顾不上呼吸，直唱到水把胃肠撑波为止。看了那个残忍无比的皮锡斗，我禁不住浑身发抖。

还有一个地方有个像小房子一样的地窖。地客上面吊着一个巨大的钟摆。仔细看，发现钟摆的顶端锋利如刀。那个杀人的钟摆每摆动一次，就在被绑在地窖里的被害人的身上划上一刀，而且刀越刮越深。

另外，那个地窖的地面上还有一个桔井。里面饲养了无数只老鼠。饥饿的老鼠纷纷往被害人身上爬。对于女人来说，这简直是无法忍受的折磨。

我不可能把所有的刑具在此一一做介绍。总之一句话，密密麻麻摆放在这里的刑具中，不仅有西洋刑讯史和东洋刑讯史里所记载的所有怪异的刑具，而且还有宗教式空想中的地狱图里所描绘的，或自古以来故事里所描绘的各种各样的刑具。

如果说稀奇少见的，有西洋刑罚史里著名的名叫“铁处女”的刑讯用面具。小刑具有拔指甲用的小型拔钉器。这里的刑具应有尽有，堪称刑讯博物馆。

靠黑色岩壁摆放的那些可恶的大小不一各种各样的刑具，在红色篝火的映照下，显得非常阴森恐怖，令人毛骨悚然。真是名副其实的地狱。怪物大曾根深不可测的残忍令我不寒而栗。

“哈哈哈哈。各位，不必那么害怕。我并不是要用这些刑具杀人，而且基本上没搞过刑讯。因为，我让那些女人看看这些刑具，给她们讲一下它的用途，她们就会吓得浑身发抖，乖乖地遵守这个国家的规矩。那些在极乐的天空飞在水池中游的女人，我都曾经让她们看过这里的刑具。看过之后，她们就明白了和极乐世界相比，还是做我的情人舒服。

“那么，接下来就请各位看看这个地狱里最恐怖的地方吧。”

“阿多尼斯”说罢往一个狭窄的洞穴走去。

我们害怕极了，不知道比这个刑讯场更可怕的地狱是什么样。但事已至此害怕又有

何用。对于我们几个地狱王国的俘虏，惟有服从命令才能保护自身的安全。

我们几个你推我我推你，跟着大曾根往洞穴里的小路上走去。

大阴谋 洞穴很深，里边有许多岔路。

我们赔着脚往里走，只见两边的岩石变成了红色，脚下的地面好像比原来松软了。这里像是煤矿里的坑道，洞顶有粗大的木头支撑着。我感觉是来到了煤矿。

我们沿弯弯曲曲的坑道走了大约一百多米。这时大曾根突然停了下来，回头对我们说：

“各位！这里有梯子，台阶不高，都可以爬上去。请注意别摔倒了。这上边有我的一个大秘密。”

说罢，他像个白色的猴子一样往几乎是垂直的铁梯子上爬去。我们也只得跟着他往上爬。我吃惊地发现，那里的洞顶上有一个竖井，铁梯子一直通到十几米高的上面。

回头往下看，只见脚下面黑咕隆步的什么也看不见，就像是无底的地狱。每爬一个台阶，都会出一身冷汗。实际高度可能只有七八米，可在黑暗中感到至少有二三十米。想到不知上面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在等着我们，就觉得还不如现在在这里死了干净。

我们好不容易爬了上去。这里是一个洞顶很低的土房，面积约七八平方米。房子中央放着一盏像是矿山上用的矿灯，灯光很昏暗。

我们跟着大曾根进了房间。我往四周巡视，心想不知有什么可怕的怪物在等着我们。但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东西。只是看到一边的墙上挂着一个白色木头做的牌子，上面写着“XX百货店”几个大字。另一侧的墙角有一个大木箱。

我们几个面面相机，一言不发地站在那里。大曾根感到很奇怪，看了看我们，突然低声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六比一，是个好机会。怎么样？你们六个人能不能制服我？哈哈哈哈。不过，你们往这儿看！我拿着这个开关，咱们比赛一下好吗？看你们扑过来得快，还是我按这个开关快。”

大曾根狞笑着伸手抓住了木箱旁边墙上的电源开关。果然像大曾根刚才所说的那样，这个地狱王国为了制造地狱效果，故意不装电灯。实际上洞穴里到处布满了盗电的电线。既然这里有开关，那就说明这里也有电线。

一个同行壮着胆子打圆场说：

“你这是说哪里话，我们不会做那些不顾后果的事。即便我们把你抓住了，你还有

那么多部下呢。何况我们连出口在哪里都不知道。你不要胡思乱想了，快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房间可怕在什么地方。”

“哈哈哈哈。我知道你们没那个胆量，我只不过想让你们注意这个开关。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你们认为这个开关是干什么用的呢？请你们仔细看看。电线沿墙壁一直到天花板上，你们说天花板里边会有什么呢？是炸药。那里边埋的炸药足以把一座大楼炸得粉碎。

“这个木箱里也装满了炸药，是备用的。不过，如果天花板上的炸药爆炸了，当然箱子里的炸药会一起爆炸。而且，它的威力相当于原来的两倍。

“你刚才说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你说还有比这更可怕的东西吗？我并不是说爆炸本身可怕，而是说爆炸造成的破坏可怕。猜想想看，这些率意味着什么呢／’

大曾报话里有活地指了指脸上的木牌子。我刚才已经说过，牌子上写的是东京市内数一数二的XX百货商店的店名。

“牌子上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果的这地方，上边就是xx百货商店的大楼。那个百货商店的地基的水泥柱子就在这个房子的隔壁，离这个房子天花板旁边不远的地方就是那个百货商店的地下室。我在那个百货商店的地下室的地板下面的混凝土里埋了大量的炸药。”

听了他的这些话，连我们这些一向胆大的人也不由得感到胆战心惊。可是，如此荒唐的事情可能喝？如果这里是XX百货商店的地下，那么岂不是整个东京的中心地带的地下全部是洞穴了吗？这话听起来不是在做噩梦就是疯子在胡说人道。

“哈哈哈哈。你以为拿这些骗小孩子的话能吓着我们吗？你一个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东京的地下挖那样大的洞穴。修建地铁还需要几年的时间和巨额资金呢。虽说你是个恶魔，但那种无法无天的事你是绝对办不到的。我们不会那么容易上当的。”

听了他一番狂妄的话，我终于忍不住讽刺了他几句。

“你的意思是说你不相信？这也难怪。你们自以为报社本身就像一个王国，觉得很了不起。从你们高傲自大的心态来说，我的话也许令你们无法相信。那么清各位等一下，我马上就让你们看一个让你们充惊的证据。

“你刚才拿地铁的工程和这个洞穴的掘进工作作比较。你为什么要那样比呢？情况并不那么简单。不过，这个地下王国看上去很大，其实面积并不比地铁大，面积只有目前东京地铁的十分之一。工程很困难，但费用并不高。

“不过，这也不是一二年能完成的。在我十五岁时，我父亲就着手这项工程了。当初动工时只有少量的资金。到我长大时，他已经为我扩建这个王国打下了基础。

“为了弄到扩张领土所需的资金，我们花了许多心血。当然，我们为此做了许多坏事。自从发现了星野清五郎的先人伊贺屋传右卫门的藏金地点之后，短时间内，我的领地就得到了惊人的扩展。因为我得到了时价值五千万元的旧金银。

“啊，对了。我把那件事讲给你们听，也许你们就相信我的话了。

“那是七年前的事。当时正值地铁一期工程开始，但是承包工程的土木会社的工程师工学博士成做和他手下的几个工程师却失踪了。那件事情不是至今仍是个谜吗？”

我们知道这件事，这件事当时闹得满城风雨。的确，成徽博士和几个工程师失踪了，而且至今下落不明。

“我们选择了没有妻小，或有妻子但没有孩子和父母的人。那些人刚好符合这些条件。我父亲让他们保证未来十年内不能离开黑暗的地下一步，给了他们每个人一笔不小的财产，让他们加入了我们的行列。

“但是，如今他们根本就不想再回到地面上去。因为他们尝到了地下极乐世界的甜头，体验到了醉生梦死的感觉，明白了地下王国的居民是多么的幸福。

“我用同样的方法，花了几年的工夫，让许多土木工人。电工、美术家、音乐家等归顺了我这个国家。他们没有成做那样的社会地位，因此不怎么为社会所注意。

“怎么样？我有巨额的资金，有在建设地下王国方面日本屈指可数的设计者和工人。到目前为止，我已经花了十年的时间，在东京的脚底下建成一个地下王国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呢？

“我们的地下作业必须在绝对缜密的情况下进行。因此，的确遇到了许许多多困难。最令人头疼的是处理开挖出来的土石。

“这个王国有五个边境线，也就是到地上世界的出口。其中一个出口是用来运送岩石和泥土的。我们想出了一个很好的方法，从那里运土石绝对不会被人怀疑。不过，那个出口不能告诉你们。当然，其它四个出口也不能告诉你们。因为，告诉你们出口的位置就等于是自取灭亡。

“你们可能会说，既然知道在东京的地底下，那么早晚会被发现的。其实不然。这个洞穴虽说很大，但其实面积很小，怎么可能为了挖开我们的洞穴而把整个东京都挖个底朝天呢。

“你们是不是想说，那么就把已经知道的百货商店的地下室挖开就行了？哈哈哈哈，那太危险了，我刚才已经告诉你们了，我在那里安放了大量的炸药，即便是挖到了洞穴，百货商店转眼之间就会化为灰烬。

“如果你们愿意，我可以全部让你们参观。这样的爆炸装置我还有八处。例如某大银行的金库、某富豪的家宅、大宝石商的脚下。而且，连我们目前最大的敌人某警察署的房子底下也放上了炸药。

“这个王国的中心部有一个配电房。那些爆炸装置可以在这里分别引爆，也可以板一下配电房的开关同时引爆。

“我们的爆炸装置大体完成之后，才邀请各位来这里参观，目的是为了在请你们来时，防止万一遭到地面上的攻击。

“明白了吗？如果地面上想攻击我们，那么地面上的九个最繁华的建筑物将迅速成为灰烬，而且必然会引发火灾。因此，东京市民的损失不知会有多大。大体上你们把它想象成发生了小型的前年的关东大地震就行了。

“这个世界上我只有一个可怕的对手，在这里可以告诉你们。他就是有明友定男爵的遗腹子，名叫有明友之助的年轻人。这家伙具有和我一样的智慧和手段，而且拥有相当多的资金。他发誓要阻止我的罪恶，把向我报仇作为他终生的事业。我和那家伙打了赌，我发誓几年之内把东京笼罩在毒焰之中。我在我的名片上印上旋涡的图案也是为此。

“因此，为了实现我的誓言，我甚至希望地面上的攻击早点到来。因为，只有这样东京才会发生大震灾，才能把东京罩在我的火焰旋涡中。当然这样做我会丢掉性命，但却可以换来东京的一片火海。这就是我的梦想，是我从小的梦想。”

根据我当时的印象，我感到差不多完整地记述了大恶魔大曾根龙次的雄辩。在昏暗的土屋里，背朝矿灯的英俊青年大曾根简直就是恶魔的化身，是恶魔世界的鬼怪。只见他兴奋得全身的肌肉在颤抖，两眼放着磷光，红红的嘴唇喷着唾沫星。

各位读者，请不要嘲笑我们六个新闻记者的懦弱，不要责备我们当时为什么不按这个十恶不赦的坏蛋。地下的黑暗对我们产生了不可思议的作用。虽然知道眼前的一切是现实，但又无法相信这是现实。那里笼罩着噩梦和疯狂，我们感觉就像是在做噩梦。这个坏蛋计划得如此周密，使我们就像梦魔般地完全失去了自我。

奇谈怪论的地狱演说结束后，大曾根又领着我们从土屋里下来，在迷宫似的岔道里左拐右拐，最后来到了他的所谓配电房。途中随处可见手持凿岩机或铁镐在开凿地道的

工人。他们都戴着铜面具，也有人戴着铜面具在指挥工人干活，说不定是七年前失踪的其中一个工程师。

配电房位于地下通道的旁边，面积约十来个平方米。墙上有一个地面上常见的配电盘。配电盘前面坐着一个戴铜面具的人。

配电盘本身并没有什么奇特之处，坦旁边一个大蓄电池引起了我的注意。于是大曾根很得意地给我们解释了起来。

“这个蓄电池是备用品。当遭受地面上的攻击，盗电的电线被切断，也就是说，当地面上为了躲避挨炸，切断电源攻击我们时，就用它来供电。如果电源被切断，这里的通风和供暖设备将会停止工作，但这个蓄电池足够操纵爆炸装置。”

啊，考虑得真够周到的。看来这个地下王国是无懈可击了。除非冒着日本首都的中心发生大爆炸的危险，否则就不可能从地面上对它进行攻击。

一个同行忍不住问道：

“你刚才说让我们看看这里是东京地下的证据。那证据在哪里呢？看不到证据，我们怎么相信你的话呢？”

这是我们几个都想搞清楚的问题。

大曾根根雄辩地给我们说明了这里就是东京的地下。虽然他的话里有一些专业性的东西，但基本意思还是符合逻辑的。但他讲得越巧妙，越使我们深思。他如此地吹嘘，也许正是为了伪装他根据地的真实位置。说不定这里不是东京的地下，而是离东京很远的山里边。必须时刻提防这个恶魔难以捉摸的鬼点子。首先，想炸毁一个大城市，这种想法十分幼稚可笑，过于疯狂。对这种荒唐可笑的故事，除了说它是妄想，还有其它价值吗？新闻记者必须报道准确无误的事实，而对恶魔的幻想绝对不能煞有介事地进行报道。

然而，大曾根显得很沉着。

“哈哈哈哈，你们疑心很重啊。那好吧，虽然危险点，但为了各位新闻记者，就破一次例让你们参观参观。不过，只能看一眼。”

我们一脸狐疑，不知他要让我们看什么。大曾根斜着眼看了看我们，走到洞穴里的一角，朝一个戴着铜面具面对着墙纹丝不动的人喊道：

“你！让他们看上一眼，但不许让他们看到标志性的东西。不要让他们看远景，让他们从下面垂直往上看离地面近的东西。只要看到来往的行人和汽车、电车就行了。”

我发现面朝墙站着的男子面前的洞顶上吊着五根粗大的金属管子。那个男子一直把眼睛贴在其中一根管子口上。看来是大曾根的了望哨。

听到头的命令，他一言不发地迅速调整起管子来。过了一会儿，看样子是调整好了角度，慢慢后退了两三步恭恭敬敬地向头鞠了个躬。

大曾根亲自从管子口向上望了望，然后对我们说：

“好了。这样就没问题了。各位请！请你们轮流看看。”

站在前边的我第一个把眼睛贴在了管子口。果然不出我所料，是一个和潜水艇上的潜望镜一模一样的窥视镜。

我只看见了一个大街上的路面，但不清楚是哪个大街。好像是柏油路面。只能看见来往行人腰部以下的部分。我看到有西服的裤子、和服的下摆、鞋、木屐、草鞋等。人行道那边是行车道，可以看见来往的汽车或汽车的下半部。再往远处着，好像是一条闪闪发光的电车的轨道。当电车通过时勉强能够看见电车的车轮。

“如何？你还说这里不是东京地下吗？电视机还没有发展到如此的清晰，潜望镜也不可能有二三百米长。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站的地方紧贴着大都市的地面，这是不是已经证明我的话是真的？你还怀疑吗？”

我们谁也没有回答他的问话。因为，这太令我们吃惊了。他的话的确是事实。恶魔的暗室就在我们这个大都市的脚下，它像毒蜘蛛一样在张开它那丑恶的触手。啊，这实在让人无法相信。这既不是噩梦，也不是狂人的妄想，而是事实。

像是想阻止人们搜寻一样，大曾根昂然地说：

“我事先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以为潜里镜突出在地面上，去到处寻找，那是白费劲。我不会做那种傻事。潜望镜当然装在比地面高的地方。不过，它的形状使你们绝对不可能轻易找到它，就像这里的出口一样，你们大概花一年的时间也难以找到。地面上的人绝对找不到。哪怕所有的警察全部出动，所有的侦探高手使出全部手段也不可能找到。”

接着，他阴森地笑了笑，变了个腔调说：

“现在你们大体上了解了我这个暗室了吧？那就请各位运用你们的神来之笔，把这里的情形充分地向社会做个报道。我正是出于这个目的才请你们到这里来的。那我们就到此分手吧。祝各位身体健康。

“我当然会安全地把各位送回到地上的世界。不过，为了保守这个国家的秘密，还得委屈几位一下，让你们再失去一次知觉。不过这次就不用红茶和香烟了，打一针就行

了。”

说罢，他按了一下墙上的按钮。看样子是事先计划好了，只见从另外一个暗室里出来一个戴铜面具的人。他手里拿着注射器和药棉朝我们走过来。

不知我的一个同行想起了什么事情，突然慌慌张张地说：

“请等一下！我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关于花菱兰子的事。你绑架花菱兰子失败了，我想你不会就此罢休吧？你打算再次绑架她吗？”

赤裸着身子的大曾根哈哈一笑，充满自信地说：

“噢，问得好！那就顺便请各位也把这件事向社会做个报道吧。当然，花菱兰子属于这个地下王国。我一定把她俘虏过来给你们看看。定个期限也可以。你们瞧着，从现在开始十天之内我一定把她弄到手。旋涡贼将再次出现在地面上。”

就这样，我们结束了暗室的采访。针打在手臂上，还没来得及感到疼就昏迷了过去。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们六个人在芝浦的一处填土造的草地上醒了过来，感觉就像做了个噩梦似的。

我们个个脸色苍白。遥望远方，只见笼罩在朝霞中的东京南端的上空，朝阳冲破云层，露出耀眼的光芒。也许是心理作用。总感到太阳光好像在打旋似的。

（地狱见闻记）到此结束了。

于是，正义的骑士和地狱的魔鬼的决战也即将开始了。

东京广大的市民读了那个爆炸性的报道后，昼夜心神不宁，处于极度的恐惧之中。有朋友之助和久留父老人真的能除掉那个人类的敌人，防大爆炸于未然，报父子两代之仇，奏响正义的凯歌吗？

奇怪的广告气球 首都六大报纸刊登的暗室见闻记，使东京市民陷入极度恐慌之中。暗室见闻记刊登后的第二天下午四点左右，一个奇怪的蒙面人来到了警视厅刑侦部长办公室。

这个人身穿深灰色西装，深灰色大衣，头戴深灰色礼帽，是一个老绅士。可不知为什么，却用一个像深灰色的面罩一样的东西把整个脸蒙了起来。

负责接待的人对他这身奇怪的打扮感到有点怀疑，但老绅士一言不发地拿出一张名片。名片上写着原警视总监、贵族院议员Y的名字，而且介绍信上还盖有Y的印章。虽然接待人员有点怀疑，但只能把名片和介绍信送给刑侦部长。

刑侦部长大关一眼就看出是Y亲笔所写。从介绍信的语气看，好像有重大的事情，因此他立即把这个奇怪的老人请到了自己的房间里。

老绅士在房间的外边脱去了外套和礼帽，但那个蒙在脸上的奇怪的面罩却始终没搞下来。他头上包着头巾，脸上垂挂着灰色呢绒布。只有两只眼睛的地方挖了两个窟窿。大失部长盯着眼前这个不速之客，严肃地说：

“你是久留须对吧？你脸上挂的这东西是怎么回事？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这样的礼节。”

“你是说我为什么不拿掉这个面罩吗？因为我没有脸。”

“什么？没脸？”

“哈哈哈哈。你不用害怕。我说没脸，意思是说……”

说着话，老绅士走到刑侦部长面前，迅速撩起深灰色的面罩让刑侦部长看了一下，并且又立刻把脸蒙了起来。刑侦部长感到看到的不是一张人脸，而是一个骷髅：又圆又大的眼窝，鼻子的地方是个黑窟窿，没有嘴唇，白色的牙齿外露。啊，难怪他说他没有脸。

虽然刑侦部长见多识广，但仍然被这突然的情景吓了一跳。

“所以，还是蒙着脸谈话比较方便。”

“你这是受了伤。是不是被火烧的？”

“对。是大曾根龙次的父亲把我弄成了这个样子。”

“什么？大曾根的……？”

“是的，名片上都写了。今天来拜访你，是因为关于大曾根我有重大的事情想和你商量。”

不用说，这位老绅士就是有明友之助的后盾久留须左门老人。老人接着简短地说明了一下父子两代对大曾根龙次的仇恨。

听罢老人的介绍，大关刑侦部长深深点着头安慰老人说：

“你说的这件事我也曾听说过，也知道有明男爵的遗腹子友之助为了阻止大曾根作恶吃了不少的苦头。”

说着，他为这位站着说话的老绅士让了座。

久留须老人问道：

“那，曾视厅有逮捕那家伙的具体计划没有？”

部长一脸苦涩地说：

“你不是别人，我就实话给你说吧。我们也很为难。昨天我把六个记者叫到这里，

仔细地进行了了解，可一点头绪也没有。不知道那个暗室的出口在什么地方。”

“我猜猪可能是这样。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这件事。大失部长，要想找到地下的秘密，我们必须到天上去看。”

“什么？上天？”

“对，上天。”

怪老头不着边际地说。

部长觉得他不像是在胡说八道，因此认真地催促他说：

“请你说得再详细一点。”

“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我必须先介绍一下从昨天傍晚到今天早晨所做的事情。大失君，你们疏忽了的一个线索幸亏被我抓到了。那六个新闻记者其它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一件事。”

刑侦部长看着他深灰色的面具，不以为然地说：

“你是说……”

“我昨天傍晚挨个问了那六个记者一个奇怪的问题。首先我请他们每个人尽量详细地回忆当时从那个暗室的潜望镜里看到的情景。因为，我们要抓线索，只有从那个潜望镜里看到的景色入手。”

部长面带失望他说：

“啊，这个我们也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可记者们只记得来往行人的脚以及车辆的轮子，和暗室有关的线索一点都不记得了。”

老人打断了部长的话说：

“情况基本和你说的差不多。那几个记者一点也不记得标志性的建筑物。但我并没有气馁，我的热心有了回报。我反反复复地询问记者，希望能从一些细小的事情上查出些蛛丝马迹来。

“我坚信即便是那些记者看漏了，但他们在心里边一定会捕捉到些什么。

“我发疯似的不厌其烦地反复对他们每一个人说，请把心态恢复到看潜望镜时的状态；请闭上眼睛回忆一下当时所看到的情景；请静下心来看着浮现在眼前的当时的情景。前四个记者毫无反应。可当我问到第五个记者时，那个N报社名叫北川的记者忽然想起一个十分重要的事情。

“当轮到北川观看时，刚巧潜望镜前边有一辆汽车通过。他说他看了汽车的尾部。

那么，即便他没有读汽车的牌号，但他的确看见了汽车的白色牌号。哎！大矢君，听了他这话，我激动得差点没跳起来。

“于是我请北川在心里边再进一步看看，请他把车牌上的数字回忆出来。

“看样子北川君也开始感兴趣了，他认真地闭目回想起来。就像坐禅似的，清心寡欲地等待那个汽车牌号的出现。

“过了一会儿，他告诉我说黑暗中出现了白色的数字。开始是个1，接下来是久就这样，北川花了很长时间，终于搞清楚了汽车的车牌号码是15260。”

“噢，把车牌号码弄清楚了！”

刑侦部长也感动地附和着老人的话说。

“平心静气这东西实在是了不得。我和北川君花了两个小时，累得满头大汗，集中精力想这个五位数。最后终于成功了。

“明白了车的牌号，寻找车库并非难事。而更重要的是，北川君前一天看潜望镜的准确时间。因为只要明白了时间，搞清楚那个牌号的汽车当时在东京的大体位置，就能够弄清那个潜望镜伸出的地点，差不多也就明白了那附近的秘密出口。

“然而遗憾的是，北川君对当时的时间一点也不记得了，我只好又到其他五个记者家里去问。结果，幸运的是其中一个记者说，刚好他们六个人在着潜望镜时他看了看手表。他说他清楚地记得当时是下午四点十分左右。

“于是我请报社帮忙调查那个牌号的汽车。结果查到了深川区门前伸叶的一个叫富土屋的车库。我的脸这个样子，没办法我带了一个心腹去。他找到那个车的驾驶员，问驾驶员昨天下午四点十分左右车在什么地方跑。

“刚巧驾驶员清楚记得当时在水天宫前拉了个客人，把他送到了本石叶一带。于是我又按照驾驶员说的路线去实地看了一遍，然后吩咐我们雇来的十几个人分头去仔细调查那附近的住家。可能这属于私设侦探。有明友之助为了对付那个杀人魔王，平时雇了几十个人，对他们进行了训练。

“我说的这些话，你听了可能会不高兴。因为这等于是其他人从旁边插手上峰的工作，拍上峰的马屁。哈哈哈哈。”

“说哪里话，现在哪还顾得上这个。不仅如此，我非常佩服你。这件事即使是我们去做，大概也不过如此。那么发现什么可疑的房屋了吗？”

刑侦部长现在考虑的不是责备这个怪老头，而是该如何很好地利用这个外行人的搜

查成果。

“发现了。你知道，从水天官到本石叮有电车通过的马路两旁全是大公司大商店。其中多数都很熟悉，因此反而报省事。不知你是否知道，那道街的小传马叮电车站附近有一个很显眼的豪华大宅院，周围有高高的水泥围墙，显得很气派。

“经过了解得知那地方原来是棉布批发商建的房子。一年前他把房子出售了出去。那个房子现在的主人是一个名叫蓑浦的大财主。这个人没有正当的职业，据说是东北的一个大地主，周围的人都不清楚他的真实情况。

“我的部下盯住那个目标，反复进行了解，发现蓑浦这个人是个古佛像收藏家，经常有装着大件货物的卡车进出他家。而且还发现了一个更确凿的证据。”

“噢？更确凿？”

刑侦部长不由得坐直了身子。对手是一条犯罪史上史无前例的大鱼。想到可以从眼前这个老人嘴里掏到搜查的有力证据，他感到难以抑制的兴奋。

“是的，抓到了确凿的证据。我的部下发现那个房子二楼的铜下水管靠房顶的地方有一个圆孔。再仔细看，发现那个孔里面有个发光的东西在慢慢移动。”

部长一下子表情严肃起来。

“那就是那个潜望镜！”

“对。发光的东西肯定是潜望镜的镜头。不断移动，说明地下有人在操作着它改变角度。

“于是等到天黑以后，我选派两个动作敏捷的部下潜入到了那所房子。我当然知道一旦被对方发现会是什么结果。因此，我吩咐部下务必不要被对手发现，要随时准备逃跑。

“两个部下平时一直在研究轻功，他们身手都很敏捷。老天保佑，两个部下没有被他们发现。两个人把那个房子的周围仔细搜寻了一遍。”

“那一定找到那所房子的地下室了？”

“可是，奇怪的是没发现地下室。房子外走廊上平平的，没有地下室的入口。院子很大，据我的部下报告，他们把院子也搜查了一遍。但既没有新翻上来的土，也没有枯井或枯树洞。总之是一无所获。

“不过，根据那所房子里有潜望镜，以及不断有大货箱运进运出的情况来看，我觉得那里肯定有暗室出口。

“毕竟我们的对手是个玩魔术的，很难预料他搞一个什么名堂出来。我认定那所房子是地下巢穴的其中一个出口。”

“这么说，你的搜索是不是在那里碰了壁？”

“不，并不是碰了壁。因为我知道，那里还有一个地方没有搜查。有个地方再高明的侦探通常也会漏掉的。那家伙狡猾得很，我觉得越是看来不可能的地方，说不定反而就是他的秘密出口。”

“噢，还有那种情况？也就是说是个盲点。那究竟是哪个地方呢？”

刑侦部长被老人的话所吸引，越来越成了老人热心的听众。

“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到天上去才能弄明白。乍一听这话似乎有点荒唐，但仔细想想，就会明白这是推一的方法。

“你看如何？大曾根具有把东京的中心地带一下子炸上天的力量，我们不可贸然出手。

“动用警察把蓑浦的住宅包围起来，把住在那里的人全部抓起来仔细调查，让他们说出地下的秘密出口，这并非不可能。另外，还可以突然搜查我说的那个推一漏掉的地方。

“可遗憾的是，惟有这一次绝对不能用那种激烈的手段。因为，如果大曾根发现他的地下巢穴有危险，很可能会随时引爆那些炸药。那家伙早就严阵以待了。可以说恶魔正等待着这壮烈的最后一刻。”

“不错。这正是我们感到为难的地方。因为，如果不冒成千上万所房屋被炸、数千人丧命的危险，我们就无法动那家伙的巢穴一根指头。”

“所以我说要上天。虽说我的两个部下没被对方发现，但再去搜查那个地方是很危险的。

“但如果在天空，就超出了潜望镜的视野，也不会引起那个房子里的人注意。从天上可以把那座院子里的情况尽收眼底。

“那家伙利用我们的盲点，我们也利用他的盲点。他再小心谨慎也不会想到我们会从天上监视他。”

“那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从哪座高楼上去观察？”

“不是的，那一带没有那么高的楼房。我们必须在天上飞。”

“我听不懂你的意思，总不至于派架飞机去吧。”

“不是飞机，但和飞机类似。广告气球。和那附近的商家谈好，放一个印有那个商家广告的气球。昼夜监视那座房子的动静，直到抓住线索为止。

“当然，那个气球比一般的气球大。我在气球的下部开了个窗户，能容下两个人。”

“这么说你已经把气球做好了是吗？”

“没错。为了和大曾根作战，有明友之助准备了各种武器。广告气球也是为了利用敌人的盲点早就事先准备好了的。我们仓库里有五个这样的大气球。

“大失君，和大曾根这样的坏蛋作斗争，我们需要做充分的准备。友之助为此投入了巨额资金，组织了一支堪称军队的讨伐大曾根的队伍，准备了各种各样的武器。”

大矢刑侦部长完全被眼前这个带着面具丑八怪似的怪老头的气势压倒了。从怪老头那面对警视厅的干部而毫不畏惧直言不讳的谈吐中，他感受到了老头那压倒对手似的威严。

“‘这个主意不错。放气球的确是个奇招。谁也想不到气球里会有人。这个奇招我们是想不出来的。你的意思是不是马上就放气球？”

“不，我已经在那附近一个商家的屋顶上放上了气球。估计我的部下现在正从气球的窗户里用望远镜监视着差浦家的动静。”

“噢，已经放了气球了。那，发现什么情况了吗？”

“不不，情况倒还没发现。大关君，我今天来是想求你件事。我想请刑侦科的哪位先生到气球上去和我一起监视蓑浦家的情况。有明友之助不听我的劝说，他要一个人和大曾根战斗到底。说不能容忍法律对他不痛不痒的判决，要对大曾根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可是，打从看了那篇关于暗室的报道后，我不能再袒护友之助的想法。因为，一个人单枪匹马地干太危险。他不能为了报杀父之仇而置数十万东京市民的生命于不顾。

“因此，我说服友之助，决定请警察帮忙。我决心用我多年与大曾根作斗争的经验助警察一臂之力。

“因此，我想请你们首先从用气球监视开始。如果发现了暗室的出口，关于下一步如何抓住大曾根，我也有些想法。关于这一点，以后还有机会跟你说。”

刑侦部长听完老人的话半天没有做声。他担心答应老人这样离奇的请求是否有损警察的体面。看来他一个人难以决定，说了声“你等一下”就走了出去。过了老半天，才见他陪着一个穿西装的警官笑嘻嘻地回到屋里。

“我们决定接受你的请求。这位是刑侦一科的中村警部。他马上就和你一起去放气

球的地方。”

于是，戴深灰色面具的怪老头和中村管部立即从警视厅出来，特意叫了辆出租车朝放气球的地方赶去。

水池里的怪物 当天深夜，警视厅刑侦第一科第一组组长中村警部和怪老头两个人躲进了摇摆不定像个黑口袋似的气球里。

像个大帐篷似的橡胶气球，被风一吹哗啦哗啦地响个不停。气球的下边有一个小窗口。从窗口俯视夜幕下的东京，像有无数颗星星在眨眼，十分美丽。窗口的下方是条大马路，连接人形呼和传马叶的电车路轨上方的电线刚刚没有了火花，像长方形动物似的微黑的电车也看不见了。末班车的时间已经过了。

但比电车更小的长方形的汽车仍不时像箭一样开着车灯在马路上跑来跑去。

蓑浦家的宅院位于靠近小传马可的马路的一侧。从空中看，就像是用混凝土做的一个一米见方的盒子。中村和久留须手拿望远镜每人十分钟轮流监视下面的院子。

院子里有三个看上去一点大的照明灯。虽说是深夜，仍可朦朦胧胧看到院子里的情况。

中村留部移开望远镜回头朝身后的久留须老人说：

“看样子他们睡觉了，窗户上一点亮光都没有。”

“那我们就更不能大意了。现在正是有情况的时候。”

虽说黑暗中看不清老人的那张丑脸，但感觉仍能看到他那没有嘴唇的白白的牙齿。

在高高的天空上的这个孤岛上，他们像平常一样交谈着。没有人会听到他们的声音。

现在轮到久留须老人监视了。他和警部交换了位置，拿起望远镜放在眼前。

“幸亏院子里有电灯，虽然暗一点，但仔细看，连水池里源的树叶都看得见。这个望远镜可是我的宝贝，它倍数大，视界清晰。”

“是啊，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望远镜。”

“哎？中村君！那个房子前边停了一辆拉货的车。上面装着一个大木箱子。”

“什么8木箱？”

“对，两个男人正往门里边拍。……哎？他们不往屋子里始，怎么抬到院子里去了？……走到水池边了。……把箱子放到了水池边上。”

“给我看看。”

中村警部忍不住从老人手里拿过望远镜。

“噢，是那个。一个大木箱，连人都装得下。说不定

“那也说不定，那家伙几乎每天绑架妇女。不过那里面不一定装的是人，因为地下面的人的食品也是用同样的方法运送的。”

“可是，很奇怪。两个家伙把箱子放在院子里走了，给里边的人连招呼也不打。啊，他们拉着车走了。”

“中村君，先不要管车，要注意院子里木箱子附近。如果我的判断正确，那么接下来有趣的事情马上就要开始了。”

听久留须的口气好像在期盼什么事情发生。

“不过，看样子好像屋子里的人并不知道箱子的事情。”

“哈哈哈哈，屋里的人没有必要知道。他们正在用潜望镜看着呢，地下的人对箱子放在什么地方一清二楚。”

“对，对。那地下的人应该爬出来取箱子了。那秘密出口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很快就会明白。我白天已经说过，我在想像那个秘密出口。也可能我猜错了。总之好好看着吧。”

中村警部越来越佩服老人的智慧，他感到这个像骷髅似的老人的脑子里有常人所没有的洞察力。因此，他不敢怠慢，按照老人的吩咐聚精会神地监视着那个奇怪的木箱子。

好长时间，望远镜里的那个木箱子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可是，当时间过了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时，发现昏暗的院子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开始动了起来。

开始对警部也不清楚是什么在动，只是感觉什么东西打破了平静。可是，仔细观察，那个东西越来越清楚了。

“哎呀，奇怪。水池里的水怎么翻起花来？而且，周围的树叶一动不动，只有池子里的水像有风在吹着一样荡个不停。”

“噢，水池里的水开始起波浪了。来，给我看看。”

“嗯，在动，在动，好像鲸在翻滚一样。啊，看来我猜对了。暗室的其中一个出口就在那个水池里。”

“什么？出口在水池里产

“对。他的计谋超出人们的常识，谁也不会想到一个浑浊的水池子里会藏有地下的秘密出口。可能许多人都从物理上考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然而，天才的罪犯却把不

可能变成了可能。

“噢，出来了，出来了，怪物从水里露出了脸。果然不出我所料，他们从水池底下推出一个铁管子。中村君，你来看看。他们想得多么巧妙啊。”

中村与老人交换了位置，接替老人继续观察。

“确实从水池子里伸出来一个像钱箱子似的东西。哎呀，铁箱子的盖打开了。……在铁箱子和水池边之间搭上了梯子，铁箱子里好像有个东西在动。肯定是人。可脑袋怎么那么奇怪？看上去就像潜水员一样。澳，对了。也许是新网报道里提到的那个钢面具，是和（铁面人）那本小说的插图上画的一模一样的怪物。……那个怪物从铁箱子里出来了，一个、两个、三个，一共三个人。他们现在正沿着梯子往水池边走。”

水池的全景全在望远镜的镜头里。水池的中间有一个一米见方的方形铁管子。梯子上三个戴铜面具穿工作服的男人正急急忙忙朝水池边上走。

可是，暗室的出口的位置也太离奇、太夸张了点，一米见方的铁管子肯定是两头一般粗，一直通到水地下面。很可能和煤气的贮气罐、石油的贮油罐差不多，用动力自由伸缩。的确，这样一来，水就不会漏进管子。这实在出人意料。把水池作为出人的通道也并非不可能。

“太令人吃惊了，这一招实在厉害。这样，无论如何也难以找到。水池竟然是出口。久留须先生，这样出人意料的机关，你也能植出来。我对你的洞察力实在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说哪里话，因为我太了解大曾根这个人了。凭我多年的经验，大体上能猜到大曾根完全有可能这样做。因为那家伙是个爱好虚荣的空想家。自从他装腔作势地想出那个暗室的主意以来，就完全暴露出了他近似疯狂的本性。”

“啊，三个家伙开始运箱子了。……他们沿着梯子往铁管子走去。哎呀，管子里好像还有人，也是个戴铜面具的人。……那家伙从下面接住了箱子。看来铁管子里面有梯子。……已经看不见梯子了。三个家伙也依次进了管子。…管子关上了盖子，而且开始逐步下沉。…简直像潜水艇下沉一样。”

水池里的怪物终于从望远镜里消失了，只剩下水池里的水还在摇荡。不久，院子又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大概谁也不会想到那个普普通通的水池里会出来一个怪物，一口吞下一个木箱子。

看了全部经过的两个人，坐在摇摇晃晃的气球的底部好半天没说一句话，他们在回

想刚刚看过的怪梦。这的确是个梦，只能认为是一个罪犯的奇想和现代科学结合而成的令人不寒而栗的噩梦。

“这次你明白了吧？大曾根就是这么个人。因此，为了和这个魔术师斗，我们也必须最大限度地使用计谋。

“中村君，据说暗室里有一百多个他的同类在活动。因此，我们也必须派一百多位警察到地下去。我们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如何不让罪犯察觉，悄悄地把大部队运到地下去。

“那么，看了刚才那个不可思议的场面后，我觉得我们应该有办法了。既然敌人用魔术，那我们也用魔术。

“大曾根说他地下有五个出口，我想其它出口的机关和这个出口肯定差不多。警察必须找出这些出口。而且，必须分头从几个出口同时攻人他的地下王国。你明白了吧？”

中村警部虽然还不太理解老人充满自信的话，但他也仿佛看到漆黑的夜空里出现了一个恶战的画面……一个问所未闻的地上和地下的恶战。想到这些，中村心里不禁充满了前所未有的眼气。

恶魔的凯歌 大曾根把东京的地下挖成四通八达的洞穴，让绑架来的数十名美女，或扮成飞天的天女，或扮成水中的人鱼，或扮成在岩石上爬来爬去的半兽半人，或扮成在地下石壁上的壁虎。而他本人则躺在由裸体美女组成的人床上，指挥一百多个身强力壮的部下，做尽了世上所有的坏事。他发誓要让东京的上空变成红色旋涡，把它投进邪恶的毒焰之中。这个现世魔王大曾根龙次，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享受了二十五年的人生，如今正是他大奏恶魔凯歌的时候。

东京六大报社的得力记者轻而易举地中了他的圈套，像乡下人进城一样，战战兢兢地参观了地下的黑暗王国，然后又在各自的报纸上煞有介事地发表骇人听闻的地狱见闻，从而令数百万读者深感震惊。而且，他们不仅不清楚地下世界的准确位置，连出口在什么地方也一无所知。

全国上下都在议论报纸上报道的这桩天字第一号的怪事。人们谈虎色变，但又对“暗室”议论个没完，仿佛除此再没有其它话题了似的。警视厅使出了浑身的解数，甚至有人提议出动军队。

地狱恶魔大曾根应该感到很得意了。不过，他得意的还不仅仅这些。他向六个新闻记者承诺的事情，即绑架女演员花菱兰子的事，几天后也不费吹灰之力就办成了。

一天晚上，地狱王国里热闹非凡，到处是发疯般的狂笑声。恶魔的管弦乐队奏响了震耳欲聋的凯歌，洞顶上映着五色极光，天女在头顶上飞，人鱼在水中游，她们伴着音乐在歌唱。

而在洞穴的另一侧，赤裸着身体的大曾根像得胜将军似的对着眼前的一个大木箱在吼叫什么。

“爸爸，地狱下面的爸爸，现在我终于可以骄傲地站在您面前了。您瞧这个，瞧我的战利品。如今我已是地下王国的国王了。我不仅是地下王国的国王，而且是全世界的国王。我想要的，没有一个得不到。在我面前没有我办不到的事情。我如今已经是那个邪恶的全能之神，一个地道的恶魔。而这正是您梦寐以求的，您为此一直在熏陶我。

“您听见了吗？爸爸。自从您去世之后，我按照您灵魂的指引，凭借我邪恶的智慧，得到了价值惊人的地下宝藏。我把它作为军费，出色地完成了爸爸描绘出的事业。

“暗室里的坑道已经通到了许多重点建筑物的下边。我只要按一下按钮，就可以把整个城市置人火海之中。地面上的人连我的一根毫毛也伤不到。因为他们害怕这人为的地震和火灾。啊，现在这个国家的首都就掌握在我的手心里。这不是王者是什么！我是全世界的主宰。全世界都承认我这个地点不明的暗室的主人具有全能的力量。

“地上面所有的财宝、生命，都任我摆布。您瞧，现在这个暗室里关了近两百条男女的生命。他们是戴面具的地下部队和从东京绑架来的一堆美女。您瞧，天女不是在空中飞，人鱼不是在水里游吗！

“爸爸，现在我的后宫又多了一个女王，就是名叫花菱兰子的歌姬。她是全国所有的年轻人都为之倾倒的天下第一美女。

“没想到为了把这个女人弄到手我费了很大劲。因为那个有明男爵的儿子友之助打着正义的旗号，拼命阻挠我。可是，我这个全能的魔王怎么会失败呢。我一旦下决心要做某件事，那就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我终于胜利了。我乘友之助他们一帮子家伙不注意，把花菱兰子绑架了回来。这样我就实践了我曾向社会保证过的新闻报道发表后十日之内一定把兰子夺回的诺言。

“爸爸，那个漂亮的兰子现在就在这个箱子里。我离开地下王国四天，想尽了一切办法，化装成女人，冒险以保姆的身份混进兰子的藏身之地，终于如愿以偿。我漂亮地战胜了有明友之助。我骗过了比警察还厉害十倍的强敌。现在我真正战胜了全世界。爸爸，您就高兴吧。您听到我的话了吗？我觉得很可笑。人生实在是太可笑了。”

伴随着管弦乐的凯旋曲，大曾根的狂笑在洞穴里回荡。赤裸着身子的大曾根围着箱子疯狂地跳着狂笑不止。

大曾根疯狂一段时间后，走近装猎物的箱子，亲自打开箱子的盖子，伸头往里查看。

身穿睡衣的兰子被反绑着双手，堵着嘴蜷曲在箱子里。她头发蓬乱，脸色苍白，睫毛长长的两眼紧闭着，看样子是昏过去了。

“啊，真叫人心疼。兰子小姐，醒醒！从今天起你就是这个暗室的女王了。”

大曾根像欣赏希腊雕像似地弯下肌肉发达的上半身，从箱子里把兰子轻轻抱起来，放在了铺着熊皮的床上。

“啊，好像醒过来了。兰子小姐介

兰子突然睁开了眼。她吃惊地看了看周围。当她看见眼前大曾根赤裸的身体时，尖叫了一声，想挣扎着逃跑。

“哈哈哈哈，在这里你想跑也跑不掉。你瞧瞧，这里是地下的仓库。从今天开始，你就成了这里的女王，我想你会同意的。如果你不答应当女王，我想你已经读过报纸了，我会让你尝尝那些刑具的厉害，车刑、水刑、针山、杀人钟摆等任你享用。那样，你这美丽的身体就会变成血淋淋的马蜂窝。”

听了恶魔的血淋淋的恐吓，兰子吓得魂飞魄散，编成了一团。

“哈哈哈哈，没必要那么害怕。只要作答应我，就不会对你用刑。我把你带到这里来，并不是为了折磨你。不仅如此，我要爱你爱得让你出乎意料。让你看看什么是地狱里的爱。

“好！如果你答应了，那就得先换衣服，得脱去这地面上难看的衣服，穿上这个国家优美的服装。”

说着，大曾根抱起兰子开始脱她的睡衣。当然，虽然兰子知道反抗也没用，但还是忍不住要反抗。然而，一个柔弱的女子又如何敌得过呢。转眼之间，兰子那柔软、白皙、丰满的肉体就躺在了铺着熊皮的床上。

雄健的人鱼 一小时后，一个赤裸着身子的英俊青年用胳膊夹着一个美丽的人鱼站进了地狱里的水池里。大曾根龙次让暗室里的女王花菱兰子下身穿上皮制的人鱼衣裳，准备把她投进水池里去。

“兰子小姐，你已经变成了梦幻王国里的人鱼，而且在这个美丽极光照耀下的五色水池里游泳，伴随着那个音乐，像你平时在舞台上那样动听地歌唱。

“兰子小姐，你不用那样害怕。池子里的水很浅，即使你不会游泳也不会被淹死，而且，这水像温泉一样温暖。来，可爱的人鱼。你必须丢掉尘世的规矩，按照人鱼的规矩行事。要在水池里蹦跳、歌唱。这就是人鱼的生活。

“不过你并不寂寞，你有许多伙伴。虽然她们不能和你相比，但也都是年轻漂亮的女人鱼。她们等待你的加入。”

说着，大曾根决了声奇怪的口哨。

看样子他的口哨是信号。不久，水池里的水开始翻起花来。黑暗中，只见几张白色的脸唱着歌朝她游了过来。

“从今天起，你们又增加了一个新伙伴。不过，你们不要以为她是和你们一样的人。这位是地下王国的女王，是你们必须小心伺候的贵人。”

池子里的人鱼们听了大曾根的话，吃惊地停止了歌唱，看着他胳膊里夹着的世上少有的美丽人鱼。

“兰子小姐，到她们中间去吧。你看她们个个都很温柔。从今天开始她们都是你的侍女。你丝毫不用客气，可以摆出女王的架子。”

大曾根边鼓励兰子边弯下腰来，想把她放进水池里。这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只见大曾根像个化石似的弯着腰呆在了那里。

大曾根犀利的双眼在注视着水面上的一个地方。他美丽的脸像是看见了什么不可能看到的东西，吃惊得凝固了。他似乎忘记了腋下夹着的兰子，不知不觉松开了胳膊，可怜的人鱼掉到了水池边上的黑色石头上。

水面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异常情况呢？不是只有几个人鱼的脸浮在水面上看着她们光着身子的国王吗？不过，那里边有一张他从未见过的脸。大曾根尖锐的目光死死盯住那张陌生的面孔。

那张脸和其他人鱼的脸一样美丽，但总感到与其他人鱼有点不同：垂到肩膀上的黑发是女人的，但是强有力的面部的轮廓、紧绷着的嘴唇、高高的鼻梁、浓浓的眉毛、锐利的目光，却不像是女人的。即便是女人的脸，那种男人似的脸也不是大曾根所喜欢的类型。因此他不记得什么时间绑架过这样的女人。

不仅如此，他感到似乎曾在什么地方见过这张脸。他想回忆起来，可不知为什么怎么也想不起来。他心里在想：“噢，对了。肯定是那个家伙。”可就是想不起对方的名字。大曾根感到像是遇到了鬼魂似的不由得打了个寒战。

对方也在水里露出一张股意味深长地盯着他。他脸部的肌肉好像在痉挛，看来是在强忍着笑。大曾根死死盯着那张奇怪的脸，心想莫非是……？

“你到底是谁？是从哪里来的？你应该去你应该去的地方！”

可是对方并不回答他，只是微微笑了笑。

大曾根吓唬对方说：

“喂！你听到没有？你笑什么！快回答我的话！否则

说着做出要跳进水池里的姿势，可对方丝毫不害怕，而且实在忍耐不住“哈哈哈哈”大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大曾根君，久违了。你忘了我这张脸了吗？那你再仔细看看，是我，是我啊。”

听到对方那熟人似的口气，大曾根大吃一惊。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了。心想：“莫非自己在做梦？或是自己神经不大正常？”他越想越害怕，不由得倒退了两步。

“哈哈哈哈，还不明白吗？不，你很清楚，只不过是不敢想而已。你说对还是不对呀？”

大曾根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抓着，摇摇晃晃地倒退了两三步，发疯似地盯着对方，突然大声喊道：

“有明友之助……”

友之动轻松地说这：

“不错。是我。你的死敌有明不知何时成了人鱼们的伙伴。”

说着他从水里站了起来。他并没有装扮成人鱼，只是戴着女人的假发，把全身淹在水里，以免被对方认出来而且。站在水里的他只穿了一件裤衩。

“哈哈哈哈，大曾根君，你明白了我的意思吗？我来降伏你这个妖怪来了。”

有明友之助笑着趟水来到岸上，站在了大曾根面前。。不分伯仲的两个英俊青年，赤裸着身体，露出一身强健的肌肉，像两尊希腊雕像似的紧握拳头，稳稳地面对面对峙着。这已是两个仇敌第四次这样对峙了。第一次是在炮台上的草地上，第二次是在乌居岭的悬崖边，第三次是在隅田川的水中，而这次是在地下洞穴的水池边。

“哈哈哈哈，这的确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不过，你倒是一个稀客。看来我得招待你一番了。你等着，我马上叫我的侍卫官来。”

大曾根终于恢复了平日的矜持，说着恶毒的笑话，又吹了声奇怪的口哨。当然是招

呼他的部下。

口哨声沿洞穴向远处传去。过了一会儿，只见一群戴着脚镣和铜面具的男人急急忙忙排着队从黑暗的洞穴里跑了出来。

“有明君，很抱歉。你只有一个人，而我却有这么多人。这是不是不太公平啊？你简直是来送命。哈哈哈哈。”

看到自己众多的部下，大曾根像个胜利者似的笑了起来。他一边恶毒地笑着，一边嘲弄对方。但友之助一点也不害怕，不仅不怕，说话的口气反而意外地更加轻松。

“可我不是孤身一人，这些美丽的人鱼都是我的同伴，否则我怎么可能藏在水池里呢？不仅如此，我还带有更强大的伙伴。五十个正义的骑士。”

“哈哈哈哈，五十个？你是说我的部下粗心到让那么多的敌人混进了暗室？你不要再虚张声势了。”

大曾根朝他带钢面具的部下挥了挥右手，下命令说：

“喂！把他给我捆起来！先把他相结实了，回头再审讯不迟。”

但是，奇怪，他的部下一个个像聋子似的一点反应也没有。他们排着队站在那里，一声不响，一动不动。

“喂！你们是怎么回事？我命令你们把这家伙给我相起来！在那里磨蹭什么？”

大曾根忍不住突然从岩石上跳下来，走到领头的一个戴钢面具的部下面前，使劲击打他的肩膀。没想到被打的男人摇晃着后退了几步反而笑了起来。这家伙是不是疯了？在首领面前非但不害怕，反而捧腹大笑。笑声在铜面具的作用下显得很恐怖。

听到这可怕的笑声，大曾根呆呆地站在那里有点摸不着头脑。这是怎么回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火星运河 大曾根被他部下意外的反抗激怒了，他紧握拳头想狠狠地接他部下的肩膀。这时那个怪笑不止的男人突然后退一步，摘去了面具。

没有特殊的钥匙面具是摘不下来的，可是他却很轻松地就把面具摘了下来。而且，从面具里边露出的脸……不知能不能叫做脸：没有眼皮的眼球显得特别大，长鼻子的地方是一个黑洞，没有嘴唇的嘴里的白牙几乎到了耳根。怎么看也是个长着眼球的骷髅。

看到眼前那张脸，大曾根吓得大惊失色，战战兢兢地后退了好几步。地下王国里当然没有这样的怪物。而且这个怪物他也不是第一次见到。不用回想，他立刻就认出是在轻歌剧剧场后台揭穿他真面目的那个可怕的怪物。

“哈哈哈哈，你大概没想到铜面具里会藏着这样的脸吧？大曾根，是我，是久留须左门。好久没见了。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你认识吗？是你在报纸上经常看到的老熟人。”

听到骷髅老人这么说，站在旁边的那个人迅速摘下面具，露出了真面目。原来是一个留着胡须一脸哭相的中年男子。

“我把这位警视厅刑侦一科第一组的组长中村警部介绍给你，以后你要请他多加照顾，好好记住了。”

大曾根像被逼进了死胡同似的两眼充血，向四周巡视了一下。由于眼前的情况过于意外，连他这样的恶魔也不知如何是好。

“另外这两个人我就不用介绍了吧？那就是被作关进车房里的过堂老人和星野先生。”

江堂和星野也搞去了钢面具。两个人骨瘦如柴，满脸胡须，脸色苍白，惟有两只眼睛在喷发着仇恨的怒火。

看到两个人的眼睛，大曾根不由得用手挡在眼前又向后退了几步。哎呀，怎么这两个关在监牢的人也跑了出来？是谁什么时候把他们放出来的？难道大曾根的部下连这点力量都没有了吗？

“各位，请把面具拿下来吧，让这家伙看看你们的真面目。”

随着老人的话音，其余的人一齐摘下了面具。大曾根借助管火仔细辨认每个人的脸，发现里面没有一个是他的部下，全都是他不认识的人。

“这些人中，其中三十位是警视厅的警官，其余的二十位是有朋友之助率领的降应队。除此之外，洞穴的五个出口处还有近百人的警官队分头把守。你小子的暗室已经完全被包围了，就是一只蚂蚁也休想跑出去。”

说罢，老人盯着痛苦的大曾根，足有一分钟，洞穴里一点声音也没有。大家一动不动地站着，管弦乐队的演奏也停了下来，天女停止了飞翔，人鱼停止了游动。

裸体恶魔终于忍耐不住，两手揪着头发，发抖地喊叫道：

“我不明白。我究竟哪里出了差错！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啊哈哈哈，变魔术的中了魔术。你败就败在自以为天下没有一个人的智慧能赶得上你。

“你知道几天前你在市内的五个出口处的天空曾有奇怪的气球吗？我们在气球上看

清楚了你小子那骗人的小把戏，发现了这个洞穴的出口。

“于是我们等你从这里爬出去。我们断定你小子肯定要出来，因为你小子一心要绑架兰子小姐，而且我们设法让你出来时在地上面多呆上几天。为此我们多次转移兰子的藏身地点，让你疲于奔命，然后乘虚使用了魔术。

“你小子为了绑架兰子小姐，整整离开这个洞穴四天。这期间我们对洞穴里的人员进行了大换班。……详情还是请少爷您来讲吧。”

老人对水池边的友之助恭恭敬敬地鞠了个躬。

“好吧，我接着说。”

听到友之助的声音，大曾根不由得转过身去。只见友之助两手搂着两个人鱼的肩膀坐在岩石上。一个人鱼是花菱兰子，一个人鱼是星野真弓。

各位读者还记得星野真弓这个名字吗？就是那个有明友之助的可怜的恋人，后来被恶魔看中，受到令人毛骨悚然的杀人钟摆的折磨，掉进地狱陷阱深处的那个美丽的少女。后来她被从馅饼里救了出来，又受了数不清的折磨。但她勇敢地保住了自己的纯洁。大曾根终于对她束手无策，最近让她成为人鱼，流着泪不停地唱歌。

友之助潜入这个地下世界后，像有人指引着似的来到这个水池，发现了自己怀念多日的恋人。地上的英俊青年与恶魔国里的人鱼哭着拥抱在一起的场面，是多么的美丽和令人悲伤啊。了解实情的其他人鱼，被两人的真情所打动。她们发音叛离残暴的国王，拼上性命也要帮助友之助。

看见友之助搂着两个美丽的人鱼，大曾根气得脸色铁青，紧握着拳头。但是，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首先听听友之助说什么，解开这难解之谜，同时考虑摆脱目前危机的办法。他强忍着怒火，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大曾根君，我们耍了个魔术，而且这个魔术很简单。首先是找到这里的出口，等你不在时再下手。做到这一步，我们的计划基本上已经是大功告成了。

“一天晚上，你的部下把几个装食物的货箱运进了洞穴，其中一个箱子在途中被掉了包，掉包的箱子里装的不是食物而是我。等到货箱运进洞穴的仓库后，我悄悄从箱子里出来，首先把五个潜望镜的监视哨换成了自己人。那几个家伙不愧是坏蛋，脑子转圈很快，觉得与其和头一起暴死，还不如跟着我们保一条命。

“这样，我成功地消灭了暗室的耳目。只要那几个潜望镜瘫痪了，其余的就好办了。每当戴钢面具的人从水池里的管子里出来搬运食品货箱时，我们就把他们抓起来，剥下

他们的衣服，让我的部下换上，然后大摇大摆地抬着货箱混进洞穴里去。

“在你不在的四天中，我们从五个出口每次混过三四个警察和我的部下。同时，我们还做你的部下中明白事理的人的工作，告诉他们实情，让他们帮助警察，从而壮大了我们的队伍。另外，我们还从五个出口悄悄地把警察带进来，换上已经归顺我们的你原部下的服装和面具。这样我们就迅速形成了一个五十来人的降魔部队。

“这里有我们五十名截面具的自己人，因此就意味着你的部下少了五十人。你只剩下五十来个部下了。令人感动的是，你剩下的五十来个部下对是否背叛你还在犹豫不决。因此我设计把他们关进了你建造的地下监狱里。

“也就是说，这个暗室里你的部下已经一个也没有了，已经完全被我们占领了。那些乐队的演奏家们也不例外，他们原本就不是多么坏的人，因此经过我们的说服，马上就答应配合我们的计划。

“大曾根君，就这样，我从你手中夺回了真弓小姐和她的父亲，以及过堂老人和兰子小姐。我的目的已经完成一半了。

“依我当初的想法，我想亲手用最残忍的方法把你碎尸万段，否则就无法报我这杀父杀母之深仇。

“可是，你小子很幸运。如果你我两人单独一对一的决战，你的诡计太多。虽说是报父母之仇，但也不可为一己之私而置首都的灾祸于不顾。我这才忍痛请警视厅出面指导配合。

“大曾根君，这就是你这个所谓的‘暗室’覆灭的经过。你要明白这样一个天理，无论恶魔的诡计有多么高明，最终也斗不过正义的智慧。你就老老实实地等着法律的制裁吧。你也曾是黑暗世界的王者，希望你死得痛快点。我为你祈祷。”

说罢，友之助平静地望了望自己的仇敌。放弃单独决斗的他，此时已没有丝毫的敌意，脸上甚至浮现出一屡怜悯恶魔之死的悲伤。

然而，天生的恶魔大曾根丝毫听不进友之助的忠告，他巡视了一下四周的敌人，狂笑了起来。

“明哈哈哈。有意思，一个对五十个。对敌人而言，这已经够了。那么，如果我不投降呢？”

突然，他朝洞穴的一角跑去，那里有前边提到的配电盘。他像箭一般跑到配电盘前，猛地合上了电闸。可是，爆炸却没有发生。大概昏了头的恶魔以为友之助会把配电盘漏

掉。

“大曾根君，不要再作无谓的抵抗了。正因为担心大爆炸，我才作出了那么大的让步。我当然会首先切断配电盘的电源。为慎重起见，我可以告诉你坑道里所有的爆炸装置的电源统统都被切断了。不但切断了电源，而且还把炸药浪到了水中，让它永远失去威力。”

彻底绝望的恶魔越发疯狂了。他怒发冲冠，全身肌肉痉挛，狂笑着在洞穴里狂奔起来。

“哈哈哈哈，你们想抓到我？能抓到我你们就来吧！你们忘记了我是轻功高手了！”

他狂叫着突然像猴子似的爬上了洞穴的石壁。

“我的同伙在哪里？女人们！你们难道忘记了我是那样地爱抚你们了？愿与我生死与共的跟我来！”

随着他的喊叫声，只见几个美女不可思议地或扔下天女的翅膀，或脱去人鱼的鱼鳞，几乎是赤裸着身体，发疯似的跟在他身后朝石壁上爬去。可能是那些女人们忘不了国王的爱情，要下决心殉死吧。

在人们正争相观看时，赤裸的英俊青年和六个裸体女人像美丽的野兽一样疯狂地挣扎着迅速爬上了十几米高的岩壁上，最后集中到了那上边的一个很大的像壁龛一样的岩洞里。

“啊！那家伙想自杀！”

不知是谁大声喊了起来。接着又有人啊地大叫一声。只见岩洞里的大曾根右手握着一把明晃晃的短剑。

他叉开腿站在岩洞里，两边有六个裸体女人陪着。只听他大声吼叫道：

“下面的各位！你们很幸福。现在你们真正接触到了恶魔王国的真谛，懂得了什么是邪恶之美。

“诸位，你们参观一下我装饰这个暗室的最后的杰作吧。这是我用血和生命描绘的一生一世的作品。哎呀，没有音乐怎么行呢？乐队！你们的首领再最后求你们一次。请演奏恶魔之歌。开始厂

面对恶魔这意外的举动，下面的人不知如何是好，惟有屏着呼吸茫然地仰头朝上看着。乐队的乐师在岩洞对面离地面五六米高的地方伸头往下看着，像是在等待指示。

看样子乐师们希望演奏恶魔之歌，以便为恶魔首领最后送行。见此情况，友之助挥

手示意他们开始演奏。

友之助和久留须老人交换了一下眼神，互相点了点头。意思是说：

“可以。就让恶魔装饰一下他暗室的末日好了。”

于是，疯狂的恶魔之歌的音乐响了起来。同时，幻灯装置也发挥出最大的能量，开始映照出五彩缤纷的极光来。

极光中，伴随着疯狂的音乐，世上少见的屠杀开始了。只见大曾根舞起手中的短剑，每挥动一次，就有一个美女倒在血泊中。她们有的被割断了咽喉，有的被从肩膀劈下，有的被从丰满的乳房处切开。六个美女流着美丽的鲜血，一个接一个倒在了岩洞中。

英俊青年“阿多尼斯”站在满身是血的美女身边，一边喊叫一边用短剑在自己雪白的皮肤上横一刀竖一刀地划着。

他白皙的皮肤上立刻出现了许多网眼状的血痕，鲜血在不住地流淌。

“哈哈哈哈。”

他疯狂地笑着。全身是血的裸体痛苦地挣扎着在跳垂死的舞蹈。恶魔的狂笑在洞穴中回荡，几乎盖过了乐队的演奏。人们看到，鲜血从他嘴里咕嘟咕嘟往外冒，顺着下巴像瀑布似的往下流。

友之助自言自语地说：

“火星运河。”

看着眼前这无与伦比的邪恶之美和激情，他不禁打了个寒战。不知为什么，看到眼前这雪白裸体上血红的网眼，友之助不由得想起了从望远镜里看到的火星表面的情景，总觉得像是火星上纵横交错的既神秘而又恐怖的大运河。

恶魔的舞蹈终于到了结束的阶段。随着他疯狂的跳动，不停流淌的血，看上去已经不是网状，而是全身都成了红色。简直是红色的死亡舞蹈。不知何时，恶魔的脚步开始东倒西歪起来，两只血淋淋的手在空中乱抓着，两腿无力地跪在了地上。他跪倒又站起，站起又倒下，但速度却越来越慢，最后恶魔终于倒在了几个美女的尸体上。

现在，宽敞的洞穴里鸦雀无声。人们像石头一样站在那里仰头看着上面像佛龛似的洞穴。既没有人叹息，也听不到恶魔之歌。

但是，恶魔还没有咽气。在死一般的寂静中，倒在地上的大曾根又慢慢抬起了头，他把全是血行的脸对着人们突然又大笑起来。

他两只眼睛睁得像野兽似的，张着血盆大口，牙齿像兽牙一般。他那难以形容的恐

怖的表情，越变越大，最后完全挡住了人们的视线。

——————————————————

白发鬼

作者：江户川乱步

01

诡怪的开场白 此刻，在我面前，这所监狱里的心地善良的囚犯教诲师，正笑容可掬地等待着我开始讲述我的冗长的故事；在我旁边，教诲师委托的熟练的速记员已削好铅笔，正期待我开口。

我要从现在起，按照善良的教诲师的劝告，一天讲一点，连日讲述我的不可思议的经历。教诲师说他想让人把我的口述速记下来，以后编成一部书出版。我也希望能那样。因为我的经历怪诞离奇，简直是世人做梦都想不到的。不，不光怪诞离奇，若让世人看了，多少还可以成为劝善惩恶的教训哩。

我的春天一般温暖的生活，突然被一桩史无前例的可怕事件斩断了。那以后的我便是一个从地狱里爬出来的白发克，一个抛也抛不开，像蛇蝎一样狠毒、残忍的复仇心的俘虏。我杀了人。呵，我是世上最可怕的杀人凶手。

当然，我被官府逮住了，投进了监狱。审判结果，本该判处死刑的，却减刑一等，判为无期徒刑。我免于死刑了。可是，虽然没上断首台，我的良心，我的肉体却在漫长的岁月中，被一点点地绞杀。我已与鬼为邻，不久于人世了，得趁现在来讲述我的经历。

在开始讲述我的经历时，有两三点需要说明一下。可能有点儿乏味，可是，因为这些都与我的故事有着极其重大的关系，还请耐心地听一听。

要说的第一点是我的出身。我虽陷身囹圄，却是出身于诸侯之家。虽不是大诸侯，可一提起名字，不少人都知道。我的祖先是个小诸侯，以九州西海岸的S市为中心，在那一带领有十几万石的俸禄。名字么，在这种场合披露我的名字，真使我无地自容，也实在对不起祖先。我说了吧，我叫大牟田敏清。礼遇早就被取消了，不过我还从皇上荣膺过子爵爵位。喔，你们大声地笑吧，我是个子爵杀人犯。

我的祖先在人种学上不知是属于纯正的大和族，还是属于更低劣的种族。我冥思苦想，总觉得我的家族与诸位日本人不属同一血统。我这样说，是因为据我所见所闻，我祖父、父亲同我一样，都具有极其残忍的性格，特爱记仇，往往会为一件芝麻粒大的小事大动肝火，甚至执拗地耿耿于怀，到一般人都遗忘脑后的时候，进行可怕的报复，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复仇心像毒蛇一样凶狠毒辣。

明治维新以前还好，那时官方还是准许复仇的。可是，明治以后出生的我委实不幸，那时候除了依靠间接的法律力量外，再也没法报私仇了。

我诚然不幸，但却是出身于那种狠如蛇蝎的爱记仇的血统，这一点请不要忘记。

我想先说明的第二点是我家奇特的坟墓构造。那个地区的老百姓当然都实行普通的土葬，唯独我们这个诸侯老爷家下葬的方法以及坟墓的构造与众不同。而今想来，也许是前面哪一代的祖先，从那时到那一带来的荷兰或西班牙的洋人那里，间接听到了外国式的坟墓构造，尔后便仿效了洋人。准是这么回事。

那座坟墓像座石窟，开凿在郊外一座山的半山腰里，外面筑有石墙，石墙用灰泥加固，里面大约能铺二十张日本席，历代祖先的棺木在墓中摆了一大排。入口装了一扇厚厚的铁门，门上森然上着锁，十年一次，二十年一次，除了举行葬礼以外，绝不乱开。那样可以将尸体尽量保存得长久些，子孙们仍能够随时到那里与祖先相会。也许就是出于这种考虑而建造的吧。在我们那个地区，我家的墓作为“诸侯老爷之墓”，成了一座名胜。

下面我想再说一点。

已是二十年前的事．诸位也许记不清了。当时恰好在我的经历发生了可怕的变化那会儿，有个庞大的华人海盗集团，自黄海一带沿岸，骚扰那一带的海滨和岛屿。此事在东京的报纸上也登载过，记性好的人可能现在还有印象。海盗集团的头头叫朱凌帮，是个留着关羽荡的彪形大汉。我曾同他说过话，对他很熟。他是个举世无双的海盗，拥有大型机船，手下有几十名康嘤，数年间巧妙地躲过中国、日本的官宪，掠夺了大批金银。朱凌缀在我的故事里还是个极为重要的角色哩，没有他可能就没有我这一篇经历了。

要是有人不相信现今还有海盗那就不好了，所以我先说明一下，以免有人不信。如今也不是没有海盗。民传有个叫什么的日本人，就在一二年前，在北方的海上对俄国人行抢，被抓进了监狱。当时的朱凌谷就是一位不亚于那个日本人的赫赫有名的海盗。中国的一些财主甚至羡慕地说，朱凌期抢来的财宝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哦，开场白长了点儿，听腻了吧？下面就开始讲述我的不寻常的经历。

极乐世界 在那件事发生以前，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天底下没有比我再幸福的了。

祖先的城堡现在仍遗留在S市的中央，不过，我并不是在那儿出生的。我父亲那一代，当维新运动爆发，荣膺子爵爵位的时候，在俯瞰S市港口的风景秀丽的小山上，建

造了一座府俄，全家都搬到了那里。如今，那座府邸由一门远亲管理着。一回想起在那儿成长的童年时代，便好像一股春风吹进了心房，怀念之情油然而生。

我出生不久，母亲便与世长辞了。父亲把我抚养到十六岁，也离开了人间。我才十七岁的小小年纪，就成了被称作财主华族的大富翁。

钱是用之不尽的。父母双亡，又没兄弟，不然一身，无牵无挂。可是，我却没像别的纨绔子弟那样沉溺于酒色之中。或许是父亲严厉的训海深铭于心的缘故吧，如今想来，那时确实是个规规矩矩的正派青年。

为接受高等教育，我将家里托付给忠实的管家，自二十到二十八岁一直在东京求学。那个时期的快乐是令人难忘的。我结识了一位聪明、英俊的朋友，我在大学攻读哲学专业；他在美术学校学习西洋画专业。由于寄居的地方相距不远，一件偶然的事使我们结成朋友，终于成了一对难分难解、亲如情侣的至交好友。

他叫川村义雄，比我小三岁。可是由于出身贫寒，他比年长的我更通晓事故，容貌也美如冠玉，远非我所能比。

从学校毕业后，我带着川村返回了故乡S市。川村虽毕了业，可是靠作画谋生却很艰难，而且他还想进一步深造。因此我恳切地劝他说，要学画也并不限于在东京，不如经常在景色宜人的九州海岸，悠然地挥笔作画。于是我们结伴同行了。一回到家，我马上决定为他买下一个外国人正在出卖的画室，让他用我的费用住在那里。

我每天在俯瞰S港的书房里埋头读书，厌倦时，要么把川村叫来，或我到他那儿去，畅叙衷肠；要么一同到附近的名胜进行小旅行。我为此而心满意足，无心寻求别的快乐。我们时常谈论女人。我在朋友们中间被称为厌恶女性的怪人；而川村则不然，他简直是个女性的赞美者。

川村一谈起女人，我就面呈不悦。

“女人么，只值男人的一根肋骨，她们只不过属于劣等种族，既没有高尚的思想，又不理解优美的艺术。”

我常常没完没了地为以前的哲学家们加给女性的种种咒骂辩解。

可是，可是！

没有比人心更靠不住的了。我这个厌恶女性的怪人恋爱了，嘿嘿嘿，恋爱了。真不好意思，只看了那姑娘一眼，我的哲学，我的人生观就统统像旭日下的白雪一样融化得荡然无存了。

她叫瑙璃子，出生于中国血统的没落士族，当时是一个十八岁的妩媚少女，宛如初放的红梅，标致、俏丽，娇艳迷人。她大概是为了纪念从女校毕业，跟母亲到S市来游览。我在散步途中遇到她，对她一见钟情。于是我不顾羞耻，托管家北川给我说媒。经过了解，知道她家虽然贫穷，但门第不错；她本人也确实是个教养良好、聪明伶俐的姑娘，作为一位子爵夫人是无可厚非的。

亲属中并非无人反对，但我本人说什么也要娶她，否则我就不活在世上。在我执拗的坚持下，硬是举行了婚礼。于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认识了女人，而且是一位恰如其名，像瑜璃一样美丽的女人。

呵，就是现在想来，我这颗老朽的心也禁不住一阵发热。在婚后的两年时间里，我终日沉浸在甜蜜的馨香和湿润的桃色雾露中，过着无法形容的快乐生活，仿佛飘然上了天堂。

我们旅行到大阪的伯父那儿。没赶上我们婚礼的川村义雄，在婚礼后的第三天，来拜访我们夫妇。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深挚地祝贺了我们的新婚。

“你真幸福啊。沉默寡言的闷头鬼最有心计，这话就是说的你哟。你以往自我标榜厌恶女人，现在却娶了个在东京、大阪的社交界首屈一指的日本第一类人。你还说女人只值一根肋骨吗？”

他紧握着我的手，高兴地直嚷嚷。

“唉，我改变观点啦。”

我不好意思地回答。

“正像你常说的那样，漂亮的女人是造化的伟大创作，任何艺术品都不能与之相比。”

说罢，我心里蓦地感到有些对不起川村。虽同是男人，而他才是我的唯一伴侣，有了瑙璃子，就仿佛觉得以往那种无间的亲密有些淡薄了似的。我觉得在川村面前夸耀妻子太不应该了，唉，真可怜，川村还没有享受过有个美人作妻子的快乐，得给他也找一个美貌的姑娘。

我略感郁闷。无意中一回头，只见瑙璃子像一朵蔷薇一样进来了。一看到她，我的郁闷顿时烟消云散。只要她那美丽的脸蛋儿能一直在我眼前，那我就连朋友也不要了，金钱也不要了，生命也不要了！大概这就叫醉心于情爱吧。我仿佛到达人世快乐之巅，像个傻瓜一样直愣愣地盯着瑙璃子的脸蛋儿。我越看越觉得可爱。呵，世上竟有这般美

丽、迷人的人儿！瑙璃子所在之处，连附近的东西都焕然生辉，绚美可爱。

你们笑话我吧。婚后不久，让瑙璃子去洗温泉成了我最大的快乐。我像澡堂的搓背工一样，搓着我妻子美丽的肌肤。她那娇嫩的肉体上生着肉眼看不到的汗毛，肌理像水蜜桃皮一样细腻。我最爱欣赏热气从她那被烫得然红的肉体上袅袅升腾的景象，连她身上搓出来的污垢，在我的眼里都格外的美。

我不顾仆人们背地里说闲话，像个痴汉一样，整天只盼着开澡堂。

我是那样如痴如狂，因此，瑙璃子在我的面前也抛开了太太的矜持，与我亲密起来。最后，发展到她只用一个眼色便能随心所欲地操纵我，就像耍熊的马戏师使一个眼色就能任意地戏耍猛熊一样。

只我们俩的时候，我是瑙璃子极其忠实的奴仆，整天为讨得她的欢心而绞尽脑汁。

她一有什么高兴的事就喜欢哎呀一声，瞪起银铃似的大眼，接着又现出不好意思的神情，娇羞地捐上嘴唇，嫣然一笑。为了看她那一笑，不论付出多大的牺牲我都在所不辞。那是因为瑙璃子也一往情深地爱着我。

我家里一下热闹起来。为讨瑙璃子的欢心，我频频举办小宴。所有的朋友都受到邀请。我的妻子喜欢在那些宴席上像个美丽的女王一样待承宾客，我也爱看她那样。

挚友川村是最常来玩儿的。他跟我们亲近得很，不用邀请就到我家里来，在我家像在自己家一样随便，同瑙璃子也很要好。我们经常三人鼎坐，天真、无邪地欢笑。

川村不愧是久经世故，对于交际颇有手腕，不论谁，只消见一次面就会对他感到很亲近，连瑙璃子也不例外。川村讨瑙璃子喜欢的手段，确实高我一筹，就是我们三人在一起谈话，也常常是川村和瑙璃子说得带劲儿。

然而，我高兴那样。知道娶了妻子而被挚友疏远只不过是杞人之忧，我大为满意。

诸位想一想，世上还有比这再幸福的吗？！

拥有显赫的爵位，家里财富无穷，妻子是日本第一美人（至少在我眼里是那样），她那样爱我。挚友对我那样亲近，我还那么年轻，这不是人间最幸福是什么？不是极乐世界是什么？我太善良了，以致产生了这种万不应该、悔之无及的心情。

记得有一回，好像是婚后过了一年多的时间，我同川村又一起谈论女人时，我与一年前截然相反，极力称赞起女性来。于是川村畏缩着，神色有些阴郁，叹息似地说道：

“你真是个好人哪。”

听起来有点蹊跷，我便问：

“干吗说这些？”

“因为你一点也不知道什么叫怀疑。”他的话越来越叫人摸不着头脑。

“怀疑？要是没有可疑的人那怀疑谁？”

“唉，世上有的人就怀疑自己的妻子，嫉妒之极，自寻烦恼。”

“什么？嫉妒？就是你叫我嫉妒，我怎能怀疑像孩子一样天真无邪的瑙璃子呢！”

我认真地为妻子辩护，可是川村若无其事地笑起来。

“是啊，真的，瑙璃子像枝雏菊一样，是个单纯、天真的少女啊。”

接着，他吟起了毕滋华斯的“雏菊诗”。他朗诵英国诗是很拿手的。

我听得入了迷，以至不知不觉中忘掉了刚才他那些奇怪的话。我这个并非神仙的凡人怎么知道，使我清楚地回想起那次谈话的不幸时刻不久就要来临了。

两年的岁月转瞬逝去。那期间，并没有什么变故，瑙璃子越来越美，我们夫妻的感情愈来愈深。一切的一切，无不连着极乐世界这四个字。

不祥之兆 诸位，当你们在像我那两年那样万事如意的时候，可千万不能麻痹大意啊。命运的恶魔先是给点甜头来试探人的心，当人的心里稍有一丝空隙时，它便会张开乌黑的大嘴，一口将火吞下去。假面具的后面隐藏着可怕的鬼脸。

我太幸福了，可是出身于诸侯老爷家的少爷对世间却一无所知。

恰好是在婚后第二年年末，我得了伤寒，而且日久不愈，不得不住了三个月的医院。当然也并不是这些直接夺去了我的幸福。虽然病了很久，还是痊愈了，托福这次伤寒的是，我那一向瘦弱的身体，病后明显地结实起来；一度脱落的头发，也比以前更黑、更密了，好像连年龄也小了二三岁。

病中，妻子瑙璃子每天来医院看望。川村也不落后于妻子，左一次右一次地来看我。啊，太感谢了。正因为爱着我，所以瑙璃子和川村才不顾可怕的传染病而来看望我，妻子和挚友似乎比以往更加宝贵百倍……回想起来，我呀，我是个感觉多么迟钝的好人啊！

在这里我还有些难为情的话交待一下。那是我出院过了两个多月的事儿。瑙璃子身体不适大约有十天了，据说这天稍好了点，所以那天晚上，久未同房的我进了她的卧室。不料，瑙璃子竟拒绝我，说什么也不让我沾身。

“这是怎么啦？难道你讨厌我了？”

我假装填怪起来，于是她凄然说道：

“以前我一直瞒着你，我已经不配再住在这里了。”她的话出人意外，我不禁一惊。

我哭丧着脸，再三问她是为什么。在一阵结结巴巴之后，她终于说出了情由，说完，又轻轻哭了起来。

向她一问，竟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一个年轻的女人为那么点小事而如此大惊小怪，简直让人好笑。原来，瑠璃子几天前身上长出了肿疮，丝毫未见好转。

“什么，让我看看，没关系的。”

我又心软了。瑠璃子连小小的肿疮都羞于让我看到，说明她失去我的爱比死去还痛苦。一想到她是那样爱我，我的心不能不软了下来。

在我一再纠缠下，她终于略略解开上衣，让我看了看那些肿疮。我一看，大吃一惊：胸脯上满是红红的大肿疮。

“啊！是这样啊！就是叫我用舌头舔，我也会干的呢。”

我笑着，还想再看一下，她连忙扣上上衣，陷入了沉闷。

难怪，难怪。在平素以肉体美如瑠璃而自豪的她来说，正由于她的美不同于世间普通女子，所以，她的美略受一点损伤，她便会感到莫大的耻辱和悲怆。

我很是同情，劝她找医生看看。可是她却撒娇不愿去，最后只是勉勉强强地同意抹点药膏什么的。看来，她似乎不仅是羞于让我看到她的难看了的肉体，而且还考虑到，如果是恶性瘤子，就关系到诸侯家的名声。

本以为用成药能治愈的，可是肿疮十分顽固，不仅没消，反而扩展到全身。最后，连她那张无法遮盖的俏丽的脸上也生出了肿疮。

不用说，瑠璃子一次也不愿让我看到她那污脏的身子。她脸上像受了刀伤一样，用橡皮膏贴着纱布，我无法看到。她卧在床上，我去看她时，她只将没有肿疮的鼻子上部露出被筒同我说话，那样子真叫人心疼。

我对桥委实在是无计可施，便把川村叫来磋商，他也对她狭隘的妇人心感到好笑。

“不过，也难怪。对于一个美人来说，自己的美是多么重要啊，我们男人是不理解的。”他自己那张漂亮的脸上浮现出同情之色。接着他又提出了一个好主意，“你不如把她迁到温泉去哩，若是外边的大夫，她说不定愿意让他看看呢……”

我马上采纳了他的主意。刚好在从S市乘火车加黄包车约二小时可以到达的幽静的温泉附近，有我的一座别墅，于是便决定将那里拾掇一下，让妻子住在那儿。

我说我也去好看护她，增璃子却执拗地反对说，她讨厌每天在一起被我看到她的脸。没办法，只好决定让她从娘家带来的心腹乳母跟随她去。

真怪，那些种疮几乎过了半年时间才好透。性喜交际的瑙璃子，在那期间谢绝所有人的来访，仅同那个老妈子作伴，实在是迫不得已的。

我在那段漫长的时间里，不堪忍受与爱妻分居的寂寞，屡屡前往温泉。可是，瑙璃子却总是躲在一间屋里，关紧隔窗，隔着窗扇勉强地与我说话，极不好意思让我看到她的难看了的脸，怎么也不同我照面。

其中叫人欣慰的是，她终于还是化名请当地的大夫看了看。我急忙去拜访那位姓住田的大夫，向他打听病情。据他回答说，病不太要紧，因为肿疮十分顽固，除了静心疗养外别无他法；而且，比起药物，还是这儿的温泉更为有效。诸位，请好好记住住田大夫这个名字。

在见不到瑙璃子的烦恼驱使下，我经常去拜访那位大夫，觉得能见到每天看到她的大夫，至少也是一种安慰。我间接地从他那儿了解瑙璃子的情形，当知道她病情似乎已开始好转，才暗暗放下心来，每日里焦虑不安，忧心如焚。

然而，那般顽固的肿疮也终于该痊愈了。瑙璃子连肿疮轻微的痕迹也感到害羞，一直等到那些肿疮完全好透，因此，正好花了六个来月的时间。不过，到底是痊愈了，又变成原来那个美丽的瑙璃子了。我对时隔许久的见面是何等欣喜，就不必唠叨了吧。我好像觉得我重新得到了失去的宝物；而且，失而复得的宝物比以前更加美丽，更加可爱，更加光彩夺目了。

诸位，你们知道我为什么絮絮叨叨地叙说什么伤寒啦，肿疮啦这些无聊的事吗？屈指数来，从我住进医院到瑙璃子的肿疮痊愈，经历了正好一年的时间。那期间，暗地里发生了什么样可怕的事？那整整一年的岁月意味着什么？听了我的话，敏感的人会立刻就意识到的。

说来简直叫人难以置信，对于那些我丝毫未曾发觉。痴心迷恋着瑙璃子的我，对她如同盲人一般，一点意志也没有。

我们夫妻接连不断地患病，是走向那个可怕的悲惨结局的前奏，是我命运的不祥之兆。脸璃子的怪肿疮痊愈后，还没等我放下心来，不是什么病痛，而是前所未闻的地狱的折磨，就突然降临到我的头上了。

活地狱 先生们，在此之前我没有机会谈及这一点，我只不过是一个老早以前就命赴黄泉的亡灵，一个在世上没有户籍的死鬼。因为我曾一度真的离开了人世，这一点没有任何人怀疑。虽然死而复生，而我却没有再用大牟田敏清这个名字出头露面。

现在的我虽年龄并没那么大，可密厚的头发却统统变成了银针似的白发。那是我一度死去，又从地狱里复活过来的一个证据。就是说，我从那时以来，就变成了一个白发鬼。

那么，怎么会死的呢？又得了什么大病吗？不，不是。要是病我也就死心了。我的死因竟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使我甘心的极其愚蠢的过错。

就从这里说起吧。

瑙璃子回到家里不久，有一天，我出于心中抑制不住的喜悦，在川村的提议下，三人一起到近郊的地狱谷游玩。

地狱谷是到S市的人必去游览的一处名胜，是流经S市西郊G河上游、都市附近少有的宛如深山似的山谷。在高高耸立的悬崖之间，清清的溪流冲撞到形形色色的岩石上，激起无数泡沫，滑旋而流。两旁的群山春天樱花盛开，秋天红叶满山，风景秀丽迷人。每到春秋季节，携带水壶、干粮的游客，在悬崖上面的小道上，像蚂蚁一样摩肩接踵，络绎不绝。

我们去的时候是樱花季节已过的暮春时节，因此，那里一个游客也没有，分外幽寂，要欣赏山谷的安监气氛倒是个好时机。

夹在两边的大山中间，像一条宽带子似的天空晴朗无云，碧蓝如洗，莫测高深；山路上映射着耀眼的日光，散发着嫩叶的芳香；小鸟清脆悦耳的歌声在山洞发出回响，令人心旷神信。

在地狱谷风景最好的地方，耸立着一座叫做地狱岩的巨大岩石。登上那座岩石，站在边缘俯瞰下面的溪流，那景色实在美不可言。可是，那块岩石不愧叫做地狱岩，爬到上面是极其危险的，因而，很少有人上去。

不过我和川村在结婚以前来这里游玩时，也曾上过地狱岩。登上去一看，也并不像从下面看上去那样危险。我们俩站在岩石的边沿，朝对面的山上齐声高呼万岁。

我们三人好容易爬到了以前来过的地狱岩下。

“你敢像上次那样爬上去看看吗？”

川村道。

“不要莽撞吧。”

“哈哈哈，一有了夫人就变成这样了？”

川村笑着，独自爬上了岩石。

“啊，真美。太太，你也上来吧。”

他在岩顶上快活地叫着。

“不行啊，我很……”

瑙璃子羡慕地仰望着站在天上的英雄的身影答道。

我很不高兴。我觉得瑙璃子好像在赞赏川村的勇气，暗暗蔑视不敢上去的我。常言道爱情愚弄痴者。出于不愿在我所爱的瑙璃子面前负于川村这种孩子般的竞争心，我终于动心想爬上地狱岩了。

我在川村下来的时候，与他交错着登上岩顶，接着站在上面，似乎很得意地朝瑙璃子喊话。啊，我是多么傻呀！我做梦也没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她。

“站在那儿可以眺望远方，不过再往外站一点，俯瞰下面的流水就更美啦。”

川村像是劝诱我似的喊道。这句平平常常的话里暗含着怎样可怕的含义，我这个非神的凡人是无法知道的。我觉得，川村这家伙叫我到他自己都没敢上去的边缘那块凸出的石头上去，有些不怀好意。可是他那样说了，又不好畏意不前。我硬着头皮，逞能地装着不在乎的样子，朝边上那块凸出的石头走去。

刚一踏上去，我猛然感到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冲击：脚下失去了支撑，那块脆而易断的小石头断裂开来，我以炮弹出膛之势朝数十丈深的脚下坠去。那一霎间，我感到像站在空荡荡的天上一样。

不用说，我一定惨叫了。可是我的耳朵已经聋了，听不到我自己的叫声。

在感到像站在空中之后的那一瞬间，我的身子像皮球一样在悬崖上迸弹着滚落下去。

诸位，这是我的亲身经历，请相信好了。死是容易的，疼痛、恐怖，只是转瞬之间的事，在从高高的悬崖上坠落的那一霎间，我做了一场梦。那也许就是神志昏迷吧。眼睛。耳朵、皮肤全无知觉，只是脑子里做着与坠落完全是两码事的黯淡的梦。

可是，另一方面，在漫漫的空间无限度地往下坠落的意识还模模糊糊地留在脑际。打个比方吧，有时候，我们会在入眠的瞬间一边听人讲话，一边做着梦。正是这样，坠落的意识和头脑里的梦像是双重拍摄的电影一样重复感觉到的。

那么，头脑里梦见了什么？梦见我有生以来的主要事件像电影的闪回一样，一个接一个地闪现。那是无数个梦的连续：父亲的面容、母亲的面容、祖父的身影，我自己儿时的面貌，小学时代的淘气，东京的学生生活，川村等挚友的肖像，与瑙璃子爱情生活的各种场面，她那张满是肿疮的脸的特写，生着汗毛像瑙璃一样的肌肤的显微镜照相等

等。

当然，那是坠落中几秒钟内的事情。为何能在那短促的时间内做出那么多的梦？现在想来也觉得不可思议。

我做着梦的时候，朦胧感到我的身子踉跄一下像摔到地面上。紧接着，我的意识又回到漫漫的空中。一切全没了，没有自己，也没有存在的意识。只有乌有，只有空虚，就同我们没做梦而熟睡一样。

我死了。

过了多长时间我当然不得而知，死者是没有空间和时间的。可是，在漫漫的绝对乌有之中，我产生了存在的意识。我开始苏醒了。

起初觉得没有身子，只有心脏。接着感到虽然什么都没有，却很重。这个沉重感究竟是什么呢？是自己还是别人？即使想考虑也无力去思考。

少时，神志渐渐清醒起来。沉重感越来越重，我渐渐明白了我身上只有喉咙，心和重都在喉咙上。我感到什么东西勒住了我的喉咙，正要把我憋死。

“放开，快放开我的喉咙！”

在心中不停地嚷叫时，我好像感到一些莫明其妙、微乎其微的分子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接着，它们渐渐安定下来后，我便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

然而，我还是什么都不明白。躺在咫尺莫辨的黑暗和死一样的沉寂中的一堆东西就是我的身子。我不知道是竖着还是横着，也不知道哪儿是上，哪儿是下。可是不久我感觉到，脊背上有个坚硬的东西。

“哟，我是仰卧着的哩。眼睛什么也看不见，看来，我现在是躺在黑暗之中。”

于是，我第一次想起过去的情形：同瑙璃子和川村三人到地狱谷郊游，我硬着头皮登上了地狱岩，刚踏上边缘那块突出的石头，脚下突然失去了支撑。

“这么说，我现在可能是躺在那座悬崖下边的岩石上，不知不觉地天黑了。就是夜里也该能看到星星闪光呀。”

我满腹狐疑，先合起手来摸了摸，手是热的；摸摸胸口，心脏在剧烈地跳动。

“可是，怎么这样气闷？是不是有人捂住了我的嘴，不让我喘气？啊，我要空气，要空气。我如果不设法大口大口地吸点儿空气，就会憋死的。救命！”

我拼命挣扎着，不知不觉伸出了手。于是我不由得“呀”地大叫一声。

手碰到的是坚硬的木板。用手一摸，上、下、左、右都用狭窄的木板围起来了。霎

时，我恍然大悟。那是一桩明知道仍叫我不敢相信的残酷的事实。

诸位，我是被埋葬了，被活活地埋葬了。围住四周的木板就是棺材。

你们看过玻的小说（过早的埋葬）吗？我看过那部分，对活埋的恐怖十分了解。

那部小说里罗列了种种可怕的事实，其中，我印象最深的一段是：在数年之后，将土葬的棺材打开来看时，尸骨的姿式与装殓时迥然不同。只见尸骨蹬着腿，弯着胳膊，指甲抠进棺材的木板里，一副凄然挣扎之态。这不就是死者在棺木内苏醒，含辛茹苦试图破格的遗迹吗？啊，世上还有比这更惨的痛苦吗？

我还在别的书里读到更加惨烈的描写。

那写的是一位孕妇被埋葬之后，在棺内苏醒，醒来不久，生下了腹中的孩子。想一想都叫人毛骨悚然。她在黑暗中一面与空气缺乏作斗争，一面明知不可能重返人世，仍出于悲惨的母亲的本能，让婴儿吸吮她那干瘪的乳头。

啊，多么可怕的事实！

我一发觉被封在棺材里，顿时想起了这些可怕的先例，浑身直冒汗。

可是诸位，活埋虽是那样可怖，而与我那以后经历的前所未有的痛苦、恐怖、惊愕、悲愁比起来，就实在算不得什么了。下面我就来讲述那是一个怎样可怕的地狱。

02

黑暗世界 诸位，人的本能是惊人的。一发觉是在棺材里，我的胳膊和腿便一下子产生惊人的魔力。拼死的时候会产生拼死的力气。如果不立刻冲破棺材，好容易苏醒的我，性命连一小时，半小时，不，连十分钟也难保。因为棺材里的氧气几乎没有了，我会像一条离开了水的鲫鱼一样，嘴一张一合着窒息而死。

我在坚固的棺材里像头猛兽一样乱蹦乱跳，可是怎么也冲不破木板。这会地空气越来越稀薄，不光气透不过来，眼睛都涨得要突出眼窝了，鼻孔、嘴里难受得要流出血来。

我已经是在拼命。不是板破，就是我粉身碎骨。我拼命地挣扎。

于是，啊，太好了，棺盖发出嘎喳、嘎喳的破裂声，紧接着像刀子一样尖锐的空气哆哆地吹了进来，吹到脸上凉嗖嗖的。啊，空气太美了。

你们不知道空气是多么甜美吧？假如也遭遇到我这样的处境，你们就会深有体会了。

我张大鼻孔和嘴巴，尽可能地、贪婪地吸着那甘美的空气。吸着吸着，我觉得我身心全都恢复了。我感到真的复活了。

于是，我扳住木板的裂缝，用力冲撞。这回其使尽了全身的力气，终于将棺盖冲开了。

不用说，我从棺材里跳了出来。在我跳出棺材的同时，突然哗啦一声巨响，什么坚硬的东西从我头顶上哗啦啦地掉了下来。我跳出棺材的时候，怎么会掉下碎石头来？我并不怎么感到奇怪。可是后来知道了，这些发出巨大声响掉下来的东西，对我的生涯具有重大的关系，没有那些我说不定不会成为这样一个重犯呢。

却说我一跳出来，顿时惊愕不已。能够这样轻易地从棺材里跳出来已经很不简单了。如果是埋在土里，即使冲破了棺材，上面排下土来，也会把我活活压死的。真见鬼，看来我的棺材可能是放在什么地方，还没有理到坟墓里。好啊，好啊，我到底得救啦，只要能回家就行啦。

可是，怎么这么黑呀？黑得简直空气都像墨汁染过了似的。

等等，等等，用手摸一摸，也许能知道大概的情形。我像个瞎子一样伸开双臂，用脚探索着往前迈步。

有墙壁。可是这墙壁多么粗糙啊，好像是石墙。顺着墙壁走了一会儿，碰到一块冰凉的铁板，用手一摸，像是一扇门，一扇巨大而坚固的门。

奇怪呀，我究竟是在哪儿呢？

啊，知道了。看我多糊涂啊。我家的墓不是在普通的土里，像昨天说的那样，那块地方被叫作“诸侯老爷之墓”，是一个西洋式的石窟，一种开凿在半山腰里，垒上石头，用灰泥加固的山洞，那里面放置着历代祖先的棺材。

一明白是在我家的墓里，我惊恐至极，不禁浑身发抖起来。完了，我不能重见天回了。

棺材还能冲破，可是，这座石窟靠一两个人的力量是冲不破的。宛如水泥地下室的石窟怎能冲得破？唯一的出口被厚厚的铁皮门封上了，外面还挂着坚固的铁锁。

可是，先别急，说不定忘记上锁了呢。

我使尽力气想推开那扇门，用身子撞，然而只是轰轰地响起可怕的回声，铁门纹丝不动。还是锁上了。

我绝望了。

只要不是我家里死了人，也许五年、十年、或者二十年才能够打开。

啊，上帝啊，你怎么这样残忍！为什么要让我苏醒？是要让我活过来，再杀我一次

吗？是要让我再尝受一次死的痛苦吗？

这回的死可不像从悬崖上摔下来那样痛快，是饿死，是一点一点地、一分一分地被夺去生命。这不是太残酷了吗？！

是我生前有什么罪孽？我爱朋友、疼妻子，不要说人类，就连线蚁之辈我也未曾加害过呀。可是，可是我却要受到这种前所未有的地狱的磨难。

我尝够了。死了一回，饱尝了悲哀和痛苦。那种痛苦是无法描绘，世人都未曾经历过的。可是，死一回还不够，还要让我再经受一次人间最大的痛苦。尝够了。我实在受不住啦。不论怎样都不能从这个石窟里跳出去吗？

我像疯子一样狂喊着要出去。我不停地吼叫，最后竟像孩子一样哇哇地哭了起来。咸咸的泪水流进了我的嘴里。

可是，我的狂喊和哭声只是在四面的墙壁上产生回音。变成二、三倍的怪声，再回到我自己的耳朵里。石窟是在冷冷清清的郊外的半山腰里，那儿的小道除了我家举行葬礼以外，很少有人走过，就是再喊，又会有谁来解救呢？而且，即使有人听到我的喊声，他不仅不会来救我，反倒会吓得一溜烟地逃走的。

当知道痛哭狂喊都没什么用，我便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时而被棺材绊倒，时而撞到墙壁上，胡乱地奔跑起来。虽知道完了，却仍来回地搜寻，指望墙壁的什么地方有一丝缝隙。

跑着跑着，我迷失了方向。出口在哪儿？刚才冲破的棺材在哪边？怎么摸也摸不到了。我被孤零零地丢在阴间一样的黑暗之中了。

想到黑暗是无边无沿的，我由于不可名状的孤独感而将身子缩成一团。

我从来没有像那时那样痛切地感到过无声、无色的黑暗世界的恐怖。

先前因为一心要逃出去，所以还不觉得那么可怕；可是当永远不能从这个黑暗世界里逃脱的命运已定，黑暗的恐怖便紧接着袭来。虽是一座坟墓，长眠在那里的却尽是我祖先的尸体。那料并不怎么可怕，只是什么也着不见，什么也听不见，成了无边的恐怖，紧紧地包围着我。

啊，我要光亮，董火般的光亮也好。眼睛看不到东西，我实在受不了。同样是死，我宁愿在光亮下死去。若在这样的黑暗中死去，便不知道通往天堂之路，糊里糊涂地走，只会掉进地狱里。啊，可怕！

我安定不下。因为我到处摸索，都是一片黑暗，无法逃出黄泉。

大宝库 光！光！光！我一味想着光。忽然，仿佛是上天的启示，我来了灵感。

我想起了少年时代一件不可思议的往事。十七岁的时候，我给父亲送葬，曾来过这座石窟。那次，和尚是在石窟里念经的。那是借什么光念的呢？对了，对了，当时，棺材前面摆着一座像是从外国进口的稀奇古怪的蜡台。那蜡台不是庙里的，是我家的。可是，我在我家的仓库里从来也没有见过那样一座稀奇古怪的蜡台。那么，蜡台会不会一直放在这座墓里呢？一定是的，一定是的。

要是有蜡台，说不定会有点剩下的蜡烛呢。

这一线希望使我精神大振。这回可不能瞎跑乱撞了，我要沿着墙壁，仔仔细细地在石窟里转上一圈。

我心里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七八下，怀着抽彩票一样的心理，慢慢地走了起来。在石窟里转了半圈的时候，我摸到一根冰凉的铁棍。

你们想我是多高兴吧。有啊，有蜡台啊，蜡台上面的蜡杆上，还插着三支点剩下的蜡烛呢。

我欣喜若狂，慌忙将手插进口袋，因为我口袋里平时总装着火柴。可是，啊，这是怎么回事！上帝啊，上帝，我怎么这样不幸！

其实，仔细想来，没料到这一点，而那样欣喜若狂，实在是太蠢了，哪有尸体穿着西服入殓的。我被套上了白寿衣。白寿衣的袖子里岂能装着火柴。

摸到了蜡烛都因为没有火柴而眼睁睁地看不到光亮，这命运不是太捉弄人了吗？

我一气之下，抓起沉重的蜡台，狠命往地上摔去。

忽然，除了蜡台的声音外，还听到一声轻微的声响。咦，这是什么？好像蜡台上放着什么东西。通常蜡台上放的是……喔，火柴。难是火柴。谁都会将点着了蜡烛的火柴随手放在蜡台上的。

我在铺石的地上边爬边摸。在黑暗中找小东西可不容易。然而，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到底找到了。啊，摸到了，真是个火柴盒。

我用颤巍巍的手指划着了火柴。叭的一声，像火药爆炸似的刺眼的火光直射眼帘。我扶起蜡台，点着了三支蜡烛。石窟里像太阳出来了一样豁然明亮起来。因为习惯了黑暗，我被刺得几乎睁不开眼睛。

我借着烛光，将石窟里环视了一番，只见沿着墙壁，并排摆着十几副棺材。都是我的祖先。

然而，我想说的并不是棺材，不是那种阴郁的事。

俗话说幸运总与幸运相联。一回碰上蜡台这样的好运，于是第二个好运又接踵而至，而且，是比上一回大百倍、千倍，不，不，大百万倍的好运。

烛光照亮了我刚才打破的棺材。我看了看那副棺材，于是发现，那副棺材的旁边，还摆着一副没有盖子的大棺材。

唉呀，除了我，还有被活埋的吗？我觉得蹊跷，仔细一瞧，棺材里鼓鼓囊囊的装着什么，不是尸体，是金光闪闪的东西。

地上也洒了不少，好似金色的沙粒，熠熠发光。

我"啊"地惊叫一声，跑过去捧起地上的沙金，将棺材里金光闪闪的东西抓了一大把。

是钱，是金币。有日本的、中国的以及不知是哪个国家的大小不一的金币、银币、戒指、手锡和各式各样的工艺品。打开鹿皮口袋，里面装着许许多多的钻石，令人眼花涂乱。这些财宝约值几十万元，或许还远远不止哩。

我一阵晕眩。不是高兴，是害怕！因为这种地方是不该藏着这么多财宝的。是我经受不了石窟里的恐怖，头脑不正常了？是在做梦？不然就是我疯了。

我拧了拧脸，啪啪地拍了拍脑袋，似乎没什么异常。奇怪呀，我砸破的棺材，祖先的棺材，石墙，全都看得清清楚楚，而惟有这副装着金子的棺材是幻影，这怎能令人置信？

别急呀。

刚才破棺的时候，好像有个沉甸甸的东西摔下去似地响了一下，接着，一些坚硬的东西哗哗啦啦地从头上掉了下来。哦，是它，就是这副珠宝棺材。

发现这副棺材，我便抬起头朝上看。果然，墙壁的上方有块搁板似的东西，底下支撑的圆木倒了一根。

明白了，明白了。我从棺材里跳出来的时候，撞倒了这根圆木，于是搁板倾斜了，搁在上面的珠宝棺材掉下来，盖子也在那时摔掉了。

我呆愣愣地大睁着眼睛，心里想着是梦怎能这样合乎情理？看来这是真的呀！可是坟墓里藏着这么多财宝却令人费解……忽然，一样东西引起了我的注意。

珠宝棺材的侧面，画着一个一寸大小的红骷髅。那好像是什么图章。

"红骷髅"，"红骷髅"，呀，好像在什么地方听说过。咦，是什么呢…倔，对了，

是海盗的徽章。是十几年来一直逃避官厅，在中国东海一带施展淫威的海盗王朱凌期。记得这些我曾听人说过，也在报上看到过。

原来，我家的墓被那个赫赫有名的海盗当作宝库了。说起来有些不可思议，可仔细想来也并不怎么奇怪。

干海盗这种朝不保夕，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陷身囹圄的行当，也许就需要这样一个秘密金库。因为，要是交上好运，刑满获释，将那些财宝取出来，还能够舒舒服服地欢度余生呢。而且，比起他的祖国中国，还是日本的海岸安全些。另外，墓里十年、二十年才有人进去一次，就是进去了，谁也不会特意将那瘆人的地方查看一番的。哈，把坟墓当成收藏财宝的仓库，真是别出心裁，到底是个做贼的！

我的眼睛果真没有看错。我由于被活埋而得到了巨万之富。

我蹲在棺材旁边，像孩子一样玩弄着金币。金币都是装在小袋里的，在棺材摔落的时候，袋口破了，撒了一大片。我小心翼翼地将那些金币塞进原来的袋子里，接着，像个孩子似地数着，将那些袋子拎出来，堆在地上，总共五十几袋。此外，在摔掉袋子的棺材底层，像废纸一样成相成捆地塞满了主要是日本、中国的大批钞票。

我兴致勃勃地数了数，光日本钞票就有三万多，加上中国钞、金银珠宝，总计恐怕不下一百万元。

饿鬼道 然而，这些尽管是贼的财宝，却毕竟是属于他人的。堂堂大牟田子爵岂能抢夺贼偷来的财宝！对了，去报告警察吧。固然会遭到海盗痛恨，可是让这么多财富白白地埋藏在这里是没有意义的。又相寸，就这么办。

我一面点着头，一面像要到警察署报案似地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想动身前去。然而，我猛然清醒过来。

糊涂蛋，都想了些什么？别说去警察署，连这座石窟也休想走出一步啊！

“钱要多少，给多少，救救我吧！

假如这不是远离村庄的石窟，只要叫喊一声，人们就会从四面八方赶来营救的。

“我有一百万元，统统给你，把我救出去吧。”

如果这座石窟有主人，而我被监禁了，那么仅这一句话就能马上使我获得自由。

想到这些我懂得，在这种地方，巨万之富也同石头一样。比起百万巨富，还是一片面包、一杯水更宝贵。这是多么古怪的要求啊。事实上，我肚子都饿得前腔贴着后腔，喉咙都干得冒烟了。

像做梦，像童话一样发现了巨大的财宝，我曾一时欣喜若狂，因此当明白这些财宝如同石头时，便颓然沮丧起来。

真是命运的恶作剧啊！让我失望了，又让我狂喜；刚让我狂喜了，又让我一个跟头栽在九泉之下。每反复一次，我的痛苦、恐惧、悲哀都二倍、三倍地加剧。

我倚着装有百万财宝的棺材，浑身精疲力尽，半晌没动一动。别人见了，准会以“绝望”为题给我塑个像吧。绝望之极，智慧和力气全不知哪里去了。

忽然，一股懦弱之情乘虚涌来，泪水从我那木呆呆的眼里止不住地流了出来。

瑙璃子！瑙璃子！她现在怎么样了？或许她美丽的脸蛋上也挂着泪珠，在为心爱的丈夫之死而凄然悲咽吧。啊，我好像清楚地看见了她那令人思念，满是泪水的脸蛋儿。

瑙璃子！瑙璃子！别哭，哭我也回不去啊。幸存的你不久又能过上快活日子的，不要哭，好了，擦擦眼泪，笑一笑，让我看看你那可爱的笑脸。

啊，瑙璃子笑了，笑了。我要对着她那美丽的前额、面颊、香唇、胸脯，亲吻百遍、千遍。

可是，现在再也办不到了。我呜呜地哭了，哭啊哭啊，哭个没完没了。

仅仅隔着一层墙壁，一扇铁门，外面就是自由世界，有太阳，有月亮。一想到不能冲破那仅只一层的障碍，我便像泄了气的皮球，一下子瘫软下来。

我忽然想起了曾经读过的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书中的主人公邓蒂斯就被关在地牢里十几年。

我不由得将邓蒂斯同自己的处境加以比较。究竟谁更不幸？邓蒂斯有严厉的狱卒看守。其实还是有人看守的好，说不定狱卒能够接受恳求，给人自由呢。而眼下的我，就是恳求也没有狱卒啊。

没有狱卒，就没有人一天送来三顿饭。邓蒂斯没有饿死之忧，因此他才能掘开坚固的灰泥墙，完成历时数年的越狱计划。

若是我，恐怕花上十天、二十天，就能够凿开这道石墙了。可是，我却没有人给送饭。

啊，我竟然羡慕起那个惊心动魄的故事的主人公邓蒂斯，这处境是多么凄惨啊！

可是，我要坚持到最后一刻。

我忽然想效法邓蒂斯的故智，我把蜡烛竖在地上，将铁制的蜡台当武器往石墙上猛捣。我浑身汗淋淋的，一边哭，一边吼，一边挥动着蜡台，休息了又干，休息了又干，

足足干了一个多小时。

可是，呀，怎么回事？我没料到蜡烛会燃尽，刚在墙壁上掘出一个五六公分深的小洞，石窟里又一团漆黑了。

看不见就没法干。邓蒂斯是有光亮的。没有光亮，没有吃的，怎么干得下去？而且，石墙决不止一层，足有一尺多厚，十分坚固。

我趴在地上，已经不哭了。就是想哭，由于干了一个多小时，体内的水分已经耗尽，泪已干了。

好长时间，我像死了一样一动也不动。我迷迷糊糊地做了梦，梦见了一堆热气腾腾、又香又甜的馒头，梦见了笑盈盈地偎在我怀里的瑙璃子。食欲与爱情交替地折磨着我。

少时，饥肠辘辘的空腹终于出现了肉体上的疼痛，肚子像刀绞一样疼痛难忍。

我声嘶力竭地叫喊，痛得满地打滚。我不停地叫着：让我死！让我死！我实在受不了这比死还难受的苦痛。

那么，不能自杀吗？

事实上，我想到了自杀。因为没有利器，便用蜡台的尖子戳我的胸脯。可是诸位，虽说痛苦是难忍的，要是用枪和利器也罢了，可用蜡台能自杀得了吗？这不是太残酷了吗？

我终于放弃了自杀的打算，可是又产生了比自杀更可怕的念头。

啊，我不想说这一点。这太难为情了。可是若不说实话，那就不叫自白了，我就干脆说了吧。

我呀，我拿着蜡台，在黑暗中慢慢地爬了起来。

爬不多远，我碰到了一副棺材。这是一大排祖先的棺材中最前面的一副。

这就是我的目的物。我举起蜡台，猛地朝那副棺材的盖子上砸去。一下、二下，不一会儿，盖板吱吱啦啦地破了。

诸位，我真的疯了。我变成了一头遥远的远祖时期的野兽，你们猜，我砸破那副棺材究竟要干什么？

食肉兽 我终于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可是不自杀，倒又想出了一个现在想来也毛骨悚然的主意。我昨天说过，在那座墓里，我们家祖祖辈辈的棺材摆了一大排。因为习惯是从里面依次摆过来，所以最前面的棺材里一定装着最新的死人。

我在十七岁那年参加父亲的葬礼以后，就再没有进过这座墓。可是，因为本家族的

人都可以埋到这里，所以最前这副棺材里，说不定装着意想不到的新尸呢。哎，我的亲戚里最近是谁死了？

　　腥，对了，是亲戚家的女儿千代。虽然是亲戚，因长期以来同我家关系不睦，平时很少来往。然而，同葬在一座墓里是祖先传下来的习惯，死了人还是要葬到这里来。

　　一知道是干代，我就按捺不住了。从没饿过肚子的诸位，是想象不出我当时的喜悦的。你们一定会皱起眉头，认为不管怎么说……

　　然而，可鄙的是，我嘻嘻地笑了起来，像食肉兽发现了猎物那样贪婪地抽动着鼻子，馋得垂涎欲滴。

　　我握着铁蜡台，喀味喀味地朝那副新棺材爬去。不知道是怎样把棺盖砸开的，我已经什么都顾不得了。

　　我幻想着年轻姑娘那丰腴的肉体。那肉体以异常的扭力，诱发了一头野兽的食欲。我变成了一头凶残的食肉兽。

　　我一打开棺盖，就伸进一只手在里面摸。手指先碰到的是冰凉、密厚的头发。我咕嘟咕嘟地咽着唾沫，欢喜得忘记了一切，握紧头发就猛往上提。

　　在要往上提的当地，我用力过大，一屁股摔倒在地。原来头发报上什么都没有。我以为是肉腐烂而使头发脱落了，又把手伸进去摸了摸，是干巴巴的头盖骨，上面有两个窟窿似的眼窝和没有嘴唇的呲露的齿列。

　　胸脯和腹部除了一副骨头架，一点儿肉都没有。肉和内脏被蛆吃得一千二净，连那些蛆也都死绝了。

　　唉，那会儿我是多么失望啊。我幻想着年轻姑娘那丰满的肉体，不顾一切地用尽仅存的最后一点气力，绝望之极，甚至连动弹一下的力气也没有了。我手还伸在棺材里，身子颓然瘫了下去。不过现在想来，那对我来说倒是非常幸运的。

　　因为，那时候棺材里哪怕还有一点点腐肉，我都会抓起那生了蛆的人肉，大口大口地吞下肚的。人吃人肉，世上还有比这更残忍、更卑劣的罪孽吗？仅仅因为这些，我就会不敢重见人世的。

　　然而，这是后来想的。当时我饿得头脑发昏，什么良心，统统给丢到一边去了，因此哪里是感到幸运，竟绝望得抽抽略略地哭了起来。虽然哭，已经流不出眼泪，也哭不出声来，只是面部肌肉一颤一颤地抽动，光有哭的表情。

　　那样瘫了一会儿，一种不甘罢休的心情油然而生，人求生的欲念是多么顽强啊！我

又握着蜡台站了起来。并不是身上有站起来的气力，是求生的本能的力量使我运动的。

我已经不是一个人，甚至也不是一头野兽，而可以说是个胃精，是个固执得惊人的食欲化身。

不知哪来那么大的力气，我像一台机器似地挨个儿将十几副棺材的盖子撬开，撬开了就换，撬开了就摸。我心里想，说不定由于阴错阳差，里面掺着新死人的棺材呢。

然而，那当然是竹篮打水，徒然无获。所有的棺材里都是一具干枯无肉的骷髅。

就这样，我终于撬到墓中最里面的一副棺材。这里面装的，可能就是设计这座可限的石窟的那位祖先吧。不用打开棺盖，准是一具骷髅。我险些不打开了。可是我的固执已超越了理性，像一台自动的机器一样不肯停手。我开始撬那最后一副棺材。

事后想来，由于在那副棺材中安息的那位祖先设计出这座外国式的坟墓，致使我落至如此惨境，因此大概是那位祖先的魂灵为了对我表示歉意，而鼓励着心力交瘁的我；把我引到这最后一副棺材前面来的。

如果在前一副棺材那儿就死了心，而不打开最后这副棺材，我就不可能还活到今天。最后那副棺材是我的大救星。

我撬开棺盖。不，不是撬开。这副棺材好生奇怪，我用蜡台尖儿一揭，好像没钉钉子似地，棺盖毫不费劲地一下开了。我猜想肯定还是尸骨，一只手伸进去摸了摸。

可是，不知怎的，不论怎样摸，里面什么都摸不着。不光没有尸骨，连棺材底也摸不到，摸到哪儿都没碰到东西。

我陡然一惊，不由得抽出手，原地缩成一团。这副棺材确实没有底子。不仅没有棺底，棺材下面既没有灰泥地，也没有土。我趴在棺材上，喜地感到一股凉风从下面习习吹拂到我的脸上。

思维能力大为衰退的我，没能即刻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棺材没有底，风从下面吹来，这一不可思议的事实使我骇然恐怖起来：莫非是我真的疯了，才产生了这种不合理的错觉？我对我自己害怕了。

然而少时，我头脑里忽然闪出一个疑问：朱凌谷是怎样将那些财主运到这座墓里的？正面的门没有特殊的钥匙是打不开的；四面的墙壁也没有一丝缝隙。

什么地方准有一条仅他们知道的秘密通道。哦，为什么我先前没想到这一点呢？早点儿寻找那个秘密人口就好了。

不，不，就是找了也看不到啊。若没有祖先的指引，恐怕我永远也找不到这条通道。

把棺底掘开，做秘密的进出口，这主意多妙啊。因为从上面看并没有什么异常，除了我这样的特殊情况外，是不会有掘祖先棺材的不孝子孙的，所以，海盗的这个秘密进出口是永远安全的。不愧是海盗王，办法真高妙。

我今天能够这样对诸位说话，是完全托海盗朱凌谷的福，托他修的暗道的福。

你们想我当时是多么高兴吧。我曾绝望得诅咒上帝，甚至想自杀。苦愈深，则喜愈大。

我已经自由了。能会爱妻，也能同挚友川村谈天了。原先的快乐生活在等待着我。我欣喜之极，总感到好像一切全都是假的。不会是做梦吧？要是梦就别醒！因为在如此欣喜之后，若再度绝望，那我立刻就会一命呜呼的。

我高兴得浑身发抖，两手扒在棺材的边沿上，腿伸进下面的洞里，轻轻地试了试。有！有！脚尖碰到了在地上挖的阶梯似的东西。千真万确，我终于得救了。

03

白发鬼 下了棺底的阶梯，顺着黑暗、狭窄的暗道往前爬，一下子来到了半山腰。入口处是一片灌木丛，外面根本发现不了。先触到脸上的是我熟悉的海风。我一面贪婪地吸着海风，一面扒开灌木丛爬了出来。明月当空，眼底的海面上，银波荡漾。原来是夜晚。太好了，太好了，可以不让人看到我穿着这身怪异的白寿衣了。

可是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时候了。朝市街方向望去，只见灯火像星星一样辉煌美丽，好像还能听见人们在闹市上行走的嘈杂声。一定还是上半夜。

山脚下，一条银带似的小河在月光辉映下温缓而流。啊，水！现在才真正找到了不是幻影的水。

我连滚带爬地下了山，朝河边爬去。这是多么秀丽，多么清凉，多么甜美的水啊！

双手一捧，月亮便在我手上跳跃。我连同那轮银月，把那甘露般的清水喝了下去。捧了就喝，捧了就喝，喝了一捧又一棒，喝得肚子里又凉又沉。

喝够了水，我抹了抹嘴，站在河边上，眺望远处市街上的灯光。

啊，多叫人高兴啊！我现在又变成原来的大牟田干爵了。我是美丽的瑙璃子的丈夫，是才子川村的朋友。我深受市民崇敬，是这镇上最有名望的人。

我曾经把摔下地狱岩之前那二年的新婚生活说成是世间极乐，可是，比起现在的喜悦，那些就实在是算不得什么了。那要算是极乐，此刻的心情就是极乐的极乐的极乐。

我对着天上的月亮纵情欢呼，高兴得忍不住大声喊叫起来。上帝啊，饶恕我吧，饶恕我在墓中诅咒你的罪过吧。上帝还是保佑我的。啊，上帝，我应该怎样感谢你啊！

喔，这下我得赶快去见瑙璃子了，她看到我死而复生会是什么样的表情呢？她一定会笑得比平时还要甜上十倍，猛地扑到我的怀抱，接着两手紧紧地搂着我的脖子，高兴得热泪直流。一想到这些，我就激动得不能平静。

可是，慢着，总不能穿着这身东西回去。先在街上的旧衣铺里换套衣服吧，尔后再吃顿饭。一回到家，就在妻子面前狼吞虎咽，未免不雅。于是我决定换好了衣服，就在近郊的小吃店里，悄悄打发一下肚子再回去。

也许诸位会这么想：对妻子有什么可客气的，既然穿着白寿衣回去不体面，不能派个人去，让妻子带着衣服来接吗。这当然不无道理，不过说起来真难为情，我迷恋着妻子呀。饥肠辘辘，弱不禁风，身穿满是尘土的白寿衣，我怎么也不愿以这副模样会见她。至少要洗个澡，刮刮胡子，打扮成往日的大牟田子爵再回去。

我拿定主意，又返回墓里，从海盗的财宝里取出一点儿日本钞，把钞票塞到怀里，便朝市街方向奔去。

真是幸运，我在市街的人口处，碰到了一家破旧的旧衣铺。

我冒冒失失地闯进那家铺子。一位正在昏暗的电灯下打瞌睡的老掌柜睁开眼来，看到我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一时吓得呆若木鸡。

白布做的寿衣，说是衬衫也可以。我巧妙地掩饰说，从船上下来，衣服弄湿了，正伤脑筋呢。就这样，我请求他卖件旧衣服给我。看来海边上的旧衣铺好像经常有这样的顾客，掌柜的并没有怎么疑心，就拿出一件旧夹衣。

“那可真难办呐。要是临时穿用，这颜色行吗？”

我一看到那件衣服，便直言不讳地说：

“不管怎么说，这太素了点。”

我话音一落，老掌柜好像很奇怪似地直盯盯地看着我。

“啊，哈哈哈哈，不素啊。你这样的年纪，这颜色正合适。”

听了他的话，我不禁愕然。那件旧夹衣是五六十岁的老头儿穿的条纹花样，说那种东西适合我穿，不是太不礼貌了吗！

我想狠狠地训他几句，可是，从这老头儿说的那种话来看，可能是因为在墓中受了那么多的苦，我的容貌变了，显老了。于是，我问有没有镜子。老掌柜告诉我说，房间

的尽头，挂着一面旧穿衣镜。

我漫不经心地朝那面镜子走去，一看到镜子中的我，我一下子呆立不动了。

镜子里不是我，是个令人望而生畏的怪物。我以为也许是那个怪物站在什么地方映到镜子里了，不由得环视了一下周围。当然没有一个人。

我试探地举起右手摸了摸头，于是怎么样？镜子里的怪物也同样举起了手。啊，那个怪物就是我啊！

眼睛深陷，像是两个窟窿，惨白的脸上瘦得颧骨突出，净是难看的青筋。而最触目惊心的是，我那往日引以自豪的密厚的黑发，统统变成了银丝般的白发。一个从地狱里爬出来的白发鬼，小孩子见了会吓得哇哇直哭；走在街上，行人会吓得四散奔逃。啊，这个可怕的白发鬼就是我？！

我想起以前有个人钻到小铁桶里，顺着尼亚加拉瀑布流下来的故事。那是为了得到一笔巨款而进行的一场玩命的冒险。他成功地流下了瀑布，夺得了巨款。可是在瀑布的下游，看到从救生船捞起来的桶里精疲力竭地爬出来的那个人，人们不由得哄然惊叫起来。原来，刚才在瀑布上游钻进桶里的时候他还是个满头褐发的小伙子，可是，在顺着瀑布坠落的瞬间，却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头子。

我曾经读过这个故事。这是极度的恐怖在顷刻之间使人毛发变白的一个实例。

果真如此，我的情况就是这样。我在那座墓中的恐怖，决不亚于那个跳下尼亚加拉瀑布的人，确实是一次史无前例而又令人失魂落魄的体验，面目皆非不足为奇，头发变白也是正常的。

啊，这模样多寒碜啊！一想到这就是昨天的大牟田子爵，我便悲伤得禁不住凄然泪下。

刚才从墓里出来时的喜悦转眼变成了极度的绝望。我没有勇气以这副面孔、这副模样去见瑙璃子。她看一眼就会讨厌的，说不定会吓得望而却步。纵使她不讨厌，我这样一个丑陋不堪的老头儿，怎能作为那位天仙般的瑙璃子的丈夫而心安理得地与她同枕共寝？要是那样，她就太可怜了。因为我站在镜子前久久呆立不动，旧衣铺的掌柜不耐烦地对我说：

“先生，怎么样？这件夹衣不满意吗？”

我猛然醒来。想到白发老人竟抱怨那种条纹花样太累，我不禁难为清起来，心里像要哭出来似的，慌里慌张地答道：

“啊，正合适我穿，这就行啦。”

从掌柜那里接过旧夹衣，套在白寿衣上，随后又要了一条衣带，系上了腰，我又一次站到镜子前。那样子就像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在拘留所里换衣服一样。唉，这副模样，不论哪位好友都不会认为我是大牟田子爵的，川村和播璃子也未必能够认出这个老头儿就是我。

我忽然想试一试，就去问掌柜：

“你认识大牟田子爵吗？”

于是，老人好像见过以前的我似地答道：

“怎么不认识，他是过去诸侯老爷家的少爷嘛。他可是个好人哪，只是太可惜了。”

“可惜？这话怎么讲？”

我假装不知道地问。

“他从地狱岩上摔下来，不在人世了。你好像是外地人吧，或许是你没看报纸？那可是一桩非同小可的大事件哩。”

“哦，是吗？他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到今天有五天啦。哎，这儿有那天的报纸，看看这个就清楚了。”

老人说着递过来一张地方报。我接过一看，不禁愣住了。第三版有一半都是关于我的报道，我同妻天台拍的大照片也登在上面。啊，这是怎么回事！我竟在看我自己死亡的报道，而且报上醒目地登着我的照片，旧衣铺的掌柜却丝毫没有发觉那张照片就是我。还有比这种处境更不可思议的吗？！

我不胜悲怆。唉，我这凄惨的处境简直有些滑稽。

“不过，大牟田先生现在去世也许还算是幸运哩。如果长寿，夫人毕竟还是夫人，恐怕好景不长吧，说不定他会同我一样厌世哩。”

掌柜用不像个商人的语调，像追述往事似地说着，显得郁郁不乐。

听了这番话，我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这些话不能不叫人追根寻底。

“夫人毕竟还是夫人这话是什么意思？嗯，掌柜的？”

我强使自己用若无其事的腔调问。

“这是不能乱张扬的。大牟田子爵是个大好人，可他那位夫人却实在有点儿……”

掌柜含糊其词。

所谓夫人，不言而喻是指我的妻子瑙璃子。说我那位可爱的瑙璃子“实在有点儿”，

这太不像话了。我忿忿地想，这家伙也许是疯了。可是，不听下文，总有些放心不下，因此，我又问：

“夫人怎么了？”

掌柜好像知道我要问这句话似地说：

“千怪万怪，都怪她那张漂亮的脸蛋儿。在男人眼里，她美如天仙。可是对天仙也不能麻痹呀。”

听着越说越离奇的话，我觉得我脸色都变了，又追问道：

“是怎么回事？你知道些什么？”

啊，关于我的妻子，这位老人究竟要说些什么呢？

可怕的笑脸 “她的笑脸是假的，我老婆就是那样笑的。”

旧衣铺的掌柜越说越玄乎。

“你老婆怎么了？”

“我老婆？她被我亲手宰了。”

掌柜在昏暗的电灯下，阴郁地摇晃着有许多阴影的脸，语调阴沉地答道。

我为之愕然，盯着他的脸半晌说不出话来。

“哈哈哈哈哈。”掌柜轻轻地笑着，“喔，别害怕，我是个杀人犯，不过已经服罪了。我虽是个有前科的人，却决不是坏人。我只是惩罚了仇敌，只是向让我惨遭不幸的老婆报了仇。”

“报仇？”

我不由得看了看老掌柜那张干瘪的脸。

“哈哈哈哈哈，您笑话我吧。现在我老了，那都是二十年前的事了，要是现在我是决不干那种事的。那时候，我这颗老朽的心里，也充满着青春的血液。这些不光彩的经历，社会上的人都知道，不必怎么隐瞒。这是我的忏悔，请听我说说吧。”

从诡谲的引子开始，我听了老掌柜的动人心弦的经历。事后我才知道，旧衣铺的掌柜不论对谁都爱忏悔这段往事，所以附近都说他是个怪人。

老人的故事扼要地说来是这样：二十年前，他还是个三十岁的壮年时，从一件偶然的事上发觉他美丽的妻子有了情夫，当他不在家的时候，她就将情夫勾到家里鬼混。

有一天，地撒谎说他去旅行，当场抓住了私通的奸夫奸妇，选用准备好的匕首一下将那男人刺死了。

“我老婆见此情景，立刻乱喊乱叫朝我扑过来。我以为她要反抗，原来不是。真是个卑鄙的东西，她用她那副娇态对我撒娇，企图让我饶她一命。

“当时她那张脸，哎，好像现在还在我的眼前。她双眼因恐惧而凸出，面孔惨白而扭曲，就那样还要强作笑脸。她娇媚地朝我笑着，想以此来软化我，结果越笑越显出一副可怜的哭丧相。

“她用冰凉的手按住我的脖子，声音激动地嚷叫说，其实我是最喜欢你的呀，忘掉吧，忘掉吧！饶了我吧！

“可是，我怎么会上她的当，我一把推开她，将沾着奸夫的血的匕首，将还汩汩流着热血的匕首端在她面前，对她说，好吧，这就是你情夫的身子，我要把他插到你心里，让他永远同你在一起，说着，一下扎进了她的胸膛。哈哈哈哈哈。”

老掌柜沙哑地低声笑了起来。

“我立刻就去自首了。后来服满刑期，终于在两年前出了狱。有过前科的人即使隐姓埋名，说不定什么时候又会为世人知晓的。一知道底细，以前还打招呼的人就会走顶面也把脸扭过去，就是亲戚也不愿意看上一眼。我没有朋友，没有老婆，也没有孩子。

“生活实在没有意义，我觉得还不如死了算了，好几次想要自杀，到现在还没死成，就这样过着贫苦的日子。先生，女人真是恶魔啊。我暗自同情地想，要是大牟田先生的夫人也是那类女人，那他也会遭到那种结局的。”

听了这段惊人的经历，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厌恶感。什么人不好比，偏偏要把那个奸妇同天真的瑙璃子相提并论。这家伙真是个无礼的疯老头儿。

“不过，尽管你老婆是那样的坏女人，却不该诽谤大牟田的夫人呀。听说瑙璃子夫人是一位非常贞洁的女士哩。”

我应酬道。于是老头连连摇头：

“不过传说与事实却迥然不同哩。我正好那天从街上路过，突然遇上了为大牟田先生举行葬礼的队伍。夫人坐的那辆车的车辕撞到我腰上，由于冲力很大，我一下被撞倒在地。在队伍旁边转来转去，这固然是我不好，可是见到一个老人摔倒了，至少总该问候一句吧。车夫同情地望着我，想停下车，可是夫人那漂亮的脸蛋微微一笑，不让停车，就那样走了。

“她在车上看到我倒在地上痛得直皱眉头，那样微笑着好像说，活该！那张笑脸！我吃了一惊，我老婆也爱那样笑。我简直觉得像碰上了老婆的幽灵。”

老掌柜说着，好像十分惊恐似地浑身直颤。

这个可恶的疯老头的话我实在听不下去了，便跑出了旧衣铺，然而，却怎么也放不下心来。

以前，社会上没有一个人不夸赞瑙璃子，都以为她是个十全十美的佳人，万万没想到平民阶级中却有辱骂瑙璃子的敌人。

“哼，还有比他更蠢的吗？是疯子，他是疯子！难道唯独瑙璃子对别的男人有意？怎会有这种淫乱的事？

更想一笑置之，却又让人忐忑不安。

“唉，真可恶，听了一番没趣的话。快回家吧，回去见到瑙璃子的笑脸，那些担心即刻便会烟消云散的。好了，快回去吧。”

我把肚子饿忘得一干二净，踉踉跄跄地往家里赶。软绵绵的双腿实在叫人着急，我真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回去。不巧，那一带也看不到黄包车。我怀着思念妻子的急切心情，拖着眼看就要摔倒的身子往前走去。

两条人命 虽说是从市街的一头走到另一头，但小城市毕竟地方有限，半病的我不多会儿便来到不太远的家。

到了家门口，只见大牟田府的正门锁得紧紧的，亮如白昼的月光将扁柏大门照得通亮。门里边一点儿动静也没有，的确使人感到是一所失去主人的丧中宅邸．瑙璃子想必正躲在一间屋子里，美丽的脸蛋上挂着眼泪，在同我的灵牌窃窃私语吧。唉，真可怜哪。不过要是知道我死而复生，她会多高兴，准会哭喊着扑进我的怀抱。

见到变成了另一个人的我，她一正会大为惊愕，一定会悲伤难过吧。然而虽然容貌、形象变了，那样爱她，又那样为她所爱的心却丝毫没变。瑙璃子见到我这副可怕的面孔，只会惊讶而不会害怕和感到讨厌的，她决不是那种薄情的女人。

不过，这样从正门进去，太突然了，也不便让佣人们看到这样一身打扮，还是从后门穿过庭院，偷偷地走近秒璃子的卧室，悄悄地敲她的隔扇吧。她会多么惊讶，又会多么欣喜呀！

我沿着高高的树篱，摇摇晃晃地朝后面走去。越往后去，树越密。树丛遮住月光，暗得路都看不清。我一推后门，像平常一样不费劲地开了。川村常来玩儿，要是玩到夜深，就把后门开着，让他从后门回去。看来，他今天晚上也来安慰瑙璃子了。

进了后门，两边是两排茂密的灌木丛，中间是一条白天也有些阴暗的小道。我在天

气热的时候，常带上我爱看的哲学书，在这条小道上徘徊，同先哲交谈。

我像是在梦里，不像是在现实中，迷迷糊糊地朝前走去。走到小道的尽头，来到要进宽阔庭院的地方，忽然听到树丛那边儿有讲话声。

哎，先生们，你们以为那是谁的声音？我还没有细听，便像脑袋被猛击一下似地突然呆立不动。

是瑙璃子，是瑙璃子的声音，是被治理这五天中一刻也没曾忘记过的我的爱妻的声音。

我按着怦怦跳动的心脏，从树丛中悄然窥探。

是的，是的，真是瑙璃子，真是我的妻子瑙璃子。她穿着洁白的衣服，那喜滋滋、笑眯眯的美丽的脸蛋儿沐浴着银色的月光，正飘然朝这边走来。

我禁不住想喊着“瑙璃子’，一下跳出树丛。危险，真危险，我差一点儿叫喊着跑出去了。

在那一瞬间，有个东西从后面拉住了我。不是人，是我自己的心——，一种异样的疑心拉住了我。

这是因为，失去了丈夫而应日夜悲叹的瑙璃子，竟悠然地微笑着漫步在月夜的庭院中，这不是有点地反常吗？我做梦也没想到她会这样啊。

不，别急。过度的悲伤会使人一时发疯的。娇弱的瑙璃子也许是因为失去了我，悲伤得神经错乱了。

真糊涂，我竟傻到如此地步！

要是疯了，那很好办。我从树丛中跳出去，把她紧紧地抱住，她一高兴，准会又变成原来的瑙璃子的。

于是，我想从藏身的地方走出来。正在这时，我的兄弟，不，是比兄弟还亲的我最好的朋友川村义雄映入我的眼帘。他紧挨着竭璃子朝这边走来。

川村一只手握着瑙璃子的手，另一只手搂着瑙璃子的腰，一副连夫妻也要避忌人眼的姿态，异常亲昵地走了过来。

看到这些，我就是再傻，也不会傻得以为川村和瑙璃子两人都疯了。他们在相爱，在庆幸我的横死，互结私通之缘。

诸位，想象一下我当时的心情吧。就是现在我也觉得窝心，甚至不由得捏紧拳头。

唉，要知道是这样，我怎么还会吃那么多的苦从坟墓里爬出来哟，在那地下的黑暗

世界饿死多好。墓中的恐怖、痛苦，比起现在目睹妻子不贞的悲酸，那一切又算得了什么了！

当时，要是我的愤怒能轻上一半，那我一定会不顾一切地吼着："没良心的！"跳出树丛，把他俩揪住宰了。

然而，我的愤怒不是世间一般的那种愤怒。真正的愤怒是沉默不语。我忘记吼叫，忘记扑过去，甚至也忘记自己在哪儿，像块化石一样木然僵在地上。

我已经不是人，而是一块愤怒的顽石。我屏住气息，瞪大眼睛，不声不响地等着，看他们究竟要干什么。

两个不义之徒做梦也想不到大牟田敏清就藏在不到两米的树丛里。他们坐到为我们夫妇做的长椅上，身贴身地说起了悄悄话，宛然是一对夫妻。不，是比夫妻还要亲见的情侣。

从我隐藏的地方到长椅，相隔只有三尺左右，月光亮如白昼，就是我不看，他们面部肌肉的每一根线条都历历在目；他们卿卿味味的细语声也听得清清楚楚，仿佛就在耳边。

他们像孩子似地手拉着手，脸对着脸，一动也不动。他们互相凝望着对方的脸，好像在说：啊，多可爱啊。

瑙璃子的脸恰好在正面。啊，她那张喜滋滋的脸，那张乐呵呵的笑脸，一看就知道我死后没洗过一滴眼泪，脸上连一条悲伤的线条都没有。

这笑脸一定就是先前旧在铺掌柜所说的"恶魔的笑脸"。而这是多么美丽、多么天真的恶魔啊。我怎么也不能相信，这张初生婴儿一般单纯、天真的笑脸背后，意隐藏着那样的恶念。我尽管切齿痛恨，却禁不住为过去的爱妻那绝代之色而心荡神驰。

二人手拉手，相互对视着的脸笑盈盈的，渐渐往一起靠拢。

川村的脸看不见，可是能够听到他那下流的气喘声。瑙璃子微微仰着脸，眯着眼，嘴边挂着无限的娇羞，嫣然伸着花瓣般的朱唇。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然而即使不看，总不能眼睛一动也不动，光听他们说话。

两人的嘴唇紧贴在一起不分离。

我眼睛看见了，耳朵听见了。

白嫩纤纤的手指顺着川村西服的后背，从两肋往中间爬。犹如一只艳丽的小虫，五根手指关节使着劲，在西服料子上沙沙地爬行，随着两人的呼吸，往一起接近，终于，

手指和手指紧握在一起了。

在嘴唇贴着嘴唇的同时，瑙璃子双手搂住了川村的脊背。

川村更是同样。他们此刻真好像两头野兽，完全合为一体了。

我咯吱咯吱地咬着牙，拳头换得指甲都要渗进手掌里去了，冷汗从额上、腋下一个劲地渗了出来，蹲着的身子像打摆子一样，全身止不住地哆嗦。

他们的狂态再延长一秒钟，我可能就会发起疯来，不顾一切地向那里冲去，或者晕倒在地，当场窒息而死。

在这关键的时刻，他们终于站了起来。接着，他俩激动得眼圈儿发红，彼此又脸对脸地呲牙笑了笑。

“嗯，阿义。”

少顷，瑙璃子绽开嘴上的花瓣，先叫了川村一声。

仅仅在五天前还叫着川村先生、川村先生，现在竟成了阿义，这可不是一般的亲密。

“嗯，阿义，我们得感谢地狱岩哩。要是那块石头不断裂开来，这会儿还不能这样哩。”

啊，我的爱妻感谢我的横死！

“哼！提起地狱岩，你倒是该夸奖我。你不会以为那块石头断裂摔下去是偶然的吧？噎，想想真可怕呀。我因为想独占你的爱，犯了两桩大罪。我是个害了两条人命的凶手。你不会抛弃犯下如此罪孽的我吧？你可要明白哟，如果你把我抛弃了，那会发生第三起凶杀案的。”

川村麻痹地以为除了月亮再没有人听到他的话，一面说着心里话，一面又用手搂住邀璃子的脊背。

偷听到这些话，我仿佛觉得。动都要跳到嗓子眼上来了。原来我是掉到川村设好的陷阱里了。我是被谋杀的，是一度被杀又死而复生的。

凶手就是川村，就是我当成最好的朋友，爱得仅次于妻子的川村。他是托谁的福打扮得严然像个君子的？不全都是靠我保障他的生活吗？他居然恩将仇报，甚至偷占我的妻子，还把我给害了。

啊，我被妻子背弃了。被朋友背叛了，被朋友谋害后，又被他们残忍地活埋了。世上还有比这更深重的痛苦吗？能不叫人切齿痛恨，能不叫人义愤填膺吗？痛苦越深，怒火越烈；怒火越烈，复仇心越强！

诸位还记得吧，我家祖祖辈辈都爱记仇，一旦怀恨在心，便永远不会忘怀，复仇心比普通人强一倍。我已经是一个复仇鬼。我没有直接扑上去扭住这两个不义之徒，确实就是由于这种强烈的复仇心。我不是那种当场就大叫大嚷起来的一般的复仇。极力忍耐，从容地谋划，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对方尝受我所受过的同样的痛苦，这才是真正的复仇！

却说听了川村这番惊人的自白，我虽大为震惊，可是仍旧像块化石一样，身子一动也没动，并全神贯注地等着他下面的话，侧耳倾听，一句也不要漏掉。

他说他杀了两个人，一个肯定是我；另一个是什么人呢？对此我很关心。我凭直觉感到，那个可怜的受害者可能与我是同一血统。

然而究竟是谁呢？据我所知，我们家族中不光被杀的，连最近死亡的都没有。

事实就是这样。然而一种事实以外的东西威胁着我的心。一个幻影仿佛浮现在我的眼前：有个不明身份却异常亲近的人浑身血淋淋的，遭到了惨无人道的伤害。

04

美丽的野兽 诸位，你们想一想，被奸夫奸妇背弃、谋害了的人，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调情，这种残酷的境遇，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还有过？

我像眼前突然天翻地覆一样惊愕不迭。在大千世界无依无靠的孤独和悲愁压倒了我。我几乎失去了思考能力，只是茫然地静立不动。

奸夫奸妇的私语绵绵不断。即使不听，他们的一字字。一句句，都像每针直扎耳鼓。

“大丰田死了我很高兴。可是阿义啊，最近一个时期你必须疏远一点哩。要是佣人们传到社会上去，那可就不妙了。嘻嘻嘻嘻嘻，因为我还在给丈夫夺丧哩。”

“嗯，说的倒也是啊。在这一点上，还是大牟田活着好办些。因为那家伙如同是替我们俩赶走外人的看门人，他自己不怀疑我们的关系，不知不觉地起到了也不让别人怀疑的作用。”

“嘻嘻嘻嘻嘻，他活着的时候是那样讨厌，可是……”

“当然，还是没有他好啊，不然，我就不必在地狱岩上暗设机关了。我一想到他不断地亲吻你的嘴唇，心里就别提

多么厌恶！”啊，诸位，这是什么话呀！难道世界颠倒了不成！作丈夫的与妻子接吻是偷吻？不偷就不能接吻？！喂，川村，我待你亲如手足，你却把我当成窃贼。你好

像很幸福啊。拔除了我这颗眼中钉，想必你很快活吧。可是，喂，你这个不干人事的东西，把你那张漂亮的脸转过来，看一看在你身后愤怒、悲伤得气息奄奄的白发鬼吧。看到我这双即使天崩地裂也要报仇雪恨的眼睛，卑鄙的家伙，你也许要失魂落魄，屁滚尿流吧。此后许久，坐在长椅上的那两个人好像要火上烧油，进一步激发我的复仇心似地百般说着情话，做着痴态。我像一尊愤怒的雕像，默然无声地听着，看着，每一个细微的动作，每一句无聊的情话，至今我都记忆犹新。不过，絮絮叨叨地叙述这些，诸位一定会感到厌烦的。关于奸夫奸妇的悄悄话就说到这儿，下面接着往下讲。却说奸夫奸妇快快活活地谈了一个多小时的悄悄话，不久便手拉手回屋里去了。接着没过多会儿，那间以前是我和瑙璃子的卧室的西式房间，喇地从窗户上透出明亮的灯光，黄盈盈的遮帘上映出了两个人影。不言而喻，是瑙璃子和川村。他们的痴态我再也看不下去了，我害怕了。可是越怕，我的腿却越不肯离开那块地方，反而蹑手蹑脚地朝他们的影子走去。人影像杂乱的皮影戏一样忽即忽离，看得我头晕目眩。我咬着牙，捏着拳头，贴近窗户，从遮帘的缝隙中悄然朝卧室里窥视。

在那儿看见了什么，我不能说。就听凭诸位去想象吧。两头漂亮的野兽像张画似地搂抱在一起。

虽然，他们是灵魂极其丑恶的野兽，但能说他们的容貌、身躯不美，不可爱吗？尽管他们的行为如此不义，可在我看来，瑙璃子仍是日本最美的美人，川村义雄也是个不比她逊色的美男子。天公为什么要对这两个罪不容诛的孽障赐以如此美丽的长相？！

同他们的美相反，在窗外窥视的我，简直像个天外来客，丑陋、可怕、凄惨。啊，为什么恶人那样美，我这个忠厚老实的好人却这样丑？

不一会儿，我悲伤得浑身直抖。美丽的野兽们的欢乐使我发疯了。我泣不成声，一面向黑沉沉的天空挥舞着拳头，一面咬牙切齿地诅咒上帝。

朱凌谷 第二天，我搭乘开往长崎的班轮离开了S市。

我痛哭了一夜，诅咒了一夜，思考了一夜，终于立下了复仇的大志。

恶人因为是恶人，所以越来越美，愈来愈幸福；我因为是好人，所以越来越丑，愈来愈不幸。有这样不合理的吗？上帝已经不足为靠，我要用我自己的力量给他们以天罚，那决不是一般的天罚！

若只是惩治他们，现成有国家法律，我可以告到法院，治他们的罪，收回我的财产。

然而，国家的刑罚对任何罪大恶极的人充其量也不过是不痛不痒地勒住脖子把他绞

死，没有更严酷的刑罚，没有我在墓中五天之间所遭受的那种惨不忍闻的刑罚，让人在仅仅几天内乌黑的头发统统变成白发。

那样并不能解我心头之恨。我同历代祖先的秉性一样，不让对方尝到我所受过的苦是绝不肯善罢甘休的。若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是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的。

我被奸夫奸妇夺去了家庭，夺去了财产，夺去了容貌，甚至夺去了生命，并且在那座坟墓里遭受了前所未闻、惨绝人寰的活地狱的折磨，这一切，用国家的刑罚能抵偿得了吗？

我要自己干。上帝不能靠，法律不完善，要随心所欲地完成这一大业，只有靠我自己来谋划，来实行！

我已经不是人。大牟田敏清其人已葬身黄泉，残存的只是一颗复仇心。我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复仇鬼啊。

我在黎明前又钻进了那座坟墓，尽自己能带的力量。从朱凌辎的宝库中取出一大笔金币。纸币，包在包皮里，带着这些钱，乘上了开往长崎的轮船。我没能细数，大概有二十万元吧。此外，我还在包皮里包了几颗钻石。

虽说是他人的财宝，可他是盜贼，而且又是在我家的墓里发现的，虽然心中有些过意不去，但总不会有人来要的。那不是出于私欲而偷的，是我替天完成复仇使命而借用的，侠盜朱凌期也会原谅我的吧。

在长崎上岸后，虽然有现成的衣服，我仍在市内最大的百货商店买了最高级的西服，又在附近的杂货店买了衬衣。帽子、鞋子、皮箱，打扮成一个上流绅士。

打扮停当，我当天便成了开往上海的大客轮一等客舱中的旅客。

在上海，我选了一家第一流的饭店下榻，给招待一大把小费，租下了一套奢华的房间。我自称是从南美来的大富翁，回归日本，顺便路过此地。

名字也不是大牟田了，改叫里见重之。里见重之是我母系亲戚中一个实有的人物。他门第不赖，却一贫如洗，不能与亲戚往来，所以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他就发奋只身渡南美，从那以后便杳无音信，人们以为他已经死在异地了。我的设想是，他实际上并没有死，而是发了大财，回故乡来了。里见重之没有兄弟，他的家族绝后了，牌位什么的也都摆在我家的佛龛上，在此说活着回来了，谁也不会感到奇怪的。

饭店的房间一订下来，我便叫来上海最好的西服裁缝师。定做了几套时髦的替换衣服。尔后，将满满一箱钱带到银行，以里见重之的名义存了起来。

这样，下一步就是改变我的形象了。要从我的容貌、声音上，彻底赶走大牟田敏清的影子。

当然，我已不是昔日的大牟田敏清，而是个彻底变了样的白发老头，以至旧衣镜的掌相当着我的面，像谈论别人一样说起我的事。不但如此，我是个早已不在人世，甚至已办过葬礼的人，恐怕谁都不会怀疑我是原来的大丰田子爵的。

然而，那只是指一般的人。要蒙骗我的妻子瑙璃子和我的朋友川村义雄，则必须慎之又慎，细之又细，稍让他们起一点疑心，那一初计划就都要化为泡影。

于是，为了掩盖面颊到下颚的特征，我决定留胡患。胡辍虽然不像头发那样白，但也几乎是白的了。所以，只要留起胡子，即使我恢复了健康，脸上的肉丰满起来，也不用担心被认出来。

然而，惟一让我不放心的。是最能表露个性的双眼；而且，我的眼睛正如你们看到的那样，比一般人的大，具有见过一次就不会忘记的特点，瑙璃子和川村先从这双眼上便足能认出我来。必须设法把这一点掩盖起来。对了，对了，戴上一副墨镜吧。可以这样欺骗他们，就说是由于审美酷热的阳光照射，得了眼病，不能直接见光。

我让眼镜后给我做了一副金边大墨镜，戴上后照了照镜子。这样就行了。从头发上看，是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可皮肤还不那么老，因此，大约是个五十来岁的人，特别是那副墨镜，正适合阴沉的面孔。

形象整好了，下面还要改变声音、腔调以及平常的举止。作为一个日本人，我易将喜怒之色表露出来，哪怕是为了一件芝麻大的小事，往往都会欣喜若狂或悲痛欲绝。必须先改掉这一点。动辄将内心流露于外，就不能完成复仇大业。

于是，我开始练习使声音变得阴郁。含糊，改变说话口音，使态度尽量冷淡，对一切都无动于衷。

看戏也好，读小说也好，我都好像十分厌倦地努力摆出一副“嗅，这种东西”的神情；同人说话也力求简单、生硬，尽量省去形容词或感叹词。

真不简单，那样过了一二十天，我便同以前迴然不同，成了一个不苟言笑的阴郁的人。当然，这不仅是因为经过练习，也是因为经过活埋那场大难，并执拗地怀着复仇的恶念，所以自然而然地打心里变成了这种顽固两阴郁的性格。最后，连开始还奉承我的招待们也都在背地里说我：“没见过这种难以取悦的客人。”

至此，里见重之的“化妆”工作全部完成。该返回故乡S市开始复仇了，该实行在

上海逗留的一个多月中精心策划的复仇计划了。

然而，在离开此地之前，有一件事要办妥，那就是预告大牟田敏清子爵的亲戚里见重之时隔二十余年要回归故里。关于这一点，我有一条妙计。有位原大牟田府的家巨现在九州一家大报的编辑局供职，我给他寄去了高级的礼品，同时写了一封信。

急不可耐地等了几天，我的计划圆满地如愿以偿。不久，那家报纸的社会版醒目地刊登了内容大体如下的报道：

“最后，有个颇值得称羡的成功美谈，其主人公便是原S市诸侯大牟田子爵家的亲戚里见重之。该氏于二十多年前只身前往南美，因消息中断，被认为身死异国。实际上，他经历了种种艰难困苦，发了巨财。如今，该氏为欢度余生，携巨富归来。现途经上海，逗留在Y饭店，不日即回到S市定居。为此，社交界的各位不论相识与否均举双手欢迎这位大成功者。”

该报记者将两份刊登那条消息的报纸和一封郑重的致敬信送到了我的饭店。

这篇报道收到了意外的效果。市里自不用说，附近的知名人士纷纷寄来贺信，旅馆、商店的请帖也像雪片般地飞来。我以练就的冷淡态度，像理所当然的一样毫不惊奇，漫不经心地将那些信浏览一遍，然后若无其事地扔进了废纸篓。

美中不足的是瑙璃子本人毫无反应。也许是她觉得她不该写信，所以倔强的她即使看了报道也装做不知；或者是忙于同川村会面，无暇浏览报纸。

然而，无论是什么原因都没关系。瑙璃子不来信，对我的计划毫无影响。

一切准备就绪。在我明天就要离开此地的时候，一桩着实意外的事件从天而降。

那是在一天下午，送茶来的招待异常激动地说：

“先生，不得了啦。”

我用平亲那种泰然自若的口吻，从容地说道：

“咋呼什么，什么不得了！”

“在前面的公园里有个海盗被抓住了，热闹得很呐。”

“哈哈哈哈哈，贼被抓住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我不感兴趣。”

“不，那可是个不一般的贼哟。先生也知道吧？嗯，是那个赫赫有名的朱凌谷被抓住了。”

一听到朱凌谷，我不禁一惊。如今，这个大盗与我并非毫无关系。不，不仅有关系，而且我之得救是托他的福；能够这样进行这一复仇大业，也正是因为有地盗来的财宝。

我想即使是在远处也要看他一眼，谢谢这个恩。于是，当下便到公园去了。

公园里人山人海，人群里一个特别显眼、犹如鹤立鸡群的彪形大汉，身上拥着绳子，由中国警察牵着朝这边走来。果然是一副海盗工的气派，只见他留着威严的关羽胡，浓眉下两只大眼炯炯有神，嘴巴紧闭着，大模大样地扫视着围观的人群。他身上穿的是胸部带徽章的高级中国服。

在他周围，十几名同海盗的风度相形见细的警察，手握剑柄，戒备森严。

朱凌谷一面以大无畏的气概怒目扫视人群，一面悠然地昂首迈步。忽然，他看到了我，顿时停住脚步，异样地闪动着眼睛，锐利的目光直射我的面孔，像要认出我的真面目似的。

当然，朱凌谷是不认识我的。可是，这种异样的凝视究竟是为什么？我有点地紧张。正想离开那里时，海盗目不转睛地望着我，突然操着流利的日语，声音粗算地叫道：

“晦，你变得真厉害呀，连我都决认不出来了。”

我听到这奇怪的吼声，仿佛脑袋轰然爆炸了一样，不由得面红耳赤，身子缩成一团。所谓“你”，不用说准是指我，因为他的眼睛死死盯着我的墨镜，像要把它看穿似的。

啊，多厉害的家伙。这个海盗难道只一眼就识破了我以为谁也不知道的大秘密！

奇特的遗产继承 警察和群众好像都不懂日语，似乎也不知道海盗对人群中的什么人说话，只是奇怪他说道：

“什么？什么？怎么回事7’

一个看样子是警察队长的人推搡着来凌级的肩膀，用中国话呷哩哇啦地训斥了一番，大概是叱青海盗不老实吧。

于是，海盗勉勉强强地将视线从我的脸上移开，一面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望着天空，一面仍用日语自言自语似地嘟味道：

“嗯，你确实改扮得很妙啊，要是我也能这样乔装打扮，就不会那么轻而易举地被逮住了。可事到如今已无可奈何。你已经没关系啦。别的人都各自逃往国外，能见到的只有你一个，要是我被处决了，你可要来吊唁呐。”

我益发惶惑。海盗说不定知道我偷了他的财宝，也许就是因为知道这些才说这番冷嘲热讽的话的。

可是，别急啊。听他的口气，好像把我当成了他的一个部下，不然不会要我来吊唁的；他用日语说话是因为海盗们多通口语，他以为我也懂日语，才在警察和群众面前使

用外国话的。

这么说，是不是我改扮的模样上有什么特征被误看成是他们的同伙了，我不由得上下看了看自己的身上，于是忽然发现了一件东西。

是珍珠，是佩在我领带上作别针用的一颗特大的珍珠。

那是我从那座坟墓的棺材里带出来，在本地做成别开的一颗漂亮的茄形大珍珠，是那一带珠宝商少有的珍品，无论光泽还是形状，都是一颗不可多得的珍珠。所以，朱凌谷一见珍珠，立刻便认出那是他偷去的东西，认为既然我佩着它，那我一定是他的一个部下，于是，他才不由得为我乔装得巧妙而连声赞叹。

然而，事实上我并不是什么海盗的部下，所以他当然认不出我的庐山真面目。

在我如此思虑之际，警察们好像终于发觉了，一面群哩哇啦地说着什么，一面逐个打量围观的人。后来听人说才知道，他们当时大声喊道：

“一定有戴红骷髅徽章的家伙混在里面，搜！搜！”

警察们当然知道红骷髅是海盗的标记。

可是，朱凌终认出我，并不是根据“红骷髅”，而是根据珍珠做的领带到针，所以怎么搜都一无所获。

我觉得，若再磨磨路路地，把我给牵扯上那就糟了。正要悄悄地从那儿溜走，身后突然传来海盗的吼声：

“你这个混蛋，过来。我还没老朽到被你蒙骗住的程度呐。”

我的脸一定惨白得像张白纸。我突然站住不动了。

海盗仰望着天空，好像十分鄙夷地继续嚷道：

“我虽然偷人家的东西，可不像你那样卑鄙，乘主人不在悄悄地去偷。我是在青天白日之下光明正大地去，在对方的枪口下输。那是生死搏斗，不是偷。是武力强夺！喂，不值钱的窃贼，过来，我有话对你说。”

真不愧是个赫赫有名的海盗，声音那么大，简直像同人吵架似的。而我却不然。我浑身不停地哆嗦，心想这下子完了。

因为无人应声，海盗大光其火，又嚷了起来；

“喂，躲在那儿的家伙，我不会把你给吃了，是你喜欢的我老婆有口信带给你。来，到这儿来。山田，别战战兢兢的，过来！”

啊，糟了，准是把我错当成他的一个姓山田的部下了。我蓦地往旁边一看，只见在

隔着二三个人的地方，站着一个身穿中国服，仿佛是日本人的男人。那人惨笑着，慢慢地朝朱凌谷走去。

原来他就是那个姓山田的日本人，海盗是在叫他。我总算舒了一口气。据说朱凌谷的部下里各个国家的人都有，其中也有几个日本人。这位山田恐怕就是一个。

山田来到朱凌谷面前，好像颇不耐烦地说道;

“哦，窃贼，你到底被逮住了。我没什么要问你，因为这儿闹哄哄的，我就来了。好了，有什么话你就快说吧，我既不溜，也不躲。”

朱凌谷望着走近来的山田，一听他的话，气得满面通红，叭地猛往他脸上吐了一口唾沫。

“吉生！”

山田大怒，想要扑上去。警察们虽然听不懂，但发觉出事了，急忙上前制止了他。

“啊，哈哈哈哈哈，你想碰碰残吗？来试试。别着我五花大绑，身子不能动弹，可是像你这样的小人，要踢死一二个，那不费吹灰之力。”

海盗先唬住他，接着瞪着胆怯的山田说：

“你这个不干人事的东西，你身为我的部下，却勾引我老婆，想把她搞到手。我老婆不答应，你以为把我除掉就能如愿以偿，便背叛首领，把警察带到我躲藏的地方，让他们抓住我。你以为这些事我不知道？

“喂，山田，你想必心满意足了吧。你可以从政府那儿领奖，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地勾引我老婆十…可是啊，喂，你以为我老婆会顺从你这个不干人事的东西吗？我老婆路易斯虽然是碧眼金发的外国女郎，却不是你这种不干人事的小人。好吧，是顺从你，还是不顺从你，你可以到路易斯那儿去试试。她一定美美地化好妆在等着你吧。她说她要浑身染得通红，胸口上插着一把匕首，让你看看贞女的死相。这就是她的口信。”

“啊，你！这么说你把路易斯杀了．’

山田禁不住吼叫起来。

“我怎么会杀她呢。她说与其是在同我分别后被你强奸，还不如死了的好，就当着我的面自尽了。海盗的老婆也懂得贞操！去吧，快去看看吧。”

听了他的话，山田面如死灰，无法在那儿久果，匆忙偷偷溜走了。

我目睹此景，不禁感慨万端。山田的行为，给日本人脸上抹了灰，使人大力不快；

而朱凌谷的态度，虽身为海盗却十分高尚。特别是他的妻子路易斯，拒绝别的男人而殉夫自杀，多么令人钦佩的节操啊。看上去，山田比朱凌黜年轻，是个扁平脸的美男子。可是，假如海盗的妻子不是路易斯，而是篇璃子，那将会怎样呢？她真会做出这令人钦佩的举动吗？想到这里，我心中感到说不出的厌恶，并且那可恶的奸夫奸妇的形象令人讨厌地浮现在我的脑际。海盗骂的是一位姓山田的部下，这我已经明白；可是，先前佩服地说：“你的模样我都认不出了。”这并不是指山田，确实是指我。要是海盗想对我说什么，那可就麻烦了。我朝朱凌谷那边望着，心中暗想，得赶紧走开。可是我发现，海盗的眼睛又死盯住我的脸了，并且，似乎想说什么，正不住地朝我使眼神地。

哎，倒不如我大胆地去接近他，那样反倒能打消警察的怀疑。我从口袋里掏出四五张钞票，悄悄地塞到警察手里，用我学会的几句简单的中国话加上手势，要求让我同这个人说几句话。

警察直盯盯地打量着我的打扮，似乎认为我是位好奇的绅士，勉勉强强地答应了。当时的中国警察只要给他点贿赂，一般的方便还是会给的。

“要是有什么事需要告诉我，就请说吧。”

我用无法辩出是否是他部下的暧昧的口吻对他说道。

“哼，认不出，实在认不出，摘下那副墨镜我准能认出来。不过，嗝，好吧，在这种地方墨镜不能轻易摘下来。有件事我想问问你，你知道那个秘密吧？”

海盗一面注意着周围，一面忽然压低声音问。

所谓秘密是指什么？不是他部下的我当然不得而知。我一想，海盗是想用这句话来试探我是否真是他的部下。危险，危险。

然而我忽然想起一件事，便大胆地说：

“知道，是大牟田的墓地。”

于是，海盗好像很满意：

“好，好，别再说了。既然知道这个，那你就真是自己人。我觉得把那些东西那样放在地底下让它霉烂，太可惜了。你知道那就行了，悄悄地取出来，尽兴地花吧。”

海盗这一番话使我承受了他的巨资。已经什么顾忌都没有了，我可以作为复仇费用，随心所欲地享用那无限的财宝了。我喜不自禁，差一点儿笑了出来。

“不过，你改扮得太妙了，我怎么都认不出。你究竟是谁？”

海盗又小声提出了难以回答的问题。

“不说名字你也是知道的，因为除我之外，没人知道那个秘密了。”

我确实回答得很冒失。

“哦，是吗？我也觉得差不多是你。”

幸运的是海盗役起一点儿疑心，不住地点头。

过了一会儿，因为谈得太久，不耐烦的警察把我们拉开，将海盗带走了。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愣愣地望着远去的海盗王的背影。

第二天，根据在上海远留的一个半月中精心策划的复仇计划，为了对万恶的好夫淫妇施以最残酷的地狱刑罚，我终于离开了上海，前往故乡S市。

我的复仇计划是多么令人发抖啊！我真能不被奸夫奸妇认出，顺利地完成这一大业吗？

诸位还记得吧，我溺爱瑙璃子，在她那美丽的笑脸面前，我就像一个毫无抵抗力的瘫痪者。那样的我，以瑙璃子为改，能完满地达到目的吗？

我的忏悔下面将进入重要阶段。不过我今天已经疲倦了，明天再接着说吧。

膻，有一点我想交待一下。昨天说到未了，我曾暗示川村义雄犯下了两极杀人罪。他的一桩杀人罪就是杀害了我，这是不言而喻的；另一桩杀人罪究竟是指什么？被害者究竟是谁？我想你们准有这样的疑问吧？

今天没有时间说到那儿了。那另一个被害者是个出人意外的人。我回到S市不久便查明了事情的真相，这给我的复仇大业带来了一件意想不到的武器，成了我折磨奸夫奸妇的一个绝妙的手段。

川村杀害的另一个人究竟是谁？仔细回味我前面的话，自然也就明白了。关于这一点，我很快就要谈到的。

05

五颗钻石 我一到S市，便订了市内第一流的旅馆S饭店，并且不惜拿出一笔可观的住宿费，住进了一套常住贵宾的房间，那是一套三间的洋房。我自称是在南美发了洋财归来的暴富绅士里见重之。

住下之后，有三件事要关办。第一件是同好久奸妇联谊，为复仇接上线。因为我要叫他们尝尝同我一样的痛苦，所以先讨得他们的欢心，成为他们最要好的朋友是非常必要的。

第二件事是同住田大夫交朋友。诸位还记得住田大夫把，躇，我的妻子瑙璃子曾经以身上长了奇怪的种疮为由，到Y温泉我的别墅去进行过温泉疗养，当时Y给瑙璃子诊治的医生就是住田大夫。为什么要同那位医生交朋友？这里面大有文章，诸位不久就会明白的。

第三件事是雇一个忠实的随从，让他帮助我完成复仇大业。我刚到S市，饭店经理便给我推荐了一个合适的人。此人姓志村，三十岁，曾经当过刑事警察。我试了试，发现他不仅十分正直，而且颇有侦探手腕，是位理想的助手。

当然，我并没对他说明我的经历和复仇的事。我们已讲妥，我是个非常古怪的人，有时可能会下达难以理解的命令，对此他一句也不得提问，而必须不折不扣地予以执行；此外，我们定好酬金比社会上的高一倍。

志村雇来一个星期后，我便派他到大皈，去买两件奇怪的东西，一件是当时日本少得只有几台的实物幻灯机……诸位知道吧，那种神奇的幻灯机，要是放映活蜘蛛，那映出来的蜘蛛足有一领榻榻咪那么大，颜色同真的一模一样；另一件就是用酒精泡在波璃瓶中的婴儿尸体…哪家医院都有的解剖学标本。我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买这种令人发怵的东西？诸位请猜猜看。嘿……

话扯远了点儿，还接说到达饭店第二天的事。我在饭店的谈话间，幸运地碰上了奸夫川村义雄。不，不仅碰上了他，还见到了一个更为意外的人。我就按顺序说吧。

S饭店的谈话间，是S市上流绅士组织的俱乐部的聚会场所，俱乐部的成员们傍晚来到这里，打打台球，玩玩扑克，下下围棋，或者抽烟聊天。

那天傍晚，我无意中走进谈话间，忽然看见宽敞的房间对面墙角上，有个人在着杂志。正是川村义雄。这是同仇人的初次相会，我紧张地扶了扶墨镜。

川村同以前判若两人，穿得异常时髦，两个月不见，似乎更有男子风度，显得老成持重。这证明他财运亨通，份占了我的财产和美人瑙璃子，过得心满意足，那漂亮的西服准是瑙璃子给他定做的。一想到这些，我就怒火中烧、义愤填膺。

我在川村旁边的沙发上坐下来，招呼一个在屋里应酬客人的招待：

“喂，你认识大牟田干爵吧，他不是这个俱乐部的常客吗？”

我大声问，以便让川村听见。

“嗅，大牟田先生在二个多月前去世了，一场飞来之灾呀。”

招待哪里知道我就是大牟田干爵本人，他简单地说了说我死时的情况。

“哦，是吗？那太遗憾了。我同大牟田子爵在他童年时代就熟识了。本来我还很高兴地想同他会面的，可是……”

我故意装出一副遗憾的样子。川村果然上了钩，他放下手里的杂志，朝我转过身来。

“对不起，说起大牟田子爵，还是我来告诉您吧。我是同子爵亲如兄弟的川村。”

川村直盯盯地望着我的脸，作了自我介绍。不用说他是认不出我的。这家伙大概是觉得同一位富绅模样的人交往不会吃亏。

“是吗？我叫里见重之，二十年来都不在日本生活，昨天才回到此地。我和大牟田敏清是亲戚，跟他父亲交往很深。”

我模仿老人的声音，不慌不忙地回答。

“哦，是里见先生，久仰久仰，老早就盼着你光临。要是转告子爵夫人，她也一定会很高兴的，因为我同瑙璃子经常谈起你。”

川村好像看过那篇报道，对我这个白发富商说话非常殷勤。

“哦，瑙璃子是？”

我歪着脑袋问。我岂能不认识她？我回乡的最大的目的就是宰掉我过去的妻子瑙璃子。可是并非大牟田敏清的里见重之是不认识瑙璃子的。

“噎，你不知道也难怪。瑙璃子是已故子爵的夫人，堪称本地社交界的女王，既年轻又漂亮。”

“哦，是吗？大牟田有那样一位美丽的夫人？我一定前去拜见，也好同她谈谈故人的事嘛。”

“怎么样，到子爵府拜访一次吧？我陪你去，瑙璃子夫人一定会很高兴的。”

“我虽很想去拜访，可是由于旅途疲劳，且长年侨居在外，还没有做好拜见夫人的准备，拜访就推迟二三天吧。只是，在此之前，我有件事想劳驾您，可以吗？”

“您尽管吩咐。”

“不，其实也不是什么难事。我在那边买了点儿钻石，本想作为见面礼送给大牟田的，既然他已经去世，那就把它送给夫人吧。因为大牟田要是还健在，钻石也终于会成为夫人的装饰品的。我冒昧地想请您将那些钻石呈献给夫人，您看怎样？”

“哦，我很高兴这种事你能让我效劳。能看到喜爱钻石的瑙璃子的笑脸，我何乐不为呢？”

川村一听说钻石，便喜得两眼眯成一条缝。既是给瑙璃子的礼物，对于情夫他来说，

等于是自己的财产又增加了，难怪他那样喜形于色。

我一边同好夫说着话，一边通过眼睛的余光，发现有个人正坐在谈话间对面的椅子上同人交谈。多么幸运啊！我毫不费力地见到了川村，现在又发现了这一个。

“川村先生，那位哈着腰坐在对面椅子上说话的绅士是谁？他侧着脸，我好像见过似的。”

我边注意川村的脸色边问。于是他现出讨厌的神情，勉勉强强地回答说：

“那是住田大夫，最近从Y温泉到本市来开业的。”

“哦，是位医生？不过住田这名字我不曾记得，是我搞错了。”

我嘴里虽那样说，心里却痒痒的，想去接近这位住田大夫。可是，川村在场是个麻烦。我觉得不如把钻石给他，早点儿把他打发走，于是将川村带到我的房间，把收藏在一只小盒子里的钻石交给了他。

“可以看看吗？”

川村瞪大眼睛问。

“行啊，请看看吧，实在是拿不出手的东西。”

我话音还未落地，他已经打开了盒盖，一看见里面的钻石便连声惊叹：

“这么大的钻石，五颗都是？都是送给相璃子的？”

“是的。请您转告她，冒昧相送，谨析鉴谅。”

我满不在乎地回乳这样贵重的礼品，时不能不感到惊讶。我事先曾给上海的珠宝商看过，让他估估价，他说，要是五领三万元能卖，我现在就买下来。纵然是时隔二十年的归侨，送给一位并非妻子的女人三万元礼物，未免有些过分了。然而，为了向奸夫奸妇炫耀我的富裕，必须豁出这么多代价。

区区礼品就送了这么多，我的财产到底有多少？川村一定会大为惊奇的吧。把他唬住，就是我的目的。

就这样，川村紧紧地抱着钻石盒，欢天喜地地离开了饭店。

这下行了，这下行了，同仇敌川村和瑙璃子联系的线接上了。

奇特的常治医生 下面轮到住田大夫了。

我急忙回到谈话间，找了个机会同住田攀谈起来。我们先是在饭店的餐厅里吃顿便餐，之后又在住田大夫的陪同下，驱车前往市内有名的日本饭馆。同一个素昧平生的人像故交一样频频对酌，这种事，往日的大牟田敏清是很不在行的；然而，从地狱里走过

一遭的我已经不是昨天的少爷了。

我估计他喝得差不多了，便把话题扯到大牟田子爵的爱妻瑙璃子身上，说着说着，住田果然上了钩，叙起了瑙璃子在Y温泉疗养时期的事。

“这事真怪晚她对我隐姓埋名，后来我一打听，她真是大牟田子纤夫人。夫人声称身上长了怪肿疮，到温泉别墅来疗养，这是真的；我成了那位化名女士的常治医生，这也是真的。可是里见先生，奇怪的是，我这个常治医生没给夫人看过一次病哩。哈哈。…你说怪不怪……”

原来，原来不光是大牟田干爵，连这位住田大夫也被禁止看到瑙璃子的身子呀。

“后来我知道，子爵是很不放心的。他来访问我，问这问那打听夫人的病情，而我的回答只有一个：好像大有好转，不久就能痊愈了吧。哈…”

因为喝了点酒而异常饶舌的住田大夫喋喋不休地呼叨着。

“那么你是干无报酬的常治医生了？”

“哪里，我可没辞退给常治医生的谢礼。我要给夫人诊治，而夫人不让看，有什么法子？不过，那川村画伯却叫我例外哩。”

一听到川村，我不由得一愣。果然不错，以瑙璃子的怪病为幌子，背地里实行川村的环主意。唉，我多傻啊。

“哦，川村画拍是不是周村义雄？听说他是大牟田的密友。”

我若无其事地问。

“对，对，就是那个川村，就是他去请我的。他对我说，这位女士是位良家夫人，她对身上的肿胞感到极不好意思，不愿让丈夫看见那些肿胞，才来洗温泉的；可是，如不做出接受医生治疗的样子给丈夫看，他就会大为不满，所以，要麻烦你的是，请你只做名义上的常治医生，并且，如果她丈夫来询问她的病情，你就回答说很好。那位夫人还撒娇说，她也羞于让不相识的私人医生看到她那不好看了的肉体。美人可真是难伺候啊！哈……”

唉，住田大夫也是个不亚于大丰田干爵的大傻瓜。他身为医生，却轻易地上了瑙璃子的当。

是肿疮？哈…是个多么可怕的大肿疮啊。

我在上海远留期间反复琢磨这件事，终于得出了一个结论。诸位还记得吧，瑙璃子到Y温泉去疗养，足足用了半年的时间。在她去疗养的三个月以前，我因为得伤寒，住

了三个月的医院。加在一起，共约十二个月的时间，我们的夫妻生活都是不正常的。

我掰着指头算了又算，终于悟出了那个可怕的秘密。将长时期的分居生活同那天晚上川村与后璃子咕叽的另一起凶杀联系在一起，我不禁打了一个寒颤。劝我让瑙璃子去Y温泉的是川村；而据刚才住田大夫说，不让医生给瑙璃子诊治的还是川村，这一连串的事情没有一件是偶然的。一切统统是刁猾的奸夫川村义雄一手策划的。

听了住田的话，我一刻也不能再忍了。我决定第二天就到Y温泉我原来的别墅去一趟。虽然那里现在已不会有什么，可是一想到那座孤寂的住宅里隐藏着骇人听闻的罪恶，我就无法平静下来。

地下的秘密 因为天气还热，我一大早就乘头班火车到Y温泉去了。在那里，我又遇上了意想不到的好运。在墓中五天时间，残忍的上带使我变成一个如此丑陋的老头儿；而现在却可怜起我来，竟让我的复仇计划步步如愿，一帆风顺。上帝同情我的深仇大浪。上帝在保佑着我。我担负着按照上帝的旨意给恶人以天罚的使命。

所谓好运不是别的，是我在歼始Y温泉的火车里发现了一个意外的人。在温泉疗养期间跟着瑙璃子，负责照料她的老太太阿丰，孤零零的一个人坐在我坐的同一节车厢里。她没注意到彻底变样的我，而我却不会看漏她。阿丰是从瑙璃子家乡跟来的奸妇的心腹佣人。我回到S市还没见到瑙璃子，可是见到这位阿丰，仿佛妖艳的瑙璃子的幻影和她身上的芳香就在身旁，心中感到说不出的厌恶。

可是，女佣人阿丰此时到这儿来，究竟是要干什么呢？火车每到一站，我都时刻留神，心想这回该下车了吧，这回该下车了吧，可她怎么也不像要下车的样子。就这样，终于到了终点站Y车站。

原来是这样！我激动地转到她的后面跟踪她。果然不出所料，她的目的地就是大牟田家那所座落在山里的别墅。

阿丰在别墅稍前面一点弃了车，顺着狭窄的坡道往上爬去。那条曲曲弯弯的小道左面是山涧，右面是郁郁葱葱的大森林。别墅就在那条山道的深处，周围是一片葱定的森林，里面空空如也，显得阴森、凄凉。

四周并没有森严的围墙。打开一推即开的栅栏门，奇怪的阿丰跨进了杂草丛生的别墅庭院。

看到她进去，我悄悄地绕过去，躲在森林里一棵挨着庭院的大树后，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阿革的一举一动。

密林中白天也一片昏黑，除了什么地方传来蝉鸣声外，四下里寂然无声。神秘的老太婆在那所被遗弃的废屋的庭院里喀清喀际地走着。我蓦地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怖。在昏黑的大树背后一个劲地颤抖。

院子里的草丛中央有一棵枫树。阿车走到那里，在树根部蹲下来，合起双手，不住地拜着什么。

我翘起脚往那边看，那儿并没有什么可拜的东西。莫非是在拜树？或者是这位老太婆疯了？

不不，不是。阿丰泪流满面，是有什么伤心事。那样子总好像是在拜谁的墓。是的，那棵枫树根下埋藏着什么不可见人的秘密。

这是个绝好的机会。要是现在不抓住阿丰让她坦白交代，那就不知何时还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于是我决定冒冒险，照我的主意干。那是在昏暗的森林的树荫里，是在废屋庭院的草丛中，我的主意准能成功。

我当时身穿白色西服，脚穿白鞋，头戴巴拿马帽，帽子戴得很深，还用一块大手帕把鼻子以下蒙得严严实实，那副墨镜也摘了下来。就是说，我上下一身白，惟有两只眼睛在帽檐儿下灼灼闪光。

我以那样的打扮，蹑手蹑脚地走到阿丰背后，突然用过去大牟田敏清的声音招呼道：

“这不是阿丰吗？”

阿丰确实还记得我的声音。脸朝那边蹲着的她一听到我的声音，吓得浑身发抖，怯生生地转过身来。当时她那张恐惧得扭歪了的脸，反倒把我吓了一跳。

阿丰一转过身来，只见大牟田敏清的双眼在身后一动不动地盯着她。因为戴着帽子又蒙着脸，白发白须看不见，化装的部分全部盖上了，只露着最能清楚地表明我身份的双眼，因此阿丰一眼就认出我来。

可怜的老太太一看到我的眼睛便大叫一声，想马上逃走。在远离村庄的森林中突然遇上一个上下一身白的故人，以为是幽灵也是理所当然的。

“阿丰，等一等，不是妖怪，是我呀。”

我又喊了一声。惊恐万状的阿丰缩着身子，不敢贸然走近。

“您是谁？请摘下覆面。”

声音又尖又抖。

“哦，不摘掉你也该知道我是谁。你看一看我这双眼睛，听一听我的声音。”

我一步一步地朝阿丰走近。

“不，我不知道。不会有的事。”

阿丰像被噩梦辰住了一样极力抗辩。

“你说不会有的事，可我站在这儿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是你的主人，是大丰田敏清。好了，老实坦白吧，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阿丰面如死灰，像块石头一样木然不动。

“不说？好吧，那就在这儿别动，看着我干。怎么样？你好好看着我要干什么。”

我跑到别墅的小库房里，拿来了一把铁锹。接着，我斜眼瞅了瞅目瞪口呆的阿丰，急忙在枫树的根部挖了起来。松软的泥土被一锹一锹地挖出来，坑愈来愈深，底下现出一块白木板似的东西。

“不行，不行，请您别招。”

忍耐不住的阿丰呜咽着抱住了我的手。

“那么，你统统坦白吗？”

“我坦白，我坦白。”

河车终于放声大哭起来。

“那我问你，这地下的白木箱子里装着什么?”

“这是…不，不是我干的。我只是在一旁看着。”

“那我不管，我是问这里装着什么。”

“这是、这是……”

“不能说吗？那我来说吧。这地下的小相村里装着一具刚生下来的婴儿尸体。那婴儿是被其余生父母杀死理到这儿的，母亲是瑙璃子；父亲是川村义雄。对吗？瑙璃子为了生下私生子，身上无灾无病却躲到这座别墅里避人眼目。这孩子是在我住院的那三个月里怀上的，他们再卑劣，也无法蒙骗说是我的孩子。什么肿瘤，全是鬼话！那只不过是欺骗天真的丈夫的一种奸猾的手段而且。喂，阿丰，我的推想有不对的地方吗？要有，你说说着。要么把地下的箱子挖出来验证一下，怎么样？”

被逼得无可奈何的阿丰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清清泪下。她一边哭，一边断断续续地叙说起来。

“啊，真可怕。我是在做噩梦，还是掉到人世的地狱里了？过世的老爷还健在，而且揭穿了这块地下以为谁也不知道的秘密。啊，是天罚！这不是天罚是什么？所以，所

以我不能不说了。

“打一出世就由我服侍的瑠璃子竟如此无法无天，使我这个做奶妈的惶恐不安。偷偷地生下那个不属于老爷的孩子，这罪孽就够深的了，而她竟把那个刚生下来的孩子杀死，埋在这块幽寂的地方。

“我再三奉劝夫人和川村先生把孩子送出去寄养，可是他们俩说那样做会被发现，把孩子杀死才是万无一失的办法。他们推开劝阻的我，终于干下了这桩伤天害理的事。

“我没有忘记，那正好是在三个月前的今天。今天是孩子的忌辰，我可怜这个无人吊唁、孤零零的一个人在这儿的孩子，就偷偷地来到了这里。

“老爷，不，不是老爷，酷肖老爷的先生，可怜可怜我这个老婆子吧。我已经在一个月前就被瑠璃子解雇了，可能是正直的老婆子不讨他们喜欢吧。我要了回乡的旅费，却又可怜安息在这儿的孩子，便一直磨蹭到今天。可是总不能老住旅店，今天就来向孩子辞行了。”

说完，阿丰呜呜地哭倒在地。

啊，是这样！连忠实的阿丰也同他们是一丘之貉。天公岂能漏掉一个坏人！上帝寄附在我的心间，施行可怕的天罚。

于是，我安慰悔罪的阿丰，将身上带的一大笔钱倾囊相送供她作回乡的浪费和回乡后的生活费，叫他尽早离开这个不祥的S市，便同她分别了。

阿丰似乎不相信我就是大牟田敏清。人明明死了，即使还活着，若是真的大牟田也不必蒙面。所以，她迷信地以为在幽暗的树荫下见到了非人的大牟田死魂，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对于我的目的来说，那样反倒更为有益。

我终于抓到了奸夫奸妇的一大秘密。地下的婴儿，多好的武器啊。我要随心所欲地利用这件绝好的武器，惩罚这两个千刀万剐也不解恨的恶人。

我派东村去大阪，搞到那台神奇的实物幻灯机和瓶装的婴儿，是在这三四天之后的事。

两只老鼠 现在，我那前所未闻的大复仇计划已万事俱备。啊，快活，快活，报仇雪恨的时候终于来到了。有句谚语说：“爱之一分，恨之百倍。”的确是这么回事啊。我正因为那样爱着瑠璃子和川村，正因为那样信任他们，被他们背弃的仇恨才百倍于爱情。不，是千倍，万倍。

我好比是把二只老鼠追到走投无路的死胡同里的猫，一只全身银白色的老猫。嘿嘿

嘿嘿嘿。诸位知道猫吃老鼠时的残忍的游戏吧？我的心情恰似那时候的猪。

最终让他们吃什么样的苦头，连那具体的细节都已计划妥当。要是一下就整死他们，有点不太解恨。我的仇恨可不那么简单。

我决定按照顺序，一步一步地边欣赏这进行我的复仇大业。作为第一步，需要完成三件事。第一，密切与川村的交往，得到他由衷的信赖；第二，或明或暗地煽动川村对瑙璃子的热情，使其比我过去更深挚地沉溺在对瑙璃子的热恋中；第三，暗暗地抓住玻璃子的心，使她倾心于我，在最适当的时候，让川村知道此事，把他推入绝望的最底层。

当然，这并不是我的复仇事业的最终目的，只不过是个小小的前奏，而仅这小小的前奏便能使川村受到与我当初同样、或者更为惨重的精神打击。

在Y温泉别墅那一惊人的发现之后，我平安无事地度过了一个星期。当然，那期间川村义雄来过几次，我们的关系按照计划渐渐地密切起来。他一见到我，就转达大牟田瑙璃子的口信，自豪地夸赞她的美丽。

“夫人对您的礼物大为欢喜。她叫我对您说，这几天一定来拜访您，请多多关照。另外，夫人还一再让我转告您，请您光临作客。怎么样，到大牟田府去一次吧！”

川村劝我。我摇了摇头说道:

“不，过些日子再去拜访吧。我虽怀念敏清，同瑙璃子夫人却素木相识。而且，我这般年纪还奇怪地爱面子，不太喜欢同妇女打交道。她越美，我越会发窘。不过，就是礼节性的，我也要去拜访一次。请转告她，再过些日子吧。”

我先给她一个生硬的答复。于是，川村起劲地说道:

“那太遗憾了。不过，要是您能见瑙璃子一眼，那么您虽是个白发老翁，也准会相见恨晚的。而且，尽管您要推迟访问，看来夫人也会来的。来让您大吃一惊。”

“窿，她是那么美吗？”

我用话一挑，川村更是得意忘形地吹了起来。

“故世的大牟田君常夸她是日本的绝代美人。我也认为是那样，有生以来还从没见过那样的女性哩。容貌漂亮那是不用说的；从说话到声音、举止以及灵活的社交手腕，都无可非议，真像她的名字那样，是个瑙璃般的美人。”

这家伙深深地迷恋着瑙璃子呐。他如此赞美自己的情人，看来他也深陷情网而不能自拔了。对我来说，这正中下怀。

“那可危险啊。那样漂亮的孤掘在社交界抛头露面，确实十分危险哪。”

“不，这一点请放心，有我这个故于爵的密友跟着，虽然我能力有限。夫人的行动一切都由我护卫。贞洁的夫人是不会经不起那些诱惑的。”

“言之有理，言之有理。有您这样一位杰出的保护者，我就放心了。不，与其说是保护者，我看你作夫人的丈夫也是当之无愧的。哈哈哈哈哈，哟，这有点儿失礼了。”

我半开玩笑地一引，川村旋即上了钩。

“哈哈哈哈哈，我……不过，我并没别的意思，只是从心里爱着瑙璃子。不，或许说尊敬她更合适些。为了保护夫人，纵使要像昔日的骑士那样赌上生命，我也在所不惜。哈哈哈哈哈。”

从那以后，随着川村的来访一次一次地增加，他渐渐不拘束起来，甚至说出了一些冒失的话；

“实际上，我在考虑是否同一位女士订婚。”

“那可以嘛。对方的她是不难猜想的，我举双手赞成。既然我们这样亲密无间，那请允许我热烈地祝贺你。”

一给他戴高帽儿，他便眉开眼笑，兴冲冲地想要握我的手，说道：

“实在感谢。对我来说，有您的帮助把握就更大了。”

他是该高兴。能有大牟田家的亲戚又是富豪的我作后盾，他的野心就不能说全是梦想。

06

巨人的眼睛 却说到Y温泉后过了一个星期，瑙璃子怎么邀请都不见我去拜访，终于沉不住气了。这天晚上，她在川村的陪同下，来到了我住的饭店。

我想见毒妇，心中都急得发痒了。要驯服瑙璃子这样的妖妇，房门就是故意冷淡，使她焦急起来。（唉，诸侯华族的少爷竟琢磨起这种卑鄙的勾当，这是因为谁？！不出所料，她急不可耐，自动钻进了我撒下的网里。

她打电话询问我这边是否方便。我回答说恭候光临，便做好了一切准备（诸位，那是什么样的准备？）。可是一旦要见面了，我竟禁不住心情激动起来。

我在陈设异常华丽的专用客厅里等候片刻，在穿着新西服的川村义雄之后，我过去的爱妻瑙璃子终于来了。

川村介绍后，她斯斯文文地问候了一番。

瑙璃子身穿我熟悉的和服，上面有我喜欢的花样；头上、指头上佩戴着耀眼的钻石；

脸上化着淡妆，散发出扑鼻的芳香；嘴唇上抹着口红。啊，真是个妖妇卜一个害死丈夫，甚至杀死自己亲生子的死有余辜、十恶不赦的罪人，居然打扮得如此风流。这美吗？那张脸美吗？与其说是美丽，不如说是妖艳。

我禁不住浑身颤抖。对这个有着可爱的脸蛋的女人真能一恨到底吗？任何铁石心肠遇上这个妖妇都会荡然融化的。当心！可不能被狐狸迷住啊。精神点！你的身心已经献给了复仇之神。

我一下振作起精神，用那种训练有素的假嗓，恰如其分地收了答礼。

瑙璃子当然丝毫也没发觉我就是她过去的丈夫。须发统统变白了，关键的双眼又戴着一副墨镜，虽是昔日的老婆也认不出来。

三人各随己意，分别坐到沙发和扶手椅子上，一边呷着茶，一边海阔天空地谈了起来。

瑙璃子倒出了许多恳切的心里话，说什么子爵家继承遗产的近亲不久就要到家里来，那样我就得按照亲属会议商定的结果，住到别邪去。对此，因为您是子爵家的一门远亲，还请您给予帮助，等等。看来，我那份贵重的礼物紧紧地勾住了她的心。

然而可笑的是，那个贪得无厌的瑙璃子当初为了与人私通而急急忙忙地害死了我，殊不知这都是白白失去子爵家财产的一个愚蠢的下策。在害死我之前为什么没生下一个继承人呢！她又不是不知道这一点。

不，生是生了，生了一个同川村有的私生儿。不过奸夫奸妇也犯了个大错误，居然在我住院期间怀上了孩子。因此，他们再厚颜无耻也不能说成是我的后嗣，于是便编造出全身生肿瘤这一异想天开的借口。

背着我在Y温泉别墅生下那个孩子，又把他杀了。若不杀也有别的手段，然而奸夫奸妇是没有心肝的魔鬼，对自己的孩子丝毫没有爱怜之心，惟恐暴露自己的罪恶。

虽说生总算生了，但由于阴错阳差，碰巧还能成为子爵继承人的孩子，不仅没成继承人，反被夺去了性命。这真是没等我复仇，恶报便早已降临到他们的头上了。

为什么不考虑继承人就干掉我呢？这是为爱情而发了疯的川村顾前不顾后的独断。后来知道，奸夫奸妇之间常常为此发生纠纷。在瑙璃子来说，除掉多余的大牟田敏清是件好事，可是又为失去在子爵家的权利感到可惜，为不能占有那些财产，不能荣华富贵感到遗憾。

值得庆幸的是，正因为奸夫奸妇之间有这些矛盾，正因为瑙璃子失去了子爵家的财

产，我的复仇计划才能够那样圆满地获得成功。如果瑙璃子还像原来那样掌握着子爵家的实权，那么即使我用再多的资财来诱惑，她也不会那样轻易地被驯服的。

却说在那样交谈之中，定好的时间到了。定好的晚上8点到了。是谁同谁定好的时间？我这就告诉诸位。

这当儿，我装作要上厕所，走进了隔壁的房间。不用说，隔壁的房间也是我包租的。我一关上门，便眼睛贴在锁孔上，目不转睛地瞪着，等待事情的发生。

这时候，只见川村好像刚分开一会儿就忍不住了似的，悄悄地坐到瑜璃子的沙发上，偎近她，握住了她的手。

“别这样，里又先生要回来了。”

瑙璃子桥嘻地嘟味道。

“哎，没关系。里见先生也略有所知了。他还说我们是般配的夫妻哩。”

川村那副无耻的劲头同他那张漂亮的面孔极不相称。他握着瑙璃子的手，老早吃起了醋：

“不过，不要紧吧？我有点儿担心哩。”

“唉呀，你说的什么呀。”

瑙璃子假装糊涂。川村用下巴朝我在窥视的门的方向点了点：

“那位先生嘛。你可实在是个贪婪的人哟。连干爵你都那样迷恋，比子爵富多少倍的富翁里见先生虽是个老头儿也危险呐。像你这样的虚荣女真叫我不放心啊。”

啊，这是什么话？这是被尊为S市社交界绅士的人说的话吗？

“难道…可是你不说他不喜欢女人吗？别这样卑鄙地胡乱猜疑。”

瑙璃子装作要打川村的样子，娇滴滴地笑了。

正在这时，屋里突然变得一团漆黑。

“唉呀！”瑙璃子轻轻地叫了一声。

“好像是停电了。”川村说道。

哼，什么停电！是我的秘书志村按照约定，溜进饭店的供电室，切断了电源。是S饭店内的人为停电。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定好的时间。

我急忙朝房间的一侧跑去，那里安设着一台小型机器。不一会儿，隔壁的客厅里传来了女人失魂喀魄般的惊叫声。是瑙璃子的声音。

她为什么惊叫？

那是有道理的。原来停了电而一团漆黑的客厅里，出现了一个极不寻常的怪物。

黑暗中，两个模模糊糊的东西隐约显现出来，接着慢慢变成可怕的形状。在黑暗的空间，两只眼睛，两只分别有半领榻榻米那样大的巨眼，一动也不动地怒视着他们。

川村和瑙璃子难以为是幻影。可是，若是幻影，为什么久久不消失？那双巨人的眼睛决不是初次见到。看着看着，那竟像是实际存在的某个人的眼睛。哦，对了，是死去的大牟田敏清的眼睛。那双眼睛被放大千百倍，此刻正浮现在奸夫奸妇的面前，在黑暗中对他们瞑目而视。

毒妇一明白这些，吓得不由得惊叫起来，紧紧地抱住了川村。川村强忍住没叫出来，望着巨人的眼睛，腋下、额上冷汗直淌。

这是我想象出来的，并不是我亲眼所见。就是想看也不能看呀。我的眼睛诚然放大一千倍瞪着他们，但那只不过是我的眼睛的幻影。真正的我是将摘下墨镜的脸，伸进安在隔壁房间的实物幻灯机中，贴近连接室外电线的一千瓦灯泡，忍着刺眼的强光，一眨也不眨地瞪着眼睛。就是说，妖怪似的巨眼是通过实物幻灯装置，将我自己的双眼映在客厅墙壁上的。

戏法的秘密一旦公开，那是极其简单的。可是，当时谁也不知道什么实物幻灯。奸夫奸妇弄不清是死者的亡魂显灵还是由于良心的谴责而产生的幻影，极度的恐怖使他们惊恐万状，效果比预期的还要好。

仿佛是以瑙璃子的惊叫为信号似的，电灯突然亮了。不用说，那是供电室的志村相机接通了电源。

电灯一亮，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打开门，回到了客厅。

“唉呀，怎么回事？”

虽在意料之中，因效果极佳，我不由得问了一声。

瑙璃子和川村，真像是见到了幽灵，茫然的眼睛怯生生地四下环顾着屋内，额头上挂着汗珠，嘴唇发干，面无人色。那情景简直让人以为他们就是幽灵。

“哦，没什么。突然黑下来，稍受了点惊。”

川村辩解似地说着，悄悄舔了舔嘴唇。

哈哈哈哈！开心，开心，我的初试成功了。照这样下去，前奏也会顺利的。那就慢慢开始吧。

不寻常的恋爱 那以后又过了几天。

其间，我一方面使川村就范，让他把我当成最好的朋友；另一方面积极接近瑙璃子，尽一切力量争取得到她的心。

我没有徒劳。现在，川村把我当成亲生父亲一般，对我无话不谈，有时还征求我的意见，甚至连一些见不得人的事也来找我商量。

我们经常坐车去下饭馆。在那里，点上当地的名艺人，又是弹又是唱他要酒疯。酒鬼川村一喝醉酒便丑态百出，几乎使人不敢相信他就是平素的那个美男子。

我怂恿酩酊大醉的川村，经常把他送到瑙璃子的住处。女人是不会喜欢醉鬼的。

好像瑙璃子每看到一次这种丑态，她的心便离开川村一点。

离开川村到何处去？不言而喻，到我这儿来了。瑙璃子爱上了过去最讨厌的我。没有比女人的心更不可捉摸的百。我这个白发白须的老头儿好在哪里？不用说，是钱。也许我这满是白发的头也同荣华富贵一样把人喜爱吧。

“您自己老是说您老了、老了，可我看哪，决不像您说的那样哩。瞧您那红润的脸色，结实的体格，简直像个30岁左右的小伙子哩。头发是清一色的白发，比那种褐色的要漂亮多了。”

她就这样夸赞我。

随着与她日益亲近，我像父亲爱女儿那样有时碰碰她的身子；有时还握握她的手。那种时候，瑙璃子就会满不在乎地反握起我的手，给我一个娇媚的笑脸。

每当那时，我就像背上放了块冰一样，浑身毛发直竖。我觉得，要是不留神，那就会将复仇大业遗忘脑后，身心真的被融化掉。

那时期，她已经住在另分给她的别队有时候，她也背着川村，独自从那里到我住的饭店里来玩。

一个月色皎洁的夜晚，我和瑙璃子两人到阳台上翻天。当时那种不可名状的奇怪心情，我现在仍记忆犹新。

我全身沐浴着月光，靠在藤椅上。淘璃子从后面靠着椅背，像要注视我的脸似地头伸过资背，对我本出她那动人的微笑。

月光把她照得像梦中的女长一样美丽。我对她看得出神，迷迷糊糊地做了梦。

你这还不满足吗？即使是说谎，也能够得到这个女人的情爱。你有用之不尽的财宝。你不想带着那些财宝和这个美人，平平安安地度过余生吗？

有仇？什么仇？即使是一夜使头发变白的仇恨，也只不过是一出尘世的滑稽戏！

不知是月光的魔力还是美女的魔力，在那一瞬间，我懦弱地想到了这些。然而，祖

先传下来的复仇心旋即驱走了那短暂的梦境。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之外，没有真理。

我终究只是一个从地狱里爬出来的白发复仇鬼。

瓶装的婴儿 复仇剧的序幕渐渐拉开了。一天，我发出了这样的请帖，邀请三位客人到饭店聚会。

老夫今在郊外购得别墅一座，拟于15日为此设宴，恭请光临，不胜欣喜。请于当日

午后1时至S饭店，由老夫陪同乘车前往别墅。

按照我的请帖准时前来聚会的客人是川村义雄、大牟田瑙璃子、住田大夫三位。住

田大夫就是赚取一大笔酬金，对瑙璃子的假病佯装不知的那位原先的Y温泉开业医生。

人一到齐，我们便一同坐上当时S市仅有三辆的汽车，前往目的地。

“我们三人好像都还没问过那座别墅的所在地呢。真奇怪，里见先生好像故意瞒着

我们似的。”

汽车驶出市街的时候，川村忽然注意到这一点，不解地问道。

“想让你们大吃一惊啊！哈哈哈哈哈。”

我好像很滑稽地笑了起来。

“哦，那座别墅准是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吧。说不定房子还是我们知道的哩，里

见先生，您是从谁那儿买过来的？”

瑙璃子饶有兴趣地问。

“从谁那里么，我不太清楚。一切全是我的秘书志村办的。”

我明知不该奖，嘴角上仍禁不住浮现出异样的微笑。

汽车在坑坑洼洼的乡间土路上颠簸而行。随着汽车的行驶，岔道没了，我们的行进

路线渐渐明晰了。

少时，川村突然发病地叫道:

“唉呀，这条路不是往Y温泉去的吗？”

“不错，您说的对。这么说别墅是在Y温泉附近买的咯？”

住田大夫随声附和。

“猜得很对，正是这样。我的新别墅位于Y温泉的尽头。”

听了我的回答，川村和瑙璃子不安地对视了一眼。之后，两人都缄口不语，脸色好

像也不大好。

“喏，诸位，我买的房子就是这儿。”

汽车停下的地方，正是大牟田家那座小别墅的房前。就是这座住宅，瑙璃子曾来进行过长时期的温泉疗养。就是这座住宅，前不久发现院子里埋着一具私生儿的尸体。

我花费巨资，把这座房子弄到了手。这别墅在大牟田家又不是非有不可的，终于转让给我了。瑙璃子如今住在另安排给她的别哪里，对这件事她是蒙在鼓里的。

奸夫奸妇的惊俊真有些让人可怜。他们一下车，便苍白着脸，喊喊喳喳地小声咕叽着什么。

“哪里，这是偶然的。里见先生决不会知道那件事。打起精神来！在这儿要是举止反常，那反而会受到怀疑的。要沉住气！”

川村恐怕就是这样给瑙璃子打气的。

“哎，诸位，请进吧。”

我先进了门。先到的志村带着一群新雇的女佣人迎到门口。事到如今，川村和瑙璃子也不能再回去了。他俩虽然提心吊胆，却做梦也想不到那可怕的杀婴秘密已经败露，仍若无其事地进了客厅。

客厅从隔扇到榻榻咪全变了详，布置得焕然一新。这是志村按照我的吩咐干的。

“里尼先生，真是奇缘呐。可能您不知道吧，这座别墅原先是大丰田家的。这位瑙璃子夫人也曾在这儿住过很长一个时期哩。”

住田大夫毫无觉察，本想奉承二句，却刺到了痛处。

“嗯，是啊。我一点儿都不知道这座别墅的事……这倒真是奇缘哩。我养病的房间就在这前面。”

真是个妖妇！她不知何时又恢复了脸色，坦然地应对。

“唉呀，是吗？志村太不会办事了，这家伙什么也没对我说。实在抱歉。”

我仅装不知道而道歉。对方也不好对付，她顺水推舟地说；

“不，同样要卖，还是卖给您算幸运。因为什么时候想看了，您会让看看的。”

“那么，客厅就用不着让你们看了。不过，里面有的房间改变了布置；有的房间则丝毫没动，仍保持原先的状态。总起来说，或许变了点样吧。对瑙璃子的病房还有印象吧？”

我若无其事地说着，带着他们从一个房间转到另一个房间。所见的房间都同膨璃子来洗温泉的时候大不一样了。为什么要那样！那是为了烘托一间屋子里的凄惨景象。只

留一间阴郁的房间丝毫不动，会更有效果。不言而喻，那就是镶璃子住过的病房，那间她生下私生子的罪恶的房间。

我把那间房间留在最后。像小孩子常玩的那样，把最好吃的留到后头，这就是我的作风。终于到那间房间了。我手放在拉门的拉手上，回头对客人们说：

“你们不喜欢鬼抓故事吧？要是不喜欢那就甭看了。这可是一间闭鬼的屋子呀。”

瑙璃子和川村似乎被我这句可怕的话吓了一跳。可是也许是不愿示弱，他们装腔作势地回答说一定看看。

那就让你们看看吧。我打开了拉门。这是个能捕六领榻榻咪的房间。屋里是褐色的榻榻珠，陪黑色的拉门，发黄的拉富，阴暗的茶色沙培，还有古色古香的挂轮，一看就有点不对劲儿。拉窗外边是套廊，面对着庭院。不知是因为天阴还是因为屋檐深，屋里简直像傍晚一样昏黑。

“为什么仅这一间没整理？因为这种明郁的气氛奇怪地制止了我。你们不这样认为吗？不是有一种像在昏暗的狂言．舞台上看到的不可名状的气氛吗？”

三位客人都熟知这间屋子。住田大夫好像只是对我的具常的兴趣感到奇怪；而另外两位，即奸夫奸妇，却不由得有些恐怖。特别是瑙璃子，她嘴唇上毫无血色，好像连站在那儿也是勉强支撑着的。

川村到底只是个川村，他也面色惨白，惊愕地盯着地板上的一件东西。难怪他那样盯着，那儿放着一只与这间古色古香的房间木相称的新桐木箱。

住田大夫好像也发现了箱子，问道：

“那是什么？既不是茶具，也不是木偶箱，好像是有些来由的呢。”

“来由？这件东西有着十分可怕的来由哩。”

我阴郁地说道。

“哦，越说越邪乎了。我得看看。”

住田大夫嘴上这样说，却身不由己地耸了耸肩。

“好，请等一下。关于这个还有一段故事哩。事实上就是根离奇，这件吓人的事简直叫人难以置信。踏，请看这张榻榻咪。这上面有一块很大的黑斑点，你们以为是什么？”

我像说书先生一样指手划脚。

“是的，模模糊糊地有什么东西洒落的印迹。这要是血印，那可就真的邪乎了。”

住田大夫独自应答。奸夫奸妇惶惶不安，连开口说话的精神都没有。

‘可是，这实在像是血印呐。”

我一针见血地说。

“啊，血、血！”

医生现出同他职业很不相称的惊恐。

“我收拾好这所房子，就吩咐秘书志村清理院子。他很精明，对整理庭院颇有经验。东村一个人平上整地，干得非常认真。他想把枫树移栽一下，在挖树根的时候发现了一件触目惊心的东西。瞧，那儿，那棵机构。”

我打开拉窗，让他们看看院子。院子中央有棵根部曾被我自己挖过的枫树。那是我同老婢阿丰进行那段问答的地方。

“你们以为那是什么？可别害怕哟。一个刚生下来的婴儿的尸体装在小木箱里埋在那儿。可能是什么人溜进这座空别墅生下了死婴；或者是不能使之生存的私生子，一生下来就马上被亲生父母杀死了。嗯，这样一想，这张榻榻咪上的斑点是什么不就显而易见了吗？”

谁也没有回答。昏暗的室内，三张惨白的面孔宛如明魂一般。瑙璃子、川村的恐怖是不言而喻的，连老实巴交的住田大夫听到这里也不能不恍然领悟所有的秘密了。

谁也不认为我是故意揭露这个秘密，只以为是偶然发现的。那还算他们幸运。如果知道揭露这个秘密的人其实就是以为已经死去的大牟田子爵，那奸夫奸妇说不定当场就会呜呼哀哉的。

“那么，那孩子怎样了？向警察署报案了吗？”

住田大夫半晌才担心地问了一句。

“不，报告警察只会无益地折磨母亲。已经过去的事情是无法挽回的。那位母亲恐怕也会吸取这一教训，不会再与人私通胡来了吧。”

可是监璃子啊，你别高兴。不报告警察，实际上并不是出于我的怜悯心，而只不过是为了便于我完成木依靠法律的大复仇。

“那，孩子呢？孩子呢？”

沉不住气的川村第一次开口了。那声音凄然颤抖。

“事情可玄乎了。那个婴儿简直像刚生下的一样，一点儿也没有腐烂，仍以死时那副姿态睡在箱子里。真是固执啊。可能那是小东西要生存的阴魂吧。不，恐怕是受奸夫

奸妇欺骗的丈夫那颗仇恨的心所致吧。”

“那，那孩子呢，那孩子呢？”

川村心不在焉地重复着同样的话。

“慢看，在这儿。”

我快步走进屋里，掀开那只桐木箱的盖子，从里面取出大玻璃瓶，放在他们面前。

这当地，突然“啊”地一声尖叫，随即瑙璃子，面如死灰的瑙璃子闭上眼，倒在川村的怀里。奸妇吓得竭尽最后一点气力，昏迷过去了。

玻璃瓶里，一个浑身皱巴巴，灰魁魁的婴儿四肢弯曲，翻着白眼，一动不动地瞪着这边。

金佛像 诸位，屈指数来，我的奇异的经历已经讲述一个星期了。虽说在狱中时间多得很，但是且不说讲述的我，听我讲的诸位，特别是担任速记的先生，大概都所減了吧。

不过，我那动人心弦的复仇故事这就要进入高潮了，请诸位再耐心地听我说下去。

昨天说到我把奸夫奸妇邀到Y温泉别墅，尽情地折磨。恐吓了他们一番，奸妇瑙璃子看到我事先准备好的瓶装婴儿，不堪忍受自己作的罪孽的恐怖，以致昏迷过去。

然而，这些只不过是我复仇计划的一段小小的前奏。我的仇恨并不是奸妇昏迷一下就能够消解的。诸位请想一想，我因为他们吃了多少苦头。我被我所迷恋的爱妻背弃了，不，是被川村偷走了爱妻。而且，他们把我谋害了。虽然幸运地死而复生，但是那时候已被他们关在欲出不能的坟墓里。我被活埋了。那五天中，我在那黑暗的石窟里遭受到什么样的痛苦？看看我的白发吧。三十岁的青年就满头白发！我在墓中那五天时间里，饱尝了三十年的痛苦，待爬出坟墓时，身心皆已变成六十岁的老人。古往今来，谁管吃过这样的苦？！

复仇，就是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仇人同样饱尝我所受过的那些痛苦。让奸妇瑙璃子昏迷过去，连我受过的苦的百分之一还不到呢。嘿嘿嘿嘿嘿…是吧，诸位？就是说，我以后还要让奸夫奸妇尝受百倍于前面的痛苦。我要干的还在后头呐。

大牟田瑙璃子昏迷时，亏好往田大夫在场，因此，经过一番细心的护理，并没出什么意外。可是从那以后，奸夫奸妇的心头一直笼罩着一层可怕的阴影。

让他们恐惧固然是我的目的，但做得过分了则会促使他们提高警惕，那样反而不利于我实行以后的计划。这回我必须反过来为和缓他们的恐怖心理费一番气力了。过去的法官在进行刑讯时，就对犯人严刑拷打；当犯人被打得死去活来时，就暂且撤下刑具，

让他喝点水，给他一点粥，以示安慰。同这个道理一样，和缓一下他们的恐怖心理，只不过是一种手段而且，那样能使下次加给他们的痛苦更有成效。这就是一面打、一面哄的战术。

于是第二天，我去拜访瑙璃子，恭恭敬敬地道了歉。

“昨天实在抱歉。因为发现了奇怪的玩艺儿，我觉得稀奇，竟老大无成，得意忘形地如同演戏一般，让您受惊了。要是光随便说说，不请您看那个婴儿的尸体就好了。真是对不起。”

瑙璃子脸色还有几分苍白，眼睛不安地溜溜揪批的。听了我的道歉，辩解似地答道:

“不，是我打扰了大家。真是不好意思，见到婴儿的尸体就吓昏了，男人们一定要笑话吧！我实在是太怯弱了。”

看来，她好像并没有怀疑是我故意干的。

如果说我买下那座别墅，以及把婴儿的尸体装在玻璃瓶里全是偶然的，那就令人难以置信了。可是，瑙璃子坚信我是从南美归来的里见重之，所以想不到是我知道他们的秘密，故意做了那场戏。不，更主要的是，她正绞尽脑汁考虑如何为昨天那场有些过分的惊吓辩解，没有心思怀疑我。

“那么，那个孩子的尸体怎么样了？还是那样保存着？”

瑙璃子不安地问。要是那种事情传到快嘴人的耳朵里，弄得尽人皆知，那对于奸夫奸妇来说，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

“不，我彻底接受教训啦。我准备把尸体埋到原来的地里去，并且我还想给那个可怜的婴儿修一座墓。”

我答道。她一听说要把婴儿埋掉，好像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可是一听说我要修一座墓，又有点担心了。

“哦，墓？”

“嗯，墓。不过不是普通的墓，不是一般的石碑。是砖砌的，建一座小库房。”

“哦，造库房？在那种不方便的地方？”

“我有一尊在中国搞到的金佛像。装在汽车里怕不保险，想找一个安放的地方。这次出了这件事真是幸运。我想为了给婴儿祈祷冥福，修一座砖砌的殿堂来代替坟墓，将金佛像收藏在那里面。”

“是纯金的佛像吗？”

瑙璃子听说金佛像，两眼直放光彩。真是个贪得无厌的女人。

“是的，是由于一件奇妙的事情弄到手的。在我看来这如同给日本增添了国宝。佛像分量有六百两左右，作为金铸的佛像，倒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作为一件异常古老的艺术品，却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啊，这可以说是我的一项贵重的财产吧。我要造的，因为是要保存金佛像的建筑，所以叫做库房；而另一方面，在安慰那个婴儿灵魂的意义上，它是坟墓；作为安置佛像的场所，它又可以叫做殿堂。”

可是诸位，什么金佛像，全是胡言乱语。我散步的时候，在市郊的旧家具店里买了一尊新近制作的廉价阿弥陀佛像，我准备将它镀上一层金，摆在刚才说的殿堂里。

我为什么要说那些假话？其中大有奥妙。我的真正目的是在理婴儿的地方，造一座奇妙的砖砌小屋，那座屋子设有一套前所未闻的自动装置，那装置恐怕连诸位也会大为惊奇的。不用说，那是我的一个复仇手段。那装置是怎样奇妙。怎样可怕，不久便可以知道了。

“噎，是那样珍贵的佛像？殿堂建成后我一定去看看。”

蒙在鼓里的瑙璃子竟信以为真，对拥有那件宝物的我表现出更大的热情。

“那当然啦，一定请您看看。殿堂将按照我设计的一种奇异的式样修建，您一定会十分惊奇的。我非常快活，仿佛现在就看到了您那惊愕的面色。”

事实上，这真叫我快活啊。瑙璃子会感到多么吃惊？多么稀奇？多么恐怖？哈哈哈哈哈，要是恐怖得惊人，那是怎样的恐怖呢？

07

幸福之籁 在我们那样交谈之际，奸夫川村义雄突然推门而进。川村显得很尴尬，辩解似地说道:

“哦，对不起。因为门口一个人也没有。”

他大概没料到有我这个得事的在这儿，才像往常那样冒冒失失地闯进来，想同瑙璃子鬼棍的。

‘川村先生，来呀！里见先生正在讲一尊珍贵的佛像的事呢。”

瑙璃子调和地说道。

“惺，是这么回事。”我按照对瑙璃子说的，意味深长地重复了一遍，“等殿堂建成以后，我第一个请您去看看。”

“我一定去。能第一个拜见，实在是荣幸之至。可是，殿堂预计什么时候建成？”

奸夫丝毫不知殿堂建成之后，他要吃多大的苦头，还高兴地说是荣幸之至呢！

“一个月之后，全部完成内部装饰。”

啊，内部装饰！那是怎样的地狱装饰啊！

“懊。那正好。其实我将到大阪去一趟，回来时，那座殿堂就该建成了。这太好了。”

“哦，去大阪？是有什么急事？”

比我更为惊诧的澙璃子连忙问。看来川村的大阪之行，奸妇也是初次听说。

“对。刚才接到大阪的伯父打来的电报，说他久病不愈，看样子要不行了，叫我先去照料他一下。他没有妻室儿女，只有我这一个近亲，所以才要把我叫到他的身边。”

不知为什么，川村显得喜不自禁。亲伯父病势危殆，他却毫无悲痛之色。

我们三人观了一会儿，其间，川村吞吞吐吐，总好像觉得我在场不太方便。我料定，奸夫奸妇之间有什么秘密的话要说，便婉言辞别了他们二人。不，我是假装辞别，悄悄地溜到院子里，在窗外偷听里面的谈话。

因为是别味，院子不大，树丛却很茂密，这正适合我藏在那地偷听。

‘哎，答应我吧，等我从大阪回来，就正式结婚。”

瑙璃子不知为何一言不发。

“我伯父年纪老了，这回准不行了。他一去世，继承遗产的就是我。虽然伯父并不怎么喜欢我，却又没有别的近亲，所以那个顽固老头儿不得不把我叫去。遗产少说不下十万元吧。啊，我多么盼望这一天的到来啊！嗯，明白了吗？你退回大牟田家给你的报酬，做我的妻子，可以到任何你喜欢的地方去。哎，答应做我的妻子吧。”

我透过玻璃窗悄然往里窥视，只见川村满面通红地紧逼着瑙璃子。

瑙璃子却格外冷静，大模大样地连眼皮也不抬。我屏住气息，等着听这个奸妇如何回答。她终于开口了：

“那样做就没脸见人啦。我，我一点儿也不想做你的老婆呀。你是我的情人，我心爱的情夫。嗯，这还不够？没必要结婚嘛。”

她的回答给川村的热情浇上了一盆冷水。

“什么情夫，我并不满足。我是个男人啊！我要独自占有你，光明正大地得到你，那就只有采取结婚这种形式。我不愿意永远保持那种偷偷摸摸的关系……好吗？答应我

吧！难道你讨厌跟我一同生活？”

“不是。不过我们完全不必拘泥干那种形式，而可以继续这样相爱。我也不配你呀。只有避讳人眼的幽会才使得恋爱更富有趣味。”

奸妇厚颜无处地说着，微微一笑。脸上笑着，身子也动了起来；她白嫩的小手在他穿着西服的膝上往前蠕动。微黑的手同白嫩的手握在一起了。

“哎，别这样仓促地决定。好好地照看你伯父，尽早赶回来。我在望眼欲穿地等着你呐。还有，嗯，一切都等你回来以后吧。我能同我的心爱的人分别那样久吗？”

啊！这是什么话，这能是一位子爵遗播说的话吗？娼妇！这女人是个天生的娼妇！

通过这一机会，我知道川村是怎样深切地迷恋着瑙璃子。奸妇那柔嫩的手指碰他一下，他立刻便会变得像只水母。

“那也好，结婚的事儿就等回来后再走吧，到时候可一定要答应我哟。嗯，不会不答应吧？”

川村刚才的劲头不知到哪儿去了，眼见着让步了。

“嗯，行啊，这事儿就等你回来后慢慢商量吧。可是，可是，嗯，我们不是不久就要分别了吗？嗯？嗯？”

瑙璃子眯缝着眼，娇媚地半开着红润的嘴唇，一副无法形容的迷人之态。接着，她慢慢仰起脸，伴着脖子，悄然熟川村的嘴唇下靠去。

川村见此情景，早已按捺不住，只见他猛地抱住瑙璃子，随着一声异样的吼叫，压在她的身上。

我又看到了。从墓里爬出来的那天夜里在本郧西式房间的玻璃窗外看到的情景，今天又看到了。我亲眼目睹了奸夫奸妇的痴态。

我决不会对卖淫妇般的瑙璃子还怀有什么留恋之情。她是我不共戴天的仇敌！可是，啊，那可爱的笑脸！那笑脸使我怒火中烧！

我觉得全身毛发直竖，所有的毛孔里都渗出血一般的汗来。

奸妇！卖淫妇！我，往日的大丰田敏清，就是变成了一个白发复仇免的现在，一看到你那副笑脸，仍旧热血沸腾。我觉如此迷恋着你这样一个非人的东西。正因为如此——正因为这样强烈地爱着你的笑脸，我才对你们二人燃起仇恨的怒火。那怒火足以燃尽大于世界！

畜生们，等着瞧吧，我要让你们知道从地狱里爬出来的白发鬼那颗残忍的复仇心是

多么可怕。嘿嘿嘿嘿嘿，那时候，你们会是一副什么样的表情，会怎样痛苦地挣扎哟！啊，我正眼巴巴地盼着这一天哪。哼，已经不远了。你们凄惨的末日已经不远啦。

我不堪目睹奸夫奸妇的痴态，摸着手心汗津津的拳头，边朝天挥舞，边跑出了大牟田家的别邮。我激动得不知走在哪里，过了好长时间才回到饭店。

回来后，我独自闷坐在屋里，让心情平静下来。不一会儿，招待通报来客了。是川村义雄。他大概是为去大贩来辞行的吧。

我吩咐请他进来。于是川村一进来便用同好妇接吻印迹未干的嘴唇，用在男人来说太红了点的嘴唇，舔来舔去地说起了辞行的话。

“您一定十分挂念吧，可要好好地照看他呀。”

我说道。川村仿佛一点儿也不挂念伯父的病，笑嘻嘻地说：

“不，伯父已上了年纪，遗憾的是这回恐怕挺不过去了。不过说实话，伯父是个财主，而且除我之外没有别的亲人。就是说，我这次大阪之行是去继承伯父秘藏的财产。这也就是说，我这个一贫如洗的穷光蛋也将能自立于人前了。他是个平素几乎从不肯给我一分钱的顽固老头。可毕竟还是有个伯父好啊。”

这个地地道道的畜生！瑙璃子是瑙璃子，川村也还是川村，对自己的亲伯父竟敢这样说！我恨不得狠狠地给他一个嘴巴。不，不行。不久就能目睹他临终时的痛苦，尽情地嘲笑他了。我终于强按住自己。

“另外，我还有一件喜事。”

川村越发喜不自禁，又手舞足蹈地说了起来。

“里见先生，对我们的关系您好像已猜到了一点儿，而且我也把您看作兄长，所以，这事儿也对您说了吧。是这样，您所知道的那位女士已经答应了我的要求。她起初还担心外界影响什么的，可是终于被我的热情俘虏了，答应不顾影响同我结婚了。”

什么，答应了！我在窗外偷听，知道得一清二楚。我知道是决定等川村从大阪回来后再慢慢商量。川村自以为慢慢商量就等于是答应了。瑙璃子是不会明确应允的，其中自有不能应允的道理。

然而，我们装作不知道，恭维地说：

“哦，恭喜恭喜。那位女士不用说就是瑙璃子咯。嗯，是吧？得了一大笔财产，又订了婚，你真是个意想不到的幸运儿呀！”

于是，川村飘飘然起来：

“是啊，连我自己做梦也没想到会这样幸运。死去的大丰田得到瑙璃子时别提多高兴了，现在我才理解他的心情，理解无忧无虑地独占日本第一美人的那种喜悦。然而，这在以往的穷画家那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的。实在是托伯父的福，托伯父财产的福啊。”

恶人因为色情也会这样吗？他竟高兴得像个孩子。可是一想到这位天真的美青年曾犯下二条人命罪，我不禁打了一个寒战。在情爱面前，他对那可怕的旧恶不感到担心吗？不不，他是个不认为杀人是旧恶的绝代大恶棍，是个天生的刽子手。他那漂亮的肉体中流淌着不同常人的毒血。他不是人。他是一头漂亮的野兽，一头不把杀人当罪恶的野兽。

他说他现在理解了大牟田同瑙璃子结婚时的心情，恐怕是真的。纵然是野兽，在痴情这一点上并无区别。

诸位，奸夫现在高兴得忘乎所以，正在幸福之巅上微笑。这正合我的心愿。要想真正让他尝到痛苦，不把他推上幸福之巅再让他摔下无底深渊就没有效果，就不能使深渊显得深送、可怕。

不寻常的恋爱 “可是，我有件事不太放心呢。”

川村略显忧虑地说。

“哦，你这位绝顶幸福的人竟也有不放心的事儿？”

我故意显得意外地问。其实，川村所担心的，我了如指掌。

“不分别人，就是瑙璃子。如您所知，她性喜交际，男朋友也不少，而且脾性变化无常。我这么长时间不在，说不定会出什么事。因为她是那样漂亮。”

川村颓丧地叹道。

“哈哈哈哈哈，你也说起了没有自信的话。没什么关系。依我看，瑙璃子真诚地受着你，不会出什么岔子的。”

“嗯，我也相信，不过仍禁不住有些担心。我想麻烦您一件事，可以吗？”

“你这位好友要求的，什么事都行啊。”

我回答时，在好友这个词上加重了语气。

“我想请您在我去大隧期间保护瑙璃子。请您保护她；使她不至落入那些男朋友的魔掌。您是大牟田家的亲戚，您的年纪也完全能让人信赖。您就答应我这一平生之求吧。”

川村真是个诡计多端的家伙。他这样拜托我，既能防御社交界的恶棍，又能阻止我自己打瑙璃子的主意。川村大概是觉得，虽然我是个老头儿，而瑙璃子那样漂亮，断乎

不能掉以轻心。何况瑙璃子是个见钱眼开的财迷。

“行啊，你不仅是我的好友，也是我非常怀念的大牟田敏清惟一的攀友，我愿为敏清助一臂之力。他的妻子瑙璃子同他最好的朋友作结合在一道，也是有什么缘分吧。地下的敏清想必也会为之高兴的。对你，我要给予你给敏清的完全同样的好意，完全同样的好意。”

我说最后这句话时，又加重了语气。所谓川村给敏清的完全同样的好意，是指愉老婆，是指把他活活埋在地下。这就是川村给朋友的好意。

听了我这番不寻常的话，川村也感到有些不解，可是却怎么也想不到我就是大丰田敏清。他讲过我的爽快的承诺，又絮絮叨叨地磁起了爆璃子的事。

就这样，川村牵肠挂肚地去大阪了。有一个月左右，除了信以外，再没有他的消息。他不在S市期间，我对孤单一人的奸妇授璃子一步一步地实施我的复仇计划。

我每天都去拜访她；琐璃子也到我的饭店来，在外表上年龄相差得如同父女的一男一女渐渐亲近起来。

有一天，同瑙璃子并排坐在饭店我自己房间里的沙发上说话时，我若无其事地谈起了周村。

“川村君来信对我说他伯父已不久于人世了。这下子他可一跃而成大富翁咯。”

于是形璃子眉头一皱，严然极通人性似地说道；

“哎，我不喜欢。怎能说那种不近人情的话。”

“可是，那不就成你的婚资了吗？川村君也非常高兴哩。”

“啊！”

瑙璃子装出一副意外的样子，仿佛十分诧异地矢口否认道：

“婚资？川村说过这种事？真讨厌。”

“哦，那么你并没同意？”

我假装惊愕。

“我故世的丈夫待他亲如手足，我也总把他当作兄长一样问他相处，彼此亲密无间，简直不可能想到那些事。什么结婚，实在是出人意外啊。”

“是吗？你能这样我也就放心了。”

说着，我略显出一丝好色的神情。

“哦，放心了？”

瑙璃子明知我的真意，却装作不知道的样子反问我。

“哈哈哈哈，不，你要问起我的真意，那我就有点地难为情了…我呀，我听说你要再婚，实在大失所望呢。”

白发白须的老头儿追求女人确实十分不易。如果不表现出一点儿老年的羞怯，戏就不像是真的。于是我奇妙地干咳了几声，胡乱地抹了抹胡子。

仔细想来，我的处境委实十分少见：我简直像个嫖棍，在追求恰恰是我老婆的女人。我禁不住觉得好像是在做噩梦。这当儿，奸妇也大为动情，只见她像少女一样涮地满面鲜红，摆出一副羞羞答答的风情，仿佛难以启齿似地用娇滴滴的鼻音说道：

“哎，别开玩笑。您不是说过您讨厌女人吗？”

“讨厌女人？不铁我是讨厌女人，这么大年纪还是个鳏夫。可是瑙璃子，那也许是我对异性太苛求了。就是说，我以往从没遇到过一个理想的女人。然而这次回归日本，见到了你以后，我的心彻底变了。我甚至羡慕死去的大牟田敬清。现在，一看到团团聚集在你周围的绅士们，请你别笑话，我更是不胜嫉妒。我恨我为什么没能同你出生在同一年代．”

我的戏愈演愈热火，心里竟像真的在追求这位可爱的女郎似的。她，这位此刻在我面前显得天真、腼腆的美女，曾经就是我的妻子，这使得我的心情更加奇妙，更加疯狂。

瑙璃子眼圈通红，（娼妇这种人是深通这种把戏的。）一动不动地低着头。可是随着我的话语越来越热烈，她浑身不停地颤抖，仰着激动的面颇深情地望着我。

啊，她哭了。她的眼睑上挂着水晶般的泪珠，嘴唇激动得一个劲地颤抖，像要说什么，又说不出话来似的。真是绝招！曾是她丈夫的我一点儿也不知道瑙璃子竟是一位如此出色的尤物。

‘我太高兴了。我虽觉得配不上您，可是却常梦见您，梦见您那粗壮有力的胳膊紧抱着我。”

瑙璃子一面吐着动听的词句，一面伸出热乎乎的手拉起我的手，接着像普绝对川村做过的那样，仰起挂着泪珠的脸蛋儿，半开的嘴唇颤抖着在我的脸上靠近。

我不由得惊慌失措。同这个化改按吻，太让人民忍了。我犹豫不决，可是接着转念一想：接吻不一定只是爱情的表示；要是想侮辱、玩弄对方，那也未尝不可。

我亲吻了过去的爱妻——如今不共戴天之敌的嘴唇。那奇特而无法描述的滋味，至今仍记忆犹新。

我一面吻着她那灼热、颤抖的嘴唇，一面不由得怀疑起自己来：我是真的憎恨这个妖艳的女人还是实际上在迷恋着她？

嘴唇的感触使过去那些甜蜜的往事历历浮现在我的心头，我问瑙璃子在澡堂内那些淫乱的戏要也像图画一样浮现在我的眼前。

然而，我那如入梦境的心猛然醒了过来。我的复仇心在危险关头战胜了美女的诱惑。

我振作起精神，一面使动作更加温柔，一面悄然挪开嘴唇。道出了关键的话：

“我可以向你提出结婚要求吗？”

瑙璃子一言不发，只是默默地、深深地点了点头。同时，她那双纤纤小手满带着倾慕之情，紧紧地握住我的手，仿佛要把它捏碎似的。

08

十三个人 不久，川村义雄从大阪来信说，他伯父终于与世长辞，他已顺利地继承了遗产。

我当即写了贺喜的回信。在足使川村高兴得忘乎所以的恭维话之后，我又补充了这样一件事；

为此，得本市社交界显赫人物T先生、K先生等十几位之赞同，拟于尊兄返抵当晚，举办欢迎宴会，聊表寸心，务请贵临。尊兄抵达之际，我将至车站迎候，陪同尊兄径往宴会场。

这意思就是要在川村回来还没见到瑙璃子的时候便把他带到宴会场。

我同瑙璃子已经订婚的事，不用说还瞒着川村。这是瑙璃子也同意的。在她说来，抛弃那样迷恋着她的川村来做我的妻子，似乎觉得良心上受到谴责，因此她要求我在结婚的日子到来之前，对川村要绝对保密。

川村当即回了信。信中写道：‘石市的一流名士为小生之辈举办欢迎宴会，实感荣幸之至。小生将依照您的吩咐，由车站径往宴会场。”那欣喜若狂的样子仿佛就在眼前。

却说川村返回S市的日子终于来到了。下午六时，我让赴宴者在饭店的餐厅里等候，便乘车到车站迎接川村去了。

川村穿着崭新的上等西服，以一到格外显眼的男子风度回来了。他一见到我便跑过来：

“里见先生，太感谢您了。承您关照，我也总算成了个能自立于人前的人了。还有，瑙璃子的事也得谢谢您。说出来请别见怪，要是没有欢迎宴会，我真想飞到大牟田的别

味去呢。可是一向办事周到的悠，为什么没让琅琅子也参加今天晚上的宴会？”奸夫抱怨道。

“哈哈哈哈哈，俗话说，好吃的要放在后头嘛。形璃子越来越精神，越来越漂亮了，你就放心吧。今晚的宴会全是男人，而且我觉得在你们即将宣布结婚之前，还是不过于炫耀为好，才放意没叫她的。她好像也想到车站来接您，被我拦住了。哦，宴会那边是要尽早结束的，请一道去吧。”

我巧妙地加以掩饰，让他们上了汽车，把他带往宴会场。

在饭店的大餐厅里，S市屈指可数的绅士外商围在铺着白桌有的餐桌旁，等候着我们的到来。

川村挨个地点着头，喜不自禁地在主宾席上就了座。

菜盘一个接一个地端上来；人们手中的餐刀和叉子闪闪发亮。虽是志庆的欢迎酒宴，却异乎寻常地冷场，人们都很少说话。

“里见君，我本想不吭声的，可是忍不住想问问。你呀，这个宴会的人数是怎么搞的？你发的请回数很不吉利则。”

临座的S市商业会议所会长T先生悄声对我咕味道。

“人数？”

我故意装作莫明其妙的样子反问。

“暗，你看，我们不正好是十三个人吗？十三这个数不吉利你也是知道的吧。”

T先生这个老迷信不高兴了。

“哦，我还没注意到呢，真是十三个。其实我给十五个人发了请帖，有二位缺席了。”

我似乎很难为情地答道。

虽然是小声咕叽，但在座的人都静了下来，那低微的声音几乎每个角落都能听到。于是这番不吉利的对话迅即传遍了所有的人。他们默默无言，面面相觑，一层阴郁的不安笼罩着餐桌。

不多久，宴会结束，开始上水果了。为了消除他们的不安，我欣然起身，即席致了欢迎词。

我只是信口开河地赞扬川村，祝贺他的幸运，用一连串华丽的辞藻，说什么为社交界能有他这位如此富裕、兴趣广泛的青年绅士而感到不胜欣幸，等等。接着，我又补充

了这样一件事：

“恍惚听说，川村君最近订了婚，向我们披露的时刻也指日可待。真是幸运连着幸运啊，川村君如今接二连三地遇上好运，处于人生快乐的顶点。而且，据说同川村订婚的那位女士是个淑德高尚、秀丽无双的美人。”

我话音一落，人们一齐鼓掌，在T先生的提议下，为祝贺川村的幸福干杯。

以此为转机，席上骤然热闹起来。

川村听着从四面八方飞来的半开玩笑的祝词，喜得眉开眼笑。

这是川村幸福的顶点，命运的分水岭。

达到了顶点就要下坡，而那下坡急转直下，直通万丈深渊。

我又霍地在自己的座位上立起身来。

“诸位，有件事想借此机会报告大家，就是向大家报告一下我自己的私事。虽不能与川村君的幸运相提并论，但我也为能向诸位报点儿奋而感到欣慰。”

听了我的话，顿时满席鸦雀无声，人们张大好奇的眼睛瞪着我。

四面响起“敬听，敬听”的欢呼声。

“因为报告得突然，诸位想必会感到惊讶吧。不，不仅会惊讶，还会笑话我这个干瘪老头儿呢…干脆说吧，是这么回事，一直鳏居的我，最近要娶妻子了。真是枯木逢春之幸啊？

说到这里，对这一意想不到的报告，大家起初是寂然无声，接着使报以热烈的掌声。

“恭喜”“恭喜”，一片道喜声。

“做新娘的那位幸运儿是谁？她叫什么名字？”一个个提问令人应接不暇。

我装腔作势地干咳了两声，目不转暗地盯着正面川村义雄的脸，准备披露未婚妻的姓名。

白发新郎 白发老翁要结婚了。人们先是惊得目瞪口呆，接着是热烈的掌声，并且四下里响起好奇的叫喊声：

“那位幸运的新娘是哪儿的？快，快告诉我们。”

确也难怪。以厌恶女性闻名的我突然披露了一条万万想不到的消息。

在说出新娘的名字之前，我盯盯地瞅着坐在我对面的川村。川村惊慌地眨巴着眼睛，大概是精神作用，脸色微微发白。

“我的未婚妻不是处女。但是，她比任何处女都纯洁，比任何处女都高尚，比任何

处女都美丽。这样一说，诸位就猜到了吧？虽说S市范围广大，但除了我的未婚妻，却再没有第二个那样的女人了。”

我进行了一生中最精彩的一次个人演说。那些社交界的头面人物个个一言不发，呆怔怔地从周围盯着我的脸。

“是的，正加诸位所料，她就是子爵大牟田敏清的妙龄遗编瑙璃子。我回到这座城市以来，同瑙璃子进行着纯洁的交往。随着同她的交往，她的天真不知不觉地使讨厌女性的我翻然改变了观点。我们已取得大丰田家的谅解，拟于本月二十一日举行婚礼，目下正为喜事加紧筹备……”

结束语还没说完，突然爆发了暴风雨般的掌声，祝词纷纷飞来，甚至有人喊：“里见老人万岁！”人们一齐涌到我身边要求握手。

然而，我对那些人连看也不看，只是凝视着川村义雄的脸，饶有兴味地端详着他的表情。

川村的脸色起初由于吃惊和恐怖而苍白，接着由于满腔怒火而涨得通红，最后由于无限的痛苦变成了可怕的猪肝色。

他双目灼灼，像要把我吞下去似地瞪着我。而我呢？同他那怒不可遏的神情截然相反，我快活地微笑着，死盯盯地瞅着他。

在一阵骚乱之后，人们也许嗅到了不寻常的气味，忽然沉静下来，注视着我们俩的奇怪的对视。

川村微微动了动嘴唇。他是想说什么，都激动得话都说不出来。然而，他终于开口了：

“里见先生，您刚才说的不是开玩笑吧？”

“玩笑？哈哈哈哈哈。”我乐得哈哈大笑，“你说什么呀，开玩笑能说这种事吗？”

“那么…”

川村恼很得浑身直颤。

“嗯？”

我仍旧笑嘻嘻地，落落大方地问。

川村不答话，紧咬着嘴唇猛然站了起来。他站起来左右看了看，接着抓起面前的酒杯，像疯子一样突然朝我扔了过来。

我猛一低头，酒杯摔到后面的墙壁上，叭地一声撞得粉碎。

“你这个骗子！”

他像野兽一样吼叫着，两眼圆瞪着我，猛地跳到桌上，朝我扑了过来。

“干什么？你疯了？”

两旁的两位绅士抱住川村的腿，好容易把他从桌子上拖了下来。满席宾客一齐瞪着这个疯子。

川村大概是受到周围叱责的凝视，也觉得难为情了，没再动野蛮。可是他心中却愤怒至极，发紫的脸像块石头一样一动不动地对着我。

“哈哈哈哈哈，腥，诸位，惹出这场意外的乱子，实在抱歉。”

我泰然自若，愉快地笑着说。

‘川村君好像搞误会了，不然不会对今晚欢迎会的主办者我要出这番野蛮的。川村君，怎么回事？你这样做是恩将仇报啊。是不是对我有什么不满？若是那样，等以后细听你说，好吗？别在宴席上胡闹。”

然而，川村仍像块石头一样木然呆立，不回答我的话。在异样的沉默中，我们又奇怪地互相瞪着。可是不一会儿，他突然转过身，把椅子碰得哗啦啦地直响，快步朝门口跑去。他没致一句答词，就要退出欢迎宴席。

“附君，有事就请到Y温泉别墅，我今天晚上住在那儿。”

我在离去的川村背后喊道。

川村听到了我的话。可是他头也不回，像个哑巴一样默默地消失在门外。

不用说，川村一走，宴会便十分冷场。欢迎会的主宾不在，这场宴席便索然无味了。我决定若无其事地敷衍一阵就早早收场。与会者们大约猜到了缘由，可是他们什么也不说，阴郁地相互道了别，各自回家去了。

陷阱 当晚十点左右，我在Y温泉那座小别墅里做好了一切准备，急不可耐地等待着川村的到来。

川村准是从宴会场径直跑到瑙璃子那儿去了。他要去谴责他万没想到的瑙璃子的变心。

可是瑙璃子不在。她按照我的意见，为避开川村，今天一早就出去旅行了。她带着一个女佣人，去进行二三天的小旅行。

川村大概要向看门人打听我们的事，并且准能明白我同瑙璃子的订婚是真的。因为，瑙璃子已经接到川村今天返回的通知，明知他要回来，却外出进行去向不明的旅行，这

不是变心是什么？川村要因此而遭到第二次强烈的打击，尝到惨遭背弃的男人的痛苦，尝到过去大牟田敏清尝过的同样的痛苦。我知道，川村深爱着瑙璃子，以至在宴席上就扑过来揪住我。明白我背叛，瑙璃子变心，他岂能善罢甘休。不把奸夫奸妇（在他看来，我们才是奸夫奸妇。）大卸八块就不能解恨。可是，瑙璃子去向不明，准是跑到奸夫我这儿来了。他会带上手枪或匕首来找我算账。反正他是不会白白放过我的。

我早有所料，正严阵以待。对受了伤的野猪要准备好将它置于死地的陷阱。那陷阱底下要多插上几支利剑。

诸位，现在我该随心所欲地惩罚罪不容诛的奸夫川村义雄了。我的心高兴得怦怦直跳。白发复仇鬼正虎视眈眈，垂涎欲滴。

那么，川村是否钻到我的网里来了？是的。可怜的猎物遭到精神上的打击，还没站稳脚就匆匆赶来了。

“是！村先生。”

我的秘书念村出去传话后，回来报告说。

“好，我先到庭院的殿堂里去。’你照我给你交待的，把川村带来。怎么样？我可是都对你说过了。”

说完，我朝那座殿堂跑去。

诸位还记得吧，我曾经对奸夫奸妇说过正在建造一座收藏金佛像的砖砌仓库。现在所说的殿堂就是指那座奇妙的仓库。我一跑到那儿，便躲进了设在角上的小机房里。

殿堂里有机房？诸位自然会有这种疑问。可是，廖，请听我说下去，马上就会明白的。

下面一段以川村的心情来说要好懂些。这样，在这一段里，我自己就成了幕后人；被带进那座怪殿堂的川村义雄则是故事的主人公了。

川村到这座别墅里来干什么？不出我之所料，他衣袋里藏着一把旧式匕首，企图逼我认罪，若不乖乖地听他的，就当即把我干掉。他失去了瑙璃子，悲伤得像一只病狗。

平素是个美男子的他，此刻因为心怀邪念，容貌大大地变了样，简直像个魔鬼。他紧握着口袋里的匕首，浑身哆哆嗦嗦地等着。这时候，进去通报的志村回来了，和气地说道：

“请跟我来。”

川村默默地跟在后头。走过二三间屋子，到了内客厅的套廊，志村将院内穿的木屐

摆在放鞋的石板上，指着漆黑的院子说：

“就是那儿。”

那里赫然耸立着一座在黑暗中隐隐发白、有二层楼高的四方形红砖建筑物。

“那儿是？”

川村不解地问。

“主人在新近建成的殿堂里等着您，好像是要让您看什么东西。”

哦，明白了。他曾经说过金佛像的事，那么这就是那座殿堂哈。川村准是这么想的。他心中念念地想着不论在哪里都要把我抓住报仇雪恨，因此，并没起什么疑心，便跟着志村进了庭院。

打开门走进建筑物内一看，只见中央是红砖砌的正殿，约有三平方米；正殿周围是一圈昏暗的走廊，有二米宽。就是说，这是一种大盒子里装着小盒子式的构造。

我藏身的机房极为狭小，刚好处在正殿后面的走廊上，川村当然没有发觉。

正殿的正面，红砖墙上安装了一扇灰漆铁门。志村打开那扇铁门，招呼川村道：

“主人在这里面。”

“喂，你瞧，没人呀。里见先生，里见先生在哪儿？”

川村惊煌地喊叫时，铁门已砰地一声从外边关上了，还听到哗啦哗啦上锁的声音。他被巧妙地关闭在三平方米大小的砖房里了。

可是，在川村看来，他才是有仇的；他是不该因为他以为是里见重之的我而吃这种苦头的。因此，他还蒙在鼓里，一个劲地吼道：

“喂，怎么回事？快把里见先生叫来。”

输所看到的正殿非常意外地一点儿都不像个殿堂。

里面全是水泥的，根本没有祭坛，惟有中间接着一只涂着黑漆的小箱子；墙壁、天花板、地板全是灰色的；没有雕塑，也没有花纹、色彩，简直像是钻进了一间空仓库。

低矮的天花板中央吊着一只设有灯罩的五支光电灯。虽没有风，那灯泡却不住地摇晃。灯泡一摇，川村那从地板爬到墙壁上的身影使阴森森地晃动。

不仅如此，或许是什么地方正在割断电线，那只荡来荡去的电灯奇怪地忽明忽暗。真是莫明其妙。

川村好生奇怪。他想出去，推了推门，可是铁门纹丝不动。看来刚才那就是上锁的声音。

“喂，开门！把我关在这里面，要把我怎么样？”

他狂叫着，用拳头猛砸。铁门步步地发出铜钟一样的响声。铁门是用厚铁板做的。因为是收藏珍贵的金佛像的仓库，安装铁门倒不足为奇，可总不该把川村这个大活人也当作佛像关在那座仓库里吧。

呆愣愣地站了一会儿，怪电灯又灭了，水泥箱子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这回灭了，好像不会马上再亮了。

川村已无力喊叫，像被莫测高深的恐怖摄取了似的默不作声。

突然，眼前的黑暗中什么东西模模糊糊地在蠕动。是黑暗的错觉？不不，不是错觉。那东西慢慢地显现成可怕的形状。啊，是那东西！

二只直径有三尺左右的眼睛在黑暗中赫然显现，一动不动地盯着他。那是忘也忘不掉的大牟田敏清那双仇恨的眼睛。

金佛像的原形 倾耳静听，什么地方隐约传来异样的声响。这是川村跑动的声音。他被巨人的眼睛吓得像头可怜的野兽，在厚厚的水泥墙壁里疯狂地乱跑。

我又一次在实物幻灯机强烈的电灯前猛然睁大双眼，按下了墙壁上的电钮。就是说，我开亮了吊在川村头上的电灯。不言而喻，我那双眼睛放大有三尺左右的幻影同时消失了。

我戴上墨镜，顺着走廊绕了一圈，来到正殿的正面，轻轻地打开安在铁门上的小小的视孔盖，朝里面窥探。

哈哈哈哈哈，我的猎物····小时义雄这只老鼠正在捕鼠网里极力挣扎。巨人的眼睛已经消失，可他还不顾一切地抽出藏在身上的匕首，盲目地挥舞着。

“喂，川村君，你在干什么响？”

我这才从视孔对里面喊。第一遍他没听到，我又喊了两三遍。川村惊愕地停住狂态，回头望着这边。

“是我呀，里见啊。”

我从视孔露出脸说道。

“啊，你？"

川村一看清是我，涮地涨红了脸，飓地跳到视孔前。我的眼前倏地闪过一道寒光。

我总算避开了脸。川村握着匕首的右臂像长矛一样从狭小的视孔里猛刺出来。

我一把抓住他刺了空想要缩回去的手腕，用力拧下了匕首。

“哈哈哈哈哈，川村君，你好像发了好大的火啊。你是来杀我的吗？”

说着，我松开了他的手腕。他像泄了气的皮球，摇摇晃晃地倒向对面的墙壁。他虽然东倒西歪，却并没住嘴：

“是的，就是来杀你的。你这混蛋竟背叛了我。快，把这窗户打开。你这个骗子、窃贼。”

平常总像女人一样说话的川村竟说出这样的话，实在是丧失了理智。

“哈哈哈哈哈，川村看，嗯，冷静点儿。在你也许是杀我的；可是在我却只是履行以往的诺言。忘了吗？诺，我说过要让你看看我十分珍重的金佛像。就在那只黑箱子里面，打开来看看，里面装着一尊多么珍贵的佛像。”

于是川村嚷道：

“这是让人看东西的礼节吗？什么佛像我管不着，现在我们有更重大的问题。你把这儿打开。哎，你开不开？”

“要是打开了，你会扑上来揪住我吧？嗯，再在里面冷静止会儿。佛像你不能不看。你必须看。你有责任要看。犯下的罪必须赎回？”

对我这番奇怪的话，川村忽然感到摸不着头脑。他略微平静了点儿，恢复了判断语言的能力，接着一声不响地走近黑箱子，手按在向两边开启的箱盖上。可是，他犹豫了。像预感到什么可怕的东西似的，他磨磨蹭蹭地迟迟不肯打开。

‘攸，打开呀，到这会儿还犹豫什么。那里面的东西在焦急地等待着你呢。”

在我催促之下，他终于打开了箱盖。

一打开箱盖，他“啊”地大叫一声，眼看着面无人色，吓得嘴唇直抖。一看到箱子里的东西，川村不由得趔趄着倒退了几步。

“看一看可怜的私生子吧！亲手勒死亲生孩子的父亲是谁？川村君，现在，残忍的父亲受到惩罚的时候到了。该向你报仇了。你要明白，这是被你勒死的婴儿的优，是被你偷去老婆的丈夫的价。”

箱子里装着一具惨不忍睹的婴儿尸体，那尸体已腐烂得一半是骨头。婴儿的骨头架还是缩着手、弯着腿、张着嘴巴哭着放进去的那副可怜的形状。

诸位都知道那是个父母不明的婴儿，是装在瓶里作标本用的。可川村却丝毫不知道这一点，仍以为是那天曾使瑙璃子昏迷过去的真正的私生子。

他所惊恐的并不是已成为一堆骨头的婴儿，而是我已发现那是川村自己的孩子，并

且是他亲手勒死的。

他惊愕地盯着视孔中我的脸，突然发疯地叫道：

“不。不，没有的事！有什么根据能证明是我的孩子？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不知道？！这就是你背着大丰田，让瑙璃子在这座别墅的内客厅里生下来的那个私生子。你用那双手，瞧，就是那双手，用那双手勒死了刚刚生下来的婴儿，勒死后又把尸体埋在这个院子里。这些你都忘记了？！”

复仇的快感使我心中发痒，我一句一句地朝他的要害逼近。

“不，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川村那张像尸骨一样憔悴、惨白的脸上挂着可怕的微笑，重复着同样的话，以表示顽强的反抗。然而，那声音越来越弱，最后只是嘴唇微微颤动，笑容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在苦苦思考着什么。

少时，他的表情突然出现了惊人的变化：惨白的脸涮地涨得发紫，塌陷的眼睛像发高烧一样灼灼闪动。

“你是谁？在那儿窥视的家伙究竟是谁？”

他的喊叫声中带着一种恐怖的腔调。

“不是别人，是我啊。是你想干掉而来拜访的里见重之啊。”

我答道。于是川村有些怀疑地问：

“啊，是的，是你，一定是你。可是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你对我有什么仇？”

“有窃妻之仇。”

“你刚才就说过这种话。可是即使我想偷你的妻子，你不是没有妻子吗？”

“不仅被你偷去了妻子，而且我还有杀身之仇。”

“什么？什么？”

“不仅被你杀害了，而且还有被你埋进欲生不能的地下坟墓之仇。我就是在那座地狱的黑暗中苏醒过来的。”

“哦，等等。你胡说些什么？什么意思？啊，我在做梦。我被魔住了。住口！我明白了！够了！”

他双手揪着头发，拼命地折腾，想从噩梦中醒来。然而，并不是梦，岂有醒来之理。

“等一下。还是你在那儿吗？让我看看脸。来，让我看看你的脸。我好像疯了。”

“要想看我的脸，可以到这儿来，从这个视孔里看。”

随着我的声音，川村踉踉跄跄地挨近视孔，从那儿露出眼睛看我的脸。两人的脸相隔不到五寸的距离。川村对着我的脸凝视良久，不一会儿失望地叫道：

“不，我还是毫无印象。我一点儿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

“别忙。川村君，我的声音你不至于不记得吧？”

我突然换掉里见重之的假嗓，改用过去大牟田敏清那充满朝气的声音说道。

相距五寸的川村脸上顿时冒起了鸡皮疙瘩，眼睛旋即失去了光泽，像个白痴一样木然呆立。

“喂，川村君，即使我的声音你不记得了，我这双眼睛总不至于忘记吧？你过去最好的朋友的眼睛。”

我一句一句地紧逼着他，一边说一边摘下了墨镜。墨镜下面现出了往日的大牟田敏清那炯炯有神的双眼。

一看到我的眼睛，川村双目圆瞪，乱蓬蓬的头发好像一根根地倒竖起来。

这时，我耳边猛然响起一声像被勒住似的无法形容的惨叫，川村的脸随即从视孔里消失了。他一屁股坐了下去。他已经无力站立了。

09

死刑室 长时间的沉默。

村恐怖至极，在黑暗、狭窄的水泥墙壁里，像昏倒一样颓然坐到地上。我往里面一看，只见他面容憔悴，整个身子小得像个孩子，显得十分可怜。

然而，我的深仇大恨是不会因为这些而消除的。我的复仇还没有结束！

我弄清川村并没昏迷，便从视孔里对他说话。我把在墓中苏醒以来的种种悲哀、仇恨、痛苦、烦恼统统对他叙了一遍。

川村肯定在听着，但是他毫无反应。他已无力对我这离奇的故事感到惊异。对什么样的刺激他都麻木不仁了。

“我完全变成另一个人，终于又要同仇敌瑙璃子结婚了。再过十来天，我就要做她的新郎了。川村君，你怎样看这次结婚？你以为这只不过是我将你推进绝望的最底层的一个手段吗？如果那样认为，你可就太天真了。我嘛，我是为了向那个卖淫妇复仇才结婚的。是为了让她尝一尝我所受过的地狱之苦，而后再宰掉她，才同她结婚的。啊，那是多么可怕的婚礼啊，你能想象得出来吗？”

我结束了长长的故事，凝视着川村。他还是那副样子，一面浑身颤抖，一面用蚊子般的声音嘟味道：

“卑鄙，卑鄙。”

“对瑙璃子的处罚要放在后面欣赏，现在先从你开刀。我要让你尝一尝我在墓中五天时间所受过的同样分量的痛苦和恐怖是什么味道。来，站起来，有什么话就说吧。”

听了我的话，川村像听到命令一样霍地站了起来。接着，他摇着乱蓬蓬的头，自暴自弃、令人害怕地哈哈大笑。

“那么，你是打算从那窗户里开枪，还是关上窗户把我闷死？或者是这样把我扔下，让我活活饿死？哈哈哈哈哈，虽很遗憾，可我毫不畏惧。我豁出去啦。与其是让警察把我送上绞刑架，不如被你杀死。那样在九泉之下还能够同心爱的瑙璃子在一起呢。”

“住口！你是吓昏了吧。我的复仇可没那么简单。你能不声不响、平平静静地死吗？能行吗？”

“能行。”

然而，那不是人的声音，只像是一只落网的可怜的小动物发出的惨叫。他那血红的双眼像是回头望着屠夫手中利斧的公牛的眼睛。

我非常厌恶川村的虚张声势，立即略略地敲了敲门，给机房发出了暗号。忠实的东村等在那儿。

顿时，马达轰鸣，齿轮吱吱作响。水泥殿堂中发生了惊心动魄的事。

川村肯定也听到了那种声音。他不安地环顾四周。

“嘿嘿嘿嘿嘿，害怕了吧？可是川村君，我在黑暗的棺材里醒来时，比这更加、更加可怕哩。”

诸位，请不要责怪我这残忍的行为。当时的我除了复仇一无所有。复仇就是我的生命。

“是什么声音？告诉我，我究竟怎么了？是怎么回事？”

川村忍受不住，像听到了手术声音的外科病人一样惶惶不安地问。

“嘿嘿嘿嘿嘿，害怕吗？”

“哼，怕什么！我是想知道。我想知道我的命运！”

“告诉你吧。可是你别后悔哟。”

川村默不作声，浑身直打哆嗦。

“上面，看上面。嘿嘿嘿嘿嘿，磨蹭什么，不敢看吗？”

他像个怯懦的孩子一样朝上翻着眼珠，偷偷地瞅了瞅天花板。然而，平滑的水泥天花板上毫无变化。

“那样看不行，要一动不动池盯着。”

经我一说，川村又抬头望着天花板。他看了很久，可是他那双疯狂的眼睛什么也没看见，只见到一片灰色。天花板中间挂着一根电线，电线头上吊着一只没有灯罩的灯泡。

“嘿嘿嘿嘿嘿，你在看什么呀？你以为天花板上有窟窿吗？不是那样小的东西。因为太大了，你才没发觉。你看看天花板。你以为那是一块板吗？哪里哪里，那是一块二米厚的水泥块呀。就是说，那整个屋子是一只汽缸。明白了吗？瞧，刚才还在你头顶上的灯泡已经下降到你的眼睛附近了。为什么灯泡会下降？你明白了吗？不言而喻，因为天花板本身正以同样的速度朝地板方向下降啊。”

川村全明白了。他知道，数吨重的水泥块正徐徐下降，将要把他压成一块肉饼。天花板与墙壁之间没有一点间隙；天花板和地板都是光滑的平面，连一只小虫也无处藏身。

诸位，这是谁有恶魔才想得出的办法，是复仇之神授给我的妙计。将房间本身用作杀人凶器，有这种先例吗？

川村大概是真的疯了。他眼睛盯着天花板，像只路鼠一样在狭小的屋子里、在汽缸里来回乱跑。

他明知是徒劳的，仍挥舞拳头，拼命捶打着四面的墙壁。终于，手上的皮擦破了，血滴喀滴嘻地流了出来。

“救命，救命，救命……”

令人毛发直竖的惨叫在四面的墙壁上产生回声，变成异样的声音传了出来。

“哈哈哈哈。”

我痛快得像个恶鬼一样捧腹大笑。

在西方的复仇故事里，见到落入网里的牺牲者那副可怜而又凄惨的样子，便干脆放弃了复仇，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可我却不是那样的懦夫。川村这些痛苦与我受过的苦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我不可动摇的信念。

“川村君，你听着。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安装这种奇怪的装置，这用意你明白吗？你将被水泥块压成一块肉饼。并且，我要让同样被压成肉饼的婴儿尸骨紧贴在你的脖子上。我要把那可怕的父子肉饼给她、给那个生下那婴儿的女人看。她会多么惊恐啊。我

不久就可以欣赏到她那副神态了。哈哈哈哈哈。”

我发疯般地大叫大嚷。

川村的痛苦是长时间的。天花板与地板相接触，足要一个小时。其间，他不得不一面支撑着像虫爬一样徐徐下降的天花板，一面慢慢地弯下腰，接着蹲下来，一会儿又坐下来，终于横卧着，直到被关在压顶的盘石下，骨头被架在压油墩子上，都一筹莫展，无计可施，只能哭喊着束手待毙。啊，谁受过这样大的苦？

川村像是一只被扔到宰狗圈里的野狗，疯狂地又哭又喊。

“啊，我为什么不快点儿死啊。杀了我吧。把刚才那把匕首还给我。开枪打死我吧。勒死我吧。杀了我吧……”

种种哀求和诅咒断断续续地从视孔里传了出来。

水泥天花板下降到一半的时候，操纵机器的志村踉踉跄跄地跑了过来。他面如土色，满脸是汗。

“老爷，我实在干不了。请您发发慈悲，把我解雇了吧。”

他呼呼呼呼地直喘粗气，要求我解雇他。

“害怕了吗？”

我冷冷地问。

“是的，我害怕。比起他来，倒是我不想活了。”

“我不勉强。不必让你也受这样大的痛苦。你干得不错，现在就解雇你。这是一点儿小意思。”

我把事先带到殿堂里的折叠式皮包递给了志村。那里面装有十万元钞票。

志村离去后过了十分钟左右。一度接通电源的机器，虽然他不在，仍不停地运转。

我站在那个视孔前，盯着一件奇妙的东西。

那是从视孔里突然伸出来的一只手腕。

人求生的欲念是惊人的。川村竟想从那仅有三寸大小的视孔里逃生。不管可能不可能，像溺水者抓住一根稻草，他抓住了那个小小的窟窿。

他起初想从那儿伸出脑袋，可是视孔里露出来的那张脸却一点点地下去了。水泥天花板已经下降到视孔的平面，强有力地把他的头压了下去。

头已经不行了。可是还有一点儿缝。川村从那缝里伸出了右手。光手腕逃出去也好。多么执着的欲念啊。

手腕渐渐地被勒住了。

五根手指在空中乱舞。手腕像只生物一样痛得乱扭。

接着，一阵垂死挣扎。

五根手指紧握在一起，随即痉挛了二三次，便无力地松开了。与此同时，伸得笔直的手腕像火车的信号器一样软绵绵地斜吊下来。

诡谲的诺言 我把奸夫川村义雄同他的私生子在巨大的汽缸里压成了肉饼。复仇事业圆满地完成了一半。可是还剩下奸妇瑙璃子。随心所欲地折磨那个漂亮的卖淫妇，才是我复仇的最大目的，才是在墓中复苏的白发鬼的最后愿望。

打个奇妙的比方，就像孩子吃东西时，把最好吃的放在后面，先吃不好吃的一样，我先干掉了并不那么重要的川村义雄，把关键的瑙璃子留在后头玩赏。对她我可是慎之又慎的。

现在该品尝那最上等的美味，该尽情地惩罚那个美丽的恶鬼了。这一不可言状的异样的期待几乎使我心碎，以至有时情不自禁地想放声唱起荒唐的流行歌曲，而又猛然捂住了嘴巴。

你们不喜欢复仇鬼垂涎欲滴的馋相吗？憎恨我吗？哦，不用瞒我，你们的脸奇怪地扭曲着哩。你们的眼睛瞪着我，像望着一头凶残的野兽、难怪啊，我当时只是一头一心要复仇的野兽。可是，你们怎么也想象不出那头野兽的心情。我已经不是人，愤怒。喜悦、悲哀都与凡人迥然不同。

不久，翘首盼望的我和瑙璃子举行婚礼的日子来到了。

本来，老人同孤漏的婚礼应办得俭朴些，尽量不要显眼。可是，为了尽可能使复仇剧的最后一幕既热闹又卓有成效，我不顾社会上的舆论，举办了格外排场的婚宴。

白发老翁里见重之与美人孤编大牟田瑙璃子将举行婚礼，这一下可思议的消息轰动了S市。报纸用很大的版面登载了我们的照片，大大地报道这一戏剧性的婚配。对瑙璃子的可谓不谨慎的作为，大丰田家表示了不满，于是更加轰动了S市。然而，在我那无坚不摧的金钱的力量面前，任何障碍都土崩瓦解了。

婚礼的前一天，我拜访了瑙璃子的寓所，进行了作为情人的最后一次全面。当时里面的回式客厅内只有我们二人。

瑙璃子宛如处女一般心神不宁，显得十分不安，可是却格外美丽。

啊，一想到这个可爱的女人不久就要在我面前发出临终的呻吟，这张妖媚的笑脸就

要痛苦得扭作一团，我不仅毫不踌躇，甚至仅只想象那种景象，就开心得直咽唾沫。我那颗残杀了一个牺牲者而如疯似狂的心已变成一头地地道道的猛兽了。

我们就婚礼的会场、日后的快乐生活谈了许多许多。瑙璃子忽然说出了这样的话：

“这样同您说话只限于今天了。从明天起…”

能够作为里见夫人，自由地支配无穷无尽的财产，这句话她没说出来。

“关于这个，我还有点儿不放心。”

“不放心？哦，我明白了。你在想着川村的事，对吧？他那样地爱你。”

“嗯，也对。奇怪呀，我旅行回来后，一次也没见到过川村哩，怎么回事？”

“你不在家的时候，我们举办了欢迎他的宴会，你知道吧？从那以后我也没再见过他。继承了伯父的遗产，成了暴发户，可能喜冲冲地到各地周游去了吧。”

“是吗？说真的，我今天顺道到川村的住宅去看了一下哩。到那儿一看，真怪，连个佣人都没有，门上了锁，像是一所空房子。即使去向邻居打听，恐怕回答也是：可能搬走了吧。真叫人放心不下啊。”

“你担心他是痛恨你变心而自杀了，是吗？放心吧，其实住址我清楚。等婚礼办完后，一定让你见见他。”

‘哦，您知道？在哪儿？远吗？”

“嗯，说远也很远。不过要想见到他并不难…可是，你说不放心好像是指别的事哩。告诉我，你究竟担心着什么？”

我感到对川村的事再说下去是危险的，便委婉地改变了话题。瑙璃子果然上了钩，想起了她最挂念的一件事。

“那是，嗯，我想请您给我看一样东西。”

“哦，您想看的东西？啊，知道了，是我曾经对您说过的金佛像？”

“不

蹑璃于仿佛难以启齿，摇着头，只想让我说。

“唉呀，除此之外，我猜不出你想看什么了。告诉我，不必有什么顾虑。”

“哦，什么？”

“我想看看您的脸。”

瑙璃子干脆地说道。

“哦，我的脸？你说什么呀。我的脸不分明在你的眼前吗？”

“可是？”

“可是？”

“‘您总是戴着那样一副大墨镜。”

“噢，原来是这样。您是想看看我的眼睛，是吧？”

“嗯，我想让您摘下墨镜，让我好好看看您的眼睛。说起来真叫人难以相信，妻子竟没见过大夫的眼睛。”

瑙璃子拐弯抹角地向我提出了问题。她总好像有点不安。

“哈哈哈哈哈，这副墨镜吗？除了在婚、丧等终身大事的场合，这是不能随便乱摘的。自从被热带地区强烈的目光射伤了眼睛以来，医生就严格禁止我见太阳。”

我在墨镜后面眯缝着眼答道。

“那么，现在不是可以摘下来吗？今天是婚礼的前一天嘛。”

“哎，等一等，别那样着急嘛。等举行了婚礼，一定摘下来让你看看。明天晚上，嗯，就在明天晚上，您想看的全给你看。我的眼睛、我的莫大的财产和钻石，还有你想见的川村的住处，统统让你看看。嗯，等到明天晚上吧。对我们来说，明晚实在是美好的一夜啊。”

我这样一说，瑙璃子便不再执意要看我的眼睛了。她以欣喜与不安混杂在一起的神情，天真地莞尔一笑。她笑得那样动人，使人恨不得一把将她搂在怀里。她并不知道这一诡访的诺言有着怎样可怕的含义。

10

晕倒 举行婚礼的这一天来到了。

我在国外侨居多年，与日本宗教无缘，因此决定以S市惟一的耶稣教堂为婚礼的会场，一切均按西方的仪式进行。因为人们认为那样适合老人与孤编的奇特的婚礼。

在狭长而昏暗、天花板很高的教堂里，穿着时髦的S市社交界的绅士淑女济济一堂。这次结婚，由于大牟田家是反对的，几乎没有亲属列席。可是，拜倒在我的财力之下的实业家们比亲属更加热心地赶来参加了。

穿着纯白色西式礼服的瑙璃子显得庄重、美丽。

她在商业会议所会长夫妇陪伴下，由两个可爱的少年提着她的下摆，肃穆地来到祭坛前。恰好午后的阳光透过高窗上的彩色玻璃，把她头上戴的薄绢映得红红绿绿，使人

觉得瑙璃子的身边仿佛出了彩虹。

我这个新郎呢？我按照西方习俗，身着深色礼服，白发白须再配上墨镜，一副奇异的仪态。阴森的老头同白百合般高雅的新娘，这种鲜明的对照，给列席的人们一种异样的感觉。

一种预兆不祥的气氛笼罩着整个会场。是因为新娘太美，还是因为新郎的白发白须？是因为教堂那阴郁的天花板太高，还是因为彩色玻璃的五彩景象？都不是。是因为出了一件更加不可思议的事。

会场上出现了大牟田敏清的幽灵。新郎穿的燕尾眼同过去大牟田子爵爱穿的一模一样，从手套到手杖，同大牟田用的完全相同，连姿态、走路的姿势、肩膀摇晃的模样都同过去的大牟田敏清毫无二致。

就是说，我把我长期掩盖着的我自己的习惯全部暴露出来，除了白发白领和墨镜以外，完全变成过去的大牟田敏清出现在会场上。

然而，人们并没想到这个白发老新郎是故大牟田敏清的复生，只是由于我姿态上出现了奇妙的变化而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不安。一眼望去，只见人们个个面色如土，默不作声，好像被什么不祥的预感吓得浑身发抖。

我跟着负责陪伴的实业家T先生夫妇，用故大牟田敏话的步态，庄严肃穆地走近祭坛上的新娘。

瑙璃子抬起脸朝我一看，顿时瞪大了眼睛，眼看着面无血色。她清楚地看见了亡夫的幽灵。可是她怎么也想不到我就是大牟田干爵本人，仍强打起精神，以为是由于内疚而产生的错觉。不一会儿，她和我面对面地站在老牧师的面前时，脸色便恢复了正常。

仪式进行得简单而庄严。脑袋光秃秃的英国老牧师用庄重的口吻朗读了圣书的一节。

按照仪式的程序，我把事先准备的戒指戴到新娘的手指上，宣读了誓词。

这当儿，突然发生了一件奇事。美丽的新娘忽然发出一声鹅鸣般的惨叫，随即身子像根木棒似地倒了下去。要是我迟一秒钟跑上去把她抱住，这位盛装的新娘便会仰面朝天摔倒在上帝的祭坛前。

是什么把推璃子吓得晕倒的？不是别的，是刚才戴到她手指上的戒指和我宣誓时的声音。

她曾经由大丰田敏清亲手戴过结婚戒指。敏清死后。那戒指是装在钻石盒里的。可是，现在我这第二个大夫给她戴的这枚戒指，竟然从雕刻到形状都同那一枚一模一样。

她在我身上看到了大牟田子爵的幽灵，感到了难以形容的惶恐。那幽灵按照过去子爵做过的完全相同的方式。将一枚一模一样的戒指戴到了她的手指上。这能不叫她惊恐万状吗？

此外，还有我的声音。我一改长期以来一直假装的里见重之的腔调，让她听到了大牟田敏清生就的声音。

救瑙璃子强压到意识下而变小了的亡夫的幽灵，旋即变成庞大的怪物，占满她的心头，使得妖妇瑙璃子居然在这样隆重的场合不省人事。

一场着实奇妙的景象。

白发白须的新郎抱着昏迷不醒的白天鹅般的新娘站在祭坛前。透过高富上的彩色玻璃，柔弱的彩色光线将颁死的白天鹅映得五彩缤纷、光怪陆离。我身后是心惊胆战的老牧师。在他后面，以昏暗的祭坛为背景，一支支蜡烛燃着血一般的火苗。

那以后的骚乱就不必赘述了。不省人事的瑙璃子被陪伴的人从教堂搬到了我的新居。哦，我忘记说了。在结婚的事定下来的时候，我从一个要离去的外国人那里买下了一座宅邸。在将那座宅邸进行一番整修后，我于几天前迁出饭店，搬到那里住了。

瑙璃子在我的新居的床上醒来，没要匆忙赶来的医生抢救便恢复了元气。

“瑙璃子，你要坚强些。我们的婚礼顺利地结束了。只是你拿了一下，不要紧的。你觉得怎么样了？还能出席今天晚上的婚宴吗？”

我站在病人的枕边，用里见重之的声音温柔地说。

“惊扰了大家，真对不起。我是怎么了？”

“是婚礼的仪式使你太激动了，不必放在心上。”

“是吗？还是您吗？我刚才看到您好像是另外一个人，连声音都像。还有，啊，这戒指。”

瑙璃子忽然想了起来，怯生生地望着她的手指。可是手指上已经没有刚才的戒指了，只有一枚迥然不同的结婚戒指耀眼闪光。她昏迷过去的时候，我给她换过了。

“啊，那么，还是我看到幻影了？”

瑙璃子像心里一块石头落了他似地咕哝道。

“怎么了？戒指怎么了 *’

我若无其事地问。她露出发自内心的欣喜的笑脸，桥声娇气地说：

“不，没什么呀，已经行了。这枚戒指真漂亮。”

去石窟 这样，我的复仇前奏圆满地成功了。瑙璃子一点儿也没察觉真相，还被吓得昏迷过去。她晕倒这已是第二次了。也许人们要认为，她吃了二次这样的苦头，还没认出我的庐山真面目，作为她这样的妖妇，未免太粗心了。其实，是一度被理到坟墓里的人变成白发老翁幸存于世这一事实之离奇，超越了人的想象力，决不是瑙璃子粗心。

当晚的婚宴是S市有史以来最为盛大的一次。宴会顺利地结束了。我和瑙璃子累得精疲力尽，从饭店的大厅回到了我的新居。芳醇的酒香、嗓杂的贺词、像蜘蛛网一样纵横交错的彩带、震耳的音乐，这一切久久在头脑里索回牵绕，心里头就像腾云驾雾，翱翔在春天的太空中一样。不，至少瑙璃子是这样的心情。

回到家，我们结婚礼服没脱就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正喝着茶，鸽子报时钟当当地报了十二点。

“你不困？”

“真怪，我一点儿都不困。”

瑙璃子红润的脸蛋儿集然一笑，答道。

“那么，咱们出去吧。今天晚上要让你看些东西。”

“哦，去哪儿？看什么？’

“咦，你忘了？赠，我不是说过办完婚礼一定要让你看看吗？我的财产、我的钻石呀。’”

“啊，对了，我想看。哪儿？在哪儿？’

她就是因为那些财产才同我这个老头儿结婚的，当然想早些看到。

“我有个秘密的仓库，在一个比较健似的地方。你敢这会儿就去看吗？”

“嗯，同您一起，去哪儿都敢。”

“好好，那就快去吧。其实，我是担心白天会签起那个仓库，除了夜优我是不去的。”

于是，我们像一对私奔的情侣，手拉着手从宅附的后门溜了出来。

“远吗？’

在黑乎乎的街上，瑙璃子跟在我身后，一面急急忙忙地赶路，一面问道。

“噢，不远，走五六百米就到了。”

“可是，那边不是已经没街了吗？去白儿呀？”

我的新居在S市市街的尽头，因此走不多远就是寂寥的原野。前面，可以看到满天

繁星下的山岗。

“不要说话，跟着我，别害怕。”

“您拿着什么？”

“蜡烛和钥匙。”

“哦，蜡烛？还需要那东西？”

“橱，我的仓库里没有电灯。”

说着，我紧握住珐琅子的手，大步流星地朝前赶。我们借着星光，沿着原野中的小道，向前面的山岗奔去。

“我害怕。明天再来吧，嗯，明天吧。”

瑙璃子害怕得退缩不前。我并不搭腔，拉着她登上了山岗的坡道。她不能大声喊叫，只好随我而上。

“啊，到了，这就是我的宝库。”

我们面前出现了一扇黑漆漆的铁门。这就是在山岗半中腰打通的石窟人口。

“啊，这儿不是坟墓吗？不是大牟田家的墓吗？’”

瑙璃子恍然大悟，疯狂地叫着，死命想挣脱我的手。

“是啊，是大牟田家的墓。多妙的金库响，什么小偷也不会发觉我的财产藏在这种地方。甭害怕。石窟里可漂亮了。我经常来，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里一样。

事实上那儿就是我的家，是我变成白发克再生今世的产房。

瑙璃子一只手被我抓着，身子缩成一团直打哆嚷。我感到她的手指突然冰凉起来。可是她并没有惊叫，也不敢强行逃走。也许是怕那样做我会变成一个可怕的魔鬼向地猛扑过去吧。我在黑暗中摸到锁孔，打开了生锈的铁门。随着铁门像死人呻吟一样发出吱……的声音，石窟豁然出现了一个黑漆漆的洞口，随即一股利人的凉气扑激袭来。这是阴间的风。

在要进洞时，瑙璃子死赖着不肯走。我毫不留情地把纤弱的她往墓里施，拖进去后，从里面将铁门砰然销上了。

我们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默默地位立了几秒钟。在死一般的沉寂中，瑙璃子剧烈的呼吸声仿佛就在耳边。

“瑙璃子，怕吗？”

我悄声问。于是我的妻子出人意外地用镇静的口吻答道:

“嗯，有一点儿。不过，有您这样握着我的手，我就胆壮些。哎，不是要看我们的宝物吗？”

“我这就让你看看我那些漂亮的钻石。你该会多么惊奇啊。”

“哎，快点儿让我看呀。宝物藏在这样僻静而又可怕的地方，简直像个什么故事一样。”

“等一下，我把蜡烛点着。”

我划着火柴，点着预先准备好的蜡烛，把它授在墓里那座古式的西洋诺台上。

三口棺材 “喔，我的钻石箱有些与众不同。这个，你看这里面。”

在红褐色的烛光下，昏暗的石窟地板上摆着三口大棺材。当然，墓的深处还放置着几十副棺材，可是那些都隐在黑暗中看不见，惟有这三副棺材像被特意抽出来摆在那儿似地聚集在错台下。

我将一副棺材的盖子掀起来，招呼瑙璃子。瑙璃子战战兢兢地朝黑洞洞的棺材里瞅了瞅。

那副棺材正是海盗朱凌谷的赃物箱。我在此之前带出去用的主要是钞票和金币，钻石类仍原封没动。并且，我事先划破口袋，将无数颗珠宝像沙滩上的沙砾似地摊在棺材的上面一层，虽然烛光昏黑惨淡，棺材里却像聚集了天上的群星一般灿烂美丽。难怪朝棺材里窥视的瑙璃子“啊…”地惊叹一声，旋即像块化石一样呆立不动了。

“别光瞅着，摸摸看。这可不是玻璃球，颗颗都是相当于一个人身价的明珠啊。”

我这么一说，瑙璃子似乎恢复了活力，怯生生地伸出手，爬起了一把钻石。她抓起来，哗啦哗啦地撤掉；抓起来，又哗啦哗啦地撤掉，每抓起一次，她那白嫩的手指周围就出现一道道彩虹。

“啊，这些钻石都是您的？”

妖妇看得眼花缭乱，放心地用孩子般的口吻问。

“嗯，是我的。而且，从今天起就属于我的妻子你的啦。这些你可以任意享用。”

“啊，太好了。”

瑙璃子天真地眉开眼笑，高兴得像孩子一样跳起来，差一点儿拍起手来了。

啊，钻石的较力真是不可想象，居然使瑙璃子这样的妖好手舞足蹈，高兴得宛如十来岁的少女。黑夜之恐怖、坟墓之可怕，比起闪闪发光的矿物之魅力，委实是小巫见大巫。

瑙璃子兴奋得脸蛋儿排红，眼睛里闪耀着贪欲的光彩。那副笑脸！我还从没见过瑙璃子如此可爱的笑脸呢。

“像是做梦，像是童话啊。我好像成了女王啦。”

她一面自言自语地嘟哝着，一面不厌其烦地玩弄着钻石。不一会儿，她像偶然发觉似地瞅着另外二副棺材。

“那边的箱子里也装着宝物吗？”

“嗯，装着别的宝物。你把蜡台拿到这边来，我把盖子打开让你看。”

瑙璃子照我说的拿过蜡台，等着我打开第二副棺材。

“暗，你看。”

瑙璃子端着蜡烛，朝棺材里窥视。她刚瞅一眼，便像被弹回来似地闪到了一边，蜡台从手里掉到了地上。

“是什么东西？那是什么？”

她用哭丧、颤抖的声音问。

“再好好看一次。对于你来说，这可是比钻石更珍贵的宝物啊。”

我抬起地上的蜡台，一面将棺材里照得通亮，一面说道。

瑙璃子远远地探着身子，如那个奇怪的东西窥视。

“啊，死尸！太渗入了。快盖上盖子。莫非是……”

“不是你的前夫。瞧，这脸还是死前那副模样。你丈夫大丰田子爵的尸体是不会这么新鲜的。”

瑙璃子郑重地打量着那具尸体，笑容眼看着不见了。接着，她张开颤巍巍的嘴唇，一声无法形容的凄厉的惨叫在石窟里发出回声。她双手捂着眼，朝远处的角落奔去，仿佛有个妖怪在她后面追赶。

“瑙璃子！那是你的情夫和从你肚子里生下来的婴儿的尸体，知道吗？’”

我突然用大牟田敏清的声音严正地说道。

川村义雄的尸体抱着已经腐烂了的私生子，躺在那副棺材里。这是我事先从”温泉别墅运来的。

瑙璃子一听到我的声音，像机器人一样猛然回过头来。她已经不害怕了。转眼间，她像个夜叉一样疾言厉色的反问起我来：

“‘你是谁？让我看这种东西，想把我怎么样？"

“我是谁？哈哈哈哈哈，你好像没听过这个声音哩。我是谁么，晚你看，看看这第三到棺材就明白啦。瞧，格差破了吧！里面是空的。这棺材是埋谁的？那个死人说不定在棺材里复活了，并且挣扎着冲破棺材，从这座墓里爬出去了。”

瑙璃子茫然地盯着我的脸，一动也不动。她终于开始醒悟了。

“还记得吧？我昨天曾答应你三条，第一是让你看看我的财宝；第二是让你会见川村；这第三，瞧，就是摘下这副墨镜。”

我扔掉墨镜，露出大牟田敏清的双眼，怒视着奸妇。

啊，我从来也没见过当时瑙璃子那副让人毛骨悚然的恐怖表情，连恐吓她的我自己都吓得浑身直冒冷汗。

她不声不响，像百合花凋萎了一样颓然倒在地上。

瑙璃子第三次昏了过去。

凄婉的催眠曲 我把一身新娘装束的昏迷者横放在钻石棺材上，轻轻地摩拳她的胸脯，等待她苏醒。要是让她这样死去，就不能达到我的目的了。

耐心地等了十分钟左右，她终于苏醒过来。虽然目睹我裸露的双眼，可是她已无力喊叫，也无力逃走了。

于是，我足足用了一个小时，谴责她的薄情，列举她的种种恶行，讲述我复生的详情，诉说我被关在石窟里五天中所遭受的无法形容的痛苦，将我终于变成一个复仇鬼接近奸夫奸妇的经过，详详细细地告诉了她。特别是轧死川村义雄那一段，我尽可能描述得残忍些，好让她听了发抖。

我正说着，瑙璃子潸然泪下。泪珠顺着她那张惨白而俏丽的面颊不断线地往下滚。

我说完了，她还哭了好大会儿。少时，她用手抹去泪水，坐在棺材上，眼泪未干便对我说了起来：

“真是个惊心动魄的故事。我不知该怎样向您赔罪才好。不过，您误会了。虽然同川村的那些事不能说是假的，但不论怎样，把你害死这种可怕的事，我是决不会干的。如果想害你，那也是川村一个人的主意，我是一点儿也不知道的。”

“可是，事后你对我的横死感到高兴，我亲耳听到了你们欢天喜地的谈话。”

“那是我鬼迷心窍，受了川村的骗了。渐渐地随着时光的流逝，我想您想得没有办法。回想起来，我那颗真正的心一直是爱着您的。足以证明这一点的是，虽然您形象变了，我不是照样问您结婚了吗？不是抛弃了川村，投入容的怀抱了吗？我青春年少，为

什么会爱上您这样一位白发老翁？是因为我同您有着非同一般的姻缘，是因为我的另一颗心清楚地认出了您的真实面目。正因为您是我往日的夫君，我才对白发苍苍的您一往情深。

“啊，”您瞧，我是多么幸福啊。我不仅同本以为已与世长辞的丈夫邂逅相遇，而且又很快地同地结了婚。我们一次不够，举行了二次婚礼。还有比这更让人高兴的吗？！

“哎，您想一想往日的瑙璃子吧。我有一颗还同那时一样温柔的心。我有一身迷人的肉体。噎，您经常让我去洗澡，还把我的身于当成玩具一样戏耍。

“哎，老爷，我已经是您的奴隶，不论什么样的事我都为您效劳。饶恕我吧。像过去那样爱我吧！求求您，我求求您。”

她那张满是泪水、因此而益发动人的脸上堆着妖媚的微笑，苦苦劝说着我。

不，她不光是用语言劝说我，后来，她竟用她那迷人的肉体劝起我来。

那是在远离村庄的石窟里，惟有我们二人面面相对，她只要想干，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啊，多么无耻！在性命交关的紧要关头，什么耻辱、体面，瑙璃子全都置之不顾了。她脱掉洁白的结婚礼服，在我面前显露出她那富有魅力的肌肤。

黑暗中绽开了一枝桃色的花朵。那花朵扭来扭去，丑态百出。

我冷汗直淌，咬紧牙关，奋力抵御这一色情的诱惑。

“不行啊，尽管你做出这种姿态给我看，我已经没有人的热心肠了。我不是人，而是一个从地狱里爬出来的白发鬼。我是不会经不起这种人间的诱惑的。我一心要复仇，不论你怎样辩解，都休想歪曲我所知道的事实。我的计划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改变！”

我不动声色，斩钉截铁地说。

“那您要把我怎么样？”

“让你尝一尝我受过的同样的痛苦。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我不可动摇的决心。”

“那么”

“不是别的，就是把你活活地埋在这儿。那棺材里满是你最喜爱的钻石，装有巨万之财。你拥有那些宝物，却不能重见人世，让你尝一尝我曾经受过的完全相同的痛苦！”

“另外，那另一副棺材里有你的情人，有你心爱的孩子，你一点儿也不会寂寞的。你们一家三日亲亲热热地在坟墓里共享天伦之乐吧！”

“啊，坏蛋！你才是个杀人犯，一个不通人性的魔鬼！”

突然，瑙璃子的嘴里迸出恶狠狠的话来。

“哎，让开，我要出去。就是杀了你我也要出去。畜生！坏蛋！”

她一面叫着，一面不顾一切地朝我猛冲过来，尖利的指申抓进了我的肉里。

我简直不能相信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娇弱女子怎么会有那样大的力气。她扭住我，把我摔倒在地，摔倒了我就要朝门口跑。

我好容易抓住了她的脚脖子。

于是，展开了一场少见的殊死的格斗。这是一场身穿燕尾眼的老绅士同几乎赤身露体的美人的搏斗。瑙璃子一面像野兽一样嚎叫着，一面张牙舞爪，顽强地同我撕打。

一黑一白的两个肉球像阴魂一样在石窟里翻滚。

然而，她不论多么凶狂，到底不是我的对手。她终于精疲力尽，像一堆白肉块似地瘫软不动了。

死了？我朝她一看，只见她还活着，已经奄奄一息。

“那么，咱们永别了。你被永远关在这座坟墓里了。你可以细细品尝我的痛苦是什么滋味了。”

我说完便跑出石窟，从外面关上铁门，上了锁。我曾经爬出来的景里面那副棺材底下的暗道已经用石头绪上了，瑙璃子是绝对逃不出去的。

我的事业彻底完成了。以后可以远走高飞，因为我为余生预备了足够的生活费用。

仰望天宇，繁星点点。深夜的微风轻轻地掠过热烘烘的面颊。

我正要离去，又犹豫了。瑙璃子怎么样了？

忽然，什么地方传来了温柔的催眠曲声。我心中一惊，竖起耳朵倾听。那声音总好像是从石窟里传出来的。

奇怪，被活埋的瑙璃子是不会悠然地唱起歌来的。我心中不踏实，又掏出钥匙打开锁，悄悄地把门开了一条缝往里看，只见里面是一到异样的景象。

几乎一丝不挂的瑙璃子抱着已经腐烂的婴儿尸体，一面笑盈盈地哄着孩子，一面晃悠着身子，东走走，西转转。

她右手抓起一大把钻石，像小孩玩沙子一样往她自己那篷乱的头发上和婴儿的胸脯上哗啦哗啦地撒着。

“宝宝啊，漂亮吧？漂亮吧？妈妈呀，成了女王啦，有这么多的钻石呐。瞧，漂亮

吧？”

她一面说着莫明其妙的话，一面又唱起了催眠曲，用她那让人心荡神驰的美妙、甜润的歌喉，唱起了温柔动听的曲调。

我木然伫立，久久地望着那异常美妙的景象。

我的奇异的经历到此结束了。

那以后，我是怎样被逮捕，被授进监狱的，诸位都很清楚。

我是以恶报恶，亦把这种报复当成了一种乐趣。瑙璃子同川村的恶全报了，而这回却剩下了我自己的恶。这些恶不报是不行的，警察署的各位给我报了。我在远走高飞的途中，被轻而易举他逮住了。其后十几年来，我一直这样过着牢狱生活。

如今，对我的所作所为我是这样看的：

我过分地把复仇当成了乐趣。我才是一个恶人。瑙璃子和川村是不应受到那样残酷的报复的。回想起来，他们确实可怜得很；而且，对我自己来说，也是徒劳一场。是十几年的狱中生活使我变成了这样一个懦弱的人啊，诸位。

地狱的滑稽大师

作者：江户川乱步

裸女塑像

在环绕东京市的国营铁路上，至今仍有几处依旧带点儿乡间味的道口。这些地方设有道口值班室，每当电车要通过时，不同颜色相间的栏杆就会落下，道口看守员便开始挥动信号旗。丰岛区1站大道口也是这种古董式道口之一。

那里是从市中心到人口众多的丰岛区外围之间惟一的交通线，因此，不分昼夜，轿车、卡车、汽车、摩托车的通行极其频繁，步行过往者就更不必说了。一旦再遇上等候长龙般的货运列车时，连续不断驶来的车辆拥挤得几乎将道口的栏杆都要挤断，仿佛是在上演一出战争闹剧，每月肯定至少要发生一到两次可怕的交通事故。

暮春的某个黄昏。这天天气阴沉而略带暖意。下午五点二十分，开往东北方面去的货运列车，震动着道口附近的住家，缓慢驶过。像往常一样，大道口的栏杆前，所有种类的交通工具宛如鱼市上的鱼贩子团团簇簇，焦急地等候栏杆升起。无论是人还是车，为了赶在别人之前通过道口，都在拼命地争抢着一寸一尺的有利地位，道口两边熙熙攘攘拥挤不堪。

长长的列车尾部终于和从那车窗向外张望的列车员面孔一起，像是嘲笑拥挤的人群似地慢吞吞地驶去。道口看守员的哨声响了，栏杆向空中升起。顷刻之间，汽车喇叭以

各种各样的怪声相互威吓般地齐吼，形形色色的车辆恰似决了堤的洪水一辆接一辆地蜂拥到轨道上。

栏杆在线路的两侧，所以车的洪流也就受其两侧夹击，车与车只好紧贴着交错通过狭窄的道口通路。车水马龙在数条铁轨上宛如浪头相互撞击，完全是一片混乱状态。道口看守员声嘶力竭地叫喊着，试图维持一下秩序，但无力阻止这排山倒海之势。卡车司机怒叱骑自行车的小孩。骑自行车的也不相让，把步行的妇女狠狠申斥一顿后，迫使其退到铺石道路以外的地方。孩子的哭叫，老人和姑娘惊慌失色，有的甚至想放弃横过道口的念头。

在那混乱的汽车行列中，夹杂着一辆奇怪的敞篷汽车。因为大都是轿车，所以仅是敞篷车这一点就足以引人注目，而且在那车的后排坐席上还载着一个奇异的特别显眼的物体。

那是一个有五尺多长的物体，上面覆盖大包袱皮似的白布，从白布的凹凸来看，里面仿佛是一尊形似人体的东西。这东西似乎僵硬着，直挺挺地靠在客席的软靠背和后部车篷上，头部倾斜地伸出在外面。混乱中，虽无人注意，但倘若有位神经质的观察者突然看见了这东西的话，或许会为那形态与人的裸体一楼一样而大吃一惊吧。

白布里大概裹着个赤身露体的人吧？是一具僵尸也未可知。司机那家伙，大白天佯装若无其事的样子，可能心里正在盘算着怎样将那东西运到一个秘密的场所吧？也许有人已经被这白日噩梦魇住了。

然而，那白布里裹着的物体究竟是什么呢？不久，由于一个不幸的偶然机会，被抛露在众人眼前。

汽车喇叭声叫得令人心焦，道口看守员的大声怒吼也让人感到不安。乱纷纷中突然传来一种可怕的声响。是物体猛烈相撞的响声。

怎么回事！人们对这突如其来的怪声还没摸着头脑，于是摆出了一副自我防卫的架势——呆立不动。原来是一辆大型卡车正在轰隆隆地通过道口，有五六个小货箱从上面争先恐后地滚落到地上。

卡车驶过以后，那辆敞篷汽车由于路面上的箱子而开出了石板路外，车身倾斜着停了下来。挡泥板扭曲得不成样子，司机好像是从车上甩下来似的，此时正一边拂掸着身上的泥土，一边爬起身来。哎呀！更甚的是，那个横放在后排车座上不可思议的物体无影无踪了。哪儿去了呢？在场的人环顾了一下，原来被白布裹着的那个庞然大物受到刚

才的冲撞，顺劲被甩到了附近电车的铁轨上。被甩出来的时候，白布遮盖物也脱落下来，里面的东西完全暴露无遗。果如所料，里面那东西是人。但不是活人，是用石膏做的裸体女人立像。这一定是从雕刻家的工作室运往展览会的途中。这立像好像是林立于美术展览会会场中那类雕像中的一种。不过此时它把赤裸的身子横卧在这拥挤不堪的地方，而且是在电车铁轨之上，这情景给人一种难以名状的异样感觉。是一种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那样的心情，是大白天看见了一丝不挂的那样的羞涩与惊愕。

年轻而美貌的女人雕像并没遭到严重毁坏，只是头枕冰凉的铁轨，像是自暴自弃地仰面朝天躺卧在地上。整个雪白的赤身裸体上尽管出现了大大的裂纹，但头、手、足样样俱全。除了像头发、手脚指头这些突出部位稍有缺损外，是一个五体齐全的年轻女子。

“多不好意思啊！哎呀，真可怜！”

也许人群中的年轻姑娘会把脸掉转过去。

敞篷汽车司机因摔撞的疼痛，皱着眉头木然呆立许久。然而，当他猛然注意到对面铁轨上的裸体女人时，便惊慌失措地欲朝那边跑去。与此同时，恼怒的道口看守员手持信号旗，面红耳赤地一边叫嚷着什么，一边从另一个方向朝裸体女人像掉落的地方跑来。

哨声急切地响起来了。远处开来的电车汽笛发出吼叫。“危险，危险！”的叫声从人群中响起。于是，密集的人群“哗”地开始后退。道口看守员一只脚跨在轨道上，叉开两腿站着，拼命地挥舞着红色信号旗。就在这时，国营铁路的电车已势不可挡地从裸体女人石膏像横卧的铁轨上飞驶而来。

一种可怕的地面震动和飞驰的速度掀起的狂风，使人感到心脏像疾槌儿打鼓似地砰砰直跳。五节车厢的电车采取了紧急刹车，制动器发出吱嘎吱嘎的响声，听起来如同庞大动物的呻吟，表示出电车本身是不想伤害裸体女人的极其难忍的苦闷。

乘客兴许在车厢内一个压一个地倒下去了吧。电车采取了似乎是无视惯性的非常强制的刹车方法。然而技术摘熟的司机虽做了最大的努力，但终于无济于事。裸体女人石膏像让电车前轮撞上后，一直被推出有两米多远。

裸体女人虽然没有被拦腰轧断，但被车轮碾轧了的腰部上的石膏却似飞沫四溅。电车停稳的时候，石膏像已被推到了铁轨外，露出凄惨的伤口，脸朝下趴在地上。

人们隔远目睹此状，受到了仿佛活人被轧死一般的精神打击。这是因为雕像制作得是那么栩栩如生，裸体女人的姿态使人感到是那么楚楚动人。好像从腰部裂开的伤口处没有涌出鲜血反倒令人不可思议了。

电车司机从车上下来，对着道口看守员大声叱责。男女乘客的脑袋纷纷从五节车厢的窗户里探了出来。一些性急的年轻人甚至还从电车上跳了下来。

群众的视线一齐集中在受了伤的石膏像上，似乎是那曲线美与凄惨伤口的对照吸引了他们。

“喂，你看，奇怪吧。从那石膏的裂纹里像是渗出了什么？”

站在人群最前列一位年轻的公司职员模样的男子跟身旁的大学生搭话。

“是啊，是红色的东西呀！石膏像里难道会流出血……”

这位大学生也在凝视那边，以认真的口吻应答。

“你看也是红的吗？”

这样的对话在人群各处蔓延开来。雕像中不可能注有那么鲜红的液体。但从眼前裸体女人雕像的伤口里的确渗出了红色的液体。

“哇！”人群里传来一声惊惧的喊叫。

电车司机和道口看守员蜷身蹲在石膏像边上，面色苍白地察看着那道裂缝。

“莫非是将死人封在了里面吧？”

司机嘀咕了一句令人毛骨悚然的话。

“嗯，也许是，就连这手中，可能也隐藏着真人的手。”

道口看守员说着便用手里拿着的信号旗柄使劲敲打石膏像的一只手腕。

如果真是那样，其主意也大别出心裁了。以真人为模型制作石膏像，这简直不像是精神正常的人干的。但从制作得如此精巧来看，一定是出自专业雕刻家之手，难道那雕刻家是疯子？

“运来这玩艺儿的汽车是抛了锚停在那儿的那辆吗？司机哪儿去了？”

“是啊，得找到那家伙。”

道口看守员面向人群，大声请求协助寻找奇怪的汽车司机。

然而，司机不知何时趁着混乱溜之大吉了。他是知道这尊雕像中封有人的尸体呢？还是被石膏像出血事件吓得灵魂出窍，害怕后患而逃之夭夭了呢？群众的帮助也白费了，汽车司机的影子始终没有再出现。

即便是这种场合，其它电车仍将正常地由后面行驶过来，所以司机不能一块儿继续纠缠到这件事中，只好将石膏像放在那暂且不管。电车已经开动，但乘客的脑袋仍然不肯离开窗口，那些伸出窗外的头宛如累累果实。

道口看守员也有任务。他急忙把群众赶到线路以外，然后请求闻讯跑来的1站的站务员把这事通知给警察。

不一会儿，以1站站长为首的许多工作人员跑来了。接到电话通知后，I警察署的数名警官赶到了。事态逐渐扩大起来。

“这是一起重大犯罪事件。简直就像侦探小说里的故事，裸体美人像中竟封贮着一具年青美丽的女人尸体。”

围观者被警官驱赶到远处的栅栏外，他们相互之间在大发议论。

“可不是吗！这家伙真够狡猾的了。这样伪装成一般的石膏像，也许打算在展览会上展出呢！”

简直是发疯，不过，就算是疯子，也是个相当聪明的家伙啊！

无论怎样驱赶，围观者有增无减。转眼之间，汽车及自行车又宛如洪水蜂拥而至，道口两边给挤得水泄不通。汽车喇叭声、吵嚷声，小孩的哭叫声此起彼伏。对此，瞧热闹的人根本不予理睬，一个接一个地凑了过来。

奇怪的雕刻家

封有尸体的石膏像暂且被送到1警察署的一间屋内，在检察官的监督下，由法医验尸。石膏像原封不动地拍照之后，又被剥掉了全部石膏，尸体露了出来。正如想象的一样，那是一具二十二三岁的美丽女子的尸体。

不过，美丽只是对身体而言，并不涉及面容。因为，尸体面部的原貌几乎无法看清。

这无疑是一起杀人事件。群众中那些似乎无所不知的对话完全猜对了。杀人固然是杀人，但这是一起穷凶极恶的严重杀人事件。不用说1署，就是在警视厅的全部管辖范围内也属史无前例。

尸体面容难辨，身体上没有明显的特征，所以，调查被害人的身分是非常困难的。这一点必须做好充分的精神准备。再者，那个奇怪的汽车司机也不知藏到哪儿去了，下落全然不明。幸而那奇异的汽车上端端正正地挂着牌照，并且留在现场。因此，可能采取这样直截了当的方法，首先调查那辆汽车的车主。如果不是自用汽车，再找出委托车行搬运石膏像的那个人，委托搬运的人肯定就是犯人。

调查结果，很快弄清了汽车的车主。车主是1署管辖内的一个叫柴田专营包租汽车的公司。于是，一名刑警来到那家公司。经打听，那个司机好像因过于怕受牵连而销声

匿迹，至今尚未回归，但委托搬运者却轻而易举找到了。此人是个雕刻家，居住在1署官辖内的一条冷清的S街上，名叫锦贯创人。

据柴田公司老板介绍，叫创人的雕刻家是一个三十五六岁留着长发的细高个儿，他孑身一人住在自己建造的雕刻室里，是个言行古怪的单身汉。据说好像没有什么朋友，来访者也很少，而且也没听说他从属哪个美术团体，实在是个与众不同的人。

创人的雕刻室所在的S街离发生事件的大道口并不怎么远。所以，这个锦贯创人若是犯人的话，肯定早已闻风逃遁，但不管怎样，到附近去打听一下吧。于是，那位刑警便向S街走去。

雕刻室建在新开住宅区中的一个凄凉的地方。四周围着树篱，院门不过是形式上的，门扇大敞着。从那儿一进去，马上就是荒废了的木结构雕刻室的门。脱了漆的门紧紧地关着，不管怎样旋转把手也打不开，只是“喀哒喀哒”地响，原来门上了锁。

刑警喊了几声，无人答应，他只好转到房屋的侧面，从玻璃窗察看到雕刻室内。屋角上摆着三四尊连布也没盖的等身男女又像，旁边放着个年久的铠甲柜，在另一面的墙边竖着一副发黑且显得很脏的铠甲，地上扔着一个用石膏塑造的人头，胳膊和腿抛在一边，一些好像粘土块一样的东西，堆放在一个台子上。到底是雕刻室啊！在另一个墙角附近，放着一只装有水的铁桶，煤气灶上，坐着一把搪瓷壶，室内还有一张肮脏的桌子，上面扔着素描簿、罐头及茶杯。整个屋子杂乱无章，仿佛是闹鬼的宅子。

一间像是寝室的小屋与宽敞的工作室相连。这间屋子的门也大敞大开着，完全看得见像是总也不叠的被褥。由此可见，主人创人现在肯定不在屋内。因为在这一眼就能看遍的雕刻室里，即便想隐藏起来，也找不到藏身之处。

刑警把屋内的情况粗略地看了一遍之后，走出了院门。刚出门就遇上一个恰巧路过的邻家女佣人，刑警上前问她知不知道雕刻室主人的去向，女佣人皱着眉头答道：

“那种怪人，天晓得他到哪去了！”

仅从这一句话就可以大致猜测到绵贯创人在附近是没有人缘的。

此外，刑警还到附近的两三家去打听了一下，但仅仅弄清了创人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怪人而已。至于何时去往何处，则毫无线索。

刚好赶到1署的警视厅搜查股长以及1署的司法主任和数名刑警，接到该刑警的报告后，立即赶赴雕刻室，粗略地对屋内进行了搜查。没有发现什么可疑形迹，可以推定创人的确是望风而逃了。

大家商定，当务之急应立刻向各署通报嫌疑犯的长相。衣着，并划出搜缉范围，同时找出与嫌疑犯多少有些交往的雕刻家同行，查明创人临时栖身之处。于是，刑警们各自分头进得了部署。

不过，刑警中有一人对上司的决定心怀不满，此人就是最初去调查雕刻室的那个刑警，名叫园田，是个三十刚出头的血气方刚的青年。

由于他还是个新手，所以对上司只能毕恭毕敬，没有直接说出自己的主张，但在内心里他却是这样想的：

"简直是不该有的疏忽，为什么不在那个雕刻室里设埋伏呢？嫌疑犯是扔下了所有东西逃走的。所以，他或许会趁着夜黑重返雕刻室。不，他肯定会回来。不可能有什么朋友窝藏那种怪人，返回旧窝必定无疑。

"好吧，老子给他设个埋伏。没什么，充其量不过是个拙劣的美术家，一个人足以对付得了。幸而今晚不当班，给他来个义务埋伏，要是干得好，还可晋升呢！与同僚分享功绩不值得。"

血气方刚的野心家园田这样自问自答后，离开了警察署。他先回了一趟家，在家里吃了晚饭，而且换上了一身轻便的服装，然后朝S街那所奇怪的雕刻室走去。

临近晚上八点，大白天都很凄凉的那一带简直就像深夜一样，万籁俱寂。天空阴沉沉的，看不到一颗星辰，是一个令人恐惧的夜晚。

白天曾听说绵贯创人最近手头非常桔据，连电费也不支付，所以被停止了供电，夜里只好借蜡烛光消磨时间。果然雕刻室门内门外一片漆黑。

园田刑警在黑暗中摸索着，轻轻打开白天已经观察好了的雕刻室侧面的窗户，从那儿悄悄地溜进了屋内。然后用准备好的手电筒把雕刻室屋内照了一遍，毫无变化，看不出创人回来过的迹象。

"好吧，今晚就在这固守城池吧！这个铠甲柜倒是一个很不错的隐蔽处。对，就潜伏在铠甲柜中，这主意太棒了！那家伙回来，点上蜡烛，也绝不会注意到铠甲柜的吧！"

园田刑警得意地在心里喃喃自语。

他打开铠甲柜盖，证实里面没放任何东西之后，纵身一跃跳了进去。园田人长得本来就小，而铠甲柜又很大，所以，尽管他觉得弯着腿有点不舒服，但仍然可以把头顶上的盖子关得严严实实。

"呵呵，没想到里面还挺舒适，困了的时候还可以打个盹儿，趁天刚黑吃块奶糖

吧……”

园田赶紧一面大口嚼着带来的奶糖，一面将铠甲柜盖掀开一条缝儿，注视着黑暗中。

他越来越感到狭窄难受，不时地打开手电筒，看一看手表，时间好像迟迟不前。园田不禁疑惑：难道在这令人窒息的黑暗与寂静中，连钟表的速度也会减慢吗？

从八点到九点的一个小时仿佛有一整天那么长，从九点到十点的一个小时感觉就更长了。园田不由自主地开始担心了：这样下去能坚持到天亮吗？

然而，在刚过十点的时候，门外响起了一阵狗的狂叫声，不久从雕刻室外传来人的脚步声，好像是进了院门朝雕刻室走来了。

园田听到那隐隐约约的声音一下子紧张起来，他不由得侧耳静听。这时脚步声好像正好在雕刻室门口的附近止住。不一会儿，“喀哧喀哧”传来像是钥匙开门的声音。

“啊！果然不出所料，是创人回来了。如果不是创人，那么谁又会有钥匙呢？不过时间才刚刚十点呀，真是个厚颜无耻的家伙！好，准备战斗。”

园田攥紧拳头，从铠甲柜盖的缝隙，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门口方向。

关不严实的前门发出了“咯吱”的响声，继而是咯哒咯哒的脚踩地板的声音。从在黑暗中那毫不犹豫行走的样子来看，的确是雕刻室的主人。

脚步声好像在屋子对面的墙角附近停下了，一时鸦雀无声，这家伙在干什么呢？过了一会儿，喀哧喀哧传来了微弱的响声。不久，又“哧”地响起划火柴的声音，即刻照射出一道红光，噢，原来这家伙点着了蜡烛。

在柜子的正对面可以看到一个手持烛台徐徐朝房间正中走来的身影。长长的头发拖到脖梗，西服又宽又大，裤子上看不见一点折线，怪异的身材又高又瘦，这一切都说明此人一定是听说过的那个绵贯创人。

哎呀！这家伙的长相多可怕呀，也许是蜡烛光暗的缘故，但颧骨突出、骨瘦如柴的脸简直就跟骸骨一样，在那畸形瘦长的脸上，只有两只大眼睛异常地鼓出着，像热病患者炯炯发光。疯子，是疯子的眼睛。

“别急！这家伙回来究竟要干什么？决不会打算从容地在雕刻室里睡觉吧，好吧，慢慢地看这家伙子什么，到那时再逮捕他也不晚。

园田一面自问自答，一面目不转睛监视着这个古怪的人。怪人手拿蜡烛走到屋子中间，站在那儿疑虑不安地环视了一下周围，然后用奇异的嘶哑声自言自语地说起话来：

“哎？奇怪呀，好像有人进来了，哼！”

古怪的人边说目光锐利地朝铠甲柜看去，园田吓得缩起了脖子。

“这家伙也许发觉了老子藏在屋里才这样故弄玄虚吧？但他怎么会知道我藏在铠甲柜里呢？没关系，一旦有情况不过是一对一，竭尽全力是不会负于他的，再观察一会儿吧！”

园田这样心中思忖。就在这时，古怪的人又朝屋子的墙角走去，他打开那里的桌子抽屉，将什么东西弄得喀哒喀哒直响，不一会儿，慢慢地朝铠甲柜这边走来。

“妙极了，绝妙的灵感。哈哈哈哈，好，开始工作。开始绝妙的工作啦！痛快，痛快！哈哈哈哈。”

古怪的人叫嚷了些莫名其妙的话，然后好像忍俊不禁地大笑起来。他每次笑的时候都把披头散发、骸骨般的脸朝向天花板，于是在发红的蜡烛光照射下，脸上露出两排发黄的长牙，异常乌黑的舌头在那里啾啾不休地动着，其狰狞面孔使人不敢相信他是这个世界上的人。

这家伙说要干什么工作，难道犯下了那样大的罪恶之后，还胆敢在这半夜里开始什么雕刻工作吗？只见他手里拎着个大榔头，刚才似乎还把一个什么东西放进了口袋，也许是一把凿子吧？莫非他现在就要开始木刻吗？

园田对于怪家伙出人意外、希奇古怪的行为毫无深思的余地。他只是尽量地把铠甲柜盖的缝隙开得小些，继续目不转睛地窥视着动静。

古怪的人右手拎着榔头，左手拿着蜡烛，怪模怪象，慢慢地向这边靠近，在离铠甲柜有五六步远的地方，不知为什么，他突然以神速的动作扑向铠甲柜，并坐在了上面。

“哈哈哈哈，痛快，痛快，喂，里面的家伙，能听见老子的声音吧？哈哈哈哈，你以为老子看不见铠甲柜的缝隙吗？你以为老子是那种笨蛋吗？老子的眼睛是猫眼，不，是豹眼，不管在多么黑的地方都像在大白天一样能看清所有的东西。”

“你听见老子说要工作是吧？你以为到底是什么工作呢？哈哈哈哈，简单地说是使用钉子和锤子的工作，说明白一点就是活捉你的工作。喏，就是这样干，听见了吧？这是敲钉子的声音。”

奇怪的人一面咬牙切齿地喋喋不休，一面开始在铠甲柜上钉起了长针。

园田听到了这声音，终于明白了对方的真意。唉呀！太麻痹了，从一开始听见这家伙说那些莫名其妙的话时，就应该有所警觉。可这家伙也太可怕了，谁会料到丁个嘴里胡说八道，像疯子似的人竟会在黑暗中发现园田的隐匿处并猛然间不容发觉地坐到了盖

子上。年青的园田简直不是这家伙的对手。

然而，即便不是对手，园田仍使尽全身力气，想从下面把铠甲柜盖推开。可悲的是，蜷曲的姿势难以充分发挥力量，那个瘦干的身体此时仿佛千钧之重压在上面，不管你怎么推，结实的盖子纹丝不动。钉子一颗、两颗、三颗地被钉在了盖子上，转眼的工夫盖子被钉住了。

园田知道靠拼劲已无济于事，于是，竭尽全力地开始大喊大叫。他一面尽最大的活动余地用手脚吧哒吧哒地踢打铠甲柜，一面声嘶力竭地叫嚷。

但由于结实的铠甲柜关得很严，所以即使传出声音，也绝不会传得很远。瞎！要知道会这样，带个同事来就好了。不过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园田由于乱喊乱蹬以及心情焦躁，嗓子渴得几乎要冒烟了，心脏跳动的非常快，更有甚者，他越来越觉得喘不过气来。这是因为缺乏氧气，这个铠甲柜一定是昔日工匠不惜花费工夫做成的，所以一旦关闭，连通气的缝隙都没有了。

园田刑警预感到氧气即将绝尽，禁不住恐惧万分，他像鲤鱼一样把嘴一张一合，嘴越张越大，喉咙里“呼哧呼哧”地响，仿佛已经到了即将窒息的边缘。

火焰中的烛

园田无论怎样挣扎都无济于事。古怪的人一面莫名其妙地诅咒着什么，一面用劲踩住铠甲柜盖，转眼之间打完了钉子。

“哈哈哈哈，这样一来就没问题了，现在可以一边欣赏你叫喊声，一边以此为肴干一杯了！”

多么厚颜无耻的无赖！古怪的雕刻家边嘟嘟吹吹，边向屋子的角落里走去。从那里拿出了瓶装的威士忌酒和林子，然后扑通一声坐在了销甲柜上，津津有味地喝起酒来。

放在肮脏的地板上的蜡烛，是雕刻室中惟一的光亮，微弱发红的光线，从颌下照射着创人骸骨般的脸，嘴巴一张一合，看起来像黑漆漆的洞穴，脸上布满了皱纹，野兽般的眼睛闪闪发亮，其狰狞面目简直像从阴间爬出来似的。

“哈哈哈哈，你小子挣扎折腾着吧！再使点儿劲！这个铠甲柜靠你小子的劲是弄不开的。”

创人每说完一次话，就像疯子似地大笑一次，而且每喝一大口威士忌后必然用长长的舌头舔一下嘴唇。

“唉，等等！总这样下去没劲儿，对！有了，喂，先生。我想出一个好主意。你等着、等着，这就叫你舒服点，稍坚持一下，会舒服的，哈哈哈哈，叫你舒服舒服。”

创人嚷了些莫名其妙的话，然后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好像酩酊大醉了。

园田刑警拼命地挣扎在铠甲柜中。他隐隐约约地听见外面再三传来“叫你舒服舒服”的声音，当园田感觉坐在盖子上的古怪的雕刻师似乎站了起来的时候，他不禁心惊肉跳，立刻停止了挣扎。

“叫你舒服舒服”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莫非是那家伙要杀我不成？对，一定是那样，犯人不会把我只关在这里面就一走了之！因为他的长相被老子看见了，就犯人而论，如果不杀了我就不能放心。

园田心中这样思量着，这时隐隐约约的脚步声由远而近，创人又回到了铠甲柜旁。他一定是去取“叫你舒服的工具”了，是手枪吧？莫非那家伙打算在柜子外面，用手枪突然射击，一狠心把我打死吗？

园田刑警觉得心脏都仿佛停止了跳动似的，他浑身直冒冷汗，把身体缩成了一团。

这家伙是疯子，他那双眼睛是疯子的眼睛，这家伙一定是个嗜杀狂。古怪的人一边说“叫你舒服舒服”，一边轻轻地向柜子靠近。

园田一想到子弹马上就要穿透销甲柜射进自己的胸膛，不禁魂飞魄散。

然而，手枪声一直未响。相反传来了奇怪的仿佛板吱吱嘎嘎声，而且感到铠甲柜在微弱地震动。

好像创人在用什么东西损坏着铠甲柜，懊，也许他想在柜子上钻一个眼。一定是锋利的东西，或许是刀吧？对，是刀，他正在用刀尖咯哧咯哧地钻柜子的木板。

“明白了，这疯子想从柜子的外面把刀捅进来杀死我。”

园田刑警刹那之间想起了往日的一个奇妙的情景。那是一个魔术场面。舞台上摆着一个恰似铠甲柜的木箱，里面关着一个少女，这时，一位西洋魔术师装束的魔术演员携七八把闪闪发光的长剑登上了舞台。

魔术演员把长剑分别从上面、侧面和斜面一把一把地插入木箱之中，里面的少女眼看就被残忍地刺穿。就在这时箱子里“啊”地一声传来了悲哀的惨叫。

“对，我也许就要遭到与那少女完全相同的命运。”

嘎吱嘎吱的刀具声越来越清楚地传到了柜中，锋利的刀尖或许马上就要出现吧？园田即使想躲开身子也毫无躲闪的余地，恐怕刀尖一定会迎面刺中胸膛。

园田再也无法忍受了，他甚至想和那个魔术少女一样发出悲叫。

咯哧一声柜子被钻出了一个眼，虽然黑咕隆冬看不清楚，但一个刀尖似的东西像是扎进来了。

园田吓得闭上了眼睛，但出乎意料地什么事也没有。原来刀没再继续朝里面深入。园田睁开眼睛一看，眼前的木板上被钻穿了一个大孔，蜡烛光顺着孔照射进来。也许是精神作用，园田刚才憋得喘不过气来，而现在呼吸似乎舒畅了。

"哈哈哈哈，你小子受惊了吧！你以为会被桶死吗？哈哈哈哈，老子暂不杀你，叫你再活一会儿，因为窒息而死没有意思。所以给你开了个通气孔。怎么样？能听清楚老子的声音吧？"

怪人的嘶哑声比刚才听起来的确清楚多了，甚至还感到有一种酒的气息。

"喂，你想把我怎么样？"

园田嘴对着板上的孔喊了一声，奇怪的雕刻家马上又嗤嗤地笑起来。

"嘿嘿嘿嘿，害怕了吗？没关系，不会把你吃了，只是让你给老子助助酒兴，如果听不见你的声音，就一点也提不起兴致。哈哈哈哈……"

怪物又坐在了铠甲柜上，似乎在那儿边舔嘴唇边喝起了酒。他每喝一口酒都要说一句恶毒的话，而且还发出莫名其妙的怪笑声。这家伙本来就像是一个疯子，再加上喝醉了酒，所以说起话来已经语无论次了。

开始的时候，园田还一本正经地应答，但过了一会就觉得荒谬无聊，心想无论跟这个醉鬼说什么都无济于事。于是他一言不发地开始反复思考逃出铠甲柜的方法。

创人随心所欲地说了约有一个小时的恶言恶语，似乎非常得意。但不久话讲得越来越乱，口齿不清。不一会儿，在他那莫名其妙的胡话中仿佛夹杂上了奇怪的声音，像是鼾声。原来他坐在那儿打起呼噜来了。啪哒响起一声仿佛玻璃摔碎了的声音。也许是他手中的西洋酒瓶或者杯子摔到了地板上，接着又咕咚一声，好像是创人本人滚落到地板上。此后，雕刻室中一时鸦雀无声，只有怪物的鼾声绝而又继。

机会来了！赶快趁机离开铠甲柜，把那家伙捆起来！

园田多次使足力气头顶铠甲柜盖，但结实的柜子怎么也弄不坏，只是觉得钉子有些松动，盖子似乎抬起了一点。

当园田精疲力尽的时候，忽然觉得柜子外面好像有什么动静，声音非常微弱。园田侧耳细听，莫非是创人醒了吗？然而鼾声仍在继续，似乎有另外一个声音混在鼾声中。

除了创人外，好像还有一个人。可这人是谁又是何时进来的呢？既没听见开门声，又没听到脚步声。但有人是必定无疑的了，而且连微弱的呼吸声都能听到了。

园田不由得毛骨悚然。在这已过十二点的深夜，是什么人悄悄地进入了蜡烛即将燃尽的雕刻室呢？

此人鬼鬼祟祟毫不作声，究竟是人还是比人更可怕的东西呢？

园田绝声屏息侧耳细听，不久，那个微弱的声音消失了。但并没有听到离去的脚步声。莫非他一动不动地蹲在昏暗的屋角？这是为什么？究竟为什么？

创人对此似乎一点儿都没有察觉到，仍在继续地打着鼾声，好像是醉得不省人事了。

园田束手无策，打算跟刚进来的陌生人打声招呼，但又怕一旦是创人的同伙……

园田游移不定蜘蹰不前，时间一分一分地流逝。园田等了很长时间，但再也没听见有挪动步子的声音。那么，到底是什么呢？难道不是人的动静？忽然奇怪的声音又从屋子的另一面隐约响起，像是劈里啪啦的爆裂声，声音虽然不大，但总觉得非同小可。

园田闻到了一股怪味，像物体烧焦的味。或许那隐隐约约的劈里啪啦声是火在燃烧的声音吧？似乎有人在外面燃起了大火。

哎呀！真的，果然像是什么东西正在燃烧，气味越来越厉害，劈里啪啦的爆裂声也越来越激烈。岂只如此，好像有一股白色的东西一下子从柜子上的窟窿眼儿里冒了进来，原来是呛人的烟雾，难道是屋内起火了？

园田惊恐万状，预感到情况非常严重。

烟越来越呛，园田在柜中再也呆不下去了，这时他甚至感到有一股热气向身上袭来。原来在柜子的窟窿眼儿处有一簇微微闪烁的红光，光线极其瘆人，与蜡烛光完全不同。

起火了！雕刻室燃起了熊熊烈火。

当园田知道事实如此时，就像疯子似的翻滚起来，他使尽浑身的力气拼命挣扎，身上出现了好几处擦伤，甚至流出了血。但现在已经没工夫在乎这些了。豁出命的力量是可怕的，就在园田翻滚挣扎的过程中，结实的铠甲柜竟也出现了裂缝，不过比起裂缝来，钉在盖子上的钉子松动得更快。园田好容易打开了盖子，在几乎绝望的时候，他从铠甲柜里站了起来，上身暴露在滚滚的浓烟之中。

园田环视四周，雕刻室中宛如白昼一样明亮，有一面板墙已经被烧毁了一半，通红的火焰犹如子百余毒蛇的舌头正在吞噬着顶棚，地板上的黄烟卷起了漩涡，火苗在烟雾底下直往上蹿。

创人呢？仔细一看，原来倒在浓烟之中，他呛得直打滚。园田以为他是醉得站不起来，但并非如此。古怪的雕刻家的全身不知何时被麻绳五花大绑住了。

手和脚都失去了自由的杀人魔王，此时象烛一样只能满地打滚。他也许还没有完全清醒，嘴里一边说着莫名其妙的胡话，一边在烟雾里翻来覆去，显得十分痛苦。

象烛！简直和被扔进篝火而痛苦挣扎的那种可怕的虫类一模一样。

"不能这样看着不管，如果置之不理，他非被烧死不可。不知是谁干的，但幸亏捆上了绳子，不然他也许早就跑掉了，好！把这家伙带回警察署再说吧！"

园田拿定主意后，一下子将创人抱了起来，夹在腋下，拖着他在滚滚的火焰和烟雾中，向着门的地方猛冲。

园田一脚踢开前门，拼命地朝凉气袭人的黑暗中跑去。他还没来得及松了一口气，就一面向着近邻的居民高喊："起火了！起火了！"一面拖着精疲力尽的创人，朝1警察署匆匆而去。

新到任的园田刑警似乎为这冲动而即将获得的功名与功绩高兴得忘乎所以，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登在报纸上的照片。但他如果是一名老练的刑警，肯定会对刚才发生的事提出疑问，而此时的园田已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全然没想那么多。

火灾究意是怎样发生的？难道是烂醉如泥的创人自己弄倒了蜡烛所致？不像是那样，一定是有第三者介入，不然，创人怎会被五花大绑了呢！不过只是现在还无从知晓此人究竟是谁！

其实，园田刑警内心里也并非不知道，但突如其来的火灾和捉住了犯人的喜悦使他忘却了一切，以至于他根本没往那上想。

园田刑警离去以后，那所木造雕刻室顷刻间变成了一团通红的火球，冲天的火焰在暗夜中熊熊燃烧。成千上万条火蛇沿屋檐爬上屋顶，看上去大有冲破夜空之势。

雕刻室周围的树木，被烈火映照得通红通红，宛如上了颜色，而且有一种难以形容的风在那一带狂舞，滚滚上升的黄烟被吹得左右摇摆，使人望而生畏。

从那打旋的烟雾中，传来了木材的爆裂声，

其中还夹杂着一种奇怪的声音，那是疯狂般的声音。莫非是夜间玩耍的怪鸟对意外的火灾发出的叫声？不，不对，乌决不会那样叫，那显然是笑声。一定是有人在浓烟暗处里狂笑，这笑声既像乱舞的火舌在诅咒嘲弄社会，又像来自阴间的鬼笑声。

不可思议的火灾，不知何时被绑的犯人，这些不解之谜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把这

些看作是第三者所为，那么这第三者究竟何许人也？

怪人的真面目

园田夹着瘫软的雕刻家跑进1警察署，署内立刻紧张起来，又是给署长公馆打电话又是派人去请司法主任，甚至连警医也被叫来了。于是开始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嫌疑犯进行审讯。

尽管已是深夜三点，审讯室里却灯火通明。

一盆冷水浇在烂醉如泥的创人头上，他这才慢慢地睁开眼睛，摇摇晃晃地从地上爬起来，两眼像被狐狸迷住似的直直地盯着审讯室的桌子。

“喂！打起精神来！你的雕刻室全被烧光了！”

司法主任大声叱责。古怪的雕刻家疑惑地一面眨巴着眼睛，一面令人作呕地用舌头舔着嘴唇。脑袋左右摇摆，像是拼命在思考着什么。

“喂！你在发什么呆！酒还没醒吗？”

司法主任“砰”地拍了一下桌子，创人吃了一惊，又眨了眨眼睛。

“啊！对，起火了……我还以为会被烧死呢……可就在这时，警官把我给救了出来！”

创人断断续续地说，好像终于回想起来了。

“你说的一点儿也不错，要是把你扔在那儿不管，现在你早就被烧焦了！”

听了这话，创人的脸上不禁露出了恐惧的表情，苍白的脸变得越发阴郁，两只眼睛瞪得大大的，鼻尖上冒出了粘汗。

“哎呀！不得了！我怎么给忘了……我杀人啦！”

创人叫嚷了些莫名其妙的话。杀人犯说杀了人，按理说没什么不可思议的，可由干前后有矛盾之处，所以总觉得有点怪。

“喂，打起精神来！你说什么？杀了人，是那个女人吗？”

“女人？不，不是女人，是个男的。我把一个陌生男人关在雕刻室的铠甲柜中，然后喝起了酒。我只记得这些，再以后就不知发生了什么。不过……雕刻室起火时，嗯，那男人……喂！你们在失火现场没发现尸体吗？哎呀！我可闯下大祸了。那人是打不开铠甲柜的，一定是被烧死了。喂，现场有没有尸体？也许有人把铠甲柜给搬出去了，你们要好好调查一下。咳！真是太糟糕了！”

看他那副焦急悔恨的样子，总觉得不像是在胡言乱语，真是在为园田刑警的命运担忧似的。然而当时他却为何那样气势汹汹地恨不得立刻将园田致于死地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哈哈哈哈，别担心，被你关在错甲柜里的人就在这儿，你睁大眼睛好好看看，就是他。把你从失火现场救出来的也是这个人，他虽然被你整得够呛，却以德报怨，你得好好谢谢他啊厂

司法主任不动声色地用手指了一下坐在身旁的园田刑警。

经这么一说，创人好像才注意到园田刑警的存在，他疑惑地将视线移向园田。

“仔细看看，就是我呀！”

园田嘲弄般地把头伸了过来，创人定睛细看，突然他的大眼睛又鼓了起来。惊愕的表情难以形容。

“好啊！你就是那家伙！混帐东西！”

话音刚落，创人就向园田猛扑过去，一把揪住他的前衣襟。

“哼，我决不会饶了你，你等着瞧……喂！你在那儿发什么呆，这家伙是个小偷，他趁我不在时溜进雕刻室，快把他给我抓起来！”

司法主任起身把紧紧揪住园田的创人推开。

“喂！你胡说些什么！这个人哪里是小偷，他是一个很能干的刑警，叫园田。”

“什么？是真的？可我怎么好像见过他？他很像被我关在销甲柜里的那个家伙。”

园田刑警从椅子上站起来，瞪着慌惶失色的创人说：

“喂，别胡扯了，你想说关我在铠甲柜里是因为把我当成小偷了吗？哼！你少找借口！”

“什么？我越来越糊涂了！不过，你多半是一位真警察，要不然不会在警察署里逞能……既然是这样，那你为什么要偷偷溜进我的雕刻室？即便是警察也不该擅自进入别人的雕刻室，更不该钻进铠甲柜！”

园田刑警听到这，疑惑不解地看了一眼司法主任。真怪了，创人似乎并不知道石膏像事件。如果知道，决不会作出这种若无其事、傻头傻脑的样子。也许真地把刑警当成了小偷。

“喂，绵贯，今天傍晚，不，准确地说已是昨天傍晚，你委托柴田出租汽车公司用汽车把一个大石膏像运到什么地方去了吧？你好像还不知道那石膏像出事了！”

司法主任冷静地讯问。

“什么？石膏像！我用汽车运的？昨天傍晚？是误会吧，我最近没制作什么像样的雕刻作品，整天在杂烩铺子里喝了这家喝那家。”

创人越来越纳闷儿。

“哈哈哈哈哈哈，装傻也没用，这一带除了你没有别的雕刻家，而且我们有证人，柴田出租汽车公司的老板说那雕像确实是你委托搬运的。”

“什么？柴田出租汽车公司？我根本不知道还有个什么柴田出租汽车公司。近来我和汽车这玩意儿毫无关系，不过你们堂堂警官也不可能撒谎……告诉我，那石膏像到底怎么了？”

创人那副呆头呆脑的傻样丝毫也不象是在做戏，没办法，司法主任只好把昨天傍晚发生在大道口的事故简单地讲了一遍。创人听后惊恐失色，鼻尖上又冒出了粘汗，哆哆嗦嗦的，似乎连说话的劲也没有了，过了一会儿，忽然发出了奇怪的声音。

“呜呜……原来刑警先生是为了这事才到我雕刻室来的呀，是这样吧？我一点儿都不知道，所以才做出那种荒唐的举动，实在抱歉！”

他一反常态忽然改变了粗鲁语言，像个磕头虫似地不停地点头哈腰。

“你把我从失火现场救出来，真不知怎样感谢你才好。不过当时我真地把你误以为是小偷，打算先把你关在铠甲柜里，等天亮了再交给警察。饶了我吧，求求你了！”

创人一个劲地赔着不是，原来的那张骸骨般可怕的脸，此时变得异常滑稽可笑。

“可你不是要用那把刀杀了我吗？”

园田刑警半真半假地问了一句。

“不，那是开玩笑，真的是在开玩笑。我把你当成了小偷，所以才做出了那种过分的举动。我哪里想杀你，那种事我也做不出啊！哈哈哈哈。”

古怪的雕刻家发出了哭一般的笑声。原来他也不过是个外强中干的胆小鬼，园田渐渐地明白了这一点。

“如果是这样，那我倒有个难以理解的问题想问一问，在雕刻室起火时，你已经醉得不省人事了吧？那么是谁用麻绳把你给捆起来了呢？园田刑警当时因为是在铠甲柜里，所以没能看见是谁捆的。你决不会自己把自己捆起来吧？关于这一点你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

司法主任正言厉色地质问。

“实在是让你们见笑了，我一点也不记得。”

创人说毕垂头丧气地低下了头。不久也许想起了什么，突然又抬起了头，瞪着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说道：

“等等！这里面好像有个问题，莫非我也是受害者之一，说实话，那个石膏像并不是我制作的，一定是另有犯人，而且这家伙企图烧死我，想让我充当他的替罪羊。

“那家伙也许从一开始就制定好了一整套计划，先以我的名义叫了汽车，企图把那石膏像暂且运到了某个地方以便蒙混过关，但由于石膏像的秘密败露了，便愈想叫我扮演真正的犯人。

“混帐东西！竟利用我醉得不省人事的时候捆住了我的手脚，然后放火烧着了雕刻室。对，一定是这样。如果我真地被烧死，那就死无对证了。这样一来警察肯定会认为我就是凶手，事件也就会因此得到解决，那家伙便可以永远逍遥法外了。他妈的，想得倒美！

“怎么样？难道你们不这样认为吗？除此以外还有什么更好的推断吗？

“但那家伙怎么也没想到有一个刑警被关在销甲柜里，这对我来说可真是太侥幸了，要不然早被烧死了，而且还得背个杀人犯的黑锅。”

雕刻家好像非常害怕冤枉罪，费了好大的劲才表达出以上听来似乎是合情合理的猜想。

“那么你对真正的犯人有没有什么线索？比如同行中平时是否有恨你的人？”

司法主任用温和的语气询问。

“不，这种线索我一点也没有，不过我刚才已经说过了，除了猜想别无其它办法，我认为事情可能就像我说的那样！”

两位警官对视着点了点头。

“看来可能是冤枉了此人，如果他是在作戏那未免也太像了。不过在找到那个失踪的司机并使其与创人对质之前，还不能稀里糊徐地把他放了。总之，只好等明晨和署长商量过后再采取下一步的措施。”

司法主任想到这里决定先将雕刻家暂时送进拘留所。

审讯结束后，司法主任说通了创人，让他先在拘留所休息一下。此时已是凌晨五点。

新的一天就要开始，疲惫的司法主任和园田决定不回家了。他们留在警署内与值班的警官一面饮茶一面闲聊。

清晨该署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时间刚过六点，署长以及所有的人都还没来上班。一位与威风凛凛的警察极不相称的婀娜女性惊慌失色地闯了进来。

司法主任走上前来一看，原来是一位不过二十岁左右娇嫩而非常美丽的姑娘。神气的西式发型很适称，华丽的和服既漂亮又合身。然而那娇艳的面容却像纸一样的苍白，富有魅力的嘴唇由于惊惧而不停地颤抖。

经询问得知，姑娘名叫野上间子。家住1署管辖内的K街，来的目的是想看一看昨天石膏像里的那具女尸。

那具尸体预定今天交付解剖，目前仍放在署内的一间屋内，因而答应野上间子的请求并不费事，但又不能无缘无故地给一个毫无关系的局外人看。

于是司法主任首先请来客说明一下想看尸体的理由。

“嗯，我想那尸体也许是我的姐姐……”

姑娘出人意料的话让司法主任大吃一惊，不由得改变了一下坐姿。

“噢？是你的姐姐？你为什么认为那是你的姐姐呢？你姐姐叫什么？年龄有多大？”

“姐姐叫野上宫子，今年二十二岁，大约在六天以前，莫名其妙地离家出走后至今未归，真让人为她担心！看了今天早晨的报纸，我总觉得那个事件的尸体也许就是姐姐，不由得再也坐不住了……”

“嗯，是吗？既然是六天前就离家出走的，那为什么不早报告呢？在这次事件中，为了找出与被害者有关的人，我调查了所有离家出走的人，好像没接到什么有关野上出走的申报呀！”

司法主任十分谨慎。

“唉，那是因为还不能肯定就是出走了……”

“为什么？”

“嗯，因为姐姐离家后曾寄回一封信……不过那信无论是从内容还是从笔迹来看，都不像姐姐的，但在看到今天早晨的报纸之前也没深加猜疑，可读了那段报导以后，我觉得那人好像就是姐姐……况且姐姐在出走前有许多不正常的地方……”

“所谓不正常的地方是指什么？”

“嗯，在姐姐出奔的前一天，曾收到过一个奇怪的小包裹，包裹上除了收件人的姓

名外什么都没写，姐姐漫不经心地打开一看，里面包裹着一个滑稽的布袋木偶。嗯，就是套在手指上可以使头和手活动的那种布袋木偶。这玩意儿货摊上有卖的。

“原来我还以为是哪个朋友的恶作剧呢！但很奇怪，姐姐只看了一眼就脸色煞白。说真的，有生以来我第一次看到姐姐的脸色白得那么吓人。”

“嗯，是奇怪，你没问一下原因吗？”

司法主任不知不觉被姑娘离奇的话吸引住了，渐渐变成了一个热心的听众。

“唉，问了，不过姐姐什么也不说。只是在当天晚上我们两人并床休息的时候，姐姐却突然向我说了些叫人不愿听的话，她问我：间子，如果姐姐死了的话你怎么办？后来到了深夜的时候，我看见她蒙着被子抽抽搭搭的哭着。

“第二天早晨，姐姐连招呼也没打就离开了家，到今天还没回来。”

“那么从去处寄回的信上没写她的地址吗？”

“是的，没写地址，但信上说她住在朋友那里，请不必为她担心，过几天就回来。可从字迹看又不像是姐姐写的。”

“你去朋友那里打听了吗？”

“嗯，去了，打听过，但都说不知道。不过姐姐的朋友我只认识两三个，也许还有我不认识的……”

“还有昨天早晨又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太可怕了！即使不发生昨天的石膏像事件，我也想请求警察的帮助。”

“嗯，这个是昨天早晨用小包裹寄来的，而且这次是给我寄的。”

野上间子边说边打开手里拿着的包袱皮，从里面取出一个身穿水珠图案红和服的土制布袋木偶。

司法主任接过此物看了看，并无什么奇怪之处，是在摊贩上常见的那种滑稽布袋木偶。头戴红白条纹相间的尖顶帽，雪白胡粉脸的两顿和下巴分别涂着一团红油彩，大鼻子朝天，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儿，张着血盆似的大口，或牙咧嘴地笑着。

司法主任手拿木偶仔细端详，看着看着，不由得心里直发毛。难道可怕的杀人事件和这个天真烂漫的布袋木偶真的有什么关系吗？滑稽木偶意味深长的狞笑，使久经沙场的警官也产生了一种难以表达的心境。

“好吧，不管怎样先让你看一下尸体，但愿那不是你的姐姐。”

司法主任不由得叹了一口气，起身将姑娘带到尸体停放的房间。

这是一间毫无装饰、铺着地板的屋子，墙的一角铺着席子，上面躺着一具可怕的尸体，虽然全身盖着白布，但白布清晰地勾勒出女人赤身裸体的线条。

野上间子见到此状，一下子怔住了。她呆立在房间的入口处，不敢进屋，犹豫了半天才终于战战兢兢地靠近了尸体，跪下身子用颤抖的手掀开了白布，然后瞅了一眼尸体的头发，顿时吓得身体后倾。片刻后，又强忍恐惧迅速地查看了一下右臂，没多久也许查明了什么，忽然趴在地板上不顾一切地放声大哭起来。

“真是你的姐姐吗？”

司法主任同情地看着趴在地板上嚎啕大哭的间子，温和地问道。

“唉，这，这右胳膊上的伤痕……这块伤疤是姐姐十六岁那年不小心用小刀割下的疤……疤的地方和形状都和姐姐一模一样，这么相像的伤痕世界上不可能有两个。”

间子断断续续抽抽搭搭地回答后，又趴在地板上放声大哭起来。

虚幻的狞笑

大约过了三十分钟，野上间子离开了警察署，眯缝着哭肿了的眼睛，步履蹒跚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刚才在警察署里证实尸体就是姐姐后，精神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说是署长要见，便恍恍惚惚地被邀进了署长室。对再次提出的问题都如实地作了回答。姐姐是六天前出奔的，出奔前也不知是谁给姐姐寄来了一个滑稽木偶，总觉得姐姐出奔和滑稽木偶之间有什么关系，出奔时姐姐还将自己十万日元的存款全部带走，莫非犯人是为了抢那钱而把姐姐杀害了不成等等，诸如此类。

间子尽管被一而再、再而三地追问，可她始终没有谈出一点儿有关案犯的线索。间子万万没有想到党有人对姐姐如此恨之入骨。同时也想象不出谁会为了那笔钱而把姐姐诱拐出去。

署长最后说道:

“仅靠今天的谈话还找不到任何线索。不过，请放心，我们将全力以赴搜查犯人。改日署里的刑警可能拜访你家，也许还会请你到警察署来。今后如果发现了什么，还请尽早通知我们，你姐姐的尸体也许要解剖，所以不能马上交还，但绝不会慢待，请不必担心。”

间子听完署长的话，沮丧地离开警察署。

临行前，间子曾对署长说起过，自己也收到了一个滑稽木偶，而且和姐姐收到的那个一模一样。一想到或许自己也将遇到和姐姐同样可怕的命运，间子就不知如何是好，哭哭啼啼地请求警署给予保护，但讲究实际的署长没有理睬这种荒诞的要求，只表示对间子的事一定给予充分重视，请间子不要把那个木偶想得过于严重。

间子低着头一边注视着脚下一边不无担忧地行走着。不知不觉来到了离家不远的一个冷清巷子。这一带离热闹的大街很远，路上寂静无人。巷子两侧的树篱和板墙绵延不断。

清晨，间子一爬起来就不顾一切地跑到警察署，尽管在那里呆了有三个多小时，可现在仍然还不到十分钟。今天风和日丽，太阳当空闪射着耀眼的光芒，阳气升起在寂静的马路上。

间子忽然想起放在署长室桌子上的滑稽木偶。署长说作为参考物暂时代为保管，间子想这也好，等于是摆脱了魔鬼的纠缠，于是就把它留在了警察署。然而东西虽然脱手了，但留下的印象却深烙在间子的心底，使其难以忘掉。

手从布袋木偶的衣服下伸进去，将土制的脑袋和两个胳膊套在手指上轻轻地摆动，看上去就像活人一样。红底加白色水珠花样的衣裳给人的印象特别深，而且，土制脑袋上还戴着顶红白条纹相间的尖顶帽，龇牙咧嘴地笑着。

雪白的前额和两颗分别涂着一团红油彩，没有眉毛的眼睛小得眯成了一条缝儿，血盆似的大嘴唇吊得像个月牙儿，这张可怕的面孔对此时的间子来说，比什么妖魔鬼怪都更为可怕。

走着走着，眼前干燥得发白的泥土，在若有若无、摇曳不定的阳气中，隐隐约约地飘浮起来，仿佛滑稽木偶的那张瘆人的笑脸正在成百成千地扩大。

“不看它，不去看它。”然而，那张笑脸好像总是随着间子的视线移动，似乎整个视野里都布满了木偶的面孔，只见它歪着咬紧的嘴，面对着孑然一身的间子狞笑。

间子闭上眼睛加快了脚步，但黑暗的眼皮里仿佛仍能看见那张煞白的笑脸，这一黑一白形成的鲜明对照，更加深了间子的恐惧。

忽然，对面传来了行人的脚步声。

“啊！太好了，终于有人来了，这下可以放心了。”

间子睁开眼睛，只见一个人影冷不丁地从街道拐角转了过来，其艳丽的色彩宛如盛开的鲜花闯入她的眼帘。原来是一个胸前挂鼓、背后插旗的化妆广告人。

“哎？化妆广告人怎么到这种冷清的地方来？”

间子不禁有点纳闷儿，但此时只要能看见人就是万幸了，管他是什么人，起码可以摆脱掉虚幻的恐惧。

化妆广告人以极其轻盈的脚步迎面走来，当间子的视线刚接触到对方的脸时，立刻感到一阵眩晕，难道是错觉？是幻像？仿佛布袋木偶膨胀成一个等身大的人，而且长出了腿和脚，向着自己走来。

间子为了使跳动过快的心平静下来，就地停住了脚步，暗暗地安慰自己：

“多糊涂啊！不过是偶然的巧合，化妆广告人穿滑稽戏装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虽说是偶然的巧合，但过分的相似格外让间子感到恐惧。

化妆广告人也穿着一件红底水珠花样的衣服，头戴红白条纹相间的尖顶帽，脸上的扑粉像墙一样白，前额和脸蛋上分别涂着一团红色油彩，没有眉毛，眼睛小得眯成了一条缝儿，血红嘴唇的两角月牙儿似地紧紧向上吊着，笑相狰狞。可怕。

间子想也许是神经过敏吧？于是自己鼓励自己不要害怕，但还是下意识地避开了对方。在沿着路的另一侧迎面而过的时候，化妆广告人不知为什么，一面死盯着间子的脸看，一面露出白齿朝着间子奇怪地傻笑。

间子吓得魂飞魄散，头也不敢回地向自己家的方向加快了脚步。

这时，刚迎面走过去的化妆广告人猛地转过身来，像跟在人后的狼一样悄悄地尾随着间子。对此间子毫无察觉，但化妆广告人却在间子身后不停地嗤笑着。

大约走出了一百多米的时候，间子突然感到耳边有一股略带暖意的气息，顿时惊恐万状。

“不能回头，一定是那家伙，那家伙可能会从后面猛扑过来。”

间子心里这样嘀咕着，而且觉得似乎有人制止了她想转过去的脖颈。

站在那没多久，那股暖气息好像离耳边越来越近，甚至连令人讨厌的呼吸声都听得一清二楚。突然一个絮絮叨叨的粗嘶哑声震动了鼓膜。

“喂，你知道对人世绝望了的人是什么心情吗？嘿嘿嘿嘿，你明白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吗？”

听到这可怕的声音，间子仿佛心脏都停止了跳动，好不容易才支撑住差一点摔倒的身体，虽然可怕，但已经不能不回头看了。

间子回头稍瞅了一眼，化妆广告人的下巴几乎搭在自己肩上，煞白的脸遮住间子的整个视野，细眯眯的眼睛，在巨大面孔上的扑粉裂痕里狞笑，放射出异常光芒，血红的月牙型厚嘴唇被唾沫滋润得滑溜溜的。

间子已无法继续忍耐，发出莫名其妙的惊叫，突然狂奔起来。奔跑得几乎到奄奄一息的地步，终于跑到了自己家。

刚一跑进正门，满脸含泪、面色苍白的母亲就焦虑不安地问道：

"看见了吗？真是官子吗？"

然而，神色异常的间子连回答的力气也没有了，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就一下子跑上二楼，进了自己的房间，趴在桌上。

"你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嗯，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来，说给妈听听，在警察署发生了什么事？"

母亲走进来，把手放在间子的背上温和地询问。但间子仍什么也不回答，相反却自言自语地说了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话。

"一定那家伙杀害了姐姐，这次轮到我了，是那家伙，一定是那个化妆广告人。"

间子像是在说胡话，而且东张西望地环视四周，似乎生怕那家伙悄悄溜进她的屋子。

"妈妈，正门关严了吗？我后面没有跟进来什么人吧？"

间子的视线在空中徘徊，对楼下的动静总是放心不下。

"你在说什么？什么人追赶你了？"

"唉，一个家伙一直跟在我后面，也许现在还在那边转来转去。"

间子刚一说完，就心神不定地站起身跑到面对房前的窗边，轻轻地打开那里的拉窗，向窗下方的那条路看去。

然而，在尘土覆盖的道路上，连个人影也看不见，只有春天的阳气在若有若无地升起。

间子看了很长时间，但对面街道拐角处始终没有出现人影，整个街道非常寂静，宛如幻世。

再定神一看，忽然一个物体在眼角上闪动了一下，好像在视野外发生了非同小可的事。

那东西像在视线的上面，间子突然抬起头向对面二楼的

一家窗户看去，那窗户位于二十米开外的马路对面，白色的拉窗特别显眼。

拉窗中的一扇似乎具有机械装置，正在慢慢地自动打开，一寸一寸地煞有介事地像拉开帷幕似的。

那扇拉窗终于被全部打开了。会不会是小孩淘气？想打开拉窗后探出头来笑吧！

拉窗里面黑糊糊的，从整体上看被打开的那部分就像是缺了一枚牙的黑洞，里面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动，没多久那东西慢慢地靠近了窗口。间子大吃一惊，欲转过脸去，但为时已晚。一张非常醒目的面孔，映入她的眼帘。

那是一个身穿红色衣服、面孔煞白的人物。他轻轻地探出脑袋朝窗外窥视，阳光直射在他的半边脸上，闪闪发光。

那家伙头戴尖顶帽，长着眯缝眼儿，红嘴唇笑成了月牙型，所有的一切都和那个布袋木偶一模一样。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刚才的化妆广告人。

间子“啊”地轻叫了一声，“啪嗒”关上了拉窗，当场瘫倒在地上。

对面窗户上的化妆广告人看到间子吓得关上了拉窗，得意地笑了起来，眯缝眼儿越发细成了一条线，高吊两角的红嘴以及扑粉的面孔在阳光的照耀下如同白昼的妖怪，脸上的狞笑始终也没有收敛过。

带发条的小魔鬼

间子看见犹如白昼魔鬼的化妆广告人后，当场昏厥瘫倒在地上，就在这时，楼下前门响起了开花格门的声音，有人来了。

“哎呀，是白井先生啊！白井先生来了！”

母亲来到楼梯口向下张望，看见是白井时，如鱼得水似地立刻告诉了间子。

听说是白井，间子也像受到妖怪威胁的孤独无助的孩子忽然遇见可以依靠的人，脸上露出了放心的笑容。

“你快点下来吧！白井先生一定是看了报纸后来的，我本想告诉他呢！”

母亲说完兴冲冲地下了楼梯，间子也站起身来到梳妆台前，稍稍整理了一下头发，然后急忙下楼向客厅走去。

白井跟间子家有深交，所以已经不用通报就冒冒失失地进了内宅铺有八张榻榻咪的客厅。

“果然是啊！我也看了报纸，总觉得有预感……”

间子一进客厅就神色紧张地小声说道。

一见到日夜思念的人，间子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泪水忍不住夺眶而出，虽然没能偎靠在白井的膝盖上，却不顾一切地哭倒在白并面前。

白井清一是一位年青的钢琴家，和野上家有远亲，由父母作主和死去的宫子从小就订了婚。宫子对此似乎并不介意，但白井对这桩婚姻好像不大满意，制造种种借口将婚期一拖再拖。

比起姐姐宫子，当妹妹的间子似乎对白井更具有吸引力。间子虽然认为对不起姐姐，但两个人的感情越来越深，如今已成为一对情人。所以如果不是妈妈在场，即便是一头扑到白井的怀中，从两人的心情来说一点儿也不过分。

间子一边哭，一边把一大早跑到警察署和方才被可怕的化妆广告人追赶的事都从头至尾地给白井说了一遍。

“奇怪呀！不管怎么说，杀害宫子的家伙不可能装扮成化妆广告人藏在对面的房子里，也许是你看错了吧？或许是幻觉。”

间子的话太离奇了，白并没有马上相信。

“不，决对不会。确实有，现在一定还在，是在对面二楼靠这一侧的房间。”

“嗯，你要是这么说，好吧，我马上到那家给你查个明白，一定不会有那种人。你一定是因为姐姐遇害而头脑不清了吧！”

白井说完拔腿就向前门跑去。

“你刚才开窗时真地看见了那种人？”

听见白井出去时拉开花格门发出的响声后母亲怯生生地走到间子身旁小声问。

“唉，看得清清楚楚，现在还清晰地印在脑子里。”

“那当时为什么不对我说？”

“说不出来呀！太可怕了……不想让妈妈也看见那种东西。”

“也许是你的眼睛有毛病吧，怎么会有那种像鬼怪故事一样的事……我甚至还不相信官子的死是真的呢，你却又说被那种人盯上了，我简直不知怎么办才好。”

母亲絮絮叨叨地说完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悲哀如果是以这种荒诞不经的形式突然到来，也就不能体会到真正的悲伤。母亲的脸上尽管留有泪水的痕迹，但还没有来得及由衷地为自己孩子的死而悲伤。

过了一会儿，白井神色反常地回来了。

“是的，间子看到的不是幻象！”

白井进入客厅，在靠近走廊的地方席地而坐，歪着头说。

“据说那家把二楼的房间出租了，因为原先住的人不住了，所以在多方托人寻找有没有新的借主。

“那家人还说，方才一个化妆广告人来过。这人说出一个介绍他来的什么人的名字，请房东让他看看屋子，他想租借。那家太太看是个化妆广告人就不大愿意，是想婉言拒绝，但那家伙宽厚颜无耻，说了句‘请让我看看房间’后，居然毫不客气噔噔地上了二楼。而且上去后又开壁橱又拉窗户，因为他在看房间，所以你才看见了他拉窗户。”

“嗯……这么说那家伙已经不在对面的房子里了？”

“唉，据说名字也没留就走了。竟敢来这一套，真是胆大包天。什么租房子，完全是胡编乱造，是为了让你看见他的脸害怕！”

“那么果真和我在路上遇到的那个化妆广告人是同一个人啦？”

“好像是，不过那家伙做得也太奇怪了，就算是为了吓唬你可又何必花费那么大的精力呢！时而寄滑稽木偶，时而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化妆广告人，总觉得像个偏执狂，不像是正常的人。”

“是啊！所以我才吓得心惊肉跳。我不了解他的真面目，因而猜不透他以后想干什么。”

“简直是个疯子，石膏像的主意也是一般常理所无法想象的可怕构思，对一个有实践能力的疯子，不可掉以轻心，必须尽快把此事报告给警察。”

“嗯，清一，你能不能住在这儿，我和母亲两个人实在太怕了。”

“可以，我也想这样做为好。因为还有姐姐的问题，所以决不能麻痹大意。”

正谈到这儿的时候，前门传来了开花格门的声音，两人一惊，不禁面面相觑，但并非是来访者，而是邮递员送来了一个包裹。

“是哪儿寄来的呢？收到一个包裹。”

母亲拿着包裹边说边进了客厅，间子接过一看，包裹上没有寄件人的署名，邮票上盖着市内麻布区的邮戳。

“野上间子小姐收，这字你见过吗？”

“没有，我朋友中没有一个字写得这么差。”

还没说完，间子的脸色就刷地白了。

“太可怕了……这字我认识，和昨天收到的包裹上的笔迹一样。”

间子尖声说完，本能地从包裹旁躲开。

“也许是那家伙寄来的，让我来打开看看。”

白井脸上也显出紧张的神色，屏息将包裹打开。

“噢，像个玩具呀！”

打开纸盒盖一看，里面装着一个可爱的化妆广告人。又是一个滑稽木偶，不过这个比布袋木偶要小得多，是个真正的玩具。

“那种东西，快把它扔掉，够了！又是红底白水珠花样吧？”

间子从远处边看边用颤抖声问。

“嗯，是的，抱着鼓，背上插着长条旗。”

白井从盒子里取出化妆广告人，使其站在榻榻咪上。

那玩意儿长约有六寸，好像已经上了发条，脚刚着地就用是悬乎乎的手一边打着前面的鼓一边突然在榻榻咪上晃晃悠悠地走了起来。

在榻榻咪上行走的袖珍化妆广告人十分可爱，如果把它给小孩，小孩一定会非常高兴！然而这玩意儿越是可爱，对间子来说就越感到可怕。不到半寸的玩偶脸上涂着雪白的颜料，长着一双和那家伙一样的眯缝眼儿，红嘴唇和那家伙一样笑嘻嘻的。一边笑一边如同一个小精灵似地在榻榻咪上走着。

“寄来这么可爱的玩偶究竟想要干什么，如果是预告的意思，有那布袋木偶不是足够了吗？……哎呀！这玩意儿背上的长条旗上好像写着小字。”

白井发现后，立即抓起木偶将那长条旗拔了下来。是长一寸左右的白绸小旗，在白绸的表面上像虫子爬似地写着字。

白井刚要通读那文字，却又赶紧把白绸揉成一团装进了裤子口袋。

“为什么把它装了起来？”

间子胆战心惊地问道。白井强作笑脸地回答：

“没什么，没什么，你还是不听它为好，净是些无聊的胡写乱画。”

那小长条旗上一定写着绝对不能让间子看的恐吓宣判书。带发条的小魔鬼，身背长条旗敲鼓，一面扮演不吉祥的“幽灵”化妆广告人。

悬崖

白井、间子和间子的母亲又谈了一会儿那个可怕的化妆广告人。关于他的真面目，

白井和间子的母亲且不必谈，就连当事人间子，同样也是绞尽脑汁，理不出一点儿头绪。

“想不到竟有人对姐姐如此恨之入骨。”

“是啊，警察也问过我，但我认为决不会有那种事。”

“那么这到底属于哪一种犯罪？简直莫名其妙。就算是疯子搞的鬼，可那疯子为什么偏偏总盯着我们家？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但是，如果没有任何理由，能犯下如此精心策划的罪恶吗？我总觉得这个事件的背后隐藏着一种难以想象的重大含义。”

“什么含义？你是怎么想的？”

间子捺不住不安的心情，张开发干的嘴唇追问了一句。

“不过，当然我还没有考虑清楚，但从石膏像这一狡猾的犯罪手段来看，犯人即便是个偏执狂，也不难想象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家伙，所以我想这样一个聪明的家伙是木会干得不到任何利益且又毫无意义的勾当的，我觉得不可能有那种蠢事。

“嗯，方才我考虑了一下，间子你听说过一个名叫小五郎的私人侦探吧？他是个非常有名的侦探，我朋友认识他。当然我们首先要取得警察的保护，除此之外，我想跟小五郎侦探也商量一下，破这种如疯似狂不可思议的案件是小五郎最为拿手的。提起他以往侦破的有名案件，也大多是偏执狂犯的罪。”

“嗯，我也想到了小五郎侦探，如果有那种门路，请你务必求他帮忙。”

间子也知道名侦探的名字，对此很感兴趣。

“好，那么现在我就作你的代理人，到警察署报告化妆广告人的事，给他们看看这个带发条的木偶，请求警察严加防范，然后顺便到朋友那里，和朋友一起去拜访小五郎侦探。”

已经过了正午，白井吃了一顿午饭，然后说了句要到大道上叫辆出租汽车，便匆匆地走了。

打那以后的几小时里没有发生什么事，间子的两个朋友一点都不知道所发生的事情，像往常一样来到间子家玩，间子硬把客人留下来打扑克散心。不知不觉已到了黄昏，但白井不知为什么还没回来。

六点左右，一辆汽车停在正门前，花格门开了，间子心想他可回来了，到正门一看，结果是一个汽车司机模样的青年站在那里，说是白井派来送信的，并递过一张名片。

那是白井清一的名片，反面用铅笔写着如下出乎意料的消息，像是匆匆忙忙写的，

字迹非常潦草：

危险还在你的身边，请立即乘这辆车到小五郎

侦探那里，侦探一切都知道。我们现在正受到坏人

的监视，所以不能去。一刻也不要耽误。

由于文字太简单，所以无法知道白井在哪儿遇到了什么不幸，但无论是意思还是文字都严酷地说明事态紧迫。

间子气吁吁地把此事告诉了妈妈，然后匆匆忙忙做出门的准备。即便是在这时，间子也觉得那个可惜的化妆广告人的脸仿佛从后面扑盖而来，丝毫没有说话和思考的余地。

“你知道小五郎先生的住处吗？”

间子问送信的青年。青年肯定地点了点头说：

“知道，一切都对我吩咐得很清楚，来，快点上车吧！”

青年以一种令人相信的口吻催促间子上车。

母亲显得非常不安，说“我也一起去吧”，间子硬是不同意，说了几句告别的话就急忙上了车，刹那间车以最快的速度疾驶而去。

间子搞不清楚是在什么地方怎样行驶？车外的景色也丝毫没有进入间子的眼帘，只感到街上的电灯像箭一般地飞向后方。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定神一看，窗外任何亮光也没有了。车仿佛是在漆黑的旷野中行驶。听说小五郎的事务所在麻布，通往麻布的途中有这么凄凉的地方吗？想到这，间子不由得感到不安。

“司机师傅，这里是什么地方？”

间子问。然而手握方向盘的人和坐在一旁的刚才那个青年都默不作声，理都不理。

不会听不见，一定是听见了故意不回答，间子越想越抑制不住内心的不安。

“哎，这是什么地方？快到麻布了吧？”

间子再次发出颤抖的声音问道，这时坐在副驾驶席上的刚才那个青年终于答话了。

“麻布？哈哈哈哈，你打算去麻布吗？”

语调非常粗鲁。见鬼，好像有一种非同小可的迹象。

“可是，小五郎家不是在麻布吗？”

“哈哈哈哈，小五郎，怎么能去那家伙那儿，喂，间子小姐，能听出我的声音吗？”

间子突然感到心脏像麻痹了似的。这个声音确实耳熟，和说“你知道对人世绝望了

的人是什么心情吗”这话的那个化妆广告人的声音一模一样。

间子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身子缩成一团。这时的那个青年以一种异常的笨拙动作，像转辘轳一样费劲地回过了头。

啊，是那张脸！

不知什么时候青年的脸变得像白墙一样雪白，在此之前一直戴到眼眉上的鸭舌帽撤到了后脑勺儿上，眯缝眼儿和血红的嘴在眼眉也没有的扁平脸上嘻嘻地嗤笑着。

间子看见此景立刻发出仿佛东西被挤碎了的反常叫声，从座位上探身紧紧抓住了门把手，似乎打算从行驶的车上跳下去。然而，能抓住把手就已经不容易了，随即，间子有气无力地倒在后排车座上。

间子觉得仿佛是在漆黑沉重的水中没命地挣扎着，难以形容的痛苦持续了很长时间，似乎挣扎了半天才将头伸出墨一般的水面。

间子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慢慢地睁开眼睛，起先并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但不久明白了自己仍在汽车中。因为车内的灯没开，所以没能马上反应过来。

对了，一定是我看见副驾驶坐上的那个青年的脸变成化妆广告人的脸之后失去了知觉的。那么，那家伙还在车上吗？间子战战兢兢地抬起头窥视了一下驾驶室，那里没有人影，车上只剩下间子一人。

当然车已经停了。间子朝窗外看去，外面不像是市内，倒像郊外的原野，看不到一点亮光。

不知道为什么司机和那个青年不在了，总之哪儿也看不到监视者的影子。也许因为间子昏迷过去而麻痹大意，把车停在这，人到别处去转悠了。

要想跑必须现在跑，也许错过这个机会就再也得不到自由了。

间子一瞬之间拿定了主意，首先试推了一下右门，不知为什么怎么也打不开。“难道为了不让我逃走从外面上了锁吗？”间子大失所望，但又改变了主意，这次旋转了一下左门的把手。

啊，太好了，左门轻而易举地一下打开了。

外面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

然而不能在乎这些了，间子在与车门打开的同时一下子跳到了车外。

右脚落地，随后将是左脚，但左脚向前迈出时却吃了一惊，因为那只脚的下面没有地面。

由于有冲力，所以光靠右脚不能站稳，迈出左脚陷入了不知深浅的半空中。

在还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时，间子的身体滋溜滋溜地开始下滑，感觉地面突然消失，就要坠入无底深渊。

间子非常着急，拼命想抓住什么。但身体逐渐加速，一个劲地向下，向无底深渊坠落，其可怕程度无法形容。

间子突然觉得手好像碰到了什么东西，可能是细树枝。

间子拼死拼活地紧紧抓住了那个东西，滋溜滋溜地又滑落了有一尺左右，但那细树枝的根似乎很结实，终于坚持住了。

间子用两手一面抓住树枝，一面用脚摸索下边。原来下边是峭立的土壁。有没有什么脚蹬的地方？间子用脚摸索着，但每踩一脚，土就松动，沙沙地往下直落。

啊，明白了，这里是悬崖。汽车不知是什么时候开到这深速的悬崖上，间子起初并不知道是悬崖，先以为是原野，便从车上跳出来，结果当场踩空从山崖上掉了下去。

然而，这里究竟是哪儿呢？有这么深透的悬崖，想必一定是离城镇很远的山沟里。深更半夜不会有行人路过这种地方，难道只好以这种姿势坚持到天亮吗？

但是怎么能够坚持得住呢？尽管刚刚抓住，可是手掌已经擦破，只觉得两手眼看就要抓不住了。啊！别说十分钟就是五分钟也坚持不住了。

“来人啊，救命啊……”

间子已经顾不上什么虚荣和面子了，竭尽全力发出了呼救声。

两遍、三遍不停地呼喊，这时好像有人听见了间子的喊声，山崖上似乎有人的动静。

啊！太好了！间子满以为终于得救了，凝眸朝几米以上的悬崖边望去，确实有一个人蹲在那里，目不转睛地俯视着下面。

是那张脸，是像雪白墙壁一样的那张脸。什么时候换的衣服？穿上了那件水珠花样的肥大上衣，头戴尖顶帽，像一个巨大的布袋木偶从山崖上往下看。

雪白的脸上只有大大的嘴唇是黑洞洞的，那嘴唇奇异地动了一下，随即传来了一个慢吞吞低沉的声音。

“嘿嘿嘿嘿，你自作自受。我只不过暂时把车停在这，可你随意从上面跳出来，你现在的这种处境完全是你自作自受。”

化妆广告人说到这，似乎想看看间子的反应，于是沉默了一会。间子什么也不回答，他又慢吞吞地开了腔：

“你认为我是谁？嘿嘿嘿嘿。为什么这么倒霉？你也许感到不可思议吧？”

说到这又停了一阵。

“你那纤弱的手不会有力气让你坚持很久的！你马上就要坠入万丈深渊，嘿嘿嘿嘿，不过在你与世长辞之前，把我为什么要搞这种鬼，说给你听听吧！嘿嘿嘿嘿，弥留之际好好听听！”

说完又默不作声了。

间子的两只手好像眼看就要抓不住了，她竭尽全力，一面充满着强烈的怒火，一面侧耳静听，咬紧牙关的间子，心想在听完那家伙的话之前死也不能松手。

挑战书

这是春天的一个深夜，私人侦探小五郎正坐在书斋里的书桌前，聚精会神、目不转睛地盯着两样东西。一个长相很滑稽的丑角布袋木偶背靠堆积如山的书，坐在颇大的书桌上。在它的前面，一个上了发条的马口铁制成的化妆广告人玩具，正一面锵咚锵咚地敲鼓，一面在桌上行走。

名侦探开始搜集起滑稽木偶了吗？不，从神态来看，好像不是爱好玩具。小五郎抱着胳膊面对桌子，一副像是吃了黄莲似的苦脸上，双眉紧锁，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两件玩具。

小五郎从报纸上看到石膏像事件后，很感兴趣，曾寻思如果可能的话将亲手来解决这个奇怪的案件。

正在这时，被害人野上官子的未婚夫名叫白井的钢琴家于某日傍晚前来访问，说同一个犯人正在盯梢宫子的妹妹间子姑娘，请求小五郎帮助搜查那个犯人。

名侦探正想主动投入这个奇怪犯罪的旋涡，因此愉快地接受了白井的请求。于是当天晚上在白井的陪同下访问了野上间子的家，但晚了一步，间子已经被犯人诱拐，犯人自称是白井派来送信的，把间子带上汽车不知到哪儿去了。

打那以后又过了一个星期。尽管警察全力搜查，但间子的下落仍然不明。小五郎虽然向白井及间子母亲详细地询问了事情的前后经过，但也没有作出明确的判断。

犯人何许人也？间子被带到了何处？这一犯罪的动机究竟是什么？是复仇还是痴情？或者是疯子搞的鬼？间子也许和姐姐一样已经惨遭杀害，而且已被藏在一个出人意料的奇妙场所等等，疑问百出，但无论哪个问题迄今为止也没有得到明确的解答。

那个出没无常的犯人装扮成一个非常可爱的丑角，脸上搽着像墙一样白的扑粉，面颊上涂着两团红油彩，抹着口红，穿着大红水珠花一样的肥大衣服。而且还有一个预先给被害人邮寄一个和自己相似的丑角木偶的习惯。有时寄上制的布袋木偶，有时寄马口铁制成的化妆广告人木偶，使被害人浑身战栗。

现在放在小五郎桌上的两个滑稽木偶是从野上间子母亲那儿借来的那种犯罪预告木偶。小五郎因为还要处理其他事件，所以不能光考虑这个案件。但是只要一有空，他便拿出这两件滑稽木偶，时而让化妆广告人行走，时而将布袋木偶套在手上，这奇怪的事件搅得他忧心如焚。

“这个丑角可真是奇异的构思。犯人是在显示自己懂得幽默吗？难追杀人也有幽默？如果有，那么这是地狱的幽默！难怪新闻记者给本案取题为‘地狱的滑稽大师’。嘿嘿，真是太恰如其分了！好吧，小木偶，从现在开始让我们较量一下，好好比试比试！”

小五郎一边半开玩笑地自言自语，一边使套在手上的滑稽木偶轻轻地摆动。

“先生，白井先生来了。”

小五郎回头一看，是助手小林少年打开门站在那里，只见他瞠目结舌地望着自己与丑角木偶嬉戏。

“唉，这么晚了白井先生还……发生了什么事吧，快让他进来！”

少年助手刚退出一会儿，钢琴家白井清一便神色反常地走了进来。看样子是从音乐会回来的归途中顺便来的，身上穿着晚礼服，但领子斜了，领带也松开了一半，样子和平时衣冠整齐的他毫不相符。

“先生，又发生了新的事件！”

白井连招呼也不打就开门见山，而后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什么？新事件？是这家伙吗？”

小五郎把套在手上的滑稽木偶举起来给白井看。

“唉，是那家伙，这次是从舞台顶棚上扔下一把短剑，相泽丽子差一点就被刺中了。”

“相泽丽子？”

提起相泽，此人是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所以小五郎也知道她的名字。

“这回是相泽被盯上了，就是刚有的事。我给她伴奏舒伯特的《短篱边的蔷薇》的时候，突然从舞台顶棚峻地扔下一把短剑。就差一点儿，那把短剑是擦过她肩膀扎入舞

台地板的。

“地点是H剧场，是一次向社会福利事业募捐的音乐会，会场座无虚席，盛况空前。但由于短剑落在舞台上，所以顿时乱成一团，独唱无法再继续下去。警察跑来，从舞台的天棚、后台到地下室都仔细搜查了一番，始终没有发现犯人。

“我也受到了审讯，审讯一完就马上到您这来了。”

白井一口气说到这里，才停顿了一下，脸色苍白地看看小五郎。

“短剑是从顶棚上扔下来的，还是靠某种装置定时掉下来的？”

侦探立刻对要点提出质问。

“像是扔下来的。据说有个舞台工作人员曾看见了那家伙的身影，好像是一个穿着大红衣服的家伙在舞台顶棚上爬行，虽然顶棚上吊着许多演出用的各种道具，乱七八糟，但那家伙竟然在顶棚细窄的木板上飞也似地跑，一晃便不见了。”

“是滑稽戏装吗？”

“嗯，好像是。”

“那么最后还是没发现那个家伙，对吧？”

“真不知他是从哪儿逃掉的。肯定不会从观众席那面逃跑，后台那面也有很多人，可谁也没看见那个穿红衣服的家伙。据说警察的意见是那家伙有可能脱掉红衣服，换上其他衣服，然后若无其事地走出去了。”

“嗯，可能是那样，因为是音乐会，所以后台就难免会有许多平时不熟识的人，如果脱掉了红上衣，换上普通的西装，那是比较难以区分的。”

“是的，警察的意思也是如此。”

“哼哼，的确像那家伙干的事。他想在音乐会华丽的舞台上给观众演一出可怕的戏啊，和上次石膏像的构思相同，是虚荣心还是卖弄显示？那家伙的所作所为常带有靠一般常识难以判断的发疯之处。不过，不管怎样，好在短剑没有刺中目标啊！”

“是啊，不过犯人决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相泽丽子已吓得魂不附体，真可怜啊！

“据说今天早晨相泽也收到一个和那个相同的滑稽木偶。这是相泽在我正要登台之前告诉我的，我听了以后大吃一惊，但压根就没想到那家伙会进入音乐会会场，所以演出照常进行了。”

“同样是事先通知啊！”

“嗯，好像和那个是一样的木偶。据说相泽立即把这事报告了警察，所以今天很多

便衣刑警也混入会场，采取了一定的防范措施，但结果是白费劲儿。”

“那么，相泽小姐平安回家了吗？”

“唉，警察许诺说，一定严加防范，对住宅也派人严加看守，但对方毕竟阴险狡猾，所以不能掉以轻心，我想请先生也过问一下相泽的事，关于先生的情况我已经对相泽小姐谈了。”

“相泽小姐的家住在什么地方？有电话吗？”

“也是麻布区的S街，有电话。”

“那么请你打个电话问一下后来的情况，要是再发生类似间子小姐那样的事可就糟了，所以要提醒她，不管发生什么事，千万不可外出！”

“好！那么请借我用一下电话……”

白井拿起小五郎桌上的电话，挂到了相泽丽子家，叫来丽子本人后，把请求小五郎破案一事告诉了她，并再三提醒丽子不要上假信使的当。据相泽说，事后她没发生什么事，有两位便衣刑警一直在门外守护着。

小五郎等白井打完电话以后，马上给警视厅搜查股长兵藤挂了电话，说打算参与此案的调查，希望得到谅解。兵藤股长和小五郎关系很好，所以直言不讳地就此案搜查上的困难发了一顿牢骚，然后愉快地答应了小五郎的请求并开玩笑说：

“如果借你的力量找到了犯人，那可真是帮了我的大忙。”

小五郎打完电话，转过身又开始询问白井：

“相泽小姐心里有没有数呢？比如被什么人嫉恨……。”

“据说一点数儿都没有，关于这点，我也觉得不可思议，野上家的官子、间子和这回的相泽并不认识，她们之间毫无关系。那家伙突然盯上了相泽小姐，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简直让人捉摸不透，只能认为是荒唐的狂妄行径。”

白井捏紧拳头，似乎为总抓不住犯人而心急火燎。

“你和相泽小姐关系好吗？”

小五郎意味深长地问道。

“嗯，有两年的交往了，关系相当不错，伴奏总是由我担任，个人关系相处得也很好。”

“那么，这次事件不能算是荒唐呀！”

“哎，这是什么意思？”

白井吃惊地看着侦探的脸。

“你考虑一下，野上宫子小姐是你的未婚妻吧？她妹妹间子小姐当然和你关系很亲密，而且这次的相泽也同样是你的朋友吧？因此，如果以你为中心加以考虑的话，这三起事件决不能说没有联系呀！”

“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大明白。”

白井神色反常，直眨巴眼睛。

“不，也并不是说有什么事，我只不过说不会没有一点儿联系。这样联系起来看，忽然觉得似乎有人对你怀着强烈的嫉妒心，这种线索你有没有？”

小五郎面带微笑，不无含义地看了一眼具有男子汉阳刚之气的白井。

“噢，是这个意思啊！不过很遗憾，我可没那种艳福。的确，我和宫子从小就订了婚，但和间子及相泽小姐都不是那种关系。”

白井眼圈有点儿发红，矢口否认。

“的确，从你本人来看是那样。但除此之外，三个受害者之间便没有什么联系了。所以，在侦探工作上，也要将此作为一个要素加以考虑。即便没有任何关系，但嫉妒这种东西往往不受理性的约束，所以你如果有线索，哪怕是一点儿，也想请你坦率地说出。”

小五郎不知为什么，执拗地追问这一点。

“不，绝对没有那种事，如果以我为中心考虑的话，怀有那种嫉妒心理的应该是女方，但这次的犯人并不是女的，而且我对那种事是很发怵的，从来就没有和什么女人发生过那种关系。”

白井年青气盛，面红耳赤地极力为自己辩白。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无意中忘记考虑你的个人感情了。侦探这工作，说起话来往往不能含蓄。没办法，请不要介意。”

小五郎边笑边赔不是。就在这时，“啪嗒”响起一个声音，不知从哪儿飞来一支好像小箭似的东西，倒扎在桌上的化妆广告人木偶前。

两人吓了一跳，不由得都站了起来。

到底是侦探，小五郎迅速起身跑到那扇敞着的窗边，朝院子里张望了一下。

窄小的院子是无处藏身的，一看便知道是否有人。也许是从院子的对面隔着墙扔进来的，如果是在墙外，即使马上去追恐怕也徒劳无功。

小五郎回到桌前，轻轻地将那支像箭一样的东西拔出，仔细端祥。是一支儿童玩的吹箭，这支吹箭约有三寸长，是把纸卷成细筒然后将针插在细纸卷的头上。

“哎，好像有什么东西卷在里面。”

吹箭的纸筒中，放有一张写满小字的薄纸，小五郎将纸捏出来，小心谨慎地摊在桌上。

“又是那家伙搞的鬼，哈哈哈哈，那家伙怕我呀！你看，给我也送来了这种恐吓信。”

那张薄纸片上写着如下细小的文字：

小五郎君，请你少管闲事。如果你多管闲事，

那我又得多杀一个人。就是说你要小心自己的命。

明白吗？老老实实别插手，不然对你没好处。首先

不管你怎样绞尽脑汁，也休想解开这个事件的谜。

这是一个人类智慧所不及的地狱之谜，是超出常理

的奥秘。地狱的滑稽大师

“哼哼，少来这一套！什么地狱的滑稽大师，把新闻记者取的名字都用上了。白井先生，这家伙肚子里还真有点墨水啊，看来不是个一般的罪犯。这套把戏怎么样？什么地狱之谜啦、超出常理的奥秘啦，好像是旧侦探小说里的用词。”

小五郎满不在乎地笑着说，但看了恐吓信的白井不由得感到惶恐不安，仿佛越来越深地陷入了恐怖的漩涡之中。

绵贯创人

挑战书中有这样一段话：“你不管怎样绞尽脑汁，也休想解开这个事件的谜。这是一个人类智慧所不及的地狱之谜，是超出常理的奥秘。”

这不能只认为是罪犯虚张声势的威吓，在这个事件中，一开始似乎就有罪犯所说的“地狱之谜”和“超出常理的奥秘”之类的感觉。犯人如此猖狂，但至今连他的真面目都不知道，仅此就可以说明这个事件的确是非常神秘的。受害者们对威胁她们生命的对方丝毫没有线索，难道真会有这种事？

如果简单地定为是疯子搞的鬼，那就无话可说了，但疯子决不会制定出如此周密的计划。看起来似乎纯属荒诞不经的嗜杀狂所为，但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如果仔细考虑一

下的话，他的犯罪计划也是合情合理的。

“白井先生，要是说别有风趣可能不太恰当，但我的确感到此案非常新奇。正像犯人本人所说的那样，这一事件的背后隐藏着骇人听闻的秘密，一种单靠表面现象所无法想象的事情一定潜藏在事件的背后。

“我刚才在这儿一边摆弄那个滑稽木偶，一边左思右想，忽然感觉那个木偶像是对我嘀咕那种话。看了罪犯的挑战书，这种感觉就更加清楚了。现在仅是暴露在表面上的就已经像是没有先例的犯罪事件了，但事件的背后肯定还隐藏着更可怕的东西！”

小五郎表情严峻，眼睛望着窗外，半自言自语地说。

“你要是这么说，那我就更不能放心了。相泽小姐不要紧吧？那家伙简直像有魔力，即便是在这，也总觉得不安

白井清一坐立不安，似乎想站起来。

“要不然，你再到相泽小姐家去一趟怎么样？你告诉她要注意窗户，有时也可能是带毒的吹箭。那家伙如果是吹箭名手，这点也真得注意。”

“唉，好的。先生，请再借我用一下电话，我想还是早点把这事告诉她为好。”

白井再次拿起电话和丽子通话，提醒她务必关好所有的窗户。

“那么，我再去相泽小姐家看一下，如果可以的话，先生是不是也去一趟？”

“嗯，我当然也去，但不是和你一起去，我会另外去的！”

小五郎意味深长地微笑着回答。

“哎，‘另外’是什么意思？”

“我将不自称是小五郎，完全作为另外一个人前往。要想欺骗敌人，首先必须蒙骗自己人，你明白吗？就是说我将以你们完全预料不到的意外方式到相泽家拜访。”

小五郎把嘴凑到白井耳边，像窃窃私语似地说了几句。

“噢，是这样，我明白了。那么请您多加关照。我现在马上到丽子家去。”

白井把写有相泽丽子家住址的纸片递给小五郎，说了几句告别的话，就匆匆忙忙离开了侦探事务所。

过了没多久，小五郎也从事务所消失不见了，但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打扮、从哪儿出去的，无论是前门还是后门都丝毫没有发现小五郎出门。但是，这天晚上，他的确整夜都不在自己的事务所里。

是警察严密的警戒奏效了？还是小五郎侦探间接的保卫起了作用？一直到天亮相泽

丽子家没发现什么异常情况。

第二天上午十点，不知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小五郎又在事务所的书斋里摆弄起那个滑稽木偶来，他皱着眉头苦思冥想着什么。

“先生，这个人非要见您，怎么说也不听……”

助手小林少年面带窘色进入书斋。他知道小五郎昨晚在外面整夜都没睡觉，所以想把第一个来访者捧走。

小五郎接过名片看了一眼，脸上的表情立刻变得生动起来。

“没关系，请他进来，是绵贯创人来了，你忘了吗？绵贯不就是在化妆广告人事件中最先被怀疑为杀人凶手的古怪雕刻家吗？现在已排除了对他的怀疑，被释放回家了。”

少顷，骨瘦如柴的创人在小林少年的陪同下，瞪着两只大眼睛走了进来。由于被警察拘留了一阵，所以显得非常憔悴，肥大的西装也弄得全是褶子。

寒暄过后，小五郎关心地劝雕刻家坐在椅子上。

“我早就想见你一面，侦探这个工作很有意思啊！我对侦探这工作很感兴趣！

创人上来就以美术家那种坦率的口吻说道。

“灾难真不小啊！听说雕刻室也被烧了。”

小五郎也笑吟吟地答道。

“唉，什么雕刻室，那种破雕刻室我根本不在乎！比起那房子，我对这次的杀人事件更感兴趣。说实在的，昨天我被警察放出来，看了报纸以后，才明白了事件的大概情况，我也想参与调查这个案件！”

创人上下活动着瘦削的下巴，话说得非常恳切。

然而，小五郎听了创人的话后，总觉得有些地方令人费解。听他的口气，似乎对小五郎参与调查此案的事全知道了。小五郎接受调查此案的请求一事并未见报，知情者只有白井清一和野上间子的母亲以及相泽丽子。创人究竟怎么探听到这个秘密的呢？

“你说找我有事，是什么事？”

小五郎开始有点警觉，但照常若无其事地询问。

“唉，是这样，听起来你也许会觉得是奇谈怪论，先生，你能不能收我做个徒弟，当然是侦探方面的。你正在参与此案的侦破工作，这事我多少知道一点儿，因为堂堂的小五郎侦探不可能对这件大案不感兴趣！哈哈哈哈。在搜查此案犯人的时候，也让我来助你一臂之力！”

怪雕刻家愈说愈出格。明明是个外行，却以为能起一定的作用。

“听你的口气，似乎我已经接受了这个案子。”

小五郎挖苦地说。

“对，我是那样判断的，我的直觉非常敏锐，它告诉我的一般是不会错的。先生，你说你是不是参与了此案的侦破工作？”

雕刻家的两只眼睛瞪得溜儿圆，突然探过头来，注视着小五郎的表情。

“这个任凭你去想象。有一点我想问问，你对此案这样感兴趣，有什么特殊的理由吗？”

“当然有。我想找到那家伙报仇，不过更吸引我的是此案的离奇古怪。你明白吗？这就是侦探本能！

“昨天晚上，第三个受害者差一点就被刺中了，怎么回事？那家伙净盯着年青的女性，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先生也许早有数了吧I”

创人再次突然探过头来，瞪着大眼睛盯着小五郎，仿佛想看透侦探的心思。

小五郎审视着像从地狱里爬出来的那张怪脸，忽然闪出一个奇怪的念头。

这家伙莫非是那支“吹箭”之主，这家伙莫非正是那个阴森可怕的化妆广告人。

这一令人吃惊的想法，使名侦探不胜喜悦。啊！如果这家伙真是那个杀人魔王，如果眼前的这张笑脸真是那个劲敌

“是否参与暂且不谈，当然我也对此案感兴趣，但现在还一无所知。不用说犯人是谁，就连犯人的目的是什么也一点都不清楚。”

“真的吗？这话可不像出自名侦探之口啊！……我曾作了种种设想，会不会是‘蓝胡子’？就是西方侦探故事中常见的那个可怕的主人公，因为受害者都是年青的女性啊。哦，说起受害者来，我认识最初被害的野上宫子小姐呢？”

“什么！你认识宫子吗？”

“是的，我认识。说实在的，我今天来也是为了告诉你这件事。那女人以前曾经是我的门生，是个有点与众不同的女人，她到我那儿是学油画，绘画虽然不是我的专业，但教外行女人还可以应付。”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已经是两年前的事了，她当时刚从女子学校毕业，每天到我的雕刻室里来，学了大概有半年。”

“你认识她妹妹间子吗？”

“不，关于她家里的事我一无所知。我和宫子是在一位当女子学校绘画老师的朋友家里认识的，她好像喜欢我，所以常到我家来，不知不觉就在我的家里学起油画来了。”

“这么说，第一个受害者和你并非毫无关系，也就是说在这次事件中，犯人有意安排使你受怀疑也并非偶然？’”

小五郎忽然意识到这一点，惊诧地瞪着创人的脸。

“是的。我想犯人会不会是知道我和宫子关系的家伙。”

“但她和你的关系只不过是学习绘画的关系吧？”

小五郎对创人给“关系”一词加上了一种语调丝毫没有疏忽。

“不，那可不一定。”

创人不由自主、蔫不唧地笑了起来。

“这话怎么讲？”

“宫子这姑娘确实有点与众不同，怎么说呢，叫浪漫主义者？还是……总之，她是个幻想家吧！我这副样子究竟哪点好呢！可姑娘却对我表露出超出师徒关系的好意广

小五郎听了这话，情不自禁地审视了一下创人那骸骨般的面孔。站在同性的角度来看，这副面孔应该说与爱情无缘。但对喜欢幻想的少女来说，比起外貌，或许雕刻家的那种气质更合乎她的理想吧？

“可是，我怎么也不喜欢那姑娘。怎么说好呢；她有一种无论如何也不能叫人喜欢的地方，命中注定吧！我和她总是合不来。她越表示好意，我越不以为然。后来甚至连看都不想看她一眼，无可奈何地断绝了和她的师徒关系。”

“是不是人长得不漂亮？”

“不，也并不是那样。也许不能说漂亮，但还算可以吧，反正不丑。”

“不对劲啊！叫你这么一说，你被卷进这次事件的理由不是搞不清了吗？如果你和宫子小姐的关系密切，那倒好说，听你刚才的意思恰恰相反。而憎恨宫子小姐的人要加害于你，这岂不令人费解吗？”

“是啊，关于这一点，我也是一点儿摸不着头脑。也许并没有什么理由，只是因为我的雕刻室正好处于理想的位置，所以才有心把我装扮成嫌疑犯的吧！如果真是这样，那这家伙也太无情了，他竟想把我烧死呢，要不是园田刑警救了我，我现在不可能在这里跟你说话。”

“所以，如果出于偶然选中了你的雕刻室，我觉得你也太倒霉透顶了！即便是个无可救药的人，他企图烧死无冤无仇的你，我也认为有点太过分了。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原因吧？”

小五郎说完这话，目不转睛地盯着对方的眼神。创人也看了侦探一眼，但表情似乎很不自然。于是两人缄口不语。面面相觑了大约有一分钟。

“小五郎先生，你是不是在怀疑我？认为我伪装成受害者，其实是真凶手，因为这样的实例有很多嘛！”

创人瞪着大眼睛，直截了当地说。

“哈哈哈哈，是啊，刚才我是那么想了一下，但在听你讲话的过程中，我明白过来了，你不是能干杀人那种勾当的人啊！”

小五郎满不在乎地对创人笑了笑。

“那么，你同意我作侦探助手了吗？”

“唉，我当然同意。今后也许会有非你不可的工作呢！”

小五郎意味深长地说。然后一面莞尔而笑，一面注视着雕刻家骸骨般的面孔。

巨人的影子

当天晚上。

麻布区S街相泽丽子家由四名便衣刑警守卫着。刑警们穿戴得毫不引人注目，有的在前门，有的在后门，还有的在墙外的暗处，一边踱来踱去，一边注视着每一个过往的行人。

不用说，小五郎肯定也在什么地方担任着夜间警戒，但不论是相泽家的人还是刑警们，对此都一无所察。他也许装扮得让人无法辨认，独自潜伏在一个出人意外的地方。

丽子在父亲相泽氏和今晚也前来拜访的白井清一的保护下，在最里头自己的房间，以闲聊的方式排遣着不安。

面对院子铺着八块榻榻咪的日本式房间，装饰得像西式房间，里面摆着桌椅，有一面墙边陈设着钢琴，墙壁上挂着新崭露头角的西洋画家M氏的风景画等，沉静谐调的色彩表明了主人有着高雅的情趣。

面对院子的日本式拉门外面，还有一扇玻璃门，被关得严严实实的。自从被提醒要注意“吹笛’以后，即使在大白天，也从不打开玻璃门，睡觉时，甚至把平时不太使用

的玻璃门外的木板套窗也关起来。

丽子身穿纯白色丝绸衬衫，疲惫不堪地倚靠在扶手椅上，苍白的面容没有一丝血色，显现出一种与平素不同的美。

当三人话题说尽沉默无语的时候，女佣人打开隔扇送来了一封信。

“唉呀！是琴野小姐来的，约好要拜访她的，可招呼也没打就放弃了，一定是为那件事！”

丽于仿佛得救了似地精神起来，拆开了信封。琴野是丽子在音乐学校的同窗好友。

但是，刚打开信纸，丽子的上身就猛地哆嗦了一下，脸色立刻由暗转阴。

“怎么了？丽子。”

父亲相泽氏看着女儿惊异地叫了一声。相泽氏是一位长脸、体弱的人，半白的头发分得一簇一簇的，大概年过五十了吧。丝绸便服上扎着黑色的布腰带，肚子瘪得像螳螂腰似的，瘦得可怜。

“白井先生，又来了，冒充琴野小姐的名字，肯定是那家伙寄来的！”

丽子不知如何是好，脸色苍白得像纸一样，一边小声说着，一边将那信纸摊在桌上。

白井看了一下信的内容，地狱恶魔在上面写了如下可怕的威吓语言：

今夜你身边可要发生一个非常事件，请小心

点。滑稽大师绝不甘心地狱的滑稽，今夜一定要使

你在高深莫测的恐怖面前扭曲自己的美貌。

“丽子小姐，可千万不能让那家伙称心如意！他说这话，无非是为了吓唬吓唬你，仅此而已，没什么了不起。

“再说你爸爸和我都陪着你，即便是那家伙来了又能怎么样？请放心，尽管放心好了！”

白开只能安慰丽子，别无他法。

“是啊，今晚有四名刑警为我们看守着房子的四周，而且，正像白井先生刚才所说的，那个小五郎侦探接受了这个案件，说不定此刻正在什么地方为我们监视着呢！

“在这严密的监视之下，那家伙再有能耐，也休想靠近你身旁，你什么也不必担心。怎么样？干脆请白井先生弹奏一曲，你来唱个什么好吗？”

相泽氏非常疼爱独生女儿，为了鼓励丽子，他将自己的恐惧掩盖了起来。

“是啊，没什么可怕的。”

丽子为使两人放心强装笑颜。

“来，白井先生，弹一曲吧！”

“唉，那太好了，你使劲儿唱，让恶魔胆战心惊！”

白井爽快地站起来，然后坐到钢琴前，选起谱来。

丽子无精打采，连走路的劲儿也没有，为了使大家放心，她使出所有的力气，站起身来，朝钢琴走去。

正在这时，突然一道犹如闪电的耀眼强光闪射在拉门上，那是一种令人头昏眼花的青白色强光，与之相比，屋子里的电灯就像纸灯笼一样暗淡。

不能立即判断出这是什么光。首先天气不像是打雷的样子，其次只要不是受探照灯的直射，不会闪射出这种强光。

三人不由得站起身来，注视着如同白昼般明亮的拉门。

一个黑糊糊的影子映在中间的两扇糊纸拉门上，是树影吗？不，院子里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树。

那影子的顶部成尖利的锐角，锐角三角形的下面有一个稀奇古怪凹凸不平的东西，而且，影子在靠近拉门下端的地方迅速向左右扩大。

影子又好像是一张特大的人脸，足有两米多宽……啊，那三角形的东西不是帽子吗？不正是化妆广告人的尖顶帽吗？

因为太大，所以一下子没能看出来，不过一旦注意到，马上就能看出那是化妆广告人的影子，而且是脖子以上的那部分。那影子在可怕的发光体中，摇曳着朝这边靠近。

“啊，啊啊……”

传来非常悲惨的尖叫声。

这尖叫似乎是一种信号，青白色的光突然消失，映在拉门上的那部分怪物影子，由于视觉上的余像作用，变成了一个白色巨人，长时间地残留在拉门上。

相泽氏坐在榻榻咪上，双手抱着昏迷过去的丽子，想说什么，但嘴唇只是微微地颤抖，发不出声来。

白井虽然被东西绊了一下，但仍以破竹之势冲到拉门口，站稳以后，声音很大地将拉门拉开，来到廊檐下，摆好架势，准备与化妆广告人决一死战。

玻璃门外是灌木丛生的院子，虽然有一点室内照射出的灯光，但微弱的亮度仍然不能看清物体的形状。

隔着玻璃门向外观望，在漆黑的树丛阴暗外，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动，好像有个家伙在黑暗中瞪着两只大眼睛注视着这边。

白井鼓起勇气打开玻璃门，而且摆好了跳下院子的架势，院子对面的树木发出了沙沙的响声，白井看到一个像人一样的物体从对面轻手轻脚地朝这边走来。

乞丐少年

“谁，那儿是谁！”

白井大声喝问，对方马上出乎意外地以温顺的语气应声回答：

“是我呀！刚才有个可怕的闪光物吧？我怕出事，跑过来看看。”

靠近一看，原来是保护丽子的一位刑警。

“哎呀，是你啊！刚才是化妆广告人的影子映在纸拉门上。映在纸拉门上的脸显得特别大。”

“什么？化妆广告人的脸？”

“是的，所以我刚才以为你就是那家伙……”

“这么说，是刚才的光把那家伙的影子映照出来的噗！闪光物好像是在那边……”

刑警手指庭园树木对面的篱笆说。

忽然，这一举动就像是信号，从那篱笆外边传来了不寻常的说话声。

“喂！站住！你们在那儿干什么？”

“管他干什么，给我过来2”

“你小子想反抗吗？”

像是两个刑警的声音在交替吼叫。对方何许人也？由于应答的声音很小，所以听不清话的内容。

听到吼叫，正跟白井讲话的刑警说了句“失陪了”就向院门那边跑去。也许是为了帮助那两名刑警抓住犯人吧。

不久，篱笆外的说话声渐渐离远，但过了一会儿，刚才的那位刑警打头儿，身后跟着几个人影，簇拥着什么人闯进了院子。被三名刑警围着押进来的所谓犯人，原来不过是大小两个乞丐打扮的人。

大的那名，一顶破旧的礼帽深深地扣在头上，几乎遮住了眼睛，上身穿一件肮脏的茄克，下身穿一条棉裤，脚登草履，一副寒酸相儿。被这人拽着的是一个才十四五岁的

乞丐少年。少年穿着一件破烂不堪的棉地条纹和服。

“这两个家伙正好是在闪光物出现的那块儿，鬼鬼祟祟地不知在干什么。”

刚才的那位刑警对白井解释了一番，然后面向两个乞丐大声喝问:

“你们到底在那儿干什么？你们有工作吗？看起来像乞丐，到这种冷清的街上干什么？”

“监视啊！”

衣衫褴褛的大人低声答道。

“监视？到底监视什么？”

“化妆广告人呀！”

“什么，化妆广告人？这么说你们知道这儿是谁家啦？”

“知道。”

“喂！你是谁？为什么要监视化妆广告人？你是哪一个？”

“鄙人是小五郎。”

似乎是一种忍俊不禁的声音。

“什么！小五郎？你难道是……”

“对，正是那个小五郎。”

大人摘下帽子，向前走了一步。从屋里映射出的光线照在他那张与打扮毫不相符的富于智慧的脸上。

刑警们无不为之惊讶，一个个缄口呆立，他们非常熟悉小五郎的面孔。

“啊，是小五郎先生呀！虽然听说您化了装，但简直没想到会变成这副样子……诸位，是我请求小五郎先生帮忙的！”

白开向刑警们作了解释。

“是吗？哈哈哈哈，小五郎先生，您可真坏，您要是早说，我们怎么会做出那种不礼貌的事呢！”

刑警们都知道小五郎是上司兵藤股长的亲密朋友。

“唉呀，对不起，失利了。不过，你们没有弄错呀！瞧，已经抓住了犯人。”

小五郎莞尔而笑，依然用那种轻松的语气说。

“哎！犯人？”

小五郎把领着的乞丐少年用力拉到了大家的面前。

“是这个孩子吗？可刚才映在房间纸拉门上的是化妆广告人的影子呀！”

“不错，那个影子我从外面也看见了。那家伙还在那儿呢！”

“哎！在那儿？”

对小五郎的意外之词，刑警们一下紧张了起来。

“在那边的树丛中。”

小五郎手指着对面的庭园树丛说。

“是化妆广告人藏在那儿吗？”

刑警小声问。

“对。我去把他带过来，这孩子你们先看管一下，别叫他跑了。”

小五郎满不在乎地一边大声说话，一边把乞丐少年交给一名刑警，然后，毫无顾忌地走进庭园的树丛中。

黑暗中，不知什么东西发出了沙沙的响声，过了一会儿，小五郎手拿着一个奇形怪状的东西，回到了原先的廊檐旁。

“是这么个玩意儿呀！哈哈哈哈。原来影子的真面目就是这个呀！”

一块长约五寸的细窄木板的一端粘着用厚纸剪成的化妆广告人的脸，木板的另一头绑着金属丝，金属丝前面是垂着一根涂着银白色粉末的带子。

“快看！这个金属丝头儿上系着一根带镁的线，大概刚才是点燃了这根线，所以才发出那样强烈的光！从而把这个剪纸化装广告人的影子映得那么清楚。

“这块木板肯定是绑在树枝上或者其他什么地方的吧？”

白井十分惊讶地插了一句。

“是的。”

“那么，一定要有一个人来点燃这个镁带才行啊！”

“对，那点火的家伙正是这小子！情况是这样的，我打扮成这副样子，在房子周围踱来踱去，密切监视着每一处的动静。当看到刚才的强光时，我马上来到那块篱笆的外面，刚到就发现这小子从篱笆缝儿往外爬，上去就把他抓住了。就在我想问清是谁派他来的时候，反倒被闻声而来的你们抓住了。”

“原来是这样。哈哈哈哈，经您这么一说，事情的经过完全明白了。那么，小五郎先生，对这小子的审讯就拜托给您了。”

刑警为了表示歉意，想给名侦探一点面子。

“好！我来问问看。喂！小家伙，过来！撒谎对你可没好处！你如果说真话就给你奖赏，看，是这个东西，你只要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这个就给你！”

小五郎从裤兜里取出两张一百日元的纸币，给小家伙看。

“是谁派你来点火的？”

“是化妆广告人叔叔呀。”

小家伙出乎意料坦率地应声回答。

“是哪儿的化妆广告人？你认识他吗？”

“嗯……不认识，是在马路上遇见的，就是在这对面拐弯儿的地方碰见的。”

“是真的吗？你是第一次碰见那个化妆广告人吗？要是撒谎就把你带到警察署去！”

“谁撒谎啦！说不认识就是不认识嘛。”

小家伙用反抗的眼神瞪着小五郎喊叫。

“好啦，好啦。那么他是不是告诉你这个院子里没有这个装置，所以让你悄悄溜进来点火的？”

“嗯，他说是开个小玩笑，不是坏事。我也这么认为，所以根本没想到会被带到警察署去。”

真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子。

“他给你钱了吧？”

“嗯，不给钱谁干这种事！”

小家伙说着从腰带中间抽出一张一百日元的纸币给小五郎看。

尽管刑警也这个那个地问了很多，但始终也没有问出更多的东西。

“好吧，刚才讲好的这个给你。马上就放你回去，可你要在这儿先等一会儿。”

小五郎将两张一百日元的票子递给了小家伙，然后，把刑警们叫到离小家伙稍远一点的地方，悄悄地不知商量了些什么。商量完之后，把小家伙委托给刑警，然后转过身来对站在廊檐下的白井说：

“白井先生，我想借用一下电话。”

“行，请从这边走，我来带路。”

小五郎脱下革履，走上廊子，又沿着廊子走进电话室，不知是往哪儿打了一阵电话，又返回到廊子上，向等在那儿的白井问道：

“丽子小姐呢？”

“丽子小姐看到刚才的影子，吓得昏迷过去了，不过现在已经完全醒过来了，她说她想见你，请跟我来。”

于是，穿着肮脏不堪的破衣服的小五郎被带到了丽子的房间。

此时丽子在父亲的照料下已经清醒过来，听说刚才的人影是哄小孩的玩笑，所以精神上有所恢复，不再像刚才那样魂不守舍，此刻靠在椅子上，闭着眼睛，脸色像病人一样苍白。

在白井的引见下，相互寒喧了一番，接着，小五郎清丽子的父亲相泽氏马上把女佣人叫来。

相泽氏对这奇怪的请求似乎不知所措，但也没追问什么，站起身来亲自去把女佣人领来。女佣人是个仿佛刚过二十岁的年青女子。

“我想问一下，刚才混乱时你在什么地方？”

小五郎免去客套开门见山地询问。

“嗯，在厨房，刚才因为听见大家乱哄哄的声音，所以我想可能发生了什么事，就从对面的屋子跑到这边的廊下。”

“那么说那个影子你也看见了？”

“是的，看见了。”

“后来你又干什么了？”

“我吓得呆住了，就在这时老爷喊我，于是我就来到了这个房间，进来一看，小姐已经昏过去了，所以赶紧帮着老爷照料小姐。

“这么说，在这期间，厨房里一直是空无一人喔？”

“唉，是这样。”

相泽家除了一个女佣以外，还有一个书童，但书童的房间在离厨房较远的院门旁边。

“厨房里放没放着什么只供丽子小姐饮用的食物和饮料？”

小五郎再次提出了奇怪的问题。

“嗯，只供小姐饮用的东西……”

女佣人向上翻了翻眼珠，思索片刻，不久像是想起来似地答道:

“啊，有的！就是葡萄酒，因为老爷不喝葡萄酒……”

“那是健身药。”

丽子辩解似地插了一句。

“那么请你连同酒一起把它拿来。”

小五郎反常奇怪的话一句接着一句，他接过女佣人从厨房里拿来的酒瓶，打开瓶盖，闻一下味，然后又把瓶盖关上，放在椅子的旁边。

“这个暂时由我来保管，我要检查一下。”

“有毒吗？”

白井好像终于反应过来，神色紧紧地问了一句。

“可能有，也许是我多心，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为了慎重起见，我想检查一下。”

“因为镁光照出的奇异影画是那家伙干的，所以可以认为只是为了吓唬丽子搞的鬼。但我的看法有些不同，所以作了这种解释，就是说在那个哄小孩的玩笑背后，潜藏着别的什么更加可怕的好计。，

“那样出奇的恶作剧只要一开场，全家人肯定都会集中到这个房间来，随即四处检查院子。而且所有的刑警也一定会丢开自己在监视的地方，汇集到院子里。这样一来，后门那面就完全空了，厨房也空了。

“那家伙也许料到严密的警戒可能出现这种可乘之机，因而表演了这出恶作剧。所以刚才的解释也是可以成立的，也就是说从无人看守的后门潜入厨房，再将毒药放进丽子小姐可能饮用的某种东西中。

“如此麻利的手法是一般人所无能为力的，由此可见，那个化妆广告人是个疯子而不是个一般的人物。我们必须做好各种精神准备，多加小心。

“这瓶葡萄酒我先拿回去检查一下，今晚剩在厨房里的饮食我认为还是不饮用为好。”

听了这话，不用说是丽子，就连相泽氏和白井也都吓得面面相觑。

“哎呀！太可怕了！白井先生，我怎么办才好呢？”

偌大的世界却没有丽子的藏身之地！难以捉摸的恐怖使丽子精神上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不必那样担心。对方如果是魔术师，我们也只好充当魔术师；对方如果是个疯子，我们也不妨猜想一下疯子的心情，以妨万一。今晚我也打算玩点魔术，哈哈哈哈。”

“哎？什么魔术？”

白井惊讶地反问了一句。

“嗯，我要和他玩点手上的魔术，马上就能听到那个魔术师的声音，我在等着呢！”

为了安慰胆怯的丽子，小五郎和白井进行了一阵轻松愉快的闲谈。丽子忽然听到了什么，眼睛盯着窗外自言自语：

“呀！哪来的声音？这曲调听来不太熟悉啊，总觉得很凄凉，叫人不寒而栗……”

不知从哪儿传来了微弱的口哨声，对音乐内行的丽子和白井都从未听过这种奇怪的调子。

这时小五郎嫣然一笑。

“这就是魔术师的声音呀！”

“哎！就是这声音？”

丽子惊异地注视着小五郎的脸。

“是的，不必担心。说是魔术师，但也只不过是我的部下。白井先生，请让小保姆把刑警们叫到这儿来好吗？”

“行，我去把他们叫来吧。”

白井爽快地站起身朝院门走去。不久和一名刑警又回来了。

“辛苦了！现在就照刚才商量的把那个小乞丐从正门放出去！”

小五郎吩咐道，刑警马上点头，但又问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他已经来了吗？”

“唉，来了。没问题，请马上把他放了。”

刑警领会以后退了出去，这时小五郎的脸上露出了奇怪的微笑，说了一句令人费解的话：

“相泽小姐，这个魔术如果使得好，你还可以出席音乐会，因为短剑不会再掉下来了。”

魔鬼之家

乞丐少年被释放以后，晃晃荡荡地走出了相泽家的大门。

过了十一点的住宅街宛如墓地一样万籁俱寂，少年站在黑沉沉的街上慌慌张张地四下张望，不久像是拿定了主意，急步行走起来。

在乞丐少年走出离相泽家门约有二十米远的时候，从篱笆后面闪出一个人影，朝同一个方向走去。这人也是一个像乞丐似的少年，穿着一身褴褛的衣服，年龄或许比前面那个少年大一两岁，打扮也不尽相同，他上身没穿和服而是穿着一件破衬衫，下身穿一

条破短裤，光脚穿着稻草鞋。

前面的乞丐少年刚才是在等候自己的伙伴吗？如果是那样的话，年龄稍大一点儿的乞丐少年应该跑过去跟前面的孩子打招呼才是，但后面的乞丐少年毫无追赶之意，相反好像是一面注意不让前面的孩子发觉，一面保持适当的距离尾随而行。

年龄大的那个乞丐少年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乞丐，他是众所周知的小五郎侦探的名助手小林少年。

刚才，小五郎的电话是打给自己事务所的，把等候在那儿的小林少年叫了出来，命令他装扮成乞丐等候在相泽家门前，届时跟踪从院门出来的小乞丐。方才丽子觉得奇怪的口哨声，不是别人正是这个小林少年吹的。

对此一无所察的小乞丐在寂静的街道拐弯儿处一会儿向右拐一会儿向左拐，头也不回地一个劲儿向前走。因此小林少年得以毫不费力地继续跟踪。

在大约走出一公里路的时候，小乞丐转过一个黑暗的街拐角，一个奇怪的化妆广告人孤零零地守候在那儿的阴暗处。只见他上身穿大红衣服，头戴尖顶帽，胸前抱着一个大鼓挺立在寂无一人的街上，其身影离奇可怕，仿佛噩梦中的妖怪。

“喂，干得怎么样？”

乞丐少年走近以后，化妆广告人低声询问。

“嗯，当然照出影子了！”

少年也低声回答。

“那么为什么回来得这么晚？”

“被抓住了呗！”

“哼哼，我早就料到会是那样，是小五郎那家伙吧！”

“是啊，都叫他小五郎，一副衣衫破烂的打扮，在我刚从树缝里爬出来的时候把我给抓住了。”

少年把那以后发生的事也详细地说了一番。

“嗯，干得不错！哈哈哈哈，活该倒霉！小五郎那家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抓住的却是一个玩具影画和小乞丐，一定大失所望吧？来，这是讲好的票子，要省着点用啊！”

化妆广告人说着把一张纸币递到了小家伙手上，然后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

乞丐少年也许是临时雇用的吧？

小林少年小心谨慎地藏在暗处，把这一切都看得一清二楚。按照小五郎先生事先交

代的，他又开始跟踪这个化妆广告人了。

化妆广告人晃着尖顶帽，在黑更半夜的街上一直朝着空寂的方向走去。

麻布区这一带由于过去留下的大公馆很多，加上长期没有发生大的火灾，所以不管哪条街都显得非常古老，总觉得仿佛落后于大东京的进步。神社也不例外，有的一如往昔地坐落在树林之中，在意想不到的地方还有杂草丛生令人可惜的宽广空地。

现在化妆广告人要去的地方就横卧着一块这种废墟似的空地，那里一片漆黑。空地的四周中尽管盖有房屋，但好几处已经倒塌了，其中有废弃的小工厂，以及即将拆除不能住人的出租房子。在这里看不见一扇点灯的窗户，空旷凄凉，使人觉得仿佛到了郊外。

化妆广告人穿过那块空地，来到一所空房的破墙外，十分谨慎地四下张望了一下，他大概以为没有人看见吧，于是迅速地走进了连门扇也没有的院内。

小林少年巧妙地藏在暗处，密切地注视着化妆广告人的一举一动，看到这家伙打开空房正门进到屋里后，马上跳出隐蔽处，悄悄溜进了院门内。

这是一所有四五个房间的平房，房子非常破旧，小林少年蹑手蹑脚地在房子周围边走边听屋里的动静。“咕咚咕咚……”里面响起一阵像是在干什么的声音，不久声音消失了，四周静得可怕。

“这家伙好像睡下了。原来他藏在这种空房子里，真狡猾啊！好吧，现在马上去用附近的公用电话把这事报告给小五郎先生，决不再让他逃掉！”

想到这，他蹑手蹑脚地出了院门，穿过空地，朝附近热闹的街道一溜烟地跑去。

消失的滑稽大师

小林少年看准了化妆广告人的藏身之处，赶紧跑到附近的公用电话亭，给相泽丽子家挂了电话。他知道小五郎先生此刻仍在那儿。

“喂，是先生吗？我发现了那家伙的老巢。”

小五郎一接过电话，小林少年就迫不及待地颤着声大叫。

“什么？发现了？在什么地方？你现在在哪儿？”

小五郎的声音反弹似地传了过来。

“是麻布区K街的一所空房，我看见他钻进了那间又破又小的房子里，我现在是在那附近的公用电话亭里给您打电话。”

小林少年把跟踪化妆广告人的始末简略地报告了一下。

"原来是这样。干得好！我们马上赶到，监视好那所空房，别让那家伙给发觉了！"

"好，明白了，我在空房的院门附近等您。"

小林少年详细介绍了去空房路线，然后放下电话匆匆忙忙返回了原先的地方。

破损的板壁，破旧的院门，一派荒凉的景象。小林少年从院门悄悄溜了过去，转到空房的侧面，发现那儿有亮光，看来不是电灯光，似乎是蜡烛，阴沉发红，闪烁不定，总觉得那光好像是透过窗户照到院子里来的。

小林少年谨慎小心地靠近有亮光的地方，可刚走了几步就怔住了。

那里果然有一个紧关着的毛玻璃窗子，头戴尖顶帽的化妆广告人的影子像妖怪似地大大地映在毛玻璃上。

就见那个影子摇摇晃晃，逐渐变大，最后光脸部就扩展到和玻璃窗那样大，不久整个玻璃窗都被影子遮盖住了。

化妆广告人一定是拿着蜡烛朝对面走去了。

小林见他像是朝对面的房间走去，就干脆靠近那个窗户，屏住呼吸，透过玻璃窗的缝隙向室内窥视。

这样可以清楚地看到广告人手拿蜡烛站在对面房间的屋角。

此时这家伙正面朝着小林，蜡烛光从下面照射着好像才粉刷过的墙一般白的扑粉面孔。似乎一个人在那里狞笑，血红的嘴唇仿佛吃了死人似地闪闪发亮。

"也许这家伙早就知道我在这儿偷看？"

小林这样一想不禁打了个寒战。

但是，这边黑暗，而且玻璃窗的缝隙又小，所以绝不会察觉。看起来似乎在笑，其实那也许是化妆的缘故，或者是由于蜡烛光闪烁不定所产生的错觉。

小林少年自圆其说地安慰自己那颗颤抖的心，耐心地继续窥视着。这时，化妆广告人向房间的另一面走去，房中间的一堵隔扇挡住了他的身影。

只有摇曳的蜡烛光一时照射在正面的破隔扇上，但不久传来像是开拉门的声音，当拉门砰地被关上以后，眼前顿时漆黑一片，广告人走进了小林看不到的另一间屋子。

小林少年侧耳细听了一阵，静悄悄的，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了，化妆广告人这家伙现在也许正在脱他乔装用的衣服以便往被窝里钻吧。若真是这样就不须担心那家伙逃跑了。于是小林来到了院门外，一面等候着小五郎一行的到来，一面密切监视着房子的周围。

过了没多久，前面黑暗处有两三个人影蹑手蹑脚地朝这边走来。

小林伯说话声传到房子里，便悄悄地迎了过去。

“是先生吗？”

小林轻声向走在最前头的黑影打招呼。

“嗯，那家伙还在房子里吗？”

小五郎也低声反问。

“唉，在。我刚才还从窗缝里看见那家伙。”

“好！那么我们分两路从前后包抄过去。有四位刑警先生也和我们一起行动，这样一来，六对一，我想大概不会让他跑掉了吧。”

小五郎对小林说完又低声细语地向四位刑警布置了行动方案。于是他们迅速向四面分开消失在黑暗之中。

“来，小林君，我们俩进去吧！为了防止这家伙万一逃跑，我让四位刑警负责把守窗口、后门以及空房四周。具体步骤是当我们一旦发现了那个家伙就立刻吹哨子，外面的人听到哨声会迅速冲进来！”

小五郎边说边带领小林少年悄悄地进了院内。

两人为了不让对方发觉，所以绕过前门轻轻地来到小林刚才偷看时的窗边。

来到窗外，小五郎马上把眼对在玻璃窗的缝隙处往里窥视，屋里一片漆黑，什么声音也听不见。

坏家伙也许真地睡着了。

小五郎从玻璃破碎处把手伸进去，摸了一下玻璃窗的插销，到底是破房子，压根儿就没有那种插销，窗户可以自由打开。

于是小五郎用手示意小林少年，两人同时开始慢慢地开启玻璃窗。为了不出一点声响，他们非常小心谨慎。其动作之慢如同蜗牛爬行似的，花了很长时间。玻璃窗终于打开有二尺左右。

好在室内一片漆黑，而且也没有人看见，但他们俩的那副样子实在滑稽，小五郎仍旧穿着那件褴褛衣衫从相泽家跑来，小林也自有乞丐少年的一身打扮，他们俩的装扮才真像是一对溜门贼。

两人脱下革履，小五郎打头，小林紧随其后从窗子爬进了室内。此时眼睛已经适应了黑暗，却使没有灯光也不至于碰到什么东西。

房子不大，仅有五个房间，所以搜查起来并不费事。小五郎虽然准备了手电筒，但

现在不能使用。只好睁大眼睛，警惕地摸索前进。

然而，不可思议的是无论哪间屋子都感觉不出像是有人。所有的房间里都充满了霉气味儿。

小五郎伫立在黑暗之中沉思了片刻，终于决定打开了手电筒，大胆地在各个房间转了一下。壁橱统统打开看了，而且连厨房的盖板下面都看了一遍，不用说人，就连寝具、衣服以及食品之类的东西都一无所有。

如果化妆广告人是藏在这里的话，那么如此空荡不是令人难以想象吗？但这所房子是单门独户，只要没有地道，不在这儿，又能躲到哪去呢？

“奇怪呀！我确实看见那家伙在里面，也许在我去大门口的时候，他从后门溜走了？但要是那样的话，这家伙来这儿干什么？简直是莫名其妙！”

当证实房子里确无一人之后，小林少年便放大声音为自己辩解。

“不管怎样，先把大家都叫到这里来吧，然后再好好搜查。即使那家伙已经跑了，但肯定也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

小五郎说着便朝一开始进来的那个窗边走去，在那里他取出准备好的哨子连吹了三下。

阁楼里的妖怪

不一会儿，四名刑警跑进来了，于是六个人公开地开始了搜家。套窗打开了，隔扇也卸下了，所有影响视觉的东西都被清理了一番，好几只手电筒将屋里照了个遍。

有的搜查面积不大的院子，有的检查地板下面……屋里屋外彻底地搜查一遍，可是连一点蛛丝马迹也没有发现。

剩下的只有顶棚上面了。小五郎把头伸进一个壁橱里，用手电筒照了照壁橱上的顶棚，好像发现了什么，用手势叫过一名刑警，然后低声对他说：

“喂，这天花板有些奇怪呀！不是普遍的天花板，像木板套窗，好像是盖在上面的，而且这个壁橱中没有搁板也不正常。”

“是啊！你说得不错，像套窗。啊！说起套窗，廊子上的套窗正好少一扇呀！我刚才打开套窗时也觉得奇怪。”

刑警忽然想起这事，一边看着壁橱，一边和小五郎嘀咕着。

“呀！你看，这壁橱原先有阶梯。看！对面墙壁上有一条隐隐约约的斜梯痕迹。”

墙壁上的表灰几乎全部脱落了，所以不注意是看不出来的，但那痕迹确实像曾经架过梯子似的。

“哼哼，这么说上面有阁楼啦！我以为仅仅是个平房，所以没有想到会有阁楼。对！这上面一定有乡下的房子里常见的那种放东西的小屋！”

两人你看我，我看你侧耳静听了一会儿。化妆广告人会不会藏在阁楼里呢？也许尽管听到了下面的吵嚷声，但无路可逃，所以只好屏息藏在阁楼里的暗处吧！

“不过没有梯子是上不去的……”

刑警歪着脑袋说。

“原先这里好像有段相当大的阶梯，但后来被拆除了，现在那家伙也许用起了小型的梯子，每次他爬上阁楼后就把那梯子拖上去，这样也可以把梯子暂时藏一下。”

“噢，好像是那样。瞧！这家伙还用套窗把口儿盖上呢！”

两人再次面面相觑，一时缄默无语。

一定是这样，那家伙肯定在上面，此时他或许正在绝声屏息地等着人们离去。这是一个多么安全的藏身之处啊，谁会想到，下面是空空如也的破房子，而空房子的顶棚上却住着人！

刑警急忙离开那里，把仍在继续搜查的其他刑警叫了过来。壁橱的门被卸下来了，三只手电筒的光一齐照射在取代天花板的套窗上。

小五郎不知从哪儿拿来一根木棍，用它猛地把被照得明晃晃的顶棚往上顶了一下，顷刻间，代替顶棚的套窗发出刺耳的声音斜着掉到地上，于是套窗所在处敞开了一个约有一张榻榻咪大小的阴森可怕的黑洞。

“喂！上面的家伙，赶紧老老实实地下来吧！不然我们就上去了！”

一名刑警对着顶棚大声喊叫，但没有回音。化妆广告人究竟在不在上面？上面静悄悄的，一点声音也没有。

大家一个挨一个地站在壁橱前，默不作声地注视着顶棚上的动静。

忽然，不知什么地方传来一种像是兽类呻吟的声音。

大家面面相觑，再次侧耳细听。声音显然是呻吟声，而是一种细弱悲哀的眼看就要断绝的呻吟声。

好像在黑洞洞的阁楼里有一个来路不明的东西因受了重伤而倒在那里痛苦地呻吟。这个究竟是个什么样？其呻吟的表情又是怎样的呢？这样一想不由得毛骨悚然。

“谁在上面？快下来！”一名刑警又一次恐吓似地呼喊。

然而呻吟声依然不止，微弱可悲断断续续。

“谁去找个梯子来！”

年岁大的刑警大声吩咐，两名年青刑警马上向外面跑去，不久把从附近的居民家里借的梯子搬了回来。

梯子架在壁橱顶棚的长方形黑洞口上，小五郎一手拿着手电筒，一马当先顺着梯子爬了上去。

此刻杀人魔王也许像一只被追赶得走投无路的野兽，瞪着两只充血的眼睛等候在上面的黑暗之中。而且那家伙如果手持刀枪瞄准了上梯子的人，那可太危险了，小五郎的行为真是太鲁莽了。

小林少年有点慌神了，甚至想拽住先生的脚不让他再往上爬。他呆立在梯子下面，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顶棚，心慌意乱，脸色苍白，呼吸也变得急促了。

然而，小五郎却信心十足，毫不畏惧地爬到梯子的顶端，上半身已经进了顶棚里。只见他警惕地摆好应变的姿势，用手电筒左右地照了一下。出乎他的预料，既没有什么人猛扑过来，也没有什么子弹飞过来。

小五郎沉着冷静，将手电筒的光线徐徐照射到阁楼的每一个角落。忽然照到一个白色物体，这一物体在离梯子最远的对面墙角蠕动。

手电筒的聚光不偏不倚正好停在白色物体上。

此物就是那个阴森可怕的化妆广告人？不，不是的。那么是一只可怕的野兽吗？不，也不是。

太出乎意料了！此物竟是一个近乎裸体的女人。她俯卧在木质地板上，丰满白皙的脊背在手电筒的聚光中苦闷地颤抖。长长的黑发松散杂乱，把俯卧着的脸完全遮盖住了，两只白净的胳膊痛苦地搔挠着黑发两侧的地板。

手电筒的光束匆匆忙忙地再次把整个阁楼仔细地照了一遍，除了女人以外没发现别人。但在另一面的角落里放着那个化妆广告人的大鼓，鼓的旁边扔着尖顶帽和滑稽戏装。

小五郎急忙跑到女人身旁。

“怎么了？你怎么在这种地方？”

小五郎一边询问，一边试着想把她扶起来，这时女人理了一下蓬乱的头发，突然抬起头来。

“啊！”

堂堂的小五郎也不由得后退二三步。

这到底是脸呢？还是鲜红的假面具？上面沾满了鲜血。

“怎么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女人好像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但好在还有一点知觉，似乎听懂了问话的意思，她意味深长地用手指了一下屋子的角落。

手电光照了过去，一个小绿瓶扔在角落的地板上，从瓶口流出一种液体，而且冒着一股白烟。

久经大敌的小五郎即刻明白了内情。瓶里的液体是一种烈性药，难道这女人被撒上了烈性药吗？不光是脸，胳膊和肩上都能看见可怕的红色斑点。

那么是谁干出这种惨无人道的事呢？不说自明，是化妆广告人那个魔鬼。他是怎么知道有人追捕的呢？又是怎样一转眼把监禁在阁楼上的女人搞成了这样，自己却脱掉滑稽戏装空身逃走的呢？

这个女人又是一个可怜的受害者。一定是化妆广告人从什么地方把姑娘拐来，然后关在这个阁楼里。

发疯的女人

可怜的女人立刻被送进附近的医院，受到精心的护理。但由于发高烧而失去知觉长达二天，始终徘徊在生死线上，因此对女人的来历仍无从知晓。

警察们自然怀疑这个女人会不会是失踪的野上间子，于是把间子的母亲叫到医院，让她从身体的特征方面识别一下失去知觉的受害者，结果判明完全是另外一个女人。

除了大家所知的野上姊妹以外，化妆广告人不知什么时候又诱拐了别的女性。照这种情况看，可想而知，成了魔鬼饵食的人也许还有很多。

来历不明的女人第三天完全恢复了知觉，能够稍微说出一点话来，但令人遗憾的是她好像疯了。长期被魔鬼监察的折磨和烈性药所给予的沉重打击，终于使纤弱的少女发疯了。

然而，对于她来说发疯也许反倒是幸运的事，因为这样就无须为自己不堪再睹的容貌悲伤，摆脱了将忍受一辈子的苛责。

她的头部整个被缠满了绷带，宛如一个大球，只有两只耳朵露在外面，眼睛和嘴所

在的地方被用剪刀分别开了一个三角形的孔，黑糊糊的，那凄惨的形象让人难辨是人是物？她偶而一高兴就用细弱的声音唱起哀痛的歌曲，那曲调像是她小学时代流行的童谣，但也许是由于她的舌头不灵，所以歌词儿几乎听不出来。医院的护士们得知她悲惨的境遇，再听到这悲哀的歌声，无不为之流泪。

过了七天，又过了十天，女人的来历仍然一点不明。报纸上详细地刊登了有关她的报导，消息传遍了全国。尽管这样，可是一直到现在也没有一个亲朋好友前来认领。由于她已面目全非，加上布满全身的烧伤斑点以及遭受到的残酷打击使她变得瘦弱不堪，所以即使有人前来认领恐怕也辨认不出她了。

被同一个魔鬼盯上的相泽丽子听到这一消息后，自然十分同情那个女人。一天，她和好友钢琴家白井商量过之后，请他陪同一起去医院看望那个可怜的女人。听说不幸中的大幸是保住了视力，所以至少要买一件东西慰问她的眼睛，于是丽子和白井特意去了一家花店，作为慰问品，在那里买了一束鲜艳的花，然后朝医院走去。

他俩来到病房一看，一个像大白球似的东西卧在床上，此景不禁令人心碎。丽子把花束给她看了一下，女人马上激动地嘟囔了些幼儿般的话语，那语调里充满了喜悦，仅此一点丽子也就十分满足，而且同情之心越发加深了。

“真可怜啊！来历还没弄清吗？”

“是啊，还没弄清。今天早上又有一名妇女跟着警察先生来到医院，但看了以后说和她要找的那个人的特征毫无相似之处，说完就失望地回去了……真可怜呀！”

负责护理的护士热情地作了回答，然后从丽子手里接过花束，和放在床头花瓶中枯萎了的花调换了一下，重新摆在病人能够看得见的位置上。

丽子坐在床旁边的椅子上，看着疯女人的眼睛问道：

“你认识我吗？我是相泽呀！你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疯女人似乎在聚精会神地听丽子说话，而且还说了些什么。但她说的话就像隔着暮霭愿看东西那样朦胧，又像幼儿吃力地学说大人复杂的言语那样含糊不清，根本听不懂是什么意思。

不一会儿，疯女人细声唱起了歌，是一首听不出歌词的古老童谣。再凝神谛听，那声音非常悲戚，催人泪下。

丽子眼泪汪汪地听着。过了一会儿，像是拿定了主意，态度非常明朗地回过头来对站在身后的白井说：

“白井先生，我想出一个好主意！如果总弄不清这人来历，我打算认领她！你看行吗？”

“是为了跟那家伙赌气吗？”

白井显得十分惊讶。

“不，绝对不是。设身处地，我觉得她太可怜了……嗯，就这样定了，我来说服父亲，一定干个样给他们看看！”

要强的丽子似乎为这急公好义的想法所陶醉，她这个人不说则已，只要说了就不会收回。就拿今天外出来说，父亲和白井拍化妆广告人袭击，费尽唇舌再三劝阻，但丽子仍毅然决然地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了。

“嗯，我不想说什么，但也不必着急，还是再好好考虑一下吧！因为你现在也是自身难保啊！”

“嗯，正因为如此我才更加可怜她，我这样干定了。”

丽子说完又安慰了一下疯女人，然后和白井同车离开了医院。回到家以后，她的话题仍然不离开那个白雪球似的可怜女人。看这势头，最后势必会说服父亲领回那疯女人的。

基地的秘密

“情况是这样，她好像一定要领回那个女人，相泽小姐就是这样一个人。作为我来说，因为毕竟不是坏事，所以不好直接表示反对。”

当天晚上，钢琴家白井在小五郎侦探事务所的书斋，向小五郎汇报了去医院探视的始末。

“喔，是吗？真是不可思议。我刚才还在考虑这个问题呢！我猜想相泽小姐一定同情那个女人，并有可能会认领她的。”

小五郎的话莫名其妙，边说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白井的表情。白井怀疑在这奇怪的话后。也许有别的意思，但一时弄不明白。

小五郎继续说道：

“那个女人唱的童谣我也听了，调子里带有一种特别悲伤但又亲切的感觉。我说的也许不恰当，那个旋律中有一种醉人的魅力，所以相泽小姐有那种想法也是合情合理的！”

“唉，我好像也有那种感觉。那女人太可怜了！不过即使那样，怎么会不知道来历呢？难道是个非常不幸、完全无依无靠的人吗？如果是这样，那就更加可怜了。”

“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女人。当我一听到她唱起童谣，就越来越感到好像是个难解之谜，仿佛徘徊在非常复杂、漆黑一片的迷路之中。”

小五郎接着说的这番话，更使白井摸不着头脑。

“先生，那个家伙怎么样了？从那以后好像一直没有出动呀！到底藏到哪儿去了呢？”

白井转换了话题，想探听一下小五郎侦查的情况。

“我现在正在我，如果顺利的话，也许很快就能抓住那家伙。”

小五郎充满自信地回答。

“哎！这么说发现了什么线索了？”

“不，还不到发现的时候，但我预感近期将会发现。”

“如果不妨，能请谈一下您的想法吗？”

白井以让人信任的眼光看著名侦探的面孔，非常客气地请求。

“我还没有考虑到那样成熟，但我并非玩忽职守。对了，那个事还没说。前几天晚上我从相泽家带回来的那瓶葡萄酒请人化验了一下，结果正如我所想象的一样，从酒里化验出大量的烈性药。”

“哎？烈性药？”

白井脸色都变了。

“这就是那家伙的伎俩。在我们看来这种转弯抹角、随心所欲的做法简直愚蠢透顶，但荒诞、要花招、以及出人意外的反常行为正是该犯人的性格。那家伙所干的一切都与常识背道而驰。因此，在破这个案子的时候我们也必须丢掉常识来干。越是那些觉得荒唐的地方，就越是最需要全力调查之处。

“我最近有时去看望野上间子的母亲，有时去访问间子的朋友，收集到一些照片，你看这个。”

小五郎从桌子抽屉里取出一叠照片给白井看。都是最近间子的照片，有单人的，有和家里人一起照的，还有和朋友照的。小五郎指着其中野上家庭的一张照片对白井说起了与搜查毫无关系的闲话：

“你看这张照片上不光有间子小姐，她姐姐宫子小姐也在上面。你当然也许知道，

这是宫子小姐遇害前几天拍的。

“我这是第一次看见宫子小姐，尽管是姊妹，但和间子小姐的长相完全不一样啊！喜欢间子小姐长相的人是不会喜欢宫子小姐的，这一点，通过这张照片我也明白了。”

小五郎说着观察了一下白井的神态，其实这个秘密白井也很清楚，所以他觉得似乎被揭开了心中的秘密，不禁面红耳赤。

宫子也并非难看，但和妹妹间子的美貌相比当然要逊色得多了，而且总觉得有忧郁和不够活跃之处，宫子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和妹妹并排照的相片上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她像是感到自卑的神情。

“绵贯创人君曾经说过，宫子小姐具有难以叫人喜欢的地方，看了这张照片，我也颇有同感。从这个意义上讲，宫子也是个不幸的人。”

白井眼睛朝下一声不吭，仿佛被击中了要害和受责备似的，不敢正视对方。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拖延与未婚妻宫子的婚期，其中有一半理由在此。

正在这时，门口传来敲门声，小林少年探进可爱的脸告诉小五郎有客人来了。陷入困境的白井因此才摆脱了窘况，深深地松了一口气。

来客就是刚才所提到的绵贯创人。

创人照旧穿着那件宽大的西服，披头散发，两只大眼睛在骨瘦如柴的脸上炯炯发光，脚上登着一双不合脚的鞋，呱嗒呱嗒地走了进来。

白井和绵贯虽然相互都听说过对方的名字，这次是第一次见面，所以小五郎为两人引见了一下。

“不揣冒昧，我是来报告的，调查基本上结束了。”

创人说着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白井。

“哦，白井先生是案件的委托人，所以不必回避，请说说调查的结果吧！”

小五郎催促创人快说，创人坐到椅子上，仍然以他那种直率的腔调开口说了起来：

“我走街串巷跑了许多地方，所找的对象都是些年青女子，真费了不少劲儿，但也值得，其中还有相当漂亮的姑娘呢！我觉得现在还能闻到她们身上的气味。哈哈哈哈。

“对了，小五郎先生，您的猜想说对了！有一个正如您所说的女人，我把她的照片也搞到手来了，您看这个。”

创人从兜里取出一张照片递给了小五郎，这是一张年青女子的半身像。

“这人名叫伊藤田出子，住所是千叶县一个叫G的村子。到那儿要渡过江户川，再

一直向市川的尽头走，是个很偏僻的乡村！”

白井也拿过照片看了一下，但从未见过这个女人，该女人大概有二十二三岁，是一个毫无明显特征的人。

是小五郎委托绵贯创人调查医院里那个女人的身分呢？还是创人碰巧找到了这个线索？总之，全然没想到这个古怪的雕刻家竟有如此本事。白井感到莫名其妙，视线在两个人的脸上移来移去。

“那么这女人是什么时候死的？”

小五郎提出了意外的质问。

“大概在半个月以前，据说是因为急病而死的。”

“这么说那一带至今仍保留着土葬的习惯啦？”

“对，只有那个村庄顽固地保留着土葬的习惯。当然这女人也不例外了。这个佛寺位于村尽头，叫庆养寺。”

“好极了！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干了！绵贯君，你当然还要帮帮我啦？”

小五郎一本正经地叮问。创人瞪着两只大眼睛，苦笑着说：

“只好这样，我帮忙帮到底了！就算是我拜您为师学习侦探这行的学费。不过，不要紧吧？会不会遭到申斥？”

“你这不必担心，我已经通过兵藤搜查股长得到了许可！”

白井无论怎样听，也丝毫不明白两人谈的话，从对话的内容来看，照片上的女人好像已经死了，所以和医院里的那个疯女人没有任何关系。那么照片上的女人究竟是什么人呢？而且小五郎用那么强的语气说“可以毫不犹豫地干了，”他究竟打算干什么？

小五郎见白井那副纳闷儿的样子，便把嘴凑到他耳边，不知嘀咕了些什么。事情似乎非常重大，即使知道无人在听，也不会说出声来。

白并听得目瞪口呆，脸色顷刻之间变得像幽灵一样的苍白，额头上冒出了细汗珠。究竟是什么事让年青的钢琴家如此惊恐失色呢？

就在当天夜里，千叶县G村庆养寺后面的宽广墓地中发生了一起不可思议的事件。

大约在深夜二点左右，竹林围绕着的漆黑墓地中有四个人影在蠕动。

那几个黑影在死一般寂静的碑林中转来转去，仿佛在寻找着什么。不久，其中一人来到一个新竖立的原色木质的塔形碑碣前，突然两手抓住木碑，竭尽全力将其从松软的泥土中拔了出来，然后扔进了旁边的竹丛之中。

另外三个人影好像在不远的地方注视着这一举动。

拔出木碑的那个人接着脱去上衣挥起早就准备好的铁镐，开始了可怕的掘坟作业。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这座坟墓完全被挖掘开了，地面上露出了一个黑糊糊的大洞，但在另一边却堆起了一座土山。

掘坟人扔下镐头，将头伸进洞中，不停地扒拉着什么，少顷，洞中咯吱一声传来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

那人站起身来像是完成了任务。他一边拂去膝盖上的泥土，一边从身旁的上衣兜里取出手电筒向洞中察看。

手电筒的亮光映照出掘墓人的身影，此人原来是绵贯创人，他披头散发、被泥土和汗水弄脏的骸骨般的脸就像刚从坟墓中爬出来的鬼魂。

手电光把洞里的棺材照得清清楚楚。创人转动着两只大眼睛察看着渗人的洞底，不久，好像发现了什么，惊恐地转过脸去，用手势把站在后面的三个人叫了过来。

亮光下看得出来到洞边的三个人原来是小五郎、白井清一和一名警察。小五郎从创人手里接过手电筒，和白井一起

向洞里察看，突然白井“啊”地发出一声可怕的尖叫，两手捂住脸，仿佛有什么东西不堪目睹，摇摇晃晃往后退缩。

“果然是吗？”

小五郎冷静地询问。

“唉，是的，没错，哎呀！多么可怕呀！”

白井吓得牙齿直打战，用似乎抽抽搭搭的哭声回答。

来自黑暗的手

就在深夜坟墓被掘的第三天，那个来历不明的疯女人从医院迁到了相泽丽子家，她一人住一间屋子，接受护理。

丽子设身处地，不忍心扔下被同一个恶魔缠住的这个女人。父亲相泽氏不用说，她周围的人都再三劝阻，认为丽子自身都处在随时可能遭受坏人袭击的境遇，所以还是别管那种闲事为好。但要强的丽子非常同情那个可怜的女人，而且也被她吸引住了，所以一意孤行。

那个女人始终没有人出来认领，尽管她发疯了，而且来历不明，但在这样长的时间

里一直没有出现她的亲属，也太不可思议了，也许她是一个完全无亲无故于然一身的女人。

连一个认领的人都没有，这一非常悲惨的事实使丽子更加同情她了。疯女人并不知道自己的这一悲惨的处境，继续唱着天真烂漫的童谣，这更叫人感到不胜怜悯。丽子不顾周围人的反对，决然领回那个女人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疯女人的伤势已经进入恢复期，但整个面孔仍然缠着绷带。除了眼睛、嘴巴和鼻子，其它的地方完全被绷带遮盖住了，如同一个雪白的大球。但在疯癫方面尚不见一点恢复的征兆，即使是在大白天她也卧床不起，总是用那悲哀的声音反复吟唱着童谣。

医院里的那名护士每天到相泽家给疯女人更换绷带和照料日常生活。此外，与疯女人迁移的同时，相泽家雇用了一个年老的男佣人。此人是一个六十来岁的瘦老头，看起来为人忠厚老实，平头上白发苍苍，沉默寡言，不太出头露面，默默地时而扫院子，时面整理堆房，似乎仅以干活为乐。

自领回疯女人以后，一切平安地度过了两天。地狱的滑稽大师也出乎意外地一直没有露面，真叫人怀疑他是不是因故放弃了袭击丽子的念头。但是魔鬼的脑筋靠常识是无法判断的，他也许正等待着大家的麻痹大意，而且或许企图依靠出人意外的离奇手段来一举达到目的。

果然，在第三天的夜晚，魔鬼身披可怕的隐身蓑衣气体般地侵入了相泽家，靠近丽子的寝室往里窥视。

丽子一人在尽里头的房间一无所知地安睡着，枕边摆放着可折叠的屏风，台灯上小小的灯泡模模糊糊地照在她那安睡的面孔上。睡姿稍微有点欠佳，白皙的右胳膊到肘暴露在被头的外面，看起来像是一面看书一面不知不觉地睡了，右手下扔着一本翻开着的小型平装书。

在深夜二点稍过一点儿的时候，面对廊子的纸拉门不声不响慢慢地被拉开了。不知是谁非常小心谨慎地拉开了拉门，其速度之慢简直令人不能想象。

当然丽子对这丝毫都不知道，因为拉门连微小的声音都没发出。

不久，当拉门敞开有二尺左右的时候，突然闪进一个人影，隐藏在屏风后面。影子好像绝声屏息蹲藏在那里，大概有二三分钟，既听不见任何声音，又看不见影子活动，房间里死一般的寂静。

过了一会儿，在距离屏风框下的榻榻咪有一尺左右的高处，出现了一个小白虫似的

东西，而且这个白色物本一点一点地逐渐变大了。原来是人的手指。手指非常胆怯地从屏风一端向丽子这面伸来。

当五根手指完全伸过来的时候，发现手上握着一个奇怪的玻璃管，原来是一个小型的注射器，玻璃管中注入了半管浑浊的液体，注射器头上的针尖在台灯光的照射下一闪一闪地发光。拿针管的手已经从屏风背后伸出有一尺多了，注射器的针尖渐渐地逼进丽子白净的胳膊。

丽子依然睡得很熟。再有一分钟就可以完事了，只剩下注射器的针尖一下子扎进她白净的胳膊。她也许会醒，但到那时毒药已经输进了她的皮下，或许连喊叫的余地也没有吧。因为有的毒药只要一滴的微量就可转瞬之间致人于死地。

不过，魔鬼究竟从什么地方悄悄溜进这个房间的呢？打事件发生以来，门户的锁闭严上加严，而且警觉的相泽氏就睡在丽子隔壁的房间，他怎么能够在这样的防范中不出一点声响地摸索到这里呢？只能认为他使用了人们意想不到的魔术。

注射器的针尖已经逼近到离丽子白净皮肤只有二三寸的地方，闪闪微颤。丽子的生命危在旦夕，只要不发生什么奇迹，她是必死无疑了。

不过正像读者们所预想的那样，奇迹终于发生了。

真犯人

突然，两个沉重的物体相碰撞的可怕声响划破了死一般的寂静，丽子枕边的屏风像遇到了一阵风，摇摇晃晃，差一点倒下。

响声由丽子的房间传到了廊子，而且急促的呼吸声和怒吼声以及物体相碰撞倒地的震动声在漆黑的廊子上持续了一阵。

意外的巨大响声很快惊醒了相泽家的人们，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跑到了廊子上。

丽子房间的灯被打开了，廊子一下明亮了起来。提心吊胆地躲在别人身后的丽子和大家一起目睹到一个实在是出乎意外的离奇场面。最近刚雇来的那个老年男仆正骑在一人的身上。虽然已是深夜，但看起来他还没睡，身上仍然穿着白天的服装。带条纹的衣服，银白色的头发，一眼便能认出是这个老仆的身姿。

然而被老人按倒趴在地上的却更是一个出人意表的人物。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发疯的女人。她像一个白色的大球滚在廊子上，身上穿着丽子借给她的漂亮睡衣，缠着绷带的脸伏在廊子地板上，在老人的膝下呻吟，一个小型注射器扔在她的脸前。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了什么？老男仆发疯了吗？深更半夜将可怜的疯女人拉到廊子上弄成这个样子，真让人感到突然，仿佛是梦境中发生的事情。

“小五郎先生，怎么回事？”

相泽氏不由自主地叫出了老男仆的真名，小五郎化装成老男仆的秘密只有这家主人相泽氏和白井清一知道，但在瞬息之间已经无暇顾虑那种事了。

“这家伙就是犯人！我终于抓到了确凿的证据。”

“什么？这女人是犯人？到底是什么犯人？”

“有关详情呆会儿再说。这家伙企图往小姐身上注射毒药，你们看，这就是那支注射器。”

但是，这个疯女人为什么要杀害大恩人丽子呢？对此相泽氏感到异常惊讶。

“我说过疯子危险，这不，发作了吧？”

“不，她不是疯子，这家伙正是那个被称作地狱的滑稽大师的杀人魔王。”

“啊？你说什么，噢，你是说这家伙用绷带化装成那个疯女人……”

“不，也不是。你看，这家伙胳膊上有这么多烧伤痕迹，说明她就是那个女人，这女人就是那个杀人魔王。”

“什么？她就是那个可怜的疯女人吗？”

相泽氏惊讶、疑惑、张口结舌，简直就像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虽然是名侦探的话，但由于太荒诞了，所以总觉得不能轻而易举地相信。

比相泽氏更加震惊的是丽子。她怎么也不能相信这是事实，难道是这个女人企图杀害自己吗？难道这个可怜的女人就是盯上自己的那个可怕的杀人魔王吗？会有那种事吗？这不是在作梦吧？莫非自己至今仍被可怕的噩梦魇住了吧？

小五郎放开缠绷带的女人，吩咐人打电话给钢琴家白井清一让他立即赶来，然后继续向大家叙述事情的全部过程。

缠绷带的女人似乎已经死了心，她既不反抗又无逃跑之意，趴在小五郎指定的角落里哭哭啼啼，身子一动不动。

无论怎样看，她现在那副可怜的样子都和迄今为止的疯女人一模一样。这个女人真是那个凶手——地狱的滑稽大师吗？

“我一点也弄不明白事情的真相，照你这样说。这个女人并不是疯子啦？”

相泽氏半信半疑，首先请小五郎为自己解除第一个疑团。

“对，她只不过装疯卖傻，她的演技非常高超，难怪丽子小姐会同情她，她唱的童谣，谁听了都会止不住掉泪！”

白发苍苍的老男仆挂银有力地回答。

“噢，原来是一个假疯子啊！不过即使如此，我还是疑团莫释。这个女人和被化妆广告人监禁在阁楼上的那个女人并非同一个人吧？就是说不知什么时候在医院被偷梁换柱了，对吗？”

“不，不对。被监禁在阁楼上的女人正是这个女人。”

“真是奇怪呀，这个女人不是被化妆广告人诱拐的受害者之一吗？说她不是受害者而是犯人，和化妆广告人是同一人物，这点我还是弄不明白……”

“是啊，不管是谁都会有你这样的疑团，这正说明犯人伪装得巧妙。我刚才说这女人不是疯子，但那只是说她不是像你们所想象的那种疯子。从另一种意思上讲，她确实是个疯子，是一个具有超群出众的智慧和判断力的疯子，换句话说，是个可怕的地狱天才。”

“嗯，这么说……”

相泽氏对小五郎的立意非常感到不可思议，一时表达不出下面的话，少顷，硬着头皮接着说道：

“就是说在你们袭击那个空房的时候，阁楼上并非有犯人和这个女人，而是只有她一个人，您的意思是这个女人自己把那个烈性药撒在了自己的脸上……”

相泽氏没说完又惶悚不安地闭上了嘴。

所有在场的人面面相觑，一时鸦雀无声，寂静中只有缠绷带女人微弱的、时断时续的抽泣声。

这时，前门传来了急促的叫门声，不一会儿，身穿西服的白井清一神色紧张地走了进来。他尽管知道小五郎化妆成老男仆住在相泽家，但尚不清楚其真正目的所在，所以当听说疯女人就是真犯人时仍不免惊诧不已。

“白井先生在一定程度上是知道此案秘密的，但真犯人何许人也，我在此之前也没有十分把握，所以对白井先生也没有挑明这一点。

“那么我为什么认为这个女人就是真犯人呢？下面谈谈我的理由。她本人在场，所以如果我的推想有误，想必这个女人会给我订正的。”

“老男仆”小五郎调整了一下二郎腿，开始叙说这一荒诞不经的杀人事件的真相。

魔鬼的伦理

“总而言之，如果深入思考一下这起事件，再通过犯人本身的坦白对其犯罪动机进行细致考察的话，恐怕可以写出一部饶有趣味的小说，不过我现在只能把应有的论据简单地谈谈。

“当我在麻布的那所空阁楼上发现这个女人呻吟的时候，头脑中就闪出一个奇异的想法，那里压根儿没有另外一个男人，就是说这个女人正是那个被称作地狱的滑稽大师的杀人魔王。

“世上总以为犯人都是男人，认为只有男人才去诱拐年青美丽的姑娘，但是作为侦探必须时刻想到人们所不相信的一面，不能被表面东西迷惑住，要看穿它的背面。

“使我产生怀疑的第一个论据是这个女人被烈性药把脸弄得不成样子，有人认为是别的犯人在从阁楼逃跑时把这个女人弄成这副样子的。这只不过是个常识，是停留在表面上的见解。正因为谁都会那样想，所以聪明的犯人就利用其作为欺骗的诀窍。罪犯的魔术诀窍总是以出人意料的形式隐藏在一般常识的背后。

“假设在我们从四面包围那所空房时，犯人还隐藏在阁楼里，而且如果完全无路可逃，那么他将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呢？假如那人是伪装的男人，而实际上是女人的话，她只要恢复原状哭倒在地便可蒙混过关。这样一来，我们就会以为这个女人并非犯人而是被犯人监禁起来的可怜的受害者之

“可是仅仅恢复其女性面目哭倒在地还不够，因为一旦被看见了脸部很快就会暴露天机，犯人是决不会让我们看到她真实面目的。为了摆脱这一难关，犯人确实选择了果断却又残忍的方法，就是自己用自己的手将烈性药撒在了脸上。以上的假设，你们认为怎么样？

“当然起先我对此并非确信无疑，只不过设这样一种假说而已。但后来随着推理的不断深入，这一假说一步一步地增加真实性，其它情况全都开始证实了这一点。

“犯人为什么装扮成化妆广告人？这荒唐的主意只不过是为了恐吓人呢？还是另有别的意思在其背后？就是说犯人为了掩盖其真面目而需要那种像墙壁一样的浓妆。而且仅靠化妆还不够，必须将面孔全部涂盖上，这里面也许有什么特殊原因。

“假如犯人是女性的话，这种疑问就陡然冰释。女人要扮装成男人，与其穿普通的男性服装，不如穿那种肥大的衣服，戴尖顶帽，搽胭抹粉。采取这种把脸和女性身材完

全遮盖起来的方法易如反掌。

“在如此反复思考的过程中，我忽然意识到本案中的两个异常的一致。楼上的这个女人的脸被损伤的不成样子，这并不是第一次，在这起事件的开头就已经发生过一次类似的情况，被封在那尊石膏像中的野上宫子的面孔不是也被损伤得丝毫辨别不出本来面目了吗？

“化妆广告人搽胭抹粉的假脸，犯人自己用烈性药改变自己的面目，还有第一个被害人面孔上那可怕的伤痕，这三者严重地刺激了我的神经。尽管手段不同，但全都是为了掩盖真面目而采取的权宜之计。

“为什么非要掩盖被害人的原貌呢？犯人又为什么非要忍受那么大的痛苦来掩盖其本来面目呢？经过仔细思考，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个奇特的幻影，这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也可以说是魔鬼的智慧和疯子的幻想。”

小五郎说到这稍停顿了一下，在场的人们神色异常地凝视着小五郎的眼睛，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人们模模糊糊地知道小五郎隐瞒着什么，还没有把此案最大的秘密和盘托出。大家神色紧张地理由也正在于此。小五郎却冷静地继续说道：

“另一方面，我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被害人野上宫子和野上间子以及在这的丽子小姐都与某个人物有密切的关系。

“关于这点，我对白井先生也说过了，这个所谓的焦点人物就是白井清一先生。在他本人在场的情况下，有点难以启齿，但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所以请恕我直言。白井先生和野上宫入子尽管从小就许了婚，但白井先生始终不想和她结婚。相反却和宫子小姐的妹妹间子小姐关系十分密切。如果间子平安无事，白井先生也许和她结婚了，就是说白井先生很不喜欢宫子。这件事白井先生本人也向我说过，我向间子小姐的母亲也查证过。

“讨厌宫子的不只是白井先生，这是谁都不知道的宫子小姐的秘密。宫子大概在两年前曾经每天去绵贯创人君的那所雕刻室学绘画，一度对绵贯君表示出超过师徒关系的爱情。这事白井先生和宫子母亲当然不可能知道，我是从绵贯君本人那儿听说的。

“渴望爱情的宫子小姐，不仅得不到未婚夫的喜欢，就连绵贯君对她也丝毫不感兴趣。我有时会想可能所有被她表示过爱情的男性都对她敬而远之。

“在我拜访她母亲的时候，顺便把宫子和间子的照片借了回来。我仔细认真地比较了一下，宫子小姐的面容与妹妹间子小姐逗人喜爱的相貌完全不同，的确正像绵贯君所

说的一样，宫子小姐的脸上似乎有一种排斥男人的力量，不，光说有斥力还不够，甚至给人一种可怕的感觉。

“白井先生，您知道宫子小姐和间子小姐并非亲姊妹吗？”

白井被这突如其来的质问弄得目瞪口呆。

“不，我从未听说过这事，虽然相貌一点不像，可我一直以为她们是亲姊妹。”

“但事实并非如此，宫子小姐是捡来的孩子。间子的母亲说这事没对任何人泄露过，因此不肯吐露真情，是我硬逼她说出来的，但至于宫子小姐的父母究竟是谁？据说全然不知。

“宫子小姐也许早已看出了这点，或许是揣测出的。可以想象她那容貌是不知姓名的父母遗传给她的，也是长期以来的乖僻所养成的。

“宫子小姐的素质极其一般，而且付出的爱情完全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未婚夫竟也和自己漂亮的妹妹关系密切。这些对普通的女性来说也是相当大的打击，何况宫子有着那样的过去，其扭曲了的心灵上的痛苦要比一般女性大好几倍，这是不难想象的。

“失恋的悲伤有时也能使正常的女性精神错乱，况且宫子小姐有过不幸的遗传和环境，生来就具有异常的素质，如果是一般的女性，也许会把那种悲伤表露出来，但她丝毫也没有，由于过分悲伤便以复仇代替了自杀，听从了恶魔的指使。从此野上宫子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则是地狱的滑稽大师。”

案件的最大秘密终于被揭破了，但是人们听完以后却目瞪口呆，因为事情荒唐离奇，不能马上相信。

“当然我起初并非考虑得如此清楚，在我掌握某个重大的证据之前，这只不过是种种可能性中的极其例外的一种。

“所谓重大的证据不是别的，白井先生，就是那天晚上和你一起看见的那个被藏在千叶县古寺墓地中的可怕的秘密。”

小五郎说到这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庆养寺掘墓的经过。

“在土葬的棺材中，我们发现了野上间子的尸体，因为死后还不到十天，所以能够清楚地辨认出她的容貌。

“间子小姐无疑是被化妆广告人杀害的，但她的尸体却被埋葬在意想不到的手叶县偏僻的乡村，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我刚才说的疑念，简单说来就是对最初石膏像中的尸体的面孔为什么被损伤成那

副样子这一问题的疑念。因为我对此表示怀疑，所以就麻烦绵贯创人四处调查，看看在宫子小姐中学时的同学和女友中是否有最近死亡的人。

“结果在干叶县市川尽头的G村打听到一个宫子的同学，得知那姑娘正好是在第一起杀人事件发生的前四天由于心脏麻痹而突然死去。据说那个村子残留着土葬的习惯，所以姑娘被埋葬在位于村尽头的庆养寺的墓地中。

“我要说什么，你们也许已经明白了吧？正是这位年岁相仿的女性的土葬成了宫子可怕犯罪的出发点。如果没有这件事，宫子也许会想出别的手段，但是利用这名土葬者这一恶魔的主意比其它任何手段都更加使她入迷。

“因为千叶县就在市川附近，所以从东京坐汽车往返并不算太远，我不清楚宫子是以什么方法干成的，但把后来诱拐间子的做法联系起来考虑的话，她似乎有一个男帮手，那人一定是个会驾驶汽车的年轻力壮的人。宫子是怎样得到这种助手的呢？也许是靠金钱的力量，因为宫子出奔时带着十万日元的存款。

“不用说，他们把坟墓掘开搬出了同学的尸体，然后在毁坏尸体面容的基础上将其匆忙封入石膏像中，因为宫子当过绵贯君的门生，所以肯定懂得石膏像的制作方法，她在美术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才能。

“宫子趁绵贯君不在的时候，把石膏像搬进雕刻室，打电话叫来那个汽车公司的汽车，然后假装是绵贯君的作品委托搬运。在接洽的时候，或者是用了男助手或者是宫子本人女扮男装应付的。

“那个替身姑娘的右胳膊上有一块和宫子完全相同的伤痕，这大概是近乎奇迹的偶然，但正是有了这一偶然，宫子也才决定实行那样胆大的计划吧！年龄和身量相仿，胳膊上有伤痕，又是土葬，这几个偶然凑在一起才使得那样离奇的犯罪成为可能。当然官子在学生时代肯定早已看到了同学胳膊上那个与自己相同的伤痕。

“宫子在着手复仇以前，首先成功地将自己隐藏了起来。她把自己伪装成第一个被害人，所以今后不管再干什么都绝对安全。就这样，魔鬼的智慧终于得到了童话中的‘隐身草’。”

小五郎一次也没有质问过哭倒在地的宫子，但不用说宫子听到了以上的推断。她本人既未流露出否定的话，又没有否定的意思，因此可以说小五郎的推断基本上是正确的。

尽管小五郎的故事近乎荒诞，但由于他的推论条理清楚以及犯人自身的无言肯定，所以大家好像都相信了似的。

“那只土葬的棺材一时成了空棺材，这对宫子来说一定是她惟一的担心。于是在杀害间子达到了复仇的目的并考虑处理其尸体的时候，她自然想起了那个空着的棺材。

“把被凶杀的尸首掩藏在地下的棺材中，难道还有比这个更合适的地方吗？而且这样一来，盗走亡友尸首的秘密永远也不会被发觉。日后即使坟墓被挖掘，里面也早已躺着替身间子小姐的白骨。简直是疯子的才智，只有疯子才能想出这样的主意。

“在阁楼上自己往自己脸上撒烈性药，这种行为也属于疯子的才智，但不是一般的疯子，在犯罪这点上是非常精明的犯人，所以当时她没有忘记在毁容的同时用烈性药把右胳膊上的那块伤痕也烧掉，而手上和胸部的那些多余的烈性药痕迹则完全是为了掩人耳目。

“脸上失去了原来的容貌，作为记号的伤痕被隐藏起来，再加上憔悴不堪，难怪当母亲的也认不出这个女人就是宫子，而且母亲和警察都深信它于是此案的第一个受害者。

“犯人被送进医院以后马上装疯卖傻，唱悲哀的童谣来引起大家的同情。而且这个女人也许在内心里一直暗自期待着丽子小姐前来探视，丽子小姐果然上了圈套。这个女人竭尽全力大要花招，引起了你的同情，使你不得不把她领到这来，于是她顺利地达到了目的，剩下的只是像今晚的这样的机会就行了。

“我预先就揣测可能会发生这种事。但正像我刚才说的那样，我的推断中当时还没有一个直接证据，而且这一推断的非现实性使我犹豫不决。即使我的推断合情合理，但毕竟是疯人国里的逻辑呀！因此在我亲眼目睹到犯人本人的所作所为以前，是不可能泰然自若的。

“于是我以保护丽子为由，在得到相泽先生的允诺后，打扮成这副样子住在这里，然后不分昼夜地督视着这个女人的举动。正是由于我缺乏自信，才使丽子小姐险遭不测，我感到非常内疚。

“犯人为什么把丽子小姐作为第二个复仇的目标呢？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疯子所关心的一切都与白井先生有关，和白井先生结有深交的女性全都是这个女人的情敌。简直是病态的嫉妒心，这个疯女人在这方面所感觉到的痛苦要比常人大几倍乃至几十倍。

“迫害白井先生的异性朋友，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对背叛自己的白井先生的复仇。至于对你将采取的直接行动，这个女人也许把它当作最后的大事而慎重地保留了起来。

“以上就是我分析的大致情况，至于详细的性格和心理方面的问题，只有等待这个女人本人的坦白。”

小五郎结束了滔滔不绝的推断。此时，人们的视线不约而同地集中到趴在地上的宫子的背上。

宫子丝毫没有改变起初的姿势，像化为一块石头似地一动不动。巨大的白球般的头部疲倦地伏在重叠的双手上，其形状既滑稽，又令人毛骨悚然。

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似乎都想从对方的眼睛中寻找出如何处置这个怪物的办法。

“爸爸，你快看！她咽气了！”

敏感的丽子首先注意到了这一情况，发出了惊叫。

“什么？咽气了！”

相泽氏赶紧起身走过去，摇晃了一下女人的肩膀，但毫无反应，又把球一般的头抱起来，然后一松手，头就砰的一声落到了榻榻咪上。相泽氏急忙握住女人的手腕诊脉，然后大声叫道;

“死了！小五郎先生，这个女人已经死了！”

名侦探听后冷静地答道：

“我一直认为会是这样的结果。这个女人不管怎样绞尽恶魔的脑汁，都终于不能摆脱世人的眼睛。她失去了推一的武器——隐身草，所以除了自杀别无他路。

“也许她随身带着末日来临时自杀用的药物。

“想想这个女人也实在可怜，她的所作所为固然可惜，但比起这个女人本身的罪过，更要反省造成这种性格的遗传和环境。这个女人不给政府添麻烦，自己将自己处以死刑，这一点是否可以给予宽恕呢？

“我只是为没能从这个女人本人之口听到恶魔的自白而感到遗憾！”

小五郎说完一反常态地深深叹了一口气。

———————————

第01节

决斗

茶桌上摆着两只酒杯，杯子里各装有八成透明如水的液体。

那是恰似用精密的计量仪器量过一样精确、标准的八成。两只杯子的形状毫无二致，位置距中心点的距离也像用尺子量过似地毫厘不差。

两只杯子从杯子中装的，到外形、位置的过于神经质的均等，总给人一种异乎寻常的感觉。

茶桌两边，两张大藤椅同样整齐地对面地放在完全对等的位置；椅上，两个男人像木偶一样正襟危坐。

那是在初秋离枫叶变红还有些日子的、盐原温泉A旅馆三楼的走廊上。洞开的玻璃窗外，青葱的绿色一望可见；屋顶狭长的之字型走廊直通热水池，繁茂的树枝下，鹿股河的流水忽隐忽视；滔滔不息的流水声，催人昏昏欲睡。

这两人是从夏末就一直住在这家旅馆里的温泉疗养室。一个是三十五六岁的中年绅士，灰白的长脸有些呆头呆脑，身材又瘦又高；另一个是年仅二十四五岁的美青年。不，也许说美少年更恰当些。简单形容起来，那青年的容颜活像电影里的理查德·巴塞尔麦斯，虽显得机灵、聪明，却又天真无邪。两人都有点儿怕冷，在浴在之外，又被上了旅馆的棉袍。

岂止两只酒杯不同寻常，盯着酒杯的那两个人的神情也十分怪异。

他们竭力不让内心的不安流露于外，可是，他们面色苍白，呼吸急促，嘴唇发干，没有血色，惟独注视着杯子的眼睛异样地闪动。

“来，你先挑。从这两只杯子里拿一只吧。我已经按照约定，在你来这里之前，给其中的一只里面加上了致死量的毒药。我是配药的。我无权批选杯子。因为我不能说我没做上什么你不知道的记号。”年长的绅士惟恐讲不清楚，操着嘶哑、低沉的声音慢慢地、慢慢地说道。

美青年微微点了点头，朝桌上伸出了右手。那是要挑选可怕的命运的酒杯。

两只酒杯完全相同。青年的手仅仅向左或向右偏上两寸，那一霎间的侥幸，便决定痛哭狂喊都无法挽回的生死存亡的命运。

可爱的青年脑门上、界尖上，眼看着渗出了汗珠。

他右手的指头不停地控弄着，急得不知抓哪边的林子是好。可是，虽然心急如焚，指头却好像不听使唤。

然而，绅士却要承受远比青年更难熬的痛苦。因为他清清楚楚地知道哪边的是“死杯”。

随着青年的手茫然地忽而向左，忽而往右，他的气息时急时缓，心像要破碎了一样怦怦乱跳。

“快点儿！”绅士忍不住叫了起来，“你害怕了。你想从我的表情上看出哪边的是那个杯子。那是怯懦！”

经他一说，纯属无意识的。青年意外地看清了对手表情的细微变化，发觉他正焦急地想要逃避毒杯。于是青年由于屈辱，脸变得更加苍白了。

“请把眼睛闭上。”他结结巴巴地说，“你那样盯着我的手，太残酷了。我怕那双眼。闭上吧，请闭上。”

中年绅士默然圈上了双眼。他知道，睁着眼，只能给双方都增添痛苦。

渐渐地，青年得选定一只杯子了。虽然是在淡季的温泉旅馆，却也不无旁人眼目，若是磨磨蹭蹭的，有人来打搅那就麻烦了。

他拿定主意，毅然伸出了右手。

何等奇妙的决斗！在国家禁止决斗的现代，这是剩下的惟一决斗手段，倘或依照旧日的风气，使用剑或手枪，杀死对方的胜利者反而必须作为杀人犯而受到惩办，那样就不成其为决斗了。

于是，这一新时代的毒药决斗便应运而生。他们约好各自将“自杀”的绝命书揣在怀里，喝光酒，就揣着绝命书回到房内，钻进被窝，静待胜负。绝命书已经相互查看过，没有半点欺骗。

两人在那家温泉旅馆里邂逅了一位美丽的天使。他们如痴似狂地爱上了她。对于他们来说，那恐怕是一桩一生中空前绝后的事件，一场疯狂的恋爱角逐￥他们的逗留期限日复一日地推延下来。一个月了，胜负仍无分晓。

对方的她对他们双方并非不感兴趣，但却始终不表示明确的选择。他们几乎每小时都要交替他感到天真的自负和噬心的嫉妒。如今已实在不堪忍受了。她不作出选择，就只好由他们来决定。谁将退出？无法预料。那就决斗。两位恋爱狂达成协议：像昔日的骑士那样，勇敢地进行一场殊死的决斗。一个非同小可的疯狂之举！

三谷房夫（那是美青年的大名）终于抓住了右边的杯子。他阖上眼，把那只凉冰冰的容器从桌上拿了起来。已经无可挽回了。他像生怕犹豫似地，一下把杯子送到唇边，紧闭双眼，没有血色的脸猛地往上一仰，杯子里的液体潺潺地流入牙缝，喉管咕嘟咕嘟地发出声响。

长时间的沉默。

基地，闭着眼的三谷耳朵里听到一种奇异的声音。那声音混杂在山洞的激流声里，像是呼味呼味的气喘声。那是对手呼吸的声音。

他心里一惊，豁然睁开了眼。

啊，这是怎么回事？中年绅士冈田道彦瞪着像魔鬼一样凸出的双眼，死死地盯着剩下的那只酒杯，像是要把它戳透似的，肩膀不正常地一起一伏，汗淋淋的灰土色鼻翼吓人地抽动着。那是即刻就要呜呼哀哉的临终的呼吸。

三谷有生以来还从未见过这般可怖的表情。

明白了，明白了。他赢了。他拿的不是毒杯。

冈田晃晃悠悠地从藤椅上站起来，像是要逃走，可是心里到底还是战胜了自己。他颓然瘫倒在椅上。死灰色的面庞骤然憔悴，急促的呼吸像啜泣似地上气不接下气。啊，多么凄惨的搏斗！然而，他终于端起了酒杯。

慢慢地，慢慢地，他颤巍巍的手朝干涩的嘴唇靠去。

年长的绅士冈田道彦明知是毒药，但为了决斗者的意气，不得不端起那只酒杯。

然而，拿杯子的手却辜负了他那悲壮的、硬撑出来的丈夫气概，凄然颤抖不停，杯子里的液体叭略叭哈地洒落到桌面上。

三谷由于惧怕自己刚才喝下去的液体，虽然目睹冈田绝望的痛苦，却好像丝毫未发觉抽到坏签的是冈田，似乎认定对手同他一样，也只是害怕二者居一的厄运。

冈田屡屡鼓着劲将杯子往嘴边送去。可总是到嘴边一寸远的地方就猝然停住，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阻碍着似的。

“啊，残酷啊！"

三谷背过脸去，不由得哈咬了一声。

这一声低语激起了对手的敌洗心。冈田痛苦的脸色骇然可怖，他鼓起最后一点气力，终于将那只毒杯端到了唇边。

忽然，刹那间只听到“啊”的一声叫，随之是玻璃杯“乒”地破碎的声音。酒杯从冈田的手上滑落，排到走廊的地板上，打得粉碎。

“你干吗？”冈田愤怒地后声喝道。

“唉呀，怪我不小心，请原谅。”三谷道。说不出的自豪使他眼圈都发红了。哪里是不小心，他是故意把对手的杯子打落的。

“重来，重来。我不想象受你这样一个毛头娃娃的恩惠。”

冈田像个婆赖的孩子一样嚷叫。

“膜？那样的话，”青年吃惊地问，“抽到坏签的是你吧？刚才打碎的杯子里放的是毒药吧？”

听到这里，冈田的脸上现出“糟了”的表情。

“重来。哪有这样不合理的。重来！”

“卑鄙！”三谷一脸轻蔑的神情，“重来，这回就叫我拿有毒的林子，是吗？要知道你是这么个卑鄙的小人，我就不会干那种事了……我不忍看你那样遭罪，而且我已经喝光了杯子里的液体。那是毒药也好，不是也好，胜负已经定了。如果我过几个小时还没死，那就是我胜了；死了，就是你胜了。没有理由要你非得把那些喝下去不可。”

说来，确实如此。打这场赌的目的是恋爱，而不是彼此的性命；只要决出胜负，就不必无谓地牺牲余者的生

命。可是，打落敌人林子的三谷，比起惨然获救的对手来说，要光彩得多了，那是从前的骑士故事里也有的那种惊人之举。对冈田来说，这委实是无法忍受的奇耻大辱。

然而，他没有勇气再“重来”，难为情地默不作声了。将屈辱与生命在天平上称量，还是生命重些吧。

那当儿，走廊里面的一间屋里“咕略”响了一下。

决斗者专注于他们的胜负，一点儿也没注意到，有个人从刚才就在那个房间套间的隔扇后面窃听他们的对话。那人离开刚才藏身的地方，走到了房间的中央。

柳倭文子？他们的情人那光彩夺目、娇艳婀娜的倩影。

柳倭文子。

呵！为了这么个人儿，难怪三十六岁的冈田与二十五岁的三谷决意进行这场史无前例、不可思议的决斗。

她身着花色一般的素淡单衣，黑色的罗纱腰带上显眼地绣着华美的花纹；入时的衣领高级、漂亮；衣服上散发出沁人心脾的馨香。实际年龄与三谷相同，也是二十五岁。看上去，其聪慧、贤明远比实际岁数更显老成，而其美丽、天真却似不足二十的黄花少女。

“我不能进来吗？”

她虽然一切全都知道、却歪着头。嫣然喷着花瓣一般的朱唇朝他们开腔，以协调冷眼相觑的两个男人的不和。

两个男人不知该如何回答，久久哑然无言。冈田道彦一想到刚才的情形被柳倭文子本人看到了，便为加倍的羞耻而感到无地自容。他霍地站起身，略略步地穿过房间，往对面的走廊奔去。在刚才柳倭文子藏身的套间隔扇那儿，他回头朝着剩下的那二位，用不可言状的恶狠狠的口气说：

“烟柳寡妇，那就永别了！”丢下一句没头没脑的话，消失在走廊外。

所谓烟柳寡妇究竟是指谁呢？这儿除了柳倭文子和三谷别无他人；可是，不知怎的，听了那句话，烧文号的脸色唰地变了。

“呀，他还是知道的啊！’

她用三谷听不到的低微的声音，叹息着喃喃地说。

“我们在这儿说的话，你全听到了吗Y’

三谷好容易打起精神，不好意思地仰视着美人的脸。

“嗯。不过我可不是故意的。无意中走到这里，碰上了刚才的情况，我也就没能回去。”

说着，她的脸上也忽地飞起了红云。一想到因为自己出了这么大的乱子，虽然嘴__已巧妙地应付，心里却不能不感到羞愧。

“你觉得挺好笑吧？”

“不。为什么要那么做呢？”柳倭文子说道，“我觉得真有点过分了。”

她忽然收住话头，紧闭着嘴巴，眼睛盯着别的方向。她是不愿让人看见她在哭。可是，不知何时涌出的泪水使她的眼睛看上去晶莹闪亮。

柳倭文子的右手轻轻地拥到桌上。白皙的手指纤细且带有酒窝，可爱的桃红色指尖修整得尽善尽美。

三谷的眼睛撇开情人的眼泪，无意识地瞅着她美丽的手指。不知不觉地，他脸色发白起来，气也喘不匀了……可是他到底大胆地采取了行动，毅然从上面猛地握住了她那带有酒窝的白嫩纤纤的手指。

柳倭文子没有抽回自己的手。

两人谁也不着对方的脸，只将爱心凝聚在指头上，久久地感受着彼此的热血。

“啊，终于…。”

青年欣喜地轻声说道。

柳倭文子含泪的眼里充满憧憬未来的神色，她只是嫣然微笑，一言没发。

正在这时，走廊上响起了急骤的脚步声，隔扇门哗啦一下被打开了，接着又闪出了刚刚离去的冈田道彦那张阴森可怕、杀气腾腾的面孔。

进来的冈田道彦看到两人的情形，突然呆立不动了。

数秒种的冷眼相觑。

不知为什么，冈田从过来的时候就一直将右手揣在棉袍的怀里。好像怀里藏着什么。

“刚刚说过永别而去的我，现在怎么又回来了？知道吗？”

他丑恶地抽动着灰白的脸，狞笑着。

三谷和柳倭文子不知怎样看待他这种疯子一般的举动，两人都缄口不语。

在阴森森的沉默之中，冈田的全身可怕地剧烈抽搐了两次。少顷，他的笑容渐渐变成了一副凄惨的愁容。

“没用，真没有用。我还是个废物。”他有气无力地嘟瞻。

“请记着，我又第二次来这里。嗯，请记着！”

他刚一说完，就霍然转过身去，跑出了屋子。

“你发觉了吗？”

三谷和柳倭文子不知何时进了客厅，身子紧挨着坐在一起。

“他在怀里握着匕首呢。”

“啊！”

柳倭文子惶恐地更加贴近青年。

“你不觉得他可怜吗？”

“卑鄙。他濒临危险的生命不正是因为你那真正的男子之心才获救的吗？可是…”

对冈田的极度轻蔑和对三谷的无限敬慕之情明显地浮现在她的面容上。

打落那只毒杯竟使她如此感慨，是三谷未曾料到的。

说话间，两人的手又不知不觉地握在一起。

那套房间，由于刚才他们为进行那场奇妙的决斗，未向旅馆打招呼，故意选用最不方便的僻静处，所以他们不担心女招待会来问什么事。

这对二十五岁的情侣像孩子一样，天真地忘掉一切思虑，陶然沉浸在桃色的窗雾和气闷的温馨世界之中。

说了些什么？过了多少时候？他们全然不知。

喜然，他们发觉一个女招待正拘谨地在套间里对他们打招呼。

两人如梦初醒，难为情地坐开了。

“什么事？”三谷愤然问道。

“嗯，冈田先生留下话，叫把这个交给您二位。”

女招待拿出来的是一个纸包。

“是什么……像是照片。”

三谷略有所惧地打开纸包。在他注视里面的东西之际，从侧面观看的柳倭文子比他还要惊恐，吓得异样地大叫一声，退到了一旁。

那是两张照片。一张是男的，一张是女的。然而，那不是普通的照片。那是被惨无人道地杀害了的死人的照片。

对于常看犯罪学书籍插画的人来说，那并不怎么新奇，而对于女人柳倭文子来说，正因为是真实的照片，所以便同看了真的被残杀的尸体一样，吓得她心惊胆颤。

男的、女的刀伤都很深，头都要掉了，伤口赫然开着大口子，眼睛由于恐怖，张得圆鼓鼓的，许多黑乎乎的粘血从嘴里经下颚流到胸部。

“没什么。他简直像小孩一样恶作剧。”

三谷这样一说，柳倭文子想再看一眼那可怕的玩艺儿，于是又走上前，去瞅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

“咦，有点儿怪啊。还是端坐着被杀害的呢。”

细一瞧，果真很怪。被残杀的尸体通常都是躺在门板什么上面，可照片上这具尸体竟像活木偶一样端坐在椅子上。脖子挨砍了，还端端正正地对着正面。

正由于不自然，益发令人恐怖。

三谷和柳倭文子都感到有个像冰一样凉得刺骨的东西，在顺着脊背往上爬。

看着看着，竟好像觉得那可怕的东西慢慢地从照片上出来了。

他们感到，在伤口和粘血遮住的背后，有个令人发怵的东西正朝他们狞笑。

“啊，不行。你不能看。”

蓦地，三谷嚷着，把照片翻了过去。他终于悟出了那两张照片的可怕含义。

但是，已经晚了。

“啊，是这样！’

柳倭文子面无人色。

“是的……他是个多么卑劣的怪物呵。”

原来，照片上被惨杀的不是别人，而是三谷和柳倭文子。

回想起来，曾有一次同冈田三人一起到街上散步的时候，看见一家照相馆，便照了几张相，有三人合影的，还有各人单照的。

冈田在那时互相赠送的照片上巧妙地加了一番工，便弄成了惨不忍睹的尸体。对于西洋画家的他来说，做那点手脚是毫不费力的。他略一加工，便使之面目全非，变成那副让人毛发直竖的惨死状。无怪乎他俩没认出自己的形象。

一打听冈田在何处，说是他说到东京去一下，连行李什么都没带，就匆匆忙忙地动身走了。

看一下表，刚才冈田走后，已经像做梦一样过了两个小时了。

呵！多么不祥的遗物。假如这个过于填密的恶作剧不是什么可怕事件的凶兆就好了。

没有嘴唇的人

不久，请人们不祥的预感不幸应验的时候来临了。一起完全不可想象的恐怖事件发生了。

在冈田留下怪照片离去半个月左右的一天（他在那期间从未回过盐原），三谷和柳倭文子下榻的同一家旅馆，住进了一个世上最奇怪的人。

此人简直像恶魔的使者一样，所谓奇事刚巧就是在他到旅馆的那天突然发生的。一定是偶然的巧合。然而，总使人感到有点儿微妙的关系。

由于此人到来将对这个故事有着重大的关系，因此有必要在这里稍微详细地描述一下他的容貌。

已是枫叶开始发红、游客与日俱增的季节，可那一天，或许是因为天上蒙蒙地下着雨，盐温泉A旅馆竟奇怪地很少来客。

到了傍晚，终于有一辆汽车驶到门口。

一位乍看上去年逾花甲、步履蹒跚的老者。由司机搀扶下了车。

“尽量住近旁边没人住的房间。”

老人操着鼻音浓重、含糊不清的声音，生硬地说着，登上了台阶。他似乎腿很不好使，在走廊里也不撒开手杖。

这位来客腿瘸，鼻子残缺，令人骇然，不过，新做的那身和式呢绒外套却是很不一般的上等货，因此，虽有残疾，旅馆里的人待他仍恭恭敬敬，彬彬有礼。

他被带进楼下一间房间后，便急忙操着怎么也听不清的声音，含混地打听道：

“小姐，有个柳倭文子的漂亮女人住在这儿吗？”

如实回答说在，他又刨根问底地追问她住哪个房间，男朋友三谷是什么样儿等等，之后，又拿出十块钱说：“不能对倭文予她们说我打听过这些事，这是保密费。”

“那是什么呀？真吓人啊。”

等老人用完餐，来撤下餐具的女招待在走廊的角上抓住另一女招待，一起窃窃私语。

“那个人，你看有多大岁数了？”

“是啊，当然六十多啦。”

“不对，实际上好像要年轻得多哩。”

“可是，他不是头发都白了吗？”

“晤，所以就怪啦。那白发是真的吗？他还用墨镜遮着眼睛，就是在屋里也戴着口罩，把嘴那块儿盖住。”

“而且，还是假肢吧？”

“对啦，对啦，左臂和右腿是假的，连吃饭都不方便。”

“那口罩，吃饭的时候摘下来吧？”

“嗯，摘下来。暖，我吓了一跳，你知道口罩下面是什么？”

“什么？”

那个女招待像她自已被吓了一跳似的，将昏暗的走廊一隅扫视了一遍。

“什么也没有，赤裸裸地露着鲜红的牙床和雪白的牙齿。就是说，那个人没有嘴唇。”

说起来是有些玄乎，那位客人是半拉人，即身体的三分之一是假的。

最显眼的是嘴唇；鼻子也残缺得丑陋不堪，可以直接看到红红的鼻孔里面；眉毛连痕迹都没有。更为可怕的是，他上。下眼睑没有一根睫毛。难怪女招待怀疑他头上的白发也是假发。

另外，此人左臂是假臂，右腿是假腿，要说身上完整的部分，惟有身躯。

后来，据他——名叫蛭田岭藏——自己说，他在前年大地震发生火灾的时候失去了胳膊和腿，面部全被烧伤了。因此，受了这么重的伤还保住了命，是一大奇迹。这反倒成了他自夸的资本。

这个怪人，叫他洗澡时，他假犯感冒了，推辞不去；可是女招待一走，他便拄着手杖，迈着假腿，哈步哈哈地踏着地板，顺着长长的阶梯往谷底的浴室走去。也许是走惯了，他出奇地走得稳稳当当，身子灵巧地向前移动，敏捷地往下迈步。

下了阶梯，来到发出可怕的啸声、滚滚流泻的鹿股河岸边。那里建有一座以天然岩石形成的阴暗的浴室。

以为他是洗澡，却又不是。他从走廊来到院子里，从浴室外隔着玻璃在里面窥视。

因为下着蒙蒙细雨，加上天色已近黄昏，水蒸气弥漫的澡堂里，犹如梦中景色，幽暗朦胧。

里面有两个白乎乎的东西在蠕动，那是三谷健壮的肌肉和柳倭文子光润的身体。

温泉的澡堂也分男女浴室。可是，由于澡堂里没有一个浴客，像空旷而晦暗的谷底一样，柳倭文子异常害怕，三谷便进了女浴室。

室内昏暗，又有水蒸气，连对方相距不到两米的白皙的身子都看不清，因此，两人既不怎么没得不妥，也不怎么感到害羞。

耳边能听见的只是因下雨而上涨的河水的流泻声。因与上房相隔甚远，澡堂构造又是原封不动地利用天然岩石，便感到这个世外桃源惟有两个刚出世一般的赤条条的男女形影相对。

“那些事用不着担心，那是骗骗小孩子的鬼把戏。”三谷在热水里站成个大字形，悠然说道。

“我可不那样认为。我好像觉得他现在还在那一带徘徊。”

柳倭文子白嫩嫩的肉体像张画一样贴在黝黑色的岩石上。

少时，青年忽然有所察觉，惊异地问道:

“暖，你在看什么哪？连我都给吓了一大跳。眼睛怎么啦？别发呆，柳倭文子，我说的你明白了吗？”三谷忽然恐慌起来，请人大概是发疯了吧。

“我是看到幻影了吗？瞧，有个奇怪的东西从那个窗口往里瞅。”一个疯癫的。像做梦似的傻乎乎的声音回答。

三谷大吃一惊，又强自镇静。

“没什么，只能看见对面树上的红叶。你今天怎么。”正说着，不知为什么话突然中断了。

与此同时，柳倭文子一声惊叫，宽大的澡堂发出回声，令人不寒而采。

他们看见了。在向着河的窗户外面，他们在一刹那间看见了一个不可言状的可怕的东西。

那是个从未见过的怪物。

那怪物倒竖着密原的白发，戴着奇异的墨镜，墨镜下面没有鼻子，半张脸都是血红的大嘴和鳅露面尖利的挎牙。

柳倭文子在极度惊恐之下，顾不上羞耻和体面，略地跳进浴池，候他紧搂住三谷的裸体。

在清澈见底的美丽的泉水中，两条人鱼飘飘悠悠地偎在一起。

“逃吧，快逃吧。”一条人鱼紧勾着另一条人鱼的脖子，嘴贴在耳朵上匆匆说道。

“别害怕，是精神作用，看错了什么东西。”

三谷把依旧接着他的柳倭文子拉出浴池，跪到窗前叭地打开窗户往外面看。

“你看，什么都没有。我们是神经过敏了。”

于是，柳倭文子隔着青年的肩膀，悄然伸长脖颈往窗外张望。

就在眼皮底下，鹿股河黑黝黝的河水湍湍奔泻。那里刚好是水深处，本来水就很深，加上淫雨连绵，河水上涨，又是傍晚的深谷，在谷底奔流的河水益发显得可怖。

喜然，那当儿三谷感觉到，紧贴着他屁股的柳倭文子的肌肉，突然一阵一阵地痉挛起来。

“呀！唉呀！”

如她惊叫的河岸一看，这回连三芬也不由得“啊”他叫了起来。

已经不是做梦，也不是幻影了。这是一桩活生生的摆脱不掉的大怪事。

“是溺死鬼。别害怕，我去看看还有没有希望把他救过来，你等着。”

他在更衣室迅速穿上衣服，从走廊往现场跑去。柳倭文子也系上一根腰带，跟在他的身后。

“唉，怎么也不行啦。不是今天跳进去的。”

溺死鬼肿得实在像个摔跤的力上一样，非常难看。虽然脸朝下，无法辨认，可是从衣着上看，像是个温泉疗养客。

“唉呀，这衣服像是见过呀。你也一定……”

柳倭文子激动得声音发颤，脱口说出了莫名其妙的话。

溺死鬼身着碎白点花纹的棉绸单衣，衣服上碎白点花纹有点眼熟。

“难道会有那样的事？”

三谷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可是不查看溺死鬼的脸又不能放心。他下到水滨，战战兢兢地用脚使劲推了推漂到岸上的死尸。

尸体像被翻转的一块门板似地咕略一下脸孔朝上了。翻过来没费多大力气，吓得人以为他还活着。

柳倭文子溜到远处，不敢看溺死鬼的脸；三谷看是看了，可是却感到十分恶心，没能看多大会儿。

死尸的脸肿得圆鼓鼓的，容貌全变了。也许是接到岩石尖上擦伤的，几乎整个面部都烂得一塌糊涂，使人不敢瞧第二眼。

三谷和柳倭文子跑去叫旅馆的人。关于随后因溺死鬼而起的骚乱的详情无需在这里赘述。警察署是不消说的，法院也来了人。乱子不光是在盐温泉，甚至一直扩展到整个盐原。那二三天，人们一到一块儿就谈论那件

事。

溺死者尽管面部损伤不堪，但根据其大致年龄、身量。衣着及携带物品等，确定就是冈田道彦。

调查结果，判定系跳水自杀。上游有几条有名的瀑布。冈田是跳进一条瀑布的瀑潭内自杀的。据医生推断，死后已有十天以上，因此，他可能是在说去东京离开旅馆的当天技水的，沉入瀑潭后，由于连日下雨，水位上涨，终于在这一天漂到了旅馆的后面。

关于自杀的原因，结果没弄清楚便不了了之。有风声说好像是因为失恋，也有人说其对象就是柳倭文子。但是谁也不了解事情的真相，知道的惟有三谷和柳倭文子本人。

冈田好像不是来盖原才认识柳倭文子的。他的情爱更加坚贞，更加深沉。或许到温泉来也不是为了疗养，而是想接近柳倭文子。他是何等苦恼，仅从他提议进行那场近乎疯狂的毒药决斗便可了然。

由于爱慕至深，烦恼丛生，绝望使他陷入半疯狂状态，这是不难理解的。可是他身藏匕首却又没有勇气下手。结果，除了选择弱者的道路毁掉自己以外，别无良策。

出乱子的第二天，三谷和柳倭文子便离开了这块不祥之地，乘火车到东京去了。

他们丝毫不知，在同一列车的另一节车厢里，同乘着一位奇怪的老者，只见他和式呢绒男外衣的领子翻竖着，便帽扣到眼眉上，脸上戴着墨镜和口罩。没有嘴唇的人！蛭田岭藏。呵！这个怪人对三谷和柳倭文子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读者请君，以上可以说是故事的开头，接下来舞台将转到东京。由此，一宗世间最最离奇的犯罪案件渐渐拉开了序幕。

第02节

茂

三谷和柳倭文子回到东京后，仍三天一次约定地点，继续快乐地幽会。

三谷自打学校毕业后还没定下工作，住在公寓里，靠父亲的生活补贴度日；柳倭文子则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连住处也含糊其辞，因此，双方都避免互相造访。

然而，随着光阴违再，两人的情爱不仅丝毫未见衰减，反倒越发深厚起来，因此，那种暧昧的状态便不能长此下去了。

“柳倭文樱　沂翟谑懿涣苏庵肿锶怂频挠幕嵘恕0涯愕拇　掣嫠呶野伞Ｋ　档乃　窖塘　迅揪烤故窃跌椿厥拢俊?

一天，三谷抱着今天非搞清不可的心情，提出了自盐原以来提过多次的问题。所谓“烟柳寡妇”是死去的冈

田道彦随口说出的柳倭文子的另一个名字。

“我怎么这么胆小呢？一定是伯被你扔掉吧。”

柳倭文子诙谐地笑着，语调里像是带点哭声。

“不论你有什么经历，我都决不会因为那些变心的。而照现在这种状态，我好像觉得你在戏弄我。”

“唉

柳倭文子薄治地叹了口气，沉默片刻，慕地用反常而悻然的口吻冷冷地说：

“我是个寡妇。”

“这我早就猜到了。”

“还是个百万富翁的哩。”

“而且，有个六岁的孩子。”

“瞧，不喜欢了吧？”

三谷不知说什么好，默然无语。

“我全说了吧，要听吗？哎，倒不如这会儿就到我家去，去看看我心爱的小宝宝，那样好，那样好哇！”

柳倭文子异常兴奋，连发红的面颊上流着眼泪都没意识到，晃晃悠悠地站起身，也不管青年是否乐意，朝门口走去。

不一会儿，两人便昏头昏脑，心里像发了疯似地坐在汽车的坐垫上了。

三谷一动不动地紧握着柳倭文子的手，像是要说；“我怎么会为那些事变心呢？”

两人一言不发，可是脑子里错综复杂的思绪像风车一样不停地旋转。

约摸三十分钟光景，汽车到了目的地。两人下了车，面前是宽阔的石阶，花岗岩的门柱，紧闭的透花铁门和透道的水泥围墙。

门柱的名牌上依然写着“烟价’字样。

他被让进一间幽静而陈设异常奢华的宽敞的西式客厅。

大扶手沙发坐上去舒适怡然。在三谷的沙发正对面，有一张厚厚的长沙发，长沙发上是背靠着花样华丽的天鹅绒靠垫、精疲力尽地倚在圆扶手上的柳倭文子的芳姿。

胳膊支在柳倭文子的膝上，脚伸到沙发下的可爱的西装少年是烟柳的遗儿、柳倭文子的亲生子——茂。

以深色套子的沙发靠垫为背景，柳倭文子白皙的面颊、华美的靠垫、茂苹果般红润润的脸蛋儿，看上去宛如一幅题为“母与子”的美丽的图画。

三谷从他们俩身上抬起眼睛，注视着挂在她俩头顶墙壁上的一幅放大照片的像框。照片上是个相貌丑陋。年约四十上下的男人。

“是已故的烟柳。挂着这个，不行吧？”

柳倭文子乖乖地请求宽恕。

“还有茂。这孩子也同烟柳一样很使你讨厌吧？”

“不，哪里。谁会讨厌这么可爱的茂。他是那样地像你。茂也喜欢叔叔吧？嗯？是吧？”

说着，三谷拉起少年的手。茂莞尔一笑，点了点头。

窗外，院子里的枫叶已经发红。常青树树丛在晴朗、温煦的阳光映照下微微发名，令人伤感，一时觉得如入梦境。

柳倭文子疼爱地抚弄着茂的脸蛋，攀然谈起了她的经历。由于周围是那般情景，那些经历听起来总像是一段风流艳史。

然而，在这里苦一字不漏地赘述她的经历，未免太乏味。因此仅扼要地叙述一下与这个故事有关的部分。

十八岁的柳倭文子失去双亲，寄居在一门远亲家里。或许是因为这个缘故，这姑娘对金钱和用金钱所能换来的荣誉，怀有极其强烈的贪欲。

她恋爱了。然而她又将爱情弃之如敝展，与百万富翁烟柳结了婚。

烟柳年长许多，其貌不扬，而且，是个为了赚钱一味想钻法律空子的恶棍。但是，柳倭文子喜欢烟柳。地赚来的钱要比烟柳本人更讨柳倭文子的喜欢。

可是，减运事通的烟柳终于遭到报应。地触犯了法律，被判重罪，成了阶下囚。

柳倭文子和茂花那一年多的时光里含垢忍辱地过着寂寞的生活。其间，患病的烟柳终于在狱中病房里一命呜呼了。

烟柳和柳倭文子都没有可以京逼遗产的亲戚，可是在百万巨富和妙龄孀妇的美貌诱惑下，求婚者接履而来。由于过分的烦乱和对于以财富为目标的求婚的腻厌，柳倭文子将茂托付给心地善良的妈妈，独自一人改名换姓到温泉尽兴疗养去了。

在那里，与她同住一旅馆的三谷丝毫不知她的真情而对她一往情深，他在毒药决斗时所表现出的无法形容的大丈夫气概也是那样地令人称赞，柳倭文子自然也就爱上了三谷。

“你知道我是个多么贪得无厌、多么多情的坏女人吗？”

柳倭文子结束了长长的自白，微微泛红的脸上浮现出一丝自暴自弃的微笑。

“你最初的那位突情人是个什么样的人？还没有忘记吧？”

三谷的语调里含有一种异样的使人费解的意思。

“我被他骗了。开始他说些好听的，说是要让我幸福，可是根本不幸福。他不光是个穷光蛋，还有令人害怕的坏脾气。不过，虽然他爱我，可是他越爱我就越让我讨厌，讨厌得恶心，没法子。”

“那个人现在怎么样了？在什么地方？你一点也不知道？”

“嗯，都是八年前的事了。那时候我还只是个孩子。”

三谷默然起身，雕到窗口看着外边。

“那么这就是你所嫌弃的咯？”他望着窗外，没有表情地说。

“哦？”柳倭文子惊诧道，“你干吗要说那些？我只是由于对你隐瞒我的实情已经使我痛苦了，只是因为有了孩子、病死狱中的罪人的妻子与你这样已使我害怕了。”

“那么说，你认为我们如今可以分离了，是吗？”

在柳倭文子说来，可以说正由于不能分离，她才坦白说出了自己的经历。他不会不明白那一点。

柳倭文子也站起身，与三谷并排望着窗外。只见微微发红的阳光将树影长长地投在美丽的草坪上；不知何时悄悄地从屋里溜到草坪的茂，正跟着有他身体二倍大的爱犬“赤熊”戏耍。

“同孩子一样，你是无辜的。我决不会为那些事对你变心。相比之下，我倒是害怕你的财富。因为同你最初的情人一样，我也只是个穷学生。”

柳倭文子手搭在三谷的肩上，几乎险财险地凝视着他的面孔，甜蜜蜜地、甜蜜蜜地笑了，好像在说；啊！太好了。

正在这时，宅院的围墙外传来了粗俗的笛子和鼓乐声。

最先注意到那声音的是赤熊。它不知为何似乎有些不安，摇动着耳朵盯着那边，茂受到狗的感染也凝神谛听。

乐声在门前附近刚一停下，就隐约听到了化妆广告人的公鸭般声音。

三谷和柳倭文子看见茂飞快地往门口奔去，赤熊也忽前忽后地跟着主人跑走了。

门外，打扮得稀奇古怪的化妆广告人，高声叫喊着点心铺广告的连篇独白。

胸前挂满鼓、三弦，还有点心的样品；身上穿着染有花鸟的绸子同蒲毛呢胡乱缝在一起的自西合壁的小丑服；头上戴着比普通人脸大一倍的纸糊的滑稽木偶人头；那张黑窟窿似的嘴里呜喀呜嘈地发出嘶哑的公鸭声。

或许是因为戴着木偶人的大头，化妆广告人的声音就像廉价的留声机一样，鼻吉特别重，几乎连意思都听不懂。

可是，意思虽不清楚，像歌一样的曲调却饶有趣味；而且，打扮又是那样稀奇古怪，于是乎茂跑到泌，不知不觉地就朝化妆广告人的身旁挨去。

“小家伙，瞧，这块点心给你。晤，吃吧。吃一口甜掉牙，可好吃啦。”

他一面滑稽地摇着纸糊的大头，一面拿出鼓上头的样品点心。

茂觉得这使叔叔像圣诞老人一样和蔼可亲，便欣然接过点心。虽然肚子不是很饿，可是因为稀罕，立刻就往

嘴里面塞。

"好吃吧？来，下面叔叔敲鼓，吹笛子，唱好听的歌给你听。"

淋淋淋…共呜呜。大头假面在肩膀上咕咯咯咯地摇晃，花绸薄毛呢的小丑取一掀一掀地飘动。化妆广告人像水偶一样滑稽地跳了起来。

跳着跳着，化妆广告人渐渐从烟柳家的门前离去。茂觉得好玩儿，不知不觉地看得出了神，像个梦游病患者一样跟随在他的后面。

手舞足蹈的化妆广告人后面，是可爱的西装少年茂，茂的后面是牛犊一样的赤熊。这支怪异的队伍在冷清的住宅街上不停地、不停地往前行进。

客厅里的柳倭文子对此一无所知。化妆广告人的乐声渐渐远去，终于听不到了，茂还没有回来。她心里蓦地不安起来。

叫女拥在门前寻找了一番，可是，别说茂，连爱犬赤熊也无影无踪，不知去向。这着实是个不同寻常的预兆。

柳倭文子、三谷以及佣人们苍白着脸，在住宅内外找遍了每一个角落，却连个影子也没有看见；这当儿，因事外出的奶妈阿波回到家里，她痛哭流涕连声赂罪。家里乱成了一锅粥。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是被化妆广告人带走了，可是找了半天仍没找到，便都意识到大概是人骗子干的。

向警察署报案？不，再等等看。在如此众说纷坛莫衷一是之中，时光无情地逝去。

不久，太阳落山了。随着暮疆越来越浓，不安也愈来愈加重了。像看到了呼唤着母亲的名字、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流浪的茂那可怜的身影，像听到了他那悲戚的哭声，柳倭文子心烦意乱，坐立不安。

少时，一个学仆面如死灰，气急败坏地奔到聚在客厅里与众人面面相觑的柳倭文子那里。

"真是拐骗。赤然回来了。赤陈忠实地为了茂而搏斗，都受伤了。"

往学仆指的门外望去，只见牛犊也似的赤熊浑身是血，凄然呻吟着，瘫软地躺在地上。呼吸味呼味呼地十分急促，舌头无力地耷拉着，眼睛不时地往上翻，身上被打得皮开肉绽，重伤好几处。

柳倭文子眼望着躺在走廊上的那团血糊糊的东西，雾时联想起在某个遥远的地方遭到同样命运的可怜的孩子，她好容易克制住没让自己晕倒。

她老是把血淋淋的赤熊可怜地喘息的模样，看成是茂痛苦得乱翻乱滚的身影。

烟柳家里有一位姓齐藤的老人当管家，因为碰巧不在，便由三谷挂电话向警察署报案，请求他们寻找茂。

警察署方面回答说，将派负责这类案子的警察前来。可事情谈完刚挂上电话，电话铃又尖利地叮铃铃响了起来。

还在电话机跟前的三谷重又将听筒拿到耳边，只应对了二三句，他的脸便刷地失去了血色。

“谁？哪儿来的？”

柳倭文子不安地气喘着问。

三谷手接着送话器转过脸来，却又犹豫不决，似乎很难开口。

“怎么了？不要紧，你快说呀。”

柳倭文子催道。

“真有点耳熟，真的，是你的茂自己打电话来了。可是…

“嗯？你说什么？茂打电话？他还不知道怎样打电话呢…我听听着，那孩子的声音我是最熟的。”

柳倭文子跑到跟前，从犹犹豫豫的三谷手里夺过了听筒。

“暧，我，能听见吗？是妈妈呀。你是茂吗？你在哪儿？”

“我，不知道，是哪儿。不知道，有个叔叔、在边上，险很怕人，吓唬我，什么都不让我说……”

声音突然断了。好像是那个可怕的叔叔突然用手捂住了孩子的嘴。

“啊，真是街哇。茂，茂，快说，快，是妈妈呀，我是妈妈呀。”

耐住性子喊了一阵子，不一会儿又听到了茂的不连贯的声音。

“妈妈，把我赎回去吧。我后天、晚上十二点，在上野公园、图书馆后面。”

“哦？你说什么？你旁边有坏人，是他叫你这么说的吧？茂，只一句，只一句就行了，告诉我现在在哪儿？说，在哪儿？”

然而，对柳倭文子的话，孩子简直像聋子一样置若罔闻，又接着说出了不像孩子说的可怕的话;

“妈妈如果，带十万块钱、到那里去，我就能回家。十万块。不是妈妈，不行的呀。”

“晤，知道了知道了。茂，放心吧，一定教你。”

“要是报告警察，就宰掉你的孩子。”

啊，怎么回事？“你的孩子”不就是指正在说话的茂自己吗？

“快，回答。不回答，就让你的孩子吃点苦头。”

刚说到这里，就听见孩子“哇”地哭叫起来。

恶魔的情焰

多么残忍的行为啊！诱拐少男少女，以此勒索钱财的犯罪案件屡有传闻；可是，叫被拐骗的孩子自己说出恐吓的话，让母亲听他凄厉的哭声，以此来刺她的心，却是前所未有的恶魔的新花招。

然而，对柳倭文子来说，比起憎恨恶魔的行为，她倒更为茂在电话机前，说着可怕的恐吓的话那种莫可名状的恐怖处境而神魂颠倒，她分不暇顾，陷入了半疯狂状态，两手紧抓电话机，惟恐听漏对方的话。

“茂，不哭。你说什么妈妈都听，对钱什么的决不吝惜。告诉边上那个人，就说我知道了。嗯，知道了。不过，对他说，一定要真地把茂还给我。”

于是听筒里又响起了孩子无动于衷，像背诵一样断断续续的声音：

“这边，一定。你那边，刚才说的、如有一点违背，就要、宰掉茂。”

电话喀啦一声挂上了。

纵然是六岁的幼儿也一定懂得他说的是多么可怕的事。逼他那样无动于衷地说出那些话的恶魔的恐吓是多么强烈，想一想都叫人不寒而栗。

在三谷及奶妈阿波、女佣人等安慰哭倒在电话机前的柳倭文子那当儿，所属的警察署来了一位任司法主任的候补警部和一名便衣警察。

“这是常见的诡计。没什么，不必准备什么钱。拿着个报纸包或别的什么，到约定的地点去看看，把孩子换过来，其它的，警察署会办好的。当然要抓住罪犯。只是，我们一开头就去的话，会打草惊蛇，罪犯会溜掉。所以你要假装成遵守对方的提议，没带警察，是独自把钱带去的。我曾经就用过这个办法，把犯人骗过来，成功地把他抓住了。”司法主任满不在乎地侃侃而谈。

“可是，犯人也许要当场查看那些钱，如果他发觉是假的，会不会对孩子有什么粗暴的举动？”三谷担心地问。警察笑道：

“有我们跟着。现场埋伏几名警察。在万一之际，从四面八方冲过去，不容分说地把他抓起来；况且，对于犯人来说，孩子是最重要的人质，因此即使这一计划失败了，他也断断不会加害于孩子的。毕竟勒索钱财这已是前一个时代不新奇的作案行为了，在如今还玩这种把戏的家伙实在是个蠢贼，大概可以说，用这种手法成功的先例历来都很少见。”

结果商定，当夜让七八名便衣警察事先在现场附近森林的暗中潜伏起来，表面上由柳倭文子只身前去赎领茂。于是三谷过于担心柳倭文子的安全，又提出了一个更为奇妙的方案。

“柳倭文子，把你的衣服借给我，我化装成你去吧，我曾经演过学生戏里的旦角，连戴假发我也十分娴熟，毫不费力。那是在漆黑的森林里，尽可放心地骗他，而且，只要我去，就是动起武来，也要把茂接回来。让我去吧，你去，我总觉得很危险。”

有反对意见说不必那样，可是三谷热心的提议还是被采纳了。他将做柳倭文子的替身。

是夜，三谷细心地给没有胡子的脸化妆，戴上假发，穿上柳倭文子的衣服，打扮成演学生戏以来久未装扮的女装。

看起来，他为这次奇妙的冒险而精神大振，对女装好像也颇感兴趣。怪不得他自己提议，他的女装扮得惟妙惟肖，简直跟真的女人一模一样。

"一定把茂找回来，安心等着吧。"

他出发的时候，这样安慰着柳倭文子。那时双方都以女装相对，然而谁能料到，那将是他们的一次久别。

女装打扮的三谷在山脚下了汽车，打山里穿过，摸索到图书馆后面的暗处，恰好是约定的十二点之前。

警察岗亭不太远，樱木阿的住宅街也就在那边，可是，那个角落却格外黑暗，简直觉得像钻进了深山老林。

便衣警察们潜伏在哪儿呢？连事先知道的三谷也没发觉一点动静。

他警惕着四周，在暗中站着。不一会儿，响起了踏在草上的沙沙声，只见模模糊糊、一大一小的两个黑影走了过来。那小的确实是个孩子。对方没有违约，把茂带来了。

"是茂的妈妈吗？"

黑影轻轻问道。

"咽"

三谷也低声模仿女人的声音回答。

"约好的东西，没忘记吧？"

"咽"

"那就拿来吧。"

"嗯。那是茂吧？茂，到这儿来。"

"慢着，那不行，要凭那个东西换。快，快拿来。"

渐渐地，随着适应了黑暗，三谷隐约看清了对方。来人上着无翻领外套，下穿细筒裤，脸上裹着一块黑布，那孩子可爱的西装身影正是茂。

孩子好像是受到了毒打，看到妈妈也不出声，揪着男人的肩头，缩成一团。

"暗，确实是十万块，一万块一捆，共十捆。"

三谷拿出了鼓鼓囊囊的报纸包。

十万块，偌大的一笔钱。即使是为了心爱的孩子，那样轻易地交出那么多的钱总是有点不寻常。对方果真会相信而接受吗？

可是那个贼好像是有点疯了，接了包裹，没怎么查看就撒开小孩，修地往黑暗中窜去。

"茂，我是叔叔啊。是替妈妈来接你的叔叔啊。"

三谷把孩子拉过来轻声对他嚼咕。这当地，从盗贼逃路的方向，随着异样的叫声，传来了什么东西步地撞在树干上的声音。

"抓住了，贼抓住了。"

一个隐蔽在树下的便衣警察轻而易举地抓住了盗贼。

四周响起了“呀”的叫声和人们跑动的脚步声。

埋伏的便衣警察齐向那里涌去。

一次干脆利落的拘捕。

便衣警察们把贼绑起来，牵着绳子，把他带往稍远处的常夜灯下，以便看看他的脸。三谷也拉着孩子的手，跟随在后面。在明亮的灯光下，往孩子脸上一看，他忽然“啊”地惊叫起来。

正如读者诸君所料，三谷接回来的少年与茂毫不相像，是个穿着茂的西装、从未见过的孩子。

不过，虽然茂是假的，贼本人却被抓住了，孩子总会弄回来的。

三谷领着不认识的孩子，走到那伙围着贼的警察面前。

可是，这是怎么回事？那里也出了怪事。

“晤，我不知道那样卑鄙的事，我钱迷心房就照他说的干了。我可是什么也不知道哇。”

那人摘下覆面的黑布，连连求饶。

“我认识这家伙，他是新近出现的乞丐，他有孩子，在山里露宿，那个穿西服的孩子就是这家伙的。”

一位便衣警察证实了那人的话。

“那么，你们是约好用假孩子换了钱后，就拿到那个要你干这种事的人那里，他在一个地方等着你，是吗？”

另一个警察瞪着乞丐，问道。

“不，没说换钱。只是说，有个女人要拿来一个方包裹，把那个包裹拿来后，随便扔到什么地方就行了。”

“哦，那家伙真古怪啊！这么说，这贼对钱包裹是报纸这一点是早有所知的咯。”

案情一波三折，诡派离奇，使人迷离恍惚，如坠五里雾中。

“还记得他的脸吗？是什么模样？”一位便衣警察又问。

“那就不知道了。他架着一副大墨镜，戴着大口罩，而且，对我说话时，还用外套的袖子挡着脸……”

啊，这等模样，读者或许已经想起了某个人物。

“噢，穿和式外套吗？”

“是的，是上等的新衣。”

“多大岁数？”

“不太清楚。好像是个六十来岁的老头儿。”

便衣警察们与这个有孩子的乞丐一同到警察署，又进行了一番严厉的审问，结果，除了在上野公园听到的以外，别的一无所得。

特意扮成女装，毫无畏惧地前去赶约的三谷感到实在不走运，他匆匆辞别了便衣警察，钻进路过的出租小汽

车，返回了烟柳家。

回来一看，一被更加出人意料的事件在等待着他。

“太太刚才收到您的信就出去了。”学仆说。

“信？我没写过什么信。那信要是还在，拿来给我看看。”五谷异常不安，激动地叫道。

学仆找来的那封信，用的是没有任何标记的常见的信封和普通的信笺，信上惟妙惟肖地模仿三谷的笔迹，写道:

“柳倭文子:

立刻来这辆车来。茂受伤了，刚送到医院。速来。

三谷子上野、北川医院”

看罢信，三谷面如死灰，修地闯进门边的电话间，慌忙要警察署。

信中的北川，是一所确实存在的医院，可是柳倭文子并没有到那里去是显而易见的。

那么，可怜的她，如今在什么地方，遭到了什么样的不幸呢？

柳倭文子被那封假传吓得晕头转向，丝毫没注意到她乘的汽车往哪儿行驶。汽车嘎然而止。她下车一看，那是一条从未去过的幽静的街道，四下都看不到医院之类的建筑物。

“司机，这里不对呀。哪儿是医院？”

在柳倭文子惊疑地询问时，司机和助手已经下车立在两旁，揪住了她的胳膊。

“什么医院？可能是搞错了吧。你的孩子就在这座房子里。”

司机满不在乎地说着连小孩子也骗不过的谎话，用力把柳倭文子换走了。

走进又窄又小的门，打开黑漆漆的格子门，登上了像门口台阶的地方，穿过二三个没灯的房间，下了古怪的阶梯，有一间阴湿的小屋子。

屋里只点着一盏小油灯，什么也看不清，四周是什么都没有的水泥墙壁，地上铺的是变了色的发红的垫席。好像是一座地牢。

一桩迅雷不及掩耳的突发事件。

“茂呢？我的孩子在哪儿丁’

柳倭文子虽意识到自己上当了，仍不死心，没有用的话脱口而出。

“孩子马上就要让你见到了，静静地等一会儿吧。”

司机仍操着傲慢的腔调，应了一声就走出了屋子。坚固的门哗地一下紧紧地关上了，喀哈一声落了锁。

““喂，你们要把我怎么样？”

柳倭文子叫嚷着往门边跑去。可是，已经晚了，谁也好，砸也好，厚厚的门板纹丝不动。

柳倭文子一动不动地倒在硬梆梆、凉冰冰的垫席上。夜间的寒气阵阵地袭来，地窖像坟墓一样死一般的沉寂。随着心里安定下来，柳倭文子清楚地明白了自己眼下可怕的处境。

虽说一心只惦着茂而对自身的危险无暇顾及，可是，怎么会这样轻易地给带到这儿来了呢？柳倭文子百思不得其解。

慕他仔细一听，上面什么地方有小孩的哭声，在万籁俱寂的深夜，凄切、细弱的哭声时断时续。

好像是幼小的孩子在挨打。

爱子的声音焉能听错？那确实是街的哭声，不然不会这样直钻心尖。

“茂，你是茂吗？”

柳倭文子忍不住失声高喊。

“茂，你答话。妈妈在这里呀。”

也许是她不顾一切拼命呼叫的声音终于被听到了，霎时间，哭声停了，随即又突然传来高声的尖叫。那声音像是在叫：妈妈、妈妈。

叫声中混杂着僻、啪的异样的声响。啊！可怜的孩子在挨鞭打。

然而，这时候一个对柳倭文子来说要比茂的哭声更加、更加可怕的东西，正悄然向她身边走去。

在司机出去的那扇门的上部有个小小的视孔，此时，那个孔的盖子正慢慢地开启。

由于孩子悲怆的哭声略为平静点了，对天花板的注意力便松了下来，于是门上发生的奇怪的变化此时便落入眼里。

柳倭文子惊愕地盯着正一点点、一点点地打开的视孔。

在油灯发红的光微微照亮的门上，刚露出一条线一样的漆黑的缝隙，转眼便成了月牙形，随即终于现出了一个黑洞洞的窟窿。

有个人往里面窥探。

“让我见见茂吧。请别打他了，对我，你们怎么样都可以。”

柳倭文子拼命叫喊。

“真的怎么样都可以吗？”

可能是隔着门的缘故，回答的声音呜哩呜喀很不清楚。

那语气听起来让人胆寒，她吓得半晌没能说出话来。

“你既然那样说，也并非不让你跟孩子会面，不过，刚才的话不会是假的吧？”

那听起来异常吃力的声音刚一停下，圆圆的视孔里墓地露出一张脸来。

柳倭文子只看一眼便吓得魂飞魄散，她哭叫皆非地“呀”了一声，用袖子遮着眼，一下趴倒在地上。

曾经在盐原温泉见过的那个莫可言状的可怕的幻影又在这里出现了。

就是那个满脸癞痕、鼻子残缺、无唇的嘴露着长牙的不像人类、奇丑无比的怪物。

少时，俯卧着的脖颈感觉到一阵飕飕的冷风。门被打开了。

啊，一步，一步，他过来了。顿时，她吓得惊慌失措。就是想逃，也逃不走，她身子缩成一团，别说站起来，连脸也抬不起来。她觉得像是给恶魔质住了。

柳倭文子没有看见，开门进来的，是个用黑大衣似的东西把身子和脸都裹住的怪物。无论是从大衣撑起来的形态来看，还是从一晃一晃地打衣缝里露出来的肉体来看，他都像是赤身裸体地直接只披着件大衣。

他压在柳倭文子的身上，依旧操着不清楚的声音：

“你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现在就让我试试吧。”

说着，轻轻敲了敲柳倭文子的脊梁，同时，左手的腕子碰了碰她的面颊。

“你是谁？为什么要这样残害我们？究竟是为了什么？”

柳倭文子扬起脸，拼命地尖叫。

不知什么时候灯给吹灭了，屋里一团漆黑，怪物的藏身处也只是根据他那异样的呼吸声才勉强推测得出来。

他可怕地沉默着。

黑暗中，比黑暗还黑的黑影蠢蠢蠕动，可以感觉到，令人作呕的气息正慢慢地、慢慢地逼近。

少时，热乎乎的气息直喷到她的面颊，手指抚摸着她的肩膀……

“你要干吗？”

柳倭文子推开肩上的手，霍地站了起来。

虽然十分可怕，但她不是个小姑娘，不会听天由命、束手待毙的。

“要逃走吗？没有出路；想叫喊吗？这儿是地窖，不会有人来救你的！”

不清楚的声音凶狠地说着，朝要逃走的她追近。

被什么绊了一下，柳倭文子猝然跌倒在地。怪物压在她身上，把她接在怀里。在彼此连脸都看不见的黑暗中，双方展开了触觉的搏斗。

那张没有嘴唇、像红乎乎的粘膜一样的面孔霎时就要触到她的脸了，柳倭文子仅仅只是想到这些便吓得神志不醒。

“救命！救命！”被按倒的柳倭文子断断续续地呼喊。

“你不想见茂啦？要是想见，那就放乖一点。”

然而，柳倭文子没有停止反抗。

她使出被穷追的老鼠反往猫冲去的那种破釜沉舟的拼死之力，想把他撞倒，当这一手失败时，她竟意外地一

口咬住了对方仍然送到她嘴里的手指，紧紧地咬住不松。

怪物惨叫起来。

“放开，放开！畜生，再不放开。”

正在这时，天花板上面又传来了茂像要断气似的哭声。

喂啪，残酷的鞭打声。

“打，打，用劲打，小狗急子打死也没关系。”

不清晰的狠毒的诅咒声从怪物的嘴里迸了出来。

“知道了吧？在你反抗的时候。就不停止打那个小兔患于。你的反抗越强烈，你的孩子就越要吃苦头。”

于是，她不得不放开了嘴里咬着的手指。

她一失去抵抗力，上面的哭声也奇怪地停了下来。

怪物又瑟瑟抚摸起来。

柳倭文子浑身打战，毅然推开了对方。顿时，又传来了孩子“哇”的惨叫声和鞭子的抽打声。

啊，明白了。怪物在用什么办法指示上面的同伙。他随心所欲地操纵他们一会儿打，一会儿停，以此作为威逼柳倭文子的武器。

反抗，等于是间接地折磨自己的孩子，要他死。啊！怎么办呢？这种残酷的威逼手段真是当今世上独一无二的。

柳倭文子像孩子一样放声痛哭起来。她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到底服了吧？嘿，嘿、嘿、嘿，反正是要那样的，反抗也没用。”

不堪忍受的压迫感，耳边暴风般的喘气声，热乎乎的气息。”

在那一霎间，柳倭文子蓦地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迷惑；她对此刻压在她身上的那个怪物的体臭恍惚有一丝模糊的记忆。

“这家伙决不是生人，甚至在什么时候还是非常亲近的。”

一想到是相识的人，她益发恐怖，特别令人惶惑的是，眼看就要想起来了，却又怎么也想不出。

第03节

怪客

在茂被诱拐、柳倭文子去向不明的第二天，没有主人的烟柳家，来了一位奇怪的客人。

三谷暂回公寓了；听到变故赶来的亲戚等人也回去了，家里只剩下老管家齐藤和佣人。

警察署方面不用说正全力搜查两人的踪迹，但这是一起毫无线索、扑朔迷离的失踪案，自然不能马上带来喜讯。

不消说，那封把柳倭文子骗出去的假信上写的北川医院，已经调查过了；可是，怀鏊　希　皆河胝庖皇
录　廖薰叵怠?

怪客是那天傍晚到的。他声称关于这次的事件有话需要密谈，于是，老管家齐藤把他让进了客厅，与他会面。

这位不速之客年约三十五六岁，身着西服，没有一点儿特征，他自称小川正一。可是，尽管齐藤催促起来，他却怎么也不谈正题，老是不厌其烦地扯着无聊的闲话。

老人等得不耐烦，乘柳倭文子熟人打电话来问候之机中途退席了。这是一个错误。

等老人回到客厅一看，自称小川的客人已不见踪影。

向看门的学仆打听是不是回去了，回答说没见他回去。最充分的证据是鞋子还脱在那里。难道他会光着脚回去？

由于正值家中出事之际，总有些放心不下，老人便命佣人全部出动，逐一房间到处搜寻。

于是，他们发现已故主人烟柳二楼那间西式书房的门打不开了，好像是从里面领了。

本来是不该锁上的。大家觉得蹊跷，便去找钥匙；可是又想起因为那门不怎么需要上锁，钥匙就放在室内书桌的抽屉里。

大概是谁溜进书房，用抽屉里的钥匙从里面把门锁上了。

眼睛贴在锁扎上一看，钥匙竟从那边插在里面，孔堵住了，什么也看不见。

“没办法。在院子里架上梯子，打窗户上看吧。”

大家绕到院子里。一个学仆遵命架上梯子，往二楼的窗户爬去。

已是掌灯时分，隔着窗子看到室内好似大雾弥漫，晦瞑空漾。

学仆脸贴在玻璃上，窥视良久。

“把窗户打开。”

齐藤在下面发话。

“不行啊。里面会闩上的。”学仆嘴上这样说，可是，为了慎重，他还是推了推玻璃窗，没想到窗户居然毫不费力地味溜一下开了。

“咦，真见鬼。”

学仆嘟饿着，翻过窗户，跳进了屋里。

从下面看，学仆进去的窗口宛如妖怪的大嘴，黑洞洞的，着实叫人望而发怵。

下面那伙人为某种预感而惴惴不安，个个全神贯注，默然不语。

少时，黑洞洞的窗户里突然传来“啊”的一声惨叫。那声音无法形容，简直像人被勒死时发出的声音。

听到身强力壮的学仆发出鹅鸣般的惨叫，齐藤等人不知道屋里出了什么可怕的事，吓得心惊胆战，连梯子也不敢上了。

“喂，怎么回事？”另一个学仆在下面大声喊。

半晌，什么回音都没有。可是过了一会儿，二楼那个像妖怪的大嘴一样黑洞洞的窗户里，影影绰绰地露出了学仆苍白的面孔。

他把右手举到脸前，像近视眼一样直勾勾地瞅着自己的手指。他干吗要做那样傻乎乎的举动？

墓地，他发疯地摇着右手，一桩怪事脱口而出：

“血，血，倘血了。”

“‘你说什么？伤着了吗？”齐藤急不暇待地问。

“不是。有个人死了，浑身粘糊糊的，全是血。”学仆语无伦次地回答。

“什么，浑身是血的死人？是谁？是不是刚才那位客人？快开灯，还磨蹭什么！”

沉毅的老人一面大声呵斥，一面登上了梯子，学仆也跟在他的后头。女佣们挤成一团，面面相觑，脸色惨白，噤若寒蝉。

老人和学仆翻越窗户时，灯已经开亮，室内的恐怖景象一目了然。

已故烟柳爱好古玩，书房里也放置着古色古香的佛像一类的东西，他死后，那些东西仍都原封没动。

在一尊双臂伸展、叉腿站立、浑身黝黑不知是哪路菩萨的古怪的佛像脚下，躺着一个身着西服、血迹斑斑的男人。真是刚才那位叫小川的客人。

死者半个脸血糊糊的，一副临死时的痛苦表情；衬衣的胸口上沾满了血；手指屈伸着。

老人和两个学仆呆若木鸡，默然良久。少时，一个学仆前咕起来：

“奇怪呀，凶手从哪儿进来，又逃到哪儿去了呢？”

高阔的门从里面锁着，窗户没闩；可是若不是什么轻功杂技演员，那就不可能从这样高的二楼的窗户上进去。

更为诡奇的是小川这个人的行动。这个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为什么不打个招呼就擅自上了二楼的书房？还从里面把门锁上，在干什么？不光凶手，连被害者的身份以及凶杀的动机等等，一切全然不明。

这是这个故事里的第一起凶杀事件，然而，却又是多么莫名奇妙，多么不可思议的凶杀事件啊！

齐藤决定一点儿也不动尸体，先报告警察署。

一个学仆打开门，朝电话间奔去。

剩下的两人让院子里的女佣人把梯子放下，关上窗户，挂上窗钩，从外面把门也上了锁，便到楼下去了。

就是说，其后不久，小川的尸体就被严密地关闭在那间书房里了。

过了三十分钟左右，警察署和警视厅派员赶到。

从著名侦探恒川警部也涉足其间来看，当局对烟柳家接连发生的怪事是颇为重视的。

警察们听了齐藤介绍的大概情况，便决定检查一下现场。他们在老人的引导下，登上了二楼的书房。

“我已再次提醒，让他们别把屋子搞乱，不用说尸体，就是别的也一样没动过。那样惨的死尸，我们看一眼都会吓得逃出去的。”

老人边说边扭动钥匙打开了门。

人们想象着那种血腥场面，踌躇着往屋里瞅。电灯亮着，一眼就能望尽每一个角落。

“咦，房间错了吧？”

最先进屋的警察署司法主任惊诧地嘀咕着，回头望着老人。

一个古绝的质问。

大家觉得奇怪，陆续进了屋。

“呀！”

引路的老人也惊叫起来。

刚才的尸体不翼而飞了。

难道是搞错了房间不成！那个血人就是在那尊黑佛像前躺着的，别的房间没有那样的佛像。

老人诚惶诚恐地跪到窗户跟前，查看两个紧闭的窗户的挂钩，窗钩没有一点异常。

出了件完全不可能的事。只能认为尸体是融化了，或者蒸发了。

老人像被狐狸迷住了一样，瞪着眼睛环视着周围，好像尸体失踪是他的疏忽似地引咎自责道:

“难道三个人都是做梦？除我之外，两个学仆确实看到尸体的。”

恒川警部向老人询问了尸体躺过的地方，对那儿的地毯作了一番检查。

“你不是做梦，这儿真有血迹。”恒川指着地毯的一处说道。

地毯的花纹是黑紫色的，因此，乍一看上去什么也没有，可是用手一摸，指头就给染红了。

警察仍对这件怪诞诡奇的案件感到异常的职业性的紧张。他们分头在屋子内外四处搜查，结果一无所获。

“请把佣人全部集合起来，说不定有人看到过什么。”

应恒川警部的要求，佣人们被召集到楼下的客厅里。他们是两个学仆、奶妈阿波＼两个女佣人。

“阿菊不在，谁知道她上哪儿去了？”齐藤发现后问道。原来待女阿菊不见了。

“阿菊刚才听到赤熊叫得很凶，说去看看狗窝，就到院子里去了。可是，已经有好大一会儿了。”一个女佣

人想起来答道。

赤熊前天受伤以来，做过治疗后就挂在院内的狗窝里。阿菊平素极爱这条狗，她大概听到叫声去抚慰这只伤犬去了。

遵照齐藤的吩咐，一个学仆到拘窝所在的后院找阿菊去了。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大叫大喊着跑进了客厅。

“不得了啦，阿菊被杀了，躺在院子里。快点来。”

警察们闻声大惊，跟着学仆往后院奔去。

“看，那儿。”

往学仆手指处一看，只见惨白的月光下，一个女人赫然仰卧在院子里离狗窝不远的草坪上。

妖术

躺在月光下的是侍女阿菊。难道来历不明的杀人魔鬼又紧接着杀害了第二个人？

在学仆怯生生地却步之际，老练而有经验的恒川警部快步赶至阿菊身旁，抱起上半身，大声呼叫她的名字。

“没关系，放心吧。她哪儿也没伤着，只是昏过去了。”

听了恒川警部的话，大家松了口气，紧紧地围住了侍女。

终于苏醒过来的阿菊扫视了一下四周，少顷，又像想起了什么似的，苍白而漂亮的脸上浮现出不可名状的恐怖表情。

“啊，那儿，就是从那片树丛里面看的。”

在她惶恐地用颤抖的手指指着黑漆漆的树丛的暗处时，连强健的警察也不禁打了一个寒颤。

“谁？谁在看？”

恒川焦急地问。

“是……那个……呵！我怕……”

惨白的月光，黑漆漆的树丛，怪物似的人影。在那样恐怖的现场讲述刚才目睹的那个怪物的形象，她感到万分可怖。

“别怕，我们不是有很多人在这里吗？快说吧，那是我们侦察的重要线索。”

恒川认为：小川的尸体失踪与阿菊看到的东西之间有着必然的关系。

在再三催促之下，阿菊终于开口了。

由于赤熊狂吠不停，她爱怜地以为它是伤口痛了，就想去看看它。到拘窝一看，真不愧是条烈犬，原来它不是因为疼痛而叫的。可能是发现了什么可疑的东西，它正远远地虎视着刚才说的那片树丛（所以如此，是因为赤熊被挂在狗窝上了），勇敢地狂吠着。

阿菊不由得将树丛扒开看了看。“啊，我想起来都觉得害怕。那里有个我有生以来从来没有见过的可怕的东西。”

“是人？”

“嗯。不过说不定不是人。像在画上见过的骷髅一样，长长的牙齿全露在外面，脸上没有鼻子，也没有嘴唇，光秃秃的，眼睛凸出，滴溜儿圆。”

“哈、哈、哈，真是笑话。你大概是因为老觉得害怕。害怕，看到幻影了吧。哪会有那样的妖怪。”

毫不知情的警察们对阿菊的话付之一笑。可是笑声未落，又听见赤能可怕的吼声。

“瞧，又叫啦。啊，真可怕，那家伙可能还藏在那片黑影里。”

阿菊惶恐地紧搂着恒川警部。

“见鬼。为了慎重，谁到那儿去搜一下。”

司法主任命令部下的警察。

正当一个警察要闯入树丛时，慕地，“啊、啊、啊——”阿菊惨叫着一下将脸埋在恒川的怀里。她又看见了怪物。

“呀，围墙上。”

随着警察一声喊，大家把视线一齐射向树丛斜对面的上空。

一个怪物蹲在高高的水泥墙上，一动不动地朝这边瞅。半面映着月光正独自嗤笑的面孔，果真像阿菊形容的那样，的确是个活骷髅。

倘若这个怪物是杀死小川的凶手，就不能不抱着被害者的尸体，可怪物却是只身一人。那么，尸体是不是已经藏在什么地方了？

然而，不论这家伙是不是凶手，都不能不把这个夜晚在他人住宅内徘徊的相貌奇特的形迹可疑者抓起来。

“喂，站住！”

警察们齐声叫喊着，往围墙边冲去。

怪物像淘气鬼招呼“到这儿来”似的，发出“嘻、嘻、嘻”的令人生畏的声音，倏地消失在围墙外。

有人爬上围墙，有人绕到门口，恒川和警察们追赶怪物去了。司法主任独自留在宅内继续搜查。

到了围墙外，借着月光，可以清楚地看到头戴黑色便帽，身穿黑色短大衣的怪物，在没有行人的住宅街上距离一百米左右的前方拼命奔跑。

读者请君知道，这个怪物左臂和右腿是假肢。只见他驱动那不灵活的身子，连手杖也不用，吃力地跑啊跑。那是曾经在盐温泉A旅馆的长阶梯上往下走时的那副劲头。即使是假腿，只要习惯了，照样运用自如，奔走如飞。

警察们蜂拥而上，紧追不舍。人影憧憧脚步声阵阵，一场月下大追捕。

怪物朝附近的一条大街跑去。警察们轻率地以为，天刚黑，要是窜到热闹的大街上，他就会马上被抓住。他们大大地失算了。

拐过了街角，一辆汽车等在那儿。怪物刚钻进汽车，车子便像离弦的箭一样飞驶而过。

恰巧，一辆没载乘客的出租汽车从对面驶来。恒川陪部立刻将车截住，让警察们都上了车，吩咐道：

“追那辆车，多给你钱。”

怪物的汽车从热闹的大街上拐向一旁，在一条又一条冷清的街道上飞也似地疾驶。

遗憾的是，在后面追的那辆车破旧不堪，怎么也追不上对手，好容易才跟上又被甩掉。而且，寄以依赖的警察岗亭，怪物也巧妙地避过去了。

从神宫外苑穿过青山基地，行驶了不一会儿，前面的汽车在一条尽是大宅院高围墙的异常幽静的街道上更然而止，随即只见黑大衣飞快地奔跑。怪物窜进了一条狭窄的胡同里。

警察们心想这下机会到了，下了车，往那条胡同追去。

这是一条狭窄的小巷，两侧都是三米高的水泥围墙，放眼望去，在一百米左右的距离内没有一个门，一条直线全是围墙。

“哦，见鬼。藏到哪儿去了？连个影子都没有了。”

一个警察刚拐进胡同就惊叫起来。

一桩不可思议的怪事。从怪物跑进去，到警察们到达拐角，仅仅几秒钟的功夫，再快的飞毛腿也跑不出这条胡同。

月光亮如白昼，到处都无法藏身。

不，更为真切的是，有个过路人此刻正从胡同那一头悠悠荡荡地朝这边走来。看样子是附近的人，帽子也没带，穿着便装，像是在散步，那副悠闲的样子怎么也木像是个与怪物接头而走岔了的人。

“喂，刚才有没有人往那边跑？”

一位警察大声询问。那人一惊，站住了，答道：

“没有，没有人来。”

警察们纳闷地抬头仰望两侧高高的水泥墙。

要爬上这道三米高，一点儿抓头也没有的围墙，那是不可能的；而且，警察们知道，独腿假肢的怪物是玩不了那种把戏的。

不论什么样的恐怖像，只要能眼看着它都还好些，怪物在贼亮的月光下，像一阵烟一样消失了，情况便骤然使人头皮发麻。

妖术，恶魔的妖术。

然而，当今世上怎会有那样荒唐的事？！

“哎，你等一下。”

恒川警部在刚才那个过路人擦肩而过时叫住了他。

他确实想到了奇事。他想，刚才的怪物也许会在转瞬之间乔装打扮，化装成过路人若无其事地溜过去。

“嗯，什么事？”

那人惊诧地回过身来。警部不客气地打量那人的脸。当然，与怪物毫不相像，那是一位青年的普通的脸。从体形到衣着没有一处相仿。首先，那青年不是怪物的证据是，左臂、右腿健全，没有假臂，也没有假腿。

不，不，还有更确凿的证据呢，恒川为了慎重，询问了那人的名字，结果他作出了着实出人意外的回答：

“我吗？我叫三谷房夫。”

听了他的回答，参加追捕的一位警察署的警察十分惊讶：

“啊，三谷先生？您在这儿住？”

“对，就在前面的青山公寓。”

“他是烟柳家的朋友。喀，就是上次上野公园事件的时候，化装成捆柳太太去接孩子的那位三谷先生。”

警察认出青年，向大家介绍。恒川也听说过三谷的名字。

“我今天还在烟柳家待到傍晚。刚才回来后，刚吃过饭，洗了个澡。可是，你们还是为烟柳案件……”

“是的，又发生了一起奇怪的凶杀案，我们追一个有凶杀嫌疑的怪物追到这里……”

恒川简要地述说了缘由。

“懊，那个怪物，倭文子曾经在盐原温泉看见过一次哩。这么说，那还不是幻影咯。对于这次这个案件，那家伙肯定从一开始就有关系。”

“哦，有那样的事？那样的话就更必须抓住那个怪物了。可是，究竟是怎么不见了的呢？一点儿头绪也抓不到。”

“暖，关于这个，我倒想到了一点。”三谷望着一边的水泥围墙，换了一副口气，“这道围墙的那一边有个奇怪的人家。我因为经常经过这一带，很注意看，那家门总关着，以为它是一所空房子吧，夜里又有灯亮，真是个奇怪的人家。还有人说听到过里面有人的哭叫声。所以，附近的人都说那是座怪屋。那个怪物或许是设法翻过这道围墙，钻到那座怪屋里去了，那儿说不定就是坏蛋们的老窝。”

事后想来，警察们在这道围墙外偶然遇上三谷，实在是恶魔劫数已尽。

他们决定不管怎样要搜查一下三谷说的怪屋。为了慎重，他们在围墙那儿留下了一名警察。三谷一马当先，带领恒川警部和另一个警察，绕道来到了那家的大门口。

门大敞着，三人无忌惮地跨进门内，打开格子门一看，屋内毫无反应，空空如也。

里面黑漆漆的，喊叫也没人出来。

真是个奇怪的人家。虽然天刚黑，可这是多么麻痹啊；若是罪犯的巢穴，那就更是麻痹了。或者，这样房门大开也许是坏蛋们有意设下的圈套吧。

因为不能贸然乱闯，他们在门口没铺地板的土地房间内踌躇着。蓦地，里面隐隐传来抽抽略略的哭声。

“有人哭，好像是个孩子。

恒川凝神倾听。

“啊，这声音像是烟柳的茂。”忽然听了出来的三谷叽咕道。

“茂？烟柳太太的孩子？不错，这儿如果真是凶手的住处，那么孩子和烟柳太太都是该被关在这所房子的什么地方……进去看看吧。”

恒川警部决定了随机应变的措施。

“你在门外，要是有人逃出去就抓住他。”

他吩咐了身旁的警察，便同三谷一起登上门口的台阶。

他们摸索了一个又一个漆黑的房间，连个人影儿也没有。

两人断然决定分头逐个把房间的灯打开。

恒川警部进了最里面的客厅。他不在乎地想，所有的屋子都是空的，这儿反正也是间空屋，他若无其事地一拉开关.

霎时，一个像团黑风似的东西穿过房间往一边的走廊窜去。

“啊，坏蛋！”

随着警部的喊声，那个形迹可疑的家伙一面跨过门槛，一面霍地回过头来。那样一张脸！正是在烟柳家围墙上笑的那个骷髅一样的家伙。没有嘴唇的人。

“三谷，就是那家伙。他往那边跑啦，抓住他。”

警部一边喊，一边在走廊上飞快地追赶那个怪物。

“哪儿？哪儿？”

走廊尽头的房间里传来了三谷的声音。

一个人影飞跑而来。恒川在走廊的半中腰碰上了三谷。

“就是那个像骷髅一样的家伙。你没碰到吗？”

“没有，这边屋子没有来过呀。”

怪物确实在走廊上往左拐去了。那个方向只有三谷出来的房间；两边是紧闭的木板套窗和墙壁。怪物又在转

瞬之间不见了。

又是恶魔的妖术!

两人像疯子似的从一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所有的隔扇全给打开了，橱柜、壁橱。凡是能藏人的地方，连厕所的墙角都搜遍了。

因为木板套窗紧闭着，不用担心从那儿逃出去。要逃走就会弄出声响来，而且，摘下富钩还要费些时间。

两人找遍了，在一间屋子里站着，对视片刻。忽然，。谷神色骤变，咕哝着:

“瞧，听见吗？还是小孩的哭声。”

沉闷的哭声不知从什么地方隐隐地传了过来。

两人竖起耳朵，蹑手蹑脚地顺着哭声往前走。

“总好像是在厨房那儿。”

三谷边说边往那边走。

可是，厨房在刚才检查的时候什么情况也没有，电灯也是那时候打开的。

“不会的呀。”恒川警部犹豫不决。这当儿，三谷已经跨入厨房。霎时，猛听得“啊”的一声吓人的惊叫。

仁川大惊，跑去一看，只见三谷面如死灰，呆若水鸡，两眼直勾勾地瞪着厨房的一个角落。

“怎么回事？”警部问。三谷忙止住他，用几乎听不到的小声回答说:

“是他。那家伙揭开这块木板。钻进下面去了。”

那是厨房里用来装炭的常见的盖板。

警部大胆地跑上前掀开那块地板。

“呀，地下室。”

地板下想不到是一条水泥阶梯。下面的那一部分像只箱子，由于通往地板的路已被切断，怪物已无法逃脱。一定是钻到地下室去了。已是瓮中之鳖。

两人警惕地顺着漆黑的阶梯往下走。走在前头的恒川手放在腰里的手枪上。

台阶尽头有一扇门，门缝里透出一丝微弱的光亮。哭声骤然大起来。看来孩子确实就在这扇门的那边。

不知怎么回事，钥匙就插在锁孔里。恒川急忙扭动钥匙打开了门。

两人凭门窥视屋内。霎时间，屋内屋外响起了惊喜的叫声。

屋里，在微弱的油灯光下，倭文号和茂紧紧地搂在一起。

三谷飞快地跑了过去，倭文子扑到他的怀里。

然而，恒川警部对这个激动的场面置之不顾，带着不满意的神情，瞪着眼睛寻视着屋里。最重要的怪物还没有找到。

除刚才下来的阶梯外，到处都没有出口。明明逃到这儿的怪物又不见了。

一问倭文子，说是怪物傍晚把茂带到这间屋子就走了。后来再没看到他。茂一整天没吃东西，连饿带吓哭个不停。

恒川警部端下窗户上的油灯，把阶梯从上到下检查了一遍，没有发现哪儿有暗洞或暗道。

结果，虽然寻找被诱拐的烟柳母子成功了，可是追捕那个罪犯却完全以失败告终。

询问前面门口和后面的围墙外警戒的二位警察，都回答说没有人从屋里出来。

岗哨仍继续放着，在附近打电话叫来了支援的警察。从那天夜里到第二天，不光在毛内，连两邻的庭院都搜遍了，可是甭说罪犯，连个脚印儿也没有发现。

怪物身有残疾怎么能翻过三米高的水泥围墙（附近没有可供踏脚的电线杆或木桩）？在住宅内，仁川和三谷成两面夹击时，怪物在瞬息之间藏到哪儿去了？那样的藏身处一处也没有。此外，分明到地下室去的怪物为什么又不在里面？这一切都是难解的谜。

第04节

神探

不可思议的不单是没有嘴唇的人在青山的怪屋里三度消失。

在同一天傍晚突然造访妇柳家的那位小川正一究竟是何许人？他为何擅自进入已故烟柳的书房，从里面把门锁上？是谁杀害了他？凶手为何能从锁着门的屋里逃脱？

更使人不解的奇中之奇是，躺在书房里的小川血糊糊的尸体，是谁给弄到哪儿去了？为什么？

恒川认为，那个没有嘴唇的人就是杀佬〈ū男资郑　　咽　灏岢鍪榉浚　植氏绞裁吹胤饺チ恕R残碚嫱悄歉鲹　跏Ω沙隽苏夥　嫱隆？墒牵　　咽　宀氏侥亩　チ四兀克　　窖塘　业奈　教纷吟保　肥抵皇且桓鍪恕D敲矗　　寰涂隙ú卦谧≌　诘氛裁吹胤剑　　笔绷粝吕吹木木　焓鹚痉⒁魅危　谖蓙谖萃庹庑冶椋嗣耆浫啤痉纪　　还镓　澹　　坏愣　脓柯研6济环⑪郑　镱翟诓荒懿焕谜饪魅嗣亓恸帧?

此话暂且不谈。却说在恒川警部的努力下，烟柳倭文子与茂能够平安归来确属万幸。

一回到家，茂便由于恐怖和疲劳，发烧病倒在床。倭文子也忘不掉没有嘴唇的人那种说不出的下流相和滑不聊溜的牙床的触感，又是羞愤，又是恼恨，两三天内一直闷在一间屋里，几乎谁也不见。

恒川向他们俩详细地了解了可供侦缉罪犯作为线索的情况，结果，除了读者所知的以外，没有新的发现。关于那个鞭打茂的人，只知道是个“用黑布裹着脸的叔叔”，别的便一无所知。

三谷每天都来看望。他不来的时候，倭文号等得不耐烦就打电话去叫他。

亲戚中没一个能来过问的近亲，管家齐藤是个只懂忠实、性情温和的老人，在这种时候帮不了多大忙；奶妈阿波是个能说会道心直口快的女人，除了好哭没别的长处。即使除开恋爱关系，作为倭文子，除了依靠三谷，别无他人。

那两三天没出什么事，平平安安地过去了。可是，被夺走猎物的恶魔不会善罢甘休。没多久，倭文子的身边又开始发生了莫名其妙的怪事。

她发现，那个可怕的怪物的脸有时从卧室的窗户里，有时在化妆室的镜子里，有时甚至从客厅的门后，偷偷地朝她窥视。

不知是怎样进来的，也不知是什么时候逃走的，学仆他们不论追得多快，都没能抓住那个怪物。

警察署在侦缉罪犯方面绞尽了脑汁，想尽了办法，可是，就连恒川警部对怪物施展的妖术也一筹莫展。

三谷不忍眼看着情人一天天地拨怀下去，这一天，终于提出了最后一计。

他征得倭文子的同意，拜访了茶水的“开化公寓”。那裹住着赫赫有名的私家侦探明智小五郎。

三谷曾经从新闻报道上看到过这名侦探的消息，而且搞张介绍信也很方便。

到那儿一看，真是巧得很，名侦探手头的案子都已了结，正苦于无事可做。因此，三谷受到了热情的接待。

私家侦探小五郎租下“开化公寓”二楼外侧的三间房间，在那儿既当住处，又当事务所。

三谷敲了敲门，一个身穿立领眼、脸蛋像苹果一样的十三四岁的少年通报了来客。他是名侦探的徒弟。

这位少年，就是熟悉小五郎的读者诸君也准是初次见到；除他之外，这家侦探事务所还新添了一个奇妙的助手。那是一位名叫文代的妩媚可爱的姑娘。

关于这位俏丽的侦探助手为何到了这里，她与小五郎是什么样的关系，三谷由于曾有所闻，一眼便知她就是这位私家侦探的情人。

小五郎靠在客厅的沙发扶手上，吸着他最喜欢的埃及香烟菲茄露。透过紫色的烟雾，可以看到他头上的长发密厚而蓬乱，讨人喜爱的混血儿似的脸上没有胡须，两眼却炯炯有神。

美丽的文代小姐身穿合体的西服，愉快地忙着招待客人。她那小鸟一样欢快的笑声，使这个严肃的侦探事务所洋溢着新婚之家似的欢乐气氛。

三谷一边呷着文代小姐给泡的条，一边毫不隐瞒地详细讲述了盐原温泉以来所发生的事件。

“净是些莫名其妙的事。我们所到之处，都碰到一些不可想象的怪事。我并不相信什么妖术，可那些事，不说它是妖术，便无从解释。”三谷说道。

“巧妙的犯罪看起来总像是妖术。”

小五郎听三谷说话的时候，脸上不断浮现出一种异样的微笑。他终于开口了。

“可是，你认为那个没有嘴唇的人究竟是什么人？你们一点儿线索也没有？”小五郎用那种仿佛看透了对方

内心深处的口吻问道，“嗯，你是否有了什么发现？”

三谷一惊，脸上浮现出恐怖的表情，他瞅着小五郎的眼睛，说道；

“实际上，我还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我有个可怕的怀疑。这个像噩梦一样的怀疑老是在脑子中索绕，抛也抛不开。”

说到这里，他忽然打住话头，环视了一下周围，文代已退到隔壁的房间，客厅里只有宾主二人。

“没人听，你的怀疑是？”

小五郎催门下文。

“比如说吧，”三谷似乎不太好讲，“由硫酸一类的东西烧烂了的皮肤，痊愈要多少天？半个月足够了吧？”

“是的，大概半个月左右吧。”

小五郎用异常风趣的口吻回答。

“这样的话，那个可怕的想象就能够成立了。”三谷脸色苍白，继续说道，“我认为，从这次这个罪犯诱拐茂，勒索赎身钱这一点来看，似乎钱是他的目的，而实际上钱是次要的，把茂的妈妈弄到手才是他的主要目的。证据是，当时他附加了赎身钱一定要由倭文子亲自带去这样一个条件。”

“有道理，有道理。”

小五郎颇感兴趣，不住地随声附和。

“那个妖怪似的家伙在盐原温泉出现，就是在我刚才说的，冈田道彦离开温泉旅馆恰好半个月左右之后。”三谷轻轻地用肯定的口气说道。

“可是，那个冈田不是因为失恋而投身瀑潭自杀了吗？”

“社会上的人相信是那样。不过，发现冈田的尸体是死了十多天以后，只不过是简单地根据死者的衣着、身高、携带物品、大致年龄等和冈田相同，判定他是冈田道彦的。”

“腥，这么说，脸上的皮肤已经烂了？”

小五郎手搭在膝上，微微挪了挪身子。

“好像是在河里漂流时，撞到了石尖上，脸上烂得一塌糊涂。”

“那么，您的意思是，从河里漂来的是穿着冈田衣服的另外一个人的尸体，而冈田本人则用硫酸或别的什么东西，使自己变成了一副妖怪似的面孔，还活在世上。是吗？”

“而且，他还设法让人把他完好的胳膊、腿看成假肢，成为一个在世上没有户籍的人，一个虚幻的人，一个失恋鬼，运用各种手段，使他的爱如愿以偿。”

“在常识上，这种心理是不能想象的。”

小五郎歪着头，自言自语似地咕咕道。

“那是因为你不了解冈田这个人。那家伙是个疯子。他的职业是画家，而那些艺术家的心理却是我们无法想象、莫名其妙的。”

三谷把冈田在离开旅馆时弄了一张三谷和倭文子的尸体照片留下来的事，述说了一遍。

小五郎默默地听着。

“那家伙的爱真可怕。向我提出毒药决斗的也是他。不仅如此，在温泉旅馆里逗留的一个来月里．他形影不离地跟着倭文号，那到德件像发了病一样，想起来都叫人害怕。像是一头只有淫欲的野兽。只能认为，他从很早以前就爱着倭文子，只是想得到接近倭文子的机会，才特意追她到温泉来的。”

三爷满腔憎恶，激愤地继续往下说：

“但是，他的目的并不只是要把倭文于搞到手。他故意伪造一具假尸，甚至煞费苦心，把脸烧烂，在世上销声匿迹，这里面肯定有更深的阴谋。”

“比如说复仇？”

“对。我一想到这些，就浑身直冒冷汗。他是想向我报复，他是想完成毫无理由的复仇。”

然而，后来知道，冈田这家伙是个穷凶极恶的恶魔，他要干的坏事比三谷想到的更加可怕。

“来找您商量，不仅是由于痛恨横加给倭文号的极度侮辱，而且还因为惧怕他的复仇。他是恶魔的化身。您也许会笑话，我可是亲眼看见的。那家伙不可理解的消失，不看成妖术便无法解释。他简直像是一头从另一个世界来迷惑我们这个社会的异常可怕的怪兽。”

“您知道冈田以前的住址吗？”在三谷的故事告一段落时，小五郎问道。

“在温泉曾向他要了一张名片，记得好像是在涩谷附近的郊外。”

“还没变过那里吗？”

真是的，竟没想到检查冈田以前的住所。三谷为这个疏忽而略有愧色。

“哦，那儿可一定要去看看。”小五郎微笑着，“不过，我想先看一看现成的贼巢。把你所谓的妖术是怎样施展的弄明白了，贼自然就要现原形了。”

“那么如果方便的话，您是否能尽快到青山去一下？”

三谷满带对名侦探的敬佩说道。

小五郎由于对此案颇感兴趣，爽快地答应立即同去。

可是，在正要出发的当儿，出了一件预兆不祥的事。

在小五郎做出门的准备，向文代小姐交待留在家里的事务时，想先行一步的三谷，发现门下边的隙缝里露着一封信。准是谁悄悄地塞进来的。

“哦，好像是信。”

他抬起了信，交给了小五郎。

“谁来的？字迹从没见过呀。”

小五郎自言自语着撕开信封看了起来。看着看着，他脸上露出了一种异样的笑容：

“三谷先生，这个贼清楚地知道您到这儿来了哩。”

只见塞进来的信上赫然写道。

“小五郎：

终于由你出马了，我还是值得费点功夫的。可你要当心。我嘛，我同你以前对付的那些坏蛋们是不大一样的。证据就是，你刚刚受理这个案子，我就已经了上一旨掌了。”

“这么说，这家伙在门外偷听了我们的谈话？”三谷脸色苍白。

“那是偷听不到的。我并没有用门外能听到的声音说话，您的声音也很轻。贼很可能是跟踪您，看到您到这儿来了，猜到我将受理这个案子。”

“那么，那家伙说不定还在这一带转悠哩。会不会再跟踪我们？”

三谷愈是担心，小五郎反倒愈是笑吟吟地说：

“要是跟踪那倒好咯。那样就可以省点麻烦，不用搜查那家伙的下落了。”

他一面给三谷打气，一面先钻进了等在门口的出租汽车。

在驶往青山那座怪屋的途中，他们时常注意后面，可是并没有发现跟踪的汽车。

贼也许是察觉了他们的去处，早已捷足先登，暗中抢在前面了。危险，危险。仅只两个赤手空拳的人到那座怪屋里去，委实是铤而走险的莽撞行为。

两人下了车，往那座怪屋走去。

也许是警察署干的，紧闭的门上森然挂着铁锁。阳光映照的怪屋，看上去只是一座平平常常的空房。

“没钥匙还进不去呢。”

三谷看到锁说道。

“绕到后面看看吧，到贼消失的围墙那儿去。”

小五郎已经朝那边走去。

“从后面更进不去呀。没有后门，围墙那么高。”

“可是，贼是打那儿进去的，我们也该能进去。”

小五郎当然不相信什么妖术。

绕过这排房子，来到了一条宽阔的大街上，从那儿捐向后头高围墙夹着的那条出事的巷子。

“是这儿吗？”

“是的。您看，除了乘梯子翻过去，没法从这儿到院子里去。无论什么样的跳高名将都不可能跳过这么高的围墙，而且那上面还栽满了玻璃碎片。”

“那天晚上有月亮吗？”

“月亮亮得像白天一样，而且，绝对设时间挂绳梯什么的。”

两人边谈边在那条路上踌躇。小五郎时而仰望两侧的水泥围墙，时而注视着地面，接着，他突然跑到那条宽阔的大街上，朝周围扫视。他又浮现出那种异样的微笑，鬼扼地说道：

“如果贼是从这儿进去的，那么，即使我们眼睛没看到，这附近的什么地方也该有个进出口。比如说，因为是个异常古怪的进出口，我们虽然看得清清楚楚，却丝毫未能发觉，那样的话……”

“您是说这道围墙有暗洞？”

三谷惊诧地望着对方的脸。

“暗洞什么的，警察署已经作过周密的检查，那类东西不会有的。”

“那样的话，别的还有什么办法？”

三谷益发迷惑不解。

“办法是行还是不行，我先模仿贼，从这儿进进看，您是否可以像当时那样在后面追？”

在这种场合小五郎是不会说笑话的，而且，他是要表演与贼一样的妖术，是要穿过根本没有人口的水泥墙壁。

三谷惊得目瞪口呆，可是，在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下，他决定不管好歹按照名侦探的话试它一试。

三谷站在大街那边距离约二十米处；小五郎站在大街往那条小巷拐弯的地方。

小五郎一声号令，两人同时跑了起来。小五郎拐进了小巷。三谷气喘吁吁地跑到小五郎站立的地方，往围墙处一看，他突然“啊”地大叫一声，木支不动了。

一百多米长，一眼望不到边的巷子里没有一个人影，与前天晚上的情景一模一样。小五郎无影无踪了。

“三谷先生，三谷先生。”

从何处传来了呼喊声。他瞪着眼睛四下寻觅时，又传来了啪啪的拍手声。那确实是从高围墙的那一面传过来的。

三谷走近发出声响的地方，凝神听了一会儿。他恨不能将耳朵伸到围墙的那一边，可是什么声音也没听见。少顷，身后“砰当”一声响起了奇怪的声音。

全神贯注于围墙那一面的三谷不禁为之一惊，回头一看，真见鬼，站在那儿的不正是小五郎吗？

三谷如圣五里雾中。

一桩光天化日下无从解释的奇迹。太阳当空，地上映出小五郎的身影，不是做梦也不是幻影。

“哈、哈、哈。”小五郎笑了起来。

“还没明白吗？嗅，是一个愚蠢的骗术。戏法越漂亮，秘密就越简单，您是陷入错觉中，眼睁睁地看着都没有发现。”

三谷低下头，无意识地瞅了瞅小五郎的脚下。那块地面上有个直径三尺左右的圆铁盖子。那是下水道的入孔。

“哦，是这个？”

“您以为是下水道的入孔吗？我们踏在这块铁盖上走过时，是一点儿也意识不到的。东京的街道上到处都有这玩意儿。据说刚从乡下来的人意外地觉得这东西显眼；可是，我们东京人却司空见惯，甚至对掉在路上的石块都不加注意，可以说是熟视无睹。”

听了小五郎的说明，三谷终于开了口，钱言道:

“不过，在这样狭窄的巷子里有入孔是不太正常的。”

“对。”小五郎接着说，“我刚才也觉得有些蹊跷，仔细一瞧，这块铁盖同那条大街上的有点儿不一样。请看，这中间有根轴，把这儿的这个卡子一拿掉，它就会像舞台换市景的转台一样旋转。”

小五郎一边说一边按着铁盖，使它转动半圈。于是现出了一个刚好能发过一个人的洞口。

“就是说，这是个私设的人孔，下面不是下水道，而是一条狭窄的地道，通到这道围墙的里面。这是地道口的简易伪装。”

据说，曾经有个小偷将私人的级邮筒设在街角上，以此窃取了重要文件。那是因为我们并不经常记得邮筒的确切设置地点。入孔也是一样的。在一个用不着的地方，设上一个完全不用的人孔，说不定连参加过这项工程施工的工人都不会发觉。

两人穿过这条狭窄的地道，悄悄地溜进了围墙的里面。地道运到院内一间小库房的地板下面。地板有一块是可以掀开的盖板。

若照原样益好，卡上卡子，放好了这块盖板，谁也不会发现这是一条地道。

“从修筑这样一条地道来看，贼可能怀有极大的阴谋。苦心经营的隐离败露了，那家伙一定十分恼怒吧。”

小五郎脸上挂着微笑说道。

看来贼并没有藏在住宅里，可是，仍使人感到有几分紧张。

少时，两人打开厨房的拉门，走进了昏暗的土地房间。那个关押倭文子的地窖就在那儿的地板房间下面。

裸体雕像

三谷在房间里静听了一会儿，什么动静也没有，便放下心来，踏进宽敞的厨房，掀开了那块盖板。

“地窖就在底下，可要是没有灯……”

“我有打火机，走下去看看。”

小五郎叭地打着了打火机，顺着地下室的阶梯往下走去。

走下狭窄的阶梯，只见一扇坚固的铁门大敞着，门内是水泥箱子似的昏暗的地窖。

拿着打火机的小五郎贴近墙壁转了一圈，发现了那盏油灯。小五郎把灯点着，地窖模模糊糊地亮了起来。

点着灯，他又回到了阶梯上，细心地察看。不一会儿，他熄掉打火机，招呼还在上面踌躇的三谷；

“你也下来看看吧，我们一起再查一下。”在小五郎的鼓动下，三谷提心吊胆地顺着阶梯往下走。

刚走一半，便能借着昏暗的光线，一眼望到地窖内。

“小五郎先生，你在哪儿？小五郎先生。”

三谷十分惶恐，禁不住大声叫了起来。原来他举目一看，四下不见了小五郎的身影。

他好不容易克制住没往外跑，下了阶梯，瞪着双眼慌慌张张地巡视着地窖，到处都没有人影。

地窖像坟墓一样沉静，灯光昏暗而发红。于是，眼前蓦地浮现出那天晚上那个可怕的怪物的形象，那张没有嘴唇光是牙齿的笑脸。

三谷觉得脊梁一阵发凉，急忙跑出地窖，蹬、蹬、蹬顺着阶梯往上跑。这时，忽听到小五郎喊：“三谷先生……”可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三谷大吃一惊，站住喊道:

“哪儿？你在哪儿？”

“哈、哈、哈，在这儿呢。”

叭的一声，打火机在三谷头顶上打着了。

抬头一看，只见小五郎像壁虎一样紧紧地贴在阶梯的天花板上。

“这就是贼的妖术。请看，这两边都有支撑天花板的圆横木。用双手双脚紧撑着横木，下面走过的人是一点儿也发觉不了的。”小五郎从天花板上跳了下来，一面拍打着手一面说道，“就是说，贼等你们进了里面的地窖，就从这个藏身处下来，逃到外面去了。所以，这里面当然是怎么搜也搜不到的。哈、哈、哈，这个戏法的秘密是多么简单。”

看来事情真是像他说的那样。当时慌慌张张又是夜里，光线比现在还要暗，对贼的这套把戏没能发现也是难免的。

“从这里跳下的贼到哪儿去了？不用说，他是从后头围墙边上那间小库房，通过地道，到那个入孔处了。虽有放哨的警察，可是警察可能和你一样，光是盯着围墙，使他可以瞅空子逃了出去……这就是你所谓的妖术的

奥秘。”

两人又检查怪贼消失的那条走廊，发现那儿也不是没有可藏身的地方。

先是在烟柳家的书房里发生奇怪的凶杀，接着是尸体失踪。发现怪物，紧紧追赶，而怪物又利用那个入孔消失了，如此不可思议的怪事一个接着一个地出现，简单的把戏也就被看成是妖术了。

贼利用那些人孔、地窖的天花板玩的把戏一被揭穿，那么，在走廊上的消失便迎刃而解，连查都不用查了。三谷几乎是心不在焉地听着小五郎的解说。

结束了住宅内的勘查，来到外面时，同三谷对逐个解开了谜似乎十分满意的神情截然相反，解开了谜的小五郎脸上竟奇怪地浮现出一种说不出的困惑的表情。

“你怎么了？”三谷不解地问。

“哪里，没什么！”小五郎振作起精神，仍旧那样微笑着回答，“可是，说实话，我好像觉得碰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家伙。真可怕，可怕的倒不是贼的那些巧妙的把戏，而是我们能够这样轻而易举地把那些把戏拆穿。”他目不转睛地盯着三谷的脸。

“为什么？你说的意思我不太明白。”三谷也凝视着对方的眼睛向道。

两人沐浴着秋天晴朗的阳光，奇怪地对视良久。一个有点异样的场面。

“不，你番放在心上，以后会有机会详细告诉你的。那么，我的下一步就是查一查冈田以前的住所吧。”小五郎换了一副口气，若无其事地说。

然而，这场莫名其妙的谈话却蕴藏着极其重大的含义。那时，小五郎表露出的困惑表情足以证明他绝不是一个寻常的侦探。请读者将这些细微的情节保留在记忆里吧。

却说三谷的名片袋里刚好就有冈田的名片，于是他们决定根据那张名片去访问冈田以前的住所。

出租汽车在代代木练兵场西侧还留有武藏野遗迹的冷清的郊外停了下来。

冈田以前居住的画室找起来颇费一番功夫，结果还是找到了。

一座奇特的尖屋顶，绿油漆的西式建筑座落在杂草丛中。那纯粹是一座画室。

他们想进去，可是门窗都关得严严实实的。可能还是空房子吧。

听说离画室五十米左右的一家独户人家是这座画室的主人，两人便访问了那里。

“那座画室您要是肯租的话，我想进去看一看。”小五郎为了制造机会说道。

“你们也是画画、搞雕塑的吗？”

房主是个四十多岁，似乎很爱贪便宜的乡下老头。看来冈田也搞雕塑。

“我们同死去的冈田是间接的朋友，也是同行。”小五郎说了假话。

房主打量了一下两人的服饰，又奇怪地说道：“那座房子不同一般，要稍微贵一些哩。”

“要多少？”

那是不吉利的溺死鬼住过的画室，而且已空了好久，竟要高价出租，有点儿不寻常。

“不，不是房租资，是因为有附属品，有冈田先生遗留下来的大型塑像。我是想请你把那个一起租去。”

向房主一了解，原来这座画室先是属于一个雕塑家所有，他将它买下来用来出租。冈田是最初两年的租户，冈田是个异常孤独的人，既没有亲戚，也没有知心朋友，接到警察署的溺死通知，也没人去收尸。因此，最后还是房主将一切承揽下来，从葬礼到下葬全是他张罗的。由于这些原因，冈田遗留在画室的物品全归房主所有了，其中包括价值高昂的雕塑。

“那些东西能值多少钱？”小五郎满不在乎地问。

回答令人吃惊；“便宜点，五千元。”

问他是谁的作品，房主说当然是冈田的。区区无名的冈田之作，要价五千元是太贵了。

“这个么，我不说你还不知道呢。”房主是个喋喋不休的人。

“是这样，办完冈田先生的葬礼不久，来了一个买卖人，他叫我一定要卖给他。我问他给多少价，他开价一千元。

“俄对那玩艺儿的价钱一窍不通，因为那人好像很想成交，我还价说一千元不卖，于是就一百元、二百元地抬了起来，终于抬到二千元。

“我觉得这东西好像能赚大钱，于是，嘿嘿嘿，我起了贪心，固执地说二千元也不卖。

“那个买卖人软了下来，回去了。我想他过些日子准会再来的，结果他第二天就来了，又一百元、二百元地往上抬，三千元啦。照这样下去，不知会涨到多少哩。我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仍坚持不卖。以后没过几天，他又来了，每来一次，价钱就逐渐往上涨。终于涨到了五千元。我答应了。

“可是，他说第二天来取货，结果都过去半个月了，仍旧杳无音讯。

“你可能会说就赊给他吧。我何尝不想赊给他，不过要赊账，他就必须赶快把那些雕塑运走，偌大的雕塑老放在屋里，不好做活儿。

“可是，又不能将价值五千元的宝贝摆在外面任凭风吹雨打，实在叫人为难。怎么样？你们看，如果那些雕塑值钱就买下吧，对我来说，卖给谁都是一样的。”

房主一面独自笑着，一面来回察看小五郎和三谷的脸色。看到二人穿着阔气，气度不凡，这个贪得无厌的老头就一个劲地穷吹，大概是想做成这笔买卖吧。不过要价五千元，虎头也太高了点儿。

然而不管怎样，冈田的作品有那样高价的买主是不太寻常的，个中必有缘故。

“能不能让我们看一看那些雕塑？”小五郎感到很有意思，途要求一猪价值五千元的大作。

房主带着两人进了画室。打开两三扇窗户，室内豁然明亮起来。

这是一间三十平方米大小的房间，像寺院的殿堂一样，天花板很高。屋里面画架、画布、石膏块、雕塑用的材料、破损的画框、摔掉了腿的桌椅等等扔了一地，其中，一堆像庙会里的花车似的庞然大物几乎占去了整个房间的三分之

“这就是塑像。”房主一边说着一边扯下了盖在庞然大物上的白布。白布下面是一群裸体女人的石膏像。

“啊，真不得了，可是这些偶人多丑啊。”三谷惊叹道。

像小山一样厚厚的石膏底座上，管叉着管、腿叉着腿的人尊等身大的裸体女塑像，有的躺卧着，有的站立着，令人叹为观止。

从微开的窗户透进来的一丝细弱的光线映出了塑像杂乱的阴影，虽说工艺不怎么精巧，却给人一种奇怪的恐怖感。

可是，那个人说是真的来买这样一件拙劣的技术品是不大寻常的，首先是，这堆小孩子恶作剧似的粗劣的石膏块连五百元都不值。

“那个来买塑像的商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小五郎问。

房主皱着眉道：‘’他是个严重的残废人，管和腿都有一条是假的；眼睛坏了，戴着一副大墨镜；鼻子和嘴上还罩着口罩呢；说话很不清楚，鼻音很重，看来可能是个豁鼻子。”、

听了房主的话，他们俩不由得对视了一眼。房主描绘的商人跟那个怪物一模一样，可是怪物为什么那么想买这种不值钱的石膏像呢？其中必有缘故。

小五郎嘴边的微笑消失了。这是他头脑开始紧张活动的标志。

“冈田是出于什么考虑而雕塑这样大的石膏像的？他没向您说过什么吗？”小五郎一边细心地检查每一尊裸体女塑像，一边问道。

“好像也没说起过要拿到展览会上去．对不起，你们回家、雕塑家的事，我们普通人是没有一点儿数的。”房主苦笑着坦率地说道。

“这些塑像是在什么时候完成的？”

“惺，那就不知道啦。冈田先生是个古怪的人，就是走在路上遇到我也从不说句话，在家里也把窗户关得严严实实的，大白天开着灯工作。我差不多没看到这间房子的窗户开过。”

越问，事情越是蹊跷。既然冈田是这样的怪人，那么三谷怀疑冈田就是没有嘴唇的人，看来也未必是荒诞的空想。

“那个怪人给这些塑像走了价，可是到现在还不来取货，这有点儿不太正常啊。”小五郎道。

房主极力辩解：“不，因为是五千元，可能是张罗不到那么多钱吧。不过，那人是真的想要，我绝不是瞎吹。”

“不是不相信。”

小五郎与三谷交换了一下眼色，又浮现出那种不可思议的微笑，接着说道:

“那人是改变主意了吧，恐怕再等他也不会采取喀。三谷先生，这对于我们来说不是挺有趣的吗？”

听了小五郎的话，像吹来了一股冷风，三谷不禁打了个寒呼。

“三谷先生，你知道之六尊<拿破仑》这部侦探小说吗？那写的是有一个人将拿破仑的石膏像统统打碎的故事，本来人们都认为那人是个疯子，而实际上，有一尊拿破仑像里面藏着珍贵的宝石，他是为了找到那些宝石，才将那些形状相同的石膏像一个一个统统敲碎的。”小五郎用手指头笃笃地敲着一尊裸体女人的石膏像说道。

“那个故事我读过。可是这一群塑像里倒不见得藏着宝石，因为没有必要为收藏小小的宝石而雕塑这样大的群像。”三谷对私家侦探的设想付之一笑。

“不，我并不是说石膏像里总藏着宝石。我是想，这里面可能藏着对有的人来说比宝石更有价值，而且非这样大的群像使藏不下的东西。”

不知不觉中，暮色从微开的窗户里悄然透进宛如专院殿堂一样的画室内。

洁白的裸体塑像阴影淡薄起来，仿佛要潜入犹如梦境的黄昏的灰暗之中。

“指看，在这些丑陋的塑像中，有三尊好似鹤立鸡群，异常出色，我国IJ才就注意到这一点了。”小五郎一一指着那三尊裸体女塑像说道。

果然，三个栩栩如生的女人，像是躲藏在五个拙劣的裸体女人背后一样，分别以各种造型蹲在那儿。

暮霭遮住了粗糙的肌肉的细微部分，那三个栩栩如生的女人全身线条便清清楚楚地显现出来。

“这样看上去，雕塑真是令人可怕的玩艺儿啊。”

可能是头脑简单的乡下老头也产生了不同寻常的感觉吧，房主用低微的声音咕哝道。

三人一直默默地站在越来越暗的昏暗中。

看上去宛若八尊塑像中又增添了三尊。

“哎，不行，你干吗？”

突然，房主尖锐地叫着，往小五郎身边跑去。

小五郎猛地朝一个裸体女人腰部踢了一脚。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不打招呼就踢那价值五千元的商品，而且，把那珍贵的塑像增阴了，难怪房主发起火来。

“你疯啦？真是胡闹！好吧，赔吧，你把我的待售品损坏了，五千元，少一文也不行！”老头像要揪住小五郎的前襟似地吼道。

一个裸体女塑像腰部蹲了四五寸左右，那样子叫人觉得可怜，石膏的糖口下面露出像黑布一样的东西，像是

鱼内脏什么的，叫人看了发怵。

小五郎蹲在那尊塑像的旁边，丝毫不理会老头的叱责，聚精会神地查看着那件像石膏像芯子似的东西，可是过了一会儿，他转向这边时，只见他脸上表情异常严肃，骇然可怖。

“我是想知道这种粗制滥造的东西为什么能值数千元。这样的东西竟有出高价的买主，那么，只能认为其价值并不在于石膏像本身，而在于石膏像中藏着的东西。当然，像刚才说的那样，里面藏的既可能是真正值钱的宝石之类，也可能相反，而是一文不值却又绝对不能让他人看到的某种极其秘密的东西。”

“哦，那么你说这里面究竟有什么？”听了小五郎意味深长的话，房主也略微平和了点，不解地问道。

“看看就知道了，瞎，仔细瞅瞅那个键口处。”

果然，老头像刚才小五郎那样用手摸了摸那块黑布块，立刻吓得大叫一声，闪到一旁。昏暗中，老头的脸像幽灵一样毫无血色。

“明白这样的东西为什么会有高价买主了吗？你没有认出那个戴口罩的怪商人就是犯下了杀人罪的凶手冈田道彦吗？没有什么熟悉的地方吗？”

“嗯？什么？这么说冈田先生在盐原没有死……”

“可能是故意制造已死的假象来欺骗警方的眼睛。犯下如此大罪，他不得不装死，这是不难理解的。”

“这种事，我可什么都不知道。这么说，是假死的冈田先生化了装来买自己塑的这些塑像的吗？”房主吓得声音嘶哑着家道。

“种种事情都使人不能不那样认为。”

“那么，那里面究竟藏着什么？那个有怪味的软乎乎的东西是…”他分明知道是什么，却不由得问了一句。

“女尸，三具女尸。”

“胡说，胡说，那种荒唐的事，无论如何。”顽固的老头像要哭出来似地哭丧着脸，摇着手叫道。

“是胡说还是真的，看一看并不费事。这样就行啦。”说着，小五郎又抬起坚硬的鞋跟朝第二、第三个探作塑像猛踢。

第05节

神秘的书房

“哆、咯”，鞋跟接连发出“咯咯”的声响，石膏碎块稀里哗拉地飞散到四面八方。

几乎与此同时，就像是此刻石膏裂声的回声一样，响起了第三种异样的声响。

小五郎只踢了两次，可奇怪的是声音倒响了三次。

接着在第三次声音响过之后，稀里哗啦地飞散到地板上的不是石膏的碎块，而是锋利明亮的玻璃碎片。那声音与石膏的破裂声几乎是同狈⑸　模　蛇耍　皇迸2磺宄　　舴⒆院未ＡＫ　歉械绞　制婀郑　墒遣灰换嵘　//謇擅Ｔ　簧却盎Π既ィ　　酱巴獾哪杭停　谑峭　膳Gì_伺橛伞Ｊ鞘裁慈舜舜巴馔督　诵∈　罚　缮5.氛潜淮蚱频拇安Ａ　槠　？

“捣蛋鬼，孩子们都在后面的广场上玩，没办法。”

“跑得真快，转眼就没影儿了。”小五郎咕哝着从窗户前转过身来，忽然发现脚下有个白色的东西，便拾了起来。

是一张包着石块的纸片。打开一看，上面用铅笔写道：

干吗老管闲事？这是第二次，屯是最后一次警告。

当心追悔莫及！

又是怪物对小五郎的警告。

“畜生！”

小五郎骂了一声就打开窗户，纵身跳到窗外，可是不一会儿仍徒劳而归。

“真见鬼。”他现在用先前在青山勘查完怪屋时同样的那种异样的困惑表情嘀咕道。这一事件有双重意义，他好像恍德者破了那险恶的用心。

在房子的周围四下搜寻，到处都不见投石头的家伙。虽是黄昏，还能看清东西，在短短的二三十秒内怎能逃出那个一眼望尽的广场？不可能。又出了一件不可能的事，而且，这一次是连小五郎也无法解开的谜。

“因为揭露得太彻底了，所以，罪犯不堪忍受，做出了这样的恶作剧。可是越这样我越是要使他原形毕露。”

小五郎像是想到了什么，从画室的墙角拾来了雕塑用的裙子，使劲地在受了伤的三尊裸体女塑像的脸上、胸部敲了起来。

石膏叭聘叭略地飞散，随着梭子的敲击，裸体女尸的腐肉一点一点地显露出来。

于是，黄昏的画室中展现出意外的景象。若在这里细细描述，未免太残酷了，那一切就只好听凭读者去想象噗。

笔者只能记述那样塑像中包藏着年轻女人的尸体这一事实，只能记述尸体都裹着白布，上面涂上了石膏这一事实。

不言而喻，这件事即刻就报告了所属警察署和警视厅，继警察之后，又来了一伙检察官。

小五郎与三谷已经将能看的都看了，因此就向最先赶来的警察们叙说了事情的始末，留下了姓名住址，而后便急忙驱车驶向烟柳家。

“我看这个世界十分可怕，跟以前已不大一样了，这些天来的事件像是一场漫长的噩梦。”三谷在疾驶的汽车里毫不掩饰又惊又怕的神情，像求救于小五郎似地说道。

“人类社会的黑暗面包藏着许许多多令人难以置信的罪孽，不论什么鬼诗人的幻想都达不到现实社会的恐怖。我迄今屡屡看到了那些东西，就像解剖学的学者不断炫耀外行不知道的人体内脏一样，我充分地看到了这世界内脏的肮脏的恐怖。尽管如此，我对今天这样可怕的事也是初次碰到，你觉得像噩梦一样并非没有道理呀。”小五郎沉郁地说。

“冈田这个人为什么要杀死那么多的女人，把她们藏在石膏像里呢？真是不可想象的心理。是疯子？还是有些故事里讲的杀人狂？”

“恐怕是的。不过，我觉得这件事虽然怕，但还有别的意思。我好像觉得我恍惚看到迄今出现的事件里，有个莫名其妙、像影子一样的东西，而我没能抓住它。坦白地说，比起没有嘴唇的人以及女尸塑像什么来，倒是那个看不见的影子一样的东西更为可怕，使我觉得棘手。”

接着，两人陷入了沉默。说得多了，事件的印象就更深了。

不一会儿，汽车驶到烟柳家的门口。倭文子身边带着茂，在健壮的学仆们护卫下，闲居在里院的一间屋子里。当听说她所信赖的三谷与神探小五郎同车来到，便振作起精神，来到客厅与他们相见。

齐藤及佣人们在三谷的介绍下，到侦探的面前寒暄了一番。

正好是用餐时间，晚餐已经备好。小五郎想到勘查邪内需要相当的时间，便不客气地决定就在这儿吃饭。于是他给开化公寓挂了个电话，将情况告诉了家里。

是文代接的电话。那会儿家里还没有什么异常。

接着，小五郎想在吃饭前去看看那个二楼的书房，便在三谷和齐藤的带领下登上了二楼。

室内的情景眼前天小川被杀尸体失踪时毫无变化。

一眼看去，与普通书房不同的是，一面的墙边摆着几着古色古香的佛像。

书房是西式构造，天花板报高，大写字台上摆着佛像，墙上挂着几副阴部的油画，整个房子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

小五郎在齐藤的指导呼，走近小川躺卧的地方，检查地毯上的血迹。他忽然扬起脸，瞅了瞅面前奇怪的佛像，接着便惊奇地久久打量着佛像。

伸着腿扬着手叉腿站立的佛像跟小孩差不多大，摆在旁边黑不溜秋的金属像像缩小了的大佛高约三尺。

小五郎目不转睛地盯着金属座像那张木无表情的光溜溜的脸。

“你们没发现吗？’”过了一会儿，小五郎回头望着三谷和齐藤说道。

不知为什么，那语调听起来异乎寻常，几乎要吓人一跳。

“是不是佛像的眼睛不太对头？”齐藤不息地反问道。

“是的，我看到这尊佛像的眼睛眨了一下，你们也看到了吗？”

“没有…，可是，那尊佛像说不定是能眨眼的。”齐藤一本正经地说出了十分诙谐的话。

“那是为什么？真有那样荒唐的事？”三谷惊奇地插话道。

“以前就有过这样的说法，像是传说，也像是迷信。过世的主人说他深夜在这间屋子里的时候就常看到它眨眼。我虽上了年纪，却不相信这种迷信似的说法。不过主人是个笃信神佛的人，一直把它奉为灵验的神明。”

“有意思。那么，除了你的主人外还有没有人看到过？”小五郎问。

“佣人们也偶尔说起这件事，可是主人不让人瞎说这些无聊的事，他不喜欢人家把他的住所说成是凶宅。”

“这么说，并不是我神经过敏学？”

小五郎似乎对这个神奇的迷信很感兴趣，又走到佛像旁边，细心地查看佛像的眼睛，可是什么也没发现。

然而，不论怎么说，金属铸成的佛像是不该会眨眼的。

可是，就在小五郎弯腰查看佛像的时候，屋里突然一团漆黑，电灯灭了。

与此同时，只听得“啊”的一声惊叫，有人扑通一声摔倒在地。

“小五郎先生，怎么了？”黑暗中响起三谷的尖叫声。

“快点灯，谁有火柴？”

然而，已经不需要火柴了，转眼功夫，电灯又刚地照亮了整个屋子。

只见小五郎倒在佛像前，正好是卧在前几天傍晚小川被杀的地方。齐藤联想起小川前天的事，以为小五郎也遭到了同样的不幸，大吃一惊。

三谷跑上前，扶起了私家侦探。

“伤着了吗。’

“没有，没事儿。”

小五郎推开三谷的手，一下子站了起来，可是脸色却惨白如纸。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齐藤战战兢兢地问。

“不，没什么。放心好了。走，到那边去吧。”小五郎什么也没说，径自走出屋子。另外二人也无心留在这个鬼地方，跟着小五郎走了。

“齐藤先生，把门锁上。”来到走廊里，小五郎低声说道。

齐藤照小五郎说的，从外面锁上了书房的门。就是说，将眼睛看不到的什么东西关在屋里了。

“把钥匙借给我一会儿好吗？”小五郎道。

于是，老人一面交出钥匙，一面像开玩笑似地问道：

“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一点儿都不明白。”

“三谷先生，你也什么都没看见吗？”小五郎没回答老人，向三谷间道。

“电灯灭了，屋里什么也看不见。出了什么事？”三谷也不得其解。

小五郎并不多言，只说了几句含蓄的话。

不一会儿，三人坐到了楼下的餐桌前用餐。主人是倭文子，茂也坐在她的旁边。

席间闲话不多。大家都避免谈及那令人讨厌的犯罪案件。

有一点要交待一下。小五郎问：“刚才停电没有？”倭文子回答说；“电灯从没熄过。”这就是说，刚才二楼书房电灯熄灭好像不是停电，而是什么人关掉了那间屋子的开关。

用餐过后，人们都回到客厅，分别坐在舒适的沙发上休息，断断续续地进行着不甚热烈的谈话。这会儿，一个学仆来叫小五郎接电话。

进来一看，不知是什么时候离开客厅的，小五郎不见了。

以为他上厕所了，等了一会儿老不见他回来。

“他拿着二楼书房的钥匙，会不会一个人上那儿去了？”齐藤发觉后说道。

于是，连忙叫学仆去看看，可是也不在那儿。

“奇怪。先把他的电话接到这儿来吧。”

在三谷的指示下，电话接到客厅里来了。

“喂、喂，小五郎先生这会儿不知到哪儿去了，有急事吗？”三谷说道。

于是，一个孩子尖锐的声音回答了他：“我是小五郎侦探事务所的，快叫先生，出大事啦。”

“哦，你是那个小家伙吗？”

三谷想起了白天在开化公寓见到的小五郎那个可爱的少年助手。

“嗯，我是小林。你是三谷先生吗？”

“是的，小五郎先生啊，不知到哪儿去了，到处都找不到他。你说出大事了，出了什么事？”

“我现在用的是公用电话，文代小姐被人拐走了，准是白天送恐吓信来的家伙。”

“哦，文代小姐？”

“就是先生的女助手，你也见过的。”

啊，赋开始从想不到的方面进行反击了，其阴谋就是抢走小五郎的情人，以此折磨侦探，迫使他不再干预这一案件。

“你现在在哪儿？文代小姐是怎么被拐走的？”三谷拼命地朝话筒呼喊。

“我到你那儿去吧。在电话里讲不清楚，而且先生又不见了，我很不放心。”

少年侦探小林说完便挂上了电话。

三谷将这一情况告诉了倭文子和管家齐藤，决定再寻找小五郎。

佣人们分头在屋子和院子里寻找，然而奇怪的是，到处都不见小五郎的踪影。

难道他会不声不响地回去了？又是一起人身失踪案。从前天的小川尸体，到现在的私家侦探，都在这所住宅内失踪了，使人觉得烟柳家已变成了一幢可怕的凶宅。

齐藤忽然想起二楼书房钥匙交给小五郎的事。刚才学仆说书房里没人，说不定小五郎正锁上门在屋里勘查呢。

老人想弄清小五郎在不在书房，独自一人上了灰蒙蒙的二楼，朝书房走去。

走近一看，书房的门半开着，屋里有灯光。

“咦，见鬼，门上的钥匙明明交给小五郎先生了，别人没有钥匙呀，这么说，小五郎先生可能还在屋里哩。”齐藤一边想一边走近屋子。屋里仍旧空无一人。像殿堂一样空荡荡的房间内，只有缄默的佛像赫然立在那儿。

小五郎说过，这起案件所有的谜底都在这间屋子里，而且从房门开着来看，这间屋子他至少进来过一次。

那么那以后又怎样了呢？是不是通过小川尸体相同的途径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

老人细心地搜寻每一个角落，到处都不见小五郎，连他的尸体也找不到，于是他歪着头走到门边，想离开这间屋子。

这当儿，电灯又一下子熄灭了，只有走廊上暗淡的灯光微微照在门边上，老人的身后是骤然袭来的黑暗。

电灯开关就在门旁边老人的视界之内，确实没有任何人动过它。就是说，电灯是神奇地自动熄灭的。

齐藤不由得回过身来，对黑暗中看不见的敌人拉好了架势。

“谁？谁在屋里？”

一个人也没有，可是由于恐怖，老人禁不住吼叫起来。

然而，吼声未落，简直像老人唤出了恶魔一般，漫漫的黑暗中有人的动静。借着亮光一看，有个人影像阵烟雾一样呼地一下子从对面的窗前闪过。

“谁？谁？”

老人不住地发出惨叫似的喊声。

黑暗中还有更黑的。那团黑影似的东西慢慢地朝这边走来。

齐藤老人惊恐至极，准备关上门逃走时，黑暗中突然响起了宏亮的笑声。

与此同时，像早有约定似地，屋里豁然明亮起来，那看不见的手又打开了开关。

明亮的灯光照射着怪物的真面目。

“啊，你卜老人吓得目瞪口呆。

站在灯光下的就是刚才到处都找不到的明智小五郎。

“这太离奇了，你是藏在哪儿的？”齐藤盯着小五郎们。

“没藏在哪儿呀，刚才就在这儿。”

小五郎笑嘻嘻地答道。

准是说谎。虽说是上了年纪的人，可也不会把一个大活人给看漏了。而且，刚才学仆也到这屋里来找过一次。

窗户都关得严严的，小五郎是不可能藏在窗外的，那么他一定是在屋里。可是藏在哪儿呢？

是在佛像里吗？那里怎么也藏不下一个人。况且铸器。木雕的佛像中怎么进得去呢？墙壁和地板上没有暗洞，这在小川尸体失踪时，警察署的人已仔细地检查过了。

“澳，没什么，一定是你的眼睛有毛病吧。”小五郎若无其事地说着走出了屋子。

老人无可奈何，便按下对小五郎失踪的疑问，诉说了小林打电话来的情况。

“什么？文代小姐？贼？”小五郎不由得为这突兀的凶讯而收敛了笑容。

他三步并作二步，急急忙忙地来到客厅。为寻找小五郎不约而同地聚集到客厅里的人们对小五郎的突然出现感到十分惊奇，一齐向他提出各种质问，然而他无暇回答，只顾向三谷打听电话的详情。

这当儿，小林乘出租汽车赶到了。等得心急的人们连忙拉着他的手，把他带进了客厅。

于是，谈话转到了文件小组被诱拐的事件上。而另一方面，那个小川为什么要溜进书房？是谁杀害的？尸体到哪儿去了？还有刚才电灯奇怪的一明一灭，小五郎的失踪和突然出现，等等。这一连串在二楼书房里发生的奇事的谜，此刻都一个也没能解开。

小五郎好像已经掌握了那些秘密，可是不知为什么，他却一点也不透露。也许还不到披露的时候吧。那么，书房的秘密暂且秘而不宣，下面来叙述令人心焦的小五郎女助手的下落吧。

刚进客厅的小林那苹果似的脸蛋格外红润。据他气喘吁吁地说来，事情是这样的：

傍晚五时许，一辆汽车来接文代小姐，说是小五郎派来的。

来人带着一张便条，上面用小五郎的笔迹写道：“有急事，请速来。”因此，她毫不怀疑地乘上车走了。

然而，小林也许是有预感吧，对白天贼的恐吓信和小五郎出门时交待的事总是很担心。他倒是劝阻过文代小姐，可是，她并不听，他只好独自忧心地目送汽车离去。这时候，正好驶过一辆出租汽车。

小林忽然生起了孩子般的侦探心，他叫住那辆车，跟踪文代小姐的汽车。

文代小姐的汽车在演出菊偶人的两国国技馆前停了下来。

小林的出租汽车尾随在后面五十米左右，所以他在同一地点停下车，从车上下来时，那一带已不见文代小姐

的踪影。

他向给她开车的司机打听，回答说，文代小姐跟着那个托司机带信去的人刚刚进了国技馆。

问他那人的模样，怎么也不像是小五郎，因此小林愈加怀疑，便买票入了场，从剪票口的少女到菊倡人的看护员。小卖部的售货员等，一个个地问过来，虽然有人说，记得像有个穿西服的美人走过，却都不知她在哪儿。

在场内转了一圈来到出口时，已经没人说看到过文代了，收票的人也说没有那样的西装女郎走过。这就是说，文代小姐肯定还在场内的什么地方。

于是，小林又从出口折回，在观众中边走边找，可是怎么也找不到。

小五郎把文代小姐叫到这种地方来真是不可思议。首先，如有急事，他可以打电话，而无须派汽车来，而且，找了这半晌仍未找到那个穿着显眼的文代小姐，总是有点不太正常。

小林查到了烟柳家的号码，利用国技馆外的公用电话给烟柳家挂电话，这时候他才知道小五郎在烟柳家。就这样，为商谈紧急措施，他急忙赶到了这里。

“那个叫走文代的人一定是冈田的助手，因为冈田决不会在人群里露面的。”三谷断定这次这个罪犯是冈田道彦。

“啊，怎么办哪？光麻烦你办我们这件案子，假使文代小姐遇上了这样的事。那家伙多可恶啊。”俊文于道歉似地嘟哝道。

“文代小姐是很熟悉我的笔迹的。从她受那个人的骗来看，诚的假信一定是十分巧妙的。菊俩人……啊，像是那家伙想出来的。贼说不定在以国技馆为立足点，图谋干下什么可怕的坏事。画室内的女尸塑像、书房里的佛像，还有国技馆的菊倡人，那家伙作案，总是不离开锅人。”

小五郎异常担心地站起身。

“我必须立刻去国技馆。那个杀人魔鬼会怎样对待文代呢？说不定都来不及了。”小五郎说完便带小林出了房门。

“三谷先生，请你注意一下二楼的书房，窗户还要关紧，别让任何人进去，要郑重地告诉佣人们，千万不能进那个房间，弄不好会出人命的。”

小五郎在走廊上边走边向送行的三谷反复交待。

女侦探

对于文代来说，明智小五郎的命令是至高无上的。

什么原因？什么目的？她无须多问。只要小五郎一声令下，就是火海她也会跳进去，小林当然是劝不住她

的。

她毫不迟疑地乘上了来接她的汽车，甚至在知道目的地是出乎意料的两国国技馆时，也没有犯疑。她是一位平生就对离奇事讲习以为常的侦探助手。

在国技馆前一下车，有个不相识的男人在等她。他早已准备好两张票，走进了剪票口。

那人头戴黑色呢帽，一身黑色素装打扮。外套的领子翻竖着，相沿低得遮住了脸，还戴着一副大墨镜，口罩把鼻子都盖住了，容貌全然看不清。

从他走路东倒西歪的样子来看，好像是个上了年纪的人，而在举止上，总好像有一些欲掩饰又掩饰不住的精悍之处。真是个怪人。

“它是小五郎先生的助手文代小姐吧？我与小五郎一起受理这件案子，这会儿小五郎先生在里面监视着一个人，暂时抽不开身，所以我来接你。这是一次不寻常的搜捕。”

他隔着口罩，操着极不清楚的声音自我介绍。

文代彬彬有利地致谢后问道：“还是烟柳家的案子？”

“是的。不过，还没通知警察署。对这里人也得保密哟，那么多的观众一乱起来，会让鸟儿逃脱的。”那人压低声音，煞有介事地说道。

此刻正是华灯初放，太阳的余辉与灯光相互对消的最不吉利的傍晚时分，薄暮中，那个黑怪物显得十分可怕。

“请快让我见了小五郎先生吧。”

文代忽然想起了“没有嘴唇的人”，她没有听到白天三谷与小五郎在事务所的谈话，所以，对怪物的事还不如读者诸君知道的多，可是或许还记得新闻报道吧，她总觉得眼前这个人好像就是那个怪物。

“嘿，别急嘛，小五郎先生在监视着罪犯呢。眼下就等于是抓住他了，这还得借你一臂之力哩，就是说要借助于你那美女的魅力。幸好对手不认识你，所以有你帮助，就可以顺顺当当地将贼诱出人群，而不致出什么大乱子。”

两人一边喊喊喳喳地嘀咕着，一边沿着像蜗牛充一样一层绕一层的小道，往深处走去。

两边是用菊偶人摆出的各种奇形怪状的场景，与其说是漂亮，毋宁说是可怕；四周飘着浓郁的菊香。

文代渐渐不相信那人的话了，可怕的怀疑像黑云聚集到心头。

然而，她并不是因此而想临阵逃脱的胆小鬼。

将计就计，假装受骗来欺骗此人，这一念头，此时已经在她的头脑中形成。

越往前走，菊偶人的舞台越是一个比一个规模大。

舞台上，弯弯曲曲的红色栏杆华丽美观，高高的九层塔巍然耸立，壮观的人工瀑布直下数十丈深的悬崖；还

有纸糊的大山脉、黑漆漆的杉树林、茂密的竹丛、巨大的水池、深级的谷底、天然船的绿叶丛，无数个散发菊香的菊偶人，等等。

在现代的东京，这座国技馆里的菊偶人同从前明治时期流行的展览馆、透视画馆、迷宫以及几年前绝迹了的浅草十二楼一样，形形色色的假货触目皆是；令人惊奇的秘密到处都有，确实具有令人流连忘返的磁力。

文代不能不对贼（此刻那个并肩而行的人说不定就是那个贼）选择这一地点的绝妙的机智而暗自惊叹。

倘若有凶恶的罪犯逃进这座迷宫之中，说不定能平安无事地藏上一二个月。

那里有纸糊的假山、真正的森林、菊偶人的布景建筑物，确是个很好的藏身处，而且还有许许多多等身大的半偶人，可以悄悄地扮成一个半偶人，若无其事地站在黑漆漆的菊花丛中。

却说文代同那个怪人此时已走过了那两侧布设着樱花的假山。

“半偶人这东西像人一样，真叫人有点害怕哩。”那人悠然地说道。

“嗯，小五郎先生到底在哪儿？”文代已经隐约感到他说小五郎在这儿是一片流亡，可是仍旧装出担心的样子问道。

“就在前面，就在前面。”

不知为什么，他虽然那样回答，却有点慌张起来，而且好像留心外套右面的口袋，他不时背着文代，悄悄地将手伸进口袋，好像是检查里面的什么东西。

文代看在眼里，只装作没看见。

他会不会带着手枪？在用于人工瀑布的抽水机的轰鸣声中，就是开了一枪，谁也不会发觉的。想到这些，文代的心情顿时有些紧张。

“唉，真吓人。”他发出一声惊叹。

抬头一看，隔着繁茂的假樱花的树枝，一个菊偶人栩栩如生的苍白面孔就在头顶上。

“啊，真吓人。”文代假装害怕，朝那人身上靠去。

“别怕，是偶人，是偶人。”把手伸到文代的身后，搂着文代。

“噢，真吓了我一大跳。”文代离开了他，注意力集中到伸进口袋里面的左手手指上。

她在转瞬之间窃取了他藏在口袋里的东西。用手一摸，才知道那并不是手枪，而是一只比烟盒略大一点的金属容器。

为了不让对方发觉，她用手在自己的口袋里打开那只铁盒子，用手指一摸，原来里面是浸了水的药布似的东西。

她悄悄地从衣袋里抽出手，若无其事地伸到脸前，顿时嗅到一股异样的怪味……是麻药。一种比手枪更为可怕的武器。

这个怪人不是想一下子把美丽的文代小姐杀死，而是想先用麻药，使她失去知觉，事后再设法处置她。

要把这人交给警察那是很容易的。然而那样就不能知道他的真意了，并不能因为他带着麻药就说他一定要害人。怎么办?

“你在想什么？”他怀疑地打量着文代的脸。

“不，没什么。嗯，我去……”

顺着文代的视线，只见路旁不远处有一厕所。

“哦，是吗？请吧。”

“嗯，对不起，请帮我拿一下这个。”

文代脱下皮大衣交给了他。装麻药的盒子早已从大衣转移到手提包裹了。

他伸出双手，小心翼翼地接过皮大衣。

这是个与平素的文代小姐不大相符的合突的举动，实际上是个策略，这样可以使他没有机会在她进厕所之际，发觉那只盒子遗失了。

她一躲进厕所，便急忙扔掉浸上麻药的药布块，撕开手帕，在洗手处漫上水，塞进盒子里，而后若无其事地回到了那人的身边。

“对不起。”

她略呈羞涩地从他手里接过大衣。不用说，那当地她又悄悄地将那只盒子塞进对方外套的口袋里了。

又并肩走了一会儿，来到一扇门前。

“就是这儿，小五郎先生在里面等着呢。”

说着，他推开了一扇花纹与墙壁一样的小门。

钻进门里，原来是一间小得可怜的小屋子。

屋里的一面墙壁上排列着许许多多的开关，成捆的电线曲曲弯弯地通到外边。这是控制这座建筑内所有电灯的配电房。

虽说是配电房，由于只需在开馆时，开亮所有的电灯，闭馆对，关掉大部分电灯就行了，因此电工并不一直守在那里。

那个戴口罩的等文代进屋后，砰然关上了门，不知是怎么到手的，他从口袋里掏出钥匙，一下把门锁上了。

“啊，你要干吗？小五郎先生不在这里呀。”文代显得异常惊愕地盯着那人的脸。

“哈哈哈，小五郎先生？你以为他真的在这儿吗？”他一面阴险地笑着，一面非常沉着地坐在地上一只空箱子上。

“那么，为什么这样……”文代站在电线旁边，像经不住恐怖一样用颤抖的声音问道。

“我想和你交谈一下。这儿嘛，这儿是我的隐蔽处，谁也不会来打扰，电工已经被我收买了，就是到这儿来了，也不会同你站在一边的…‘哈哈哈，好像连堂堂的女侦探也感到吃惊了。这是个多妙的藏身处啊！一旦有事时，切断电源，使场内一片漆黑，那就甭想抓到我啦。”他一面像猫戏耗子一样，贪婪地盯着美丽的猎获物，一面用舌头舔着嘴唇说道。

“那么，你是不是……”

“哈哈哈，好像你已经发现了，可是晚啦。果真像你猜到的那样，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就是你的主人明智小五郎这个多管闲事的家伙拼命寻找的人。”

“那么，白天从门下塞进那封恐吓信的是……”

“是我呀……现在，我是照那封信上写的来践约的，因为我是个有约必守的人啊。”

“你想怎样呢？”文代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啊，怎么办？”他十分开心似地说，“我能教训一下小五郎那小子就行了，能把你当作人质来折磨那小子就行啦。不过，瞧见你那漂亮的脸蛋儿和身子，我又产生了别的欲望。”

文代一惊，警惕地默然依在配电盘上。

他也一言不发，只是透过墨镜，来回地审视着她那穿着合体西装的芳姿。

紧张的敌视持续良久。

“哈哈哈。”突然，文代像疯子一样大笑起来，于是他大吃一惊，紧盯着她的脸。

文代或许真的疯了，在如此关头，她竟悠然地做起了恶作剧。

她抓住控制整个建筑内电灯的总开关手柄，把它当成玩具，拼命地断开再接上，接上再开断。耀眼的火花四下飞溅。

他“啊”地大叫一声，猛地跑过去拖住了文代。

“你干什么？”

刚才文代把那个开关断开又接上，接上又断开，并不是无谓的恶作剧，而是发出“SOS”的求救信号。

“干得好啊……可是你以为那就使我打退堂鼓了吗？”

不能再磨蹭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了装麻药的小盒子。果真是他的最后一着。

“你想把我怎样？”文代佯作惊惶。

“我要把你那可爱的舌根钉住，我要让你变成不能动的偶人。”

他从盒子中取出儒湿的白布块，猛地往文代的嘴里塞。他丝毫没有发觉那早已被调了包。

文代即使不动也不会有什么危险，可是她想趁此机会看看他的脸，便奋力抵抗起来。

面前四条胳膊激烈地扭打着。

终于，那块凉冰冰的白布快接到了她的嘴和鼻子上。

与此同时，她的手伸到了他的口罩上，用力一扯，带子断了，口罩落到了她的手里，他鼻子下面的那部分裸露出来。

“啊！”

文代异常惊恐，禁不住惊叫起来。

她看见了什么？是一张没有嘴唇的光秃秃的脸。可是她应该有所预料的呀，现在这样惊恐有些不寻常。

这些暂且不提，却说在这种场合，为了脱离危险首先应该假装失去知觉，因为这个家伙确信按在她脸上的是麻药。

文代闭上眼，瘫倒不动了。

“让我费了好大的劲。”他咕喀着系上口罩的带子，戴上口罩，把死尸般的文代挟在腋下，打开门，消失在昏暗的走廊里。

第06节

假偶人

在舞台前面的广场上，几百个观众正在观看这个国技馆特有的少女赤脚舞。

突然，电灯“叭”地熄灭了。

一开始，谁也没感到奇怪。

这台市最常换，令人眼花缘乱的节目，每次换市景时都熄掉电灯，因此观众们还以为又要换布景了呢。

明智小五郎正驱车朝国技馆疾驶。他从飞驶的车窗里看到了闪耀在那座巨大的圆屋顶上的灯饰。

∠窕H嗣弊铀频木薮蟮脑参荻ブ本龊读脸恋奶炜眨 切前愕牡婆莩纱 亓 谝黄稹?

啊，多么恐怖的景象！群星“叭叭叭”、“叭叭叭”一齐有节奏地闪耀，那是“SOS．SOS、SOS’。

小五郎立刻明白了那可怕的含义。

“门机，全速。我负责任，四十码、五十码，越快越好！”小五郎近乎疯狂地叫道。

这会儿，在国技馆的事务所里，负责这台余兴节目的经理S先生正为接连打来的奇怪电话而张惶失措。

最初的电话是某轮船公司一个正在度假的电讯工程师打来的。

不一会儿，水上警察署也打来了电话。

小五郎赶到那里，向经理S先生递上名片时，正好是那场骚乱的最高潮。

S先生面色苍白，心想事情可真是非同小可。

小五郎说明了详情，要求先检查一下配电室。于是，S先生直接把他带到那里去了。不用说，那时候屋子里已空无一人。

找来了电工，小五郎亲自追根问底，再三盘问，他终于坦白说，他从一个戴着口罩、面目不明的怪人那里得到一笔贿赂，便把配电室的钥匙借给了他。

“就是这间屋里出过事。发出信号的恐怕就是被关在这里的受害者。我知道，那个叫文代的女被害者精通电信技术。”小五郎担心地皱着眉头，焦急地说道。

于是，人们一下子大乱起来。电话立即打到了警察署，工作人员有的奔向出入口，观察出入的观众；有的在宽大的场内东跑西窜，寻找打扮像那个家伙的人。

少时，赶来了几名警察。协商的结果，因为已经快到闭馆时间了，决定在观众们全部离去之前，分头严密看守各出人口。

九点三十分，观众走了。

然而奇怪的是，所有的出入口都没有出现过戴口罩的男人和像文代的西装女人。

剩下的是以经理为首的二十来个工作人员，十名警察，还有小五郎和小林。

各个入口、太平门紧紧地关上了，而且还各派了一名警察站岗。

接着，其余二十多人再次分别划定区域，把场内搜个底朝天，可仍旧没有找到一个可疑的人影。

“这么找也没有用，看来那家伙可能早已出去了吧。他若是混在那么多的观众中，就是瞪大眼睛盯着，也会溜出去的。”一个老警察像死了心一样说道。

“戏看不然。”小五郎表示反对。“贼是特意把文代骗到这儿来的。既然把她骗到这里，那就必须看到，这座国技馆的建筑是特别便于进行某种犯罪行为的，把她带进配电室大概不是他的最终目的吧。如你所知，那家伙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即使他从这儿逃出去了，那么被害者或者，…被害者的尸体也应该是藏在场内的什么地方。”

再次协商后，这回决定改变手段，警察们都集中到各出人口，由小五郎和小林两人悄悄地在宽大的场内转一圈。

为防止万一，他们都把手枪拿在手里，小五郎和小林的口袋里各装上一支枪，开始了最后一次搜查。

电灯仍在亮着。可是越亮，空无一人的场内越是异样地沉寂、恐怖。

现在的场内是数百尊俩人的天下。

在偶人中间行走的小五郎与小林倒好像是在被偶人注视，使人产生一种恐怖感。

对缉捕尚无经验的小林不论怎样自我壮胆，仍抑制不住内心的阵阵恐惧。他握着口袋里的手枪，紧挨在小五郎的后面。

不一会儿，二人走进了场内最暗的地方，那里四周是高高的杉树林和竹丛。

正由于是人工造的，所以比真正的森林更加可怕，而且，树丛中有时会突然露出栩栩如生的偶人头来，因此，使人想到简直就像进魔窟一般。

前面，一个身穿御寒大衣的陆军军官模样的偶人，靠着一棵大杉树站在那里。

“见鬼”！他们好生奇怪，却又不能相信那是活人，便不声不响地走过去。这当儿，那军官忽然像机器人一样动了起来，挡住了小五郎的去路，一下子握住小五郎的手，紧张而又迅速地将嘴贴在小五郎的耳朵上，小声地叽咕着什么。

小林大吃一惊，禁不住想溜。可是再一看，那军官偶人又像一阵风一样轻飘飘地在前面走了起来，小五郎并不像要抓他的样子，竟无动于衷地跟在后面。

走不多远，是“清玄庵”的场景。

破旧的庵堂建在黑漆漆的杉树林中。樱姬偶人像被什么惊吓了一样，脸色惨白地蹲在庵堂前的草地上，昏暗的灯光只照出了偶人脸那一部分。

军官偶人在那个樱姬前面站住了，黑暗中，勉强能看到他那模糊的身影，举起右手，在指着什么。

或许是因为黯淡的电灯忽明忽灭的缘故，也许是那偶人制作得特别好的缘故吧，樱姬那张为清玄的亡灵而惊恐失色的脸看上去简直同活人一样。

樱姬的身躯全用菊叶包着，看上去与别的偶人总有些不同。外表不光滑，扯下来的菊枝遮盖得很马虎，有的部分特别密，而有的部分却又稀得净是缝儿。

从那些缝隙里可以隐约看到里面鲜红色的东西。是西服布料。偶人在菊花外衣的里面穿着西服，倒是有些蹊跷。

“说不定是贼杀死了文代，又巧妙地把她伪装成偶人了。”小林觉得像被噩梦宽了一样。

小林惊恐之极，一面呆滞地盯着偶人，一面抓着小五郎的手腕。

小五郎当然明白他的想法，可是那当地，他发现了一个更为重要的东西，无暇顾及小林的恐惧。

顺着奇怪的军官偶人手指的方向，在庵堂舞台里面的暗处，有一张朦胧可见的人脸。

那装扮确实是清玄。蓬松的头发，灰色的衣着，正是戏中常见的清玄。可是，清玄是有嘴唇的呀。

此时出现的那张人脸没有嘴唇，如同骷髅一般。

把文代装扮成樱姬，自己扮成清玄，罪犯这主意确实是别出心裁，令人惊叹。

“轻点儿，别出声，手枪拿着，不过不能开枪啊。”小五郎嘴贴在小林的耳朵上，轻轻地说道。

二人跨过栅栏，钻进了竹丛。

绝招

小五郎他们走到一个大箱子旁边。

原来，贼是站在那只大箱中。已是囊中之鼠。

可是，在如此紧要的关头，却出了岔子。没有经验的小林被什么绊了一下，轻轻碰了一下那只黑箱子。

虽然并没有什么声响，可是箱子微微晃动了一下，突然，箱子的空档中倏地露出一张可怕的脸来。

那当地怪物一个猛虎扑羊，朝小林扑去。与此同时，可能是跌倒在地的小林勾动了抢机，只听“叭”的一声枪响。

怪物毫不畏惧，他扭住小林的右手，夺下手枪，端着枪一步一步朝通道退去。

小五郎马上站稳身子，想去追，可是从还在冒烟的枪口和持枪的贼那拼死的表情来看，他是无法接近敌人，也无法掏出自已口袋中的手枪的。

在他犹豫不决之际，怪物将那个樱姬偶人从菊花外衣里拉出来，挟在腋下。那当儿，露出来的衣服是鲜红色，同文代外出时穿的衣服一模一样。

“啊，文代小姐。”小林惊叫起来。

于是又响起了可怕的枪声。

贼威吓地放了一枪，便跳过栅栏，顺着通道消失在杉树林的黑暗中。

这一切几乎是转瞬之间的事。

不用说，小五郎立刻就去追贼了。然而那地方是黑压压的杉树林，前面又是一连串极其复杂的菊偶人舞台，到处都可以藏身，到处都有逃路。怪物无影无踪，不知钻到哪儿去了。

刚才那个不可思议的军官偶人已经不在那一带了。

不一会，被枪声惊动的警察们纷纷跑来，同小五郎一起搜索贼的去向。可是那地方装饰得错综复杂，绝非轻而易举就能找到的。

然而，不论藏在哪里，贼并没有逃出国技馆。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因为所有的出口都布上了岗。

搜索一直在继续。掀开纸糊的假山，揭开木地板，搜索可以藏人的缝隙。

徒劳的搜索持续了近一个小时，突然从什么地方传来了尖锐的叫声。

“喂、喂。”尖声呼叫的是小林。

人们以为是出了什么事，顺着声音跑去一看，只见小林站在菊偶人舞台外面昏暗的走廊上，不住地指着顶棚，像说胡话似地喊道：“文代小姐，文代小姐。”

从那里一眼可以望见圆顶棚的里面。他们恍惚看见支撑顶棚的辐射形钢骨上面吊着一个小东西，是人，还是个穿西装的女人。

从西服的颜色上可以看出，那就是文代。

贼将失去知觉的文代搬到无法上去的棚顶。

圆棚顶的顶上开着一个圆孔，孔的外面还有一个小屋顶。那是一种通风扎。

贼也许是想从那个通风孔将文代带到屋顶上去。

既然贼要把文代带走，那就说明她并没有被害死，只是一时昏过去了。因为，再漂亮的姑娘，尸体总是毫无用处的。

“贼刚才将文代吊在这儿想作息一下，我朝上面一喊，他受了惊，就扔下文代自己逃走了。”小林激动地说道。

“达到哪儿了？屋顶外头？”一位警察问。

“是的，从上面那个圆孔里爬到外面去了。”

“谁爬上去把那女人救下来？”警察头儿回头朝着他的部下叫道。

追捕者中混杂着二三个国技馆雇的土木杂工。

“我来试试。”一个身着工作服的年轻人挤出人群，飞快地爬上柱子，从柱子的顶端攀上钢骨。

假若小五郎在场，准会制止这位年轻人，可是也许刚才到哪儿去了，周围都没有他的影子。警察们和小林由于十分激动，都没注意到这一点。

年轻人同文代的距离一点一点地缩短，终于手能触到了。

怪物虽已不见，说不定就埋伏在黑洞的外边，只要年青人敢碰一下文代，就一下子把他打死。

赤手空拳的土木杂工对此毫无顾忌，腿勾在钢骨上，像来灭火梯一样放开两手将文代悬空抱了过来。

人们手心里燃着汗，屏住气息，焦急不安地盯住顶棚。

啊，顶上的圆孔里突然露出怪物头朝下的上半身来，右手慢慢往下伸，手里有枪。

“呀，手枪，危险！”仰望的人们一齐发出惊叫。

年轻人好像也为之一惊，可是转眼间只见他身子吊在钢骨上骨碌一扭。接着，啊，真是胡闹，他竟拿文代的身子当盾牌来掩护自己。

与此同时，“叭…”，枪声在圆顶棚上发出了回声。

“呀！”可怕的惨叫。

他们看见一个物体像出弦的箭一样随地坠落下去。一个红色的物体，是文代。

可怜的少女骨碌碌地转着，不停地加快速度，就像一根红棒，转眼摔到蓝布做的菊偶人顶棚上，接着像炮弹一样击破布顶棚，扑通一声传来可怕的声响。

“水池，掉到水池里了。”

有人嚷叫着，顺着阶梯朝那儿跑去。大伙儿一窝蜂地跟在他的后面。

空中，年轻的土木杂工毫无变化，仍旧用在钢骨上，不像受了伤，只是被枪声吓得没抱住文代，失手让她掉下去了。

怪物仍旧瞪着那位青年，隐约能听见他在哈哈大笑。

勇敢的青年好像为这次意外的失手而大为恼怒，不仅不逃，反倒拿出惊人的斗志，勇敢地朝怪物逼近。

人们顺着阶梯往下跑，从走廊上涌进了菊偶人中。

场内中央有人工瀑布，瀑潭近旁有个不深的水池，文代小组坠落的地方好像就在那一带。

不一会，人们来到水池旁边，面对这样的惨景，呆若木鸡。

水池中央，一张惨白的脸朝天仰着，文代小姐的尸体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

粉红色的西服像朵初放的莲花，透过黑漆漆的池水，可以看到两只光滑的手腕，毛发像水藻一样漂荡着，真像是一幅美丽而又阴郁的油画。

攀然，往对面的岸上一看，只见林木深处一块巨大的黑石头上站着一个人。

那是一位身着黑色军服式防寒外套的美丽的少女、因为没戴头巾，能清楚地看到她那丰厚的头发、漂亮的脸蛋儿，原来这位漂亮的少女就是刚才那个神秘的军官偶人。

“呀，文代，是文代。”

忽然小林高兴地叫喊着，飞快地朝穿军服的女人那儿跑去。

“啊，小林！”少女听到声音睁开眼，一看清对方便张开双臂，迎着小林叫了起来。

“你还活着？”

“唔，活着。”

“我也觉得你不会斗不过那家伙的。”

二人像相互找寻的姐弟一样，在这人工峡谷中、怪石上、老树下，为意外的重逢而欣喜若狂。

人们被这奇怪的情景弄得目瞪口呆，茫然不知是怎么回事。

一位国技馆的职员感到奇怪，便走下水池，去查看原以为是文代的那具女尸。

“懊，原来是个偶人，瞧，是布置在第六舞台上的舞蹈偶人。”他抓着尸体的头，转过来让人看。

文代是什么时候变成偶人的呢？

前面说过，文代已将贼口袋里那块浸上了麻药的白布，同湿上水的手帕调了包。贼因为很紧张，对此毫无觉察，还以为文代被麻醉过去了，便想出这样一个疯狂的计策，将失去知觉的她装扮成樱姬偶人。

接着他自己也扮成清玄偶人。就在他钻进那箱子里时，文代悄悄地从樱姬偶人的菊花会里溜了出来，将摆在附近舞台上的舞蹈偶人搬来，给它穿上自己的西服，把它塞进菊花套里，充当自己的替身。箱子里，扮成清玄

的贼做梦也想不到会发生这些事，一点儿也没有发现。

文代是个女侦探，她不愿就此逃走，她把一个军官偶人藏到石头后面，穿上她的外套，完全扮成一个女军官，藏在清玄庵前面的老杉树丛中监视着贼。

刚好小五郎和小林赶来了，发生了枪战，贼逃走了，然而贼不甘将好容易到手的文代扔下自己逃走，仍把樱姬偶人当成是文代，挟在腋下逃跑了。

途中，他发现上当了。原来是个偶人，便反过来利用这个偶人吓一吓追份者。当然，傻人很轻，没费劲就抱到钢筋上，吊到屋顶上，他要以此来嘲弄下面的人。

好，闲话少叙，舞台再转到圆顶棚上吧。

为了文代而上当受骗并受到枪击的青年土木条工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他大骂一声：“他妈的！”猛地朝赋扑了过去。

屋顶上的圆窟窿里已经看不到贼了，可能是放弃了不利的位置，他逃到宽阔的圆屋顶上去了。

年轻人从顶上的窟窿里也爬上了屋顶。

屋顶是个坡度不大的大圆球，他站稳脚步，拉开应战的架势，环视四周，可是，不知藏到哪儿去了，到处都不见贼的影子。

镶在屋顶上的灯饰亮得刺眼，一闪一闪的反而使人看不清。

突然一声枪响，子弹从耳边掠过。

“畜生！”年轻人不顾一切准备朝那儿扑去。可是仔细一看，有个穿西服的人像一条巨蟒一样正在前面蠕蠕爬动。

“你这混蛋！”他猛扑过去。

大圆球上，两个肉快扭在一起展开了殊死的搏斗。

“混蛋，混蛋！”夜空中传来了怒骂声。扭打的两人在屋顶上骨碌骨碌地滚了下来，开始滚得不快，慢慢地，速度加快，最后竟像出膛的弹头一样，眨眼间滚到了屋顶外。

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屋顶上好像还有一个人。两人滚落之后，夜空中传来了可怕的笑声。

空中飞人

那座建筑物在屋顶的下部有许多复杂的凸出部。屋顶上紧扭着的两个人滚到了一块凸出部上。

命保住了，可是却没有力气马上爬起来。两人精疲力尽地躺在凸出部上，一个劲地写着：“混蛋、混蛋！”

刚才在馆内追捕贼的警察、工作人员、土木杂工等蜂拥赶来，身穿军服的文代和小林也来了。

从馆内搬来了云梯，架到两人搏斗的地方。

两三个土木杂工争先恐后地爬上梯子，扶起了那两个人。

那年轻人，刚才的劲头不知到哪儿去了，只见他像斗败了的公鸡，奇拉着脑袋任凭对手臭骂。

“喂，怎么回事？”

年轻人沮丧地叹道：“他不是那个贼，是小五郎先生，我这才知道。”

果然，正是刚才在馆内带领大家追捕罪犯的神探小五郎。

“贼还在屋顶上，快把他抓住。”小五郎皱着眉头下令道，接着又说：

“他搞错了，打乱了我的计划。”

难怪小五郎骂他是混蛋、蠢货，侦探单枪匹马绕到敌人背后在屋顶上把贼抓住的计划全落空了。

于是，在帮助小五郎和年轻人下来的同时，又挑出几个比较机灵的人进行屋上大搜查，剩下来的人在国技馆内外贼可能下来的四下里布上岗哨。

然而，到处都没有贼的踪影。又是一件莫名其妙的怪事。

明智小五郎从屋顶滚下来的时候，肩膀周围碰伤了，难以继续工作，便由文代和小林护送暂且返回事务所。

虽然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干扰，让贼跑掉了，可是却把文代从贼的手里夺了回来，目的达到了一半。

却说在现场，天明后，当圆屋顶上空发亮时，很快便发现了贼的藏身处。

国技馆那巨大的圆屋顶本身就是一种漂亮而特别的标志，无需再使用别的什么作招牌，可是热心宣传的演艺主任又设计用广告气球来做广告招牌。

气艇型的广告气球高高地系在圆屋顶上，巨大的球体上“菊花大会”四个大黑字多远都清晰可见。

系着气球的粗麻绳从国技馆后面的地上沿着圆屋顶的边缘一直连到空中。

贼是从屋顶攀着麻绳爬到那只广告气球上去的。

气球腹部的四面像风筝一样有许多细绳子连接着地上的粗绳，贼爬到细绳的中心躺着，就像睡在吊床上一样。

警察集中到圆屋顶后面控气球的地方。

怪物一声不响，既不焦躁，也不惊慌，从地上望去，他好像是因为折腾了一整夜而疲惫不堪正在酣睡似的。

“‘啊，他在干什么？”终于，一个警察发现了贼的举动大叫起来。

“他在割绳子。”

“不行，快，快，要在他把绳子割断之前……”

突然，绳子断了。

“啊！”

人们哄了起来。

割断绳子的气球，随风飘去。

罪犯是惨杀了好几位姑娘，又将尸体包藏在尸骨中的绝代杀人凶手，而他却乘气球上天了。世上还有比这更震撼人心的事件吗？！

当天，在第一次新闻广播中，这一事件不仅向东京，还向全国作了报道。

播音员的“载着贼的气球终于钻进了云层……”这段话使全国的广播听众震惊不已。一件像做梦或童话般的事件，不能不使听众为之大惊。

罪犯并不景一开始就准备逃到天上去的。因为四面全是追兵，他不得不逃到屋顶上，接着屋顶也危险起来，他走投无路，才孤注一掷上了气球的。

在曾视厅侦探课，各位负责人聚在一起商讨对策。

因为骚乱严重，大家相当紧张，可是分析起来，问题极其简单，只需耐心等待减就会自然而然地被抓住。

因为广告气球的气囊密封并不很好，经常慢慢地自动漏气，因此到一定时候气球会徐徐下降，最终落到地面上来，只是必须周密部署，不能让诚在气球落下来的时候跑掉。

如今，空中飞人的消息已传遍全国，不论落到哪个偏僻的地方都逃不过人眼。警方只要向邻县的各警察署发出通缉，贼便无处可逃。于是，决定静待气球降落。

到了当天下午，警视厅预料到的事情发生了。

跑慢气的气球像个廉价的气枕头一样不知什么地方往外漏气，渐渐开始往下降了。

上午起的北风已经不知不觉地把气球推得离国技馆很远了。

气球就像被缆绳拖着似地直朝地面降落。

转眼间，以洪叶公园为中心，附近一带人山人海。

北风劲吹，云朵飞流，人群“呀、呀”地呼叫，气球在风力的作用下，它那巨大的球体离地面只有二十米的时候，便往南越过永代桥朝品川湾方向飘去。

做好准备的警察一齐登上水上警察署的汽艇在隅田河顺风驶去。

气球在天上飘荡，汽艇在水中疾驶，一场世间罕见的追逐开始了。

气球飞过月岛，往炮台方向飘去；汽艇穿过相生桥，朝品川湾飞驶。

风越刮越大，气球像是一颗巨大的炮弹头。虽然汽艇全速行驶，怎奈天上的气球飞的是直线，而水路却是曲曲弯弯，眼看着距离拉远了。

汽艇上，从一开始就负责受理烟柳案件的警视厅著名侦探恒川警部担任指挥官。

汽艇离开月岛驶向大海。这时候，贼的气球在前方距离五六百米的海上，几乎贴着水面继续往前飘。

“喂，你说，气球上那家伙不会在什么时候又变成偶人了吧。”恒川警部回头望着旁边一个刑警莫名其妙地

问了一句。他几乎不相信这个作恶多端的怪贼就要这么轻而易举地被抓获。

第07节

海上火灾

离开隅田河口时，在下面追赶的船只并不光是警察署的一艘汽艇。

就像在街上追小偷时一定有许多看热闹的人跟着跑一样，水面上此刻有三只凑热闹的汽船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像同警方的汽艇比赛似地一齐朝贼的气球飞驶。

其中有一艘像是赛艇，艇身不大而速度特别快，连警方的快艇也赛不过它，眼看着它超了过去。

小艇里，一个身着黑色西服的男子猫着腰，身子伏在方向盘上，聚精会神地盯着前方。

“富生！这小子这么快。”警艇的驾驶员同小艇竞争了一阵子，结果怎么也赶不上，便气呼呼地咕浓了一句。

“那家伙是干什么的？不会是同伙吧。”一位警察怀疑。

“不管是干什么的都不该这样胡来。虽然速度很快，可是要想用那只小艇搭救贼使其逃脱，那是白日做梦……”一位水上警察署的老警察凭多年的经验满不在乎地回答。

警艇、帮忙的汽艇，总共四只快艇，乘着越刮越大的北风，划开波浪滚滚的海面，像四支箭一样飞驶而去。

另一方面，贼的气球在越过第一座炮台时，终于完全失去了浮力，满是皱楼的气囊像巨大的风筝一样浮在水面上。

在坠落的一刹那，吊在气球下面的贼“扑通”一声掉进海里，大大地吞了几口成水，经过一阵挣扎，好容易浮出水面，抱住了漂浮在水面上的气囊。

他已精疲力尽。从屋顶飞到天上，在天上又熟了半天，最后排到波浪滔天的海里，一般人恐怕早就受不住了，真是个怪物，他还没气馁。

警艇不知不觉被前面的小艇拉下二百多米远了。

那位异常热心的业余追捕者此刻正从船头快要翘到天上的全速，朝着突然叉腿站立在气囊上的怪减，风驰电掣般地疾驶而去。

“喂，能不能再快一点儿？赶不上那只船吗？”警艇上，恒川警部焦躁地斥责驾驶员。

警察们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不安，不禁产生了怀疑；那只快艇上的家伙会不会是贼的同伙？他赶得那么急，莫非是为了超过警察把吸解救出去？

远远地望去，只见小汽艇靠近了诚，那贼峻地一下跳上了汽艇。

戚一跳上小汽艇便猛扑过去，揪住了驾驶座上那个穿西服的人。对方也不示弱，忙起身迎战，顿时，小艇上展开了激烈的搏斗。

警级开得飞快，眼看着驶近了现场。然而小艇上的搏斗比他们更快，转眼间便结束了。

一方被打倒在艇底下看不见了，战胜的一方连忙坐到驾驶席上驾驶小艇。

打赢的一定是減，一对一能打破那个怪物的勇士是不会有的。贼正好利用追赶他的船，企图凭借它那惊人的速度溜之大吉。

小艇刚刚劈波斩浪飞驶起来，突然呼地冒出狼烟似的火焰，随之传来了一声异常的声响。

小艇上一片火光。

火光中，怪物慌忙往海里跳。

海面上漂浮着一大片正在燃烧的汽油。

汹涌的波涛变成熊熊的火焰猛烈地燃烧着。

一时无法接近燃烧着的小艇，可是不一会儿，火苗渐渐消失了。

这时，有一个人靠近翻了的小艇，一会儿浮上来，一会儿沉下去，那人“旷’地叫了一声，警艇连忙向现场驶去。

警察们将汽艇驶近，两三个人一齐将那人拉上了汽艇。

“呀，这不是那个烟柳家的朋友三谷吗！我见过二三回，我认得他。”恒川警部突然大叫起来。

那只快艇的主人就是与案件有密切关系的三谷。他那样拼命地追赶贼是可以理解的。

三谷没怎么喝水，在大家的护理下很快便恢复了精神。

“哦，是恒川先生？谢谢，已经不要紧了。那家伙呢？他怎么样了？”他开口就问贼的情况。

“小艇爆炸了，可能被炸着了，我们这就开始找。可是三谷先生，你为什么要超过我自己去干呢？要是等着我们的汽艇，就不至于这样了。”看到三谷平安无恙，恒川的语气变得严厉起来。

“对不起，那家伙以往每次都在快要抓到他的时候巧妙地溜掉了，我想这回可不能再让他跑掉，就有些沉不住气了。”

“算你的运气好，你失去知觉，翻船时掉到水里，又不能挣扎，所以没被烧伤，也没喝多少水，而贼一定受了伤。”

恒川的想象果然猜中了。原来，一直慢慢驾驶着汽艇在海面寻找的警察们终于发现了贼的尸体。

尸体立刻被抱到汽艇上，可是怎样抢救都无济于事了。

不知是爆炸还是在海上挣扎时烧的，衣服烧焦了，四肢烧伤了，特别是那张脸，被烧得简直叫人不敢正视。

“奇怪呀，这是真的人脸吗？”像仍然发现似的，恒川警部提出了一个奇怪的问题。他大概想到了什么，伏

在尸体上，对着死者可怕的嘴验仔细察看了一番，轻轻地用手接了按面顿的周围。

他刚一按，便吓得缩回手。

“这副烧焦了的东西不是真人脸！”恒川越说越玄乎。

大家不由得盯了盯贼的那张可怕的脸，仔细一瞧，便渐渐明白了恒川话里的含意。

尸体躺在艇上，一副非人的恐怖相。

恒川毅然将两手伸到成的脸上，用力剥去上面一层皮。

怪物奇丑无比的脸打起了卷儿，叫人看了浑身起鸡皮疙瘩。

丑怪物面皮下露出来的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张胜。原来，被烧烂的那张没有嘴唇的脸，是一张极其精妙的蜡制面具。

现在的蜡工艺术比人们想象的要先进得多，陈列橱窗的蜡人看上去如同活人一般；糕点、水果的蜡工艺制品跟真的一模一样，充分显示出错的无所不能的惊人特性。

现在，有的演员甚至经常使用容颜酷像自己的错面反复在台上一人扮演双角。

“这才是贼的真面目，长期没有嘴唇的脸孔恐吓我们的就是这家伙。”恒川呼里拿着剥下来的蜡面，盯着贼的脸说道。

谁也不认识这张脸。此人三十五六岁，没有胡须，也没有什么特征，脸上被热蜡烫得到处都是异样的斑点。

“三谷先生，你还记得冈田道彦的脸吧？”恒川问。

“嗯，我忘不了。”三谷像幽灵一样脸色苍白、有气无力地答道。

“那么这个人是冈田道彦吗？”

“不，不是。我本来确信是冈田，还同小五郎一起去检查了他的画室。我曾认定是冈田烧烂了自己的脸，变成那副可怕的模样，可是这个人不是冈田，我根本不认识。”三谷一副无法相信的困惑的表情。

局面骤然剧变，罪犯不是冈田，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是两宗全然不同的犯罪案件混在一起了吗？

三个牙印

品川湾搏斗的第三天，恒川警部去病房探望明智小五郎。

所谓病房，就是他那事务所兼住宅的开化公寓卧室。因为肩上跌伤了，一度发高烧，现在烧已退，只是伤还隐隐作痛，身体已基本恢复了元气。

明智小五郎已从报上知道了事情的大概，恒川又详细地向他叙述了事件的经过。

私家侦探躺在床上，不时地提出问题，文代在床上枕头边撑着，尽心地照料着他。

“我打电话向你要的带来了吗？”听完罪犯溺死情形叙述后，小五郎连忙问道。

“带来了，虽不理解你的意思，可是因为是你要的，我二话没说就把印迹取来了。”恒川把包在白布包裹的一件小东西放到桌子上，又道，“可是，这东西已经不需要了吧，我正要告诉你呢，罪犯的姓名总算查清楚了。”

小五郎在这次案件中的努力使他有足够的资格从警视厅著名侦探那里得到这一待遇。

“查清了吗？是什么人？”

“一个非常奇怪的家伙，在医学上属于一种精神异常者吧，他叫园田黑虹，是个不太有名的侦探小说家。”

“哦，侦探小说家？”“是他的房主看了报上登载的死者照片后来告诉我们的。我们很快就去搜查了他的住所，他是一个*常可怕的家伙。”

园田黑红是个性情孤僻的作家，一年中总要在人们差不多把他遗忘的时候偶尔发表一篇异常恐怖的短篇小说，以此吸引猎奇的读者。

社会上对他都不甚了解，连发表他作品的杂志社也丝毫不知黑虹其人家住何处，长的什么模样，稿件总是从不同的邮局寄来，稿费也都是留存在当时寄稿来的邮局里由他自己来取。

人们只知道他是一个性情古怪的单身汉，从不与人交际，终日门窗紧闭，也不知道他在家还是不在家。

“他住在一所独门独户的住宅里，地处地袋异常偏僻的地区，到他屋里去搜查，发现那是一座怪宅，壁橱里吊着骨髓，桌子上摆着偶人头，偶人头脖子上涂满了红墨水，周围的墙上都挂着沾满血污的彩色版画。”

“哦，有意思。”小五郎饶有兴趣地附和道。

“书架上的书，尽是国内外的犯罪学、犯罪实例之类……桌子抽屉里塞满了没有写完的手稿，从手稿的署名上才知道黑虹这个不寻常的笔名。”

“我看过黑虹的小说，当时就觉得这个作家不同常人。”

“那家伙是个天生的罪犯，他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才写那些小说的。而仅仅用小说已满足不了时，他就真的去犯罪。他化装成国技馆的偶人，乘气球飞到天上等等。若不是小说家谁能想得出来！这次事件所有的情节都像小说家幻想出来似地党怪离奇。”

“贼戴的蜡面制造者调查过了吗？”小五郎问。

“调查了。东京只有五家缮工艺制品厂，全部调查过了，可是没有一家制造过那玩艺儿。”

“缮工艺不需要别的什么大型工具吧？”

“嗯，只要有模具，再有原料、锅和染料就行了。很可能那家伙是请了专门的蜡工匠在自己家里秘密制作的。我到蜡工艺制品厂去看过，只要掌握一点窍门，外行也能干，制作起来很简单。制成的工艺品特别好的，能像赛踢踏一样薄，有点儿弹性，而且，因为酷似活人的脸孔，倒是一种绝妙的化装工具，能够从前额的发际到耳后部恰好戴在脸上，即使不戴眼镜、口罩，乍一看也看不出那是假面具。”

这种巧妙的化装手段连老练的恒川也还是头一次碰到。

“实际上这一切都是小说家幻想的结果，对一个真正的警察来说，这种充满幻想色彩的犯罪是最棘手的。可是，在大家的努力下，罪犯终于被除掉了，扰乱社会的没有嘴唇的怪物一案总算到此结束了。”警部如释重负地说。

“看上去似乎是结束了。”小五朗笑着说道。

“什么意思？’警部问道。

“这一事件以小说家之死而告终，说明事件是极其复杂的，仅以在冈田道彦的画室中发现的尸体塑像来看，就足以说明这一问题。”

“可是，那完全是另一起犯罪，而且罪犯冈田早就死了，只要抛弃冈田还活着，并化装成没有嘴唇的人这一迷惑人的想法，就没有问题了。”恒川反驳说。

“‘那对于你们来说倒是一种非常方便的解释，果真是那样简单吗？只要想一想这些问题，就会发现其中有不少矛盾，比如说……假定冈田是那些尸体塑像的罪犯，而他又是一个极其残忍的精神异常者，那么这样一种人，怎么会仅仅因为失恋于烟机夫人而像纯真的少年一样去寻死？不实在是有点不可想象了吗？”

“那么，你认为冈田和没有嘴唇的人是同一个人吗？”警部觉得明智小五郎大不明智了，带着轻蔑的种情反问道。

“除此之外，这件事件还有许多难解的谜。”明智小五郎并不回答警部的问话，继续说道，“比如，那个叫小川正一的人在烟柳家的书房里被杀害一事，罪犯是从何处进去的？为何要杀他？被害者的尸体为什么不见了？还有，那个杀人魔鬼为何丝毫不伤害苦心诱拐去的倭文子，而把她还给了我们？那时候若想带上她逃走还是不难的。哦，还有更奇怪的哩。我打电话给盐原的温泉旅馆，从女招待那儿了解到，那个在温泉浴池里惊吓倭文号的怪物真的没有嘴唇，是侍候用餐的女招待亲眼所见的。可是，这次乘气球逃走的家伙却戴着面具，这难道是毫无关系的两个人？屈指数来，无法解释的地方多着呢，这能说案件了结了吗？”

“那么，你是说冈田道彦还活在世上，他才是真正的罪犯？”

“说不定…哦，想象是不行的，我们必须依据证据来作出判断。这证据大概过一会儿，…啊，来了，我刚才就在等着呢。”

正在这时，外边响起了脚步声，卧室门一开，露出了少年小林苹果似的脸蛋。

“小林，东西搞到了吧？”小五郎看着少年的脸色门道。

“嗯，搞到了，没想到这么容易。还是附近那所牙科医院，我一说，马上便借给我了。”少年高兴地说着拿出一个小纸包。

小五郎接过纸包放在桌子上，又叫文代从橱子里拿出一个同样的小纸包。桌子上，连同刚才恒川警部带来

的，共摆着三个小包。

“恒川先生，把小包打开，好好看看比较一下，其中如果有哪两个相同，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不过，恐怕…”

恒川没等小五郎说完便明白了他的意思，连忙打开小包。三个小包裹，有一个是红橡皮决，另外两个是白石膏块。

三个都是人的牙印，其中，红橡皮块是恒川从空中飞人尸体上取下印迹带来的。

“有一样的吗7’仰卧在床上的小五郎迫不及待地问。

恒川逐个查看了三个牙印，结果失望地答道：“没有，这三个矛印完全不同，一看就看出来了。”

接着，文代和小林又反复地看了看，回答同恒川是一样的，牙印完全不同。

“这石膏的牙印是谁的？”警部差不多已猜到了，仍旧问道。

“刚才小林拿来的是冈田道彦的牙印。小林花了两天时间，了解到冈田曾定期请一位牙科医生看病，后来找到那位医生才弄到手的。”’

“还有一个呢？”

“那就是真正的罪犯的。”

“什么？其罪犯的牙印？你已经知道真正的罪犯了吗？你是怎么搞来的？”小五郎越来越玄妙的话语使恒川队为惊奇。

“你知道我同三谷先生一起去搜查青山的怪宅这件事吧？就是倭文子被幽禁的那座贼巢。”小五郎说道。

“听说过……”

“当时，我在空宅的橱子里发现了一些吃剩下的饼干和干酪，上面清楚地留有牙印，我悄悄地把那些带回来，仿制成石膏的。”

“你说那是贼的牙印……”

“那座房子已空了两个多月，别人不会把食物带到那儿去的。贼曾经好几次劝倭文子和茂吃饼干、干酪，可是据说她们在被幽禁期间，谁也没吃过一点东西，她们提供的情况也说明这的确是贼吃剩下的，这就是贼当时的食物。”

当时，有关这一发现，小五郎什么也没对同行的三谷说，只是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没头没脑的话。为什么要瞒着三谷呢？小五郎是不该隐瞒的呀，这里一定有什么奥秘。

“那么这就是说，这是贼或是其同伙的牙印，因为当时空屋里有两个人。”恒川陪部终于明白了小五郎的意思。

“提的。但是，如果这个和在品川湾亡命的小说家牙印也不一样，那就说明这个家伙还活着，而且可能正在

图谋犯下某种更可怕的罪恶。

“你大概觉得我说的太邪乎了吧。是啊，连你也这样认为，而这里面却蕴藏着这次犯罪的秘密。谁都认为真正的罪犯就是那个小说家，事件的过程和结果都使人们这样认为，这正是贼的绝妙的计策。”

恒川凝视着小五郎的双眼，陷入了沉思。小五郎的话里暗示着某种可怕的秘密，他觉得还差一点儿就明白了，还差一点儿。

正在这时，有人猛破隔壁会客室的门，小林出去看了.

不多会儿拿着一封快递信回来了。

“谁来的？”

“没有发信人姓名。”小林将信递给了小五郎。

小五郎躺在床上撕开信封，刚看了两三行，脸上便浮现出惊恐之色。

意外的凶手

“看，这就是罪犯还活着的最好证据。”小五郎看完后将信交给恒川：“小五即君：

病好了吗？有病我也不能不说。我已两次给你发出警告信了。大名鼎鼎的侦探也有失算的时候，你以为是我把文代这个迷人的猎物放跑的吗？

然而，滑稽的是我已经死了，已经当众死去，尸体已埋在土里。就是说，这是一封发自死人的信。

希望你别再管这件案子了。你抱病卧在床上还继续进行侦探，实际上今天早上小林干什么去了，我了全利旨掌。你别再干了，不然，这回你可就自身难保了。

这封信送到你手里时，说不定什么地方又发生了杀人事件。无论你怎样努力，都丝毫改变不了我的初衷。明白吗？你不仅不能阻止我犯罪，反而只会缩短你自己的寿命。不吉利的话我就不说了，请你赶快住手吧，这是最后的警告。”

“用彬彬有礼的语言愚弄人，我不能接受这样的污辱。”小五郎躺在床上怒目盯着天花板，自言自语似地嚷道。

恒川对小五郎精确的推断惊异得半晌说不出话来，甚至无力去想象那神秘的真面目。过了一会儿，他忽然有所察觉，连忙说：

“信上预告说，这封信送到时，什么地方又要发生杀人事件。”

“那是对我们的挑衅，我们没有能力预防，贼预谋的凶杀会得逞的。”

小五郎好像很相信贼的魔力。

正在这时，隔壁屋子里电话铃急促地响了起来。

文代走过去拿起了听筒。

“喂，是小五郎吗？我是三谷，我在烟柳家打电话。哦，你是文代小姐吧，又出事了，老曹家齐藤被人杀死了。小五郎先生身体好点了吗？请他一定来呀。”

文代大吃一惊，说小五郎病还没好。三谷又说：“那么，就请你先把这事转告他吧。”说完，电话就挂上了。

文代回到卧室将情况叙说了一遍。小五郎一听，急得从床上骨碌一下坐了起来：“文代，拿衣服来，我不能老这么躺着。”

恒川和文代劝他不要着急。最后商定，由警部和小林到烟柳家去。

“到那儿以后，马上打电话来说说情况。”小五郎虽因肩痛不得不躺在床上，可是仍然放心不下。

恒川警部和小林一到烟柳家，脸色苍白的三谷慌忙迎上来，把他们引到一间屋里。

“刚才正和小五郎谈这件案子，小五郎认为贼还活着，还在继续犯罪。没想到他的判断这么快就应验了。”恒川把贼的预告信以及小五郎还不能外出等等简要地说了一下。

“贼预告了今天的事件？”三谷惊疑地问道。

“是的，像走好了一样，我们正在看那封信时接到了你的电话。”

“写信的贼就是那个没有嘴唇的家伙！”

“当然是。只能认为乘汽球逃走的那家伙是个替身。”

“不，不会吧。”三谷脸上浮现出痛苦、困惑的表情，“齐藤老人完全是过失被杀，不能认为是贼的意志的结果。她怎么会是贼的同伙呢？”

“她？……这么说凶手已知道了？”

“知道了，完全是过失被杀。”三谷哭丧着摇着那张苍白的脸，痛苦地扭着身子。

“凶手是谁？”警部追问。

“都是我不好，要是没有我就不会出这事了。”

三谷显得惊慌失措。

“是谁？凶手抓起来了吗？”

“逃走了，可是一个身边带着孩子的女人是跑不掉的。”

“一个带着孩子的女人？莫非是……”

“是的，就是这儿的女主人倭文子，是倭文子误杀了齐藤管家。”

这意想不到的凶手，使恒川目瞪口呆。

由于空中飞人之死，人们都认为惊扰烟柳家的恶魔终于不存在了。大事一完结，大事所掩盖着的小事就引人

注目起来。

老人十分讨厌倭文子同三谷的暧昧关系，终于闹出了事。

今天一大早三谷就跑来同倭文子待在一间屋里，老人借故有事把倭文号叫到二楼的书房。

两人在书房里争论了很久，激烈的争吵甚至连偶然从外面走廊经过的女佣也能听见。

等了很久，两人仍不见下来，人们不免担心起来。

于是三谷吩咐一个学仆上去察看。

学仆接连敲了几下门，不见回音，便轻轻地推开门，屋里是一到可怕的景象。倭文子手里握着一把血淋淋的匕首，像疯了一样瞪着双眼，蹲在老人的尸体旁边。

学仆望见这悲惨的景象，吓得呆若木鸡。

倭文子圆瞪着玻璃一样木无表情的双眼，瞅了瞅学仆，举着手中的匕首，嘻嘻地笑了起来。

学仆想文主人准是疯了，吓得像一阵风似地飞下楼梯，嘴唇一个劲地哆喷着，大家立即明白出事了。

人们拥进书房，只见倭文子慢慢地上下挥舞着血淋淋的匕首。

再一看被害者齐藤，他心脏被刺一刀，早已断了气。

倭文子变成半疯狂状态，为了使她冷静下来，人们把她带到楼下她的卧室里。她并不拒绝，一句话也不说。她已无力开口了。

报警后，警察立即赶来了。

调查按常规进行。

凶杀现场书房窗户全部关着，与隔壁房间隔着一道厚墙壁，人口只有学仆推开的那扇门，除了倭文子之外，凶手绝不可能是别人。

此外，倭文子那惊慌的神态也证明其本人是凶手，一问她什么，她便吓得牙齿直额，只会激动地说：“不知道，我不知道。”虽然没在接坦白，但若不是凶手是不会断然否认的。

倭文子在卧室的墙角抱着愁眉苦脸的茂浑身打颤，看那可怜的样子，人们根本想不到她会逃走，便对她放松了监视，继续勘查现场，传讯女佣。

然而，调查结束后想拘捕她对，倭文子和茂不见了，住宅内找遍了也没有找到，跑到外面一看，附近也没有踪影，一个女人还带着孩子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逃走了。

警察们连忙打电话向总署汇报了这一情况，请求指示。接着便分兵几路开始大搜捕。

“可是，一个带着孩子的女人怎么可能隐藏得很久见？要不了多久一定会被抓住的，惹出这桩事件的人是我，我真不知怎么办才好，给小五郎挂电话，是想说说我的心情，请他帮我出出主意。对这明摆着的事实，我怎么也不愿相信，因为倭文子决不可能杀人！”三谷将一肚子无处发泄的痛苦向恒川警部倾诉。

“确实很意外，我也不相信烟柳夫人会杀人，可是屋里别无他人，而且她还握着凶器，虽很遗憾，可铁证如山啦。”

恒川不会说什么劝慰的话。不论怎么想，一切都说明是倭文子犯罪，这就无法开脱了。一个女人似乎是不该那样的，然而人的爆发性很强，一次偶然发生的争论，有时也会导致意想不到的犯罪，而为了情爱，女人往往更会做出男人都不敢干的暴行。

他们沉默良久。三谷郁郁不乐，恒川别有所思。

恒川想的是，先前小五郎收到贼的警告信和眼前这件像同那封信约好了似的突发事件怎样联系在一起？看来两者并没有联系，但又觉得不可能没有关联。

没有嘴唇的怪物与其多次加害的倭文子是同伙，难道会有这种事！

沉思中的恒川忽然感到有什么东西在捅自己的屁股。回头一看，只见坐在旁边的小林用眼睛暗示着桌上点心盘里的点心。

点心盘里放着羊粪，其中有一块被咬了几口又扔下了，上面留下了清晰的牙印。

如果这个牙印同小五郎手里那个碱的牙印相同，那么其结果就不能不使人毛骨悚然。

“三谷先生，我想问一下，你知道这块羊羹是谁吃剩的吗？”为有把握，恒川问道。

三谷听了一愣，想了一会儿说道：“啊，这是倭文子吃的。今天早上事件发生之前，她同我俩在这儿的时候吃的。”

回答出人意外。

恒川听了一惊，啊，这是倭文子的牙印。这个牙印同贼的牙印相比较，万一相同的话，那就怎么样呢？想到这些，恒川打了一个寒颤。

“把那个带牙印的羊羹带回去比较一下吧。”小林为发现了牙印而十分得意。

“好吧，你拿着回去一下，把情况给小五郎说说，我还想留在这里再调查一下，有事就打电话来。”

小林走后，恒川来到庭院，刚走几步，碰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东西。

烟柳家的爱犬赤熊，头部负了伤，满身是血，躺在院子里。究竟是谁？为什么要杀死这条狗呢？

恒川觉得奇怪便去问学仆和女佣，结果他们都说不知道。据说，赤熊一直挂在狗圈里，不知什么时候被贼打伤了，现在伤已基本痊愈，所以今天早上才把锁给打开的。

正在这会儿，小五郎打电话来了。看来小林已经到了。刚拿起听筒，就听到小五郎那略带兴奋的声音：

“喂，是恒川吗？牙印比较过了，结论是：那如果是倭文子的牙印，那么倭文子就是我们在找的怪贼。”

“真的？”恒川惊叫道。“我真不能相信，恐怕是哪地方搞错了吧。”

“戏也这样想。你说那就是倭文子的牙印，有什么证据？”

“是三谷的证词，他说得很肯定。”

“三谷？”小五郎说着似乎想了一会儿。接着又道：“那里有条叫赤熊的狗吧？狗还拴在圈里吗？”

恒川一惊。刚才看到那条狗的尸体，小五郎真厉害。

“那只狗不知什么时候被打死了。”

“什么？打死了？在哪儿？”

小五郎为什么这么吃惊!

“我刚刚发现狗的尸体躺在庭院的角上。”

“嗜，真是个狡猾的家伙。杀那只狗的家伙就是真正的罪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知道罪犯的惟有那只狗。”小五郎不无遗憾地说。

母与子

可怜的倭文子成了杀害管家的凶手，还被怀疑是没有嘴唇的怪物，现在她究竟藏到哪儿去了呢？这里面还有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哩。

两人争吵得愈来愈烈，齐藤也不示弱；“你那样做对不起过世的主人。人要知道羞耻，你的亲戚也都对你说长道短，别的不说，起码要对得起你那六岁的孩子吧。”

这一下触到了倭文子的痛处，她勃然大怒起来。

她自己也深知，在过去的日子里，年长的丈夫对她百般宠爱，百依百顺，她只不过是一个爱撒娇的大孩子。

因此，身为佣人的齐藤竟敢抓她的把柄，甚至对她肆意进行亡夫也从未有过的严厉指责，她当然不堪忍受而大充其火了。

“你马上给我滚，一个佣人倒管起我来了！”任性的倭文号气得一时失去了理智。

固执的老人满腹苦衷已忍了又忍，这回说什么也不愿就此作罢。

“我不走，究竟谁是谁非，等亲戚们来评判。”

这一来，倭文予更是不能忍受，气得顿足捶胸，恨不得抓起身边的什么东西朝他砸去。

她恍惚觉得像是在梦里被老人猛撞了一下，又朦胧感到像用什么东西打了老人似的，当时气愤至极，眼前一片昏黑，事过之后她也想不起干了些什么。

走神一看，老人已倒在她面前，胸口插着一把匕首，鲜血染红了一片。

“啊！”倭文子大叫一声，像钉子钉住一样木然不动了。

记得并没杀过他，绝没杀他，可是他胸部被刺，倒在地上却是铁的事实。不是自己杀的那又是谁杀的呢？

“难道我疯了？”她不相信眼前的事实，以为是疯狂的幻影，两手揉着眼睛，慢慢地在尸体旁边蹲了下来。

“啊，多可怜，一定很痛吧。”她一边像疯子一样说着胡适，一边不知不觉地握住刀柄，将匕首从伤口中拔了出来。

学仆推门朝屋里窥视正是在这个时候。

倭文子恍恍惚惚说着胡话的时候，佣人们惊惶地拥进了书房。

在众多的面孔中，倭文子一眼看到三谷那带有几分责备的目光，于是，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她终于明白，眼前的一切既不是梦境也不是幻影，而是不容置疑的现实。

人们从她手里拧下带血的匕首，把肢体麻木的倭文子抱到楼下她的卧室里。

倭文子哭了好大会儿，忽然发觉不懂世事的茂也哭丧着脸，悄然坐在她身旁。

“茂乖，妈妈呀……”倭文子紧搂着爱子，抽抽嘻嘻地哭着说道，“妈妈做了糊涂事了。乖，我可怜的孩子，你就要同妈妈分别，就要自己一个人生活了。”

“妈妈，你要走？去哪儿？嗯，你哭什么？”

六岁的孩子哪里懂得妈妈的心。

不一会儿，警察传讯倭文号，可是她已无力充分为自己辩解，只会反复地说不知道，不知道。

传讯后，倭文子回到原来的卧室同茂哭作一团。这时候三谷悄然地进来了。

两人对视良久，半晌没说话。这一会儿，三谷走近情人的身旁，轻声而坚定地说：“我不相信，我决不相信是你杀的。”

“我怎么办？怎么办？”

在情人三谷面前，倭文子并不像先前那样掩饰心中的悲痛。

“坚强些，别泄气。”三谷像怕人听见似地看了看周围，继续悄声说道，“我相信你是无辜的，深知你不是那样的女人。不过，不论怎么想都没有辩解的余地，屋里除了你和被害者别无他人；而且你手里拿着带血的匕首；事件发生之前，你还同被害者激烈争吵，这一切都像是在为死者作证。看样子检察官、警察部认定你是凶手了。”

听了三谷热情的话语，侠文子觉得人世间惟有三谷才是真正的知己，感激的泪水夺眶而出。

“倭文子，坚强些，现在不是哭的时候。这样下去，待第二轮审讯一结束，你就要被警察抓走了。我不能眼看着你进监狱、上法庭。倭文子，逃走吧，带上茂，我们三人一起远走高飞吧。”

听了三谷那肯定的语调，倭文子猛然拗起头：‘·这么说，你仍以为我是真正的凶手，不然不会叫我逃走的。”

“没关系的，即使你是真正的杀人凶手，我也不会送你进监狱上绞首台的，我要与你同舟共济，一起在世上销声匿迹。办法我都想好了，十分安全可靠。”

在三谷再三催促下，倭文子动心了，即使不是罪犯，在这种时候，作为一个女人总是想尽可能远离近在眼前的监狱、绞首台。

“快，快点儿，跟我来，我找到一个十分安全的藏身处。别害怕，你们俩在里面藏到半夜就行了，以后的事我会安排好的。请相信我，不论发生什么事都要坚持到底不能泄气。”

三谷这样一说，一个柔弱的女人再也无力拒绝了。于是，倭文子领着茂，蹑手蹑脚，提心吊胆地跟着三谷走了。

幸好没遇上一个佣人，他们来到厨房旁边那间库房里。三谷掀开地板，搬去一层泥袋，揭开几块石板，下面露出一个黑漆漆的洞口。

“这是一个地洞，没有什么危险，到里面忍耐一会吧。”三谷说着，飞快地从什么地方抱来两床被子扔到了洞里。

自己虽是主人却从不知有这个地洞，倭文子这会儿只顾担心别来人了，无暇考虑三谷是怎么发现这地洞的。

楼文子拉着三谷的手慢慢滑下了并不怎么深的地洞，洞里铺着两床大被像厚垫子一样，根本不会摔伤，接着茂也滑下了地洞。

“那么，今夜一点左右我一定来，你要坚持住。茂，不要哭啊，一点儿也别怕，相信我，放心等着吧。”

头顶上，三谷话音一落，泥块叭塔叭跨地落了下来，洞里一团漆黑了。石板盖住了洞口。可怜的母子俩在黑暗中紧紧地搂着，浑身直颤。眼下的处境多么恐怖，她已无力再去细想。

“茂，乖，好孩子，别怕。”母亲的心里只惦记着爱子。

可是孩子娇小的身躯像只可怜的小狗一样哆哆嚎咦地颤抖着。

他们渐渐安定下来，洞里的寒气也随之朝他们袭来。

倭文子将垫在下面多出来的被头盖在茂的身上，自己也裹住一点，以此抵御寒冷。

然而，假如她知道厚被下面是什么，那她就不会感谢三谷的细心，只会以为是对自己的严厉惩罚，哪怕一分钟也不愿呆在洞里了。

铺在身底的两床被下面并不是泥土，棉被和泥土的中间还夹着一层令人毛骨悚然的物体，那是什么读者不久就会知道的。

晚上八点左右，三谷吩咐订购的一口大棺材送来了，人们七手八脚将老曹家的尸体装到了棺材里。

棺材安放在楼下一间宽敞的房间里，人们献上香和鲜花，亲戚和吊唁者诵经念佛一直持续到深夜。十二点前后，人们有的离去，有的休息了，电灯熄灭后一团漆黑的屋里只剩下老人的尸体。

大约一点左右，一个像影子一样无声无息的人悄然溜进那漆黑的房间，只见那人影用手摸索着挨近老人的棺材，慢慢地去掀棺材的盖板。

灵车

三谷猛地一下从棺材中抱起老人的尸体，轻巧地换在腋下，神不知鬼不觉地出了屋子，顺着走廊溜进厨房边的库房里。

他用东西盖上尸体，而后掀开石板，小声朝洞里喊：

“倭文子，是我，现在我们转移到别处去。”

听到倭文子微弱的回答，他将搁在库房里的梯子放到了洞里。

在三谷的鼓励和帮助下，倭文子和茂好不容易登上了梯子。

三谷最担心茂会哭出来，可是，这个六岁的孩子，就像一只偷嘴的猫，缩着身子，蹑手蹑脚，一点儿声响都没有。

三谷带着他俩顺着走廊来到了放棺材的房间。

倭文子和三谷此时都已适应了黑暗，虽然没有灯，屋里的情景看得清清楚楚。

“唔，就藏到这棺材里。这棺材很大，还是能装下你们俩的，就是有点不大舒服。”

听了三谷的话，倭文子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噢。

“什么？藏到这里？”

“现在来不及细说了，快，快进去吧，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能够安全逃出住宅。葬礼就在明天中午以后，坚持到那会儿就行了。”

结果只好照三谷说的办。倭文子先躺进去，接着茂躺到了她的腿边。三谷在外面盖上了棺盖。

藏好他俩，他又回到库房，处理了老人的尸体。他是怎样处理老人尸体的，不久就能知道了。

到次日出殡之前这段时间，倭文子母子自然是吃尽了苦头，三谷也操劳得不轻。

他从一大早就没有离开棺材半步，棺材中稍有一点响声，他便连声咳嗽，或者故意弄出一点声响，以便分散人们的注意力，着实费尽了心机。当然，他已把棺材钉了针，使人看不见里面。

时间一到，三谷急忙催促人们出殡。

本来还担心力夫抬棺材时会不会发现，结果平安无事，装着两个活人的大棺材顺利地装上门前的灵车。在普提庙举行的葬礼也按时结束，而后，灵车跟着亲戚的汽车往火葬场驶去。

第08节

活地狱

倭文子母子在黑暗中颠簸了好一会儿，汽车终于停了下来。

啊，要得救了。三谷在哪儿？喊一声试试，只要喊一声，他一定会温柔地作出回答。倭文子当然不会真的喊出声来。急切的期待使她焦躁不安，她多么盼望情人快来打开馆盖啊。

少时，棺材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棺材被慢慢地抬下了讨厌的灵车。卸棺材的是三谷雇来的力夫吧，哦，说不定他也在里面帮忙呢。

棺材卸到汽车旁边，马上被抬走了，摇晃了不一会儿，又听到棺材底板吱吱嘎嘎的响声，接着是恍啷一声金属声响，棺材好像被放到金属架上了。

“咦，奇怪呀。”倭文子还没来得及细想，就听见哗啦一声金属同金属相撞的声音，与此同时，周围的嘈杂声顿然消失，四周静得就像在坟墓里一样。

“怎么回事？这是什么地方？”紧搂着妈妈脖颈的茂惶恐地问道。

“嘘！”倭文子轻轻制止茂的问话，侧耳倾听外面的动静。

说不定这是三谷有意安排的呢。可这儿到底是什么地方呢？如果，如果。

灵车的目的地不言而喻是火葬场。

啊，明白了，现在棺材是把在火葬场的火炉里了，刚才哗啦一声金属声响，就是火炉的铁门关闭的声音。是的，一点也不错，我们现在是在可怕的炉膛里。

她想起曾经参加亲戚的葬礼来过火葬场，看到阴郁的水泥墙壁上开着一排铁门。

“这儿是去地狱的站台。”记得有人曾悄悄地说过这句玩笑话，那一排阴森的铁门确使人感到是“去地狱的站台”。

后来怎么样就不太清楚了，据说要等到半夜才点着炭火，到第二天早上就烧成灰了。

半夜点火前没什么事，炉工们可能也都走了。

啊，不能这样坐以待毙，虽然半夜以前是安全的，可明明知道是在炉膛里怎么还能安然以待。活活地被烧死，多么可怕。而且，那可爱的孩子，那无辜的茂也要遭到同样命运。

她左思右想，琢磨了足有半个钟头。外面什么声音也没有，若是在门外，还能从相差的缝隙里透进一丝光线，可现在一团漆黑，连茂那近在眼前的脸蛋也看不见。

时间一点一点地逝去。这样等下去，母子俩只会救活活烧死，不能一味等待三谷来救，他可能碰到什么麻烦不能来了。

“唔，茂乖，没关系了，用手拍，用脚蹬，使劲喊吧，钱人来救我们。”

“妈妈，能行吗？”茂怯生生地问，“警察不来了吗？”

啊，真是的，倭文子惟恐被烧死却忘记了自身的处境，倒是六岁的孩子提醒了她。

“不行，不行，不能出声。”

世界上还有比这更痛苦矛盾的处境吗？静静地等待，就要连同棺材一起被烧死，活生生地尝受烟熏火燎的滋味，一个带着孩子的女人怎能受得了！

可是，她又分明知道，要想逃避这灭顶之灾，大声呼喊求救就会被警察抓去。即使不是凶手，在这种时候卧棺潜逃，不谛是有力的自白。

多么可怕，监狱、绞首台，还有同爱子的别离。茂要成为可怜的孤儿。不，不仅如此，棺材的秘密一暴露，三谷也要因窝藏重犯而被处以重刑。

“怎么办？怎么办？”

等待也好，逃走也好，不是烤刑就是绞刑。右也罢，左也罢，惟有死路一条。

“茂乖，你怕不怕死？”倭文子将冰凉的脸贴在孩子那冰凉的脸上轻声问道。

“死，怎么了？’”他似乎明白了眼下的境遇，两只小手紧紧地搂着妈妈的脖子。

“洞妈妈一起去美丽的天堂吧，搂紧妈妈别松手啊。”

“嗜，我愿意同妈妈一起去死。”

热泪顺着两张紧贴在一起的面颊扑簌簌地流了下来。倭文子喉咙里咕喀响了一下，她虽咬紧牙关，仍禁不住呜咽起来。

“那么，合起掌来，在心里求神保佑吧，求神把我们带上天堂。”

“妈妈，我死以前想吃点东西。”茂忽然说道。

倭文子听了一愣。

为了不使妈妈为难，孩子已忍受了巨大的痛苦。想来，她们已两天没吃饭了，倭文子都饿得有气无力，一个幼小的孩子更是饿得不堪忍受。

“这里要什么也没有呀，好孩子，马上就上天堂了，那儿有很多好吃的点心、水果，再忍一会儿吧。”

“我不是要那个。”茂有些生气了。

“肚子饿了吧？想喝水吗？”

“晤，是的，我要吃妈妈的奶。”茂不好意思地说。

“哦，我的奶……妈妈不会笑话你的，行啊，来，吃吧，这样也许会忘记肚子饿呢。”

黑暗的棺材里，茂慢慢爬到妈妈的乳房旁边。

他还没有忘记怎样吮奶。他用舌头裹住干瘪的奶头，贪婪地吸吮起来，一只手还不停地摆弄着另一边空着的乳房。

俊文子已经很久没有过孩子摸弄乳房的感触了，此刻，茂吸吮、摆弄着她的乳房，使她像做梦一样忘记了眼

前的境遇，一面抚摸孩子的脊背，一面悲凄地哼着往日的催眠曲。

川电大火炉，棺材、“死”等等都不见了，母亲和孩子都像春天一样心情格外舒畅。

然而，那只是短暂的一会儿。少时，两人又都回到了冷酷的现实之中，于是更感到加倍的痛苦和恐怖。

她们在棺材内也感到了深夜的凉气，大概夜已深了吧。可是，三谷究竟上哪儿去了？事情弄到这一步，恐怕他也未曾料到，此刻他一定在焦急地惦记着我们。

是什么东西哗哗啦啦落下来的声音，接着是“恍啷”一声金属撞击的声音，隐约还能听到人的唱歌声。

啊，明白了。是炉工哼着小调，正用铁铣往下面的炉口里投炭。

最后的时刻来临了。

凝神一听，好像听到呼呼的火焰声。

“妈妈，怎么回事？什么声音？”茂松开乳房战战兢兢地问。当然，说话声很小，隔着一层棺材和一层铁门，外面是不会听到的。

“茂乖，马上就要上天堂了，现在神要来接我们了。”倭文子嘴上那么说，心里却像要碎了一样。

“神在哪儿？”

“暗，听到了吧？呼呼的声音，那就是神的翅膀声。”她好像疯了。

茂侧耳静听。可能他也听到了火焰声，他猛地搂住妈妈，脸蛋贴在乳房上。

“妈妈，我怕，快逃吧。”

“不，别怕，一会儿就行了，再忍一会儿，我们就能上天堂了，嗯，好孩子。”

火焰声越来越大，棺内的温度也随之越来越高，一会儿就要烧到棺材板了。

“妈妈，热。”

“唔，不热就上不了天堂啦。”倭文子咬咬牙，紧紧地搂住爱子。

不一会儿，挖内已热得受不住了。

火烧到棺底了吧，随着棺板哗哗剥剥的燃烧声，红彤彤的火光像闪电一样从盖板的缝隙透进棺材里。

“失火了，妈妈，失火了，快，快。”茂又抓又踢，恨不能一下打烂格差逃出去。

格内的空气愈来愈干燥，呼吸也困难了。更可怕的是，棺材底板已烧得发烫，决意听天由命的倭文子也不堪忍受了。

活地狱，真是人间活地狱。

火焰烧着了妈妈的衣襟，又烧着了孩子的西装祥，想躲避，在棺材里动弹不得；用力去推格差，烧焦了的棺底眼看就要散架，棺材是推不开了，她们只好声嘶力竭地哭喊。

然而，现在连喊叫也不能了，棺里的毒烟已封住了她们的眼睛、嘴巴和鼻孔，别说喊叫，连呼吸都极为困

难。

更为凄惨的是，幼小的茂顾不上妈妈此刻的境遇，像把她当成可憎的仇人似的，朝倭文子的胸部乱撕乱挠，细弱的手指，在妈妈柔嫩的肉体上使劲地抓着、抓着。

“啊，多惨哪！妈妈不忍目睹孩子的痛苦，竟流着泪，两手死命地卡在茂的脖子上，要把他勒死。

正在这时，什么地方叭略响了一下，接着棺材像地震似地一晃，格板哗啦一下烂了。

完了。活活的生命就要在大火之中熔化了，啊，天哪！

掘墓

倭文子墓地睁眼一看，奇怪，没有死，而且，不知为什么已经不热，烟也消了，俯在上面望着她的正是三谷。

是临终的幻觉？

“倭文子，怎么样了？是我啊，让你受了这么大的苦，实在对不起。”

是她熟悉的情人的声音，是她想念的情人的面孔。啊，不是幻觉，得救了，终于得救了。

“警察查得很紧，一直没有机会脱身，我急坏了，总算赶上了，真是幸运。”

“晤，三谷。”倭文子只是呜呜地哭。

倭文子和茂跟着三谷悄悄地离开了火葬场，又去了一个不为人知的藏身之处。

炉工们从三谷那里得到了足够的谢礼，自会守口如瓶，而且，又从卫生标本店买来一盒骨灰代替倭文子。

在为齐藤举行葬礼那天，小五郎辞别了病床，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他经常化装成各种各样的人物频频外出。

葬礼的第三天，恒川警部访问了小五郎的公寓。

“病好了吗？不要紧吧？”恒川关心地问。

“不，哪里躺得住，事情越来越有趣了。”小五郎让警部坐下，微笑着说道。

“什么事件？”

“当然是烟柳事件，还是那件没有嘴唇的恶魔一案。”

“哦，这么说你对罪犯的下落有线索了？我们正全力搜捕刺杀齐藤的凶手烟柳夫人，抓住烟柳夫人，没有嘴唇的家伙自然就原形毕露了。可是，一个女人还带着孩子竟神不知鬼不觉地逃走了，至今没有一点儿线索。”恒川直率地说道。

“不，我也没弄清楚，不过线索倒有不少，要是一个一个地查清，那可不简单，恐怕连觉也睡不成喽。”

听了侦探的话，警部很是惊奇，警察署手里也没掌握多少线索，难道要向小五郎求教他所发现的线索吗？

“比如说吧。”小五郎观察着警部的脸色引诱地说，‘烘干代代木画室里那三个女人的尸体，身分查明了

吗？”

“噎，这个么，我也调查过，可是至今未发现类似的女人。”

“那三具女尸已高度腐烂，面容都分辨不清了吧？”小五郎忽然瞪着恒川的脸问。

“是的。”恒川回答。他对小五郎的意思大为不解。

“可是，恒川先生，正好你来了，我想请你看一样东西。”小五郎的话更叫他摸不着头脑。

“是什么，我看看。”警部爽快地应道。他怎么也没想到那是一件奇妙的代替物。

小五郎站起身，打开了里间的房门。那是他的卧室兼书房。

“就是这个。”

恒川也站起身，来到门前，朝书房里一看，堂堂警部也惊得呆立不动了。

屋里，他们到处搜寻的烟柳倭文子和茂正脸朝外地站着。

猛一看，他还以为是小五郎的助手文代和小林呢。再一瞧，才知道不是的。

“又被这私家侦探戏弄了。”想到这里警部不禁生气。干吗要像演戏一样呢！

“为什么你……”’他欲言又止。

“哈哈哈，恒川院生，别误会，没什么可惊奇的。”小五郎大步走到倭文子的身旁，用手指叭叭地弹着她那漂亮的面颊。

恒川叹吃了一惊。倭文于受到小五郎这样的侮辱，仍旧毫无表情地站在那儿。原来那不是真人，而是一个工艺精细的蜡偶人。

“不过，连你都没看出来，我真高兴，日本也有厂家能制作这么好的蜡偶人。”小五郎满意地笑了。

“我吃了一惊。”恒川也笑了起来，“可是你为什么要做这种偶人来当你的玩具7’

“哪是什么玩具？这有大用处呢。”

“畸，了不起听，费了不少时间把7’

“不，只用了三天时间。躯干部分厂里有现成的，只是头都是根据好几张照片雕塑而成。”

“那么快呀。”警部好像不大相信。

““他们是拼命干的，因为我说今天一定要用，不过，花了不少钱。”

一定今天要用，看来小五郎马上要用这偶人干什么事。他究竟在搞什么名堂？这个私家侦探又要像哄孩子一样要什么把戏了，而不可思议的是，他那些把戏总是奏效。

警部很想知道偶人的用途，又不便马上就问，于是便装出对偶人不怎么感兴趣的样子。

“恒川先生，我想请你帮我做一件事，这是民间侦探力不能及的。”

“你的事我当然要尽力而为咯，哦，要是有关搜捕方面的事，我还是能为你效点力的，什么事？”

“我想掘墓验尸。”

“掘墓？”警部惊讶地反问。

“唔，只有四座墓……”小五郎愈说愈离奇。

“四座？你到底想查什么？验谁的尸？”

“第一个是在盐原温泉跳水自杀的冈田道彦。”

“唔，冈田的尸体埋在盐原妙云寺墓地，可以验查，不过，恐怕已不能保持原形了。”

“可是，哪怕只有骨头架也好，牙齿还会有的吧。”

警部终于明白了小五郎的想法。

“哦，是吗？你是想把那尸体的牙印，同小林从牙医那儿拿来的冈田生前的牙印比较一下是吗？”

“是的，为了慎重起见，有必要核对一下，不然总感到不放心，不看到那两个牙印相同，就不能确信冈田与没有嘴唇的人不是同一个人。”

“好，这绝不是无谓的事。掘墓手续我来办。你刚才说有四座墓，除了冈田，还有谁的？”

“与其说是验查尸体，不如说是……”小五郎苦笑了一下，“想确认一下墓里是否真的有尸体，就是说埋葬的棺材里可能是空的。”

“什么？你是说尸体被盗了？墓在哪儿？谁的尸体？”

“是谁的还不清楚，我是瞎猪的，掘开来看吧。”

“既是瞎猜的，又不知是哪座墓，那可怎么掘呀？”

“哦，这个我知道。现在东京附近一带很少实行土葬，因此查找起来并不麻烦。”

“这么说，墓已找到了，是谁的墓？”

“是那三个姑娘的墓，就是在画室里里在石膏中那三个姑娘的棺材。”

“棺材不是早就火葬了吗？”

“不，这个我也知道，我要掘的是火葬前的另一个墓。”

“我，什么？那些姑娘被埋葬两次？嘎，对，对，以前没发现这一点都怪我疏忽了，就是说，画室里的尸体木是杀死的，而是从某个墓地里偷来的已死的女尸，用那些女尸雕塑成那群石膏像。”恒川对小五郎的想象力叹服不已。

“是的。我们推测事物必须由表及里，去伪存真，因为一些狡猾的罪犯往往会要一些迷惑人的手腕。没有嘴唇的家伙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以杀人为乐的精神异常者，他的行为只能使人这样认为，也许这正是罪犯演的戏。我认为事实恰恰相反，罪犯根本不是什么杀人淫乐者，也不是什么精神病患者；这次事件表面上看，已有好几个人被杀死，而实际上，罪犯几乎还没真的杀过人。”

小五郎的话越来越令人费解。

“那么，你是说这个案件不是凶杀案？”恒川惊讶地问。

“可以勉强地说是杀人未遂案吧。”小五郎答道。

“未遂？”恒川一惊，“就是不算那三个女人，还有两个人被杀呢？”

“两个人？不，是三个人！那个人可能也是你没想到的。”

“不管怎么说，反正是有人被杀了，绝不是未遂。”恒川不同意小五郎的话。

“确实有人被杀死了。”小五郎不慌不忙地说道，‘’但是罪犯并没达到真正的目的，在这之前的凶杀，对罪犯来说只不过是一种前奏曲，他本意并不在此。恒I；陡生，请你记住我的话，我说这次事件是杀人未遂。我觉得不久就能解开这些迷了。”

恒川希望他能解说这些谜，而小五郎却不愿多说什么。于是，恒川也就不再打破砂锅问到底了。他也不想过多地暴露自己的无能。

“好吧。掘墓的事就这样吧，手续办好后，我们来掘，当然你可以到现场。”

“谢谢。不过，恒川先生，掘墓只是为了取得证据，我另外还有一些急事，办好那些事我就赶到墓地。”

谈话很别扭。官方警察同民间侦探办理同一案件，而后者竟胜于前者，真是没办法。

第二天，按照约定，盐原妙云寺冈田的墓被掘开了。法院、警视厅都派员到场，恒川警察署长、明智小五郎等也都在场。

随着掘墓工一锹一锹往下挖，不多会儿棺材盖露出来了。因为地下潮湿，棺材黑黝输的，但形状完好无损。

掘墓工一下将棺材拖了出来，放到刺眼的阳光下，令人作呕的气味使人们禁不住扭过脸去，但因为工作关系又不能走开。

“牙印，牙印。”

检察官一提，小五郎随即取出了准备好的牙印递给一位警察。那是从牙医那儿得到的冈田生前的牙印。

“掰开尸体的嘴。”警察大声命令一个掘墓工。

“哦，这儿吗？”掘墓工壮着胆子用手掰开了尸体紧闭着的嘴巴。

警察蹲下来，皱着眉头将石膏牙印同尸体的牙齿摆在一起比较。

在场的人都围上前来盯着尸体的嘴。

“丝毫也不差，一模一样。”警察得意地大声说道。果然，人们都看到尸体的齿列同石膏牙印毫无二致。

先是三谷怀疑，继而小五郎和警察们也曾一度怀疑过的神秘画家冈田道彦真的死了。人们终于明白，冈田是个可怜的家伙，他并没化妆成没有嘴唇的人，并没为了作恶而用别人的尸体作替身，确实是因为失恋而自杀，死后又蒙受了许多污名。

然而，冈田清白了，又出了新的疑问。

“冈田道彦曾提议进行毒药决斗，涂抹倭文子的照片，并把那些可怕的照片留给倭文子，在画室里将女户雕塑在石膏像里；等等。这样一种人，竟会像涉世未深的青年一样为那一点事而去自杀，这种心理上的飞跃似乎很不自然。如果能把这一点搞清楚，那么，没有嘴唇的怪物自然也就暴露无遗了。”

小五郎在妙云寺墓地对S检察官和恒川警部说的这番话，不久就能得到验证了。

第二天，拥塞在离代代木画室不远的D村西妙寺墓地继续进行。

不知为什么，D村一直保持过去土葬的习惯，每逢掩埋尸体的时候，都要在西妙寺宽广的墓地上筑起很早以前传下来的土馒头。

小五郎了解到D村的这一习惯，便到西妙寺调查，结果查明，那里的确埋过三个女人，年龄、埋葬时间都同画室里那三具女户相差无几。据寺里的人说，那些姑娘的尸体埋下不久，一天夜里，有个奇怪的人影在墓地转悠过。

掘墓的结果，三副棺材都是空的。

书房之谜

掘墓告一段落，法官们匆匆离去，警察们也分头调查那三个姑娘的家去了。

留下来的是警视厅的恒川警部和明智小五郎。

“我总觉得我受你俩的骗了。”警部一边朝寺门走去，一边说道。

“你俩？”小五郎又微笑了。

“就是你和没有嘴唇的人。”恒川也笑了。

“哈哈哈，你说什么呀。”

“我觉得你好像是同罪犯串通一气在愚弄我。你的推测是那么正确，而罪犯又高出一筹。”警部不知是开玩笑还是说真的，边说边笑地看着小五郎。

“这次犯罪倒颇有些像写小说似的，出场的人有没有嘴唇的人、画家、小说家等等，尽是些不同寻常的人物。”

“噎。不错，一个出色的罪犯往往就是一名小说家。我收到第一封恐吓信的时候，就看出了这家伙的特性，于是我就按照他的心理，也像写小说似地进行推理。”

听了小五郎的话，恒川深有感触地说：“啊，你是个天生的侦探。你刚才这番话好比是侦探术秘诀，作为侦探要努力体会罪犯心理，罪犯若是学者，侦探就体会同样程度的学者；罪犯若是艺术家，侦探就当艺术家。一个侦探不具备这些能力，就无法进行严密的推理。可是，现在刑警中没有一个人具有这种素质，我在工作中也

只是凭多年的老经验，碰上略微复杂一点的案件就像这次这样束手无策了。”他向小五郎表示了衷心的敬意。

“哈哈哈哈，我是随便说说，你过奖了。”小五郎红着脸说道。

“可是，你不害怕吗？那家伙决不只是恐吓，文件小姐被诱拐恐怕就是履行恐吓信上说的话，你可要当心呀。”恒川担心地说。

“不，不要紧，我有防备，不会疏忽大意的。哦，咱们到烟柳家去吧？三谷可能在那儿，我们不去问问以后的情况吗”

“嗜，我也正这样想哩。”

于是，两人乘车朝东京的烟柳家驶去。来到那扇森严的大铁门前时，暮色已经降临。

主人死于狱中，夫人和遗子又去向不明，烟柳家像座空宅似地冷冷清清。

小五郎和恒川警部一到，正好三谷出来，把他们迎进了客厅。

“这房子现在由亲戚们管理，他们都不熟悉情况，不会使佣人，所以我经常过来看看。”三谷解释似地说。

“哦，烟柳夫人没有一点儿消息吗”警部急急忙忙地问。

“没有，我正想向你们打听呢，警察署搜查得怎么样？”

“警方也没有什么线索，逃得真绝，想不到一个女人竟这么有办法。”警部直盯着三谷的脸。

“我也很惊奇，没有人看到他们离开这儿呀。”分明是他带她逃走的，他却故作惊讶。

“这所房子就像魔术师变戏法的魔箱。魔术师的魔箱，外行看不出有什么奥妙，可内行一看就知道有什么机关。”小五郎突然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

“你是说这座建筑物有什么秘密机关，是吗？”恒川不解地问。

“如果不是，那小川正一尸体的失踪，倭文子神奇的逃亡又怎么解释呢？”

“这么说，你好像已掌握了那些秘密。”

“噎，掌握了一点儿。”小五郎平静地答道。

“那你为什么一直都没说，这样重大的事情……”警部认真起来。

“哦，我在等待时机，轻率地说出来只会打草惊蛇。”

“有道理。那么什么时候才算时机适宜呢？”

“就是今天，现在时机已到。”如此重大的事情，小五郎仍是笑眯眯地说着，“不久就能抓住没有嘴唇的人，就能揭开他的真面目了。恒川先生，实际上我把你带到这儿来，就是想让你看一看魔术师的秘密。幸运的是三谷也在，太好了，现在我们一起来检查魔箱的机关吧。”

私家侦探的话使恒川和三谷听了一愣，半晌没说出话来。

“首先检查小川正一被杀的二楼书房吧，我曾经说过，侦破这一案件的关键就在那神秘的书房里。”

不一会儿，他们来到那间魔屋，即烟柳的西式书房，站在那尊佛像前。

这时，不知要干什么，一个学仆抱着一个等身大的草人进来了。

小五郎从学仆手里接过草人说："这个偶人要在今天的戏里担任角色。"

"戏？"仁川和三谷对小五郎的话感到纳闷。

"为什么说这间书房是这次事件的核心？这里有什么秘密机关？这些问题口述很难表达清楚，解说也很难令人置信，因此，我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将犯罪经过实地重演一遍。我事先没有讲，不过今天把恒川先生带到这儿来是我预定的内容之一。舞台我已经安排停当，演员也安排好了，连这个草人都用上了。"

"观众只有两人，演员们要不高兴了。"小五郎笑着说，'可是恒川！是法院、警察署的代表，三谷是烟柳家的代表，请你们俩观看是再合适不过了。观众一多，说不定我们这场怪戏就演得没味了。"小五郎一边半开玩笑地说着，一边在离佛像最远的墙角摆上三把椅子，招呼着他俩，"来吧，请坐在这儿，这是今天这场戏的观众席。"

恒川和三谷只好按照小五郎的安排坐到了座位上。

"第一幕是小川正一被杀的场面，首先必须把舞台布置得同当时一模一样。"小五郎开始了演出的开场白。

"室内布置已同当时一模一样，不足的是缺少被杀的小川正一，所以，我们就让草人充当小川。"

他把草人竖到一尊佛像前。

"窗户只有这一扇插销没插，其余的都插上了。"说着，他把那些窗户一一插好，使之与当时的情景一模一样，最后坐到二人旁边的椅子上。

"好了，这样一切都同当时一模一样了。小川究竟是谁杀的，怎样杀的，现在就演给你们看。"

谁都会以为贼是从窗户里进来的，因为别的无路可走。恒川目不转睛地盯着插销没插的那扇窗户。

突然，叭地一声响，草人应声而倒。

"快看。"随着小五郎的喊声，不知何处飞来一把匕首不偏不歪正刺中草人的心脏。

匕首是从哪儿飞来的？门窗紧闭的屋里竟突然飞出一把无主的飞刀。是魔术！可是魔术师在哪儿？

恒川警部禁不住往外窥视。他觉得好像有人藏在那儿。

三谷也跟在警部的身后，畏畏缩缩地朝昏暗的院子里张望。

窗下院子里没有一个人影。

"哈哈哈，恒川先生，玻璃又没碎，难道能从关着的玻璃外投进飞刀？魔术师也不会这一手。"小五郎笑道。

于是仁川苦笑着离开窗口，他又想查看那把匕首，便往草人跟前走去，刚走二三步，却突然呆立不动了。

难道是做梦？或者刚才是幻觉？

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原来他走近一看，草人的胸口上什么也没有，匕首不见了。

恒川瞪大眼睛扫视着周围，哪儿也没有。

他忽然注意到那排佛像。

他走上前去一个一个地细心察看，可是佛像上好像并没有什么机关。不管怎样佛像是绝不会挥手投出匕首的，那些佛像浑身全是木雕的，还有一尊是金属佛像。

“还没有懂吗？现在我就把谜底告诉你们。齐藤和学仆发现小川尸体时，屋里就是这冽情景，小川胸口流着血倒在地上，凶器当然到处都没有。”小五郎继续说道，“凶手没有踪影，凶器也不见了，而小川正一沟口流班倒在地上。是谁杀的？怎样杀的？连亲眼观看的你们也不清楚，难怪当时齐藤他们感到不可思议了。”

说话间，屋里渐渐暗了下来，草人身上一根一根的草已分辨不清了。黑黝黝的佛像也模糊起来，好像那些佛像又往墙边后退了似的。

“有怪，这是在做梦吧。”三谷异样地大声说道。声音很大，小五郎和恒川惊愕地望着三谷。可是，屋里一片昏暗，看不清他的面部表情。

“开灯吧，这么暗什么也看不见。——警部咕哝着朝开关方向走去。

“不，别开灯，一会儿就行了，就这样吧。真正的魔术马上就要开演了，舞台暗一点才合适。”小五郎制止了恒川，“请回到座位上，下边就请你们观看刺杀小川的秘密。”

两个观众被小五郎让到了椅子上。

“齐藤他们发现小川的尸体，连忙报告了警察，为了保护现场，他们关好窗户，锁上门，一起离开了书房。”小五郎一边说，一边关上刚才警部打开的窗户，插上插销，检查一下顿好的书房门，拨出钥匙装进口袋里。

“这样，就同当时的情景一模一样了。他们离开这间房子大约三十分钟，其间，屋里发生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到处都没有进出口的房间里，小川的尸体失踪了。哦，恒川先生，我头一次涉足这一案件，就是那天呢。

“在齐藤他们离开书房以后，你们警察赶到之前这半个小时里，屋里发生了什么，现在就表演给你们看。”小五郎又开始解说。

小五郎就要表演，这儿除了担任解说的小五郎和两个观众，只有一个草人躺在地上，谁来表演呢？

观众们感到一阵狐疑，使劲睁大眼睛瞅着越来越暗的屋里。

南喀前喀，怀表的秒针嘻嘻作响，屋里一片沉寂。

忽然，恒川觉得屋里什么地方有动静，不禁抽了一口冷气。

有人，有人，真有人，一个全身乌黑、身材矮小的畸形怪物顺着对面的墙壁息息舅舅地下来了。

第09节

小怪物

一个从头到脚浑身乌黑的怪物像只黑蜘蛛一样从天花板上贴着满壁下来了。

朝他下来的地方定睛一看，一块块方块拼成的天花板角上有个黑黝黝的洞口，洞里吊下一根细绳子。身材矮小的怪物吊着绳子踩在一尊佛像的肩上，不声不响地落到地板上。

小怪物脸上蒙着一块黑布，只露出两只眼睛。看不出是什么人。不用说，这是小五郎事先安排好的演员之一。这情景使两位观众看得目瞪口呆。

小怪物蹲在地上的草人旁边，好像是在检查单人是否真的死了。少时，知道他没气了（演员演得惟妙惟肖），便一下把草人挟在腋下，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口，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门，顺着走廊走了。

“来，跟上他，看他去哪儿。”小五郎小声说着，先起身走了出去，两个观众也莫名其妙地跟在小五郎的身后。

浑身乌黑的小怪物挟着草人不声不响地在昏暗的走廊上飞快地行走，这种异样的情景使人感到难言的恐怖。

走廊的尽头有条狭窄的陪梯，小怪物转眼间顺着略梯走了下去。下了阶梯，顺着狭窄的走廊往后门方向走不多远，有一间库房。小怪物拉开房门，溜进了库房。

小五郎三人也先后进了那间房子，沿着门边的墙壁站成一排。

房门敞着，黄昏的薄暮透进屋里，屋里勉强能够看清人影。

啊，又是这间库房。读者可能还记得吧，几天以前，倭文子和茂藏身的地洞就在这间库房的地板下面，当时把倭文子藏到地洞里的三谷此刻是何心情?

这个神机妙算的私家侦探知道这个地洞？这么说，他老早就发现了倭文子母子的去向？怪不得三谷刚才就好像有些沉不住气了。

果然，小怪物把草人放到一旁，掀开地板，露出一个漆黑的洞口。

一股异样的臭气扑鼻而来，是令人作呕的腐臭。

恒川立刻明白那是什么味，禁不住为之一惊。

恒川终于按捺不住，一下抓住小五郎的手腕大声嚷道:

“你说，这洞里有什么？这是什么气味？你知道吧？你说呀，到底是什么？”

“嘘……”小五郎镇定地将手指压在嘴边嘘了一声，“不能打断我的顺序，稍等一会儿，三十分钟以内全部秘密都让你知道。”

警部仍坚持要到地洞里察看，恰好这当儿那小怪物把地板上的草人抱过来扔进了地洞。

然后盖好地板，检查一下有没有失落的东西，又无声无息地回到二楼的书房。当然，观众们也尾随其回到了书房里。

先进书房的小怪物在观众们进屋后使反锁上门，将屋里细心地察看了一番，又踩着佛像，攀着绳子，像蜘蛛一样塞察家审地爬上了天花板，而后，照原样盖好天花板的洞口。

“第一幕到此结束。”小五郎说着打开了墙壁上的电灯开关，屋里豁然明亮起来。第一幕？这么说还有第二幕？

“小川的尸体就是这样失踪的。那个怪物刚做完刚才那些事，恒川先生，你们警察一行就赶到了这里。”

“那么，刺死小川的那把匕首呢？”恒川问。

“匕首是刚才那个小怪物从天花板上投下来的。”

“这我知道，可那把匕首怎么又没有了？”

“又回到天花板上去了，那把匕首柄上系着一根结实的细绸带子。那家伙还是动了一番脑筋的，为了不让凶器留在现场，他就想出这么个办法，从天花板上投下飞刀，杀死敌人后就拉着绸带将飞刀拉上去。门窗紧闭的屋里没有凶器也没有罪犯，确有人被刺而死，听起来是有些神乎其神，但谜底一揭开，原来十分简单。”

“那么凶手呢？那个浑身乌黑的小怪物是什么人？”警部又问。

“那个蒙面人是个谁也想不到的人物，我也只是在二三天前才发现的，因为很意外，我都怀疑他是不是真的。”

“就是说，”恒川急不可待地说道，“那家伙是这个案件的真犯？”

“真犯…在某种意义上是真犯。”小五郎含糊其词，“在告诉你们他是谁之前，先请你们继续看戏。下面是今晚这场戏的第二幕。”

“第二幕？接着刚才的吗？”

“对，而且，这第二幕是请你们看的关键一场戏。”

“哦，好吧。”警部急着想知道事情的真相，只好答应往下看小五郎的戏。

“第二幕重演小川正一尸体失踪后二三天内发生的事，这些犯罪是相当秘密的，警察和烟柳家的人都不知道。”

“不是齐藤被杀事件么？”警部惊叫起来。

“不是的，在小川事件和齐藤事件之间，这间屋里还发生过一起无人知道的杀人事件。”

这段开场白非常成功，两位观众大为兴奋，催促着第二幕快点开演。

“现在，电灯再关一会儿。在开演之前先说一下，马上要在这里真实地再现一起凶杀事件，当然，这只是表演，因此，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出声也不要动手动脚。那么……

“小五郎结束了开场白，叭地关掉电灯，屋里顿时一团漆黑。窗外已是夜晚的景色，美丽的繁星布满了夜空。

这么暗表演怎能看得见？观众们心里纳闷，忽然一束光线直射到对面墙壁上，那排佛像像幻灯画一样出现在眼前。

小五郎事先准备了手电筒，是手电筒的光束照到对面墙壁上的。

光束徐徐掠过佛像群，离开墙壁，在房门上停了下来。

定睛一看，光束中，门拉手在慢慢地转动着，有人在门外开门。

拉手一停止转动，门便一点一点、小心翼翼地打开了。

猛烈的好奇心和极度的紧张使恒川警部也透不过气来。握着电筒的手直发抖，墙壁上的光束也不住地摇晃。

摇晃着的光圈里，从门外闪过了一个人。

一看那人，尽管小五郎事先作过交待，两个观众仍大吃一惊。

那人头戴黑呢帽，身披黑斗篷，脸上戴着一副大墨镜，嘴上戴着大口罩，打扮同没有嘴唇的怪物一模一样。

怪物在光束中慢慢地往前走。随着怪物向前走动，小五郎的手电筒也像舞台上聚光灯追踪演员的表演一样，一点一点地往前移动。观众们觉得像是在观看移动拍摄的电影。

怪物一边走，一边眼睛盯着小怪物藏身的天花板。他好像知道通往天花板的路。

不一会儿，怪物走到正面墙壁的中间，在一尊如来佛座像前停住步，眼睛仍盯着天花板，身子蹲了下来。他要干什么？

这当儿，天花板角上咋嘈响了一下，紧接着呼地一声，一把飞刀像闪电一样直向怪物刺来。

啊！第二次杀人！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戴口罩的怪物倏地一闪身，躲过了飞刀，转过身抓住飞刀后面系着的绸带把它拽了下来。

随着一声惊叫，天花板上哆哆哆地响起了匆忙的脚步声。失去武器的小怪物惊叫着逃走了。

戴口罩的怪物将屋子中间的一张桌子拉到天花板洞口处，上面放上两把椅子，而后踏上椅子轻巧地爬上了天花板。

不用说，这期间电筒的光束一直随着演员的表演不停地移动。

电筒徒然照着天花板的一角，演员们都在天花板上面，好像一时不会下来。舞台暂时空着。

表演看不见，声音却能听见。天花板上好像老鼠打架一样及作一团。两个怪物在天花板上拼命追逐着。

不一会儿，追逐声吏然而止，逃命的小怪物被抓住了？

两个观众屏住气息，竖耳静听。天花板上究竟是怎么回事？未免太静了吧，谁胜了？

攀然，死一般的沉寂中隐约听到一丝细微的声音。是谁被勒死了，那是临终前的呻吟声。

然后，过了十来秒钟，天花板上吃起了脚步声。不多时，洞口里吊下一根细绳子，绳头上挂着一个瘫软的身躯。

尸体擦着椅子、桌子，静静地躺在地毯上。果然不错，个子小的家伙打赎了。绳子挂着的尸体就是那丑陋的小怪物。

全身乌黑的小怪物头上勒着一根红带子，看上去像是一道伤口。他是被红带子勒死的。

少时，又吊下一根细绳子，戴口罩的怪物顺着绳索家舅舅舅地进入了沉静的画面之中。

他在尸体分蹲着看了一会见，认定小怪物确实已死，便解开捆着尸体的绳索藏在天花板上，像原来那样盖好天花板的洞口，而后又把椅子、桌子搬回原处，仔细消除作案痕迹。

观众们以为下面地要处理尸体了，可是并不然。只见戴口罩的怪物走近刚才停下察看的如来佛座像前，一使劲把这座金属佛像搬倒了。

随着一声明郁的声响，如来佛像离开底座倒在地上，与底座接头处露出了一个窟窿。

观众们仔细一看，底座上有一只小手提保险箱。

如来佛座像中藏着的手提箱里一定有许多财宝。

戴口罩的怪物打开箱盖，将箱里的东西往口袋里装。不，只是做出装东西的动作。

取出里面的东西，怪物将保险箱原样放好，而后把座像安放到原来的底座上。

放好座像，怪物抱起小怪物的尸体出了屋子。三人又尾随后面。

恒川倒没有怎么样，三谷却脸色苍白，他并不是觉得表演精彩，而是被吓坏了。

“三谷先生，不舒服吗？”小五郎忽然发觉三谷神色不对，用电筒照着三谷的脸。

“不，没什么，净是些神乎其神的，我有点儿……”三谷说着笑了，脸色惨白如纸，额上汗珠直冒。

“当心点儿哟，一会儿就全明白了。”小五郎关心地提醒道，说着提起青年的手，拉着他往前走去。

怪物要去的仍是那间仓库。

地掀开地洞的盖板，将抱来的尸体扔进了洞里。当然，他只是表演了一个扔下去的动作。

地洞

小怪物从洞口处跑开，站到了库房的角上。

戴口罩的怪物也走到墙角，同刚才的对手并排站在一起。

“还有第三幕吗？”恒川一面朝漆黑的地洞里张望，一边抽动鼻子问道。

“嗜，还有第三幕。不过，如果看烦了。我就口述给你们听。”

“好啊。”警部当即表示赞成，“可是我想先检查一下这个地洞。”他实在憋不住了。

“好吧，那个角上有只梯子，乘梯子下去看看吧。”

得到“舞台监督”的允许，警部急不可耐地拿过电筒，放下梯子，下到了地洞里。

下去一看，手电筒最先照到的是刚才扔下去的草人。

警部拉起草人，扔到地洞上边。

草人下面是三谷藏倭文子时扔下去的两床棉被。

棉被下面是什么?

从刚才的戏里，恒川已知道下面是两具尸体，一个是小川正一，而另一个呢？刺杀小川的凶手究竟是谁?

警部踩在梯子的底层，打着手电筒朝里看。

“啊？”警部不由得大叫一声。

“怎么了？”小五郎在上面问。

洞里有尸体这是意料中的事，可是万万没想到尸体竟是这般模样。

在晚秋季节的十天时间，尸体还没有腐烂变形，可是两具尸体的形象却更为恐怖。

梯子脚压在一个人的肚子上，被压的地方凹下去三寸多。

“这是小川。”从服装上可以推测出来。

警部朝另一具尸体瞟了一眼。这一具像气球似的尸体并不是未知的人物，而是这次事件中难忘的主角。

警部在品川湾曾见过这家伙一面，那时候是戴着蜡面具，而此刻脚下这怪物没戴假面具，真的没有嘴唇，鼻子豁着，脸上光秃秃的。而这一切都比生前胀大一倍，一幅难以言表的丑相。

恒川感到一阵晕眩，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视觉。

“这家伙是什么人？”恒川好容易镇定下来，向上面的小五郎问道。

他清楚地知道“没有嘴唇的人”的存在，然而却丝毫不知道他是何许人。

“他住在书房的天花板上，就是地杀死了小川正一。”小五郎在黑暗中答道。

“照这么说，我们四处搜查的罪犯就藏在天花板上？”恒川似乎难以置信，“那么，这家伙是什么人？为什么偏要藏到天花板上？”一大堆疑问他不知先问哪个是好。

“他就是倭文子的丈夫烟柳在藏。”

“这，这是真的？烟柳庄藏不是两个月前病死在监狱里了吗？”

恒川爬出地洞，用电筒照着小五郎的脸。

“你感到意外很自然。他复生了，不过不是自然的复生，一切都是他的同伙干的。”小五郎表情严肃地说。

“发现这一秘密的是文代，她巧妙地从Y监狱的一个狱医那儿打听到这一情况。”小五郎继续说道，“详情

以后还有机会细说，下面还有第三幕，我就简要地说说吧。是这么回事，是监狱医务室的狱医和看守以及二三个病因串通一气，让烟柳诈死越狱的。他是重病号，但并没死，只不过是处于同尸体毫无区别的假死状态。你们知道吗？南洋有一种植物可以提炼制成一种剧毒药叫箭毒，大概就是用了那种药。总之，在其同伙的密谋下，烟柳庄藏活着出了监狱。为了瞒人眼目，他们还把他埋藏了。他是在坟墓中醒来的，醒来后，就终目看守他盗来的财宝，最后成了守财鬼。”

“又不是在小说里，日本监狱里会有这种事，令人难以置信。”警部忍不住说道。

“烟柳是个大富豪，钱多得很，允诺保证几个人的生活算得了什么。而对能保证他的终身安乐的金钱，那些人又怎不眼花缭乱？在坟墓里醒来的烟柳担心以原来的容貌出现又会再次被捕，便忍着巨大的痛苦，用硫酸烧毁自己的面孔，给健全的四肢装上假肢，变成了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人，即没有嘴唇又严重残废的怪物，出现在世上。

“毁容后的烟柳在藏，只是害怕死刑，惦记着他盗来的宝石，并没有想到爱妻娇子，而回到了自家门前，他才意识到自己这副可怕的面容，无法去见自己的妻子。当然，他也没有勇气坦白自己诈死越狱的罪过。

“越狱以来两个月中，他藏在深川的一个同伙家中——他同伙的名字我们已经知道，有时趁夜里溜回家偷着自己的妻子，检查藏宝石的地方，以此自我安慰。倭文子到盐原温泉，他也跟到盐原，住在一家旅馆，从浴室的窗户里偷看自己的妻子洗澡。

“刚才在戏里也看到，他盗来的宝石都藏在书房的佛像里。他还取下天花板的一块方格极作为出入口，在天花板上摘了一个晴空，以备不时之需。

“他在深川的同伙家中潜藏了两个月，最近实在是放心不下了，而且，他发觉有一个同伙已发现藏宝石的地方，正企图把宝石弄到手。此外，在烟柳看来，三谷先生经常出入这个家也是一种不安全因素。因此他像小偷一样溜回自己的家，藏在书房天花板上的暗室里，日夜在上面守护着宝石。

“他的细心并非徒然。他怀疑的那个同伙有一天忽然溜进书房想盗取佛像中的宝石。烟柳在天花板上等的就是他，事先准备的柄上系着绸布带的匕首这回派上了用场。刚才第一幕表演的就是当时的情景。”

“那么，来盗宝石的同伙是…。”恒川！禁不住扬言道。

“嗜，就是小川正一。当然这是化名。”

第三幕

“烟柳庄藏不是好东西，这我们知道，可没想到他会杀人。不过，令人费解的是，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这次案犯是烟柳，那么他为什么还要诱拐茂，以此索取赎金呢？我觉得他在心理上有很大的矛盾。”恒川说道。

“是啊，为了使你们明白这一点，今晚上给你们实地表演了第二幕。你们已经看到，烟柳被另一个人杀害

了，你们知道他是谁？”

“不知道，只看到那家伙戴着墨镜和口罩。”警部只好照刚才的表演回答了小五郎，代表没有嘴唇的人的小怪物被戴口罩的家伙杀死了。

“那么，我就让你们看看他。你把墨镜和口罩摘下来。”小五郎朝刚才那个披黑斗篷的演员吩咐道。那演员一直站在角上一堆破烂家具分。

恒川和三谷一齐朝堆着破烂家具的墙角望去。阴郁的灯光映照出一大一小两个黑怪物。

身被黑斗篷，斗戴黑呢帽的怪物听了小五郎的话立刻仰起脸，摘下了大墨镜。

“呀，没有嘴唇的人！”恒川失声叫道。

对仁川来说，这家伙应该说是第三个没有嘴唇的人了，第一个是在品川湾烧死的戴着蜡制面具的园田黑虹，第二个是此刻躺在地洞里的烟柳在藏，第三个此刻就站在眼前。

“这么说，是没有嘴唇的人杀死了没有嘴唇的人？”他疑惑地望着小五郎的脸。

“是的，是没有嘴唇的人杀死了没有嘴唇的烟柳庄藏。就是说，这个案子里有两个没有嘴唇的人，他们怀着各自的目的，犯下了不同的罪恶。我们迄今一直将二者混为一谈，所以总是不能揭开真相。”

“如此相像的两个残废人牵涉于同一案件，这真是太仍然了。”恒川觉得小五郎的话是在哄小孩，怎么也不相信。

“不是偶然，如果两个人都真是残废人，倒可以说是太偶然了，而实际上有一个是假的…喂，把那东西给我。”小五郎前半句对着恒川，后半句对者披斗篷的演员道。

于是，披斗篷的演员迅速摘下帽子，两只手分别放在自己下额和耳局部用力一扯。那是一张非常精细的蜡制面具。

面具下面露出来的是——小五郎的女助手文代小姐那张漂亮的笑脸。

“小林，你也摘下面具吧。”文代向在戏里被她杀死的小怪物轻声说道。

于是，小怪物应声解下蒙在脸上的黑纱，快活地自言自语道：“啊呀，憋死我了。”

“暗，果然是你们俩，演得真好，听到你们在天花板上的惨叫，我真吓得魂不附体哩。”

恒川一面赞扬小演员，一面从文代手里接过面具，打量了一会儿又惊奇地说道：‘“哦，小五郎先生，你找到为园田黑虹做蜡面的人了吗？”两天前在小五郎的公寓里看到的倭文子母子的蜡偶人，此刻像幻影一样浮现在恒川的脑际。

“你猜得不错，我找到了那位蜡工匠。而且，是同那两个偶人，”说到这里，不知为什么，偷偷地瞟了瞟三谷，“是同那两个偶人一起制作的。我有现成的模子。哦，你问我有没有向他了解最早的订购者，是呀？我问他了，有趣的是，最早向他订购面具的并不是园田黑虹。”

“是谁？知道名字吗？”警部禁不住追问。

“当然是用化名订购的，知道名字也没用。有关订购者的体形和相貌我也问了，但回答得很含糊。”

“这样的蜡面，在你之前有人订做过吗？就是说，他做过三副没有嘴唇的面具吗？”恒川终于追问到要害处。

“不，除我以外，他只做过一副。我也注意到这一点，又向其他蜡工匠打听了一番，他们都没有做过这种蜡面。”

“这么说，我在品川湾从园田脸上扒下来的面具就是罪犯订做的那一副暖？”恒川I不解地问。

“对，那位小说家虽非罪犯却带着罪犯的面具，这是真正的罪犯耍的骗人的花招，哦，这些等以后再讲吧。”小五郎说着转向文代和小林，“你们累了吧，去换换衣服好好休息一下。”

恒川忽然发现，小五郎和文代像对暗号一样地交换着眼色。

文代和小林放好地洞的盖板，离开了库房。

文代他们走后，小五郎说道：“下面就是第三幕。刚才我说过以后再说，第三幕口述就能明白了，所以，有关地洞里的尸体以后再讲，现在我们先离开这不吉利的鬼地方。”说着催促恒川、三谷出了库房。

关土库房门，他们又回到客厅。途中，遇上了奶妈阿波和一群佣人，她们早就在焦急不安地等着他们。原来，小五郎吩咐过，不准她们到二楼和库房里去。

小五郎和恒川警部刚坐到客厅的椅子上，神情紧张的奶奶阿波就端茶上来了。

“阿波，你可以留在这间屋里，其他人暂时不要让他们进来。”小五郎道。

于是，阿波向佣人传达了小五郎的话，而后又急急忙忙地回到了客厅。

“太太和孩子们得救了吗？太太还要去坐牢吗？”忠实的阿波最关心的就是这了。

“不，放心吧，由于小五郎精心侦查，已查明凶手是别人了。”仁川安慰她道。

“可是，太太究竟藏到哪儿去了？要是回不来的话。··。，·”

“没关系，她们的去向我们都已掌握。’”小五郎一本正经地答道。

听了小五郎的话，阿波舒了一口气。

“哦，你知道倭文子的下落？你是怎么知道的？她们在哪儿？”

听了小五郎的话，恒川惊异不已，对小五郎神奇的侦探本领不能不深深地佩服。

“是啊，要不多会儿我就会让你们看到倭文于母子是平安无事的，不过在此之前，我要把我的戏演完。”小五郎一边蹑着阿波彻来的红茶，一边继续说，“第三幕是齐藤被杀。当然，凶手不是倭文号，而是杀死烟柳庄藏的那个戴面具的怪物。你已知道天花板上的秘密，不用我说也知道罪犯是怎么干的。”

恒川对小五郎的推理很是佩服，可是转念一想，又觉得有些不可理解。“可是，好像又有些不合逻辑，戴面

具的罪犯为什么要费尽心机干这些事呢？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杀死烟柳庄藏夺去了宝石，看来这似乎就是他们的真意，可为什么又无谓地杀死了齐藤？”

“不，杀死烟柳和齐藤都不是低的真意。前天我就对你说过，那家伙没达到目的，他真正要杀的是另一个人。”

“谁？要杀谁？”恒川涟声问道。

“烟柳倭文子，还有那孩子茂。”小五郎断然回答。

恒川想到刚才还把倭文子当成杀人犯，而转眼之间又黑白颠倒，倭文子不但无罪，自己倒成了杀人魔鬼的猎物，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起案件从一开始，杀害倭文子就是案犯的推一目的，其它各种犯罪都只不过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

“等等，”镇川不同意小五郎的说法，“这有点儿奇怪啊，杀死一个柔弱的倭文子，何须费那么大功夫，一开始拐走茂，把她关在青山的空宅时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她杀死了，干吗还要兜那么多圈子，让她背上杀死齐藤的嫌疑…”

“恒川先生，我认为这件案子严重，道理就在这里。”小五第忽然表情严肃起来，眼睛盯着警部的脸。‘“这起案件的罪犯不是人，而是一只按着人皮的野兽，一条凶残的毒蛇。啊，多么残忍的复仇心，简直是我们世人无法想象的。

“罪犯像猫戏耗子一样捉弄倭文子，忽而拐走她的爱子，忽而将她本人幽禁在地下室，忽而又使她认为自己是杀人凶手，用尽各种手段，一点一点地使她恐怖，使她悲伤，使她痛苦，最后再杀死她。”小五郎脸色铁青地说道。

听到小五郎的话恒］1吹为震惊。

“如果这是事实，我们必须立刻救出倭文子。她在哪儿？”恒川急不可耐地问。

“从这儿逃出去并不难。装齐藤尸体的棺材被她利用了。”

“哦，棺材？”意想不到的回答使恒川瞠目结舌。

“除此以外别无他途。这所住宅里到处都是警察和佣人，那天出入住宅的人都是很清楚的，除此以外只有那副棺材。这样看来，只能认为倭文子和茂是藏在棺材里逃出去的，这是个简单的算术问题。”

“可是，那副棺材能装下三个人吗？”恒川接着反问。

“三个人装不下，不过一个女人和孩子还是能装下的。”

“那么齐藤的尸体呢？”

“放在内厅里摆的棺材里。”

小五郎叫着恒川和阿波一起往内厅走去。

果然，内厅里摆着小五郎刚叫殡仪社送来的三副白木棺材。内厅平素不大用，屋里给人一种阴郁的感觉。

“这两副是空的，而右面的这一副里面有东西。”

小五郎说着走近右边的棺材，将棺材打开了一条缝。

“啊，真是齐藤。”阿波自言自语说着。

“晤，我明白了。齐藤的尸体也是藏在地洞里的吧？”警部问。

“是的。如果地洞里还藏着齐藤的尸体，刚才的戏就不好演了，所以，为了按照事件原来的顺序，表演给你看，我让文代和小林事先将齐藤尸体搬上来了，反正都要装进棺材里的。”小五郎辩解道。也许他还有另外的原因。

“这么说，其余这两副棺材就是为烟柳庄藏和小）11正一准备的学。”恒川也理解了小五郎的意思。

“今晚的戏就到此结束了，管家的尸体给我们收了场。”小五郎说着笑话。

“下面该进行真正的拘捕了吧。”恒川像发现猎物的猪大一样浑身是劲地说道，“倭文子母子的安全令人担心，而且罪犯有可能要逃走，不能再磨磨路路的了。”警部这下有用武之地了。

第10节

真正的罪犯

“恒川先生，你忘了刚才我不是向你保证倭文于安全无恙吗？”小五郎不慌不忙地制止了警部。

“你已知道真正的罪犯了？”

“晤，我很清楚。”

“唆使倭文子出逃的家伙一定是她最信任的人，而她最信任的人只有她的情人。那么这起案件的罪犯就是倭文子的情人，也就是三谷房夫。”

“哦……”恒川警部陷入了沉思。

小五郎的推碚б惶　坪跏　捓吨妫　上敢幌肜志醯盟忱沓烧隆Υ廖暮诺那槿耸且I焙’廖暮诺淖锓福　庵荒苋衔掖抢11.牡　藁　幕孟耄　　挥腥吩湓盐貶　//謇墒遣换崴嫡饧痘盎ǖ摹U嫝且患　砀鄸丛拥钠姘福　愦ò偎疾坏闷浣狻?

“那你为什么不把三谷抓起来？”

“早就溜了。”小五郎好像并不着急。

“不过放心吧，我知道他去哪儿，而且，我已派人跟踪他了。”

“跟踪？什么时候？谁？”恒川像连珠炮似地追问。

小五郎笑着说：‘哦能派谁呢？还是文代和小林。他们俩一个是姑娘，一个是孩子，虽不很老练，可是人很机灵，也爱动脑筋，一般是不会被他甩掉的。”

“你说你知道他到哪儿去了？”

“他到目黑区一家小工厂去了。三谷究竟去没去那家工厂，文代会打电话来的。哦，可能是电话来了吧。”

一个学仆走进来，告诉小五郎有电话，小五郎走过去拿起了听筒。

“我是文代，他果然到那儿去了，请你快点儿来。”

“他好像发现了我们。”

“好吧，我马上同恒川一起去。叫小林留在那儿，你把那个搬去，再见。”小五郎放下电话，又转向恒川，“听到了吧，他果然到目黑街工厂去了，我们马上去吧。”

“我安排一些警察去那儿支援。”精神焕发的警部向小五郎问清了工厂的地址，便向警视厅和当地警察署打了电话。

约摸三十分钟以后，两人乘汽车在那家工厂的前面一点下了车，徒步走进厂门。

藏在暗处的小林走了出来。

“那家伙确实在这厂里？”小五郎小声问。

“没错，没发现他走出去过。”小林报告。

不一会儿，当地警察署的五名便衣警察赶到了。

“你们分散后，对厂内厂外都要严密监视。”恒川吩咐五名警察，并向他们描述了三谷的容貌。

接着，小五郎和恒川陡进昏暗的厂门。

因为是夜里，到处都看不清，厂里乱七八糟破烂不堪，板墙上钉着一块又一块铁皮补钉；圆门柱眼看就要倾倒，上面挂着一只街灯，微弱的灯光下依稀映出招牌上“西南制冰会社”几个字。

“杀人犯怎么会同制冰会社有关系？”恒川满腹狐疑，可又不便乱开口，只好默默地跟在小五郎的身后。

厂房一片漆黑，四下里一看，有一扇玻璃碎了的窗里透出光亮。

三人蹑手蹑脚地走到那扇窗下。

往里一看，哦，是三谷。肮脏零乱的屋里，他正靠在一张桌子分沉思。

三谷一听声响，顿时面如死灰，接着拔腿想跑。

“站住！”随着一声吼，恒川警部推开窗户，敏捷地跳到屋里，追上三谷，一把抓住他的上衣，拘捕罪犯是警部的拿手好戏。

发现自己已无路可达，三谷马上改变生意，若无其事地笑着。真是个狡猾的狐狸。

“我们是来捉拿你这个杀人犯的。”

警部把三谷拉到原来的椅子上坐下，像一只盯着猎物的鹰一样站立在他的面前。

“哈哈哈，三谷，你煞费苦心地毁掉冈田的面容，企图使人认为，是冈田自己把自己的农具员穿在替身死尸上，将死尸扔下瀑布，造成自杀身死的假象，实际上还活在世上，去向真情敌你和倭文于复仇。你这番苦心对我们都没起任何作用，你诗意跑到我的事务所，告诉我说冈田还活着，在折磨着倭文号，我故意让你者到我相信了你的那些话，实际上我一直在注意你，你都不知道，哈哈哈，我看了你演的一场好戏。”

“哼，你有什么证据，凭空想象谁都会，法官不会相信你这一套的。”

三谷渐渐镇定下来，用假话同他二人周旋。

“想要证据？”

“是的，如果有，请让我看看。”

“好，这就给你看，不过要委屈你一会儿，我不会让你难受的。”小五郎说着给恒川警部便了个眼色，“从后面抓住他不要让他乱动，我来取他的牙印。”

三谷一听大惊，慌忙站起身。他知道牙印的含意，但已无法逃脱。他刚站起身，警部的两条铁臂便一下勒住了他的两肋。

小五郎将动弹不得的三谷的脸扭到后面，翻开嘴唇，将早准备好的一块红橡皮泥，往紧咬着的三谷牙齿上按，麻利地取下了牙印。

“好吧，三谷先生，请看，这块红的是刚才取的你的牙印，这块白的，”小五郎从口袋里取出包在小布包裹的石膏牙印，“是真正的罪犯在青山空房子里的牙印。这两个牙印如果完全相同，那么这就构成了证明你是真犯的证据。现在我把这两个牙印放在一起比较，请你注意看。瞧，一分一毫都不差，完全一致。这样，不论你怎样辩解，我都要在法官面前证明你有罪。”

被恒川抱住的三谷紧咬着嘴唇。

“三谷先生，你知道我为什么认定你是真犯吗？”小五郎笑眯眯地说道，“刚才让你们看戏我是有意安排的，其目的与其说是表演给恒川’隋，不如说是为了试试你的反应，观察你的神情举止。当然，我的目的圆满地达到了，你看着表演，冷汗直淌，浑身直颤哩。

“那么，我为什么要试试你呢？为什么怀疑起你来呢？那是因为你作案胆子太大了。恒川他们追捕没有嘴唇的人，在青山怪宅附近一段路上失去了目标，怪物像一阵烟一样突然失踪了，实际上不是失踪了，你还在那儿，你飞快地脱下斗篷，摘下面具、帽子和假肢，扔进围墙里面的树丛中，变成了平素的三谷，大胆地装成散步的样子，走到恒川他们面前。

“你一次又一次使用这种方法。你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门缝里扔进一封恐吓信，其实那不是扔进来的，而

是你自己特意丢在地上，又抬来给我的。

“另外，在代代木画室，击破玻璃窗，那次也是你事先将恐吓信丢在地上，而后从屋里砸玻璃的。当时我一个劲地在外面寻找，你看了一定觉得很好笑吧。

“品川湾空中飞人事件也是如此。据文代说，空中飞人也没有嘴唇，但模样有点儿区别，也不是你。那次事件是你的助手幻想怪人园田黑虹疯狂幻想的结果。你的目的只是让他诱拐文代，根本没叫他爬上国技馆的顶篷、乘气球逃走等等。你一定以为这家伙给你惹祸了。于是，气球一落到海上你就抢先驾驶摩托艇赶到现场，在警艇赶到之前，在艇上勒死了助手园田，将那张蜡面戴在他的脸上，接着你又引爆油箱，自己飞快地跳到海里保住了性命。

“谷山三郎先生！怎么样，我说的不对吗？”小五郎突然用别的名字叫三谷。

三谷脸上顿时浮现出惊恐之色。

“哈哈哈，我知道了你的真名，你也用不着那么惊慌。你知道我是怎样知道你的真名的吗？请看这个，这里有你少年时代的照片。”小五郎将笔记本里夹着的一张照片拿出来给三谷看。

“赔，照片上是你们兄弟的合影，右边是你哥哥谷山二郎，左边就是你。这是我从你们家乡信州S镇照相馆里找到的。”

“那么你……”化名三谷的谷山惊愕地盯着侦探的脸。

“是的，我打听了倭文子的身世。这起案件是以倭文子为中心发展的，一般人不会想到，而实际上罪犯的目标从开始就是倭文子。我发现了这一点，便研究了她过去的生活，于是我发现，你哥哥谷山二郎因为失恋于倭文子而自杀了。你哥哥是那样深深地爱着她，因此，失恋的痛苦也就越发凄惨。倭文子一度同你哥哥同居过，而她后来又做出了对不起他的事，至今仍后悔不已。

“我习惯将所有可疑的人物逐个地加以研究调查。我派人到信州去调查谷山二郎的家庭，搞到了这张照片，查明二郎全家都已死光，只剩下少年时代就作恶多端离家出走的弟弟三郎。三郎的照片我只看一眼便明白了全部秘密。除了年龄上有些悬殊，三郎的照片同三谷先生的一模一样啊。”

化名三谷的谷山尊拉着脑袋，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警部松开勒着他的两手，他便软瘫瘫地瘫倒在地板上。小五郎的推理揭露了他的秘密。

“唔，你承认你犯的罪了吧？这是无可辩解的。好吧，坦白吧；你把倭文子和茂藏到哪儿去了？”恒川蹲在罪犯身旁，审问道。

“这儿，就在这厂里。”谷山自暴自弃地说道。

“这么说你把他们藏到工厂的某间屋里了，是吗？走，带我们去。”警部抓着谷山的右手要把他拉起来。

他好像已经听天由命，摇摇晃晃地站起身。照警部的吩咐先出了屋子。当然，仁川和小五郎也紧紧地跟在后

面，以防罪犯跑掉。

谷山垂头丧气，有气无力地走在狭窄、黑暗的走廊上。走廊尽头是机房。

倭文子和茂果真安全无恙？小五郎虽已作过保证，可是制冰会社的机房里是一个奇特的所在，复仇狂谷山会不会已经让她们遭到了不幸？

最后的凶杀

谷山进了制冰机房，“叭”地拧开电灯开关，首先映入眼里的是二台巨大的电机，几个大小不同的铜质汽缸以及像蛇一样趴在天花板和墙壁上的几条铁管道。机器虽已经停止工作，仍感到阵阵凉气。

“这儿没人呀，倭文子他们在哪里？”恒川环视四周。

“就在这儿，马上让你们相见。”谷山浮现出阴险的微笑，“不过，我先向你们坦白吧，让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折磨倭文子。”

“不，这些留在以后再说，你把倭文子交出来。”警部怀疑他在搞缓兵之计。

“不，不先听我说，就不能让你们见她。”谷山固执地坚持。

“好吧，简单点儿。”小五郎若有所思，同意了谷山的请求。

“我就是为失恋而自杀了的谷山二郎的弟弟。我是个坏人，离家在外干尽了坏事。然而坏人也有爱，实际上，我的爱比一般人更深沉。我同哥哥二郎相处极好，对哥哥有着深沉的爱，即便为他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

““我听说哥哥病了，就急忙回家探望。家里只有哥哥单身一人，无钱医治，也没有亲友探视。哥哥里在一床破被子里奄奄一息。

“他是被倭文子杀死的。当时她是多么残忍，哥哥是多么悲惨，真是一言难尽啊。

“哥哥变成了一个孤苦伶订的失恋鬼。他连起床的力气也没有，凄然流着泪，两手伸向空中愤然哭喊：‘我恨，我恨我没有力气去杀死她，杀死她，那个倭文子。’哥哥边哭边说。

“侯文于是哥哥一生中惟一钟情的情人。就是他那个情人，像扔掉一双被子一样抛弃了哥哥，转而委身于一个比她年长二十岁的其貌不扬的老骗子。

“有一天，哥哥悄悄吞下了毒药。临终对哥哥一声接一声地咳嗽，大口大口地吐血，他那满是血的手握着我的手，用蚊子般的声音说：‘我不甘心，我死也不能瞑目，我要变成一个失恋鬼，把她杀死，把她杀死。’声音越来越小，终于听不到了。

“我抱着哥哥的尸体起着：哥哥的仇我一定要报。我要掠夺地的财产，凌辱她，最后杀死她。反正我在人们的眼里从来都是个坏人，犯什么样的罪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哥哥，我要做一个活着的光，替你报仇…”

化名三谷的谷山三郎在阴郁的机房里对多小五郎和恒川11大喊大叫。

“我替哥哥做了复仇鬼。为了做好复仇准备，我不怕爱受任何痛苦，也不怕犯下任何罪恶，以前经常偷盗，现在更是变本加厉。定做面具以及购买这座工厂用的钱都是偷来的。

“我最初的计划是杀死哥哥的情敌烟柳庄藏。在进行复仇准备的日子里，听说那家伙死在大牢里了。我是最近才发现他是诈死越狱的。此后我徒然过了一年之久，因为为了生活，我还得做工，而且，为了得到终生的满足，为了使可怜的哥哥在九泉之下开心，我得绞尽脑汁，精心策划，以便圆满而巧妙地完成复仇。

“我终于完成了复仇准备，还雇了一个精神异常的文人园田黑虹做我的助手。那以后的情况你们都知道了。我杀死了画家冈田道彦，用他做我的替身。恰好，那时候盐原温泉来了一个没有嘴唇的人，我并不知道他就是烟柳庄藏，为了使案情更加复杂，我仿制了一个相同没有嘴唇的面具，于是把案件搅得神乎其神。

“我随心所欲地使她恐惧，使她悲伤，使她痛苦。跟齐藤虽无怨无仇，但是只要能给倭文子增添痛苦，杀死一个老头又算得了什么。

“我最近又发现了一个意外的猎物，就是藏在天花板上的守财奴烟柳庄藏。我可高兴了。我将计就计，爬上天花板，一狠心把他勒死了，于是我夺得了那些宝石，占有了烟柳家一半以上的财产。

“啊哈哈哈，我真快活，向哥哥发的警都实现了。这两三天，我老是梦见哥哥。哥哥在梦里也开心地哭了，还向我道谢，晤，还向我道谢哩。啊哈哈哈。”谷山手舞足蹈像疯子一样狂笑。

恒川警部听着复仇狂的自白，禁不住心里嘀咕起来。

他说向哥哥的起誓都实现了，向哥哥发誓最重要的部分是杀死倭文子。这么说他已经达到了最终目的？

“那么倭文于在哪儿？难道你已经把她…”他没有勇气说出下半句。

“我不说过倭文子就在这儿吗？”谷山兴奋得脸色通红，嘴唇上冒着白沫。

“好吧，让你们见见倭文子吧。”

谷山走到屋角，握住一扇门的拉手。那儿好像还到里间屋。

“哦，就关在这屋里吗？”警部跑到门前。

“哈，你们好好会会面吧，不过要把他们一块儿带走，未免太重了点儿。”

谷山戏该地说着推开了房门。与此同时，一股刺骨的寒气迎面袭来。

“哦，这么黑。开关，开关呢？”警部一嚷，谷山连忙踏进里间门坎，打开了墙壁上的开关。

屋里豁然明亮起来。里屋与机房相连，屋里，一个水泥地似的大制冰槽占据了室内的一半。

“咦，没人呀。”

警部扫视着周围，奇怪地说。然而。实际上一种可怕的预感已经像乌云一样笼罩在他的心头。

“在这儿哪。”谷山敏捷地顺着制冰槽的边缘走到对面墙角里的小配电盘前，“叭”地打开了一个开关。

与此同时，齿轮发出了吱吱的响声，一根巨大的锌柱从制冰槽中露出了头，接着慢慢地被吊到天花板上，锌

柱一离开制冰槽，便被横着吊在空中，又慢慢地放在了制冰槽外。

那下面大概是装着热水甲，旁边那个小水泥地里瞟股俄陵地冒着热气。巨大的锌柱没入了水里。

少时，锌柱又被吊出来，放到了水泥地板上。

全明白了。小五郎和恒川清楚地知道倭文号和茂遭到了什么不幸。

然而，面对这举世罕见的杀人手段，堂堂的警部也茫然不知所措了。

“是倭文子和茂。”谷山走到锌柱前，用杂技团解说员的语调若无其事地说道。

暮然，巨大的锌箱慢慢地升了起来，箱底开着，箱里的物体遗留在地板上。

锌箱下露出来的物体看上去晶莹闪光，像朵花一样异常美丽。

虽已有所预料，警部仍被这奇异的景象惊得目瞪口呆。

啊，多么凄惨而又美丽的景象。

眼前，一座前所未见、举世少有的大冰花，在灯光的照耀下，放射出艳丽的彩虹。

冰花！

是冰花，然而那不是世间普通的花，冰柱里冰着倭文子一丝不挂的裸体。倭文子身旁，光着身子的茂搂着妈妈的腰肢。

啊，冰着美丽的女性和少年裸体的冰花！人世间有谁想出过这种残忍而又美丽的杀人法！

小五郎镇定自若毫不惊慌。而恒川警部看到这裸体冰花真是惊得目瞪口呆。

那一瞬间，他朦朦胧胧地几乎忘记那一切正是犯罪的结果，忘记作案的罪犯就在眼前，只以为是一座精心雕塑的冰花。

然而，转瞬之间。他又禁不住为罪犯这一残无人道的杀人手法而打了一个冷颤。

倭文子和茂被活生生地冰在冰里了。罪犯先把她们扔进水里，接着慢慢给水加冷，最后制成了冰柱。当然，她们并不能一直活到制成冰柱，但是随着水温愈来愈凉，呼吸越来越困难，她们就会渐渐领悟罪犯的目的。

尸体愈美，这种杀人手段愈残忍。警部回想起有一次看到一条美丽的金鱼冰在冰块里，便为其主人之残忍感到震惊，可眼前不是金鱼，而是他熟知的人。

“啊哈哈哈，怎么样？对我的主意满意吗？杀人也要杀得漂亮啊。”罪犯魔术师大笑着夸耀自己的杰作。

“你们以为我逃走了，是吗？我干吗要逃走？我是想欣赏这件出色的美术作品。侦探的助手们跟踪我，我都知道。实际上，是我把你们带到这儿来的。

“哦，小五郎，怎么你也好像没办法了。我为能挫败你感到非常满足，因为你是日本首屈一指的神探啊。”

啊，谷山这家伙是个多么凶恶的复仇狂啊。他是疯子，不，他是鬼，是个残忍的复仇鬼。一个凡人，不论有何等深化大恨，都不会如此残忍的。

“明哈哈哈。”小五郎突然大笑起来。谷山和恒川’脚莫名其妙。

“不错，不流你以为这下就可以使我认输了。然而，意外的是，好像你的如意算盘落空了。我问你，你制这座冰柱的时候一直守在这儿吗？”小五郎莫名其妙地问。

谷山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你把锌箱放到制冰槽里不多会儿就出了这间屋子，因为工厂外面传来异样的警笛声。你以为警察来了。连忙跑出来朝墙头外面张望。当时的情形还记得吗？’

小五郎这么一说，谷山顿时愣住了，半晌无言以对。

“你出去的时候，屋里又发生了什么事，你好像一点儿也不知道哩。”小五郎越说越离奇。

小五郎笑着说道：“哦，这屋里灯光好像太暗了点儿，一切错误的根源恐怕都归之于这昏暗的电灯吧。”小五郎盯着谷山的脸。

谷山不明白小五郎的话，茫然片刻，接着好像想起了什么，突然惊惶地大喊大叫起来：“啊，你……不会吧，怎么会有这种事。”

“哈哈哈，你好像明白了。暗，你看看冰柱，好好看看冰着倭文子的冰柱。”

谷山恍然大悟。

“不，不，我不相信。”谷山无可奈何地要起了无赖，却又不敢再看一眼冰花。

“你看看，朝冰里看看，仔细一看就明白了。”

谷山冷汗直尚，鼓起勇气朝冰柱望去，充血的双眼盯着冰柱中母与子的裸体。

“啊哈哈哈，侦探先生，你是疯子还是在作梦？这不是倭文子和茂又是谁？”

“是蜡偶人。你专门订做过没有嘴唇的面具，你最了解蜡工艺是多么惟妙惟肖。我事先看破你的计划，便订做了二个偶人，趁你出屋那会儿以假换真了。当时的警笛是我的助手小林为了诱你出屋故意吹的。”

谷山和恒川都被小五郎这意外的绝招惊得胜目结舌。

“如不相信，我就让你见见真正的倭文子和茂……文代，可以进来了。”

小五郎朝门外一喊，门开处，进来三个人。与此同时，阴郁的屋里忽然明亮起来。

第一个进屋的是小五郎的助手文代小姐，接着是以为被杀死了的烟柳倭文子和茂。

逃亡

当时谷山三郎的惊愕与愤怒是无法形容的。

一个复仇狂似的恶魔为了替哥哥报仇，绞尽脑汁，精心策划，终于达到了最终目的。在他正得意地欣赏自己那巧妙的杀人杰作时，已被杀死的仇敌倭文子竟重又出现在他面前，这怎不叫他惊愕、愤怒。

制冰室像冷库中一样寒冷，可是豆大的汗珠顺着他那苍白的面颊叭哈叭喀往下落；充血的双眼死盯着倭文子的脸，像玻璃球一样木然不动；干涩的嘴唇颤抖着，似乎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声来。

“小五郎先生，你什么时候变的这套魔术？”恒川惊叹不已。

“倭文子和茂的偶人在我公寓里给你看过，冰柱里冰着的就是那两个偶人。”小五郎说道，“我查明罪犯就是化名三谷的谷山，是他让倭文子藏到棺材里逃走的，就吩咐文代和小林，从火葬场跟踪到这儿。知道这儿是制冰厂，倭文子他们被关在这儿，我立刻预感到谷山的险恶用心。

“如果他从火葬场一到工厂就开始制冰作业，那就来不及救出倭文子了。当然，倒是可以叫来警察包围工厂，可是那样他便会拿着手枪时刻不离地监视着倭文子，一有危险就立刻杀死他们。

“我生怕通知警察反而招致无可挽救的后果，幸运的是他把倭文子关进工厂，活活地把他们折磨了好几天。

“你也知道，我是急急忙忙把蜡制偶人赶制出来的。就是他们死在制冰箱里之后，要把他们偷出来也是十分危险的，罪犯发现有人来盗倭文子一定会施展某种暴行。于是我便利用偶人作替身，让他上钩。

“倭文子和茂被救出以后，藏在我的公寓里，对这些，罪犯丝毫都未曾发觉。因为锌箱里装着乍一看并不能看出破绽的偶人。”

在小五郎叙说时，谷山渐渐镇定下来。于是未能达到复仇目的的愤怒使他振作起来，他开始思考最后的手段。

谷山绝望至极，茫然伫立片刻。他一下意识到此刻站立的位置，嘴边又浮现出一丝微笑。此时他正背靠着房门。

“哼，别高兴得太早，咱们走着瞧……”说着，谷山倏地闪到门外，哗啦一下锁上了房门。

被关在制冰室内的五个人禁不住面面相觑。

“哈哈哈！”恒川放声大笑起来。那笑声产生了异样的回声。

“混蛋，这家伙想把我们关起来逃走，可是工厂里里外外都有警察，他休想溜掉。”

“我也这样想，可是……”小五郎似乎有些不安，“我们得出去，那家伙已走老大会儿了。”

“让我来，这回我要把门撞破。”

“哆，咯。”

房间豫地震一样摇晃。

恒川第三次猛撞，门板吱吱啦啦被撞破了。

一团黄色烟雾涌进屋里。谷山放火了。

女人哭，孩子叫，屋里乱作一团。

小五郎和恒川逃到走廊上，只见走廊那头浓烟滚滚，火焰直冒。

可是，别无出路，只能从走廊上冲过去。

“快，快，从这儿冲出去。”恒川喊着一马当先冲了出去。

文代领着倭文子，小五郎抱着又哭又叫的茂，向火里冲去。

啊，真险啊，他们在制冰室再犹豫一会儿，就无法逃出火海了。谷山是想把他们烧死。

人们不能不感谢恒川铁肩膀的力量，门如不早点撞破，后果将不堪设想。

他们不顾一切地逃到门外，幸运的是谁也没受伤。

回头一看，厂房所有的窗口都吐着黄色的烟雾。

“怎么了？那是什么烟？”两个放哨的警察跑过来问他。

“是放的火。罪犯怎样了？谷山，哦，三谷抓住了吗？”恒川气喘吁吁地问。

“没有，没人出来，或许是从后门跑了。”警察答道。

“好，你们在这儿别乱动，悄悄地守着，只要有人出来，立刻把他抓起来。”恒川11说完只身朝后门跑去。

然而，守在后门的警察也是同样的回答，没人从厂里逃出。

不可思议，火势烧遍全厂，大火中岂有藏身之处。

不一会儿，现场混乱起来。或远或近的警钟一齐敲响，消防车鸣着警笛飞驶而来，围观的人群越聚越多，引擎声。高压水龙头喷水声、哭喊声……这哪里还是拘捕。

然而，骚乱中，恒川和警察们圆睁鹰眼，严密注视有没有罪犯模样的人逃出来，可是直到大火扑灭也没发现一个可疑的人。

“他会不会自杀了？”恒川失望地望着现场说道。

“我也这样想。”旁边的一个警察随声附和。

没人逃出去，就只能认为是自杀了。大概谷山认定自己无路可逃，觉得与其是上绞首台，不如杀死价人倭文子还有那可恶的侦探和警部，而后就自杀。于是他把他们关在制冰室里，给厂房点上火。

次日清晨，搜查现场发现，恒川的推测是正确的。

人们在烧成灰的木头下面发现一堆人骨。那儿刚好是建筑物内火势最猛的部分。

警察们闻声赶来。

“罪犯果真烧死了。”

少时，恒川警部陪着小五郎赶来了。

“果然不出我所料，他到底自杀了。”面对一堆白骨，警部不无感慨地说。

“是啊，那家伙也许死了，不过……”

小五郎皱着眉头，欲言又止，他也不能肯定这堆白骨不是谷山的。

疯狂的复仇心

案件了结了。

丧心病狂的复仇恶魔谷山三郎死了。饱受其折磨、九死一生的烟柳倭文子终于脱离苦海，恢复了原来那平静的生活。

然而，有一个人不相信案件已告结束。小五郎怎么也不相信谷山那蛇蝎一样强烈的复仇竟会这样消失了。

持有这种怀疑的只有小五郎一人是一大不幸，更为不幸的是，自制冰厂纵火事件以来，因为以前的跌打损伤重又发作，小五郎又卧床不起了。

这一天，恒川警部去看望住在S医院里的小五郎。

“又过去半个月了，看来谷山真被烧死了吧，不然，他木会这么久没有动静的。”警部同多数人一样，也相信谷山被烧死一说。

“我们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那些骨头是谷山的。作为侦探不允许作出‘大概是吧’这种论断的，对任何蛛丝马迹，都不能有丝毫的疏忽，因为丝毫的疏忽往往都会导致不堪收拾的严重后果。”小五郎躺在床上意味深长地说道。肩上的伤痛得他扭着脸。

“晤，我们有防备，现在还有两名警察化装成学仆留在烟柳家，可是一直没有什么异常。”警部道。

不一会儿，一位护士来叫恒川接电话。一听是警视厅打来的，警部立时现出职业的神态，慌忙往电话间跑去。少时，他回来了，脸色阴沉沉的。

“小五郎先生，你不幸言中了。”

“哦，什么？”

“倭文子被杀了。”

刹那间，异样的沉默。二人相对无言。

“详情还不清楚，但是，听说罪犯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又是一件神奇的凶杀案。”警部一边准备动身一边说道。

“我先到烟柳家去看看，而后再把详情告诉你。”

“给我打电话吧。真遗憾，我不能在现场了，不过到电话间我还是能走的，一定把情况给我说说。”小五郎试着从床上爬起来，再三叮嘱。

恒川坐上一辆出租汽车，赶到烟柳家。化装成学仆的两位警察迎到门口。检察官们也都来到了。

凶杀现场就是读者诸君已十分熟悉的那间西式客厅。俊文子倒在沙发上，浑身血淋淋的，已经死了。致命伤是从背后刺入左肺深部，凶器是一把没有什么特征的匕首。

“真不明白，怎么会出这种事？简直是在做梦。”奶妈阿波抱着哭丧着脸的茂站在客厅里。

在作案现场，警察署侦查主任已将门、窗、家具等仔细地检查了一遍。他一边检查，一边听着阿波的话。这会儿，他走到两人身旁插言道：

“所有地方都检查了，没有任何罪犯进来和出去的痕迹。”

“哦，这，我也感到奇怪哩。”阿波皱起了眉头。

侦查主任对恒川解释道：“凶杀是在阿波同被害者说过话，把孩子领到走廊里的间隙发生的。她听到一声惨叫，推门一看，被害者已倒在地上，罪犯已无影无踪了。是吧，阿波？”

“唔，就是这样。我把茂带到走廊上玩儿，只有五分钟左右。那会儿，我一直站在这门边上没离开过。坏蛋准是从别的地方溜进屋的。”

“可是，不可思议的是别的地方并没有入口。”侦查主任接过来说，“窗户上钉着铁丝网，天花板上涂着灰泥，地板上也没有异常，而且，你们也看到，这间屋里没有什么橱、拒之类的家具，不可能是藏在什么地方。”

听了这番说明，恒川没有马上相信。因为以前就在这座二楼的书房里也发生过凶杀事件，看上去罪犯也不可能出入现场。于是，恒川自己在地板上爬了一会儿，把墙壁摸了一遍，严密地检查了老半天。

天花板上、墙壁里、地板下都没有藏身处。窗户上的铁丝网是倭文子刚换的，没有什么异常。

于是，剩下来的只有那扇门了。再三询问阿波，她仍是重复刚才的话：

“从我离开这房子到出事，这门一直都在我的眼前。即使我不注意，有人进屋我也不会看不到的。”

这么说，罪犯像空气一样是个无形的家伙，要么就是倭文子自杀，二者必居其一。可是这二者都不可想象。倭文子的伤口是在自己怎么也够不着的部位。

恒川感到一筹莫展。他想起刚才在医院里小五郎说过的话。

“对，给小五郎挂个电话吧。”

刚好，客厅里就有电话。

警部详细地将现场的情况以及罪犯不可能是外来的事实告诉了小五郎。

小五郎拿着电话沉思片刻。少时又精神振奋地说：“俊文子有没有在那间屋里换上新家具？家具是什么时候送来的？你问一下。”

警部问阿波后答道：

“家具全换成新的了，是五天前送来的，可是这——”

“五天前——闹鬼和厨房食物被偷都是那时候开始的？”

“哦，这么说还真是的呢？”恒川还没明白真相，可是对这耐人寻味的时间上的一致感到惊讶。

“很文子倒在长沙发前，是吗？那么阿波离开那间屋时被害者在什么地方？是坐在长沙发上吧？”

“对，是这样。”

“那么，长沙发上有没有血？”

“有，不少呢。”

于是，小五郎又陷入了沉思。

恒川在电话里同小五郎交谈着，可以感觉到小五郎的推理已集中到某一点上，却不清楚他在想什么。

“喂，我把电话挂上了。”

等了老半天不见小五郎开口，警部催了起来。

“哦，等一会儿，我好像明白了。”小五郎突然兴奋地说，“罪犯绝对不可能进出？”

“绝对不可能。”

“那么，案件发生后那屋里一刻也没断过人？”

恒川向了一下旁边的警察答道：“没有，屋里始终不断有人。”

“那就对了。我觉得罪犯很可能还在那间屋里。”

恒川一惊，扫视了一下周围。小五郎要在电话里破案，而且他说罪犯就在这屋里。可是，满是警察的屋里哪儿有罪犯呢？刚才已严密搜查过，屋里无处藏身。

“这里除了检察官和警察没有别人呀……”

“不，罪犯不会在你们能看到的地方，他藏起来了。如果我的推测不错的话，那家伙准藏在一个意想不到、谁也看不见的地方。”

“’绝对没有那样的地方，我全搜查过了，难道我会把一个大活人看漏了不成？”警部有些不高兴了。

“可是，也有你没有搜查过的地方。”

“哪儿？哪儿我没查过？”

“恒}；院生，你还记得那个小说家园田黑虹吗？”小五郎忽然问起了这个问题。

“知道。”

“他写过一本小说，叫作（沙发里的人），知道吗？”

“沙发里的人？……”

“是啊，晤，园田是充当谷山助手死于非命的，他们一度是朋友，因此谷山不会没看过他的小说。看了他的小说，他就会想按照小说家幻想出的作案手法去实践一下，因为，暗，五天前，新做的家具运到那屋里去了。”

“家具？”恒川没看过园田黑虹的侦探小说，还没明白小五郎的真意。

“就是倭文子被杀的长沙发，好好检查一下那只长沙发。”

警部握着听筒，眼睛朝长沙发望去。看着看着，他的眼睛越睁越大。

叭地一声，听筒从他手里滑落到地上。

“看，快看。”

随着警部的喊声，人们的视线一齐投向长沙发。

叭嘈、叭喀、叭喀……

轻微的滴水声。

殷红的血液从长沙发下滴落到地毯上，不一会儿，地毯洼处成了一个小血池。

显然，这不是被害者倭文号的血。长沙发的表面有血迹，那些早已干了，不会现在还往下滴的。

而且，此刻，血滴得愈来愈快，最后竟像一根红毛线一样从长沙发底下连到地毯上。

巨大的长沙发犹如生物一样在流血。

人们屏住气息，紧张地凝视着这一奇异的景象。

读者诸君若是读过园田黑红的犯罪小说《沙发里的人》，恐怕就知道恶魔最怎样下手的了。

啊，多么奇异的手段。谷山三郎藏在长沙发里，从靠背和坐垫交接处那深深的缝隙里刺出匕首，杀死了坐在长沙发上的倭文子。

他像黑虹的小说里写的那样，是个“沙发里的人”。

打开沙发一看，厚厚的坐垫下没有弹簧，濒死的谷山躺在里面。他在沙发里听到了仁川的电话，认定自己已无法逃脱，没有武器的他便将一把小刀刺入自己的心脏，此刻已奄奄一息。

人们把谷山从沙发里拍出来，放在倭文子尸体旁边。

一个英俊的青年，一个美丽的女子，他们曾经是情人；而实际上，一个是惩罚者，一个是被惩罚者，他们双方几乎要同时辞别这个世界。

谷山微微睁开紧闭的双眼望着恒川，接着稍稍扭动一下脑袋，盯着躺在身旁的倭文子的尸体。

他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将没有血色的手伸向倭文子。

手指像虫爬一样一点点、一点点地贴近，终于触到了倭文子冰凉的左手。

啊，多么执着，难道复仇鬼濒死之际还要去撕抓仇人的尸体？

不，不是。他不是抓，而是握住了倭文子的手。冰凉的手同冰凉的手握在一起。

接着，谷山的嘴奇怪地动了动，发出了一声可怕的抽泣声，身子便不动弹了。

人们感慨万千，默默地望着这一男一女手握着手的尸体。此时此刻，他们已毫无敌意，犹如一对情死的恋人亲密地长眠在一起。



妖怪博士

作者：江户川乱步

以小五郎的少年助手小林为团长的少年侦探团碰上了许多怪事，先是相川被催眠回来偷走机密文件，此后又有几名团员相继失踪，是谁与少年侦探团作对？小五郎开始艰难而危险的调查，最终……

奇怪的老头

时值春天的一个星期日的傍晚，天空被一片厚厚的乌云覆盖着，显得格外闷热。一个小学生吹着口哨，漫不经心地走在麻布六本木附近的一条高级住宅街上。

他叫相川泰二，是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刚才去小朋友家玩了以后，正赶着回家。他家就住在麻布这一带叫笄町的地方。

马路两边全是些豪宅大院，高高的围墙连成一片。走过几家大院，在一家神社的门前，可以看见里面的一片小树林。这条马路平时就是行人稀少，今天更显得格外地空寂。在这条一直通往远处的柏油马路上，竟然看不见一个人影。

天是阴沉沉的，又接近黄昏。泰二莫名其妙地感到了一种不安。也许就是为了掩饰这种不安，他才吹起口哨的吧。

忽然，快步赶着回家的泰二停下了口哨，在一个十字路口站住了。离泰二大约有二十米远的马路中间，有个老头趴在那里不知在干什么。他的打扮就像是西洋电影里出现的乞丐，一头乱糟糟的白发，加上一脸白乎乎的络腮胡子，看上去有好长时间没有上过理发店了。身上穿的破西装，就像是刚从抬破烂的箩筐里偷来的。脚上连袜子也没穿，套着一双张着嘴的破鞋子。

那老头趴在马路正中间，用白粉笔在地上画着什么。泰二觉得有些怪，就躲在拐角处偷偷地观察他的行动。过了一会儿，老头从地上站起来，又鬼头鬼脑地朝四周张望了一下，径直向前走去。泰二等老头走了以后，来到他刚才呆过的地方一看，柏油路面上画着一个直径大约有八厘米左右的圆加上一个十字，十字的一笔上还画着个箭头。“都这么大年纪了还要恶作剧，脑子是不是有点问题啊？”泰二望着怪老头渐渐远去的背影感到十分纳闷。

就在泰二疑惑不解的时候，那老头又在前面的路口趴了下去。等他起身离去后，泰二再走上前去一看，和刚才一样，又画上了一个带十字的圆加上箭头。

“真怪啊。这老头会不会是在策划什么诡计呢？”少年泰二不由得心里冒出了这样一个疑问。

“对，还是跟在这怪老头的后面看看再说吧。”

各位也许会想，一个小学生怎么会像侦探似做这种事呢？这当然是有道理的。

看过《怪盗二十面相》和（少年侦探团）的朋友一定早就知道少年侦探团的故事了。那是以名侦探明智的少年助手小林芳雄为团长，由十来个中小学生组成的一个民间少年组织。相川泰二也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少年侦探团的一员。现在他遇到了这样可能与犯罪有关的事情，当然不能不管。

泰二一路跟踪过去，怪老头好像丝毫没有察觉，仍然马不停蹄地朝幽静的高级住宅街深处走去。奇怪的是，每到一个十字路口，老头就要趴下去，前后左右地张望一下，再用白粉笔在地上画上同样的符号。

“这家伙鬼鬼祟祟的，一定有问题。每到一处都画上那样的符号，肯定是为了将通向某处的路通知后面的坏蛋同伙。”泰二心里嘀咕着，觉得有必要继续跟踪下去。

就这样，泰二跟着怪老头一直拐过了五个路口。也就是说，怪老头一共画了五个圆加上十字的符号。可是，这第六个符号，他不是画在十字路口，而是画在一座公馆的门前。

泰二没有来过这条街，也没有看见过这座公馆。看上去，那不像是东京的现有的建筑物，就像出现在西洋故事里的那种几百年以前的洋房，而且破落不堪。顺着红砖院墙朝前面望去，在长满青苔的石头门框上，一扇蔓藤式花纹的铁门是关着的。院里有一幢红砖墙的二层楼洋房。高高耸立的三角形房顶上，笔直地突出一支壁炉的烟囱。窗户也没几个，还都很小。这座建筑物里面，光线一定非常昏暗。

泰二躲在墙角处继续监视着怪老头的行动。只见老头趴在铁门前的地上，专心致志地画上了那个奇怪的符号，站起来后，又向四处望了一下，来到那扇蔓藤式花纹的铁门前，打开一条门缝，轻手轻脚地溜了进去。

“真是越来怪了。那脏兮兮的要饭老头怎么可能是这公馆的主人呢？他会不会是想溜进去偷东西？不，说不定他正在是策划什么更大的阴谋。”

泰二实在不放心，把脸贴在铁门的缝隙间朝院子里张望。那个怪老头果然不是好东西，此刻他正打算从洋房右边的窗户往里面爬。

“啊，这可怎么办。”

就在泰二急得不知所措的时候，老头已经消失了。想到老头可能会在里面干坏事，泰二更着急了。

通知警察当然最好的，可是等跑到远处的警察局，老头早就干完坏事溜之大吉了。

“对了，还是按响门铃，通知这家人。”

在紧急关头，泰二想出了这个办法。于是，他悄悄地打开铁门，朝洋房门口快步走去，在门柱上找到了门铃，路起脚，拼命地按了下去。可是，按了半天也不见有人出来应答。

“也许是门铃的电线被剪断了吧。”

想到这儿，泰二便不顾一切地握起门来。门锁得牢牢的，怎么撞也摸不开。也许这家人都出去了吧。泰二转过身，想向街上的人求救，街上见不到一个行人。这下可真的把泰二急坏了，因为他现在不能撒手不管，这可是关系到少年侦探团名誉的大事。

泰二心里虽然有点害怕，可还是鼓起勇气朝那个怪老头刚才爬进去的窗口走去。为了不让对方察觉，他几乎是爬着来到了那扇窗口下。他不敢站起来朝窗子里看，因为害怕老头会从里面冲出来抓住他。心想，要是老头手里再拿着什么刀啊枪的，那不就更惨了。

泰二吓得心在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过了一会，他才鼓起勇气抬起了头，朝屋里看了一眼。这一看，使他的脸色大变，那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也差一点蹦出来。他可能是看见什么可怕的东西了。

美丽的少女

这个房间像个客厅。中间放着一张桌子，旁边围着一圈样式古怪的椅子。由于里面十分昏暗，看不清四周的角落里都放了些什么。

可是在这个昏暗的房间里，却有一样东西令人眼前一亮。一位美丽的少女，如同一朵艳丽的玫瑰在那里含苞欲放。她大约十五六岁，长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穿着一身华美的衣裙。泰二并不是在惊讶少女的美貌，而是被她凄惨的样子吓了一跳。少女的身上被一根粗绳捆得严严实实，嘴里还被塞上了一块白布。

“那个坏蛋老头，竟然对这位小姐下这样的毒手。”

那美丽的少女多可怜啊！少年泰二感到无比愤慨。他一定要与那个老东西一决胜负，再把这位小姐救出来。

从窗口望过去，房间的门是开着的。门外是一条走廊，那里也没有怪老头的身影。一定是他把独自一人留在家里的少女绑在这儿，跑到里面偷东西去了。

“对，乘这个机会救出小姐，再叫小姐用钥匙将老头反锁在屋里，然后去报警。”

想到这儿，泰二下定了决心。只见他两只手撑着窗台，噌地一下子成功地跳进了房间。赶紧跑到少女的身边，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刀先割断绑在少女身上的绳子。他还轻声地安慰少女。

“沉住气，我是来救你的。”

说话间，那捆在少女手脚上的绳子已经被割断了。

奇怪是绳子虽然被解开了，少女还像石头一样一动不动。是不是昏过去了呢？泰二把两只手放在女孩的肩上用力地摇着，嘴里还不停地喊着：

“醒一醒，醒一醒。

她还是一动不动。泰二觉得那两只搭在少女肩上的手有点不对劲，本来应该是柔软的双肩却冷冰冰、硬邦邦的。难道这位小姐已经死了吗？泰二感到束手无策。他想绳子已经解开来了，再把塞在嘴里的布取出来吧。这时，他才清楚地看到了少女的脸。天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位叫人担心了好一阵子的女孩，竟然是一尊栩栩憾生的蜡像。

到底是谁，为了达到什么目的做了这件叫人不可思议的怪事呢？那个怪老头总不会特意跑进来把蜡像绑起来吧？这个蜡像一定是在怪老头进来之前就被绑在那儿的。

蜡像少女的那双可爱的玻璃眼睛，仿佛一直在盯着泰二。美丽的脸蛋跟泰二的好朋友樱田的姐姐简直长得一模一样。

泰二害怕极了，心里乱成了一团麻。

怪老头到底藏到哪儿去了呢？从他钻进来到现在，已经有十分钟了，还不见他出来的动静。一想到自己可能被孤零零地留在了这座昏暗的旧公馆里，不由地感到了寂寞和恐怖。

他好像暂时丧失了思考能力，迷迷糊糊地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等到他回过神来，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房间里已变得漆黑一片。

抬头一看，那扇窗户已在不知不觉中被人用牢固的铁制窗板严严实实地封上了。外面的光线被窃板挡住，使得房间里一片黑暗。泰二赶紧跑到窗前想把窗户推开，可是推了半天它还是纹丝不动。

这真是一座奇特的建筑物。光看外表就有一种使人不寒而采的感觉，进了屋再一看，就更使人毛骨悚然。从美少女蜡像被绑和窗户自动地关上等一连串的怪事来看，这仿佛是一座阴森森的鬼屋。

泰二被困在了漆黑的房间里。要想出去，也只有走出这个房间到走廊里去看看了。他怕那个老头正狞笑着在走廊里等着他，所以一步也不敢走出去。

可是呆在这个没有亮光的房间里，他又害怕那个少女蜡像不知什么时候会一下子站起来。想来想去，他还是决定离开这个可怕的房间。只见他战战兢兢地走出了房门，来到走廊里。朝四处看了一下，附近并没有老头的身影。整幢房子寂静无声，像一座没有人住的空房。

走廊呈直角形，两边有许多门。每扇门都上了锁，一扇也打不开。泰二急得快哭了出来。他强忍着恐惧，摸索着来到了走廊的尽头。一看，只有这个最里面的房间的门是半开的。“里面会有谁呢？”想到这儿，泰二的心头又袭来一阵恐惧。不过，事到如今

已容不得他再犹豫了。秦二挺直了身子，鼓足了勇气，朝那扇半开着的房门里走去。

蛭田博士

这个房间比想象中的要宽敞得多，而且很气派。

四周的墙边放着一圈直顶天花板的大书柜，柜里堆满了印着金字的洋书。四个墙角上，各放着一尊一人高的石膏像。正面看过去，右边的那一尊很像在西洋史书的插图上看到的希腊诗人索佛克雷丝。另外三尊，也一定是从前的伟大人物吧。秦二对这些不太清楚。

房间正面的一排书柜前，放着一张有二米多长的大书桌。这是一张秦二从来没见过的书桌，气派十足，棕色的桌腿上还雕着花纹。桌面像镜子一样闪闪发光，把放在它后面的书柜映得清清楚楚。书桌那边坐着一个怪里怪气的人，脸伏在桌面上，像是在写什么东西。从花白的头发来看，像是一位年长的老人。当然，跟刚才那个怪老头完全不一样。这个人好像是个大人物，身上还披着一条又肥又大的黑斗篷。

秦二看到这些，松了一口气。他想，像这样的大人物是不会对一个小孩子下毒手的，便亮开嗓子打了声招呼。

“老伯伯，您是这家的主人吗？”

那位正在写东西的人慢吞吞地抬起头来，莫名其妙地冷笑着。秦二这下才看清了那人的脸。半白的头发梳成一个大背头，嘴上翘着八字胡，下巴上留着修成三角形的胡须。脸上戴着一副黑框圆形眼镜，一双闪光的眼睛从镜片后面正朝秦二望着呢。见他只是冷笑，也不答话，秦二又将刚才说的话重复了一遍。

那人才抬起头，用粗得吓人的声音回答了他的问题。

“嗯，我就是主人。来，到这边来。”

说完，他伸出右手，食指一勾一勾像招呼狗似的做着“过来，过来”的姿势。

秦二虽然有点害怕，可是事到如今也没有办法了。只好听那人的话，走进了房间。

“老伯伯，没有得到您的同意，我就私自闯进了您的家，真对不起。因为刚才我看见有一个可疑的要饭的老头从那边的窗口里爬了进来。我怕是小偷，就跑到玄关处去按门铃，可是没有人出来应答。为了跟踪老头，我就也从那扇窗口爬了进来……我叫相川泰二。”

泰二结结巴巴地说完了这几句话。

那个古怪的老头还是冷笑着。

“你叫相川泰二，这早就知道了。我这不是正等着你吗？”

他说出的这句话，让人听了直起鸡皮疙瘩。

泰二心里还掂着那怪老头的事，还没空去考虑他这番莫名其妙的话。

“老伯伯，那可疑的怪老头现在还在这幢房子的不知哪个角落里呢。他一定是小偷，请赶快把他找出来吧。”

“哈哈哈……那老头的事，就不用你担心了。他就在这间屋子里哪。”

泰二吓了一大跳，赶紧朝四下看了看。这个房间除了主人以外，并没有其他人啊。

“这里不是没有别的人吗？”

泰二不可思议地看着主人的脸。

“不可能不在。望那边看，不就在那儿吗？”

秦二顺着手指的方向转过头去，看见书橱角上的一尊石膏像的脚下扔着一堆肮脏的破衣服。不光是衣服，还有一双破鞋子，花白的假头套和假胡子等东西。

看着那堆东西，泰二想，这不是跟刚才那怪老头穿的西装、鞋子、还有那白头发、白胡子一模一样吗？顿时他惊呆了，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哈哈哈……明白了吧。那要饭老头，就是这个我。现在刚脱下了伪装，恢复了原样。”

泰二禁不住朝后退了二三步。

“哈哈哈……吓了一大跳吧。怎么样？我的化装技术不错吧。”

“老伯伯，您，到底是谁？”

泰二直截了当地责问着那人，并做好了逃出去的准备。

“哈哈哈……想知道我的名字吧？我是蛭田博士，医学博士。刚才已经告诉你了，就是这家子的主人。”

“那么，为什么要化装成那样的老头，从窗口爬进来呢？一家之主从窗口爬进来，不觉得奇怪吗？”

“是有点怪，不过这可是有道理的。跟你说实话吧，是为了在人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把你引到这里来。明白了吗？”

“为了把我引进来？如果是这样的话；也不用做那样的事啊，直接到我家去把我叫来不就行了吗？”

“那，自然有不能那样做的道理。你马上就会明白，马上就会明白。哈哈哈……你是一个警惕性高、头脑聪明的小孩子，如果出手不慎就有危险。必须用点策略才行。”

“那么，老伯伯在地上画的符号就是为了把我引到这儿来的吗？”

“当然，当然。你不是少年侦探嘛，那样一来，你就一定会秘密地跟踪过来。这样做虽然要多费一点手脚，比起搞得你又哭又闹来，不是更安全吗？”

这个蛭田博士策划的阴谋诡计渐渐地显露出来。原来，他是想用最安全的办法，叫少年泰二毫不抵抗地乖乖进入他的圈套。

“那么，那个蜡像也是……？”

“对。好像你终于明白过来了。那当然也是为了把你引入那个房间，我想出的一个妙计啊。你不是一个有侠义心肠的小孩子嘛，绝不会睁眼看着那一切撒手不管。果然不出我的所料，为了营救那个女孩，你像勇士一样地跳了进来。真是佩服，佩服。”

蛭田博士得意洋洋地接着说了下去。

“在不知不觉中，窗户上的百叶窗板也被关上了。不用说，那是我关的。这个屋子里装着各种各样的机关，只要一批按钮，什么事都能办成。这不，你不是已经乖乖地成了我的笼中之鸟了吗？现在，你再哭再闹，世上的人是谁也不会听见的。只要把窗户一关，你就只剩下往这边走的一条路了。我，只要定下心来，在这个房间里等着你，不就行了吗？

“我，只不过是设了一个圈套，极其自然地将你引了进来的。并没有绑架你，也没有写信或打电话恐吓过你。还有，就连你本人也不知道我是谁。当然，你的爸爸、妈妈也不可能知道我是谁。也就是说，你来到这个屋子，除了那怪老头和我以外，没有任何人知道。不过，那个老头也就是我。这么一来，你来这儿的事，除了我，就没有第二个人知道。明白了吗？

“即使你爸爸报告警察寻找你的去向的话，也是绝对找不到的。我一点也没有强迫你，这线索嘛，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的。也就是说你已经完全地永远地成了我的笼中之鸟了。哈哈哈……”

蛙田博士抑制不住内心的得意，说完这段话以后，又发出了可恶的狞笑。

一开始，秦二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吓得连话也说不出来。当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是无路可走的时候，反而变得镇静起来。他看着这个会使妖术的博士，觉得越来越可狠。

“你，你到底对我有什么仇恨？又到底打算想把我怎么样？”

他涨红了那张可爱的脸蛋，质问着这个怪博士。

妖术

“哈哈哈……你什么也不用担心。我可不会把你给吃了。只是想让你看一些有趣的东西罢了。”博士从那副大大的黑洞似的眼镜后面，盯着少年泰二那张激动的脸，说了句让人捉摸不定的话来。

“你是说有趣的东西？”

“对，就是。”

“我可不想看，我要回家。”

“哈哈哈……回家？我可不允许。”

“可我就是要回家。”

泰二下定了决心，倔强地说。

“哈哈哈……要是能回得去的话，你就回吧。”

博士说着，偷偷地把手伸到桌子底下按下了一个按钮。只听哐当一声，泰二身下的那块地板突然塌了下去，露出了一个四方形的黑洞。泰二的身体也在那一刹那间，消失在那个黑洞里了。

这是一个陷阱。一开始，那博士就等着泰二站到那块地板上了。

泰二的尖叫声也飞快地消失了。那块落下去的地板又“吱”地一声恢复了原样。房间里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的，又恢复了刚才的一片死寂。

“哦嗬嗬……这可就成了。”

博士得意洋洋地发出了快活的叫声。他慢慢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走到身后那高高的书架旁，取出两本洋书，再将手伸进那个空出来的地方捣鼓了几下。不一会，书架的一部分就变成了一扇门，“嘎吱”一声打开了。原来这又是一个机关，这书架的后面有一个秘密房间。

博士来到这个漆黑狭窄的密室里，关上门开了电灯。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房间，一面墙边放着一排有三四十个抽屉的柜子，上面放一面理发店里用的那种大镜子。四周的墙上，挂满了西装、和服、大衣、帽子等，下面还整齐地放着一排各种各样的鞋子、草屐、木屐等等，就像一个旧衣店。

博士一进屋就脱去身上那黑乎乎的斗篷只剩一件衬衫，在镜子前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接着，又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那博士先取下眼镜，把它放在那个柜子上，然后双手抓住自己的头发像脱帽子一样毫不费劲地取了下来。还轻而易举地剥下了嘴上和下巴上的胡子。

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博士做了双重化装。一直以为那个肮脏的要饭老头是他的化装哪，在那些假面的下面竟然还戴着另一副假发和假胡子。

脱去了所有的伪装才露出了蛭田博士的真面目。原来他头发黑亮亮脸色油光光的，分明是个才三十出头的年轻人。

他在镜子下面的那些抽屉里乱翻一阵，找出了一个乱糟糟的老太婆用的假发套，熟练地往头上一戴。又拉开一个摆着许多颜料碟子的抽屉，拿起放在旁边的一支画笔，对着镜子往脸上画了起来。

把眉毛画成了白色的，又涂上猩红的唇膏。还往牙齿上套上了乌黑的、用薄薄的金属板做成的套子。一眨眼的工夫，镜子里出现了一个布满皱纹的老太婆的脸。

化完了脸上的妆，博士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从挂在墙上的那些衣服中，选出一件西洋老太太穿的白色的上衣和一条打了许多福子的长裙，熟练地穿在了身上，又被上一条宽宽大大的棕色披肩。脚上随便地套了一双难看的木鞋，也不穿袜子。经过这番乔装打扮之后，那个博士变成了一个西洋童话里的那种会使魔法的老妖婆。

老妖婆身子弯得像个大虾米，两手摆在背后，撇着没牙的瘪嘴，摇摇晃晃地走了起来。

在那个博士刚才进来的那扇门对面的墙上，有一扇很小的门。老太婆打开锁，走进了那漆黑的门洞。里面好像有一条通往地底下的秘密通道。隐隐约约地看见老太婆咯噔咯噔、一步一步地顺着阶梯往下走。

话再回到少年泰二这边。泰二只觉得自己脚下的地板一下子塌了下去，身体也以惊人的速度滑了下去。只听扑通一下，屁股撞在一块很硬的东西上，好像是到了洞底。他只觉得屁股有点疼，身体好像没伤着什么。于是，他赶紧站了起来，朝四周望去。这个洞穴好像是密封的，里面像黑夜似的一片漆黑。隐隐约约地可以看见洞穴中间，有一个用石头砌起来的地灶。好像那里正燃烧着一点木头，发出了一丝红光。那就是这个黑洞里仅有的一点光线了。

在眼睛渐渐地习惯了黑暗以后，洞穴里的样子总算可以朦朦胧胧地看出来了。这里与其说是地下室，还不如说就像古代的洞穴。面积大约有八张榻榻米的大小，四周的墙

壁是用大大小小的石头砌起来的。

地灶上面放着一个用三根木棍支起来的三脚架，架子上挂着一个古怪的大锅。锅里不知道在煮些什么，咕嘟咕嘟地直冒着热气。他灶旁边放着一把大木椅，式样是那么古怪而陈旧，只有在西洋童话里才会出现。两只的扶手雕成了两条蛇的形状。从正面看过去，那两条蛇就像活的一样，张着血盆大口正要朝这里扑过来似的。在那微弱红光的映照下，更加令人望而生畏。

泰二怎么没想到，在东京的地下竟然会有这么阴森恐怖的洞穴，使人感到就像是跌入了阴曹地府，产生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怖。看着四周这些几乎不可能存在的景象，使人不得不怀疑自己是否正做着恶梦。

在洞里东张西望这会儿，又一件可怕的事情出现在泰二的眼前。因为极度的恐惧，使他的全身发出一阵抑制不住的颤抖。他看见对面的黑暗中，隐隐约约地显出一团白乎乎的影子。泰二是不相信有什么幽灵存在的，可是在这个鬼气弥漫的洞穴里，看见这样的景象怎不叫人双腿发软，浑身发抖呢？那团白影还在不断地朝他靠近，他终于看出这是一个两只脚在走的身影。

“不会是幽灵吧？”

可是这比幽灵更可怕。

这是一张黑乎乎、皱巴巴的老太婆的脸，一头乱七八糟的像金属丝一样的头发一直披到肩上。此刻，正张着掉了牙的瘪嘴，阴险地冷笑着。

上半身被一条肥大的、棕色旧披肩包着，下面拖着一条有许多福子的长裙，脚上穿着一双尖尖的木鞋。活脱脱一个西洋老妖婆，一个会使魔法的老妖怪。看到这些，泰二情不自禁地发出了一声尖叫，朝房间的角落躲去。

“嗯哼哼哼……你总算来了。是好孩子怎么可以跑呢？老婆婆给你讲有趣的故事，来，过来啊。”

那妖婆从披肩里伸出手来，一边把着手，一边朝泰二逼近。你往右逃，她往右追，你往左跑，她又往左拦，紧追不舍。

在这没有出路的洞穴里，逃来逃去肯定是要被抓住的。于是，横下一条心，做好了死的准备。他铁青着脸朝那一站，死死地盯着老太婆。

“不错，不错。这孩子还真是个男子汉哪。行，够勇敢。那就跟老婆婆我做个瞪眼游戏吧。谁先笑谁就输，怎么样？”

老太婆不真不假地说着，站到了泰二的面前。白眉毛下面那对发出凶光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泰二。

莫名其妙的瞪眼游戏就这样持续了好一阵子。泰二咬着牙，屏住气拼命地瞪着老太婆。只觉得老太婆的眼睛瞪得越来越大，开始发出一种像动物一样的青光。他感到有一股看不见的电波直冲着他射来。过了一会儿，老太婆那布满皱纹的脸上浮起了阴森的狞笑。忽然，她高高地举起双手，放在泰二的头上拍了几下，又慢慢地左右摆动起来。这个动作就像发出一种暗号，使泰二感到眼前一片白茫茫的，连老太婆的脸也变得模糊不清。不光是老太婆的脸，整个房间都变得白茫茫的一片，像被浓雾笼罩着。泰二还觉得脑子也变得昏沉沉的了。

“啊，我，中了老太婆的魔法。一定要振作起来。”

泰二挣扎着，几次奋力拼搏着，想振作精神，结果还是输给了那老太婆眼里发出的电波，昏昏沉沉地进入了梦乡。

“我要回家。妈妈，救救我吧。”

可怜的秦二嘴里说着梦话，终于软绵绵地倒下了。倒下后，他还几次撑着想站起来，结果还是渐渐地衰弱下去，像死了一样昏睡了过去，什么也不知道了。

“嗯哼哼哼……总算睡着了。催眠术的力量还真厉害。来，好孩子，一边睡一边把我说的好好地记住。怎么样7’

老太婆斜靠在昏睡的泰二身上，还是将手举在空中，慢慢地左右摆动，嘴里嘟嘟囔囔地念着咒语。难道泰二真的中了什么魔法了吗？不不，这世上可没什么魔法。那老太太的自言自语，是一种催眠术，能自由自在地催人人睡。然后在对方的睡梦中布置各种各样的命令，在对方醒来以后，便会情不自禁地去执行。这就是可怕的催眠术的力量。

不可思议的盗贼

当天晚上七点左右，少年泰二若无其事地回到了家里。

“泰儿，为什么到这么晚才回来呢？”

不管妈妈怎么问，他只是轻描淡写的一句。

“跟小朋友一起做功课呢。”

为什么泰二不肯对自己的妈妈说真话呢？

“泰儿，还没吃晚饭吧？妈妈早就给你准备好了，快吃吧。”

妈妈说了几遍，泰二好像不敢看妈妈和女佣的脸，闷声不响地跑进了自己的房间，不知在干些什么，一点声音也没有。

要是平时，到了晚上八点左右，泰二就会来到妈妈的房间问：“有什么吃的吗？”这好像已成了他的习惯了。可是，今天不知是怎么了，还一点也没有动静。

妈妈看着泰二今天不同寻常的举动早就坐不住了，端着点心和茶水来到他的房间，想看看他在干什么。一看，平时到了十点多还没睡的泰二，今天却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自己盖好被子睡着了。

“啊，已经睡了？怪啊，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呢？”

无论妈妈怎么问，泰二君总是一声不吭。其实，他并没有睡着，正脸色苍白他睁大眼睛，认真地考虑着什么大事。

“哎，为什么不回话呢？想什么呢？有什么担心的事吗？还是肚子不舒服啊？”

妈妈再怎么问，他只是两眼盯着天花板，眼泪在眼眶里一闪一闪地发亮。

“泰儿，到底是怎么了？这不是叫妈妈担心吗？快说些什么啊。”

妈妈坐在泰二的枕边，温柔地拍着泰二的肩膀，关切地询问着。

泰二实在忍不住了，双眼饱含着泪水，看着妈妈终于开口了。

“妈妈，我，难过。”

“啊，难过？哪儿，哪儿疼啊？”

“不，不是疼。我是担心。”

“你到底是担心什么啊？”

“这我也说不清。可是总觉得，自己好像马上就要去干一件可怕的事。自己的心里好像有一颗别人的心闯了进来，对我下着命令。”

听了这些话，妈妈的脸色也吓白了。她一点也不明白泰二到底在说些什么。这孩子是不是受了惊吓，脑子变糊涂了啊？

“妈妈，我想求您帮我做一件事，行不行啊？”

泰二伤心地看着妈妈，那双眼睛像发着高烧。

“这孩子是怎么了？对妈妈还说什么求啊？什么事？快说出来，妈妈什么都答应你。”

“妈妈，您听了可不要太吃惊啊。我，我想请您用绳子把我给绑起来。”

妈妈“啊”的一声，说不出第二句话来，只是用悲伤的眼神看着自己的孩子。儿子

求妈妈把自己绑起来，这不正常吗？可怜的秦二是不是真的给吓疯了？

“妈妈，求求您了。”

“说什么啊？泰儿，这不是开玩笑吧？是不是故意这样说的，想吓吓妈妈，然后再来取笑妈妈，是吗？”

“不，不是开玩笑。妈妈，我说的是真的。您如果不把我绑起来我就定不下心来。”

“啊，你说的是真的吗？那你把绑你的理由给我说出来。要不然，你想想妈妈怎么忍心把你绑起来呢？”

“理由嘛，我也讲不清楚。反正不把我绑起来我就不得安心。妈妈，求求您，绑吧。要不然，我就要发疯了。”

看着泰二那苍白的脸色，可以清楚地感到此刻他正作着强烈的思想斗争，不可能是在说谎话。

妈妈急得没办法。真不凑巧，秦二的爸爸因公出差到关西去了。家里只有些佣人，连个可以商量的人都没有。

“妈妈，快绑吧。要不然，我就要死了。”

秦二痛苦地蜷曲着身子，流下了大滴的眼泪。看着这些，妈妈伤心不已，禁不住举起袖口擦起了泪水。

“好了，好了。妈妈就给你绑吧。决不要这样了。静静地在这等着。”

总之，妈妈为了使秦二安静下来，心想就算是玩一次办家家的游戏吧，找根细绳先绑上再说。跑到收藏室找了一束捆行李的细绳回到了泰二的身边。就算是出于本人的要求，作为母亲来说也不会心甘情愿地去做的。就在妈妈还犹豫不决的时候，泰二再次催着妈妈快绑。

看来只有绑了，要是惹急了泰二，说不定真的把他给急疯了，因为看起来他非常认真。于是，妈妈笨手笨脚地把泰二的手脚用细绳捆了起来。为了做做样子让他安心而已。

“再紧一点。紧紧地绑上，不能松开。”

“知道，知道。紧紧地绑上了。好了，孩子，这下可以什么也不想，静下心来睡了记。”

妈妈一边说，一边帮泰二盖好被子，像哄婴儿似的轻轻地拍着。过了一会儿，再看看秦二，大概是用绳子绑好了手脚令他安下了心来，只见他呼呼地睡着了。

妈妈轻轻地把手搭在他的额头上一摸，并没有发高烧啊。再把手伸到被子里，摸着

泰二被绑的手腕，试了下脉搏，和平时也没什么两样。

“这样的话，也不用请医生来看了。让他安静地睡到明天早上，看看再说。”

妈妈想着，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凌晨一点钟左右，正在自己房间里休息的泰二妈妈突然被一阵可疑的声响惊醒。她好像听见走廊里有人走动的脚步声。

秦二爸爸又不在家，里面的书房里还放着公司的秘密文件，要是小偷进来就不得了。秦二妈妈忘记了害怕，穿着睡衣爬起来，悄悄地来到了走廊。

屋子里大部分的电灯都已经关了，走廊深处一片漆黑，几乎是什么也看不见。可是，隐隐约约地好像有一个人影在慢慢地走过来。妈妈一惊，几乎叫出声来。她想，要一叫那小偷朝这边冲过来可就不得了，咽下了已经到喉咙口的叫声，继续紧盯着那个人影。

渐渐地眼睛习惯了黑暗，可以大致分辨出那个可疑的人影的大小轮廓。

看来看去，那个奇怪的人影是个十二三岁小孩，那背影看上去跟泰二一模一样。

刚才虽然妈妈把泰二给绑了起来，可那也只是像办家家似地用细绳装样子扫了一捆，要想解开绳子是不成问题的。

想到眼前的身影肯定是泰二时，他妈妈的心就像是被针扎了一下，比看见闯进了小偷还要难过。她想，难道是秦二的脑子真的疯了？还是着了魔啊？

她轻轻地靠近那黑影，小声地叫着。

“泰儿，泰儿。”

可是，不管妈妈怎么叫，他好像聋了一样，不但不答应，甚至连头也不回一下，还是继续往前走着。一直来到他爸爸的书斋前，迅速地打开门走了进去。

泰二妈妈被眼前的一切吓得没有勇气再喊了，只是不安地在门外看着自己孩子的动静。

她怀疑泰Ⅱ是不是得了梦游症？梦游症就是在睡着的时候，不知不觉地从床上爬起来，在周围走来走去的一种病症。泰二那两眼朝天，摇摇晃晃的样子真有点像在梦游。

泰二走到他爸爸的那张大书桌旁，打开桌脚处一个秘密小抽屉，从中取出一串钥匙。接着，把那串钥匙吊在右手上，又迈着像梦游病人一样的步子，朝放在那边角上的一只铁制的大资料柜走去，然后靠在柜上举起手里的钥匙，把它插入钥匙孔里。就这么简单地把资料柜的门给打开了。

看着这一切，秦二妈妈几乎要昏了过去。就在泰二打开的那个资料柜里，放着他爸

爸公司里重要的秘密文件。这份秘密文件一旦落入间谍的手里，国家的利益也将受到损害。

泰二爸爸是一家名叫东洋制作会社的大型制造厂的总工程师。那份机密文件详细记录着这家工厂制造的机器部件的设计图、报价单、定货数量、交货日期等等重要内容。暂时正好由他爸爸保管。就放在那个像保险柜一样的文件柜里。

泰二爸爸去关西出差以前，曾叮嘱过他夫人，这文件不单是公司的秘密，也是国家的秘密，无论如何也要保管好。

因为泰二妈妈想，那把打开文件柜的钥匙藏在书桌脚上的秘密抽屉里，就算是有小偷进来，也找不到那把钥匙。所以还算比较放心。

没想到，这小偷不是外贼是家贼。而且还是爸爸妈妈最疼爱的宝贝儿子泰二。他当然知道那桌腿的秘密，也肯定是毫不费事地就可以将那铁文件柜打开。

泰二妈妈怎么也不相信，自己的儿子会作出这么可怕的事。他一定是中了妖魔的咒语了。

泰二从文件柜的抽屉里取出了那份秘密文件，又照原样关上了铁柜的门，再把钥匙放还到那个秘密小抽屉里。关上书房的电灯，还是迈着梦游一样的步子，若无其事地走出了书斋。

泰二妈妈再也沉不住气了，毅然地挡住了泰二的去路。她打算从自己的儿子手里把文件夺回来。她厉声呵责。

“泰儿，你在干什么？”

BD徽章

“泰儿，醒一醒。你是不是在做梦啊？自己到底在干些什么，你知道吗？那不是你爸爸的重要文件吗？快还给妈妈。要是落到坏人手里可就不得了了。”

可是，催眠术的力量使泰二仿佛变了一个人。他连看也不朝他妈妈看一眼，也没听见妈妈的话。避开他妈妈，径直朝着走廊那边走去。

“怎么，泰二，泰二！”

妈妈一把抓住秦二身上穿着的睡衣袖子，想把他拽回来。泰二甩开妈妈的手，转过身子，凶狠地盯着他妈妈的脸。

泰二妈妈看到自己儿子这副跟平时完全不同的样子，伤心得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是

不是那个施了催眠术的蛙田博士的魂钻到了秦二的身上了，脸上的表情也变得和那可怕的蛙田博士一模一样了。

乘着妈妈沉浸在极度的悲痛之中，踌躇不定的时候，秦二迅速靠近走廊的窗子，抽掉插销，打开窗户飞快地消失在外面的黑暗中了。这不是常人可以达到的速度，简直就像一头大大的蝙蝠，闭着眼睛飞了出去。

秦二妈妈强忍着撞击心灵的巨大悲痛，摇摇晃晃地靠近窗口，朝外面望去。在黑暗的树影中，一大一小两个人影像幽灵一样跑了。

那个小的身影无疑是秦二，那么那个大的身影到底是谁呢？秦二妈妈当然是一点也不知道了，那就是蛭田博士。

那博士不知在什么时候躲进了相J！陈的大院，一直在窗外的黑暗中，瞪着那双闪着鬼火一样可怕目光的眼睛，监视着秦二的行动。

秦二盗出文件那一刻，博士的目光显得更加锐利，他加大了催眠术的功力，向泰二发出了朝窗外逃跑的无声的指令。然后，在泰二冲出窗口的那一刹那间，拉过他的手，一起以惊人的速度向黑暗中奔去，从预先开好的出口不知逃向何方。

对蛭田博士来说，只要一得到秦二爸爸的重要文件，秦二就没用了吗？那他只要带上文件快跑不就行了吗？

可是，一路上博士没有放开泰二的手。他又把泰二拐走了。他到底打算干什么呢？

话再说回来。泰二妈妈被眼前发生的这一切不可思议的事情惊呆了。过了好一阵子，才大声呼救。这半夜三更的尖叫声，不但惊醒了自己家里的佣人，也引来了周围的邻居，有人还打了报警电话，几位警察也急急忙忙地赶来了。

从当天夜里一直到天亮，警察们对现场进行了严密的搜索，还是查不出泰二被什么人带到了什么地方去了。

院子里松软的泥地上，留下了泰二赤着脚的脚印和一双大人的鞋印。凭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泰二是被人拐走的。可是，因为泰二对妈妈也没讲出在蛭田博士家里的可怕遭遇，所以谁也想象不出这个大的脚印到底是谁的。

第二天中午，泰二的爸爸接到电报的通知，急急忙忙地从关西乘特急快车赶了回来。泰二爸爸的公司也召开了紧急干部会议商定丢失重要文件以后的对应措施。作为紧急重大事件，警视厅指示属下所有的警察投入了对罪犯的搜索。当天的晚报也对泰二的离家出走一事作了大篇报道。报道中说，这一可怕事件背后一定隐藏着间谍的魔影。消息也

很快传到了秦二的学校和小朋友们那里。班主任老师和全班同学都非常吃惊，为秦二的安全感到担心。这其中也包括了秦二的三位好朋友，也是少年侦探团团员的大野、斋藤和上村。

少年侦探团是以名侦探明智小五郎的少年助手小林芳雄为团长，十位喜爱冒险的少年组成的。团员有中学一年级学生三人，小学五年级学生一人，还有六人都是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他们来自几个不同的学校，泰二的学校里除了他以外，还有刚才说到的三人。

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三人商量好放学以后，一起去泰二君家看看。在泰二家里，他们听他妈妈介绍了那天夜里的情况。听说警察仍然没有找到一点线索，他们心里感到非常难过。

离开了泰二的家，三人肩并肩地朝着车站方向走去。一路上，轻声地谈着这个不可思议的事件。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相川君是不可能做那种小偷一样的事情的。一定是受到了坏人的恐吓，如果不输出秘密文件，就杀了你之类的。”

上村君率先开了口。

“嗯，一定是那样的。可是，那个黑影到底是谁呢？可以肯定是个间谍。”

大野歪着头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我觉得一定不是日本人。那家伙，一定是个外国人。”

说这话的是斋藤。

是啊，说到间谍谁都会先想到外国人。

“对，现在我们大家一起去明智先生的事务所看看，怎么样？和小林君商量一下，也许能理出什么头绪呢。”

上村突然想到这个主意。

“嗯，就这样。也许小林君也正想见我们呢。”

斋藤随即表示赞成。大野也“这样好，这样好”地表示同意。

明智侦探事务所是在麻布这一带的龙土町，走过去也没有多少路。

三人决定马上就去拜访少年侦探团的团长小林，便加快了脚步。

突然，身后有一个人追了上来，喊住了三人。

“请等一下。你们是不是相川泰二君的好朋友啊？而且还是少年侦探团员吧？”

三人吓了一跳，转过身起一看，他们的身后站着一个三十四五岁，轿车车夫打扮的

男人。那人穿着立领的黑制服，头上戴着绣着金丝徽章的车夫帽，正笑眯眯地看着他们。

“是啊，有什么事吗？”

三人反问道。

那车夫把放着什么东西的右手伸到了三人的面前。

“这是不是你们少年侦探团的徽章啊？”

啊，果然是少年侦探团的BD徽章。

关于BD徽章，看过小说（少年侦探团）的读者们可能已经知道了。是小林想出来的主意，取‘少年’和‘侦探’两个英文单词的第一个字母B和D合起来作为团徽的名字。他收集了许多五十钱银币大小的铅制徽章作为团徽，让团员每人各持三十枚左右。

如果作为团徽的话，有一枚就够了。小林叫每人各持二三十枚BD徽章，自有他的道理。当一名团员向其他团员通知某个地址所在的时候，只要将这团徽分别丢在通往那个地方的路边，徽章发出的闪闪银光就可以成为引路的标志。

事实上，在小林被怪盗十二面相抓住，遭到那可怕的水攻时，就是一枚BD徽章立下了大功，向人们通知了小林的所在，使他平安得救。三人见这个素不相识的车夫手里拿着那枚徽章，不由地朝对方望了一眼。

“哎，这是BD徽章，是我们的团徽。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上村怀疑地问道。

“是捡来的啊。”

“哎，捡来的？在哪儿？”

“不在这里。在离这儿很远的地方。这一定不是你们所丢的噢。”

“在很远的地方？”

“是麻布。我也不太清楚那是叫什么町。不过，去了就知道了。”

“那，现在还记得这徽章掉的地方？”

“嗯，还记得呢。是在一所红砖墙的公馆前。”

听到这里，三位少年意味深长地互相看了一眼。

蛇公馆

说不定这枚掉在那所红砖墙公馆门前的BD徽章，就是从下落不明的相川泰二口袋里掉下的。而且，泰二还被关在那所公馆里呢？

三个少年一致认为，还是有必要去确认一下。于是，斋藤和另外的二人一商量，决定请这位车夫带他们到那里去看看。

“叔叔，那么，现在就请您带我们到那里去看看好吗？”

“喔，想去看看啊。不知为什么，我也怀疑相川家的少爷是不是就在那所公馆里。”

“是啊，所以我们想去看看啊。叔叔，求求您了。快点带我们去吧。”

“行啊，那我用车带你们过去。车就停在前面的弄堂里。”

车夫爽快地答应了三人的请求，用手指了指身后的弄堂。

天色已近黄昏，再加上这一带全是些豪宅大院，四周极为肃静，看不见一个行人。三个少年跟着那个车夫来到了弄堂回，只见一辆不算太新的小轿车孤零零地停在一个大院的院墙下。

车夫打开车门，三个少年并排地挤在肮脏的后座上。

各位读者认为这三个少年的行动是不是有点草率呢？虽然有必要到掉下徽章的地方调查，也不该这么草率从事。他们应该先通知相川君的家人和警察，让大人们来调查核实。

这车夫也真是的。这么重要的线索，不告诉别人，为什么只告诉这几个还是小学生的少年们呢？他又怎么会知道这三个少年是少年侦探团的团员呢？他又是从哪儿了解到BD徽章的呢？等待着三个少年的将会是怎样的命运呢？

车子开了不到五分钟，就到达了目的地。车夫将车子停在路边，指着对面那所破旧的公馆，对少年们说：

“呶，看见那边的红砖院墙了吗？这个徽章就是在那家门前捡到的。”

“那就在这儿下车，上前去看看吧。”

上村先下了车，另外二人也紧跟着他下了车。随后，车夫也从驾驶座上跳了下来。

“我也跟你们一起去看看。”

说着，他已经抢先朝那所公馆的门前跑去。

到门口一看，一扇带着古怪花纹的铁栅门半开着。从外面望过去，里面洋房的门也是开着的。

“叔叔，这儿怎么像是没人住的空房子啊？”

“是啊，也许真的是空房子呢，门前连块牌子也没挂。说不定相家的少爷就是被关在这空房子里。”

车夫若有所思地歪着脑袋，向着铁门里面走去，还不停地朝四局张望。

“你们还是先进来看看吧。看来这儿真的是没人住的空房子哪。窗户也都关着，连人影也看不见。来吧，进去看看！”

他边说着，边径直朝那房子的门口走去。三个少年虽然心里有点紧张，可还是言听计从地跟在这个车夫后面进去了。

到了玄关，胡里面叫了几声，没有人出来应答。

“还真的是没人住的空房子呢。没关系，到里面去看看吧。”

那车夫就像到了自己家里一样，连鞋子也不脱，毫不犹豫地朝着走廊深处走去。少年们一想到泰二可能就被关在里面，就不再犹豫了，跟着那车夫一直来到了走廊的深处。

“这个房间，怎么有点怪里怪气的啊。”

那车夫打开某个小房间的门，胡里面望了望，自言自语地说着，还朝少年们招了招手，走进了房间。

三人紧跟着走了过去。这是一间昏暗的小房间，只有四张榻榻米的大小，连窗户也没有。地板上设铺地毯，也没有放家具，像一间储藏室。

可是，三人把这个小房间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也没发现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正打算返回走廊。怎么了？那车夫意味深长地冷笑着站在门口，像玩老鹰捉小鸡似的张开双臂拦着他们。

“叔叔，怎么了？快出去吧。站在那儿干什么啊？”

那车夫忽然张大了嘴巴，像遇到什么好笑的事一样，捧腹大笑起来。

“哈哈哈……你们以为我是谁啊？我，就是这家的主人。哈哈哈……”

三个少年被这莫名其妙的笑声，吓了一大跳。可是也没当成真的。

“主人？这怎么可能呢？如果是主人的话，那也用不着像到了别人家那样，偷偷摸摸地溜进来啊？还有，你不是车夫吗？一个车天怎么会住在这样高级的地方呢？”

斋藤尖锐地戳穿了他的谎言。

“哈哈哈……这小子还真可爱。你们不是少年侦探吗？难道会不知道有化装这回事吗？我可不是什么真的车夫。为了把你们引到这儿来，我才化装成这副样子的。”

“那，那你到底是谁？”

“这儿的主人啊。就是蚌田博士。给我好好看着这张脸。”

他脱下帽子粗暴地摔在一边，右手朝脸上一抹，一瞬间，那张和蔼可亲的笑脸变得

穷凶极恶。

披着一头乱七八糟的长发，那双眯成一条细缝小眼睛放着凶光。

三个少年在那双眼睛的逼视下，全身就像被什么东西捆住一样不能动弹。

“哈哈哈……脸都吓白了吧。可是，才这么一点就被吓住，那还显得太早了吧。哈哈哈……不过就这样给我老老实实的也不错。马上，我还要给你们看更有趣的东西呢。”

说完，那车夫打扮的蛭田博士一下子溜了出去，啪塔一声把门关上，还上了锁。与此同时，三位少年的脚下也发生了变化。那地板像遇到了地震一样嘎吱嘎吱地摇晃起来。

在一阵剧烈的摇晃中，地板突然从中间分成两半，嘎噔一声一样朝下翻去，少年们东倒西歪地掉进了地板下的洞穴里。

三人感到腿下一阵发软，不由地瘫倒在地。过了一阵，他们忍住疼痛，爬起来往四周看了看。这儿比上面的房间大一倍左右，是一间阴森可怕的地下室。除了水泥地的中间有一只大桶以外，别的什么也没有。桶上放着一只西式蜡烛台，上面点着两支蜡烛，烛光像魔鬼的舌头似的一闪一闪地亮着。

趁着烛光，抬起头朝上一看，刚才打开的地板，在不知不觉之中恢复了原样。少年们做梦也没想到会遭到这样可怕的厄运，只能茫然地看着四周，脑子里一片空白。

这时，隐隐约约地传来一阵可怕的笑声。

“呵呵呵……吓了一大跳吧。真可怜。不过，这还不算完，接下来还有呢。你们认为，那个桶里放的是什么呢？如果有勇气的话，先打开盖子看看吧。呵呵呵……敢不敢啊？”

三人被这阴阳怪气的声音吓坏了，盯着那只桶一动也不敢动。

啊，那里面到底放了些什么呢？少年们的脑子里几乎同时浮现出某个可怕的物体。是惨遭杀害的相川泰二的遗体吧？这个大桶要放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的话是足够的。透过桶顶上的木板的缝隙，仿佛真的可以看见相川那被挤成一团的身影。

三人互相看了一眼，像是在窥视对方的心思一样。

“一定是相川君被塞在里面呢。”

上村不禁脱口而出。不过，他没敢说出“尸体”这两个字。

“我想也是的。打开看看吧。”

这回是斋藤的声音。

“嘿，他妈的。打开吧。”

大野豁出去了，他怒吼着，冲到了桶边。一个人抱起那只桶，将桶横了过来。

与此同时，桶的盖子也掉了下来。一起掉在地上的蜡烛窜起了火头，放出异样的光芒。在通红的烛光的照耀下，无数青黑色像绳子一样的东西，纠成一团落在地板上。

三人被这些出乎意料的东西，惊得目瞪口呆。他们都以为这桶里放着的是秦二君的……等他们看清那青黑色像绳子一样的东西，是一团纠缠在一起的蛇的时候，一个个吓得脸色发白，浑身颤抖不止。

大大小小、无以计数的蛇，在烛光的照耀下闪闪发亮。饿急了的小眼睛放着凶光，伸吐着红黑色的舌头，寻找猎物一样在地板上爬了起来。从那只桶里还在接二连三地朝外涌，不一会儿，水泥地就被一片粘糊糊、滑腻腻，翻滚不停的波浪覆没了。

三个少年并不是看见蛇就喊救命的软蛋。可是，一下子面对着这么多的蛇，叫他们能不吓得浑身颤抖吗？

三人靠在一起朝着蛇还没爬到的地方让着，结果被逼到了一角上。那些蛇要把三个少年当成食饵吃了一样，扬起了扁平的镰刀脖子，跟在他们后面紧追不舍。

在蛇群穷凶极恶地猛攻下，三个少年在无路可逃的地下室里抱成一团，发出绝望的哀叫。

啊，这个蛭田博士是一个多么残忍的恶魔啊！把相川泰二搞成那样还不满足，再把三个少年关进这样一个蛇屋里。

对待相川，蛭田博士的目的是很明显的。他对这三个少年又有什么深仇大恨，要用这么恶劣的手段对待他们呢？

这个可恶的蛭田博士实在是令人费解。他到底又是何等人物呢？

两个侦探

相川泰二被拐走，还搭上他爸爸公司的重要文件。连泰二的同学大野、斋藤、上村等三位少年也下落不明。此时此刻，泰二的爸爸、妈妈的心情真是无法形容。学校方面也非常重视，师生们团结一致配合警方进行大规模搜捕犯人的行动。报纸上也刊登了四个失踪少年的照片，进行了大量篇幅的报道。这件事已经是当今最为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

在所有与事件有关的人当中，受到打击最大的要数相川泰二的爸爸了。泰二爸爸是东洋制作会社的总工程师，公司的秘密文件和宝贝儿子泰二一起丢失了。他不仅对公司

感到非常抱歉，又为儿子的失踪焦急不安。

虽然警方是在全力以赴地搜查罪犯，东洋制作会社认为他们不能坐等着警察们破案。这可是丢失了国家重要机密，他们公司有责任竭尽全力找回机密文件。

公司的紧急干部会议决定接受相川总工程师的建议，委托民间著名侦探明智小五郎，协助警方一起破获此案。会后，相川总工程师亲自拜访了明智侦探事务所，与侦探协商。

明智侦探非常爽快地受理了此案。因为案情相当复杂，还找不到一点可靠的线索，名侦探一下子也无能为力。

一晃就过去了二三天，无论是警方还是明智侦探都没有传来好消息。东洋制作会社的全体员工、特别是相川总工程师，只能在焦急和不安中度过漫长的每一天。

就在机密文件被盗后的第五天下午，一个神奇的人物来到东洋制作会社的传达室，要求见相川总工程师。他说想跟相川总工程师谈谈有关这次机密文件被盗的案件。相川总工程师接过门卫带进来的名片一看，上面印着“私人侦探殿村弘三”几个字。虽然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私人侦探名字，可他还是决定先见了面再说。他马上吩咐门卫，将那人带到会客室。

总工程师先来到会客室等待着客人到来。不一会，门卫将那人领了进来。来人过于特别的外貌把总工程师吓了一大跳。

私人侦探殿村，有五十多岁，背上鼓着一个大包，是一个驼背男人。见了人，他便抬起那个长脖子上撑着的大脑袋，像蛇伴着脑袋似的。

这人不但身材奇特，那张脸也长得实在吓人。头发不知道有几年没剪了，又长又乱。脸上的两条粗眉，就像两条毛毛虫贴在了额头上。眉毛下瞪着一双发光的眼睛。上嘴唇朝上翻着露出一副爬牙，再加上一脸不整洁的络腮胡子。

身上穿的旧西装，不知道几十年前流行过的。手里拄着一根怪里怪气的拐杖，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那样子真叫人怀疑他是否能胜任侦探这项工作。

“我就是相川，你，是殿村先生吗？”

总工程师惊愕地看着对方的脸，再看看名片问道。

“对。我就是私人侦探殿村弘三。我们还是来个开门见山吧。相川先生。您不为您儿子的生命担忧吗？您不想尽快找回公司的机密文件吗？”

殿村没礼貌地往身边的椅子上一坐，两手撑着拐杖，下巴搁在拐杖的头上，两眼盯着总工程师。

“那当然啊……”

相川边揣摩着对方的心思，边含含糊糊地回答着。

殿村龇着那副可怕的爬牙，唾沫横飞、接连不断地指手画脚起来。

“如果那样的话，那你们的做法就错了。听说你们这个案子交给明智小五郎了。你们怎么可以相信那种刚出道的愣头青呢。凭他那几手怎么解得开这个案子的谜底呢？哦呵呵……像这样的案子明智是破不了的。

“您可要好好地想想，从那份文件被盗到今天为止已经有几天了？都五天了，不是白白地在浪费时间吗？那些警察也真不中用。那个被称为名侦探的明智也不过如此。

“请问，相川先生，你们为什么不把这个案子交给本人来破？要是本人，保证用不了明智的一半时间，就可以将机密文件夺回，将孩子们救出来。如果是我的话，一定早就把犯人的马脚给抓住了。”

把名侦探明智小五郎骂成了愣头青，这个男人到底是什么东西，脑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相川总工程师实在是想不通。

“请等一下。您的意思是说，您已经掌握了犯人的行踪？”

“对，已经掌握了。我掌握着明智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的线索。怎么样，相川先生，把那个明智给撤了，交给我来办吧。用不着十天就将文件和孩子们都交到您手里。”

殿村看起来充满自信，不太像说谎。

虽然，那张脸看上去有点傻乎乎的，可是那双发光的眼睛，仿佛一眼就能把人的内心深处看穿。看起来好像还有两下子。

相川感到也不能轻视这个人的实力。

“殿村先生，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我们当然很高兴得到您的帮助。可是，作为我们公司来说，因为已经先和明智侦探说好了，将此案交给他全权负责了，不跟他打一声招呼就随便委托你是不可能的。这样吧，我们先商量一下，过一会再给您答复，怎么样？”

那怪侦探迫不及待地扯起嗓子嚷了起来：

“哎呀，那是当然的。可是，能不能先将明智小五郎叫到这儿来呢？侦破案子这件事，要是耽误了一分一秒，后果可是不堪设想的。还说什么‘过一会、过一会’，现在可不能再这样慢吞吞、侵吞吞了。请快点把明智侦探叫到这儿来。打电话，叫他快点到这儿来。我就在这儿等着。

“只要明智到了这儿，就会明白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了。他不是被称为名侦探的吗？看见我自然就可以探出我有多少实力了。”

你看，他真是个狂妄自大的家伙。

听了这番话，相川想想还是先把这件事跟公司的董事们商量一下吧。董事们认为既然他说得这么肯定，一定是已经掌握了有什么线索。不妨，按照他的意思先把明智侦探叫来看看。于是，相川马上就派人往明智侦探所打了电话，转达了殿村的意思。

明智侦探在事务所里亲自接了电话，他详细地询问了那个殿村侦探的情况，答应马上赶到。

相川总工程师和殿村侦探相对无言地在会议室里等了三十分钟左右以后，明智侦探笑眯眯地出现了。相川赶紧为两位侦探作了相互介绍，两人简单地打了招呼以后，殿村马上转入正题。

“明智君，对这个案子你是不是没有把握啊？听说，到现在你还没有找到任何线索，是不是啊？”

对这不礼貌的提问，明智并没有显出恼火的样子，反而觉得可笑。

“哈哈哈……正如你说的，我是还没有抓住任何线索呢。不过，像这么复杂的案子，至今为止也碰到过几十次了，还一次也没有失败过呢。”

“哦呵呵，你可真是骄傲自大啊。不过，对这个案子，你连一点线索也没找到，也太可怜了吧。你看看我，已经掌握了犯人的线索。接下来，只要找到那家伙的下落就可以了。确凿的证据已经有两三个捏在了手里。怎么样，明智君你还不打算脱去战袍吗？刚才我已经跟相川先生说好了，我打算连今天只用十天的时间，就将机密文件和孩子们找出来交到他手里。明智君，只要十天胆！”

殿村得意洋洋，瞅着满嘴发黄的爬牙，唾沫横飞地喋喋不休。

明智还是满脸微笑，他沉默不语地打量着殿村，十分平静地说道：“十天？是不是有些太长了吧？我是打算只用你的一半，五天，就把犯人找出来的。”

听了这番话，殿村吃了一惊，盯着明智侦探的脸。那张丑陋的脸显得愈加难看起来。

“什么？你刚才不是还说一点线索都没找到吗？那怎么能说只用五天呢？就是吹牛也要有点根据啊。”

“我可不是在吹牛。光是找出线索、抓住犯人、夺回文件和孩子们这些事，用五天还太多呢。至今为止，凡是本人约定的破案期限，还一次也没有违约过呢。”

“哼！没有任何目标，只等着期限过去吗？真是个会胡闹的侦探。行！那我只用四天来做给你看看。四天。”

殿村涨红了那张丑陋的脸，丧心病狂地吼叫着。

“行，那我也讲好四天。”

明智不慌不忙地加了一句，好像犯人已经抓在了他手里。

“他妈的。要是这样约定的话，那我也会。我可不是像你那样在胡说八道。”

殿村堵在明智侦探的面前，龇牙咧嘴地摆出一副样子，仿佛要把他给吃了似的伸出了三个指头。

“三天。我只用三天就收拾给你看。今天是九号吧，到十一号的夜里为止，一定破了这个案子。”

“好啊。那我也约定到十一号夜里。”

明智爽快地丢下这句话，起身便要走。

各位读者，是不是有点担心啊？就连这个十分有把握的殿村，起初也说要用十天的时间。这位还没有找到一点头绪的明智，就这样随便地作出约定，是不是太草率了？

相川总工程师沉默地听着两位侦探的争论，怕不好收场了，他灵机一动地插了一句话。

“两位，光这样争着比期限也解决不了问题。看看这样行不行。因为作为我们来说，不管是哪一位，只要是能尽快取回文件，找回孩子们就行。就请你们两位分头行动，尽快地抓住犯人，怎么样？我们也没打算让你们两位在这儿竞争嘛，既然殿村先生愿意伸出手来帮助我们，也不好就这样拒绝，对吧，明智先生您看怎么样严

明智平静地接受了相川总工程师的建议。

“殿村先生，您看呢？”

“虽然明智君不是我的对手。可是如果他上的话，我也不妨答应他的挑战。不过，明智君，我看你还是趁早认输吧。你是赢不了的。”

到这时，殿村还这么尖酸刻薄。

要饭的少年

明智侦探和殿村侦探相继走出了东洋制作会社的大门。

殿村不打一声招呼，还朝明智白了一眼，那双冷漠的小眼睛充满敌意。他拄着那支

弯里弯曲的拐杖，弯着腰晃晃悠悠地走了。

这时，一个要饭的小孩，从制作会社的石门里冒了出来。小孩看上去有十四五岁，一头乱七八糟的长头发，脸上脏得就像涂上了黑炭。穿得破破烂烂，一看就是个要饭的。

要饭的少年从门里出来，朝站在那儿看着殿村背影的明智望了一眼，明智也朝他看了看，两人的眼神正好碰在一起。不知为什么，他们都意味深长地笑了起来。

嗯，难道明智侦探会和这脏兮兮的要饭的是熟人吗？如果不是熟人又怎么可能露出那样亲热的笑脸呢？

要饭的少年一句话也没说，跟在殿村的后面走了。他悄悄地跟在离那拄着拐杖摇摇晃晃的驼背侦探身后几步远的地方，像他的跟班似的。从远处看去，两个人的身影简直就像是一对滑稽的父子。

明智侦探一回到事务所，就钻进楼下的房间悠闲地看起书来，好像并没有打算外出侦查案情的样子。吃完晚饭后，他还是钻进了那个房间。这回，只见他在桌子上铺开了纸，解起复杂的高等数学难题来。这是明智的一种业余爱好。在闲得无聊的时候，解那些常人看了头都会疼的数学难题，已经成了他的一种习惯。世上还会有这样奇妙的嗜好。

在这样的时候，他还这样悠闲自得怎么行呢？不是约定三天内一定找出犯人的吗？他的对手此刻一定是全心全意地扑在侦查上呢。可这个明智，竟然用这么宝贵的时间去解那些与本案无关的数学难题，简直是在浪费时间。他到底在打什么算盘啊？

窗外的院子已是一片漆黑了。这时，茂密的树丛里，隐隐约约地有一个人影闪了一下。接着只见一张脸贴在玻璃窗上，朝房间里望了望。过了不大一会，那人打开了窗户跳了进来。这是一个穿着肮脏的少年。

啊，不就是白天跟在殿村后面走了的那个要饭的少年吗？他钻进明智侦探的房间又打算干什么呢？会不会是受殿村之命，来加害于明智侦探的呢？

即使是全神贯注地投入于数学运算之中，明智侦探也不可能不注意到有人从窗户口跳进来的。其实，就在那要饭少年打开窗户跳进来时，他已经从桌子上抬起了头，朝窗口望去。

明智侦探不会被那个要饭少年吓一跳吗？那要饭的少年被明智侦探发现后会受惊而逃吗？不，看来一点也不是这么回事。侦探和那少年都毫无受惊的样子，还相互微笑起来。

那要饭的少年大楼大样地跑到明智侦探的桌子旁边，凑在侦探的耳边说起悄悄话了。

讲了好长时间，那少年才抬起头来莞尔一笑。

明智侦探一边听着一边还不住地点着头。听完以后，他沉默不语地举起了右手，做了一个奇怪的手势。要饭少年看了那手势以后，便一声不响地从桌旁退去，回到窗口，纵身一跃消失在窗外的黑暗中。

明智侦探什么也没做，躲在房间里度过了事先约好的三天中的第一天。第二天他也同样是足不出户，全身心地投入到那堆数学难题中去。

他的行为好像是在告诉人们，闲得真无聊啊。

到了晚上，几乎跟昨晚分秒不差，刚好到了八点钟，跟昨晚一模一样的事情又发生了。那个要饭少年又从窗口爬了进来，凑在侦探的耳边轻声细语地说了一番以后，还是从那窗口跳了出去。

各位读者，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难道明智侦探已退出了与那个殿村侦探的竞争，放弃了调查吗？看起来这种可能性又没有。那么明智侦探一步也不出去又是为什么呢？也许明智侦探是想用什么出奇制胜的手段令对手大吃一惊吧。可是，这到底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手段呢？

那个奇怪的要饭少年又到底是什么人呢？一个肮脏不堪的要饭的，竟然老是凑在明智侦探的耳边说悄悄话，简直怪得离奇。

怪屋之怪

三天很快就过去了。相川总工程师在公司办公室里伸长着脖子等着两位侦探带来的好消息，不管哪位先来都行。等啊等，一直等到傍晚，天都快黑了，也见不到两个侦探的影子。

当时主动地约定了三天破案，现在却不见人影。相川总工程师正打算放弃等待回家，门卫拿着一张名片急急忙忙地跑了进来。是殿村弘三到了。

相川让门卫赶紧将殿村领到了会客室。一见相川，殿村马上就显出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

“按照约定，我已在期限内找到了盗贼的大本营了。明智小五郎还没来吧。看来这一次我赢定了。

“走吧，你也跟我一起去吧。路过警视厅时，叫上负责这个案子的警部。然后，直捣盗贼的大本营。”

“噢，是吗？真是谢谢，谢谢了。要是能成功地取回文件，找回孩子们，可真是没有比这再令人高兴的喜事了。那么，那盗贼的大本营到底是在哪儿呢？”

听到了这好消息，相川高兴得笑容满面。

“啊呀，马上就会知道的。不是隔墙有耳吗？可不能随便讲出来啊。不管怎样，只要跟我来就是了。”

殿村神秘兮兮地说着。

既然如此，相川也不便多问。跟上级汇报了一下情况以后，与殿村一起坐上车子如警视厅赶去。

到了警视厅，找到负责这个案子的中村警部兼搜查组长。他听了殿村的说明以后，立刻决定先去看看真假。于是，中村警部带着几位警察分乘着两台警车，由殿村带路直奔他说的那个盗贼大本营。

根据殿村的指点，车子停在麻布六本木附近的一处行人稀少的高级住宅街上。下了车，大家跟在殿村的后面，走了大约有500米左右，在一座被红砖墙围着的公馆前面停了下来。这是那个怪人蛭田博士的宅邸，各位读者已经早有所知。

“各位请看，这就是犯人的秘密据点。请各位注意安静，不要让对方有所察觉。为了防止犯人逃跑，先兵分几路把出入口守住。”

根据殿村的建议，中村组长命令警察们分头把公馆的前门和后门守住。

“就我们三人先进去吧，我给你们做向导。一开始我们还是稳重行事为好。不过，要是有必要的话，就是踢破门也要冲进去。”

殿村和中村组长、相川总工程师三人悄悄地走进了院子的铁栅栏门。

来到那二层楼洋房的玄关处一看，这里的门是开着的。里面看不见一点灯光，而且空空如也，好像没有人住。

“哎，怪啊。不可能会这样的啊。”

殿村侦探弯着背，歪着脑袋。

“罪犯一定是有所察觉，事先出逃了吧。”

中村警部轻声地猜测。

“不，这不可能。我决没有做过什么会让对方有所察觉的愚蠢的行动。不管怎样还是先进去看看吧。”

殿村说完，便大胆地冲进了那幢洋房。在墙上找到了开关，啪嗒声打开了走廊里的

电灯。

“朝这儿。这走廊的深处应该是罪犯的书斋。先到那里去看看吧。”

殿村好像对这幢房子了如指掌，在前面带着两位来到了那个蛭田博士的书斋。走进书斋一看，里面空空荡荡的，连个人影也没有。

“真怪。看来那家伙真的是听到了风声逃跑了。不过，这里有个地下室，再到那儿去找找吧。”

殿村拿起放在那个大书桌上的烛台，点燃上面的蜡烛，走到书桌后面的那只书柜前，从柜子的中段抽下了二三本洋书。然后将手伸到那个空隙中动了一下什么开关，那书柜的一部分像一扇门一样无声地开了，露出了那个秘密房间。

各位读者已经早就知道这个书柜的机关。第一次看到这个机关的相川和中村，都被眼前事情惊得目瞪口呆。他们佩服殿村事先做了如此详细的调查工作，连秘密房间也了如指掌。

“这下面还有一个通往地下室的楼梯。”

中村警部和相川总工程师跟在他的后面，从那个放衣服的密室，来到一条狭窄的楼梯上。

殿村那古怪的身影，与这个阴森的场面显得十分吻合。此刻，他看上去就像是一只不知来自何处的妖怪。

为了预防万一，中村警部将相川拉到自己的身后，掏出手枪，警觉地跟在殿村的背后，来到了地下室的人口。

在这个地下室里泰二受到了那个老妖婆的折磨；大野等三位少年遭到了凶残的蛇攻，可是现在这里没有一个人影，剩下的只有地下室特有的气味直冲鼻子。

殿村举着蜡烛将这个地下室仔细地搜查了一遍，没发现一点可疑的东西。

“奇怪。这里也是空的。”

殿村十分不解地自言自语着。

想不通的恐怕不只是殿村，各位读者也一定感到不可思议吧。泰二和大野他们到底被藏到什么地方去了呢？还有那一大堆青蛇又去向何在呢？就连那只放青蛇的大桶也不见了踪影。

接着，中村警部让在外待命的警察们将这幢建筑物从二楼到地下室仔仔细细地搜了一遍。结果仍然没有发现一个人影。

他和殿村、相川二人又回到了书斋。他们三人站在那张大书桌前，谁也不说一句话。过了一会，中村用充满怀疑的眼光看着这位今晚才认识的奇怪的驼背侦探，像是责怪他似的说了一句。

“殿村先生，看来我们好像在罪犯逃走以后，才进来的嘛。”

“哎呀，这是不可能的嘛。罪犯肯定在这个屋子里。不，不光是罪犯，还有文件和孩子们也一定在这里。”

殿村瞪着发狂似的眼睛，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主张。

“可是，一个人也没有啊。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警察还没有把这幢房子找遍啊？”中村又一次责问他。

“清等一下。我有一种感觉，那四个孩子就在我们眼前。为什么我们就是找不出来呢？”

殿村嘎登嘎登他拄着那支拐棍，忙忙碌碌地在房间里走过来走过去。

两条像毛毛虫一样的粗眉毛下，一对小眼睛闪着锐利的光芒。他嘴里还不停地唠叨着什么，直往外吐着唾沫星子，他又好像在认真地考虑着什么问题。

过了不久，殿村站住不动了。他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对啊！一定没错。我真是个笨蛋。怎么连这也想不到。”

他来到一尊石膏像面前，就是各位读者已经熟知的索佛古雷丝像前。突然，高高地举起了拐杖；对着石膏像的肩膀拼命地敲了下去。

敲得希腊大诗人索佛古雷丝的像摇摇晃晃地断下了右手臂。碎片像雪花一样，飘落在驼背侦探的手臂和背脊上。

殿村侦探发疯了吗？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石膏像的秘密

在场的相川总工程师和中村组长都吓了一跳，赶紧上去想劝住他。

“殿村先生，你这是干什么啊？就是找不到罪犯，也不要拿这些石膏像出气啊。不要要孩子气好吗？”

相川总工程师压着殿村那高举的右手，劝着他。

殿村急得脸都气歪了，一把甩开相川总工程师拉他的那只手，大吼了一声。

“没罪？哼，还说什么没罪。就是这石膏像最值得怀疑呢。你们还不知道吧？来，

好好看看。这石膏像不是没脚吗？真正的索佛古雷丝的雕像，脚是露在衣服外面的。可是这个石膏像的脚却看不见，都被身上穿的服装盖得严严实实。

“另外三尊雕像也是一样，没有一尊是露出脚的。难道你们二位还没有注意到吗？

“古代希腊的雕像，大多数是全裸的。即使穿衣服的，一般也都露出手和脚，这是当时的一种风俗习惯。可是，这四尊仿制的石膏像的脚，都被一直垂到地面的衣服盖住了。成了一只只倒扣在地上的挂钟。

“为什么会这样呢？你们二位还没明白过来吗？我也是刚才突然想到的。为什么这幢房子的主人要做几尊没有脚的石膏像放在这里呢？不是为了在里面藏什么东西吗？预先把石膏相做得稳稳当当，即使藏些大东西，也倒不下来。哈哈哈……还不明白吗？那就在旁边看着吧。我马上就来揭穿石膏像的秘密。等一下，等一下。这样的拐杖可不行。那个暗室里应该放着锤子的。”

殿村胡乱地闯进那间挂满乱七八糟衣服的秘密小房间。一会儿，提着一把大锤子出来了。

“来吧。好好看着。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里面一定会冒出一个出乎大家预料的东西来。”

还没说完，殿村就高高地举起锤子不停地如石膏像砸下去。

一锤，二锤，三锤……那石膏像上半身很快就哗啦啦地被砸得粉碎，露出一样雪白的东西。是一个嘴里被塞上了白布的少年的脑袋。

“啊？”相川总工程师发出了惊呼。殿村不管这些，继续挥着锤子，直到把那座石膏像敲得粉碎才罢休。

在那堆石膏的碎片中，一个嘴里被塞上白布，全身被绳子紧紧地绑住的少年，摇摇晃晃地跌倒在地板上。

“秦二！你不是泰二吗？”

相川总工程师大声喊着，将那少年扶起。毫无疑问这就是总工程师的宝贝儿子素二。他身上还穿着离家出走时穿的睡衣。

中村警部也赶紧上前，一把拿掉塞在泰二嘴里的白布，再帮着解开绑在身上的绳子。泰二身上倒是没有什么伤，只是因为过度的恐怖和疲劳昏了过去。过了没多久，泰二便醒了过来。他一看见相川总工程师，大喊一声“爸爸”，便扑向了思念已久的爸爸。

“哈哈哈……怎么样？相川先生，盗贼的戏法总算看明白了吧。他可真绝啊，想出

这个用石膏像藏人的鬼主意。……猪等一下，还剩下三座呢。一定要把那几个也砸开来看看。”

驼背侦探得意洋洋地又提着锤子，摇摇晃晃地迈着他那独特的步子，朝着另外一个角上的石膏像前，挥动锤子疯狂地砸下去。

随着落下的锤声，石膏碎屑就像雪片一样在房间里四处飞溅。从那些碎屑中又跌出一个穿着黑色制服的少年，跟泰二一样，嘴里也被塞上了白布，身上被捆绑得结结实实的。大家一看，是大野敏夫。

殿村几乎是得意忘形了，那神态仿佛在说‘看我多么能干”。他瞅着黄牙哈哈大笑，像个小孩似的，又对准另外两座石膏像砸了下去。

果然不出殿村的所料，又从另外两个石膏像里，找到了斋藤和上村两个少年。就这样，这个驼背侦探轻而易举地找到了四个失踪的少年。

少年们都没受什么伤，取下塞在嘴里的布以后，便很快恢复了元气。四个久别重逢的好朋友高兴地手拉手，庆贺大家能平安获救。他们还礼貌地向在场的三位大人连声道谢。

就在刚才，中村组长和相川总工程师对这个驼背侦探还有点半信半疑呢。可是看着眼前这几个活蹦乱跳的孩子，他们不得不佩服殿村的本事。虽然他长得奇丑无比，可真是人不可貌相啊。

明智在此

就在大家为找到孩子们而高兴的时候，书斋的门外响起了一阵嘈杂声。好像有人在大声地争吵。

为了了解情况，中村组长出门一看。只见走廊里有几个身穿西装的男人在与守在通道上的警察争吵。

“怎么了？那些人，到底是干什么的？”

中村组长问那里的警察。

其中一个警察为难地答道:

“是新闻记者。不管怎么劝也不听。说是和殿村侦探说好的，一定要放他们进去。”

殿村听到了这话，一摇一摆地来到了门口。

“喔，是新闻记者先生啊？欢迎，欢迎。不要客气，请进来吧。中村先生，这几位

记者朋友是我打电话叫来的。我对他们说，过两个小时左右就可以揭开这个案子的真相。”

“你这不是叫我们为难吗？我们还没有抓住犯人呢。”

中村组长皱着眉头，责怪了殿村一句。

“犯人？哈哈哈……用不了多久，我就将这犯人抓出来给你看。中村先生，用不着那么紧张嘛。这儿就交给我好了。就看在救出四个孩子这点功劳上，容忍一下吧。”

殿村刚立了一大功，而且像他这么高明的侦探，叫几个记者也不算什么。中村组长虽然有点不情愿，也只好朝后退了一步，默许了这件事。

“来吧，各位，请到这边来。看看这被敲碎的石膏像和四个少年。这就是被拐骗的相川、大野、斋藤、上村四位少年。什么？照片？是不是说想给这四位少年拍照啊？行！拍吧。不过在这之前，还有一样东西让各位看呢。

“这不是别的，就是制作会社的机密文件。我已经知道它被藏在了哪儿。现在就在各位的眼皮底下把那份机密文件找出来吧。

“不过，说找也用不着费什么事，看，它就在这儿。在这个废纸篓里。”

殿村像是在开着玩笑似地，边说边从那只大书桌下面的一只废纸篓里，取出一叠被揉得皱巴巴的纸片。

“相川生，你来确认一下，这是不是从你的金库里被偷出来的机密文件？”

相川总工程师赶紧走到殿村旁边，一把将他手里的文件夺了过来。因为这份机密文件不能在这么多人的面前随便打开，他来到房间的一角，哗啦哗啦地翻看了一遍，便赶快将被弄皱的纸抹平再一折为二，慎重地放进了西装内侧的口袋里。

“各位，看见相川先生那小心谨慎的样子了吗？这样看来，他刚才收起来的一定就是那份失窃的文件了。你说，相川先生，对不对啊？”

殿村想叫相川总工程师帮他证实一下。

“没错，就是那份被盗的机密文件，一张也不缺。可是那个盗贼为什么要将煞费苦心输出的文件，随便地朝废纸篓里一扔呢？”

相川总工程师不解地看着殿村侦探的脸，想从他那儿听到答案。

“哈哈哈……像你那样什么事都想当然的话，就不会想通的。对方这是跟我们变戏法。通常变戏法的，不都是使出一些出乎意料的手法来躲过观众的眼睛的吗？

“懂了吧。那家伙先将四个孩子藏到那四尊石膏像里。这也是一种戏法。同样，谁

也不会想到那样重要的文件，会如同废纸一样被这样随便地扔进废纸篓里。

“一般找的人都会想当然地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些上了锁的抽屉里，或是秘密的橱柜等一些难找的地方。像废纸篓这种地方根本就不会被注意的。不过，聪明的小偷就会将最重要的东西放在最不引人注目的地方。像这废纸篓，虽然一直在人们的眼前，却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这就叫变戏法，大家明白了吗？”

驼背侦探借机又抬高了自己。看他那么轻而易举地找出了文件，连当警察的中村也不得不佩服他的才能。那些新闻记者就更不用说了，他们现在都瞪圆了眼睛想从眼前这位英雄的身上，捞取头条消息呢。

殿村现在是春风得意，他拼命地挺直自己的驼背，骄傲地昂着脑袋。右手拄着那支拐棍，左手的大拇指插在背心的衣襟处，剩下的四个指头在自己的胸前啪嗒啪嗒地打着拍子，对着那些记者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说。

“各位新闻界的朋友们，想必各位一定都已经看见，四个少年和机密文件是被隐藏在多么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的，本人又是如何干净利落地将他们找出来的。就凭这些就可以在明天早报上登个三段、五段的了。

“不过除了这些，本人还要向各位报告一件重要的事情。这个案子本来是那个被称为名侦探的明智小五郎接手的。是不是啊？就是那个一直被各位捧为日本第一的名侦探明智小五郎。

“我跟明智作了约定，看谁先破了此案。现在结果已经摆在了大家的面前，一个毫无名气的私人侦探殿村弘三漂亮地打败了明智小五郎。

“各位，请务必将这一点也明确地报道出来，让社会上的人都知道。从此时此刻开始，明智已不是日本第一的名侦探了，出现了一位名叫殿村的新侦探将他取而代之了。那明智侦探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值得骄傲的了。

“哼！那位先生，现在到底在哪儿东游西荡着呢？明天看见这个案子已被破获的消息，那家伙恐怕会大吃一惊。哈哈哈……我这回总算干净利落地打败了那个家伙。

“各位，请一定为兄弟好好地吹捧吹捧啊。怎么样？那个名侦探明智小五郎在紧要关头摔了一个大跟头。啊哈哈哈……哦，现在还真想见一见那位明智啊。与他约好的三天期限就要到了。他连那盗贼的藏身之处都没有找出来。啊哈哈哈……明智先生，你现在到底在哪儿闲逛呢？”

当殿村得意地龇着大爬牙，唾沫横飞地讲到这里，房间里突然响起了一阵奇怪的笑

声。

“啊哈哈哈……”

这笑声比殿村还要响亮，中气十足。那人像遇到了什么可笑的事，不停地笑着。

驼背侦探吃了一惊，急忙停下演说，朝着发出声音的方向望去。

“谁啊？是谁在那边大笑？没看见我正在说正经活吗？有什么可笑的。快停下！叫你停下，还不停下吗？”

从新闻记者堆里走出了一个男人。从穿着打扮来看，好像也是个记者。那男人大笑着走到殿村的面前。

“殿村君，明智就在这儿啊。你刚才不是说，马上就想见见明智吗？既然你这么想见我，那就出来让你好好看看啦。”

殿村听了那人的话，吓的脸色都变了，接连倒退了二三步。他仔细地打量着这个记者打扮的男人。眼前的这位记者，果然就是明智侦探。

“哈哈哈……你好像受了很大的惊吓嘛。我一直就在各位记者的后面，聆听了你的演说呢。讲的还不错嘛。托你的福，把肚子上的皮都笑得抽起来了。”

明智侦探将殿村侦探给结结实实地嘲讽了一番，接着又忍不住地大笑起来。

你就是犯人

明智侦探的突然出现使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吃了一惊，其中当然要数驼背侦探殿村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明智会在这个房间里出现。可是，老练的殿村迅速地掩饰起惊恐的神色，突然也放声大笑起来。

“哈哈哈……这不是明智侦探吗？你慢吞吞地，到底干了些什么啊？搜查已经结束了。被拐走的四个孩子，你看，都已经找回来了。那机密文件也已经在相川先生的口袋里放好了。真可惜这些都与你无关，全是我，是我找出来的。

“明智君，请问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啊？是来出丑的吗？还是见我技术高明，想拜我为师啊？”

我们的明智侦探一点没有被他的这番话所激怒，他笑容可掬地反唇相讥。

“不就是为了来拜见你的本事的嘛。你的推理可真是了不起啊。不过你还没有高明到让人想拜你为师的地步，因为你知道的这些事我也都知道，只是故意躲在一旁，看看你是怎样装模作样地表演的。你可真会表演啊。”

“哼哼，你是不想认输吧？你就是把牛吹得再大，也没人会相信。还说什么凡是我知道的你都知道。哼哼哼，现成话倒是蛮会说的。”

“我还知道更多的事情呢。要是不相信的话，先拿出一个证据来给你看看好吗？”

“看来，这位先生还真是个死不认输呢。真有意思。那就请把证据拿出来看看吧。”

“你想看吗？”

“当然想看喽。”

“那我先问问你。你不是讲好将这个案子的犯人抓出来的吗？那犯人呢？虽然你将四个少年和机密文件都找了回来，可是那个关键的犯人呢？不是让他给溜了吧？你张大着嘴说已经践约了，不觉得可笑吗？”

“哼哼。果然不出我的所料，你就会想着这一点。明智君，对你来说这当然是个难题喽。你不要说抓犯人了，就连犯人的藏身之地还不知道在哪儿呢？还有，你有什么资格来指责我这个立了大功的人？你一定是已经掌握了犯人的线索了喽？还是想说已经将犯人擒获在手了。啊呵呵呵……

“我当然知道犯人的所在啦。不，不但是知道，而且可以说是已经擒获在手了。”

“哎咿，你说什么？已经将犯人抓在了手里？哈哈哈……

这可真有意思。那就把这犯人带出来给大家看看吧。是不是还想说什么，现在还不能带来呢？”

“想看看吗？”

“哼，要是你带得出来的话，当然想看看的喽。”

“犯人就在这儿。在这个房间里。”

听了明智这句出乎意料的话后，在场的人都吃了一惊，忍不住互相看了一眼。这个房间里，除了柳；D总工程师、中村搜查组长、几位刑警、新闻记者和四个少年以外，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啊？

难道是说犯人藏在新闻记者的中间吗？可是，犯人没有任何理由要到警察和侦探的堆里来自投罗网啊。

“喂，明智君，你是脑子出了问题，还是在做梦啊？说犯人就在这个房间里，那他到底藏在哪儿呢？”

不知为何，殿村的脸色稍微有点发青。他舔着嘴唇，激动地追问了一句。

明智侦探还是笑容可掬。突然，他举起右手，用食指指着殿村侦探的鼻尖。

“就是你。你就是犯人。是叫你殿村君，还是叫你蛭田博士呢？……”殿村像被子弹打中了一样，踉踉跄跄地几乎倒下。那张脸也在一瞬间，由于极度的愤怒由青变紫。他就像一头被追急了的野兽一样，瞅着满嘴丑陋的大黄牙，对着明智侦探扑去。

“混、混蛋。你在胡说八道。我殿村弘三，是堂堂正正的私人侦探。明智，你不要疯狗乱咬人啊。中村先生，这家伙因为输给了我，便狗急跳墙反咬一口。请把他拖出去，拖到房间外面去。”

“殿村君，不，蛭田博士，不要在表演下去了。我已经掌握了所有的证据了。如果你不是犯人的话，那为什么脸色变成那样啊？你吓得都快要倒下去的样子，已被在场的诸位尽收眼底了。该脱去你的伪装了。到了这一步，你还要垂死挣扎，不是跟你的性格不相符吗？”

明智侦探用平静的声音，试图耐心地说服着他。

可是，殿村还是没有打算退缩。

“这是胡说，是狂想。你到底有什么证据可以这么胡说八道呢？”

“想看证据吗？”

“你有吗？说什么这犯人就是本人，这样的胡说八道的事情还会有什么证据，不可能。”

殿村还想作最后的垂死挣扎。

“证据吗？证据就在这儿！”

明智侦探一下子跳了起来，朝殿村扑过去。在殿村还没缓过劲来的时候，明智侦探已将他按倒在地。殿村拚死地挣扎着，想将对手推开。两人扭作一团，倒在了地板上。

在场的人都屏住气，看着这场殊死的搏斗。这两个人打得那样投入，又是那么激烈，谁也插不上手。

不过，这场搏斗不到一分钟就结束了。在激烈的格斗中，殿村的假面被完全剥了下来。明智侦探获得了胜利。

明智侦探先爬了起来，一把抓住脸还伏在地上的殿村的手臂，使劲地把他给拖起来。

啊，这是怎么啦？在场的人们都吃了一惊。殿村的脸完全变成了另一个样子。

只有头发还是乱糟糟的，可是两条毛毛虫似的粗眉毛变成了端端正正的细眉。那令人讨厌的满口爬牙，不知什么时候也不见了踪影。猩红的嘴唇间露出了一副整整齐齐的白牙。满脸的络腮胡子也没有了任何痕迹，脸上露出了光滑的皮肤。

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驼在背上的那块大瘤也在刚才的纠缠中消失了，显出了挺拔的身材。

在与明智的搏斗中，他身上的外套和马夹都被扯了下来。剩下的那件白衬衣也被撕得破破烂烂，藏在里面的伪装驼背用的大包也就掉了下来。

他勉勉强强地从地上爬了起来，站在大家的面前。这是一个三十岁出头，非常深洒的美男子，与那个丑陋的殿村侦探简直判若两人。

“各位请看，这就是殿村侦探的真面目。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自己没能识破这身伪装呢？并不是说大家的眼光不够锐利，因为这家伙是个改头换面的高手。”

听了明智的这番说明，人们还是有点半信半疑。那个像魔鬼一样的丑东西一下子变成个英俊小伙子，简直就像是在做梦一样。大家还暂时不能接受眼前的这个事实。

天花板上的一张脸

那个驼背殿村被剥去了伪装之后，突然哈哈大笑起来。“哈哈哈……明智君，你说我是蛭田博士吗？这可真可笑。是不是有点糊涂了？你是说那个名叫蛭田博士的犯人吗？就是我这么个小青年吗？哈哈哈…这家伙，可真好笑。哈哈哈……

“各位，请仔细地看看我这张股。这不是一个青年的脸吗？怎么可能是蛭田博士呢？啊？我跟那个叫蛭田博士的老人，会是一个人吗？

“没有人认识蛭田博士吗？这可就叫人为难了。有好办法了。那儿四位少年不是倍受了蛭田博士的折磨吗？你们当然见过他的脸喽。

来，相川君、大野君、斋藤君和上村君到这儿来，好好看看我的脸。你们说叔叔跟那个蛭田博士是同一个人吗？喂，你们说怎么样？”

被他这么一说，少年们互相看了一眼，又轻声地商量了一会。他们派相川做代表说出大家意见。

“这个人不是蛭田博士。蛭田博士要比他年纪大得多，声音也完全不一样。”

殿村听了这话，好像又有点恢复了元气。

“怎么样？我有这么可爱的证人作证。如果我是犯人蛭田博士的话，怎么可能把大家引到这个家里来呢？怎么可能将好不容易藏起来的孩子们和机密文件交给警察呢？蛭田博士本人将蛭田博士的秘密结揭露出来，这不是天方夜谭吗？是不是这样啊？哈哈哈……”

各位读者，看到这儿是不是也有点担心起来？万一明智侦探失策了怎么办？殿村的这番话说得句句在理啊。犯人怎么可能揭露自己的秘密呢？

再看看明智，他丝毫没有吃惊的样子，依然不动声色地微笑着。他真的不要紧吗？是不是在打肿脸充胖子呢？

中村组长忍不住在旁边发了话。

“殿村君，那你为什么又要化装成那样呢？如果你是清白的话，就完全没有必要化装的嘛。这一点你又怎么解释呢？”

这可是个实实在在的问题。要是他不能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的话，那就算他不是蛭田博士，也非常值得怀疑。

“哈哈哈……这可是只有警察才问得出来的问题啊。可是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是个私人侦探嘛。在进行侦查的时候，根据需要不得不做些必要的化装。现在在场的明智君不也是一个化装的高手嘛。一个侦探作些乔装改扮又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我是为了侦查工作的需要，才改装成那样的。明白了吧？哈哈哈……”

这回又让殿村给巧妙地躲了过去。我们的那位大侦探正若有所思地看着殿村。

“我，是化装的高手？哈哈哈……能被像你这样的天才夸奖，可真是荣幸啊。不过，很遗憾。我一点也不能跟你相比。你的化装，连中村组长这位专家都没能识破，哈哈哈……真可谓高明啊。这么了不起的化装天才，要想变成另外一个人物一一蛭田博士的话，没让这几个孩子们识破，也没有什么奇怪的。”

“哎，你说什么？”

殿村装着一副听不懂的样子。

“也就是说，你一个人扮演了三个角色。成功地化装成了蛭田博士，也化装成了驼背的殿村嘛。”

“哼哼哼……就是吹牛也要有点分寸啊。这样说的话，当然是对你有利喽。

“可是你说来说去，那犯人自己揭露了犯人的秘密这个问题又该怎样解释呢？你这是毫无意义的故意寻衅，还是不要再坚持下去了。你是不是有证据呢？哈哈哈……喂，明智先生，你不要这样苦苦地乱猜嘛。有本事拿出证据来，证据。你有确凿的证据吗？”

殿村赵发得意，紧追不舍地质问着明智侦探。各位读者，请放心。我们的明智侦探绝对还没有输。而且他还信心十足。

“你是说一定要看证据是吗？”

“嗯，有的话，当然要看喽。”

“那么，就给你看看吧。你朝头顶上看看。不，不是那儿。是那天花板的角落上。”

明智的话有点奇怪，殿村忍不住抬起了头朝天花板的一角看去。忽然他忍不住“啊”地叫出了声来。

在那高高的天花板的一角，有一个四角形的黑孔。那里的一块板不知在什么时候被抽掉了。从那个黑孔里，伸出了一张脸正笑嘻嘻地俯视着整个房间。

不要说殿村，就是在场的所有人都被突如其来的情景吓得不知所措。大家一齐抬起了头朝天花板上望去。

名侦探的胜利

躲在天花板上的那张脸又一下子缩了回去。过了一会，从那个洞里伸出了两只脏脚来。又滑出了膝盖、大腿和腰，然后就见整个人吊在天花板上。那人就像是吊环上的体操运动员似的，做了个动作，便轻松地落到了房间当中的地板上。

那动作实在是太漂亮了。他接连翻了几个空翻，然后一挺身稳稳当当地朝房间的正当中一站，向在场的各位莞尔一笑。

这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一身要饭的打扮。人们做梦也不会想到，从高高的天花板上会掉下来一个少年。

明智侦探开了口。

“殿村君，这孩子你还记得吗？从你第一次去东洋制作会社的时候开始，这个要饭的孩子就跟踪你了。好好看看，你一定已经不是第一次见过他了。”

殿村死死地盯着乞丐少年的脸，脸色变得苍白起来。好像是见过的，也说不清是在哪儿。可的确是见过的。

明智侦探把惊慌失措的殿村丢在一边，向各位介绍天花板上跳下来的少年。

“各位，让我来介绍一下。他就是我的少年助手小林芳雄。这孩子虽然是这么一身打扮，可不是要饭的，是我让他化装成这样的。从前几天起，就叫他一直跟踪着这个男人。小林君每天都把殿村的一举一动看在眼里，然后一五一十地向我汇报。”

各位读者，一定还记得那个每天晚上都要从窗口爬进明智侦探书房的要饭少年吧，他就是小林芳雄。

在场的人们听了这些话，不由地从心里发出了感叹。

“原来还有这样的绝招啊。明智侦探可真是了不起。”

“那么，就让小林君来把殿村君的秘密介绍一下吧。小林君，你来简要地说一下。”

小林马上大声地向大家介绍起事情的经过。

“我是遵照明智先生的命令，跟踪殿村的。我亲眼看见殿村偷偷摸摸地钻进这幢房子里。跟先生商定，由我趁殿村不在家的时候，躲进这个屋子的屋顶。

“我钻进天花板以后，找到一块地方悄悄地用小刀割下一块，透过那个小洞观察下面房间里的动静。

“这段时间里，我看到了主人的所有秘密。他不仅扮成驼背的殿村侦探，还扮成了别人，一个神气十足的绅士。下巴上长着三角胡子、戴着一副圆圆的黑边大眼镜。

“今天早晨，他变成那副样子以后，从地下室把相川君他们四个人带到了这个房间。先把他们一个一个地绑了起来，嘴里还塞上了布，再把他们一个一个从石膏像底座的大洞里塞进去，然后再把这几座石膏像一一竖起，搬回原来的地方。

“他在虐待相川君他们的时候，就自称蛭田博士。趁他扮成殿村外出的时候，我赶回事务所，把当天的所见所闻向明智先生作汇报。”

殿村的秘密已经全部暴露出来了，这回可没什么再可以狡辩了的吧。那个既叫殿村又是蛭田博士的家伙的脸色变成了灰白，正咬牙切齿地对着小林直瞪眼睛。过了一会，这个不见棺材不掉泪的家伙，又打肿脸充胖子地哈哈大笑起来。

“啊哈哈哈……小崽子，不许你胡说八道。是不是在做梦？像我这个样子扮成什么蛭田博士？混、混蛋。我可不知道。我不记得做过那种事。”

可是少年小林一点也不怕。他一下子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了一团东西伸到殿村的面前。

“那就先把这个戴上看看。这是你扮成蛭田博士时用的假头套、假胡子和眼镜。白天，你脱去伪装扔进那个放衣服的房间的时候，我悄悄地收了起来。来，戴上看看，这样的话，相川君他们就可以一眼辨出你到底是不是蛭田博士了。”

少年小林真了不起。为了不让对方有狡辩的余地，事先把证据都掌握好了。殿村就是脸皮再厚，也没有勇气戴上这些假头发和假胡子面对四个孩子。这回，他总算是走投无路了。

殿村瞪着那双充血的眼睛，像是求救似的看了一圈。然后，表情可怕地慢慢朝后面退去。

开始的时候，殿村是站在那张大书桌前面的，渐渐地他退到书桌的后面去了。然后，

他乘众人不备，对准书桌下突出来的按钮拼命地辟了下去。

啊！不好。这家伙踩的就是那个按钮，那个他陷害相川泰二时辟的按钮。

不知为什么，殿村死命地踩着那个按钮，却不见房间里发生任何变化。本来在明智侦探和小林此刻站着的地方，应该已经陷下去了，可是现在却不见任何动静。

“哈哈哈……”

突然，明智侦探放声大笑。他对殿村大声地喊道：

“喂，你不要再玩那种毫无意义的把戏了。那个按钮已经不起作用了。我早就想到你会来这一招，所以在到这个房间之前，先下了地下室把那个机关给卸了。你就是再按，那个陷阱也掉不下去了。”

真不愧是名侦探，一切都做得那么无懈可击。真可谓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

“他妈的。”

殿村气急败坏地歪着嘴破口大骂。随后一头冲进了那个放衣服的密室，就听啪嗒一声电灯被关掉了。房里顿时～片漆黑，就像被灌满了墨汁一样。这当然是那个殿村玩的又一出鬼把戏。

电灯被关上后，房间里顿时乱作一团，响起了一阵嘈杂的喧闹声。只听见有人大声叫嚷，也有人跑来跑去。突然一个响亮声音盖过了那一片嘈杂声，在众人的耳边响起。

“请大家安静，不要乱。那家伙已经成了袋中之鼠跑不了了。每个房间的出口都有警察守着呢。”

这是明智侦探的声音。他在进入这个书斋之前，已经跟中村警部的部下悄悄地讲明了自己的身份，并请警察们在这幢房子所有的出口处都布上哨。

不一会，房间里又重新有了一点亮光。原来中村警部想起了刚才殿村领着大家到地下室去时拿的那个烛台，还放在那张大书桌上，便马上点亮了烛台上的蜡烛，使房间里有这点光亮。乘着昏暗的烛光，明智侦探冲进了那个放衣服的密室。他仔仔细细地把那里捏了一遍，连挂在墙上的那些衣服也没放过，却见不到人影。

“有人开过这扇门吗？”

明智侦探问守在通往地下室的楼梯口处的警察。啪嗒一声那扇门开了，露出了两个警察的脸。

“没有。没人从这门里出来过。因为书斋里灯一下子熄了，我们还倍加注意了呢。”其中一位警察答道。

明智接过其中一位警察手里的手电筒，又一次将放衣服的密室捏了一遍，还是没有见到殿村的影子。他顺便把电灯开关也检查了一遍，可是那个殿村在关灯时，故意把开关的拉手拉断了，看来书斋里的灯还暂时不会亮。

明智又来到书斋里那扇朝着走廊的门，这里用不着警察把门，那几位新闻记者已经自发地形成了一道人墙，摆出了绝不放走坏蛋的阵势。

“这里没有一个人出去过。”

记者们异口同声地告诉明智。

为了保险，他又拿起手电仔细地检查了书斋的窗户。那仅有的两扇窗户也是紧紧地关着，没有发生任何异常现象。而且，窗户旁边还有相川总工程师和那四位少年守着。看来那个家伙也无法从这儿逃出去。这样看来殿村是无路可跑的。可是在场的各位把整个房间都搜过了，还是没有发现一个可疑分子。难道那个蛭田博士使了什么隐身术，像一阵烟似地消失了吗？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请各位站在原地，暂时不要动。那家伙还在这个房间里，就躲在大家的当中。”

听明智这么一说，大家都站住了。在昏暗的烛光下，他们仔细地观察自己身边的人的脸，因为对手是个化装变身的高手啊。刚才他是跑过那个放衣服的密室里去的，说不定现在已经变成了什么模样呢。

当然，他是不可能变成孩子的。可是，房间里即使除去小林和相川他们五个少年，还有明智、中村警部、相川总工程师以及那六七个新闻记者呢。如果冒出两个中村警部的话，就可以一下子辨清其中一个是冒牌货。可是，要是他变成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人呢，不是就很难识破了吗？

明智侦探拿着手电筒把所有人的脸都照了一遍。因为那几个记者的脸，他也不是记得那么清楚，所以检查得特别仔细。

“你们的确是来了六个人吗？”

“不，是七个人喔。在走廊外边数的时候的确是有七个人的。”其中一位记者急忙回答。

“不，不。还是六个人。在走廊里数的时候不是把我也算在里面了吗？”

的确，当时由于明智还没有暴露身份，他是以记者的名义进来的。

“啊，对对。那就是六个人啦。”

一位记者好像想了起来。

“那么，请再数一遍。你们的确是六个人吗？”

记者们又开始数起了人数。

“哎呀，不对啊。怎么还是七个人呢？”

听到这句话，不知为什么，明智笑了起来。

“是啊。我刚才也觉得有点奇怪。”

明智自言自语似地边说，边拿起手电筒对着那七个人的脸仔细地照了起来。照到第七个人的时候，那圆圆的光环停住了。

“请问，这位是哪家报社的记者啊？好像在那见过嘛。”

在那个圆圆的光环中，照出了一个年轻记者的脸，就像电影中的特写镜头。他那满头的黑发流成了小分头，鼻子下留着一簇小胡子。还戴着一副黑框圆眼镜。

“是啊，你是哪个报社的啊？我们怎么从来没有见过啊？”

在场的两三个记者开始嘀咕起来了。

“哈哈哈……大家当然是没见过喽。这家伙可不是你们的同行啊……他化妆的速度可真快啊。”

说时迟那时快，明智一伸手将那人的假发和眼镜及小胡子给摘了下来，露出了那个殿村的真面目。在这种情况下被揭穿了真相，就是再有本事的坏蛋，也无法狡辩了。他一副哭丧着脸，耷拉着脑袋，再也说不出一句话了。

“刚才他实在是无路可逃，想混在人群里，乘人不注意和各位记者一起从这儿走出去。哈哈哈……这个坏蛋，这回可真是走到了穷途末路。中村先生，请派人把这家伙带走吧。”

那个怪物蛭田博士终于败在了明智侦探的手下，可怜巴巴地束手就擒。

会变戏法的上衣

中村警部派了四名经验丰富的警察将号称蛭田博士的青年用绳子绑上，押着他朝红砖洋房的门口走去。

这个坏蛋显然是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好像已经失去了抵抗的能力了。再加上双手被反绑在身后，身边又有四个身强力壮的警察盯着，他也很难再耍什么花招了。

明智侦探和中村警部等几个人还留在书斋里，被那几个记者围着，受到他们连珠炮似的发问。

虽然明智侦探担心那个被警察们押走的蛭田博士，途中会不会在耍什么花招。可是，中村警部对他说过，只要交给那四个人，就绝对不会有差错的。听了这番话，明智侦探也不好意思多说了。

他现在又无法从这些记者的重围中脱身。因为记者们为了取得头条消息，正把他团团围住，接连不断地向他发出各种各样提问。

可是，明智侦探的不安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与那个家伙的较量，不单纯是体力的较量，还是智力的较量。他实在是一个诡计多瑞的家伙，说不定那四个警察合在一起也斗不过他。

四个警察顺利地将那个双手反绑在身后的坏蛋从里面带到门口。

门外是一条幽静的马路，又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四周更显得一片死寂。

警察们打算把那个罪犯带到停在马路边上的一辆警车上，然后将他押送到警视厅的拘留所去。

走出门口才两三步，那位抓着绑在犯人身上的绳子的警察，突然感到手臂被狠狠地拽了一下。

“哎呀，不好。这家伙想跑。混蛋，怎么能让你跑了呢？”

想到这儿，那警察站定了身子，使劲地将手里的绳子往自己这边一拽，这样一来他反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那犯人乘机像一阵风似的跑了。

那一瞬间，另外几个警察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个跌在地上的警察手里还紧紧地抓住绳子呢。因为绳子是用特别的结法绑上的，所以没想到他能脱身而逃。

啊，那犯人的手臂还好好地绑在绳子上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那绳子上绑着的是犯人留下的上衣。

难道那家伙故意弄断自己的手臂而逃跑的吗？不，这么愚蠢的事情可没人会做。可是，那几个押送犯人的警察却觉得那人是将手臂从肩膀处卸下后才逃跑的。因为那手臂现在还留在他们的手里。

其实这是那个坏蛋又变了一次戏法。

为了赶紧追捕逃跑的罪犯，三个警察顾不上跌倒在地的同事，拼命地朝那罪犯跑的方向追赶。

留在那儿的古警察还坐在地上，他将还绑着罪犯上衣的绳子的那一头拖到自己的身

边，举起那罪犯留下的手臂借着路灯的光看了起来。

这的确是人的手。手指都在，形状和颜色也不铝，而且还有弹性。手腕上还留着警察们刚才绑上去的绳子。

但怎么是冰凉的呢？就算被割下来的话，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变得冰凉了啊。

警察想，先看看断口处，说不定那儿还留着血呢。他又战战兢兢地将手伸进了那件上衣的肩膀处一摸，并没有摸出血啊。摸上去的手感还非常光滑，像是一只圆形东西。

“哎，奇怪。

突然，那个警察悟出了什么似的，一下子从地上站了起来，把那两个被绑着的手臂都拿到路灯下，瞪大了眼睛仔细一看。

原来，这是两只做工考究的橡胶假臂，那手指的形状和颜色简直都和真的一模一样。

那个家伙可真会变戏法啊。他事先穿上那件被缝上了两个假手臂的上衣。在警察绑他的时候，又设法让他们将那两只假手臂绑上。然后，趁押着他的四个警察不注意，飞快地脱去那件上衣，留下那两只假手臂拼命地出逃。

这样一来，那家伙刚才关灯的动机就很清楚了。他预料到那幢房子的各个出入口都可能被警察守住，所以他关灯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乘机逃跑，只是为了有机会穿上这件带着假手臂的上衣。他还故意让明智侦探识破他的伪装，就可以在那个光线微弱的房间里让警察们将那两只假手臂绑上。将电灯开关的拉手拉断，不让电灯马上就能点上也是他预先策划好的诡计。

警察想起了刚才发生的一切，被那个家伙的详尽周到的计划惊得目瞪口呆。

因为刚才耽误了二三秒钟，现在那三个警察无论怎么拼命也追不上那逃跑的罪犯。就相差着十五六米，眼睁睁地看着那个穿着白衬衫的背影，就是无法缩短眼前的这段距离。

要是在热闹的马路上，也许马上就会有过路人出来帮忙挡住犯人。可是在这样寂静的高级住宅街上，再怎么喊叫也不会有任何人出来的。

三人只好拼命地向前追赶。他们一边追一边担心，不要让那个家伙在拐弯处从他们的视野里消失了。

就这样，拐了大约三个弯，来到了一条更加空旷无人的马路，两边全是些高高的混凝土制的围墙。在这儿，那个家伙从他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啊呀，跑哪儿去了？他的确是在这儿拐弯的啊。”

“真怪，两边全是高墙，没有地方可以藏啊。”

“哎，看啊。那边有个打更人值班的小屋，里面好像有人呢，也许会看见那个罪犯跑过去。到那边去问问吧。”

三人端着粗气，边说边朝那间小屋走去。其中一人对着窗户大声地问道:

“喂，里面有人吗？我们是警察。刚才有没有看见一个人跑过去啊？是一个穿着白衬衫的男人。”

这时，从里面传出一个老人的声音。

“哎，喊什么呢？有什么事吗？”

接着，小屋的玻璃移门嘎吱一声开了，一个邋里邋遢的老头慢吞吞地走了出来。

老人身穿一件破旧的立领外套，脚上是一双拖鞋，头上深深地扣着一项软帽，脖子上吊着一个打更用的梆子。看他那样子，真让人担心他。他还干得了这个打更的活吗？

面对这个糊里糊涂的老头，警察们皱着眉头又将刚才话问了一遍。

“噢，是警察先生吗？刚才是一个家伙从这儿飞快地跑过去。我是从窗户缝里看到的。是穿着一件白衬衫的家伙吧，朝那边跑去了。大概已经跑过二三条马路了吧。”

警察们简直有点后悔问了这个老人。他们连声谢也不道，赶紧朝着老人指的方向猛追。

那个打更的老人还呆呆地站在那儿，目送着警察们远去的身影。等他们的身影都从视野里消失了以后，那老人的脸上竟然露出了一丝奇怪的微笑。然后，他便抓起吊在脖子上的梆子啪啪地敲打起来，像是打算再去巡视一圈，摇摇晃晃地朝着与警察们相反的方向走去。

恶魔的真面目

不久，那几个去追捕罪犯的警察精疲力竭地回到了那个怪博士的书斋，因为明智侦探和中村组长等人还留在那儿没走。警察们全都垂头丧气的，不好意思面对明智侦探。因为这回是全靠明智侦探的协助才好不容易将那个坏蛋抓获的，没想到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让他跑了。

虽然明智侦探也感到非常遗憾，但那个罪犯逃跑的手法实在是太出乎意料了，所以也就不能过分地责备那几个警察了。当务之急是要搞清那个家伙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明智侦探仔细地向那几个警察了解了他们追捕罪犯的细节。

“你们不是说，在一开始时候，只和那罪犯相差十五六米的嘛。如果那家伙拐了个弯就不见了，不是有点怪吗？会不会是溜进了人家家里去了呢？”

“可是，在那家伙消失了以后，我们敲开了附近几户人家的门，把院子都搜过了，哪儿也找不到有人躲藏的痕迹。”

“那么，在整个追踪过程中，没有遇上一个过路人吗？”

“是啊，哪条马路上都没见一个行人。”

“他们没记错吧？真的一个人也没碰上吗？”

不知为什么，明智就是集中在这一点上追问。

“是啊，一个人也想不起来。……可是，啊，对了。如果要说碰上的话，的确是碰上了一个。是个打更的老人。我们还问他了有没有看见罪犯跑过去呢。结果是什么名堂也没问出来。”

“哎，打更老人？这人是从罪犯逃跑的方向走过来的吗？”

“不，是我们在外面把他从那间打更人的小屋里叫出来的。”

“那么，也就是说，你们没过那间小屋喽？”

“是啊，当然没进啦。当时可是一秒钟都耽误不起的啊。”

“也没朝小屋里看一眼吗？”

“是啊，没有看。可是你为什么要问我们这样的问题呢？难道你是想说罪犯就藏在那间小屋里吗？可是，就算那打更的老人老得不中用了也好，要是有个人躲进那间屋子的话，他不可能毫无察觉吧？”

警察好像被明智的这些莫名其妙的提问问得有点不高兴了，没好气地回了他一句。

“不，我想的正好跟你们相反。我是怀疑那时候打更老人是不是正倒在那间小屋的角落里呢。”

“哎，你说什么啊？老人可是活蹦乱跳地从那间小屋里走出来的哦。说什么倒在角落里……？”警察反驳了一句。

突然，那警察“啊”地一声，吓得脸色也变了。他明白了名侦探明智小五郎的那些提问的真正含义。

“那么，你是说那个老人是假冒的……？”

“这仅仅是我个人的想象。如果是那家伙的话，就有可能干出这种铤而走险的勾当。

不管怎样，还是快到那个打更人的小屋去看看再说。”

就这样，由刚才那四个警察指路，明智侦探和中村组长一起朝那间打更人的小屋赶去。

到了那间小屋，赶紧朝里面打了声招呼，却不见有人答应。看来，刚才的那个老人已经不在里面了。明智侦探一声不吭地拉开那扇玻璃移门，走了过去。急急忙忙地把这间狭窄的小屋打量了一番。他注意到在泥地的一角上，堆着二三个盛木炭的草包。赶紧走过去挑开来一看，果然不出这位名侦探的所料，有一个老人躺倒在那儿。老人身上的衣服被剥得只剩下一件衬衫。手脚都被绑上了，嘴里还被塞上了一团市，浑身不得动弹。

名侦探的推测果然不错。那个回答警察们问话的老人是个冒牌货，而现在躺在泥地上的那一位才是真正的打更老人呢。

几个警察急忙帮老人解开绳子，取下塞在嘴里的那团布，扶着他坐了起来。老人一面抚摸着身上的伤痛处，面叙述起事情的经过来。

他说，就在他坐在椅子上迷迷糊糊地打磕睡的时候，玻璃移门被突然拉开，闯进了一个身穿白衬衫的男人。

接着，那人二话不说地把一团市塞进了老人的嘴里，又剥去他身上的旧外套，把他的手脚给绑起来，朝墙角一推，再拿了几个放木炭的草包盖上。

毫无疑问，那个身穿白衬衫的男人就是殿村即蛭田博士。那家伙穿上老人的衣服，再朝脸上涂上了些黑炭，将一项软帽一直戴到眼睛处。就这样，他几乎在一瞬间改变了模样。因为是在夜间，对方又是个改头换面的高手，那几个警察真的以为眼前的这位是个糊里糊涂的老人，没能认清他的真面目。

那个家伙把换下来的白衬衫和裤子，揉成一团扔在打更老人倒下的那个角落里。

“真是叫人后悔不已啊。我要是和各位警官们在一起监视罪犯的话，也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都是叫那帮新闻记者给搅和了。”

明智侦探一点也没有责备那几个警察的意思，反而责怪自己，不该这样掉以轻心。

“不不，该道歉的应该是我。我马上布置全市警察出动紧急搜捕，就是把草根刨遍也要逮住那个家伙。”中村组长为部下们的失责向明智侦探道歉，并提出了尽快将罪犯逮捕归案的补救措施。

“不过，这样做，恐怕也是白费工夫吧。中村君，你认为那家伙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啊？”

“什么样的人物？不是化装成殿村侦探的蛭田博士吗？”

“可是，实际上那家伙还有一张更令人恐怖的面孔。现在就是让他跑了也没什么关系，因为被拐走的孩子和机密文件都已经找回来了。无论是殿村还是蛭田博士都只不过是那个家伙的假面具。那个坏蛋可不是那么容易制服的。”

“哎，你说什么啊？难道那家伙还犯下过什么更严重的罪行吗？”

“中村君，你一定已经有所察觉，在这个案子里有许多不合逻辑的地方。那个殿村不也是以这一点作为他惟一的武器，与我决胜负的吗？为什么罪犯要揭露自己的罪行，即那个蛭田博士为什么要伪装成殿村侦探，将费尽心机拐去的孩子们和那份机密文件的所藏之处暴露在众人的面前呢？这些都该怎么解释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为了报仇。”

“哎？你是说报仇？他到底跟谁结下了怨，要报仇呢？”

“向我们大家。向我和少年侦探团。”

“向少年侦探团？”

“是啊。关于少年侦探团，你一定早有所闻了吧。请仔细想一想，遭到那个蛭田博士诱拐的四位少年不都是少年侦探团的主力团员吗？”

“喔，对对。这些我并不是不知道，可是……”

“那家伙已经充分达到了他的目的。正因为达到了目的，他才会把拐去的几个少年还给我们。

“要说他的目的，那就是把那几个孩子狠狠地折磨一番。那个家伙装扮成蛭田博士那个叫人恶心的怪人，把那几个孩子当成自己的阶下囚，使出了各种手段恐吓和折磨了他们，便得到了满足，达到了他报仇的目的。”

“可是，那份机密文件又该怎么解释呢？”

“那只不过是一种报仇的手段而已。他还想借机向少年侦探团员的家人们也作出警告。

“那阵子，他听说相川泰二君的爸爸保管着公司里的重要文件。对他来说，这可真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他诱拐了秦二君，又用催眠术控制了他，让他盗出那份对他爸爸来说比生命还要宝贵的文件。从而把相川一家推入了痛苦的深渊。

“如果当时其他少年的家里也藏有类似的东西的话，一定也会成为他的目标的吧。”

“这么说，那份机密文件不是为了卖给间谍的？”

“是啊！如果是打算卖钱的话，那就不可能再交出来啊。报纸上把那家伙说成是叛

徒、卖国贼，还真是冤枉了他呢。”

“那么，你的意思是说，他只是为了折磨一下少年侦探团的孩子们才干了那些坏事的吗？可是，单为这些的话，他又有什么必要冒着危险，扮成殿村把隐藏孩子地方暴露出来呢？把他们关在那里，不是可以使他们更痛苦吗？”

“有一件事使他不得不改变了计划。”

“这又怎么说呢？”

“因为他听说这个案子被我接手了。他很清楚我的实力，只要我接手调查这个案子，用不了多久就会找到蛭田博士的隐身之处，把几个孩子救出来。

“也许那家伙的目标是对准了全体少年侦探团员的吧。就因为我参与了这个案子，妨碍了他的计划，才把怨恨都发到我的身上。

“因为他不可能像对待孩子们那样，把我也给拐去，所以他又另想出了个办法来对付我。众所周知，我是将侦探事业看成比生命还要重要的，而且还被人们称为名侦探。

“如果能使这个‘我’惨败于其他私人侦探的挑战下，不是对我最大的打击吗？这样的话，在我一败涂地的时候，另一个侦探就会一举成名。对我来说，没有比这更为痛苦的事情了。

“那家伙策划出驼背侦探向我挑战的这一出戏，从而达到牵着我的鼻子走的险恶目的。自己藏起来的东西再找出来给人看，没有比这再容易的事情了。这样一来他就可以稳操胜券了。

“他达到了折磨少年们的目的以后，再用关押少年的地方来整治我。真可谓神机妙算啊。

“如果我毫无准备，盲目地接受了他的挑战的话，也许正好投进他设的圈套。幸好我有小林君这样灵活的助手。我让他化装成一个要饭的少年跟踪殿村侦探的行踪，才顺利地把敌方的内部情报掌握得一清二楚。”

中村组长和在场的警察们听了明智侦探的这番详细解释，总算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无不为明智侦探的智慧所敬佩。

中村组长好像还有一点没有想通。只见他有点着急地搓着两只手，打断明智的话。

“可是，冒着暴露自己身份的危险，采取这种报复行动的家伙，到底是谁呢？他是不是发疯了啊？”

“会做这种稀奇古怪的坏事的人，我们的记忆中应该有一个。从精通化装术，对拐

去的孩子们不作肉体的伤害，作案手段巧妙等，不是可以令我们想起某个人物吗？

“让我们回忆一下，少年侦探团是在出于什么动机而组织起来的？还有，与少年侦探团结下如此深仇大恨的人又会是谁呢？”

听到这儿，中村组长像是想起什么来了，看着明智的脸说：

“哦，哦，那么，你是说……”

“对啊。我说的就是那个怪盗二十面相。”

从明智侦探的嘴里，终于说出了那个令人恐怖的名字。

怪盗二十面相，据说可以变出二十张完全不同的脸，是个乔装改扮的高手。他专门盗窃那些举世闻名、价值连城的艺术品，对货币不感兴趣，也不喜欢伤人。在作案中，他基本上不用刀枪，被称为绅士盗贼。读过小说（怪人二十面相）和《少年侦探团》的读者们，一定已经知道，那个二十面相是一个多么不可思议的盗贼。

因此，明智侦探认为无论是驼背侦探还是蛭田博士都不过是二十面相的那些众多化身的其中之一。

可是，那个二十面相不是在（少年侦探团）的结尾处，在地下室里点燃炸药包自我爆炸了吗？那个已经死去的二十面相，又怎么会变成蛭田博士和殿村侦探呢？

中村组长虽然嘴上没说，心里却是这么想的。

“你的意思是说，那个怪盗二十面相还活在人世吗？”

“对，还活着。现在想一想，我们当时全被那个家伙骗了。

“因为在爆炸的那一刻，我们跑开了嘛，谁也没有亲眼看到二十面相的死。

“他要是想跑的话，一定就在那一瞬间跑掉的。当时他是从远处用导火线引爆炸药的，故意作出自杀的样子给我们看。

“在事后调查爆炸现场时，不是也没有发现类似尸体残骸的东西吗？因为炸药的威力很大，大家还都认为他被炸得粉身碎骨了呢。事实上那家伙骗过了我们众人的眼睛，悄悄地逃跑了。”

“那么，你对刚才那个青年记者的脸是否面熟呢？那就是二十面相的真面目吗？”

“不，那倒没有。那家伙是个被称为拥有二十张不同的脸的怪物嘛，所以刚才那个青年的脸，可能也不是他的真面目。那个家伙的真面目如何，谁也不知道啊。”

“那么，你又有什么证据呢？”

“很遗憾，我没有证据。可是眼下的一切，可以证明我的想法是正确的。我认为除

了二十面相以外，不可能还会有人能玩出那样离奇古怪、别出心裁的把戏。长年从事侦探工作积累下来的经验告诉自己，我的判断是不会错的。”

要是我们的名侦探明智的判断不错的话，那个举世无双的江河大盗二十面相的确还活着喷？可真是怪事一桩。

那个怪物竟然还敢在东京的大街上抛头露面？真是天理难容。

“要是那个二十面相的话，就更不能放手不管了。我必须马上赶回警视厅向上级长官汇报，发出通缉令。”

中村组长为自己放走了这样一条大鱼而后悔不已，就差没捶手跺脚了。

“不，既然到了这个地步，着急也没有用。让他跑了，也不可能马上就抓得回来。现在那家伙又不知躲在哪个据点里，化装成另一个人物准备出来取笑我们呢。

“不过，请大家放心。他不可能一直躲在据点里不出来的。要不了多久就会出来向我们挑战的。这已经成了他的生活乐趣了。我们只要坐等着他出来挑战，到时候可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跑了啊。我以名侦探的名誉保证，一定要把他擒拿归案。”

明智侦探语气坚定地表达了自己的决心。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证实了明智侦探的这番话。

“请问，明智先生在这儿啊？”

打更人的小屋外面有人大声地问道。

明智侦探一听到这声音，仿佛悟到了什么似的，脸上出现了紧张的神色。他急忙拉开玻璃移门，朝一片漆黑的外面望去，只见外面站着一位像是汽车司机的年轻男子，手里拿着一叠折着的纸片。

“我就是明智。”

“啊，是你吗？有人叫我把这个交给你。”

明智侦探从那司机的手里接过那叠纸片，回到了小屋。就着小屋的电灯光一看，这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两张纸片，上面用铅笔写下了下列字句。

明智君，好久不见了。

我的生还，就连老兄你也感到意外吧。可对我这样一个魔术大师来说只不过是小菜一碟。可是，今晚我可被你整惨了。虽然有点遗憾，可这个回合就算我输给了你吧。不过，就在最后的关键时刻，你不是让到手的猎物给跑了吗？真可惜啊。明智君，现在为止发生的这些事情，只不过是我的整个复仇计划的序幕。从现在起，恐怖的剧情就要正

式开场喽。你，还有小林和侦探团的那帮小子，都把脖子给我洗洗干净等着吧。我要让你们充分品尝一下我的厉害。

活着的二十面相

真不愧为名侦探明智，推理得滴水不漏。那个二十面相也真是名不虚传啊，这么快就来挑战了。看来这对老对手对对方的心思已经是了如指掌了。

那个送信的司机当场被带到了警视厅，受到了严格的审讯。他只不过是个与本案毫无关系的普通司机。是一个穿着破烂的老头给了他一块钱，托他送出那封信的而已，他实在是什么也不知道。

这样一来，名侦探和怪盗的这场斗智的战争就算是正式开始了。露出了真相的二十面相，这回又在策划着什么阴谋诡计呢？少年侦探团团员们的安全可真叫人担心。

几天以后的一个傍晚，一个少年从涩谷附近的一个小公园里穿过。他叫小泉信雄，是小学六年级学生，也是少年侦探团团员，刚放了学正赶着回家。

小泉是学校棒球队的队员，今天是因为训练才这么晚回家的。

正好已到了吃晚饭的时间，天色也暗了下来，小公园显得格外寂静。白天有许多孩子在那儿玩耍的滑梯和沙坑，已经看不见一个人影了。

小泉为了抄近路，每天上下学都要从这个公园里穿过。他还是第一次感到这个小公园是如此地空寂，白天在这儿玩的那些孩子们都跑到哪儿去了呢？

小泉走到公园中间那只秋千面前，看见一个梳着重花头、五岁左右的小女孩捂着双眼抽抽嗒嗒地哭着。

这样寂静的黄昏时分，在这个没有人影的小公园里，看见一个像被人抛弃的小女孩，怎不叫人情不自禁地生出怜悯之心呢。

小泉赶紧来到小女孩的面前，两手搭在她的肩上，看着小女孩那可爱的小脸柔声问道：

“怎么了？为什么哭呢？”

这时小女孩放下了遮在眼上的两只小手，抬起头瞪着那双洋娃娃似的大眼睛看着小泉，一边哭着一边含含糊糊地答道：

“我找不到家了。”

“哦，是迷路了吧？你是一个人到这儿来玩的，还是跟谁一起来的呢？”

“伯伯不知到哪儿去了。”

“噢，是跟你伯伯一起来的啊。在哪儿走散了吧？这可怎么办啊？你家到底在哪儿呢？远不远啊？”小泉担心地问。

“就是一直朝那边走，我也不清楚。”

小女孩说完，又低声抽泣起来。

这么小的孩子，再问也问不出什么名堂来。小泉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忽然他急中生智地想到，这小女孩的家长会不会怕她迷路，在她身上挂着写着姓名和地址的牌子呢？他急忙把小女孩的身子拉过来，仔细地查看了起来。果然不出所料，在小女孩身上的围嘴边上，挂着一个银色的小牌子，上面刻着“世田谷区池尻町二二野泽爱子”几个字。

“要是他池尻町的话，那就没关系了。乘电车要不了十分钟就可以到了。好吧，我送你回家吧。不知道你家里人现在有多着急呢。”

小泉自言自语地嘀咕着，搀起小女孩的手急急忙忙地走出公园，朝车站赶去。

这是少年侦探团的宗旨。团员们平时都相互鼓励，作为一个少年侦探团员，不仅要与犯罪分子作斗争，还要尽量为社会作好事。

在池尻町站下了电车，来到二二号番地，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爱子的家。

这一带全是些围着绿树院墙的大宅院，因此格外寂静。在那些大宅院的中间，有一幢围着一圈高高板墙的洋房显得格外年引人注目。门前挂着一块写着‘野泽’两个字的牌子。

“就是这儿，就是这儿，这就是我的家。”

爱子一边喊着，一边拽着小泉的手朝门口跑去。

走到门口一看，虽然算不上是什么豪华，可也是一幢蛮不错的木结构洋房，院子看上去也很宽敞。

可能是爱子大喊大叫的声音传到了屋里，玄关的门开了，露出一张五十多岁，看上去很有气派的绅士的脸。

一见那人，爱子叫了声“伯伯”，便一下子扑进了那个绅士的怀抱。

爱子一定是跟这个人出去的时候走散的。

“啊，爱子，你总算回来了啊。你知道伯伯有多担心吗？”

那绅士换着爱子的头，心疼地说道。一抬头看见了小泉，急忙笑嘻嘻地打起招呼。

“哦，就是你把爱子带回来的吧？谢谢，谢谢！把我们一家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正要往警察局打电话，请求警察帮忙寻找呢。来来，快请进，快请进。真该好好地谢谢你

呢，可不能光让你站在门口啊。来，快进来坐坐。”

小泉想，把小女孩送到了家，就没有自己的事了，赶紧回家吧。可那绅士热情地走出门来，拉起他的手，使劲把他朝里面劝。实在是感情难却，只好顺从主人的意思进了屋子。

过去一看，真奇怪，这么大的房子里怎么就住着这位绅士和小女孩爱子两个人呢？怎么不见女主人还有女佣人和男管家等迎出来呢？屋里空荡荡，看上去像好久没人住了。

不，不光是这房子里的模样怪，眼前这位绅士的模样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只见他那一头半白的长发往后梳成了大包头，嘴边像军人似的朝两边翘的八字胡，下巴上留着修剪成三角形的胡子，戴着一副大大的黑框圆眼镜，身上披着一条又肥又大的西式将军斗篷。

各位读者，从这身打扮你应该知道他是谁了吧？对，这就是那个可怕的妖怪博士蛭田。

小泉虽然对蛭田博士早有所闻，可一次也没见过。他做梦也不会想到，眼前的这位绅士就是那个二十面相所变，只是觉得这位伯伯有点怪里怪气的。

啊，不好。这个小泉上了坏人的圈套，还一点没意识到呢。二十面相把小泉引进屋里，到底又想玩什么鬼花招呢？

这家伙叫一个可爱的小女孩装成迷路的样子，骗小泉上了圈套这招，可真绝啊。真叫人既可恨又无奈。

“实在是太谢谢你了，真不知道该用什么话来表达对你的谢意。要不是你救了她，说不准爱子已经遇上坏人了。不是有那些专门拐骗小孩的坏蛋嘛。

“来，朝里面走吧。到里面的房间里，我们坐下来好好谈谈。我就是喜欢像你这样活泼的孩子。其实，我还是个发明家呢。我发明的一种机器马上就要成功了，想让你看看成功的那一刻。

“那台机器放在里面的房间里。朝这里走，不用客气，你可是爱子的恩人啊。”

蛭田博士装成一个好人，脸上作着假笑，用肉麻的嗓子一边说着，一边连推带搡地把小泉带到了昏暗的走廊深处。

就这样，小泉糊里糊涂地率先走进蛭田博士所说的那个房间。

这是一个十分古怪的房间。大约有二米见方，既没放一把椅子也没放一张桌子。四面的墙壁和天花板还有地板都被严严实实地包上了一层铁皮。铁壁的一角有一个小小的

凹槽，那里点着一盏小汽车里用的小灯。

“那台机器到底在哪儿啊？这个房间不是什么都没有吗？”

小泉疑惑不解地望着房间的四周，问道。这时，还没有进屋的蛭田博士伸手把门关了一半，然后从那门缝伸出脑袋，突然发出了一种与刚才判若二人的声音。

“你没看见那台机器吗？你现在身处的那个房间本身就是一台了不起的机器哦。是我的一大发明。哈哈哈

小泉听了这番莫名其妙的话，回头一看，那绅士的脸也不知在什么时候变得阴险可怕起来。

“伯伯，你为什么还站在那儿，不进来啊？”

小泉非常不安地责问。

“为什么不进去？呜呼呼呼……我是珍惜自己的生命啊。虽然是自己发明的机器，要是走进去的话，还是需要勇气的噢。你不是个有勇气的孩子吗？就先尝试一下我造的这台机器的味道吧。你给我老老实实地呆在那儿，有趣的事情马上就要开始了。呜呼呼呼……”

“哎，你说什么呢？你是打算把我关在这里吗？你是谁？你到底是难啊？”

小泉一下子扑到了门口，想要把那个怪绅士推开，冲出门去。就在那时，门啪嗒一声被紧紧地关上了。

恐怖的房间

小泉被搞得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自己好心好意地把迷路的孩子送到家，却被这家的主人关进了这间奇怪的房间。这人是不是疯了。

可这主人看上去是个堂堂正正的绅士啊。留着三角胡子，戴着一副大黑框眼镜，严然一副学者派头。这位气派十足的伯伯怎么这样对待小女孩的思人小泉呢？

不多久，铁壁的背后响起了类似马达的转动声，听了叫人害怕。

小泉觉得自己就像是被拖上了手术台，心里涌上了一阵难以明状的恐惧。嘴里一下子变得干干的，连话也说不出来。脸色也一定变得十分苍白。

又过了一会，那类似马达的转动声中，夹杂了一种齿轮与齿轮间相互摩擦的噪音，震得这个包着铁皮的房间微弱地颤抖。

小泉的心扑通扑通地跳得很快。“啊，我可怎么办啊？”一想到马上将会有什么可

怕的事情发生，便无法在这个房间里呆下去。他明明知道是无路可跑的，可还是急得像被关进笼子里的猛兽一样，东一头西一头地在房间里转个不停。

他无意中抬起头朝天花板看了一眼，只见那包着乌黑的铁皮的天花板，正以虫子爬似的速度慢慢地朝下降。

小泉无法接受眼前这恶梦似的一切，他怀疑是不是自己的眼睛出了毛病。

可定下神来再一看，天花板的确是在一点一点地往下沉，虽然速度极其缓慢，却一刻不停地朝小泉的头上压下来。

“伯伯，请把门打开，请快点打开。”

小泉拼命地敲打着铁门，朝门外喊。

“哈哈哈……你总算明白了吧。看见天花板了吧，那可不是普通的天花板啊。它有一米厚，而且奇重无比。它正慢慢地朝你头上掉下来呢。结果会怎么样，小泉君你应该明白吧。”这夹杂在齿轮的噪声里的哑嗓子，听了让人毛骨悚然。

小泉害怕地抬起头，看着那沉重的铁皮天花板，在不知不觉中又降下了五六公分。而且，还在毫不停地继续往下落。

“伯伯，我已经明白了。我已经欣赏了伯伯发明的机器了。快点停下机器，让我出去吧！”小泉竭尽全力地朝外面大声地喊叫。这时，外面又响起了那个嘶哑的声音。

“哈哈哈……你想出来吗？哈哈哈……我是决不会将这扇门打开的噢。”

“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你到底是谁啊？”

“呜呼呼呼……你以为我是谁啊？你不是少年侦探团的团员吗？使出你那做侦探的本事好好地想想吧。我到底是谁，又为什么把你关进这个可怕的房间里？”

“哎，你怎么知道我是少年侦探团团员呢？”小泉不解地问。

“当然知道啦。正因为这样，才叫那个小女孩把你引到这儿来的啊。你这可怜的小鬼可中了我的圈套了。哈哈哈……，

那家伙说完这些话，得意忘形地狂笑起来。

“那么，你就是二十面相？”

“哈哈哈……你才明白过来啊。真是个笨侦探啊。我既叫二十面相，又叫蛭田博士，还叫殿村侦探，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名字呢。

“我为什么要把你关在这儿，你一定已经很明白了吧。我是要向你们报仇。我曾经被你们这帮小鬼侦探整得好苦啊。这回是跟你们来个礼尚往来。现在你好好地在里面欣

赏那台机器吧。哈哈哈……”

房间里的小泉听见那嘶哑而恶毒的笑声在渐渐地远去。二十面相真的就这样开着那台使天花板下沉的机器，离开了房门口。

小泉急得没办法，只好拼命地用整个身子往门上撞。那包着铁皮的门依然纹丝不动。

就在他拼命地往门上撞的时候，只觉得有一个影子正朝着他的头上压下来。抬头一看，不得了，天花板已经降到使他不能直立的地方了。

小泉知道光凭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使那台怪机器停下来的。不管怎样，他还是使出浑身的力气设法抵住天花板的下沉。抵着抵着，他只觉得自己使劲地抵着天花板的两只手也在慢慢地朝下降。

小泉不得不蹲下来了。就是蹲下来，他也感到那沉重的天花板朝头上压下来。

你想，那高高的天花板降到现在这个地方只用了十分钟左右。要是就这样不停地往下降的话，恐怕用不了五分钟就要把小泉压扁了。小泉想到自己就要活不成了，吓得大声地呼喊：

“妈妈，快来救救我啊。”

此刻，小泉像个婴儿似的，拼命地呼喊着妈妈，向妈妈求救。

不知从哪儿又传来了那个嘶哑的声音。

“呜呼呼呼……小泉君，现在心情怎么样啊？是不是已经受够了啊？好了，不要担心了。我是不打算要你的命的。我只是惩罚你，让你从此以后再也不与我作对就可以了。怎么样？是不是受不了？”

就像是做了一个恶梦，小泉出了一身的冷汗，衣服都湿透了。他朝着传出声音的方向转去，只见一处铁墙上开出了一个二十公分见方的小孔，那个扮成蛭田博士的二十面相正在那儿观察小泉的动静呢。谁也没有注意到那儿会有一个暗窗。

“哈哈哈……害怕了吧，脸都发白了。放心吧，我已经把机器关了，对你的惩罚就到此为止，马上就把你放出来。不过，在此之前，有一点东西要叫你写。这里有纸和笔，照我说的写在纸上就行。怎么样，要是你说不的话，那我就要再把机器发动起来了廖。害怕的话，就乖乖地把笔拿去，给我写。什么？没关系，很简单。”

二十面相一边谄媚地哄骗着小泉，一边从那个小孔里递了一支钢笔和一张信纸。

怪老人

大约三十分钟左右过后，一个大约四十出头的胖绅士出现在小泉家附近一个神社的树林里。他身穿和服，晃着手杖像是在悠闲自得地散步。

他就是小泉信雄的父亲小泉信太郎。信太郎是个有钱的资本家，是几家公司的董事。每天从公司回来，吃过晚饭后，都要去附近神社的树林散步。这仿佛已经成了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件事。

今天因为晚饭有点晚了，所以散步的时间就推迟了，神社里已经是一片漆黑。尽管这样，因为已经成了习惯，一天不散步，信太郎就会感到心神不定。于是，他还是来到这漆黑一片的树林里溜达起来。

要说今天的晚饭为什么会这么晚，那是为了等独生子信雄放学回家一起吃饭。可是，左等右等也不见信雄的影子。大概是留在学校里练习打棒球了吧，全家人也没什么在意，就先吃了。

小泉的家是在涩谷区的樱丘町。离二十面相的那个世田谷区池尻町的那个秘密据点很近，坐电车要不了十分钟。可是，信太郎一点也不知道，就在离家那么近的地方，宝贝儿子信雄遭受了那样的折磨呢。

“喂，请问是小泉家的老爷吗？”

突然从暗处传出一个声音，把信太郎给吓了一大跳。他赶紧回过头去一看，只见一棵大树的影子下，一个衣着破烂、白发苍苍的老人正笑眯眯地站在那儿看着他。

“我是小泉。你是谁啊？”

信太郎一边回答，一边睁大眼睛仔细地打量着对方。可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曾经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位老人。眼前的这位老人不仅看上去有点肮脏，下巴上的一大把白胡须有点仙里仙气的，叫人看了害怕。

“嘻嘻，你当然是没见过我了，我们是初次见面。只是有点话想跟老爷您说……嘻嘻嘻……”

真是个讨厌的家伙！一下子从阴森森的树林里冒了出来，莫名其妙地边笑边说什么有点话想说。是想要东西吧，可是听他说话的口气又不像是要饭的。

“你有什么事啊？要是什么复杂的事情的话，清改日去我家说吧。”

信太郎像是对眼前这位素不相识的对手有所戒备，没好气地回答了他。

“嘻嘻，我也没什么复杂的事情要说。就是有关您家少爷……。

“关于信雄的事？信雄他怎么了？”

小泉信太郎被老人那欲言又止的样子吓得赶紧追问。

“哼哼……看来你不听完我的话是定不下心来的。信雄少爷，从学校里回来了吗？啊，现在在家吗？”

“啊呀，刚才我出来的时候，还没到家呢。不知为什么会这么晚，我们正担心呢。你知道信雄的消息吗？”

“岂只是知道，就在刚才我还跟那孩子说过话呢。”

“哎，说话？那么，他现在在哪儿啊？”

“嘻嘻……那可就无可奉告了。不过那地方我是知道的。这就要看老爷您的态度了。反正随时都可以让他回家的喔。”

“看我的态度，这是什么意思啊？你是说你把信雄藏到了什么地方去了吗？”

小泉信太郎严厉地质问着他。

“哈哈哈，你要是这样生气的话，我们就说不下去了。好吧，那就先看看这个再说吧，看了这个便都会明白的。”

怪老人边说，边从口袋里拿出了两张写着字的纸片，交给了小泉信太郎。

“那里有盏路灯，到那里去借着光好好看看吧。”

小泉信太郎心想跟这种莫名其妙的家伙没什么好说的，还是赶快离开这里吧。可是看着手里这两张蹊跷的纸片，还是忍不住先看看再说了。

走到路灯下，拿起纸片一看，第一张纸上的字正是爱儿信雄的笔迹。信中写道:

爸爸:

我现在正受着坏人的折磨，痛苦得就要死去。快点救救我吧。现在只要按照这位老人说的去做，我就有救了。求求您，快点把我从痛苦中救出来吧。

小泉信雄

小泉信太郎读完这封信，脸色一下子就变白了。好像隐隐约约地听见从什么地方传来宝贝儿子信雄的求救声。

接着，他又急急忙忙地去看另一张纸上的内容。

小泉信太郎君:

今晚十二点正，亲自把你的传家宝——雪舟画的山水画挂轴送到驹泽练兵场东边的树林里来。那儿有一辆小车等着，你把挂轴交给那辆车上的人。这样做的话，信雄君马上就可以回到你的身边。绝对不能带其他人一起来。如果你将这件事报告警察的话，那

么，你的宝贝儿子信雄就永远也回不了家了

二十面相

看到这儿，各位读者已经看出这个二十面相打的如意算盘了吧。原来，他这样绑架和恐吓信雄，向少年侦探团报仇还不够，还想乘机利用信雄来满足他收集各路艺术名品的恶癖。

要说那幅雪舟的山水画，是小泉家祖祖代代的传家宝，是一幅被国家指定为国宝的历史名画。如果要是拍卖的话，价格不会低于二十万。二十面相说，如果不同意以雪舟的名画做交换条件的话，就绝不交出信雄。

“嘻嘻，明白了吗？那就赶快给我一个答复吧。”

怪老人看着正在看信的小泉信太郎的脸，可恶地催促着他。

小泉信太郎急得脑子里一片空白，一时不知如何作出答复。把信雄夺回来，当然是刻不容缓的，可是就这样让名画轻而易举地落入敌手又不行。

“那么，我如果不接受这个条件呢？”

小泉信太郎逼视着那个怪老人，斥责似地问道。

“哈哈哈……答案不是写在纸上了吗？也只不过是你家少爷永远也回不了家而已嘛。”

从老人说话的口气来看，他不单单是个送信的，看来一定是二十面相的一个手下。

对手只有一个人，而且是一个老态龙钟的老头。只要在这儿把他抓住，朝警察局一送，不是就可以叫他坦白出那个二十面相的藏身之处了吗？这样一来，不仅可以救出信雄，那幅名画也就可以平安无事了。

“对，就这么办。难道我会输给这么个糟老头子吗？”

小泉信太郎急中生智，他下定了决心，捏紧了手杖，毫不迟疑地冲到老头的面前。

“喂，老爷，看您眼神都变了，想干什么啊？您想把我老汉怎么样啊？”

老头吃了一惊似的，一双眼睛紧盯着小泉信太郎。

“你这家伙，一定知道二十面相的藏身之处吧？信雄现在在什么地方，你这家伙也一定是一清二楚。走，跟我一起来。把你送到警察局去。”

信太郎高声喊叫着，不顾一切地冲上去准备将老头一把抓住。

可是，说时迟那时快，那个刚才看上去还是个步履蹒跚、衰弱无力的老人，一瞬间像年轻人一样动作敏捷。只见他一个转身，叉着腿朝那儿一站，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了一

样什么东西握在右手，然后举到小泉信太郎的鼻尖上。这是一把手枪。

“喂，你可不要干蠢事啊。要是胡来的话，不光是信雄君，就连你自己命也难保啊？哈哈哈……我还没有年老昏花到可以被你轻易抓获的地步吧。”

连声音也变得年轻了。他肯定是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为了麻痹对方，才故意化装一个老态龙钟的老人。

小泉信太郎怔住了，站在那里浑身不得动弹。

“哈哈哈……要想与二十面相对抗的话，就是这样的下场。明白了吗？你要是不照着那张纸上说的去做，我可不会放过你。信雄也将永远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好好想一想吧，你选择哪个都行。是抛弃信雄，还是放弃传家宝。

“顺便告诉你一句，二十面相可是个会变戏法的魔术大师。谁也不知道他将以什么扮相出现在什么地方。要是你打什么鬼主意的话，我马上就会知道的。你可要小心点。哈哈哈……那就今晚十二点正，我一定恭候大驾。”

老头举着手枪，一步一步地往后退去，不一会便消失在那片黑暗的树林里了。身影虽然是消失了，从远处的黑暗里还不断传来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在小泉信太郎的耳边回荡。

小泉暂时丧失了思考的力气，茫然失措地站在那儿。过了一会儿，总算回过神来，恍然大悟似地低声说道：

“啊，对啊。原来，到现在为止，我就是在跟那个二十面相说话啊。刚才那个老人就是那个二十面相变的。”

名侦探的妙计

过了大约三十分钟，小泉信太郎坐在了自家书斋的大书桌前，举起了电话。

“喂，是明智侦探事务所吗？我是涩谷的小泉，请问明智先生在吗？”

小泉和明智是同一个社交俱乐部的会员，平时谈不上什么深交，可也曾说过二三次话。

就是因为有这层关系，当初听说信雄加入了少年侦探团这件事，并没什么担心。因为相信明智侦探，也就默许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发生这么可怕的事情。

这件事不能报警，要是那样做了，让那个机警的二十面相察觉的话，后果将是不堪设想。

因此，小泉信太郎想到了与明智侦探商量这件事。他考虑到，明智侦探既是熟人，又与少年侦探团有着密切的关系，一定会认真地对待此事。刚巧是明智侦探本人接的电话。

“哦，是明智先生吗？我是小泉。很冒昧地打扰您，实在不好意思。有一件急事要请您帮忙。因为在电话里，有点不方便。详情等见了面后再说好吗？这次案情重大，请您务必相助。

“啊，您亲自光临寒舍？谢谢，谢谢！那就不好意思了。您的助手小林君知道我家的地址。我就在家里等着你了。”

喀嚓一声挂上了话筒，小泉信太郎暂时松了一口气。

刚巧，明智侦探在他的事务所里，这对小泉信太郎来说真是不幸中的大幸。他想，这个案子只要交给明智侦探的话，他就会巧施妙计骗过罪犯，不交出传家宝挂轴名画来，也可平安地救出信雄了。

想到这里，他总算放下心来。急得发白的脸上，也渐渐泛起了一点红晕。

就在小泉全神贯注地给明智侦探打电话的时候，有一个形迹可疑的白发老头在小泉身旁的玻璃窗外，盯着房间里张望呢。

窗外是个宽宽敞敞的大院子。不知什么时候，先前出现在神社树林里的那个怪老头，也就是二十面相又从什么地方钻了进来。他就像是盯着猎物的毒蛇一般，用执拗的眼神死死地盯着小泉信太郎打电话的身影。看来，刚才消失在神社树林里的那一幕是他虚晃一枪，实际上他是尾随着小泉信太郎来到了这里。

就在小泉信太郎放下话筒的那一刻，他编起了脖子隐藏到院子里的树影里去了。小泉信太郎当然是毫无察觉。

然后，那二十面相扮成的怪老头，穿过院中的树林，来到了后院的院墙下，像猴子一样灵活地轻身一跃跳过了院墙。院墙外面是一条行人稀少的小路。二十面相神态自若，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穿过这条小路，急急忙忙地朝热闹的商店街方向走去。他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的电话亭里，抓起话筒拨的竟然是明智侦探事务所的电话号码。

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二十面相亲自给明智侦探打电话，这可是谁也想不到的怪事啊。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个怪盗又在策划着什么阴谋诡计呢？真是叫人不放心。

先不管这些，让我们再回到小泉的府上。在这里，必须先对小泉府上这天夜里发生的事情作一番详细的叙说。

就在小泉信太郎放下话筒，过了大约二十分钟，门外响起了小汽车的声音。名侦探明智小五郎与平时一样，穿着一身潇洒的黑西服来到了小泉家的门前。

等候已久的小泉信太郎亲自出门迎接名侦探的到来。并将明智侦探引到了内客厅，避开佣人们的耳目，与明智侦探谈起了整个事情的经过。明智侦探全神贯注地听完了小泉信太郎的叙述，抱着双臂陷入了沉思。过了一会儿，他好像想出了什么妙计，口气轻松地对小泉信太郎说：

“小泉先生，这个案子我接了。这一次无论如何也要叫那个家伙显出原形。救出信雄君那是理所当然，不但不交出雪舟的挂轴，还要将那家伙擒获到手。不瞒你说，我一直在等待着这个机会呢。对这个二十面相，我可真是恨之入骨啊。今天的事件，对我来说可真是求之不得。信雄君又是因为参加少年侦探团的活动才遇上这样的不幸，我也应该负很大的责任啊。我一定要平安救出信雄君，请您放心。”

“谢谢！听了您这番话，我也就放心了。可是您到底打算用什么方法救出信雄呢？您已经知道二十面相的藏身之处了吗？”

“不，这一点我还没有掌握。”

“那，为什么？……我实在是想象不出您将会作怎样的打算。”

“那家伙不是要以雪舟的挂轴作为交出信雄君的交换条件吗？”

“是啊，正因为这样，您想如果不交出那幅名画，又可以用什么方法救出信雄呢？”

“那就把那幅名画交给他嘛。”

“啊，您说什么啊？您的意思是叫我交出那幅传家宝吗？”

“不，我当然不是指雪舟的那幅挂轴喽。您府上一定还有一些即使被偷去，也没什么可惜的挂轴吧。只要从中选出一幅与雪舟那幅相似的，来个偷梁换柱嘛。”

“原来如此。这虽然是一条妙计，可是那家伙会这样轻易地上当受骗吗？他怎么可能不加确认就收下呢？”

“哈哈哈……就这样交给他的话，当然要露馅喽。还得变一下戏法嘛。那二十面相不是个变戏法的高手吗？我也不打算输给他。这，您就尽管交给我好啦。”

“可是，要说变戏法的话，这幅挂轴不是叫我必须亲自送去吗？我可不会变戏法啊。”

“哈哈哈……不好意思，这您当然不行了。这套戏法可是非本人上场不可啊。”

“可是托您做我的代理人可不行啊。不是我亲自送去，是绝对换不回信雄的啊。”

“那当然得下一番工夫喽。我早有准备。这里面就装着一套工具。”

明智侦探拿起放在腿边的一只小包，打开小包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能不能借用一下您夫人的化妆室呢？”

“哎，化妆室？您打算干什么啊？”

“哦，您马上就会明白的。还有求您夫人帮忙的地方呢，能不能介绍一下啊？”

小泉信太郎有点莫名其妙。他一想，明智侦探这样做，自有他的道理。也就顺着他的意思，把夫人叫了出来，给明智作了介绍。并叫夫人把他领到化妆室。

小泉信太郎回到原来的座位等着明智侦探出来。他抽着烟，坐了大约有十五分钟左右，突然，靠近走廊那边的一扇纸拉门响了一下，闪进一个人影。

小泉信太郎回过头去，朝进来的那人一看，情不自禁地站起身来，嘴里发出了惊讶的喊声。

此刻，笑眯眯地站在那儿的那人，无论是五官脸型还是身材打扮，都可以说，与小泉信太郎是一个模子里脱出来的。小泉信太郎仿佛看到了镜子里的自己走了出来，站在了自己的面前。

他甚至怀疑是自己的眼睛出了毛病，还是在做梦。这显然又不是梦。那另一个自己毫不拘束地走到了明智侦探刚才坐的地方，坐了下来。

“哈哈哈……小泉先生，看您吃惊的样子。连您也没有识破的话，这个装化得还算成功吧。是我啊，是明智。”

那人有点滑稽地笑着，道出了真相。

“啊，是吗？我可真是吃了一惊。还以为自己的脑子是不是出了问题呢。您的化装术实在是高明。就像看到了镜子里的自己一样。”

“哈哈哈……刚才在聆听您叙述事情经过时，我就把您的脸部特征一一记下了。然后，贴上事先准备好的胡须，再梳平乱七八糟的头发，嘴里含上些棉花，再在脸上施上些秘术，脸部的妆就基本画好了。这身和服和外套还是托您夫人找出来的呢，怎么样？这个冒牌货还行吧？”

“哦，连声音也伪装得这么像。真是太绝了。我怎么也没想到您还会有这么高明的化装变身技术啊。这样一来无论对手是谁都无法识破的。”

“哈哈哈……能得到您本人的认可，我就放心了。让我就以这身打扮作为您的替身，去吓一吓二十面相那个家伙吧。

“接下来，要准备那幅挂轴的替身了。我想先看一下雪舟的那幅名画好吗？然后再选出一幅用来迷惑对手的冒牌货来。”

“明白了。那就请您跟我一起去收藏室吧。”

小泉信太郎为明智侦探这套高明的变身术所佩服，心想只要按明智侦探说的去做，就一定会万事大吉的。他的心情变得轻松起来，亲自举着手电筒，走在前面领着明智侦探朝收藏室走去。

真不愧是收藏国宝的地方。收藏室的入口处可真是戒备森严。开了第一道锁，先将最外面的一扇铁门打开。然后再打开第二道包着金丝网的板门，进了收藏室。里面放着一只看上去非常沉重的铁制保险箱，箱子上有一把密码锁。小泉信太郎对上了密码，打开了保险箱，从里面的架子上取出了一只细长的桐木盒子。他小心翼翼地打开盒子，将那件传家宝——名画家雪舟的挂轴展示在明智侦探的眼前。

“啊，真了不起啊。我虽然对画是一窍不通，可这真不愧是一幅名画，看了叫人感动。看，这精致的笔锋，真是令人感叹不已。这样的宝物，难怪那个二十面相要垂涎三尺了。看来在这方面，那家伙还是有点鉴赏能力的。”

明智侦探用手电筒照在小泉信太郎展开的那幅画上，嘴里不停地发出叹息。

“这可是祖传七代、地地道道的传家宝啊。如果不交出这件传家宝便将这件事顺顺当当地了结，就太好了。要是成功的话，我一定备下厚礼重谢。”

“不，那就不用操心了。与其说是为了您，还不如说是为了我自己。不将那个家伙打败，我决不罢休。

“好吧。让我们来找一幅与此挂轴外表相似的替身吧。”

在明智侦探离开了那幅名画后，小泉信太郎小心翼翼地一边卷著名画，一边说：

“哦，要是找替身的话，我心里已经想好了。请等一下。嗯……就是这幅。这幅画虽然外表看上去非常漂亮，实际上是一个无名画家的作品，就是叫那个家伙拿去也没什么可惜。”

说完，小泉信太郎从墙上的架子上取下了一个黑乎乎的桐木盒子交给了明智侦探。

明智侦探从桐木盆中取出那幅挂轴，稍微打开一点拿到手电筒下看了一下，便马上卷了起来。放到了雪舟的那幅挂轴旁边。

“嗯，这两幅画的轴嘛，是同样色调的象牙做成的，核装的新旧程度也极为相似。这样看来真可谓是天衣无缝了。就选这幅吧。

“哎，这两副挂轴的盒子上都题着字呢。要是盒子不用原装的话，就容易被识破。

“当心不要搞错了。将这幅替身放入真品的盒子里去，再将雪舟的那幅换到这只冒牌货的盒子里来。这不就行了嘛。

“虽然换了盒子，觉得有点怪，可这是真正的雪舟的原作。没错，请将它放回原处吧。”

小泉信太郎接过了明智侦探递过来的桐木盒子，放到了保险箱的架子上，关上了门，将密码打乱。

两人走出收藏室，关上了最外面的那扇铁门，回到了原来的房间。明智侦探接过女佣交给他的包袱皮，将那个放着冒牌货挂轴的桐木盒子仔细地包好。一切准备就绪已经是晚上十点了。

主人打开珍藏的陈葡萄酒，摆上了几样西式的下酒菜招待明智侦探。不知不觉，已经到了该赴约的时间了。

“哦，已经是十一点半了。该去赴约会了。这约会可不能迟到啊。那，我就去了。请务必放心。我一定完璧归赵地将信雄君带回来交到您手里。”

扮成小泉信太郎的明智侦探站起身来，打了声招呼。小泉信太郎千叮万嘱地叫他无论如何也不要出什么差错。然后，一直将名侦探明智送至门外的拐角处。

二十面相的戏法

小泉信太郎送走了明智侦探，回到了家中。他忐忑不安地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担心明智侦探能不能成功地救出信雄？要是二十面相识破那幅挂轴是冒牌货的话，那孩子会不会有生命危险？他边想着这些，两只眼睛紧盯着墙上挂钟的指针。

信雄的妈妈小泉夫人也是一样。她坐在信雄爸爸信太郎的身边，脸色苍白，惴惴不安地望着自己的丈夫，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夫妻俩就这样只能坐等着时间的流逝。

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啊，这漫长的等待可真是分秒难熬啊。小泉夫人紧张得心在剧烈地跳动着，几乎要蹦出来似的。

就在夫妇俩不停地抱怨着挂钟走得太慢的时候，那挂钟的指针已经不知不觉地指向凌晨一点钟了。等啊，等啊。就在这时玄关处格子门上的门铃响了，起初还以为是女佣呢，可是只听见走廊里响起了一阵急急忙忙的脚步声。

“啊，这不是信雄少爷回来了吗？”

听到了这句话，信雄妈妈一下子拉开靠走廊那边的纸拉门，跌跌撞撞地正要朝那个声音的方向冲去。

“妈妈！”

一个少年大声喊叫着，扑向了小泉夫人的怀抱。这个闯进房间的少年果然是信雄。

“喂，是信雄吗？”

小泉信太郎也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

“总算回来了。真不知道我们有多担心啊。哎，明智先生呢？”

“什么？明智先生？”

信雄莫名其妙地反问。

“啊呀，那你没见到明智先生吗？明智先生化装成爸爸的样子，到二十面相那儿去救你了啊。难道，你没注意到吗？”

从傍晚一直到现在，信雄累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他筋疲力尽地坐在房间当中，抬头看着他爸爸的脸，没能理解他爸爸的意思。

“我可没见过那样的人。奇怪？”

“那，你说你是怎么跑出来的呢？不用说，你是被关在二十面相那儿的吧？”

“嗯，是啊。爸爸，我写的那封信，您看了吗？那，是在二十面相的威逼下写的。可是，内容不是编造出来的。实在是太可怕了，我现在真是想想都觉得害怕。”

接下来，信雄结结巴巴地将刚才发生的事情，从头到尾地对自己的父母亲讲了一遍。

信雄的爸爸也好，妈妈也好，就像是在听惊险故事一样，心情也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而起伏不定。他们仿佛看见那个可怕的活动天花板就要落在自己宝贝儿子的头上，紧张得手里捏出一把汗。

“后来，二十面相叫我写完那封信后便不知跑到哪儿去了。等了半天，也不见他来把我从那个恐怖的房间里放出去。天花板虽然已经停止了下沉，可是一想到自己也许会饿死在这个房间里，就害怕得不知如何是好。

“虽然这些都发生在一个晚上，可是那一段时间，对我来说就像过了一个月。就在三十分钟左右之前，突然那个包满铁皮的房间的门外响起了一阵喀嚓喀嚓的声音。

“二十面相用钥匙打开那个房间的门，拉开一条缝，就听他在外面吼道：快‘你可以滚回去了。’等我拉来门冲到门外时，已经看不见他的人影了。那个二十面相又不知躲到哪里去了。

“因为怕得要命，我就拼命地朝玄关处跑去。从我的背后传来那家伙嘶哑的声音，想忘也忘不了。

“他叫我回到家里别忘了告诉爸爸，叫您马上就给明智侦探打一个电话。”

“嗯，给明智侦探打个电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家伙是不是在胡说人道。”

“好像不是这样的吧。在我走出玄关的时候，那家伙在我的身后重复了二三次呢。那意思是说，别把这件重要的事情忘了。”

“是吗？那不管怎样，还是先给明智先生打个电话吧。我也正为明智先生的事担心呢。可能还没有回到家吧，要不然怎么到现在还不来联系呢？”

小泉信太郎离开了夫人和儿子信雄的身边，急急忙忙地走进书斋，抓起电话拨通了明智侦探事务所。

出乎意料的是，明智侦探已经回到了事务所。

小泉信太郎对着电话说：

“信雄已经回到家了。实在是辛苦您了，谢谢。我还以为您会再来寒舍坐坐呢……”

电话那头，明智侦探诧异地问道：

“哎，什么？我实在是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您搞错了啊？”

“不，我是在对您说，托您的福，小儿信雄已经平安到家了。”

“就是这点我不明白。因为正好有别的要事，我出去了一次，刚刚回到家。关于贵公子之事，我是一无所知啊。

“哦，对对。傍晚时候，您是打过电话来，说有要事与我商量的。可是。过了没多久，您本人又来了一个电话，说事情已经解决，叫我不要去了。刚好，那时又有别的电话进来，我就出去办理其他的事情了。”

“啊，您是说，我给您打过两次电话？”

“是啊，难道您忘了吗？”

“那就怪了。我只打过一次电话。哦，不管这些。您不是还亲自光临了寒舍的吗？然后，化装成我的样子，拿着那幅挂轴……”

“喂，喂。您怎么尽说些我听不懂的话啊。看来里面一定有什么蹊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您府上的公子出了什么事吗？”

小泉信太郎听了明智侦探的这番问话，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

“那，您是一次也没有光临过寒舍供？”

“是啊，一次也没有拜访过啊。您怎么说我曾经拜访过贵府呢？真奇怪。说不定，这一切与那个二十面相有关？”

“是啊。就是那个二十面相把小儿信雄给监禁了起来。不过，那孩子现在已经平安地回来了。这的确是蹊跷了。”

一听说二十面相，电话那头明智侦探说话的口气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请等一下。看来这件事在电话里也说不清楚，要是不介意的话，我想马上就赶去贯府打扰，行吗？”

“啊，是吗？要是您能大驾光临的话，真是求之不得啊。请马上就来，我们静候光临。”

放下话筒，小泉信太郎茫然不知所指地坐在椅子上，身子好像也暂时失去了知觉。

过了大约三十分钟，也就是深夜一点半左右。小泉家的会客室里亮着灯，一张圆桌旁，围坐着刚才坐车赶到的明智侦探和助手小林，还有主人小泉信太郎和信雄，一共四人。他们正在聚精会神地交谈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实在是搞不清楚。照您这么一说，刚才的那个明智先生是个冒牌货。可是，那人跟眼前正在说话的您简直一模一样啊。真的有逼真到这个地步的冒牌货吗？”

小泉信太郎还是对明智侦探的话半信半疑。

“那个假明智后来又化装成您的模样了吗？那化装的技术怎么样啊？”

被明智侦探这么一问，小泉信太郎又显出了一副想不通的样子。

“哦，说起来真是不可思议。那个男人，只用了十到二十分钟，就变成了我的样子，简直是一模一样。那家伙简直像个魔鬼，可以自由自在地改变脸型。”

“是啊，整个东京，会玩这套把戏的男人也只有一个。他是个拥有二十张不同面相的怪物啊。”

明智侦探的这番话着实叫小泉信太郎紧张了起来，他的脸色刷地一下子变得苍白，脱口而出：

“哎，您说什么啊？那就是说……”

“是啊。二十面相就是喜欢玩一些胆大包天的把戏取乐。化装技术那样高明的家伙世上是不可能有第二个的。肯定是那家伙扮成我的样子来到府上的。

“那家伙知道您给我打了电话以后，马上就模仿着您的声音给我打了个电话，取消

了您与我之间的约会。再扮成我的样子冒名顶替来到府上。”

各位读者，听了明智侦探的这番话，您一定也想起了什么吧？傍晚，在小泉信太郎给明智侦探打完电话以后，那个二十面相变的怪老头不是急急忙忙地跑到附近的公用电话亭里去，给明智侦探所打了一个电话吗？那个电话的目的原来在此。

“可是，还有一点不可思议的地方。尽管是个冒名顶替的家伙，他还为我出主意，并和我一起选出顶替雪舟挂轴的替身，使我的传家宝没落入盗贼的手里。他是拿着那幅冒牌的挂轴去见二十面相的啊。难道二十面相会自己骗自己吗？这又怎么解释呢？”

小泉信太郎还是无法相信。

“很抱歉。被骗的不是二十面相，而是您自己。”

明智侦探已经明白了一切，他深感遗憾地告诉小泉。

“哎，您说被骗的是我？”

“那幅真正的雪舟的挂轴是不是藏好了呢？”

“已经放进了收藏室的那个保险箱里了。”

“那么，能不能再去收藏室的保险箱看看啊？我认为那幅雪舟的挂轴已经不在那里了。”

“哎，您说什么？您有什么根据……”

“与其在这儿说，还不如赶快到收藏室去确认一下的好呢。”

听了明智侦探很有把握的这番话，小泉信太郎着急了。

“那，我先去看看。”

说完，他便跌跌撞撞地冲出会客室。他慌成那样也是情有可原，到底是一幅贵为国宝的传家宝啊。

过了没多久，小泉信太郎垂头丧气地出现在门口。

“真的不出明智先生的所料，我完完全全地上了那家伙的当，被那家伙的戏法迷惑了。那家伙对我说，为了迷惑对手要将冒牌货放入那只真的盒子里，我就信了。肯定就是在那一刻，他变了戏法。刚才一看，保险箱里的盒子里是那幅冒牌货。

“唉，要是早知道这样的话，我就会多加小心的。这下可好，落到了这么不可收拾的地步。”

小泉信太郎有气无力地朝安乐椅上一坐，灰心丧气地抱着双臂低下了头，再也说不出话来。

会说话的盔甲

小泉信太郎心情十分沮丧，坐在那儿好一阵子不说一句话。过了一会，他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对明智侦探说：

“明智先生，那家伙也总算是践了约。把那幅挂轴偷去后，也将信雄放回来了。要是普通的画，只要信雄能平安无事，我也就算了。那幅雪舟可是国宝啊，不是我个人损失一点就可以了结的。我做了一件对不起日本美术界的事啊。明智先生，您看看有什么办法，将那幅名画夺回来吗？”

明智侦探同情地看着主人的脸，慎重地回答了他的问题。

“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地步，难度是很大的。即使现在找到那个家伙的秘密据点冲进去，恐怕他已经是金蝉脱壳，早就溜之大吉了。

“不过还好，信雄君不是认识那儿吗？我们现在就到那儿去查看一下，总会找到一些线索的。”

信雄刚才吃了妈妈为他精心烹制的饭菜，已经填饱了饿瘪了的肚子，恢复了元气。他非常乐意为尊敬的明智侦探作向导。得到小泉信太郎的同意以后，明智侦探、小林芳雄和小泉信雄三人坐上明智侦探的小汽车，在夜深人静的马路上，朝着世田谷区池尻町方向出发。

一行三人在离那幢房子大约一百米的地方下了车，装成普通的行人样子，来到了那房子的院门前。院门还和两个小时之前信雄从这儿逃出去时一样大敞着。

“果然，那个二十面相已经不在里面了。先进去看看再说，说不定能找到什么线索呢？”

明智侦探小声咕咕着，率先进了院门。

玄关处的门是关着的，可是把手一拧也就开了。朝屋里一看，里面是漆黑一团。

“小林君，手电筒。”

按照明智侦探的指示，小林打开了手电筒的开关。一束圆形的光线照在了正面的墙壁上。

在手电筒光的帮助下，明智侦探找到了电灯的开关。用手按了几次，灯也没亮。肯定是那个二十面相意识到，信雄回家以后，一定会带人到这儿来搜索的，便切断总开关，溜之大吉了。

“股办法。就着手电筒的光，再往里面走走吧。小泉君，那个监禁你的铁屋子在哪儿啊？”

“在最里面呢。顺着这个走廊一直走就行。我来作向导吧。”

信雄说完这句话，借过小林手里的手电筒，慢慢地朝走廊深处走去。

走着走着，他担心那个三角胡子的蛭田博士会一下子伸出头来，掏出手枪来对着他，吓得他浑身颤抖不止。还好，一路上什么也没出现，便找到了那个天花板会动的小房间。

“嗯，是这儿吧。要是被关在里面，看着天花板往下沉，真是要被吓坏的啊。那家伙竟然造出如此可怕的刑讯道具来。”

明智侦探边说边查完控制天花板活动的机关以后，走进了那个可怕的小房间。他举着手电筒查看地板和天花板，也没找出什么重要的线索。于是，他吩咐两个少年和他一起把这幢房子里的每个房间都好好地搜查一遍。

那些房间的门都没有上锁，所以三人举着手电筒一个接一个地把房间里的墙壁和天花板都照了一遍。全是些没放家具的空房间，地上连一张纸片都找不到。就这样，三个人仔细地查完了三个房间，来到了位于这幢房子正中的一个最大的房间。

当走在最前面的明智侦探一步跨进房间里的时候，突然，真的是突然，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了一阵笑声，而且是啊哈哈地高声大笑。

明智侦探、小林还有信雄他们三人都一直以为这是一间没人住的空房子，在这漆黑一团的房间里乍然听到笑声，受到的惊吓是可以想象的。

连名侦探明智也情不自禁地停住了脚步。信雄的手在剧烈地抖动，拿在手里的手电筒的光也跟着上下晃个不停。

几个小时之前，受到了那样惊吓的少年信雄，此刻在心里喊着，“啊，又出来啦！”他作好了随时逃跑的准备。在黑暗中，没人能看清他的表情，可是脸色一定变得像幽灵一样苍白。

“啊哈哈哈……明智君，辛苦了。你是来取回国宝的呢？还是为抓获本人而来的呢？真可惜，我还没有笨到可以让你这样平凡的侦探随便抓获的地步。啊哈哈哈……”

那个黑暗中的声音旁若无人地大笑着。

啊，是二十面相。被认为已经远走高飞的二十面相，还隐身于这幢空荡荡的房子里，像一匹凶恶的野兽一样等待着他的老对手明智小五郎的到来。

听到这个声音，明智侦探全身一振，一把夺过信雄手里的手电筒，朝发出声音的方

向照去。

可是，在这个房间里看不到任何人的身影。和其他三个房间一样，也是一个空房间。

哦，对了。这个房间和刚才几个房间不同，进门的地方先是有一个小间，里面还有个里间。现在，手电筒的光正好照在里间的门上。二十面相的声音就是从里间发出来的。

二十面相摆出这么胆大包天的阵势，一定有诈。他会不会已经在内间的黑暗里摆好了可怕的陷阱，等待着冒然闯入的三人呢？

信雄想到这儿，觉得像是走进了鬼屋一样可怕。

真不愧是名侦探明智，没有丝毫害怕的样子。他毫无顾忌地走到了里间的门前，一下子把门推开。然后，举起手电筒朝宽敞的里间照了起来。小林也神气十足地紧跟其后。看着他们勇敢的样子，就是再害怕也不能缩在后面了。事后说不定还要被小林取笑，也给少年侦探团丢脸啊。信雄只好鼓足了勇气，战战兢兢地跟在两人的后面。

看到这里，各位读者会感到从听到二十面相的声音到三人进入里间的门，一定费了好长时间吧。其实，也只有在一二秒钟的一刹那间。

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一刻也没有停过，还继续在摆着威风。

“喂，明智君，我现在可真是高兴极了。把你那些可恨的手下一个一个结结实实地给收拾了一遍不算，还得到了那些价值连城的宝物。

“今后，我也不打算放弃这个赚钱的好买卖啊。没有接受我的礼遇的小子嘛，还剩下包括小林在内的一半呢。

“等到这几个都完了，就轮到你了，明智君。我打算给你的那份礼物留到最后呢。因为留在后面可以获得更大的快感嘛。啊哈哈哈……明智君，你还是现在就做好准备吧，免得到时候摆出一副哭丧的脸。”

明智侦探进了这个房间，一句话也没说过，只是举着手电筒对准放出声音的那个方向。不可思议的是，这个房间也是空空荡荡的，什么东西也没有，也看不见二十面相的影子。

窗户也关得严严实实地，除了三人进来时的那扇房门以外，看不出有其他的出入口。这是一个没有一样家具的空房间，没有任何藏身的地方。

三人把这个漆黑的大房间里仔细地看了一遍后，小林好像注意到了什么。

“啊，那边好像有人！”

他小声地说了一句，拿过明智侦探手里的手电筒对准了房间的一角照去。

在那个圆形的光环里，显出了一个奇怪的东西。是一个古代的西洋盔甲。那头盔和铠甲都是铁制的。那银灰色的盔甲摆成西洋画里骑士身上穿的样子。因为放在一个角落里，所以到现在为止没有引起三人的注意。

在这个空洞无物的房间里，放上一副谁也预料不到的西洋的盔甲，实在是有点阴森可怕。

为了好好地查一查那个被发现的盔甲，明智侦探径直朝它走去。可是，当他走到离盔甲一米远的地方，那个阴险的笑声又带着可怕回声在整个房间里回荡起来。这个声音实在太响了，明智侦探情不自禁地往后退了一步。这时，那个笑声一下子停住了。

明智侦探再一次起步朝那个盔甲靠近时，像是等在那儿一样，那个笑声又响了起来。

这个声音好像是从盔甲中传出来的，而且好像是从头盔和脸盔那被遮着的部分里传出来的。

啊，是那个装饰品的盔甲在笑。不，盔甲是不可能一会儿笑，一会儿说话的。肯定是有人钻到里面。那不是装饰品，而是一个人戴着头盔，穿着铠甲站在那儿呢。到底是谁脚不用说也可以猜到，一定是二十面相。

明智侦探注意到这一点后，便摆好了架势，逼视着那个怪物盔甲。小林和信雄情不自禁地握住了手，身子也凑到了一起了。

那个盔甲会不会马上迈开步子，拔出挂在腰间的那把剑，朝三人劈过去呢？二十面相可不会做这种想当然的动作。不过，谁也不能否定那个盔甲的里面藏着什么可怕的阴谋。

明智侦探摆好架势，一步一步地继续朝盔甲靠近。当他走到一定的距离的时候，盔甲便在那儿放声大笑。

这一回明智侦探可没有后退，而是停下了脚步，瞪眼怒视着对手。

那盔甲仿佛为了与他较劲，也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笑个不停。像遇见了非常可笑的事情，毫不停顿地一直笑下去，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二十面相是不是疯了？

可是，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不单是二十面相，就连明智侦探也像发了疯似的，冷不防地开口大笑起来。信雄被这可怕的场面，吓得浑身颤抖。

“先生，您是怎么了？有什么可笑的啊？”

小林也忍不住抱著名侦探的手臂大声地喊叫。

可是，明智侦探还是没有收起笑声。不仅如此，还更大声地，捧着肚子笑个不停。

“哈哈哈……实在是太好笑了。小林君，我们是被一个假人吓住的啊。这里，除了我们以外什么人也没有。这是真的是没人住的空房子啊。”

啊，明智侦探是不是脑子出问题了啊。他怎么会说出这种话呢？他明明听见二十面相在笑，还说这儿除了他们谁也没有。

“可是，先生，那个盔甲里不是有人藏在里面吗？”

小林为了让先生回过神来，提醒了他一句。明智仍旧笑个不停。

“哈哈哈……那个盔甲里什么也没有啊。你还没注意到吗？好吧，那我就把发出笑声的家伙找出来给你看看吧。”

明智侦探一边说着这些莫名其妙的话，一边放下刚才的架势快步靠近了盔甲，一把将那个头盔打落了下来。只见那个头盔就像是一只被切下来的脑袋，在地板上滚动。这样一来，就可以证明里面的确是什么也没有。因为，那没了脑袋的铠甲还在不停地笑着。简直是个妖怪。一只没了脑袋也会发出声音的妖怪。

明智侦探不管这些，又抱起铠甲的身体部分，将它搬离原地。

“看，那声音就来源于这里。”

顺着明智侦探手指的地方一看，那个刚才放铠甲的地方，放着一台留声机，一张唱片还在不停地转着呢。

二十面相跟他们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料到，明智一定会到这儿来的。为了取笑明智，故意使出了一个费工费时的把戏来，好像是在警告明智，“要想抓我的话，就是这个下场。”

经过仔细的检查才发现，从留声机上拉出了一根电线安在走廊入口处的门内侧和离盔甲大约一米左右的地方。只要有人踩在电线上，留声机上的唱片就会转起来。真是个巧妙的机关啊。

看来，这回又让那个怪盗二十面相获得了胜利。就算一开始明智侦探没有接这个案子，可是显然他又输给了二十面相一次。

“小林君，还有信雄君你们都好好地记住。我无论如何也要将那个家伙抓获。就用这只手抓住那家伙的脖子。被他这么嘲笑了一番，实在是忍无可忍了。

“从现在开始算起，一个月以内，怎么样？一个月以内，我一定把二十面相送进监牢。”

平时，无论遇到怎样的大敌都是笑眯眯的名侦探，只有这一次才瞪起了愤怒的眼睛，

咬牙切齿地发誓要向二十面相报仇。

二十面相也发出了继续向少年侦探团报仇的誓言。不光是这些，那个留声机里还说就连明智侦探也不会放过的。

啊，人称日本第一的名侦探和举世无双的怪盗之间的这场斗争，马上就要到达高峰了。是明智侦探赢，还是二十面相胜，决战的那一天真是叫人望眼欲穿。

少年探险队

自那以后，二十面相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明智侦探和警察们都一直在搜索地的行踪。他到底藏到哪儿去了呢？他不是说一定要把所有的少年侦探团团员都报复一遍，才罢休吗？难道他忘了自己发出的誓言了吗？

是二十面相放弃了他的复仇计划了，还是害怕被擒拿归案而逃离了东京？不不，千万不能大意。对手可是一个会使魔法的怪物啊。也许他正躲在东京的某个角落里，等待着时机的到来呢。而且，说不定这一回的计划会更加惊天动地呢。

二十面相销声匿迹了二十天左右，刚好有星期天和星期一两天的连休，少年侦探团的团员们决定一起外出郊游。

二十面相一点不肯露面，少年们开始觉得闲得无聊了。春天也快过去了，正是一个郊游的好季节。精力充沛的团员们觉得实在呆不住了。要是没什么案子可破的话，登山活动也可以锻炼身体嘛。

一个星期之前，少年们开始讨论接下来的两天连休到底到哪儿去。团员桂正一和筱崎热情地向大家建议，到奥多摩的钟乳洞里去探险。

他们是同一所中学一年级的同学。因为听他们的同学说起跟大学生的哥哥一起去那个钟乳洞的事情，被那个同学描述的钟乳洞里的奇异景观迷住了。

少年侦探团团员们听说要到深不可测的洞穴里去探险，都高兴地举双手赞成。因为这是一群特别喜欢冒险的少年。休息天的郊游去奥多摩的N钟乳洞的事就这样定了下来。

对少年们来说，这次郊游的路是稍微有点远。可是，除了十名团员以外，还有少年老成的团长小林芳雄带队，团员们的爸爸妈妈也就放心地同意了。当天也就是星期天一大早，天还没亮，大家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了新宿车站的集合地点。每人都背着一只登山包，手里提着一个水壶，个个都是英姿勃勃的登山打扮。有人把自己爸爸的手杖也拿来了。

坐上中央线电车大约一个小时，再换乘支线又坐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来到了终点。下了电车，再乘公共汽车沿着河岸大约开了三十分钟，前面的山路非常狭窄，车子是开不进去的。

于是，少年探险队一行十一人下了公共汽车，各自在脚上缠上登山用的草鞋。在团长小林芳雄的率领下，高唱着进行曲，情绪激昂地出发了。

四面景色秀丽，一边是一片新绿的高山，一边是川流不息的溪流。溪流的对岸也是绿叶葱葱的一座山峰。溪水哗哗流淌的声音在耳边回荡，小鸟也像是与水声竞赛似的婉转啼鸣。晴空万里，春天的阳光毫不吝啬地一泻而下，照得山上的那些嫩叶闪闪发光。

“啊，吓了我一跳。不知什么从我旁边跳了过去。”

“是野兔。看，在那儿，在那儿。啊啊，不见了。”

“是真的吗？”

“怎么会是假的呢？那家伙长着发灰的长耳朵，一蹦一蹦地跳了过去。说不定它的窝就在附近呢。”

“兔子也就算了。会不会有熊啊？”

“没关系。这一带不会有熊的。”

“哼，要是熊来了，我就像金太郎似的跟它摔相扑，把它给活捉了。”

相扑选手桂正一的一句玩笑，惹得大家齐声大笑。

就这样，一路上又是唱又是跳的，十多公里的山路对这些生气勃勃的少年们来说真是一点也不在话下。正午刚过，一行十一人就来到了钟乳洞前。

离洞口不远的地方，有一间破旧的小屋，门前放着些汽水、糖果什么的，像是一家小卖店。少年们从店门口走过的时候，一个山里人打扮的身体强壮的老伯伯笑容可掬地走了出来，跟少年们打着招呼。

“你们是来参观钟乳洞的吗？”

“是啊。今天有没有比我们来得更早的人啊？”

小林团长也笑眯眯地问道。

“不，还没有人来呢。最近到这儿来参观的人越来越少了，真是冷冷清清的。你们是学校里组织出来郊游的吗？全是些孩子，跑那么远的路到这深山里来，可真不容易啊。一路上没有遇到猛猛甲吗？”

“哈哈哈，什么是猛猛甲啊？是山里的妖怪吗？那家伙一定是被我们吓得跑到山对

面去了吧。因为我们是少年探险队嘛。”

调皮的桂正一挺起了胸膛，摆出了一副神气活现的架势，惹得那位老伯伯哈哈大笑。

“老伯伯，这地方放上这些汽水糖果什么的，会有人来买吗？”

爽快的大野敏夫不客气地问道。那伯伯也不生气，指着店里答道：

“哈哈哈……这种生意怎么赚得到钱呢？看看那个，那儿挂着的那支猎枪，那才是我的老本行呢。我是个打猎的。”

“啊，您是个猎人？那，您都抓了些什么呢？是黑熊还是野猪？”

“哈哈哈……要抓那些家伙的话，不往山里头去是抓不到的。不过，今年正月里头，我就在这一带的山林子里抓到了一只大黑熊。真想让你们也亲眼看看啊。”

“哎，是真的吗？伯伯真是个了不起的高手啊。”

“嗯，这猎也打了有四十多年了啊。哎，你们都带了盒饭了吗？进洞之前还是先把饭吃了的好啊。这洞里可深着呢。吃完盒饭，我带你们进洞吧。”

“啊，伯伯，您是说为我们做向导吗？”

“嗯，春、秋两季，这可是我的一份临时收人啊。”

“可是，我们就用不着了。出来之前，我们把介绍这个钟乳洞的书都仔细研究过了。我们还带着各种各样的探险工具。一百多米长的绳子带了三根呢。把它扣在洞口，拽着绳进洞就不会迷路了。

“另外，我们还带了三只手电筒。指南针和小刀等也都备齐了。我们是来探险的，如果叫人做向导的话，就没意思了。”

听了小林的这番解释，那位老伯伯也只好点头称是。

“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就不做了。虽然你们是第一次进洞，可是这洞里也只有那几条小路，转来转去还是会回到洞口的。而且，你们还带着那么长的绳子做路标，没什么问题。那就快填饱了肚子，进洞慢慢看吧。”

说完，老人朝这些兴致勃勃的少年们看了一眼。

少年们各自找了块岩石坐了下来，放下背上的登山包，从里面取出了包着竹叶的饭团和放着酸梅的盒饭便大口地朝嘴里塞了起来。那老伯伯也边开着玩笑，边走进了那间小屋。

黑暗中的迷宫

少年们在小鸟那婉转动听的歌声的伴奏下，匆匆地吃完了带来的盒饭，喝了一口水壶里的水。接着，有的人从背包里取出绳子；有的人取出手电筒，分头做好了进洞的准备工作后，便起身朝洞口走去。

一块形状古怪的巨大岩石就像是人工雕出来似的，赤裸裸地露在大山的脚下。岩石上的那个黑乎乎的大口就是进入钟乳洞的入口。

“我们就要进入洞窟里的迷宫了。筱崎君，你是负责扣绳子的。就在这儿吧。来，把绳子紧紧地扣上。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你都不能把绳子丢了啊。要是丢了，我们大家就会迷路的，明白了吗？”

筱崎君按照小林团长的指示，拿着那团打包用的绳子找出绳头，将它紧紧地扣在一块尖尖的岩石上。

“手电筒就先交给羽柴君吧。要是三支手电一起用的话，把电池一下子都用完就糟了。来，羽柴君，先点上一支手电跟我一起进去吧。”

被团长指名跟他一起先进去的壮二，已经打开了手电勇敢地率先走进了洞口。

接下来是小林团长，然后是小泉信雄、相川泰二等十名团员，一个接着一个地进了洞。压阵的是手里抱着一大团绳子的筱崎，他最要好的朋友、相扑选手挂正一像护驾似的紧贴在他的身旁。

进了洞口，只走了五六步，路就变得越来越窄了。大伙不得不趴在地上朝前爬行。因为书上介绍过，只要穿过一条十来米长的窄路，便会到达一个宽敞的大洞。所以，大家都一声不响地忍受着恐怖和不安，摸着冰凉的石壁往前爬着。

过了没多久，果然觉得身子两边碰到的岩石一下子消失了，好像来到了一个宽敞的大厅。不知这个洞有多高，抬起头也看不见洞顶的岩石。

筱崎君，绳子没问题吧？”

“嗯，没问题。”

这声音就像是对着深井口大喊那样，洞里响起一阵阵的回声。

“哎，羽柴君，朝对面照一照。”

手电筒的光像一只小小的探照灯，一直照到了远处乌黑的石壁上。从光柱的长度来看，这是一个至少有二十多平方米的大洞窟。

“从这儿开始，好像就要分成几条小路了。我们先摸着石壁转一圈，再决定朝哪一条小路进去吧。”

“哎，这儿有个洞口，这就算是第一号小路吧。”

“哎，怎么好像有流水的声音啊？”

“嗯，听说这个钟乳洞里有许多地下小河呢。顺着这条小路走下去，一定可以找到小河吧。”

“啊，看，是钟乳石。洞顶上有许多白冰柱似的东西里在那儿呢。”

羽柴手里的手电在洞顶的一角照出了一团圆圆的光环。果然，在那个光环里，挂着许多长长的奶黄色冰柱似的钟乳石。

“再往下看看吧。下面一定有石笋吧。和看见了，看见了。简直就像个白色的毒蘑菇。”

大家被眼前这些不可思议的景象惊呆了，仿佛来到了童话里的魔法王国，产生一种奇妙的感觉。

四周漆黑一片，只有那只手电筒发出一束光柱照在那些龇牙咧嘴的钟乳石上，把人带入一种如梦如幻的境地。仿佛正处在一个恶梦里，身后的黑暗中藏着一只怪兽，随时都有可能冲出黑暗，把众人一口吞没。想到这些，勇敢的少年们也情不自禁地倒抽了一口冷气。

“啊·……！”

不知是谁，突然发出了一声尖叫。

这声尖叫声在空旷的洞窟中回荡着，就像是远处有一只怪兽在拼命地吼叫着。

“是谁啊？出什么事了？”

“不要吓人啊。”

“是我，是我。”

“是斋藤君吗？怎么了？”

“脖子上碰到了个像冰一样的东西，吓了我一大跳。”

“哦，那是洞顶的岩石上落下来的水滴。”

一大声地说话，远处就会传来怪兽吼叫似的回声，吓得大家都不敢大声地说话了。

就这样，大家摸着石壁绕着洞窟走了一圈，发现了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小路，确证了这个洞窟里一共只有四条叉路。大家商量决定走其中最宽的第二号小路。

因为这条路还比较宽敞，就不用爬行了。大家还是排成一列纵队继续往洞窟的深处走去。走了大约有十多米，眼前的路一分为二了。

“不管分成几条路，我们也不怕。反正我们有绳子做路标。选一条宽一点的朝里走吧。”

领头的小林边说，边率先走进了右边的那个稍宽一点的洞口。

“唉，这儿小路可真多啊。记得一共走过几个洞口了？”

“五个。

“对，是五个。看来要是没有绳子做路标的话，是没办法出去了。绳子没事吧？”

“嗯，没事。不过绳团是越来越小了。大概只剩下二十多米了吧。从入口处到这儿，我们已经走了八十多米了。”

“只有八十多米啊。我还以为已经走了有五百多米呢。”

黑暗中筱崎和桂正一两个好朋友手牵着手说着悄悄话。

走在前面的小林和羽柴开始渐渐地习惯了眼前的黑暗，他俩为了看看身后队员们的情况，将手电筒朝身后照了照。顺着微弱的手电筒的光线看过去，一个个戴着黑色学生帽的脑袋在晃动。

“简直就像是地狱里的旅行啊。矿山的洞穴也一定跟这一样吧？”

“嗯，是吧。虽然有点害怕，可还是挺浪漫的哦。我可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来到这样的地方啊。”

说话的是走在队列中段的上村洋一和斋藤太郎，他俩也手搀着手呢。

就在这时，从队列的前面传来小林团长的声音。

“啊，这种地方怎么会有一块跳板的呢？是一块又厚又结实的木板啊。”

说着，小林站住了。黑暗中的队列也跟着停了下来。

怪物

“羽柴君，下面好像是个很深的洞穴啊。手电筒借我照照。”

小林团长从羽柴的手里接过手电筒，朝脚下的洞口照去。

这是一个很宽的洞口，技术再高的跳远选手也不可能从眼前的这个大窟窿上跳过去。洞口上搁着一块厚板做跳板，木板着上去还是新的。肯定是有人最近才放上去的。

小林用手电筒朝跳板下面照去，为了测一下这个洞到底有多深。因为这是一个口小肚大的洞，所以手电筒的光线照不到洞底，无法测出洞的深度。竖起耳朵还可以听见从洞底下传来的流水声。要是谁一失足掉了下去的话，可就没救了。

“大家千万要小心。这可是一个深不可测的无底洞哦。”

小林大声地叮嘱着小伙伴们。他的喊叫声传进了那个无底洞里，嗡嗡地从洞里传出了一阵阵巨大的回声。

这时，照向洞口的那条手电筒的光柱里，出现了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以极快的速度一闪。

借着手电筒微弱的光线，隐隐约约地可以看出，那是一只颜色灰灰而且软绵绵的东西。只见那东西忽然变大，像箭一样峻地一下子从小林和羽柴的眼前飞过，然后便消失在四周的黑暗中了。

羽柴毫无准备，吓得“哇！”他尖叫了一声，身子朝后一闪。可是从那个像大井口一样的黑窟窿里蹦出来的东西不仅是一只。

听到羽柴的尖叫，吓得少年们赶紧手拉着手聚在了一起，一齐朝那个洞口望去。只见那种灰灰的、软绵绵的东西一个接着一个地不断地往外冒。然后像一阵狂风似的呼啸着朝黑暗中飞去，简直就像是一群来自地狱的恶魔。

“啊，是蝙蝠。是一群蝙蝠。没事了，没事了。是洞里的蝙蝠见了光受到了惊吓冲了出来。”

尽管小林团长在拼命地向小伙伴们解释。可是少年们都是第一次见到活的腺癌，所以都吓得恨不得马上就朝洞外跑。

“怎么了？大家都吓成这样了吗？要是让人家知道探险家被蝙蝠吓跑了，不笑掉大牙才怪呢。不用怕，还是继续前进把。小心脚底。”

小林一边目送着那群蝙蝠消失在黑暗中，一边给小伙伴们打着气。说完便拉起羽柴的手踏上了架在洞上的那块跳板。

少年们被团长小林这么一说，也不好意思地手拉着手成一列纵队跨过跳板朝着洞窟深处继续前进。

走过一段狭窄的小路以后，两边的石壁突然消失了，四周好像空空荡荡的，变得宽敞起来。原来，少年们已经来到了第二个宽敞的洞窟。

“哦，我们又来到一个宽敞的洞窟了。还是跟刚才一样摸着石壁朝右绕洞走一圈吧。”

按照小林团长的指示，大家开始摸着冰凉而又高低不平的石壁绕着洞窟走了起来。

这时从队伍的后面发出“啊！”他一声尖叫，接着又听见啪嗒一声，像是有什么东

西倒了下去。

“哎，怎么了？是谁在叫啊？”

“是筱崎君拌了一下摔倒了。”

走在队伍最后面的桂正一回答了小林的问话。

小林打着手电来到了队伍的尾部一看，倒在地上的筱崎忍着痛正要爬起来。

“不要紧吧？伤着了没有？”

小林关切地问道。

“嗯，伤倒没伤着，可是……”

“什么可是？”

“怪啊。

“怪，什么怪啊？”

“我可能犯了一个大错误了。”

“啊，什么大错误啊？”

“绳子好像断了。看，我再怎么拽也好，一点也没有拉紧的感觉，反而把绳子收回来了。”

波崎急得快要哭出来了。

“啊，是真的吗？快让我看看。”

听到这些，小林也着急起来。他赶紧从筱崎手里接过绳团一拽，果然，那条用来做路标的绳子不知在什么地方断开了。拽来拽去，把绳子全收回来了。少年们听说了这件事，紧张地聚集到小林和波崎的周围。

“绳子断了，是真的吗？”

“唉，真没办法。这样一来，我们大家不就回不去了吗？”

“筱崎君，你不该心不在焉嘛。那根绳子可是我们大家的救命绳啊。”

被大家你一言我一句地一责怪，跌倒在地还没爬起来的波崎哭了起来。他边哭边说：

“全怪我不好。你们打我吧。狠狠地打吧。都怪我没把绳子管好。”

被他这么一哭，大家都静了下来，不好意思再责怪他了。在寂静的黑暗里，谁也不说一句话，只听见波崎的抽泣声。

“哎，大家可不能怪筱崎君啊。看，这是绳子的断口。一定是被岩石搓断的吧。喔，看这儿。”

被小林团长这么一说，大家又赶紧凑到了他的身边一看，那根长长的绳子几乎全收了回来。小林将绳子的断口举到手电筒光下仔细地查看了一遍。

“看，这好像不是被搓断的。这是用剪刀剪出来的断口啊。”

很明显，绳子的一端是被锋利的刃具割断的断口。

“可是，奇怪啊。到底是谁割的呢？这个钟乳洞里除了我们，没人进来啊。”

“是啊。我们大家都觉得奇怪啊。为什么？为什么要把我们的绳子割断呢？”

“可是没有谁会开这么恶劣的玩笑吧。真想不通。啊，说不定……。

“哎，什么说不定？”

小林正要往下说，突然从洞窟深处的黑暗里，传来一阵恐怖的声音，仿佛是一只巨兽在扯着嗓子狂吼着。大家一下子停止了说话，竖起耳朵静听那个奇怪的吼声。那吼声越来越大，而且正朝着他们逼近。少年们情不自禁地把手伸进了口袋，握紧了口袋里的小刀，紧张地注视着黑暗中的动静。

看来那是一只巨大的动物，要不然绝对不可能发出那样的吼声。也许是一只黑熊迷了路，不小心闯进了洞里的吧。

“大家先不要动。要是有危险的话，我会发出暗号叫大家顺原路逃出去的。”

不愧是小林团长，此刻他沉着冷静地向小伙伴们发出指示，然后举起手电筒朝发出吼声的方向照去。

只见一只大得超出大家想象的东西，在手电筒的光柱里显了形。少年们看了，都吓得不敢动了。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动物存在呢？这简直就是一头可怕得无法形容的妖怪。

那妖怪全身长满灰鼠色的长毛，长得比大人还要高，后腿直立地站在那儿。脑袋也是奇大无比，那张圆脸看上去比猫头鹰要大上三十倍。那张长满长毛的脸上，高高地竖着一支鸟一样的嘴巴，上面还有两只圆圆的眼睛在闪闪发光。

少年们被吓得仿佛定住了神似的，已经没有力气避开那个怪物的眼光，只好就这样和那个怪物互相瞪着眼睛。过了一会儿，那怪物又朝前走了二三步。接着只听轰隆一声，那怪物竟然展开了翅膀。

那不是鸟的翅膀，而是一副恶魔的翅膀。就像是西洋画上看到那种长在恶魔身上的翅膀，看上去足足有五米多宽，是一对巨翅。

起初，大家都还以为遇到了一只巨大的怪兽。可是，看着看着，渐渐地明白过来了。

原来这是一只蝙蝠，一只比普通的蝙蝠要大上成千上百倍的巨大蝙蝠。

难道是刚才从那个洞穴里飞出来的那一群聚在一起变出来的吗？还是那群小蝙蝠是它的后代，而它又是在这个钟乳洞里活了几百年的洞主呢？

少年们被眼前这恶梦似的情景，吓得心脏几乎都要停止跳动。

那怪物依然在黑暗中通视着这些少年，还一步一步地向他们逼近。它展开那巨大的翅膀，作出随时都会朝少年们扑去的样子来威吓他们。

“大家跟着我快跑。”

小林实在忍不住了，他一面打着手电筒照着路，一面朝着进来时走过的那条路跑了起来。不要以为他是想率先出逃，因为他手里拿着手电筒，不跑在前面照着路的话，就谁也跑不出去。

听到团长的声音，少年们一下子回过神来，争先恐后地跟在小林的后面朝洞口方向跑了起来。跑在最后一个的是大力士桂正一。

就算他是个相扑选手大力上，也赢不了那个巨大的怪物。所以他也紧跟着大家跑了起来。一边跑还要一边紧张地留意着身后的怪物，怕它会冷不防地朝他扑来。

跑在最前面的小林，生怕团员里有人掉队，一边朝前跑还一边回头看着，就这样来到了刚才那个架着跳板的洞口他也不知道，差一点儿掉进洞里。

啊，不好。刚才架在洞口的那块跳板怎么不见了啊？要是没有那块跳板的话就跑不出去了。这又不是一个纵身一跃就可以跳过去的小洞，这个宽大的洞口堵住了少年们唯一的出路。

钟乳洞里一定藏着一个对少年们抱有敌意的坏东西。要不然那块跳板不可能自动消失啊。刚才把路标的绳子割断；这会儿又搬走了洞口的跳板：一定是有人故意跟少年探险队作对。

可怜的少年们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

眼前的这个大窟窿，像魔鬼一样张着黑森森的大口，仿佛要把少年们一口吞灭。身后还有那只怪兽，正吼叫着对他们紧逼不舍。

难道少年侦探团的十一名团员，就这样在这个黑暗无边的的洞窟里，无助地走上悲惨的绝路吗？

就在少年们蹲在那个无底洞的洞口，浑身发抖，喘着粗气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叫少年们失魂落魄的事情。

背后的黑暗中突然传来一阵人的笑声。小林提心吊胆地举起了手电筒朝着那个笑声照了过去，只见在大约五六米远的黑暗里，那个怪物后腿直立地站着，张开那张尖嘴在哈哈大笑。而且，那声音竟然像是一个少女的笑声。

少年们吓得倒抽了一口冷气，目瞪口呆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啊，一只会笑的大蝙蝠，一只会发出少女般笑声的大蝙蝠。

少年们简直无法相信眼前的这一切。他们怀疑自己是在做梦，或者是已经被这个充满妖气的洞窟整疯了，脑子里出现了一种幻觉。

会说话的怪兽

过度的紧张和恐惧使少年们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

看见一只跟大人一般大的蝙蝠就已经令人惊愕不已了，它还会发出少女般的笑声更是令人难以置信。

在这群被吓得半死不活的少年们的耳边，又响起了一阵恐怖的声音。那个大蝙蝠竟然开口说起人话来。

“嘿嘿嘿，真是一帮窝囊废。还是什么少年侦探团员呢。喂，小林君，怎么连你也在发抖啊？平时的那些本事都到哪儿去了？”

此刻，在这个洞窟里，除了少年侦探团的十一位少年以外，没有其他人。那个还在不停地回荡着的声音，一定是从那只大蝙蝠嘴里发出来的。

小林举起手电筒对准发出声音的方向照了过去。在那个圆圆的光环里，露出了怪兽那牛一般大的脸。不知不觉中，那个怪兽已经来到了离少年们只有一米远的地方。

少年们瞪起眼睛想把那个怪兽吓跑，却被那个可恶的样子吓得赶紧闭上了眼睛。怪兽虎视眈眈地瞪着两只鬼火一样发亮的眼睛，逼视着少年们。

那突出来的尖嘴正在一张一合地动着，从嘴巴的缝隙中可以看到怪兽的满嘴黄牙和腹红色的舌头，好像恨不得一下子张开那个血盆大口，把少年们一口吞下。

但是，少年小林看着那张怪脸已经不觉得害怕了。因为他聪明地判断出，动物是不会说人话的。一定是有一个真人躲在那个怪兽的身子里面在对他们说话。

“你是谁啊？到底要把我们怎么样啊？”

小林举着手电筒，逼问着那个怪兽。

“哈哈哈……还不明白吗？我，就是你们一直要找的人啊。”

大蝙蝠得意地笑了起来。啊，是人，是一个伪装成大蝙蝠的人。

少年们这才明白过来，像是从恶梦中醒了过来似的松了一口气。虽然不用再担心什么妖怪了。可是一想，那个伪装成怪兽的人到底又是谁呢？心里又生出了另一种恐惧和不安。

少年们的脑海里几乎同时闪出了那个人的名字。因为，使出这种鬼把戏来捉弄少年侦探团员们的除了他以外，没有第二个人。

小林也马上想起了那个人，可是在这恐怖的黑暗中，要把那个人的名字说出口来是需要相当的勇气的。因为那个人比眼前这个妖怪大蝙蝠更令人恐惧。

小林犹豫了一会儿，终于下定了决心大声地喊出了那个名字。

“你，就是二十面相。”

“哼哼哼，总算明白过来了。对，我就是二十面相。二十面相不光会变成各种不同类型的人，也会变成动物。这种世上不存在的动物。哈哈哈……

“谁也不会想到，二十面相会出现在这个洞窟里吧。怎么样？这一招高不高？哈哈哈……

“其实，你们的这个探险计划从一开始就是我策划的。你们全都中了我的圈套。那不是桂君和筱崎君吗？就是你们两个人建议大家到这个钟乳洞里来探险的吧？你们是听了同班同学的介绍。对这个钟乳洞着了迷，才向大家提出这个建议的吧？可是你们知道又是谁把这个钟乳洞的故事告诉那个同学的呢？就是本人，二十面相。哈哈哈……

“你们不知道这是我设下的一计，兴冲冲地来到了这个钟乳洞。还神气活现地拒绝了向导，用绳子做路标走进了这个迷宫。怎么样？我什么都知道吧？

“割断那根绳子的是我，在那个大窟窿上放上一块跳板的也是我。然后，我就变成了这个怪物，出来把你们吓得半死不活。

“哈哈哈……真是痛快，痛快！我曾经被你们这帮小鬼整的好苦啊。我一直在等着向你们还礼呢，今天总算让我出了这口怨气了。我这个大蝙蝠出来的时候，瞧你们吓得那副傻样。哈哈哈……还号称什么少年侦探团呢。__遇上怪物就吓成那副样子。哈哈哈……

“不过，你们不要以为这就可以放心了。我的复仇计划是不可能就这样结束的。这么一点骗骗小孩的把戏是不能满足我的。真正的复仇计划才刚刚开始呢。

“哈哈哈……害怕了吧。

“这下你们可是一辈子也出不了这个黑洞了。这就是我对你们的惩罚。明白了吗？你们的那根做路标的绳子已经断了，只能在这个黑暗的迷宫里转来转去。

“还有眼前的这个大窟窿，你们是无论如何也跨不过去的。你们永远也出不了洞了。

“即使再过十天、二十天，你们也只好在这个蜘蛛网似的迷宫里转来转去。要不了多久，手电筒的电池就会耗尽。哦，最要紧的还是肚子会饿。在饥饿和干渴中，你们就会渐渐地丧失力气。那么，你们这十一个人就只好在这个黑暗中迎接末日了。

“还盼着有人从东京赶来营救你们吗？哈哈哈……那也没用。这只怪物大蝙蝠会埋伏在洞口把他们吓得屁滚尿流，撒腿就跑的。哈哈哈……”

也许各位读者会以为二十面相是在现出了人形以后，才发表了那番叫人心烦的演说的吧。不，当然不是。站在少年们面前的还是那只可恶的大蝙蝠，一直在龇牙咧嘴地滔滔不绝，整个洞窟里只有那个阴阳怪气的声音在回荡不息。

手电筒的那束圆柱形的光柱，照在那个怪物大蝙蝠的脸上，仿佛是出现在黑色的巨大幕布上的一个大特写镜头。尽管少年们已经知道对方就是二十面相，可眼前的这个恐怖的镜头还是令他们惊恐万分。

“我的这个计划的最终目的，没有别的，就是针对你们的先生，明智小五郎。我要把那个家伙也引到这儿来，让他与你们同归于尽。

“怎么样？你们要是回不了东京的话，东京可就要乱了套了。会惊动警察，当然也会惊动那个时刻挂念着自己弟子的明智小五郎啊。他一定会立刻起程来这儿找你们，我只要在这儿等着他上钩就行。

“我这个人是不喜欢见血的。到现在为止，还从来没有杀过人呢。不过，明智和你们这帮小鬼是自己在这个洞里饿死的，与我无关。谁叫你们跟二十面相过不去呢？这就叫自作自受。哈哈哈……”

扮成大蝙蝠的二十面相向少年们说出了他的最后一招以后，得意忘形地放声大笑。笑声撞在石壁上又变成回声反弹了回来，整个洞窟里此起彼伏地响起了那恶魔的怪笑声，可恶的笑声经久不息地回荡在少年们的耳边。

老猎人和名侦探

转眼就到了两天以后的中午。一位头戴鸭舌帽，身穿旅行装的绅士，来到钟乳洞附近的那个老猎人的家里登门拜访。他就是名侦探明智小五郎。

因为到了第二天，也就是星期一的傍晚，天都快黑了，那些去钟乳洞探险的少年们都还没有回家。他们的父母亲感到十分焦急不安，纷纷赶来找明智侦探商量对策。

明智侦探也心急如焚，不等天亮便独自一人朝钟乳洞赶去，比警察还要快一步，替十一位少年侦探团团员的父母亲们寻找他们的行踪。

当明智侦探来到那间山中小屋的门前，刚巧那个依然是一身山里人打扮的老人从小屋里走了出来。

“是来这个洞里参观的吗？”

老人慢悠悠地问道。看来他还不知道，两天前进钟乳洞探险的少年们失踪的消息。

“喔，不是来参观的。你就是这个钟乳洞的向导吧？”

“是啊。”

“我是从东京来的，叫明智小五郎。您有没有看见，前天有一群中、小学生一共十一个人来这儿参观啊？”

明智侦探边说边掏出名片递给了对方。那人好像不识字，他接过名片连看也不看，随口答道：

“对，前天是有一大帮学生来过啊。出什么事了吗？”

“那些孩子们进了洞吗？”

“进去了啊。他们说不用向导，一个个精神抖擞地进了洞。”

“那，您有没有看见那些孩子们出来呢？”

“那就没看见了。我因为有点事，到山下去了。不过，就算是我没看见，那些少年们也一定是回去了吧。怎么会在洞里过夜呢？哈哈哈……”

“可是，那些孩子们一直到今天早晨还没有返回东京。我一路上问了车站的站务员和公共汽车的司机，他们都没有看见那些孩子们回去。我担心他们会不会是在洞里迷了路，找不到出口了呢？”

“啊，还没回去啊？这可就怪了。我在这洞口做了十六年的向导，还是第一次听说有人进了洞没出来呢。会不会是那些孩子们仗着自己年轻力壮的，走进了钟乳洞的深处呢？”

老人抱着胳膊，歪着脑袋，有点想不通。

“那么，越往深处去，迷路的可能性当然也就越大喽。”

“不过，我平时给游客们做向导时，从不往太深的地方去。要是一个人进去的话，

也是走不了几步就往回跑的。实话告诉你吧，谁也不知道这个洞到底有多大，多深？”

“那，会不会是那些孩子们走得太远了呢？不管怎样，我还是打算亲自进洞看看。能不能给做个向导啊？看，我把手电筒都带来了。”

明智侦探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只小型手电给那老人看。

“行啊。那就马上下去看看吧。”

老人爽快地答应了明智侦探的请求，转身进了里屋，不知在里面做了些什么。随后便回到外间的店堂里，换上那双丢在泥地上的肮脏草鞋，站起身来便往外走。

明智侦探也提着手杖紧跟其后。就在两人走到离那间小屋大约有十来米的地方，突然小屋的后面出现了一个形迹可疑的人影。

这么热的天，那人却身披一件黑色的将军大斗篷，从头到脚都遮得严严实实地。那人还像小偷似的轻手轻脚地跟在两人的后面。

这个鬼头鬼脑的家伙到底是谁呢？会不会是那个。十面相的手下？不，不是手下，说不定就是他本人。也许，他是想跟在明智侦探他们后面一起进洞，再使什么鬼花招吧？

这人到底是二十面相，还是比二十面相更令人意外的人物呢？要不了多久就会真相大白的。

不管怎样，先请各位读者暂时将这个可疑的黑衣人在心里放一放。

打猎的老人和明智侦探谁也没有注意到身后的这个黑影。他俩边走边说着什么。来到洞口，两人二话没说便一头钻了进去。那个身穿黑斗篷的人影也紧跟着消失在洞里。

一进洞，明智侦探马上就打开了手电筒的开关，借着手电筒的光亮，跟在那个做向导的老猎人后面朝洞里走去。走了大约有二十多米，紧跟在老人身后的明智侦探突然大叫一声，手电筒也随着熄灭了，四周一下子陷入了一片黑暗。

“哎呀，怎么啦？跌了一跤吗？脚下危险，小心一点啊！”

黑暗中，就听见老人朝身后的明智侦探叮嘱了一声。

“啊，不好了。跌了一跤，把手电筒给弄丢了。啊，找到了，找到了。没关系，朝里面走吧。”

明智侦探拾起手电筒打开了开关。

虽然，手电筒只熄了大约三十秒，可是平时一贯做事谨慎的明智侦探怎么会出这样的漏子呢？况且，那些少年们从这儿走过的时候什么也没发生啊。这里面是不是隐藏着什么奥秘呢？

不过，那以后便再也没出什么差错，两个人一起顺利地走进了洞窟的深处。好像这个老人平时给游客做向导时走的路线刚巧与少年们所走的路线一致，两人在穿过了那个宽敞的洞穴以后，也来到了那个深不可测的无底洞口。

“这里有一块跳板。小心点，要是掉进了这个洞里，就会跌到十八层地狱里去的哦。”

不知什么时候，有人把那块跳板又放回了洞口。两人小心翼翼地跨过了那块跳板。

那老猎人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转过身去抓住那块跳板往那个漆黑的洞口里一扔。

“喂，你想干什么啊？没有那块跳板，我们不是回不去了吗？”

明智侦探吃惊地问道。

只听见那老人突然冷笑了一声，说出了一句奇怪的话。

“噢，你还打算回去吗？”

“这不是废话吗？你到底打算干什么啊？”

“嘿嘿嘿……这里就是地狱一丁目，只要跨了进来，就再也出不去了。”

“哎，你说什么？老头，你是不是疯了啊？”

“哼哼哼……明智先生，你今天怎么这么迟钝啊？难道还没有明白过来吗？”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直以为那老头是个为明智侦探做临时向导的老猎人，怎么会一下子翻脸了呢？连声音也变得年轻起来，而且还是东京口音。

“哎，那你是……？”

明智侦探显得有点惊慌失措，连拿着手电筒的手也在发抖，使得那束光柱在不停地晃来晃去。

“你以为我是谁啊？明智先生，是不是怕得不敢说出我的名字啊？哈哈哈……我就是你找了好久的蛭田博士，还有一个名字叫二十面相。哈哈哈……就连你这个名侦探也万万没有想到，这个钟乳洞的老向导竟然会是二十面相吧？

“不用说，你要找的那些小鬼也是被我关进洞穴的。你不知道吧？这个洞窟里住着一个跟人一样大的妖怪蝙蝠。那些小鬼都被大蝙蝠吓得半死呢。现在那十一个人都迷了路，就呆在洞里等着饿死吧。

“其实，那个大蝙蝠就是我变的。二十面相不光会变成各种各样的人，变起动物来也同样是得心应手。哈哈哈

“那你打算把我怎么样？”

明智侦探定下神来，不慌不忙地问道。

“让你也跟那些小鬼一样，呆在洞里等着饿死吧。要是让你继续活下去的话，就会跟我作对，坏我的事。没办法啊。因为我已经吃了你不少的苦头了，所以叫你从此以后再也不能挡我的路。

“我是讨厌杀人的。不过，你和你手下的那帮小鬼是自己饿死的，与我毫无关系。哈哈哈……太妙啦。这个钟乳洞给你们做坟墓简直是太合适了。

“喂，不许把手伸进口袋。我手里的子弹比你的飞得还要快呢。”

不知什么时候，那个扮成老头的二十面相已经举着手枪，对准了明智侦探的胸膛。为了保命，声称不喜欢杀人的二十面相露出了凶相。

被他这么一威胁，明智侦探也只好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了。

那十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年就不用说了，怎么连神机妙算的明智侦探也会中了二十面相的计，上了他的圈套呢。那个热情的向导一下子变成了二十面相，那块跳板又被扔进了无底洞里，名侦探就是再有本事也跑不出这个黑暗的迷宫了啊。

难道我们的明智侦探就这样输定了吗？命中注定他该和那些少年们一起在这个暗无天日的钟乳洞里等着饿死吗？

“哈哈哈……痛快，实在是太痛快了。有生以来，我还是第一次感到这么痛快呢。人称日本第一的名侦探竟然成了我二十面相的阶下囚。

“好吧，侦探先生，让我带你去见你的那些部下吧。让你好好地看看那帮小鬼的惨相。”

二十面相嘴里刻薄地唠叨着，用手枪顶住明智侦探的脊梁，逼着他朝洞窟的深处走去。

名侦探的惨败

明智侦探失去了还手的余地，不得不遵从二十面相的命令朝着洞窟深处走去。二十面相手里的那支手枪紧贴在他的背上，只要稍微停一停，那子弹就会从枪口飞出来。

两人一前一后地走着，途中二十面相还夺去了明智侦探手里的手电筒，拿在自己的手里。奇形怪状的石壁不断地从眼前闪过，一会儿走进不得不匍匐前进的小洞，一会儿又要穿过不得侧过身子走的细缝，就这样转来转去，走了大约有五六十米，四周渐渐宽敞起来。明智侦探被带进了一个大洞。

“看，你的那些可爱的弟子都缩成一团，哭着鼻子呢。”

二十面相边说，边举着手电筒朝一个角落照去。

手电筒的光柱先是照在了对面那冰冷的石壁上，接着便对准了那些被饥饿和恐怖折磨得有气无力的十一位少年的身上，一个挨着一个地照了过去。

从昨天到现在，少年们没吃过一点东西，也没喝过一口水。现在全都有气无力地蹲在这个大洞窟的一个角落里。当然，在开始的时候，他们想尽了办法，打算从这个黑暗的迷宫中逃出去的。可是，走来走去觉得总是还在同样的洞窟里转悠着。而且他们也实在是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跨过那个曾经架着一块跳板的大窟窿。

渐渐地，大家都累得全身软绵绵的，一点力气也使不出来，肚子也饿了起来。这些勇敢的少年们终于精疲力竭地倒了下去。

不过，他们从没有放弃希望。

“明智先生一定会来救我们出去的。先生他什么都知道，所以也一定知道我们正在这儿受着折磨。”

虽然谁也没有说，可是每个人的心里都在盼望着，恨不得明智侦探那张笑眯眯的面孔马上就出现在他们的面Bu。

就在这时，洞窟的那一头出现了动静，接着便是一束刺眼的亮光射了过来，还听见了二十面相那可恶的声音。

“喂，孩子们，你们尊敬的明智大先生来救你们了。明智先生为了营救你们，从路途遥远的东京赶来了。不过，可惜的是，你们的先生也成了二十面相的阶下囚了。哈哈哈……。”

“来，明智先生来看看你可爱的部下们吧。接下来，就是和他们一起在这里等着被饿死吧。想跟二十面相作对的家伙，都是这个下场。这就叫作自作自受，叫活该。哈哈哈…·”

这声音仿佛来自地狱的底层，带着可怕的回声，回荡在黑暗又空旷的洞窟里。

尽管少年们都饿得浑身软绵绵地，没有一点力气。可是当他们听到了这个可恶的二十面相的声音，马上都情不自禁地握紧了拳头，站了起来，瞪着眼睛朝着发出声音望去。

团长小林一听说明智先生进来了，忘记了二十面相的存在，忍不住朝着明智侦探的身影扑了过去，叫了一声“先生！”

小林扑到明智侦探的身边，摸索着一把抓住先生的手臂。

“是小林君吗？”

明智侦探也心疼地抚摸着小林的双肩。

“嘿嘿嘿，简直就像是悲剧中师徒相见的一幕啊。那就拉起手好好地再看一眼吧。因为你们再也见不到天日了，等于是被活埋在这个洞窟里了。”

二十面相扮成的老向导，得意洋洋地看着黑暗中的名侦探和少年助手的身影，嘴里还不停地嘀咕。看他得意得尾巴都要翘到天上去了。长期以来一直跟他针锋相对的名侦探和他的少年助手，现在都成了他的阶下囚。这能叫他不高兴吗?

此刻，这个恶魔为自己取得的巨大胜利所陶醉，那握着手枪的手也放松了警惕，垂了下去。他怎么也没有想到，那些被他折磨得精疲力竭的少年们，竟然还会有这么大的力气。他犯了一个错误。

就在那短短的十秒、二十秒间，相扑选手桂正一领着五个小伙伴，乘着黑暗，悄然无声地爬到了二十面相的脚下，看准对方得意忘形地垂下了握着手枪的那只手的时候，五个人一下子扑了上去死死地抱住了那只手不放。

“啊，疼死我了。”

二十面相被击中要害，忍不住叫出了声来。这也难怪，一起扑上去的少年筱崎张大了嘴巴一口咬住了那个恶魔的手腕，疼得他不得不松开了手枪。大力上挂正一见机，一把将手枪夺了过来。

机敏的明智侦探当然不会对眼前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当他知道二十面相遭到了少年们的袭击以后，马上就掏出了口袋里的手枪，对准了二十面相的胸膛。

小林也像一只小松鼠一样，敏捷地拾起了二十面相受惊后丢下的手电，迅速地将手电光打在了二十面相的身上。

黑暗中，谁也不说一句话，只听见剧烈的喘息声。

二十面相高高地举着双手，慢慢地前后面退了起来。手电筒的光柱追随着他的身影，明智侦探的枪口也紧逼不放。

十步、二十步，就这样一直退到了靠近洞窟的石壁的地方，那家伙突然像螃蟹似的横着走了起来，而且，那张被手电筒照着的脸上露出了可怕的冷笑。

哎，这又是怎么回事啊？被手枪逼得走投无路的怪盗，为什么要在这时候莫名其妙地笑起来呢?

看到这个情况，明智侦探和少年们一下子停下了脚步。因为他们知道，那个二十面

相这样笑的话，一定没什么好事。因此，决不能疏忽大意。

明智侦探他们定下神来，睁大了眼睛朝二十面相望去。哎，那是什么啊？在Ħ十面相身后的黑暗里，模模糊糊地显出了一个巨大的影子。

因为明智侦探是突然发现那个影子的，一时还无法判断出那是个什么东西。少年们可是一眼就看出来了。是蝙蝠，那只可恶的大蝙蝠。而且还不止一只，在第一只的身后，又出现了另一只的影子。

“先生，那是人，是人装的。”

小林拉着先生的手臂轻声告诉了他。

这时，从明智侦探他们的身后的黑暗里，突然传出了一声尖叫。听起来好像是年纪最小的羽柴壮二的声音。

明智侦探和小林吃了一惊，赶紧举起手电筒朝发出尖叫的方向照去。

这一照，可不得了。映入大家眼帘的是一个令众人既害怕又着急的场面。

后面又出现了一只大蝙蝠，而且正拽着羽柴的手臂，用枪口抵住了他的额头，随时都有可能扣响扳机。

啊，在那只大蝙蝠的后面又出来了两只，前后加起来一共来了五只大蝙蝠。而且，那些怪物全都手拿着枪，对准了明智侦探和少年们。

蝙蝠拿着手枪，听起来好像有点滑稽吧。可那些大蝙蝠全都是二十面相的手下变的。

“哇哈哈哈…‘·“”

突然，二十面相又放声大笑起来。那笑声又变成了回声在洞窟里回荡。不，不止是回声，那五个大蝙蝠也跟着大笑起来，张着那可恶的血口，露出满嘴的黄牙哈哈大笑。

“哎，侦探先生，吓坏了吧。哇哈哈哈……是不是一直以为我是孤军作战呢？要对付你们这样狡猾的大敌，不做好充分的准备可不行啊。

“快把手枪和手电筒交出来。怎么？不愿意吗？哈哈哈……不愿意也不行啊。不然的话，就要了那个小鬼的小命。

“快，交出来。再不交的话，只要我的一声命令，那个小鬼的脑袋就要开花了。”

不要说，那个小鬼指的就是被一只大蝙蝠抓住的羽柴壮二。就是再不情愿，也不能眼看着羽柴被活活地打死啊。明智侦探无可奈何，一言不发地交出了手枪。小林也学着他，把手电筒交到了那个坏蛋的手里。

二十面相接过手枪和手电筒又放声大笑起来。

“哈哈哈……侦探先生，这回总算尝到了我的厉害了吧。那好吧，就给我在这儿好好地想想吧。反正时间有的是，一个月也行，二个月也行，一年二年都可以。哈哈哈

说完，他便关掉了手电筒，一转身消失了。

四周又一下子陷入了黑暗。只听见一阵啪嗒啪嗒的声音在洞窟中回荡，渐渐远去。好像是五只大蝙蝠挥着巨大的翅膀，跟着二十面相一起走出这个洞窟时发出的声音。

少年们带来的三只手电都叫那个家伙收去了，明智侦探的手电也在刚才被收走了。在这个即使看得见也会让人迷路的迷宫似的洞窟里，光靠摸索前进的话，到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出口啊。即使是摸了出去，途中还有那个黑乎乎的大窟窿正等着将他们一口吞下去呢。

难道日本第一的名侦探明智小五郎和他的名助手小林芳雄，还有十名勇敢的少年侦探团团员们，就这样被活活地理进了这个钟乳洞里了吗？就这样在黑暗中等着饿死了吗？

二十面相的末日

“赢了，我赢了。那个可恶的明智终于被我活埋了。实在是大痛快了！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感到这么痛快！这下可好了，天下全归我的了，可以随心所欲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

二十面相关了手电筒，摸黑穿过已经了如指掌的迷宫激动地朝洞口方向跑去，一边跑还一边得意忘形地自言自语。

可是，他又打算怎样从那个被拆去了跳板的大窟窿上跳过去呢？那可是通往洞口的必经之地啊。

二十面和跑到离那个大窟窿大约十米左右的地方，忽然停了下来，举起手电筒对着身边的石壁照了起来。

“嘿嘿嘿，再有名的侦探也不会想到，这儿会有个机关吧。哦，就在这儿。除了我以外，再也没有人知道了。”

二十面相把手电筒放在了地上，蹲下身去，右手伸进了狭窄的石缝。不知他碰了一下什么机关，他身旁的一块大石头像一扇移门似的无声无息地动了起来，得出了一个五十公分见方的洞口。这是一条秘密通道。乍一看，那块会移动的石头跟普通的没什么两样，实际上那是一块混凝土制的活动暗门。

二十面相爬进了那个洞口，再把那扇混凝土制的移门恢复了原样，像鼠一样在黑暗

而狭窄的洞穴里爬了十五六米，停了下来。

然后，有像刚才一样找出了机关，打开了暗门。爬进去后，再将门关上。从这条秘密通道穿过去，就可以绕过那个深不可测的大窟窿，回到进来时的洞口。

爬出了那条秘密通道，外面仍然是漆黑一片的世界，因为这里还是那个迷宫的一部分。二十面相掸掉沾在身上的尘土，打开手电，顺着狭窄的小路朝着进来时的洞口跑去。

他只跑了五六步，就像被什么东西吓了一跳似的停下了脚步。急急忙忙地举起手电筒朝前方照了起来。

哎，这是怎么回事？不会是在做梦吧。只见前方站着一个人，正抱着双臂盯着他看呢。各位读者，你们认为那个人是谁呢？这可真是意外中的意外，那人竟然就是我们的名侦探明智小五郎。

二十面相吓得张大了嘴巴，像个傻瓜似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嘛。就在刚才，明智侦探不是已经被二十面相关进了那个宽敞的洞穴里了吗？除非他像鸟一样长上翅膀飞过那个大窟窿，或者是穿过那条秘密通道，要不然，他是不可能出现在这儿的。况且，没有人能做到这两件事。那个大窟窿就不用说了，那条秘密通道除了二十面相以外是没有任何人知道的啊。

那么，明智侦探是用什么方法抢在二十面相的前面来到这里的呢？二十面相越想越怕，他觉得眼前的明智侦探就像是个幽灵。

那只拿着手电筒的手抖个不停，那束光柱也跟着上下晃动。看上去，明智侦探的身影真的像幽灵似的，软绵绵地晃来晃去。

“你，你是明智？”

二十六相应张声势地大声地吼叫着。因为害怕，连声音也在发抖。

“哈哈哈，……我就是明智。怎么了？你好像很吃惊啊？也用不着吓成那样嘛。二十面相对。”

明智侦探依然抱着双臂，朝前跨了一步，一脸嘲笑的表情望着那失魂落魄的怪盗。

“我才没有吓一跳呢。可是，你，你是怎么到这儿的？”

“怎么来的？从洞口进来的啊。怎么了啊？”

明智侦探还是一到笑眯眯的样子。

“从洞口进来的？混蛋。这不可能。你已经被我关进了一辈子也出不来的地方了。”

“被你关进去的可能是别人吧。我是刚才从洞口进来的啊。”

“这，绝对不可能。你的确是被我关进了那个洞窟里了。”

二十面相瞪大了眼睛，把明智侦探的脸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眼前的这个明智侦探不可能是冒牌货啊。

“哈哈哈……这下可慌了手脚了吧。人称魔术大师的二十面相，竟然也会上我的圈套。哈哈哈……真是太令人高兴了。你以为我是冒牌货吗？哈哈哈……不是我，那个被你关进洞里的才是个冒牌的呢。”

“啊，你说什么？”

二十面相被弄得慌作一团。

“你确信那个被你关进洞里的人是明智小五郎吗？”

“这不可能。即使洞里再暗，我也不可能认错的。在进洞之前，我还跟那人说过话呢。是肩并肩的走进洞口的。进洞之前，我还在阳光下仔细地看了那张脸呢，绝对没错。那肯定是明智小五郎。”

二十面相像掉了魂似地，嘴里不断地自言自语，实在是想不通。

“哈哈哈……那么机灵的二十面相今天怎么这么不开窍啊？要是实在想不到的话，就让我来说明一下吧。怎么样?

“当我听说少年侦探团的孩子们失踪的消息以后，马上就想到了你。肯定是你做的好事。

“我想，二十面相有可能掩人耳目地在钟乳洞附近埋伏了下来。然后，设法将那些孩子们引进洞去，让他们在洞里迷路，我不到出口。

“在跟警察商量了以后，我便带着一个与我身材相仿的男人来到了这里。让他打扮成跟我一模一样，再披上一件黑色大斗篷把全身这起来。然后，吩咐他不露声色地跟在我的后面。

“一到这儿，我就看见了你的小屋，钟乳洞向导的小屋。进了屋，见了你一说话，便觉得你的每一句话都值得怀疑。虽然，你改装得非常巧妙，可脸上还是有许多不自然的地方。

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故意装成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请你做向导。刚进洞口的那一段路，的确是我本人与你同行的。

“你可能还没有注意到。在我们走向洞口的时候，有一个身被黑斗篷的人紧跟在我们的身后。那不是别人，正是我带来的替身。他跟着在我们的背后进了洞。

“你还记得，刚进洞不久，我跌了一跤丢了手电筒那件事吗？在那短短的一瞬间，手电筒熄了，四周漆黑一团。我怎么会那么粗心大意呢？当然那是为了分散你的注意力，故意装出来的。在黑暗中，我与那个替身迅速调换了位于。我拿着他那件黑斗篷悄悄地走出了洞口。那个替身拾起了掉在地上的手电筒，学着我的声音好像说了句：‘没关系了。’

“哈哈哈……这下明白了吧。其实戏法说穿了一点也没什么了不起。二十面相这样的大盗竟然会这么轻易上当。还坚信被自己领进洞去的那个人就是我。你得意忘形地跑到洞口的时候看见的才是真正的我呢。”

二十面相知道了真相以后，似乎松了一口气，又变得神气起来。心想，对手跟自己一样是人，又是一对一，要是打起来的话，也不一定会输给他。

“哼哼，佩服，佩服。明智先生可真是高明啊，竟然把我也给骗了过去。不过，你把秘密这么一揭穿，就又是我赢了。哈哈哈……

“明智，举起手来吧。是想吃子弹吗？”

刚刚恢复了点元气的二十面相，垂死挣扎地举起手枪，对准了明智侦探。可是，明智侦探不慌不忙，仍然抱着胳膊，站在那儿，也没有去掏手枪。啊，会不会又让那个家伙占去了上风呢？

真正的明智侦探不像他的替身那样惊慌失措。面对二十面相的恐吓，他好像连听也没听见似的，跟平时一样仍然是笑容可掬。

“喂，你没看见这支手枪吗？叫你举起手来，没听见吗？”

二十面相穷凶极恶地吼叫了几遍，明智侦探才镇定自若地开了口。

“要举起手来的是你啊。转过身去看看。”

明智侦探的声音实在是太平静了，反而叫二十面相感到不安。情不自禁地回过头去一看，三个身穿制服的警察正持着枪，堵在他身后那狭窄的洞口呢。

二十面相先是一惊，随后冷不防地推开明智侦探，朝出口跑去。可是洞口也有几个警察举着枪等着他呢。

这下，二十面相终于走到了穷途末路。可是，这个具名昭著的江湖怪盗怎么甘心就这么束手就擒呢？他一闪身躲进了暗处，迅速换上大蝙蝠的那身装束，威吓着警察，一头闯进了黑暗中的迷宫。

警察们一共来了十五个人，其中五人将唯一的出口封住，二十面相就是有多大的本

事也不可能从这个洞口冲出去，只好在这个宽敞的洞窟里东跑西窜了。

接下来便是一场钟乳洞里的大追捕。

大约一个多小时中，这个黑暗的洞窟里到底上演了一出什么样的追捕剧呢？就让各位读者发挥您丰富的想象力去充分地想象一番吧。只要您回忆一下，迄今为止在电影里看过的惊险打斗场面即可。这是一场上演在黑暗大洞窟里的惊险打斗剧，出场人物有六只大编幅、十名警察，再加上明智侦探和十一位少年团团员。

到底是哪一方赢得了胜利？各位聪明的读者已经早就猜出结果了吧？

明智侦探的一方总共有二十三人，而敌方不过只有六个人。虽然明智一方对洞里的情况不太了解，可是追捕罪犯是警察们的本行。对方再强大，也不会让他们逃跑的。更何况对方只有六个人，不，六只大蝙蝠。

这一次，那个轰动全东京，不，全日本的江河怪盗二十面相总算是恶运到头了。无论在什么时代，邪恶总是敌不过正义的，专门做坏事的恶棍的下场终究是灭亡。

警察们和少年侦探团的少年们将二十面相团团围住，有人举着手电筒照出了那丑陋的身影。

大功告成的明智侦探手里拿着一只大蝙蝠的脑袋。那是刚从二十面相这个大蝙蝠头上摘下来的。

这可真是一个奇妙的场面。那个被绳子紧紧绑上的大蝙蝠的身上，露出了那个化装成老猎手的二十面相的脑袋。不是有人面兽心这句话嘛，此刻像一滩烂泥似的倒在地上的二十面相真可谓是人世上最为可怕的人面兽心动的怪兽啊。

“明智君，还是你行啊。我输了。今天我算是服了你了。”

二十面相被追得精疲力竭，他脸色苍白，痛苦地抬起头望着明智侦探的脸，扯着嘶哑的嗓子终于认输了。

“先生，您以前在池尻町的那个二十面相的秘密据点里，曾经跟我们约定在一个月之内将二十面相捉拿归案。没想到这么快就成为了现实。”

小泉信雄站在小伙伴们的身后，高兴地大声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是啊。为了庆贺先生实现了他的诺言，让我们为先生高呼万岁吧。”

这是活泼的桂正一的声音。

“明智先生万岁！！！”

“小林团长万岁！！！”

这几乎震穿洞窟的声音，撞在了四周的石壁上，又变成了回声传回来。就这样，那“万岁，万岁”的声音在洞里此起彼伏，不断地在众人的耳边回荡。

——————————————————

怪指纹

作者：江户川乱步

第一个牺牲者

法医学界的一大权威宗像隆一郎博士自从在丸内大厦设立宗像研究所，开始研究犯罪案件和开办侦探事业以来，已经有好几年了。

该研究所不同于普通的民间侦探，若不是连警察当局都感到棘手的疑难案件它是决不想染指的，只有所谓“无头案”才是该研究室最欢迎的研究课题。宗像博士在研究室开设的第一年就已经出色地了结了两起疑难案件，一跃提高了其声望，从那以后每年处理著名的疑难案件，现在已经闻名于世，以至一提起名侦探，不是说小五郎就是说隆一郎。

天才小五郎逍遥自在，总觉得他摸不着头脑，只要有他喜欢的案件，不管是中国还是印度他都飘然而去，所以很多时候他不在自己的事务所里。而宗像博士虽然没有小五郎那般天才，但他脚踏实地，坚持科学的、实际的方法，只有以东京为中心的案件他才办理，所以不期而然地博得了市民的信赖，连警视厅也一旦发生疑难案件就必定要征求一下宗像研究所的意见。

事务所也与小五郎的不同。小五郎是住宅兼用的书生派头，而宗像博士的做法却极

其严格，他把家庭生活和工作裁然区分开来，每天从郊外的住宅去研究所上班，博士夫人从未去研究室露过面，研究室的两名年轻助手也从未访问过博士的家。

丸内的一地区。在写有“红砖瓦租赁事务所街”的入口处，宗像研究室的黄铜招牌闪闪发光。红砖楼房的一楼三室便是博士的侦探事务所。

一个身穿西服的年轻男子正沿着这事务所的石阶爬也似地往上走去。大概有二十七八岁吧，看不出与这一带的职员有什么不同，所不一样的只是：本来应该冬冬地跑上去的石阶他却宛如爬虫类，步履蹒跚地往上爬着。大概是患了急病什么的，脸色像上一样灰白，从额头到鼻尖冒着豆大的虚汗。

他呼呼呼味十分痛苦地喘着粗气，好不容易爬完石阶，走过打开着的门来到一屋子跟前，旋即像是将身体撞向入口处的玻璃门似地跌进了室内。

那里是宗像博士的接见室，三面墙壁的书架上仿佛说明博士的博识似地摆满了国内外的书籍。屋子中央摆着有一张铺席大小的带雕刻的办公桌，四周排列着也是有古色古香的雕刻的扶手椅。

“先生、先生在哪里？啊，难受死了，难受死了！快，先生…”

年轻人倒在地板上，一面挣扎一面声嘶力竭地喊叫着。

于是，大概是被这不寻常的喊叫声惊动了，通向隔壁实验室的门打开了，一个男子探过头来。这也是一位身穿西服的年轻男人，看上去三十岁左右，像是个事务员。

“哎呀，不是木岛君吗？怎么啦，这副脸色？”

他马上跑进室内，抱起了年轻人。

“啊，是小池君吗？先、先生呢？想尽早见他。是起重大案件。……有、有人要杀害……是今晚。今晚他们要杀人。啊，太可怕了……想见先、先生……”

“什么？你说杀人？是今晚？你怎么知道这事的？究竟谁要被害？”

被称为小池的年轻人变了脸色，凝视着木岛那疯狂的眼神。

“是川手的女儿。下一个就轮到他父亲。都、都要被害。……先、先生呢？……快把这交给先生……这里面全写着。快把这…”

他挣扎着掏着胸前的衣兜，取出一封厚厚的信封，勉勉强强把它放到了办公桌边上，然后又从同一个口袋里抓出一个四方形小纸包，十分珍惜似地紧握在手里。

“先生现在不在呀，再过半小时该回来了。倒是你自己，看你挺难受的，到底是怎么啦？”

“遭那家伙暗杀的。是毒药。啊，太难受了，水，水

小池奔到隔壁房间，端着化学实验用的烧杯跑了回来，随即扶着病人让他喝了一些。

“你要挺住呀！我这就替你叫医生。”

他又离开病人身旁，抓起办公桌上的电话筒，给附近的医院挂了个电话，叫他们赶紧来看病。

“说马上就来。再忍耐一会儿！可到底遭谁暗算了？谁让你喝毒药的？”

木岛瞪着一半已经变白的眼睛，露出一副叫人毛骨悚然的表情。

“是那家伙……三重旋涡……这里有证据……这家伙是杀人犯。啊，太可怕了！”

他咬紧牙关，挣扎着出示了换在右手里的小纸包。

“好，明白了。这里面有犯人的线索吧。可那家伙的名字呢？”

但木岛没有回答，他那双眼睛的虹膜已经被上眼睑遮住了。

“喂，木岛君，木岛君，你要挺住！名字，说那家伙的名字！”

无论怎么摇晃，木岛的身体都像海蜇一样毫无反应。

真可怜！宗像研究室的年轻助手木岛成了侦查事业的牺牲品，终于惨死了。

过了五分多钟，附近的医生才赶来，面对着脉搏和心跳都已停止的木岛也无能为力。

四十分钟以后，宗像博士才回到研究室来。

博士看上去四十五六岁，耳畔卷着一给儿黑黑的头发，嘴上边留着翘起的小胡子。剃成三角形的浓浓的胡须颇有几分学究派头。能看透任何东西、像鹰一样犀利的眼睛上戴着一副黑球摆架的租柜圆形眼镜。魁梧的身体上穿着一身折线笔直的晨礼服，稍稍挺着胸脯迈着阔步走路的样子颇像德意志帝国时代的医学博士。

博士从小池助手那儿听取了事情的经过，便一面痛心地俯视着得意门生的遗体一面问小地助手：

“真对不起呀！通知木岛君的家了吗？”

“打了电报，过会儿就赶来吧。另外也给警视厅打了电话。中村君很吃惊，说马上就来。”

“哦，中村君和我都没有想到川手的案子竟会这样。中村君他甚至都没有理睬，说那大概是受迫害狂想。木岛君遭到这样的不幸，看来是个大家伙暖！”

“木岛君好像非常害怕，连续说着‘可怕、可怕’死去的。”

“嗯，大概是吧。那家伙甚至是先预告后杀人，所以一定是相当凶恶的罪犯。小池

君，其它的案件先搁一搁，从今天起全力以赴办这起案件，要替木岛君报仇嘛！”

正在他们说话时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警视厅的中村侦查股长走了进来，一身灰色西装。

他一见木岛的尸体就脱下帽子默默地行了一礼，但毫不掩饰他吃惊的表情，回头望着宗像博士说：

“没有想到会这样。是我疏忽大意了，让你的部下遭受这种不幸，实在对不起。”

“木，彼此彼此，因为倘若我想到是这么个对手，也不会托给水岛君一个人吧。”

“电话里说木岛君带回了犯人的什么线索……”

股长回头看了一眼小池助手。

“嗯，是的，他说这封信里详细地写着报告。”

宗像博士接过小地从办公桌上取过来的那个信封，看了看正反面后自言自语道：

“哎呀，这信封不是银座的‘亚特兰蒂斯’的信封吗？这么说，木岛君是在那家咖啡馆里借了信笺和信封写了这个的牌？”

果然信封的角落上印刷着“亚特兰蒂斯”咖啡馆的名字。

博士取过桌子上的剪子小心翼翼地剪去信封一端，随后抽出一叠厚厚的信纸打开来看了一下。

“喂，小池君，确实是这个吧？你会不会是误会了呢？或者是有没有人在木岛君倒下后进了这屋子？”

博士神色诧异地询问着小油助手。

“没有。我一步也没有离开这个屋子，根本不会有人来的。怎么，有问题吗？那信封确实是木岛君从里面口袋里掏出来放在那儿的。”

“你们看，这儿。”

博士把信笺伸到中村股长和小池助手面前，叭啦叭啦地翻给他们看了一下，但奇怪的是那只不过是一叠白纸，根本没有写着一个字。

“奇怪啊！决不会是木岛君把白纸装进信封小心翼翼地拿来的吧。”

中村露着一副像是被狐狸精迷住了似的神情说道。

宗像博士咬着嘴唇沉默片刻。突然他把一叠白纸扔进废纸篓，斩钉截铁地说：

“小池君，你立即去‘亚特兰蒂斯’，调查一下木岛君借了信笺和信封后有没有跟谁说话，同一张桌子上有没有可疑的家伙。那家伙一定是犯人或起码是犯人的同伙，趁

木岛君疏忽之际把装进报告书的信封偷偷换成了这白纸的信封。让他服毒的也许就是同一个家伙。尽量调查得详细一些。”

“知道了。可还有一样木岛君拿回来的东西。请您看一下尸体的右手。抓在那上面的像是个相当重要的证据……那我就走了。”

小池助手爽利地说道。说罢就抓起帽子，猛地跑了出去。

三重涡状纹

一送走小池助手，宗像博士就蹲在尸首面前检查了一下他的手。木岛还握着小纸包，仿佛死也不想松开这件东西似地紧紧地、紧紧地握着。博士一根根地掰开死人的手指，好不容易取下了那件东西。

像是小木片一样的东西非常仔细地卷在几层纸里，并用绳子捆绑着。博士从隔壁实验室里拿来了一块玻璃板，将纸包放在上面，使用小刀和镊子割断了绳子，然后逐渐拆开纸，尽量不用手去触及它。

博士默不作声，定睛看着这情景的侦查股长也一声不吭，只是不时响起小刀和镊子触及玻璃板发出的轻轻的咋喀声，犹如手术室一般令人发毛的寂静。

“怎么，不是鞋拔子吗？”

中村股长奇卢怪叫道。纸包里的东西的的确确是一个赛摊略制的极普通的象牙色小型鞋拔子。

难道木岛助手疯了吗？刚看到信封里小心地放着一叠白纸，这回却是一个好端端地包着的鞋拔纸包。这玩艺儿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但博士并没有感到意外的样子，他小心谨慎地轻轻抓那鞋拔的～端，迎着从窗户射来的光线看了一下，但因为当时窗外已经决要天黑，没有能仔细检查，所以他接了一下屋子角落上的开关打开了电灯，在那光线下仔细地检查了一下鞋拔子。

“是指纹吗？”

中村股长这才注意到那上面，这样问道。

“是的。可是……”

博士像是被什么东西吸住了似地凝视着鞋拔子的表面，连头都不想回。

“外侧的指纹都互相重叠着，不清楚，但内侧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好像是拇指的指纹。哎呀，真奇怪！中村君，这指纹实在奇怪呀，我从未见过这样奇怪的指纹，好像是

妖怪的，还是我眼花了？”

“哪个？”

中村靠近来俯视着博士的手边。

“礁，是这个。你迎着亮看一下。是完整的指纹吧，并没有重叠。可你瞧，不是有三个旋涡吗？”

“这么说倒像是奇怪的指纹，可这样分辨不清啊。”

“放大一下吧。请来这边。”

博士拿着鞋拔子先走进了隔壁实验室，中村股长也跟在后面。这是一间十坪左右的屋子，面向一侧窗户的地方有一张很大的徐得白白的化学实验台，上面放着大大小小的玻璃器具和显微镜等东西，另一侧则竖立着摆有许多瓶子的药品架，好像是一副化学实验室和调剂室二者兼顾的摆设。

在另一个角落里，连大型相机、紫外线、红外线、X光线的机器都一应俱全。在这些东西中间，一个坚固的三脚架上放着黑色的幻灯机盒子。这是实物幻灯机，通过它不用说能放大指纹，而且能放大所有微小的东西，并将它们投映在银幕上。指纹不只限于按在纸上或板上的。不管是玻璃瓶还是门的把手，也不管是杯子还是手枪，它都能立即放大这些实物上的指纹部分，将其投映出来。这是博士最得意的装置。

中村侦查股长常进这屋子，每次进来他都情不自禁的感到这屋子好像是警视厅鉴定科研究所的缩影。不，这屋子里还有不少鉴定科里也没有的那种宗像博士独创的奇妙机械。

博士先把鞋拔子置于实验台上，在指纹部分涂上黑色粉末将隆线染黑，然后拉上厚墩墩的黑缎子窗帘，把屋子变成了暗室，旋即点上幻灯机的电灯，把鞋拔子插入机内，对好了焦距。

屋子一侧墙壁的银幕上立即映出了巨大的指纹幻灯。不足五分长的拇指指纹放大成三尺见方的指纹，其一根根隆线像黑色的绳子一样卷着旋涡。

博士和股长都在黑暗中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半晌说不出话来。两人都感到惊惧，似乎被一种不是指纹而是来历不明的妖怪瞪着眼睛，令人毛骨悚然。

啊，这是多么奇怪的指纹啊！一个指纹上有三个旋涡，上部排着大小两个旋涡，它们的下面有一个横向的长长的旋涡。定睛细看，好像是一张奇怪的动物的脸：上部的两个旋涡是这怪物的眼珠，下面的旋涡是嚎嗤地笑着的嘴巴。

“中村君，你有没有看到过这种指纹？”

黑暗中博士低声问道。

“没有。我也见过各式各样的指纹，可从来没有碰到这么奇怪的。从指纹的分类上来说展变态纹吧。两个旋涡抱在一起的偶尔还遇得到，但有三个旋涡、形状像长怪脸的这种指纹完全没有先例。或是叫三重涡状纹吧？”

“的的确确是三重涡状纹。这已经用不着数隆线了，看一眼就清楚。在这个广阔的社会上再也没有第二个人有这种奇怪的指纹了。”

“会不会是假造的呢？”

“不，要是假造的，就不会这么巧妙。放大到这种程度，倘是假造的那一定有不自然的地方，马上就能识破，但这丝毫没有不自然的地方。”

这以后黑暗中的两人又不吱声了，就好像是被这有眼有嘴的巨大指纹压倒了似的。

不久，中村股长说道:

“话虽如此，可木岛君是怎么弄到这奇怪的指纹呢？假定这鞋拔子是犯人的，那么木岛君就见到犯人晚会不会是直接从罪犯那儿抢来的呢？”

“只能这样认为。”

“真遗憾呀！只要木岛君还活着，也许能轻而易举地逮住犯人……”

“犯人在事实上是害怕这一点，所以先发制人让他服了毒，甚至抽掉了报告书。那家伙实在精明透了！中村君，这可是个大家伙呀！”

“听说那倔强的木岛君接连说可怕、可怕。”

“是的，木岛君不是那种叫苦的人。正因为这样，我们得相当小心才是… · ·小1手家那儿你都部署好了吗？”

博士像是很担心，慌慌张张地问道。

“没有，还什么也没部署，因为至今还没有正经八百地听到}；；手的控告。不过这样的话就不能置之不理暖！”

“请立即部署一下。既然使木岛君遭到了这种不幸，犯人方面也一定会加快行事的。这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不用您说了，我这就回去部署。今晚派三个便衣警察去呼家，让他们严加警戒。”

“请务必这样做。最好我也去，可不能不管这尸首。我明天早晨去访问呼先生吧。”

“事情急，那我就告辞了。”

中村股长说罢就急匆匆地跑到暮色昏沉的街道上去了。

留下的宗像博士开始收拾幻灯。他将有指纹的鞋拔子放进玻璃容器，然后收进铁制文件柜的抽屉里，严严实实地上了锁。部下凄惨的尸体依旧躺在那里。他的家属马上就要赶来了吧。从检察局大概也要来一批验尸的人。但在等候他们期间，尸体这样放着未免太可怜了。

博士从屋里找出一件白衣，一面行着致目礼一面轻轻地将它盖在尸体上。

活着的蜡偶人

H制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川手庄太郎最近一个月以来为匿名的恐吓信伤透了脑筋：

鄙人对您怀有深仇大恨。鄙人一心想对您实施报复，为此花费了漫长的岁月。现在已经准备就绪，报仇雪浪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您一家不久将遭杀绝，将一个个地相继结束可恶的一生。

每天都寄来这种意思的情，每次笔迹都不相同。字体潦草，很蹩脚。发信邮局的邮戳每次都不同，信封和信笺也都是极其常见的便宜货，所以完全没有线索查明寄信人的下落。未必都是写信恐吓，有时候电话里响起了莫名其妙的声音。“川手君，久违啦。知道我的声音吧，呵呵呵呵呵呵。你有两个漂亮的女儿吧，我呀，决定首先从这两个女儿开始收拾。呵呵呵呵呵呵。”

非常和善的鼻音，恐怕是在电话机附近捂着鼻子说话的。他每说一句话就像女人似地呵呵呵地笑几下，但这奇怪的笑声却使川手胆战心惊。

当然声音不觉得耳熟。讯问电话局，回答说是从公用电话打的，依然没有线索了解对方的真相。

川手今年四十七岁，是个从手无分文奠定现在这般资产的人物，所以不仅事业上的敌人不计其数，而且事业以外也使好多人吃尽了苦头。可是，即使他逐个逐个地追寻这些记忆也未能想到这次的恐吓者。

虽然木是没有一两个可疑的人，但这些人都已经死了，连子孙都没有留下。正因为无论怎么考虑都不知道恐吓者的来历，所以格外使人感到可怕。他不由地感到一种无法形容的恐惧，仿佛自己前半生虐待过的人变成了冤魂在他身边徘徊。

川手终于忍受不了，将这件事告到了警视厅。但警视厅只回答他说他们会好好跟所管辖的警察署说的，之后便根本不予答理，所以他后来物色民间侦探，先打发人去了一

下小五郎的事务所，但那边回话说：小五郎因一起重大犯罪案件正在朝鲜出差，一下子还回不来。所以这回他委托了与小五郎侦探齐名的宗像博士侦查犯人，博士的助手，一名叫木岛的年轻侦探便找上门来听取了事情的详细经过，随后便开始了侦查。

十几天后的一个傍晚，中村侦查股长突然访问了川手，跟他讲了宗像侦探事务所的木岛助手死于非命的经过，川手更心惊胆战起来。

当晚将有三名便衣刑警通宵看守往宅内外，但警视厅的这一好意为时已晚。

傍晚时说去拜访朋友而出门的二女儿过了十点、十一点，甚至到了深夜还没有回来。不用说是朋友家，所有能想到的地方都打电话或是派人去找遍了，但只知道她告辞朋友家是八点左右，其后的情况就完全不知道了。

令人惴惴不安的一夜结束了。翌晨，座落在麻布区高田的川手公馆里挤满了闻讯而来的亲朋好友，大宅内一片混乱，其中第一会客室的西式房间内，中村侦查股长、宗像博士和脸色苍白的主人川手在太郎三人正凑在一起，协商着善后措施。股长和博士是一接到案件报告便匆匆忙忙一清早赶来访问川手公馆的。

川手把半白的头发理成了平头，蓄着花白的胡须，浓眉大眼，胖墩墩的，很像是董事一类的绅士，但平素红光满面的丰盈的面颊今天看去好像失去了光泽。

他一年前就失去了夫人，至今没有续弦，父女三人享受着天伦之乐，但一想到其中一个爱女落在不知是哪个别子手的手中，川手不禁惊慌失措。

川手和宗像博士是第一次见面！川手对木岛助手死于非命表示哀悼，提出想为他的遗属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博士对自己把这一重大案件托给助手的过失表示了歉意。

“听说犯人是个有奇怪的三重涡状指纹的家伙……”

川手已经闻知这件事。

“是的，三个旋涡成三角形相叠，上面两个，下面一个。请问，您的老熟人里有没有这种指纹的人？”

博士一问，川手立即摇摇头说：

“我心里一点也没有数。指纹这东西，很多场合即使亲密相处也是不注意的嘛。”

“可是，策划这样的报复，一定是对您怀有深仇大浪的家伙。从这点来说，我想您一定会有什么线索的……”

宗像博士也是脸色苍白，目不转睛地看着川手，像是要从那里找出这资本家旧时的罪恶似地用犀利的目光凝视着对方的表情。

“啊，这我不能说没有恨我的人，但我相信不会受到如此报复。”

川手有点不快似地回答了博士的疑问。

“可是，仇恨这东西，往往被憎恨的一方不以为然，但憎恨的一方却会感到强好几倍。”

“您说的对，大概也有那种情况吧。您毕竟是干这一行的，犯罪者的心情知道得一清二楚，但我怎么考虑，心里都没有数哪。”

川手益发不高兴地一口断定说。

“如果您心里没有数，那么那个指纹目前是唯一的线索修。说实在的，昨晚我们让人充分查了一下警视厅的指纹蜡纸，但据说连续干了十五年的指纹主任也从未见到和听到过什么三重涡状纹，指纹蜡纸里当然没有那种东西。”

“是妖怪。”

宗像博士像是有什么用意似地自言自语道。一听这话，川手立即惊恐地朝四下里张望了一下。

虽然装着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但看上去心里好像想起了一个人。

“中村君，宗像君，你们不能设法替我把女儿夺回来吗？费用不管花多少，都由我来负担。也可以悬赏。对了，给管我发现犯人、夺回女儿的人五千元赏金吧，不管是警察署的还是民间的，只要安全地替我夺回女儿就行。我想早点见到我女儿安然无恙的脸孔，哪怕是早一秒钟也好。”

川手看上去是个感情激昂的人，说着说着就渐渐兴奋起来，终于露出了一副疯疯癫癫的样子。

“悬赏的确是个好主意，但说不定为时已晚啦……我从刚才起心里老是牵挂着掉在那窗户下的一封信……”

宗像博士一面若有所思似地凝视着一恻窗下的地板，一面自言自语道。

那声音听起来让人寒毛凛凛，所以其余两人都吃惊地朝那方向看去。的确窗户下掉着一封西洋式信封。

只看了一眼，川手的脸色就刷地变了。

“哎呀，奇怪！直到刚才都没有见那里掉着那种东西呀！况且我家是没有那类信封的。”

他边说边站起来走到窗户分拣起了那封信，惊惧地看了一会儿，随后突然按了一下

电铃叫来了女佣人。

“你早晨打扫这儿了吧，这窗子下掉着这种东西……”女佣人一露面川手就训斥般地这样询问道。

“没有。这个…俄充分注意地打扫的，没有什么东西掉在那里。”

“真的吗？”

“是的，真的什么也……”

年轻的女佣人虽然在严肃的客人面前有些胆怯而红着脸，但回答得十分干脆。

“会不会是谁从窗户外面扔进来的呢。”

中村警部不安地眨着眼睛说道。

“不，哪会呢。正如您看到的，这边的窗户关着，也没有缝隙投进那种信封，而且这外面是院子，所以只有家里人才能通过。”

川手像是见了魔鬼什么的吓得要命。

“信封到这儿来的途径姑且不谈，查一下里面的东西好吗？”

唯独宗像博士很冷静。

“清查吧。”

川手没有勇气亲自拆封，把信封递给了博士。博士接到手里后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打开了一张信笺。

“哎呀，这是什么意思呢？”

上面只写着“卫生展览会”五个字，好像连博士也难解其意。

“哦，是往常的信封，往常的信笺，一定是犯人来的信。”

川手这才发觉似地喊道。

“犯人来的信？那么这是……”

“中村君，我们去看看吧，这就去看看吧。”

不知道博士想到什么，他几乎要换中村警部的胳膊似地匆匆催促道。

“你说去，是去哪儿呀？”

“那还用说，是去卫生展览会呗！”

“可卫生展览会在哪儿呢？”

“U公园的科学陈列馆呗。我是那儿的干事，所以知道。现在应该在举行卫生展览会。走，去看看吧。”

中村股长也模模糊糊地明白了博士的想法，他几乎愣住了，心想这业余侦探考虑的事多可怕啊。总之这时候不该磨磨蹭蹭，于是与博士一起乘上了等候在门前的警视厅的汽车，让它开到了U公园的科学陈列馆。

两人疯癫癫地出发了，川手目瞪口呆地望着他们。无论怎么考虑都不能把雪子下落不明与卫生展览会联系在一起，但正因为不明白，所以心里像是乌云似地涌起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不安和焦虑使他坐立不安。

汽车一到科学陈列馆，宗像博士和中村侦查股长就向陈列馆的主任说明了情况，在他带领下急匆匆地上了占据整个三楼的卫生展览馆。

因为是清早，所以偌大的场内看不到一个参观者，混凝土的柱子、擦得通亮的亚麻油毡块以及排列在那儿的大大小小的玻璃陈列台都像沉在水底似的冰冷而又寂静。

场内一半陈列着医疗机械，另一半陈列着奇怪的解剖模型、假手假腿以及疾病模型的蜡偶人等。三人在这些陈列架之间来回转着。

用浓重的红色和蓝色涂起来的足有四斗酒桶那么大的心脏模型、布满粗血管的有足球般大的眼球模型、像无数条蚕在蠕动的脑髓模型、把真人大小的蜡偶人劈成两半的内脏模型。三人在这些望久了就会觉得恶心的令人讨厌的蜡制工艺品之间，紧盯着前方向前走去。目标是疾病型蜡偶人。

XX药品商会的那令人毛骨悚然的蜡偶人原来就是从卫生展览会的蜡偶人的效果想到的。疾病蜡偶人这东西就有这般使人战栗的力量。可怕的病毒小疮、因尼古丁和酒精等中毒而黄肿的心脏模型等具有把健康人立即变成病人的可怕的心理效果。

这些陈列架中有一个格外引人注目的大玻璃箱。那是一个把上部和四面全用玻璃围起来的长方形陈列台。

宗像博士从远处一发现那玻璃箱就径直向那边走了过去，不一会儿三人便站到了那卧棺一般的玻璃箱前面。

玻璃箱里面躺着一个真人大小的年轻女子。虽然靠从远处的窗户射来的暗淡的光线无法辨清，但总觉得是一个活着的蜡偶人。

“为什么陈列这种东西呢？也并不像疾病的模型呀，倒是拿到美术展览会的雕刻室去要更合适一些。”

博士回头看了一眼主任，问道。于是，主任显出惶恐的样子，一面怯生生地辩解一面直盯盯地斜眼看着中村警部：

“每次展览会上都要混进一个这种完整的偶人，这是模型师的一种乐趣嘛。这偶人也是今天早晨趁天未亮刚运来的，方才取掉遮布一看都吃了一惊。要是不合适的话我就决定与别的模型替换一下……”

“不，那不必了吧，可这偶人做得真好啊，而且又是个美人儿，都难以想像是手艺人的活计啦！”

博士和中村全神贯注地看着玻璃箱里面，过了一会，不知是发现了什么东西，警部突然狂叫起来：

“哎呀，这偶人长着汗毛！瞧下巴那地方，胳膊上也有。”

好容易习惯了暗淡光线的三人在裸体偶人的全身看清了闪着银光、不太显眼的汗毛。

三人由于过分惊惧而只是默默地面面相觑，但宗像博士好像突然发觉了什么，从口袋里掏出放大镜，俯身看着玻璃箱表面上的一点。

“中村君，请看一下这儿。”

依着吩咐，拿过放大镜看了一下玻璃表面的股长刚一看就好像被弹回来似地离开那旁边，用嘶哑的嗓音喊道：

“啊，是三重涡状纹！”

玻璃表面的确清晰地显露着与昨晚在幻灯中看到的一模一样的妖怪指纹。

“喂，请把这盖打开。”

无须博士大声喊叫主任就察觉了，他已经脸色苍白地用口袋里的钥匙打开了玻璃箱的盖子。

“你摸一下偶人的皮肤。”

主任战战兢兢地将食指靠近偶人，触了一下她的胳膊。刚触上去就发出惨叫般的喊声闪开了。

偶人的皮肤像腐烂的水果一样软绵绵的，而且像冰一样凉。

戴墨镜的男人

三人一时说不出话来，只是目瞪口呆地面面相觑，连专门对付犯罪的专家们都为将尸首放进玻璃箱抛露于众目之下的奇特主意感到惊愕。

“请看，这尸首全身搽着粉，嘴唇上也细心地抹着口红，是为了使她像一个偶人才这样费手脚的。”

中村股长不无感慨地说。

虽然博士和警部都不认识川手雪子的脸，但把种种情况综合起来考虑，显然这娇艳的尸体正是失踪的雪子。最重要”的证据就是留在玻璃箱表面的恶魔的指纹——看上去像是那怪物的脸的三重涡状纹，因为另外不会有这种怪指纹的家伙了。

“这犯罪真可怕！我搞了多年的犯罪侦查，这样的还是第一次呀。简直是发了疯！只能认为这犯人热中于复仇，招来了精神错乱。”

中村警部以沉痛的表情自言自语道。

“不，与其说是疯子不如说是天才，一种邪恶的天才。还有这般卓有成效的报复吗？！看到自己的女儿惨遭杀害，而且尸首陈列在展览会中的父亲，他的心情是怎样的呢？这种超人的复仇不是一般罪犯所能想到的！”

宗像博士甚至是一副赞美犯人的口气。博士看上去好像发现了当代独一无二的大坏人、自己绝好的敌手，不禁精神抖擞。总觉得他那锐利的双眼已经开始充满了对尚未见到的大敌的斗志。

“这具尸体我想一定是雪子，但为了慎重起见，请川手来一趟这儿怎么样？我来打电话吧。另外，我还必须立即办验尸的手续，这也一起打电话吧。”

中村警部说罢就向工作人员讯问了打电话的地方。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调查展出这具尸体的倡人制作人。查一下事务所的帐簿，立即派人去那儿！”

博士一提醒，警部立即＃点头：

“说得对。行。我打电话顺便把刑警叫来，让他们立即着手调查。”

说完就匆匆忙忙到楼下的电话室去了。

科学陈列馆立即禁止一般观众入场，努力保持现场。就在博士、侦查股长和几名工作人员一边叽叽咕咕地小声交谈一边等候时，不一会儿，以开着自备汽车赶来的脸色苍白的川手为先导，警视厅侦查科、鉴定科的人以及法院的一行和所管辖的警察署的人都陆续赶到，紧接着消息灵通的一批新闻记者也拥到了陈列馆的大门口，展览会顿时闹腾起来。

｝；睁看了一眼尸首就眨着眼睛作证说那一定是雪子。随后按照固定的顺序由警医验了尸，由鉴定科的科员检验出了指纹，并盘问、传讯了有关人员，但除了推定雪子的死因像是毒杀、死后只经过了八九小时以外，别的没有什么发现。那怪指纹除了宗像博

士发现的那个以外再也没有检验出一个来。

正在进行审讯的时候，在场的宗像博士那儿有人匆匆地传来一张名片。博士瞅了一眼，立即对身旁的中村侦查股长低声说：

“是助手小池君来了，说是因那件‘亚特兰蒂斯’咖啡馆的事想马上见我。是特意赶到这种地方来的，恐怕掌握了什么重大线索吧。我想借另一间屋子听一下汇报；你也来吗？”

“你说的‘亚特兰蒂斯’，是木岛君写信的那家咖啡馆吧？”

“是的。说不定知道了那个用白纸顶替那封信的家伙。”

“那真值得一听，请务必让我也在场。”

警部跟在那儿的工作人员耳语了几句，决定借楼下的接待室，让他们把小池助手带到那儿去。

两人急忙跑进接待室，只见身穿西服的小油助手脸色苍白地紧张等候着。

“先生，好像又发生了一起重大案件吧……心想可能是川手家，打电话一问，那边回答说川手被先生喊到这儿来了，所以这才知道先生的去处。”

“哦。事情来得突然嘛，所以没有功夫通知事务所……我说，你有什么事？”

博士一问，小池就一下子放低了声音，得意洋洋地说：

“知道了犯人的模样。”

“噢，好快啊！那么是什么样的家伙呢？”

“昨晚，我随后就去了‘亚特兰蒂斯’，但顾客很多，连话都不能好好儿说，所以今天又去了一下。是女招待们刚刚醒来的时候进去的。刚巧与木岛君相好的那位女招待在场，昨天的事她记得很清楚。据说木岛君下午三点左右去了那家咖啡馆，但没有叫端饮料，而是借了信笺和信封，一个劲儿地写着什么。一写完就舒了一口气似地叫来了女招待，吩咐她端来了他爱喝的西洋酒，呆了二十分钟后扭头就走了。”

“那么，当时木岛君附近有没有可疑的家伙呢？”

“有呀，女招待记得很清楚，把那男人的模样告诉了我。据说年龄三十五、六岁上下，身材短小，苍白的脸上戴着一副大墨镜。听说没有胡须，穿的是发黑的西装，在咖啡馆的一段时间里，这人一次也没有摘掉过戴到眼眉上的鸭舌帽。听说他在木岛君写完信时来到旁边席位上，好像很亲热地跟木岛君说话，另外吩咐女招待端来了白兰地，时而向木岛君敬敬酒。大概那白兰地里掺进了毒药吧。”

“哦，那家伙好像很可疑呀，但光靠女招待这些含糊的话，也不能就那样相信呀……”

“不，不光是女招待的话，我还得到了确凿的证据。”

“啊？！证据？”

博士和中村警部都情不自禁地移膝躬身，凝视着对方的脸。

“是的。请看，就是这根拐杖。”

小池边说边拿来了靠在屋子角落里的乌木拐杖，伸到两人面前，只见整个把手部分罩着厚纸卷。

“是指纹吧？”

“是的。为了不让它消失，我一直很当心。”

一取下厚纸卷，露出了银把手。

“是这儿。请看这儿。”

小池一面指着把手的内侧，一面从口袋里掏出放大镜递给了博士。博士接过它放在被指的部位上看了一下。警部默不作声地从一旁俯身看着它。

“是三重涡状纹！”

那张与留在木岛助手拿回来的鞋拔干上的一模一样的妖怪脸在狂笑。

“这拐杖是……”

“是那个戴墨镜的男人忘在那里的。”

“那家伙是‘亚特兰蒂斯’的常客吧？”

“不，听说完全是个第一次光顾的客人，据说木岛君一回去不一会，那家伙也从店里由去了。听说到今天早晨也没有来取拐杖。说不定永远不来取了。”

啊，身材短小的戴墨镜的男人！那家伙正是当代独一无二的复仇狂，正是有妖怪一般的三重旋涡怪指纹的恶魔！

“我赶紧来这儿是想暂先向先生汇报这些情况，还想请先生检查一下这根拐杖。既然已经知道了模样，无论如何也要调查一下那家伙的行踪。哪能不查明恶魔的老窝呢！那我就告辞了。”

“嗯。好好儿干！”

得到博士的鼓励，年轻的小池助手高高兴兴地走出了陈列馆。

那以后不久，尸体陈列事件的调查也结束了，集中在这儿的人们将各自回去。宗像

博士得到中村股长的同意，把乌木拐杖带回研究室，通过放大镜作了周密检查，但那是一根极其普通的廉价拐杖，连制造厂的商标都没有，除了那怪指纹以外没有能得到什么线索。

雪子的尸体立即被运到大学，第二天就被交付解剖了，其结果是，她的死因也是由于吞下了毒药，这点已经清楚了。不仅如此，还弄清了如下事实：刚好是前一天，木岛助手的尸体也在同一地方作了解剖，从其内脏检验出来的毒物与雪子吞下的完全是同一性质的东西。由此可知，杀害雪子和木岛的犯人是同一人。

另外，关于将雪子的尸体制成蜡偶人展出的偶人工厂，中村股长亲自去那工厂进行严格的调查，可老板申诉说：对那种形状的玻璃箱丝毫没有记忆，恐怕是哪个人盗用了工厂的名字上交的吧。他的申诉有确凿的根据，所以股长立即消除了疑虑。真没想到犯人的婚备竟如此周到。

当然对将装有尸体的玻璃箱运进陈列馆的运输店也作了调查，但那也一无所获，运输店的名字也是被盗用的。据受理那东西的陈列馆馆员回忆，雇用的小工总共三人，都是些看去很相似的邋里论遇的男人，其中一个像是头儿的取走发货单的小工左眼好像不好，在叠成方形的沙市上缝上了带子捂在上面。要说线索，那就是唯一的线索。

第三个牺牲品

四天后雪子葬礼的那一天。往日里胖墩墩的呼骤然间消瘦了，那半白的头发变白了一片，由此也可充分想象失去最心爱的雪子的呼是何等的悲哀。

隆重的守夜仪式持续了两个晚上，今天从上午开始举行宅内最后的念经和烧香。中午时，装有雪子遗体的金光闪闪的灵车在川手家的门内等候着出发去火葬场，身穿晨礼服和和服的人们在大门前的广场上东跑西窜，其中也可以看到宗像博士和小池助手的身影。虽然受委托保护雪子，但却落得这种后果。由于这种内疚心，两人打算混在亲朋好友之间送行到火葬场。

小池助手打那以后一直搜索着那个“亚特兰蒂斯”的奇怪客人，但直到今天为止还没有能查明其下落。

宗像博士在这些聚集的人中间也没有一个熟人，实在闲得无聊，他蹲在灵车的后面漫不经心地看着左右对开的门扇，过了一会儿，不知是看到了什么，博士的脸上突然浮出紧张的神色，他几乎要把脸贴在灵车门上似地接近灵车，开始凝视黑漆的表面。

“小池君，这漆的表面有一个清晰的指纹呀。你看，是这个。你是怎么想的？”

博士一嘟咕，小池助手立即盯着看了一会儿被指的地方，看着看着他的脸色也变了。

“先生，不是像那一个吗？旋涡好像有三个呀！”

博士从晨礼服的里兜取出常不离身的侦探全套工具皮套子，打开其中的小型放大镜贴到门的表面。

模模糊糊地留在油亮的黑漆表面的发白指纹被放大了五倍左右，出现在俯身看着的两人面前。

“果然如此。跟鞋拔子上的完全相同。”

小池助手情不自禁地大声嘀咕道。

“那个家伙会不会混在这些参加葬礼的人里边呢？总觉得那家伙就在我们身边。”

小池助手一边四下张望着周围的人群一边脸色苍白地呼咕道。

“也许如此。可是，即使那家伙混在人群里我们也无论如何分辨不出来啊，因为他决不会戴着那副成为目标的墨镜吧。再说，这指纹可能是车子来这之前就沾上去了，这样考虑倒要自然一些。如果是这样，那就怎么也查不出了，因为在马路上停车等候信号期间，甚至常常会有骑自行车的伙计，从后面用手摸一下，在这里按上个指纹，做到不受任何人查问，那是轻而易举的嘛。”

“可不是。但那家伙为什么在这种地方按上指纹呢？决不会是想再一次把尸体盗走吧。”

“哪能呢。不是由我们看守着吗？犯人的目的只是向我挑战，他推测我大概会注意灵车的门，所以为了向我显示才按上了指纹。那家伙多装模作样啊！”

宗像博士若无其事地笑了，但后来想想，犯人的真意未必那么单纯。这灵车的指纹是一个即将在同一天下午发生的某桩怪事的前兆。

这姑且不说，当天的葬礼在极其隆重地、顺利地进行。灵车和紧随其后的送行的人们乘坐的十几辆汽车从呼公馆出发时是下午一点。在按顺序进行电炉火葬、拾骨灰后，下午三点雪子的亡魂已经被安置在作告别仪式会场的A祭场了。

因为是企业界闻名的川手家的丧事，所以参拜告别仪式的人很多，以至用预定的一个小时都没有能膜拜完。在排在祭场正殿向参拜者们回礼的亲属和亲朋好友中特别引参拜者注意的，是失去了最亲爱的妹妹而泪如泉涌的川手妙子那可怜的样子。

妙子是与死者只差一岁的姐姐，对川手来说她现在是唯一的爱女了，是个连相貌也

与雪子长得一模一样的美人。她身穿西装，从帽子到袜子什么都是一色黑。一副把手帕捂在眼上、眼看就要无力倒下的样子怎能不引参拜者们流泪呢！

预定四点结束的参拜仪式，超过了半小时才中断，人们开始乱哄哄地准备回去。就在妙子也想挪开脚步向前跨一步时，大概是因为过于悲伤而心绪纷乱的缘故，她摇摇晃晃地打了几下踉跄，旋即突然倒在那里了。

一看到这情景，人们以为她发生了脑贫血，争先恐后地跑上去想护理她，但妙子被身旁的一位女亲戚抱起后径直带进汽车回到了自己家里，并没有发生什么异常情况。

一回到自己家里，她就想尽情地哭一场，所以寒暄几句就跑回自己房间去了。当她通过设置在那里的大镜子前面时，突然照了一下自己的容貌，发觉右须沾着黑煤烟一样的东西。

“哎呀，我是用这副脸跟许多人说话的吗？”

这么一想，她忽然害羞起来，尽管是在那种时候，也身不由已地坐在镜子前面照起来。

将脸靠近镜子仔细一照，那不只是污点，好像是人的指痕，细细的指纹像是用黑油墨印刷上去似地十分清晰。

“哎呀，好奇怪呀，怎么这么清楚地沾着指痕呢！”

就在一边思忖一边凝视着那指纹的过程中，妙子的脸色苍白起来，嘴唇上完全失去了血色，双眼皮的两眼睁得大大的，仿佛就要迸出来似的。她刚“啊、啊、啊、啊……”地莫明其妙地尖叫几声，随即就从椅子上瘫了下来，跌倒在地毯上。

在那指纹上，三个旋涡像妖怪一样狂笑着。那复仇狂的可怕的三重涡状纹终于在人的脸上都现出了那可憎可咒的纹路。

人们听到从妙子房间里传来的非同一般的声音，跑去一看，只见她昏倒在屋里，那脸颊上还没有被抹掉的恶魔的指纹清晰可见。

但混乱还不光如此。就在那时，父亲呼在客厅里跟还没有走的老朋友们在说话，当他想掏出雪茄烟盒把手伸进里兜时，触到了里面的一封完全记不起来的信。

他愣了一下，取出一看，是一个好像见过的廉价信封，信口虽然封住了，但正面连收信人姓名都没有。只是见到这信封，川手的脸色就已经变了。里面像是装着信，尽管害怕也不能不看。

狠狠心拆开一看，果然还是上次的信纸、像是故意写得蹩脚的铅笔笔迹。是那家伙！

是那家伙死命纠缠着！纸面上写着如下可怕的字句：

川手君，怎么样？知道了复仇者的厉害了吧？可是，真正的复仇在后面呢！只是拉开了序幕而已。关于第二幕，舞台的导演也已经完全准备就绪。第二幕轮到你的大女儿了。把日期清楚地告诉你吧，是本月十四日晚上。那天晚上你大女儿将遭到与你二女儿相同的不幸。这次的背景可好极了，你扳着手指等待吧！这一完就是第三幕。你知道第三幕的主角吗？不用说那是你自己。演大轴主的不都是最后出场的吗？

复仇者上

由于这两起奇祸赶在一起，川手公馆一片混乱，使人不觉得像是在葬礼的傍晚。

妙子在人们的护理下不久恢复了意识，但由于感情激昂而发起烧来，不得不叫了医生。刚参加葬礼回去的宗像博士接到川手的紧急报告后又立即赶来。从警视厅那儿来了中村侦查股长。随后与川手三人对坐，专心致志地秘密商议着善后措施。

犯人大概一定混在A祭场的会场中，一方面在妙子的脸颊上按上了怪指纹，另一方面又接近川手，如扒手一样敏捷地将信塞进了他的兜里。

可是，不管怎么说，一般是很难在妙子的脸上按上指纹的，这一定是告别仪式结束后趁妙子跌倒时的混乱时机迅速按上的。这么说来，当时在场内的不只是有限的几个}；呼的亲戚朋友吗？

中村警部一发觉这点，立即根据川手的记忆和名簿造好了一张四十多人的人名表，随后命令部下访问了其中的每一个人，成功地取得了他们的指纹。这里面不用说有主人川手的，连该公馆仆人们的也无一遗漏，甚至也收集了宗像博士和小池助手的指纹，但结果证实其中没有一个是三重涡状纹。

另一方面，关于出现在“亚特兰蒂斯”咖啡馆里的怪人物，虽然宗像研究室的人继续进行了侦查，但除了最初小池助手所探听出的事实以外就再也没有发现任何线索了。时间在一天天地流逝。

魔术师

不久，复仇狂的所谓第二出戏开幕的日子来到了。十四日晚迫在眉睫。

川手的公馆像是被妖云笼罩着似地充满着死一般的沉寂。妙子自那以后一直卧床不起，莫名其妙地吓得日夜发抖，川手也中断了所有交际，一天到晚安慰妙子，躲在佛堂里为去世的雪子祈祷冥福。

当天十四日，由于事前受川手所托，该公馆内外布下了森严的警戒网。

首先将由警视厅派来了六名便衣警察，加强防守康公馆的大门、里门和墙外，在宅内的妙子房间的外面，决定由宗像博士亲自率领小池助手通宵达旦进行看守。

妙子的房间在公馆的尽里头，除了有两扇窗户面向院子开着外，其余只有一处出入口。博士准备在那门外的走廊上放上一张安乐椅熬过一夜，小池助手准备在两扇窗户外的院子里摆上椅子防备有人从那儿入侵。

早早吃罢了晚饭，大家都到岗位上去了，但川手好像还不放心，他在妙子的房间里出出进进的，每次通过走廊上的宗像博士的前面时总要不安地搭几句话。

博士笑着说他保证妙子绝对安全。

“东家，您用不着担心，因为小姐等于被藏在双重铁箱里嘛。公馆的周围由六名熟练的刑警在看守，要瞒过他们的眼睛进到这儿，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那家伙进得了宅内，这里也还有第二道关口，仅有的一扇门的外面由我这样坚持着，窗外则由小池君看守着，而且窗户全部从内侧挂上了窗钩，这门我也打算过会儿就锁上它。”

“可是，如果有暗道的话……”

川手的猜疑没有止境。

“不，哪会有呢。刚才我和小池君把小姐的房间彻底查了一遍，墙壁、天棚和地板都没有一点异常。这儿木是您建造的家吗？要是有地道，那还了得！”

“啊，这也善我调查了吗？到底是用心周到呀。啊，听了你的话，心里踏实了些，只是今晚我是怎么也不想离开我女儿身旁了，打算就在这房间的沙发上熬过一夜。”

“这是好主意呀。要是您这么做，小姐就有三重防守学。要是您呆在这房间里，我们心里也就踏实啦。”

于是川手径直走进妙子的房间，在与卧室相连的休息室长沙发上坐了下来，开着门跟博士聊了一会儿；但这种时候当然，不会谈得很起劲，不久就躺在长沙发上不吱声了，所以博士取出了代为保管的钥匙锁上了门。

随着夜深，宅邪内渐渐像坟墓一样寂静起来，街上的噪声也听不到了，女佣人们也都好像入睡了。

宗像博士一面抽着很烈的烟卷儿，一面坐在安乐椅上目光炯炯地朝四下里张望着。院子里，小油助手也一面吸着烟，一面或是坐在椅子上或是在椅子前面像岗哨一样来回走动，拼命地驱赶着睡意。

十二点、一点、二点、三点，漫长的黑夜渐渐结束了。宗像博士从安乐椅上～下子站了起来，使劲地伸个懒腰。好像终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就连复仇狂也似乎被双重、三重的警戒网吓退了，推延了第二幕的开幕时间。

博士一靠近门就～面敲门一面向川手喊道:

“已经天亮啦，那家伙不是终于没有来吗？”

没有回答，所以这回稍使劲地破了一下门，喊了他几下，但还是没有回答。

“奇怪！”

博士一边开玩笑似地陶冶着，～边迅速掏出钥匙开了门，走进室内。

啊，这是怎么啦？川手不是躺在沙发上，全身被一圈圈地缠着紧紧地缚在长沙发上吗？而且嘴被人用东西死死地堵了起来。

博士猛地扑了过去；先去掉堵塞物，随后边晃着川手的身体边喊道:

“怎、怎么啦？是谁在什么时候让你吃这种苦头的？小姐呢？”

川手由于过分绝望，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只是用目光指着隔壁的套间。

博士回头看了看那方向，中间的门洞开着，妙子的床看得很清楚。可是，床上没有睡着任何人。

博士跑进卧室。好像是相当慌张，听到了椅子大声倒下来的声音。

“小姐，小姐”

可是，人不在怎么会回答呢！卧室空无一人。

博士脸色苍白地又回到休息室，并迅速解开绑着川手的绳子，申斥似地问道:

“究竟是怎么了？”

“我一点也不清楚，刚迷迷糊糊地睡着就突然喘不上气来了。大概那是麻醉剂吧。就在我寻思着自已被什么东西捂着嘴和鼻子的时候神志就不清了。以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妙手呢？妙子是被拐走了吗？”

川手当然知道这一点，但他禁不住这样问道。

“真对不起，可我的岗位上一切正常呀。那家伙说不定是从窗户里进来的。”

博士说罢就急忙跑到窗户那儿，哗地拉开窗帘，摘下窗钩，把毛玻璃的窗子推上去看了一下庭院。

“小池君，小池君。”

“啊，早上好。”

怎么搞的！小池助手好端端地在那儿，而且好像一无所知。

“你没有睡着觉学？”

“没有，一点也没有睡。”

“那么，什么都没有看到吗？”

“什么？看见什么？”

“混蛋！妙子被人拐走了！”

博士终于气炸了。

可是，仔细想来，小池助手是不会有过失的。不是他放走了犯人，证据是：两扇窗户都好好儿地从内侧挂着钩子，没有一点儿异常。

那么，那家伙到底是从哪儿进来又是从哪儿出去的呢？室内没有地道什么的，这已充分调查清楚，门从外面上着锁，窗子也都关着。啊。越来越像是妖怪啦！只要不是妖怪或是幽灵什么的，哪能在严密关闭的屋子里溜进溜出呢！

但幽灵怎么让人嗅麻醉药，把人缚住呢！不，即使坏人像幽灵一样从一分或二分的缝隙里溜出去，他怎么能把妙子运出去呢？妙子是个有血有肉的人，是不能从缝里钻出去的。

连名侦探宗像博士都好像对此完全走投无路了。但现在不是徒然走投无路的时候。必须绞尽脑汁，解开这个谜。

博士忽然想起来似地匆忙叫女佣人打开大门，随即像是发了疯似地跑到门外。当然是为了向守卫着外部的六名刑警打听昨晚的情况。

结果判明，正门、后门、及公馆围墙的任何地方都正常。他们异口同声充满自信地说：无论是从外面还是从里面，都没有人越过大门和围墙。

名侦探的失策

“奇怪，实在奇怪，是我忘了什么了？说不定是脑子的空白点这东西，物理上的不可能永远是不可能的。”

博士忽而用拳头敲着自己的脑袋，在呼公馆的大门口进进出出，忽而又翻起晨礼服的下摆，在水泥围墙周围转来转去。

等到天明，又进行了一次屋内外的搜查，博士、助手和六名刑警各自分头进行，足足花了两个多小时，甚至像岁本扫尘一样浑身乌黑地爬遍了天花板顶上。廊檐、地板下

和庭院的每个角落，但连一个脚印和一个指纹都没有发现。

当然这件事赶紧报告了警视厅，全市立即设置了警戒线，但因为此贼能在小小的与邪内都能像烟一般地神出鬼没，所以部署恐怕也会以徒劳而告终吧。

败军之将宗像博士怏怏不乐，决定暂且回事务所。主人川手连责备博士失策的力气都没有了，由于绝望和悲叹，已经如同病人。博士则像是吃了黄连似地板着一副胜，在向川手简单地说了几句以后就带着小池助手赶紧出了大门。

一雇到出租车，博士就靠在软垫上一动不动地闭着眼睛，连一句话都不说，简直像个木雕像似的，都快叫人怀疑甚至已不在呼吸。小池助手不知道该如何对待这位板着脸的老师，只是尴尬地偷看着博士的脸，不知怎么办才好。

可是，在汽车沿着去事务所的路开了约奖一半路的时候，博士突然睁开眼睛自言自语道:

“懊，也许如此。”

刚说完这话，刚才苍白的脸上一下子有了血色，眼睛也突然炯炯有神起来。

“喂，司机，赶快回到原来的地方去！”

博士用让人大吃一惊般的声音嚷道。

“是忘了什么东西吗？”

小池助手忐忑不安地问道。

“嗯，是忘了东西。我现在才发觉只有一处忘了搜查。”

名侦探连这样说话时都迫不及待似的，他又一次嚷嚷着让司机改变了行车方向。

“那么，您是知道了那贼的秘密出入口咬？”

“不，我发觉那贼既没有进去也没有出去，那家伙显然与妙子一起在我们眼前。啊，我刚才没有发觉这一点，实在是被人钻了大空子呀！”

小池助手直眨着眼睛，他丝毫不明白博士的话是什么意思。

“您说的在眼前，什么意思？”

“过会儿就明白了。也许是我们的误解，但无论怎么考虑，此外再也没有戏法的秘密了。小池君，世上有种地方可是近在眼前但怎么也注意不到的呀。这是习惯的力量。一旦一个工具被使用于别的用途，我们就立即成了瞎子了。”

小池助手越来越不知所措了，只是越听越糊涂，但他知道再问下去也是白搭。宗像博士是一个在其推理得到证实之前决不作具体表达的人。

不久，车子以超过规定的速度到达I；I手公馆门前。一到达博士就自个儿打开门跳下汽车，飞也似地跑进大门去了。

进客厅一看，川手依然精疲力尽地靠在长沙发上茫然不知所措，仿佛连思索的力气都没有了似的。

“东家，请让我再看一下那房间。只有一样东西忽略了。”

博士几乎要拉川手的手似地催促道。

川手没有提出异议，可是也没有表示多少热情，只是失了魂似地站起来跟在博士和小池助手的后面。

一到妙子的房间，博士就转了一下门的把手，沮丧地叹了一口气，说道：

“啊，果然如此。要是让你们锁住这地方就好啦！”

谁还去锁妙子已经被拐走后的房间呢！博士到底在说什么呢？

一进房间，博士就走过套间奔进卧室，爬上妙子一直睡到昨晚的那张大床，一下子躺了下来。然后又粗鲁地和衣趴在上面，跟川手攀谈起来：

“东家，这床好像还很新的哩。什么时候买的？”

由于博士的言谈举止实在出乎意料，川手益发感到惊愕，都没有能立即回答上来。这人究竟是怎么啦？他甚至怀疑是不是疯了。

“喂，什么时候买的？”

博士像磨人精似的又问了一遍。

“是最近呀。以前用的那张突然坏了，所以四天前让家具店安装了这张现成的床。”

“哦，是这样吧。那么，您看到了那个拿这床进来的小工了吧。确实是那家具店的人吗？”

“这，那个家伙……当时我刚好在场，吩咐安装的地方，好像有个左眼上戴着沙布眼罩的胡子拉喳的男人不停地说着什么话，我当然不认识他。”

啊，左眼戴眼罩的男人！读者有没有想起什么呢？我们在什么地方碰到过同样的人物。曾经将装有雪子遗体的陈列箱拿到展览会去的那小工的脸不是刚好跟他一模一样的吗？

“哦，果然如此！”

博士呻吟般地说道，随即下了床，这回爬进了下面的一点点缝隙，像是修理汽车似地仰着身子，检查着床的里侧，突然用可怕的声音嚷道：

“东家，完全跟我想像的一样。请看，请看这儿。我知道了那家伙戏法的底了。啊，我真傻，直到现在才注意这地方……”

川手和小池助手赶紧绕到床的那一侧。

“哪里？”

“这里，这里。给我把床拉开，离墙壁再远一点儿。这里有机关。”

两人按照吩咐推着床，使它与墙边隔开了一些，于是从下面露出了仰卧着的博士的上半身。博士就那样爬起来，指着在这之前与墙壁连接着的床的侧面继续说道:

“这里有一个暗盖。瞧，一打开这儿，里面就像一个大箱子。”

翻起床单，使劲推一下床的侧面，那就成了一扇巧妙的暗门，出现了一个宽一尺、长一间左右的狭长口子。这就是说，把床垫只限在上面大约三分之一的薄薄的部分，其下面整个做得像一个坚固的箱子一样。当然是为了躲藏人的。其大小足以藏两个人。

“做得巧妙极了！要是从外面看，跟普通的床一模一样。”

小池助手赞叹似地大声说道。

如果好好看的话，比普通的床好像要稍厚一些，但它的侧面有复杂经纹的毛织品；施加着一种巧妙地使人产生错觉的迷彩，乍一看一点也不知道那是机关。

准是复仇狂在从家具店运来的途中冒取了那张床，拿来了这张事先让人做好的假床。

“这么说，从这张床被抬进来时起那家伙就已经躲在这里面了吧？”

川手毫不在乎地问道，似乎连吃惊的力气都已经没有了。

“也许如此，或者说不定是从外面悄悄溜进来的，总之一定是昨晚很早就隐藏在这里面了。小姐都不知道这些，跟恶魔只隔着一块板睡在这儿。”博士冷酷无情地说道，“而且那家伙半夜里从那儿悄悄溜出来，先是让你吃了那种苦头，后又把小姐塞进这箱子中，自己也进到这里面，耐心地等着逃跑时刻的到来。”

“那么是到了今天早晨以后……”

“是的。我们犯了个大错误。万万没有想到贼和小姐躲藏在这房间里，所以这儿敞开着搜索院子。贼一定是在这期间看走廊里和大门口没有一个人，于是趁机抱着小姐从这儿逃了出去。”

“说逃出去，可是去哪儿呢？走出这公馆一步街上就有行人。怎么能在明亮大街上抱着女人跑呢！何况刑警们也还在门外继续看守着……”

川手神色诧异地反问道。

“是的，我也考虑到这一点所以放下了心，但贼也许有一个逃脱这双重包围的想象不到的计策。不，说不定那家伙还潜伏在毛邪内的什么地方呢！当然是为了等待晚上。可是……”

看上去博士也好像没有自信。

“但妙子为什么没有求救呢？”

川手好像突然察觉到了，顿时脸色苍白，用恐惧的目光凝视着宗像博士：

“妙子是跟我一样嘴里被堵着东西呢？还是……”

“说不清楚，但至少可以肯定贼没有行凶，因为哪儿都没有看到血迹嘛。不过小姐的生死还不能保证，但愿她平安无事。”

博士坦率地说道。

川手似发狂般的脑海里反复出现着妙子被贼勒死以及被注射毒药的情景。

“如果藏在公馆里，那还得搜索一次……”

“我也是这样想的，但为了郑重起见，想好好问一下在门前看守着的刑警。应该还留着两个便衣警察的。”

说罢博士就跑到了屋外。小池助手和川手匆忙跟在后面。

清洁工

来到门前一看，一个身穿西装、头戴鸭舌帽的目光犀利的汉子正一边抽着烟，一边目不转睛地望着街上来往的行人。

“喂，后来没有可疑的人出人吧？有没有看到一个拿着大行李的家伙打这儿出去？”

博士突然问道。刑警对突如其来的询问，直眨着眼睛。

这刑警是清晨宅邻内的大搜查结束后为防备万一犯人潜伏在宅哪内逃出去而受命看守的，所以如果有可疑的人出入，他是不会放跑的。

“没有，除了您以外谁也没有通过。”

刑警十分清楚，宗像博士是他们的上司中村侦查股长的朋友。

“不会弄错吧？真的谁也没有通过吗？”

博士疑惑地又问了一次。

“绝没有弄错，我是专为了这个在这儿看守的。”

刑警稍带怒气地回答道。

“比如说送报、送信这类人……”

“啊，你说什么？那种人都得怀疑吗？送报人、送信人倒都通过了，可犯人是不可能乔装成那种人逃出去的，因为他们从外面进来一办完事就出去了。”

“但为了郑重起见，请你再想一想。此外再也没有人从外面进来了吗？”

刑警上下打量着博士，几乎要说：“你问得多无聊呀！”但过了一会儿他好像想起了什么事，突然笑道：

“噢，经你这么一说倒是还有呀。哈哈哈哈哈哈，是清洁工呀，拖着垃圾车来打扫垃圾箱的。哈哈哈哈哈哈，连清洁工的事都要跟您讲吗？”

“啊，很有参考价值。”

博士对刑警的态度毫不介意，神情严肃地答道。

“那么，你说的那垃圾箱是从这儿看得到的地方吗？”

“不，从这儿看不到。清洁工进门后拐到右边去了，所以大概放在厨房附近吧。”

“那么，你就丝毫不知道那清洁工干了些什么暖？”

“对，不知道，因为没有叫我监视清洁工嘛！”

刑警很不高兴，几乎要说：你絮絮叨叨地问这些无聊的问题干什么吗？由于昨晚彻夜未眠，心里十分烦躁。

“那么，那清洁工又从这儿出去了吧？”

博士报有耐心，总拘泥着清洁工这件事。究竟垃圾车和昨晚的犯罪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出去了，把垃圾车运出去是他的工作嘛。”

“那垃圾车盖着盖子吗？”

“这个嘛……我想大概盖着盖子。”

“清洁工是一个人吗？”

“两个人。”

“是什么样的人？有什么特征吗？”

一问到这一步，一直绷着脸回答的刑警的脸上立即出现了非同寻常的不安神色，他模模糊糊地明白了博士为什么刨根究底寻问这种事情。他歪着脖子想了片刻，随后像是想起来似的，这回用认真的口吻答道：

“一个家伙个子很矮小，像小孩一样，戴着墨镜，另一个人，啊，对了，是个四十岁上下的大个子，一边的眼睛上戴着四方形的沙市眼罩。两人都戴着鸭舌帽，上身穿着

脏乎乎的衬衣，下身穿着土黄色的裤子。”

一听这话，小池助手顿时变了脸色，狠狠地瞪了刑警一眼，几乎就要上前揪住他似的。但宗像博士没慌张，只是温和地问道：

“你没有从中村君那儿听说过犯人的特征吗？”

于是刑警脸色苍白，突然慌起神来：

“这、这听说了。出现在‘亚特兰蒂斯’咖啡馆的家伙是个戴墨镜的小个子，这事我听说了，可是……”

“另外，把蜡偶人拿进卫生展览会的那人的模样呢？”

“那，那现在也想起来了。是个左眼戴眼罩的家伙。”

“那么，两个清洁工不是跟犯人或犯人的帮凶一模一样吗？”

“可是，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清洁工是犯人……况且那家伙是从外面进来的。我光监视从里面逃出来的家伙，所以……

这会不会是巧合呢？”

刑警一个劲儿地希望此事不要成为自己的过失。

“也许是巧合，也许不是。我们得赶紧弄清楚这一点。也不是没有这样一种可能：犯人夺去了妙子的自由，把她藏在什么地方后自个地逃了出去，随后又为了把妙子运出去而回到了这儿。今天早晨在你们搜查宅邪内期间，犯人有的是机会独身逃出去。”

“你说藏起来，是把小姐藏在垃圾箱里吗？”

“是离奇的想象，可那家伙总是大胆地想出一些离奇的事，况且我们在早晨搜查时，垃圾箱可真是没有搜查呀。走，一块儿去检查一下。”

人们跟随博士走进门内，朝厨房方向赶去。博士和刑警后面跟着脸色铁青的呼和小池助手。

所谈的垃圾箱放在厨房外面的水泥墙下面，是一只涂黑漆的大木箱。要是这一个，完全可以藏一个人。

博士靠近那垃圾箱，打开了盖子。

“完全清除了。可是，那是什么呢？小池君，你来看一下。”

经博士一说，小池君也俯身看了看箱内，在湿源滚的箱底上，剩下一点点的垃圾里落着一件四方形的白色的东西。

“像是信封呀。”

他边说边伸进手去拣了起来。是个廉价信封，总觉得在哪里见过。没有收信人姓名，也没有寄信人姓名，但里面好像装着信。

“看一下里面。”

按照博士的指示，小池助手打开信封取出了信纸。

“哎呀，这上面用墨水接着指纹！”

在简单的文章后面，像是代替署名似地清晰地按着一个指纹。博士急忙掏出那个放大镜放在那上面。

“果然如此。川手先生，正如我所想象的，小姐是藏在这垃圾箱里。”

在那里，那妖怪一般的三重涡状纹从信笺的角落里朝人冷笑着。

小池助手会意地大声读起信来：

川手君，我的字典里是没有“不可能”这几个字的。好森严的警戒啊！可是，只要你作双重警戒，我就绞尽脑汁想出双重妙计来罢了。替我向宗像大先生问好，请转告他：那样搜查都没有注意到床铺和垃圾箱，这可给名侦探丢了脸呼！不过，我是利用了好像谁都会疏忽的“空子”。你终于孤零零一个人了，但你早晚会见到妙子的。你找找看吧！当你在某个可怕的地方与你女儿的惨不忍睹的尸首面对面的时候，你会是怎样一副脸孔呢？一想到这点，我就从心底里忍不住要笑起来。川手君，这就叫真正的复仇！现在你该知道了。

小池助手几次想在中途停止朗读，但呼的目光在一个劲地催他念下去，所以好容易念完了。

“川手先生，我不知道怎么向您赔不是。我完全失败了。但那是个多可怕的家伙呀！那家伙可是个心理学者。正如那家伙说的，我们都被钻了空子。他那早有预知不慌不忙地逃走的手腕可真是叫人不寒而栗呀！但我必须雪耻。也许小姐已经不再活着了，但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发现那隐藏的地方，而且在逮住那家伙以前我决不停止这场战斗。即使豁出生命也要狠狠地把那家伙教训一顿！”

宗像博士满脸通红，与其说是对着川手不如说是对着自己在心里发誓似地表示了强烈的决心。

妖魔鬼怪大会

宗像发现垃圾车的骗术是在八点三十分左右，警视厅的中村侦查股长事后赶到是在

那以后又过了十分钟左右。

中村警部从宗像博士那里听完详情以后，为了部署搜查又立即返回了警视厅，当然逮捕犯人的指令再一次传到了全市的警察署、派出所等地方。

这次犯人和同案犯的模样也清楚了，而且有垃圾车这个大行李，所以发现是容易的。但他们逃走以后已经一个小时了，是两个像魔术师一样神速的家伙，所以决不会直到现在还是原来那副清洁工的装束，拉着垃圾车慢吞吞地走在大街上。大概一定是把累赘的垃圾车丢到了什么地方，然后改变模样，拐走妙子，销声匿迹了。若是那样，好不容易下达的紧急指令也错过时机了，大概至多只能发现空空如也的垃圾车什么的。

果然，半个小时以后，为安慰主人而留在川手公馆的宗像博士接到了警视厅中村股长打来的电话，通知他说垃圾车已被发现。

听说场所是在离呼公馆不到三百米的树林里。啊，多狡猾呀！贼刚离开川手公馆就丢了车子。那么妙子呢？决不会是丢在树林中吧。究竟运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博士和小油助手决定先去现场看看。

无需叫车子了，沿着告诉的道路奔跑似地拐过两三个弯，那里就已经是神社的树林了。那一带虽说是在麻布区内，但使人感到像是偏僻地方，难以设想是在城市中。附近也有宽阔的空地，是孩子们的娱乐场所。

走进神社的树林一看，听说垃圾车已经被运到警察署，原来放车的地方立着一极作标志的小桩，旁边站着穿制服的年轻警官。

博士掏出名片，跟警官说：

“我是从警视厅的中村警部那儿听到这情况后赶来的。中村君说他也马上来这儿。”

“啊，是吗？久闻大名。听说您也在侦查这次的案件，是吗？”

年轻的警官眯缝着眼睛看着这位有名的民间侦探的脸，恭恭敬敬地说道。

“那么除了垃圾车以外还有其它什么发现吗？”

“刚才把树林里搜查了一遍，但毫无线索。正如您看到的，这是石子路，脚印看不出来，听说可能把被害者藏到了什么地方，但也看不到那种迹象。院落很小，要是挖了上什么的，马上就会知道的。神殿里和地板下也都检查了，也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发现。”

“是您一个人检查的吗？”

“不，是署里的五个人分头检查的。”

“啊，谢谢。我在这附近稍蹓跳一下，中村君来了，请您转告他。”

博士向警官行了一个礼，随后和小油助手一起走出神社，漫无目标地蹓跳起来。

“哎呀，小池君，”那儿好像在演杂耍呀。”

走了一会儿，博士发觉以后回头看了一下助手，说道。

“嗯，好像是的，还竖着旗帜呢。啊，写着‘妖魔鬼怪大会’。大概是那‘凶宅’的杂耍吗？”

“哦，演出这种怪东西呀？去看看吧。‘凶宅’什么的，好久看不到啦，东京也演这种杂耍吗？”

“最近相当流行。从前好像叫‘凶宅’啦、‘迷宫’什么的，可最近听说改称为‘妖魔鬼怪大会’，想了好多新办法。”

边说边走之中，两人已经来到搭着大帐篷的戏棚前。

戏棚前面是纸糊的假山石和一片竹林，从那中间露出了棋盘格纹结构的小佛堂等。好气派的装饰！上部排着一溜儿浓艳刺目的广告画，上面画着所有的妖魔鬼怪，样子十分可怕，似乎就要扑过来似的。

前面围着黑压压的一大群人。在那人群的头上面，可以看到登在高台上的看门年轻人胸以上的部位。年轻人嘴边贴着话筒，声嘶力竭地拼命嚷着一些揽客的言词。

渐渐靠近一看，只见入口处贴着一张很大的字条儿，上面用蹩脚的字体乱七八糟地写着几行字：

大悬赏

本妖魔鬼怪大会向自入口处至出口处通过会场的客人除归还入场费以外，另赠送赏金壹千元。

“哎呀，这杂耍真奇怪。要是收一百元的入场费付一千元的赏金，举办人就得尽亏损吧。”

博士不由得自言自语道，于是人群中一位老人听到这话后搭话说：

“不是那么回事，老板全赚啦！你瞧，从入口处那样成群地走出许多观众来吧，都是中途返回的。我从昨天起就注意观察了，平安地到达出口的观众一个也没有。有相当可怕的招数吧！听中途返回的人说，里面是迷宫，简直弄不清自己在什么地方，而且会从根本想不到的地方纵身跳出可怕的妖俊和幽灵来。不，光是妖怪倒还好，听说还有更叫人毛骨悚然的东西，是死人呀，听说有的被火车轧了，手脚七零八落地倒在地上；有

的被剜了心，从嘴里直滴着鲜血，眼看就要断气了。那样子可怕极了，更叫人恶心，怎么也看不下去。”

像是东京人的老人看来很爱说话，也没有问他，可他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

“那么，大叔你不进去看看吗？”

小油助手一逗，老人立即在他脸前摇了摇手：

“不干，不干，哪有出一百元钱去买恶心的呢！要是不怕的话，你们去游览一下怎么样？”

于是，宗像博士或许是想到了什么，接过这话板着脸说：

“怎么样，小池君，进去看看吧？”

“啊？先生您要进去吗？”

搜索犯人的事忘了吗？怎么丢下这件事像孩子一样想去看妖怪的杂耍儿，先生不是有点儿不大正常吧？小油助手目瞪口呆地凝视着博士的脸。

“是想到了一些事呀……哎，你别做声，跟我来！”

博士说罢便分开了人群，朝入口处走去。

站立的尸首

小池助手虽然对名侦探过分的孩子气感到惊愕，但他突然发觉这里面好像有什么道理。博士的性格是非常实际的。有规律的，不是那种毫无意思地去看什么杂耍的人。

“或许先生想在这凶毛里寻找妙子吧。”

这想象使小池助手吃了一惊。那是个好夸示自己的演戏似的刽子手！或许这想象是对的。运妙子的垃圾车空空如也地丢弃在附近神社的院落里。纵然说还是天刚蒙蒙亮的清晨，可怎能抱着年轻的女子逃得很远呢！去哪个方向都是毗连的街道，所以是决不能在往来频繁的行人中不被人怀疑而逃之夭夭的。

这么一想，不管看上去如何离奇，但博士的想象总觉得是对的。

博士走近入口处付完入场费，看门的年轻人便以奇怪的笑脸提醒他说：

“在里面两次交给你纸片，请在出口处归还。那是说明你平安通过的证据，必须两张齐全。”

两人把他的话只当耳边风，沿入口处走了进去。虽说搭着帐篷，但顶棚全用厚黑布遮盖着，所以一走进场内就如同晚上一般黑暗。就在这片昏暗之中，绝不清楚的小竹丛

里有一条接连不断的盘阳路。

或主或右，或往或返，一条勉强能通过一个人的小道足有几百米长。整个面积不算太大，但往返的长度却令人吃惊。

一到道路分岔的地方，小池助手就不知道选哪边好，因为倘是走进了错道，就只是永远来回兜圈子，没有尽头了。

“你知道迷宫的走法吗？这呀，如果是右边，你就顺着右手紧挨树篱笆一直往前走，这样的话，即使走进死路也不会重犯同样的错误，结果比乱走一气要早出来得多。”

博士一边说明一边顺着右手沿小竹丛在头里一个劲儿往前走去。“可不是那样麻！”小池助手边想边追了上去。

在长长的竹林里，所有的妖魔鬼怪都被隐藏电灯的微弱光线照耀着，或是躺着，或是立着，或是蹲着，或是悬挂着。有的装有自动装置，慢慢地动着。从模仿古池的水坑里，突然伸出又细又瘦的手来，在别的地方又出现了瞎了一只眼睛的女鬼，仔细一看，还有一个从那圆溜溜地突出的眼睛里不停地滴着鲜血的机关。

有时候，游览的人又会在漆黑一团的走道上跌到一种软勒咕卿的大东西。当你大吃一惊定眼细看时，只见地上躺着一种无法形容令人作呕的灰色物体。虽然可以看见像是胜一样部分和像是手脚一样的部分，但当然不是人，可也不是动物，是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莫名其妙的物体。

有的地方也有这样一种装置：一个遍真的女吊死鬼从游人的头顶上刷地落到其肩上，用双手死死搂住游人的肩，同时发出令人作呕的笑声。

可是，这些偶人不管做得多么巧妙、多么令人作呕，也感觉不到那般吓跑身强力壮的男子的恐怖。仔细看去只是滑稽，并不是那种从心里感到害怕的东西。

“先生，不太无聊了吗？一点也没有什么害怕的，为什么看到这种玩意儿就逃跑呢？”

“哎，不看到最后是不知道的，况且我们又不是只为了消遣而进来的，有重要的东西要寻找，一个偶人都不能放过呀。”

两人一边低声交谈一边走着，一遇到妖魔或是鬼怪就大吃一惊地停下来。就在这样停停走走的过程中，不久便穿过了小竹丛里的盘阳路，走到了像是板墙一样的东西跟前。

“哎呀，又是死路吗？不不，不是的。这里有一扇小便门，还贴着写有‘请打开进去’几个字的字条儿呢。”

果然在黑色的板墙上可以看到一张字体很蹩脚的字条儿。

“喂，不是有点儿可怕起来了吗？黑咕隆略中开门进去，总叫人发毛呀！”

“是啊，要是一个人，说不定不大愿意进去哩！”

但两人还在心里暖昧地笑着。简直要笑死人，心想：这多吓唬人呀！

博士在前，两人打开门走了进去。但那里并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只有咫尺莫辨的黑暗。棚顶和左右两侧的墙壁都好像是用板擦的，而且在上面张挂着黑布，所以漆黑一团，连针尖儿般的光线都照不过来。眼前忽而滚滚地曾起烟雾般的东西，忽而又有鲜艳的蓝色或是红色的圈儿像霓虹灯一样忽隐忽视。较之假的妖怪来，视网膜对自己的捉弄反而更令人可怕。

“这太暗了，没法走呀。”

两人手扶着墙壁，用脚摸索着往前走去。

“过去有种叫‘全景画’的杂耍儿，进那全景画的通道也是这样的。这黑暗就是断绝与现实世界的关系的一个机关。意思是说：你这样做了，我就给你看完全是别的梦幻的世界。全景画的发明者巧妙地抓住了人的心理。”

摸索着前进了十米左右，左侧的黑暗中感到有一种白的东西。怀疑可能又是视网膜在捉弄自己，但又好像不是。是什么蹲坐在那里。

“哎呀，是尸骨啊。是尸骨盘腿坐在这儿。”

小池走近那旁边，换了一下骨骼。不是画，也不是人穿着兽形罩衣，是真的骨骼模型。

在这什么都看不到的一片黑暗之中，就像是这世上唯一生物似地出现了一堆白骨，它那孤零零地盘腿而坐的样子与其说可怕，倒不如说异样神秘。

两人停下来观看着，但看着看着突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那尸骨忽然站了起来，并且冷不防地把右手伸到两人前面，勉强可以辨认那手里拿着一叠纸。

同时，尸骨的嘴张得大大的，而且格格地咬着牙齿。

尸骨用奇怪的嘶哑的声音笑着。一定是什么地方装着扬声器，从远处让他们听到声音的。

两人立即明白那纸片是看门人说的凭证，但胆小的人在漆黑之中也许没有勇气从尸骨手里收下那东西，早就逃走了。可以说这是第一关。

博士和小池助手当然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各拿了一张纸片，又开始向前方摸索。

又走了一会儿，迎面碰上了一堵墙壁，左右都没有道路。是走到了尽头。

“奇怪！要返回去吗？”

“那边不是又有一扇门吗？不也好像是黑色的板墙吗？”

“也许是。”

博士来回摸着正面的板，过了一会，一面自言自语地说：“啊，有了，有了，这是扇门，一推就开。”一面推着那扇门走了进去。就在那当儿，像是点着了镁一样的耀眼的光线突然使小池助手眼睛发花，但这只是一瞬间，门又像是有弹簧装置似地在他鼻尖前啪地关闭了。

他想跟着博士到里面去，于是试着推了一下，但不知怎么搞的，门像是有人顶着似的一动也不动。

“先生，门开不开了，从您那边能打开吗？”

虽然透过门隐隐传来了小池的声音，但博士哪还谈得上去开门呢！他从黑暗中突然被抛到了太阳一般的光线中，光亮使他头昏眼花了。

这光非常明亮，直刺人的眼睛。一时间由于光的转变太快，所以视网膜像是麻痹了似的，一点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当眼前耀眼的圆光一样的东西像薄雾逐渐消散似地渐渐消失时，那边突然出现了一个睁大着眼睛、张着嘴、衣冠不整地站着的男子。

“哎呀，那不是我吗？”

博士吓了一跳，重新一看，那男子虽然装着一本正经的样子，但眼镜也好，嘴上边的胡子也好，三角形的胡须也好，晨礼服也好，哪样都与宗像博士自己丝毫不差。

一千个宗像博士

这是一种好似被施了魔术又好似怀疑自己发了疯的异样心情。正因为地点是在凶宅中，而且直到刚才还在名副其实的黑暗中走路，所以博士不由得过高地估计了这杂耍的设计者。

稍镇定下来仔细一看，原来在博士正面的东西不过是一块大镜子而已。

“哎呀，原来是镜子。不过这杂耍不同于普通的凶宅，还是挺有意思的哩！”

但他轻蔑地说“哎呀，原来是镜子”这话有点太早了，因为在这奇怪的小屋里还设置着许多使博士吃惊的机关。

无意中往右一看，那里也有博士自己。往左一看，那里也有相同的自己的身影。回

头一看，门的里侧也是镜子，那里露着一张秀头妖怪一般的博士那目瞪口呆的脸，足有真人的五倍那么大。

不，这样写是不真实的。镜子不仅四面有，天棚也是一面镜子，地板也是一面镜子，而且博士四周的墙壁成不规则的六角形，那尽是连框都没有的镜子。就是说，这是一间很奇怪的魔屋：六角筒的内面毫无间隙地全用镜子镶着，上下的所有角落里都安装着电灯。

而且这些镜子未必尽是平面镜，有的部分正如刚才所写的是把实物放大五倍的圆形凹面镜，而有的部分镜面成复杂的波浪形，能把人的身姿拉长到一丈或是缩短到两尺，而且这些五花八门的影子互相反射到六角的每个面上，一个人的影子成了六个人、十二个人、二十四个人、四十八个人，定睛瞧镜子里面，从镜面到很远很远的昏暗的那一边映着重重叠叠的估计有几百个影子。要是其六倍就是几千人，另外天棚和地板也互相反射，把影子投到每个面上。

博士曾想像过设置这种镜子的屋子，但独自被关在做得如此巧妙的镜子箱里则还是第一次。面对这骇人的光景，连这位老于世故、遇事不慌的法医学者也不得不像孩子一样感到惊异。

博士一笑，一千张脸就同时笑，而且这些险里面还混有几十张五倍于实物的完头妖怪的脸，黄瓜般细长的脸和南瓜般扁平的脸。一举手，于人的手就同时举起来；一抬足，千人的腿就同时动起来。

抬头看顶棚，那里有倒立着的博士目不转睛地瞪着这边；俯身看地板，那里也有脚在上面倒挂着的博士从下面仰望着这一头。而且，这些两种相反的姿态无数个互相重叠在一起，一直到无限的空间，一直到深造莫测的六角形井底，最后变为望不清楚的黑暗而消失。就是说，前后左右自不待言，上下也都连向无限的彼岸，给人一种似乎被抛向了太空，又似乎大地业已消失一般的无法形容的不稳定感。

不管看哪一边都没有尽头，自己的身影无穷无尽。博士产生了一种离奇古怪的错觉：为了逃离这可怕的地方，只有拨开、推开这些数以千计的人，无止境地奔跑。

博士突然想：举办这种杂耍是个人道问题。就连博士这样善于思虑的中年男子都感到无法忍受的不安，所以如果女人孩子被关在这镜子房里，那一定会吓得哭出来。不，不仅哭出来，也许其中还有人精神错乱呢！

宗像博士无心这样站在这恐怖的屋子里，他急忙一面摸着六角的镜面，一面来回寻

找出口。于是，一千个相同的博士像在大运动场上做团体操似地互相来回追逐着。

多么残酷的装置啊！入口处的门关闭着打不开，出口也找不到，难道想把游人关到他精神错乱为止吗？

刚才门迅速关上是有理由的，为了在一个人进去后不让后面的游人进去，那门上装有一种在一定时间里无论怎样推拉都开不开的机关。就是说，是想让他孤零零一个人尝尝这魔屋的恐怖。

“小池君，这家伙太可怕啦。是间镜子屋，而且不知道出口在哪儿。你再推一下那门。”

博士向在外面黑暗中的小池助手疾呼道。

“刚才我一直在推，可怎么也开不开。”

“小池君，即使你送来也不要吃惊呀。我是什么都不知道闯进来的，所以慌了神儿。哪儿都是镜子，在这屋子里，跟我一样的家伙挤满了一千多个，而且现在都跟我一样在说话。哈哈哈哈哈哈，啊，我一笑，他们也张着嘴笑。”

“哎呀，可怕吧？是不知道出口吗？会不会这门什么地方出故障了呢？我回入口处去叫人来吧。”

“啊！开了，开了，好容易镜子墙壁开了个口。那我先出去等你吧。”

果然六角形的一个面转了一下，出现了能通过一个人的缝隙。它的对面照例是漆黑黑的黑暗。

博士刚想到这儿时犹豫不决了。他想如果小地助手进来，就不让他一个人留在这种可怕的屋子里，跟他一块儿出去。

可是，凶宅的设计者这里也万无一失。

“我这儿开不开呀，怎么回事呢？”

响起了小池助手从外面哈哈地敲入口处的门的声音，但怎么也开不开。

出于无奈博士先出了镜子房，走进了外面的黑暗。于是刚才开着的缝隙咋啃一声自动闭上了，而且几乎与此同时，从屋子中隐约传来了小池助手的声音：

“先生，您在哪里呀？开了，门开了呀！”

“出口处在这儿，只有等待它自动开开。没有办法，你在那里忍耐一会吧！”

博士一面略步地敲着刚才出来那地方的墙壁给他听，一面大声嚷道。

轧死者的头

站在黑暗中等了片刻，眼前的墙壁好容易开开，小池助手踉踉跄跄逃了出来。

“吓了一跳，真不是滋味儿！我半闭着眼睛，要不就觉得马上要发疯了似的……”

“可不是。这样的话，大家当然都会逃回去阳，因为越往前进越可怕嘛！”

两人一面叽叽咕咕地说着话，一面又沿着墙壁在黑暗中走了起来。

“怎么样？有点吃惊吧？可这还只是刚刚开始，真正可怕的还在后面呢！还是返回去的好呀，要是被吓昏过去了可不行啊！”

从黑暗中传来了低沉嘶哑的声音。大概是同刚才尸骨的地方一样，哪里装着扬声器，有人从远处说话吧，但因为是在黑暗中，所以觉得仿佛有个漆黑的家伙蹲坐在鼻尖前似的，两人不由得停了下来。

“哈哈哈哈哈哈，好吓唬人啊！而且在一个劲地叫大家回去，不是有点卑鄙吗产’

“是啊，真要弄人！”

大概大多数游人在这儿挨了一击，越发想往回走了，但博士他们没有返回去。虽然镜子房的体验使他们知道这不是普通的凶宅，但这两人是属于越可怕反而越有好奇心的人，况且还有搜索尸体这个重要目的，所以要是不在场内转一圈就没有意义了。这不是普通的杂耍，使这两个老实人都感到毛骨悚然，可以说这是意想不到的收获。

摸索着没走多远，周围渐渐微微发亮起来。

“好像又有竹丛了。”

果然，一走出黑布隧道一样的通道后，又是一条茂密的竹丛小道。两人沙沙地碰响着竹丛向前走去。忽然往右侧一看，竹丛间有处缝隙，那里有一块宽两米、进深四米左右的空地。只是那地方点着淡蓝色的电灯，所以看得很清楚。空地的正中央立着一个大十字架，一个女子大字形地被绑在上面。穿着蓝色囚衣一般的衣服，只是她的胸脯部分被捆绑着，从两腋到乳房露着皮肤。

“是个康刑偶人吧？”

那十字架的两侧有两个梳发会的男人斜挂着布带子，从左右将长矛刺向女子的两胶。

女子那张漂亮的脸是蓝色的，满脸怨气的瞪着的眼睛通红通红，嘴唇显得乌黑乌黑的。那副脸相十分可怕，皱着眉头，像狐狸一样倒竖着眼睛，张大着嘴在大声叫嚷。

“先生，快走过去吧。要是这样，游人当然会逃回来暖。多残酷的杂耍儿啊！”

从那以后的长长的竹林小道上，或左或右地有着大小各式各样的空地，那里一个接

一个地排列着所有惨不忍睹的东西、血腥的东西——一句话，类似解剖学教室的最可怕的情景，徐在这些活生生的偶人身上的浓艳刺目的颜料在幽暗的照明下发着光，显得十分逼真。

我想避开一一描写这些荒诞而又血腥的光景，即使只举出其中最简单的一例恐怕也就足够了。

那里有一块稍大的空地，背景是黑黑的茂密的树林，左侧隧道张着妖魔一般的漆黑的嘴，从里面延伸出两条铁路，除了路基以外，其余是一片草地，仿佛有火车刚刚通过似的。

那线路和草地之间散布着刚刚轧断的一名年轻女子的尸体，只是她被分开的头孤零零地脸面朝他立在离游人最近的草地上。虽然苍白，却是一张漂亮的脸。

这个雕刻在梧桐上，涂上白胡粉①，抹上涂料，植上一根根毛发，镶上一颗颗真珐琅假牙的活生生的偶人，是哪个朝代哪个人发明的呢？连脸上一条条皱纹都栩栩如生。

轧死者的头皱着美丽的眉头，痛苦地歪扭着嘴巴，亲闭着双眼。啊！多么逼真啊！它以任何名画都比不上的技巧描绘出火车刚刚通过，而且刚刚从路轨上滚过来立在这儿的感觉，甚至使人怀疑反作用还没有停息，这血淋淋的头还在摇晃。

“先生，先生，”脸色苍白、嘴唇干燥的小池助手一边低声说着一边抓住博士的胳膊，“先生，大概是我的眼睛不正常了吧，您好好看看这头，有这种偶人吗？！莫非是……”

小池助手吞吞吐吐地不往下说了，好像后面的话连说出口都觉得可怕。

“你是说莫非是妙子，对吗？我也注意着它，可是一点儿也不像呀。虽说话着时的面容和死了时的遗容相貌不一样，但不会这么不同的呀。”

“可也是呀。但我总觉得这是真人头……”

就在小池助手嘟咕到这儿时，仿佛是证实他的话，那偶人的头突然睁大了眼睛。一双亮晶晶的眼珠又大又黑的眼睛。那黑眼珠左右滴溜溜地转动着。两人倒抽一口冷气，往后退了一步。那个自动装置也太巧妙了。

在呆立着的两人面前，血淋淋的嘴角上的皱纹咕喀咕略地动了起来，不久张开了紫色的嘴唇，忽地露出了洁白的牙齿，而且又不出声地笑了一下。一瞬间，连法医博士和他的勇敢的助手都无法控制心跳加速。两人的脸都像纸一样苍白。

但不一会儿，宗像博士就笑了起来。

“这个呀，是活人呀。年轻的女子把全身埋在土里，只把头露了出来。”

当然此外就无法考虑了。恐怕那儿埋着书箱什么的，装有一种不使全身变冷的设备吧，可即使这样，这主意多么离奇古怪、让人虚惊啊！若是在昏暗的草地上看到时，还以为是偶人的轧死女人的头在味嗑地笑，一般的游人都会直不起腰来吧。

“居然想出这种主意！光是一个好像就值得付入场费吵！”

“这样令人可怕的杂耍儿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哩！这举办者准是个怪物。”

依然脸色苍白、嘴唇干燥的小池助手一面这样说一面往前走了两三步；想离开这轧死人的场面，就在这时，他感到身后好像有样异样的东西，吃惊地回过头去。

于是，只见滚在线路上的沾满鲜血的胳膊宛如爬虫类飞快地在草地上向这边爬来，而且可怕的是，它眼看着越过栅栏爬到了通道这边。

“啊！”

小池助手情不自禁地提高了声音，紧紧搂住了博士的肩。虽然知道这是自动装置，但光是一条青白色的胳膊在黑暗的地面上爬来，哪个大人看了也都会害怕的。

于是，又不知从哪里传来了那个嘶哑的声音：

“游客们，这是第二张纸片，要是不拿着它出去，是得不到赏金的，但请你小心，也许死人的胳膊会咬住你！”

又是阴森的吓唬人的词句。一看，死人手里握着一叠小纸片。

“居然想出这种主意！可领了这个，我们就完全通过关口了D巴？”

博士边说边弯下腰抓住了偶人的胳膊，从它手指里抽出了两张纸片。

“可不是，按着大印呢！”

博士站起身来，钦佩似地望了一会儿，跟刚才的一样，他把两张都放进了自己的口袋。

然后又毅然决然地通过了几个凄惨的场面，走到了接近终了的地方。

“先生，好像终于快结束了，可是，不是哪儿都没有发现什么真正的尸体吗？”

小池助手露出失望的神情说道。他甚至觉得那么多的死人偶人中没有混着一个真个的，这反而有点不自然。

“可是，这里总觉得还有森严的场面哩！不是独独这里很昏暗吗？”

博士站在栅栏前，目不转睛地望着里面。

那儿在竹丛围着的杂草茂密的空地上建着一所破屋子。六张铺席大小仅有一间的屋

内既没有门也没有拉窗，可以一眼望尽。整个屋子里吊着一顶褪了色的葱绿色旧纹帐。

要说光，只是一盏挂在蚊帐上面罩着蓝色灯罩的暗淡的电灯。蚊帐里面就几乎看不清了。

“怎么，蚊帐里不好像有什么东西吗？”

“有呀。看不太清楚，不过总觉得像是个裸体女人呀！啊，全身一丝不挂，所以把光线弄得这么暗淡。”

“在干什么呀？”

“是被人杀了。从下巴到胸脯淌满了黑黑的东西。是血。是个被剥得精光、惨遭杀害的女子呀。”

“五体好像是齐全的吧？”

“提的，好像是的。”

“头发不是短发吗？”

“是短发。”

“是个身体丰满的年轻女子呀。”

说着说着眼睛渐渐习惯起来，蚊帐中女子的身于浮现出来。

“要查一下吗？”

“‘嗯，查一下。

两人会意地互相看了一眼。一种刷地麻木般的感觉沿着小池助手的脊梁爬了上来。

黑影

两人越过栅栏默默地走了进去，又踩开没膝的杂草走进了破屋，随后博士先将手放到旧蚊帐的下摆上，轻轻地撩了起来。

黑影

走上破屋子的廊檐，一撩起旧蚊帐，只见一个美女在挂在顶棚上的蓝色小电灯微弱光线照耀下如水底的美人鱼躺在里面。两人爬也似地靠近了那个逼真的偶人。

“真像呀。”

“是的，这脸跟妙子一模一样。”

在小池助手的鼻尖前隆起着丰满的美女的肩，他战战兢兢地用手指触了一下那苍白的皮肤。

一种冰凉的感觉似乎从手指尖传到了心脏，小池忍着使劲一据，美女的肩像酒窝似

的瘪了进去。很柔软，像橡胶一样柔软。

博士掏出手帕，擦了一下涂满了美女胸脯的黑色的东西，随后拿到眼前忽而看看，忽而闻着味道。手帕上渗出了黑色的液体。

“你把手电打开一下。”

小池助手从衣兜里掏出袖珍手电，并按下开关将光照到博士的手帕上。

刚才在蓝色电灯下呈现黑色的手帕的污点变成了紫黑色的血色。

博士默默地将手帕递给助手，随即检查了胸脯的伤痕。

“掏掉了心脏，可是……”

博士好像对出血量出乎意外地少感到不可思议，依然来回望着尸体的全身，过了一会儿自言自语地说道：

“啊，还是被勒死的，而且一定是运到这儿以后为了增加舞台效果把心脏掏了出来。”

“是昨晚在寝室里被勒死的吧？”

“好像是的，要不然不可能那样轻而易举地又是藏在床里又是藏在垃圾箱里嘛……犯人今天早晨趁天还黑把这装在垃圾箱里，拉到了那儿的神社里，然后扛着尸体偷偷溜进凶宅的帐篷，和这顶蚊帐中的偶人调换了一下。掏出心脏一定是来这儿以后干的。当然是打一开始就打算把尸体藏在这儿，事先作好了估计吧，之所以选择这场面，是因为这儿具备电灯光昏暗而且在蚊帐中这一优越的条件，以为放置在这里面的话根本不会有游人像我们这样撩起蚊帐来看的，所以用不着担心会立即被发现。”

“另外因为大多数游人不敢上这儿来，都逃回去了……不过，他们居然没有被杂耍场的人发现啊！”

“犯人来到这儿的时候还刚刚天亮，大家都在睡觉吧，而且何必从正面的入口处进来呢，从这场景的后面也能不费吹灰之力地撩起帐篷边悄悄溜进来嘛！”

“得赶快告诉川手和中村股长吧？”

“嗯，给他们打电话吧……可是，小池君，你等一下。我心里总惦记着刚才交给我的两张纸片。你打着手电，顺带检查一下吧。”

所说的纸片，就是那两张从黑暗中的尸骨那儿和从草丛中爬出来的血淋淋的胳膊那儿收下来的“凶宅通行证”。

博士从口袋里掏出那两张纸片，在小池助手用手挡着的手电光中仔细地检查了一下。

两张纸片是同一性质、同一形状，其正面用粗笔写着“第一兑换卷”“第二兑换卷”的字样，正中按着“丸花兴行部之印”的大红印。

检查完正面，博士把两张都翻了过来，在手电光中照了一下。

“啊，果然如此！你看这个。”

两张纸片的正中都有清晰的黑色指纹。这指纹不是偶然沾上去的，而是手指肚上蘸上墨水故意按上去的。

博士从胸前的衣兜里掏出小型放大镜放在纸片上看了看：

“是三重涡状纹。是恶魔的徽章。”

“还是那种恶作剧吧？”

“是在嘲笑我们呀！”

“可是那尸骨和偶人的胳膊拿着这个可有点奇怪呀，刚好我们拿的纸片上按着那家伙的指纹，这……会不会那家伙还在这里面转来转去呢？”

小池助手异常地放低声音，凝视着博士的脸说。

“也许是的。你看那是什么？在那竹丛里的黑的东西

博士的目光透过蚊帐，落在破屋后面的竹丛里。

“啊？！黑的东西？”

“你瞧，在那儿。是个秃头海怪一样乌黑的家伙。总不会在这种不显眼的地方放妖怪的模拟像吧。”

博士一面用目光示意一面低声说道。几乎是在光线照不到的黑暗里。经他这么一说，那边是好像腾腾脱脱地站着一个比黑暗还要浓的影子般的东西。

博士用针扎般的目光瞪着那东西，黑暗中的怪物也像是一动不动地凝视着这边。隔着蚊帐令人窒息般地互相盯视持续了半分钟左右。

“你来！”

博士这样低声一说，突然撩起帐子朝破屋后面的竹丛里奔去。

竹子发出沙沙晃动的声音。

“谁在那里？！”

回答博士这训斥般的严肃的声音的，是从黑暗中响起了异样的笑声。那是一种无法形容的使人感到讨厌的声音，仿佛捂着嘴在呼呼地暗暗发笑，又仿佛是一种怪鸟的啼叫声。随即竹子沙沙作响，黑色的怪物像是迅速地逃进了竹丛中。

“等等！”

他俩开始了黑暗中的盲目追踪。

小池助手紧跟着博士跳出蚊帐，一面拨开竹丛一面朝发出声响的方向赶去。

一出深竹丛来到那一边，那儿便是刚才通过的盘陀路中两侧有竹丛的蜿蜒曲折的小道。

“逃到哪儿去了？”

“不知道。你到那边找一下。”

博士说罢沿盘阳路向右跑去，小池助手冲向左方。

那是一条忽而拐向右边忽而拐向左边，无论怎么跑都没有尽头的竹丛小道，连自己已经在哪里都无法判断。黑色的怪物不见影踪，宗像博士都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哪一带追踪。

小池突然站住，只听到深深的竹丛对面沙沙作响，像是有人的样子。即使透过重重叠叠的竹叶缝隙看去也黑扭她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只觉得像是个黑色的人影。

“先生，是先生在那里吗？”

即使打招呼对方也没有答话。代替回答的是，对方又沙沙地动了动身子，呼呼地发出那无法形容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

小池助手一听到这声音就惊呆了。过了一会儿才重振精神，猛然间一边拨开竹丛一边大声喊：

“先生，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您快来呀。”

他顾不得脸和手会擦伤，钻到了竹丛的对面。但钻过去朝四下一望，怪物不知逃到了哪里，连影子都没有。迷宫中漫无止境的捉迷藏又开始了。

“小池君！”刚一拐弯，突然从对面跑来了宗像博士，“怎么样，碰上那家伙了吗？”

“只听到过一次声音，确实是在这条盘阳路的什么地方，可是……”

“我也听到了声音，还看到他就站在竹丛的对面，但在我去那儿期间，对方就躲到什么地方去了。”

两人正站着说话时又沙沙地响动起来，三个男人走了过来。是杂耍场的人，他们是听到刚才的喊声后来观察情况的。

博士跟三人说了这情况，希望他们帮助自己逮捕怪物。

“小池君，那你就跟这些人一起尽量找一下。我去借附近的电话，请中村君派警察来。外面很亮，而且很多游人汇拢在一起，所以犯人大概不会逃出去吧，不，已经等于是瓮中之鳖了！”

博士说罢急匆匆地朝盘陀路的那头跑去。

迷宫中的杀人

这是其后不久发生的事情。

一个黑色的人影一般的东西在昏暗的竹丛小道上摇摇晃晃地走着。

仔细一看，那家伙是一个全身黑一色的怪物：上身合身的漆黑的衬衣，下穿漆黑裤子，黑皮鞋、黑手套，连头和脸也全用黑布蒙着。

只是黑布的眼睛部分挖着细细的一道缝，一对锐利的眼睛从那里面小心翼翼地环视着四周。当然无法判断那是谁，但如果是诱拐妙子的犯人之一，那么一定是那个个子高的戴着眼罩的家伙。

宗像博士去打电话叫警察的事，以及按小池助手的指示，十几个杂耍场的人在迷宫的各重要地点布下了岗哨的事，黑怪物一定都很清楚。

但他没有一点慌张的样子，似乎很自信似地慢悠悠地走着，甚至一边还呼呼地发出隐隐的笑声。

可以清晰地听到在竹丛的那一头搜索的人们沙沙地发着声响东奔西跑着，前后左右都传来了拨开竹叶的声音。黑色的怪物现在已经被四面包围，而且这包围圈在渐渐地缩到他的身边。

但妖怪还在冷笑。有时像是闹着玩似地做出一副轻轻地蹦跳的样子，在黑暗中悠闲自在地走着。

一拐过拐角，头顶上悬挂着一个白色的东西。是那个女吊死鬼。

妖怪抬头看了它一眼，又呼呼地冷笑了几下。用黑布蒙着的脸中，只是两只小眼睛像是阴森可怕的兽眼似地闪着光芒。见了这秃头海怪，也许幽灵自己都会发抖。

妖怪径直走去，自动装置的幽灵突然像是追踪似的刷地从上面飞舞下来，随后又以对普通游客做的一样的姿势从后面紧紧地抓住了他的黑衬衣的肩。

妖怪似乎是早已预料到了，一点也不惊慌，它又一面发出奇怪的笑声，一面想拨掉那幽灵偶人的细细的手。

可是不知怎么搞的，无论怎么挣脱，幽灵的双手都不离黑妖怪的肩，越挣扎那手就越一个劲儿地勒紧他的脖子。

这情景实在奇异。披头散发、面色苍白、身穿白衣的幽灵像是被背着似的紧紧地搂着除了小小的双眼以外其余全是黑色的人影的背。在黑暗的竹丛中，这看上去岂止是滑稽，甚至离奇古怪。与其说这是现实的事，不如说是噩梦中越出常轨的情景。

由于这瘦弱的女鬼力气过大，连妖怪好像大吃一惊。这回是真格儿地使尽力气急着想挣脱那手。

可是幽灵的双手越发使劲勒住他的脖子，连气都快喘不过来了。

“你、你这个东西！……”

妖怪终于发出惨叫，他觉察到在后面紧搂着他不放的家伙不是偶人，而是活人。

可怕的格斗开始了。这一场女鬼与秃头海怪之间的殊死搏斗。

可是，战斗一下子宣告结束了。被勒着脖子，体力衰弱的怪物立即被幽灵捆住了。

“喂——，逮住啦！在这儿，在这儿，快来呀！”

幽灵是小池助手的声音。

觉察到对方是个蒙着漆黑的保护色的妖怪，只是来回追赶的话不可能马上逮住他，所以小池助手灵机一动，穿上吊死鬼的衣裳，戴上长假发，装成偶人出其不意地攻击了敌人。

小池助手得意到了极点。在博士不在期间，这么快就逮住了妖怪，把这个惨无人道的复仇魔鬼压在了自己身体底下。不过这家伙不像表面看上去的那样有劲。究竟是一副什么样的嘴脸呢？

他冷不防把手放在覆面黑布上，哗哗地把它撕破了，下巴、嘴、鼻子以及眼睛陆陆续续露了出来，虽说是在昏暗中，但因为离得很近，所以不至于看不清脸相。他看了看妖怪的脸。刚看一眼，小池助手便从嘴里迸发出了难以形容的可怕的叫喊声。那声音里充满着极度的惊慌和万分的悲痛。

“哦，看到我的脸啦。”

黑色的怪物呻吟般地说道，刚扭动了一下被压着的身体，黑暗中突然啪地闪出一道蓝光，响起了撕裂东西般的声音。

与此同时，从幽灵的胸前滴滴答答地滴下了殷红的鲜血。小池被散着耷拉在脸前的黑发，用力向后仰了一下，就那样咽了气，突然向后倒了下去。

被压在下面黑色怪物让被撕裂的黑布照原样搭拉在脸前，随后慢吞吞地爬了起来，右手里握着刚喷出火的小型手枪。

他又呼味地发出了奇怪的笑声，并迈过可怜的小池助手的尸体，迅速躲进了竹丛的对面。

他刚离开，从相反方向就气喘吁吁地跑来了两个杂耍场的人，因为他们听到了小池助手的可怕的喊声和枪声。

他们看到那女鬼躺在那里。奇怪的是从那幽灵的衣服下摆伸出两条腿，从胳膊上流出殷红的血，白衣都染红了。

他们一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呆若水鸡地位立在那里。过了一会儿，其中一人才醒悟过来，拨开幽灵的长发看了一下。

“喂，这是刚才的那个侦探呀！说不定他装成鬼在这儿伏击那可疑的家伙。哎呀，脉搏已经停止了，是被那家伙杀了，那家伙有手枪！”

两人禁不住恐怖地朝四周黑洞洞的竹丛看了一下。

“这到底是怎么搞的？”

抬头一看，那里站着宗像博士。

“您的同伙被可疑的家伙打中了。”

“啊？！是小池君？”

或许是一下子察觉到这一点，博士蹲到躺在地上的幽灵身旁。

“喂，小池君！看样子他发现那家伙后拖了上去，因而遭到了这种不幸。啊，已经不行了，被打中了心脏的正中间。好，小池君，这仇我一定替你报！你和木岛君两人的仇我一定替你们报！”

博士眼睛里噙着晶莹的泪水，默默地在小池助手的遗体前脱下了帽子。

魔镜

二十分钟以后，中村搜查股长才率领制服、便衣总计二十名部下分乘三辆汽车赶来。

股长从宗像博士那儿听取了事情的经过，旋即迅速地部署了逮捕凶贼的阵容。大多数警察为了防备凶贼钻过帐篷逃出，所以在杂耍场四面放哨，让剩下的一半人分成两队，从杂耍场进出口边仔细搜查边向中心地点前进。

整个凶宅的顶棚遮暗的黑布，杂耍场的人被命令立即取了下来，所以眼看着阴沉的

屋内渐渐明亮起来。场内的妖魔鬼怪随即成了白天的妖怪，开始到处现出滑稽的身躯。

竹丛里的盘阳路也全部撤掉了尽头的死胡同，走哪里都能到达出口了。警察和十几名杂耍场的年轻人排着队在白天的竹丛间向前推进。

从后面进来的一队人，是一边一一仔细搜查那些目不忍睹的偶人的场面，一边前进的，但天棚的黑布一经拆除，那个场面都尽是丑八怪，几乎感觉不到畏惧什么的。

从后面起第三个舞台是那个轧死女人的场面。将身子藏在地下的活的头大概逃到什么地方去了，连影踪都没有，只是那生着头的部分突然裂开了一个黑洞。

“喂，那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呀！”

一个警察回头看了看同事，低声说。一看他指着的地方，只是那里仿造的红砖隧道张着黑乎乎的大口。

虽说有光线从顶棚上照下来，但隧道中漆黑一团。那一带是茂密的竹丛，总觉得阴森森的。

三个警察加上杂耍场的四个年轻人一行七人几乎手拉手地提心吊胆地跨过栅栏，沿火车的路轨一边踢散着浪在那儿的偶人的手脚，一边向隧道口接近。

“这隧道大约有两米多长，是无处可逃的。”

年轻人向警察们前咕道。

不一会儿，他们靠近到隧道前三、四米的地方，往里瞧了一下黑乎乎的洞。

隧道的内部全用黑色涂料涂盖着，但尽头的墙壁中有两只小眼睛在闪光。仔细一看，只见那里叉腿挺立着颜色与墙壁相同的人影般的东西。

人们一见那东西就情不自禁地愣住了。

“危险！那家伙有手枪！”

看到大家胆怯，黑色的怪物向这边过来了。右手警惕地持着手枪，妹妹地发出着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

一出隧道，竟然胆大包天地步步向警察方向逼近过来，七个人这边反倒像是被他压倒了似的。

长怪的脚越过了路轨，这回开始像螃蟹似地横着走向栅栏，手枪依然瞄准着七人的正中间。

只见他刚跨过栅栏就急速转过身去，像箭似地沿着通道朝没有人的方向跑开了。

“你这东西，站住！”

“哪能让你跑了！富生！”

只是哈喝声勇猛。一场可怕的追踪开始了。··啼啼啼’··——“”

妖怪虽在跑，但还没有停止嘲笑。

通过几个场景后，妖怪窜进了两侧用黑布拉起来的小通道。那正面就是那间镜子房。

那通道也因为拆掉了顶棚上的遮布，所以能清晰地看到妖怪蹦跳的身影。他一口气跑出那儿，用力拉开了尽头板壁的门，终于溜进了镜子房。

七个追踪的人立即拥到门前，但在那里又呆上不动了，因为门打开着一道小缝，妖怪的白眼目不转睛地瞪着这一边。不，不只是眼睛，而且令人可怖地露着手枪的枪口，好像马上就要喷出火来似的。

“绕到对面的出口处，两面夹攻怎么样？”

一个年轻人低声地提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好！那你绕到那头去，把这事告诉那边的警察，叫他们加强守卫出口那地方。”

妖怪快要成为瓮中之鳖了。他现在一无所知，从门缝里恐吓着警察们，但过了一会儿别的警察将从背后的入口处拥来。如果腹背受敌，任何凶贼也插翅难逃。如果万一能想方设法从这镜子房里逃走，不仅杂耍场外面有六名警察监视着，而且听到事件后汇拢来的一大群看热闹的人也远远地围在帐篷周围观看着。在这中间他怎能逃之夭夭呢？

剩下的六名追捕者一面目不转睛地瞪着枪口，一面屏着气等待着时机的到来。

“啼、妹妹……”

怪物又笑起来了，那样一无所知悠闲自得地笑道。

五秒、十秒、十五秒……从追捕者们的腋下渐渐冒出了冷汗。突然在镜子房中发出了声响。不知是谁在走来走去。传来了咳嗽声。

但凶贼的手枪依然瞄准着这边，一动也没有动。怎么回事呢？啊！不是马上就要开始格斗了吗？不是马上就要演出一场敌我都映在镜子里的几千人的格斗吗？

在手里捏着一把汗等待着的人们面前，镜子房的门轻轻地开始打开。哎呀，奇怪！妖怪依然持着手枪。那么，是那家伙早就察觉到了计策，想倒过来向这边出击吗？

人们倒抽了一口冷气，不由得开始退缩。

门渐渐开大，黑色的怪物就要跑出来了吧。在想要跑掉，定睛望着妖怪的一行人面前，门终于洞开了。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站在那里的不是敌人，而是自己人，而且这自己人又是发

现这妖怪的宗像博士。

“哎呀，你们在干什么？那家伙怎么啦？”

听着博士这话，警察们都目瞪口呆了。

“喂，博士先生，您在那屋子里没有看到坏人吗？刚才他还从那门缝里向我们伸出着手枪呢！”

“我也听到那家伙躲在这里，所以打算两面夹攻他，于是跑了进来，但进来一看，一个人也没有。只是这手枪挂在门的把手上呀。”

博士边说边取下用绳子缚着的手枪给大家看了一下。

“你们是看到露着这手枪的枪口，所以产生错觉啦，以为那家伙本身就在这里。那家伙把手枪挂在这里，让枪口刚好对着你们，随后就迅速逃跑了。”

由于事情过于突然，人们连回答的力气都没有了，只是呆若木鸡地凝视着博士的脸。

“但真怪。我老早就在对面门外了，可没有看到有人从这里逃出去。我想说不定镜子壁上有什么暗道吗。”

妖怪奇怪地消失了，大规模的搜索重新开始。看上去凡是人能躲藏的地方都找遍了，连迷宫中的盘阳路也都来回搜查了好几次。

但那黑色的怪物终于没有出现在任何地方。可是，他也没有逃到帐篷外面去，这看守的六名警察和围在四周的人群是最好的证人。

根据宗像博士的建议，镜子房被拆除了，大镜子被一面面地从壁上取了下来，但在取下镜子的地方没有发现任何暗道和任何隐匿处。

难道那令人毛骨悚然的镜子房不仅能把一个人变成人，而且有着一种魔力，能把人无影无踪地吸进去吗？

人们想象着六角形的镜子房像魔术师的魔箱一样将进入里面的人先打得粉碎，然后从六面一下子将那些连眼睛都看不到的碎片吸进去的光景，不禁打了个寒战。

第三次报仇

这个执拗残酷的复仇狂的真相丝毫不明，不可思议的是，连受到报复的川手本人都说完全猜不透。

知道的只是那家伙有非常可怕的三重旋涡指纹——三个旋涡排列成三角形，看上去像是妖怪在笑似的三重涡状纹。恶魔到处留下这奇怪的指纹，特别是即将进行报仇行为

时，像是杀人预告似的，那妖怪指纹必定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复仇狂采用魔术师般的手段，诱拐、残杀了川手的两个女儿，并将其美丽的尸体示了众。二女儿雪子遭到了曝尸于卫生展览会人体模型陈列室的不幸，大女儿妙子却偏偏跟“妖魔鬼怪大会”残暴场面的偶人调换，满胸是血地倒在四周都是竹丛的独所里。

下面就该轮到一家的最后一个人川手自己了。复仇狂的真正目的在于川手，这是不言而喻的。从复仇枉过去的恐吓信来看也很清楚：首先凶残地杀害两个女儿，这是为了尽情地折磨川手，使报复更有效果。

川手失去了心爱的女儿，自身又面临着死的威胁，由于这悲哀和恐怖，连这位实业界的英雄也好像失去了思维力似地不知所措。妙子的葬礼几乎是委托别人做的，葬礼一结束他就躲进最里面的一间屋子，闭门沉思了。

葬礼的第二天，一清早佣人就通报说宗像博士来访。其他来客是一概谢绝的，但只是博士他不能不见。现在唯一依靠的是这位聪明的私人侦探。妙子的情况显然是侦探的失败，但立即识破恶魔骗术，找到尸体下落的不是宗像博士吗？除了这个人以外，再也无法考虑有其他人能对抗那个魔术师般的复仇狂了。

一让到客厅，宗像博士就郑重地表示了哀悼，对他自己的失策由衷地道了歉。

“为了防备第三次报仇于未然，我想尽我的全力。事情既然到了这一步，那就已经不是作为职业了，即使没有您的委托，我也必须为我的名誉而战。而且作为我来说，被那家伙夺去了两位可爱的助手，所以就是为了替他们报仇，这回也要逮住那怪指纹的家伙，否则我自己都对不起你们了。”

“谢谢，你说得好。我失去了两个女儿，你被夺去了两位助手，所以我们都是受害者。费用问题不管花多少都由我负担，所以请充分发挥你的智慧。我仅有两个女儿，现在两人都已经那个样了，所以我在这世上没有任何乐趣，对事业也已经毫无兴趣。刚才也考虑了，我想趁此机会从实业界引退，而且想祈祷两个女儿的冥福，度过我的余生。所以为了替女儿们报仇，我即使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我把一切都委托给你，请你与警视厅的中村君取得联系，尽一切手段。”

“我理解您的心情。不用您说，我也想暂时撂下其他工作，尽全力解决这案件，关于这一点，我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宗像博士说着往前移了移膝，几乎用窃窃私语的声音继续说道，“川手先生，当前必须预防的是第三次报仇，即对您的危害，显然这是那家伙的最大目的嘛。即使在我们这样说话的时候，那家伙的魔手也说不定伸到了我们

的身边，今后我们的行动可能白天黑夜都不间断地要受那家伙的监视。我从今天早晨起绞尽脑汁地想了一下关于预防第三次报复的手段，但结果得出的结论是：除了请您躲藏起来以外，没有其它安全方法了。叫您躲藏起来什么的，大概您也不喜欢吧，就我来说也是不想采取的手段，可只是在这种场合惟独这样做最安全，因为一点也不知道对方是谁，躲在什么地方嘛！为了跟看不见的敌人作战，我们也只有躲藏起来。这样，如果能请您转移到安全场所，我就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了，就不必分散精力去干保护您和逮捕凶贼这双重工作，能全力以赴去搜索复仇者了。关于这一点，我倒想到了一个方法⋯・”

说到这里博士朝四下里张望了一下，并向前挪了挪椅子，靠近呼几乎把嘴贴到他的耳朵，更加放低嗓门，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继续说道：

“是替您找一个替身。刚好有一个正合适的人物，他说如果出相当一笔报酬的话，可以豁出命来接受。他可是个获得柔道三段的能手。把这个人放在这公馆里作为您的替身，就是说把他作为靶子，伏击靠近过来的凶贼。”

“真有那种人吗？”

川手没有多大兴趣似的。

“万没有想到跟您一模一样。啊，您见一下面就知道了，弄得好的话，也许连佣人们都察觉不出是替身呢！”

“尽管这样，我藏身的地方不首先是个问题吗？”

“不，那也有了线索。在山梨县的偏僻的农村有一幢现在刚好要出让的奇怪的独所房子。有个守钱奴一样的老人由于过分害怕被盗，建了这么一所奇怪的房子，四面都涂抹了泥灰，装着铁板窗户，廊檐上也装着铁板门，而且四周围着城郭一般的高土墙，土墙的外面有一条小河，还架着吊桥。这幢十分谨慎的房屋简直可以说是战国时代的土豪公馆。那儿的主人去世前，我因某案件认识了他，也曾在那城郭一般的公馆里住宿过，无论是场所还是房屋，作为您临时隐蔽的场所都是再好不过的了。现在由本地的一对老夫妇看着家，他们我也很熟悉，所以买卖的事慢慢再商走吧，从今天起您就可以去那儿安顿了。家具和日常器具也都齐全。哎，您就当作是住旅馆带一个皮包就行了。其实我劝说这件事也是因为那里有那幢像城郭一样的房子，而且认识当您的替身的人才想到的，我觉得这种再理想不过的事是很少有的。”

“我考虑一下吧，因为总觉得这样逃避也不像一个大人似的。”

川手还是一副不大感兴趣的样子。

川手正在思索的时候，年轻的女佣人再次端来了茶。是只有漆黑的盖子的大型茶碗。

宗像博士接受茶碗，刚想取掉盖子时，大概想到了什么，突然停住手，奇怪地凝视着那黑漆器的表面，然后说了声“请慢”，便朝川手的茶碗伸过手去，揭掉了那盖子，迎着窗户的光线细细看了一阵以后，这回从兜里取出那枚放大镜，开始仔细检查两个盖子的表面。

“是盖子上有什么东西吗？”

由于可怕的预感，呼早吓得刷地变了脸色，用尖叫的声音问道。

“是那个指纹，请看。”

虽害怕但又不能不看。川手凑过脸来，瞧了一下放大镜。啊，妖怪在笑！两个盖子的表面不是各清晰地浮现着一个千真万确的三重涡状纹吗？！

“是故意按的，而且是在嘲笑我们。”

两人吓得面面相觑。啊，这家伙多么神速啊！妙子的葬礼刚结束就预告要进行第三次报仇了。不能磨磨蹭蹭！恶魔的触手已经逼近川手的身边了。

当然端茶来的女佣立即受到了查问。宗像博士亲自去厨房，一一问了在那里的佣人们，但根本猜不透是谁在什么时候按上那种指纹的。为郑重起见，取了一下所有佣人的指纹，但三重旋涡当然一个也没有。

听说那两只茶碗昨晚擦洗干净后放在茶柜里，是刚才取出来就那样端到客厅去的，所以只能认为凶贼是昨晚偷偷溜进厨房打开茶柜，按上指纹后逃走的。但门户一点没有异常，丝毫弄不清楚是从什么地方又是怎样溜进来的。

屋外也完全没有发现像是凶贼脚印的痕迹。

“宗像君，我决定听从你的劝说，暂时离开这个家吧。说来好像胆小，一看到这种东西，我就一刻都不想呆在这里了，而且呆在这个家里总让人想起去世的女儿们，我想永远也不会忘记悲伤的，所以决心按您说的去做。”

川手终于放弃己见。三重旋涡的妖怪的恐怖使这个老于世故的五十岁的男子变得像孩子一样胆小。

“说实话，即使您不愿意我也决心请您实行这个计划，已经完全部署好了，现在取得了您的同意，我也就放心了，只要把您隐藏在安全的场所，我就可以放手地跟那家伙一决雌雄了。您的替身人其实也已经作好准备，让他等在一个地方，只要打个电话，马上就会来。”

博士窃窃私语道，随后走近放在屋子角落里的桌上的电话机旁，拨了一个号码，用第三者丝毫不懂的说话方式简单地办完了事。

约莫过了二十来分钟，在书生的带领下一个奇怪的人物走进了客厅。礼帽压得低低的，穿一件无油长外套，而且竖着那领子把脸捂着，随随便便地进了屋子。

因为事前嘱咐大门口的书生说有这样的人要来，让书生不要怀疑而领他进来，所以他能穿着这一身奇怪的服装安全通过大门。

待书生关上门出去，宗像博士就用主人交给他的钥匙锁上了惟一的门，然后放下百叶窗，甚至小心谨慎地拉上了窗帘，并在变得昏暗的屋里点上电灯后向奇怪的人物使了个眼色。

于是那人突然脱去外套，摘掉帽子，向川手行礼说：

“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

川手不由得从椅子上站起来，目瞪口呆地望着那个人。啊，这是怎么啦？只能认为眼前突然出现了一面大的穿衣镜。

无论是身量还是容貌，无论是头发的分法还是胡子的大小，从和服外挂到外挂的带子和衬衣的领子都与川手一模一样的人物站在眼前一两尺的地方，朝他微笑着。

“哈哈哈哈哈哈……怎么样？这就没什么说的了吧？连我都弄不清哪位是真的川手学！”

宗像博士比较了一下孪生子般的两个人，得意洋洋地笑道。

“这位叫近藤，是我的熟人。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是个获得柔道三段的能手，所以他最喜欢这种冒险。我说近藤君，谢酬的问题由我负责，会给足的，所以你要好好干！就是说，从今天开始你是川手家的主人了，按原先我们商定的，你就躲在里间，一概不会客，佣人也尽量不让他靠近。虽说相似，但仔细看的话还是有地方不一样的，所以佣人会立即明白的。就当作是因为小姐那个样了，所以由于过分悲伤得了忧郁症吧。还有，白天也要把房间弄得暗暗的，为了不从正面跟女佣人等照面，每次都要用什么捂一捂脸。当然这种事不会是长久的，反正一两天之内我会来的，打算把情况跟佣人们说一说，让他们理解。在这之前请你好好地干！”

博士还是用那种窃窃私语的声音提醒道。呼立即拍了拍胸答道：

“请看我的本事吧！青年时代我曾经站过舞台，演戏我很拿手哩。”

“真奇怪，不是连声音都跟我～模一样吗？这样说连女佣人们也都很难分辨了。”

呼目瞪口呆地定睛注视着对方的脸说道。

奇怪的旅行者

过了一会儿，客厅的百叶窗和门都像原来那样打开了，宗像博士和用礼帽和外套领子把脸遮盖起来的奇怪人物留下了假川手，若无其事地离开了川手公馆。不用说这个头戴礼帽身穿外套的男子便是与替身交换的真川手，他像是藏在外套袖子里似地提着塞有临时整理起来的重要文件和替换衣服的皮箱。

两人由书生送着一出大门，便乘上了让它等在门前的宗像博士的汽车。

“去丸内的大平大厦。”

车子按博士的吩咐开动了。

“近藤君，从现在开始可够你吃的，也许还有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事，可你不要吃惊，一切都交给我吧。”

博士管呼叫近藤君。

“交给您吧。可是，不是说去山梨县吗？去丸内是怎么回事？火车是从新宿站发车吧？”

呼怀疑地问道。博士立即把手指竖在嘴前“嘘”的一声制住了他，好似有什么用意似地轻声说：“所以我不是说请你交给我嘛。今后会发生几件奇怪的事，所以您不要吃惊，因为都是为了把您从凶贼眼里完全隐藏起来的手段嘛。从现在起到抵达目的地，大概您也会知道侦探是个什么样的行当吧。”

二十分钟以后，车子在大平大厦的大门口停了下来。博士向司机付了车费后拉着用外套掩着脸的川手的手，突然走进了大厦，但既不想乘电梯又不想爬楼梯，只是在走廊里来回转圈子，末了又不知不觉来到了大厦的后门口。

只见那儿的马路上像是等什么人似的停着一辆大型汽车。博士拉着川手匆匆忙忙跳进了那辆汽车里。

“有没有看到可疑的家伙？”

“好像并没有那种人。”

司机连头都不回地回答说。

“好，那就按我事先吩咐的去做。”

车子悄悄地跑了起来。

博士很快地放下了车窗帘，关上了和司机之间的玻璃门，然后朝慌了神的川手转过脸来：

“近藤君，这是甩掉尾巴的初步手段呀。犯罪者使用的所谓金蝉脱壳就是这东西，但侦揉和犯罪者有时候可都使用相同手段。这样，即使有人从府上开始一直跟踪着我们或者那汽车的司机是内奸，那也不要紧了。可是，如果对方是普通的坏人这就足够了，但因为那家伙是变化自如的魔术师，所以还必须采取许多手段。这回是化装。这司机等于是我的部下，所以您不必担心。就在这车里化装。当侦探的往往要在开着的汽车里变个样子。”

博士一边小声说明一边打开事先放在车里的大型手提箱，先取出刮胡子的工具。

“近藤君，先剃掉您的胡子，就是说，要尽量去掉川手的模样儿。不介意吧？那对不起了，我替您剃。来，把脸再朝我这儿转一下。”

川手十分感激博士这套准备周密的做法，都依了他。如果能从那可怕的复仇狂的眼睛里逃掉，剃掉胡子这点小事有什么可惜的呢！

车子好像事前接到了吩咐，一面缓缓行驶，一面在题町区内的住宅街兜着圈子。

左右和前后的窗帘都放下了，所以不必担心行人张望车内。是个极其安全的密室。

博士从管子里挤出肥皂液，把川手的鼻子下面弄得全是泡沫，随后用剃刀渐渐剃掉了川手的胡子，甚至连在剃掉胡子的地方涂上雪花膏都没有忘记。

“啃、畸、畸……变得年轻多啦。这就行了，这回该轮到我了。”

“啊？！你也刮胡子吗？不太可惜吗？何必连你也那样做呢！”

川手吃惊地看了看博士那漂亮的三角胡子。要是剃掉了富有特征的胡子，不也关系到宗像博士的威严吗？

“可是，因为这胡子一看就知道是我。无论怎么化装，要是有胡子，那就怎么也无济干事。但不是刮掉。不刮也行。这是我秘藏的一招，因为是这个时候，所以跟你一人说明了吧，你瞧，是这个。”

刚说罢，博士就用手指抓住鬓角，像要剥掉脸上的皮似的，突然开始嘎巴嘎巴地撕了起来。令人吃惊的是，只是那漂亮的三角胡子眼看着离开了脸，露出了光滑的脸颊。然后把指甲放到胡子上，那胡子也被剥得干干净净的。

“看不出是假胡子吧。让人家做这东西可是费了一番苦心，这是一个假发师和我合作的结果啊。倘是一般的订货，怎么也做不出这么漂亮的东西来。这三角胡子可以说是

我的一种伪装，从平素就让人认为是个有胡子的人。从几年前开始，就故意装作蓄着这种显眼的胡子，使世人的眼睛习惯，一说宗像就联想到三角胡子，其实当然是想获得其相反的效果。哈哈哈哈哈……侦探这一行，可有着许许多多人所不知的辛苦啊！”

川手越发目瞪口呆了，他禁不住赞叹：搞这一行的，他们费的苦心的确是外部的人所无法想像的！

博士在仿佛年轻了十岁之多的平板的脸上堆着微笑，这回从提箱里取出化装用的衣服，摊开在膝前。

“近藤君，这是你的一份，请在这儿更换一下，你当穿号衣的手艺人，我就是你的老板。”

川手的一份是一件旧外衣和一条藏有细筒裤，连破礼帽都备着。博士的一份是一件茶色旧西装、一条便宜的灯笼裤、一双有花样的长袜子、一双高统皮鞋和一顶礼帽等，果然是一套力工头头的服装。

两人在车子里总算换好了衣服。刚才穿着的衣服和外套等归拢在一起塞进了手提箱里。

“这就行了。近藤君，今后我说话也会粗鲁一点，你可别见怪呀！”

头头一说，手下的川手像是一下子找不到回话的样子，只是从！日礼帽下面眨巴着眼睛。

“行了，把车子直升到东京站。”

博士打开玻璃门，对司机说道。车子立即改变方向，箭似地奔驰起来。

不久车子到达车站，两人提着各自的箱子下了车，像是去远方挣钱的手艺人似地走进了站内。

博士让川手等着，自己跑到出售三等车票的窗口，买了两张去泪津的车票。

“哎呀，这不是去泪津的吗？不是山梨县吗？”

呼接过车票，神色诧异地问道。

“嘘！嘘！不是说好什么也不问吗？快，刚好要发车了，咱们赶紧走吧！”

博士在前面朝检票口跑去。

两人赶上了即将发出的去下关的慢车，在后部三等车厢一个角落里彬彬有礼地肩并肩坐了下来。

火车咯喀咯隘地在各站都停车，到达横滨时已经将近中午了。

“我要在下一站耍个小把戏，所以请你脚下要留神一点呀！”

博士把嘴凑近呼耳畔，小声说道。

不久火车到达保土谷。即使停车，博士也并没有想站起来。

“是这里吗？”

川手不安地问道，博士立即以目示意是的，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究竟想搞什么玩艺儿呢？

乘务员的哨子响了，咯噔地摇晃了一下，火车起动了。

“快，现在下去。”

突然间站起来的博士拉着川手的手，跑到了后部的车厢连接处，从已经开始加速的车上先扔下手提箱，然后唤地跳到了月台上。川手也被拉着手跟着跳了下来。两人都脚缠脚地差一点没有摔倒。

“到底这是怎么啦？”

“啊，让你吃了一惊，真对不起呀。这也是甩掉尾巴的一个方法呀。虽然那家伙绝不会跟踪到这儿，但对那种敌人还是得格外地小心谨慎呀！这样做了以后，这日我们就倒过来去东京方向。如果我们的敌人乘在那列火车上，那就完全多乘了一站，所以不管怎么后悔，也已经盯不上我们了。啊，好像刚好从对面开进了一列上行列车，我们就去对面吧。哪里，车票在车厢里跟乘务员说一下就行了。”

空空荡荡的月台。因为周围没有人听他们说话，所以博士用普通的声音说道。

然后过铁路来到另一侧月台，乘上了上行列车，返回两个站就是东神奈川。两人在那里下了车，这回改乘了去八王子的火车，在八王子再次改乘了去目的地的中央线火车。这就是说，装作乘上了东海道线，利用樱木镇八王子线的衔接，巧妙地改乘方向乘上了中央线。由于绕了这么一个大圈子，每次改乘都费了时间，到达甲府时天已经开始黑了。

“快到N站了，这回得玩一个大胆的把戏吸，但决不是危险的事。在N站的这边儿有一处陡坡，火车开到那里将大大放慢速度。我们预定在那里跳到路基下。这是最后的冒险了。大概你会想，何必那样做呢，但这不一定全是因为害怕那家伙追踪。再怎么化装，你也是没有了胡子罢了，所以熟人见了一定会怀疑的，而且如果他们记着你是在那块儿车站下的车，对人说了，那说不定会因什么事传到敌人耳朵里的。本当要在N站下车的，但怎么能断言那N站上刚好没有我们的熟人呢！中途跳下车可未必是多此一举呀，况且早就弄清火车的速度已经慢到丝毫没有危险的程度了。所以你一点也不用担心。”

博士把嘴贴着呼的耳朵详细说明道。幸好暮色深沉，窗外已经一片漆黑，对冒险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时间了。

“咱们慢慢去连接处吧，马上就要到陡坡了。”

两人若无其事地提着手提包溜到了后部的连接处。幸好乘务员不在，也没有看到注意着这边的乘客。

过了一会儿，响过几声短短的通报要过隧道的汽笛声后，火车的速度显然减了下来。“轰、轰、轰”的蒸汽机声音，火星混在黑烟中在空中飞舞，看去煞是美丽。

“来，是这儿。”

以博士的声音为信号，两只手提箱被扔到了路基下，接着博士的手刚一离铁律就成了圆圆的一团肉团，埃地滚到了地上。身穿号衣的川手也紧跟着纵身跃入黑暗中。

在路基的草皮上两只手提箱和两个肉团一前一后骨碌碌地滚落着，交错地握着倒在下面的田地里。

过了片刻，黑暗中传来了低微的声音：

“没有事吧？”

“没有事。跳火车没有想到这么容易啊！”

川手或许是由这数十年来从未经历的冒险想起了淘气的少年时代，显得十分高兴。

“就在前面有条小村道，沿那条路走两三百米，往右拐就是山脚，那个城郭就建在那儿。”

两人在黑暗中霍地爬起，掸掉尘土后，提起手提箱就踩着田地来到了村道。

过了杂木林后向右拐去，用脚瞪着杂草一走进茂密的树林子，就在前方的树林间隐隐约约看到了灯火。

“是在那里。”

“的确是山里的独所房子呀。”

走了一会儿，开始从树林间看到夜间看上去是白色外涂泥灰的奇怪建筑物。果然是座城郭。屋顶的建法有些地方也让人想起了天守阁。看到了高高的土围墙，再靠近一看，土围墙的一处有扇堂皇庄严的门，它前面吊着吊桥，看去模模糊糊的，仿佛是梦中奇怪的城门。

“这房子真奇怪啊！”

“您喜欢吗？”

两人互相开着玩笑，发出了轻轻的笑声。

恐怖城

一到达那幢城郭一般的独所房子，川手就先被引见给只有两人在这座大宅里看家的一对年老夫妇。夫妇俩看来身体都很健壮，都是心地淳朴的乡下人。川手也很称心如意，心想要是这样的话，请他们照料自己身边的事也不感觉拘谨了，而且还可以担任保卫自己的角色。

同行的宗像博士在那里住了一宿，看到川手心神定了下来，谆谆嘱托老夫妇俩好生照料以后就立即返回东京去了。复仇狂在东京！而且现在一定不知道替身，向假川手的身边伸出了恶魔的触手。为了同这个看不见的敌人决一雌雄，博士一天都不能磨蹭。

自呼当城郭的怪客以来，平安无事地过去四五天了。住在阳春时节的山里，这对整日忧心忡忡的自己来说再好不过了。泥灰抹的白墙明晃晃的，四周杂木林的树枝上黄澄澄地鼓起的嫩芽看上去暖融融的，吊桥下的小河清澈流淌，树间交替啼叫的鸟鸣声也好像处在世外桃园似地听来悠然自得。

一日三餐的食桌上摆着老夫妇俩精心烹调的新鲜山珍，要是无聊了就去和风丽日的院子里散散步，一到晚上就听老夫妇俩讲一些山里的稀奇故事。随着这环境的迅速改变，想忘也无法忘掉悲伤的川手心情也平静了下来，有时候都觉得自己像是在外出疗养似的。

但随着对山间生活的新奇逐渐习惯，川手开始感到身边有一种令人担心的空气。作了这样周密的安排，复仇狂要追到这山里来那是完全不可能的，这点川手是完全放心的，但在另一方面，他开始觉得居住在这大城郭的早早晚晚有一种类似鬼怪故事的气氛在向自己步步紧逼过来。

最初察觉这一点是在第五天的深夜。突然醒来时只听得什么地方有人在叽叽咕咕地说话。这间天棚很高的空落落的客厅里没有电灯设备，所以使用着煤油台灯，但睡觉时连这也打灭了，所以屋里一片漆黑。

因为老妇的卧室只隔着一间房间，所以寻思可能是睡觉易醒的老年人在互相讲故事什么的，但即便是这样，这人声也太远了，而且不只是两个人，好像三四个人的声音混在一起。

在几百米见方没有人烟的山中，连自己在内只有三个人住在这城郭里，但却听到了这么多人的说话声，这可不是寻常的事情。会不会是幻觉呢？不，不，不是幻觉！尽管

意思一点都听不清楚，但在这幢房子的远处有什么地方确实一直发出着叽叽咕咕的说话声。连五十岁的男子川手听着听着也禁不住不寒而栗，就好像被人浇了一身冷水似的。

城郭里一楼二楼总共有近二十间房间，两个老人无论如何也打扫不过来，所以除了靠近大门的楼下五间以外，其余全关着木板套窗，谁都进不去。莫非有人在那从不打开的房间里进行深夜聚会？是山贼吗？决不会现在这种时候在靠近村落的这一带住着那种家伙吧。那么，难道是从山里来的树木里的精灵、老树的精灵和童话国里的妖魔鬼怪吗？

黑暗、寂静和山中的独所房子这一现实使川手变得像小孩一样胆怯，但还没有到蒙上被子缩成一团的程度。他点燃了枕畔的蜡台起来小便。

为弄清真相，川手绕道张望了一下老夫妇的房间，但两人都是习惯于山里生活的身体健康的人，好像晚上也不会醒过来，睡得熟熟的。

踩着空旷冰冷的走廊走进了空荡荡的老式厕所。窗外就是树丛。打开小拉宫看了看天空，只见漆黑一团，连一颗星星都没有。大树的树梢沙沙作响，这大概是夜鸟或是栖息着对呼还不熟悉的小动物吧。

这样心情就平静了一些，越发使人觉得夜深人静了。就在这片寂静之中，川手突然（实在是突然）听到了人的笑声。

刚好是在厕所的墙外，是女人的（恐怕是年轻女人的）窃笑声。虽然很低，但的的确确是女人的笑声。一个劲儿地笑着，好像可笑得前仰后合似的。

川手不觉毛骨悚然，都没有勇气出去看一下，径直向卧室逃去。然而益发令人可怖的是，就在他用手挡着蜡台急匆匆通过走廊的黑暗里时，有样东西忽然从自己身旁擦肩而过。是个什么小东西，但一定是人。若是小孩的话是个四五岁的幼儿。他神速地从前方黑暗中悄然无声地飞跑过来，又从川手的袖子下钻了过去，消失在后面的黑暗中。由于这一件又一件的怪事，川手那一夜都没合上眼。等到第二天早晨把这事跟老夫妇俩一说，就被他们笑了一顿，根本没有答理他。他们说：不习惯山里的人经常说这种事，那人声会不会是把小河的流水声听错了呢？女人的笑声则可能是夜鸟在啼叫，至于走廊里的小孩，如果不是精神作用，那或许是淘气的猴子误入屋内了。

但怪事并没有就此结束，翌日大白天就发生了一件咄咄怪事。川手在老人们的房间里聊了一会儿，回到自己房间一看，放在壁龛里的手提箱位置显然移动过了，摆在紫檀的大桌子上的怀表翻了过来，同张桌上的杂记本被打开了。

倘是一次，也有可能是川手的误会，但发生了两三次相同的事。这回为了弄清楚，

他清楚地记下了种种物品的位置，然后打开了门，过了一会儿回去一看，那位置完全变了。已经不是误会。在这座城郭的深处一定住着连老夫妇都不认识的什么人，而且企图吓唬川手。

老夫妇说："要是您这么说，我们就打开整个公馆的木板套窗搜寻一下吧，好让您心服口服。"第二天，三人把宅邪内的二楼和一楼全部查了一遍，但并没有什么奇怪的事，哪间屋子里都看不出有人住着的样子。

"你瞧，还是猴子或是什么东西的恶作剧吧。"

老夫妇把它当作了笑话，但川手怎么也想不通，总感到身边有人的迹象，觉得一种妖怪似的东西在向自己步步紧逼。

当天晚上。

川手深夜又醒了过来，听到了从什么地方透过来的人声。他又跟前夜一样，点上蜡台起来小便。今晚说不定还会发出那笑声。川手作好精神准备，侧耳倾听着，这回得分清它是鸟声还是人声!

从窗户里望出去的天空中还是没有一颗星星，纹丝风也没有的树梢上沙沙地发出可怕的声音。

啊！突然又响起了笑声——像是年轻的女人用袖子掩着嘴，弯曲着身子在窃笑的那笑声。川手仿佛感到那张年轻白皙的脸就在眼前。

今晚岂能不识破其中原因！按事先心里决定的，川手赶紧走出那儿，悄悄地提起走廊一端的木板套窗，把蜡台伸向漆黑的院子里发出声音的地方。

可是，大概是刚才逃掉了吧，那里只是漆黑一团，没有一个人影。

但是，虽看不到人影，可比这更奇怪的东西立即引起了川手的注意。走廊的斜对面竟然浮现着那堵成直角形的白亮大墙壁，夜里看上去明晃晃的，但就在那面墙的表面忽地亮起了磷一样的白光。

哎呀，那是什么呀？川手吃惊地重新看了一遍。也不是重新涂抹墙壁的痕迹，确是什么光。只是那一部分勾勒出了一个直径四米之多的巨大的圆圈，像电影一样出现在那堵发白的墙上。

但奇怪的光不只是那一个，定睛细看，那圆圆的光圈里能隐隐约约看到像是无数条蛇在爬动的奇怪的黑纹路。成百成千条的蛇。不，不是蛇，是种莫名其妙的花纹。这花纹好像在什么地方看到过的！是在哪儿看到的呢？……太大了，不太清楚是什么花纹，

但……

川手看着这巨大的花纹似的东西，看着看着猛然间大吃一惊，以至心跳都忽地停止了。与其说是吃惊不如说是恐怖，一种感到恶心一般的深深的恐怖。

他明白过来，那看上去像是蛇堆的东西原来是放大到几千几万倍的人的指纹。而且怎么能忘记呢？那巨大的指纹上不是有三个旋涡吗？两个圆圆地排列在上部，一个成椭圆形展开在下部。是张妖怪脸。两米见方的妖怪在山中的一幢独所房子的院子里冷笑着！

川手一面发出莫名其妙的叫喊声，一面死命地在走廊上奔跑着。当他跑到老夫妇俩的房间前时，一边乱敲着拉门一边发疯似地喊着他们的名字。

两人吃惊地从床上跳了起来，心想又发生什么事了。川手随即跟他们说了事情的经过，叫他们查看一下院子。

两老人对川手的幻觉一笑了之，像是在说："又怎么啦？"他们没有理睬他，告诉他说："不管怎样，那三重旋涡的恶棍是不会到这种山里来的，宗像先生那样小心而又小心地躲过了敌人的眼睛，所以决不用担心。老爷您是不是看到了幻影什么的？"

"不过"

川手央求两位老人又查看了一下院子，当他们提着灯笼去那堵白墙那儿时，那儿已经没有什么光，巨大的妖怪指纹也无影无踪了。

要是这样，那果真是看到幻影了吗？会不会是因为在自己整日觉得害怕的时候听到笑声的，所以不禁联想到了复仇狂，在没有什么东西的白墙上自己想像出了那种可怕的影子呢？

当晚留下这令人费解的疑窦就那样上床睡觉了。第二天川手为了弄清楚昨晚的谜，借助着明媚的阳光到院子里去了，心想那奇怪的家伙决不会在大白天躲在院子里吧。

在阳光下查看了一下那堵白墙的表面，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影子，也并没有错看成是影子的裂缝。如果那是幻灯的影子，那幻灯机应该安装在那附近。他边这样寻思边朝身旁的树丛看去，发觉那儿略微高起的昏暗的空地上孤零零地立着一块新石碑。

哎呀！前些日子常在这院子里散步，可是一点也不知道这儿有这玩艺儿呀。奇怪！好像是谁的墓碑，但院子的正中间哪会有坟地呢？

川手依然觉得可疑，不由得拨开树丛走进了那个潮乎乎的阴暗中。走近一看，才知道那是块刚刻好的崭新的墓碑。决不是半个月以前的，像昨天或是今天运到这儿来的。

奇怪的是在那墓碑的表面应该有法名的中央部分空着，只是在其旁边清晰地雕刻着

“昭和。X年四月十三日死”几个小字，像是刚凿上似的。

且慢！昭和XX年，那不是今年吗？四月，那不是这个月吗？而且十三日……啊，这是怎么回事？今天是十二日，所以十三日，那不是明天的日期吗？

川手怀疑自己的眼睛，心想会不会是自己发疯了呢？不是幻觉！绝没有读错！确实这样雕着“昭和XX年四月十王日”！他特意把手指放在上面逐字逐句地摸了一下，但绝没有念错。

究竟这意味着什么呢？难道说明天准死的谁的坟墓已经这样替他准备好了吗？无论是什么样的重病人，事先知道他什么时候死，这不有点奇怪吗！只要不是死刑囚犯……想着想着，川手像看着鬼似的脸色铁青了。

会不会是自己的坟墓呢？

无论是那深夜的笑声还是昨晚白墙上的怪指纹，说它们是幻觉幻听倒也有点像，但如果都是哪个人有计划的恶作剧，那么……说是哪个人，可此外又有谁干这种奇怪的事呢？是那个有三重旋涡指纹的人！难道不是那家伙早就找到了这隐身之处，伸出了奇怪的报复触手吗？！这样，这墓碑的神秘日期意义也就理解了。“十三日”“死”去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难道自己在明天会被这复仇狂用什么手段杀害吗？他不是现在这样让我看自己的墓碑吗？

川手感到头晕目眩，马上就要倒下来似的。他好容易忍受着，挣扎着回到了主房，把这件事告诉了老夫妇俩。两人互相看了一眼，像是在说：“瞧，又怎么啦？”不管怎样，他们先急匆匆地去现场看了看，但无论怎么找也没有发现什么新的墓碑。

说来好像被狐狸精迷住了似的，呼自己也不得不承认那块大石碑像烟消云散似地不见。

川手害怕自己的耳朵、眼睛来了。会不会忧虑重重，视觉和听觉都引起了变化呢？不，不仅是视觉和听觉，会不会脑细胞本身得病了呢？也许不该这样在山中独居。他忧心忡忡，担心这样下去会真的发疯不可。

于是川手跟老人说了，决定给东京的宗像博士发封电报，电文是：“有急事商谈，请速来。”他想请博士作出判断，春结果要不要移居到别的地方。

博士的回电下午就到了，回答说明天就来。川手从这回电中得到了力量，好容易使情绪镇定了下来，而且当晚就寝以前也并没有发生什么异常情况，可是……

可是呼终于没有能见到宗像博士。不是博士没有来，而是川手从城郭销声匿迹了。

翌日，老夫妇俩发现老爷的被窝空了，心想可能一早在院子里散步，于是把院子内找了一遍，但哪儿也没有影踪。所有的房间都来回看了一遍，川手也不在屋内。像是遇到神仙似的，又像是融进了空气似的，他在这一天即四月十三日从这个世界消失了。

那么川手究竟怎么样呢？那一夜在他身边发生了什么怪事呢？我们暂且得紧随川手观察一下这桩离奇古怪的事情的经过。

那夜深夜，川手照例在床上突然醒来，因为他听到了像是人声一样的声音。“会不会又发生了幻听呢？”他边寻思边吃惊地侧耳倾听了一下，只听得就在拉门外面的走廊上有人在抽抽搐搭地哭泣。像是很悲伤似地哭个不停。“是谁？”他喊了几声也没有回答，只是一个劲儿地哭。

川手又点上了蜡台，然后从被窝里爬起，悄悄地打开拉门张望了一下黑漆漆的走廊。

于是，今晚不光有声音，而且还有身影。他清晰地看到了一个双手捂着眼睛哭泣着的孩子。

那只是一个只有四五岁的文雅、可爱的幼儿。穿着像是丝绸的窄袖衣服和短外罩，从袖子里露出了明治时代流行的手腕地方针着钮扣的白法兰绒衬衣。虽是个男孩，可头剪着少女一样的短发。不像是这种山里的孩子，而且打扮古怪，难以设想是现代的孩子。

呼感到仿佛在做梦似的。奇怪，我认识这孩子。在遥远的记忆中留着刚好是穿这种衣服的孩子的形象。是谁呢？会不会是孩提时代和自己一块儿玩耍的小伙伴的面影呢？

在一种怀恋心情的支配下川手情不自禁地来到走廊上，靠近了正在抽泣的幼儿的身旁。

“喂喂，别哭了。乖孩子，乖孩子。你在这个时候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他用手抚摸了一下剪短发的头，孩子便用噙满泪水的眼睛抬头看了看川手，指着漆黑的走廊深处说：

“爸爸和妈妈他们……”

“啊？爸爸和妈妈他们怎么啦？”

“正在那里挨打呐……”

孩子一面又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一面拉着川手的手，像是求救似地想把他拉到那方向去。

川手有如梦里做梦。深更半夜在这山中的独所房子里出现这么可爱的孩子够叫人感到奇怪的了，更何况什么他的父母在这屋子里正在挨什么人的打，这事只要有点常识就

完全难以相信了。

啊，我又看到幻影了。不能去，不能去！可是越觉得不能去心却越被这可爱的幼儿吸引过去了。他没有能甩掉被拽着的手，两腿不知不觉跟那可疑的孩子一起朝走廊的深处走去。

孩子两眼紧盯着前方朝黑暗中前进。虽是孩子，但好像完全默记着连川手都似乎找不着门的宅邪内复杂的房间配置，他毫不犹豫地从走廊到房间、又从房间到另一走廊，一个劲地前进着。

因为对方是个过分年幼的孩子，所以川手并没有感到自身有什么危险，倒是不由得怀念起这个像是在遥远的过去在什么地方见到过的孩子，情不自禁地怜悯起来，非但不甩掉被拽着的手，反倒孩子领到哪儿他就跟随到哪儿。

“爷爷，这儿。”

孩子站住说。川手用蜡台照了一下那儿，出乎意料的是，在那走廊的尽头有一个像井一样的深洞张着大嘴。地板当作盖子，盖子下面似乎有阶梯。这是通向地窖的人口。

倘是平素的川手，看到这奇怪的地道，是会立即引起警惕的。虽说这是一个幼孩的央求，但他是不会盲目进到这种连老夫妇俩都不知道的秘密地窖中去的。

但当时的川手没有把这件事考虑为是现实世界的事，他以一种仿佛在梦中跟一身明治时代打扮的幼儿玩耍的模模糊糊的非现实感觉和恐怖也不当作是恐怖的毫无警惕的心情，也就是说，以一种如飘荡在天空中的异样的胰脏心理状态，身不由己地依着孩子的央求从这地窖的阶梯上一个劲儿地朝底部走了下去。

下完阶梯，沿狭长的走廊一般的地方走了几步，就来到了有八张铺席大小的地下室。水泥地板四边围有板墙。潮乎乎的泥土味，像是被填塞进来的停滞的空气，使人吱吱地耳鸣的死一般的寂静。蜡台上的蜡烛的火焰有如固体一般直立不动。

用手挡着蜡台看了一下周围的样子，这间没有一个家具的空荡荡的屋子的角落里放着一只箱子。这唯一的一件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

那是一只刚好有卧棺一般大小的长方形白木箱，走近一看，只见那盖子的表面黑黑地写着什么。即使不想读也不能不读，因为在这意想不到的木箱上写着川手自己的姓名：

俗名川手庄太郎昭和XX年四月十三日死

啊！那是一口为装川手的尸体而准备的棺材。连“四月十三日死”这一日期不也同雕刻在那院子里的石碑上的日期完全一致吗？

啊！真会这样吗？我真是会被装进这口棺材埋在院子里的石碑下吗？要说是十三日，就是明天啦。不，现在已经过十二点了，正确地说是今天。难道我真的快要那样了吗？

川手觉得像是在做梦似的，还没有真的感到吃惊。虽然是一种令人难以捉摸的恐怖，但那好像是透过薄丝看出去的，还没有切身感到。

猛一注意，刚才在身旁的孩子不见了。究竟消失在什么地方呢？在这四面用木板围起来的屋子里哪有藏身之地呢？啊，这也是噩梦！孩子一定用一种魔术师的妖术如同烟雾消失了。

可是，地底下的怪事并未由此结束。在做梦一般呆立着的川手的耳畔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了喊喊喳喳的许多人的说话声。与上回在卧室里听到的不同，这回声音很近，好像是从板墙的对面传来的。啊！真是这样吗？真是山里的妖魔鬼怪躲在这种地方举行着深夜聚会吗？

川手靠近发出声音方向的墙壁寻找了一下，心想会不会什么地方有秘密出入口什么的。果然，他看到那板墙刚好与眼睛齐高的地方有一个大孔，于是他稍微弯腰张望了一下，但只望了一眼就再也动弹不了了。他在那里看到了完全没有想像到的奇怪的东西。

地底杀人

啊！难道这是精神正常人干的吗？这世上不是发生了一件难以想象的怪事吗？就在这地下室的板墙对面展现着一个梦幻般的世界。

那里有一间脱离现代的装饰得相当古色古香的漂亮的日本式居室，那壁龛的柱子上反绑着好像是夫妇的一男一女，女的甚至被堵着嘴。

男的是个美男子，三十四、五岁，满头黑发；女的是个美女，大概二十五六岁吧，友禅绸的长衬衣领子歪歪扭扭的，古老式样的椭圆形发会的蓬乱的鬓发也显得十分妖艳。两人都好像是熟睡着的时候被叫醒并被冷不防地绑起来的，他们前面还铺着两床乱七八糟的被褥。

在被绑着耷拉着脑袋的两人面前，一个高高地挖起带黑色的夹衣的下摆、光着毛烘烘的脚的、四十岁左右的彪形大汉用黑布蒙着双须，右手拿着明晃晃的匕首，像是威逼着夫妇俩。

有很高的竹筒台的煤油灯暗淡地照出了这番奇异的情景，怎么看都不是现代的。躲藏到什么地方去的刚才的幼儿也穿着明治时代的服装，和这点联系起来考虑，只能认为

一夜之间时间倒转，眼前突然出现了五六十年以前的世界。

是山里的妖魔鬼怪在作祟呢？还是狐狸之类在闹着玩呢？难以想象现代会有这种通俗绘图小说一般的现象。

蒙着双颊的强盗模样的男子突然开始用手里匕首的刀刃吧塔吧喀地敲打美丽的女子的脸颊。

“别顽固了！交不交保险柜的钥匙？要是磨磨蹭蹭的话，你瞧，从你老婆的这张漂亮的脸蛋上就要流出鲜血来晖！很快就要变成一张惨不忍睹的脸学！来，快把钥匙交出来吧。”

于是被绑着的男子气愤地瞪着眼睛，盯视着强盗的覆面。

“我不是多次告诉你保险柜里尽是书，没有现金吗？刚才交给了你五十元，你就宽恕我们吧！现在我手头就这么点现金嘛。”

强盗一听就哼哼地冷笑了几下：

“啊，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吧。我是早就估计保险柜里有三千元钞票而来的！哈哈哈哈，怎么样？说得一点儿也不差吧？”

被绑着的男人脸上一下子露出了困惑的神色。

“不，那不是我的钱，是替别人保管的。只是那份钱无论如何也不能交给你。”

“你看，终于坦白了吧？是不是替人保管的，我哪能知道呀。快，把钥匙交出来！我要把那钱都拿走。啊，不交吗？要是你说不交，怎么样？这还不交吗？啊，这还不交吗？”

与此同时，一声蹩住似的呻吟声传到了川手的耳朵里，原来刚才耷拉着脑袋的女人抬起头来，从嘴里的堵塞物中发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的呻吟声，只见她那苍白的白蜡似的脸颊上突然延伸出一条鲜红的线来，粘糊糊的血像是墨水渗进湿纸似的眼看着从那里顺着脸颊流淌下来。

“啊，干什么？！不要这样！不要这样！那我就把我现在所有的钱都给你。在这里，你打开这搁板橱架架下的小壁橱，那里放着手提文卷匣。那文卷巨的票夹里确实还有六百多元的现金。我都给你，请你别那么粗暴。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丈夫苦苦哀求道。

“噢，还有那种钱呀？那就顺便把它也收下来吧！”

强盗一面笑嘻嘻地说道，～面立即打开小壁橱翻找着文卷巨，把票夹中的钱全装进

了腰包。

这期间，丈夫十分懊丧地死盯着强盗的一举一动，但在强盗取出纸币将要站起来时，因为强盗的脸离他才一尺远，所以似乎清晰地看到了覆面中的那张真面孔，于是愕然喊道：

“啊，你不是川手庄兵卫吗？！”

一听这话，那强盗也像是吃了一惊似的，但从节孔里张望着的川手比强盗更是吃惊。啊，这是怎么回事？！川手庄兵卫，这名字不是跟川手先父的名字完全相同吗？像是明治时代的这番情景和被称为庄兵卫的男子的年龄完全一致。当时先父一定是刚好那么大年龄。也许是精神作用的缘故，连强盗的模样和声音都觉得与自己二十岁时去世的父亲一模一样。

是发疯了吗？是在做梦吗？哪会发生这种奇怪的时间倒转呢？！年近五十的儿子竟然这样清晰地看到比自己还要年轻时候的父亲的模样，而且这父亲是小偷——不是一般的小偷，而是穷凶极恶的强盗！

川手已经没有闲心眺望另一世界的景色了，他把眼睛紧紧贴在板墙上，被一种仿佛窥探自己心中的秘密、越是害怕越想看的异样的兴奋吸引了过去。

被叫作川手庄兵卫的强盗先是露出吃惊似的样子，但立即厚颜无耻地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哈，被你察觉出来那也没有办法，我就是那个川手，受你岳父雇佣的川手。但你何必那样神气呢！原来你我不都是山本商会的佣人吗？可你不是用你那副扁平的脸巧妙地勾引了这个老板的独生女满代，甚至进门当了继承家业的养子吗？虽说是财产，原来都是死去的山本这个老板的，你却像自己的东西似的随意使用，这简直叫人气死了！”

“哈哈！这么说来，川手，你对这个满代成了我的人至今还恨之入骨呀。你是为了复仇才这样胡来的吧？”

“当然罗！这遗恨我无论如何也忘不了的！刚好距今八年前，正如你也知道的，我挪用了一点点店里的钱，呆不下去逃走了，我这样做也是因为被你夺走了心上人满代而自暴自弃的缘故。从那以后我逃到朝鲜，待事情平静下来回来一看，山本老板去世了，你神气十足地当上了老板。生意越来越兴隆，社会上尽在议论说：山本找到了一个好女婿。可恶的你们夫妻俩这样满身绫罗绸缎舒舒服服地过着日子，可我在朝鲜计划的山里活也遭到了惨败，身边又有老婆孩子，处境如同乞丐一样。出于无奈，前些日子忍气吞

声地到你店里想要点钱花花，可你待我极其冷淡，不，不仅如此，竟在许多店员面前数落我以前干的坏事，让我当众出丑。只要满代当时依了我，现在我就当上了山本商会的老板，就能自由支配几十万的财产了。一想到这点，我怎能不恨老天爷呢！你我的运气天壤之别，我真窝心呀！哎，管它去呢！反正我是被老天爷遗弃的人，要是一本正经的话，一辈子就得过乞丐一样的凄惨生活，所以想干脆让这一生变得粗一点短一点，也该你恶贯满盈了。随后我探了一下情况，摸清刚好今天有三千元现金装进了你自己家里的保险柜，所以一直盼着这一天。喂，快把保险柜钥匙交出来吧！”

强盗喋喋不休地～说完历史剧似的台词，就又用沾满血迹的匕首令人毛骨悚然地吧略吧嘈地敲打着被称为满代的妻子的脸颊。

“川手，你可不要把好心反当成歹意呀！我并不是硬从你手里夺走满代的，她父母看上了我，我们是完全按顺序结婚的。我没有做过要让你记根在心、说长道短的事。快，你快给我回去！磨磨路路的话可对你不利呀！”

老板山本尽管被剥夺了身体的自由，但并没有示弱。

“哈哈哈哈哈哈，用不着你操这份心。女佣人们都绑了起来，嘴里还塞着东西，而且这又是偏僻郊外的独所房子，所以不管你们怎么喊叫也没有人来救你们的，连警察巡逻的时间我都老早调查好了。快交出来，要是不交的话……”

“你要怎么样？”

“要这样。”

又是一声让人打冷颤般的呻吟声。满代的脸颊上又刷地拖出两条线来，鲜红的血巴贴巴啦地滴落到铺席上。

“等等，等等！”丈夫扭动着身体，声嘶力竭地喊道，“我交钥匙。虽然是人家寄存的钱，可满代是什么东西都换不到的。钥匙在隔壁房间保险柜旁边的橱子里。在从上数起第三个小抽屉放宝石的银匣子里。”

“哦，说得好。那字码呢？”

“喂，我在问你字码呢！”

“唉，真没有办法。是米茨哟三个字。”

强盗心情痛快地望着咬牙切齿地悔恨的老板，说道：

“暗暗，连保险柜的暗号都是满代呀，净愚弄人！好，那我去隔壁房间，在这期间你可要老老实实呀！要是发出一点声音什么的，就没有满代的命啦！”

强盗用凶狠的口吻说罢就去隔壁房间了，过了片刻手里拿着用小绸巾包着的像是钞票一样的东西笑着回来了。

“确实拿到了。这么一笔巨款可是久违学！不坏啊……这下事情也办妥了，本想跟你说句再见，可这不行，还留着重要的事情没有做呢！”

“啊？！还有事情？”

老板山本吃惊似地瞪着强盗的覆面。

“今晚我是来向你们两人报仇的。这就是说，这方面的事情还没有办呢！”

“那么，你拿了钱以后还要……”

“嗯，要是先杀了就打不开保险柜了嘛。”

“啊？！杀了？”

“哈哈哈哈，害怕吗？”

“你是说要杀我？”

“是的。杀你，再杀你的宝贝满代。”

“为什么？为什么要杀我们？你不是拿到了一笔巨款吗？难道这还不满足吗？”

“不过还是得杀了你们呀。你想想，我一离开这个家，你马上会说出我的名字，向警察署告发吧。这样，我不是连花这笔好不容易到手的钱的时间都没有了吗？喂，美男子，怎么样？不是这种道理吗？你多管闲事，识破了我的真相，也该你气数尽了。你就死了心，就算是自食其果吧。不，不只是如此，即使你们没有识破我，但看到你f11夫妻俩这样和睦，我哪能默默地回去呢！这是报八年前的仇，不，这是报八年前到今天一刻也没有忘过的情仇！你也可恶，但满代更可恶。正因为我热恋过，所以更让我体会到她的可恨。”

强盗一面笑嘻嘻地说着一面又把沾满血迹的匕首放在满代的脸颊上。

“等等！川手，我绝对不说出你的名字。我发誓，决不向警察署告发。那三千元钱决定以我的自由意志赠送给你。所以我说，川手君，你就饶恕了我们吧，这条命你就救了我吧！求求你。”

山本边说边扑簌簌地掉着眼泪。

“呼君，你也决不会是鬼吧，你要体谅我的心情。我是个走运的人，满代待我好，两个小孩子正是活泼可爱的时候，生意也很顺利，我处在最幸福的时刻，还留恋这个世界。不能瞑目，撇下这可爱的孩子和事业，死也不能瞑目。川手君，你要体谅我，看在

过去师兄弟的情份上救救我吧。我求求你了！作为报答，我决不亏待你，打算今后也尽量帮助你。”

“哼，你还是那样会说话呀！抢走了女人，尽为自己打算，还谈什么过去的师兄弟情份，我可不会上你这种花言巧语的当的！若是有闲工夫说这种话，去念念佛好了！”

“那就无论如何也不饶恕我了？”

“真晖瞟！饶恕还是不饶恕，事实胜于雄辩，你看看这个好了。”

强盗冷不防地将匕首插向满代的胸膛……

川手再也看不下去了。男女两人将要被杀害，就是闭上眼睛也能听到临终的悲痛的呻吟声。

一想到那样凶残的人是自己的先父，川手格外受不了。虽然比自己年轻的父亲出现在眼前凭理性是不能判断的，但）；D手毕竟没有冷静到沉思细想的程度。梦也好，幻影也好，反正不能对这惨无人道的行为袖手旁观。得阻制他！得阻制他……

川手已经快要疯了，他突然纂紧拳头，开始乱打前面的板壁。他一面顿足捶胸，一面声嘶力竭莫名其妙地喊叫着。

活埋

十多分钟以后，川手不再喊叫，又目不转睛地张望着节孔。

那板墙的对面进行了什么事，这里就不细叙了。康庄兵卫此人是那样凶残，夫妇俩死得又是那样凄惨。

现在，节孔对面已经没有一个动着的东西了。男女俩人脸朝下倒在地板上，双手依然反绑着。新草席上像他于一样淌着鲜红的东西。在痛苦地喊叫以后，只有死一般的寂静。一丝风也没有，但罩着圆灯罩的煤油灯却像暗示那到处徘徊的鬼魂似的，吱吱地发着声音，奇怪地忽亮忽灭着。

过了一会儿，一侧的门被急匆匆地打开了，一个二十五六岁女佣模样的女人胸前抱着一个婴儿，拉着一个四五岁的男孩的手，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她一定是好不容易解开被强盗绑住的绳子，前来弄清东家夫妇是否平安的。从她抱着婴儿来看，大概是保姆吧。啊，这是怎么回事呢？被拉着手的男孩就是把川手领到这地下室来的那个不可思议的小孩。

保姆模样的女子看了一眼屋子里的情形就吓得刷地变了脸色，呆立不动了，过了一

会儿才重振精神跑到倒着的两人旁边，扯着嗓子喊起来：

“老爷，太太，挺起来！老爷、太太……”

她提心吊胆地把手放到肩上一摇，东家山本好像还没有断气，像一个有机器装置的偶人似地慢慢抬起了头。啊，那张脸！眼睛红红的，面容憔悴，在令人毛骨悚然的纸一样的白色中，半张着的嘴唇和舌头变成了紫色。

“懊，是保姆吗……”

从死一般的嘴唇里好容易发出嘶哑的声音。

“是的，是我。老爷，您要挺住啊？我替您拿水来吧。拿水…·”

保姆发了疯似地把嘴贴在濒于死亡的人的耳畔，喊道。

“把宝、宝宝、宝宝带到这儿……”

发红的眼睛注视着躲缩在房间角落里的男孩。

“把少爷也带来吗？来，少爷，你爸爸在叫你呢。快，快到这儿来！”

保姆把着幼儿的手让他坐在快要死的父亲的股前，自己手脚麻利地绕到东家的后面解着绳子。

好容易自由的山本右手晃晃悠悠地摘到幼儿的肩上，把自己的孩子抱到大腿上。

“宝宝，你要替我报、报仇……杀死爸爸的是川手庄兵卫……是从川手、川手……宝宝，替我报仇…··要把那家伙的一家连根除掉……懂、懂了吗……，宝宝托给你了……

“说着刚嘎吱嘎吱地咬着牙抽泣了几声，谁知抓着幼儿肩膀的手指便挣扎似地痉挛起来，随即就那样趴在铺席上了。山本终于断气了。

哇地一声俯身痛哭的保姆。发狂地嚎哭的婴儿的哭声。刚才由于过分惊慌而连哭的力气都没有、害怕到了极点的男孩也突然放声哭了起来。

一副目不忍睹的惨状卜；川手又不得不让脸离开节孔，搭去同情的眼泪。

再次将眼睛贴在节孔一看，不知什么时候煤油灯好像已经熄灭，那里漆黑一片。听不见人声，感觉不到有什么动静。

可那是什么呢？在黑暗中一个直径一丈左右的圆圆的东西像巨大的月亮似的模模糊糊地发着亮光，而且眼看着清晰地闪烁起来。

就在他眼睛离开节孔的一忽儿时间里，正面像是垂下了白幕一般的东西。在那幕的表面，直径一丈的一轮明月闪着光芒。

起初看去像是那月亮中的兔子的发黑的东西随着光度的增加，渐渐变成了缠绕在一起的无数条蛇。啊，那里有无数条蛇在蠕动。不，不是蛇，是放大成千万倍的指纹……哪像妖怪一样的三重涡状纹在蠕动！

“喂，川手庄太郎，你知道你父亲过去干的坏事了吧？明白我复仇的意思了吧？”

不知道从哪里传来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喃喃细语的声音。

“我就是你看到的山本的儿子阿始，是把铲除你一家作为毕生事业而活着的山本始！”

弄不清声音是从哪儿传来的，像是从前面，又像是从后面，但整个地下室都响着这喃喃细语声，犹如雷鸣一般。川手浑身流着虚汗，像是被紧紧地绑着似的不能动弹了。

“你的父亲川手庄兵卫根据保姆的告发不久就被捕坐牢了，当然是死刑，但我父母的仇不是这样宽大的处罚所能报得了的。以限还眼，以牙还牙嘛！可是，庄兵卫没有等到死刑就在监狱中安祥地病死了。啊，父母的仇、我的仇究竟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报呢？！当时我还年幼，既没有思考力也没有力量劝阻保姆起诉，自己亲自报仇。后来听到川手病死时我哭了，很死了官府，但已经错过时机了。于是我决定用你来代替你父亲。儿子必须为父亲担罪，这是复仇之神的戒律。为了准备这行动，我花费了四十年的岁月。抑住急切的心情，等待时机成熟。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杀死你，那是太简单了，但这样的话父母就死不瞑目了，必须让你也遭受与我父母同样的痛苦和悲伤！于是我忍耐又忍耐，等待你出人头地，等待你生孩子，这孩子又成长成为出色的人。就在你飞黄腾达到了顶点的今天，我的毒箭终于离弦了。第一箭射倒了你的小女儿，第二箭射倒了你的大女儿，而且这第三箭即将在一瞬间射穿你的心脏。”

川手知道父亲死在牢里，他一直秘而不宣。但谁也没有告诉他父亲是由于什么罪而坐牢的，当然他无法知道父亲犯的罪是如此大罪。在他贫苦和艰难的幼时是靠母亲一个人抚育的，他努力奋斗，终于成了一个白手起家的人，建立起了现在这块地盘儿，但母亲直到临终都没有跟他说父亲这可怕的秘密。虽然有的地方总使人难以理解，有时也有一些疑问，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父亲会干这等穷凶极恶的事。

“川手，你在呆呆地想什么？是吓得发昏了呢，还是有什么不懂的事？”

又慢腾腾地传来了啼啼细语声。

“不懂！川手猛然间鼓起勇气，突然嚷道，“我不知道我父亲的罪，现在第一次听说，拿出证据来！我不能相信。”

“哈哈哈哈，证据吗？我这个山本始花了四十年计划对你进行报复，这不是最好的证据吗？你以为一个人因为一星半点的仇恨就能经受这般心酸吗？！”

“刚才你是在做戏给我看吧？”

“是的，为了让你充分知道，我花了一大笔钱演了这场地底的戏给你看，因为我想要是在眼前给你看了你父亲极其残忍的行径，即使你这个糊涂蛋也能明白我那无处发泄的仇恨吧。靠嘴里说说是不明白那残忍的。虽然当时我还幼小，但我父亲那临终的苦痛和父母在血海中来回挣扎折腾的情景还印在眼底，在几十年以后的今天仍记忆犹新，就好像是昨天的事一样。哪能因为你父亲死在牢里，这仇恨、这悲伤就况灭了？！我的父亲留下遗言说：若不把川手的一家连根除掉就死不瞑目。正因为我想实现这遗言，所以活到了今天。我把一生献给了为父母报仇的事业。川手，你现在应该知道我父母和我的冤仇是多么深呀。我在杀绝你一家之前是死木瞑目的！”

“如果我说我不答应你的报复呢？”

“想逃吗？”

“不是逃，是离开。我有离开这儿的自由。”

“哈哈哈哈哈，喂，川手，那你回过头去看看！”

川手在这以前一直瞪着节孔对面的巨大指纹说话，这时才察觉敌人好像在背后。他猛地回过头去，发现在微弱的蜡烛光下，不知是什么时候溜进来的两个男子叉着双腿站在不到两米远的眼前，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

啊，是那些家伙！是那两个每次作案时都露面的人。一个是一只眼睛上戴着眼罩的满脸胡子的大个子，另一个是戴着墨镜的瘦瘦的小个子。两个人都举着小型手枪，一动不动地瞄准着川手。

“哈哈哈哈，这还能逃走吗？你动弹一下试试！保管你心脏穿个洞？”

大个子这回用清晰的声音快乐地嚷道。

面对着准备得如此周到的对手，川手只好听天由命地闭起了眼睛。

“那么，你想把我怎么样？”

于是大个子举起左手，慢慢地指了一下地下室的角落。啊，那里像是等着主人似地放着那口令人毛骨悚然的棺材！

“你进这里面去！不是清清楚楚地写着你的名字吗？川手，你过去想象过活埋这事吗？哈哈哈哈哈，好像没有吧，那你就尝尝味道好了。你进到这棺材里面去，将活着被

深埋在地底下。”

说罢两人互相看了一眼，好像是可笑得不得了似地捧着肚子哈哈大笑起来。

川手害怕得连站着的力气都没有了。浑身的血液像是退潮似地一下子消失了，由于一种奇怪的寒冷，牙根开始格格地响起来。

“来、来人呀……”

川手面如土色。从紫色的嘴唇里迸出了发疯一般的叫喊声。

“哈哈哈哈哈，没有用，没有用。不管你发出多大的声音，这里可是山中的独所房子，只是鸟和野兽会吓得逃走罢了。啊，你以为老夫妇听到那声音会来救你吧，呵呵呵呵……

可是呀，川手君，那你完全估计错了。事到如今，我什么都跟你说吧，那老太太不是别人，正是你刚才看到的山本家的保姆，就是说，是我一伙的。那老头既然是夫妻俩，他也决不会出卖老伴，故意找我的麻烦吧。哈哈哈哈哈，看你一副惊奇的样子，像是要说假若那老夫妇是我手下的人，那么宗像先生把你带到这儿来就有点奇怪了，是吧？哈哈哈哈哈，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宗像大先生可是上了我的大当吵！正好我准备停当的时候，先生他自己来了。那个三角胡子的先生是个虚有其表的糊涂侦探。你听任这种侦探随意摆布，就自认晦气好了。”

戴眼罩的彪形大汉山本始得意扬扬地亮出底来，高兴地笑了，但川手连他的话都没有听进去，只是那漆黑的“死”不时浮现在眼前，由于过分恐怖，他魂不附体，虽知道没有用，但还是禁不住地大声喊叫着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哈哈哈哈哈，喂，川手，你不是实业界中相当了不起的人物吗？真丢人，你这成什么样子！喂，还不住嘴呀？你住嘴！还在哭呀。不死心的家伙……好吧，那我来让你住嘴吧。”

大个子说着不知什么时候绕到了川手身后，用一只手紧紧卡住他的喉咙，用另一只手捂住了他的嘴。川手毫无抵抗力，像偶人似地任其摆布。

一看到这些，戴墨镜的小个子不知从什么地方拿来了长长的细麻绳，迅速跑到川手跟前，突然开始从脚尖一圈圈地缠绕起来。

“好，你抬脚，把他装进棺材吧。”

在大个子的指使下，小个子默默地把双手绕到川手的大腿处，使尽全身力气把川手抱了起来。

在这样被抬着吓得魂不附体的焦虑之中，川手不可思议地清晰地察觉到了一件奇怪的事。

这就是戴墨镜的小个子好像不是真正的男人。绕在大腿上的柔软的手臂的触感、不时互相接触胸脯时的感觉以及细细的柔和的川手吸都只能认为她是个女人。

但这想法只是在心间闪了一下，当不久被扑通一声扔进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卧棺中时，他当然已经没有余力继续考虑那种事情了。

“那就盖上盖子了，你就认命了吧。不过在这以前有件事要说给你听……这就是，尝尝这种苦头的，你不是最后一个。呵呵呵呵呵，不明白吗？可能你不知道吧，你有一个妹妹，在你父亲用偷来的钱数月里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时，一个女人的肚子里怀上了他的孩子。我发誓要把川手的后嗣一个不留地除掉，所以我不知道花了多少苦心来回寻找，看哪里还有留着庄兵卫的后嗣，最后终于发现了连你都不知道的妹妹。那家伙早晚也会跟着你去地狱的。你们兄妹在地狱团圆好了，不，说到地狱，你的两个女儿也应该在那里等你呐。哈哈哈哈哈，你们父女也能久别重逢。另外，顺便再给你说一件事，在这里的戴墨镜的男人其实不是男人，是女人。嗯，你以为是谁？是你刚才从节孔中看到的女人。不过当时还是一个保姆抱着的婴儿，现在已经长成这么大啦，而且为了帮助哥哥复仇贡献出了一生。你的两个女儿也决不是我一个人干掉的，也让这个妹妹尽情地雪了很。喂，你也在这家伙临终的时候给他看一下脸，让他好好看看当时的婴儿吮吸父母临终时的血长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男装的女人听从山本始的指示，把脸凑到川手的上面，取下了大墨镜。

川手背着蜡烛光看到了展现在自己整个视野里的中年女人的脸，看到了两只像疯子一般兴奋的可怕的眼睛。

女人目不转睛地瞪着川手的脸。嘎吱嘎吱地咬着牙齿，并且猛然间朝川手的脸上吐了口唾沫。

“呵呵呵呵，他在哭呀，再也没有比这脸色更难看的了！哥，我这下心里痛快了。来，快盖上盖，钉上钉子吧！”

妹妹是个比哥哥还厉害的狂人，竟然像天真的孩子犹如家常便饭似地说出这种残酷无情的话。也许是无辜的山本夫妻的怨敢让他们练就的功夫吧，这对兄妹复仇狂都只能认为是精神病者。正因为是精神病患者，正因为是狂人，所以其所作所为之残忍、其计划之奇特是普通人所难以想象的。

过了一会儿，在阴气逼人的地底的黑暗中响彻了锤子的声音，每钉一次仿佛都要叫人的心冻结一下似的。随着锤子声，发红的蜡烛火忽明忽暗，令人害怕地啼啼笑着的男女两张鬼脸在黑暗中时而消失时而浮现。

一针完钉子两人就抬着棺材来到室外，沿着漆黑的走廊拐了几个弯，随后拉开木板套窗，径直走进院子的树丛里。

在一块四面都是树丛黑暗的空地，即川手昨天看到自己的墓碑的那地方、不知是谁什么时候挖的，有一个深深的墓穴张大着通向地狱的口。

两人靠小小的烛光将棺材一放入那穴底，立即拿起扔在那儿的镐和铁铲将上盖到棺材上，并且一理好坑就在松软的土上步调一致地开始平整地面。

脚打的拍子也十分有趣，过了一会儿甚至添进了男女两种疯狂般的笑声。在地上昏暗的烛光里，两个人影像是跳欢乐的舞蹈似地久久地、久久地跳着平整地面的舞蹈。

锡匣子

故事转到东京。

就在川手被残忍地活埋的第二天晚上，在隅田川划着船游玩的一对青年男女拾到了一样非常奇怪的东西。

男的是在丸内一家公司工作的普通小职员，女的是浅草一家咖啡馆的女招待。那天刚好是周末，虽然还不到划船的季节，但河面上的风已经不怎么冷了。两人心想，只是两个人说说话，这是再好不过的了，于是借了一条已经开张的出租小船，在避开众目的河中心来回划着。

不久到了十点。

还不到划船的季节，也没有那种在这深夜划着小船游玩的好奇的人，听以漆黑的河面上除了他们以外看不到一盏出租小船的红色纸灯笼。

他们反而利用这空寂，不断地搬出着快乐的话题。就在他们慢慢地操着桨，刚要从吾妻桥下穿过去时，有样东西从空中落向只顾着谈话的两人中间，擦过女的大腿滚到了船底上。

“哎哟！”

女的情不自禁地叫出声来，抬头看了看桥上。不会是从天空掉下来的东西，一定是

刚好从桥上通过的人扔下来的。

男的划了一桨，使小船出了桥下，他抬头看了一下好像是从那儿掉下来的地方，但那一带连那样瞧着河面的人影都没有。就是想骂，对方也早已离去了。

“痛吗？很痛吗？”

因为女的露出一副不高兴的神气抚摸着大腿，所以男的不安地问道。

“倒不怎么痛，可真是的，我的心还在砰砰直跳。有人干恶作剧吧？”

“哪有的事。况且当时小船还没有从桥下出来一半，一定想这种时候哪会有船，所以扔了下来。自以为扔到河里了响。”

“是吗？不过真危险。轻东西倒没有关系，可这东西看上去好重呀。哎哟，你瞧，好像捆得好好的呢！”

男的放下划桨拾起滚在船底上的东西，迎着座灯的火看了一下。

那是个肥皂盒般大小的东西，用报纸包得好好的，上面用细绳捆成了十字形。

“打开看看吧。”

男的看了一下女的脸，开玩笑似地说。

“太脏了，丢了它！”

女的皱着眉头说道，男的却笑着说：

“可是，要是这里面装着贵重的东西不可惜了吗？好像重得很哩！像是个金属盒子哩，会不会是宝石富呢？也许谁偷了又害怕拿着，所以丢到了河里吧。常常有这种家伙的。”

男的很有猎奇的兴趣。

“你真贪心！哪会有这种故事一样的事呢？”

“可是，不会有人这样好端端地包着没有用的东西的。不管怎样，打开看看吧，总不会是炸弹吧。你拿着这座灯。”

虽然笑男的想入非非，可女的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奇心，她提着点着蜡烛的灯笼，伸到男的手上面。

男的把那报纸包放在小船中间的凳板上，蹲在前面开始小心谨慎地解绳子。

“打了好多好多结呀。”

他一面发着牢骚，一面仍然耐心地、仔细地解着结，好不容易取掉了绳子，随后便提心吊胆地逐渐打开包了好几层的报纸包。

“你瞧，果然不是丢掉的东西。是个锈匣子，怪不得这么重！哦，懂了，这匣子是用来做镇石的，是为了不让里面的东西漂流掉才放进这么重的匣子里扔掉的。这么说来，说不定这里面装着请书什么的哩。这可有意思学！”

“别打开了，叫人挺害怕的，会不会是装着讨厌的东西呢？这么郑重其事地丢掉的，所以一定是不能叫人看到的东西呀！”

“所以我说有意思嘛。啊，你瞧！”

男的一面像是摆弄炸弹似地做着滑稽动作，一面装模作样地把手放到小区的盖子上，慢慢地打开着。

“像是块手帕吧？”

小区里面装着像是团着的手帕一样的东西。男的用大拇指和食指轻轻地抓起它的边，拿到了匣子外面。

“啊，糟糕！快丢掉！是血呀，沾着血呢！”

那手帕上果然渗满了紫黑色的东西。

一见到那东西，女的立即变了脸色，可男的益发感到好奇了。

他不再吱声了，兴奋得神色都变了，仿佛自己卷进一件重大的案件中。他猛然间回想起过去爱读的侦探小说中与此相似的场面。

在暗淡的灯笼下沾满鲜血的手帕被小心翼翼地逐渐打开着。

“好像包着什么东西。”

男的低声细语地说道。两个脸挨着脸，双方鼻子里的呼气听来都有点怪了。

“太可怕了。别打开，丢了它吧！要不就交给警察吧。”

但男的已经摊开了手帕。在染红了的手帕上面横着一件细长的钩状物。

“是手指头呀！”

男的用嗓子硬塞了一般的声音低声说道。

“哎呀！”

女的已经没有胆量说话，她把灯笼放在那儿别过脸去了。

“是女人的手指呀！……从手指头根切了下来。”男的像着了迷似地继续低声地说着令人毛骨悚然的话，“是把手指头切下来丢到河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是犯罪！喂，这是犯罪呀！弄得不好还是起凶杀案件呢！”

怪人R·K

深夜在隅田川划着小船玩的男女俩人，从吾妻桥上扔下来的奇怪的锡匣子中，发现刚切下来的血淋淋的人手指，不禁大惊失色。事情就发生在第二天早晨。

警视厅的中村侦查股长在上班途中突然产生了拜访一下宗像博士的念头，于是顺便去了丸内的宗像侦探事务所。

宗像博士虽说是民间侦探，但中村股长对其学识和本领一直深为敬慕，所以一有什么事就把博士当作顾问，特别是在这次三重旋涡怪指纹的犯人案件中，博士接受了被害者川手的委托，所以中村常去访问宗像侦探事务所，看有没有发现什么新的线索。

“啊，来的正是时候。其实我正想去您那儿呢。”

宗像博士一见中村警部一面这样说，一面在前头把警部领到了最里面的化学实验室。

“哦，是吗？那有没有什么新的线索什么的？……”

“有呀。先请坐。我有许多重要的情报要向您汇报，当然是关于那个三重涡状纹的怪物暖。”

中村警部一听这话就一面为自己没有白来而感到高兴，一面目光炯炯地凝视着博士的脸。

“这可是求之不得的好消息啊。究竟是什么事？”

“这…从哪儿说起好呢？说实在的，因为要向您汇报的重要事情有两件赶在一起了，所以我也有点慌神了，哎，先按次序说吧。第一件事是川手庄太郎失踪了。”

“啊？！失踪了？”

“是的。这我当然要负完全责任，实在是对不起呀。正如前些日子跟您说的，我把川手藏到了甲府附近山里的一所房子里，我是百般地提防着带他去的，可不知为什么落得这么个结果，真叫人难以想象啊！那是前天，我接到了川手叫我速去的电报。没有写着什么事情，但他是从那木方便的山里打电报的，所以一定有什么情况。可那一天我因别的案件怎么也无法脱身，所以推迟了一天，于昨天下午才去川手那儿。到那儿一看，看家的老夫妇惊慌失措地说从早晨起不见川手的影踪了。他们告诉我说：屋子里还是他昨晚睡觉时的那副样子，只是被窝空空的，怎么等他也不来吃早饭，所以不用说是家里，连从院子到附近的山里也都找了一遍，但哪儿都没有影踪。我检查了一下，川手的衣物都齐全，他是穿一身睡衣失踪的，决不会穿着睡衣乘火车，不能想象是以自己的意志离

家出走的。一定是遭到哪个人袭击了，不，不是哪个人，一定是被那个三重旋涡的怪物带走了。我很想给您打电话，可要是从东京来的话就到深夜了，所以我只好自己干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也借助那边警察的手搜了一下山，那搜索现在应该还在进行，但到我昨晚回来时还没有任何发现。另一方面，我自己给附近的三个车站打了电话，询问了有没有可疑的人下车，有没有拿着大件行李的人上车，但哪个车站都没有这种可疑的人上下车。不，即使有也不会被站务员发现的。所以我决定暂回东京，因为我想如果这是那个怪指纹的犯人干的，那么他的大本营是在东京，而且他早晚一定会在东京市中心给众人看川手的尸体的。我想向您汇报这件事，好好商量一下今后的措施，而且根据情况还打算返回N去。我是清晨到达新宿的，先回了一趟家，但刚才来事务所一看，这里也有一起实在骇人听闻的案件等着我。”

“啊？！这里也有？”

中村警部想进一步详细打听一下川手失踪的事，但此刻却忘了这点，不禁探身问道。

“是的，我来前不久，事务所收到了一件奇怪的东西。见了这东西我想没有必要急着去寻找川手了。他不再活着了，那东西清楚地说明川手已经死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您是怎么知道这一点的？”

“是这个。”宗像博士指着摆在化学实验台上的小小的锡匣子，“听说今天早晨有个三十岁左右的职员模样的男子来找我，助手说我不在，他立即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写上了这些话，然后说了声把这东西一起交给我后，逃也似地离开了。听说那人脸色苍白，浑身直打哆嗦。”

博士边说边从兜里掏出那笔记本的纸递给了警部，那上面用铅笔潦草地写着如下的话：

宗像先生：

昨晚十点左右，我在吾妻桥下划船时从上面掉下了这东西，包着报纸和绳子都原封未动给您送上。您好好看一下匣子里的东西就知道我为什么要把这东西拿到先生这儿来了。现在我要赶上班，回头再来打扰您。

佐藤恒太郎

“哦，是说从吾妻桥上掉下来的吧，那就是说有人把这东西扔到隅田川罗？是个漂亮的小盒子啊，里面究竟装着什么呢？”

“装着骇人听闻的东西。请打开看看。”

博士将锡匣子朝中村警部推了推。

“是用这么多的报纸包着锡匣子，又用这绳子捆在上面吧？不是十分小心吗？”

警部一面说着一面用拇指和食指轻轻地捏住小区盖子，把它拿了起来。

“哎呀，像是血呀。”

区中塞着读者已经知道的沾满血迹的手帕。中村把那手帕取到实验台上，战战兢兢地慢慢打开着。随着完全打开，露出了一样令人毛骨悚然的细长的东西。是手指！是人的手指！是用锋利的刀从根部噗呼一下切断下来还没有多久的血淋淋的手指！

“不像是女人的手指吗？”

警部虽然由于职务上的关系没有过分惊讶，但他脸上毕竟没能掩饰紧张的神色。

“我也这么想，但不能咬定是女人吧。也许是身体娇嫩的男人的手指。”

“可为什么说这手指说明川手已经死了呢？您是说这是川手的手指吗？”

警部看看满是血的女子般纤细的手指，又看看宗像博士的脸，不相信似地问道。

“不不，不是。这里有放大镜，请再仔细检查一下这手指。”

警部一接过博士递过来的放大镜立即从兜里掏出卫生纸，用它捏起手指，放到放大镜下认真地观察起来。

“哎呀，这指纹是……”连警部这回也禁不住变了脸色，“不是重叠着三个旋涡吗？是三重涡状纹，跟那家伙一模一样。究竟是……”

“我刚才也数了一下那隆线的数目，跟那个刽子手的指纹分毫不差。”

“这就是说”

“这就是说这手指是从犯人的手上切下来的。大概是犯人自己切下来，企图把它沉入河底的吧。使用了很重的锡匣子也一定是这一目的。这不是很容易想象得到的吗？你想想，犯人只要没有了这指头就会完全安全了。这犯人我们所知道的只是这三重涡状纹。只要去掉了这个，逮捕犯人的线索就会全没了。犯人为了恐吓、折磨川手，相当巧妙地利用了这怪指纹，但从他毫不可惜地切去他的重要武器这点来看，指纹本身已经不需要了。这就是说，只能认为他已经完全达到了复仇的目的。难道不是吗？我之所以说川手大概不再活着是出于这种逻辑。”

“可不是。这就是说，一达到目的就突然害怕被逮住。常有这种家伙。我也觉得你的推测是对的。话虽这么说，但必须先调查一下那小匣子是通过什么途径到佐藤这个人的手里的，这笔记本的纸片上写着的又是否是事实。这家伙很奇怪呀，不送到警察署去，

马上就拿到先生这儿来，不是也值得怀疑吗？”

看来中村警部好像对警察没被重视这一点最为不满。

“哈哈哈哈哈，不，大概并没有想得那么多吧。社会上都有了这样一种情况：一提起三重旋涡的案件就立即想起我的名字来。因为报纸那样大书特书嘛！大概叫佐藤的这个男人也知道这一点，特意拿到我这儿来的吧。从他拾到这东西发觉指纹这点来看，还真有两下子哩！是这种街头侦探类型的男人。”

“话是这么说，但只有等他再来这儿详细打听一下，因为光这指头和小匣子是完全猜测不出犯人是谁，藏在什么地方的。”

“不，据我猜想，佐藤这个人大概也不会知道很多的，因为只不过是从桥上扔下来偶然落到了小船里罢了。倒是我们必须细密地研究一下到手的这些东西，有时候一根绳子。一张旧报纸，更何况手帕等东西作为物证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可是看来好像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线索吗？说起线索，这指纹本身当然是最重要的线索，但要是这样从犯人的身上切离下来，那就毫无意义了，就是这锡匣子也是那种哪儿都有卖的平常的东西嘛。”

“关于指头和小匣子正如您所说的，可这里不还有绳子和报纸、手帕吗？”

宗像博士凝视着对方的脸，像是有什么用意似地说道。中村警部一听这话就显出纳闷的样子，忽而重新摊开沾满血迹的手帕看看，忽而翻过包装用的旧报纸来看看。

“我弄不明白，您是说这些东西中有什么可作为线索的地方，是这样吗？”

“请您再仔细检查一下。我甚至认为，通过这些东西可以彻底查明犯人的下落。”

“啊？犯人的下落？”

警部吃惊地看了博士一眼，博士信心十足地微笑着，那学者模样的三角胡子使人感到有一种深奥莫测的威严。

“首先是这块沾满鲜血的手帕。因为沾满了血，所以不大容易发觉，但您好好看看这角上，用红丝线缝着姓名的缩写字母。不迎亮是看不清的，可是……”

警部拿起手帕，迎着窗户的光线看了一下。

“可不是。好像是R·K这两个字。也许是假名，但不管怎样，这是犯人的手帕吧，要把它沉到河底去哪会再弄虚作假呢？”

但在偌大的东京有无数R·K这一缩写字母的人吧。找出这块手帕的主人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啊！”

“说来也巧，从这无数人中找出一个人来的另外的线索也完全齐全了。如果把这缩写字母当作是一把纵横的填字字谜的纵的钥匙，那么我们得到了相当于一把横的钥匙的东西。”

中村警部一听这话便不好意思地眨了眨眼睛，他丝毫不懂博士所考虑的这些事。

“我说的那把钥匙就藏在包匣子的报纸中。郑重其事地竟用了五张报纸，其中四张是《东京朝日》。可是您瞧，只混有一张地方报纸，是《静冈日日新闻》。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但令人遗憾的是，中村还没有理解博士的真意。他好像只是先生面前的学生，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对方的脸。

“犯人不可能是在马路上或外出的目的地切手指的，当然一定是在自己家里干的。这样的话，我想这报纸也是使用了当场现有的、犯人自己订的报纸。这样想大概不会有错吧。《东京朝日》都是昨天的展刊，只是《静冈田日》是前天的日期。由此可知，犯人无意中使用了当天读完后撂下的报纸。不是吗？关于这《静冈田日》，这要么是犯人从街头卖地方报的报童那儿买的，要么是由报社每天直接给犯人邮递送去的，所以我用放大镜检查了一下，您瞧，这里清清楚楚地有痕迹。虽然只有一点儿，但留着搞下牛皮纸的痕迹。这可是那家伙的致命伤。当然犯人是打算把它沉到河底的，所以手帕上的姓名缩写字母也保持原来的样子，牛皮纸的痕迹就完全没有注意了。所幸的是，它偶然落到了小船中，到了我的手里。任何聪明的罪犯也总有一天会被抓住尾巴的。”

“啊，可不是，我这才懂了。只要查一下那《静冈田日》报社直接订购者的名簿就行了吧？”

中村警部疑窦顿开，现出舒了一口气的神情。

“是的。在东京订这种乡下报纸的人不会那么多的，最多也不过一二百人吧。从中找一下R·K这一缩写字母的人就行了，所以没有什么麻烦的。要是你们警方搞，大概几个小时之内就能查清这R·K的住所了吧。”

“谢谢。觉得眼前霍然亮堂了。那我现在就回侦查科去部署。没什么，只要打电话委托静冈警察署办一下，R·K的住所和姓名马上就明白了。”

中村警部满面生辉，已经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那么这物证就请保存在您那儿。一旦知道犯人的住所，最好也请您告诉我一下。”

“当然告诉你。那么，事情得赶紧办，我这就……”

中村侦查股长一接过博士替他用牛皮纸包好的物证，立即匆匆忙忙离开了事务所。

妖魔

那天下午三点光景，中村警部给正在等候着的宗像博士挂来了电话。

“回电话晚了，很对不起。那人的住所弄明白了，如果您方便的话，请您现在就去青山高树街十七号叫北园龙子的家好吗？那地方离高树街的电车站不到一百米，所以马上就知道。我现在也在那里。”

从查清了犯人的下落来说，警部的声音总觉得还是没有精神。

“北园龙子，啊，果然是女人！那就是那个R·K本人吧？”

“是的。据我刚才所调查的，只能这样认为。可遗憾的是，她的家昨天搬走了，是所空房子。……啊，详细情况见面后再说吧。那请您尽量早点来，我等着。”

于是博士立即坐车前往青山高树街。让司机一问，立即知道了北园龙子住的空房了。那是一幢夹在大住宅和大住宅中间极其窄小的房屋。

“啊，我一直等着您。请进。刚好找到了被北园雇用到昨天的老太太，正要开始讯问她。”

中村侦查股长从空屋中跑出来，把博士领到了屋内。这房间很古老了，楼下三间，楼上两间。

在那楼下的有八张铺席大小的客厅里盘腿坐着中村部下的一名刑警，在他面前毕恭毕敬地坐着一位六十岁左右身材矮小的老太婆。博士一进去，刑警立即恭恭敬敬点一点头，向这位有名的民间侦探表示了敬意。

“这个人叫阿里，是一直被北园龙子雇佣的保姆。”

中村警部一介绍，大概老太太以为博士是个大官什么的，立即战战兢兢地行了一个规规矩矩的礼。

随后在宗像博士面前开始讯问老太太，现将讯问结果弄清的事情略述如下：老太太被这家雇了一年左右；北园龙子年轻漂亮，自己说是三十九岁，但看上去可以说是只有三十岁左右；她几年前就失去了丈夫，没有孩子，没有父母，也没有兄弟姐妹，身世凄凉；看样子也有一点储蓄，但作为职业她一直当插花师博；除了当她徒弟的姑娘们以外，要说朋友的话就只是几个插花的女友出入家里，完全过着孤独的生活；这次搬家说是回

老家三岛，但那儿有什么样的亲戚，老太太一无所知；想起要搬家是在一星期前，那以后又是卖掉不需要的东西，又是自己一个人一点点捆绑行李的，昨天中午才送出行李；运输行一搬走行李老太就被辞退了，老太说想送东家也没有同意，于是径直回到同一区内的亲属那儿去了（假如北园龙子是犯人，那么她切掉手指当然一定在这以后），所以对东家北国龙子乘几点的火车去了什么地方则一无所知。

“那么，你的东家有没有那种对她特别亲热的男朋友呢？说通俗一点，有没有情夫一类的人呢？”

中村警部一问，老太就踌躇了好一阵子，过了一会才下了决心似地说道：

“有的。说这种话对不起东家，但既然官府间我，我就什么都说了吧。是什么地方的人，叫什么名字，这我一点也不知道，好像是个四十五六岁的胖墩墩的高个子。他来的时候，太太总是打发我去很远的地方买东西，所以说起来奇怪，脸也没有看到过，声音也……啊，对了对了，只见过一次。那是有一天晚上的事。回来一看，那位先生也刚打开拉门要回去，迎头碰上时在电灯光下见过一次面。那是一个仪表堂堂的美男子哩。”

“哦。所以你现在要是遇上那男的也能认出他的脸来吧？”

“是的，一定能认出来吧。虽然只一次，但一想到那是太太那样藏起来的人，不管他岁数怎么大，我还是很注意的，把他深深地刻在脑海里呐。”

老太抿起掉了牙齿的嘴呵呵呵地笑道。

“那么，那个男的有时候也过夜吗？”

“不，一次也没有。在我办完事回来之前一定回去。不过太太她……”

“太太她怎么啦？”

“不过太太她倒是常在外面过夜的。”

“噢，这可与众不同！那她是以什么样的借口外出过夜的呢？”

“她常外出，说是去远方的朋友那儿玩，谁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朋友呢！”

听着这话，侦察股长和私立侦探不由得互相看了一眼。如果这龙子在外过夜的日子与迄今为止的凶杀案的日子一致，那就更要怀疑这个女人了。

于是中村警部想起了好像是川手的两个女儿被杀害的日期，那尸体被运到陈列馆和“妖魔鬼怪大会’的日期以及川手自己失踪的日期，决定查证一下案发的当夜，龙子是否在外面过夜。

为唤起老太的记忆，既费事又费时，与每月的节日等联系起来让她回忆，最后总算

弄清发生那些案件的日子与龙子在外过夜的日子完全吻合。

中村警部乘势继续问道:

“那么，太太最近有什么异常的地方吗？她为什么突然要搬家呢？好像这点还有点不太清楚。”

“这个么我也觉得有点奇怪。要说异常的地方，太太倒是从搬家的十多天前起好像有桩大心事似的，像是变了个人，整天心神儿不定。她根本不跟我这种人说话，所以情况我一点也不知道，好像是桩很大的心事，没有多久就发生了搬家这件事。”

向老太调查完的时候，一名刑警带了运送搬家行李的运输行的一个小伙子，于是又进行了查问，结果弄明北园龙子的大小十三件搬家行李运费是预付的，按她留在东海道三岛站前运输行这一要求，于昨天傍晚装上了货车。

运输行的人刚走，一直等待着的鉴别课负责鉴别指纹的人带着取指纹的工具走了进来。窗户的玻璃、隔扇的框框和拉手等家中所有平滑的地方都逐一作了检查，结果奇怪的是，屋内平滑物体的表面都有用布样的东西擦拭的痕迹，哪儿都没有发现指纹，只是在厕所里白陶器的表面取到了几个指纹，大概只是这儿忘擦了吧。

其中一个上面清楚地留着三重涡状纹。

刑警们快要欢呼起来了。那三重旋涡的怪犯人一定是北园龙子。老太所说的四十岁左右的情夫也许是同案犯。据说龙子是个看上去非常年轻的袅娜轻盈的美女，可遗憾的是，无论怎么到处寻问都没有得到照片，但附近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她是个罕见的美人。是个妖魔！今世的妲己与她身材魁梧的情夫同心合力，竭尽残暴之能事，忽然又消失在大都市之中。

不久，接受中村股长命令分散在四面八方的刑警们都陆陆续续回来了，他们之中有走访附近的住宅和住在附近的龙子的插花徒弟，带回查访报告的；有敲门叫起值夜班的老头，领来常来往的推销员……要写下来的话就没个完了，但从这些查访和讯问中几乎没有发现值得事前告诉读者的重要情况。

但其中只有一件不能在这儿漏写的，是被一个刑警领来的食品店推销员的如下陈述:

“这么说，倒是有一件奇怪的事呀。前天傍晚我来这儿推销时，太太她亲自跑到厨房门口，订了一次奇怪的货，让我当晚给她送去。”

“哦。这奇怪的货是……”

“那呀实在是奇怪。她叫我买店里出售的牛肉罐头和福神酱菜罐头各五听，再在面

包店买十斤面包一并替她送去。我问，买这么多干什么，太太立即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说：‘不管怎样你拿来就是了，我赏你这个。’说着给了我一元钱，不过我已经花掉了。她还不许我向外面说这件事，说：‘大概不能背着你店里的人，但对卖面包的和其他人都决不要说我订了这种货呀！对警察先生我就不能不坦白了。”

“那么，你把那东西送去了吗？”

“送了，到了晚上后替她送了。保姆好像不在，也是太太亲自出来取的。”

一听这话，中村警部就觉得遇上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使人感到可怕的迷。究竟这意味着什么呢？正要在第二天搬家的时候订十斤面包和十听罐头，这不疯了吗？哪会有把罐头和面包带回老家去作为礼物的家伙呢！还是她由于过分害怕逮捕，打算盘据在远离人烟的山中呢？

美丽的杀人狂和面包、罐头，这奇妙的组合总使人觉得滑稽。但在这可笑的背后隐藏着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中村警部突然觉察到这一点，不由得不寒而栗。

当天的调查以这一推销员的奇怪陈述告一段落。宗像博士自始至终没有谈什么意见，一直从旁边观察着中村警部的活动。

不久，侦察股长和民间侦探与刑警们分手，乘同一辆汽车踏上了归途。

“我现在在考虑这样一些事：我想当然是假名，但总之要调查一下那家伙的户口本；找出那家伙的照片，哪怕一张也好；另外再布置一些人埋伏在行李的运送目的地三岛车站的运输行。但我觉得靠这种从正面进攻的方法似乎不会顺利，今天的调查中总觉得犯人是一个令人可怕的疯疯癫癫的人，不是吗？”

中村警部一半是自言自语地嘴咕道。

“你说疯疯癫癫，那是打一开始就那样的。杀人犯拿尸体示众，那简直不是精神正常的人干的！这是可怕的狂人犯罪！疯狂的家伙时隐时现地出现在各种地方，但在犯罪方面，那是个如天才一般高超无比的家伙。”

博士仿佛是赞叹杀人狂似地叹了一口气。

“今天的面包和罐头这件事，我听了以后不知为什么全身直打战。听起来好像荒唐无稽，但我觉得其中隐藏着怪物离奇的主意。”

“怪物的主意，对，我也感到有那东西。比如说，你对有三重旋涡指纹的人是个女人，而且是个美女这一点是怎么考虑的？这案件里打一开始就有女人吗？我01不是只看到戴眼罩的大个子和戴墨镜的小个子吗？我在这样想：那个像少年一样身材矮小，头脑

机灵的戴墨镜的男人会不会就是这个北园龙子呢？”

中村警部一听这话，吃惊似地抬起头来看了博士一眼，随后两人就互相注视着对方的眼睛似地缄默不语了。

蠕动在黑暗中的怪影

第二天，各报纸从深夜在隅田川划船游玩的男人说起，详细地报导了这一意外的发现犯人的途径，使所有读者领略了一种意想不到的激情。人们惶恐地互相窃窃私语，只要两人以上聚集的地方，沾满鲜血的手绢儿、被切下不久的手指、美貌无比的插花师傅及其奇怪的失踪、特别是十听罐头和十斤面包之谜一定会成为他们好奇的话题。

中村侦查股长关于弄到北园龙子的照片、调查她的户口以及部署人员埋伏在三岛车站前运输行的三条搜查方针，除了户口本外完全以失败告终了。

虽然让刑警们跑到四面八方走访龙子的所有熟人，请他们寻找龙子的照片，但到底是杀人狂，她小心谨慎，哪个熟人手头连一张旧照片都没有保存着。

另外，三岛车站前万无一失地进行了埋伏，但预付运费的十几件行李依然堆放在运输行的仓库里，收货人始终没有露面，也毫无迹象表明有龙子模样的人物在三岛车站下了车。

只是户口本得到了满意的结果。犯人出人意料地没有使用假名，寄居报告书也完备，所以户籍不费吹灰之力就弄明白了。根据户口本上的登记，北园龙子身世孤独，原籍为静冈县三岛镇，是个名叫北园弓子的私生子，母亲在龙子十三岁时病死了，龙子没有兄弟姐妹，近处的亲属都已去世。此外就没有从户口簿上得到什么线索了，即使调查了原籍的门牌，北园的家也早就无影无踪，无人记得她母亲弓子。

到了龙子失踪的第王天晚上，中村警部给宗像博士的事务所挂来了电话，通报了搜查情况，博士因而得知搜查停止不前，他自己也在苦思冥想应该采取别的什么搜查方针。

平时下午五点关闭事务所后回家的博士，这一夜到了晚上八点还闷在那实验室里，一个劲儿地思索着事情。新雇来的助手、一名胜林的青年从隔壁房子里十分不安地偷看着这一情况。

林助手是刚从某私立大学法律系毕业的年方二十五岁的青年，他由于过于爱读侦探小说而梦想当一名未来的福尔摩斯，明明知道小池、木岛两位前任助手惨遭杀人狂杀害，

仍志愿当了博士的助手。

说起来好像是被雇佣来解决这一案件的，所以当他明白三重旋涡指纹的人出乎意料地是个美女，又知道这女子奇怪地失踪时，就简直着了迷，常常出乎意料构思出一些错误的假设，被博士付之一笑后挠头而去。

他敬仰宗像博士，把他视为当代首屈一指的名侦探，每当听到咳嗽声，每当看到人影在动，他就只是在考虑：闭在实验室里的博士的头脑里又构思出了什么绝妙的理论呢？

“林君，到这儿来一下！”

突然从玻璃窗的那一侧传来了博士的声音，林助手像是等候着似的“唉”地应了一声，猛地跑进了实验室，只见傅士脸上露着爽朗的微笑，林助手也情不自禁地微笑起来，心想：这么说来，那难是有了什么妙计。

“林君，你害怕妖怪这类东西吗？”

被博士没头没脑地这么一问，林助手不觉慌了神：

“什么意思？决不会是先生相信什么鬼吧……”

“哈哈哈哈哈，即便鬼本身不存在，奇怪的是谁都有怕鬼的恐惧心理。我是问你这种恐惧心强不强。”

“啊，是这样。那我属于不怕的。我最喜欢深更半夜在坟地里走来走去。”

“懊，这就靠得住哮！那现在你就跟我一起出去作一次晚上的冒险。顺利的话，可以立一个了不起的功劳哩！”

“晚上的冒险？去什么地方？”

“现在我们两个人悄悄溜进北园龙子以前住的空房去，并且就在那所空房里熬一宿。”

“那么，您是说那空房子里有什么怪事吗？”

“也许有怪事，也许没有。我们两个人去试试看吧。”

林助手还是不明白博士在想什么，但当然是为了得到关于搜查北园龙子的什么线索。

“难道那空房里会出现鬼魂吗？”

林助手开玩笑似地笑道，博士却出乎意外地神情严肃，莫名其妙地说：

“哦，要是出现鬼魂就好了！但愿如此呀。”

林助手虽就职不久，但对博士奇特的言行早就习以为常了。忽然整天闷在实验室里一言不发，像个哲人似地耽于冥想，忽然又连车子都不乘，飘扬着他那奇异的礼服的下

摆，如子弹一般跑到什么地方去，甚至就这样两三天不回也已经不稀奇了。真是一个行为奇特的人，可以说这是一种名侦探的气质吧。

因为摸着他的这种脾气，所以即使突如其来命令自己陪他去“除妖”也没有什么可吃惊的。不，一想到这种离奇计划的背后不知藏着博士的什么深造的智慧，这位未来的福尔摩斯就高兴得激动起来。

随后两个人提着装有葡萄酒和三明治的小皮包乘上了汽车，在青山高树街的那所空房前一百来米的地方下车时，已经是九点半左右了。

如前所述，这一带是寂静的住宅街，所以还没有到夜深人静，就几乎没有行人，稀稀落落的路灯灯光暗淡，与商店街相比，这儿静悄悄的，简直像另一个世界似的。

“我们是擅自溜进那空房子的，所以千万不要被行人等怀疑。”

博士一面小声提醒着，一面蹑手蹑脚地溜进空房后面的露天地。这块狭长的露天地下没有电灯，一片漆黑。两个身穿西服的男子像影子似的摸黑儿悄悄前进的那副样子，如果第三者看到，哪里会想到是侦探，大概会认为是可怕的夜贼之流吧。

一摸到空房的厨房四，在前面带路的博士立即从口袋里掏出钥匙串，一把一把地对着门上的销，立即轻而易举地开了锁，两人轻轻推开板门，走进了漆黑的房间。

真的是夜贼。博士以专门撬锁的窃贼都望尘莫及的巧妙手段打开了空房的门户。

“林君，在这儿脱鞋，可别出声呀！在我说可以吱声以前千万不要说话，行吗？”

博士站在漆黑的房间里，把嘴凑到林助手的耳边用勉强听得到的轻语命令道。

林助手脱了鞋走进了地板房间，当他摸黑跟着博士走去时，博士突然在好像是中央房间的屋子里站住了，他按了按林助手的肩示意坐下，自己也在那黑暗中盘腿而坐。

因为已经吩咐自己不准出声，所以也不能问现在要干什么，林助手只是坐在博士旁边，憋着气环顾着漆黑的四周。

这是一条离通电车的马路很远，汽车也很少通过的小巷，所以静得叫人心里发闷，加上这般漆黑，心里就更不安了，就好像是在山中的孤立的屋子里。

过了一会儿，随着眼睛习惯了黑暗，周围的样子能依稀可辨了。楼下是三间租的小屋，行李已经搬出，哪间屋子都敞开着，所以使人觉得整个楼下如同一间大暗室。先模模糊糊浮现出白色的隔扇，然后拉门、黄色的墙壁以及壁龛等渐渐显出形状，不久拉门的横档都清晰可数了。

这样十分钟二十分钟地沉默着，虽然叫不要讲话，但林助手总觉得嘴痒痒的，再也

忍耐不住了。他把嘴凑到博士的耳边，用蚊子嗡嗡一般的声音轻轻说道：

“先生，我们到底是在等什么呀？在这种空房里，即使这样呆着好像也不会发生什么事呀！”

于是博士轻轻地咂了咂舌头，把嘴凑近林的耳边，用憋住的声音嘟咕说：

“是在等鬼出来呀，别说话！要是发出一点点声音，就不出来啦！”

说罢讪斥一般地使劲据了一下林助手的肩，林助手再也不能轻声发问了。

奇怪！先生会不会发疯了呢？这屋子里没有发生凶杀案，当然不会出现妖怪或是鬼魂。

但连先生这样的人都这么认真，所以说不定会真地出现鬼魂吧。那鬼魂究竟是什么东西呢？且慢，纵然说是鬼魂，当然也不会出现过去的鬼怪故事中那种家伙。先生不可能相信那种玩艺儿。这么说，……啊，对了！也许……

林助手好像朦朦胧胧明白了博士所等候着的那家伙的真相，而且这想象使他不寒而栗。如果真有那种事，那家伙一定是个比鬼魂还要可怕好几倍的东西，难怪博士把它比作妖怪或是鬼魂呢！

他不知为什么觉得背上发冷起来。定睛细看，好像从隐隐发白的隔扇背后有样黑乎乎的东西忽而张望着这边，忽而又缩进头去。

有样东西轻轻地触了一下胳膊，吃惊地回头一看，原来是博士正抓着三明治递给他。好像博士自己也大口大口地吃着三明治。

默默地接过那三明治，放是放进了嘴里，但他心里总牵挂博士所说的鬼魂，一想到那家伙可能会马上从对面的黑暗中闪出来，他哪还有食欲呢！

回头想想，这样坐着只不过一个多小时，但这一小时实在漫长啊！林助手觉得那仿佛足足有十个小时似的。

在继续忍着一动不动地坐着的他的视网膜里，各种奇形怪状的东西像走马灯似地来来往往，在耳朵里，他自己的心跳声以各种各样的意思不停地低声说着恶魔的话。

幻想的妖魔鬼怪令人眼花缭乱地到处奔跑着。闭起眼睛，眼睑里一片迷乱；睁开眼睛，奇怪的影子在黑暗的房间里蠕动。

随着这“无言戒律”的拖长，他浑身湿漉漉地冒出了虚汗，连呼吸都急促起来了。

猛一注意，头顶上面仿佛人有在走动。是谁在二楼的黑暗中走路吗？他吃惊地侧耳静听了一下，但那声音只咯吱咯吱地隐隐约约响了两三下就停了。

会不会是精神作用呢？刚才的声音会不会是耳鸣的声音呢？正当他在这样怀疑时，客厅套间的楼梯开始吱咯吱咯地响起来了。

好像什么人蹑手蹑脚地下楼梯来了。

于是从黑暗中突然伸来了谁的手，使劲地按住了林助手的肩膀。是宗像博士的手。博士在默默地指示他不要动弹。即使不接受这种指使，林助手已经像是被紧紧捆绑着似地缩成一团，毫无勇气去对抗发出脚步声的人了。

决不会是妖怪或是鬼魂吧。鬼魂是不会发出脚步声的。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呢？林助手模模糊糊地知道这一点。正因为知道，所以格外可怕。

楼梯的吱嘎吱嘎声一停，套间的黑暗中模模糊糊地浮现出了一个人影。果然是人！

屏住气看着看着，那人并不知道两人坐在那里，突然唤地穿过中间房间消失在内厅的廊檐方向，并且嘎吱一声响起了开门的声音。

其它地方是不会有发出那种声音的。门是廊橹角落里的厕所。哎呀，那么说那奇怪的人影是为了上厕所而从二楼下来的吗？

“先生，那是什么人？”

在博士耳边轻轻地问道，博士也轻轻地回了一句：

“你还不明白吗？”

“好像明白似的，不过刚才那家伙看上去好像穿着黑西装，像是男人呀！”

“那就行了。那是那家伙的另一副面孔。”

“要逮住吗？”

“不，再观察一下吧。别惊动对方，已经等于是囊中之鼠了嘛。”

两人又一言不发了，于是又响起了门的嘎吱声，黑影回来了。

虽说漆黑一团，但对方也应该是习惯这黑暗的。两人屏着气缩在中间房间的角落里，心想可不能叫对方发现了。

黑影悄悄地走进中间房间，好像突然察觉了什么动静似地在那里站住了。像是在透过黑暗凝视着这一边。是闻到了气味还是轻微的呼吸声传到了对方的耳朵里？

黑暗中令人窒息的可怕的对视。刚听得从黑影的口中“啊”地发出微弱的叫声，怪物旋即逃进了套间，发出很响的声音顺楼梯跑上去了。

“被发现了。但不要紧，没有逃路了。好，你来！”

博士说着从手提包里取出两支手电筒，一支交给了林助手，啪地点亮后在前面走了。

爬上楼梯一看，二楼仅有两间房子，而且都空空如也，连家具都没有，所以一眼就能环视四周。

“哎呀，奇怪！不是一个人也没有吗？”

博士照着手电筒的光在两间房子里扫了一圈，可这光里却没有出现任何人的身影。

检查了一下，两侧的木板套窗都关闭着，中间严严实实地插着插销，两个壁橱也打开来看了一下，但里面空无一物。

“此外也没有躲藏的地方了，逃到哪里去了呢？”

林助手诧异似地自言自语道，但说着说着不觉脊梁骨发冷起来，究竟是鬼呢还是那家伙使用了比鬼还可怕的魔术呢？

“嘘，安静！那家伙在听着呢！”

一听博士的私语声，林助手又吓了一跳，仿佛是在告诉他：“你瞧，在那里！”

“躲在什么地方？”

战战兢兢地一问，博士立即用手电筒光指了指顶棚。

“啊？就在这上面？”

林助手轻声反问道。

“是的，不是没有其它地方可逃了吗？”

博士低声说道。他张望了一下一侧的橱子，又用手电筒检查了一下顶棚，随后抓住提心吊胆地走近来的林助手的胳膊，咬着耳朵有点挑逗似地问道：

“是这儿。这顶棚是可以挪动的。你有勇气吗？”

林助手不好意思回答自己没有勇气。对方既不是妖怪又不是鬼魂，是活着的人，而且是孤零零地到处潜逃的家伙，如果害怕他而畏缩不前，那将是侦探助手的耻辱。

“我来爬到这上面去弄个清楚吧，先生待在这儿，如果对方不好对付，我会喊的，到时候再来帮助。”

“那你就上去，不逮住也没有关系，只要弄明白那家伙在不在！其余的事交给警察就行了。”

两人喊喊喳喳地说了一阵以后，林助手脱掉上衣，一面留心着尽量不发出声音，一面爬到壁橱中段，轻轻地把天花板往旁边挪了一下，爬上了满是灰尘的顶棚。

他曾出于猎奇心跟在电工后面上过自己家的顶棚，所以大致知道顶棚是种什么结构，也懂得以顶棚的什么地方为下脚处。

他故意关了手电筒，在蜘蛛网和灰尘中慢慢地向前爬去。

虽然硬着头皮爬上来了，心想不能被博士瞧不起，但一想到自己这样毫无间隔地在一片漆黑之中与不可捉摸的怪物对峙着，就格外可怕了。

顶棚并不大，所以这样胆战心惊地爬着爬着就已经到达中央了。

屏息静听，不知从哪儿“呼呼呼啸”地传来了微微的呼吸声。

“哎呀，要是这样，对方也是害怕了，听那急促的呼吸！”

一察觉这点，林助手突然产生了勇气。

“好，那就干脆用手电筒照一下！”

他突然点亮手电筒，照了一下有动静的地方。

于是，只见那光束中蹲着一个不寻常的人。

立着破旧的黑西服的领子，礼帽的帽檐拉得下下的，那礼帽下一副大眼镜炯炯发光。看上去是个相当瘦小的家伙。看到这样子，林助手更增添了勇气。

由于一下子照到了耀眼的光，那怪物情不自禁地抬头看了一下这边，那是一副像被追到绝境的小兔子一样恐惧不安，一看就觉得可怜的表情。

一张女人一般的温柔的长脸由于恐怖变得苍白而歪扭，眼睛里甚至闪着泪花。一副可怜的样子，都快要作揖央求说：“请放过我，求求您，求求您。”

“怎么，原来是这种弱不禁风的家伙呀！好，那就逮住她立个功吧！”

林助手越来越胆大了，他一声不吭，慢慢地朝那方向爬去。可是，对方好像如同猫前面的老鼠已经无法动弹了，只是仿佛要哭出来似地凝视着这一边。

不一会儿，两人的脸离得只有一尺左右了，几乎听到对方的心跳。尽管如此，对方依然纹丝不动。

林助手不知为什么感到犹豫起来，他可怜起对方来了，心想那憔悴不堪的、苦苦哀求似的神情也许一辈子都忘不了吧。

可是，这不是犹豫的时候！无须可怜逃到顶棚里躲起来的这种家伙！他毅然地伸出胳膊，抓住了对方的手腕。正如他所想象的，那手脖子又细又柔软。

于是对方的眼睛里闪了一下光，似乎在喊：“这样求你还不饶恕我呀！”而且突然改变态度，使劲甩掉了被抓着的手脖子，不知道这么弱不禁风的家伙哪儿来这么一股劲。

转瞬间，对方如同小兔子似的敏捷地跳到那一头的黑暗中去了。

哼，哪能让她逃掉呢！林助手已经来不及打手电筒，他立即朝那方向扑了过去。天

花板像是马上要破裂似地吱嘎吱嘎地响了几下。

可是，不知怎么搞得扑过去的地方却没有对方的身体。他仿佛感到从头顶上的屋顶方向耷拉着两条腿。

虽然他愣了一下，但没有时间去细细考虑了。他没命地抱住了那两条腿一样的东西。

于是他觉得那腿一下子朝屋顶方向缩了进去，但紧接着又以可怕之势猛地伸到了下面。

刹那间天花板吱嘎作响，林助手步地倒在那里。

不知是怎么一回事。虽然手电筒亮着掉在那里，但直接的光线照不到发生这一异常情况的场所，所以看不准是什么地方。

但林助手立即明白了事情经过。在微弱的反射光中看到了顶棚里侧的薄薄的木板。在那木板的一部分上开着一个两尺见方的洞，洞上毫无遮眼的东西，在遥远的那一边星星闪烁着光芒。

啊，真没想到，这种地方竟然准备着通向屋顶的洞口。

传来了吧略吧喀踩瓦的声音。原来是怪物踢倒了林助手后逃到了屋顶上。

怪指纹

“先生，请您绕到外面去！这家伙逃到大屋顶上去了。也许打算顺着屋顶下来。”

林助手的声音从顶棚上的黑暗里传到了等候在壁橱外面的宗像博士的耳朵里。

即便不是这样，博士也由于顶棚上可怕的声音而作好了架势，一听这声音立即跃起身子，如疾风一般走下楼梯，从后门跑到了漆黑的马路上，又绕到空房子前面，从隐蔽处定睛注视着屋顶上。

怪物刚从二楼的大屋顶上顺着雨水管，冒着很大的危险好不容易下到一楼屋顶。远处路灯的微弱光线隐隐约约地照出了像壁虎一样紧贴在二楼木板套窗上身穿黑色西装头戴礼帽的人。

那人身子紧紧贴着木板套窗，伸着脖子望着下面的马路，侧耳静听着周围的声音。

博士更注意地把身子藏在隐蔽处，仅用一只眼睛凝视着屋顶上。

已经将近十一点了，冷冷清清的住宅街上已经完全没有行人了。除了远处奔驰着的电车声以外，听不到任何声音。在这死一般的寂静中，黑妖怪趴在屋顶上慢慢地向房檐

边上探出身子，像是在看无声电影似的。

就在这时，怪物头顶上的大屋顶上响起了瓦片吱嘎吱嘎的声音，出现了人的黑影。原来是林助手从洞口爬了出来，在那附近来回寻找着。

怪物吃惊似地抬头看了看大屋顶，大概从瓦片的声音察觉到了追赶的人就要逼近了吧。好像下了很大的决心，突然探到房檐边上，纵身跃向漆黑的地面。一团又大又黑的东西喷地坠落到博士眼前的马路上，骨碌碌地滚了几下，但立即爬起飞快地跑了起来。

宗像博士当然要追赶了。要想追捕的话是不会速不住的，但不知为什么，博士没有这样做，一直跟在对方后面，像是想弄清逃往哪儿似的一面保持着适当的距离，一面继续顽强地追踪着。

怪物似乎十分熟悉这一带，转过街口直向冷清的方向跑了近千米，就在她好像喘不上气来，速度渐渐减慢时，前方出现了某神社的茂密的树林。这树林中就是逃跑者所要去的地方。

可以勉强辨认：怪物从破树篱间跑进了树林，踩着潮乎乎的落叶走向里面的神殿，躲进了神殿背后的高高的地板下。

博士蹑手蹑脚地走近神殿后面，一查明地板下的黑暗里有人影在蠕动，立即一下子打开了手电筒，照到了对方的脸上。

地板下很高，可以弯着腰走路，怪物就缩在柱子和杜子中间，手电筒的光束里轮廓鲜明地浮现出胸脯以上的半身像。

虽然把黑礼帽戴到了眼眉上，又用大眼镜遮住了脸，但眼镜中一对吓得睁大着的眼睛像是被追得无路可逃的野兽似地凝视着这边，脸色苍白，激动得失去颜色的发白的嘴唇半张着直喘粗气，使人觉着可怕。确实是个女的，而且是个美女。

“哈哈哈哈哈哈，终于被追逼得无路可逃了吧，北园龙子？是吧，你是北园龙子吧！”

博士和颜悦色地说道，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对方的表情。

“谁？你是谁？”

龙子的脸一下子歪扭了，眼看就要哭出来的样子。这个凶恶的杀人狂为什么露着这样一副胆怯的表情呢？要说奇怪倒也奇怪，但不能麻痹大意！女人这种人，更何况成了这样的坏人，没有什么悲痛却掉眼泪，没有什么可怕却做出恐惧的表情，这对她们来说不是易如反掌吗？！

“我吗？我就是为了抓住有三重旋涡指纹的杀人犯而劳苦多日的宗像。当然你应该是熟悉我的，是吧？”

对方没有回答。代替回答的是，她露出更加恐惧的表情，缩起了身子。

“说实在的，我很钦佩你的本领。你有恶魔的智慧。长着这么一副温顺的脸，但实际上是杀人的天才。你把川手二女儿的尸体摆在科学陈列馆的陈列箱里，让大女儿的尸体睡在‘妖魔鬼怪大会’的破蚊帐中，对你的这种本事连我都认输了。虽然我多年来处理了许许多多独具一格的犯罪案件，但以你这样耍魔术的人为对手可还是第一次啊。”

博士一说到这儿，女扮男装的龙子突然伸出双手，做了一个像是想堵住博士嘴巴似的姿势，并发疯似地叫喊道：

“不对，不对，我没有犯过那样可怕的罪！我什么都不知道。川手这位先生和他的两个女儿我连见都没有见过。这一定有什么原因，一定是什么人在实行可怕的计划，企图陷害我。”

“哈哈哈哈哈哈，别演这种无聊的戏了！想用这种手段欺骗我，那未免太简单啦！我什么都知道。如果是无辜的，那你为什么要逃呢？而且不是一般的逃法。什么先搬家，伪装成是空房子，然后又躲在那儿的顶棚里，要不是恶魔，这是考虑不到的呀！就这一件事也可以很好地证明你是那可怕的杀人犯。事实上警察们不都找你找腻了，想不出什么办法来了吗？如果我没有察觉你的奸计，也许你巧妙地欺骗了世人，而且虽然犯了那么大的罪，却永远逃避了法网。你大概不知道我察觉了顶棚上的隐蔽处吧，那可不是瞎撞上的，是从食品店的小伙计那儿打听到的，而且解开了那个奇怪的十听罐头和十斤面包的谜。搬家不需要那种东西。这要么是你在数日之内完全与世间隔绝藏在什么地方，要么像大熊一样躲在远离人烟的山里。不，你是不会干那种傻事的，因为从你过去的做法也可明白，你这个人是个耍戏法的人，常常巧妙地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情来。我设身处地想象了一下你的计划，总觉得你突然搬家本身有点可疑，特别是把那屋子变成空房子这一点总觉得有什么诡计在里面。我在几个小时以前刚注意到这一点，于是我带了助手，来这空房子作了一次探险。我完全猜中了。所以我也得到了信心，觉得自己也有和你差不多的智慧，哈哈哈哈哈哈。”

“不，不对。我伪装搬家、躲进顶棚里这是真的，但这里面有一个可怕的理由。虽说我躲起来，但我绝没有犯罪。我根本没杀过人。”

男装的女人显得很委屈似的，扑簌簌地流着泪央求道。

“哈哈哈哈哈哈，若是这一种不合情理的理由那可不行！哪有没有犯罪而躲起来的！可你说的那可怕的理由究竟是什么事呢？”

博士有点嘲弄似地露着嘲笑问道。

“啊，已经没有用了，我怎么辩解你们都不会信服了。我真倒霉啊！生下来就有那种不祥的手指，这是我的罪孽。”

“哼，真能说会道！你不愧是个名演员啊。这么一说，听起来你虽是有那个三重旋涡指纹的人，但没有犯杀人罪，真正的犯人在另外的地方。”

博士把手电筒的光束照在对方的脸上，仿佛不想看漏任何细微的表情变化似地凝视着她的脸。

光束里的女人露着更悲戚的绝望的表情继续央求道:

“是的，犯人决不是我，可是我完全没有办法解释我无罪。您看，这上面原来有那可怕的指纹的手指。”

她边说边轻轻地朝光束中伸出了左手。因为整个手腕都缠着绷带，所以切开的伤口看不清楚，但应该有食指的地方异样地凹了下去，给人一种掉了牙齿似的感觉。

“有三重涡状指纹的杀人狂的事我听说了，但直到十几天前，我还稀里糊涂地没有察觉我的食指的奇怪指纹和那个可怕的三重涡状指纹完全一样。我偶然间看了登在报纸上的犯人指纹的放大照片，并且吃惊地与自己左手食指比了一下。啊，叫人多么可怕啊2不用说是形状，连纹路数都分毫不差。您想象一下我当时的心情，可谓是突然被推到了地狱底肥，眼前一下子漆黑一团，差一点失去知觉。我这才清楚地知道这个广阔的世界上没有两个指纹是完全相同的。”

听着这絮絮叨叨的话，博士不耐烦似地蹬着步。

“所以你为了逃避嫌疑，下决心切了食指扔到了渭田里，是吧？可是，这不太奇怪了吗？！如果没有干那种事，何必要切弹指头呢？只要申述当时不在现场，说发生凶杀案的那一天自己在什么什么地方就行了嘛！”

～听这话，光束里的女人脸又一下子歪扭了，苍白的脸颊上扑簌簌地流下了眼泪。

“啊！要是能那样，只要能那样的话……我真倒霉！ah－bi这话我在书上读到过，很清楚。我也察觉了这一点，暂且放下了心，而且为郑重起见找来了旧报纸，查了一下几起凶杀案的日期。结果您猜怎么啦，我又大吃一惊，连气都喘不过来了，我明白我完全没有不在现场的证明。那几起凶杀案发生的那一天我都离家外出了，而且不是一两个

小时，而是半天以上！有时甚至一宿不归。多么可怕的命运啊！只是在我外出的那一天，一定发生凶杀案。不，说是外出，但我也并没有走访人家，只是漫无目的地到处走走罢了，例如郊外啦，有时候去镜仓、江岛啦…”

“哈哈哈哈哈哈，越来越前言不搭后语了，没有那么傻的家伙那样长时间一个人到处走的！”

“不，不是一个人，是邀一个朋友。”

“啊？朋友？那么不是能证明不在犯罪现场吗？不是只要请那朋友当证人就行了吗？”

“不过，那，那……那不是一般的朋友。”

“哦，我懂了。你家保姆说了，听说你有男朋友。但也没有那么傻的家伙为这种事害羞，甘愿遭受杀人嫌疑的。不是让那男朋友作证一下就行了吗？厂

“不过…”

龙子好像已经说不出话了，她嘴唇直哆嗒，开始抽抽搭搭地哭起来。想抑制住哭声，但越这样越禁不住呜咽，越泪流不止。如果把这看作是演戏，那实在是惊人的名演员。

连宗像博士也好像怜悯起来，他默默地等候着对方激动的情绪平静下来。过了一会儿，她才停止抽泣，用十分悲伤的声音低声说道：

“我再也见不到那个人了。”

“为什么？”

“我这样说大概您不会相信，那样亲密相处的那个人，我却连他的职业和住所都不知道。名字叫须藤，但就连这名字也不明白是否是真名。那个人说：‘不说出住所和名字，这样梦幻一般地相处不是像童话国里的交往，挺有意思的吗？’三个月前偶尔在火车里碰到了一起，这是我们第一次交往，觉得那个人是一个有相当身份的人，一定有太太和孩子吧。但我不知不觉地被他那不可思议的梦幻一般的话吸引住了，说起来有点不好意思，我像小姑娘似地迷上了他。刚好是四天前，那是切掉这手指的前一天晚上的事。我在与那个人约定的时间来到了这神社的树林里，对，是这里。跟他在外面相会总是在这树林里。我想跟他好好商量一下我最近以来的可怕境遇。可是那天晚上不知是怎么搞的，不见他的身影。就在这儿。我在这神社的地板下等他一直等到天明。您大概会想哪会呢；可我被什么缠住了似的，真的像做梦一样在这里过了一夜。在黎明时，我猛然一看，对，是这根柱子，发觉这根柱子上贴着一张小纸片。您猜那纸片上写着什么？是张

脱离关系的字据。上面写着这样的话：大概再也不会见到你了，我不会忘记那些快乐的梦。”

说完女扮男装的龙子又悲上心头，这回好像顾不得体面似地俯身痛哭起来。

宗像博士目瞪口呆地望着这俯身痛哭的怪指纹，过了一会儿不胜感慨似地频频点头说：

“‘说得好，说得太好了！你不仅是个名演员，而且是个杰出的小说家，竟想到了这一点。完全合乎逻辑了。不过，即使被人说这不过是你凭空捏造的话，你也举不出任何反证。不是吗？你有男朋友这件事，因为也有证人，所以一定是真的，但也可以考虑那不是抛弃你的梦幻般的情人，而是你杀人的帮凶。在这起凶杀案中经常有一个与你一模一样的男装女人露脸，那个女人身边总是有一个左眼戴着眼罩的彪形大汉跟着，与刚才你所说的男朋友不是吻合了吗？喂，怎么样？这样考虑至少要实际一点吧？你刚才的话很是罗曼蒂克，倒是挺有意思的，但决不会有法官相信这种梦幻般的话的！你已经切了手指，把那手指小心谨慎地装在锡匣子里，特意扔到隅田川里，然后伪装成搬了家，躲藏在空房的顶棚上，一知道已经被发现，不知什么时候打通了屋顶，使出了一个女人难以想象的招数逃走了。如果不是犯人，哪能干这种蠢事呢！”

女人没有抬起头，只是哭着绝望地自言自语说：

“啊，完了……我真倒霉……我想您大概一定会这样说的。”

“真可惜，你的戏白演了。那就跟我一起走吧！”

就在宗像博士这样说着，换个手拿手电筒的时候，俯身哭着的女人突然吃惊似地抬起了头。

“哎哟，您是谁？”

博士一听这离奇的话，大概是怀疑对方发疯了什么的，立即表现出吃惊的神情，停止了动弹，语气尖锐地答道：

“说什么呀！我是宗像，是私立侦探宗像。”

“真的吗？不过，总觉得……对不起，请您用这手电筒照一下您的脸好吗？”

也许是真的疯了。男装的女子以一种异常的热心使劲从地板下爬了出来，又开双腿站在博士面前。

“哈哈哈哈哈哈，真是奇怪的要求！好吧，来，好好看看好了，好好记住逮住你的男人长着一副什么样的脸吧！”

博士把手电筒的光束照到自己脸上，爽朗地笑着。

女子从黑暗中死命地凝视着博士，像是盯着猎物的雌豹似的久久地、久久地凝视着名侦探。从黑暗中令人可怖地听到了呼味呼啸的异常急促的呼吸。

两人都一动不动地、久久地站立着。这情景实在奇怪，令人窒息，使人不由地感到两人的身边升起了不可名状的杀气般的东西。

小五郎

就在宗像博士和北园龙子在神社的树林中进行奇怪的问答时，警视厅的中村侦查股长正在访问座落在麻布区龙土街的私立侦探小五郎的事务所。

小五郎虽说很年轻，但作为私立侦探他还是宗像博士的老前辈，因而其本领也超过了博士。事实上正如这故事开头时所说的，川手庄太郎也首先想请小五郎侦探解决这案件，但因为当时小五郎正在旅行，也木知他什么时候回京，所以就挑了那位初露头角的宗像博士。

小五郎在发生三重旋涡指纹案件的前几天接受了政府关于侦查某政治犯的请求，因公前往朝鲜，以汉城为中心，跑遍了半岛的各个地方，并且顺利地达到了目的，今天刚回东京。

中村侦查股长一接到小五郎回京的通知，首先想就这次奇怪的凶杀案听一下他的意见。股长在结识宗像博士之前早就结识了小五郎，两人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事先打来了电话，所以小五郎在事务所的客厅里等候着阔别多日的朋友。

“听说那边的工作干得很顺利呀，祝贺你！”

中村警部一见小五郎立即先道了喜。

“谢谢。直到刚才为止，我被叫去出席了有关方面的晚餐会，受到了隆重的款待，觉得好像成了英雄似的。但干那一类工作必须相当敏捷地东奔西跑，而且充满着冒险的味道。说实在的，对我这种人来说，比如说你现在干的三重旋涡指纹的案件等要更有扭力呀！”

小五郎刚完成一项大工作，心情十分轻松，所以比平素更爱说话。

“你注意那起案件了吗？”

“嗯。虽然在汉城的报纸上的简讯中第一次看到，可我完全被吸引住了。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气味，因为我的鼻子像猎犬一样敏锐嘛！哈哈哈哈哈哈。所以回国途中，我在大坂清人弄齐了从案发第一天起的报纸，在火车里专心地读了一下。”

“哈哈哈哈哈哈，像是你的样子呀！那太好了。其实我今晚这么晚来也是因为想听听你关于这方面的意见呀。我可伤透了脑筋，都不能等到明天了，总觉得碰上了墙壁一样的东西呀。坦白说，我已经束手无策了。报纸那样起哄，世间风言风语的，我是这个案件的负责人，真有点受不了啦！那么，这案件的大体轮廓你都知道了吧？”

“嗯，登在报纸上的我都知道，但我想从你嘴里听到一些具体的。”

“当然会对你说的。倒是这里有更好的东西，是我个人的侦查日记，我把它带来了，想请你读一下。我想比起用嘴说，你读一下这个的话一切都全明白了。”

警部从口袋里掏出大型的笔记本，打开某一页，递给了小五郎。

小五郎一接过来就开始读起来。他紧靠在沙发上，跷着二郎腿，把笔记本放在那大腿上仔细地逐页阅读着。

碰到疑问的地方就停止阅读，讯问警部。警部一一详细回答。这样重复了多次，足足花了三十分钟时间，小五郎好像完全熟悉了案件的经过。

“毫不客气地跟我说说你的感想！我现在在旋涡之中，所以很难冷静地判断。你完全是在白纸上看这案件，是怎么想的呢？”

警部催促道。小五郎靠在沙发上，抱着胳膊安详地闭着眼睛沉默了片刻，过了一会才用镇静的口吻开始说道：

“我与宗像君只见过两三回，对他的才能深表敬意。他是个很厉害的人，但这回的案件好像就连他也伤了不少脑筋啊。总是让犯人抢先，老是陷于被动。被害人都事前知道，可一个都没有能搭救。就宗像君来说，还很少这样成绩不佳呀。你不觉得吗？”

小五郎说到这里中断了话头，目不转睛地望着中村警部的脸，不知为什么，他的嘴唇边微微露着微笑。警部不明白这微笑的意义，他只能认为这是小五郎在为自己对商业上的敌人说了一些近乎责难的话而感到不好意思。

“是起可怕的案件。这犯人好像比那精明强干的宗像博士还要高出一筹哩！报纸大书特书什么犯人是魔术师，但真是个魔术师，而且这犯人又是个裸露狂，比起杀人这件事来，想尽量装点其结果，向世人显示。是一种狂人呀！这家伙虽是狂人，但非常机灵聪明，以至可以随心所欲地愚弄被称为名侦探的宗像君。宗像君也干得非常漂亮，特别是从扔进隅田川小匣子的包装查明了犯人的住所这一点实在出色极了！”

“但这也着手晚了呀。”

警部连珠炮似地说道，随即咬紧了嘴唇。

“这个叫北园龙子的女人的手法也很有意思。搬家的前一天晚上买进了许多罐头和面包这一点实在是趣味津津不绝呀！你的笔记本上那条消息的旁边划着红线，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完全猜测不出，心想大概是犯人准备躲进远离人烟的山里什么的，但总觉得这也不可信。只是我在听到那事实时全身直打寒战，不知是为什么，觉得心间刮过了一阵冷风似的，所以我才划红线的吧。”

“哈哈哈哈哈哈，果然在旋涡中就要变得盲目了。但你的潜在意识显然察觉到了真相。你之所以打寒战，那是因为那不能开口说话的潜在意识发出了紧急信号。哈哈哈哈，犯人的隐蔽处找大致想象到了。”

“啊？隐蔽处？不会是开玩笑吧？那是什、什么地方？”

警部不由得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奇声怪叫起来。

“何必那么着慌呢！你想去的话我可以领你到那地方去。但宗像君这样的人是不会察觉不到那地方的，说不定今晚宗像君单独去那地方逮犯人了。”

“是那么近的地方吗？”

“嗯。叫北园的可是个相当聪明的女人呀，她是想使你们陷入错觉，因为如果搬了家，把房子变成了空房子，那么那幢房子当然就排除在搜查网之外了嘛。从那天起，那地方就变成了最安全的隐蔽处了。”

“啊？！这么说那家伙藏在那空房子里学？”

“如果那女人是我所想象的那种聪明人的话。”

“哦，原来是这样。的确那魔术师像是会想到这件事的。好，不管怎样先得弄弄清楚。我就此告辞了。”

“唉，等等！要是你不介意的话，我可以一起去……啊，电话。等我一下！”

小五郎急忙拿起台式电话的话筒，刚说一两句话就一面把那话筒递给中村警部一面说：

“是你的。侦查科的德永君打来的。好像挺慌张，像有什么重要的事。”

警部立即把话筒贴到耳朵上。

“啊？！宗像博士？发现了？……嗯，是青山的……神社院内吧？……啊，祭殿的地板下？嗯，知道了，知道了。好，我这就去，你们也布置一下，赶到那儿去！”

中村股长激动得满脸通红，咋喳一声一搁下话筒，就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小五郎。

“果然像你推测的，说是那女人躲在空房子的顶棚里。她弄破了屋顶从那儿逃跑了。宗像博士紧追不舍，好像在附近神社的院落里逮住了她。据说博士刚打电话来告诉。我马上出去，你……

“当然陪你一起去晖，想看看北园这个女人的脸，也想会会久别的宗像君嘛。”

小五郎边说边据了一下电铃，喊来了助手小林，让他打电话叫一辆车子，自己很快地作着外出的准备。

戴眼罩的男人

十几分钟以后，两人在那神社的牌坊前下了车，走进了一片漆黑的树林里。

以前方隐隐约约的灯光为目标向祭殿后面走去，只见三个黑乎乎的人影手里都举着手电筒蹲在那里。一个是穿晨礼服的宗像博士，另两个是穿制服的警官。事后打听，原来那是根据博士的通知从附近派出所赶来的警官。

“是宗像君吗？我是中村。我刚好在拜访小五郎，接到了侦查科的电话通知，就跟小五郎一起赶来了。从警视厅那儿过会儿也会来人的。”

中村警部在黑暗中打招呼说。宗像博士一听小五郎也来了，立即上前一步说：

“啊，小五郎君，您回来的消息我从报纸上知道了。在您外出期间，我被迫接受了这个骇人听闻的疑难案件，以为好容易追到了犯人，可您瞧，落得了这副样子。”

博士一面用辩解似的口吻说道，一面将手电筒光移向祭殿的地板下。

“啊！这是…”

中村警部因过于吃惊不由得喊叫起来。

这也奇怪。在祭殿的地板下，清晰地浮现在手电筒光束中的是一具血淋淋的尸体。

黑色西服的胸敞开着，那白色的衬衣染得红红的，血块在手电筒光的照耀下刺目地闪着光。礼帽掉落了下来，长长的黑发乱蓬蓬的，从面如土色的女人嘴唇到下巴流着几条如红毛线一般的血。女人的右手里握着五寸左右的鞘短刀，刀尖上沾满了血浆。

“是自杀呀。可为什么会落得这样……”

宗像博士接过警部的话，过意不去似地解释说：

“是我的疏忽。如果向你报告，请警察搜查那空房子就好了。可我决不是想抢先立功，我没有充分的把握，只是猜想猜想罢了，所以没有想麻烦警察。我想自己先弄清是否猜中了。谁知我完全猜中了，而且跟踪到这儿，轻而易举地逮住了这女人。可是，说

什么也只是我一个人嘛，也不能带着这个女人去找汽车，所以我想还不如打电话告诉你，请你们来这儿的好。于是我把这女人绑在这儿地板下面的柱子上，跑到附近商店打了一个电话，还委托那商店的人请他们也告诉了派出所。离开这儿才五分钟时间，可回来一看，落得了这副样子。不知道是怎么解开的，她解开了绳结，刺中心脏自杀了。我压根儿没有想到她会藏有短刀。”

死人的身上果然缠绕着好几道解开了的细绳，那一头缚在旁边的柱子上。那是宗像博士常不离身的丝线制的结实的细绳。

“怎么能解开这绳子呢？决不会知道绑法吧。”

小五郎蹲在柱子旁边，一面检查那细绳一面半自言自语地说道。

“我也觉得奇怪，法绳的绑法我想我是懂的，可是……”

博士也露着一副不胜诧异的表情。

“宗像君，这女人也许不是自杀的。”

小五郎好像突然察觉到了什么，说出了这奇怪的话。

“啊？！你说不是自杀，那么是……”

宗像博士和中村警部一听这意外的话都不由得俯身看着小五郎的脸，反问道。

“我想可能是他杀，因为也可以想象有人剜了这女人的心脏，随后使死人的手握住这短刀，伪装做自杀，后来又解开了这绳子。”

“可是，是谁又是为了什么干这种事呢？你是说对犯人怀恨的人藏在这树林子里学？”

宗像博士露出一副木能理解的样子，像是责备小五郎的轻率判断似地说道。

“不，未必是怀恨的人。宗像君，我刚才从中村君那儿详细地听到了案件的经过，这案件里除了那个像是男装的女人的小个子犯人以外，不是还有一个一只眼睛上戴着眼罩的大个儿吗？犯罪者为图自身安全而杀死同伙，这不是没有先例。我总觉得那个戴眼罩的大个儿还隐藏在这附近的黑暗里，正在听我们说话。感到那家伙就在我们身边。”

小五郎靠近黑暗中的宗像博士身旁，一面促使他注意似地用手指尖轻轻敲着他那晨礼服的胳膊，一面压低嗓门说道。

“为什么？即使同案犯来了这儿，也何必要杀这女人呢？不是只要解开绳子带走她就行了吗？”

博士一副讥笑他的优秀竞争对手似的口吻。

“可是，也许他有凭我们的常识难以判断的某种深刻的情况呀。宗像君，我冷静地考虑了一下这案件的整个经过，总有这种感觉。为什么带眼罩的男人不救同案犯，而要断送她的命呢？我感到这起案件的可怕的谜或许就在这里。”

“是感觉吗？”

宗像博士用更挖苦的口气问道，但小五郎毫不畏缩：

“是的，我还不能明确说，但这起案件不是从一开始就超越了理论，充满着疯狂和魔术吗？犯人轻而易举地完成了所有不合理和不可能的事。谁能肯定杀死该救的同案犯不是他疯狂和魔术的一个表现呢？！戴眼罩的男人为什么要杀死北园龙子呢？这些谜真有意思啊2只要能解答这一难题，案件的全貌不就自然清楚了吗？”

小五郎像是比他这番话还要洞察案件的奥秘似的慢慢地说道。

“好像您已经认为是同案犯杀了这个女人，但我总不能相信。不过这暂且不管，我当然得逮住戴眼罩的男人。我一开始就参与解决这一案件，从我的责任来说，那家伙我一定要逮给您看。那样的话一切将会清楚吧，魔术师的真面目也将会被揭穿吧。”

博士也许是对小五郎的话感到反感的缘故，用郑重其事的口吻说道。

“噢，您是说想逮住戴眼罩的人？有什么把握吗？”

不知为什么，小五郎用吃惊似的、激烈的口吻反问道。好像不是讽刺，而是真的有点惊奇，那口吻几乎是要说：“那种事是不可能的！”

今晚的小五郎的态度和口吻中总觉得有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地方。倘是平素的小五郎，他是不喜欢干预别人正在办的犯罪案件的。然而，今晚不仅满不在乎地出门来到逮捕犯人的现场，而且露着一副嘲弄同行宗像博士的态度。这种做法不像是小五郎的。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深刻的原因呢？

“您是说我没有把握逮住那男的，是吗？哈哈哈哈哈，那就请您看吧！”

博士朝黑暗中的小五郎的脸瞪了一眼，用挑战般的口吻几乎要说：“什么？！没有礼貌的家伙！”

小五郎没有退缩，他也异常地凝视着博士的脸。奇怪的对视持续了很长时间。中村警部事后形容当时的情景时说：不由得使人怀疑，从两人的眼睛里是不是迸出了银白色的火星。

正在这时，从牌坊前传来了汽车停车的声音，以侦查股长为首的警视厅的人到达现场，并依照顺序熟练地进行了现场勘查。不久检察厅的一行人也赶来了。大致调查了一

遍以后，连领尸人都没有的北园龙子的尸首暂且被运到了警视厅的停尸房。

小五郎没等调查结束就先回家了，临回去时他把中村警部叫到旁人看不到的地方，说了这样的话：

“我完全被这案件吸引住了，我想我自己进行一下调查，以便不妨碍宗像君。”

“你说调查，可主犯已经死了，剩下的只是寻找同案犯戴眼罩的男人，你是有什么线索吗？”

中村警部诧异地反问道。

“不，寻找同案犯的事委托给宗像君就行了，我对宗像君如何逮住那个戴眼罩的男人非常感兴趣。”

小五郎像是有什么用意似地答道。好像在黑暗中独自笑着。

“那么，其余不是没有什么可调查的了吗？犯人完全达到了对川手一家进行报复的目的，所以再也不会发生案件了，犯人北园龙子不管是他杀还是自杀，反正已经死了，剩下的只是一个戴眼罩的男人了。你不去寻找那男人，想调查什么呢？”

“你忘了，虽然川手一家都被杀死了，可是川手庄太郎不是光知道他在山梨县的那幢山中的屋子里失踪，连他的尸体都还没有发现吗？”

“哦，说的可也是。可是，从至今下落不明这点来看，川手也一定被害了。要不犯人是不会切掉那怪指纹的指头的。切掉那指头丢进隅田川里，只能考虑意味着那些家伙的复仇事业完全结束了。不是吗？”

“也能那样考虑，可是，犯人只是对川手没有使用那个出示尸首的手法，这是为什么呢？让应该是怀恨最深的川手那样安眠，这即使从犯罪动机来考虑不也很奇怪吗？只能认为这里面有一种不能陈列尸首的特别情况。我对此抱有一线希望。不管怎样，必须确认一下。我打算明天就去N车站，调查一下那幢独所房子，并且想侦查出川手是怎样死的。但是你不要跟宗像君说，请你也对警视厅的人保密，因为我完全作为暗地里的人满足我自己的好奇心就行了。明白了吗？那么，调查结果我改日向你一个人汇报。”

说罢，小五郎在院落里的黑暗中朝牌坊方向走去。

打那以后平安无事地过去了几天，但刚好在北园龙子死后的第七天傍晚，在日本桥的M大百货商店发生了一起跳楼自杀的事件。

在百货商店即将打烊的时候，在那一侧的马路上行走着的人们看到从空中像炸弹一样落下了一个很大的黄色的东西，随着一声可怕的震地的轰鸣声，重重地摔在眼前的铺

着石子的马路上。

是个跳楼自杀的人。

霎时间惊呆的人们过了一会儿才明白过来，跑上去一看，只见铺着石子的马路上倒着一个身穿上黄色工作服的男人，他浑身是血，像是被压扁了似的断了气。

警察从附近的派出所赶来调查了一下，好像是有精神准备的自杀，从尸首胸前的口袋里发现了遗书。

警察漫不经心地读起了那份遗书，但眼看着脸色变了，因为他知道了这跳楼自杀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杀光川手一家的同案犯，那个戴眼罩的男人。

遗书上用蹩脚的铅笔字密密麻麻地写着如下意思的话：

我达到了花费我毕生精力的复仇目的，于此自尽。这自杀未必是预定的行动，我被私立侦探宗像博士识破了身世，由于他连日来死命追踪，我连逃亡的力气都没有了，所以与其让博士立功，不如下决。心自己了此一命。我为复仇将川手的女儿们示了众，现在这样曝尸于热闹的行人也是为了赎罪。

川手一家是我父母的仇敌。父母是被川手庄太郎的父亲用比我施加给川手一家更惨绝人寰的方法杀害的。我根据父亲临终的遗言，决。心根绝川手的子孙，为这一复仇事业献出了一生。

北园龙子本名叫山本京子，是我的胸妹，她有三重旋涡的异样的指纹，所以我利用它作为威胁川手一家人的手段。这一计划收到了出乎意料的效果，我们甚至被称为三重旋涡的强盗。妹妹京子也被宗像博士逮住，终于自杀了。我对这世界已经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只是想早点去冥府会见可爱的京子，共享完成两人毕生从事的大事业后的欢乐。

遗书的最后署着“山本姑”的名字。这就弄清了小五郎关于龙子他杀的见解完全是误解，连小五郎也像是在这案件中多嘴多舌，反而作了新露头角的宗像博士的陪衬。他推测失误了，而博士的口头约定出色地实现了。戴眼罩的男人山本始自杀身死是件憾事，但从他的遗书来看显然博士的手已经逼到了他的身后。

这样，那般轰动社会的三重旋涡奇怪凶杀案也于此完全宣告结束了。被害者一家都被杀光，加害人双双自杀了。恨的人和被浪的人都已灭绝，所以案件不会再继续下去了。那样的大案件也以山本站的自杀为分界线已经成为过去的话题了。不用说是世人，连警视厅本身也这样考虑。除了头发蓬乱的私立侦探小五郎以外，没有一个人不相信案件已经结束。

活着的川手

杀人狂山本始自杀后没几天的一个夜晚，警视厅的刑警部长采纳了侦查科长和中村股长的建议，举行了一个庆祝这一天犯罪案件了结、慰劳饱尝辛酸的民间侦探宗像博士的小宴。大概是为了使宴会更为热闹吧，并没有立功但却是侦查科科长和中村股长朋友的小五郎也与博士一起接受了邀请，宾主五人在京桥区的F西餐馆特别开设的房间里围着餐桌津津有味地闲聊着。

“宗像君两名助手被夺去了生命，这次竭尽了全力，但多亏了你，出乎意外地很快看到犯人们自杀了，这再好不过了。”

刑警部长像是慰劳宗像博士似的一说，博士立即推了推敲增框儿的眼镜，露着羞愧的神情答道：

“不，这次从一开始就连续失策，实在觉得很抱歉。总是以～步之差被犯人抢先。我的助手姑且不提，我终于没有能搭救特意接受委托的川手家的人，这实在遗憾。作为我来说确实是尽了全力。但这次的家伙正如小五郎说的，总觉得是个有一种背离人性如同疯子一般的智慧的家伙，常采取平常难以想象的手段，所以我吃了很多苦，而且是白吃苦了。”

“小五郎君，听中村君说，您也对这案件非常感兴趣。您有什么感想吗？……听说您的意见是北园龙子不是自杀，是这样吗？”

不知为什么，刑警部长像是触及小五郎的痛处似地说道。于是，小五郎仿佛焦急地等待着这句话似的斩钉截铁地说：

“是这样。我是那样认为的。”

“啊，您现在还认为那是他杀吗？”

侦查股长面露惊色，从旁插嘴道。

“只能认为是他杀。”

小五郎毫不慌张地答道，仿佛那是理所当然的事。

一听这话，宗像博士的眼睛异样地问了一下：博士意识到这是小五郎在向他挑战。再也不能缄默不语了。

“哈哈哈哈哈，小五郎君，不是太没君子的气概了吗？你纵然是个名侦探，有时候也会有失策呀。一旦说出了口就坚持到底，这可是一种无聊的赌气呀。跳楼自杀的山本

始不是龙子的亲哥哥吗？纵然说是为了保护自身，那也不可能去杀自己的亲妹妹呀！事实上山本的遗书里不是清楚地写着妹妹是自杀的吗？……或者你要说你不认为那是遗书。是这样吗？”

博士从一副严然对后辈说话的态度叱训小五郎道。

“是这样。哪有那么凑巧的遗书！那完全是凭空捏造的！”

啊，说什么呀！小五郎不是发疯了吗？甚至不由得使人怀疑：是不是由于他与宗像博士的功劳之争遭到失败，因而变得像不听话的孩子一样气急败坏了呢？

“小五郎君，此话当真？不会是醉了吧？即使是坏人，临终时写下的坦白也决不可能是凭空捏造的。只能认为你在胡说八道。或者你有什么不承认那遗书的明确的理由产’

所有在座的人在这场四角中也不能不袒护宗像博士一方。小五郎今天可有点儿反常，也许正像博士所说的已经醉了。刑警部长和侦查科长只是用充满责难的眼光默默地凝视着小五郎的脸。

可是，回答博士责问的小五郎的话越来越出人意料，几乎是漠视健康人的逻辑。啊，小五郎难道真的发疯了？大家都只是目瞪口呆，一下子说不出话来了。

“我不承认遗书的理由当然是很清楚的，因为我怀疑那个自杀的男人究竟是否是犯人之一。”

宗像博士目瞪口呆，露着一副几乎要笑出来的表情。

“没有一个人看清戴眼罩的男人的脸，只知道他是一个满脸胡子的工人模样的大个儿，怎么能保证他与那个跳楼自杀的男人是同一个人呢？！当然戴眼罩的男人的笔迹也不清楚，所以那种遗书不是谁都能伪造的吗？”

听着小五郎这没完没了的大话，宗像博士气得脸都通红了。

“那你是说那个自杀的男人是冒充的啰？不是犯人的人连遗书都特意准备好了，这不太荒谬了吗？！你到底在考虑什么？如果不是酒后开玩笑，那你不是疯了吗？！”

“哈哈哈哈哈，也许如此吧。对方是疯犯人，所以我也陪着他一起疯了。因为我现在考虑的事情太离奇了，所以连我自己都感到不安，担心自己的头脑是不是真的不正常了。比如说我还考虑这样的事：不仅跳楼自杀的男人不是犯人，而且连那个北园龙子也不清楚她是否是犯人。我需要确凿证据。我为掌握那确凿的证据伤透了脑筋，希望那两人正如你相信的那样是真的犯人，然而遗憾的是，我知道完全没有确凿证据。”

事情到了这一步，在座的人都再也不能默不作声了，因为大家渐渐明白小五郎好像

在作令人吃惊的遐想。他否定戴眼罩的男人，甚至想否定北园龙子。这么说来，这起凶杀案的犯人不就一个人也没有抓住吗？应邀来参加对案件了结略表祝贺的聚会，可他却根本否认案件了结本身。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刑警部长和侦查科长都发出了惊讶的叫喊声，宗像博士本人已经怒不可遏。博士气得那三角胡子直颤抖，他情不自禁地从椅子上站起身来，一面在小五郎面前挥着拳头，一面道：

"小五郎君，你住嘴！你对我怀有什么私仇吗？为什么想破坏我了结的案件呢？可是遗憾的是，你的说辞不是语无伦次，简直像是疯子的一派胡言吗？想用这种荒唐的逻辑挑我工作的毛病，你也太孩子气了！说什么北园龙子不是犯人，究竟从那里得出这种结论的？你忘了三重旋涡指纹了吗？如果木是犯人，她能干出那种故意切断手指躲在顶棚上的荒谬的事来吗？！"

"可是，我认为正因为北园龙子有那奇怪的指纹所以不是真正犯人。喂，宗像君，您懂这意思吗？"

小五郎非常沉着，甚至露着微笑。

"不懂。这种疯子的胡话我一点也不懂。诸位，实在是对不起你们，我可一分钟都不愿意跟这种疯子同坐在一起了，请允许我中途退席。"

宗像博士从椅子上站起身来，作出了马上就要离开餐厅的样子。

"啊，清等等。您是主集，要是您回去了，今晚的聚会就没有意思了。……小五郎君，您今晚好像有点儿不正常啊。我们特意举行了这个慰劳宗像君的晚宴，所以想请您不要在这宴席上进行争论。总而言之对案件的否定您可要慎重呀！"

侦查科长调解似地说道，然后不自然地笑了一下。

"不，大家认为我在胡说八道也难怪，可我的想法决不是没有根据的。这是我的坏毛病，常常不说思路，突然从结论开始，所以不知道我头脑中逻辑的诸位就觉得我的话完全是感情用事的狂言。那我就有系统地说说我为什么把两个犯人说成是冒充者的理由吧！宗像君也不要那样动肝火，先听我说。"

小五郎一面举起双手制止，一面露着不同平常的笑脸劝解大家。

既不是喝醉了酒，又不是头脑不正常。小五郎似乎在组织在座的人所无法想象的奇怪的推理。说不定他否定犯人自杀的论断有深刻的根据。这样一想，大家只得半信半疑地先听听小五郎的说明。宗像博士也勉勉强强地坐了下来。

于是小五郎开始说道：

“我打中村君那儿听到这案件的经过时就注意到这杀人狂的行动中有一个心理矛盾，并且想从这一角度以完全不同干家像君的方法观察一下这个案件。我说的矛盾不是别的，就是犯人为什么没有将J！呼的尸首示众。}！康的两个女儿被用极其残酷的方法，像给人看的玩物一样曝户在众人眼前。甚至使女儿们都这样遭殃的复仇者只是对川手本人没有采取那行动，这里面一定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说不定犯人不能陈列尸首，但用比陈列尸首更残酷的方法杀害了川手。比如说，我想犯人可能想出了一种让他费很长时间逐渐死去的极其残酷的方法。于是我在龙子自杀的第二天到川手失踪的N车站附近山里的独所房子去了一趟。由于某种理由，这件事除了这里在座的中村君以外我谁都没有告诉，我是悄悄地出发的。那幢独所房子现在完全是无人看管的空房子，所以门都打不开，我费尽心血渡过了小河，爬上高窗，悄悄溜进了宅脉内，并且花了整整一天时间把屋内屋外毫无遗漏地搜了一遍。我没有必要在这儿细谈搜索的情况，我马上把结果告诉大家：到头来，我的推测对了，这就是说，我发现了川手庄太郎。”

听到这儿，刑警部长再也无法沉默了：

“是川手的尸首吗？到底藏在什么地方？当时，当地警察进行了搜索，连山都搜了一遍，但未能发现。”

“不，不是尸首，我发现了活着的川手。”

听着小五郎这万分意外的话，大家顿时紧张了起来。

“啊？！活着？是真的吗？就是说，犯人对关键的呼没有报复成暖？”

“不，不是，犯人使用犯罪史上没有先例的极其残酷的方法对川手进行了报复，如果我的发现再晚一天，恐怕他已经不是这世上的人了。”

“到底那是什么方法？”

侦查股长非常兴奋，不由得插嘴说。

“活埋。呼被装在棺材一般的木箱里，埋在那家院子的树林里。”

“那你把他救出来了吗？他究竟怎样活到今天的呢？”

“不是今天。我发现他是距今十天前，刚好是川手失踪后的第五天。他在土里呆了五天。大概是为了更折磨川手吧，那棺材一般的箱子上有些地方开着缝隙，就是说做好了喘气的场所，让他不一下子窒息，让他尽量长时间地在黑暗的地底下痛苦挣扎。而且被埋的位置比较浅，是用土和叶子夹杂在一起的东西覆盖的，所以川手在棺材里也能勉

强维持呼吸。但只是能够呼吸而已，吃的东西当然没有，在被针得严严实实的厚板中几乎不能动弹，由于饥饿和迫近的死的恐惧，可怜的是川手的头发都完全变白了。要说我为什么发现了川手被埋的场所，那是因为我事前想象可能会是那样，所以在院落里的树林子里仔细地转了一下。警察们之所以未能发现他，大概是因为他们压根儿没有想到会被埋在宅评内的地下。于是我救出川手，把他背到了我乘去的汽车上，让他径直住进了甲府市的某医院。几天后，待川手恢复健康后我悄悄地把他带到东京，其实现在隐藏在我的家里。也许会受到你们的责备，说我太随心所欲了，但这里面有迫不得已的原因。在甲府的医院里也故意隐瞒了川手的名字，当然也没有向警察报案。要说为什么，因为我想从川手嘴里探听出藏在这案件背后的所有秘密，为此必须等到等于是濒危病人的他的记忆完全恢复。”

“那么川手完全恢复健康了吗？恢复到原来那样的健康的身体了吗？”

宗像博士这才开口说。不管怎样博士的脸上露出了香案件委托人的平安感到高兴的神色。

“不，不能说健康的身体。”

“是吗？不管怎样这是您的功劳，听了这话我心里轻松多了。”

博士别无二意地赞扬了小五郎的功劳，但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事，说道：

“啊，光顾着说话了，差一点给忘了。诸位，我出去一下，我约好要给一个案件委托人打电话，我马上就回来，小五郎君，请你等一会儿再继续说下去。”

说罢急匆匆地去电话室了。

“小五郎，你这样滥用私立侦探的权力，我们可不好办呀。发现了川手却擅自藏在自己家里，这要是把事情闹大，可要构成某种犯罪的呀！”

刑警部长半开玩笑似地责备了小五郎的随便的举动。

“不，我马上详细地向你们说明情况，决不会受到责备的。犯人是个魔术师一般的可怕的家伙，所以我也必须采取稍不规范的手段。”

小五郎一面辩解一面继续谈着发现川手的情形，过了一会儿，宗像博士也从电话室回到了座席上。

“事情办完了吗？”

小五郎和蔼可亲，笑眯眯地问道。

“办完了，让您久等了。那就请您继续说下去吧。”

博士也用极其恭敬的口吻答道，像是有什么非常高兴的事似的，他一面眯缝着粗框圆形眼镜中的眼睛，把着三角胡子，一面嘿嘿地笑着。

小五郎的推理

博士从电话室回来，一度中断的话题经刑警部长提问又接着说了起来。

“那么，您从川手的嘴里探听出什么了？有没有探听出北园龙子不是真正的犯人这类事？”

“没有。川手并不知道什么，只知道这样一些事：这次的犯人的父母是被川手父亲残暴地杀害的，他们为了报仇而企图杀光川手一家；犯人之一的戴眼罩的男人本名山本始，男装的女人是他的亲妹妹。因为两个都化着装，所以连犯人们的胜他都记不清楚。”

小五郎刚回答完，刑警部长立即连珠炮似地发问了两个问题：

“那不是与跳楼自杀的男人的遗言完全一致吗？您说北国龙子和那个自杀的男人不是真正犯人的论据是……”

“那是逻辑的问题。向中村君打听了一下详细情况，可以说这案件自始至终发生的都是不可能的事，他们被称为魔术师的原因也在这里。我冷静地考虑了一下这些不可能的事，真正不可能的是办不到的。之所以看上去办到了，只能认为其背后隐藏着一种谁都没有察觉的戏法的秘密。只要能揭开这秘密。这案件也许就呈现出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情形了。’”

“那么，你是说揭开这秘密了？”

宗像博士终于忍耐不住似地从旁插嘴道。

“我自认为是揭开了。”

小五郎转过身来朝博士微笑道，博士也讥笑地朝他回笑了一下，但两人都只是眼睛异常地炯炯发光，使人不由得感到那四只眼睛之间互相闪烁着一种激烈的雷电般的光。

“那么，为借鉴起见我想听听你的逻辑。咱们来比一下吧，究竟是打案件一开始就牺牲了两名助手，迄今他经风霜的我的解释正确呢，还是案子几乎结束以后才在纸上谈兵的你的空想正确，哈哈哈哈。”

博士发出毫不客气的笑声，抱着胳膊仰脸靠到椅背上。

“啊，这种感情的问题姑且不说，作为我们来说也得先听一下小五郎君的逻辑，因为如果北园龙子真的不是犯人，这案子就得重新搞起了。”

侦查科长也露着严峻的表情催促小五郎道。

“我把从这案子开始以来凭常识难以判断的奇怪事件全记到这上面了。”小五郎从衣兜里掏出笔记本，一面翻页一面非常沉着地开始说道，“给这案子蒙上最异样的光彩的，不用说是那怪指纹。犯人非常巧妙地使用了那指纹，不知给了川手一家多少恐惧，因为定睛细看那指纹，深深地感到恶魔在诅咒自己似的。可是，那指纹虽然非常奇怪，但并不是办到了不可能的事。如果北园龙子偶然生来就有那种可怕的指纹，那么指纹本身也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只是异常的是那指纹的出现方法。比如说，在川手雪子葬礼的那一天，出席告别仪式的妙子的脸上为什么按上了那指纹？还有在妖魔鬼怪大会中尸骨和偶人的头拿着证明通过的纸片上为什么也沾着那指纹？另外听川手说，在他即将被亲像君领着逃出自己家的时候，甚至在女佣人端来的茶碗盖子上都沾着那指纹，犯人为什么能溜进看守很严的川手家的厨房呢？必须说这些都几乎是不可能的怪事。此外，通告说要杀害川手雪子的信不知是哪儿来的突然奇怪地出现在川手家的客厅里；在雪子葬礼的那一天，川手的礼服口袋里装着复仇者的恐吓信，等等。如果连这种小事情都挑出来的话，就几乎没个完了。我从各种角度观察这些怪事，立了一个使这一切都满足的假设。我在遇到从正面不能解决的非常难破的案子时总是运用这个逻辑学上的方法。如果那假设与案子的所有细节都吻合，丝毫没有牵强的话，那么。那就不再是假设而是事实了。这回的案子正是如此，而且我立的假设满足了所有细节。在这里一一说明我的推理过程我想太繁杂了，所以想从这回案子的形形色色的怪事中拣出最重要最奇异的三件事情，请诸君去想象。第一个例子是：蒙黑面的犯人为什么能从妖魔鬼怪大会的帐篷中逃出去？那帐篷的外面聚集许多观众，在帐篷里警察和举办者方面的人从四面八方包围着犯人。就在这正中的镜子房里，犯人只留下一支手枪不翼而飞了。听说镜子房立即被拆了，而且彻底地检查了一遍，怕地下有暗道什么的，但那种戏法的秘密却什么也没有发现。怎么解释这一带点魔术的怪事才好呢？如果镜子房里没有任何机关，十几名追捕者的眼睛没有看错的话，那么犯人不是绝对无法逃出去的吗？就是说犯人会不会就在那儿呢？我立了一下这种假设：犯人决没有逃跑，一直留在追捕者之中直到最后，而且是通过一种追捕者无论如何都不会考虑那是犯人的手段呆在现场的。”

小五郎说到这儿停了下来，露着神秘的微笑环视了一下在座的人，但谁也不说话，大家陶醉似地默不作声，只是凝视着说话人的脸。

“第二是犯人为什么能那样轻而易举地发现山梨县山中的川手的隐居之处这一点。

据川手说，宗像君为防止犯人盯梢，作了非常惊人的努力。宗像君和川手进行了精心的化装，忽而从大厦后门偷偷溜出，忽而故意乘火车去别的方向，即使到达目的地也不下到站上，而冒着危险从行进中的火车上跳下来，所费的苦心在这里实在是一言难尽啊！可是，如此费心把呼藏起来的场所却立即被犯人发现了。只要犯人不是千里眼的怪物，这不是几乎不可能的吗？这怎么解释呢？根据我的假设，这种场合犯人也在那里，通过一种绝对不会被认出来的奇怪手段始终跟踪着川手……你们懂了吗？”

小五郎又停顿下来环视了一下在座的人，但大家更加沉默不语，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

“第三是北园龙子为什么自杀这一点，若是说她是为摆脱逮捕的耻辱而自杀的，好像还入情入理，但事实上这是极其矛盾的，可是从心理上来说是不可能的。她决不会被捕。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她为了用短剑自杀必须先解开绑在地板下的柱子上的绳子。可是，既然解开了绳子，她就再也没有必要自杀了，趁着黑暗逃走就行了。连躲在顶棚上都企图逃亡的女人解开绳子获得自由后却反倒突然想自杀，这不是完全难以想象的吗？！另一方面也有这样一种意见，认为她不是自杀而是被躲藏在神社树林里的同伙杀害的，但这更不合情理。假定是同伙为图自身安全杀了伙伴，那何必要特意解开绳子呢？利用被绑着的好机会，趁机偷偷地刺死她就行了嘛。若是自杀，能解开绳子就没有必要死；若是他杀，没有必要为杀人而解开绳子，所以剩下的可能的解释只有一个，那就是：什么人杀害了她，随后伪装成是自杀的。这不是同伙所干的。若是同伙，已经犯了杀死了几个人的杀人罪了，所以事到如今丝毫没有必要煞费苦心地让她装成自杀了。说实在的，我突然注意到这回案子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什么不得了的秘密是由于这一事实——解开了绳子却自杀了这一事实。我遇到了一个相当难解的谜。刚才我说的假设当然也适合这一点，前后的情况都指那假设的犯人。但好像有一不足之处，我的推理的环节上留着一处小小的裂缝，呼替我填补了。呼说犯人在活埋他之前坦白说还剩下另一个人必须报复。这川手自己一无所知，听说他什么地方有一个父亲的小老婆生的妹妹，犯人夸口说要把这妾生的孩子也根除掉。诸位，你们知道听到这话我有多吃惊吗？感到黑暗中突然照到了阳光一样。我的推理的环节完全连接上了，一切都真相大白。川手的父亲在狱中病死据说是在川手七岁的时候，所以那个没见过面的妹妹不管怎么年轻也少说要跟川手差七岁。据说川于今年四十七岁，所以他的妹妹年近四十，这不与北园龙子的年龄完全一致吗？！”

宗像博士从刚才起一直烦躁似的不停地动着身子，小五郎的话刚一停顿，他就再也忍耐不住地突然发出不自然的笑声：“哇哈哈哈哈哈，小五郎君，请你别说梦话啦！如果默默地听着你说，不知道你会怎样想入非非呢！可是，无论怎样你决不会说出北国龙子是那个川手的妹妹吧。”

“但我是想那么说的：北园龙子不是犯人而是受害者。”

小五郎的口气渐渐辛辣起来。

“哈哈哈哈哈，这就奇怪了。你是说并非犯人的人却又是化装躲在顶棚里，又是从房顶上跳下来逃跑学？况且最好的证据是北园龙子那指纹。你不是完全忘记那怪指纹了吗？”

“不，决没有忘记。我认为北园龙子正因为有怪指纹所以不是真正的犯人。宗像君，我们不是在议论合乎常识的事情，是在跟一个超越常知的可怕的犯罪者打交道呀！我的想象力跟这回犯人的超人的空想相比就算不了什么啦。啊，多么精彩的戏法啊！我一考虑犯人的这种空想力，精彩得都叫我入了神了。犯人从案子开始到最后不厌其烦地给人看那怪指纹，抓住一切机会宣传：‘犯人有这种特征的指纹！有这指纹的人才是真正的犯人！’而且，这同时也成了最令川手惧怕的手段。犯人狡猾的智慧实在令人惊叹啊！但这当然必须往相反方向去考虑。在犯人宣传的事实里总是有其背面。那怪指纹决不是犯人的，不，岂止如此，那指纹仅仅是在被害者的指头上。诸位，犯人的智慧之可怕从这一件事看不也很清楚了吗？三重旋涡的怪指纹正如那纹路所象征的，的确起了三重作用：第一，通过那妖怪一般的隆线纹路使被害者极度恐惧，使复仇更有效果；第二，给世人一种错觉，以为有这怪指纹的人才是犯人，有助于真正犯人自身的安全；第三，从报复的对象呼的妹妹本人的手指上偷来那怪指纹，就是说，最后企图将杀人罪的嫌疑全都转嫁给被害者本人。犯人偶然发现在仇敌川手的妹妹手指上有那个奇怪的指纹，并由此安排好这一复仇计划的步骤。犯人通过某种手段（这手段是非常有意思的）接近了川手的妹妹，我想大概是这样窃得他妹妹的指纹，根据精巧的照片制版技术制造了怪指纹的胶版，那伪造的指纹就一直暗藏在犯人的口袋里。诸位，那不过是巧妙的制成的胶版而已。那就是魔术师的戏法的底儿。正因为如此，犯人能超越一切不可能，在任何场合，比如说在被害者妙子漂亮的脸蛋上都趁着混乱偷偷地按上了指纹。可是犯人这奇妙的戏法对这指纹的持有者川手的妹妹来说完全是个难以想象的重大打击。她起初也许没有察觉，但在报纸上作为杀人犯的怪指纹登载了放大的照片时，怎么不吃惊地凝视自己的手

指头呢？！啊，想一想当时她多么惊恐，都叫人不寒而栗啊！她一定坚信自己绝对摆脱不了嫌疑了，于是她就切断了可恨的指头扔到了隅田川里，并且伪装搬家躲在顶棚里，企图待搜查工作松一点以后逃到什么地方去。虽然是犯罪者一样的离奇古怪的行动，但作为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的独身女子来说，也难怪她吓得神魂颠倒，想出这样狂妄的主意来。但到头来却陷入了真正犯人的圈套。如此折磨她，仅这一点犯人的目的也达到了一半，但他进一步追逼这个可怜的女人，残暴地刺死了她，并伪装成是自杀的样子，自己装作没那一回儿事似的。不，不仅如此，犯人的阴谋诡计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大家根据北园龙子的女佣的证词，都知道龙子一直在偷偷地跟着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幽会吧，我的假设告诉我：那个男的不是别人正是真犯人自己。他就这样玩弄仇敌的女儿，窃得了作为复仇材料的指纹，并且成功地全部抹掉了龙子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这就是说，’有这样的事实：在这回的案件中几次发生凶杀案的当天，龙子总是被这个男人叫出去，不在家里。只要不在现场的证明成立，懦弱的龙子也决不会干出剁掉手指头这等事来吧？但大概她知道那是根本没有希望的，所以采取了那种狂妄的行动。真犯人在所有方面都丝毫没有疏漏。”

　　大家现在橡木头一样一动也不动地坐在那里，紧握着汗津津的手，倾听着分析得细致入微的名侦探的推理，但唯独宗像博士一人看到他自己树立的推理眼看着一个接一个地崩溃，无法掩饰焦躁的神色，连脸色都苍白了。他像一头被追逼得走投无路的野兽似地瞪着布满血丝的眼睛，想一有机会就进行反击。

　　“根据中村君调查的户口本，龙子是个叫北园弓子的人的私生子，这么说来，是川手父亲小老婆的这个女人应该就是这个弓子。我问了一下川手还记得不记得北园弓子这名字，谁知川手清楚地记着这名字，他回答我说：小时候来过两三回的那个漂亮女人确实叫那个名字。已经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龙子就是川手父亲的小老婆生的孩子。她不是犯人，而是被害者之一。”

　　这时在餐桌的一方发出了咯啦咯啦的声音，大家朝那边一看，只见脸色铁青的宗像博士露着像是要决斗似的神色叉腿站在那里。站起来时由于过分兴奋不知不觉地把椅子都弄倒了。

　　“小五郎君，真是高论呀！但这到底只是高论，不是事实。除了逻辑和空想以外，不是丝毫没有现实的证据吗？！遗憾的是龙子死了。事到如今你想得到证据也无可奈何了。所以你那龙子不是犯人这一空想我是理解的，那么另一个犯人、那个戴眼罩的男人

究竟是谁呢？难道说他也不是犯人而是被害者吗？”

小五郎不慌不忙，笑容满面地答道：

“是一种被害者，但不是说他与川手是同宗的人。他与这案子毫无关系，恐怕是一个流浪者吧。犯人找来了一个与戴眼罩的男子很像的大个子，用花言巧语让他穿上戴眼罩的人的衣服，大概也请他美餐了一顿吧，或者是给了他金钱吧，然后把他引诱到快打烊的百货商店那没有人影的屋顶上，把那假遗书塞进他的口袋，看准机会把他推到了地上。这是我的想象，我想大概不会错。”

小五郎用强烈的口吻说道。他目不转睛地看了一下博士的眼睛，博士有点品服似地避开他的视线，仿佛硬挤出来似地发出了迷倡的笑声。

“哈哈哈哈哈，又是想象呀！我不是在问你的空想，我想听有确凿证据的事实。”

“这回答很简单呀，因为我清楚地知道戴眼罩的真正的犯人还活得挺健壮的哩！”

“怎么，还活着？那么你知道那犯人在什么地方牌？”

“当然知道。”

“那为什么不逮住他？何必知道犯人的下落还这样闲扯呢！”

“你是说为什么不逮住他，是吗？”

“是的。”

“那是因为已经逮住了。”

恶魔的末日

听着小五郎这意外的话，在座的人都立即紧张起来，刑警部长、侦查股长和中村警部都不由得从椅子上抬起身子，露着一副逼问小五郎的神色喊喊喳喳地说着什么。

宗像博士那充血的双眼开始异常地炯炯发光。

“逮住犯人了？喂喂，别开玩笑了！究竟是何时何地逮住的？”

“犯人总是在那里。”小五郎泰然自若地回答说，“跟妖魔鬼怪大会中、川手藏身到山梨县山里的途中和北园龙子一命呜呼的一刹那犯人都经常在那里一样，现在犯人也在这里。犯人被包裹在一层完全不被察觉的保护色中隐藏在我们眼前。”

一听这话，刑警部长立即露着一副再也不能置之不理的表情，尖锐地质问说：

“小五郎君，你在说什么！这里除了我们五个人以外不是再也没有人了吗？！难道犯人就在我们中间不成？”

“是的，犯人就在我们中间。”

“啊？！那到底是谁？”

“是在这案子中发生各种不可能的事的时候总是在现场的人物。除了被害者川手以外，符合这种条件的人物只有一人……他就是宗像隆一郎。”

小五郎并没有加强语气，他一面慢吞吞地笑着，一面镇静地指着宗像博士的脸。

“哇哈哈哈哈哈，这太可笑了！这家伙真是一篇杰作啊！小五郎君，你侦探小说读得太多啦，太习惯于小说家的幻想了！这结论好像是侦探小说中常有的呀。哇哈哈哈哈，真是篇杰作，这家伙叫人太愉快了。哇哈哈哈哈哈。”

宗像博士几乎要捧腹似地笑着，但大概太悲伤了吧，这笑声的最后逐渐变成了微弱的音调，以至使人怀疑：莫非是在哭泣？

“宗像君，小五郎君好像不是在开玩笑，听着小五郎君刚才的推理，我们也不由得考虑：你可能就是那个魔术师本人，在这情况下，您有必要作一番辩解。”

刑警部长凝视着宗像博士，以严肃的警官口吻对他说道。

“是要我辩解吗？哈哈哈哈哈，是要我认真反驳这梦话吗？我可不擅长于这种孩子气的事儿，但要是硬要我说的话，那我就说吧…我要确凿证据。小五郎君，请给我看确凿证据。你既然这样侮辱我，那决不会没有证据吧。给我看证据！快给我看！”

“是证据吗？行，现在就给你看吧。”小五郎从西装背心口袋里掏出怀表，一面看着一面说道，“只顾着说话，已经过去一个半小时了。宗像君，你离开这屋子去打电话以来，已经一个半小时过去了。哈哈哈哈哈，在这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也许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啊，男服务员来了，手里拿着纸片。大概是来我这儿的吧，也许证据乘车赶来暖！”

小五郎一面开玩笑似地说着一面从那身穿白衣服的男服务员手中接过小纸片，读起了写在上面的铅笔字。

“既然如此。证据来得正是时候。那就马上给我领到这儿来！”

男服务员离去不一会儿，在难以理解小五郎说的意思，诧异地凝视着门口的人们的视线中，首先出现的是小五郎的助手小林。身穿立领铜扣子衣服，像苹果一样可爱的脸蛋上忽闪一对伶俐的眼睛，在向人们行了一礼以后便走近小五郎身旁嘟咕了两三句，一见小五郎点头，立即朝门口喊了一声：“进来！”

于是响起了一阵乱哄哄的脚步声，一个被反绑着手的身材矮小的黝黑的人被两名身

强力壮的青年从两面架着踉踉跄跄走进了屋里。

一看这情景，宗像博士立即大吃一惊似地站起身来，瞪着眼睛朝四下张望着，不知道想到了什么，他突然朝面向前面马路的窗户方向跑了过去。

“宗像君，你打开那窗户瞧瞧下面！中村君部下的十几名便衣刑警怕你现在从这里跳下去，正严阵以待呢。”

侦查科长和刑警部长都不知道，原来中村警部受小五郎委托，事前让部下的人埋伏在这西餐馆的周围。

博士一听这话立即迅速地朝窗下看了一眼，弄清了小五郎的话不是假话，然后尴尬似地，但仍装腔作势、若无其事地回到了原来的席位上。

“诸位，我向大家介绍一下，这黑蒙面人名义上是宗像君的夫人，但实际上是宗像君的亲妹妹。宗像君的本名我想大家已经想象到了吧，叫山本始，这妹妹叫山本京子。冒充的山本始和山本京子已经被杀害了，真的还是这样健在。我立了刚才所说的假设以后，为弄清情况我搜查了一下宗像君的家，并且知道宗像君的夫人非常不爱见人，一次也没有在事务所的助手们面前露过面，我就更加得到了把握，相信我的假设没有错。从那以后一直派人看守着这位夫人。宗像君在我刚才说了我藏着呼这话以后，立即去电话室给什么地方打了电话，那是叫出这个妹妹京子，吩咐她越没有干扰尽快地完成搞失败了的复仇计划，就是说命令她，在我不在家期间立即溜进我家里杀死川手。宗像君，我的推理错了吗？哈哈哈哈哈，连你的内心深处我可都看透了！但是，我一直等候着这女人溜进我家里，为此我故意泄漏说呼躺在我家里。当宗像看听了这话脸色苍白地去电话室时，说实在的，我心里都暗暗叫好呢！那就给你们看一看山本京子的真面目吧！”

小五郎边说边帼帼地走到穿黑衣服的人面前，猛地撕下了蒙面的黑布。于是从那下面露出了一张吊眼相的四十岁女人的瘦脸，由于极度的冲动，脸色如纸一般苍白。

“那么小林君，你可以给大家汇报一下这女人在我家想干什么。”

经小五郎这么一说，小林便向前走了一步，以清晰的口吻极其简略地讲了一下事情的经过：

“按先生的命令，我们三人埋伏在川手手住宿的寝室里。天花板的电灯关着，只留着一盏台灯。在这光线里}！！手一无所知地睡着觉，我们完全躲在隐蔽处，一动不动地等候着。于是，就在三十分钟以前，面向院子的玻璃窗户（那是故意摘下了窗钩）悄然无声地打开了，从那里溜进了这个黑蒙面人。屏息观察，只见这人像是确认什么似地

凝视了一会儿躺在床上的川手的脸，随后不知从什么地方取出西洋短剑握在右手，瞄准他的胸，作好了架势准备猛刺过去。我们三个看到这情景立即从隐蔽处像子弹一样跑了出去，并且从三面扑向这个人，不费吹灰之力把她按住了。川手被声音惊醒了，但一点儿也没有受伤。”

等小林结束汇报，小五郎点明要害似地补充道：

“宗像君，这下你也总该明白我的证据是个什么东西了吧。我完全猜对了，你的这个妹妹幸好逮住了，但我掌握的证据，还不只是这一个，也许你没有察觉，被北园龙子雇佣的叫阿里的老太还清楚地记着化装成龙子的情人的你那张脸呢！小林君，那老太也带来了吧？”

“是的，让她在走廊上等着呢。”

“那就叫到这儿来！”

不一会儿，阿里婆在小林带领下提心吊胆地走了进来。

“阿里婆，你见过这人吗？”

老太婆凝视着小五郎指的宗像博士的脸，但好像丝毫没有记忆，她摇了摇头恭恭敬敬地说道：

“不，我一点也不知道……”

“啊，对了，你知道的不是这张脸。宗像君，为了这老太，麻烦你把那假胡子和眼镜摘下来一下。不，装糊涂也没有用，我什么都知道。据说你跟川手一起去山梨县山中的路上，为了化装摘下那三角胡子给川手看过，不是吗？大概你心想反正是要杀的川手，所以不由得麻痹大意了吧。但这川手活了过来，从这点来看那可是你的失策呀，因为除了川手以外没有一个人知道你这精巧的假胡子的秘密了嘛。哈哈哈哈哈，宗像君，事到如今再迟疑不决，这可是一种怯懦牌！要不要我来替你揭下那假胡子呢？”

小五郎边说边迅速走到宗像博士面前，冷不防伸出胳膊打掉了眼镜，揪掉了嘴唇上面的胡子和下巴上的胡须，于是从那下面露出了一副与过去道貌浑然的博士毫无相象之处的扁平的凶相。

“噢，这一位我知道，是常到已经去世的夫人那儿来的先生。名字我不知道，但他经常同夫人两个人去什么地方。”

阿里婆起劲地说道。

“就是说，你上次说的北园龙子的情夫就是这个男人ｆｆｐ？”

中村警部从旁一间，老太立即一面把手贴在嘴上作着掩饰羞笑似的动作，一面答道：

“是的，我猜想就是那种关系。”

“宗像君，你还有勇气辩解吗？如果这两名证人还不够的话，我另有证人呢。比如说看守山梨县那幢独所房子的老夫妇。我们也知道那老太婆是你们兄妹过去的奶妈。那老夫妇我的部下正在侦查，弄清下落把他们交给法院的日子也不会太远了。另外还有你在地下室给川手看戏时的那帮演员，我们也在侦查这些人。你好像很是放心，以为没有一个证人了，但川手活过来了，所以这种证人就有的是了。宗像君，即使魔术师你也无路可逃了，别做丢脸的事！作为犯罪者的才能和狡猾的智慧真叫我惊叹，在我过去处理的犯罪者中可以说从未有过像你这样的天才。为了复仇事业，先乔装成民间侦探在种种案件中立功给人看的远大计划也好，巧妙地利用怪指纹，把被害者反当作是犯人的主意也好，不，不仅如此，你把犯人的恐吓信放进垃圾箱里或被害者本人的口袋里，自己却露出惊异的神色；将怪指纹的胶版按在各种器物甚至是人的脸上，明明是自己按的指纹却装出一副觉得奇怪的样子，即使被识破真相，你却狗急跳墙，亲身杀死了两名助手，企图转嫁嫌疑，对你这种机敏和胆大包天的行动连我都不得不惊叹啊！你杀死的五个人中，手段最为复杂的要数妙子。读那记录的时候，你那惊人的虚荣心令我目瞪口呆。只因为想实现事先预告的杀人计划，你想出了非常麻烦的诡计。明明可以不必那样费心，只要出其不意地袭击的话就能轻而易举地达到目的，可你偏偏故意避开这个简便的方法，挑选了近乎不可能的困难的方法。你为此煞费苦心地将一张弹簧垫下有空洞的待别的床事先抬进了妙子的卧室。但那是瞒人眼目的戏法而已，犯人和被害者都绝没有躲在那空洞里。当晚在走廊上担任看守的你利用侦探这一保护色不被任何人怀疑地溜进了妙子的卧室，绑住了在那里的川手，又杀死了妙子，然后将尸首立即抬到院子里，藏在垃圾箱底上。天亮后，宅即内的大搜查开始以后你就装做是在参加搜查，但实际上你却偷偷地溜出了公馆，改装成戴眼罩的男人，与京子一起拉来了垃圾车，演出了一幕运出尸首的大戏。特意定做的有机关的那张床只是配搭儿的戏法，完全没有被使用来犯罪，这一点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这种超人的主意，要不是疯子是绝对考虑不出来的，只有向别人显示杀人的这种‘杀人艺人’才常常这样做。在妖魔鬼怪大会中，你事先将黑衣裳和黑蒙面藏在什么地方，一人扮演了侦探和犯人两个角色。你的聪明的助手不知道犯人是宗像博士，通过巧妙的手段出色地逮住了穿黑衣的怪物，但只因为看到了一下你的真面貌就被当场拧死了。在镜子房里，你从门缝里露出手抢枪口，在人们迟疑不决期间，你迅速

脱掉穿在西服外面的黑衣；变成原来的宗像博士出现在追捕者的面前、就是说；你总是在人家的眼前。但谁能想象名侦探本人是个当代罕有的杀人犯呢！你蒙在非常惊人的保护色里，轻易地瞒过了世人的眼睛。因为你把这种坏主意都用到了侦查犯罪上，所以你怪不得被人称为名侦探，不是犯罪者是不知道犯罪者心理的嘛。盗贼出身的件多克成为当代罕有的名侦探也可以说与你情况完全相同。”

小五郎情不自禁地露出了像是赞美犯人的口气，但说到这里大概是察觉到了什么，他突然停顿卜来狠狠地瞪了宗像博士一眼。

没有了眼镜和胡子的宗像博士露着一副疯狂的野兽般的相貌。他此刻才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兄妹的运数快尽了，任何魔术师都完全无法逃出这重围，只有尝试被追逼得走投无路的野兽的最后一战了。

他叉腿站在屋子角落里，从腰间口袋里掏出一支手枪，首先瞄准了仇敌小五郎的胸膛。

“小五郎君，无须多言了！我输了，我的犯罪能力比不上你的侦探能力，但我怎能就这样乖乖地就擒呢？！我要带着你一同去，想向揭露我的罪行的你献上这颗铅弹。你等着好了！”

宗像博士即山本始将手指扣到手枪扳机上，一动不动地走好了目标。他那疯狂的眼睛刚眯缝起来，力气一下子使到了那手指上。

人们倒抽了一口冷气。山本始开了枪，而且枪口一直线地指着小五郎的心脏部位。这么近的距离子弹是不会偏离的。那么小五郎会被一下子击倒了吗？

可是，不可思议的是，小五郎没有任何异常，他叉腿站在原来的地方微笑着。

“哈哈哈哈哈，从这手枪里好像是飞不出子弹吧。是怎么搞的？快，再干一次！”

山本始一听这话急忙又定了目标，扣了一下扳机，但这回子弹也没有飞出去。

“哈哈哈哈哈，别干了！怎么打也只是发出扳机的声音。你今晚太兴奋了，所以没有察觉我的神速妙技。那手枪子弹我刚才全部卸下来了。你看，是这个。”

小五郎说着在手掌上骨碌碌地滚着从口袋里掏出来的几颗手枪子弹。这是他逮捕凶恶的犯人时常用的惯用手段。

“哥哥，就要完了，快把那个、把那个……”

突如其来响起撕裂布匹般的尖叫声后，就见穿黑衣服的京子甩开两个青年的手，依然被反绑着双手，披头散发地跑到哥哥身边。

哥哥紧紧搂住他那身体娇嫩的妹妹，说道：

“好！那咱们现在就到爸爸妈妈的身旁去，向他们汇报我们为复仇花费了多少心血吧！来，京子，咱们这就了却一生吧！”

这话音刚落，从妹妹那失去血色的嘴唇里发出一声微弱的但却很尖锐的呻吟声，她软绵绵地倒在了地板上。

哥哥却没有发出呻吟声，只是那苍白的脸上眼见着冒出豆大的汗珠，像是在忍受痛苦的样子，但抑或终于连这力气都用尽了，他那魁梧的身体像是保护他妹妹似地叠着倒在了她的身体上面，兄妹俩就那样再也不动了。

人们摸不着头脑，只是目瞪口呆凝视着这副情景。

不久，小五郎也许觉察到了什么，他在两人的尸首旁边弯下身子，掰开他们的嘴唇检查着口腔，过了一会儿，他一个劲地点着头站了起来，随即低声说道：

“啊，这恶魔多么小心谨慎呀！两人都镶着金牙，那假牙里面是空的，大概装着毒药吧。在紧急的时候即使被绑着手脚只要咬破那假牙吞下里面的毒药就行了。诸位，恶魔的狡猾智慧把能考虑到的所有情况都计算在内了。现在是遭遇到他们最坏的情况。话虽如此，他们也太执拗啦！这兄妹的心理凭常识是完全无法判断的，恐怕是小时候那没有先例的印象附在两人的灵魂上，是在残酷的杀人现场来回爬在父母亲流的血海中的记忆把他们变成恶魔的。为杀绝仇敌的子孙而献出一生的这种心理毋宁是属于精神病理学的范畴，我们完全难以理解。这两人是疯子，但为了完成复仇这一固定观念，他们是一对天才一般聪明的疯子。”

平素总是笑吟吟的神探的脸上完全消失了微笑的影子，他那苍白的额头上刻着过去谁都没有看到过的悲痛的皱纹。

黑手帮

———

作者：江户川乱步

再讲一个明智小五郎破案立功的故事。

这个案件是我认识明智一年左右的时候发生的。它不仅充满着戏剧性的情节，引人入胜；还因为当事者是我的一个亲戚，更使我难以忘怀。

通过这个案件，我发现明智具有猜解密码的非凡才能。为了引起读者的兴趣，让我将他解破的密码内容，先写在前面。

“早就想看望您，但始终没有机会，延至今日，非常抱歉。连日来，天气转暖，最近一定前去拜访。，前赠小物，不成敬意，蒙你礼赞，深感不安。手提包是我闲来无聊，为了解闷才拙手绣成的。甚至担心会受到你的批评呢。时令不正，请多多保重身体。再见”。

这是一张明信片的内容，一字未动地抄下来了。从文字的涂抹到各行文字的排列，一切都保留了原文的样子。

那么，让我来讲这个故事。当时我为了防寒避冬，同时也带了一点工作，正住在热海温泉的一家旅馆里。每天除了洗洗温泉外，就是外出散步或静卧休息。同时也利用空闲时间写点什么，过着极其悠闲舒适的日子。当我洗完温泉出来，心情愉快地、暖洋洋地坐在向阳走廊的藤椅上，漫不经心地浏览着当天报纸的时候，突然看到一条重要消息。

当时在东京有自称“黑手帮”的一伙强盗，为非作歹，肆无忌惮，虽然警方多方侦察，但始没有破案。昨天刚抢劫了某某富翁，今天又袭击了某某贵族，而且传说又愈来愈离奇，弄得首都人心惶惶。报纸的社会版上也每天不断地大登特登这方面的消息。今天继续用特别引人注目的《神出鬼没的怪贼》这样的三栏大标题加以喧染。由于我看惯了这一类的消息，因而它并没有引起我的兴趣。但是在那条消息的下边，在有关黑手帮的被害者的各条消息中，使我非常吃惊地看到了“xxxx氏遭到袭击”的小标题下登出的十二三行消息。我所以感到吃惊，是因为消息中提到的xxxx氏是我的伯父。消息写的很简单，只说是xxxx氏女儿富美子被怪贼拐骗，赎金1万元也被骗去。

我出生在一个极其贫困的家庭。在来温泉休养之前，一直靠卖文为生。但不知为什么伯父却是一人很富有的

财主，担任两三家大公司的董事。这样；他就有足够的条件成为黑手帮的目标。伯父过去事事都非常照顾我，所以不管怎样我也必须赶回去看一看。真怪我粗心大意，伯父家的这场意外灾祸，甚至赎金都被骗走这样的事，当时我竟全然不知道。我想伯父一定往我们住处挂过电话，由于这次旅行我没有告诉任何人，他们没有办法和我取得联系。因此我只是在报纸上发表了这条消息之后才知道的。

我匆忙地整好行装赶回东京，立即跑到伯父家。到那里一看，伯父夫妻二人正在佛像前笃诚恭敬地敲着太平鼓和木梆子，反复念诵“南无妙法莲华经”七个字。我知道他们一家都是日莲宗信徒，对佛祖非常虔诚。在念经时间如果不是事先约好就是最熟悉的人也是不准出入的。我觉得有些奇怪，因为当时并不是念经的时间。上前一问，原来事件还没有解决，尽管赎金已经按照强盗的要求交出，但是那个宝贝姑娘还没有给放回来。在精神万分痛苦又无能为力的时候，只有反复念诵《南无妙法莲华经》，以求佛祖保佑，搭救他们的女儿。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黑手帮。那是几年前的事，有的读者还可能记得当时的情景。他们总是先把被害人的子女拐骗走，作为人质，然后要求巨款赎金。他们在恐吓信上详细地指定某月某日某时，携带现款若干元到某地。黑手带的头目准时地等在那里。就是说赎金要由被害人直接交给强盗。这是多么放肆和大胆；不过他们在行动上却十分谨慎，不论拐骗也好，恐吓也好，接受赎金也好，干的干净利落，不留一丝痕迹。如果被害人事先到警察署报告，交赎金的地方埋伏有便衣警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得到了消息，决不到那个地方去。而且那个被害人的人质随后就要遭到残酷的迫害。看来黑手帮案件不像是社会上犯罪青年那样轻举妄动，肯定是一些有头脑而且极为大胆的家伙们。

且说被强盗光顾的伯父一家，从伯父伯母开始，个个吓得张皇失措，面无人色。一万元的赎金交出去了，可是女儿并没有回来。这使得在实业界被称为“计谋多端的老狐狸”我的伯父，也束手无策了。这就是他一反常态，肯于向我这样一个小毛孩子商量求助的原因。我的堂妹富美子当时十九岁，长得又很漂亮。所以，当交了赎金之后还没有放回人来，自然使人担心她会不会遭到强盗门的毒手。否则，便是强盗们看到伯父容易被敲诈，一次不满足，就两次、三次地威胁，继续要赎金。不论怎样，对伯父来说，没有比这件事更令人担心发愁的了。

伯父除富美子外还有一个儿子。可是他刚念中学，做不了什么事。这样，我便充当了伯父的参谋，同他一起商量对策。经过仔细地打听之后，我发觉强盗的作法不像传说那样的简单，而是非常巧妙，甚至有些像妖魔鬼怪一类怕人。我对犯罪、侦察这类事情具有异乎寻常的兴趣，在大家所熟知的《D坡杀人案》中，有时我甚至想去冒充业余侦探。如果可能的话，甚至还想和那些专职侦探较量一下。当时尽管我动了不少脑筋，可是最后并没有成功，因为根本没有发现任何线索。这次，虽然伯父也到警察署报了案，但靠警察能解决问题吗？至少从到今天为止的侦察情况看，是没有把握的。

这样，我很自然地想到了我的朋友明智小五郎。如果委托他办这个案件，肯定会弄出个眉目来的。我便把这

个想法说给伯父。伯父这时的心情是能请来商量的人愈多愈好。再加上平素我已多次讲过明智的侦察本领，因此，尽管伯父还不十分相信他的才能，但还是让我请他来。

我乘车到那家熟悉的纸烟铺去，在二楼那间装满各类图书的因铺席半的房间里见到了明智。碰巧的是他从几天前已经着手搜集黑手带的材料，正在对材料进行他拿手的推理。从他的口气听来好像已经理出了一些头绪。我把伯父的意思一说，正是他求之不得的实际案例，于是他很爽快地应诺下来。我立即带他一起到伯父家去了。

不一会儿，明智和我便同伯父面对面地坐在伯父家那间修建得非常考究、摆设又十分风雅的客厅里了。伯母和寄居在伯父家的学仆牧田也出来参加谈话。牧田作为伯父的保镖在面交赎金那天曾一同去过现场。他是为了补充情况被伯父叫来的。

忙乱中送上来红茶、点心等。明智只拿了一支待客用的进口高级香烟，彬彬有礼地吸着。伯父身材高大，又兼营养过多和很少运动，所以非常肥胖。他不愧是实业界的老手，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没有减少他平素的威严。. 伯父的两旁坐着伯母和牧田。由于两个人都长得很瘦，尤其是牧田，异乎寻常地矮小，这就愈发衬托出伯父的魁梧。双方见面略事寒暄后，尽管事前我已经简要地介绍了情况，但明智仍提出希望再详细地讲一讲事件的经过，于是伯父便开始介绍起来。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6天前，也就是13日那天中午，我的女儿富美子说到朋友家去玩，便换了衣服出去了。一直到晚上也没有回来。这时由于我们已经听到黑手带的可怕传说，我的妻子首先担心，就往女儿的那个朋友家打电话询问，回答是今天根本没有去过，我们这才慌了神。接着尽我们所知，给她所有的朋友家都挂了电话，回答都是她没有去。后来又把学仆和经常来往的车夫都召集起来，四面八方到处寻找，整个夜晚眼也没合的过去了。”

“对不起，我打断了您的话。请问，当时有人确实看到小姐外出了吗？”

明智这样问后，伯母你替伯父回答说：

“啊？据说女佣和学仆他们确实都看见了。特别是一个叫阿梅的女佣说，她记得亲眼看到了小姐出门后的背影，可是……” “以后的一切便不清楚了，住在附近的人或来往走路的人，也没有人看见您家小姐吧？”

“是的，”伯父回答说。“女儿没有坐车，是走着去的，因此，如果遇到熟人是会被看到的。正如您所见到的，这条街是个僻静的住宅区，虽说是住得很近的邻居，也很少有人出来走动。我也尽可能地到处打听，却没有一个人看见过我的女儿。因此，我正在犹豫：是不是要到警察署去报案。就在第二天中午刚过，收到了大家都担心的黑手带来的恐吓信。果然不出所料！当时确实是惊恐万分。我的妻子他们竟哭个没完没了。恐吓信也顾不得送警察署了。信的内容是携赎金1万元，于15日午夜0时，到T草原的一棵松树下。送款人只限一人。如果报告警察署，则杀死人质，作为报复……收到赎金后第二天，将送还你家小姐。写的大概就是这些。”

“这封恐吓信，经警察调查结果，发现了什么线索吗？”

“啊，据说没发现任何线索。用的是到处都出售的一般信纸和茶色单层的、很便宜的信封，也没盖邮戳。刑事警察说笔迹也没有什么特征。”

“警察署对检查这类东西有很完整的设备，大概不会错的。不过邮戳是哪个局呢？”

“不，没有邮戳。因为它不是邮来的，是谁投进门口的信箱里的。”

“又是谁把它从信箱里拿出来的呢？”

“是我。”学仆牧田突然用异乎寻常的声调回答说。“信件都是由我归拢一起交给太太的。那封恐吓信就夹在13日午后第一次送来的信件里。”

“究竟是谁把它投进信箱里的，这个问题……”伯父补充说：“我问过了附近的交通警察。虽然经过种种调查，情况却一点儿也不清楚。”

明智这时陷入沉思之中，他好像要从这些没有什么意义的简单的问答中努力发现什么似的。

“那么，以后又怎样了呢？”不一会儿，明智抬起头来接着问下去。

“我甚至想到警察署去报案，让他们侦缉处理，但我想虽然是强盗的一封恐吓信，他们说要女儿的命，也不是做不出来的。这时，我的妻子也出来拦阻。我也认为没有什么比女儿更宝贵的了。因此，虽然有点舍不得，还是决定出1万元赎金。

“恐吓信的规定，方才已经说过是15日的半夜0点，地点是T草原的一棵松树下。我稍稍提前作了准备，把百元一张的钞票1万元，用白纸包好装在衣袋里。恐吓信中写着必须一个人去。由于妻子特别不放心劝我带一名学仆去，想来也不会影响强盗的活动。于是便带了牧田，以便一旦发生什么紧急情况可以保护我。这样我和牧田使到约会的那个偏僻冷静的地方去了。说来可笑，我活到这么大年纪第一次买了一支手枪，然后把枪让牧田拿着。”

伯父说着苦笑了一下，我想像当天夜里那种惶恐的情景，禁不住地要笑出声来，好不容易才压了下去。我仿佛看到身材魁梧的伯父，带着矮小丑陋、又有几分迟钝的牧田，在漆黑的夜里战战兢兢地向现场走去时的奇特情景。

“我们在离T草原四五百公尺前下了汽车。我打着手电照着路，才勉强地来到一棵松树下。因为天黑，牧田不用担心被人发现，尽量顺着树荫，保持十多公尺的距离跟在我的后面。你知道一棵松树周围是一片灌木林，也不知道强盗会藏在哪里，真觉得毛骨惊然。可是我忍耐着，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足足等了30分钟，牧田，你在那段时间做什么来着？”

“是，我在离主人20来公尺的地方，俯卧在繁茂的树丛里，手指抠着手枪的枪机，眼睛盯着主人的手电光。时间相当长了，我觉得像等了两三个小时似的。”

“那么你说一说，强盗是从那个方向来的？”

明智热心地问着。他显得非常兴奋的样子。我从他开始用手搔蓬乱头发的动作中觉察到这一点。

“好像是从对面来的，也就是说从我们来路的相反方向来的。”

“他的衣着举止怎么样？”

“没有看清楚。好像穿一身黑衣服，从头到脚都是黑的。只是脸的一部分在黑暗中看起来有些发白。我没看清楚，因为当时我怕强盗生气而把手电筒闭了。这样，我默默地把钱包交给了他，本来想问问女儿的事，刚要开口，那个强盗立刻把食指竖在嘴前，用力地发了一声：“嘘！”我认为这是暗示我不要开口，于是便什么也没有说。”

“以后又怎样了？”

“就是这些了。强盗用手枪对着我，退着走去，慢慢地远了，消失在黑暗里。我一时身子一动都不敢动的站在那里。那么呆了一会儿，就向后面小声地叫了一声牧田。于是，牧田从树丛中悄悄地走了出来，战战兢兢地问我：已经走了吗？”

“牧田君，从你藏身的地方也能够看见强盗的身体吗？”

“呵，一是因为天黑，二是树木太密，所以没有看见强盗的身体，不过我听到了好像是强盗走路的声音。”

“以后又怎样了呢？”

“所以，我刚说咱们回去吧，牧田又说要检查一下强盗的足迹，他的意思是以后报告警察时那会成为很重要的线索。是这样吧？牧田！”

“是！”

“找到了足迹吗？”

“这个吗伯父也露出了困惑的神情说：“我非常奇怪，竟没有发现强盗的足迹。这个我们决没有看错，听说昨天刑事警察也去了现场进行侦察。由于地方偏僻，其后也没人去过，我们两个人的足迹还都清楚地留在那里，此外，没有任何别的足迹。”

“啊！那可太有意思了，能不能请你再详细地讲一讲。”

“露出地面的只是一棵松树下那块地方，它周围有的地方堆着落叶，有的地方长着青草，是留不下足迹的。在露出地面的地方只留下我的木履的痕迹和牧田的鞋印。不过强盗为了走到我站着的地方采取钱总该留下足迹的，可是却没有。从我站着的地面到长草的地方距离最短，但也是有一丈多远。”

“那里有没有什么类似动物的足迹？” ·明智有意的又问了一句，伯父显出惊讶的样子反问道：

“啊I你说什么动物？”

“比如说，有没有马的足迹和狗的足迹或别的什么？”

我听了这个问答，想起了很久以前在斯特兰杂志或别的什么书上看过的一篇犯罪故事。讲的是一个男人把马的蹄子绑在脚上往返于作案现场，因而巧妙地避免了怀疑。明智一定也是想着这种可能性。

“呀！这样事我可没留心，牧田，你注意了没有？”

“是，我也想不起来了，好像并没有那样的足迹。”

明智又陷入沉思。

我开始从伯父那里听到这件事时就想过：这个案件的中心是没有强盗的足迹。那的确是令人可怕。

沉默长时间的继续着。

“然而，不管怎样，”伯父又接着说了起来：“这个事总算过去了，我便放心地回了家，相信第二天女儿会回来的。因为我很早就听说，愈是厉害的强盗，就愈能信守诺言，这是强盗的道德。我认为他们不会说谎，因而放心。可是结果怎样呢？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女儿还没有回来，真的叫人无话可说。再也不能默不作声了，于是，昨天把详细情况报告了警察署。可是警察也因为有许许多多的案件要办，没有把这个案件放在心上，正在这时，听家侄说和你是好朋友，就一切拜托你费心帮忙了……”

伯父讲完之后，明智对某些细节提出了种种疑问，又把事实一个一个地加以核实，这些就不必细讲了。

“可是，”明智最后问道，“最近你家小姐这里收没收到什么可疑的信件？”

对这个，伯母回答说：

“凡是寄给女儿的信件，一定都要由我先看一下，因此假如其中有可疑的情况会立即发觉的。可是，最近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

“不，就是极平常、无关重要的情况也好，希望把你注意到的情况如实地谈一谈。”

明智好像从伯母的谈话里发现了什么似的，接二连三地问个不停。

“不过，我认为这些都和案件没有多大关系……”

“总之，请你说说看。有些情况常常会预料不到的给我们提出线索。”

“那么，我就说一说。大约一个月前，从一个我们过去从未听说过名字的人那里经常地给女儿寄来明信片。记不得是什么时候了，有一次我曾问过女儿，来信的是不是学生时代的朋友，女儿只是“嘿”地答应了一声，好像有什么事瞒着我似的。我也觉得有些奇怪，本来想再仔细地问她一次，这期间就发生了这个案件。有些具体情节已经记不清了，听你方才一说才忽然想起来，就是说，女儿失踪的前一天，收到一张奇怪的明信片。”

“那么，能不能让我看看那张明信片？”

“当然可以。大约放在女儿的文件匣里。”

于是，伯母把那张奇怪的明信片找了出来。一看那上面的日期，正像伯母说的那样是12日，发信人由于匿名的缘故，只写了“弥生(阳历三月)”，而且盖有市内某邮局的戳记，信上写的就是故事开始写的，“早就想看

望您……”

我也曾对那张明信片，反复地揣摩，但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地方。只不过有些句子的确不大像少女应该说的话。但是，明智怎么想的呢？他把它当成一件大事似的，用非常郑重的语气说要暂时借用一下那张明信片。当然这是不会遭到拒绝的，伯父立即答应了。我对明智的想法一点也不明白。

这样，明智的问话终于结束，伯父迫不及待地忙着问他的意见。

于是，明智想了又想，回答道:

“不，我只是问您一些情况，还说不出有什么成熟的看法……总之，做一做看，说不定两三天之内能把小姐给你们送回来。”

且说，由伯父家中出来，我们两个人肩并肩地走向归途。那时，我准备了很多话想了解一下明智的想法。可是他却说，侦察只不过刚刚有了点头绪。至于今后怎么做，他一句也没有说。

第二天，我吃过早饭，立即到明智的住处。因为我非常想知道他对这一案件的想法，以及解决这个案件的途径、办法。

我想像着他埋首在书籍堆中，聚精会神、冥思苦想的样子。由于我们俩关系非常密切，我只和纸烟铺的老板娘打下个招呼，就急着要登上去明智屋子的楼梯，这时有人叫住了我。

“啊，今天他不在呀！很少见的今天他一大早就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多少有点吃惊地间他到什么地方去了，据说并没有留下什么话。

大概已经开始工作了吧，尽管这样，经常早晨睡懒觉的明智，这次能这么早地外出办事是过去很少有的。我这样想着，又回到我住的公寓。因为我有些不放心，隔一会儿又来找明智，但是去了几遍明智都没有回来。最后等到第二天的中午，还没有见他回来。我有些担心起来。纸烟铺的老板娘非常着急，到明智的屋子里看是不是留下了什么字条，结果也没有。

我觉得应当把这个情况告诉伯父，便马上到伯父家。伯父伯母夫妻两人还是那样在佛祖前念经呢。我说明情况，伯父、伯母大吃一惊，这回不是连明智也被强盗弄走了吗！因为是请他侦察这个案件的，所以连我们也有很大责任。如果真的发生了那样的事情，对明智的母亲可怎么交代呢？伯父全家又慌张起来了。我本来对明智十分信赖的。认为他万无一失，不会出什么问题，却也被周围的恐慌情绪所感染，也担心起来。在柬手无策中时间滑过去了。

可是，当下午我们齐聚在伯父的饭厅里，正左思有想拿不定主意的时候，送来了一封电报。

“富美子同行现出发。”

这出乎意料的电报是明智从总带千叶拍来的。我们都高兴得情不自禁地喊起来。明智平安无事，女儿也能回来。无精打采、死气沉沉的一家立刻变得活泼热闹起来，就像要迎接新嫁娘一样。

我们都焦急地等待着。当笑容满面的明智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已经是傍晚时分了。脸庞稍稍有些消瘦的富美子跟在他的后面。由于伯母怕富美子疲劳，只让她回到卧室躺在床上休息。为了表示祝贺，我们面前送来了事先准备好的酒菜。伯父夫妻殷勤地握着明智的手让他到上座，千百遍地说着感谢的话。那是一个十分危险的案件，对明智的感激是毫不过分的。对手是动员了国家的警察力量也长期未能奈何他的黑手帮。尽管明智是侦探名家，但这么快、这么轻而易举地把女儿领回来，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明智不是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把案件解决了吗！伯父伯母像欢迎凯旋归来的将军似的，盛情款待，这是完全应该的。他是一个多么令人钦佩的人啊1这次就连我也佩服得五体投地了。大家都凑过来想听听这位大侦探的冒险故事。以便了解黑手帮究竟是怎么回事。

“非常抱歉，我什么也不能讲。”明智表现出有些为难的样子说。

“尽管我多么卤莽，但一个人总是不可能把那些强盗都逮捕起来的。我经过种种考虑的结果，想出了一个极为稳妥地把你家小姐救出来的办法，也就是说让强盗无条件地退还一切的办法。这样我便和黑手带有了个约定，即黑手帮方面送回你家小姐退还1万元赎金，同时保证将来也绝不对你家动手。我呢，不仅有关黑手帮的事一概不对外人讲，同时保证将来出绝不参与逮捕黑手帮的活动。我想只要府上蒙受的损害得到补偿，那我的任务就算完成。所以我想适可而止，免得稍一疏忽出现不好收拾的局面。于是我便答应了强盗的要求回来了。因此，请你们不要向我询问关于黑手帮的一切情况……这是那笔1万元现款，请你查收。”

这样说着，他把用白纸包着的1万元交给了伯父。特别感兴趣的侦探经过算听不到了。但我并没有失望。对伯父他们也许不能说，再怎么严肃的约定，对于像我这样的好朋友，他会如实地告诉我的。这样一想，我便急不可耐地盼着酒宴快点结束。

对伯父夫妻来说，只要自己一家平安，逮捕不逮捕强盗，那是无关紧要的。为了表示对明智的谢意，不断地交杯敬酒，酒量不大的明智立即双颊通红，那总是笑呵呵的脸现在更是满面春风。热烈地交谈着案件之外的闲话，客厅里一片爽朗的笑声。在酒宴桌上大家都说了些什么，没有记在这里的必要。只有下面的一段对话，我想多少能引起读者各位的兴趣。

“不，您就是我女儿的救命恩人了。我在这里发誓，将来如果你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不论多么难办的事，我一定尽力完成，你看怎么样？现在你有什么事需要我办吗？”

伯父举杯向明智敬酒，笑容满面地说。

“那多谢你了！”

明智回答说：

“举个例子说怎么样。我的一个朋友某君，非常羡慕你家小姐，不知道能不能把你家小姐嫁给我那个朋友？”

“哈哈……，你真有办法。不过只要你保证那个人的为人，我是不会拒绝把女儿嫁给他的。”伯父相当认真地说。

“我的朋友是基督教徒，这一点你以为如何？”

明智的话作为即席凑趣给人的印象是有些过于严肃。虔诚的日莲宗的伯父稍稍表现出有些不快。

“好的。我是非常讨厌基督教的。不过这次不是别人而是你提出来的要求，让我考虑一下看。”

“那就多谢了！不定什么时候，会有人来求婚的。请你不要忘记你方才说过的话。”

这一段对话，使人感到有些莫名其妙。如果把它看成是开玩笑当然可以。但如果讲的是真话，也很有可能。这时我想起了巴里摩戏剧中易罗德·霍姆斯，通过一个事件认识了一个姑娘，以后相互爱恋，最后终于结婚的故事情节，想到这里我偷偷地笑了。

伯父一直热情招待，诚恳挽留。但由于时间太久了，便告辞出来。伯父把明智送到大门后，说：“为了略表感谢的一点心意，也不管对方怎样谢绝，硬把装有2000元的钱包塞进明智的衣袋里。

“不管你和黑手带有什么约定，总可以把情况告诉我吧！”

我从伯父家里出来，迫不及待地向明智问道。

“啊，当然可以。”出乎意料，他很轻快地答应了。”那么让我们一起喝点咖啡，再慢慢聊吧！”

于是，我们走进一家咖啡后，选择了一个靠里边的偏僻的地方坐下来了。

“这个案件侦察的出发点，就是从现场没有脚印那件事开始的。”明智要过咖啡之后，开始讲他的侦探经过。

“那件事至少有六个可能。第一种解释是：你伯父和便衣警察没有发现盗贼留下的足迹，因为贼是可以用兽类或鸟类的足迹欺骗人们的。第二种解释是：这个想像也许有点离奇——比如盗贼用在一个什么地方或是走钢丝，总之是用一种可以不留下足；迹的办法来到现场。第三种解释是：你伯父或牧田把强盗的足迹踩掉了。第四种解释是：也许是非常偶然的巧合，你伯父或牧田的鞋和强盗的鞋一样。这四种，经过现场的仔细侦察是可以弄明白的。再有第五种解释是：强盗并没有到现场来，也就是说你伯父出于他的什么需要而演出了这场独角戏。第六种解释是：牧田和强盗是一个人。

总之，我感到有到现场侦察一下的必要。就在第二天立刻到T草原去了。如果在那里没有发现第一到第四种情况的痕迹，那么就只剩下第五和第六两种可能，这样侦察的范围便可以大大地缩小。

可是，我在现场有一个新的发现。那些警察有一个很大的疏忽。原来地面上有许多被什么尖硬的东西扎了似的痕迹，特别是这些痕迹全都藏在你伯父的脚印（更多的是在牧田的鞋印）之下。乍一看是很不清晰的。看到这些，在我脑海里萦回的种种想像中，忽然想起一件事。真是一个出色的想法呀，那就是和学仆牧田的瘦小身躯非常不相称的宽大的丝绸腰带，不是打着一个很大的结子捆扎起来的吗？从后面看起来稍稍显得有点滑稽。

我偶然想起了这件事，这样我好像什么都明白了似的。”

明智这样说着，喝了一口咖啡。然后，不知为什么用一种令人焦急的眼光看看我。遗憾的是我缺乏那种能力，可以跟得上他的推理进行思考。

“那么，结果怎样了呢？”

我由于恼恨自己而大声喊起来。

“总之，方才说的六种解释中第三和第六都说对了。换句话说，学仆牧田和强盗是一个人。”

“是牧田我不禁叫出声来。这是不合情理的，那样一个憨厚的、诚实的男人……”

“那么，"明智沉着地说：“把你认为不合理的地方一个一个地说说看，让我来回答。”

“那多得数不胜数。”我稍加考虑后说。

“第一，伯父说强盗比他这个大个头还高二三寸。那样就应当有五尺七八寸。可是，牧田不正好相反是那样矮小的男人吗？”

“相反，正因为是这两个极端，所以才有加以怀疑的必要。一边是日本人少有的高个汉子，一边是近似畸形的矮小男人。这的确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可惜的是鲜明得有些过份。如果牧田使用再稍短一点的高跷，我也许会被他迷惑或欺骗过去。嘻嘻嘻嘻， 明白了吧！他把高跷弄短后事先藏在现场，不用手拿着而是绑在两只脚上，就凭着这个干的。因为是大黑夜，又离你伯父有五丈多远，具体情况是看不清的。他在完成了强盗的任务之后，为了消灭高跷的痕迹，才又在那里借口调查强盗的足迹来回走动的。”

“像这样骗小孩子的勾当，为什么你伯父竟没有看穿呢？第一、强盗穿的是黑衣服；而牧田平时却总是穿一身雪白的乡下手织布。再有便是那条丝绸腰带。真是一个好办法。用那样宽的黑绸从头到脚地团团围起来，牧田的小个子当然便看不出来了。”

因为事实过于简单，我有一种被人捉弄了似的感觉。

“那么，是不是可以说，牧田就是黑手帮一个成员。真奇怪，黑手帮……”

“咳！你怎么还在想那样事？今天你的头脑反应有些迟钝。你伯父也罢，警察也罢，甚至连你都毫无例外地患了黑手帮恐怖症。当然，由于当前的形势，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你能够像平素那样的冷静，根本用不着等我，你自己也完全能够解决这个案件。这和黑手帮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的确，我的头脑真的糟透了。愈听明智的说明，对事件的真象反而愈发糊涂起来。数不尽的问号，一团浆糊似地塞在我的脑袋里，甚至不知应从哪里问起。

“方才你说和黑手帮有了约定，怎么又说这些荒唐无稽的话呢？第一，我不明白，如果是牧田干的，他这样默不作声地听之任之不是很奇怪吗？其次，牧田那样的人，是不会有拐骗富美子、并把她藏了几天的本事的。不是说富美子离家那一天，他整天在我伯父家中，一步也没有外出吗？像牧田这样的人，究竟能否干出这样的

大事来，还有……”

“确实是疑问重重，漏洞百出。不过如果你能把明信片上的暗码文章解开，或者至少你能认识到这是一篇暗码文章，也就不会那样感到奇怪了。”

明智这样说着，拿出那一天从伯父那里借来的那张署名“弥生”的明信片。（各位读者，对不起，还要请你们重新读一下开头那一段文字。）

“如果没有这个暗码文章，我肯定也不会怀疑牧田的。所以，应该说这次破案的起点是这张明信片。但不是一开始就明确地认为它就是暗码文章，只是对它有些怀疑。怀疑的理由是这张明信片恰好是在富美子失踪的前一天收到的；其次是字迹虽然经过精心的模仿，仍然总有些像男人手笔。再有是当你伯母问到富美子时，她的表情有些异样等等。不过，你再看看这张明信片，就像在原稿纸上抄写似的每行各写十八个字，确实写得很工整。不过，在这里让我们横的划上一条线看。”

他说着拿出铅笔，在原稿纸上画了一条横线。

“这样一来就容易理解了。你顺着这条线横着看下去，哪一行都夹杂有一半左有的假名但是只有一个例外，就是沿着最高的这条线各行第一个字都用的是汉字。

“一好割此外叮袋自吒歌切"

“噢，是吧！”他用铅笔横的指点着说明，“把这个完全看成是一种偶然，那倒有些奇怪了。男人写的文章姑且不说。一般说来假名多于汉字的妇女文章中，是不会出现这样各行头一个字清一色用汉字这样的写法的。因之，我认为有研究一下的必要。那天晚上回来之后，我集中地思考这个问题。幸而我对暗码做过一些研究，所以比较容易地解开了。让我再解一下。先将汉字的第一行择出来加以研究。表面上看来好像是扶乩猜会似的，一点也弄不懂是什么意思，会不会和什么汉诗和经文有关系，经过查对也不是。在进行各种猜测过程中，我突然注意到有两个字被涂抹掉。在写得如此干净漂亮的文章中，竟有这样被抹掉的地方，我感到有些奇怪。而且两个又都是第二个字。我凭过去的经验知道，用日语写暗码时最困难的是浊音和半浊音的处理。抹掉的文字会不会是为了它上面的汉字的浊音而耍的花招？如果真是这样，这个汉字应当是每个字都代表一个假名。想到这种程度是比较容易的，但再往下接着推理就困难了，费了多少心血，吃了多少苦头暂且不谈，让我先说说结论吧！总之一句话，这个汉字的笔画是钥匙，而且汉字的左偏旁和右偏旁都分别计算。例如“好”字左偏旁是三画，右偏旁也是三画，所以就组合成33。把那张明信片的各行头一个字改成数字表则是这样:

一好割此外叮袋自吒歌切

左偏旁0103100503031106031002

右偏旁0302020202　　020402

“看这个数字表，左偏旁数字大到11，右偏旁数字则只到4，这是不是符合于一个什么数？例如是不是表示

把五十音按照什么样的形式排列起来的顺序？可是把五十音图的字母横排起来一看，数字恰好是0，这也许是偶然的巧合，但试试看。假设左偏旁的数表示子音(横读)的顺序；有偏旁的数表示母音(竖读)的顺序，这样一来，"一"只有一画，没有右偏旁，则是‘啊行’第一个字即啊。‘好’，因为左偏旁是三画，所以应是‘沙’行；右偏旁三画则应是第三个字‘斯’，这样猜对下去、译成假名则成为:

“啊斯伊齐鸡心巴西也基……”

果然是暗号密码。翻译过来就是“明日一时新桥驿。这个人对密码也是个内行。使用密码通知时间和地点给一个年轻的姑娘，而且那手迹多半又像出自男人之手。在这样情况下，只能认为是男女幽会的联系，还能有别的什么考虑吗？因此这个事件就不象黑手帮干的了。起码在缉捕黑手帮之前要调查一下这张明信片的发信人。可是这个发信人除了富美子之外没有其他人知道，这可使人有点为难，但是如果把这件事和牧田的行为连结在一起加以考虑，疑团便迎刃而解了。我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富美子是一个人由家里逃出去的。她总会往父母处写封道歉的信，这一点和牧田管理收发信件的工作联系起来看就发生了曲折的情节。结果信是这样：牧田注意到了富美子在谈恋爱，像他那样有生理缺欠的人，猜疑心特别重，于是他把富美子寄给家里的信撕掉，然后把自己写的黑手帮的恐吓信送到你伯母那里。这和恐吓信不是从邮局寄来这一点也是一致的。”

明智说到这里，稍稍停了一下。

“真没有想到。不过……”我还有许多疑点要问。

“你等一下。“他打断了我的话又继续说了下去。”我检查了现场，然后顺路到你伯父家门前等候牧田出来。随后，他像被派出来到哪里办事的样子出来了。我巧妙地把他骗到这家咖啡店，正好是我们坐的这张桌子。我一开始就和你一样，认为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所以我以为这个事件可能潜藏着什么更隐蔽、更奥秘的内幕。于是我让他放心，保证为他保密，根据情况还可以给他以必要的帮助。最后他终于交代了全部情况。

“你也许认识服部时雄这个人吧，由于他是基督教徒的关系，不仅对富美子的求婚遭到了你伯父的拒绝，而且还不准他到你伯父家里来。他那个可怜的服部弄得毫无办法。这样的老人真太糊涂了。但是，就连你伯父那样的人，也没发觉富美子和服部正在热恋。当然富美子也由于年轻不懂事，本来即使不这样离开家，自己是亲生女儿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但姑娘的心太单纯了，她认为尽管有宗教的偏见，如果木已成舟，你伯父也就不会硬结拆散。于是她想出了一个狡猾的办法，用突然出走吓唬一下你那顽固的伯父，迫使他同意这桩婚事。总之，两个人手拉手地偷偷地到服部的一位住在农村的朋友家里快乐去了。据说从那里也发出了几封信。这些信都被牧田撕碎扔掉了。我为此到干叶县去，这一对男女对家中发生的‘黑手帮’事件毫无所知，完全陶醉在甜蜜的爱情里。我苦口婆心地整整劝了他们一个夜晚，这事办起来真困难。最后，作为条件是必须想办法让他们俩人结合在一起，这才好不容易地使他们离开，把富美子带回来，不过，这个条件看来也好像能够办到：从今天你伯父的口气看。”

“那么，现在再说说牧田的事。这里也涉及到男女关系的问题。他很可怜地巴达巴达地掉着眼泪。别看那样的男人也有个恋人。对方是什么样的人还不知道，估计多半是被商人或别的什么人引诱上了圈套。总之，为了要把那个女人搞到手，需要一大笔钱。听他说还打算在富美子回来之前先行逃走。我深深地感到爱情力量的伟大。那样一个愚蠢的男人竟能想到这样一个巧妙的骗人的办法，可以说这完全是爱情的力量……”

我听完之后，不由得叹了一口气，难道这不是发人深省的事情吗？

明智大概也谈得很累，显得精疲力尽。两个人长时间地沉默着面面相觑。

不久，明智突然站起来说：

“咖啡完全凉了，咱们回去吧！”

于是我们分别各就归途。在分手之前，明智像想起了什么似的把方才从伯父那里收到的装有2000元的钱包交给我说：

“在你得便的时候，把这个交给牧田吧！告诉他这个做为他的结婚费用。你说呢，他是一个可怜的人哪！"

我愉快的答应下来。

“人生真有趣！我今天竟当了两对爱人的月下老人。”明智这样说着，发自内心地笑了。

（完）

火星运河

[日]江户川乱步/著　崔岚/译

又到这里了。这种冰冷的魅力使我颤抖。浓重的深灰色覆盖了我的整个世界。大概声音、气味甚至连触觉都从我的身体里蒸发了，只有像熬羊羹沉淀下来的渣滓一样的色彩包围着我。

头上，像积雨云一样密密层层的树叶寂静无声，巨大的深褐色树干瀑布般地落到地面，好像阅兵式的队列一样，极目远眺，消失在无尽的黑暗中。

我丝毫不知道，层层黑暗树叶的上方照耀着怎样晴朗的阳光啊！或者是刮着怎样猛烈的风啊！我只知道这样单调的事实，现在，我毫无目标地走在不知尽头的黑暗的森林中。走啊走啊，一个接一个地走过了几人抱的粗大的树干，景色还是一点没有改变。脚下面，堆积着从形成这片森林以来的几百年的落叶，又湿又软，每走一步，一定会发出吱吱的渗水声。

没有听觉的黑暗的世界，使人感觉到世界上所有的生物都灭绝了，或是使人觉得森林充满了恐怖的黑暗的鬼魅。蛇一样的山蚂蟥从黑暗的头顶像雨滴般地垂下来，不由得会想像出钻进我的衣领中。我的眼中没有一个活动的东西，可在背后，像水母一样可怕的生物却可能互相蹭着身体、哄然大笑呢！

当然，生存在黑暗中的东西最令我恐惧，可是，比这更加可怕的是，森林那永远无穷无尽无边无际的恐惧压迫着我。好像刚出生的婴儿害怕广阔的空间，缩手缩脚提心吊胆似的。

我忍住了差一点儿喊出“妈妈，我害怕”，我焦急地想早日选出这黑暗的世界。

但是越着急，森林的下面变得越黑暗。我将在这里走上几年甚至几十年呢？这里没有时间，没有日出日落。我甚至模糊地感觉到迈开步伐仿佛是在昨天、或是几十年前的从前。我突然开始怀疑我是否在这永恒的森林中走了一个圆儿。与外界相比，不确定自己的步幅是最可怕的。我曾经听过这样的故事。一位旅人由于左右脚方向的差异，只差一英寸，可是却在沙漠中走了一个回儿。沙漠中天空晴朗，太阳会升起，星星会闪烁。但是在这黑暗的森林中，无论等到何时，也不会出现任何标记。世界只有从未体验过的恐怖。我该怎样形容那时深入骨髓的恐惧呢！

有生以来，我曾经体会过不知几次与此相同的恐惧。但是，一种怀念之情都会伴随那无法表达的恐惧与日俱增，决不会消失。虽然有这样的经历，可是不可思议

的是，不管什么时候，我都不记得从哪儿走进森林中，又怎样能够走出森林。每次都会有新的恐惧惊扰我的灵魂。像我这样沙粒般渺小的人，屏住呼吸冷汗淋漓地走在巨大的死亡的黑暗中。

突然发现我的周围开始泛出微微的亮光，就好像是映在幕布上的幻灯光一样，是这世界上的另一种光亮。可是，随着脚步的接近，黑暗向后边退去。

“那是什么？是森林的出口吗？”

我怎么把这忘了呢？就像永远被关在这里的人一样恐惧不堪。

我感到像在水中跑似地有种抵抗感，可是渐渐地接近了了光亮的地方。随着接近，出现了森林的尽头，开始看到了怀念已久的天空。但是那种天空的颜色不是我们的天空。对面看到的是什么？啊，我仍旧未能走出森林！我以为是森林的尽头，但实际那正是森林的中央。那有一个直径大约一里的圆形沼泽。沼泽的周围没有余地，森林紧紧地围着它。不论向何方望去，四周都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看上去不比我走过的森林浅。

虽然多次在森林中彷徨，可我丝毫不知道有这样的沼泽。因此，离开森林，站在沼泽岸上的时候，它那美丽的景色令我眩晕，觉得好像是万花筒忽地一转，发现了怪诞美丽的花朵一样。但是，那里不仅有万花筒般华丽的色彩，天空森林和水也别具特色。天空是这个世界所没有的浅黑色，森林是深绿和深褐色，水不过是倒映着这些单调的色彩。尽管如此，这种美丽是何人所造呢？银灰色的天空。巨大的蜘蛛瞄准目标马上就要爬过去似的奇形怪状的树枝。固体般寂静地倒映着天空的沼泽的景色。这也就罢了。可是还有其它的不知真面目的东西。

是因为没有声音、没有气味甚至没有触觉的世界吗？是因为这些听觉、嗅觉和触觉只集中在视觉上了吗？这也就罢了。但是，还有其它的。天空、森林和水好像是期待着什么，看上去精力充沛。它们无限贪婪的欲望化成灰色的烟雾喷了出来。但是，这些为什么这样牵动着我的心呢？

我不由得将双眼从外界转移到自己可疑的、一丝不挂的躯体。那里不是男人，出现了丰满的少女的肉体，那时，我忘了自己是个男人，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啊，那具肉体！我异常喜悦，觉得心脏跳到了嗓子眼儿。

我的肉体不可思议地与我的恋人的肉体极其相像。多么美丽呀！像湿漉漉的假发一样蓬松丰满的黑发、阿拉伯马一样健壮结实的身体、蛇腹一样光润白皙的皮肤。

我这样的肉体征服了龚少男人啊！他们是怎样败倒在我这个女王的石榴裙面前？

现在，一切都清楚了。我终于可以领悟沼泽这不可思议的美丽了。

“啊，你们是怎样地在等待着我呀！几千年几万年，你们——天空、森林、水——只是为了等待着这一刹那而活的。久等了！我来完成你们的愿望吧！”

这种美丽的景色不是它本身，是以什么为背景的。现在，我作为世界优秀的演员出现在它们面前。

被黑暗森林包围的无底沼泽的深灰色世界里，我雪白的肌肤看起来是多么的协调、多么的光辉灿烂啊！这是场多么盛大的演出，多么无限的美丽呀！

我踏入了沼泽中，静静地朝浮在黑色的水中黑色的岩石游去。水既不冷也不暖，像油一样粘乎乎的，随着手脚的运动相应地起波纹，既无声音也无抵抗。在我的胸部附近描绘出两三道波纹，好像洁白的水鸟滑行在无风的水面上，无声地行进。终于到达了中心，爬上了黑色的、滑溜溜的岩石。那种样子，好像是在傍晚风平浪静的海面上舞蹈的美人鱼。

现在，我突然站在了岩石上。啊，多么美丽啊！我面朝天空，竭尽全力发自肺腑地喊了一声，就像烟花瞬间开放似的。胸部和喉咙的肌肉无限伸展，好像集中到了一点。

接着，开始了激烈的肌肉运动。这是多么壮观的场面啊！黄颔蛇断成了两截痛苦地翻滚着。尺蠖、幼蛹和蚯蚓也在临终挣扎。沉浸在无限的快乐或是无限的痛苦中的动物。

跳累了，为了润润嗓子，我飞身跳进了黑色的水中。胃能装多少就喝了多少水银一样的水。

接着又疯狂地跳起来，但是我觉得好像缺少了些什么。不仅是我，周围的背景也都奇怪地紧张着。它们在此之外还期待着什么吧！

“是的，缺少红色！”

我突然发现了。这么美丽的画面惟独缺少红色。如果能买到的话，蛇的眼睛就活了。无限的灰色、闪闪发光的雪白的肌肤，只要一点红色，那美丽绝伦的蛇的双眼就活了。

可是，我到哪里要那种颜料呢？找遍整个森林，连一朵盛开的山茶也没有。除了像并排的蜘蛛一样的树本之外没有别的树。

“请等一下！这里不是有最好的颜料吗？心脏这种颜料，哪家文具店卖这么鲜艳的红色啊！”

我用尖锐的爪子把全身弄得满是纵横交错的伤痕，丰满的乳房、柔软的腹部、浑圆的肩膀、结实的大腿甚至美丽的脸孔。从伤口滴出的血流成河，我的身体被红色的伤痕覆盖，好像穿着血丝编织的衬衫。

这些映在了沼泽的水面上。火星运河！我的身体好像那令人讨厌的火星运河。流着的不是水，取而代之的是红色的鲜血。

我又疯狂地跳起舞来。旋转起来，像红白相间的陀螺；翻滚起来，像临终挣扎的蛇。有时把胸部和腿向后拉，使劲地弯腰，把向上蹬起的大腿的肌肉块尽量往上拉；有时俯卧在岩石上，把肩和腿像弓一样蜷起来，像尺蠖爬行一般爬来爬去；有时张开大腿，把头夹在中间，像幼蛹一样左转右转；有时像被砍断的蚯蚓一样，在岩石上嘭嘭乱跳。我表演着描绘所有的曲线，不管是胳膊、肩膀、腹部还是腰部，全都或是用力或是无力。努力完成这场盛大演出的职责。

“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

在远方有人呼唤我。那声音一声比一声近。身体像地震一样摇晃。

“亲爱的，是被什么魇住了吧？”

我睁开朦胧的双眼，异常巨大的恋人的脸在我鼻前晃动。

“做了个梦。”

我不知不觉地小声说，望着她的脸。

“啊，湿透了！都是汗……是噩梦吧？”

“是个噩梦。”

她的脸颊像映着落日的山脉一样，阴阳清晰可见，白发般的长发给分界线镶上了银色的边。鼻子旁边，美丽的油珠闪闪发光，那些毛孔像洞穴一样娇媚地呼吸着。她的脸颊像巨大的天体一般，慢慢地覆盖了我的视线。

——————————

猎奇的后果

[日]江户川乱步/著 邓青/译

楔子

他是一个过于无聊而又喜好猎奇的人。

据说有个侦探小说家（他就是因为大无聊才开始看世上惟一刺激的东西——侦探小说的）曾担心地指出，总是沉迷在血腥的犯罪案中，最终会无法满足于小说，而走上真正的犯罪道路，比如说犯下杀人罪等等。我们故事里的主人公就确确实实做了那位侦探小说家所担心的事情。由于猎奇心理作祟，最终犯下了可怕的罪行。

猎奇之徒啊，你们千万不要走得太远。这个故事就是你们最好的前车之鉴。它告诉我们猎奇的后果是多么的可怕！

我们故事里的主人公是名古屋市一位有钱人家的次子，名叫青木爱之助，当时还不到三十岁。

他无需为一块面包而辛勤工作，一有的是零用钱和精力。恋爱也很顺利，娶了一位美丽的意中人为妻。如今结婚才三年，他就对妻子的美貌没了感觉。总之，事事顺心的他反倒觉得生活很无聊。于是，他最终成了一个所谓的猎奇之徒。

他开始在所有方面有了奇特的嗜好。无论是看的、听的、吃的，甚至对女人都是如此。然而，任何东西都无法排解他那根深蒂固的无聊。

这样的他理所当然地陷入了侦探小说的情节之中。他开始对犯罪有了兴趣。猎奇之徒都喜欢打犯罪擦边球以寻求刺激，于是他也开始玩起了名为猎奇俱乐部的荒唐游戏。然而，游戏的结果反而使他的无聊变得更加无可救药。因为刺激越强感觉神经越容易麻痹。

其实凭良心说，除了无法与真正的犯罪相比之外，这个猎奇俱乐部所制造出的刺激已可算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凡是能够想得到的游戏在那里都能出现。血淋淋的淫猥笑剧、各种各样考验胆量的娱乐活动、千奇百怪的犯罪故事等等。每次聚会他们都要指定一个人来主持，这个人必须动脑筋想办法使会员们吃惊、战栗和尖叫。比如他会一本正经地宣布说“我刚刚杀了一个人”。

渐渐地那些刺激的题材都用尽了，以致于最后他们不得不商定，谁能使会员们产生发自内心的恐惧谁就能获得巨额奖金。青木爱之助几乎一个人提供了所有的奖

金。

然而，够刺激的好点子依旧是有限的。尽管青木爱之助是那么的渴求刺激，尽管他为此拿出了可观的赏金。因为这种事毕竟不是凭金钱就可以随意办到的。

最终猎奇俱乐部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加上会员们接二连三地退出，不得不宣告解散。留给爱之助的惟有更加难耐的无聊寂寞。

笔者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只要加入了猎奇者的行列，就永远无法满足自己的猎奇心。因为他终究不过是个第三者、是个旁观者而已。他在谈论和品味犯罪故事的时候，是无法真正体会其中的恐惧和战栗的。若要真正品味个中滋味，他惟有成为一个真正的罪犯。说得极端一点，就是只有去杀人或成为别人追杀的对象。

这就是猎奇的后果。然而无论是怎样的猎奇之徒（即便是我们的青木爱之助）都不会因为要找寻特别的刺激，就以身试法，成为真正的罪犯。因为他们缺少一究到底的勇气。

品川四郎

青木爱之助在东京有一栋别墅。他平均每月总要因为会友、看戏或赛马而上京一次。通常每次都要滞留一周到十天左右。他有时也会带爱妻芳江同行，有时则只身前往。

事情最初就是发生在东京。他大学时期的朋友当中（爱之助毕业于东京大学）有一个叫品川四郎的人。他是贫寒人家的子弟，因此大学一毕业就立即找了工作，进了一家通俗科学杂志社。岁月流逝，不知不觉中那份杂志就归到了他的名下，如今他已经可以依照自己的思路发行杂志了。据说已获得了不错的利润。

品州虽然是个经商之人，却也喜好猎奇。只不过他是循规蹈矩的男人，所以总是批评青木荒唐的生活方式。尤其对组织猎奇俱乐部这样的事情更是不屑一顾，他认为无论做多少荒谬的事情也无法排遣心中的寂寞无聊。总之，他是个务实的人。

他所猎奇的都是些实际的东西。比如他和青木在饭馆吃饭的时候就会讲一些他最近刚调查清楚的犯罪案例给青木听。

而爱之助则对品川如此务实颇不以为然。他说所谓的真实的犯罪案例都是因为无聊而拼凑出来的，接着就会津津有味地聊起他所嗜好的荒诞无稽的怪梦。

总之他们一边互相攻击，一边却又彼此离不开对方，就这样一路交往下来。

闲言少叙，且说即将发生的这桩怪事。它令这两个各有偏好的人都异常兴奋和着迷。

青木感兴趣的是它的神秘离奇，而吸引品川的则是因为它是一件活生生的事情。这件咄咄怪事非常真实，同时又非常离奇，就连侦探小说家的想像力也不能与它相提并论。

让我们先按顺序来追叙一下。

秋天招魂节的时候，九段的周围搭满了杂技团的帐篷。事情就是发生在这样的一个午后。

正如上面已介绍的，青木爱之助是个有特别嗜好的人，像九段招魂节这样的热闹他是非去看不可的（他甚至特意将去九段看杂技魔术表演写人了本月上京的日程安排中）。当天闷热难耐，空气中满是飞扬的尘土，尽管如此，他依旧穿上了薄薄的无袖长外套，拿了根手杖，在九段的坡道上信步而行。

附带说一下，他对这九段被抱有很浓的兴趣。因为他非常喜欢一位已逝的画家村山槐多。槐多一生只写了三部侦探小说，其中一部中就有这样的情节，主人公是一位舌头呈锯齿状的怪人，他将自己的遗书之类的东西藏在这九段坡的石墙后面，并做了记号，以便交给某个人。

于是，青木每次上九段坡都会想起槐多的小说，虽然今时已不同于往日，但道路两边的石墙依旧给他以异样的感觉。

“那块石头的样子稍稍有些与众不同呢，莫非它的后面仍藏着某些东西？”

爱之助就是这样一个爱把事实与小说混为一谈的妄想狂。

九段杂耍表演的热闹场面早已是尽人皆知，无需细述，它给人的感觉就像是日本各地传统杂耍的一次大聚会。如今这些东西早已落伍，只有在偏僻的乡村才可一见。

装着发条的偶人表演、电动偶人表演、杂技踩球表演、耍猴表演、马戏表演等等。这些大帐篷之间又夹杂着许许多多小摊子，有卖五香莱串儿的、有卖冰水的、有卖桔子水和薄荷水的、有卖玩具的、有卖风车的。东京人在这中间转来转去、兴高采烈，一点儿也不在乎到处飞扬的尘土。

一个帐篷前聚集了黑压压一大堆人，队伍的末尾眼看就要排到对面的帐篷，那里的通道只够一个人通过，而左左右右仍不断地有人来来往往。那种摩肩接道的混

杂场面真是不一般。事情就发生在青木爱之助要通过这里的时候。

他在尘土飞扬的人群当中意外地发现了品川旧郎的身影，只见他头戴一顶冬装呢帽，身穿一套西服，通红通红的脸上布满了油光，正在人群中推挤着。

因为品川四郎不像爱之助那样有奇特的嗜好，他不会对这种传统的杂耍感兴趣，所以他在这里出现才会让爱之助倍感意外。品川至今仍是独身，所以也不会是带孩子来玩。若说是为了来给自己的杂志取材，又不见他带编辑人员同行。再说也没有社长亲自出来取材的道理。（更为吃惊的是，品川四郎像是被吸引住了似的，一副很入迷的样子。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爱之助又重新仔细辨认了一下，确定自己并没有认错人。

社长小偷

在这种场合，青木不会随随便便去和对方打招呼。

他想偷偷地观察品川在这群人中干什么。可见他的猎奇心理已是深入骨髓了。

随后的这半天时间里，他就像个侦探一样尾随在品川身后。这种事是需要相当的耐心的，而我们的这位猎奇者偏偏有的是耐心。

丝毫没有察觉的品川四郎在人堆里钻来钻去，像个乡下人一样长时间呆呆地站在一个个杂耍摊前。

“这家伙也有些特别的嗜好呢。他肯定是因为不好意思，所以连我也瞒着。好哇，你这个尽说大道理的家伙原来也和我是同类呀。”

爱之助为抓到了朋友的小辫子而兴奋不已。

不知不觉中已是日暮时分，杂耍场中开始散发出电石气的甜香味儿。此时正值白天与黑夜的交接处，杂耍场的彩灯与落日的余晖交相辉映，使得人们的脸庞也变得朦胧起来。这真是梦幻般的美妙时刻。

品川四郎一副已看得筋疲力竭的样子，走下了九段坡。

坡道中央有一个卖荷兰舶来品、观月望远镜的小摊子。那里安放了一架天文望远镜，花一元钱就可以看一次。摊主正在一旁高声招揽着生意。不知不觉中一轮椭圆形的月亮已爬上了天边。

品川又在那堆人群边停了下来，聚精会神地听着摊主的介绍。忽然奇怪的事发生了。

那个摊位的后面是堵石墙，也就是槐多小说的主人公藏遗书的那面石墙。因为人群挡住了月光，使得有个角落特别的黑暗。站在那里的品川冷不防面朝石墙蹲了下去。

“唉呀呀，难道是蹲下去小便不成，这家伙也太不讲公德了。”

青木这样想到，继续悄悄地盯着他。只见品川蹲在那里慌慌张张地四下看了看，由于那里是暗处，加上此时路上又没有行人，于是他开始放心地用手去抠墙上的一块石头。不一会儿那块石头就被他取了出来。即使是在暗中，爱之助也可以清楚地看到那里出现了一个漆黑的洞口。

青木不由得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要知道品川可是位有名望的科学杂志社的社长啊。这种身份的他竟然会像个小偷一样躲在暗处贼头贼脑地扒着九段坡的石墙。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哦，对了，一定是这么回事。”

青木在心里自言自语着。那槐多小说里的情节一定是真的。那块石头的后面一定藏着什么东西。品川发现了它，现在正要往外拿呢。

然而，这只不过是他的一厢情愿，现实中怎么会有如此离奇的事呢。品川不仅没有往外拿东西，相反正在往里面放东西。放好后他又迅速地把石头照原样嵌了进去，随即做出一副没事的样子，急急忙忙地走下坡道去了。

青木陡然膨胀起来的好奇心战胜了他要跟踪下去的欲望，况且，跟踪对象就要离开了。于是他小跑着追下坡道，从后面拍了拍品川的肩膀，招呼道：

“这不是品川君吗。”

那人吓了一跳，回过身来，两人就那么脸对脸地站着。即使离这么近，青木也可以毫不犹豫地断定对方就是品川四郎。然而对方却一脸的茫然，没有立即回话。

“唉？你这是怎么啦，来看杂耍的吗？”

爱之助又接着问道。

然而品川依旧一副果然若失，不明所以的样子。紧接着更说出奇怪的话来。

“你是谁呀？你喊我品川，可我并不叫这个名字呀。”

爱之助呆住了。

那人又说道：

“你大概是认错人了吧。对不起，我先走了。”

说完就迅速地离开了。

青木大为惊讶，自忖道："莫非我真的在做梦？"这可算是他有生以来最离奇的经历了。

肯定不是认错人。若说他是个与品川长得非常相像的人的话，那么长时间尾随其后一定会发现不同之处的。而且，他能斩钉截铁地说出自己不是品川四郎，反倒让人觉得可疑。

爱之助因为遭遇了这件怪事而忐忑不安。

"对了，去看看那堵石墙。或许会搞明白。"

于是他急忙回到刚才的地方，趁人不注意试着动了动石墙上的石块，很快找到了能活动的那块石头。

他用双手将其取出，然后伸手进去摸索，果然碰到了一样东西。

取出一看，一个、两个、三个……竟然是六个钱包。他将其一一打开，发现里面全是空的。

爱之助慌忙把它们放回到原处，塞上了石头。然后他自己也像个小偷似的提心吊胆地看了看周围。

原来刚才的男人（和品川非常相像的家伙）在这里藏东西，是因为他是个小偷。而且是个很老道的小偷呢。他能事先周到地考虑好处置空钱包的办法，将其藏在这不易被人发现的石墙当中，而不是随手丢弃在公共场所。这样的心机决不是一般的外行能比的。这里有六个钱包，看来此人收获不小呢。

怪不得这家伙一个劲儿地往人堆里钻呢。他貌似兴致勃勃地看杂耍，其实是在窥觑着别人的钱包。

"这也太滑稽了。品川呀品川，就算你不愿意也不行了。被我错认成你的家伙竟然是个小偷。一个长相身材都和你分毫不差的小偷。从今以后你可得当心被人当贼给错抓了。"

爱之助一边沉浸在这意外的奇遇中，一边向车站走去。

"啊，等等。"

他猛然意识到什么，停住了脚步。

"我真糊涂，这世上哪会有完全一模一样的人呢。而且又没听说过品川四郎是双胞胎。这家伙说不定……"

想到这儿，他露出了乐于见到朋友做坏事的人通常都有的坏笑。

“那人一定就是品川四郎。谁也没规定做杂志社社长的就不会去当小偷。品川这家伙虽然总是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其实他背地里有这样的癖好。仔细想想，出身贫寒的品川如今名下竟也有了属于自己的杂志，确实不大正常。他一定有来路不明的钱。或许他在做小偷之外还干着其他更不可告人的勾当呢。

“是了是了，这家伙一定是因为被我发现了他的恶习，所以才装糊涂，好让我以为见到的是一个与他相像的人。会做小偷的他演技肯定也不错。”

爱之助下了这样的结论。然而他却并没有因此生出要谴责品川的念头，甚至认为他是个了不起的男人。这以前爱之助还一直因为品川是个平平凡凡、墨守成规之人而瞧不起他呢。

郊区电影院

这之后的一个月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

当然，青木也没有对品川讲九段坡的事。虽然他下了如上的结论，但心中仍有些解不开的疑团。因此在回名古屋之前他曾去拜访了一次品川。

那是九段坡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

“怎么近来还是很无聊吗？”

品川快人快语、轻松地问道。

真怪啊。如此快活平凡的男人暗地里竟干着那样见不得人的勾当。他掩饰的本领真高明呀。

聊了一会儿之后，爱之助猛然试探性地转了话题。

“上个星期日，我到九段去看了杂耍。”

他一边说一边仔细观察对方的表情。

然而，令他吃惊的是，品川面不改色、心平气和地回答说：

“是啊是啊，这期间正是招魂节呢。那可是你喜好的东西呀，我有好久没去了。”

结果，青木心中的疑团并没消除，这个话题就含含糊糊地过去了。于是他只得告辞出来，不久就回了名古屋。

九段坡事件一个月后的某一天，时值十二月末，青木爱之助又去了东京。第二天他因为要买东西去了百货公司。因为快到圣诞节了，所以那里非常热闹。

他办好了送货上门的手续之后，乘电梯到一楼。这家公司的电梯要比一般的公司大个三四倍，是他们的得意之作。

“现已满员，请稍后。”

电梯服务员彬彬有礼地说道。电梯早已挤满了蜂拥而至的乘客，连转身的余地都没有了。挤在人群中的爱之助猛然间发现了品川四郎的身影。

品州站在电梯间的另一侧，被夹在一位肥胖的绅士和一位时髦的女郎中间，显得很瘦小。

爱之助像个便衣警察似地睁大了眼睛。

他把脸藏在别人身后，牢牢地盯着品川的一举一动。他想，这次那个胖绅士要倒霉了。

电梯很快到了一楼，爱之助被人流推挤着出了电梯间。他担心若回头一定会与品川照面，对方恐怕会不好意思，所以他就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向大门口走去。

不料，身后竟有人喊他的名字。

“这不是青木君吗。喂，青木君！”

他回身一看，正是那个厚脸皮的家伙。品川四郎正笑嘻嘻地站在那儿。

“哦，是品川君啊。”青木像才发现他似的说道，“可真够挤的呀。”话中带有奚落他的味道。

“碰到你真巧。我正有样东西要请你看看呢。那可是你的专长。其实我是想去拜访你的，但不知你是否上京来了。”

品川和青木并肩向大门口走去，一边走一边谈着。

“哦？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爱之助对对方毫不在乎的态度颇感惊讶。

“好了，你看了就知道了。”品川说，“实在是太令人吃惊了。照我说简直是前所未有的事情。说不定会误以为是我呢。因此要你帮忙查清楚，能不能现在就跟我去一趟？不过，路稍有点远。”

青木一开始以为他是在自说自话地掩饰难为情，但看他一副认真的样子，再加上说得很玄乎，一下子就勾起了他猎奇的欲望。

“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路远，究竟是哪儿呀？”

爱之助不由得反问道。

“是在东京，不过是郊区。一家叫做宝来馆的电影院。”

“哦，电影院里有什么？”

“有什么？电影呗。”品川笑着说，“就是那电影有点奇怪。片名叫‘怪绅士’，是日活电影公司出品的。其中有一场很无聊的追逐场面。”

“‘怪绅士’，是个侦探片吧。那有什么奇怪的？”

“总之，你看了就知道了。而且不先告诉你，让你自己看比较好。这样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你跟我去吧，这种事也只有你可以商量商量。”

“我正好没有什么事，跟你去一趟也无所谓。”

其实，这位猎奇者恨不得立即就出发。

于是两人坐上品川叫来的出租车到宝来馆去。在车中两人进行了如下的对话。

“我真不知道你对电影感兴趣呢。”

青木不可思议地说到。因为事实上品川四郎对小说和戏剧都不感兴趣。

“不，我也是好久不看了。这还是别人告诉我的。你总说现实中的事情太无聊，可我保证这件事会让你大吃一惊的。事实上，它比小说还离奇，因此也能充分证明我一贯的主张。”

“电影的大概内容是什么？”

“你看了就会知道。现在，在看电影之前我想先让你好好回忆一下，今年的八月二十三号你确实是在东京对吧。”

品川很奇怪地说道。

“八月啊？八月一直到二十号我都在弁天岛，从弁天岛回来就直接来了东京，住了有十天左右。对，二十三号我肯定是在东京。”

爱之助虽然不知对方的用意，仍旧做了回答。

“而且，二十三号你正好是和我在一起的。我翻日记本看过了。我们俩那天是在帝国饭店的西餐部吃的饭。之后你还拉我去看了那里的文娱表演。”

“对对，是有那么回事。我们去听了大提琴的演奏对吧。”

“我为了慎重起见，特意又向饭店询问了一下，证实那天确实是二十三号，这点是不会搞错的。”

青木爱之助的好奇心越发地高涨起来。品川究竟为了何种原因如此强调二十三号呢？

“你看看这个。”

品川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递给爱之助。他打开一看，里面写道：

品川四郎先生拜复

您所询问的场景是京都的四条街，拍摄日期是八月二十三号。这些在拍摄日记中都有纪录，不会有错。

以上是给您的回复。

斋藤久良夫

“藤久良夫是日活的导演，你认识他？”

爱之助把信还给品川时说。

“是的，他就是‘怪绅士’的导演。当时我并不知道，我很突然地去信询问，结果他很快就给了我回音，让我万分感激。且不说这个，我要告诉你的是，这封信是第二号证据。它可以确实地证明‘怪绅士’中的某个场面是于八月二十三号在京都的四条街拍摄的。”

品川说话的样子就像个审判官或者侦探似的。他想方设法从各个方面取证，反复强调八月二十三号，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哟，这小子也变得有趣起来了。”

爱之助稍稍明白了些，他越发相信这一定是件大事情。他的好奇之心已膨胀到了极限。

“我记得八月二十三号那天和你离开饭店已是午后了，大约是午后两点钟左右吧。”

品川仍围绕八月二十三号说着。

“是的，是那个时间。”

“那之后，我们又一起吃了晚饭，分手时已是日落时分。”

“对，太阳是下山了。”

“你把这些事实都好好记牢。因为时间是这件事中的关键所在。另外为了慎重起见，我还要跟你说一下，据说从东京到京都最快的特快列车也要十多个小时。”

青木已厌烦了品川絮絮叨叨的说明，恨不得立即看到“怪绅士”的片子。

“啊，就是这儿，就是这儿。”

品川让车停了下来。两人下车后看到，宽敞的大街上空荡荡的，一家简陋的电

影院就座落在路边。

“两人买了头等的电影票，上二楼坐了下来。所幸的是，“怪绅士”刚刚开演。

画面推移。这实在不是一部令人满意的侦探片。主人公也就是所谓的怪绅士，是个身穿燕尾服的、学生模样的男子，正和警察演绎着老一套的闹剧。

爱之助当然不愿意看内容，他只盯着画面。他紧张地期待着银幕上出现京都的四条街的画面。

“请好好看。”

品川碰了碰爱之助的膝盖提醒他注意。

银幕上出现了追逐的场面。两辆汽车在京都的大街上急驰而过。此处正是四条街。

突然画面的右方出现了一个光头大汉的后脑勺。好像是一个围观的群众不小心闯入了镜头。

爱之助因为某种预感而紧张起来。果然那个光头大汉转过身来面对着镜头。他的那张脸几乎占了银幕的四分之一。

只一眨眼的功夫，那张脸就从画面中消失了。

爱之助在那一刹那吓得屏住了呼吸。虽然他早有预料，

但坐在他旁边的品川四郎的脸忽然被放大在银幕上，着实让他感到惊异。

是的，偶然闯入“怪绅士”拍摄镜头中的人正是品川四郎。

两个品川四郎

我们已经知道那场戏是于八月二十三号在京都的四条街拍摄的。同一天，品川正和爱之助在东京的帝国饭店共进午餐。两边都准确无误。事实表明，品川同时出现在了东京和京都两地。然而，这两地间最快的特快列车也要十个小时。要做到同一天里既在京都看拍电影，又在东京吃午饭是决不可能的事。

因此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日本，有一个和品川四郎长得一模一样的人。那天在九段偷东西的一定就是另外一个品川四郎。

“你是怎么想的？我看了之后顿时觉得这世间无奇不有。”

出了电影院，走在郊外不知名的街道上，品川无可奈何地对爱之助说。

“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今年秋天你确实没有去看九段的招

魂节表演吧。”

爱之助为了慎重起见又确认了一回。

“没有，我对那些东西从来都不感兴趣。”

看来前些日子在九段坡碰见的男人的确不是品川。于是，爱之助就一五一十地将上次遇到小偷的事情讲给品川听。末了加上了一句：

“因为怎么看都像你，所以，不瞒你说，我还一直怀疑你呢。我还以为你暗地里一直在做小偷呢。哈哈哈……真滑稽啊。”

“竟有这种事？当真还有一个我不成？”

品川有点恐惧地说。

“也许是你的孪生兄弟也说不定呢。你会不会有一个一生下来就分开的孪生兄弟，而你却不知情呢？”

“不，不会有这种事。我们家是存不住秘密的。要是有孪生兄弟的话，老早就知道了。而且，就算是孪生兄弟，也不可能那么像吧。”

“若不是孪生兄弟，那问题就来了。你说这世上会不会真有比双胞胎更相像的两个人呢？”

“我不相信会有这种事。正如没有相同的指纹一样，世间也不会有一模一样的人。”

品川四郎到底是个实际的人。

“可是不管你信也好，不信也好，如今有不可动摇的事实摆在面前，由不得你了。上次的小偷和这次的电影。而且，我并不认为这种事是完全不可能的。我在学生时代就有过类似的经历。”

青木爱之助终于碰上了渴望已久的怪事情，不由得欣喜若狂。

“上大学的时候，我遇到过一个老绅士，无论相貌、身形都和天皇陛下的照片一模一样。我当时还想，竟然有人和天皇长得这么像，看来真不能断言世间没有相像之人呢。”

“其实，我也不是没有这样的经历。”

品川四郎略显苍白的脸微微抽动着，低声地说道：

“大约是三年前的一天，我在大阪的街上走着，忽然有个人从后面拍了拍我的肩膀，对我说：‘你不是某某某吗，好久不见啦。’他叫的当然不是我的名字。无

论我怎么解释说‘你认错人了’，他都不相信。为了让我记起来，他还一个劲儿地说：‘在某某公司的时候，我们俩的办公桌不是挨在一起的嘛。’然而，我连那家公司的名字都没听说过。结果，我和他就那么不得要领地各自走开了。如今看来，也许这世上的某个地方确实还有另一个我。”

“有这样的事呀！我想，那个人一定和我在九段坡时的感受一样，感到奇怪极了。”

与当事人品川的无精打采正相反，青木爱之助显得异常地兴奋。

“你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这对于我来说可不是件愉快的事。你想想看，这个世上的某个地方，还有一个和我一模一样的家伙。这种感觉实在太糟了。如果让我碰到那家伙，我真恨不得趁其不备地干掉他。我真担心还有更恐怖的事情。正如你所说的，那家伙看来不是个好人。如果仅仅是个小偷倒也罢了，如果他干起杀人越货的勾当，我岂不是要跟着遭受嫌疑？我不仅不能阻止那家伙犯罪，甚至连预先知道的可能都没有。因此也许有时候，我根本无法证明案发时我不在现场。你想想看，这多恐怖啊！对方是何方神圣我都不知道，这多恐怖啊！

“你再想想这样的情况。我这边不知道那个人，而那个人却对我了如指掌。因为我的照片经常登在杂志上，那家伙一定会比我更在意的。而且那家伙不是个好人。当一个坏蛋发现一个与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人的时候，他会想什么呢？他会想出怎样恐怖的事情来呢？你知道这些吗？如果我有妻子的话，那家伙甚至能把我的妻子也偷了去。”

两人连出租车都忘了叫，就这么漫无目标地走在郊外的街道上。

品川就这样一会想到这儿一会想到那儿，假设出各种各样的情形。不知不觉中“两个品川四郎”这件事变得可怕起来。

皮条客绅士

青木也好，品川也好，都被这件离奇的事情吸引住了。正如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对于猎奇者青木来说，他终于碰到了在猎奇俱乐部都无法体验到的奇事；而对于比较现实的品川来说，这件不可思议的事是那样真实地存在着，而且直接关系到他自己。

他俩都想尽可能地找出另外一个品川四郎，然而那似乎是不可能的。他们曾想

过在报纸上登出寻人启事，但是由于对方是一个小偷之类的人物，见了启事反而会加强戒备。

“下次你要是再碰到那个家伙，能不能帮我跟着他，查清楚他住在哪儿。当然我自己也会留心的。”

“没问题。不仅仅是为了你，就算是为了满足我自己的好奇心，我也会那样做的。”结果他们认为除了耐心等待之外别无他法。

这似乎是不切实际的想法。然而各位读者，正如我们常说的那样，这世界很大也很小。两个月后的一天，他们不仅发现了另外一个品川四郎，而且在一种不可思议的情况下，两个品川还会了面（啊，那可真是一次奇特的会面啊）。

不过在说此事之前，请允许我占用少许篇幅，先按顺序讲一下青木爱之助的奇特经历（这绝不是不相干的事情）。

事情得先从青木爱之助无意间经过银座的一家阴暗的咖啡店讲起。那是他在宝来馆看完“怪绅士”的电影之后的第二个月，十二月的一天发生的事情。

已是瑟瑟风寒的季节，他本没有上京打算，也许是因为某种预感，他忽然怀念起东京的天空来，于是就去了东京。这件事就是在他滞留东京时发生的。

岁末的银座大街装饰得华灯溢彩。然而他只是走马观花似的转着。

“这么无聊的地方每晚竟也会有少男少女们来逛街。”

他感到非常的不可思议。对于猎奇者青木爱之助来说，这里黑乎乎的小街小巷反倒更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能使他流连忘返。

当他走进一条小里弄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家非常显眼的小咖啡店。说它显眼，决不是因为它的门面豪华气派、门前车水马龙，而是因为它与大街上的咖啡店完全不同，门面阴暗、门庭冷落，显得有几分落寞。

爱之助看到它这种孤单单的样子顿生怜惜之情，于是毫不犹豫地走了进去。那里只有十坪左右大，疏疏落落地放了些桌子，几盆盆栽的绿色观叶植物间隔在其中，灯光灰暗。人声寂寥。店内不仅一个客人也没有，甚至吧台里的服务生也没了踪影。这是一家像墓场般寂静的咖啡店。但由于装有暖气设备，整个屋内暖融融的，驱走了令人不快的寒意，使人感觉很舒服。

青木想，若大声喊服务生的话未免显得有些土气，倒不如先坐下来再说。于是他向角落那张隐藏在绿色植物后面的桌子走去。他一屁股坐下去的同时，意外地发

现那里已坐着一位先来的客人。因为他安安静静地坐在黑暗中，所以青木一直不曾发现。

青木说了声“对不起”，正要起身换座位时，那位客人用手势制止了他，并说道：“没关系，我正想找个伴儿呢，请坐下来。”青木仔细地打量着对方，这是一位穿着西服的中年绅士，给人的感觉非常和蔼可亲。而且他穿的衣服做工考究、价格不菲。也许因为对方也是有钱人的打扮，所以青木很自然地就把他当作了伙伴。

不一会儿，一个服务生像影子般从某个角落钻了出来，端来许多客人点的东西。都是些精致的菜肴，酒也是上品。有了这些东西，再加上一个和蔼可亲的聊天伙伴，爱之助的心情顿时好了起来。

“这地方真不赖呀。”

“是的，我一直都非常喜欢这里。”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越聊越起劲。爱之助的酒量很小，两杯威士忌一下肚，就有了微醺的感觉，整个人都飘飘然起来。他开始围绕着“无聊”这个话题大发感慨。

那位绅士似乎颇有同感，一边听一边不停地点头称是。然而不久他就非常婉转地打听起青木的身份来。爱之助因为已有了醉意，不知不觉地着了对方的道，得意忘形地讲述着自己的事。最后，他忽然有所发觉，打住了话头，向对方说道：

“唉呀呀，瞧我，净说自己的事了。这回该轮到你了。哈哈哈，你是干哪一行的呀。”

那位绅士正了正身子，说出一番令他颇感意外的话来。

“我嘛，可以说是一个广告人，一个推销员，我马上就要向你促销了。”

这是个多么仪表堂堂、体面的广告人啊。

“我决不是在开玩笑。”那位绅士接着说道，“我的任务其实就是替那些像你这样喜好猎奇的人，也就是富有好奇心的人，寻找类似于这家咖啡店的地方。我只需做好这些就可以按月领取薪水。我是一个外表体面的广告人，其实，换句话说，”他压低声音说道，“就是个皮条客。”

青木听了绅士的这番话大为吃惊，直愣愣地盯着对方的脸。

“我知道有一处秘密的所在，”绅士开始做了说明，“在那里秘密出入的都是些上流社会的人物，如富豪啦、达官贵人啦等等。我这么说您明白吧。通常这种事都是由一些贪婪的老太婆啦、街边的人力车夫在其中做穿针引线的工作，并收取介

绍费的。可是，您要知道，我们提供的对象可不是普普通通的以此为业的女人，而是有身份的贵妇人。要不怎么会连我们这些皮条客都如此风度翩翩呢。哈哈哈哈哈。我说的那个秘密所在只收为客人提供场所的谢礼钱。但由于要保证客人绝对安全，所以礼金并不便宜。因此我们选择客人的时候就颇费功夫。您明白了吗。恕我冒昧，您就具有这样的资格，您身份高贵，风度又好，再加上又是个罕见的猎奇者，所以我才向您介绍。”

听闻这番话，爱之助的酒也醒得差不多了。这世上的阴暗处也并不可怕呀。不然怎么能遇上这么个有意思的、奇特的皮条客呢。真让人高兴啊。于是他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问起细节来。

屋顶里的房间

对方是谁事先并不知道。两个互不知道对方姓名、年龄、身份的男女，在某个特定的晚上偶然相聚在一起就凑成了一对。那里决不会出现两对或两对以上的情人同时幽会的情况。房钱一晚五十日元，由双方平摊。这种对半付款的方式就是他们赚钱的手段，因为双方都是一掷千金的主儿，所以通常主人都能得到双份的房钱。第二次是选择同一个人，或是重新抽签挑选新人就看各自高兴了。以上就是皮条客绅士介绍的“秘密之家”的简要规则。

这个秘密之家另外还有个皮条客，是位贵妇人，她负责挑选、说服女客。

“那么，你就为我当一次向导吧。”

爱之助借着酒劲，大胆地做出了决定。

“好的，不过我们是预先收取房钱的。这规定虽然有些刻板，但是是有用意的。当然，我决不是在怀疑您，我们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防止便衣警探乔装混进来。您知道，对于那些便衣来说，从自己的口袋里往外掏钱，可不是件轻松的事。”

“的确，的确，还是小心点儿的好。”

爱之助当场就支付了应付的房钱。

于是他们从咖啡店出来，坐了二十分钟的汽车，到达了目的地。令青木意外的是目的地竟然是口町区的一条僻静的住宅街。他们在不远处下了车，走在寂静无人的街道上。

“就是这儿。”

顺着绅士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一座门面很小的中等宅院，看样子是家靠出租房屋生活的人家。房子是老式的平房结构。皮条客绅士在门前站定，迅速地左右打量了一下。当他确定没有过往行人时，说道:

“赶快！”

便推着爱之助进了大门。

“欢迎光临。”

出来迎接的是位主妇模样的妇人，年纪在四十岁左右，气质很好，梳着椭圆形的发髻。奇怪的是，那位妇人手里拿着看似很重的白木箱子，等青木脱鞋进了房间，她就迅速地将他的木屐装进箱子里，用一只手夹在腋下，走在前面引路。

他们穿过过道，来到一间茶室。主妇默不作声地打开了那里壁橱的拉门。青木心想，这壁橱里可能就是一间密室，然而一看之下却并非如此，那不过是间普通的壁橱，里面还堆放着许多行李。

主妇打开拉门也许是在打暗号，因为紧接着就听到了“嗯哼”一声特意的咳嗽声，青木抬头一看，天花板上出现了一个洞口，从里面泄出赤红色的灯光来。原来头顶上的天花板是块活动的盖板。

“这房子是平房结构，按理说不该有二楼呀。”

青木自顾自地想着。从天花板上刺溜刺溜放下了一节绳梯，一个小女孩顺着它爬了下来。

大概是个使女，她向青木行了一礼就离开了。

“稍有点危险，请您爬的时候当心点儿。”

青木依照主妇的指引，爬上了绳梯。

上去一看，那可真是个奇妙的房间，只不过没有窗户、壁龛和壁橱而已。地板上铺的是榻榻米，四壁和顶棚则是用崭新的木板做成的。房间的中央铺着簇新的棉被。小地炉里的火烧得旺旺的，上面放着的铁壶正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儿。天花板上垂吊着一盏小巧精致却又非常豪华的装饰吊灯，灯光特意弄成了一种像鲜血般鲜红的颜色，大概是有一定的用意吧。

在平房结构的房子里，改建了这样一个空中密室，的确是个好主意。为了让外人确信这是幢普通的平房，所以它下面的各个房间都收拾得很平常，且不会让人发现有生人的踪迹。谁能想到，在房顶上会有这么个没有窗户的房间呢。再说上楼的

方式又是那样的匠心独具。

“这里真是很安全啊！”

随后跟着上来的主妇听了青木的夸赞，露出了亲切和蔼的笑容，小声说道:

“但是，为防万一，这里还设有一个秘密的暗室。”

说着她在一面板壁上接了一下，只听“吱”的一声，那里出现了一个朝里开启的暗门。

“这里装有一个低音电铃。万一有什么事发生的时候，下面会按响它。当您听到铃声时，请带上衣服之类的东西藏到里面去。当然，这种事是不会发生的，不过是为防万一而已。”青木对这种小心谨慎的布置感到非常的佩服。

“那么请您在此稍等片刻，马上就可以相会了。不过，一会儿请您把绳梯先拉上来，并把盖板还回原位。到了能会面的时候，您会听到下面传来和刚才一样的咳嗽声的。”

主妇沏好茶，嘱咐了几句就下去了。青木依言盖好了盖板，舒舒服服地坐在了坐垫上等待着。

青木对于女人是相当有经验的。这之前他曾幽会过滨海小镇的外国女人、烟草店老板的女儿、花道师傅的女弟子等等。牵线搭桥的都是些甜言蜜语的好事之徒。他们介绍来的女人，无论怎么装模作样，大多数都可以一眼看出是以此为业的。“今晚该不会也给我玩那一套吧。”青木独自担心着。但当他环看着这间布置得如此出色的密室时，又不由得相信了那位皮条客绅士的话。至少，对于他来说，还是头一次经历安排得如此煞有介事的幽会。风度翩翩的皮条客、构造精巧的房屋、机关重重的密室，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青木从未经历过的。

皮条客绅士形容来此的客人“非富即贵”，这不就是意味着幽会对象也是富商太太、官宦小姐之类的吗。想到此处，爱之助竟不由得像个新手似的浑身颤抖起来。

等了没多久，他就听到先前的那种特意的咳嗽声。“啊，来啦。”他的心像被寒风吹过般不由自主地紧缩了一下。“既来之则安之”，爱之助一边给自己打着气一边战战兢兢地走近盖板，悄悄地将它打开，闭着眼睛把绳梯放了下去。

下面的人似乎也有些犹豫不决。主妇在她身后小声地为她打着气。

不一会儿绳梯绷直了。女人正往上爬着。让女人爬绳梯真有些勉为其难。不过，对于过着奢侈安迪生活的上流社会的男男女女来说，这种粗陋的绳梯反倒正合心意，

它似乎正象征着这种危险的恋情。

首先映入青木眼帘的是女人美丽的圆形盘发，随后是红艳艳的脸庞（这是由于红色灯光的缘故），接着就是成熟女人特有的魅力无限的酥胸，等等、等等……

暗室奇遇

来人是谁，是何种身份，初次见面的他们是如何进行交谈，以及赤红的灯光是种怎样的效果等等，由于这所有的一切都与本故事没有关联，所以请允许我略过不提。不过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当晚，青木爱之助并没有像以往一样失望而归。

当然，这里还必须要讲一下当晚的一次偶发事件——低音电铃事件。

青木他们因为过度兴奋都有了一些倦意，正要进入梦乡时，突然装在板壁里的低音电铃“叽叽叽叽”地响了起来，那声音就向来自水底，令人毛骨悚然。是危险信号！

爱之助猛地一个翻身爬将起来，像一个遭遇警察突袭的罪犯般的惊恐不安。

“不好了，快拿上衣服……什么也别拉下，快躲起来。”

他粗暴地推醒对方。

大着胆子玩危险的恋爱游戏的良家妇女，因为还不够老练，猛然间遭遇到这种情况，真是狼狈极了。她衣不蔽体，团团乱转，惊慌失措之余竟不知道脱下来的衣服放在了何处。若在平时，青木见到这种滑稽像，一定会忍不住笑出来，说不准还会因此食欲大增呢。然而现在，他却无暇多想，他一手迅速地抓起对方的衣物，连同自己的衣服一起夹在腋下。另一手则拉起对方，打开那扇暗门，拖拽般地将她领进了那个秘密藏身处。

那个暗室里没有天花板，粗粗的房梁像蜘蛛网般的低斜在头顶上，使人既不能直立也不能行走。脚下则是一棱一棱粗糙的隔板，上面堆积了厚厚的一层老鼠屎和灰尘。真是个糟糕透顶的地方。但由于危险在即，他们也顾不得许多了。他们匆匆地将暗门还成原样，尽可能地爬到最里面的角落，缩做一团。

里面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两人连悄声交谈的力气都没有。他们甚至听到了彼此强烈的心跳声。

此时的感觉就像在等待魔鬼的出现一样，恐怖极了。

一分钟、两分钟，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就在他们提心吊胆地竖耳倾听的时

候，传来了轻微的咳嗽声。这也许是给他们的暗号，在提醒他们有人上来了。两个人都不由自主地缩紧了身子。青木明显地感觉到了女人的战栗。

这之后又传来了两三声咳嗽声，两个人蜷缩得更紧了。可奇怪的是，一点也听不出有人上来的动静。啊，对了，绳梯已经被青木拉上来了。不过，应该还有其他上来的办法。青木这样想着的时候，只听盖板那里传来"咕咚"一声。好像是谁在下面用棍子捣了一下。盖板像是被打开了。接着是下面的人向下够绳梯的声音。果然不一会儿，就听到了"吱吱嘎嘎"爬绳梯的声音。

爱之助痛苦地忍耐着，心脏像要爆裂般的难受。此时的他如同一头困兽一般，在黑暗中惊慌地搜索着出路。忽然他在一片漆黑中发现了一个发光的红色按钮。仔细一看，原来是板壁上的一个小洞眼，密室里的红色灯光从那里透了进来。

爱之助本能地向那里爬了过去，把眼睛凑上去往外张望。他想看看爬上来的是什么人。盖板那边"吱吱嘎嘎"的声音停了下来，看来来人已经爬完了绳梯，正站在对面的那块板壁前面。可惜这洞眼大小了，青木的视线无法看到那里，他只能看到一个小圆圈那么大小的范围。

来人向这边走了过来……板壁上映出了他可怕的身影……很快露出了一个穿和服的肩膀……接着是一个女人的上半身……一张女人的脸。啊，青木终于看清楚了，原来来人竟是这家的主妇。

"客人，请出来吧。实在抱歉。一开始以为是来检查的，结果是无关紧要的人。请放心吧。"

"这算什么事呀！真荒唐！这么说，刚才的咳嗽声只不过是叫我们放下绳梯了。"

两个人因为这件败兴的事，再也提不起精神上床睡觉，没等到天亮就分手了。

这虽然是件扫兴的事，无意中却成为他日后一个大发现的起因。这里面的因果关系想起来真让人不可思议。原来这次荒唐的差错竟是日后两个品川会面的开始。想想看，如果青木爱之助没有遇到那位皮条客绅士，没有来这个秘密之家，没有发生那起低音电铃事件，就一定不会这么快发现另外一个品川四郎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正是由于有了电针事件，他才有机会躲进那间暗室，而正是因为进了暗室，他才得以发现那里的小洞眼，并对它产生了兴趣。

不过，他想出那个奇妙的主意已是幽会过后第三天的事情了。那三天里，他常常愉快地回味当时的情形。"实在是滑稽啊。不过，想一想这倒是近来少有的收获

呢。躲在黑暗中，因为恐惧而冷汗直冒、浑身发抖，单是这种体验就值二十五日元了。还有，那么谨慎周全的布置呢？简直就像侦探小说一样精彩嘛。”当他这样反复回味的时候，忽然就有了一个主意。他甚至为自己的这个主意高兴得跳了起来。

“太棒了！太棒了！这一定有趣得很。”

于是他迅速穿上了出门的衣服，乘车去那个秘密之家。为了慎重起见，他也模仿皮条客绅士的做法，在稍远处就下了车，进大门的时候则瞅准了没有行人的空隙。

主妇看到他很吃惊，问道：

“您是已经约好了的吗？”

这话的意思是问青木是否约了那天的妇人今日在此会面。

“不，不是的。今天来是有事和你商量。”

青木爱之助一边说一边独自笑着。

他们进了房间坐了下来。

“夫人，做这件事一定会赚钱的。”爱之助绕过了客套话，直奔主题。“你若是照我的主意去做，一定会使现在的房钱翻一番，怎么样？你想不想听听我的主意？”

“噢，不，我听过不少。可是，拿别人的绝对隐私当商品，同时又收取高额的房钱，如此贪得无厌，万一泄漏了出去……”

主妇警惕地说道。

“不，你别误会。我的主意实际上是利用那个暗门后面的暗室来赚钱。你不要误会，我告诉你这个好主意可不会收你半分钱的。”

“什么？您说用暗室赚钱？”

“你不明白吗？在那个密室里安排两个客人，在暗室里再安排一个，这样同一时间里就可以拥有三个客人。我这么说是因为那面板壁上有一个小洞眼。你明白了吧。”

“啊？这种事……”

主妇一脸的惊愕。

“你别吃惊。国外有不少做这种生意的地方呢。”

于是爱之助详详细细地给她讲起了国外的例子。

“可是，若被密室里的客人发觉就不得了啦。”

“不会有问题的。因为那个洞眼才那么一丁点儿大。虽说这样有些不方便，不

过弄大了的话，会招来危险，还是就那样好一些。怎么样？试试看吧。这第一个客人就是我啦。我可不是在开玩笑。姑且让我先试试，若进行得不顺利，到我这儿就算是划上句号了。为了证明我的诚意，我预先付上这暗室的房钱。这是今晚的费用。不错吧。”

他说完就掏出了几张纸币放在了主妇的面前。

两个品川的会面

主妇终于被青木说动了心。

其实，他这个暗室客人就是悄悄地借助暗室板壁上的小洞眼偷窥别人的幽会情况。

我们的青木爱之助在那里看到了怎样千奇百怪的场面，又是如何沉迷于那种不健康的感官上的愉悦之中，姑且先放在一边，单从一个月后（这期间他曾回了一趟名古屋）他去拜访品川四郎开始说起。

正如诸位读者所知的那样，由于前面发生的几件出人意料的真实事件，使得通俗科学杂志社的社长品川四郎不得不相信在这个世上的某个角落里，还存在着另一个与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这件事到目前为止还只是品川和青木两个人之间的秘密。尽管如此，近来杂志社的同仁们仍明显地感觉到了品川社长有些不同往常。

“该不会是有了停办杂志的心了吧。头儿最近一点热情也没了呢。”

“他简直一点儿也不考虑杂志的事情了。他的心好像被什么东西绊住了似的。大概是女人吧。”

杂志社的同事们私下里议论纷纷。

杂志社的编辑部借用的是神田区东亚大楼三层的几个房间。品川社长这天午后终于露面了。他默不作声地走进社长室，一屁股坐到转椅上，开始考虑起问题来。

正在这时，许久未见的青木爱之助忽然来访。

青木脸色苍白，神情严肃。他坐下后，盯着身后那扇与编辑办公室相连的玻璃门，悄悄地问道：

“那边听不见吧。”

品川看见青木进来，身子一颤，双唇失色，低声答道：

“没关系，那是玻璃门，况且外面电车、汽车的声音很响……哎，究竟是什么事？”

“你能记得这个月的十五号的晚上是在哪儿过夜的吗？”

青木的问题很唐突。

“十五号？也就是上个星期五吧。在哪儿过夜的？应该没在别的什么地方过夜啊。我人在东京的时候一向都是睡家里的。”

“此话当真？你没到什么特别的地方过过夜？”

“当然了。不过你为什么要问这些？”

“那么昨晚你在哪儿？从十一点到十二点的这段时间里？”

“十一点？我在自己起居室的被窝里，直到今天早晨。”

“你没有说谎吧？”青木仍有些将信将疑，接着问道，“那么我问你，你知道口町区一个叫三浦的人家吧。那家的屋顶有间红色的房间。”

“不知道。莫非你在那儿碰上那家伙了？”

品川鼓足勇气问道。刚一问完脸就变得煞白。“那家伙”无疑指的就是另外一个品川四郎。

“我碰到了！而且是种非常奇怪的会面方式。”

“快说给我听听，那家伙到底是哪里的？什么人？他在那儿干什么？”

品川气势汹汹地一把抓住青木的手腕问个不休。

青木劝住性急的品川，给他简要地讲了一遍从遇到皮条客绅士到发现小洞眼的这段离奇的经历。

“我从说服了老板娘的那天晚上起，就开始成为红房间外面那间暗室里的客人，到今天为止已见到了五对幽会的情人。都是绅士与淑女们的组合，感觉真是棒极了。起初他们是那么地羞涩、腼腆、难为情，可到了最后却又是那么地放纵、大胆、不知羞耻。看到这种有趣的变化过程，真比读那些描写露骨的小说还要刺激得多。就冲这感觉花上几十块钱也是值得的。”

“那么，那家伙在红房间里出现是……”

品川无心去听青木的鸿篇大论，急不可耐地问道。

“就是昨天晚上的事。是我进行偷窥的第五个晚上。当我从小圆洞里猛然看到你的这张脸时，惊得差点叫出声来。”

“那么，那家伙也是干了和别人同样的事了。”

品州那张留着小胡子的成熟的脸，像一个天真的孩子般红了起来，结结巴巴地说着。

他这是怎么回事？是因为一个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男人的闺房游戏被他最亲密的朋友看了个一清二楚吧。要知道那可是个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男人噢。品川不由自主地脸红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当然了。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游戏呢。”

青木有些使坏似的直盯盯地看着对方的脸。

“你有没有勇气见识一下自己的丑态？若有的话，今晚就可以一睹为快了。”

实际上今天青木就是为了说这句话才来这儿的。

他倒不是真要使坏。身为猎奇者的青木，只要一想像着两个品川四郎在如此奇特的情况下会面，就已兴奋得口水直流、食欲大增了。

“今晚，那家伙会去那儿吗？”

品川是当事者，他无法像青木那样从容不迫。他舔着嘴唇，声音嘶哑地问道。

“是的。我一等到那家伙离开，就迫不及待地向老板娘打听。当然，由于她们采取的是不问客人姓名、住所的营业方式，所以并不知道那家伙叫什么，住在哪里。不过好歹让我知道了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光顾的。据说，头一次是这个月的十五号。昨晚是第二回。今晚又订有约会。你有没有勇气和我一起去？我决定今晚跟踪那家伙，搞清楚他的底细。”

品川一时沉默了。他犹豫了半天，终于下定了决心，叫喊着说：

“我去！我一定要查清楚那家伙的真面目。”

奇特的马戏表演

当晚十一点左右，青木和品川已经躲在了三浦家那间红色房间外面的暗室里。起初，老板娘说那里藏两个人太危险，怎么也不答应，但实在挡不住大把钞票的诱惑，最终勉强同意了。品川特意戴上了墨镜，贴上了假胡子，乔装改扮了一下。因为他们担心同时去两个一模一样的客人会引起老板娘的怀疑。

青木把眼睛贴在那个惟一的小圆洞上，作好一切准备，等待着登场人物。品川没有勇气换下青木守在那里。他蹲在满是灰尘的板壁的一角，像一块黑木头似的一

动也不动。

青木眼中看到的只是被圈成圆形的房间的一部分，那感觉就像是看红色的幻灯片。幻灯片的背景是对面贴着细花纹壁纸的板壁，紧接着是烧得旺旺的小地炉，一床像妖妇的红唇一样鲜红的缎子面被褥。地炉上的铁水壶开了，白色的蒸汽使后面的花墙纸变得模糊朦胧起来。“无论你看到怎样的怪事都千万别出声儿，以免被对方发觉。请你无论如何注意这一点。”

青木为防万一，反复叮嘱着。也不知品川到底听进去没有，只听他“嗯”、“嗯”地答应着。

不一会儿他们就听见了“吱嘎吱嘎”爬绳梯的声音。

是男的还是女的？青木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地等待着。强烈的心跳声撞击着他的耳膜。品川他听到了动静，不由自主地把身子蜷缩得更紧了。

出现在青木视线中的是一位妇人，三十岁左右的年纪，非常丰满。一件黑色镶金线的衣服紧绷绷地裹在身上。一头漆黑浓密的卷发，长眼睛，低鼻子，反着光的厚嘴唇。一张脸并不难看，相反，不知哪里还散发出一股说不出的迷人魅力。她似乎已喝醉了，走起路来踉踉跄跄的，没有一点正形。

她一屁股坐下去，因为天冷，伸着两手在地炉上取暖。一边自言自语着“噢，好热！”，一边用双手轻轻地拍打着自己的脸颊。

青木看累了，就把眼睛从洞口上移开，直了直腰。他明知道没有变化，却又不得不马上恢复原来的姿势，继续坚持着。十分钟过去了，二十分钟过去了，一个漫长的等待过程。

终于，楼下传来的约定的咳嗽声。妇人突然走出了他的视线。紧接着传来了开盖板、放绳梯的声音。不一会儿，就听到有人吱吱嘎嘎地往上爬。

青木在黑暗中伸出左手，轻轻地拍了拍蹲在一旁的品川的肩膀，告诉他“人来了”。品川的身子陡然僵硬起来。

妇人首先回到了青木的视线中。

“让你久等了。”

啊，这大概就是那个品川四郎的声音吧。

“还不算太久嘛。”

青木看见一件外套被扔了过来。接着一条穿着黑色西服的胳膊在他眼前画了个

弧线。紧接着那个男人的全身都落入了他的视线中。男的似乎也喝多了，一路晃悠着向女人走去。虽然他背对着这边，但青木可以肯定此人正是昨晚看到的，也就是另外一个品川四郎。

青木的心扑通扑通地狂跳起来，因为两个品川马上就要面对面了。

他悄悄地移开目光，在黑暗中摸索到品川的手腕，将他轻轻地拽了过来。但是品川浑身哆嗦着，站都站不起来。青木用手使劲地捏了他一下，似乎在教训他“干吗这么磨磨蹭蹭的”，一边毫不客气地把他拉了过来。被拽过来的品川不得不将脸凑近了小洞眼。赤红的灯光映照在他那虚汗直冒的额头上。不一会儿，他就被什么东西吸引住似的，一动不动地守望在那里。

青木在黑暗中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提心吊胆地听着他那粗重的呼吸声，默默祈祷不要被里面的人发现。

板壁的那一边不时传来低语声和挪动身体的声音。

忽然品川急促的呼吸声猛的停顿下来，他一定是看到里面的那个品川的正脸了。品川的右手一下子抓住了青木的肩头，似乎在告诉他“我看到了”。一度停顿的呼吸又急促地响了起来，而且更加强烈，他的全身也跟着抖动起来。

啊，这真是世界上少有的会面方式。品川现在像看红色幻灯片一样，仔细观察着一板之隔的另一个自己，如同被胶水粘住了一样，无法离开那个小洞眼。而青木则通过他抓住自己肩头的手指动作，以及他的呼吸声想像着板壁那一面的情景，比亲眼窥视还要过瘾。因为想像出来的东西比实物更具刺激性，他因此第一次发现了间接偷窥的魅力。

很长时间过去了。在寒风刺骨的冬夜，他们蜷缩在黑暗的屋顶里，却丝毫不觉得寒冷，一种不同寻常的兴奋感已使他们变得麻本了。

品川终于挪开了身子，并把青木拉了上去，意思是“换你来看吧”。大概他已无法忍受这样去偷窥另外一个自己。

青木与他调换了位置。红色的幻灯片又再度在他眼前放映起来。然而眼前出现的是颇令他感到意外的情景。只见那个贵妇人像马戏团的女演员一样，身穿闪闪发光的服装，正骑在趴在地上的品川四郎身上，如同骑在马背上一样。那匹“马”不用说当然是全裸的，就连骑手、那位贵妇人穿在身上的衣服也是有名无实的，以至于全身曲线毕露。

更令他惊讶的是被当马骑的品川四郎驮着贵妇人，低垂着头在房间里转起圈来。

“马嘴”里放了根红腰带当缰绳，骑师则用力拉着缰绳，不停地用腰腿调整着“马儿”行进的步伐。这真是个出色的驯马师。

那匹可怜的“瘦马”终于气尽力竭，“叭叽”一声跌倒在榻榻米上。女骑士从“马”身上滚落下来，直起身开怀大笑。随后竟又残忍地跳上倒下的“瘦马”背上舞蹈起来。那“马儿”被他没完没了地踩着、踢着，已是声如虫鸣了。由于他的脸一直是朝下，所以青木无法看清他的表情，但从他无力动弹的样子多少可以推测出那位陌生的品川四郎此刻当牛做马的心情。

女驯马师随后又将双手分别放到男人的肩和脊上，来了个漂亮的大字形倒立。在她晃晃悠悠倒下的时候，又轻巧地翻了个身，一屁股坐在了男人的头上，像坐在弹簧上似的，上下运动起来。

两个人的身影被红色灯光映衬着，泛出微微的桃红色。他们不停地做出各种各样的姿势，一个劲儿地折腾着。

金蝉脱壳

“下次什么时候见面？”

穿上了衣服已装束停当的女人娇声问道。

“下周三吧，方便么？”

男人在青木视线范围之外，一边穿衣一边答道。

“那么，就这么定了。时间和今晚一样。”

妇人说着就下了绳梯。

等那对男女都下去不久，他们听到了主妇的咳嗽声。这是在通知他们人已走了，可以下来了。

青木和品川两人来到楼下，与女主人匆匆打过招呼，就急急忙忙地赶出了门外。不用说他们是要跟踪另外一个品川四郎。

在五十米远的街角处，那对男女分了手，男的朝右女的向左各自走开了。随后男人独自向附近的电车道走去。青木他们两人则悄悄地尾随其后。时间已是夜里的两点钟，早已没有电车经过了，只不过偶尔会有通宵营业的出租车在宽阔的街面上驶过。男人拦下了一辆车坐了进去。

青木和品川为他如此迅速的行动搞愣住了。两个人急匆匆地从藏身处追到街上，幸亏碰上了一辆空车经过这里。

两人迅速地上了车，吩咐司机道：

“跟着前面的车，不论它上哪儿。千万别跟丢了。”

“没问题。深更半夜的，车又不多，很难跟丢的。”

司机信心十足地发动了车子。

漆黑的深夜，在如砥的大道上，只见两束白色的车灯光线笔直地飞向前方。他们在拼命追赶前面的汽车。

青木和品川坐在汽车里，目不斜视地盯着前方。透过前面汽车的后车窗，他们甚至能清楚地看到那个人戴着帽子的脑袋晃了晃。

“啊，糟了，那家伙好像发现我们了。”

品川叫了起来。前面那辆车里戴帽子的人猛地回头向后看了看。青木他们隐隐约约地看到了一张白白的脸。前面的车突然加了速。一转眼就把两车的距离拉开了。

“请追上去。这车没问题吧。”

“没问题。他那种老破车哪里是我这款新型六缸车的对手啊。”

汽车飞驰起来。他们只听到发动机的轰鸣声。

汽车全速行驶了十分钟。前面的车大概看出自己不是对手，猛地停了下来。

“这是什么地方？”

“是赤坂山王下，停不停？”

“停下来，停下来。”

他们看到一个男人下了车，付了车钱，正向一个小胡同走去。青木和品川也急忙弃车追了上去。

对方拐进了胡同，于是他们也跟了上去。可是令他们意外的是，他们一进胡同就赫然发现那个男人正面朝他们等在那里。两人吓得直往后退。那个男人开口问道：

“你们找我有事么？你们好像从刚才起就一直跟着我吧？”

事情变得很蹊跷。因为细看之下他们显然已追错人了。那个人的相貌中一点也看不出品川的影子。然而自离开三浦家后，目标就一刻未离开他们的视线，不知不觉怎么就变了个人呢？这令青木他们如坠云里雾中。他们无奈地向对方道了歉。为慎重起见，他们又询问了对方是否从刚才那辆车里下来的，结果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好奇怪啊。简直像变魔术似的。”

“就算是化妆，脸也不可能变得那么厉害啊。还有衣服呢。他在红房间里不就是穿的那件衣服么？”

“那倒不能肯定。因为是在红色灯光下，而且又是从洞眼中窥探到的，作不得数。”

两人和那个人分手后，一边讨论着一边回到刚才的电车道。那个可疑的男人乘坐的汽车刚刚驶出五十米远。

“哎呀，不对头。”品川四郎忽然叫了起来，“喂，那辆车，等等……”

品川跑了起来。青木虽然不明所以，也跟着他边喊边跑。他们想乘车追赶，可刚才坐来的车已早早开走了。

结果他们不得不放弃。

“你为什么要追那辆车？”

望着那辆渐渐驶远的汽车，青木忍不住问道。

“我想看看那个司机的样子。”品川回答道，“那人一刻也没离开我们的视线，没理由忽然就变了个人。所以我想，惟一的可能就是跟那个和我长得一样的人换了个座位，现在的司机就是他……不过这简直像在演电影。因为他没理由见到我们会害怕得非逃不可呀。”

结果，这次的跟踪一无所获。总之那晚发生的事情就像他们的幻觉一样。他们自己也很难断定，是否跟错了车，是否上了那个人的当，这件事令一直他们很糊涂。

鹤舞公园

这之后，青木爱之助又在东京停留了一个星期，他不得不带着对另一个品川四郎的种种猜测回到了名古屋。

他记得那对男女在第二个星期三有约会，因此曾特意等到星期三又去了趟三浦家，然而却连他们的影子也没看到。主妇也满腹疑问地说：“说是今晚约会的呀……”

“看来那家伙确实是在那辆车里。也许正如你推测的那样他跟司机掉了个儿。那家伙没理由会知道与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正在追他。因此可以肯定，他是个从事不正当职业的人。也许这家伙感觉有危险，就暂时停止去哪里幽会了。”

品川听青木说完，愁眉苦脸地接着说道：

“单是这样就好了……如果那家伙察觉到了我们，若是他知道了当时追他的是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我们岂不是捅了马蜂窝了么。他不是一个好人，说不准会因此冒我的名干出什么坏事来。我一想到这些，心里就感到说不出的恐惧。”

看了后面发生的事情，诸位读者就可以知道，品川四郎的这种担心并不是毫无道理的。

这之后的两个月内都没有发生任何事情。这期间，青木虽然每周都要来东京两次，却始终不曾发现另一个品川四郎的踪迹。他甚至怀疑起来，那个人是否真的存在。而品川想的却截然相反，他认为那个人如今正躲在某个角落里，酝酿着利用品川这个绝好的替身，干一票大买卖呢。为此，他终日愁眉不展。

三月的一天，那个几乎被他们遗忘的怪人物又出现在青木的眼前。当时，青木正住在名古屋。一天，他和朋友们在咖啡店一直玩到深夜才各自回家。青木的家位于鹤舞公园的后面。虽然时值三月，气候已很温暖，借着酒兴，他特意没有坐车，而是绕道在树木林立的公园中信步穿行。

绕过公园的喷泉，爬上坡道往里走，就是一片浓密的树林。一条小路通向林里的一片十五六平方米的空地。那是专供游人休憩的地方，设有两三条长椅。那片空地的四周全是树木，是公园里最为隐蔽的所在，也是最适合年轻人幽会的场所。猎奇者青木就曾在此体味过偷看别人幽会的乐趣。

青木当时刚好走到了那条小路的路口。虽然他回家并不需要从此经过，但也许是受了调皮的命运之神的诱惑，他忽然产生了去那片空地看一看的欲望。

时间已经深夜十二点，公园里一个人影都没有，空荡荡的，漆黑一片。“哦！黑暗的魅力。”他想，“也许会有惊人的发现呢。”他的好奇心牵引着他继续往里走。

果然他发现了猎物。

青木停住了脚步，藏身于一棵大树后面，盯着黑暗中的人影，侧耳倾听着。他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到两张白白的脸孔，至于脸型和服装的样式就一点也看不清了。他们的谈话倒是可以听得一清二楚。也许他们认为这里不会有人，才如此放心大胆地高声交谈着。

“那么一会儿我就走了。今晚我回东京后恐怕暂时要有一段时间来不了了。”这是男人的声音。

“那你可别忘了咱们在旅馆里的约定哟。”女人娇声说道，“请把信寄到那个地方去。你如不经常来信，我会受不了的。”

“我一定尽量多写信，你也别忘了。那么我们走吧。马上就到火车发车的时间了。”

模模糊糊的两张脸孔凑到了一起，他们紧紧地拥抱着，许久才分开。

“我好害怕回家……”

“是觉得对不起那个人吧。瞧，你又来了，没关系的。他绝不会发现的。你先生根本不知道我到名古屋来。而且他今晚不是会回来得很晚么。好了，你赶快回去吧。若比他晚就糟了。”

从他们的谈话中可以判断男人是位相当有身份和教养的绅士，女人也不是混迹于下流场所的女人。女人曾提到旅馆。看来他们是在那里相会后，仍不愿分别，于是男的送女的，或是女的送男的（从地理位置上考虑大概是前者），就顺路到了这里。

对不起那个人，说明女人已有了丈夫。另外从把信寄到那个地方去这句话也可以看出，把信寄到她家会引起不便。种种迹象表明，这是对私通的男女，而且，男的专程从东京赶来与女人相会。

“哟，他们的关系真不一般呢！”

青木对这意外的收获颇为兴奋。

青木看到两人分了手，男人正朝他这里走来，不由自主地退后了十几步。正好是在路灯下面。待到男人走近，他猛地回头与其打了个照面。路灯光下那个男人的脸看得非常真切。这一看使青木惊得目瞪口呆。那不是一向只在东京呆着的品川四郎么。

“啊，品川君。”他不由自主地喊了出来。

“咦？”

对方站住了，直愣愣地看着他，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

由于担心品川会难为情，所以青木装出一副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招呼道：

“你在干什么呢？这么晚在这里。”

对方依旧一脸僵硬的表情问道：

“你是谁啊？是不是认错人了。”

“我？我是你的朋友青木呀。”

“你把我当成谁了？”

“你不是品川四郎么？”

刚说完青木就沉默了。因为他想起了几乎被遗忘的事情。

“品川四郎？没听说过。我不是你说的那个人……对不起，我还有事。”

望着那个拂袖而去的男人的背影，青木呆立一旁。

是那个家伙。那个在两个月前从汽车里神秘消失的另一个品川四郎。竟然在这种地方被我碰到了。

青木下意识地跟在他后面，追到了坡道下的喷泉旁边。

可仔细一想，这个人马上就要回东京，无疑是往车站去了。尽管青木是个猎奇者，也没有勇气跟踪他到东京去。更何况他现在身无分文。他掏出手表一看，开往东京的特快列车很快就要发车了，剩下的这点时间刚够赶到车站，根本没时间回家整理行装。他打消了跟踪下去的念头，无精打采地往家走。

走出公园，顺着新修的大道走上五六百米，就是青木家的宅院了。青木一路走一路琢磨，突然一个可怕的想法出现在他的脑海中，使他猛地停在了半道上。

刚才的相遇太突然了，以致于他竟忘了留意那个人的声音。现在回想起来，刚才那个人和在红房子里出现的品川四郎以及真正的品川四郎的声音都很相像。就算人有长得相像，没有道理连声音也会一模一样吧。刚才我怎么没有注意到这点呢。他又仔细回忆刚才女人的声音。“哎呀，那声音很耳熟呢。”一个令他浑身颤栗的念头如闪电般地滑过他的脑际。

“瞎胡闹。怎么会有这种事呢。你今天是怎么搞的？净想些书中才有的怪事。”

他自我排遣着，但刚才那个女人娇滴滴的声音始终萦绕在他的耳边。世上就是有怪事的，这不，品川四郎不是莫名其妙地在这个公园里出现了么。他真的无法预知还会发生怎样意料不到的事情。

青木突然加快步伐跑了起来。他直盯着不远处自家洋房的二楼，气喘吁吁、跌跌绊绊地狂跑着。

新闻照片

话说那晚青木爱之助无意间在名古屋的鹤舞公园撞见了正和某位夫人谈情说爱

的品川四郎。虽然没能看清那位夫人的长相，但总觉得她的声音很耳熟。青木心想“莫非是……”，于是满腹狐疑地赶回家去证实自己的猜想。

然而他那漂亮的妻子一如既往地微笑着迎接了他，丝毫没有特别之处。他进了大门，站在换鞋的小厅内，心仍在“扑通扑通”地狂跳着。通往室内的房门被打开了，明亮的灯光照射出来，随即芳江那张姣美的脸庞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哎呀，你怎么啦？”

她看见丈夫脸色苍白，惊疑地问道。

青木一言不发地进了屋内，坐到了沙发上。

青木去东京三次当中就有一次是带妻子同行的，所以妻子与品川非常熟悉，甚至可以轻松地互开玩笑。品川也曾来名古屋回访过他两三次，因此另一个品川极有可能利用这些便利条件，冒他老朋友的名，接近芳江，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虽然他对妻子早就不放在心上了，但不可否认，她是个出众的美女。那个来历不明的男人想利用与自己长得分毫不差的品川图谋不轨的话，青木的娇妻绝对是最具魅力的猎物之一。站在劳江的角度去考虑，这种可能性也不是没有。青木是个没长性的人，加上总也满足不了的猎奇癖，所以终日对妻子熟视无睹。而且他每月总有十天左右的时间要呆在东京，就算身在名古屋，也常常要在外面厮混到深夜才回家，能与妻子亲密交谈的机会是少之又少。芳江渴望爱情是理所当然的。再说她也不是那种老派死板的女人。也就是说，她这边完全有隙可乘，对方只要下手准能成功。

爱之助陷在沙发里，尽量不去看芳江，重新仔细地把事情想了一遍。可是，她怎么会如此若无其事呢？

“你为什么问声不响地坐在那儿，是在生气么？”

她非常天真无邪地问道。

“没事。女佣们都睡了么？”

“是的，刚刚去睡。”

“你今晚有没有出去？”

“没有，哪儿都没去。”

她一边说一边拿眼看了看放在桌子上的一本红皮小说。她回答得很自然。爱之助相信自己的妻子不是个会演戏的人。

“我这是怎么啦？竟被自己的幻想牵着鼻子走。刚才的男人是不是真正的品川四郎呢？”他努力地想着，脑中已是一片混乱。

“我刚才在公园里遇到品川四郎君了。”

他边说边观察着芳江的神态。

“品川四郎先生？东京的？”

她确实是一副很吃惊的样子。

“他为什么没有到家里来坐坐？”

当然，她对世上还有另外一个品川四郎的事情一无所知。

平静的一周过去了。没有发生任何足以使青木怀疑妻子芳江的事情。虽然他一直很留意，却并不曾发现有那个男人的来信。

在一个春光明媚、春意盎然的好天气里，爱之助带着芳江乘上了开往东京的特快列车。午后的火车里尘土飞扬，闷热难耐，而且无聊透顶。车窗外始终是普通的民宅、田地。森林和广告牌，千篇一律，令人腻烦。他与妻子之间也没有什么话好说。

他在沼津买了份东京的晚报。报纸用两版的篇幅刊登了些大照片。介绍的是一些到东京站迎接S博士的知名人士。S博士是一位在日本也享有盛誉的德国科学家，他这次旅行历经上海、大阪，今晨才抵达东京。今晚将举办一场演讲会。爱之助对这位白发博士一点兴趣也没有。但因为在欢迎队伍的一角发现了通俗科学杂志社社长品川四郎身穿晨礼服的身影，所以才耐心地看了下去。品川似乎将担任这次演讲会的翻译。

“还是个活跃分子呢。”

他微笑着重新看了看那些照片，竟然又发现了奇怪的事情。

“品川这家伙还挺贪心的，露了两次脸。”

刚想到这儿，他就愣住了。一个人没理由在同一张照片中出现两回啊。又是那个影子男人。照片中除了那些迎接博士的知名人士，还拍了些正站在他们身后的围观群众。另一个品川四郎的笑脸就出现在那堆人群当中。看来那个影子男人意识到品川四郎的存在，跟在了他的左右，一定是想图谋不轨。

“芳江，你看看这个。”

爱之助对妻子仍有几分怀疑，因此想猛地用这张照片来考验她一下。

“啊，是品川先生呢。他要给S博士当翻译啊。”

“先别看这些。你看看这张从后面张望的脸孔。”

说着将那个影子男人指给她看。

“哎呀，真像品川先生啊。”

芳江用开朗的声音说道。

“实际上确实有一个与品川四郎长得一模一样的男人，而且是一个心术不正的坏人。我就曾撞见他好几次。”

他借此机会，给芳江大致讲了一下诸位读者已知的事情（不过省去了他在红房间里偷看的细节）。

外面已是一片灰色，夜幕开始降临了。一片片光秃秃的小树林不时地掠过窗外。车顶的电灯与车外的暮色混杂在一起，混合成一种奇妙的红褐色，给车内的人脸上涂上了一层深深浅浅的暗影。在这种氛围下，他竭尽全力将事情渲染得很恐怖，并不时地直盯着妻子的眼睛。“太疾人了。他会干出什么坏事来呢？”

芳江脸色有些苍白。不过这种事谁听到都会感到害怕的，因此这不能说明什么。

芳江如果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另外一个品川四郎有了越轨的交往，听了这些事情，一定会掩饰不住狼狈神情的。然而，看不出她有一丁点的狼狈惊慌的样子。

“看来还是我想偏了。好了好了，这我就放心了。”

然而他到底能够放心多久呢。

真人幻灯片

火车一到东京站，爱之助就从车站往S博士演讲会场挂了个电话。他把事情的始末告诉了品川，并询问了他工作结束的时间，于当天深夜拜访了品川。

“我一点也没发现。你在电话里说的事让我大吃一惊。我给那家报社里的一个熟识的记者打了一个电话。这不，他刚刚把翻拍的照片给我送了过来。”

爱之助刚一进门，等在客厅里的品川就迫不及待地讲了起来。紫檀木的茶几上，放着一台类似幻灯机的机器，旁边放着一张照片，兀自反着光。青木拿起一看，正是登在报纸上的那一张。

“这机器是干什么的？”

“这机器叫投影仪，类似幻灯机，但可以将不透明的物体放大成像。我想用它

把照片上的那个家伙放大了看看。”

这是他商业上的伙伴放在他杂志社里寄卖的东西。

他们关上了电灯，将照片中的两个品川的头部放大，投影到空白的拉门上。

真正的品川四郎表情严肃。而影子品川则笑嘻嘻的。

“我也笑一个。你帮我跟照片上的那个人做一个比较。”

品川说着，就跑到机器后面咧嘴一笑。

“太像了。简直就像是你自己的脸，被放大投影到拉门上一样。”爱之助说着说着，就觉得脖子后面凉飕飕的。“你快别弄了，搞得我毛骨悚然的。”

爱之助对幻灯产生了恐惧。对面真人加上影子一共出现了三个一模一样的品川，难怪他要像孩子般惊恐不安。

他们打开了灯，青木发现品川也是脸色苍白。

“那家伙就像影子一样纠缠着我，让我厌烦极了。哎，难道我只能这样被动地想想么？”

“我总觉得一开始他还是离我们远远的，如今正步步逼近。”

“不久就会真正威胁到我了。”品川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虽然他还没有作出什么对我不利的事情。可总这样甩不掉他会很危险的。因为我无法知道他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图谋，而且连他是谁，是何来历，都一无所知。这太可怕了。我打算在我的杂志上登一则广告试试看。”

“登广告？”

“把这张照片登上去，再附上醒目的文字说明：‘世上有一个和我一模一样的人，看到这第二个自己，我感到非常危险。希望你能自报家门。也恳请广大知情人，不吝告知。’我想这样多少可以防患于未然吧。”

“你的杂志倒正合适呢。不过你担心的危险好像已经来了。我这么说是因为……”

爱之助索性将那晚在鹤舞公园里碰到的事情讲了出来。

“那么，你现在还在怀疑尊夫人么？”

青木的一番话，使得品川又羞又臊、又惊又惧，他终于忍不住问了一句。

“不，我已经不怎么怀疑了。大概是别的女人。不过因为那地方正好离我家很近，所以使我不由自主地产生了联想。”

品川忽然一言不发，在考虑着什么。“或许……”他自言自语着，突然冲进屋

内取来一封信。

“你看看这个。”

爱之助觉得很奇怪，漫不经心地接过信，抽出里面的信纸，展开看了起来。

虽然我深知这样做是不道德的，可我却心甘情愿地执迷不悟。我常常会回想起那晚的情景，回想起您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每次回想（就连现在也是这样），我都会情不自禁地脸红心跳。请你不要笑话我。您可知道，在这之前，我对于这样的爱情是连想都没有想过的。我现在就像个初恋的女孩一样，完完全全地沉溺于其中了。可是，我们何时才能再见面呢？您和我一个在东，一个在西，您又总是事务缠身。这种不道德的恋爱的可悲之处，就在于我必须时刻忍受着无法陪在您身边的痛苦。我现在已切身体会到这种恋爱的痛苦和焦虑……

爱之助飞快地看着，终于无法忍受，迅速地跳过末尾的几行，直接看信末的署名。只见信末写着：

四郎先生亲启

知名不具

很显然，这是一位有夫之妇写给品川四郎的情书。

“我简直是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可信封上明明白白地写着我的名字。看样子就像是我正在和某个有夫之妇私通一样。因为实在是无从谈起的事，所以我一直把它当成是别人搞的恶作剧。今天听了你的一番话，我才弄明白这封信的原委。也就是说，你在鹤舞公园里碰见的那位女人写给假品川四郎的情书，却跑到了真品川、也就是我的家里来了。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你瞧，虽然信封上没有写寄信人的姓名地址，但这邮戳分明是名古屋的……咦，你怎么啦？”

爱之助双后失色，汗毛倒竖，但是什么都没说。

“是不是这封信？”

“……”

“喂，你怎么啦？啊，你是不是在观察信的笔迹？”

“太像了。很不幸，我记得这个‘恋’字的连笔方式。”

“难道是尊夫人？……不过，你可要好好想想。女人的笔迹通常都很相像，不是么……因为她们都是照着女子学校的字帖练出来的。”

“是了。我知道这一次她为什么要提出一起到东京来了。她到这里来的目的就是打算尽情地与你，不，是与你的那个影子幽会。她一定是这样打算的。”

于是，两个人再也无话可说，就那么默默地干坐着。

“我要回去了。”

爱之助非常冷淡地丢下一句，站了起来。

“这就走了？”品川连一句安慰话也说不出来。

爱之助在大门口穿上鞋子，猛地回身看着品川。品川正靠在二道门上目送他离去。

“我想问你一声。”爱之助面无表情说出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你是真的品川四郎吧？”

对方不禁猛地回头去看，然后带笑着回答说：“哈哈哈哈，你在说什么呀，真会开玩笑。”

“啊，是了。你是品川君，不是那个影子。”

爱之助说着走出了大门，像一个被恶梦魇住的人一样，摇摇晃晃、东倒西歪地向家走去。

嫉妒之火

青木回到家，芳江和一个老女佣正恭恭敬敬地等候着。彻底打扫后的别墅显得精致而整洁。

因为房子小，他们夫妇俩的寝室只隔了一道拉门。二楼上，人席大的客室铺着爱之助的床，紧挨着六席大的房间就是芳江的了。

爱之助上了床，仰面朝天躺着抽烟。芳江在他枕边的小脚炉旁斜靠着聊着天。聊的无非是在东京期间的游玩计划。像什么好久没看歌舞伎啦；想早点见到捐助啦；某天有个音乐会，想听到谁谁谁的演奏啦；以及好想吃到东京风味的牛肉火锅啦等等。她劲头十足、喋喋不休。

芳江穿着那件心爱的、旅行时才舍得用的睡袍，外面套着漂亮的黄色“八丈绢”和服外褂，漂亮的卷发下面露出她那圆滑的脖颈。

由于发生了前面的那些事，爱之助对妻子的关心和眷恋竟日甚一日。他怎么也无法相信眼前这个天真无邪的女人会干出与人私通的勾当。

“你去把纸笔拿来。”

爱之助突然冒出一句话。

“你要干什么？想写信么？”

“你先拿来再说。”

芳江拿来自来水笔和信纸。

“你在上面写个‘恋’字给我看看。”

啊，多么天真浪漫的女人啊。芳江听了这话，不仅没想到是在考验她，反倒害羞似地红了脸，脸上现出在自己的丈夫面前才有的那种柔美的、亲昵的笑意。

“嘻嘻嘻嘻，好奇怪呀。呵呵呵呵。你干嘛呀？”

“你先写来看看。”

“呵呵呵呵，好像是在老师面前练字似的。”芳江很认真地取过笔写下了“恋爱”两个字，一边交给爱之助看，一边笑着说，“接下来还写什么字？”

她如此认真的态度，证明她渴望爱之助的爱。爱之助清楚地知道妻子很喜欢这种久违了的夫妻间的游戏。但是他依旧故意使坏似地接着说道：

“四郎先生收”

“啊？”

芳江很惊讶，表情随即严肃起来。她眼神茫然，似乎在努力想搞清楚四郎先生的意思。

“我一定是在没根据的瞎猜。无论如何她的演技也无法这么高明吧。”

爱之助完全放心了。“恋”字的写法是很像，但这不过是没有意义的巧合罢了。品川说的对，说不准是照同一本字帖练出来的。

“四郎先生，到底是在说谁啊？”

芳江脸色发白，一个劲儿地追问道。

“没什么。真的没什么。四郎先生么，还不是到处都有。连小学课本里都是。”

爱之助的心情完全好了。

这之后不久，爱之助莫名其妙地坐在了电车上。

电车里很拥挤，他手抓着吊绳动也不能动。商人、绅士、小姐、太太，无数张脸混杂在一起，不停地在他眼前晃动着。猛然间，他从人群中发现了品川四郎的脸。

“品川君，喂，品川君。”

爱之助大声喊着。

可对方不仅没有答应，反倒把头缩了回去，躲到了人群后面。

“哎呀！是那个家伙。是那个影子。诸位请让开，我要抓住那家伙。”

可爱之助无法挪动一步。

“帮我抓住他！帮我抓住那家伙！”

爱之助粗鲁地大喊大叫。车内的人都望着他。一张张重叠混杂的脸。令爱之助奇怪的是，转眼间所有的脸都变成了一个模子。变成了无数张品川四郎的脸孔。他“哇”的大叫一声，落荒而逃。可一个东西，一个柔软但又很重的东西，一下子压倒了他的胸口上。他想要推开它，可就是挥之不去。他猛地意识到那是芳江温暖的手臂。

“你怎么啦？我看你很难受的样子。”

“做了个恶梦。可能是你的手压在我胸口的缘故吧。”

原来芳江并没有回自己的房间去睡。

又一个小时过去了。爱之助突然推开了芳江，躲到了房间的一角。

芳江无法理解丈夫突如其来的态度变化，呆呆地蹲在那里。她从丈夫苍白的脸上，看出一种可怕的敌意。爱之助充血的双眼燃烧着怒火。

芳江感到难以忍受的侮辱，趴在地上，浑身颤抖地哭了起来。

爱之助并没有上前安慰她，反倒穿上了衣服，丢下了哀哀哭泣的妻子，走出了家门。

已是黎明时分。没有行人的街道如同废墟一般。爱之助独自一人漫无目标地走着。

“的确，女人的确是奇怪的动物。她们个个都像神佛座前的灵兽下凡，说谎的时候可以面不改色心不跳，想哭的时候，随时可以泪雨滂沱。”爱之助不胜感慨。“她终于露出狐狸尾巴了。那种姿势可不是我教出来的。我可不是被虐色情狂。她一定是从影子品川那里学来的。她不知不觉中喜欢上了性虐待的游戏。”

这回可不是他在胡思乱想，他有确凿的证据。他清楚地记得那个影子品川在红房间里与一个女人之间的性游戏。刚才芳江的姿势不就和他们一模一样么。她不是想把他当马骑么，她不是要用红带子当缰绳往他脖子上套么。

嗜好猎奇的爱之助再也不觉得生活无聊了。他如今才知道，自己内心里一直都

深爱着妻子，而并不是像他以前以为的那样，早已对妻子厌倦腻烦了。他能认识到这一点纯属偶然，以至于他不得不感激那个与妻子私通的影子品川。

“混蛋，混蛋。”

他在想像中把对方卸成了八块。疯狂的想像着对方血流如注、七零八落的样子。嫉妒之火在他的体内熊熊燃烧着。

奇迹经纪人

那天，爱之助气呼呼地离开家，一整天都没回去。他在朋友家闲坐，上俱乐部打台球，泡在电影院里看电影，跑到浅草公园与人吹牛聊天。虽然他内心极度焦躁不安，表面上却做出悠闲的样子，好不容易熬到了夜幕降临。

爱之助走乏了，顺势倚在浅草公园池边藤架下面的石柱上，呆呆地望着倒映在池中的灯影。藤架下面的几张长凳上，静静地坐着一群流浪汉。看上去他们似乎饥饿难耐，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个个都是心灰意冷、少气无力的样子。

然而，一位神采奕奕的年轻人混杂在他们当中，给人以鹤立鸡群之感。他的风采引起了爱之助的注意。而爱之助呆呆地立在藤架下面的样子也很特别，所以两人的目光不期而遇，互相打量着对方。爱之助脑中闪出一些事，他老早就听人传说过“浅草大街男孩”的事情。好猎奇的他不可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爱之助对于没有了十二阶、没有了江川女艺人踩球表演的浅草已不很感兴趣。他认为，惟有木马馆以及木马馆水族馆二楼的怪东西、公园里的流浪汉们、再就是这些大街男孩，多少还保留些浅草独特而神秘的味道。也正因为这些，他才会每隔两个月就要到这里来一趟。

年轻人一直盯着爱之助。他身穿藏青色的春装，头戴铜色的鸭舌帽，长长的帽檐下露出一张线条柔和白净细腻的脸庞。好一个英俊的年轻人。

爱之助不是同性恋者，并没有因此欣喜万分，但也没有感到任何的不快。

“要是能像蛇一样冬眠就好了。”

他的耳边突然传来细小的声音。循声望去，只见不远处的长椅上，一个年轻的、营养不良的失业者正在与旁边的、年长些的乞丐搭话。

“什么是冬眠？”

那个没有学问的乞丐有气无力地问道。

“就是整个冬天都躲在地底下，什么也不吃，光睡觉的意思。”

“什么也不吃？”

“嗯，蛇就能那样。”

两个人又复归沉默。这番对话就像是一颗小石子掉进了平静的池水中一样，倏地一下就无声无息了。

“喂！”

耳边又传来轻轻的招呼声，爱之助回身一看，刚才那位英俊青年不知什么时候已来到他的身后。

爱之助吃惊地站住了。因为他曾受过浅草混混儿的引诱，吃过一次不小的苦头。

“什么事呀？”

他用很奇怪地、温柔的声音回问了一句，就好像是在跟妓女交谈一样。

“恕我冒昧，您好像有什么烦心事吧？您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无法解决？我有办法帮您。我知道一个能创造奇迹的地方。您只要花一笔钱，是的，大概花一万日元左右，他们就能帮您完成心愿。”

年轻人很神秘地小声说道。

一万日元可不是个小数目。因此，爱之助国不转睛地盯着对方的脸，心想，恐怕碰上个可怜的精神病患者了。

倒映在池水中的灯光反射上来，把年轻人的脸映衬得分外清楚。好俊的一张脸。不过俊得有些出奇，两边非常对称，就像戏剧中的脸谱，给人一种手工制品的感觉。它毫无表情，由内及外透出一种令人害怕的感觉。青木心想，恐怕真是个疯子呢。

“啊，我不是那种人。我可不是女人。”年轻人似乎看透了爱之助的内心想法，微笑着说。“我从事的是有价值的事情。一种您无法想像的生意。那是只有过去神话中的神灵才能办到的。用现在的话来形容，就是奇迹经纪人。您不是有困难么？您难道不需要奇迹么？”

“奇迹？你指的是什么？”

青木知道对方并不是什么大街男孩后放心了许多，不过他一点也听不懂对方说的话。可看样子对方又不是疯子。

“您不是来找奇迹的么？那么，您没有这方面的需要了？因为真正有需要的人是不会这样说的。再见。”

年轻人晃晃悠悠地回到了那群流浪汉当中。像浅草这样的繁华闹市，经常会发生这类不可思议的事情。浅草就像是绽放在东京这片土地上的一株浓艳却含剧毒的花朵。所有不合常理的事物，都能在这里出现。因而，爱之助也不是头一次遇上这种莫名其妙的人。那个人的脸就像一张美丽而又可怕的戏剧脸谱，久久地映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这个年轻人到底是谁？他可不是无足轻重的人物。在故事的后半段，他还将再次出现在大家面前。到那时，诸位读者也就能明白他所说的奇迹指的是什么了。

爱之助忽然感到一种没来由的恐惧，于是匆匆离开了那里，向灯火辉煌的电影街走去。

他漫无目的地走着，流光溢彩的玻璃窗前人来人往。忽然人群中出现了一张令他驻足的脸。那是品川四郎。

爱之助不让对方发觉，小心翼翼地穿过人流跟踪着他。被限的肯定不是真正的品川四郎，因为他从来未见过那位科学杂志社的社长穿过那种样式的西服。而且，品川四郎也不会在此时此刻漫步在浅草的街头。没错，就是那家伙。想着想着，爱之助就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这次绝不会再让他从眼皮子底下溜走了。

那个幽灵一般的男人穿过川流不息的人群，在狭窄的街道上拐来拐去，最后来到电车道。

出租车在那里停了一排，那个人跟在一位上前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后面，钻进了汽车。爱之助也挑了一辆汽车坐了上去。又一场汽车追踪的好戏上演了。这次他不会再出错了。他一直全神贯注地盯着前面的车子。

血淋淋的人头

汽车行驶了大约一个小时，前面那辆车停在了郊外池袋、距离车站1000米远的一个僻静的空地。下车的确实是那个男人。爱之助终于跟踪成功了。他也下了车，借着黑暗的帮助，紧紧地跟在男人后面。

在空地的一角，有一座漆黑的宅邸隐藏在茂密的树林中。那是幢两层的小洋楼，院门是石门。那个男人进了院门，在正屋的门口处掏出钥匙。他打开了房门后，一闪身就进去了。看样子，房子里并没有人。难道这个幽灵人就独自住在这座空宅里？

爱之助耐心地等了片刻，却没有发现任何一个窗户里有灯光亮起来。屋内鸦雀

无声，没有一点有人在的迹象。难道那家伙连灯也没点就钻进被窝里睡觉了么？爱之助下了决心走进石门内，围着房子转了两圈，试图找到可以往里窥探的地方。虽然有窗户，但里面漆黑一团，即使把脸贴上去也看不到任何东西。他寻寻觅觅了半天仍无结果。无意中他抬头一看，发现立在院中央的那棵大树的一部分树枝有些异样，正泛出幽幽的微光。一定是从某处有光照过来。明白啦，明白啦。原来这房子是有二楼的。他退后了两步，仰头一看，只见二楼的玻璃窗泛出微弱的红光。那光线是那么的微弱，决不可能是灯光，一定是烛光。

这幢房子没有电灯，由此可以断定这是座空宅。但是，那个幽灵般的人拥有大门的钥匙，而且他在一个空空的宅邸内，点着老式的蜡烛，到底想要干什么呢？

不过，静下心来想一想，这里确实是幽灵人最好的藏匿之所。他藏身于这家阴森森的宅院，时不时悄悄潜入人群中干些坏事。果然被品川四郎给猜中了，只是不知道这个怪人借用品川四郎的外貌躲在这里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图谋。

漆黑的夜、碜人的寂静、老式的洋楼和昏暗的烛光，这一切都使他联想不断。啊，双面人！品川四郎这家伙会不会是个双面人呢？平时他以通俗科学杂志社社长的身份出现，是一副谦谦君子的模样，其实内心深处还躲着另一个恶魔，时不时要跑出来做一番坏事。虽然品川怎么看也不像是这种可怕的双面人，但这反而加深了青木的怀疑。因为大多数双面人在人前都是品德高尚、学识超群的优秀人物呀！不也正是有许多这样的优秀人物一转眼就变成了杀人不眨眼、残暴无德的恶魔了么？

爱之助不由得浑身一哆嗦。

“真蠢啊！我这是怎么啦？这不成了幻想狂了么？这样的事情也只有在小说家们描写的虚幻的世界里才会发生吧！假设这个幽灵人与品川是同一个人，在科学上就解释不通。若是同一个人，怎么会有两张脸同时出现在新闻照片中呢？还有，他又怎么能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一边陪我在帝国饭店用餐，一边漫步在京都的街头呢？只有神仙才能这样飞来飞去的。飞机！啊，可以坐飞机。不过，就算他坐飞机往返，可考虑一下从帝国饭店到立川机场，从大阪筑港到京都四条街的这段距离，也决不是一个人能在一天之内完成的。更何况爱之助和品川在饭店用餐的时候，正是中午时分，因此这种可能性更加微乎其微了。

行了，行了，真够絮絮叨叨的，我不是曾在那间红房间里亲眼目睹了品川与他的‘影子’隔板相会的情景了么？”

爱之助在院子里，一边屏息倾听着二楼的动静，一边不停地思索着。此时，突然传来一种凄厉的声音。

乍听之下也辨不清是不是人的声音，可紧接着传来的第二声短促的悲鸣足以断定那声音是出自女人之口。而且就出自刚才提到的亮着烛光的二楼。那声音使人真切地感到发生了非常可怕的事情。

两声过后，周围又恢复了疾人的寂静。爱之助等了半天，也没再听到一点儿动静。

爱之助已经不能无动于衷了。他决定冒险。但如果冒冒失失地从大门进去的话，说不定会遭遇毒手，因此他打算先从窗外看清屋内的情形之后再作决定。

恰巧，离房子几步远的地方有一棵大松树，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顺着树干爬了上去，终于攀到了与二楼等高的树枝上。

他骑在其中一段较粗的树枝上，稳住了身子，就开始向屋内窥探。可是由于玻璃窗紧闭，窗玻璃上又有不少灰尘，再加上屋内的烛光昏暗，所以一开始什么都看不清。适应了一会儿，才勉勉强强看清一个只穿着短裤的男人，背对着窗户，手里在忙着什么。蜡烛被他的身子挡住了，从身形上可以断定此人正是品川四郎的“影子”。

显而易见，这里是一座空宅。因为屋内没有任何装饰。他只看见了男人面前有一张桌子或台子的一角。

男人手里在忙着什么。他上半身前倾，头低着，就像拜佛的样子，他正在干什么呢？他忙活的对象肯定就放在他身前的那张桌子上。在这样的深夜，在这么个空荡荡的房子里，对着一个东西礼拜，怎么说都是件奇怪的事情。而且刚才一个女人的惊叫究竟作何解释呢？因为看样子房子里只有这个男人自己，并不见女人的影子。

爱之助的眼睛渐渐适应了黑暗，他看得更加真切了。首先，他发现了男人把衬衫卷到了肘弯处，一副干体力活的打扮，而且袖口上布满了星星点点的污迹。那是血迹。他再仔细一看，骤然发现男人那双裸露的胳膊上也满是凝固了的血迹。

爱之助联想到此人礼拜的东西。莫非上面放着的就是刚才惨叫的女人的尸体？可是一具尸体放在台子上的话，爱之助所在的位置应该可以看到一部分的。不像是尸体，因为那东西的体积很小。

爱之助的好奇心到达了极点。

“啊，他不是在礼拜。倒像是在接吻。”

男人的姿势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在接吻，但他到底在吻什么呢？亲吻尸体？他耐心地窥视着，终于那个男人挪开了身子，被他挡住的小桌子上的东西露了出来。

一个年轻女子的人头孤零零地放在桌子上。一个刚刚被人从身体上肢解下来的血淋琳的女人头。

爱之助在那一瞬间被眼前的场景给吓呆了，他甚至产生了幻觉，觉得那就是自己的妻子芳江的人头。等他回过神来，才知道那是一个陌生的女子的人头。

幽灵般的男人手持一个金属烛台，凑近女子的人头出神地端详着。

那人头的双眼半睁着，眉头紧皱着，牙间露出了舌头，一副不堪忍受痛苦的表情。蜡烛投射出的红色的激光，照出了诡异的暗影。血染红了白色的牙齿，与桌面相连的切口处一片血肉模糊，像一堆刚被清理出来的鱼肠子。

令人毛骨悚然的事还在后头呢。那个幽灵般的男人，用那只一直空着的手的两根手指顶着那女人的舌头，一个劲儿地往里塞。舌头被塞回去之后，还接着把手指往里伸，撬开了死人的牙关。一根手指、两根手指、三根手指，直至把整个手掌都塞了进去。于是，残留在死人嘴里的鲜血泛着血沫，顺着他的手腕如泉水般地喷涌而出。

接着他继续作出了许多不堪入目、令人发指的淫猥举动。他似乎对这种游戏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

这个人在那间红房子里，以及和芳江在一起时，是个十足的受虐狂，但并不能就因此断定他不是个虐待狂。看来他两者兼是，古今中外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这个幽灵般的男人既是个品性优良（虽然这样形容他并不妥当）的受虐狂，又是个性情残暴的虐待狂，甚至是个令人战栗的杀人色魔。

爱之助忽然意识到树下传来一种奇怪的喘息声。令爱之助惊慌失措的是，那声音越来越高，此时他已清楚地意识到，那是狗的呜咽声。

原来，坏蛋早有防备，养了一条看家狗。这条看家狗在外耍够了，转回家来，就嗅出了异味，发现了藏身于树上的不速之客。再一看，屋内的幽灵人也已听到了动静。他回过身，面部表情极其恐怖，正向窗边走来。

“啊，糟了！来不及了，不过总得试试。”爱之助一边这样想，一边狠下心，猛地跳到了地面上。落地的同时，他感到了一个暖乎乎、很有弹性的大肉块强有力

地向他撞了过来。好大个的家伙！

爱之助与它纠缠了半天，终于找到机会给了它致命的一击，随即一溜烟似地往大门口逃去。

然而，为时已晚。

他刚到门口，就见那个卷了袖子的男人已抢先一步守在那儿了，手里还握着一把小手枪。“你逃跑的话，子弹可不长眼哟。”

幽灵人不紧不慢地说道。

“我有点事想和你谈谈，能否请你进屋一坐。”

爱之助受制于人，只得乖乖听命。

男人拿枪顶着爱之助，押着他进了大门。把他带到了一楼最里面的一个房间。

那是一个没有家具、满是尘埃的大房间。

“你想把我怎样？”

进屋之后，爱之助忍不住开口问道。

“我不会伤害你的。只不过在我隐藏行踪的这段时间里，希望你能合作，乖乖地呆在这儿。为此，你的手脚得失去自由。若不然对我来说，会很危险的。知道么，我要把你绑起来。”

品川的“影子”连声音也酷似品川，他慢条斯理地宣布了爱之助的命运。

可怜的青木爱之助转眼间就失去了行动的自由，被扔在了脏乎乎的地板上。

大获全胜的幽灵人得意洋洋地站在他身旁。

“其实不用问，我也知道你的名字。你就是青木君吧？我还知道你的好朋友品川君。不单单是他，连你的妻子芳江我也知道哟。哈哈哈哈哈！我的名字嘛，当然是叫品川四郎了。哈哈哈……你看看我身上有那点不像品川四郎呢？”

男人的手上、袖口上到处沾满了已变成黑色的血迹。

爱之助此刻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折磨他、嘲笑他的正是这个和自己的挚友长得一模一样的人。这个人不仅是令他恨之人骨的、与妻子芳江私通的家伙，而且还是一个凶残成性的杀人恶魔。

“你，你给我说真话。你真的不是品川君吧。”

爱之助忍不住这样问道。

“怎么啦？如果我是品川，你又打算说什么呢？”

“如果你是品川君，我请求你。我保证不会将刚才看到的事情向旁人透露半句的。只是，我希望你把与我妻子的关系原原本本地告诉我。是的，品川君，这就是我的请求。”

“哈哈哈哈，你还真把我当成品川君了。不过，很不幸，我不是品川。至于你夫人的事么，那就随你去想吧。你应该一直都了解的呀。”

爱之助不由得咬紧了牙关，痛苦地呻吟着。

“那么就请你老老实实地呆着吧。再见。”

幽灵人说完走出房间，“啪”地一声带上了房门，从外面反锁了。

爱之助躺在地板上，一连串的打击使他失去了思维能力，好长时间都没能回过神来。他从没想过影子品川是个凶残的杀人犯。第一次遇见他，是见他在九段坡偷钱包；接着是在红房子里见他与有夫之妇玩着奇怪的性游戏；再接着是在鹤舞公园撞见他与有夫之妇私通……这许多事情早已使爱之助明白他不是个正派人，却万万没有料到，他会是个如此穷凶极恶的大恶魔。品川四郎曾经担心，这家伙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大阴谋，现在看来，这并不是杞人忧天。

跟踪妻子

爱之助在怪屋的那个房间里过了一夜，后来被警察救了出来。其实，那段经过实在没有什么可写之处，所以就让我简单地一笔带过吧。那天自恶魔锁门离去后，剩下的就是长时间的黑暗和寂静。由于极度的恐惧，爱之助不断地产生幻听和幻觉。他仿佛听到天花板上有什么东西正吧嗒吧嗒地往下滴落；又仿佛看到在头顶上的那个房间里，刚才那个女人的残尸正横卧在血泊当中。

漫漫长夜，他一直被自己的幻觉折磨着。虽然绑得并不牢的绳子早就在不知不觉中散开了，可手脚重新获得自由的他，却像一只被铁笼铁锁束缚久了的野兽一样，习惯了安于现状，没有一丝逃生的念头。

一夜未眠的他只是期待着天亮，期待着外面的广场上会有人经过。因为地方偏僻，那里总也没有人来。好不容易才有一位十五六岁的少年一边吹着口琴，一边走到了窗外的围墙下。因为爱之助依然深信恶魔还在屋内，所以并不敢出声求救。只是从本子上撕下一张纸，草草写了几句话，拿了一枚硬币包在纸里增加份量，从窗户扔到了少年的脚下。

所幸的是后面的一切都如他所希望的，少年立即到附近的派出所为他报了案。警察很快就来了。根据爱之助的叙述，警察们仔细地搜查了整幢房子，可奇怪的是，这里确实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空宅，没有任何一个房间有住过人的迹象，更别说那个幽灵人和血淋淋的人头、女人的残尸了。总之，警察连一滴血迹都没有找到。

更令他意外的是，营救他的警察们没费一点周折就进了房间。也就是说囚禁爱之助的房间，其实并没有上锁。他整晚曾数次企图打开房门，但每次都感到门被人从外面锁上了。也许是恶魔出于某种目的，早已神不知鬼不觉地去掉了锁；亦或是爱之助由于激动过度，一直误信了恶魔的鬼把戏。

对爱之助而言，是朝阳帮他驱散了妖魔鬼怪，昨夜的一切仿佛只是一场噩梦。

这桩怪屋事件结果当然是不了了之。警察并不相信爱之助所讲述的离奇怪事，反倒怀疑他的精神状况是否正常。因此，他们只把此案当做是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人的胡编乱造。

事实上，爱之助猎奇的后果最终使得自己遭了大罪。而此时，不正常的种子早已在他的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

爱之助自己也已模模糊糊的，判断不出昨晚的事情是真是梦。他摇摇摆摆地回到了自己的别墅。他那与人私通的妻子芳江正等着他归来。

转眼间三天时间过去了，爱之助夫妇的心里依旧是别别扭扭的。

这天晚上八点钟左右，爱之助从附近散步回来，途经电车道时，又看到了令他惊讶的一幕。

说是惊讶，其实是他暗自期待已久的事。他看到妻子芳江正从车流中招手拦下一辆汽车坐了上去。她一定是想乘丈夫不在家的功夫偷跑出去幽会。

“好呀，这下我可逮到你了。”

爱之助兴奋地躲在一旁，待她离开后也叫了辆车跟了上去，跟踪游戏对他来说已是家常便饭了。

他内心妒火中烧。如今，他越发觉得妻子是出奇的美艳。虽然在他眼中妻子已是个不折不扣的荡妇，但跟踪自己漂亮的妻子，玩着类似警察提小偷的游戏恰巧满足了他那与众不同的猎奇心理。他甚至认为，跟踪游戏和性一样，能使他获得快感。

大约过了三十分钟左右，爱之助无意间望向车窗外，惊觉这条路似曾走过。一种不祥之感油然而生。车正行驶在几天前自己来过的那条往池袋方向去的路上。

他们幽会的地方一定就是上次那座恐怖的空宅。他不由自主地联想起那晚的情景。变态的幽灵人、血淋淋的女人头、不堪入目的淫乐……

芳江似乎很相信对方，可她哪里知道她即将遭遇前晚那个女子相同的命运。也许他们是真心相爱。然而那家伙可不是正常人呀，他是个杀人色魔呀。对他来说，也许越可爱的女子越能刺激他的欲望去吸干她的血。

果然，芳江的车停在了那座空宅前。爱之助在广场前下了车，蹲在黑暗中观察着。背影微微发白的妻子就像被耸立在那儿的漆黑的大怪物吞进肚里一样，转眼间就消失了踪迹。

强烈的嫉妒感和对妻子性命的担忧使青木忘却了一切危险，毅然决然地紧追其后冲进了那所空宅。

前面已经提过，门并未上锁，进去并不费事。但是走廊很黑，根本看不清芳江到底进了那个房间。他摸索着往里走，猛然听到了悄悄的低语声。虽然听不清内容，但无疑是妻子芳江和影子品川的声音。

他循声探进，一不小心，脚底绊倒了什么东西，东西倒地，发出“咣”的一声，暴露了自己的行踪。

谈话声嘎然而止，同时响起了一阵脚步声，房间里亮起了灯。爱之助一见灯光，顿时胆壮了起来。他打开了那间房门，只见背光处站着一个人。定睛一看，正是那个影子品川。“哎哟，这不是青木先生么？您还真看得起这个地方呢。三番五次地光临，那么就请进来吧。”

那个男人盯着他的眼神很凶狠，但措词却很恭敬。

爱之助也不示弱。这次他的妻子也卷入其中，当然与前一次有所不同了。他毫不客气地进屋搜查了一番。为了把与人私通的妻子找出来，爱之助的眼睛都急红了。

杀人犯

但是，空荡荡的房间里根本没有妻子的踪影。刚才还在这儿说话，因此肯定是躲在什么地方了。窗子上装着铁栅栏，看来惟一的出路就是通往隔壁的那道房门了。爱之助仿佛听到里面有窸窸窣窣的声音。而且，从房间的构造来看，那里应该是卧房。也许里面还放着一张大床呢。他想到这儿，更是怒不可遏，猛地向那扇门扑去。

“喂，你怎么跟警察似的，随便乱搜别人的屋子呢？”

幽灵人抢先一步挡在了门口，品川四郎的脸在爱之助面前露出了令人讨厌的笑容。

看着对方沉着的样子，爱之助越发血往上涌。他恨不得冲上前去杀了这个影子品川。但是两人一较量，他就立刻意识到自己远远不是对手。爱之助下意识地四处寻找合手的东西。

突然，一个东西落入了他的眼帘，实在是太走运了。不远处的桌子上正放着一把手枪。

他像一颗出膛的子弹一样扑向桌子，用已失去知觉的右手，紧紧地抓起了那把手枪，随即转身把枪口对准了那个通奸者的胸口。

“这可是我自己的错。我怎能把枪给忘了呢？哈哈哈……”

影子品川并不害怕，依旧慢斯条理地站在原地。

爱之助见对方如此镇定，反倒吃了一惊。

“难道，你这把枪没装子弹？”

“哈哈哈，你真是个心细的人。不过，它不是空枪，子弹装得满满的。可是你开过枪么？你知道要领么？还有，你再瞧瞧你的两只手，抖得像个中风的病人似的。哈哈哈，枪固然是厉害武器，可也要看是什么人在用啊。比如说你就没法发挥出手枪的威力。”

“你给我让开！再不让，我就开枪了。”

爱之助努力控制住不让自己的声音发抖，大声命令道。

“你开枪啊。”

影子品川还在怪笑着，以为对方真的没有开枪的勇气。

开枪很简单，只要一扣动扳机就行了。可是一旦开了枪就犯罪了。不能开枪，不能开枪。爱之助拼命地克制着。可是他越想着不要，那只扣动扳机的手就越不听他的使唤。到最后他恨不得哭喊着求人帮他掰开他拿枪的手。然而，他还是扣动了扳机。“完蛋了”，他心里想着，同时感到手上传来一股很强的冲击力，刺鼻的硝烟味直往鼻子里钻。

他把脸扭过去，眼睛直盯盯地看着对方。

影子品川表情怪异，默不做声地站着。虽然他冲着青木瞪着两眼，可眼睛里早已失去了神采。

他张开双臂动了动，又无力地垂了下去。胸口的衣服上有一个烧焦了的小圆洞。一个黑色的小圆洞。看着看着，洞中就喷出一股殷红的鲜血来。

与此同时，他的身体也像地震中的大厦一般，轰然倒下了。

这一切就像电影中的镜头一样，清晰地展现在爱之助的眼前。

爱之助收拾掉这个绊脚石，就向里面的房间走去。他想像着门里面正站着瑟瑟发抖的妻子芳江，便一鼓作气地打开了房门。

里面黑咕隆冬的，看不清东西。但显然并没有人在。

“芳江，芳江。”

爱之助用嘶哑的声音大叫着，但没有人回应。

他走进房间，像玩捉迷藏游戏中的捉人者一样，一个角落一个角落地搜寻起来。可他并没有找到想像中的、吓得软绵绵的芳江，却发现了另一个已经敞开的出口。

他一直把这个房间想像成卧室，结果犯了个大错。他万万没有想到这里还有别的出口。

几近疯狂的爱之助为了找到妻子，在黑暗中把每个房间都转了一遍。找了一半，才想起口袋里有火柴。他于是把火柴一根根地点着，楼上楼下又挨个找了个遍。可是终究没有找到妻子。

她逃走了。她一定逃走了。逃哪去了呢？难道跑回家去了？

他一个劲儿地猜想着。他不知不觉又转到了刚才的房间，看到了一动不动趴在地上的幽灵人的尸体。

“啊，我杀人了！”

他感到后背上冷飕飕的。此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犯了罪。

“啊，糟了！”

刚才的情景又在他的脑海中一幕一幕地重演了一遍，他不由得感到天摇地动，站立不稳。好长一段时间，他就那么呆呆地站在那儿。

“这家伙会不会是在装死？想趁我不注意蹦起来吓我一跳？”

想到这儿，他不由自主地凑了过去。他蹲下去，试着将死人的脸扭向有光的一面。灯光下的这张脸苍白如纸。影子品川的嘴微张着，嘴角渗出丝丝血迹。看到这幅情景，爱之助慌忙撒开手，一口气跑出了房子。他穿过广场，没命地向有人烟的地方跑去。

借酒浇愁

一小时之后，爱之助摇摇晃晃地站在了自家别墅的面前。他迷迷糊糊的，根本搞不清自己是在哪儿下的车，怎么走回来的？他只觉得有一只强有力的手一个劲儿地在后面推他，让他回家来看看芳江是否已回来。

他像下了决心似的，猛地推开格子门。芳江的那双木屐立刻映入了他的眼帘。她已平安回来了。

爱之助悄悄地跨进大门，走进茶室。芳江正在里面，刚要站起来的样子。两个人四目相对，顿时都像被施了定身术一样。爱之助就那么叉开两腿站着，而芳江则一直保持单膝着地的姿势。两个人都一动不动。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长时间地对视之后，爱之助才从牙缝里挤出了这么一句话。

“啊？我？没出过门呀。”

芳江一副撞见鬼似的惊恐表情，急促地说道。

“真的么？你真打算一直坚持说自己没有外出么？”

“你为什么硬说我出去过？我从不撒谎的。”

芳江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振振有词地反驳道。

爱之助终于完全折服了。原来妻子的演技竟然如此的精湛。随之袭来的是漫无边际的恐怖感。他像霜打的茄子一样，颓然无力。

他默不做声地上了二楼，进了自己的卧室，从文件盒中取出银行的支票本和印章，揣到了怀里。之后，他下了楼，离开了家。爱之助清楚地听到芳江从后面追出大门，在他身后喊着什么，但是他连头都没回。

青木下意识地走上大街，又下意识地招手叫了辆车。当司机问他上哪儿时，他顺口说了句“东京站”。

汽车发动了。中途他又改变了主意，因为他想见一见真正的品川四郎。于是就把品川的地址告诉了司机。

此时已是十点多，品川早已上床睡觉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他的美梦。他只得穿着睡衣爬起来开门。

“呀，怎么是你啊。快进来。这么晚了，发生了什么事？”

可爱之助只顾怔怔地盯着品川的脸，目不转睛地看了半天，突然开口问道：

“你，是品川君，对吧。你还活着，对吧。”

这时，他说的话已经是支离破碎的了。

“咦？你在说什么呀？你深更半夜地跑来，把我从被窝里拖起来，不会是为了跟我开玩笑吧？好了，好了，你先进来再说吧。”

品川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能强忍着怒气说道。

“不了，这就够了。让我知道你还活着就行了。到明天早上，你就都明白了。那么，再见了！”

因为他说“再见”时，带着诀别的伤感的调子，所以品川疑惑起来。

“你的样子好奇怪呀。不是喝多了吧？好了，进来说吧。”

品川一个劲儿地劝说着，可爱之助根本听不进去。他转身出了大门，钻进了等在路边的汽车里，一迭声地吩咐司机道：

“快走！快走！”

爱之助坐在车里，不停地变换着目的地。汽车在东京城里来来回回转了两个多小时。最后，累得精疲力竭的司机不得不连声告饶。

“先生，很晚了。我家离得很远啊，拜托你适可而止吧。”

司机放慢了车速，絮絮叨叨地说了起来。

爱之助往车外一看，恰巧看到路边有家酒店正要打烊。

“停车，停车，我就在这儿下车。”

爱之助让司机把车停在路边，付了十块钱的车钱，三步并作两步奔向那家酒店。

“给我来杯酒。”

“对不起，我们已打烊了。”

小伙计上下打量着爱之助毫不客气地说。

“我只喝一杯，喝完就走。拜托你了。”

经不住他一个劲儿地软磨硬缠，店里的老板终于发话让伙计给爱之助拿了一杯酒。

爱之助接过酒杯，一仰脖全干了。他虽也有些酒量，但从未喝过这么猛，顿时脸红心跳起来。

他还想再来一杯，但因为深知酒家一定会拒绝，只得悻悻地离开了。

他走在路上，没来由地想大喊大叫。他甚至想大声喊“我是杀人犯！我刚刚杀了个人！”但他终究没有喊出来，反倒哼起了学生时代常唱的小曲儿，就那么一摇三摆地晃悠着。夜晚的街道上，灯光显得格外醒目。他一眼就看到三百米外有家酒吧正在营业。他一头扎了进去。要了份洋酒，也要了份日本酒，交替着喝了起来。他一边自说自话，一边很用心地和自己拚起酒来，直到女招待过来撵他。

“你要真想喝的话，就上‘吉原’去吧。他们那边可以喝到天亮呢。”

女招待告诉爱之助‘吉原’就在附近。

他只得晃悠着重新去找能招待自己的酒吧。‘吉原’是家灯光昏暗、门厅简陋的小酒吧。他走进去，四下打量了一番，发现角落里有一个穿西装的年轻人正冲他微笑着。因为这里的客人很少，显然此人是在冲他打招呼。于是爱之助拼命地搜索着有关此人的信息。他终于想起这个年轻人就是自己在浅草公园里碰到的。

“啊，又见到您了。”年轻人一边说一边站了起来，换到了他旁边的座位上。“我来给您作个伴儿吧。”

“嗯，随你的便。我嘛，今天特别高兴。你想不想唱歌？”。

“可是我认为您似乎并不高兴。”年轻人意味深长地说着。“您不仅不开心，而且还在为什么事发愁呢。您来这儿，大概就是为了借酒浇愁吧。”

“难道，我脸上写着什么字不成？脸上写着‘我杀人了’吗？”

爱之助豁出去了，说完他故作轻松地笑了两声。

“是啊，那也没准呢。”年轻人平静地说道，“其实这根本不算什么。我知道许多比杀人更可怕十倍的事呢。您还记得吧，我曾经跟您说到过的奇迹。在咱东京，就有一个随心所欲创造奇迹的地方，一个能使罪犯无罪，能使死人复活，还能让活人在神不知鬼不觉之间送命的地方。那可真是个既神奇又恐怖的地方。”

年轻人的声音越说越低，到最后几乎是在跟爱之助耳语了。

“您现在是不是需要奇迹了？您带够买奇迹的钱了么？和我上次告诉您的价钱一样，要价是一万日元。一分钱也不能少。”

“你好像真把我当成杀人犯了。”

“是的，我是那么想的。因为若没杀人的话，您脸上也不会显出如此惶恐不安的神情。不过，您用不着这么提心吊胆的。要知道，我是您的伙伴，怎么样？能把真相告诉我么？”

年轻人一边在爱之助耳边小声说着，一边像母亲安慰孩子般的，在他背上来回抚摸着。

年轻人出奇俊俏的容貌对爱之助造成的影响可真不小。他甚至认为这个年轻人正是上天派来的救星。他紧张烦闷的心情被缓和了，一种倾诉的欲望油然而生。

“说到事情的真相，那就是今天晚上我用手枪杀死了一个人。那人的尸体现在还趴在一座空宅的地上。等等！你真的是我的伙伴吧？”

爱之助布满血丝的眼睛直盯着对方的脸。他声音虽然很低，但透出一股要与人决一死战的倔强劲儿。

“没问题的。您看看我的眼睛，哪有一点像警察的样子呀。我是犯罪者的拍档。因为我是专门为犯罪者提供服务的奇迹经纪人。但是，我从不为小偷小摸之流提供服务。我服务的对象仅限于能够支付得起一万日元佣金的大主顾。”年轻人也爽快地透了自己的底儿。“您再把事情说得详细点。”

一掷千金

爱之助一五一十地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了一遍，一直强忍着的泪水也像开了问的洪水一般汹涌而出。

“你要知道那个家伙是个杀人狂。他会杀了我妻子的。其实我这也算是一种正当防卫。可是法律是不讲人情的。它讲究的是证据。可我的妻子否认她去过那儿。她是不会为我提供有利的证词的。说不准，在她心里，她还视我为自己恋人的仇人呢！或者，对她来说，这个无足轻重的情人死了更好。知道他们关系的人只有我一个。简单地说，在这起杀人案中，被杀的是个可怕的杀人恶魔，可是谁都不了解这一点，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惟一能让人知道的，就是杀人犯是我，一个会被送上断头台的可怜虫。”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年轻人打断满腹牢骚的爱之助说道，“归根结底，您是希望自己能够逃脱杀人犯应受的惩罚。那么，我们这就成交吧。您不会认为一万日元很贵吧？”

“你给我说说，这一万日元到底能买到什么？”

“当然是奇迹了。一个您无法想像的奇迹。我无法说得再具体了。如果您信不过我，那么我们只好就此别过了。”

年轻人说完就要抬脚离开。

“看，这是我的支票。您想要多少就填多少好了。”

爱之助早已视钱财如粪土。年轻人一看到支票，立即从口袋里取出自来水笔，递给了他，并说道：

“一万日元整就可以了。”

“那么就写一万日元。但这要到明早才可以兑现。说不准到那时候，我犯下的案子已被人发现了呢。”

“那就看运气了。姑且试试看。如果明早九点这张支票能变成现金，我就带您到奇迹工厂去。”年轻人看了看手表接着说，“现在是凌晨两点半，还要再等六个小时，只有继续喝酒打发时间了。”

遗憾的是，这个酒吧也不是通宵营业。爱之助只得跟着年轻人去了附近的一家小客栈。房间虽然要比想像中干净许多，但是爱之助因为醉酒、过敏，浑身刺痒难捱，根本无法入睡。好不容易昏昏沉沉地睡了一会儿，又被恶梦袭扰，大叫着从梦中惊醒，吓出一身冷汗来。就这样反反复复一直折腾到了天亮。

好不容易送报人送来报纸，他又害怕看。虽然怕看又不能不看。他拿起报纸，刚找到社会版，又慌慌张张地把报纸扔到了一边。过了一会儿，他又忍不住拿起来翻看，结果又像报纸烫手似的，再次丢到了一边。反反复复三四次。最后，他终于鼓足了勇气看了起来。

然而，报纸上只字未提池袋的怪屋，更别说发生的命案了。

“咦，好奇怪呀。啊，是了是了。这事是昨晚才发生的，早报根本来不及登。”

爱之助颇为失望，因为他不得不再等待一个漫长的白天，等到晚报出来。

“事情做都做了，迟早会败露的，迟早会上断头台的。”

他嘴里嘟囔着，仰面朝天地躺倒在油腻腻的被子上，像一堆烂泥一样。

然而不久一阵春风吹进了他的房间。十点钟左右，那个漂亮的年轻人笑嘻嘻地走了进来。

“好消息。一切顺利。钱取出来了，瞧，整整一万日元。”

年轻人从怀中取出一笔钱，梆梆地敲着。

不久，两人就离开了小客栈。虽然爱之助害怕阳光，一个劲儿地嘟囔着说讨厌白天，年轻人也只付之一笑，并劝说着。

“那可不行。愚蠢的罪犯都选择夜间漆黑的小路，鬼鬼祟祟地像个小偷，所以一眼就能被人认出来。您试着在大白天里昂首阔步。就算有人见过通缉照片，认出你来，也会溜之大吉的。这就是窍门。所以，我领人去奇迹工厂时尽量选择白天。好了，快走吧。车在等着我们呢。”

在他的鼓舞下，爱之助的胆量也壮了起来。

他们出了客栈，在四月明媚的阳光下步行了两三百米远，就到了大街上。一辆豪华汽车正等在那里。司机似乎也和年轻人是一起的，见到他们过来，点了点头算打过招呼了。

汽车载着爱之助和年轻人飞驰而去。

“虽然稍有点麻烦，但还是必须把您眼睛蒙上。因为是个非常秘密的所在，所以即使是对您这样的主顾，也不能泄露我们的地址。这是我们的规矩，还请您见谅。”

车子驶出了一段距离后，年轻人说出了这番话。爱之助早已听之任之了，当然没有反对。于是年轻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卷绷带，就像给伤者包扎一样，在爱之助的头上密密地缠了起来。也许是因为担心只蒙眼的话会引起路人的怀疑，所以才用绷带把整个头包扎了起来。他们真是考虑得细致周到呢。汽车全速行驶了三十分钟后停了下来。爱之助被年青人搀扶着下了车。

“要走一段台阶，所以请注意脚下。”

年轻人轻声提示完，就把他带到了台阶前。好长的一段台阶。走下一段拐了一个弯，再下一段又揭了一个弯，就这样一直走到了地下二十余尺处。

好容易踏上了平地。爱之助感觉到脚下已不是石板地，而是滑溜溜的木板地。

“您辛苦了。”

年轻人说完就动手帮他解开绷带。揭去眼罩后，爱之助睁眼一看，这里已不是刚才春光明媚的白昼，而是变成了阴森森的黑夜般的地下世界。

这里是30多平方米左右的工作室，铺着地板，颇有一番西洋风格。虽然装了电灯，但由于有许多浮动的暗影，所以依旧给人一种阴森诡异的感觉。房间的四周成排地摆满了真人大小的男女裸体人偶，就像佛堂里的五百罗汉似的。

“您好像很吃惊呢。但这里并不是人偶工厂，这里可不是那种普通的地方。您一会儿就明白了，一会儿就明白了。”

说着，年轻人那张人偶一样过于精致的脸上浮现出一抹浅笑。

在一排排的人偶后面还放有许多架子，上面摆满了无数个药瓶，就像化学实验室一样。架子与架子之间只有两处空隙，一个是他们刚刚进来时的入口，另一个则是通往里间的大门。里面到底放了些什么样的设备，住着什么样的人呢？爱之助被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袭扰着，情不自禁地哆嗦起来。

他们在门口等了片刻，只见门把手被人小心地转动起来，门随即无声地开了。一个黑乎乎、朦朦胧胧的人影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第三个品川四郎

这个可怜的猎奇者命运如何，那个奇怪的实验室里究竟会创造出怎样的奇迹，等等，这一切还请尊敬的读者耐心地等待片刻。先让我们一起从另一个角度去观察一下事情的原委。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这宗两个品川的怪事实际上并不只是一个猎奇者自己的私事，而是关系到整个东京，乃至整个日本的一宗大案。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我们所了解的只是个序幕，真正的剧情才刚刚展开。

青木爱之助的妻子芳江，对丈夫那晚的反常表现全然不能理解。正如读者诸君也已推测到的，芳江完全是被冤枉的。当时她只是因为受到丈夫恐怖的表情的影响，脸上吓得变了颜色，结果才让爱之助印证了自己的错误猜测。而爱之助误以为受了枕边人长期的欺骗，才愤然离家出走。

直到第二天的黄昏时分，芳江依旧不见爱之助的踪影，联想起丈夫前一晚的恐怖表情，芳江意识到事情非同小可，开始坐立不安起来。

于是她想到了丈夫在东京最好的朋友品川，决心找他商量一下。她心想，说不准丈夫就寄宿在那里呢。

她收拾停当，把家交给老女佣之后，就步行去离家最近的出租车停靠站。真是凑巧，正撞见迎面走来的品川四郎。两人仿佛事先约定好了似的。

“啊，品川先生。”

“上哪儿去？”

“我正打算去府上拜访呢。青木表情反常地出了门，至今未归，我以为他会在您那儿。”

“啊，是这样啊。不过，您别担心。实际上最近有个麻将大赛，就在池袋的附近。激战正酣，所以青木才会夜不归宿吧。我昨天晚上也住在那儿的，今天干完工

作后还打算去呢。这不，我正来约您一起去呢。全都是您认识的熟人。您去不去？想必青木君也一定会欢迎的你。”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反正我已经出来了，就跟您一道儿去一趟吧。”

于是两人并肩向出租车站走去。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品川到底是哪个品川呢？

读者诸君也知道他说的是一派胡言。但是，那个影子品川早已死于青木的枪下，不复存在了。那么，真品川为什么要编出这套谎言把芳江诳骗出来呢？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池袋。而池袋正是原先那个变态色魔的怪屋的所在地。看来，这个男人正打算把芳江带到那里去。真正的品川不会如此装模作样，编出青木在池袋的谎话。这个男人既不是影子品川，也不是真品川，难道又蹦出第三个品川不成？究竟有几个品川？（读者诸君千万不要着急，谜底马上就要为您揭开了）

一路无话，汽车行至池袋的一座房屋前停了下来。果然就是那座怪宅。芳江毫不知情，跟在那个品川的后面走了进去。

“好奇怪的人家哟。是不是没有人住呀？”芳将环顾了一眼没有家具、满是灰尘、空空荡荡的房间后，随口问道，“青木在哪儿呢？”

那个品川在她背后麻利地锁上了门，阴阴地笑着答道：

“青木？你说的青木是谁呀？”

“啊？……”

芳江双唇失色，吓得呆住了。她隐隐约约地感到面前站着的是一个与品川相像的陌生人。

“你，你是谁？你不是品川先生！”

“品川四郎吗？你说的就是那个科学杂志社的社长吧。是的，我只是他的影子。也就是品川第二。不过，我可比他聪明多了。”

怪人依旧笑着，满不在乎地讲了起来。

“不可思议是吗？确实不可思议呀。你一定在想，就算双胞胎也没有这么相像的，对吧？您一定是这么想的，对吧？瞧，这就是咱们人类的缺陷。我真不知道为何古往今来的罪犯们都忽视了人类的这一大弱点。不利用这一点不是很吃亏么？利用好这个弱点，再大的事情，比如说从根本上推翻一个国家，比如说在全球掀起一场大动乱等等，都将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请您试想一下，如果我不是借用这个微不

足道的品川四郎的外壳，而是与一个伟人完全相像……您明白了吧，那将意味着什么呢？”

他越说越起劲，有这么个美人当听众，使得他的心情格外舒畅，非要一吐为快不可。也许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明白一个恐怖的大阴谋。但是，事有不巧，一个小意外打断了他的话头。

美丽的猎物

“啊！”

正在听恶魔演讲的芳江突然看到了什么，情不自禁地惊叫了一声，吓得贴在了墙上。

“喂，怎么啦？”男人故意吃惊地问道，其实他早料到芳江会害怕的。

“啊，是地板上那一滩红褐色的污迹吧。对，正如您所想像的，那是血迹。哈哈哈……不过，血虽是血，却不是人血，也不是动物血，而是演戏时的道具血。瞧，就是这个。您请看看。”

他边说边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小的胶丸扔到了墙上。顿时丸破血出，一股殷红的鲜血顺着墙壁滴滴嗒嗒地流了下来，就像从活人的胸膛里涌出来一样。

“哈哈哈哈，明白了吧。这是我的一件重要武器。一把空枪和一颗装满鲜血的胶丸。在必要的时候，我会故意让对方开枪杀我，我则很配合地弄破放在胸前的这个宝贝，死给他看。这可比杀掉对方安全有趣得多。不说别的，单是瞧见以为杀了人的那个家伙的狼狈相就够我乐一阵子的。哈哈哈哈……”

男人饶有兴趣地笑了起来，笑够了又接着进行他的演讲。

“您不明白我为什么觉得好笑吧。实际上，昨晚我正是被您丈夫杀死在现在有血迹的地方。您丈夫失去判断力，轻易就被我上乘的演技骗住了，以为真的犯了杀人罪，差点急疯了。他自暴自弃，喝遍了他遇上的酒吧，最后又被我手下的人带了回来。如今他正藏身于一个秘密的地方。也就是说，这是他杀人时留下的痕迹。不过，虽然我被杀是假，但这个地方可不是光演戏不动真格的哟。这里可是发生过真正恐怖的、真正流血的杀人案的哟！”男人说到此处，阴森森地大笑起来。

“实话告诉你吧，您那位丈夫就曾亲眼看到了流血场面。瞧，您看见了吧。他就是趴在院子里的那棵大松树上看的。我为了堵他的嘴，才设计出了那场好戏。我

故意那么安排，结果非常成功。结果就是，他看到的杀人犯死了，他想报警揭发都没了对象。不仅如此，连他自己都成了杀人犯，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这枚小小的胶丸真是立了大功呢。”

怪人一边说，一边欣赏着芳江的表情，用一种令人发毛的声音接着说道：

“啊，你在发抖呢。是害怕吗？你好像知道我为什么会如此毫无顾忌地透露底细了。你真是冰雪聪明呢。确实如您所想的。不过，你也用不着那么死贴着墙呀。不会那么快的。我可不是那种随随便便就把宝贝猎物杀掉的人。我还有许多事要讲给你听呢。来，到我这边来。”

怪人出手如电，一下子就抓住了芳江柔软的脖颈，用力拉向身边。芳江拼尽全身的力气也无济于事。她就像被噩梦魇住一样，喊也喊不出，动也动不了。

“我刚开始可不是这样的恶棍。我只是抱着跟那位好摆架子的科学杂志社社长开个玩笑的想法，才混在人群中，在镜头中露了一脸给他看的。然而，令人高兴的是，这里边又冒出了一个你丈夫。他竟然对我这个人的存在极感兴趣。于是我又动了念头，决心再要要这个家伙。因此，找了个与你声音很像的女人，演了出私通的好戏让他看，没想到他轻而易举就上了钩。

“你认为怎么样。是不是很棒？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会这么顺利。那位堂堂的科学杂志社的社长先生和你那位喜好猎奇又喜好充当侦探的丈夫实在是绝佳的试验品。在他们身上，我所有的计划都获得了成功。照这样看来，我以后可以为所欲为了。对此我非常地自信。我已下定决心要将计划中的工作付诸实施。我很快就能够沉浸在任何一个帝王都无法享受到的快乐之中了。而且，就算事情一旦败漏，也有替罪羔羊代我受过。因为我是一个没有名字没有档案的人。我只是品川四郎的影子而已。也就是说我犯罪，却要由品川四郎来受罪。这有多棒啊！

“你想不想知道快乐为何物？你马上就会明白的……在此之前，还是继续我们的谈话吧。”他把芳江拉得更近了一些，一个劲儿地在她的脸颊上蹭着。

“你知不知道，在我与你的替身演那场幽会的好戏时，我竟然有了一种很奇妙的感觉。那个替身根本不能满足我。我真正想要的人是你。我那么费尽心思地对付你丈夫，不仅仅是因为他发现了我的一个小秘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挡了我的路，因为我太想得到你了。啊，你这双冰冷的小手在发抖呢！还出了这么多细细密密的、可爱的小汗珠呢！多可爱啊！我在那间屋里准备好了，那场地足够我们痛痛快快做

游戏了，我们这就去吧……你能想像得出是种什么样的游戏么？”

这个美丽的猎物被这个来路不明的猎人紧紧地夹在腋下，强行拖到了另一个房间，谁也不知道那里最终发生了什么事，但大家一定能猜测出结果。因为我们都无法忘记，青木爱之助在松树上看到的血腥的一幕。

独臂美人

五月末的一天，也就是此事发生后的不久，当时的天气已经非常炎热了。

江户川公园的最西边儿有一个小瀑布，它是由流经武藏野西面的小河在此遭遇落差而形成的。那里风景优美，尤是赏樱花的绝好所在。

在小瀑布的旁边，有几户专做租船生意的人家。夏季里，每到傍晚稍稍风凉一点的时候，来此租船、泛舟湖上的游客非常多。因而那里渐渐地成了郊外的一处胜地，热情的游人还给它冠上了“大瀑布”的美名。

正如我们刚才已经介绍过的，五月的天气已经非常的炎热了，所以附近的孩童就租了条小船，划到了大瀑布附近。他们停好船，纷纷迫不及待地跳到水中，与湍急的河水搏击、嬉戏，一时间水面一片欢腾，分外热闹。

这瀑布虽小，却也颇具大家风范，雷霆之声，千钧之势，白雾飞腾，足以与大瀑布相媲美。因为水流急，瀑潭又深，所以此处非常危险，几乎每年都有一两人在此丢掉性命。久而久之，关于这个瀑潭深处住着妖怪的传言便不胫而走了。

但是，当地的孩子个个都是小水怪，水性极佳，根本不把这点危险放在心上。甚至可以说，正是这种危险和神秘感激发了他们来此戏浪的兴趣。

这堆孩子当中，有个十五六岁的调皮鬼，水性最好。那天，他冲小伙伴夸口道:

“等着吧，说不准我能找着宝贝呢！”

说完，一个猛子扎进水里，眨眼功夫就不见了。他潜到了水底。因为水底的河泥中，经常埋有游客们不小心落入水中的钱包、首饰等物。

水底世界真的很神奇，孕育了各种各样的动物、植物。他睁大眼睛在水下耐心地搜索着。

时不时也能看到些不知名的动物的骨骸、破布条、瓦块等河岸上的东西。

少年对此早已习以为常了，他并不害怕，一心想找到可以当作礼物送给船上小伙伴的宝贝。

果然，他在不远处发现了一样白乎乎、晃动着的东西。他好奇心顿起，迅速地游过去看个究竟。

啊！那是一个人！不，确切地说，是一个女人的手臂，就像一个被魔鬼拉入河泥中的女子拚命伸出来求救的手臂。

少年飞快地游回水面，大口大口地吐掉呛人腹中的泥水。刚一缓过神来，就结结巴巴地向船上的小伙伴报告说：

“人，人，水底有个死人。”

因为惊吓过度，他的脸色苍白如纸。

“真的？死人？”

“我不知道，反正还在动。”

“我们赶快去救人！各位，都来帮个忙。”

有个胆大的孩子带头提议道。于是这帮小水怪纷纷表态说：

“我去！我去！”

他们三下五除二脱去衣服，像比赛似地争先恐后地跳入水中。

受到同伴的鼓舞，刚才的那位少年也不甘示弱，重新跳人水中，带领大伙来到发现手臂的地方。他们齐心合力，抓着那条手臂用力往外拉，结果很轻松地拽了出来。

原来，那只是一条手臂，一条被从女人身上剁下来的手臂。

少年们游回船上，把那只已经泡得发白的女人残臂扔到了船舱里，带了回去。

由此引发的骚乱可想而知了。船铺老板听了孩子们惊慌失措的报告，立即叫来了警察。辖区警署迅速派出了数名警官来此调查，他们重新找人下水细细地搜索了一遍，结果一无所获。

那残臂是用非常锋利的刀刃从女人身上剁下来的。刀口非常干净、整齐。其中一根手指上还有一枚做工精细考究的白金戒指。因为手已经被水泡肿了，所以戒指深深地陷入了肉中。

有人猜测，残臂就是被人丢弃在这片水中的，也有人推断说，它是被河水从上游冲下来的。一时间众说纷纭，议论纷纷。附近并没有发生过人口失踪案、杀人案，所以一时也搞不清这残臂的主人。于是，当地警署就把它送到了警视厅去鉴定。

这桩女人残臂悬案经过媒体的炒作，轰动一时。人们纷纷猜测它的主人，有人

说是路边乞丐的，立即就有人反对说，戴着这样贵重的白金戒指的人，一定是位养尊处优的。年轻貌美的小姐或少太太。

更有好事者还据此编出了一段故事，称这位失去了一条手臂的美妇人如今还活在人世间……作家泪香小史曾经翻译过一部名为《独臂美人》的侦探小说，估计此人也是泪香小史译著的爱好者。

名探小五郎

第二天，明智小五郎到警视厅去拜访老友波越鬼警部（此时他已是搜查科举足轻重的人物了），他们（两人曾多次合作，破获了无数起奇案、要案）在一间办公室里倾心长谈。

这时，负责传达的警官走了进来，毕恭毕敬地交给鬼警部一张名片。

“科学杂志社社长品川四郎。哦，他来干什么？你问了没有？”

“他写在名片的背面了。”

警官回答说。

“关于在大瀑布发现女人残臂的事情，务必想跟您当面谈一谈。嗯，是关于那条女人残臂的案子。说不准会给我们提供些线索呢。你说呢，明智先生。”

“你认识这个人么？”

“嗯，见过，但不熟。让他进来吧。”

波越警部扭头冲那名警官吩咐道。

“那么，我就不打扰了。我先告辞了。”

明智起身告辞。

“不不，你还是待在这儿比较好。说不准又要借用你的聪明脑袋呢。哈哈哈哈。”

鬼警部有些难为情似地笑着说。

不一会儿，警官就引着品川四郎走了进来。寒暄过后，品川直奔主题。

“实际上，有个女人失踪了。已经有五天左右了。不，不光是女的，连这女人的丈夫也下落不明了。是在这女人失踪前一两天就不见了的。他叫青木爱之助，是我的朋友。到今早看到报纸之前，我还一直以为没什么事儿呢。因为青木这个人做事没长性，喜欢随心所欲，再说他的家也不在东京，我以为他是一声不响地回名古屋去了呢。实际上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报警呢。

“昨天，我给他在名古屋的家去了电话，得知他并没回去；今早，又在报纸上看到了那篇报道。发生这种不幸的事真让我痛心疾首。因为报纸上介绍的，那个女人手上戴的戒指，和我刚才提到的青木的妻子芳江手上的一模一样。我记得芳江戒指的样子，所以能不能让我亲眼辨认一下，拜托您了。”

“是么。谢谢你能来报警。请您帮着辨认一下吧。”

警部听完他的叙述，非常高兴。因为案件终于有了线索。于是他亲自到保管室，吩咐警官把已经做成标本保存在瓶里的那只胳膊拿了过来。

揭开盖着的白布，露出一个大瓶子，瓶子里装着满满的防腐液，一只胳膊兀自竖在里面，手指部分正好朝上。

“请看，就是这个戒指。”

品川凑近放在桌子上的瓶子凝神看了一会儿。但由于防腐液太混浊，没能看清楚。他得到警部的允许，把瓶子拿到了窗边，取下了盖子，仔细地端详了半天。弄清楚后，品川回到了座位上。他的脸色苍白，低声说道：“当真没错，是她。是青木芳江的胳膊。”

“你没看错吧？”

波越认真地问了一遍。

“绝对不会错。这种图案是根据青木的喜好特别雕刻而成的。别人应该不会有这样的戒指。”

品川说着，又站到放瓶子的地方，仔细检查了一遍。然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照原样把白布盖了上去。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他喃喃自语着。因为他的语调听起来像是有特殊的意思，所以警部忍不住追问道：

“你是不是想起了什么？”

“是的，实际上，我也是为了这件事才来的。这事实在太离奇了，我担心你们能不能相信我说的话。”

“我们会好好调查的。你要说的一定与罪犯有关吧。”

“是的，我贸然说出来你们一定会以为我有毛病。也许会认为我是白日见鬼了。但是，你们无论如何得相信我。这件事也许就是那个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家伙，谁

见了都要当成是我的家伙，一手操纵的。”

“你在说什么呀？我听不懂。”

警部疑惑地问道。坐在一旁的明智小五郎听了这番话也来了精神，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品川。

“你们当然不明白啦，连我自己刚开始的时候也怀疑过这一切。但是我已被这个‘影子’怪物纠缠了半年了。不单单是我，我方才提到的青木君也清楚这件事。说实在的，很长时间以来，我都在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心里老想着，还没出事吗？还没出事吗？这是因为，我早就知道我的那个‘影子’不是个好人。这件事一定是那家伙预谋已久的。被杀的是我朋友的妻子，不，不光是他的妻子，青木君现在也生死不明呢！他们两个都是与我关系至深的人，而那个下毒手的又是与我一模一样的人。这到底算什么事呀！到头来受怀疑的还是我！是我呀！我就担心这个。所以，我要先把事情的前前后后都讲出来，抢在坏蛋前面，清清楚楚地申明这件事与我毫无关系。我就为了这个目的才急急忙忙地赶来的。”

“我明白了，还请你尽量再讲得详细一点儿。我旁边这位就是有名的私家侦探明智小五郎先生。你所说的事情想必明智君也非常感兴趣的。”

品川听到明智的名字，向他看了一眼，脸微微红了起来。大概是对明智非凡的才能早有耳闻，在此意外地相识非常兴奋的缘故吧。

品川详细地讲了起来。说的都是读者们早已了解的细节，在此就一笔带过。他一直讲到一周前青木突然深夜来访，没头没脑地丢下一句“你真是品川君吧。你还活着哪”就走了。不久他的妻子芳江也失踪了。当时有人在青木别墅附近，亲眼看见品川和芳江并肩走在一起等等，等等。

介绍完了之后，品川还不忘加上自己的结论：种种迹象表明，两个人的失踪都与那个影子怪物有关。而且这坏蛋还想把这些罪责嫁祸给真正的品川，也就是他自己。

这一连串的奇闻怪事，把波越和明智小五郎深深地吸引住了。特别是波越听得津津有味，热血沸腾。

品川讲完故事，见两人都已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长舒了一口气，说道：“您需要时，我将随传随到。”说完就告辞走了。

“简直像小说似的。又不是双胞胎，怎么会有这么相像的人呢？真让人难以置

信啊。”

波越一副举棋不定的样子，他在考虑是否要按品川说的去布置搜查工作。

“非常有意思，可信与否暂且不论，这件事实在是有趣得很呢。”

明智说话时的表情就像是个搞恶作剧的孩子。

“有趣，当然有趣了。”

“不，我说的和你想的可是两码事。至少刚才这个人在玩魔术的手法上不逊于专业人士。”

“哎，你说的什么呀？”

因为明智没头没脑地来了一句，所以波越显得非常吃惊。

“好了，你先仔细检查一下你的标本瓶子吧。你光注意听他讲故事，竟没注意他的举动。那家伙可真不简单哪。”

波越一听，赶紧拿起瓶子走到窗边，取下盖着的白布，仔细一看，忍不住“啊”的大叫一声。瓶底沉着一根被切断的手指。戒指不翼而飞了。警部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实在是个了不起的魔术师，借口仔细观察戒指的做工，趁机切掉手指取走了那枚戒指。也就是拿走了重要的证据。因为那枚戒指已嵌人肉中，所以不得不截断手指。”

“你知道他干的一切，为什么却一声不吭呢？”警部脸涨得通红，大声咆哮着。

“嗯，他的手法实在太干净利落了。不过，你放心，戒指还在这儿。”

明智说着，从西装背心的口袋里掏出了一枚精致的白金的戒指。

“你什么时候拿回来的？”

“送那个男人到门口时。我想，那家伙再也想不到这里还有一个魔术师呢。”

“啊，是这样。不过，你是不是喝多了，竟然让这个重要的嫌疑犯从我们眼皮底下逃走了。那家伙不比这枚戒指更重要么？他一心一意为了毁灭证据而来，不就说明他就是罪犯吗？”

“我不那么认为。他很快就会知道戒指不见了。你想只为了偷东西就轻易暴露自己的人会是真正的主犯么？那家伙这样任性胡为，多数是个小角色。现在就打草惊蛇，会放走大鱼的。好了，咱们先别着忙。这件事太有意思啦。少不得我也要全力以赴了。不，不用咱们去追，这种罪犯通常都会悄无声息地接近我们的。你瞧，

刚才这件事不就可以看成是对咱们的挑战么？”

罪犯已向警察发出挑战确实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有一件事连明智也弄错了。因为对手犯罪的手法实在是太巧妙、太出类拔萃了。

让明智知道自己出错的机会很快就来了。他们一直议论着这件事，不知不觉三十分钟过去了。负责传达的警官一副很纳闷的样子，又走了进来，并递过一张名片。

名片上写着“品川四郎”，不过，这次上面没有注明职衔。

“是不是刚才那个人？”

“好像是他。”

“怎么好像是他呢？一看长相不就知道了么？”

“嗯，可是……”

警官一副为难的样子，答不上来。

“你先带他进来。别让他跑了。”

警部严厉地命令道。

不一会儿，品川四郎出现在了门口。警部请他坐了下来。

“你落下什么东西了吗？”警部强作欢颜地问道。

“什么？”品川大吃一惊，

“你不是三十分钟前，刚刚取走戒指离开了么？是不是半道上把戒指给弄丢了？”

“什么？我三十分钟前来过这儿？你看清楚是我么？”

品川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但是不一会儿，他就从屋里的气氛、警部的表情中意识到已发生了他担心的、可怕的事情。他惊得颜面失色，“腾”地一下站了起来。

“是那个家伙！被那个家伙捷足先登了！”

品川眼神发直，盯着前方，嘴里不停嘟囔着。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

“请你们再仔细看看，是不是现在的我？穿的是不是这身衣裳？”

两人闻言细细地将品川打量了一番，虽然前后两人的衣服颜色相同，但面料质地、纹路样式都不一样。难道真的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主客三人一时都安静了下来。

“这么说那个家伙从始至终说的都是真话，并没有骗我们。”

一向聪明过人的明智小五郎，再也没有料到，世上真有这样的事。他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脸色铁青地叫了出来。他还从未如此失算过。

镁光灯

这真是出滑稽的闹剧，可是静心想一想，世上会有如此恐怖的闹剧么？显而易见，刚才那个大大方方的品川是个冒牌货，他就是杀人犯。

真正的品川详细地讲述了整个事件的经过，并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证物就是那张照片，还有青木写给品川有关此事的书信以及在爱之助的书房里找到的日记等等），因而警察们不得不相信这件匪夷所思的怪事。

由于在青木的日记中提到了池袋的怪屋，所以警察们将那里仔细地搜查了一遍。此外，他们还向口町的那个老板娘打听了情况。总之，凡是能想到的、能做到的，他们都去试了一回。然而，那个幽灵人就像早有防备一样，始终没被他们寻着半点线索。

整整一个月时间，幽灵人就像在人间蒸发了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那桩美女独臂的悬案经媒体的炒作曾经轰动一时，现在也被人遗忘了。

坏蛋胆敢向波越鬼警部和明智小五郎当面进行挑战，又怎么会害怕警察的全面搜捕呢？看来，他并不是躲起来了，一定是在酝酿着更大的阴谋。这段沉寂，不过是在为下一步的目标做准备罢了。至少有一个人——科学杂志社的社长品川四郎对此深信不疑。他如今已被折磨得快要神经错乱了。

品川的预感果然应验了。一个月后，也就是七月下旬的一天夜里，有人发现幽灵人又在一个奇怪的地方干了拉莫名其妙的事。而且没人能猜透他做这件事到底意欲何为。

那天夜里，A报社的一个记者和一个摄影师并肩走在口町区住宅区寂静的街道上。A报社最近正在搞一个名为“大东京的深夜”的趣味专题连载，这两个记者就是负责找素材的。当晚，他们想换个角度，探访一下高宅大院的深夜趣事。

他们当时所处的位置正是富豪中的富豪居住的大宅院。单是一面钢筋水泥砌成的围墙就长达五六十米。里面大树林立，犹如古代侯爵领地上的森林。千万富翁宫崎常右卫门宅邸的豪华由此可见一斑。

“我们拍一张在这个高宅大院外面的茅草堆里栖身的乞丐婆子的照片怎么样？”

“得了吧。这地方哪会有乞丐呀？这好比有小偷要爬过这高墙一样，是件稀罕事呀。”

他们一面小声开着玩笑，一面走下坡道。然而，昏暗的街灯照不到的黑影里，果真有人影在晃动。新闻记者的敏感神经顿时被牵动了。

“咦，好像有人。”

两人猫着腰，贴着墙向前挪动，想凑近仔细瞧一瞧。

“是小偷。刚才说的玩笑竟然言中了。”

水泥院墙有二丈余高，而且光秃秃的连个接缝都没有，小偷怎么进去呢？两个记者仔细一看，原来院墙上早已垂下了一个绳梯，一个蒙脸的汉子正从上面爬下来。墙根处有两个把风的同伙正等在那里。

从墙上往下爬的汉子身上还背了个长长的包裹。

“对方有三个人，叫起来的话咱们会吃亏的。”

“是啊，不知能不能来得及通知里面的人。”

“来不及了，离大门还有五六十米呢。”

两个记者小声地合计着。由于一直从事善于应变的职业，他们很快就有个办法。

“喂，有办法了。”

摄影师拍了拍同伴的肩膀说道。

两人交换了一下意见，便开始行动。他们小心翼翼地一点一点向小偷们靠近，二十米，十米，五米……

蒙面汉子终于到了地面，将那个大包裹换到了另一个汉子身上。

“一切顺利吧。”

“嗯，只是这家伙太重了。”

“确实很重呢！还不是因为营养过剩嘛！”

蒙脸汉子很巧妙地取下绳梯。

正在这时，响起了“啪”的一声巨响。顿时整个住宅区亮如白昼。

不用说，当然是记者们打亮了镁光灯。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一方面是为了吓吓小偷，另一方面是为了犯罪犯拍下来。摄影师手疾眼快地按下了快门。

他们的计划成功了。因为小偷们再也没想到深更半夜还会有摄影师出现。小偷们全都被那啪啪作响的强光吓傻了。

其中一个家伙取出随身携带的手枪就要向黑暗中射击，但被两个同伴给制止了。因为枪声一响就会惊动别人，那样反倒帮了对手的忙。因此他们惟一的出路就是逃

跑。小偷们开始拼命地向接应的汽车停靠的地方跑去。空着手的两个人把背着包裹的人夹在中间，三个人背的背，扶的扶，一眨眼的功夫就跑出了老远。

看着慌忙逃窜的对手，摄影师心情更加痛快，又从背后补拍一张。

“追不追？”

“算了，算了，反正已经把他们的样子照了下来了。还是先通知这家人吧。”

说着，他们就要往大门方向走。这时他们在地上看到了一样东西。

“喂，好像是那帮家伙落下来的。”

“嗯，好像是他们逃跑时弄掉的，也许是手帕吧。”

“不对，好像是张纸，先捡起来再说。”

他们把坏蛋弄掉的纸条捡了起来。

“好像还写着字呢。说不准能当证物。”

两个人走到最近的路灯下面，借着灯光看了起来。

首　　相　　大河源是之……………4

内　　相　　水野广忠………………5

警视总监　　赤松纹太郎……………3

警保局长　　系崎安太郎……………6

岩渊纺织社社长　宫崎常右卫门…………1

私家侦探　　明智小五郎……………2

笔者有必要在此作一番说明，纸条上写了不下十多位的高官、富商和名人的名字，因为不影响剧情，所以在此暂且略去，只列出名字下面标有数字的几个人。

“这是什么呀？莫名其妙的。还是些知名人物呢。这份名单的规格还真高呢。”

“是呀，是呀。简直就是内阁名单、伟人名录呢。不过，这个明智小三郎算什么呀？放在这里不伦不类的。”

“算了，别研究啦，还是通知这家人要紧。”

摄影师刚要扔掉这张纸条，就被另一个人阻止了。

“等等，这上面不是有宫崎常右卫门的名字么？他名字下面还被标了个1。喂，这里可不就是宫崎家么？”

“什么？那么这份名单也就是小偷们的日程安排表了。该不会是明晚去标着2的明智小五郎家、后晚去标着3的警视总监家偷盗吧。喂喂，这开什么玩笑呀。”

这张小纸条实在是令他们琢磨不透，扔了又可惜，所以其中一个人就将它揣进兜里。之后两个人就转到宫崎家的大门口，按响了门铃。

赤松警视总监

第二天上午，赤松警视总监一到办公室就听取了刑事部部长的报告，他见事关重大，便把直接负责此案的波越警部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反着光的大办公室上正放着昨晚摄影师拍下的照片和他们拾到的那张字条。

“这张照片上居中位置的那个人一定就是独臂事件中的嫌疑犯品川四郎吧？”

总监为了稳妥起见，询问了一句。

确实，中间那个人就是品川四郎。

“是的，要么是品川四郎，要么是他的影子。我想，做出这种事的一定是他的影子。”

波越毕恭毕恭地回答道。因为站在面前的是高级长官，和他见面交谈的机会一年也没有几次。

“哦，就是前阵子很出名的幽灵人吧。”

“是的，从那以后就销声匿迹了。”

“那么，你大概认得他旁边的那个人吧。”

“是的，不单单是我，每个高级警官都知道他。是个出了名的危险分子。”

“是个政治犯吧？”

“那我倒不太清楚。不过，他是个十足的恶棍。只是这家伙十分狡猾，我们抓不到他任何把柄。”

“哈哈哈哈哈，幽灵人和政治犯携手合作啦。他们弄了个厉害武器呢。哈哈哈哈哈……”

总监豪爽地大笑着。

而警部则面无表情地回答道：“是的，实在是件厉害武器呢。我干这行这么多年也没见过如此荒唐的事情，而且越想脑子越乱。”

“那么，把他们逮起来了吗？”

“还没有。虽然搜捕行动早已展开，可是那帮家伙的老巢已是人去楼空。就算把人抓回来了，也只能告他们个私闯民宅的罪。”

“什么？你是说忙了半天，他们什么也没偷走吗？”

总监一边说一边盯着桌子上的照片看。

照片上一个坏蛋背着个大包袱的样子清晰可见。

“是的，我早晨刚刚去见了宫崎先生本人。他亲口告诉我他们家连块砖都没少。”

“可是，这包裹似乎并不像是东西呢。”

“是的，我也早注意到这点了。而且A报社的记者还亲耳听见坏蛋们的对话，说是‘确实很重呢！还不是营养过剩嘛！’从这句话来看，包裹里应该是个人才对。因此，我们在调查时也重点清点了一下人数。可宫崎家上至宫崎先生本人下至打杂小厮，一个也不少。”

“看看这张名单。啊哈，好像不久就该轮到我啦。”

波越听到总监的笑声，感到不知所措。总监到底怎么想的，他当真认为这件怪事可以一笑了之吗？

“波越君，虽然我对警察的工作是一窍不通，但是偶尔我们这些外行人考虑到的问题比你们还准呢。”

“您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警部感到受了侮辱，立即反问道。

“我认为对这件事应该用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来处理……你不明白吗？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把品川和他的影子当作一个人来考虑会怎么样呢？”

“这样一来，开始的一切都是假的了……”

“是的。我的想法非常符合常理。世上根本不可能有如此相像的两个人。我活了五十多岁了，从没听过这种荒唐的事情。”

“可是……可是……”

“你知道不知道编辑通俗科学杂志的人，通常都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他们可不是什么严谨的学者。甚至可以说他们是小说家。凡是稀奇古怪的事他们就搜集来，编成杂志，取悦读者。只要能让读者高兴、战栗、尖叫、发狂、吓得睡不着觉就心满意足了。你大概也知道，外国许多著名的罪犯，都是什么什么博士、什么什么学者……他们其实就是想听别人尖叫的学者。你不这么认为吗？”

“可是，有确凿的证据呀。品川不是和他的影子只隔了两三尺的距离，见过面了吗？这不单单是品川的一家之言。在青木爱之助的日记中也有详细的记录呢。”

“那本日记我也看了。可以说正是看了那本日记之后我才不相信有幽灵人的存在。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因为这种会面的方式非常不自然。是品川从小洞眼中窥探到的一切。而当时，另外一个人，也就是青木，他无法同时看到这一切。”

“可是……”

“你先听我说。青木以前曾在那里窥探过一次品川，因此，当天晚上，他只要看见穿着同样服装去那儿的男人的一小部分背影，就会立即认做是第二个品川。我看日记的时候，立即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是还不敢确信。而这次的案子却坚定了我的推断。一张像演出顺序表的小纸条，一件未失一物、未损一人的盗窃案。这当然只是科学杂志社社长导演出来的悬疑片了。什么政治犯？都是你们神经过敏。充其量不过是品川雇用的临时演员罢了。只不过是为了借借他的恶名把戏演得逼真一些罢了。”

这番推理实在太出人意料了。波越警部想不到警视总监的大脑袋还有这番推理的本事。的确，这种推测也未必不合理。读者诸君也可以回过头去看看“奇特的马戏表演”那一节，相信你们也会认为总监的分析推理颇有道理。

但是，幽灵人的印象已在波越警部的脑海里根深蒂固了。

“您说在三浦家的会面是品川精心安排出来、骗青木的好戏。那么，昨晚的那件事，难道也是品川预先知道A报社的记者要经过那里才捣的鬼吗？”

“我们当然搞不清喜欢编剧情的人到底是怎样想的。不过，我认为这总比凭空编造什么世上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人的鬼话，来得容易得多。”

“可是，电影中的镜头呢？报纸上的照片呢？这些怎么解释？”

“对，是有这些事。可是，如果跟报社里的摄影师关系不错，让他在照片中加上个人脸并不是件难事吧。只不过是个围观群众，又不会影响新闻价值。至于那电影嘛，还不是一样的？跟导演商量好写封假信不就大功告成了吗？这些谜好解得很呢！”

波越警部听了总监的这番解释也觉得吃惊。可他仍尝试着做最后的努力。

“那么，那么，池袋空宅里的女人被杀案呢？还有，青木夫妇的下落不明又怎么解释？此外，还有大瀑布发现的女人胳膊？”

“女人的头颅也许不过是个玩偶，而那胳膊也许是从医院的尸体上解剖下来的。要不然，怎么花了那么多的警力，搜查了一个月也没有线索呢。至少这种推断对我

们警视厅是有利的。青木夫妇说不准正在某个地方好好地活着呢。哈哈哈……”

总监又笑了。

波越氏听了这笑声很不舒服。但是，理论上又说服不了他。看来，如果没有有力的证据，怎么辩解也没用。他只得低下头，做出一幅折服的样子，说道：

“我很吃惊。您对这一系列犯罪案竟有如此缜密的深入分析，实在令我们这些常年从事这份工作的人汗颜。”

“哈哈……你终于投降了。”总监开心地说道，“不过，波越君，你用不着惭愧。实际上，我可想不出这些东西。我是另有高参呀。”

“哦？您说什么？”

“是明智小五郎哟！哈哈哈……几天前，他到我这儿来了一趟，给我讲了这些看法。我不过在他的基础上作了加工而已。”

警部更加吃惊了：“这么说明智君也这么认为了？”

“不，他并不肯定。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他只是告诉我，可以抱有这种怀疑。”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

“明智君已经混到品川身边对他进行监视了。如果这次幽灵人行动时，真正的品川并无反常举动。看来这桩怪事就越来越像真的了。”

“可是明智君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些呢？”

波越脸上现出不满的神情，小声嘟囔了一句。

“你可别为这件事生气。因为如果连你都完全接受了明智的这种推断，说不准会武断行事的。那反而危险了。他意识到这一点，才特意避开你，直接向我报告的。这样一来，我们便可以用明查暗访两种方式向敌人发起进攻了。昨晚的案件就是检验这两种理论孰对孰错的大好机会。报纸上只轻描淡写地提了句昨晚的案件，所以明智未必会知道。这样，我希望你亲自到品川那儿去一趟，打探一下情况。”

看来，总监把波越叫到办公室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件事。

不在场证明

下午一点，波越警部敲响了位于神田区东亚大楼三楼的科学杂志社编辑部的大门。

接待人员把他引到了会客室。接着一个戴眼镜的中年职员进来询问他有什么事。

问完出去后，那位职员又亲自端了茶出来，毕恭毕敬地放在警部面前。离开前，他用手捂着嘴巴，“嗯哼”咳嗽了一声，这声咳嗽怎么看都像是故意的。

一会儿，社长品川走了进来。警部仔细地观察他的表情，想看出点儿东西来。但品川一直微笑着，不像是心中藏事的人。

警部简明扼要地讲了一下昨晚发生的事情。品川一听，顿时就笑出声来，声音也发颤了。

“终于又现身啦。他和危险分子勾结在一起，还不知又要干出什么坏事来呢。”

他惊恐万状，但并没提自己昨晚干了什么。

老练的波越在心中忖度道:

“如果他是个分身人，这时一定会主动表明自己案发时不在现场，好替自己洗脱干净。他这个样子倒很自然，看来是明智过虑了。”

没办法，他只好自己直接提问了。

“昨晚您是在家里休息的吗？”

“是的，当然是在自家睡的……啊，对，确实，确实，我疏忽这点了。”

品川略显不快，很不客气地站了起来，走到门边，打开门冲着编辑室大声喊道:

“山田君，山田君，请到这儿来一下。”

那个叫山田的人就是刚刚给警部端茶来的那位中年职员。

“山田君，请你在这位先生面前讲实话，告诉他昨晚你几点入睡的。”

“我通宵都在打桥牌，直到天亮，大概是四点左右吧。”

“你是和谁打桥牌的？”

“您说什么呀？”山田很奇怪，“您不是也在么？您一个，还有咱杂志社的村井和金子他们两个。他们两个也没回去，就睡在您家的。怎么，您忘了？”

“是从几点开始打桥牌的？”

“九点左右呀。”

“那么，直到天亮前，我有没有离开过？”

“没有，除了上厕所之外。”

于是品川身子转向警部，得意地说:

“您都听到了。如果您想确证一下，还可以听听村并和金子他们两个人的证言。这位山田君和我一样都是单身汉，现在正住在我那儿。如果我要是离开家什么的，

他肯定会知道。”

“不，不，并不是怀疑你。”波越警部略微有些尴尬，“只是为了稳妥起见，请别多心。”嘴上这么说，心中却有些不以为然：“让一个住在自己家的职员证明自己的清白，多少有一些让人难以信服。”他依旧有些半信半疑。

之后，他们又闲聊了两句，警部便告辞出来了。他一边走一边想：“有必要派人去监视品川。”

刚走出东亚大楼五十米远，就听到后面有人喊他。

他回头一看，正是那位叫山田的职员在跟他打招呼，而且还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走，我跟你一起去警视厅。”

“你去警视厅干吗？”

“我想看看那张名单。”

波越很吃惊，盯着对方的侧脸问道：“你是谁？”

“你不认得啦？”

他们拐进了一条行人稀少的小胡同，山田摘下了眼镜，去掉了假眉毛，恢复了本来面目。“啊！明智君！”

波越警部惊讶得叫出声来。

虽然肤色被涂黑了，但那张脸分明是明智小五郎。他丝毫不理会警部吃惊的表情，自顾自地说着：

“刚才我说的都是真话。昨晚他真的哪儿也没去。你们的谈话我都听到了。A报社记者提供的照片如果不是假的话，那么幽灵人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了。”

“是不是假照片我一眼就能辨认出来。”警部不知所措地回答说，“而且昨夜两点钟，宫崎家的佣人也听到了打镁光灯的巨响，一定不会有假的……但是，我很惊讶的是，你什么时候成了那里的职员了？”

“我刚进去半个月。不过，我的介绍人很有来头，所以很快就受到了社长的重用。我谎称自己住宿有困难，结果他就叫我上他家去住！”

“这么说，你已经消除对他的怀疑了？”

“是的。因为我亲眼所见。但是，太不可思议啦。为什么会有如此相同的两个人呢？古今中外尚无先例呀。要是你，你会不会认为我的猜疑是毫无根据的呢？”

“我不会认为。实际上，刚才我已经从总监那儿听到你的那番理论了。说实在

的。我还真佩服你的明察秋毫呢。”

“太恐怖了！”明智发自内心地感叹道，这句话出自他的口中实在是罕见之至。“波越君，这件事一定非同小可。人类的历史代代相传，已经历了数百年、上千年。而这件事超越了一切常识，对我们来说是全新的概念，根本理解不了，这件事的背后一定藏有令人不寒而栗的秘密。我现在已是浑身汗毛倒竖，满脑子杂乱无章的幻想。这是超越科学的噩梦。它向我们预报了人类毁灭的征兆。”

但是明智这番有所指的话，波越警部并未理会。他以为明智指的是另一件事。

“你是指幽灵人和政治犯合作吧。我从总监那儿听说了。你对此有何看法？”

“我认真地想过了。我认为这只不过是那家伙大阴谋的一小部分罢了。宫崎常右卫门的纺织公司确实有劳资纠纷吧。”

“啊，你的脑筋又转到那儿啦。是的，男女工人抱成了一团，提出了非常不合理的要求。但是，就算为了此事袭击宫崎家，为什么看不见一个人受伤，一件物品损坏呢？这太不可思议了。”

“这才是最关键的问题。那帮家伙明明运走了什么东西，而宫崎家却并无损失。这真是一对猜不透的矛盾呀……太恐怖了！”

“你相信那份有编号的名单吗？第二个目标就是你自己呀。”

听了这话，明智的脸变得苍白。

“什么？名单上还有我的名字？我是第二个目标？”

“是呀。你之后就是赤松总监啦。”

波越说完，忍不住开心地笑了起来，但明智异常恐怖的表情使他不由自主地收敛了笑声。

白蝙蝠

不知是偶然巧合，还是潜藏着某种因果关系，总之，岩渊纺织公司的劳资纠纷在这桩小偷入宅奇案之后，终于演变成了工人总罢工。

宫崎常右卫门的千万巨财几乎都是来自于与岩渊纺织相关的行业。虽然他的财富积累完全依仗自己过人的才智、出类拔萃的经营方法以及罕见的吃苦耐劳的精神，但是极端仇视阶级分化的工人们却全然不去理会这些。甚至可以说，工人们的终极目标就是不管公司的命运如何，也要把剥削者宫崎常右卫门变成和他们一样一穷二

白的人。

总罢工被人组织得井井有条，已持续了五天时间。各家报社的相关报道连篇累牍、日甚一日。

宫崎先生因为自家发生了离奇的小偷案，预感到会发生对自己不利的事，所以非常担心。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于是，他身边不仅出现了便衣警察，而且还雇用了一批身强力壮、会些拳脚的年轻小伙子，二十四小时贴身护卫，以防万一。不用说，屋前屋后都有人看守，一时间宫崎家戒备森严、剑拔弩张。

且说总罢工第五天傍晚发生的事情。刚刚开完董事会的宫崎先生在家人忧心忡忡的目光中回到了家，进了自己的房间。

连日来的操劳使他显得非常憔悴。他连衣服也没换就坐进了沙发里。佣人们给他端来了冷饮。

“洗澡水已经给你烧好了，你去舒舒服服地泡一会儿吧。”

夫人也随后走了进来，一边观察着丈夫的表情，一边柔声说道。

“嗯。”

宫崎先生心不在焉地回答了一声，继续考虑着什么问题。空洞的眼神直盯盯地看着桌上的一封信。夫人和佣人都觉得闷得无聊。

好在不一会儿，宫崎先生就回过了神儿，眼中有了神采。

“喂，这封信是谁拿来的？”

信封的样子很奇怪，笔迹也很陌生。这封信孤零零地被扔在桌子的中央。

“也许是青山君吧。”

“青山的信应该会拿到书房去的，而且就这一封信也太奇怪了。”

每天邮差投寄时，宫崎先生必定要收到十多封信。眼下这时节，信的数量还要更多。所以这封单独的信被放在他的屋子里是件很反常的事。而且这不像是通过邮局寄来的，因为上面既没贴邮票也没盖邮戳。

宫崎先生拿起信看了看背面，上面并没有写寄信人的名字。他踌躇了片刻，还是打开了信封。只看了一眼信的内容，他便皱起了眉头，失声叫了起来。

“青山呢？给我把青山叫来。”

文字秘书青山被喊了来，但他对这封信也一无所知。不单单是青山，连夫人、小姐，包括所有的佣人在内，自清早打扫完卫生后，再没有人踏进这个房间半步。

而打扫房间时并未发现桌上有这封信。

宫崎先生这样刨根问底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信的内容太令人害怕了。

我们的要求关系到你女儿的小命。期限是明天正午。那时你要给你的工人们一个答复。当然，这个答复就是要无条件地接受他们的要求。如果晚了一分钟，你女儿就要魂归西天了。你戒备森严也没用，因为我们是无所不能的。

如果你以为这只是恐吓的话，会让你追悔莫及的。举个小小的例子，这封信是怎么到你的房间的。你好好想想，就该知道我们确实是无所不能的。

信的末尾画了个奇怪的图案。在直径一寸长的黑圆圈里，有一只展翅的白色蝙蝠。令人害怕的白蝙蝠。不用说这是某个犯罪团伙的标记。

宫崎先生对类似的恐吓信早已司空见惯了。尤其是发生劳资纠纷以来，可以说他每天都能收到一封这样的恐吓信。因此，他对这封信也不以为然。可是，他努力做出的笑容却现出一种说不出的恐怖表情。这也难怪，因为调查了半天，他们也没搞清这封信的来路。他不在屋里的时候，窗户总是紧闭的。若要从房门进去，必须经过走廊，经过其他人的房间。而且大门内外都派了众多的守卫，外人是不可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进来的。而家里的佣人都是跟了他多年的老佣人，知根知底。不可能的事偏偏发生了。难道这信的主人真是无所不能的吗？

宫崎先生经过深思熟虑，决定请私家侦探明智小五郎来帮忙。他素闻小五郎对付奇案怪事颇有本领，为了自己的面子，更为了爱女的安危，他决心未雨绸缪，防患未然。

当天夜里，明智小五郎接受了这位富翁的委托，敲响了他家的大门。

宫崎常右卫门决心向敌人发出挑战。

可怕的父亲

第二天正午一过，宫崎先生也紧张起来。虽然他并没有向夫人、女儿透露信的内容，但是整个宅邸紧张的气氛，宫崎先生忐忑不安的样子，早已使母女俩预感到了什么。

一个小时，二个小时，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宫崎家上上下下的担心与恐惧却在一点一点地增加着。什么时候？是谁？从什么地方？一切都是未知数。看不见的敌人。没有人能知道该在哪里作怎样的准备。种种不确定因素反而使人加倍的恐

惧。

下午三点钟，雪江小姐的房间里坐满了人，除了雪江和她父亲宫崎先生之外，还有明智小五郎和两个护卫。雪江的母亲有病在身，昨晚又一夜未眠，终于体力不支躺倒了，众人只得将她送到了她自己的房间。

雪江小姐芳龄十九，是个独生女，被宫崎先生视为掌上明珠。由于母亲一向对她要求严格，而父亲只知一味偏袒。溺爱她，所以雪江小姐有事没事总爱跟父亲撒娇。对于宫崎先生来说，与刁蛮、任性的宝贝女儿开开玩笑，简直就是人生的一大乐趣。

然而，今天宫崎先生再也无心开玩笑了。他坐立不安，心神不宁，一会儿在屋内瞎转，一会儿坐在椅子上，一会儿想与人说话，一会儿独自抽着闷烟。看来这位实业界的巨子已被看不见的敌人折磨得神魂颠倒了。

“哈哈……明智先生，好像是我神经过敏了。”因为明智一直盯着他看，所以宫崎先生自我解嘲地说道。“其实，这也不能怪我。虽然我早已习惯这种事了，可不知为什么这次我总有不好的感觉。因为我已见识了那家伙的手段。……可是，那家伙终究是个人，凭他再怎么有手段也越不过层层守卫吧。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果真是不可能的事情吗？”

“除非他具有超自然的能力。”

“对手不是早就向我们宣布他具有这种超自然的能力了吗？”

“那是虚张声势。根本就不可能。”

但是，明智似乎若有所思，像是要解读宫崎脸上的表情似的，真愣愣地盯着他看。

“虚张声势。我想一定是虚张声势……怎么回事？外面怎么搞的？”宫崎先生问道。

只听后门处人声嘈杂，声音越来越响。

文字秘书青山跑了进来。

“后门口来了一个怪家伙。好像身上还带着手枪。那边请明智先生过去呢。”

宾主一听都站了起来。

“明智先生，你去看看吧。替我好好盘问盘问。这里就交给我吧。”

明智起身要走，又有些犹豫不决。他本能地感到不安。但是不去又不行。于是

他对宫崎先生说道:

“那么，小姐就交给你了。请你寸步不离地守着她。”

他郑重其事地叮嘱了两句，就随着秘书消失在了门外。屋内只剩下父女两人，面面相觑，沉默了半天。最后，雪江终于忍不住向父亲撒起娇来。

“爸爸，我，害怕！”

她似乎连站的力气都没有了。

“不用担心，我不是在这儿吗？再说，屋子周围到处都是警察和守卫。说不准坏蛋还未进门就被逮起来了。哈哈哈，一点儿也不用担心。”

“但是，我总觉得……爸爸！”

雪江用与往常相同的眼神看着父亲。雪江虽已是十九岁的大姑娘了，但仍习惯冲着父亲撒娇，要父亲来抱他。这种眼神便是她撒娇的信号。

宫崎先生看到她这个样子，却莫名其妙地现出了狼狈之色，没有理睬女儿的要求。

雪江感到很奇怪。心想，这种时候，不是更需要父亲用强有力的臂膀紧紧地抱住自己吗？她主意已定，便靠过去，毫不客气地把父亲的身体当成了安乐椅，坐了上去。父亲肥胖的身躯和女儿光滑的肌肤贴在了一起。雪江因为害怕，也顾不上热不热了。宫崎先生感觉到女儿肌肤传递出的温度，越发显得狼狈不堪。他似乎从没有过这样的经验。

而这位任性的千金小姐，接着又将自己的小脸凑到了父亲的嘴边。因为从小时候起，每当遇到危险，父亲便会不停地用力去亲她的脸蛋儿。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宫崎先生狼狈到了极点。他似乎理会不了女儿这种任性撒娇的举动，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不过，不一会儿他的血液便沸腾起来，眼睛也发出光来。

白发苍苍的老宫崎先生，笨拙地伸出两只手，紧紧地抱住了女儿柔软的身子。

“啊！”

怎么回事？一直想要父亲来抱的雪江对父亲的拥抱竟感到了恐惧，忍不住小声叫了起来。因为她觉出了父亲的拥抱感觉和往常不一样。在一瞬间，她似乎知道了这个父亲是个陌生人。

宫崎先生觉出了雪江小姐的轻微的反抗，反而更加狂躁起来。他用干巴巴的嘴

唇去亲她，同时将她拥得更紧了。而且他还要强行去吻雪江小姐的嘴唇。

父亲那双充满着情欲的眼睛和女儿那双充满着恐怖的眼睛仅隔着一寸的距离对视着。

他们之间出现了可怕的寂静。两人都紧紧地扭住了对方。

双方搏斗的结果，雪江小姐终于挣脱了父亲的手掌，披头散发，跌跌撞撞地向门口跑去。可是，宫崎先生抢前一步，挡在了门口。

“请给我让开。你是谁？你到底是谁？”

雪江瞪着父亲，拼命地大叫着。

“我是你的父亲呀。”

“不是……不是……你不是我爸爸……我害怕！”

雪江简直要疯了，这个长得和父亲一模一样的人怎么会不是父亲呢？

她的思绪一片混乱，只见眼前出现了许许多多的白发魔鬼，张牙舞爪地向她扑了过来。她连挥手的力气也没了，像个不省人事的病人一样，一动也不动了。

不可思议的力量

后门口的骚乱其实是个工人模样的男子引发的。负责把守大门的警卫，见他鬼鬼祟祟地向院内窥视，便要上前去盘问。不料他竟出奇不意地掏出了手枪指着他们。一个勇敢的刑警冲上去揪住了他，结果被他挣脱了。

那家伙一不做二不休，端着枪迅速地闯进了院内。骚乱顿时升级了。宫崎家的男人全都赶到了现场。虽然坏蛋只有一个，奈何他手中有枪，轻易靠近不得。人们远远地围住他，议论纷纷拿不定主意。

结果，直到把此人生擒活捉、捆绑结实，足足花了二十多分钟。之后，三个刑警把他押往了警视厅。

明智小五郎目送他们上了车，忽然感到了一种不样的预感。

“那家伙干嘛非要以身涉险呢？莫非……”

他急急忙忙赶回雪江的房间。

走廊上一个秘书正担任着守卫的工作。小五郎刚才离开前，特意叮嘱他要寸步不离。

明智见他还在，稍感宽慰，径直推开了房门。他刚进屋又跑了出来，抓住秘书

的肩膀急切地问道：

“你知道宫崎先生上哪儿去了么？”

“洗手间。”

“他现在人呢？”

“他刚去。瞧，这不，又回来了吗。”

只见宫崎先生正从走廊对面走了过来。

“这期间有没有人进过房间？”

“绝对没有。”

宫崎先生走到了两人身旁，冲他们打了招呼。

“啊，明智先生，犯人抓到了么？”

“抓到了。不过……”

“不过？”

“小姐没事吧。”

“你放心好了。雪江一点儿事也没有。你瞧，还不是和往常一样精神么。”

宫崎先生说着，走到房门口，推门走了进去。明智随后也跟了进去。

“哎呀呀，这孩子真不懂规矩呀。”

宫崎先生笑着说。

只见雪江靠在藤椅上，疲倦地睡着了。

“明智先生，这孩子累得受不住，睡着了。”

“睡着了？你说，她这是睡着了？”

明智吃惊地反问道。

“不是睡着了还能是什么……”

说着说着，宫崎先生也觉得不对劲儿。他顿时脸色苍白地冲到了女儿身边。

“喂，雪江，雪江，你醒醒。我是爸爸呀。”

无论他怎么摇晃女儿的肩膀，也不见雪江有反应，更别说回答了。

明智也站在椅子旁边，观察着雪江的样子。忽然，他抓住了宫崎先生的手腕，轻声说道：“安静一下，你听到什么没有？听，那是什么声音？”

两人凝神倾听，只听耳边传来滴答滴答的水滴声。

屋子里并没有什么漏水的地方，而且声音很近，就在他们身边。

“啊，是血！”

明智转到藤椅后面，大声叫了起来。

果然，藤椅下面已积了一大片血迹，而血滴还在一个劲儿地往地板上落。

他们扶起雪江的身体一看，果然，在她的后背上找到了一把直插心脏的匕首。那把匕首插的又深又准，只剩刀柄露在外面。看来雪江就是被它一击致命的。

“是白蝙蝠。”

明智发现了刀柄上的标记。

“这不可能。我去洗手间不过三两分钟的事，而秘书又说没人进过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会在眨眼功夫就……”

宫崎先生竟忘记了丧女的悲伤，一个劲儿想搞清罪犯的作案方法。

他把守在外面的秘书叫了进来，询问起来：

“你肯定没有别人进过房间么？”

“是的，我一直站在走廊上盯着房门。绝对不可能有人从我眼皮底下溜进去的。我可以拿性命担保。”

秘书看到室内的情景，早已吓得脸色苍白。

“你没听到什么动静么？”明智问道。

“没有。房门关得紧紧的，我又站得比较远，所以什么也没听见。”

“这个房间的隔音效果非常好，轻微的声音是传不出去的。”宫崎先生解释了一句，随后命令道，“你赶快去给我把医生和警察叫来。然后去通知夫人。啊，算了，还是先别说的好。尽量晚些告诉她吧。”

“这个秘书可靠么？”

明智望着秘书离去的背影，询问道。

“这个人简直有点愚忠。和我是同乡，跟了我不少年了。”

“他会不会对小姐抱有什么幻想……”

“不会，绝对不会。他已有了未婚妻。那姑娘在老家，两人之间书信不断，感情非常好。”

“这么说完全没有可能了。到底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

“但是，这种事是不可能发生的呀。说不定罪犯另有通道，我们没有发现。”

“要说通道，这个房间只有这扇门。事先我已经仔细检查过了。窗户上有铁栏

杆，墙壁和房顶都没有机关暗门。只要把大门守好，就万无一失了。为此，我才特意挑选了这个房间来保护小姐的。”

明智困惑之极，求助似地盯着宫崎先生的脸。这也是他今天第二次做出这种奇怪的举动了。

“这么说，你认为罪案根本不可能预防了。”

宫崎先生现出不满的神色。

“是的，如果您对这份答案不满的话……”

“是的，我很不满意，你还有什么说的……”

宫崎先生用一种要决斗的眼神盯着这位名侦探。

“太恐怖了！不，不如说是，太离奇了。但这同时又如算术问题一样，是个非常简单明了的事实。它有一个惟一的、不可回避的演算结果。”

“是什么？”

“那也就是……”明智第三次现出了求助似的表情，“难以置信，我自己也无法相信这个演算结果。太可怕了。”

“请你说出来。”

“我想说的是，我不在的这段时间，能够接近小姐的只有一个人。”

“只有一个人？那，你是指我吧。”

“是的，是你。”

宫崎先生现出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直眨巴眼儿。

“你是说，杀死我女儿的罪犯就是我？她的亲生父亲？”

“不幸的是，我也不敢肯定这点，但是，所有的事情，所有的理论又明明白白的指认出你这么个惟一的人选。”

“你是在说真的么？”

“真的。你可以不屑一顾。因为我也没有勇气肯定这个明明白白的结论。这里面有一种人所不能及的力量。在没有搞清楚这种力量为何物之前，我无能为力。”

明智说了一番令人费解的话之后，现出了一副颓丧的表情。

“你怎么搞的？你说的我怎么一点也听不懂呀。”

宫崎先生皮笑肉不笑地看着眼前这位著名的私家侦探陷入了困境。

“但是，我不会搞不清楚这种不可思议的力量的。因此，今天，你是要我向你

低头谢罪呢？还是让我将你宫崎常右卫门送上断头台呢？”

宫崎先生一言不发地听着这番粗暴无礼的话，没有作出回答。他只按响了摇铃，把秘书叫了进来，命令道:

“把这个疯子赶出去！”

“您是指明智先生么？”

“是的，这个人疯了。竟然说我杀死了自己的女儿。简直莫名其妙。一刻也别让他多呆，立刻给我赶出去。”

宫崎先生冷静地吩咐道。

“不劳您费心。我这就告辞了。”明智略施一礼走了出去。

明智小五郎想一个人好好静一下，让混乱的思绪平静下来。他要把这一连串的案件仔仔细细地整理一遍。这里剩下的事情交给警察去做就可以了。对他来说，如今的头等大事就是去查清这个不可思议的恐怖力量到底是什么。

幽灵人

不可能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了。

第一次是幽灵人深夜潜入宫崎家搬走了一个人（种种迹象表明他们背走的包裹里装的是人），而宫崎家却没发现任何人失踪。

第二次，在有人把守的房间里轻而易举地杀死了雪江小姐。此案只有一个嫌疑人，就是小姐的亲生父亲。然而，根本没有发现任何父亲要杀死女儿的动机。

要将这两件不可能的事变为可能，就一定要借助于某种神秘的力量。所有推论的结果都只有一个结论。此外再无别的选择。但是这个结论实在是太匪夷所思，太可怕了。

明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根本不知道该从哪儿下手。于是他只得用上了最后的一个笨法子——大海捞针。他化装成一个老人，到处转悠。有时转悠到街头，有时转悠到宫崎家附近，也有时会守在池袋怪屋的周围。他找寻的目标就是品川四郎的“影子”——幽灵人。小五郎想，只要发现这个人，并悄悄地跟踪他，就不难找到坏蛋的老巢，说不准还能一举揭开那个猜不透的大秘密呢。

整整一周时间，他就这样不停地忙碌着。幸运之神终于被他的毅力感动了。一天，他终于发现了他的目标——幽灵人。

那天他正在一家快餐店里吃晚饭，忽然就有了种说不清的感觉，于是不由自主地回头去看，正撞见品川四郎。他险些就要与他打招呼，终于又忍住了，随即装出一副不认识的样子离开了座位。

也许是真的品川四郎，也许不是。为了搞清目标，明智用餐厅的电话打到品川四郎家。果然品川先生在家里。不久，听筒里就传来了科学杂志社社长的声音。明智与他聊了两句就回到了座位上，耐心地等待着幽灵人用完晚餐。不用说小五郎做好了跟踪的准备。

幽灵人走出了餐厅，在繁华热闹的街市上信步闲逛。明智并不打算立刻逮住他，因为他更想找到坏蛋的老巢，把他们一网打尽。

幽灵人很狡猾，每次拐弯时都要回身看看是否有人跟踪，而明智每每都提前巧妙地躲了起来。试了几次，那家伙似乎放了心，优哉游哉地放松了警惕。不过，没多久，在一个街角处他又故伎重演，明智没防备被他看见了。明智虽然化了妆，但对方实在是个老江湖，尽管没认出他来，还是觉察到被人跟踪了。

幽灵人三步并作两步跑到了电车道，街上的空出租车来来往往穿梭不停。那家伙拦下一辆坐了上去。明智毫不犹豫，也拦了辆车跳了上去，吩咐道:

“跟着前面那辆车。”

幽灵人似乎也在车上想尽了办法，只见他的车一会儿走大街，一会儿穿小巷，一会儿拐弯，一会儿又全速前进，但不管他怎么耍花样，明智的车都在他后面死死地盯着。

前面的车终于停了下来，明智也跟着停了车。幽灵人下了车，迅速地跑到街对面，要了辆反方向的出租车坐了上去。明智也依葫芦画瓢叫了辆车。

跟踪游戏还在继续。然而不久，明智就觉出了不对劲儿。因为他们驶过的街道越来越熟悉。果然，前面的车如他预料的一样，在一户人家门口停了下来。这里不是别处，正是品川四郎的宅院。

幽灵人下了车，打开了格子门。老女佣迎了出来。他跟女佣说了两句就消失在了门内。

“怎么搞的？难道我刚才跟踪的一直就是真正的品川四郎？”

他非常泄气，但仔细想想又觉出了不妥之处。如果他是品川四郎，为何耍了一路花样？还有，刚才接电话的又是谁呢？可是，如果他是冒牌货，是假品川，怎么

敢跑到真品川家来呢？不愧是明智小五郎，很快就发现了对手的破绽。

他决定一不做二不休，也跟着进了品川家。佣人把他引到了会客室。他化装成杂志社职员的时候，常常到这房间里来。只见品川四郎坐在会客室的大沙发上，接待了他。

“啊，果真是你。啊，你知道吧，我是明智小五郎。说来真不好意思，我把你当成那个幽灵人了……但是，刚才接电话的不是你吧。”

“什么电话？你没搞错吧。我没接过电话呀。”

他们正说着，谁知又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拉门外响起了另一个品川四郎的声音。

“我傍晚前后根本没有外出过，你怎么说我刚回来呢？你难道不知道我一直在房间里找东西么？你说的刚回来的那个我在哪儿呢？”

挨训的是那个老女佣。这番训词也太奇怪了。

明智一听，“噌”的一声站了起来，似乎要随时防止眼前的这个品川逃跑。

可出乎意料的是，坐在这儿的品川却笑呵呵的，一点儿也不紧张。

门外说话的人怒气冲冲地走了进来。出现在他眼前的一个是与自己一模一样的家伙，而另一个则是个陌生的老头。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刚进门的品川火冒三丈地大叫着。

“什么呀？你趁我不在家，冒我的名，当我的家主，我倒要问问你究竟是谁呢？不过不用问，我也知道，你就是那个长期困扰我的，甩也甩不掉的影子。”

刚刚回家的那个品川平静地反驳道。

明白了。狡猾的幽灵人，见摆脱不掉明智的跟踪，就索性跑到真正的品川家避难来了。这真是异想天开，胆大包天。难怪两个分毫不差的品川互相斥责对方是冒牌货呢。

这时候，真品川终于认出了化了妆的小五郎。

“啊，你不是明智小五郎先生么？这到底怎么回事？站在你面前的就是那个冒牌货。”

假品川也不甘示弱，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

“哦，你就是明智先生呀。刚才你一直跟着我，误认为我就是幽灵人了吧？我才是真正的品川四郎。这家伙想趁我不在，冒名顶替，不知又想做出什么坏事来呢。

请你把他抓起来。”

听着听着，好像两人说的都挺像真的，明智也有些拿不准了。

“那么你刚才为什么要那么多花样，想甩掉我吗？”

“我最近一直担惊受怕的。再说你又扮成了老头的模样，我没认出你来。我还以为你是白蝙蝠一伙的，打算害我呢。如果我是幽灵人，又怎么会跑到这里来呢。要是那坏蛋，早就逃得无影无踪了。”

这番话听来很有道理。明智凑近了两个品川，仔细打量，虽然他知道两人当中有一个就是白蝙蝠团伙的首领，却无法作出准确的判断，因此无法动手提人。

可是，这样僵持下去也不是个办法。明智灵机一动，把刚才一直在家的品川拉到一边，小声地询问了一下自己化名为山田时在杂志社里的一些细节。这个品川迅速地做了回答。没错，这个人才是真品川。

可是，在他们小声问答的时候，坐在沙发上的假品川意识到事情不妙，早已蹑手蹑脚地溜之大吉了。

绑架名探

事情越来越复杂。世上真有一模一样的两个人，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可事情的背后，到底蕴藏着什么古怪呢？

当整个案子尘埃落定之后，内阁总理大臣大河源是之先生（他也是此案件的受害者之一，并因此失去了惟一的养子）对身边的人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明智小五郎君是我们日本，乃至全世界的大恩人。如果不是他将这起大阴谋粉碎于未然，那我们日本，不不，还有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德国乃至俄罗斯都将陷入混乱之中。到那时，别说什么皇帝、总统，就连政府、军队。警察甚至国家都将不复存在了。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新闻媒体，隔阻传媒的扩散，因而普通民众甚至感觉不出周围发生了变化。他们白蝙蝠团伙的阴谋甚至可以与哥白尼的地动说、达尔文的进化论、或者火药的发明、电的发现、航空机械的制造相比肩，能够从根本上瓦解我们人类所信仰的生活模式。

像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斗争，还有什么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这些头疼的问题与这起大阴谋相比，简直如同小儿科一般。他们拥有可怕的现实武器，这武器比炸药、比电力、比原子能更可怕。借助这种武器的力量，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在全

世界建立一个恶魔的王国。这绝非耸人听闻。

“所幸的是，他们的阴谋在早期就被发现了。如今，白蝙蝠一伙都已命丧刑场。他们的老巢，他们的工厂也被付之一炬，烟消云散了。这起百年，不，千年难得一遇的大阴谋终于被消灭在萌芽状态。这真是人类的万幸，是件普天同庆的大好事。”

事后，人们从刚正不阿的大河源首相的这番话语中，多少也能想像出这起阴谋的可怕之处。不过，这已是后话了。

我们接着上一节往下说。话说当天假品川被明智小五郎追得穷途末路，无奈之中闯进了真品川的家中。两个品川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一时难辨真假。情急之下，聪明的明智小五郎想出了辨别方法，不料却让假品川借机逃走了。

正在一心一意盘问真品川；的小五郎猛然间惊觉另一个品川不见了踪影，便追出门去。只见一百米远处有一个跑得飞快的人影，于是他用尽全力追了上去。

七拐八拐就追到了大街上，假品川的身影一下子就消失了。无论明智怎么搜索，也没能找到目标。

恰巧那里停了一辆待客的出租车，明智便走上前去询问司机，戴着帽子的司机很不耐烦，连头也没抬回答说：“你讲的那个人坐上刚刚开走的汽车走了。”明智很自然地就上了这辆车，让司机去追刚才的汽车。

大约追了十多分钟，司机猛地改变了方向，钻进了一条小胡同。

“喂！你搞什么鬼！前面的车不是直走的吗？”

明智气得叫了起来。

司机慢悠悠地转过脸来。

“啊，是你！”

“哈哈哈，去喝一杯吧。不不不，你千万别乱动。你瞧，这是什么？”

前面的座垫旁边，露出了一个黑洞洞的手枪枪口。不幸的是，明智身上没带任何武器。

事后才知道，就在一眨眼的功夫，这个机警的大坏蛋找到同伙开来的车，换了衣服，戴上了帽子，化装成司机的模样，一心一意地等着明智小五郎来自投罗网。坏蛋的手段实在是很高明。

影子品川端着手枪，离开了驾驶室，坐到了后面的座位上。

“这条街很僻静，无论你怎么大声叫喊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不过，为保险起

见，还请你受点儿委屈吧。”

说着，就拿一块事先准备好的、浸有麻醉剂的白手帕往明智的鼻子上捂了过来。

明智被枪指着，一直没敢动。此时，他趁机手疾眼快地打开车门，想要跳车逃跑。

“啊，你真够蠢的呀。看来不吃点苦头……”

坏蛋一边说，一边瞄准，并迅速地扣动了扳机，射中了明智的左腿。

已经跳出车外的明智应声倒了下去，剧痛使他的脸都扭曲了。那块浸了药的白手帕又捂在了他的鼻子上。此时，他已没有反抗的力气了。麻醉剂使他很快地失去了知觉。

假品川把明智抬到了车上，用明智的手帕做绷带，绑住了他流血的伤口。一边绑，一边小声嘟囔着：

“明智君，我还得感谢你的穷追不舍呢。这倒省了我不少麻烦。这下子我也用不着改动名单上的顺序了。你好像完全忘了那份名单吧。上面清清楚楚地编了序号。第一个是宫崎常右卫门。第二个是私家侦探明智小五郎。瞧，这不，就轮到你了吗。哈哈哈……”

坏蛋低声笑着，回到了驾驶座位上，像个无事人一般，握着方向盘，踩下了油门。

汽车在无人的街道上飞驰起来。

行李箱中的警视总监

一周后的一天，明智小五郎叫了一辆老式的人力车，运送着一个巨大的行李箱来到了警视厅。

“哟，这不是明智君吗？我到处找不到你，正为你担心呢。怎么样？似乎很有收获呢。这个大箱子里装的到底是什么呀？”

在大厅里，迎头碰上了波越警部。他热情地冲明智打着招呼。

“这是非常重要的证物。咱们稍候再聊吧。我想先见一下赤松总监。他在吗？”

“在，我刚刚从那儿出来。刑事部部长也在。”

“那么麻烦你叫个人帮我把这个箱子撤下来。我想带到总监办公室去。”

“好的，没问题。喂，你俩过来一下，帮他搬一下箱子。”

波越冲大厅里的两个警官吩咐道。

明智小五郎告别了波越警部，跟在大行李箱后面，去了总监室。

“我们正到处找你呢。明智君。”总监见到他高兴地说道，“你知道吗，白蝙蝠的案子进展得很不顺利。哦？你带了个大行李呢！这箱子里面装的什么？”

“你们正在讨论问题么？”

明智一边说，一边拿眼瞧着坐在总监对面的刑事部部长。

“不，我们刚刚谈完。”

“那么，请恕我冒昧，我有点事要与您单独商量，能否……”

“喂，明智君，部长又不是外人，你这要求让我很为难呀。”

“可是，事关重大。我甚至不知该不该跟您商量呢……失礼之处还望……”

明智也很为难地说道。

“明智君，瞧你煞有介事的样子。”刑事部部长笑着站了起来，“我那边正好还有点事要处理，我去一下。明智君，你请吧。”说完走出了总监办公室。

“你快讲讲看，是什么要紧事。”

总监饶有兴趣地看着明智。

“我希望谈话时保证无旁人打扰。”

明智固执地坚持道。

总监没办法，只得撵走了坐在门口的警卫，并挂上了请勿打扰的牌子。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您有房门的钥匙吧。”

“钥匙？您还想锁门么？让我找找看。那鬼玩意儿放哪去了？”总监抓耳挠腮地想了半天，“好像应该在那警卫办公桌的抽屉里。”

明智依言找出了钥匙，从里面把门反锁了起来，并把钥匙留在了门上。

“我想让您看看箱子里装的东西。”

“好大的行李箱啊！快打开看看。”

虽说是行李箱，但并不同于普通人旅行时用的。它是金属做成的大家伙，完全可以装下一个人。

“请别吃惊。里面装的东西你再也想不到的。”

明智脸上现出一个魔术师即将亮出宝盒时的表情。

赤松警监迅速联想到了“尸体”，他把箱子里的东西想像成了一堆血肉模糊的死人残骸，不过他并没有惊慌失措。箱子被一点一点地打开了。首先映入他的眼帘的是一枚闪闪发光的警官帽上的徽章，紧接着是帽檐下露出的圆圆的脸庞、胡须、金灿灿的肩章、高级警官的黑制服。

窗外阳光灿烂，赤松总监并不是在做梦。可是眼前的情景如梦似幻，简直让他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明智小五郎把行李箱彻底打开后，让到一旁，眼睛一眨不眨地观察着总监的表情，犹如一只在树丛中偷窥猎物的恶虎一般。

两个人就像被施了定身法一样，一动不动地呆立着。

“哈哈哈……明智君，这是谁搞出来的恶作剧呀！”总监首先恢复了原状，笑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开心地说道，“是谁做的偶人，和我一模一样，吓了我一跳。”

果然，行李箱里放的是和赤松总监一模一样的人偶，圆滚滚的身子，胖乎乎的脸庞，可爱的八字胡，圆溜溜的眼睛，以及一模一样的帽子、制服、皮靴、佩剑，丝毫不差，维妙维肖。

“您认为这只是人偶么？”明智阴森森地说道，“你再看清楚一点。”

总监愣住了，凑上前去仔细打量着。

看着看着，总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他终于意识到了危险。

他不是个本偶，是个活人！他有呼吸。他那凸起的肚皮正很有节奏地起伏着。他还眨着眼睛呢。

行李箱中的警视总监长舒了一口气，露出了惬意的笑容。

见到这情景，五十多岁的赤松总监像个受惊的孩子似地踉踉跄跄地倒退了好几步。

与此同时，行李箱中的人也一跃而起，张开双臂扑向了赤松总监。毫无精神准备的总监一下子就被假总监从背后反剪了双臂，勒住了脖子。

真不愧是老政治家，虽突遇奇险，却并没有惊慌失措地大喊大叫。他非常冷静，一边挣扎，一边一步步地挪近自己的办公桌，想悄悄地用惟一能活动的右手手指按下桌边的警铃。

“喂，别碰那东西！赤松先生，你是要命呢？还要按那铃呢？”

明智眼明手快，掏出手枪威胁道。

“明智君，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什么时候变成我的敌人了？”

“哈哈哈……你真把我当成明智小三郎了么？请睁大你的眼睛好好看清楚吧！”

“啊？你到底是谁？”

明智用左手从口袋中掏出一块大手帕，在总监的眼前晃了晃。在那手帕的一角，有一个显眼的白蝙蝠的标记。

“可恶的混蛋！”

总监用尽全力扭动着身子，想挣脱身后的敌人，但是对手始终勒得很紧，怎么甩也甩不掉。他一筹莫展，心想，惟一的办法就是大声呼救了。可假明智似乎早已看透了他的心思，在他刚要张嘴的时候，将大手帕团成了一团，死死地塞进了他的嘴里。

两个冒牌货迅速地把他的手脚捆绑了起来，塞进了刚才的行李箱。赤松总监叫喊不成，动弹不得，只得听任摆布。

“你知道么？赤松先生，我们完全是按程序办事的。第一个是宫崎常右卫门，第二个是明智小五郎，第三个就是你赤松警视总监。今天我们是特意来接您的。”

冒牌的明智小五郎得意洋洋地说道。

这实在是太匪夷所思了，他们怎么能够随心所欲地造出相同的脸、相同的人呢？白蝙蝠团伙的魔术也太离谱了。

为稳妥起见，他们强行让总监吸入了大量的麻醉剂。然后盖上了箱子盖儿，上了锁。顷刻之间，现内阁的重要成员、位高权重的警视总监赤松纹太郎就成了罪犯手中的一件大行李。

冒牌的总监坐上了总监的座椅，悠然自得地取出一根雪茄烟，派头十足地吞云吐雾起来。冒牌的明智小五郎坐在大行李箱上，装模作样、毕恭毕敬地问道：

“阁下，那么，这个行李箱就暂时交给我保管吧。”

新总监也装模作样地下达了上任后的第一道命令。

“好，就这么办。不过，要运走这个大行李箱，总得先打开门吧。”

“哈哈哈……确实如此。”

明智一边笑着说，一边站了起来，用钥匙打开了门。总监揿响了传呼铃，刚才的警卫应声而入。

“你去叫个帮手，帮忙把这个行李箱抬到大门口去。啊，明智君，你有车吗？”

“是的，我让刚才的人力车一直等着呢。”

“那么，你直接给它搬到车上去，明白吗？”

“是！”

警卫转身出门，执行任务去了。

就这样，人不知鬼不觉之间，真假总监就被调了个包。冒牌的明智小五郎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跟在人力车后面，大摇大摆地押走了真正的警视总监。

慈悲心肠

我们都已知道，现在的实业界巨头宫崎常右卫门实际上已是一个冒牌货，他真正的身份是白蝙蝠团伙的重要成员。不难想像，坏蛋霸占着宫崎先生的名望和财势，无非是想引发一场产业界的大动乱。

就拿已经发生的例子来说，假宫崎先生无条件地答应了工人们提出来的所有苛刻的要求，无形中给了同行们致命的一击，也引发了同行间无休止的内讧。

当然，宫崎也成了众矢之的。他的名誉一落千丈，事业严重滑坡，公司岌岌可危。然而可笑的是，假宫崎根本不在乎这些，甚至可以说，他的目的、使命正在于此。

在这次事件中受影响的还不仅仅是纺织行业。在岩渊纺织公司劳资纠纷解决后，仅仅一周时间内，日本相继发生了五次规模庞大的的工人大罢工。全国各地的制造业都深受其害，叫苦不迭。

更可怕的是，凡是发生了大罢工的工厂企业，工人们提出的要求都和岩渊工人的一模一样，而威胁过宫崎的，那种画有白蝙蝠标记的恐吓信也无一例外地，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了企业首脑们的私宅中。他们妻子儿女的性命都成了白蝙蝠手中的王牌。

鉴于宫崎家流血惨案的深刻教训，这些资本家们不是被迫接受了不合理的要求，便是无奈地关闭了工厂。

一时间，劳资双方战火迭起，物价飞涨，整个制造行业全线低迷。

白蝙蝠的标记也成了骚乱、流血和毁灭的象征。有识之士大声疾呼，呼吁工人们千万不要误听误信，因为一时的一己之利便成为杀人恶魔的可耻帮凶。舆论界也纷纷指责说，警察们应该在这一系列的纠纷、骚乱和杀人事件中负主要责任。肩负

着保卫人民生命财产重任的警察究竟在干什么？为什么杀人团伙可以至今逍遥法外？结果可想而知，警察便成了最终的攻击对象。

谁又能知道，如今稳坐警察部门第一把交椅的警视厅的最高指挥官——赤松警视总监早已被人调了包。警视厅在冒牌货的管理下，变得乌烟瘴气、一塌糊涂，已沦为了罪犯们的庇护所、白蝙蝠团伙的天堂。

成功地控制了警视厅的白蝙蝠并不满足，又将触角伸向了下一个目标——内阁总理大臣大河源是之。

大河源伯爵家人口单薄，伯爵夫人去世得早，伯爵膝下只有一个养子和一个亲生女儿。早年，伯爵夫妇婚后一直未见生育，所以就从亲戚家过继来一个男孩，取名为俊一。好在几年后，他们终于生下了惟一的女儿美弥子小姐。美弥子和俊一从小青梅竹马，亲密无间。由于她们并不是亲兄妹，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两人自然而然成了一对幸福的恋人。

美弥子小姐不仅容貌秀美，而且聪慧可人，完全秉承了父亲大河源伯爵的优点，因而备受宠爱。但是她有一个惟一的缺点（或者可以说是优点），那就是心肠太过仁慈了。

比如说，她会把自己漂亮的大衣脱下来，技在路边的乞丐身上，自己却冻得哆哆嗦嗦地跑回家。更有甚者，有一次，她竟然把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乞婆带回家中，央求当时尚在人世的母亲将其收留下来。

不单单是街坊邻里们常常会称颂美弥子小姐的这些善心善举，就连报章杂志上也经常刊登她的善行善事。

然而不幸的是，这位千金小姐的慈悲心肠却为白蝙蝠团伙向大河源伯爵下手提供了绝佳的便利条件。

一天，伯爵小姐正坐在书房里，一边默默地思念着心上人（她的未婚夫俊一到关西旅行去了），一边兀自注视着窗外。窗外庭院深深，树本成荫。忽然，一个人从树林中钻了出来，犹犹豫豫地向她的窗前走了过来。

仔细一看，原来是个和美弥子差不多大的年轻姑娘，不过，从衣着打扮上可以一眼判断出是个可怜的叫化子。她身上的衣服早已破烂不堪，脚上连鞋袜也没有，头发乱糟糟的，样子即可怜又可怕。

若是普通人家的小姐，见到这副模样的闯入者，早就大呼小叫地吓得跑出房间

了。可我们的美弥子小姐却绝不会这么做。虽然一开始她也有些害怕，打算关上窗户，但她那人世间罕见的慈悲心肠让她在关窗的一瞬间改变了主意。

美弥子小姐静静地站在窗前，耐心地等着乞丐姑娘的靠近，同时还在脑海中努力地搜寻着这种场合下恰当的宽慰话。

乞丐姑娘终于来到了她的窗下，站在那儿好奇地打量着小姐。好一会儿才开口说道："亲爱的小姐，你为什么没有走开？你不害怕吗？"

小姐微笑着摇了摇头，柔声问道：

"你从哪儿进来的？"

"从大门……我因为没地方睡……我昨晚是睡在院子角上的那间杂物屋的。"

这个姑娘说话很斯文，似乎并不是天生的乞丐。

"你肚子饿了吧？你没有亲人了吗？你的爸爸妈妈呢？"

"我什么亲人也没有。我是个孤儿。正如你所说的，我现在确实有些饥肠辘辘了。"

"那么你赶快从窗户爬进来吧，让人看见就不好了。我马上去给你找些吃的来。"

"不会有人进来吗？"

"没关系的，现在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再不就是仆人了。"

确实，他的父亲大河源伯爵正在首相官邸办公，秘书、书童都跟了过去，家中根本无人会妨碍小姐做善事。

不一会儿，美弥子小姐果然找来了一桶饼干和一些茶点。她一点也不嫌乞丐姑娘身上脏，安排她坐在了自己漂亮的大椅子上，还把吃的喝的都摆到了她的面前，让她尽情享用。

乞丐姑娘真的饿了，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披散在她额前的长发却总在碍事，乞丐姑娘不胜其烦，用手把头发拢了拢，美弥子小姐这才看清了她的长相。

好漂亮的一个姑娘！若是换去这身破衣裳，洗去脸上的污垢……美弥子小姐都看呆了，瞧，她的眉毛多柔美，眼睛多清亮，鼻梁多挺，皮肤多白。

看着看着，美弥子小姐忽然发出一声惊叫，吓得转身就要往门外跑。怎么回事？刚才乍见乞丐姑娘从树林中钻出来时都没有害怕的美弥子现在怎么了？

"啊！这让我太高兴了！看来连你也是那么认为呢！"乞丐姑娘激动地站了起来，"我真的心满意足了，没想到我这个乞丐真的是和总理大臣的千金长得一模一

样。”

房间里的两个姑娘，一个短发齐耳，一个长发披散；一个衣着光鲜，一个衣裳褴楼。但是除此之外，无论体形、相貌都如同双胞胎一般。

“我很早就知道了自己和小姐很相像，所以我心中一直有个愿望，就是能亲眼见见小姐。没想到，今天，这愿望真的实现了。我实在太高兴了！”

说着说着，乞丐姑娘的眼中就噙满了泪水。

“啊，世上果真有如此离奇的事情呀！”

美弥子小姐由衷地感叹道。心中的怜悯之情更胜往日。

身份天差地别的两个姑娘一下子就成了好朋友。

她们说着、跳着、笑着、闹着，无比快活。

玩着玩着，小姐忽然就有了一个好主意。

“啊！我想起来了。太棒了！来，让我们做个有趣的游戏。”

美弥子小姐眼中闪动着兴奋的光芒，开心地提议道。

“什么游戏呀？”

乞丐姑娘好奇地问道。

“是这样的，我呢，小的时候听过一个“乞丐王子”的童话故事。就是它给了我灵感。我来告诉你，就是这样……”

美弥子小姐在乞丐姑娘的耳边小声地讲了起来。

“啊？这可不行，我怎能……”

乞丐姑娘结结巴巴地拒绝道。

美弥子小姐的慈悲心肠促使她做了一个决定，然而这个好心的决定所引发的结果却是她始料不及的。

乞丐小姐

伯爵小姐突发奇想，她想让这个乞丐姑娘穿上自己的衣服，而自己去穿乞丐姑娘的破衣裳，模仿一下那部《乞丐王子》小说中描写的情节。善良的她很想帮这个可怜的乞丐姑娘圆一个当伯爵小姐的美梦。

两人在镜前换了衣衫。乞丐姑娘用伯爵小姐特意端来的洗脸水洗去了脸上、手上的污垢，还往脸上化了妆。

“你把头发也剪短点儿好不好？”

得到乞丐的同意之后，小姐就动手帮她把头发也整理成和自己一模一样的发式。

顷刻之间，又一个美丽的伯爵小姐横空出世了。

这次轮到小姐改扮了。她穿上乞丐的破衣裳，把头发弄得乱糟糟的，然后站在镜前打量着自己的模样。

“瞧，哪有这么漂亮的乞丐呀。你不往脸上涂些黑颜料吗？那样才像呢。任谁看了都认不出来。”

乞丐趁机劝说着。美弥子小姐只顾好玩，一边想，这真像学校里开的化装舞会呢，一边听从乞丐的劝告，往脸上涂了些黑颜料。

两人打扮停当，并肩站在镜子前面。

“瞧，多神奇呀，我变成了你，你变成了我。”

“我可真不敢想像！只要一想到，曾当了一回总理大臣的千金，就算死了也心满意足了。”

“你，真那么高兴吗？”

变成乞丐的美弥子小姐反倒比变成了千金小姐的乞丐更高兴。她盯着镜子看了一会儿，像是想起了什么，哧哧地笑了起来。

“让你再装得像一点儿，那边是下人的房间，你去那儿转一圈。如果你能不被看穿，轻轻松松地转回来，那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就这样好了，你去夸他们两句吧。”

乞丐姑娘畏首畏尾，踌躇不前。但小姐打开房门，硬把她推了出去。乞丐姑娘磨磨蹭蹭地来到走廊，穿过静悄悄的官邸，往厨房走去。

在走廊尽头拐一个弯，迎面碰上了一个侍从。一看到来人，乞丐姑娘就“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冲着侍卫跑了过去。大概是张皇失措地想要逃跑吧。然而，她那样子也太怪了。可更怪的事还在后面。

“你快过来，可不得了。有个乞丐跑到我房里来了。还把我的房间弄得乱糟糟的。快点，快点，快把她赶出去。”

扮成美弥子小姐的乞丐姑娘提出了无理的要求。

“什么？乞丐？跑到小姐房里啦？真是岂有此理。您请在这儿等一下，我马上帮您把她撵走。”

侍从一点儿也没有怀疑，三步并作两步跑过走廊，冲进了小姐屋里。果然有一个脏兮兮、黑乎乎的乞丐姑娘正大模大样地坐在小姐的椅子上，优哉游哉地品着茶呢。

“喂！你到底是什么人？你把这儿当成什么地方啦。再不赶紧走我就叫警察来了。”

侍从凶巴巴地恐吓道。然而那个大模大样的乞丐姑娘一点儿也不紧张。

“哎呀，你干吗生气嘛。这只不过是个小小的游戏罢了。不必生气呀。”

侍从听得目瞪口呆。

“混帐！只不过是个小小的游戏？你的游戏就是跑到别人的房间里赖着不走吗？好了，你赶快给我出去。若不然我可要动武啦！”

说完，他就冲了上去，一把抓住乞丐姑娘（实际上是真的美弥子小姐）的后脖子，把她一下子扔出了窗外。

美弥子小姐非常生气，怒斥侍从的无礼，但是一点儿用都没有。因为游戏玩得太过分了。

两个人改扮得太像了，连侍从也分不清真伪。意识到这点之后，小姐也不发火了，她平心静气地把事情的经过解释了一遍。可侍从就是听不进去，只当她在说疯话。这也难怪，谁会想到伯爵的女儿会打扮成乞丐的模样？再说侍从先人为主的印象也很难改变，他坚信真正的小姐现在正等在走廊里呢。她这番毫无根据的话只能是胡说八道。

结果，可怜的美弥子百口莫辩，被侍从和门卫强行轰出了家门。

养尊处优的娇小姐一点儿办法都没有，气得连话也说不出来。该怎么办呢？该怎么办呢？她徘徊在门前，脑中自然而然地浮现出可亲可敬的父亲的脸。对啦！爸爸总不会认不出我来。我去见爸爸。就这么办！主意打定，她就飞快地向首相官邸跑去。

一路上，她的身影引得行人纷纷侧目。因为她实在是个太过美丽的乞丐。然而这一切对美弥子来说，简直就像一场噩梦一般，令她备感屈辱。她真恨不得趴在地上痛哭失声，但是她只能振作精神继续赶路。

她又跑了二三百米远，忽然刺耳的警笛从身边呼啸而过。是她家的汽车。她暗自奇怪，思忖着会是谁坐在里面呢。汽车很快就驶远了。美弥子小姐并没有看到坐

车的人。其实车上坐的正是刚刚摇身一变成了千金小姐的乞丐姑娘。她也是赶往首相官邸去。心机过人的她打算捷足先登，破坏美弥子小姐和她父亲会面的机会。

不久，美弥子小姐终于跑到了官邸门口。然而，接到命令的守卫早已严阵以待了。

守卫一把推开想要进门的乞丐姑娘（美弥子小姐），大声训斥着。

“果然来了。我们早知道你的事了。你休想再往前踏进一步。”

被推倒在地的美弥子小姐没来由地遭受了这番痛苦，心中气苦难耐，再也无力爬起来，她就那样趴在地上，放声痛哭起来。

麻醉剂

美弥子小姐之后的命运如何，在此就不一一细述了，因为这段经历实在太曲折了，完全可以写出另外一篇精彩的故事。

第二天，美弥子小姐的未婚夫俊一突然不明不白地死在了大阪的一家饭店里，不用说这是白蝙蝠团伙下的毒手。因为只有俊一能发现美弥子被人调包了。若不先除去这个障碍，就无法顺利达到最后的目的——向大河源伯爵下手。

大约十天之后，刚举行完俊一葬礼的首相官邸又发生了一件举世罕见的大怪事。

一天傍晚，首相结束了冗长的内阁会议，送走了阁僚们之后，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疲倦，他走进自己的房间，颓然地坐在了椅子上。养子俊一的横死使他的生活变得苦闷凄清。在日理万机的公务间隙，他就会不自觉地陷入空虚之中。

何况如今还有一桩事令他悬着心。就在方才，召开内阁会议之前，野村秘书官悄悄地告诉了他一件切身的大事。乍听此事，他甚至对秘书官产生了怀疑，疑心他是在白日做梦，是个幻想狂，几乎忍不住要喝斥他两句。但是，阅历颇丰的伯爵从野村的态度和言词当中感觉到，他并不是在胡说八道。

经历过无数风风雨雨的大政治家也因这桩咄咄怪事而困惑了。我该如何处理呢？是付之一笑，就当野村秘书官是在说胡话？还是听从他的安排，与他合演一出好戏？

正当伯爵左思右想、举棋不定的时候，他的女儿美弥子走了进来。

“我给您端来了红茶。”

美弥子小姐斯斯文文地说道。

伯爵像被吓了一跳似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直盯着女儿。

“你是美弥子吗？你真是我的美弥子吗？”

“什么呀？您在说什么呀？爸爸。”

小姐发生了一串银铃般的笑声。

伯爵从女儿手中接过杯子，一边往自己的嘴边送，一边问道：“你，是要让爸爸喝这杯茶么？”

这下美弥子小姐显得有些狼狈了。她脸也变白了。不过，很快又恢复了自然。

“什么呀！您净说些奇怪的话。爸爸，您今天是不是太累了？”

伯爵还是盯着美弥子小姐，嘴角浮出浅笑，低头去喝红茶。转眼就喝了个一干二净。

美弥子小姐一个劲儿地环视着房间，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坐在了伯爵面前的椅子上。她的脸变得苍白，虽然拼命党制，但还是忍不住要哆嗦起来。

正在这个时候，野村秘书官走了进来。他见伯爵已经喝了红茶，便迅速地与小姐交换了个奇怪的眼神，随即装出一副没事人的样子，走到了伯爵面前。

“这是刚才内务大臣送来的便条。说请您立即批阅。”

伯爵接过去，打开看了起来。才看了二三行就觉得头昏昏的，无力地垂下了双手。

“您怎么啦？阁下，您哪儿不舒服？”

“爸爸！爸爸！”

秘书官和小姐同时扑上前去，扶住伯爵的身体。伯爵已经昏昏睡去。

见到这情况，秘书官迅速地跑到门口。大概去喊官邻里的侍卫等人。然而，事情并非如此，他反而从里面把门锁上了。

伯爵此时已从椅子上滑了下来，趴在了地板上。

“一切顺利。”

伯爵小姐美弥子竟然像剧中的坏女人一样，说了这么一句。

“真佩服你的手腕呀。解决了第四号。”

野村秘书官说道。第四号指的是白蝙蝠团伙列出的名单中的第四号。

这是多么难以置信啊。坏蛋为了解决内阁总理大臣，就用偷梁换柱的手法先把她的女儿调了包，然后杀死了他的养子，还在不知不觉中替换了野村秘书官。因为真的野村秘书官跟随伯爵多年，向来是个为人正直的忠义之士，他绝对不可能加入

犯罪团伙的。这个秘书官一定是与野村一模一样的另一个人。

“请帮个忙。”

冒牌的秘书官和冒牌的小姐合力将睡着了的伯爵抬到了房间一角的壁橱前。秘书官用钥匙打开了门，打算把伯爵弄进去。

“剩下的交给我就行了。你帮我到窗户跟前盯着点儿。”

他说完，就钻进了漆黑的壁橱里。那里面已预先放进了一只像棺材似的大木箱子。箱子里面正蹲着那位白蝙蝠团伙派来的假伯爵。假伯爵和冒牌的秘书两人将真伯爵装进了箱子，盖上盖儿，上了锁。至此，总理大臣的调包工作也宣告完成。装着伯爵的箱子依旧藏在壁橱里，伺机弄出官邸去。

在黑暗中忙活了半天的冒牌秘书官终于钻了出来，跟在后面的是与刚才被药倒的伯爵一模一样的人。这个大河源首相扮得真是维妙维肖。

“啊！爸爸！”

美弥子小姐一声惊呼，凑了上去。

“嗯，美弥子么？”

假伯爵一出场就演起戏来。

“阁下，刚才内务大臣的信回复好了么？”

假秘书官装腔作势地问道。

“是啊，信我已回好了。不过，你先帮我给警视总监去个电话，如果不在办公室就打到家里去。叫他带着私人侦探明智小三郎立刻到我这儿来。我对小五郎先生仰慕已久啦。啊，等等！因为是件非同小可的大事，所以，让他再挑五六个得力的手下一起来。对手是个厉害的角色呀。”

首相自顾自地发布命令。这是没有先例的。不过，对方也是冒牌的总监，冒牌的私人侦探。接到同伙的电话，一定会飞快地赶来的。

但是，伯爵为什么要把总监和明智小五郎喊来呢？如果光是他们两个倒也还可以理解，非要带几个干练的警官同来就有点儿不可思议了。接下来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美弥子小姐百思不得其解。因为事情并非是按计划进行的。

可是，野村秘书官没有半点怀疑，他毫不犹豫地打开门，到电话室去打电话。不一会儿，他回来报告说：“总监马上就到。”

露馅

三十分钟后，伯爵和秘书官在另一个接待室接见了警视总监等人。

围桌而坐的是伯爵、野村秘书官、赤松警视总监和明智小五郎四人，随行的警官们则等在了大门外。

明智小五郎站在门口巡视了一遍走廊，确信没有人后才关上门，回到了座位上。

“啊，您的千金美弥子小姐呢？”

他对伯爵和秘书官问道。

“你真挂念她呢。芳江小姐很精神地呆在她的屋子里呢。”野村秘书官笑嘻嘻地答道。

怎么回事？怎么突然间把美弥子小姐说成了芳江啦？芳江不是在这故事的前半部分出现过的青木爱之助的妻子吗？而且，她不是“独臂美人”事件中的受害者么？

“你不是说有急事吗？伯爵！”

警视总监一改往日的做法，毫无礼貌地向伯爵发问道。因为他从野村秘书官那里得知伯爵已经被替换了。

“嗯，实际上，有个危险的罪犯在这个官邸里。我认为必须立即逮捕他。”

伯爵沉着地说道。

“罪犯？是小偷吧？抓这种小毛贼还要我总监亲自出马吗？你别开玩笑啦。喂，伯爵，还请你自重点儿，当心被人揭了老底。”

“喊你来当然不会是为了抓小毛贼。是政治犯。不，不，比政治犯还要可怕的罪犯。”

“喂，伯爵，你别唬人啦。搞恶作剧也得有个分寸。害得我们特意赶了来。”

警视总监笑了起来。

“不，我不是在开玩笑。你先把你带来的手下叫进屋来。”

“真的吗？喂！”

赤松总监求助似地看着野村秘书官。

“真的。我们有点儿事要商量一下。叫上警官们也好。”

“那么，让书童去喊他们吧。”

见总监答应了，野村秘书官便摇铃唤人。

不久，五名身强力壮的警官走了进来。

“大河源先生，您说的那个罪犯是谁？”

赤松在警察面前改变了用词。

“罪犯就是我刚才说的非常危险的大政治犯。他们企图颠覆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掀起骚乱。”

总监一听，脸上顿时变了颜色。伯爵说的只能是白蝙蝠团伙的事。

“您说罪犯就藏在这座官邸里，到底在哪儿呢？”

“这里，就是这间屋里。”

总监和明智将屋内环视了一遍，没有发现可藏人的地方。

“赤松先生，请您让警官们做好逮捕犯人的准备，并下达逮捕令。”

伯爵威严地说道。

“抓谁呢？”

“斧村金定一和青木爱之助。”

野村秘书官在一旁叫道。

话音未落，赤松总监和明智小五郎就“噌”的一声站了起来，他俩面红耳赤地扫视了在场的众人，声音颤抖地大叫着。

“他们到底是谁？他们在这儿吗？”

野村秘书官也站了起来，招手叫站在一旁的警官过来，大声命令道：

“诸位，请把警视总监和明智小五郎抓起来。他们不是真正的总监和真正的侦探。是白蝙蝠团伙的成员——斧村和青木。你们还犹豫什么？快点儿抓住他们。”

然而，警官们依旧踌躇不前。果真是个冒牌货吗？他们怎么也无法相信朝夕相处的长官会是白蝙蝠团伙的成员。

“哈哈哈哈……你疯了吗？大河源先生。请你赶走这个满嘴胡话的高烧病人。您怎么能任他如此信口雌黄呢？”

总监笑着说道。

“我也同意野村君的意见。各位警官，这是大河源的命令，把这两个人逮起来。”

“等等！请等等！您说我不是赤松？这太有意思啦！为什么我不是赤松？请您说明一下理由。”

“因为你是斧村金定一。”

野村秘书官回答道。

“斧村金定一？这名字我听都没有听过。就算有斧村这么个人，可他为什么会与赤松长得一模一样？而且，能稳坐在警视厅总监的办公室里呢？你不会是说斧村神不知鬼不觉地变成了赤松总监了吧。这世上又没有鬼怪、狐仙，怎么可能会有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呢？你不是胡言乱语是什么？”

赤松言语粗鲁，怒气冲冲。这是他的最后一搏，就算原形毕露，如果解释不清，就说服不了别人。他只要坚持到底，对手就奈何不了自己。因此，他并不放在心上。

“喂，斧村，你认为我是谁？”

“我不是斧村。可你也不是野村君吧。”

“你以为真正的野村秘书官能看破你的阴谋吗？”

赤松一下子被问住了。到底怎么回事。野村秘书官应该换成冒牌货了呀，而且冒名顶替的人还是个叫竹田的最受信赖的骨干成员呢。这家伙为什么要背叛呀。大河源首相也应该换成了自己人了呀。假小姐和假秘书应该用麻醉剂弄昏首相、换上自己人了呀。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眼前的野村秘书官好像既不是野村本人，也不是冒名顶替的竹田，那么他到底是谁呢？

“你是谁？你究竟是谁？”

赤松语无伦次地叫着。

恶魔的工厂

“我是明智小五郎！”

野村秘书官边说边除去了假发、假眉毛等东西，露出了光光滑滑的一张脸。

“怎么样？你们工厂的人类改造术与我的易容术相比，谁更便捷？哈哈哈。”

这个有说有笑的人正是货真价实、大名鼎鼎的私家侦探明智小五郎。从他额头的皱纹到嘴唇的曲线以及眼睛的大小，乃至说话的声调中，再也找不出一丝一毫野村秘书官的影子。

“因为我曾被抓进你们的老巢，因此对你们白蝙蝠团伙的阴谋了如指掌。我也知道青木芳江假扮大河源的千金，要让伯爵喝下放了麻醉剂的水。那个女人用的麻醉剂早已被我换成了无害的粉末，而且我还请伯爵配合，装出入睡的样子。之后做出用壁橱里的假伯爵换下了真伯爵的假象。其实伯爵并没有被调包，因此那个箱子

里装着的还是你们的同伙。”

在座的众人见到名侦探如此戏剧性地出现在面前，都发出了惊叹声。

赤松不由自主地看了看坐在一旁的冒牌的明智小五郎。真是一模一样。明智小五郎和明智小五郎来了个面对面，眼对眼。然而，若说到吃惊的程度，恐怕谁也比不上这个假明智——青木爱之助了。如果他是个真正的恶棍的话，一定会指着真明智对大家说“他才是个冒牌的”。那样一来，也许就真的真假难辨了。然而正如读者们已知的那样，青木只是个极端的好奇者，本性却是极为胆小的人，因此他根本受不了这样的刺激，第一个就拔脚往外跑。

另一个坏蛋斧村金定一见青木跑了，也不甘落后，跟在他后面，冲到了门口。

“得着干什么呀，各位！快抓住他们！”

明智叫了起来，然而警官们一个个像在梦中，根本反应不过来要抓坏蛋。

因为没人挡路，两个坏蛋转眼间就到了门口，“咣当”一声打开门，冲到了走廊上。可是冲出屋子的两个人忽然站住了，像两根柱子一样一动不动，他们似乎看到了什么东西。

“总监阁下，我是逼不得已为之，得罪之处还请海涵哟！”

走廊上，传来了一个人的粗嗓门，话中满是挖苦。仔细一看，原来门边站着雷公似的波越鬼警部。握在他手中的手枪发出闪闪的寒光。原来精明强干的明智小五郎为防意外，特意叫上了自己的这个老朋友。

于是，白蝙蝠团伙的成员，斧村、青木、竹田（就是箱子里那个冒牌的伯爵）三人被轻而易举地擒获了。五名警官把他们捆绑在一起，带到了别的房间。

大河源伯爵这位当代伟大的政治家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经历如此惊心动魄的怪事。尽管他亲眼看到了坏人被绳之以法，但依旧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他恍如置身于梦中，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女儿美弥子小姐的安危。

“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事。这件事带来的危害和灾难决不是个人的，而是全人类、全世界的。”明智向大家解释说。

伯爵接过明智的话头说道：“简直难以置信。这种行为会触犯神灵的。他们用的是不是和你一样的易容术？”

“绝不是。他们是真的改变了容貌。比如说，像青木夫妇这样的人，又怎么能够模仿得了我的易容术呢？我是经过十多年不间断的研究和练习才渐渐掌握了随意

改变容貌的技巧的。完全是门外汉的他们根本就办不到。他们也不能像我一样自由自在地变来变去。他们一旦被整了容，就永远是那个模样了。”

“这是梦！我们大家都是在做梦！”

“不，不是梦。我可以为大家说明一些他们的制造过程。不过，与其这样，还不如请大家亲自去他们的工厂眼见为实的好。”

明智刚说到这儿，就听见宅邸内的某处传来了女人的哭声。

“我们去看看，波越君。”

明智和警部一起跑出了房间。

“不好了，是小姐的卧室。”

他们向那边跑去。只听见房内不时传来尖叫声、吵闹声和物体的碰撞声。

明智一鼓作气地打开了门。只见房间中央有两个女人扭作了一团。一个是伯爵的千金美弥子小姐。另一个则是个陌生的女叫化子。而令人惊讶的是，哭喊的人不是千金小姐，而是那个乞丐姑娘。

穿鞋子的兔子

波越鬼警部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冲过去，给了乞丐姑娘一巴掌。随即吩咐手下：

“给我绑起来！”

“等一等！波越君。不要胡来。你知道刚刚打了谁吗？那可是伯爵的千金哟！”

虽经明智提醒，警部仍旧没搞明白。

“你胡说什么呀！我打了怕爵的千金？我打的是这个女乞丐，她想对小姐无礼，你知不知道？”

“你说的是那家伙吧。”

明智手指的是脸色苍白的立在一旁的伯爵千金。

“你称她为家伙，她不是小姐么？”

“你呀你，难道你忘记了白蝙蝠团伙的鬼把戏了吗？这个人其实是青木爱之助的妻子，名叫芳江……瞧，她想逃跑呢！这可是最有力的证据哟。”

企图翻窗逃跑的芳江被一个警官擒获了。

那个脏兮兮的乞丐姑娘虽然是真的美弥子小姐，可连她的父亲大河源伯爵也没

能一眼认出，难怪波越会认错了。

“恶魔的工厂一共向社会输送了六个冒牌货。其中的三个正如各位所见，已被我们解决了。另外三个人是假品川四郎，也就是那个幽灵人，以及现在的岩渊纺织社的社长宫崎常右卫门和冒牌的伯爵的秘书官野村弘一。冒牌的野村秘书官已被波越君亲手关进了警视厅的地下室。警视厅的另一个行动组也已出发去抓捕冒牌的宫崎常右卫门，说不定现在已将他绳之以法了。现在，只剩下一个假品川四郎，也就是白蝙蝠团伙的首领。我们必须逮住这家伙，救出被国在他老巢里的警视总监、宫崎先生和野村秘书官。我们必须马上出发，刻不容缓！”明智为大家简要地解释了一番。

“在迅速出击的同时，绝对有必要对外封锁消息，因为把这个大阴谋透露给媒体的话，会在社会上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因此，直捣罪犯老巢的人数也不宜太多，你看几个人合适？”老成持重的大河源首相表示了自己的意见。

“坏蛋是六个人，其中有一半的人并不想犯罪，因此正确的说法是三人。而且基本上都没有反抗能力。因此，我们只要与他们人数相当或者再多两三个人就可以了。”

最后商议的结果，决定派出由刑事部搜查科科长、波越警部和明智小五郎以及六名干练的刑警组成的九人专门行动组，执行逮捕任务。

这队人马分乘三辆汽车，在明智小五郎的带领下从警视厅出发，直奔向郊外的池袋。

汽车停在了那幢空荡荡的旧洋房前。大门没锁，一推就推开了。一行人走近了昏暗的满是尘埃的屋内。他们经过了好几个房间，最后来到靠近后门的那一间，那里有通往地下室的台阶。

明智一马当先下了楼梯，因为漆黑一团，他打开了准备好的手电筒。台阶的尽头是一个堆放杂物的小房间。里面乱七八糟堆满了杂物，使得这里看不出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

“各位，马上就到坏蛋老巢的入口啦。请把武器准备好。”

明智悄声说道。

“可是，这地下室只有这么个小房间，并没有别的通道啊。你说这里是入口是什么意思？”

搜查科科长满腹狐疑地问道。

“他们的老巢之所以一直很安全，原因就在这里。一般人到了这儿都认为这是尽头了，里面再也没有别的房间了，其实不然。”

明智一边说，一边卸下了正面墙壁上的一块砖。墙上出现了一个洞，他伸手进去拨弄了两下。令人吃惊的事发生了。只见一面墙像门一样慢慢地打开了，露出了一个很大的入口，远处微微地透过来一线灯光。

明智打头，一帮人紧握手枪跟在后面，沿着漆黑的窄道往前行。通道尽头出现了一扇门。明智让大家等在暗处，独自一人开门走了进去。

宽敞的大房间里成排地摆放着许多人偶。这就是那次青木爱之助被蒙着眼罩带进来时停留过的房间。

“青木君啊，怎么啦？有什么急事？”

房间对面走来一个男人与他打着招呼。是品川四郎，不用说是那个冒牌的家伙。

明智一时没弄明白对方在说什么，仔细一想才知道原来对方出了个很滑稽的错。

幽灵人称他为“青木”，也就是把他当成了青木爱之助。虽然烛光昏暗，但并非连人脸也看不清。他决不是看错了人。幽灵人叫他“青木”是理所当然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青木爱之助已不是本来的样子，而是被改造成了明智小五郎。因此他误把明智当成青木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假品川并不知道冒牌的明智——青木已被逮起来了，更没发现真的明智已从这里逃走。因此，他理所当然地认为现在从外面进来的是冒牌的明智——青木爱之助。

明智弄明白后，灵机一动，也当起了冒牌货。来了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故意惊慌失措地说：

“不得了啦！警察发现我们的藏身地了。不，不，不仅仅是发现了，他们的探子已乔装改扮混了进来。”

“什么？警察的探子？”

假品川的脸也变了颜色。

“那家伙在哪儿？”

“就在这儿。”

“你说在这儿？”

“对，就在这间屋子里。”

“喂，这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这房间里除了你我再无别人。莫非那家伙混在了人偶里？”

那些人倡做得非常精细，个个栩栩如生。就是真人混在里面，也不容易区别得出。

“他并没有装扮成人偶。他有更好的伪装。”

明智笑嘻嘻地说道。

“更好的伪装！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这位头领开始感到难以言表的恐惧了。他已预感到发生了什么不对劲儿的事情，惊恐地盯住了对方。

“哈哈哈哈，你还不明白么？”

明智一点点恢复了自己的本来面目。

“你说那个探子在这个房间里。可这房间里只有两个人。你和我。也就是说……”

假品川有点儿结巴了。

“你总算明白了吧。”

“这不可能。你疯了吗？”头领脸色苍白的大叫着，“那家伙还关在最里面的那个房间里呢！刚刚我还听到他在房间里转来转去的声音呢！那家伙不可能从外面回来！你还是青木，不是那家伙。”

“但是，我能证明我真的不是青木，因为我要逮捕你，你瞧！”

明智说完就用东西顶住了他的侧腰。假品川知道那可不是手指头，而是坚硬的手枪的枪口。他吓得不轻。

“好了，各位，可以进来了。”

话音刚落，等在门外的警官们一拥而入。用绳子把这位白蝙蝠团伙的首领绑了个结结实实。

剩下的两个从犯刚想闻风而逃，也被轻而易举地逮了个正着。其中一个就是经常在浅草公园露面的英俊青年。

一行人押着这三个俘虏继续往里走。半道上，看到了一个锁得严严实实的小房间。里面传来有人来回踱步的声音。

假品川听到这声音显得非常纳闷。因为他坚信真正的明智还关在里面。

“那个声音吗？”明智吃吃地笑了起来。“那个是你……是你们做试验饲养的

兔子呀。兔子正穿着我的鞋来回跑着呢！”

原来，坏蛋的老巢里有一间奇怪的外科医院，为此他们饲养了一些试验用的家兔。其中一只兔子的脚上被绑上了鞋子，正代替明智坐牢呢！

坏蛋听得目瞪口呆。

“现在，轮到你们啦。给我安安静静、老老实实地在里面蹲一会儿吧。”

明智指挥刑警们将三个坏蛋关进了小屋，从外面上了锁。为慎重起见，还留下了一名刑警守在门外。

人类改造术

穿过如同隧道般的走廊，拐了个弯，就可以看到一个用铁栏杆围起来的30平方米左右的大房间。

房间的中央放了一排床，像病房似的。有三个头缠绷带的人分别躺在上面。床头摆满了手术器具、药品以及一些不知名的正在工作的仪器之类的东西。

房间里还有三个焦急地来回踱着步子的男人。其中一位是个白发苍苍的老者，正穿着外科医生的白大褂。他那圆形粗柄眼镜后面炯炯发光的目光中透出一股说不出的不安，显得精神有些不正常的样子。他好像就是这间牢笼医院的院长。另外两个人也穿着白大褂，不过年纪很轻，似乎在充当他的助手。

明智用假品川的钥匙打开了铁格子门，带领大家进了这家奇特的医院。两个助手看到警察，惊慌失措地躲到了房间的角落里，缩成一团。而那位白发院长却毫不害怕，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大声训斥起来：

“喂！喂！你们是什么人？怎么能擅自闯进来？知不知道这样会妨碍我工作？”

“不，大川博士，我们不是来干扰您的工作的。我们是来参观您非凡的工作成就的。是来听听您的高见的。”

明智恭敬地说道。

“嗯，是这样啊。那我就不骂你们了。你们既然是来听我讲学的，多少都懂点儿医吧？”

“不，我们并不是医生。这些先生都是在警视厅里供职的。因为工作关系，希望能对先生的发明有所了解。”

“哦，是当差的。当差的是该来看看我的工作。我还一直奇怪他们怎么还不来

呢？好的，为了照顾你们这些外行，我尽量说得浅显易懂些吧。”

　　这真是段奇怪的对答。一行人都被搞得莫名其妙。等明智小五郎给他们解释了一番之后，才弄清了原委。

　　原来大川博士在十年前是位知名的大学教授，后来他忽然辞去了教职，埋头去搞一项奇怪的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渐渐被人们遗忘了。至于他在哪里，在干什么，一概没有人知晓。

　　他研究的是随意改变人的容貌的方法，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人类改造术”。这是一项将医学与美容学相结合的独特的课题。大多数人认为这是异想天开，因此并无人理会。这时候，出现了一个人。这个人很了解博士，相信他的能力，便暗自在心中筹划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大阴谋。他决心先投资，帮助博士完成“人类改造术”的研究。等成功之后，再利用这项研究的成果搞一个大骗局。

　　他为穷困潦倒的博士提供了全部的生活费和研究经费。博士花了近十年时间孜孜不倦地从事研究。

　　大约一年前，不知是福还是祸，大川博士的这项奇特的研究终于宣告完成。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将一个人变成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人，而且是变成与另外一个人一模一样的人。

　　然而在研究完成的同时，不知是因为耗尽了全部精力，还是因为这项魔鬼的工作惹怒了天神，大川博士也彻底疯了。他变成了一个疯子。不可思议的是，他人虽然疯了，却依旧没有忘掉“人类改造术”。他沦为了一个只知道将已完成的研究结果默默地付诸实施的机器。

　　对于为博士提供资金的那个人来说，博士疯了反倒是件大好事。他迅速地购置了一所旧洋房，扩建了地下室，改造成恶魔的工厂，设立了这间牢笼医院。

　　大川博士被幽禁在地下室的牢笼里。然而这间牢笼里却为他准备了充足的“人类改造术”的器具、药品，甚至做实验用的大活人。疯博士高高兴兴地进行着他的手术，至于这些手术的用途则一概不管不问。他只知埋头提高自己的技术，心安理得地当他的牢笼医院的院长。

　　为博士提供资金的不用说就是那个假品川四郎，也就是白蝙蝠团伙的首脑。他将自己作为第一个试验品，接受了博士的手术，摇身一变成了科学杂志社的社长品川四郎。为了检验手术的效果，他做了种种试验：一会儿在电影中探个头，一会儿

又在报纸上露个脸；一会儿当小偷，一会儿又与有夫之妇私通等等。试验成功了，这一切都瞒过了世人的眼睛，于是他就开始着手进行最后的计划。具体的情况读者早已知道了，我就不再重复了。

当时，明智只简要地为大家说明了大川博士是个疯掉的大发明家之后，接着说了下面这番话：

“大川博士发明的是魔鬼的技术。这种来自地狱的秘密一刻也不能留在人世间。这间手术室不久就要被炸掉，大川博士也将被关进真正的牢笼。到了明天，这里的一切想看也看不到了。姑且让我们利用这惟一的机会，见识一下魔鬼技术的真面目，听听魔鬼代言人的学说吧。”

没有人表示反对。一行人跟在疯博士后面，走近了并排摆放的病床。

博士一边展示各种各样的手术器具和药品，一边介绍他的人类改造术。虽然在他侃侃而谈中常常会夹杂一些疯子的言语和地狱字典中才有的词汇，但大体内容还能让人明白。主要内容如下：

“当警察的大概都知道易容术吧。戴个假发啦，贴个假胡子啦，架副眼镜啦，等等有好多办法。如果撇开这些骗小孩子的把戏，让你真的变出另外一张脸来怎么样？我的方法就是将人的天生的一张脸变成另外一副样子。是真正意义上的易容术。

“男女都一样。天生一副丑陋容貌会使他们羞于见人，恋爱受挫，遭人歧视，最终只会变得愤世嫉俗。以前，能帮他们的方法惟有各种各样的化妆。而化妆只能起到掩盖作用，却不能让他们变为真正的俊男美女。眼睛不能变大，鼻子不能变高，嘴巴不能变小。然而我的改造术却能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切。我的方法才是真正的化妆术。”

这是大川博士演讲的开场白。

构成人类容貌的基础是骨骼和肌肉，要改变容貌，非要从骨骼人手不可。接骨、截骨，在当今的外科医学中已不是难事。举个简单的例子。在做齿根膜炎的手术、蓄脓症的手术时，都要进行削骨、截骨，这已如同家常便饭一样。只不过至今还没有将削骨、截骨的技术大胆地运用到外科整容上的医生罢了。大川博士完成了这项工作。

改变肌肉就容易多了。用营养摄人的多少控制肥瘦，便是方法之一。但还有更简便的方法，那就是目前已在隆鼻术中使用的注射石蜡的方法。为了使脸颊变得饱

满，注射一点石蜡就可以了。额头、下巴上都可以做。

但是注射石蜡的缺陷在于它易变形。时间一长，石蜡会在皮肤里结成一团团的，导致变形。而且经高温之后，石蜡容易变软，用手指轻轻一戳就洼下去了。这种方法可不行。

大川博士采用的方法是将极细的石蜡线分别注射在纵横交错的皮肤组织内，使石蜡与肌肉组织充分融合，以保持恒久不变的形状。这样一来，注入体内的石蜡就绝不会结成团，也不会溶化变软了。

多余的赘肉则可以通过口腔内的脂肪去除术来解决。总之，只要随意改变一下骨骼和肌肉，一个人的容貌就会有显著变化。光做到这些还不够，因为头发的变形变色也很重要。这就必须运用植毛术、脱毛术再加上些特殊的电烫、染发的技术来改变发质。眉毛和胡须可以套用这种技术。

改变眼部的形状也很容易。做双眼皮之类的手术如今已很普及。大川博士将这类手术也改进了一步。加上了睫毛植人术、眼缝扩大术、缩小术。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改造出大大的杏仁儿眼和小小的眯眯眼。

鼻子部分可以用前面已介绍过的改良后的隆鼻术和软骨切除术来达到整容的效果。嘴部则可以采取和眼部相同的方法。大川博士在这些手术中还引进了电动手术刀等先进的医学仪器。

口腔内部，特别是牙齿的改造，在整容术中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目前的牙科医生已能轻松地完成拔牙、植牙、改变牙齿排列之类的手术。大川博士也在此基础上改进了方法。皮肤颜色虽然可以通过电疗和药疗获得一定程度的改变，但还必须依赖外用化妆品。

总之，大川博士的“人类改造术”这项发明并没有什么原理上的突破，只不过是开创了一种尚无先例的综合医术。它结合了整形外科、眼科、牙科、耳鼻科以及美容术、化妆术中最先进的技术，并加以改进和完善，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综合整容技术。他的成功就在于目的明确，只为了达到改变容貌这个单一目标，便搜集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既成医术加以综合利用。在他之前，根本无人有过这方面的设想。谁能想像只为了一个简单的目的，便去搜集各种先进的医术，最后竟获得了完全的成功。

以真人为模特，改造出另一个与其相同的容貌，这项工作首先需要获得一个具

备与模特相似的身长、骨骼、容貌条件的人。大川博士像一个指纹专家对指纹进行了分类一样，也把人的头部及面部的形态加以分类，整理出了一百多种标准类型。将一个人改造成另外一个人时，两个人必须同属一个类型。比如说，为了造出明智小五郎的替身，就必须找到一个与明智长得相像的人（青木爱之助就是这个人选），然后，由博士亲自接近真人对其加以观察，回到医院将几张真人照片摆在面前就可以着手进行手术了。

博士的“人类改造术”大致就是如此。听了大川博士兴奋激昂的讲述，在场的人都像是做了场恶梦一般深受刺激。

大结局

“那么，这里的三个人也应该被先生做了手术了吧。”

明智问道。

三个人指的就是真正的赤松总监、宫崎常右卫门和秘书官野村。若不把真人改造成另外的样子，就让冒牌货进入社会中，是很危险的。坏蛋当然不会意识不到这一点。

“嗯，才刚刚人手。为了改变他们的肤色刚给他们上了点药。因为他们闹得太厉害，所以给他们注射了安眠药。”

“可以取下他们脸上的绷带看一看么？”

“那可不行。现在拿掉绷带的话，会毁了药效，就会前功尽弃的。绝对不能取！”

让药物失效正是明智他们所期望的。不管博士会不会阻止，他们都要那么做了。

明智给刑警们使了个眼色，让他们把博士抓住，以防受阻，自己则开始动手拆起了绷带。“喂！我说过不行的！喂！你给我住手。”

满头白发的老博士跺着脚，扭动着身子，试图抽出被刑警们牢牢抓住的双手，气势汹汹地大声叫喊着。

“给我安静点！要不然就对你不客气了！”

刑警厉声喝道。

“你们这帮混蛋！我忍无可忍了！”

博士发出野兽般的吼声，和刑警扭作一团。

一场可怕的格斗开始了。老疯子非常难对付，两名刑警都无法让他安静下来。

由于在疯狂地扭动过程中没有站稳，博士的后脑勺正撞在床的铁栏杆上。

博士“哼”了一声，摔倒在了地上，好半天也没爬起来。刑警们上前将他拉起来。他勉强抬起了头，一个劲儿地促笑个不停。此时他已完全疯了。

由于安眠药的效力已过，加上刚才激烈的打斗的刺激，被拆去绷带的三个人很快就恢复了意识。所幸的是他们的脸上并没有出现任何变化的痕迹，依旧是原来的总监、富豪和秘书官的模样。

正在这时，传来了急切的呼叫声。

“坏蛋逃跑了！快点帮忙呀！”

声音来自关着坏蛋的那间小屋的方向。一定是在那儿看守的刑警发出的警报。

一行人正要赶过去帮忙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现三个坏蛋正冲他们这边跑过来。

一眨眼功夫，刑警们就冲到了坏蛋们的面前。

那间小屋的门虽然被锁上了，但其中一个坏蛋有钥匙。他们互相解开绳子，用钥匙开了门，撞倒了看守的刑警逃了出来。但是他们为什么不往外跑，却跑到里面来了呢？

原来他们还有最后的一张王牌。看，那个冒牌的品川不正以一副玩命的架式堵在地窖的一角，手里还拿着一只黑乎乎的圆筒形的东西比划着么。

那东西的导火索已被引着了，正在慢慢地燃烧着。

“听着！我要你们保证让我们安全地离开这个地方。若不然，就让大家同归于尽好了！”坏蛋嘴角抽搐着，大声命令道。

众人大吃一惊。有人甚至想要拔腿往出口处跑。

“大家不要慌！用不着逃！喂，你以为我没有发现你的这个小玩意么？瞧，它正烧得欢呢。但是，能烧着的也只有这节导火索罢了。里面的火药已经被我用水泡过了，不起作用了，难道你不知道么？”

明智灿烂地笑了起来。原来他上次逃离这个魔窟时，已发现了这个危险品，提前处理过了。

“你快看！火苗已越来越弱了。哦！那不是已经在冒烟了吗？‘嗤’的一声。这不，火灭了！”

坏蛋的脸已变成了猪肝色，气得直跺脚。

“炸掉这个魔窟倒是个好主意。实际上，真没有把这个令人厌恶的地方炸个稀

巴烂更美妙的事了。不过，现在为时尚早，因为会伤及无辜的。”

就这样，白蝙蝠团伙的成员全部被逮捕了。那两个给疯博士充当助手的年轻人也不例外。

他们还把彻底疯掉的大川博士从这间牢笼医院转送进了精神病院。

坏蛋的老巢连同“人类改造术”的药物器具一起，在当晚就被付之一炬了。与此同时，恶魔的阴谋也宣告彻底破产了。

因此，我们的故事也到了尾声。不过要说明的是，此故事纯属虚构，绝无实例。

一种可以随心所欲改变容貌的技术。

一种以假乱真的“人类改造术”。

若是这样的东西流行于世的话，将给我们人类带来多大的灾难啊！我们人类的生活必将因此发生难以预料的混乱。想来真是叫人莫名的战栗！

幸亏这只是虚构的故事。

幸亏一切只是虚构的。

——————————

墓中人

[日]江户川乱步/著　朱书民/译

一　五颗钻石

春日的午后，温暖的阳光透过浓密的树丛，斑驳地落在大牟田子爵家府评的西式客厅里，大牟田敏清子爵的遗孀瑙璃子慵懒地靠在沙发上，她是位鲜花般的美人，陪伴在旁的是已故子爵的好友川村义雄先生。

漂亮的子爵府位于九州S市的风景秀丽的小山上，从府邸明亮的大客厅的阳台上，可以俯瞰S市那美丽的港口。川村义雄坐在娇艳的瑙璃子旁边，悠闲地翻阅当地的报纸，那是九州最大的一家报纸，在社会版上醒目地刊登了如下的报道：

“最后，有个颇值得称羡的成功美谈，其主人公是原S市诸侯大牟田子爵家的亲戚里见重之先生。里见先生于二十年前只身前往南美，因消息中断，被认为客死异乡。实际上，他经历了种种艰难困苦，发了巨财。如今，里见先生为欢度余生，将携巨财归来。为此，社交界的各位不论相识与否均举双手，欢迎这位大成功者。”

川村义雄颇感兴趣地将手里的报纸递给紧挨着他的瑙璃子，问：“你可认识这位里见重之先生？”

瑙璃子接过报纸，很快瞄了几眼说：“不，不认识，我丈夫生前从未提起过他。”

川村略感失望地说：“哦，是吗？那可太遗憾了。”

S市的S饭店，是S市内最豪华的饭店，其中的谈话室是S市上流绅士组织俱乐部的聚会场所，俱乐部的成员们傍晚来到这里，打打台球，玩玩扑克，下下围棋，或者抽烟聊天。

川村义雄由于最近好运连连，获得了子爵夫人的芳心，打扮得时髦得体，因而得以常常出现在上流社会的社交场合。

那天傍晚，川村正在S饭店的谈话间翻看杂志，不远处两位绅士的谈话引起了他的注意。

“你认识大牟田子爵吧，他不是这个俱乐部的常客吗？”

问话的是一个看上去约莫七十多岁的白发绅士，衣着考究，架着一副金边墨镜。

“噢，大牟田先生在两个多月前去世了，一场飞来横祸呀。”一个富商模样的人答道。

“什么？已经去世了？”白发老者好像很吃惊。

“是啊，您刚回日本，有所不知呀。他从地狱岩上摔下来，现已被安葬在他家的墓室——诸侯老爷墓里了。”

“哦，是吗？那太遗憾了。我同大牟田子爵在童年的时候就熟识了。本来我还很高兴地想同他会面的，可是……”

听到这里，川村想起几天前在报上看到的那条消息，他放下手中的杂志，朝白发老者转过身来：“对不起，说起大牟田子爵，还是让我来告诉您吧。我是同子爵亲如兄弟的川村义雄。”

“是吗？我叫里见重之，二十年来都不在日本生活，昨天才回到此地。我和大牟田敏清是亲戚，跟他父亲交往很深。”白发老者不慌不忙地回答。

“哦，是里见先生，久仰久仰，老早就盼着您光临。要是转告子爵夫人，她也一定会很高兴的，因为我和瑙璃子经常谈起你。”

“哦，瑙璃子是？”

“喔，你不知道也难怪。瑙璃子是已故子爵的夫人，堪称本地社交界的女王，既年轻又漂亮。”

“哦，是吗？大车田有这样一位美丽的夫人？我一定前去拜见，也好同她谈谈故人的事嘛。”

“怎么样，到子爵府拜访一次吧？我陪你去，瑙璃子夫人一定会很高兴的。”

“我虽很想去拜访，可是由于旅途劳累，且长年居住在外，还没有做好拜见夫人的准备，拜访就推迟两三天吧。只是，在此之前，我有件事想劳驾您，可以吗？”

“您尽管吩咐。”

“不，其实也不是什么难事，我在那边买了点钻石，本想作为见面礼送给大牟田的，既然他已经去世，那就把它送给夫人吧，因为大牟田要是还健在，钻石也终于会成为夫人的装饰品的。我冒昧地想请您将那些钻石呈献给夫人，您看怎样？”

“哦，我很高兴这种事您能让我效劳。能看到喜爱钻石的瑙璃子的笑脸，我何乐而不为呢？”川村一听说钻石，喜得两眼眯成一条缝。

“那么，请跟我来吧。”里见先生微笑着，态度亲切和蔼。

川村跟里见先生来到了他的房间，那是S饭店最豪华的套间之一。里见先生取出一只小盒子交给川村。

川村瞪大眼睛问：“可以看看吗？”

“行啊，请看看吧，实在是拿不出手的东西。”

老里见的话音未落，川村已经打开了盒盖，一看见里面的钻石，便连声惊叹：“这么大的钻石！都是送给瑙璃子的？”

“是的，请您转告她，冒昧相送，谨祈鉴谅。”

川村心里又惊又喜，紧紧地抱着钻石盒子，离开了S饭店。

二　两件可怕的东西

川村再次见到里见先生已是一个礼拜以后了。一见面川村犹如老朋友似的亲热地问：“啊，您上哪儿去了？我来看过您几次了呢。”

白发的里见先生脸上仍架着那副大墨镜，他微笑着说：“实在对不住，我因有些私事到Y温泉去了几天。”

“是啊？那可是个美妙的地方。”

“是的，非常美妙。”里见表示赞同。

“对了，夫人对您的礼物大为欢喜。她叫我叫您说，这几天一定来拜访您。请多多关照。另外，夫人还一再让我转告您，请您光临作客。怎么样，到大牟田家去一次吧？”

白头发的里见先生摇了摇头，说道：“不，过些日子再去拜访吧。我虽怀念敏清，同瑙璃子夫人却素不相识；而且，我这般年纪还奇怪地爱面子，不太喜欢同妇女打交道。她越美，我越会发窘；不过，就是礼节性的，我也要去拜访一次。请转告她。再过些日子吧。”

川村仍不放弃努力，起劲地说道：“那太遗憾了；不过，要是您能见瑙璃子一眼，那么您虽是个白发老翁，也准会相见恨晚的；而且，尽管您要推迟访问，看来夫人也会来的，来让您大吃一惊。”

“哦，她是那么美吗？”里见似乎很有兴趣。

川村有些忘乎所以，得意地说：“故世的大牟田君常夸她是日本的绝代美人。我也认为是那样的，有生以来还未见过那样的女性哩，容貌漂亮那是不是说的；从说话的声音。举止以及灵活的社交手腕，都无可非议，真像她的名字一样，是个瑙璃般的美人。”

“那可危险啊。那样漂亮的孤孀在社交界抛头露面，确实十分危险哪。”

“不，这一点请放心，有我这个故子爵的密友跟着，虽然我能力有限，夫人的

一切都由我护卫。贞洁的夫人是不会经不起那些诱惑的。”

“言之有理，言之有理。有您这样一位杰出的保护者，我就放心了。不，与其说是保护者，我看你做夫人的丈夫也是当之无愧的。哈哈哈哈哈，哟，这可有点儿失礼了。”里见先生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哈哈哈哈哈，我……不过，我并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从心里爱着瑙璃子。不，或许说尊敬她更合适些。为了保护夫人，纵使要像昔日的骑士那样赌上性命，我也在所不惜。哈哈哈哈哈。”

瑙璃子坐在她卧室里宽大的梳妆台前，边把玩那五粒亮晶晶的钻石，边问陪在一旁的川村：“里见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什么时候来拜访我？”

川村走到她的背后，双手搂在瑙璃子圆润的肩，说：“啊，里见先生嘛，他可是个好人哩，他的财富也着实叫人惊叹。”

“那么，我去拜访他吧，作为礼节，我也应去对他表示谢意的。”

这天晚上，在川村的陪伴下，瑙璃子来到S饭店，走进里见先生套房客厅。瑙璃子目不斜视，仅凭女性的直觉，已感知这客厅的豪华奢侈。她身穿美丽的和服，那上面是娇嫩的花卉的图案；头上、指上佩戴着耀眼的钻石。脸上化着淡妆，散发出扑鼻的芳香；饱满、小巧的嘴唇上抹着口红。里见先生从房间里走出来迎接他们，出现在瑙璃子面前的是一位鹤发童颜的老者，不知何故脸上戴了一副金边大墨镜。瑙璃子对里见先生一见她之下震颤的模样很满意，令她想起已故的丈夫和情夫川村对自己的迷恋，瑙璃子在心里微笑了。

川村急忙为他们作了介绍，瑙璃子斯斯文文地向里见先生问候，里见先生才大梦初醒般地请他们随意地坐下。

三个各随己意，一边呷着茶，一边海阔天空地谈了起来。不知为什么，瑙璃子与里见先生一见之下，便说出了许多心里话，也许是那五颗钻石的作用吧？

瑙璃子说，由于自己没能为已故的子爵生下子嗣，按照亲属会议商定的结果，就要搬出大牟田府，住到别邸去。

“您是子爵家的远亲，您觉得他们这样对我公平吗？”

里见先生完全像个绅士般地安慰她说：“哦，您不用烦恼，您是那么的美丽，将来一定会很幸福的。我若有机会能为夫人效劳，那将不胜荣幸之至。”

瑙璃子微微皱起的眉头放松了，鲜花般的笑容重又回到她迷人的脸上。大家闲

谈了一会儿，里见先生站起身来，说：“失陪了，我去一下洗手间。”走了出去。

川村悄悄坐到瑙璃子的沙发上，偎近她，握住了她的手。

“别这样，里见先生要回来了。”瑙璃子娇嗔地嘟哝道。

“哎，没关系。里见先生也略有所知了。他还说我们是般配的夫妻哩。”川村嬉皮笑脸地说。

突然，屋里变得一团漆黑。

“唉呀！”瑙璃子轻轻地叫了一声。

“好像是停电了。”川村说道。

黑暗中，两个模模糊糊的东西隐约显现出来，接着慢慢变成了可怕的形状。在黑暗的空间，两只眼睛，两只分别有半领榻榻米那样大的眼睛，一动也不动地怒视着他们。这双眼睛决不是初次见到，哦，对了，是死去的大牟田敏清的眼睛，被放大千百倍，此刻正在黑暗中对着他们怒目而视。

瑙璃子一声惊叫，紧紧地抱住了川村，而川村强忍着，望着巨眼，腋下、额上冷汗直淌。

电灯突然亮了，里见先生推门回到了客厅。

“唉呀，怎么回事？”

瑙璃子和川村像是见到了幽灵，茫然的眼睛怯生生地四下环顾着屋内，额头上挂着汗珠，嘴唇发干，面无人色。

“哦，没什么。突然黑了下来，受了点惊。”川村辩解似地说着，悄悄舔了舔嘴唇。

五天之后，里见发出了这样的请贴，邀请两位客人到饭店聚会：

老夫今在郊外购得到别墅一座，拟于15日为此设宴。如能光临，不胜欣喜。请于当日午后1时到S饭店，由老夫陪同乘车前往别墅。

按照请帖准时前来聚会的客人是川村义雄、大牟田瑙璃子。

人一到齐，他们便坐上当时S市还很罕见的一辆汽车，前往目的地。

“我们好像还没问过那座别墅的所在地呢。真奇怪，里见先生好像故意瞒着我们似的？”汽车驶出市街的时候，川村忽然注意到这一点，不解地问道。

“想让你们大吃一惊啊！哈哈哈哈哈。”里见好像很滑稽地笑了起来。

突然，川村发疯地叫道：“唉呀！这条路不是往Y温泉去的吗？这么说别墅是在

Y温泉附近买的？”

“猜得很对，正是这样。我的新别墅位于Y温泉的尽头。”

听了里见的回答，川村和瑙璃子不安地对视了一眼。之后，两人都缄口不语，脸色好像也不太好。

“喏，诸位，我买的房子就是这儿。”

汽车停下的地方，正是大牟田家小别墅的房前。

客厅从隔扇到榻榻米全变了样，布置得焕然一新。

里见先生动情地对瑙璃子说：“夫人，听说大牟田家的别墅要拍卖了，我不忍心它落入别人的手中，就把它买下了。事先没有告诉夫人实情，想来夫人不会介意吧？”

“哪儿的话。里见先生，真是奇缘呐。我曾在这儿养过一段时间的病。”瑙璃子的脸色慢慢地恢复过来，显得应对坦然从容。

“哦，夫人身体欠佳吗？”里见先生很关心瑙璃子的健康。

“是啊，那时先夫得了伤寒，住了三个月的医院。他病好之后大约两个月，我也跟着生了场怪病，就在这别墅里养了几个月才痊愈的。”

说着话，里见先生带着他们从一个房间转到另一个房间，所有的房间都同瑙璃子来洗温泉的时候大不一样了。只留一间阴郁的房间丝毫没有改变，那就是瑙璃子住过的病房。

在这间房里，川村首先惊愕地盯着地板上的一件东西。难怪他那样盯着，那儿放着一只与这间古色古香的房间不相称的新桐木箱。

“那是什么？既不是茶具，也不是木偶箱，好像是有些来由的呢。”

“来由？这样东西有着十分可怕的来由哩。”里见阴郁地说道，“我一买下了这所房子，就派人重新收拾房间和花园。我的佣人在整理庭院时，想把那棵枫树移栽一下。在挖树根的时候，发现了这件触目惊心的东西——一个刚生下来的婴儿的尸体装在小木箱里埋在那儿。可能是什么人溜进这座空别墅生下了死婴；或者是不能使之生存的私生子，一生下来就马上被亲生父母杀死了。”

昏暗的室内，两张惨白的面孔宛如阴魂一般。

“那，孩子呢？孩子呢？”沉不住气的川村声音凄然颤抖。

“事情可玄乎了。那个婴儿简直像刚生下的一样，一点儿也没有腐烂，仍以死

时那副姿态睡在箱子里。真是固执啊！可能那是小东西要生存的阴魂吧？不，恐怕是受奸夫淫妇欺骗的丈夫那颗仇恨的心所致吧？”

“那，那孩子吧，那孩子呢？”川村心不在焉地重复着同样的话。

“请看，在这儿。”里见快步走进屋里，掀开那只桐木箱的盖子，从里面取出一只大玻璃瓶，放在他们面前。

这当儿，突然“啊”的一声尖叫，面如死灰的瑙璃子闭上眼，倒在川村的怀里。瑙璃子吓得竭尽最后一点气力，昏迷过去了。

玻璃瓶里，一个浑身皱巴巴、灰乎乎的婴儿四肢弯曲，翻着白眼，一动不动地瞪着这边。

三　白发新郎

第二天，瑙璃子正想着心事的时候，佣人说里见重之先生来拜访。进来后，他向她恭恭敬敬地道歉说：“昨天实在抱歉。因为发现了奇怪的玩艺儿，我觉得稀奇，竟老大无成，得意忘形地如同演戏一般，让您受惊了。要是光随便说说，不请您看那个婴儿的尸体就好了。真是对不起。”

瑙璃子脸色苍白，眼睛不安地溜溜瞅瞅的。听了他的道歉，辩解似的答道：“不，是我打扰了大家。真是不好意思。见到婴儿的尸体就吓昏了，男人们一定要笑话吧？我实在是太怯弱了。”

瑙璃子的眼光迷惘温顺，那是一种要让男人怜惜动心的眼光，同时她的脸上却慢慢绽开了微微的笑容，瑙璃子知道自己笑脸的魅力。里见先生看着这可爱的笑脸，如遭电击。瑙璃子一见之下，心中却突然有些惶惑，里见先生又一次令她想起了她已死的丈夫大牟田敏清。

幸亏里见先生很快恢复了理智：“啊，夫人，真对不起，我又走神了。上了年纪的人常常会这样，夫人您可别介意啊。”

瑙璃子眼中的不安也一闪而过，说道：“请别这么说啊，里见先生虽然头发全白了，可心却很年轻。”

里见哈哈笑道：“哦，是吗？夫人，您可真是个好人啊。那么，我就告辞了。”

接下来的几天，里见先生和瑙璃子互相拜访，交往越来越亲密，美人瑙璃子向他诉说心里对川村的不满。当然，瑙璃子哪怕是在数落川村时候的口吻也是娇滴滴的，宛若里见又是一个令她刻骨铭心的心爱男人。

那个晚上，瑙璃子在他的面前，居然哭了起来。

“我太高兴了。我虽觉得配不上您，可是常常梦见您，梦见您那粗壮有力的胳膊紧抱着我。”她一面说，一面像曾经对川村做过的那样，仰起挂着泪珠的脸蛋儿，半开的嘴唇颤抖着向他的脸上靠近。

里见先生热吻着她那灼热、颤抖的嘴，动作温柔、迷乱。过了一会，里见先生好像下定决心似的悄然挪开嘴唇，道出了关键的话：“我可以向您提出结婚请求吗？”

瑙璃子一言不发，只是默默地、深深地点了点头。她那双纤纤小手满带着倾慕之情，紧紧地握住里见的手。仿佛要把它捏碎似的。

经过瑙璃子的同意，里见先生开始在S市的社交圈里散布自己快要结婚的消息。白发富翁快要结婚了。人们先是惊得目瞪口呆，接着是热烈的掌声，并且四下里响起好奇的叫喊声：“那位幸运的新娘是哪儿的？快，快告诉我们。”

在说出新娘的名字之前，里见瞅着坐在对面的川村。川村惊慌地随巴着眼睛，大概是精神作用，脸色微微发白。

“我的未婚妻不是处女，但是，她比任何处女都纯洁，比任何处女都高尚，比任何处女都美丽。这样一说，诸位就猜到了吧？虽说S市范围广大，但除了我的未婚妻，却再没有第二个那样的女人了。”

里见先生的演说很精彩。那些社交界的头面人物都一言不发。

“是的，正如诸位所料，她就是子爵大牟田敏清的妙龄遗孀瑙璃子。我回到这座城市以来，同瑙璃子进行着纯洁的交往。随着同她的交往，她的天真不知不觉地使讨厌女性的我幡然改变了观点。我们已取得了大牟田家的谅解，拟于本月二十一日举行婚礼，目下正为喜事加紧筹备……”

川村的脸色起初由于吃惊和恐怖而苍白，接着由于满腔怒火而涨得通红，最后由于无限的痛苦而变成了猪肝色。

川村双目灼灼，像要把里见吞下去似的瞪着里见，而里见先生呢？却截然相反，他快活地微笑着，死盯盯地瞅着川村。

川村微微动了动嘴唇，想说什么，却激动得说不出来；然而，他终于开口了：“里见先生，你刚才说的不是开玩笑吧？”

“玩笑？哈哈哈。”里见大笑起来，“你说什么呀？开玩笑能说这种事吗？”

“那么……”川村恼恨得浑身直颤。

“嗯！”里见仍旧笑嘻嘻地、落落大方地说。

川村不答话，紧咬着嘴唇猛然站了起来，左右看了看，接着抓起面前的酒杯，像疯子一样突然朝里见扔了过去。

“你这个骗子！”川村像野兽一样吼叫着，两眼圆瞪着里见，猛地跳起，朝里见扑了过去。

“干什么？你疯了？”

大概是受到周围的叱责，川村也觉得难为情了，没有再动野蛮；可他心中愤怒至极，发紫的脸像块石头似的一动不动地对着里见先生。

里见先生似乎非常欣赏川村的愤怒，他愉快地笑着说：“川村君好像误会了。怎么回事？川村君，你这样做是恩将仇报啊！是不是对我有什么不满？若是那样，等以后细听你说，好吗？现在别胡闹。”

然而，川村仍像块石头似的木然不动，在异样的沉默中，他们又奇怪地互相瞪视着。不一会，川村忽然转过身，把椅子碰得哗啦啦地直响，快步朝门口跑去。

“川村君，有事请到Y温泉别墅，今天晚上我住那儿。”

里见在离去的川村的背后喊道，川村听到了，可是却头也不回，像个哑巴似的默默地消失在门处。

四　陷阱

由于遭受精神上的打击，当晚10点过后，可怜的川村连脚跟还没站稳，就匆匆赶到了Y温泉别墅。

平素是个美男子的川村，此刻因为心怀邪念，容貌大大地变了样，简直像个魔鬼。他紧握着口袋里的匕首，浑身哆哆嗦嗦地等着。这时候，进去通报的里见的跟班回来了，和气地说道：“请跟我说。”

川村默默地跟在后头。走过两三间屋子，到了内客厅的套廊，跟班将院内穿的木屐摆在放鞋的石板上，指着漆黑的院子说：“就是那儿。”

那儿赫然耸立着一座在黑暗中隐隐发白、有两层楼高的四方形砖建筑物。

“那儿是？”川村不解地问。

“主人在新近建成的殿堂里等您，好像要让您看什么东西。”

打开门走进建筑物内一看，只见中央是红砖砌的正殿，约有三平方米；正殿周围是一圈昏暗的走廊，有两米宽。就是说，这是一种大盒子里装着小盒子式的构造。

正殿的正面，红砖墙上安装了一扇灰漆铁门。跟班打开那扇铁门，招呼川村道：“主人在这里面。”

“喂，你瞧，没人呀。里见先生，里见先生在哪儿？”川村惊惶地喊叫，铁门砰的一声从外边关上了，还听到哗啦哗啦上锁的声音。他被巧妙地关闭在三平方米大小的砖房里了。

“喂，怎么回事？快把里见先生叫来。”

川村所看到的正殿非常意外地一点儿都不像个殿堂。

突然，眼前的黑暗中什么东西模模糊糊地在蠕动。是黑暗的错觉？不不，不是错觉。那东西慢慢地显现成可怕的形状。啊，是那东西！

两只直径有三尺左右的眼睛在黑暗中赫然显现，一动不动地盯着他。那是忘也忘不掉的大牟田敏清那双仇恨的眼睛。

“喂，川村君，你在干什么呐？”里见从视孔对里面喊。第一遍他没听到，又喊了两三遍。川村惊愕地止住狂态，回头望着这边。

“是我呀，里见啊。”

“啊，你！你这混蛋竟背叛了我。快，把这窗户打开。你这个骗子、窃贼！”

“哈哈哈哈哈，川村君，嗯，冷静点儿。在你也许是要来杀我的；可是在我却只是履行以往的诺言。忘了吗？喏，我说过要让你看看我一件十分珍贵的东西。就在那只黑箱子里面，打开来看看，里面装着一尊多么珍贵的东西！”

于是川村嚷道：“这是让人看东西的礼节吗？现在我们有更重大的问题。你把这儿打开。哎，你开不开？”

“要是打开了，你会扑上来揪住我吧？嗯，再在里面冷静一会儿。东西你不能不看。你必须看。你有责任要看。犯下的罪必须赎回！”

对这番奇怪的话，川村忽然感到摸不着头脑。他略微平静了点儿，恢复了判断能力，接着一声不响地走近黑箱子，手按在向两边开启的箱盖上；可是，他犹豫了。像预感到什么可怕的东西似的，他磨磨蹭蹭地迟迟不肯打开。

“哎，打开呀，到这会儿还犹豫什么？那里面的东西在焦急地等待着你呢。”

催促之下，他终于打开了箱盖。

一打开箱盖，他“啊”的大叫一声，眼看着面无人色，吓得嘴唇直抖。

“看一看可怜的私生子吧！亲手勒死亲生孩子的父亲是谁？川村君，现在残忍

的父亲受到惩罚的时候到了。该向你报仇了。你要明白，这是被你勒死的婴儿的仇，是被你偷去老婆的丈夫的仇。”

他惊愕地盯着视孔中里见的脸，发疯地叫道：“不，不，没有的事！有什么根据能证明是我的孩子？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不知道？这就是你背着大牟田，让瑙璃子在这座别墅的内客厅里生下来的那个私生子。你用那双手，瞧，就是那双手，用那双手勒死了刚刚生下来的婴儿，勒死后又把尸体埋在这个院子里。这些你都忘记了？”

复仇的快感使里见心中发痒，一句一句地朝川村的要害逼近。

川村双手揪着头发，拼命地折腾，想从噩梦中醒来；然而，并不是梦，岂有醒来之理？

“让我看看脸。来，让我看看你的脸。我好像疯了。”

“要想看我的脸，可以到这儿来，从这个视孔里看。”

随着里见的声音，川村踉踉跄跄地挨近视孔，从那儿露出眼睛看里见的脸。两人的脸相隔不到五寸的距离。川村对着里见的脸凝视良久，不一会儿失望地叫道：“不，我还是毫无印象。我一点儿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

“别忙。川村君，我的声音你不至于不记得吧？”里见改用过去大车田敏清那充满朝气的声音说道。

相距五寸的川村脸上顿时冒起了鸡皮疙瘩，眼睛旋即失去了光泽，像个白痴一样木然呆立。

“喂，川村君，即使我的声音你不记得了，我这双眼睛总不至于忘记吧？你过去最好的朋友的眼睛。”里见一句一句地紧逼着他，一边说一边摘下了墨镜。墨镜下面现出了往日的大牟田敏清那炯炯有神的双眼。

川村双目圆瞪，乱蓬蓬的头发好像一根根地倒竖起来。

这时，里见耳边猛然响起一声像被勒住似的无法形容的惨叫，川村的脸随即从视孔里消失了。他一屁股坐了下去。他已经无力站立了。

长时间的沉默。

里见弄清川村并没昏迷，便从视孔里对他说话，开始了自己长长的故事：“我就是过去的大牟田敏清。是我将你这个穷大学生从东京带到S市，我将你当成自己的亲兄弟，可你却恩将仇报。在我生病住院期间，勾搭上我的夫人，致使她怀孕，合

伙欺骗我，说是瑙璃子生了脓疮，在我出院后也不能见我，与我同房。为了养病要去Y温泉。在Y温泉我家的别墅生下了你们的私生子。为了掩人耳目，你又亲手勒死了你的私生子，随后又设计害我，假称要郊游，让我从地狱岩上摔下去，把我葬在了我家的墓地里。”

川村浑身颤抖，如梦游般地问：“怎么你竟没有死？是怎么出来的？”

“哈哈哈！”里见因想起那痛不欲生、死而复活的往事，反而大笑起来。笑完后，他才说：“你想知道吗？让我来讲给你听。我从地狱岩上摔下去以后，也不知过了多久，终于醒了过来。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黑暗世界中，感到很气闷，仿佛有人捂住了我的嘴。我拼命挣扎，不知不觉伸出了手，上、下、左、右都是坚硬的木板。我恍然大悟，那是一桩明明知道却叫我不敢相信的残酷的事实——我是被活埋了，围住我四周的木板就是棺材。我在坚固的棺材里像头猛兽似的乱蹦乱跳，可是怎么也冲不破木板。空气越来越稀薄，不光气透不过来，眼睛也胀得要突出眼窝了，鼻孔、嘴里都难过得要流出血来。

“我扳住木板的裂缝，用力冲撞，使尽了全身的力气，终于将棺盖冲开了。就在我跳出棺材的同时，突然哗啦一声巨响，有什么坚硬的东西从头上掉下来。

“可是，怎么这么黑呀？黑得简直空气都像墨汁染过了似的。我伸开双臂，用脚探索着往前迈步。有墙壁，好像是石墙。顺着墙壁走了一会，碰到了一块冰凉的铁板，用手一摸，像是一扇门，一扇巨大而坚固的门。啊，我终于明白了，我被葬在了我家的墓地——诸侯老爷之墓里。我绝望了。这回的死可不像从悬崖上摔下来那样痛快，是饿死，是一点一点、一分一分地被夺去生命，这不是太残酷了吗？

“我像疯子一样狂喊着要出去，狂乱中我想起了我十七岁时来给父亲送葬，棺材前面摆着一座像是外国进口的稀奇古怪的蜡台，说不定会有点剩下的蜡烛呢。

“我在黑暗中摸索，摸到了一根冰凉的铁棍。那是蜡台啊，蜡台上的蜡扦上，还插着三支点剩的蜡烛呢。接着，我又在铺石的地上边爬边摸。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到底找到了——我找到了一个火柴盒。

“叭的一声，我点着了三支蜡烛，烛光照亮了我刚才打破的棺材。那副棺材旁，还摆着一副没有盖子的大棺材。我仔细一瞧，棺材里装的不是尸体，而是金光闪闪的东西，地下也洒了不少，好似金色的沙粒，熠熠发光。我‘啊’的惊叫一声，跑过去捧起棺材里金光闪闪的东西——是钱，是金币，有日本的、中国的以及不知是

哪个国家的大小不一的金币、银币、戒指、手镯和各色各样的工艺品。打开鹿皮口袋，里面装着许许多多的钻石，令人眼花缭乱。

“我一阵晕眩——这种地方不应该藏有这么多的财宝呀。啊，对了，刚才破棺的时候，好像有个沉甸甸的东西摔下来，我抬起头朝上看。原来，我从棺材里跳出来的时候，撞倒了一根支撑的圆木，搁板倾斜了，搁在上面的珠宝棺材掉下来，盖子也在那时摔掉了。

“但是，我家的坟墓里怎么会藏有这么多的财宝呢？我仔细查看这财宝棺材，忽然，在棺材的侧面，我发现了一个一寸大小的红骷髅徽章。这是十几年来一直逃避官厅、在中国东海一带施展淫威的海盗王朱凌奚的标志啊。现在我总算领悟了，我由于被活埋而得到了亿万财富。

“然而，我却无法走出这石窟一步，我将守在这亿万财富边上饥饿、恐怖而死。我趴在地上，像死了一样一动也不动，迷迷糊糊中梦见了一堆热气腾腾、又香又甜的馒头，梦见了笑盈盈偎在我怀里的瑙璃子——那时的我是多么地迷恋着瑙璃子啊！食欲和爱情交替地折磨着我，我想到了自杀，可坟墓里哪有自杀的利器呢？绝望中，我抡起烛台，朝旁边的棺材砸去。我的尊敬的列祖列宗们呀，原谅我这个不肖子孙吧！我终于砸到墓中最里面也是最后一副棺材。这副棺材好生奇怪，我用蜡台尖儿一捣，棺盖毫不费劲地一下子开了，我陡然一惊——这副棺材设有棺底。我趴在棺材上，蓦地感到一股凉风从下面习习吹拂到我的脸上。我明白了，这是海盗王朱凌奚进我家坟墓的秘密通道。

“现在你明白我是怎么从那坟墓爬出来的了吧？我从那可怕的石窟里死而复生，才发现自己经过这一番磨难，外貌已从一个青年爵爷变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白发鬼。我踉踉跄跄、满怀希望地想见到我美丽的夫人瑙璃子。我一个人悄悄回到自己的家，却发现你这畜牲正与瑙璃子在干那苟且之事，还听见了你们谈论是怎样设计谋害我的。我这才大梦初醒，决心要报复你们这对狗男女。嘿嘿嘿嘿嘿，害怕吗？”

“哼，怕什么！我是想知道，我想知道我的命运！”

“告诉你吧，可是你别后悔哟。”里见在窥视孔外说，“上面，看上面。嘿嘿嘿嘿嘿，磨蹭什么，不敢看吗？”

川村像个怯懦的孩子一样朝上翻着眼珠，偷偷地瞅了瞅天花板。

他全明白了，数吨重的水泥块正徐徐下降，将要把他压成一块肉饼。天花板与

墙壁之间没有一点间隙；天花板和地板都是光滑的平面，连一只小虫也无处藏身。

“啊，我为什么不快点儿死啊！杀了我吧！把刚才那把匕首还给我。开枪打死我吧！勒死我吧！杀了我吧……”

种种哀求和诅咒断断续续从视孔里传了出来。

里见站在那个视孔前，盯着一件奇妙的东西。

那是从视孔里突然伸出来的一只手腕。

人求生的欲念是惊人的。川村竟想从那仅有三寸大小的视孔里逃生。不管可能不可能，像溺水者抓住一根稻草，他抓住了那个小小的窟窿。

五根手指在空中乱舞。手腕像只生物一样痛得乱扭。

接着，一阵垂死挣扎。

五根手指紧握在一起，随即痉挛了两三次，便无力地松开了。与此同时，伸得笔直的手腕像火车的信号器一样软绵绵地斜吊下来。

五　去石窟

里见把川村义雄同他的私生子在巨大的汽缸里压成了肉饼。复仇事业圆满地完成了一半，可是还剩下瑙璃子。随心所欲地折磨那个漂亮的淫妇，才是他复仇的最大目的。

不久，里见和瑙璃子举行婚礼的日子来到了。

然而，一种预兆不祥的气氛笼罩着整个会场。是因为新娘太美，还是因为新郎的白发白须？是因为教堂那阴郁的天花板太高，还是因为彩色玻璃的五彩景象？都不是。是因为出了一件更加不可思议的事。

会场上出现了大牟田敏清的幽灵。新郎穿的燕尾服同过去大牟田子爵爱穿的一模一样，从手套到手杖，同大牟田用的完全相同，连姿态、走路的姿势、肩膀摇晃的模样都同过去的大牟田敏清毫无二致。

瑙璃子抬起脸一看，顿时瞪大了眼睛，眼看着面无血色。她仿佛看见了亡夫的幽灵，但仍强打起精神，以为是由于内疚而产生的错觉。不一会儿，她和里见面对面地站在老牧师的面前时，脸色便恢复了正常。

仪式进行得简单而庄严，脑袋光秃秃的英国老牧师用庄重的语气朗读了《圣经》的一节。

按照仪式的程序，里见把事先准备的戒指戴到新娘的手指上，宣读了誓词。

这当儿，突然发生了一件奇事。美丽的新娘忽然发出一声鹅鸣般的惨叫，随即身子像根木棒似的倒了下去。要是里见迟一秒钟跑上去把她抱住，这位盛装的新娘便会仰面朝天摔倒在上帝的祭坛前。

是什么把瑙璃子吓得晕倒的？不是别的，是刚才戴到她手指上的戒指和里见宣誓时的声音。

她曾经由大牟田敏清亲手戴过结婚戒指。敏清死后，那戒指是装在钻石盒里的，可是，现在这第二个丈夫给她戴的这枚戒指，竟然从雕刻到形状都同那一枚一模一样。

白发白须的新郎抱着昏迷不醒的白天鹅般的新娘站在祭坛前。透过高窗上的彩色玻璃，柔弱的彩色光线将濒死的白天鹅映得五彩缤纷、光怪陆离。身后是心惊胆战的老牧师。在他后面，以昏暗的祭坛为背景，一支支蜡烛燃着血一般的火苗。

瑙璃子在新居的床上醒来，没要匆忙赶来的医生抢救便恢复了元气。

“瑙璃子，你要坚强些。我们的婚礼顺利地结束了。只是你晕了一下，不要紧的。你觉得怎么样了？还能出席今天晚上的婚宴吗？”里见站在病人的枕边，温柔地说。

“惊扰了大家，真对不起，我是怎么了？”

“是婚礼的仪式使你太激动了，不必放在心上。”

“是吗？还是您吗？我刚才看到您好像是另外一个人，连声音都像。还有，啊，这戒指！”

瑙璃子忽然想了起来，怯生生地望着她的手指；可是手指上已经没有刚才的戒指了，只有一枚全然不同的结婚戒指熠熠闪光。她昏迷过去的时候，里见给她换过了。

“啊，那么，还是我看到幻影了？”瑙璃子像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似地咕哝道。

“怎么了？戒指怎么了？”里见若无其事地问。

她露出发自内心的欣喜的笑脸，娇声娇气地说：“不，没什么呀，已经行了。这枚戒指真漂亮。”

当天的婚宴是S市有史以来最为盛大的一次。宴会顺利地结束了。里见和瑙璃子累得筋疲力尽，从饭店的大厅回到了新居。芳醇的酒香、噪杂的贺词、像蜘蛛网一样纵横交错的彩带、震耳的音乐，这一切久久在头脑里萦回牵绕，心里头就像腾云

驾雾，翱翔在春天的太空中一样。不，至少瑙璃子是这样的心情。

回到家，结婚礼服没脱他们就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正喝着茶，鸽子报时钟当当地报了十二点。

“你不困？”

“真怪，我一点都不困。”瑙璃子红润的脸蛋儿粲然一笑，答道。

“那么，咱们出去吧。今天晚上要让你看些东西。”

“哦，去哪儿？看什么？”

“咦，你忘了？喏，我不是说过办完婚礼一定要让你看看吗？我的财产、我的钻石呀。”

“啊，对了，我想看。哪儿？在哪儿？”

她就是因为那些财产才同里见这个老头儿结婚的，当然想早些看到。

“我有个秘密的仓库，在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你敢这会儿就去看吗？”

“嗯，同您一起，去哪儿都敢。”

“好好，那就快去吧。其实，我是担心白天会暴露那个仓库，除了夜晚我是不去的。”

于是，他们像一对私奔的情侣，手拉着手从宅邸的后门溜了出来。借着星光，沿着原野中的小道，他们向前面的山岗奔去。

面前出现了一扇黑漆漆的铁门。这就是在山岗半中腰打通的石窟坟墓的入口。

“啊，这儿不是坟墓吗？不是大牟田家的墓吗？”瑙璃子恍然大悟，疯狂地叫着，死命想挣脱里见的手。

“是啊，是大牟田家的墓。多妙的金库啊，什么小偷也不会发觉我的财产藏在这种地方。甭害怕。石窟里可漂亮了。我经常来，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里一样。”

两人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默默地伫立了几秒钟。在死一般的沉寂中，瑙璃子剧烈的呼吸声仿佛就在耳边。

“瑙璃子，怕吗？”他悄声问。

瑙璃子出人意外地用镇静的口吻答道：“嗯，有一点儿；不过，有您这样握着我的手，我就胆壮些。哎，不是要看我们的宝物吗？”

“我这就让你看看我那些漂亮的钻石。你该会多么惊奇啊。”

“哎，快点儿让我看呀。宝物藏在这样僻静而又可怕的地方，简直像个什么故

事一样。”

“等一下，我把蜡烛点着。”里见划着火柴，点着预先准备好的蜡烛，把它摆在墓里那座古式的西洋蜡台上。

“喔，我的钻石箱有些与众不同。这个，你看这里面。”

在红褐色的烛光下，昏暗的石窟地板上摆着三口大棺材。当然，墓的深处还放置着几十副棺材，可是那些都隐在黑暗中看不见，惟有这三副棺材像被特意抽出来摆在那儿似的聚集在蜡台下。

里见将一副棺材的盖子掀起来，招呼瑙璃子。瑙璃子战战兢兢地朝黑洞洞的棺材里瞅了瞅。

那副棺材是海盗埋在大牟田家族坟墓里的赃物箱。里见在此之前带出去用的主要是钞票和金币，钻石类仍原封没动，并且，他事先划破口袋，将无数颗珠宝像沙滩上的沙砾似的摊在棺材的上面一层。虽然烛光昏黄惨淡，棺材里却像聚集了天上的群星一般灿烂美丽。难怪朝棺材里窥视的瑙璃子“啊……”的惊叹一声，旋即像块化石一样呆立不动了。

“别光瞅着，摸摸看。这可不是玻璃球，颗颗都是相当于一个人身价的名珠啊。”

瑙璃子似乎恢复了活力，怯生生地伸出手，抓起了一把钻石。她抓起来，哗啦哗啦地撒掉；抓起来，又哗啦哗啦地撒掉。每抓起一次，她那白嫩的手指周围就出现一道道彩虹。

“啊，这些钻石都是您的？”瑙璃子看得眼花缭乱，用孩子般的口吻问。

“嗯，是我的；而且，从今天起就属于我的妻子你的啦。这些你可以任意享用。”

“啊，太好了。”

瑙璃子天真地眉开眼笑，高兴得像孩子一样跳起来，差一点儿拍起手来了。

不一会儿，她像偶然发觉似的瞅着另外两副棺材。

“那边的箱子里也装着宝物吗？”

“嗯，装着别的宝物。你把蜡台拿到这边来，我把盖子打开让你看。”

瑙璃子拿过蜡台，等着打开第二副棺材。

“喏，你看。”

瑙璃子端着蜡烛，朝棺材里窥视。她刚瞅一眼，便像被弹回来似的闪到了一边，蜡台从手里掉到了地上。

“是什么东西？那是什么？”她用哭丧、颤抖的声音问。

“再好好看一次。对于你，这可是比钻石更珍贵的宝物啊。”

瑙璃子远远地探着身子，朝那个奇怪的东西窥视。

“啊，死尸！太吓人了。快盖上盖子。莫非是……”

“不是你的前夫。瞧，这脸还是死前那副模样。你丈夫大车日子爵的尸体是不会这么新鲜的。”

瑙璃子郑重地打量着那具尸体，笑容眼看着不见了。接着，她张开颤巍巍的嘴唇，一声无法形容的凄厉的惨叫在石窟里发出回声。她双手捂着眼，朝远处的角落奔去，仿佛有个妖怪在她后面追赶。

“瑙璃子！那是你的情夫和从你肚子里生下来的婴儿的尸体，知道吗？”里见突然用大牟田敏清的声音严正地说道。

瑙璃子一听到大牟田的声音，像机器人一样猛然回过头来。她已经不害怕了。转眼间，她像个夜叉一样疾言厉色地反问起里见来：“你是谁？让我看这种东西，想把我怎么样？”

“我是谁？哈哈哈哈哈，你好像没听过这个声音哩。我是谁吗，喏，你看，看看这第三副棺材就明白啦。瞧，棺盖破了吧！里面是空的。这棺材是埋谁的？那个死人说不定在棺材里复活了，并且挣扎着冲破棺材，从这座墓里爬出去了。”

她终于开始醒悟了。

“还记得吧？我昨天曾答应你三条，第一是让你看看我的财宝；第二是让你会见川村；这第三，瞧，就是摘下这副墨镜。”

里见扔掉墨镜，露出大牟田敏清的双眼，怒视着淫妇。

她不声不响，像百合花凋萎了一样颓然倒在地上。

瑙璃子第三次昏了过去。

六　凄婉的催眠曲

里见——哦，不，应该是那个死而复生的“白发鬼”大牟田敏清——把一身新娘装束的昏迷者横放在钻石棺材上，轻轻地摩挲她的胸脯，等待她苏醒。要是让她这样死去，就不能达到他的目的了。

耐心地等了十分钟左右，她终于苏醒过来。虽然目睹大牟田敏清裸露的双眼，可是她已无力喊叫，也无力逃走了。

于是，大牟田足足用了一个小时，谴责她的薄清、列举她的种种恶行、讲述复生的详情，诉说被关在石窟里五天中所遭受的无法形容的痛苦，将他终于变成一个复仇鬼接近奸夫淫妇的经过，详详细细地告诉了她。特别是压死川村义雄那一段，尽可能描述得残忍些，好让她听了发抖。

正说着，瑙璃子潸然泪下。泪珠顺着她那张惨白而俏丽的面颊不断线地往下滚。

他说完了，她还哭了好大一会儿。少时，她用手抹去泪水，坐在棺材上，眼泪未干便对他说了起来："真是个惊心动魄的故事。我不知该怎样向您赔罪才好；不过，您误会了。虽然同川村的那些事不能说是假的，但不论怎样，把你害死这种可怕的事，我是决不会干的。如果想害你，那也是川村一个人的主意，我是一点儿也不知道的。"

"可是，事后你对我的横死感到高兴，我亲耳听到了你们欢天喜地的谈话。"

"那是我鬼迷心窍，受了川村的骗了。随着时光的流逝，我想您想得没有办法。回想起来，我那颗真正的心一直是爱着您的。足以证明这一点的是，虽然您形象变了，我不是照样同您结婚了吗？不是抛弃了川村，投入您的怀抱了吗？我青春年少，为什么会爱上您这样一个白发老翁？是因为我同您有着非同一般的姻缘，是因为我的另一颗心清楚地认出了您的真实面目。正因为您是我往日的夫君，我才对白发苍苍的您一往情深。

"啊，您瞧，我是多么幸福啊。我不仅同本以为已与世长辞的丈夫邂逅相遇，而且又很快地同他结了婚。我们一次不够，举行了二次婚礼。还有比这更让人高兴的吗？

"哎，您想一想往日的瑙璃子吧。我有一颗还同那时一样温柔的心。我有一身迷人的肉体。喔，您经常让我去洗澡，还把我的身子当成玩具一样戏耍。

"哎，老爷，我已经是您的奴隶，不论什么样的事我都为您效劳。饶恕我吧。像过去那样爱我吧！求求您，我求求您。"

她那张满是汗水、因而益发动人的脸上堆着妖媚的微笑，苦苦劝说着。

后来，她竟用她那迷人的肉体劝起他来。

那是在远离村庄的石窟里，惟有二人面面相对，她只要想干，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啊，多么无耻！在性命交关的紧要关头。什么耻辱、体面，瑙璃子全都置之不

顾了。她脱掉洁白的结婚礼服，在大牟田的面前显露出那富有魅力的肌肤。

黑暗中绽开了一支桃色的花朵。那花朵扭来扭去，丑态百出。

大牟田冷汗直淌，咬紧牙关，奋力抵御这一色情的诱惑。

“不行啊，尽管你做出这种姿态给我看，我已经没有人的热心肠了。我不是人，而是一个从地狱里爬出来的白发鬼。我是不会经不起这种人间的诱惑的。我一心要复仇，不论你怎样辩解，都休想歪曲我所知道的事实。我的计划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改变！”他不动声色，斩钉截铁地说。

“那您要把我怎么样？”

“让你尝一尝我受过的同样的痛苦。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我不可动摇的决心。”

“那么……”

“不是别的，就是把你活活地埋在这儿。那棺材里满是你最喜爱的钻石，装有亿万财富。你拥有那些宝物，却不能重见人世，让你尝一尝我曾经受过的完全相同的痛苦！”

“另外，那另一副棺材里有你的情人，有你心爱的孩子，你一点儿也不会寂寞的。你们一家三口亲亲热热地在坟墓里共享天伦之乐吧！”

“啊，坏蛋！你才是个杀人犯，一个不通人性的魔鬼！”突然，瑙璃子的嘴里迸出恶狠狠的话来。

“哎，让开，我要出去。就是杀了你我也要出去。畜牲！坏蛋！”她一面叫着，一面不顾一切地朝大牟田猛冲过来，尖利的指甲抓进了他的肉里。

他简直不能相信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娇弱女子怎么会有那样大的力气。她扭住他，把他摔倒在地，就要朝门口跑。

他好容易抓住了她的脚脖子。

于是，展开了一场少见的殊死的格斗。这是一场身穿燕尾服的老绅士同几乎赤身露体的美人的搏斗。瑙璃子一面像野兽一样嚎叫着，一面张牙舞爪，顽强地同复活了的大牟田撕打。

一黑一白的两个肉球像阴魂一样在石窟里翻滚。

然而，她不论多么凶狂，到底不是对手。她终于筋疲力尽，像一堆白肉块似的瘫软不动了。

“那么，咱们永别了。你被永远关在这座坟墓里了。你可以细细品尝我的痛苦是什么滋味了。”

大牟田说完便跑出石窟，从外面关上铁门，上了锁。他曾经爬出来的最里面那副棺材底下的暗道已经用石头堵上了，瑙璃子是绝对逃不出去的。

大牟田敏清的事业彻底完成了。以后可以远走高飞，因为他为余生预备了足够的生活费用。

仰望天宇，繁星点点，深夜的微风轻轻地掠过热烘烘的面颊。

他正要离去，又犹豫了。瑙璃子怎么样了？

忽然，什么地方传来了温柔的催眠曲声。他心中一惊，竖起耳朵倾听。那声音总好像是从石窟里传出来的。

奇怪，被活埋的瑙璃子是不会悠然地唱起歌来的。他心中不踏实，又掏出钥匙打开锁，悄悄地把门开了一条缝往里看，只见里面是一副异样的景象。

几乎一丝不挂的瑙璃子抱着已经腐烂的婴儿尸体，一面笑盈盈地哄着孩子，一面晃悠着身子，东走走，西转转。

她右手抓起一大把钻石，像小孩玩沙子一样往她自己那蓬乱的头发上和婴儿的胸脯上哗啦地撒着。

“宝宝啊，漂亮吧？漂亮吧？妈妈呀，成了女王啦，有这么多的钻石呐。瞧，漂亮吧？”

她一面说着莫明其妙的话，一面又唱起了催眠曲，用她那让人心荡神驰的美妙、甜润的歌喉，唱起了温柔动听的曲调。

他木然伫立，这异常美妙的景象让他想起从前与瑙璃子的热烈的情爱，为此他所付出的代价以及犯下的罪行。现在他从一个被杀者变为一个杀人犯，而他美丽的妻子正裸露着她迷人的肉体，在这石窟里即将死去。大牟因心中忽然有了一个奇异的想法。他走进石窟，反锁上铁门，朝着裸体的瑙璃子走去。瑙璃子停止了那凄婉、温柔的歌唱，扔掉手中腐烂的婴儿尸体，等待着大牟田敏清……

——————————

人豹

作者：江户川乱步

龚志明、华桂萍译

猫属的舌头

神谷芳雄还只是一个刚从大学毕业的公司职员。他逍遥自在，只是在父亲担任董事的商事公司的调查科里当个科员，也没有什么固定的工作，所以难怪他忘了不了刚学会的酒的味道和替他端上这酒的美人的勉力，不由得频繁出入那家离京桥不远、坐落在一条小巷里的名叫阿佛洛狄忒的咖啡店。

但是，如果他选择了别的咖啡店，或是没有频繁地出人那家咖啡店以至和那儿的女招待谈恋爱的话，肯定不必被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可怕的命运所捉弄了，因为他认识本故事的主人公——怪物人豹，事实上是在阿佛洛狄忒咖啡店。

那是发生在某冬天的一个特别寒冷的深夜的事。神谷又坐在阿佛洛狄忒咖啡店的一

个角落里，一面一点一点地喝着威士忌酒，一面和女招待弘子面对面地交谈着。两人已经毫无意思地交谈了三、四个小时了。

“今天好奇怪呀！才十一点，可不是除了我以外连一个顾客都没有吗？”

这家咖啡店平素就顾客很少，总觉得有点儿阴暗，但能叫人定得下心来，然而今晚使人觉得像是坐在空房里似的，昏暗的电灯光也好，寂静无声的样子也好，不由得叫人毛骨悚然起来。

“今天一定是个魔日吧，外面一定很冷。不过，这样的好，没有人来妨碍我们嘛！”

弘子突然张开端庄的嘴唇，露出神谷所喜欢的虎牙，撒娇似地笑道。

就在这时，门口那儿响起了男招待迎接客人的声音，一名男子咯蹬咯蹬地走了进来，为避人眼目，在最角落里的棕调盆栽背后的包厢里坐了下来。

神谷在这男子走路期间看到了他的风度和容貌，他身穿墨黑的西装，身材极瘦，两腿修长，那脸像土耳其人一样又紫又黑，双效瘦削，鼻梁高高的，大得令人吃惊的、让人联想到什么动物般的双眼远比普通人逼近鼻梁，炯炯发光。年纪看上去三十岁光景。

神谷随后又和弘子甜言蜜语地交谈了一会儿，但就在这期间，棕榈叶后面的顾客也总是挂在他的心上。他从没有见过这种奇怪的人。

弘子看上去也好像是同一种心情，她边谈边不停地打量着那个男人，终于忍耐不住似地低声告诉神谷说：

“那个人真讨厌呀！从刚才起一直盯着我的脸。你瞧，从那树叶后面用那双大眼睛凝视着我呢！真叫人恶心。”

若无其事地朝那方向一看，果真如此，棕桐树叶的缝隙间像萤火一样发着异样光芒的目光逼人似地射向弘子，犹如猫盯着老鼠一般。

“他是第一次。”

“唉，是的。没有见过那种人。”

“没有礼貌的家伙！”

神谷故意大声地咂了咂舌头，瞪了对方一眼，于是，对方也察觉到了，朝神谷投来尖锐的视线。

“他妈的，哪能输给你？”

他已经喝醉了，所以起了比赛瞪眼睛的念头，目不转睛地互相瞪了一会儿。瞪着瞪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对方眼睛中的萤火渐渐强烈地闪烁起来，末了整个眼前闪现着

一片莫名其妙的妖光，不能不令人感到头昏眼花。无可言状的寒战顺着脖子来回爬着。

“别去介意那种家伙，你也不看那头为好。那家伙有点儿反常，不是正常的人呀。”

“唉。那就不看了。”

但不久终于发生了一件事，使他们再也不能装做毫不关心了。

“喂，阿弘，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呀！”

一直陪着怪客的女招待满面通红，醉醺醺地走近两人的桌旁，悄悄说道。

“他呀，要你无论如何去一下。”

“讨厌，那样没有礼貌！我不是在陪芳雄吗？”

“唉。这我知道，所以我回绝了他，说我们轮的班不同，可他不听呀，已经醉了，说不定会胡来的呀！你露一下面好吗？一会儿就行。”

听着听着，神谷怒上心头。

“跟他说不行！哪有抢走人家正在说话的伴儿的！要是再唠唠叨叨，我替你去！”

于是女招待回去了一下，但马上返了回来。

“他说，那我想见见那位客人。差一点儿要跑到这边来，我好不容易制住了他。阿弘，我是你的后辈，所以……”

女招待哭丧着脸说道。

“好！那我替你去。”

神谷站起身来，两名女子抓住他说：“哎呀，不行呀！”神谷拨开她俩的手，毫无顾忌地走进了棕榈背后的包厢里。

“听说你找我有事。”

因为喝醉了酒，逼问的口气多少有点儿挑衅。

男子将酒杯和威士忌酒瓶都弄倒在桌子上，露出可怕的目光，把碟子里的牛排剁得乱七八糟的，但一听到神谷的声音，突然抬起头来，嘻嘻一笑。

“唉，是有事。更确切地说，是求你。我喜欢上了那个女孩，能让我见见她吗？”

说得出乎意料的诚实，神谷不知如何回答才好。这时，男子又说道：

“请让我见见她，要不我也许会丧失自制力的。别让我生气。你看，我的嘴，我的嘴。”

只见他咬着牙，把牙齿咬得咯吱咯吱直响，忍着愤怒，并且直盯盯地凝视着这边的眼睛渐渐睁大，又开始燃起异样的磷光。

“不过，那怎么行呢！她是我的恋人，你怎么能抢去呢！”

神谷虚张声势地说道。

“不行吗？不行吗？”

男子迫不及待地问道。

“唉，不好办。”

“啊！请你救救我。我快要失去自制力了。如果失去了自制力…·”

他一边令人不快地咬响着牙齿，一边像是想起了什么事似的，握起拳头，突然朝桌子接去。就在他一次又一次揍的过程中，手指的关节破了，开始流出血来，进而又残忍地在那滴在桌上的鲜血上面不停地接着。

他在同他自己的心作着斗争。又是咬牙又是弄伤手指，企图抑制一种凶暴的冲动。然而，即便如此仍动辄涌上来的野兽般的愤怒，使他全身直打哆嗦，双手的五根手指欲抓住什么东西似的丑陋地弯曲过来。眼睛燃起更蓝的光芒，牙齿咯吱咯吱直响。

看着看着，神谷再也不能虚张声势了，酒也完全醒了，连心底都冷遍了一般的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怖使他浑身上下直打哆嗦。

“阿弘，到这儿来一下。”

神谷不由得喊了起来。

“什么呀？”

弘子的声音就在身后答道。她自暴自弃似的一头倒进包厢，在男子身旁坐了下来。

“啊，你、你就叫阿弘吗？”

男子的表情突然变了，他抱着弘子的肩膀，笑嘻嘻地犹如道歉似地搭话说。

“我呀，叫恩田，是想送你一件东西，能接受吗？”

他一面不好意思地偷偷看着站在面前注视着的神谷，一面低声说道。那大嘴巴吧哒吧哒响着。对！这个叫恩田的怪人嘴真大！如果狠狠张开，怀疑它会裂到耳边，整个那张瘦骨鳞峋的脸可能会变为嘴巴。

恩田从自己的手指上取下形状奇怪的戒指，硬是抓住欲辞退的弘子的手，戴到了她的手指上。

“这是初次见到美丽的阿弘的纪念品，请你珍惜它。”

他在戴戒指的时候，顺便紧紧握住弘子的手，以沾沾自喜的任性的口吻说道。

神谷火上心头，但一想起恩田方才的一副凶相，便害怕得没有敢出手。他只有把它

看作是狂人的一副痴态，不去理睬。

狂人拿起倒着的威士忌酒瓶，把淌剩的酒倒进杯子，随即喊道:

“祝阿弘健康！”

他一口气喝光了酒，舔了一遍长长的舌头。那是一枚长得出奇的鲜红鲜红的舌头。但他的舌头不只是长，不只是红，它真正的可怕在过了一会儿他把牛排送到嘴里去的时候就清楚了。

那绝非醉了的神谷的幻觉，阿弘和另一名女招待也察觉到了，过后脸色苍白地交谈过。

恩田用叉子插进一片吧哒吧哒地滴着红红鲜血的厚乎乎的牛肉，旋即张大嘴巴，不停地动着鲜红的舌头，津津有味地吃着它。当时，敏捷地动着的舌头的表面，在电灯光照射下清晰可见。

啊，那是人的舌头吗？！鲜红鲜红的肉的表面，整个都是有着针一般的肉刺。每动一下舌头，这些肉刺就像被风刮的草丛，嘎地翻起一阵细浪，倒竖起来。绝非人类的舌头！是猫科类的舌头！神谷养过猫，十分清楚这种舌头的厉害。这是凶暴的肉食兽的舌头，猫或是虎，要不就是豹的舌头。

巨大的两眼中燃烧的萤光也好，发黑的瘦骨嶙峋的脸也好，鲜红的猫舌也好，轻巧的身体也好，都像是一条黑豹！对，看着这男子，不能不让人历历在目地联想起栖息在热带丛林中的那孤独而凶暴的野兽。

我究竟神志清楚吗？会不会是这怪物迷惑我醉眼的幻影呢？还是我现在正被恶梦露住了？神谷连看着都害怕起来，他想转移视线，但越是转移，反而越像是被一条无形的线拽回来似的，神不知鬼不觉地凝视起对方野兽一般的嘴边来。

蠢动于黑暗中

只因想保护恋人，神谷忍着恐惧在同一个包厢里与怪物面对面坐着，这段时间他感到不知有多长啊！但是，恩田虽然时不时地咯吱咯吱地咬着牙，但没有做出什么凶暴的举动，而是一面出神地看着弘子的脸，一面又是喝又是吃的，一直到深夜一点左右。一听说已经到了下班时间，他便恋恋不舍地反复跟弘子说了几声“再见”，出乎意料地老老实实地走了。神谷松了一口气，安慰了一番脸色苍白的弘子后，晚一脚离开了咖啡店。

在完全没有行人的夜深的小巷子里，冰一般的黑风发出悲哀的声响呼啸着。神谷突

然觉得寂寞起来，仿佛自已被抛到了沙漠中似的，他按着帽子，为了叫出租汽车，朝附近大街上走去，但转过大街的拐角，却突然看到刚才的思田站在大街的青白色的路灯下。

在咖啡店里因为读揉成了团夹在肋下，所以并不知道，但现在一看，他在西装外面披着不相称的黑色长披风，活像一只巨大的夜晚的怪鸟站在那里。每刮过一阵风，那披风的下摆便像蝙蝠的翅膀似的随风飘扬。

神谷越怕越是想看，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凝视着西洋古老故事中出现的魔术师般的思田的身影，看着看着，恩田突然面向黑风，一面发出奇怪的叫声，一面开始像磨人的孩子一样跺起脚来。并不是一般的熬过寒冷，而是兴奋得快要疯了似的。一定是在籍此掩饰无可奈何的冲动。

神谷被怪人用一种奇怪的引力一般的东西吸引着，他已经无法抑制想一直跟踪这男子的心情。越害怕就越想看到他的原形。不久，恩田喊住了一辆空车，消失在车中，神谷也焦躁地跳上了一辆随后来的汽车。

“给我一直跟着前面那辆车，尽量不要被对方察觉。费用你想要多少就给你多少。”

深夜的大街没有任何妨碍物，跟踪是最理想的。两辆车子如箭一般奔跑着。

到新宿为止窗外的街道还很眼熟，但再往前便几乎心中无数了。车子取道向城市近郊开去，不知什么时候开进了人烟稀少的乡间道路。不久，大约跑了四五十分钟时候，前面的车子好不容易停了下来。

神谷为了不被对方察觉，在离前面那辆车50来米的这边儿下了车，问司机这是什么地方，司机回答说：“好像是在获洼和吉祥司的中间。”

“我马上就回来，你关掉前灯，在这儿等我！”

吩咐完毕，急忙追赶恩田。

道路两旁像大秃子似的耸立着巨大的林荫树，其间隐隐约约可以看到几户人家，稀稀拉拉地点着朦朦胧胧的长夜灯。迎亮一看，但见恩田那黑蝙蝠似的身影在这道路的50来米的前方迈着大步走着。

就在他的黑影通过一盏长夜灯下的时候，突然从前方跑过来一条狗，朝他狂吠着。

恩田抬起腿，嘘嘘地赶着它，但越赶狗越是叫得厉害。大概狗也被他这奇怪的样子吓着了吧。

面对着这小动物的顽强的攻击，怪人又情绪激昂地开始跺脚。他交替他抬着腿，胸前紧握双手，尽管从这里听不到，但一定照例在咬着牙齿，开始了无可言状的令人毛骨

悚然的疯舞。

看到这情景，若是人大概会立即发抖而逃跑，但狗非但不逃，反而越发猛烈地向他挑战起来。

于是，就在紧接着的一瞬间里，发生了非常可怕的事情。神谷永远不会忘记当时那骇人的光景。

怪人刚发出一声异常尖锐的叫声，谁知又刷地展开披风的两侧，像一巨猛兽一样扑向可怜的狗。

在昏暗的长夜灯下，人和狗变成黑色的一团，像皮球一样来回滚着。人和狗都已经连声音都不发出来，在可怕的沉默中战斗着。

但这力量悬殊的争斗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黑色的一团突然不动了，慢慢地站起来的是恩田的身影。在他一站起来就连头都不回地径直离去的地方瘫着的，是那条可怜的狗的尸体。

神谷走近那条狗的尸体一看，又不寒而栗。狗被残忍地撕裂开了嘴，变成鲜红的血块儿倒在地上。啊，真是个怪物！那家伙不是人。人能于出这种残酷的事来吗？而且这可怕的力量又如何呢？那家伙一定是将双手放在狗的上颚和下颚，嘎吧嘎吧地撕裂的，靠寻常的力气能做这样的事吗？

神谷由于对方过于残忍而胆怯起来，很想就这样返回去，但他的执拗的好奇心战胜了恐怖，双手捏着一把汗，又跟踪怪人了。

跟踪了一会儿以后，恩田脱离街道，拐进了杂木林中的小道。那片稀疏的杂木林的遥远的前方，有一丛把星空隔开，犹如森林一样的东西。从其中隐约可见灯光的样子来看，一定是被树木怀抱的人家。恩田是回那旷野之中的孤房去吗？

随着远离街道的夜灯，杂木林中渐渐黑暗起来，在黑暗中跟踪黑色影子是非常困难的。

但不久一走出杂木林，不知怎么搞的，直至方才还依稀可辨的恩田的影子一下子不见了。在容易混淆的树林里安然无事地跟踪了，可到了虽说还是黑夜但眼界开阔了的星空下以后他的身影却突然消失了，这实在使人感到奇怪。

那一带没有田地，是一片荒芜的草丛，也没有一条像样的路，夜露沾湿的枯草令人不快地缠在脚上，常常差一点儿踩进水洼中，连走路都很费劲，但神谷会不得就这样抛弃好容易跟踪到这儿的怪物，于是迎着星空，一边环顾四周一边以那头树木中的灯光为

目标，没有把握地向前走去。

神谷突然注意到，五六米前面的草丛在沙沙作响。是风吗？是枯草在随风摇摆吗？但如果是风，只是在一个地方发出声音就有点儿奇怪了。他有些毛骨悚然起来，停下来侧耳静听了一下，可是虽然天空中依然刮着风，但刚才的响声突然停了。

一挪开脚步，又从相同方向传来沙钞的声音，一停下来就突然停止。是听到自己的脚步声受惊了吗？不，好像并非如此。神谷试着蹑手蹑脚走了一一下，但依然沙沙地发出风分开草丛刮过一般的声音。

远离都市的拥挤的武藏野的深夜，犹如冥府一般黑暗而沉静。要说声音，只有刮过天空的风；要说光亮，只有闪烁的星星。在这片无法想像是这个世界的黑暗的草原上，断断续续地响着风以外的别的声音。

神谷恐惧得呆若木鸡。他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发出声音的方向，看着看着，草丛中突然出现像磷一样发着蓝光的两个球。在这寒冷时分，不会有萤火虫，也不是蛇。是在黑暗中也发光的猫科动物的眼睛，是那头黑豹的眼睛。

两个发光物渐渐增加光亮，一动不动地瞪着这一边。是那家伙！是怪人不知为什么躺在草丛中，窥视着神谷。

异样的黑暗中的对现持续了很长很长时间，神谷快要没有气力了，恐惧得都快不省人事了。

这时，啊，就在这时，趴在地上的怪物突然用人的声音说话，用仿佛是从地狱底传来似的阴郁的声音说话了:

“喂，马上回去！我不想被你这号人干涉！”

说着，放出磷光的两眼转过去不见了，那黑影旋即低低地匍匐在地上，沙沙地拨开草丛离去了。他一次也没有站起身来。不是站着跑，而是双手支在地上，像野兽一样跑走了。

神谷抖擞所剩无几的精神，只要一息尚存，就一个劲儿朝原先来的道路跑去。他怀着已经忘了10多年的童心，像是被什么东西追赶着似的拼命地逃跑，并且边跑边觉得心焦，仿佛自己在无论怎么奔跑也都不能逃脱的噩梦之中。

怪屋里的怪事

神谷芳雄从翌日起感冒发烧，躺倒了一个星期，这也是因为深夜跟踪怪物，受了风

寒的缘故。但另一方面，也许是因为被那奇怪的磷光照射，感到有股鬼魂的魔气缠绕在身上。

他都没有去公司上班，所以当然不能去阿佛洛狄忒咖啡店，一点不知道这期间弘子身边发生了什么样的事。但是，当他好不容易能起床，期待着能见到阔别多时的弘子的笑脸而去咖啡店时，意外的事早已发生。

据说弘子3天前离开了家，说是去银座的资生堂买点东西，自那以后便下落不明。也报了警，老家的人也在拼命寻找，但至今不知道消息。

不能想像那弘子爱着神谷以外的男人而与之私奔，此外也丝毫没有离家出走或是自杀的原因。

她一定是被人诱拐了。但现在的世上还会有人胡来一气，在银座的正中心拐走女招待吗？这不是太离谱了吗？

但在兽类的世界……噢，对了，在兽类世界，这种事情是司空见惯的。不知道会在本能驱使下干出什么事来。这犯人一定是那家伙！一定是那个在草丛中像蛇一样爬走的思田！

神谷逮住了那天晚上的女招待，问了一下那家伙以后有没有来过，但女招待回答说一次也没有来。越来越可疑。那家伙对弘子那般迷恋，甚至给了戒指，哪会就这样死心塌地呢？没有踏进这儿，这不是因为他策划着比那更贪婪的阴谋吗？不是策划着将弘子带到巢穴企图完全霸占这一像野兽样子的阴谋吗？

神谷心想一定是这样，但他没有勇气向警察告发思田。假如事情不是那样，那就无法挽回了。必须进一步调查一下。他自己必须抓住更确凿的证据。首先连思田这个人物的来历和他的住所不都几乎不清楚吗？

于是，他从翌日下午开始向公司请了假，决定去有点印象的武藏野的森林中弄清怪人的住所。

在几度迷路以后，好容易发现了那片像是上次那地方的森林，一下车就顺着小叉路，抛开令人不快的草丛，向目标森林走去。

整个天空阴沉沉的，没有风，也并不怎么冷，但那纹丝不动的草叶、树梢总觉得不是这世上的东西，即使不打算回忆，前几天晚上可怕的记忆也浮现在眼前，动不动就产生想逃跑的冲动。只因是为了恋人，他才好容易抑制住冲动，终于通过草丛跟进了昏暗的森林中。

一栋高大树木环抱着的异样的建筑物展现在那里，长了青苔的砖墙、老式得让人感到惊讶的木造西洋馆。在陡峭的石棉板屋顶上伸出一个四角形的红砖烟囱，不停地冒着烟。与开始朽烂似的阴森森的建筑物相比，只是这烟看上去气势十足。居住在这里的人一定是一个相当怕冷的人，或者是有什么特别的理由？

生了红锈的铁门严严实实地关闭着，连一个窥探的缝隙都没有，宽广的宅邸内鸦雀无声，看不出有人的样子。

神谷打算沿砖墙四周转一圈，便令人不快地踩着潮湿的落叶走了起来，但刚好来到建筑物的后面时，突然听到奇怪的响声，吓得站住了。

那与其说是响声，不如说是东西的声音。但不是人的。人不会发出那样可怕的吼声的。是动物，准是比狗更为凶暴的猛兽的吼声。难道这座阴森森的住宅里饲养着野兽吗？

神谷一动不动地按着怦怦直跳的胸脯，驻足静听着，过了一会儿，又“嗷”地一声传来了猛兽的吼声。

与此同时，有样什么东西从砖墙里侧像小石块似的飞到了他的脚边。他倒抽了一口气，刷地变了脸色，差一点儿突然逃跑，但仔细一看，并不是什么危险的东西。被扔出来的是揉成一团的手帕样的东西。

返回去用脚踢了一下，只见手帕里滴溜溜地滚出一枚戒指来。哎呀，这是一枚好像看到过的戒指！就在他蹲下去想拾起来的一刹那，突然察觉到手帕上红红地渗着文字的形状。

是血！不会有这种绘画颜料的。确实是人的血，是用血写的文字。

急忙打开一看，只见上面用浓淡不一的潦草的字体写着这样的话：

救救我，会被杀死

大概是瞬间咬破指头，把这手指当做笔写上去的。神谷当然不清楚弘子写字有什么习惯，但他心想这一定是她的字。大概是被监禁在住宅内，既没有笔又没有纸，所以才这样乱写一气的。

啊，想起来了！最能证明一定是弘子的是这枚戒指。这不是那天晚上思田戴在弘子手指上的戒指吗？

这么一想，神谷忘了可怖和害怕。弘子现在快要被那野兽杀死。必须救他。豁出命来也要把她救出来！

他几次差一点踩在落叶上滑倒，跌跌撞撞跑到了门那儿，随即突然握紧拳头，一面

乱打着铁门，一面不停地喊道：

“请开门！有人吗？”

但不管他怎么敲，怎么减，从住宅内都没有任何回答。

神谷已经没有余力瞻前顾后了，他突然把脚踩在门闩上，不费劲儿地翻了过去。随后跑到像是门口的地方，敲了一下那儿的门。

“谁？吵吵闹闹的！”有人边嚷边从里面打开了门。

笼中

打开门伸出头来的，是一个头发和胡须都雪白的、腰像是断了一样弯曲的身穿西服的老人。

想不到对方是一个弱不禁风的老人，所以神谷泄了劲，用稍稍稳重的口吻先问道：

“这是思田的家吗？”

“是的，我就是恩田，你是谁？”

老人从容不迫地答道，直盯盯地看看神谷又看看门扇，那副样子怎么也不能想像这里是进行杀人勾当的住宅。

“不，我想见年轻的恩田。我是前些日子在京桥的咖啡店和他见过面的神谷。”

“要是年轻的，哈哈，那是我儿子吧？要是我儿子，真不凑巧，现在不在家。”

老人装聋作哑，不想理睬神谷。这家伙可不能麻痹大意，虽是个老态龙钟的老头，可眼神非同异常。

“那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年轻姑娘到府上来？是个叫弘子的咖啡店的人。”

神谷狠了狠心问道。

“年轻姑娘？我不知道呀……可是，站着说话有点什么，不过来吗？慢慢听你说吧。翻过门来，有点儿不像话，但这充不说了。”

老人突然笑嘻嘻地变得和气起来。奇怪！一定有什么理由。但冲昏头脑的神谷没有察觉到那种程度，在引诱下跟在老人后面走进家中。

被让过去的是一间窗子又高又小，像牢房一样阴暗的西式房间。

“我是一个老学究，也不眼世上的人交往，所以连招待客人的房间都没有。”

正如老人所言，那是一间非常异样的屋子。一边放着一个大书架，塞满了金字已经褪色了的陈旧的洋书，可另一边的架子上却排着满是灰尘、大概是药剂的贴着标签的大

小玻璃瓶，在这些瓶子的下面有个实验台一样的东西，乱七八糟地放着许多试管、烧瓶、烧杯和蒸馏器等。

在另一个角落里，有一个镶着玻璃的架子，里面扰着三四具眼睛的洼处积着灰尘、某种动物的比人的稍扁平的骷髅，其下面的一格里一溜儿地排着像是外科医生使用的令人生畏的银色工具箱，都已经是半锈状态了。玻璃架的旁边安装着一个大的绞盘一般的机械。

活像是中世纪炼金术师的作坊。

屋子的正中有一张好像村公所里有的油漆脱落的桌子，旁边扔着一张两条腿行将坏的椅子。老人坐到那张椅子上，也让神谷坐下。

“来，请坐下。我儿子也就要回来了吧。儿子要是不回来，我什么都不知道。正如你所看到的，我正致力于这种研究。”

神谷本想进里面去看看，但不行了，所以又急急忙忙地问了同样的问题。

“你真的不知道吗？无论怎么样，你不会不知道同一个家中关着外面的姑娘吧。”

“啊！你说什么？关着姑娘？那是你弄错了吧。不管是我还是我儿子，都不是那种坏人。你究竟以什么做证据来找这种碴儿的？”老人一面用炯炯发光的大眼睛瞪着神谷，一面斥责道。

“你是说想看证据吗？证据就是这个。刚才有人将这东西从你家里面扔到了墙外。”

神谷边说边取出刚才的那块血染红的手帕，展现在老人眼前。

一见那东西，老人也显出吃惊的样子，但立即若无其事地笑起来：

“哈哈哈哈哈，你说从家里把这东西扔了出去？你不是做梦吧。这家里只有儿子和我两人，我儿子外出了，所以现在只有我一个人，我是木会扔这种东西的……”

“那请你看一下这东西。这是你的儿子给叫弘子的女招待的戒指。你打算说这东西你也记不得了吗？”

老人一见戒指，更像是吓了一跳。埋在白胡须中的跟儿子一样紫黑的脸好像刷地红了起来。但他始终佯装不知，说出了出乎意料的话：

“不知道呀。我没有那种东西……你要是那样地怀疑，搜一下家怎么样？我可以领着你。”

神谷必须小心。老人的话语深处，说不定隐藏着可怕的阴谋。但他因为想急于弄清弘子的安危，所以没有闲心去考虑什么了。

“那就请你领路。既然这样拜访了，我也想完全放心以后再回去。”

神谷站起身来，匆忙催促老人。

“那就请你到这边来。”

老人觉勉强强似地离开椅子，反算着双手，弓着背东摇西晃地离开了屋子。

沿走廊稍走过去，有一扇外侧上着门栓的牢固的板门。

“先请你看看这里边吧。”

老人边说边下门栓，先走进了那屋子里。

神谷于是跟了过去，但屋里昏暗，一点也看不清楚样子。

“是关着窗子吗？”

“是的，我这就开窗，请稍候。”

老人在昏暗中摆弄着什么东西咯嗒咯嗒作响，不久随着砰的一声巨响，屋子里突然变得漆黑一团。

“怎么回事？”

神谷吃惊地一喊，老人就在远处什么地方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哈，对不起，我是想请你在那儿休息一会儿才领你来的，哎，你就好好儿休息吧，哈哈哈哈哈。”

他的声音渐渐远去，最后听不到了。

神谷恍然大悟，朝屋子的门口冲去，但为时已晚。厚厚的门扇关得紧紧的，大概是从外面上了门栓吧，无论怎么推怎么拉，都纹丝不动。

神谷稀里胡涂地上圈套。原来老人多亏屋子昏暗，假装去开窗，乘他麻痹大意对走到走廊上从外面上了门栓。

他几次用整个身子懂了一下门，但毫无效果。这回他摸着检查了一下有没有窗户，但四周全镶着板，没有一扇窗户样的东西，这是一间储藏室样的屋子，有3张铺席大小，完全没有采光设备。不，就普通的储藏室而言，这屋子也太坚固了。这会不会是类似装动物的笼子呢？总觉得是那种东西。啊，抑或他像野兽一样被关在笼子里了？

猫和鼠

神谷一知道毫无逃脱的希望，便懊悔莫及，在黑暗中一屁股坐了下来。

太贸然从事了！在着急以前，应该先考虑一下自己的力量，而且错误的是，自己麻

痹大意了，以为对方是个老态龙钟的老头。那家伙非但没有老态龙钟，把我关在这密室里的动作之快，不是连年轻人都比不上吗？！

但我下面究竟怎么办才好呢？

如果没有力量打破这笼子一样的密室，那就别无方法了。也无法告诉谁，不是就这样等着饿死吗？

啊，尽管如此，弘子现在在哪里呢？她不知道我只因想救她出来而尝着这种苦头，大概也在同样遭受监禁之苦吧。她的牢房都能抛出手帕来，所以一定是那后面的一处有窗户的屋子。

但好奇怪啊！如果她是一看到我的身影或是一听到脚步声就扔那手帕的话，那么不是不必费那般周折，只要大声呼救就能达到目的吗？

会不会嘴里被塞着什么东西呢？不，如果都要用东西堵住嘴的话，那么当然会绑住双手的。被绑着的话就不能写那种字的。

那么，她是漫无目标地扔那手帕的吗？而且本打算等人通过那里时练起来的？这样考虑好像是最为恰当。即便如此，刚好我通过的时候扔那东西这也太巧合了！不，这不是巧合。现在想来，那反而不好。知道恩田家的只是我一个人。如果我前去救人结果自己一去不回，那就可以说已经完全没有希望救出弘子了。啊！怎么办才好呢？

正当神谷这样在黑暗中满腹牢骚地沉思时，这一回突然“嗷”他从非常近的地方传来了野兽的吼声。好像就在板墙的那一侧。

果然有猛兽。啊，对了！有这种笼子一般的密室，一定是因为这户人家养着猛兽。即使在东京都内，不是动物园而是个人饲养猛兽的富豪多的是，这里也不一定没有可怕的野兽。

考虑到这儿时，那为之愕然的想象使他不由得站了起来。啊，那老家伙或许想把那猛兽赶进这儿来吧？哪会有这等荒谬的事呢？！不，要说荒谬，这住宅本身已经很荒谬。东京郊外有这种炼金术师的屋子和把弘子和我监禁起来，这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这不可能发生的事就这样发生了，所以不知道今后会突然发生什么样的疯狂的事变。

黑暗产生出无边无际的妄想，眼看就要疯了。神谷仿佛他自己就是笼中的猛兽，开始在屋子里到处走动。

这样走着走着，突然发现板墙上有一缝隙。一看到这缝隙，即使对面有多么可怕的猛兽在张牙舞爪，他也忍不住想看一下。

他欠身将眼睛贴在缝隙上。

啊！这不是梦吗！那里不是果然蹲着猛兽……一头大豹吗？！

那也是一间有牢固的板墙、像仓库一样的大屋子，但一侧的角落里可以看见部分真正的铁笼，豹的上半身横卧在里面。笼子的外面是土地的房间，从板墙非常牢固来看，也许有时候将豹从笼子里放出来，让它在屋里散步。

大概是精神作用的缘故，一阵难以忍受的野兽的臭气突然冲鼻而来。不仅仅是臭气，这一阵闷热是什么呢？刚才由于过分兴奋而没有感觉到，但将眼睛贴在缝隙处，贴着贴着，那股暖气仿佛是从隔壁屋子里传来的，而且仔细一看，除了窗户中射进的光线以外，觉得还有一缕红光在忽明忽灭地动着。啊，明白了！虽然从这里看不见，但确实为厌恶寒冷的豹生着炉子。刚才从围墙外面看到的烟囱的烟，一定是从这间屋子里升起的。

他欠着身子累了，于是眼睛离开缝隙蹲了下来，但片刻以后便无法忍受不安，又从缝隙张望起来。就这样，忽而蹲下忽而张望，时间在想不出一个完整的办法之间飞逝而去。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光景，在他疲惫后蹲着的时候，突然从板墙的对面传来了女人的尖叫声。是持续了很长时间的。声撕力竭的惨叫声。

神谷一听这声音，立刻领悟了那恐怖的意思，他顿时感到心脏怦怦直跳，猛地站起身来，将眼睛贴在缝隙处。

那里有一个预料之中的，不，比预料的还要可怕的东西。

在豹笼子前面的土地房间里，一个年轻女子蓬头散发，衣服断裂，肌肤赤霉，像是用双手防着什么似的倒在那里。是从这里所见不到的门口跑进去的吗？不，大概是被什么人猛推了一下，不知不觉倒进这屋子里的吧。

神谷一看就知道那是他寻找着的弘子。啊！她被扔进了猛兽的屋子。不久，那豹笼子会被打开吧，而且饥欲饮血的猛兽会舔着嘴唇，爬到她身上来吧。

他连发出声音的力气都没有，只是紧紧抓住板墙，浑身上下流着虚汗。

但他的想像没有应验，不久他知道，袭击弘子的不是豹，而是比豹还要残忍的人。她举着双手防御着的是一个人。

眼看着一个男子出现在视线中，是恩田。是那个儿子恩田。是前些日的晚上在草丛中闪烁着两点磷光，像蛇一样爬走的那个怪物！

瞧！他不还是在支着双手爬行吗？对这怪人来说，豫野兽一样爬行要比站着走路更

为自然。不是人！那朝弘子爬去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身体的动作，那是人吗？是兽类！看上去只能是兽类！

怪物的两眼即使在这大白天里也像两盏蓝色的灯火炯炯发光。那是在说明他如何兴奋。湿辘的嘴唇每呼吸一次就像裂开似的张开一次，令人作呕地露出雪白的牙齿，从牙齿和牙齿之间隐约可见那枚猫属的紫黑的舌头。

怪物像是猫戏老鼠一样，从各个方向爬近受惊的弘子身边又突然退下，退下了又眼看就要扑过去一样，看上去像是兴高采烈地想尽量延长这残酷的游戏似的。

两匹野兽

恩田穿着满是皱纹的黑色西服，这西服紧紧地贴在他那精悍的瘦削的四肢上，俨然是一匹巨大的黑豹。

通红的厚嘴唇油汪汪的，从白齿之间令人可怕地露着那枚野兽的紫黑色的舌头。

那是间窗户很少的昏暗的屋子，所以，能清晰地看到他两眼的如萤火一般的怪光。他越是激动，那蓝蓝的黄黄的燃烧着的眼底的妖火仿佛越发闪烁耀目起来。

黑色的人豹此刻用他的眼睛、他的嘴巴、他的四肢扑向了他的美丽的饵食。

两人的身体只见变成一个黑白皮球，在宽敞的土地屋子里来回滚着。黑手和白手互相激烈地扭在一起。弘子连喊声都没有发出，勇敢地继续着殊死的抵抗。

每当那扭在一起的两人的身影从缝隙的视界里消失，神谷就觉得心脏停止了跳动似的。他忘记了自身的危险，几次差一点没有喊叫起来。可是，即使在这密室中喊一下，又有什么效果呢？不仅没有效果，如果那样做的话，就反而只会使事态恶化。他只有咬着牙，流着虚汗，紧紧抓住木板上的节孔。

怪人还没有充分拿出力气，只不过像猫戏弄老鼠一样戏弄着对手，但对柔弱的弘子来说，这是一场奄奄一息的奋战。

每次互相抓住，每次被推倒，每次来回滚动，衣服和内衣都被撕破，现在连遮身的也已经所剩无几了。

她一点也没有发出声来。是因为意识到即使哭喊也无济于事呢，还是因为由于恐怖和疲劳，干燥的喉咙已经连发出声音的力气都没有了？

由于这骚动，笼子中的豹不会不受到刺激。野兽在发出可怕的吼声的同时站了起来，开始在笼中左右奔跑，并且两个人的格斗越是激烈，它就越异常地兴奋起来。那副扑向

并攀上笼子铁条的狂态之凶猛，从血红地张开的嘴中迸发出的咆哮之可怕，着实令人毛骨悚然！

弘子的白皙的肉体几次被恩田推倒或是自己逃着摔倒在地面上，但最后偶然倒在了豹笼子的门前。

她紧紧抓着那门的铁条，挣扎着想支起身子，但她的白皙的手突然搁到了门钩上。尽管是在极度的激情之际，但她理解这门钩意味着什么。一弘子突然回过头来，两眼瞪著作好架势又想扑过来的恩田。通红通红的布满血丝的眼睛、肿起来的鼻翅儿，像鲫鱼一样张开的嘴唇、铁青的现出死相的脸。她用这张脸嘻嘻地笑着。

神谷一下子明白了这笑的意思，情不自禁地闭上了眼睛。啊，最后的时刻终于来了！一切都完结的时刻来了！

传来了咔嚓一声异样的声音。

神谷不禁打了一个寒战，即使不想看也不能不看。再次睁开眼睛，只见箱子的门已经被打开。原来弘子打开了门钩。

只见笼子里已经连豹的影子都没有。在另一边的土地屋子里，黄色与黑色缠成了一团。原来是豹扑向了它的主人思田。

从怪人思田嘴里“哇——”地迸发出悲痛的叫声，就连他也被这突然袭击惊呆了。但他也是长着人样的野兽，并没有惧怕真的豹，就是敌不过也拼死斗争。这是一场非常可怕的野兽与野兽的决斗。

黄色的豹、黑色的恩田、白色的弘子，此刻在神谷的眼前，这三个动物描绘着非常可怕的巴字图案：忽而互相抓着，忽而互相撞着；忽而跳起来，忽而倒下去；忽而来回滚着，忽而又疯狂地跃起，他被这目不暇接的色彩的交错弄得头脑木麻，眼睛昏花，已经连感到恐怖的力气都没有了。

互相咬着的红嘴，啊，他们互相咬着！连恩田都张着裂到耳边的大嘴，露出白齿，互相咬着。那怀疑是磷的火焰在燃烧的四只炯炯发光的眼睛在昏暗中飞来飞去，疯狂的咆哮震撼着屋子四壁。

但恩田怎么也不是真正猛兽的敌手，他被渐渐地、渐渐地逼向屋子角落。猛兽的犀利的爪子抓破了恩田的西服，牢牢地透入了他的肩头。恩田将浑身力气使在两条胳膊上，支着豹的颚，但这力量也开始减弱。猛兽的饥欲饮血的牙齿步步逼向对方的喉咙。

如果再保持一分钟，怪人恩田一定不是这世上的人了，神谷和弘子的仇敌一定灭亡

了，而且也能防范日后那样轰动社会、那样使人流血的大危害于未然了吧。

但是，不知是幸还是不幸，不，不，非常不幸的是，恩田的命在死前一步被阻住了。在最后的一瞬间出现了救星。

屏息凝视着的神谷的鼓膜里突然传来异样的冲击，觉得眼前的光景摇晃了一下。……是枪声。原来有人为救恩田向豹子开了一枪。

在升起的白烟下，凶猛的豹伸直四肢，翻滚了一下、两下、三下，终于长长地伸着，不动弹了。

仅仅留住一条命的恩田瘫了下来，连马上起来的力气都没有。

这时，刚才将神谷关进这密室的白发白须的老头——恩田的父亲，一手拿着枪，慢腾腾地出现在神谷的缝隙的视线中。救儿子之危的是他的父亲。

"是谁打开了笼子？不会是你吧。是那个女孩吗？"

他目光锐利，一面瞪着趴倒在笼子前的弘子的半露的身体，一面问道。

"是的，是那家伙。那家伙打开了笼子，想让豹吃我。"

恩田痛苦地喘着气，恶狠狠地嚷道。

"哦，是吗？这样看来，这女孩是你的敌人呀！不，更是这匹宝贵的豹的敌人！我击毙它的时候，不知道有多悲痛，不知道有多舍不得啊！"

老人边说边蹲在豹的尸体前，忍受不住悲哀似的一面抚摸着它的背，一面久久地默哀着。过了一会儿，突然站起来用激烈的语调说道：

"好！我不再阻挠你了，你可以痛痛快快地干。为我的可爱的豹报仇！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

说完，就这样从视界中消失了。

怪屋的妖火

神谷已经力气殆尽，但他的眼睛没有能离开木板的节孔。好像在恐吓媳妇的婆婆的脸上粘了一张面容可怕的女鬼的脸，他的脸紧贴着板墙不离。

怪人恩田不久恢复了精神，一面舔着舌头一面站了起来。黑糊糊的脸歪扭着，浮现着令人打战的笑容，他恐怕是在为他能公然对这可怜的饵食进行报复而感到高兴。

但见弘子，啊，不知是幸还是不幸，她还没有不省人事，而用心底里忍受不住恐惧的眼神凝视着恩田。

怪物两眼熊熊燃起磷光，露着牙齿，步步向她逼来。

啊！在随后的半个小时中间，神谷看到什么，听到什么了呢？！这是地狱中的地狱。所有可怕的东西，所有丑陋的东西，所有的色彩，所有的动作，所有的音响使他的脑髓变得痴呆，使他的眼睛变瞎，使他的耳朵变聋了。

并且在最后，当疯狂的怪人恩田无法排遣余下的激情，狂跳着从视界中消失后，那里只是零乱地散着一堆失去了人的形态的熠熠发光的色彩。一个女子的灵魂在世无前例的痛苦中升天了。就这样，神谷完全从这世上失去了他的恋人的灵魂和肉体。

他精疲力竭地趴倒在密室的地板上，久久地像死一样一动不动，浑身流着虚汗，像揉得尽是褶子的纸屑一样一动不动。但过了一会，他的肩开始起伏。开始听到虫子声音一般的抽泣声，并且这声音渐渐高起来，最后他扭动着身子，像小孩一样号淘大哭起来。

不知什么时候，暮色笼罩四周，本来就很暗的密室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在这黑暗笼罩下，他的哭声久久不息。

忽然察觉，只听得有人在大声叫他，而且只觉得漆黑一团的密室里不知从什么地方射进一缕红光。他条件反射般地突然作好了架势，回头看了一下发出声音的方向。

“喂喂，你在哭什么？是什么使你这样悲伤？”

与听到这声音的同时，看到这声音的主人的眼睛和鼻子被划成四角形浮现在空中。

是恩田的父亲。原来在门口的板门上挖有一个小小的四角形的窥洞，他现在正打开那盖子，照着蜡烛窥视密室里面。神谷直盯盯地回看着老人的脸，一句话都没有说。不知道说什么好。若是说话，会变成悲惨的颤抖声的。像是什么东西压制着似的，他强烈感到生命的不安。

“喂，你的那张脸怎么啦？”

老人靠烛光看清了神谷那张变了模样儿的脸。

“哈哈！就是说，你知道了那个吧。可是怎么会呢？啊，对了！墙板上有窟窿，你是从那里看到那个的吧？一定是的。喂，你有没有看到？”

但神谷没有回答。即使不回答，他的表情也说明了一切。

“哼，看到了吧。假如说看到了，那对不起，我就永远不能把你从这里放出去。至于为什么不能放你出去，这点木有自明。你就死了心吧！哈哈哈哈哈。”

随即吧哒一声，窥洞的盖子残忍地关上了。老人离去了，室内又回到原来的黑暗。

老人是说：既被你看到了儿子杀人的罪行，那就不能让你活着。不是立即打发那人

豹的儿子到他的密室里，让他遭受与弘子同样的命运，便是老人的枪口从窥洞中探出头来，瞄准射击他。即使不是这样，如果被这样抛置不管的话，不久也一定会饿死。

即使想逃出去，但这厚厚的板墙、坚固的板门，靠甚至连工具都没有的一个人的力量怎么能打破呢？

啊，这下子可遭了！纵然是为了救恋人，但既不估计自己的力量又不告诉别人，而只身闯进这魔境，这是无可挽回的失策！应该先报警，而且应该先得到有力的援助，再去救助弘子。

但这已经是无可挽回的牢骚话了。只是事已至此，即使不能实现也得考虑一个逃离这密室的方法才是，并且得把他们的坏事告诉警察，替弘子报仇。这总算是对恋人尽一份心意。如果连种谷也这样死了，那么他们的坏事就谁也不知道了，那可怕的半兽半人的怪物将永远不会有被惩罚的时候。这样太不合理了！他应该受到理所当然的惩罚。无论如何也要从这里逃出去，替惨死的恋人报仇！

但用何种手段呢？啊，用何种手段从这密室中选出去呢？

这种事果真可能吗？

神谷一面思考，一面突然把手放过上衣口袋里。于是，像神灵的启示似的浮现出一个奇妙的想法。

“嘿！我有火柴。这里有火柴。”

他从口袋里掏出火柴，在检查了根数以后，啪地划了一根。红光立即划破黑暗，就在用这光从密室的这个角落环视到那个角落期间，他的想法越来越成熟了。

“对！此外别无他法，只有孤注一掷了！”

他急忙开始脱衣服，并且脱光后立即只挑选出衬衣、衬裤、领带、软领等薄的东西放在一起，再次贴着肌肤穿上西装，穿上大衣，随后搜遍了所有口袋，将从手帕到信、手纸、笔记本一类所有易燃的东西汇集起来，连同衬衣等布类一起揉成一团，放在屋子里面的板墙旁边。

他是想在这些东西上点火。那么，他是打算烧掉恶魔的巢穴吗？可是，如果这样做，不是神谷自己比谁都先烧死吗？策划了一个多么莽撞的计划啊！他会不会由于连续情绪激昂而疯了呢？

不，不对！原来他想到了一个冒险的计划，策划了一个一千回只有一回成功的危险的把戏。

浪费了几根火柴以后，好容易纸类烧了起来，一见火移到了衬衣袖子上，神谷突然开始跺脚。他握紧双拳，使劲敲着板墙，并且不知有什么可笑的，他张开大嘴，发出最大的声音，像疯子一样笑了起来。

“哇哈哈哈哈哈！”

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响彻整个住宅。

在他这样持续了一阵以后，果然不出所料，板门外面响起了脚步声，有人打开了窥洞。神谷像是以此为信号似地立即沉默起来，迅速蹲在从窥洞看不见的门口，迫不及待地等候着板门打开。

对他的笑声抱着怀疑，前来窥视的还是恩田的父亲。只见屋子的里熊熊燃起着火焰。如果不去管它，眼看就要烧到板墙。慌慌张张的老人无暇思索，猛地卸下门栓，打开板门，跑进室内去扑灭火焰。

现在是机会！神谷从老人的腋下钻过去，疾风一般跑到了走廊上。随即使出浑身力气，从老人后面啪哒一声关上板门，上了门栓。现在主客颠倒，老人被关在了笼子中。

就这样，神谷沿着还记得的走廊，通过老人的书房，从大门回跑了出来。随后攀上那扇紧闭着的铁门，跳了下去，一溜烟地跑过黑暗的森林，来到了连路都没有的草原。

满天阴云，见不到星星，寒风使草丛沙沙地掀起一阵阵的细浪。回头一看，黑压压一片向他袭来的魔林中忽闪忽闪的，是怪屋的灯火呢，还是什么呢？莫不是知道他逃亡而追来的怪物眼睛的磷光？

突然这样一联想，神谷顿时觉得恐怖万分，连腿脚都瘫软了。并且怀疑，草丛吵吵作响也不是风，而是蛇一样向他爬来的兽人，末了，一望无际的黑暗的草丛中，到处都浮现着无数的蛇一样焰焰发光的磷光的幻影。

他跑着，拼命地跑着。嗓子渴得要命，舌头像石头一样硬结，觉得心脏都快跳到喉咙口了。

不管是路不是路，神谷连方向都不清楚地只是一个劲儿地奔跑，但终于来到街道。稀稀拉拉地排列着的路灯、隐现在街道树间的孤立的房屋。他艰难地一走到这幢像是粗点心铺的孤立的房屋，便马上咯哒咯哒地打开拉门，一头倒在了屋子里的地上。

到这件事传到当地警察署，几名警察让稍稍恢复了精神的神谷带路去森林中的怪屋，已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当他们各人手里照着手电筒，从街道顺着近道穿过来木林时，走在头里的神谷不知是发现了什么东西，突然呆立不动了。

“你怎么啦？是有什么东西吗？”

一名警察嚷道。原来他们也听了怪人的事情，觉得这犯人十分可怕。

“那个，看那个！那火究竟是什么呢？”

听着神谷的话朝那边一看，只见森林中的怪屋附近，像是大的磷火一样熊熊地燃烧着一团火焰。

“哎呀，不是失火了吗？”

“嗯，是的。喂，你说你逃出来的时候点着了衬衣什么的吧？会不会是那火延烧出来了？”

警察们七嘴八舌地说道。

“不，不会那样的。充其量也不过是一团布条嘛，老人一定踩灭掉了。而且，如果说那是火源的话，应该更早地蔓延开了。”

神谷不胜惊奇。

他们又走了起来，心想总之去看看再说。随着渐渐接近森林，火焰不断地变大变强，他们到达那里的时候，已经变成了不可收拾的真正的火灾了。

东西劈劈啪啪地爆裂的声音，从所有窗户里刮出来的红黑色的火舌、滚滚地往上涌的黑烟、房屋的一部分倒塌下来的轰鸣声、啪地升腾起的火星。整个森林如白天一般明亮，一棵棵树的树干都半面烧得红红的，清楚地显现在夜空中。

“哦，他们为了掩盖罪证，自己点了火，现在一定销声匿迹了。喂，谁先回署去，叫他们通缉罪犯，还有叫消防队来。事到如今，已经不是我们出场的了。总而言之，首要的是灭火。”

听了为首的警察的命令，一名警察照着手电筒跑回去了。

剩下的人从远处围着火焰，在怪屋的周围团团转，注视着附近有没有奇怪的人影，但坏人们这个时候不会在现场转来转去，红红地映照出来的森林里没有任何可疑的动静。

原来恩田父子在杀人罪行的目击者逃跑以后，这样孤注一掷地在自己巢穴点上火，灭掉了所有罪证，都销声匿迹了。

他们害怕惩罚而销声匿迹，这是不言而喻的，但纵然说是害怕惩罚，那饥欲饮血的兽人能就此隐藏爪牙，度过一生吗？不，比这更严重的是，他们果真能忘记对让他们烧掉了宝贵的巢穴，将他们的罪行告知有关方面的神谷所怀的怨恨吗？只因失去了一头野兽，他们就若无其事地结束了弘子的生命。比起这个来，这仇恨要深好几倍，他们是不

会只是单纯要神谷的生命就满足的。

神谷到底会安全吗？纵然他自己的生命安全，但会不会发生什么比这更折磨他的事呢？

另外，从神谷方面来说，思田父子是他怎么憎恨都憎恨不够的仇敌。他想就是拨开草根也要把他们找出来，雪此深仇大恨。

深仇似海的对立。啊，他们的前方到底是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呢？

江川兰子

从令人咀咒的那天起，一年多过去了。那一天是过去任何人都未曾经历过的，恋人惨绝人寰的死历历在目地展现在神谷芳雄眼前。

当时，他的精神受到严重打击，天生的一副开朗快活的性格仿佛完全变了。白天出现在幻觉里，晚上出现在睡梦中，恋人弘子临终时的面孔与那不知道是人还是野兽的怪物的脸重叠在一起，以所有的地狱的构图不停地威胁着他。他不断地感到生命遭受危险，心想那兽人父子此时可能满怀着被夺去窝儿的仇恨，磨着复仇的爪子。

但时间的力量是可怕的。岁月的流水渐渐地洗淡着任何悲伤、恐惧和愤怒。

那以后，尽管警察多方搜查，但人豹父子音讯杳然。也有人说可能逃亡到了国外。好像已经不必担心他们复仇了。

关于野兽的记忆从神谷的脑海里一天一天地淡薄了。不，淡薄的不只是这个，那样热爱的恋人弘子的面影和失去这恋人的心灵上的创伤，现在也都朦朦胧胧地消失了。

这是因为神谷有了新的第二个恋人。……不，我们不能责备他的薄情。他恋上了那个人其实正是因为他不想忘记过去的弘子。

当时在东京都，互相对立的两大歌舞剧场压倒了所有的演出，独受年轻人青睐。在一方的歌舞团中，有名被誉为歌舞团女王的女歌手，名叫江川兰子的美貌女子。

合乎日本人口味的柔媚的声音，出众美丽的脸，使全东京都青年男女忘我的兴奋的甜美的微笑，经历了18个春天的丰满成熟的肉体。这位满京城渴慕的红演员就是神谷的第二个恋人。

以往对歌舞这东西几乎没有兴趣的神谷有一天在他漫不经心地翻阅文艺画报时，江川兰子的特写镜头突然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位女歌手和他过去的恋人简直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以至一刹那间感到：这不是死去的弘子的照片吗？

他突然间成了歌舞迷，每天都上大都剧场的包厢去。就这样，随着观看兰子的舞台身影的次数增多，他的新的热情加速地燃烧起来了。

女歌手江川兰子身上，具有过去的弘子的所有美丽、所有扭力被扩大了10倍的姿色。神谷生来所憧憬的，仿佛弘子是其影子，兰子才是好不容易找到的它的实体。

神谷作为许多青年的竞争者，享受着邀请兰子一起喝茶的乐趣。只是两个人的兜风也已经有两三次了，青年们已经不是神谷的对手了。

神谷不是一个长相难看的青年，虽说是个公司职员，但是一个肯定会有前途的董事的儿子，也不缺零花钱，而且他有并非朝三暮四的热情。兰子也开始对他表示出非同寻常的好意，这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

神谷跟她已经是像是她的未婚夫一样行动，又是访问后台又是去她家迎送的关系了。偷偷地在郊外的日本式饭馆里过夜也不是一次两次。

对他来说，现在的兰子就是死而复生的过去的弘子，所以弘子的事正因为他不忘记才连回忆都不回忆，但连那人兽恩田的可怕的记忆都一起淡薄，这多少使人感到不可思议。现在，他甚至觉得这世上有过那种怪物好像是荒诞无稽的神话似的。

时值鲜花盛开的春天。人得到了爱情，心里也高兴起来。但正是在这盛开的鲜花背后，轰隆轰隆作响的不可思议的黑风等待着他。正是在他突然忘了它的存在的时候，魔鬼就蹲在他的身后。不久的某一天，神谷终于寒毛凛凛地想起了那可怕的人豹的眼睛。

“昨晚你为什么撂下我回去了？事先再三约好的……我可在后台值班的大伯面前丢尽了丑！”

翌日，在神谷这样责备兰子失约的时候，兰子这样答道。

“你是在取笑我呢，还是变得那样健忘了？我确确实实叫你送了呀！这暂且不说，你昨晚在车里为什么那样不吱声呢？都有点儿奇怪呀！”

“啊？你说我送你了？那是真的吗？不会是和前天晚上搞错了？”

神谷吃惊地反问道。

“哎呀！那样的话，那不是你了？不过……”

虽然不说一句话，总觉得有点儿奇怪，但像往常对神谷做的那样，自己一攀谈，对方就立即作了回答，而且在分别的时候，不是和以往一样互相长时间的握了手吗？如果那不是神谷……

“说那种话，不是来吓我吗？真的吗？真的不是你吗？”

怎么叮问，神谷的回答也没有变。

“哎呀……那样的话，那究竟是谁呢？”

兰子突然陷入莫名其妙的恐怖之中，眼看着脸色苍白起来。

第一次见到的她的恐怖的表情与已故弘子的一模一样，这使神谷吓了一跳，并且自然而然地禁不住回忆起了使弘子吓成那种表情的那人豹的可怕的面孔。

“你没有看那个男人的脸？连脸都没有看就断定是我吗？”

“唉。不过，就连你，有时候即使在分手的时候也一直不取下假面的嘛。……如果我有一点怀疑，一定会摘下那人的假面的，但我坚信那是你，所以……”

啊，什么“歌舞假面”，流行着多么无聊的东西啊！只因流行那种玩艺儿，才惹起了这种乱子。平时，作为观看歌舞更增添风情的一个主意，他也对戴假面颇表赞成，但现在他怎能不咀咒它呢！

假面时代

“歌舞假面”，那完全是一种奇态的流行。

人这东西，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对当众暴露自己那张天生的脸感到非常腼腆的倾向。在日本，被衣、草笠、头巾一类东西遮掩过一个又一个时代的人们的脸，在西洋也有过一个时代所有的男人都戴假发，所有的女人都蒙面纱。假面舞会等为人们所欢喜，眼罩在赏花的游客中畅销，都一定是同一种人类心理的表现。

利用人的这个弱点发明出来的便是“歌舞假面”。开始只是小流氓还是什么人一时高兴，戴着玩具假面走进歌舞剧场的客座，后来就一人模仿两人模仿的，假面观看便星星点点地惹人注目起来。这时，机敏的商人美其名曰“歌舞假面”，申请登记商标，大量出售同一型的赛璐的假面具。

年轻的观众们，特别是学生和商店的店员们正中下怀，他们利用这假面将脸藏在它背后，尽情地向舞台上的舞女喝倒彩，女学生们则由于这假面的伪装，能不惜发出高音声援她们憧憬的男童式的女郎，最后连成年的男女也陆陆续续有人利用假面来掩饰观看歌舞的难为情。

现在“歌舞假面”已经是时代的宠儿，厂家的门市部设在剧场的门口，观众必须连同入场卷一起，买下这一个10分钱的赛璐璐假面具。

大剧场的观众席上，楼上楼下都坐满了表情完全相同的戴着假面的群众。观众席上

的几千人的青一色的脸比任何精彩的舞台都更有看头，更为精彩。

而且，“歌舞假面”的表情又制作得非常巧妙。那是一张单纯的凸绞假面，它使神乐①的丑女脸更男性化，使她的嘴横着张得阔阔的，嘻嘻地笑着，但那张笑脸表情非常滑稽逼真，以至戴着假面的人互相间一照面，就禁不住在各自的假面中格格地笑起来。

假面的流行使剧场内的气氛变得异常轻松快活。舞台上的舞女们总是笑容满面，几千名观众像是与之呼应似的，以完全相同的笑脸嘻嘻地笑着，舞台和观众席都别有天地似的明朗起来。在假面的传闻的吸引下，连讨厌歌舞的人们也陆陆续续拥去观看。只要是歌舞剧，哪个剧场都爆满，这就是说，“歌舞假面”现在已经成了剧场经营者的福神了。

不，不仅如此，剧场内的“歌舞假面”不久开始渐渐地向街头发展。

在银座的夜晚漫步的过半的人变成了同样微笑的表情，电车里和地铁里也坐满了同一表情的男女。夸张点讲，整个东京都以同一张赛璐璐的脸眉开眼笑起来。

这种流行一旦达到某种程度，另一方面势必会产生弊端。一些滑头躲在假面里开始做恶作剧，但更挠头的是，人们开始明白，这假面可以用来当作恶棍们的公开的蒙面。什么假面小偷、假面溜门贼，甚至连“假面强盗”这一名称也开始在报纸的社会版上出现。

前一章的江川兰子与素不相识的男子共坐一辆车，甚至互相握手这桩事，正因为是在这种假面流行之际，所以是有可能发生的。

“因为流行这种无聊的假面，所以就有人想出了这种恶作剧。你很好好注意才是。如果那家伙是坏人，那就不是握握手就完事了。今后我也要充分弄清以后再上车。”

神谷隐隐怀疑这可能是兽人恩田所为，所以若无其事地絮絮叨叨提醒道。

兰子也害怕极了，那以后她十分注意，但她根本没有想到这世上会有人豹这种怪物，况且对方的欺骗手段又极其巧妙，所以一天夜上，她又不由自主地乘上了冒充的人的车子。

“兰子，今晚回家前，稍绕个道吧。”

兰子相信是神谷的这个假面男子在黑暗的车内，用感冒了似的声音说道。

“唉，不过，绕到哪里去呢？”

“嗯，就附近。有件事让你吃惊一下，当然是件高兴得吃惊的事。”

“是吗？什么事？是在卖关子吧？”

“嗯，嗯，当然是卖关子喽！呵呵呵，呵呵呵，你一定会吃惊的。”

兰于这才察觉男子的声音与往常不一样。

“哎呀，你感冒了？声音好奇怪呀。”

“嗯，阳气太足了，所以感冒了。”

“你是谁？……是神谷吧？”

“哈哈哈哈哈哈。说什么离奇古怪的话！当然喽，或者还有别的什么人来接你吗？”

“那假面搞下来好吗？笑嘻嘻的，怪可怕的。”

“嗯，摘这个吗？可以摘下来，不过，你等一下，有样东西要给你看。你瞧，给你这个。”

男子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小盒子，啪地打开盖子，伸到兰子面前。是一枚在昏暗的小电灯下也五彩缤纷的约莫有1克拉重的钻石戒指。

“哟，漂亮！这，给我？”

女歌舞演员没有习惯奢侈的生活，所以看着这大概值数万元的昂贵的礼物，兴奋极了。

“嗯，请你收下。这就是订婚戒指，能收下吗？”

“唉，我就收下。谢谢。”由于涌上来的喜悦，不知不觉把假面的事也忘得一干二净，“你说让我吃惊的，就是这个？”

“不，这是前奏曲，还另有真正让你吃惊的东西呢！你先把这收好。”

这样对话之间，车子不知不觉到了高剧场不太远的浜町的一幢门面气势雄壮的房子前。

看上去像是事先说好的，女招待也没有怀疑依然戴着假面的男子，带着两人进去的，是一间最里面的六张铺席大小的小房间。

两人中间隔着涂得有点故弄玄虚的圆桌坐了下来，不久，端上了茶，点心和酒，但男子还不想摘下假面。

“这里是酒馆吧。好奇怪呀，我穿这种衣服，有点儿怪吧？”

短发西装的女歌舞演员和酒馆的小房间，是多么奇特的配合啊！

“嗯。别去管那种事。来，把刚才的戒指拿出来，我替你戴上。”

“唉

兰子按他说的伸出了那戒子的盒子，但突然注意到男子还没有摘下假面。

“哎呀，你还戴着假面呐。在房间里还戴，不太合适呀。我来替你摘下吧。”

“先别管，把手伸过来，先替你戴上戒指。”

男子的一只微微发黑的毛茸茸的手突然伸过来抓住了兰子的左手，想替兰子戴戒指。看了一眼那只手，她就吓了一跳，不由得欠起了身子。

“不行。请放手。你是谁？……不是神谷……请你赶快摘下那假面，给我看脸。”

“哈哈哈哈哈，不用那样催我，我这就给你看。你瞧，和你订婚的男子就是我。”

一只手紧紧握着已经戴上了戒指的兰子的手，用另一只手摘下了“歌舞假面”。从里面露出来的，是虽与兰子初次会面但确确实实是人豹恩田的那张又瘦又黑的脸。

“哈哈哈哈哈，我可是费了不少神呀！又是订做和神谷君一模一样的衣服，又是将头发弄成背头式的，又是用假嗓子说话！但你接受了订婚戒指，所以我好容易放下了心，你总不会说要把那戒指还给我吧。”

兰子还不知道恩田的可怕，只是觉得他有些令人讨厌。

“我认错了人了。把这东西还给你。我该回去了。”

她取下戒指放到桌上，突然站起来想走。

“不行，不行，那拉门上上着锁。钥匙我有，想要的话倒不是不能给你，但有个条件。”

“那我就按铃，叫这儿的女招待。”

“即使叫她也不会来的。你即使发出稍大一点的声音也不会有人来的。”

兰子歪着苍白的脸，快哭出来了。

“你先坐在那里。”

恩田走近她身旁，将手绕在她肩上使劲一按，兰子便瘫倒在褥垫上了。

恩田的两只大眼睛一面贪得无厌地注视着闷闷不乐的少女的脸，一面开始闪烁出奇怪的磷光。嘴巴张得大大的，像夏日里的一条狗一样，呼哧呼哧地痛苦地挣扎着，而且从雪白的利齿间可以看到那条有肉刺的异常长的舌头，像一匹令人毛骨悚然的动物似的蠢动着。

兰子这时才明白这男子不是普通的人。是野兽，是披着人皮的野兽！

由于过分的恐惧，她觉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但成为这种野兽的饵食，是一种污辱，就是想想也无法忍耐！即使用尽最后的力气，也要逃过这个难关。

“不行。我怎么也要回去。”

"但我不放你回去。"

野兽边用人的话嘲笑着兰子，边将他那张依然令人可怕的脸靠近她的眼前。

"我说，兰子，我可是很固执的，一旦拿定了主意，无论你如何东奔西逃，如何警惕，我都不达目的不会罢休的。好好想想，你不想要你的命了？"

说着说着他的热哄哄的脸颊触到了她的脸颊，感到蜘蛛一般的五根手指在她的背上来回爬动。

兰子吓得浑身的汗毛竖了起来，血液在倒流。她已经顾不得一切了，一面发出莫名其妙的叫声，一面使尽疯狂般的力气，一站起来就向拉门冲去。

响起了哗啦啦的可怕声音，拉门上开了一个洞。

兰子勉勉强强钻过那里，滚到了走廊上。

"救命！"

女招待们听到这尖叫跑了过来。

消失的卖花姑娘

结果兽人恩田的企图以失败告终。他太小看了女歌舞演员，以为一枚钻石戒指能充分买得她的贞操。

这出乎了意料，兰子来势过猛，终于踢破了拉门，就连恩田也被闹腾得没有办法，若无其事地把那个场面应付了过去，平安地让兰子回了家。如果再吵嚷下去，闹到了警察那里，恩田自身就危险了。但是，翌日从兰于那里听了始末底细的神谷不能不将这件事告知警察，因为恩田是警方正在搜查的可怕的杀人犯。

不用说，浜町的酒馆立即被详细调查，但只明白那酒馆与恩田没有任何关系，连思田的名字和他的住所都不知道。

那以后过了五六天，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恩田大概潜藏在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他的巢穴里，警察千方百计的搜查也以徒劳告终。刚强的兰子没有休息就走上了舞台。剧场方面担心这位红演员的安全，决定派身强力壮的男子当保镖，让他们接送兰子上下班。神谷也每天提前下班，在兰子的后台泡着，不敢疏忽大意。

尽管如此，多么令人咀咒的运气啊！神谷和恩田对异性的嗜好完全一致，要不怎么会像是约好似的先是爱上了弘子，现在又爱上了兰子呢？

不不，也许并不如此。恩田父子将神谷看作是仇敌，这是不用怀疑的。这样，这回

兰子的遭遇，不仅仅是偶然的嗜好的一致，而且是别有用心的：企图夺走并摧残神谷热爱的人，向他显示，给他无穷的苦恼，暗地里拍手称快。难道不是这样吗？

越左思右想，神谷对人兽高深莫测的执拗越发感到恐怖，连心都快要冻结了。

那家伙一定会马上卷土重来的。眼睛不能离开兰子。

豁出生命也要保卫恋人。他不怀疑敌人会袭来，尽管这是他不愿看到的。

果然在浜町的事件发生后的第6天晚上，人豹使用完全出乎保镖们意料的、想像不到的手段，再次企图诱拐兰子。

当时在歌舞剧场的舞台上，正在演出“巴黎的卖花姑娘”的一幕，一群卖花姑娘出现在夹竹桃鲜花盛开的花园里，正在边歌边舞。

在十几名合唱着的姑娘中，穿着最美，声音、长相和动作最出众的一个人，她就是这一幕的主人公、江川兰子所扮演的卖花姑娘。

观众席上是完全相同的笑脸，如刚才所说，当时正是假面的时代，爆满的观众的一张张脸像是用戳子按的总是一个模样儿。从这假面下，粗声、尖声等种种的声援声以掩盖舞台歌声之势只集中在江川兰子一个人身上。

这是兰子最擅长的一幕戏。她静静地离开合唱着的女子的行列，走到舞台中央，一面轻轻地摇动着拿在手里的花蓝，一面开始唱起最受观众欢迎的“卖花姑娘之歌”。

她走红就源于这支歌，甜美柔媚的声音随着与管弦乐伴奏的不即不高的交错，或高或低，时而如怒涛一般汹涌澎湃，时而如小河一样淙淙流淌，尽显旋律之奥妙，使数千名观众如痴如醉。正在这时，“巴黎的卖花姑娘”突然（实在是突然）从舞台上消失了。江川兰子如同烟雾一般不见了。

由于过于不可思议，观众席上一时鸦雀无声，人们完全不了解它的意思。如果这是杂技的舞台，就不必那样感到奇怪，因为也许是“消失的卖花姑娘”这一大魔术。

但在歌舞的脚本里，当然没有连歌都还没有唱完的歌女像是抹掉了似的消失的情节。

“这可不是件平常的事情！”

观众们的脑海里闪过一种可怕的预感。

但比观众们吃惊几倍的是江川兰子本人。在入迷地唱着时感到一阵冲击，站着的地板仿佛从脚下消失着似的。她觉得头昏目眩，横着倒了下去。

待她突然察觉时，只见舞台和观众席都已经从她周围消失，那里是潮湿而昏暗的地窟一般的地方。

啊，明白了！不知是怎么弄的，舞台传送装置的木板落了下来，掉到了舞台下面的地下室。不，不对，舞台传送装置的木板怎么会发生塌落呢？一定是有人恶作剧，事先玩了个把戏以便让舞台传送装置塌落下来，自己在那里等候她若无其事地走到那儿，随即逆向转动辘轳，像放下电梯一样突然使她的身体从舞台上消失。

那么，闹这种无聊的恶作剧的究竟是谁呢？

兰子一下子明白是他。兰子倒在吊在半空中的四角形的板上，抬头透过昏暗的舞台地下室一看，果然不出所料，那里有三个蠕动着的人影。

舞台传送装置的木板落到地上的时候，其中一人像幽灵似的走近她的身边。啊，是那家伙！黑暗中也发光的一对磷光，野兽一般的呼吸。是恩田。是人豹。因为戒备森严，他没有空子靠近兰子身边，于是想到了这种离奇的劫持手段。并且他的右手里握着像是把手帕揉成一团似的白色的东西，一定是打算使兰子麻醉以后，扛着失去意识的她逃出这舞台的地下室。

因为这是连旋转舞台都不需要的歌舞演出，所以当时舞台的地下室里连工作人员的人影都看不到。

舞台下，观众不知道发生了这种悲剧，一动不动地沉默着。剧场里鸦雀无声，人们手里捏着一把汗，心想：下面会发生什么样的可怕事情呢？

于是，果然不出所料，不知从什么地方发出的声如裂帛的惨叫声响彻整个场内，最后细细的像是一根线～样消失了，兰子遭到了可怕的命运。

楼上和楼下的观众都站了起来，发出了像是起沫子的波浪一般的喧哗，但那是多么奇怪的光景啊！这可怕的一刹那间全部站起来的数千名观众，与他们心惊肉跳却恰恰相反，那表情全是青一色的笑脸。是赛略格制的“歌舞假面”的那张快活的笑脸。看上去那无数张笑面可笑得不得了似地捧腹大笑着江川兰子的可怕命运。

黑暗剧场

那天晚上，大都剧场的观众手里捏着汗，以暴风雨般的激情，观看了比过去使他们如痴如醉的任何大歌舞还要华丽，还要狂热，还要跳荡的前世未闻的大戏剧。

这出戏的主角是人豹和江川兰子，配角是兰子的恋人神谷和其他众多的女合唱队员，以及身穿制服的威武的警察。

血的大型歌舞的序曲是这样一个异样的场面：江川兰于所扮演的卖花姑娘在独唱的

中途由于舞台传送装置的突然下降雨从舞台上消失了。

他们听到了从遥远的地底传来的兰子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夹竹桃盛开的舞台上像是电影放映机停止了传动似的，有好一阵子鸦雀无声，十多名女合唱队员依然在背景前排着横队，像偶人一样一动不动，乐池也停止了演奏，只是舞台中央张开着的舞台传送装置的洞，像恶魔的嘴一样令人可怕地显露在那里。

就这样，在观众席和舞台笼罩在异样的寂静中时，在舞台下面的地下室里，一头野兽胁下夹着由于麻醉剂而失去了知觉的美丽的女演员，疯子一般地在地窟的黑暗世界里奔跑着。

地下室有几个进出口，但恩田奔去的是通向剧场后面空地的一条通路。他收买了道具管理员，得到了那儿的门的钥匙。在外面的黑暗中，当然有部下的汽车在等候着。

他在水泥地板上拖着兰子的双腿，一个劲儿地跑着来到了门口。他把手放到门上，刚打开一两寸就吓了一跳似的又将它关上了。

啊！是怎么回事？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往常僻静的那扇门外，不是黑压压的一堆人吗？！穿制服的警察也混在里面。恩田把门打开了一条缝时，背着门站在前面的警察吃了一惊，那警察像是觉着这门的声音奇怪，不是都回过头来了吗？后来才知道，原来正巧在这时，门外发生了醉汉斗欧事件，其中一人淌着血倒在地上。

恩田在原来来的路上又跑了起来。来到电动室前时，那里的朦胧的电灯下，站着他收买的道具管理员。

“怎么啦？去哪里？”

男子看到恩田这副疯狂的样子，吃惊地问道。

“不行。从那里出不去。”

怪人喘着气。

“啊！不行！你听那脚步声。有人来了，不是一两个人。得赶快逃？”

“可是，逃到哪儿去好呢？”

“不行，根本没有逃路，除了那后门以外，去哪里都人山人海。”

“那就拜托你，去上面的配电盘室，给我把电灯关了，让这栋楼房一片漆黑！这期间，我就混进观众席里去。酬金是约定的3倍。”

这是最后的手段。

“好，我来干。快逃到这边来。这是去舞台后面的近路。”

男子说罢就在头里跑了过去。思田执拗地夹着恋人，跟在他后面。

舞台上，女合唱队员们聚在一处，吓得直发抖。观众依然站着，不安地吵嚷着。

“落幕！落幕！”

隐隐约约地传来了在什么地方喊叫的声音，但不知为什么，布幕怎么也落不下来。

这时，舞台突然变得一片漆黑。

“啊，怎么落幕却把电灯关了！”没等人们这样思索，又突然明亮起来，并且这一回观众席的所有电灯一下子亮了。

从舞台后面传来了夹杂在一起的，几个人的不知是什么意思的怒吼声。

观众席立即像白天一样明亮起来，连为了舞台效果而关着的电灯也都点亮了。

并且，就在紧接着的一瞬间里，整座楼房的电灯像闪电一样开始令人恐怖地闪烁起来，合着观众们忐忑不安的心跳，光与黑暗间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转换开始了。

鸦雀无声的观众席上发生了可怕的骚动，像是合唱一样涌起了谩骂剧场当事人的怒吼声。男子的喊叫声、女子的尖叫声、孩子的惨叫声。

电灯啪地亮的时候，几千个人都以完全相同的一张笑嘻嘻的脸笑着。从那张笑脸下面迸发出愤怒、谩骂、哭泣、喊叫等千差万别的激情。

不久，鬼魂一般的光的闪光刚突然停止，长时间的黑暗就来临了。整个巨大的剧场，舞台、观众席和走廊都笼罩在死一般的黑暗之中。

观众席上的怒吼声更加激烈起来。

忍受不住不安的胆小的人和妇女观众在黑暗中像海啸一样涌到了出人口那里。被踩着而发出惨叫声的人、被推倒而哭喊的人、椅子倒下的响声、东西破裂的声音。

但过了一会儿，就在人们这样骚动之中，场内再一次如白昼一般明亮起来，并且那毫无意义的闪灭再也不返复了。

突然一看，只见被晃眼的电灯光照亮的舞台上，叉腿站着一个奇异的人。

蓬乱的头发、紫黑的脸上奇异地闪光的双眼、从血红的嘴唇间可以窥见的动物牙齿一般的白齿，满是皱纹的黑西服。

“是那家伙！那家伙是犯人！诱拐兰子的人是他！”

突然在观众席上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叫声。一个青年戴着那假面，沿观众席的通道朝着舞台飞快跑去。边跑还在边114。

“诸位，这家伙就是有名的人豹！是杀死女招待的恶魔厂

那是混在观众间监护着恋人江川兰子的神谷，就是那个先是被野兽夺走了弘子，现在又将被野兽夺走这新的恋人，因而变得疯疯癫癫的神谷芳雄。

飘花如雪

原来恩田在什么事情上费了周折，所以乘黑暗从舞台混进观众席的计划失败了，在出乎意料地早点着的灯光中进退两难。他即使不好意思，也不得不将自己那丑陋的野兽模样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

并且眼前有一个戴着假面的人正一面指着他，揭露他的原报，破口大骂他过去做过的坏事，一面朝他跑过来。

人豹狼狈不堪，像是一头上了圈套的野兽，在舞台上左冲右突。退也不得，进也不得，舞台后面年轻的工作人员张开双手挡着他，前面是人山人海的观众。

横着逃不出去，就只能竖着逃。他终于露出了豹的本性，开始顺着舞台柱子的里侧爬上去。

不是人力所能办到的。那是一根连脚手架都没有的灰泥圆柱子，他像一匹猫似的爬了上去，眼见着消失在天棚里。

舞台上方横挂着幕布的背后，放射状地布满了各种各样的机关。浅黄色幕布的粗竹杆、安装着照明电灯的架子，用纸做的雪花飘落的篮子。

人豹沿着这些架子和竹竿爬上去，逃到了舞台中央的天棚。他一蹲在那里的照明架里，便立即露出一副与古戏里的猫妖一模一样的凶相，磨着爪子，瞅着牙，两眼炯炯地放射着磷光，窥视着群集在远处眼下的人们。

“请谁把那家伙逮起来！那家伙一定已经杀死了兰子。是杀人魔鬼片

神谷跳上舞台，用凄惨的声音喊道。

在场内的两名警察跑了过来，但一到爬竹杆，警察也靠不住。

“喂，有没有人能爬到那儿去？”

从管理道具的小伙子里跃出了一个看上去很有腕力的敏捷的年轻人。

“我去吧。从那头的梯子爬上去很容易的。我去把那家伙拽下来！”

他拨开人群，跑到梯子那儿，到底动作熟练，他以不亚于人豹的飞快的速度咚咚咚地登完垂直的梯子，立即顺着天棚上的小架子一湖一跳地跑了过去，眼见着朝思田方向靠近过去。

因为有横挂着的幕布的阻挡，所以从观众席上未能看到这场精彩的武戏，但一看那横幕如同被风暴刮了一样在激烈摇荡，便能清楚地想像出发生在那里的这场斗争是如何激烈。

每当天棚上盛着雪纸的篮子晃动，舞台上便纷纷落下不合季节的缤纷的雪片。在并排着的夹竹桃的造花上，在不知往那里逃才好的卖花姑娘们的身上，在拥向舞台的观众们的假面上，在警察的帽子和肩章上，落下了色彩缤纷的美丽的雪。

不仅仅是雪。刚看到一条、两条、三条准备在歌舞剧终场用的金色和银色的宽带闪着光散开后，从天棚上垂下来，顷刻间又有几十条、几百条金银带如舞台飘落下来。

背景和在舞台上东跑西窜的人们仿佛都被金银币、缤纷雪覆盖住了似的。色彩缤纷的舞台的天棚上，无穷无尽地持续着一场以猛兽的咆哮为伴奏，使无数花瓣飘落下来的大格斗。

舞台上，纷纷飘落的雪纸不知什么时候堆落起高高的一层。突然发觉在那雪上有东西像雨滴一样啪嗒啪嗒滴落下来。是鲜红的两。每次滴落下来，雪纸便眼见着渗透成血的颜色。

“啊！糟了！是血，是血！”

人们吃惊地喊叫起来。

在天棚上，豹的爪子抓伤了勇敢的管理道具的年轻人，从他伤口喷出来的血变成细雨，染红了雪纸。

年轻人已经不顾死活了。如果就这样一动不动的话，就只有被勒死，反正是死的话，就带着这怪物一起去死。他下决心作一番你死我活的豁出生命的冒险。

他虽被勒着喉咙，连呼吸都断断续续的，但此时他在拼命地抓住对方身体的同时，使刚才一直踩在架子上的双腿啪地悬在半空之中。

就连怪物也无力抵抗这舍身的突然袭击。以听得无可言状的凄惨的咆哮声在天棚回响，旋即又看到报在一起的两人的身体在纷纷落下的雪纸中呈6字形转动着坠落在舞台上。

但野兽生来就身体轻巧，刚发出凄厉的声音坠落在舞台，顷刻之间便在惊呆了的人们的面前站了起来。不知是什么时候戴上去的，只见他那张丑陋的脸被那副微笑的假面遮盖了。

另一方面，建立了殊勋的年轻人敌不过动作轻巧的野兽，被压在对方的下面，精疲

力尽地躺在那里，连动都不动。眼见着雪纸把他那尸体般身体的被血染红的胸脯四周理了起来。

“喂！别让他逃了！”

舞台上的人成群地朝站起来的恩田冲去。

难以形容的混乱、10层、20层地重叠在倒的一人身上的人海，其大多数依然戴着那副赛璐璐假面，活像一场笑面的橄榄球赛。

“喂，捆住啦！是这家伙，是这家伙！警察，请把这家伙捆起来。”

听到这叫声，人山倒塌了。

但见那里一个满身是缤纷雪纸的假面男子把另一个假面男子按在身底下。

按倒对方的是神谷芳雄，被按倒的一定是人豹。就人豹而言，这副样子多么柔弱啊！难道他也由于刚才的格斗精疲力尽，使没有力气的青年神谷成了名？

“把假面，快把假面取下来！”

腾不出双手来的神谷向身旁的人呼吁着。

“好！我来替他的摘下来！”

一个年轻人扑到被压在下面而挣扎着的男子的脸上，摘下他的笑面。

“啊！

顿时响起惊愕的叫声。

“看错人了，这不是恩田。”

神欲跳了起来，睁大眼睛环视了一下四周。

除了道具管理员和合唱队的女歌手们以外，其余都是假面的人。这些假面与他们本人的意志相反，仿佛在嘲笑神谷的失败似地嘻嘻地笑着。

“诸位，请大家取下假面，犯人混在你们中间。请快把假面取下来。”

听到神谷的喊声，人们赶紧把手放到脸上。只要取下假面就好办了，因为人豹一定混在这舞台的群众中。

但是，啊，就在时候，就在只等刹那间发现和缚住怪人的这时，场内顷刻之间又变得一片漆黑。原来潜伏在配电室的恩田的同伙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救了他。

后台的妖怪

“诸位，请取下假面，歹人也许混进了观众席中。”

剧场的工作人员大声嚷道。几千名观众同一类型的笑脸顿时消失了，并从被摘除的假面下面暴露出一张张男女老少、美的丑的种种陌生的面孔。

人们疑虑重重地互相看着邻座的人，那假装斯文的男子莫不是人豹？笑嘻嘻地面前这边的家伙也总觉得可疑！谁都觉得可怕的杀人魔鬼就潜伏在自己的身旁。死一般的寂静笼罩着整个剧场，人们虽然非常想马上哇地大喊一声逃出去，但连逃跑的力气都没有，只是一动不动地呆立在那里。几千只眼睛，只是这些眼睛极度恐惧地互相凝视着。

但在观众席上、舞台上以及后台都没有能发现恩田那张具有特征的脸。

不久从附近警视厅跑来的十几名警官在剧场工作人员的协助下，从后台到幕后，从天棚到舞台地下室的各个角落都搜查了一遍，但终于未能发现兽人的身影。不仅是恩田，连被害者江川兰子也不久是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被抬出去的，甚至连影子都没有看到。

歌舞演了一半不得不中止，满座的观众们不愉快地被站在各个出入口的警官当面查验，牢骚满腹地回去了。

观众走光以后，又作了一次仔细的搜查，但依然一无所获。简直猜不透是从哪个出人口逃走的。

枉费了一个多小时以后，警官们暂且撤走了，女歌舞演员们和剧场工作人员也被允许回家了。这栋变得像坟墓一样寂静的建筑物中只剩下七名提心吊胆的值班人员。

因为发生过了这种事情，所以架子工和自夸有劲的道具管理员等挑选出来的七人受命通宵值班。

他们一块儿呆在离后台很近的一间铺草席的房间里，一面呷着凉酒，一面闲聊着。

“我呀，总觉得那家伙还躲在这小屋中的一个角落里。”

“算了吧，别吓唬人。那样搜查都没有嘛，不可能躲到这个时候的，你说是吗？”

于是第三个男子歪着脑袋儿，说道：

“嗯。可是，还不能断言呀，因为剧场的后台和舞台地下室是像垃圾堆一样的地方嘛。想躲的话，一个人哪里都可以躲的。”

另一个男子接着说：

“假定躲藏着，那一定是舞台的地下室。喂！当时以为大家按住了那家伙，可不知道消失在什么地方了。不奇怪吗？再怎么敏捷，也不会那么快的逃掉了。他当时准是跳进了舞台旋转装置的洞里了。那家伙现在可能在这地板下面咕咚着呢！”

几个人议论个没完，越谈越认为人豹还潜伏在这剧场内。

没有比空空的剧场更异常寂静的建筑物了，只是想一想观众席的几千张椅子上没有坐着一个人这副情景，也总感到毛骨悚然，更何况在深夜，在发生了那种怪事之后，在这栋死一般沉寂的大建筑物中，要说话着的只是七个人·一想到这点，连吹虚自己有力气的小伙子们也没有了好的心情。

一这姑且不说，如果那家伙还在小屋中，你说兰子怎么样呢？”

“’当然在一起喽！”

“还活着吗？”

谁都没有回答。人们呆若木鸡，只是不安地面面相觑。

对！不能说野兽没有杀死那美丽的女演员！说不定那一边的黑暗处躺着满身是血的兰子的尸体响！

“啊——啊——，我不想听，我不想听！喂，大家都别谈那种事好吗？”

不知是谁发出了非常大的声音。

“嘘……别吱声。

于是在角落里的一个人突然发出恐惧的目光，制止大家说。

“那是什么？……喂！你听不见吗？……那声音。”

不由得侧起的大家的耳朵里，从远处隐隐地、隐隐地传来了像是女人的惨叫一般的声音。

“喂，那声音，不是兰子吗？”

“嗯，像是的。在哪里呢？”

性急的年轻人们已经站了起来。

“好像是舞台地下室。”

“不，也许是后台。”

“喂！咱们去看看吧！”

人们忽啦啦地来到走廊上，连穿草鞋都觉得着急，急先恐后地跑了出去。大部分人下地下室去了，只有两人绕到了后台。是年轻的道具管理员和他的朋友架子工。他们绝不是害怕地下室的黑暗，因为他们相信刚才的惨叫声是从后台传来的。

舞台上面像旷野一样广阔，从高高的天棚上吊着几盏裸露的电灯，与开演中的照明不一样，此时的电灯像是公园的常夜灯似的，昏暗且觉得不可靠。

旋转舞台的偌大的双重圆形全部露在外面，其两侧的道具房里乱七八糟地塞满了各

种各样的布景和纸糊的大道具，只留着几条小小的通道。

两人站在旋转舞台的正中央，拿不定主意该搜查什么地方，就在这时，又传来了异样的叫声。

“哎哟哟哟哟……”

尖锐的声音像是被什么东西盖着似的，在舞台的广阔的空洞中回响。

“喂！果然是这儿。”

“嗯，好像是从那边传来的。”

两人蹑手蹑脚地走进了好像是道具房的小通道。

两人又是翻腾着布景寻找，又是搬动着大道具，毫无遗漏地看了一圈，但哪个角落里都连人影儿也没有。

“这家伙总觉得离奇古怪呀！确实是从这边传来的，可是…·”

“别吱声！要是被对方听到了可不好。咱们在这儿等一等吧！”

两人低声说着话，蹲在那窄小而昏暗的通道上。

就在他们蹲着的前面，竖着3块木框内嵌满竹叶的大型道具，在它们的里面，用做某日本舞蹈的纸糊大道具释迦牟尼的坐像像是个大秃和尚似的依稀可见。

“喂！刚才不是有喀嚓喀嚓的声音吗？”

“奖老鼠吧。”

“老鼠吗？总觉得这儿挺可疑的！”

突然他俩吃惊地倒吸了一口凉气，面面相觑，因为从极近处响起了一声奇怪的呻吟声，传来了吧嗒吧嗒地踢什么东西的声音。

“喂！你瞧，那里面好奇怪呀！”

“嗯，是的。准备好了吗？”

“收拾他！”

两人的眼睛互相传达了这种意思。他们步调一致，一站起来便猛地扑向那里的纸糊的佛像。

轻轻的纸糊的释这迦尼座像一撞就横着倒下了，与此同时，躲在佛像体内的东西被暴露在眼前。

漆黑的人影覆地站起来，两眼瞪着这边，根本不想逃跑。那男子的脸部，两个像磷一样发光的圆东西纹丝不动。是豹的眼睛！恩田果然躲藏在那里！

总田的脚底下倒着裸露着身子的卖花姑娘。不用说是江川兰子。猛兽准是从刚才起一直和这个成为可怜的饵食的兰子两人潜伏在这佛像的体内。

因为对方过于镇静，所以道具管理员和架子工恐惧得没有能动手，只是一动不动地呆立在那里。

无言的相持持续了很长时间。

“你们只是两个人吗？”

响起了异常阴森的声音。是人豹在说话。

“你说什么？！”

架子工虚张声势地也用低声应道。

“你们不知道我的力气吗？”

昏暗中浮现出动物牙齿一样的雪白的牙齿。两点磷光像是浇了油似的燃着灿烂的光芒。

怪人双手抓着空中，步步追来。

“畜牲！我来收拾你！”

架子工气急败坏地喊着朝黑暗楼去，道具管理员也不甘落后，乘隙搂住了怪物的能。

“喂——！快来！我们把坏人逮住了！”

两人一面搂着一面齐声向地下室的人们求援。

虎

这是一场人与兽的格斗。令人可怕的咆哮和不成意思的喊叫混杂在一起，三个身体乱成一团，在地板上来回翻滚。

虽然是两人对一人，但人不是野兽的对手。不知什么时候，恩田的锋利爪子抓住了年轻人的脖子。

“在哪里？在哪里？”

“啊，在那里！在那里互相抓着呐！”

许多人的脚步声扑通扑通地靠近过来。原来下到地下室去的年轻人们听到刚才的叫声跑了过来。

即使是猛兽也无力与七个年轻人为对手作战。看到处境危险的恩田推开了一直接着他的两人的手，一下子躲开身子，突然逃进道具房里，顺着竖在那里的布景的表面咔哧

咔哧地跑上去，顿时消失在天棚的黑暗之中。

“逃啦！当心出人口！”

“谁去给曾家打电话！”

一人向电话室跑去，剩下的人拿出梯子，爬到了几块重叠着竖在那里的布景的顶上，但不知躲在了什么地方，那里已经连影子都没有了。又开始了后台的搜寻。在道具类东西之间东跑西窜的人们，顶着直立的铁梯登上去，从天棚寻找地上的人。奇怪的猎豹行动看不到该何时结束。

“喂！不是都不见了吗？”

刚才的架子工和年轻的道具管理员两人被摆在原来的地方。

“嗯。在这么大屋子里，这么几个人怎么行呢！咱们别干了！后面的事就交给警察吧。”

“是啊。那我们就把兰子带到对面的屋子里去吧，她依然可怜地失去知觉，躺在地板上响！”

“啊。这好。”

他们从布景之间返回去，从两个方向抱着软得像棉花一般的兰子的身体，正要走出道具房。

“哎哟，地上掉着一个奇怪的东西。究竟是谁拿到这种地方来的呢？”

道具管理员发现了脚底下压在大道具下面的一区布制的大虎，自言自语道。

“这个呀，是在第一幕戏里穿着出场的，叫戏装虎吧？不是总而在这里局？”

架子工答道。

“不，不对。这东西是放在戏装房里的麻！真奇怪，怎么会到这种地方来的呢？”

“会不会是谁在今晚的混乱之中不留神拿出去的呢？”

“嗯，也许把。”

两人若无其事地通过那里，顺着通向后台的黑暗的走廊，吃力地往常走去。

就在这时，发生了非常奇怪的事情。邓大道具刚沙沙地发出声响，旋即直至刚才还被压在下面的布制的老虎不是咕容咕容地动起来了吗？

戏装是不会自个儿动起来的；既然动，里面必定有人。那边非常暗，而且又在大道具的下面，所以两人压根儿都没有想到戏装虎里面会有东西。但事实上一定有什么东西在里面。

不久，戏装猛虎墓地起来，随即跟在远去的两人的后面，慢吞吞地走了起来。

使用真虎毛皮的奢华的戏装。它四肢着他，沿着昏暗的走廊爬过去的样子看上去只能是匹活虎。

两人走进原来的日本式房间，正当他们在收拾那一边，准备兰子睡觉的床铺时，虎悄悄通过房间前面，绵软无力地躺在排列着演员的木屐箱的背后。这样一来，乍一看只觉得它是戏装。

过了一会儿，后台的大门外，响起了许多人的脚步声，人们边说着什么边开始敲门。听到这声音，管理道具的年轻人从房间里跑了出来。

“是谁？莫非是警察……”

大声一问，立即从外面传来了回话，说他们是警视厅的人。年轻人摘开门钩哗啦哗地打开了大门。

“听说发现了那家伙，是吧？在哪里？快领路。”

十多名警官拥了进来，急忙问年轻人。

“请先到这边来。”

年轻人走在头里，把警官们领向兰子睡着的房间。警官们乱哄哄地跟在他后面。

“喂！这地方不是有头老虎吗？好危险啊！”

一名警官一眼就发现了长长地躺在屐箱一角的戏装虎，开玩笑说道。

“哎呀！哎呀！又掉在这种地方。好奇怪呀……什么，这是舞台上用的戏装呀，不会咬人的。”

年轻人也回了一个笑话。

但话音未落，一直只认为是戏装的那头老虎突然用四条腿站了起来。

“哇”

连警官们也禁不住发出了惊叫声。他们缩在走廊的角落里，不由得惊呆了。

“哈哈哈哈哈，活该！”

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了嘲笑声。

接着猛虎墓地一跃，旋即疾风般地朝还开着的后台门口跑去。

“是那家伙！是那家伙偷走了戏装，想出了这个离奇的伪装主意。快追，他是坏人！”

道具管理员大声嚷道。

警官们争先恐后地涌向门口。

门外洒满了如冰一般的月光。在这月光中的平坦的柏油路上，一匹猛虎如同奇怪的幻影奔跑着。

警官们一齐呐喊着追了过去，但虎逃得极快，眼看着追者与被追者之间的距离在拉大。在月光的街上拐了几下以后，不知什么时候追的人看不到野兽的影子了。

“喂！那也许还是真的老虎哩！人四肢着地，果真能跑得那样快吗？”

警官们像是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似的，茫然站在月光中。

恶魔的足迹

这一夜，神谷芳雄在观众们一个不剩地离开大都剧场以后，一直呆到警察搜查结束。他手里捏着一把汗，等待搜查的结果，但不用说人豹恩田，连江川兰子都不知从什么地方逃走的，连个影子都没有。一知道这点，他已经心灰意懒，像是得了梦游症似的摇摇晃晃地离开了剧场。

失望使他眼睛都发花了，也不知道走在哪里又是怎么走的，但总算平安地走到了自己家。一回到家，既没有限女佣说话，也没有向家人打招呼，径直走进单独房屋的起居室里，一头倒进了铺在那里的被褥中。

啊，多么不幸啊！恶魔又夺走了他的恋人。早晚兰子也会遭到与过去的弘子相同的命运吧，不，说不定她已经死了。

眼前清清楚楚地浮现出手脚分离、沾满鲜血、令人毛骨悚然般的幻影。

“我该怎么办呢？畜生！我该怎么办呢？”

他把嘴唇咬得都快渗出血来，无处发泄的愤怒使得他直扭动着身子。

“要是碰上了那家伙，不是连警察都束手无策吗！我能做什么呢？对方不是人，是一匹野兽！这野兽是我的情敌。妈的，我是在和野兽争夺一个女子！”

他在被窝中一面不停地翻着身，一面陷入了毫无成效的沉思。

不久，由于过度的疲劳，不知不觉开始迷糊起来，此时，可怕的噩梦就等在那里，白皙的兰子的肉体和瘦骨嶙峋的人豹的身体，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姿态在他眼前狂舞，并且在最后，梦的世界被涂成一片鲜血的颜色。他做了一个鲜红的梦，做了一个鲜红的杀人的梦。

咯、咯、咯……久久地持续的奇怪的声音突然使他醒了过来。是风吗？不，不是风。

是有人从院子里敲着窗户的防雨板。

“是谁？”

即使大声呼喊也没有应声。声音依然持续着。

神谷穿着睡衣从床上跳了起来，很快地打开拉窗和防雨板看了一下。他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那种东西。他是为了检查一下而打开窗户的，心想可能是挂在屋檐下的什么东西敲打着防雨板。

但打开防雨板朝外一张望，他就吓得情不自禁地闪身退到了被褥上。

原来在那里，一个压根儿都没有想到的可怕的物体影子背朝着普照的月光，一动不动地窥视着这一边。

那东西的轮廓四周的毛，因为月光的关系，闪烁着银色的光芒。是个全身被毛覆盖的东西。本来应该用四肢爬的家伙，像受训练的狗暂不准吃给的东西似的，前腿浮在空中，伸长了脖子站在那里。原来那是一只大虎。

对这过分意外的动物的出现，神谷与其说害怕，不如说是愣住了。他曾经听到过老虎从动物园的笼子里溜出来的事，难道刚才发生了这种非常罕见的事情？难道从这条街徘徊到那条街的猛虎偶然来到了他的屋子的窗边？

但是，奇怪的是，这老虎掌握了与人一模一样地敲打防雨板的手段。而且，这家伙为什么用后脚站立着呢？

“啊哈哈哈哈哈！吃惊了吧？”

突然老虎说起话来。

一听这话，神谷从心底里吓了一跳。就说是梦，这也是多么离奇古怪的梦啊！

“神谷君，你忘记这声音了吧？不应该忘记的，你回忆一下。喂！是一年前在阿佛洛狄忒咖啡店第一次听到的声音。”

老虎用阴沉可怕的声音继续说道。

明白了！明白了！这家伙就是人豹恩田。不过，他是什么时候变成猛虎样子的呢？过去会不会是虎化身为人的呢？

“不作声呀。你是害怕说出我的名字吧？那我就自报姓名吧，我是恩田，是想夺走你的恋人的恩田呀！”

听到这里，神谷全明白了。这家伙穿着用来演戏的戏装虎皮。一定是作这种伪装，逃过了搜查的眼睛，从剧场里溜出来的。

“你，你把兰子藏在哪里了？”

神谷鼓起最大勇气，责问道。

“没有藏。兰子已经回她自己家了，跟着好些保镖呢！你好像还没有听说那以后发生的事吧？我失败了，终于被发现了躲藏的场所，兰子被他们夺了回去。哈……可是，算不了什么，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失败而已。”

“这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喽。正因为是真的，所以才来警告你。没什么，我马上回去，所以你不必担心，这里掐死你是很容易的，但那样的话，觉得太可惜啦！我打算早晚也不让你活着，但那是更加、更加折磨你以后的事了。哈哈哈哈哈。”

虎在月光下抖动着脖颈子上的毛，旁若无人地嘲笑道。神谷反而有点提心吊胆，生怕上房里的家人听到。

“但倒是你自己，可以用不着再当心了吗？比如说，如果现在我大声求救的话，你不危险吗？”

神谷越来越大胆起来。

“呵呵呵呵，你说发出大声？你是做不到的，因为你会不得家里人的性命吧，如果谁跑到这儿来，我会毫不留情地掐死他的！”

“你究竟找我有什么事？”

“噢，对了，对了，我全给忘了。是兰子的事呗。我只是失败了一次，对那个女子我是不会死心的。我是来告诉你我不会死心。反正你会采取所有防御手段吧。这样你越起劲，就越合我的心愿。就是说，我想夺走你不顾死活保卫的恋人，尽情地折磨你。哈哈哈哈哈，你就尽量当心吧！”

说罢，他突然四肢着地，在月光中用与真虎一模一样的行走方法，慢吞吞地穿过院子，在松软的土上清晰地留下了猛兽的足迹。

神谷浑身虚汗淋淋，一送走那可怕的东西就立即给警察打电话，总之将这件事告诉了警察，尽管他知道事到如今已经没有用了。

这一夜他整夜没合眼，等到天亮后便出门去江川兰子的家。

兰子安然无恙。虽躺在床上，但也只是因为昨晚过于激动而发了一点烧罢了。

神谷一边安慰着她，一边眺望着廊檐前面的小院子。望看望着，他的眼睛越睁越大，几乎要鼓出来了。

他发现那里有令人寒毛凛凛的东西。原来在院子的土地上有3处清清楚楚地印着与留在他家院子里的分毫不差的大野兽足迹。

顶楼里的喘息

面向里院的六张铺席大小的起居室里，兰子和兰子的妈妈以及神谷看着奇怪的足迹，吓得面面相觑。

“神谷你别回去呀。如果只是我和妈妈两人，会害怕得怎么也呆不住的。”

因昨晚的激动而犹如病人一样脸色苍白的兰子，像被猫缠住的小鼠似的缩成一团，一面瞪着眼睛用心神不定的视线环视着四周，一面苦苦哀求道。

“当然行。我暂时不去公司上班，当你的保镖。这姑且不说，可好奇怪啊！那家伙特意到这儿，什么都没有做就回去了吗？伯母，昨晚有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

神谷一问，兰子的母亲就惴惴不安地像是说秘密话似地低声答道：

“我一点儿都没有察觉呀。不过，那以后一直有两名刑警呆在这屋子里，刚才才回去，说是白天大概不会有什么危险的。大概那家伙知道有刑警在，没有能下手吧。”

“啊，原来是这样。那太好了，如果刑警不在，也许这回真的是不可挽回了。那么，那家伙只是从防雨板的外面站着听了一会儿，垂头丧气地返回去了吧？”

神谷边说边凝视着院子，但立即不知发现了什么，吓了一跳似地变了脸色。

“伯母，看一下那个。”仿佛人豹就站在近处听他说话似的，他用恐惧的声音悄悄说道，“好好看着那足迹。虽是戏装的仿制品，但足迹的前后很分明的，那足迹不都朝着这边吗？朝那一头的不是一个也没有吗？”

“哎呀，是呀。这是怎么回事呢？”

兰子妈妈还没有觉察到这可怕的意思。

“这就是说，那家伙翻过围墙到廊子这地方以后，再也没有回去。只是来的足迹，没有回去的足迹。”

“哎哟！”

兰子和她妈妈毛骨悚然似地面面相觑。

“我害怕。神谷，你快跟警察这样说好吗？那家伙一定躲在这房子的什么地方。”

“不用慌张，一旦有事，有街坊四邻呢！那家伙即使潜伏在这里，也绝对不会大白天里慢吞吞地出来的。”

神谷边说边走到廊子上，提心吊胆地张望了一下廊子的地板下。刚一张望，便“啊！”地发出低低的喊声，吃惊地返了回来。

“在吗？在地板下吗？”

兰子和她母亲已经欠起身子，脸色苍白地做好了逃跑的准备。

在！廊子地板下的里面昏暗的地面上，十分疲倦地躺着一匹猛虎。

神谷刹那间犹豫了一下，但勃然而上的憎恨使他忘了自己，一跳到院子里就作好了架式，边张望着地板下边嚷道：

“恩田，出来！别干无耻的勾当！快出来！今天我可不饶你厂

但尽管神谷干劲十足，老虎却既不回答又不动一下身子。

睡着了吗？不，哪会呢。好奇怪呀！啊，对了！说不定

神谷拣起掉在那里的碎木头儿，狠了狠心捅了一下廊子地板下的老虎。不动。不知为什么，感到软糊糊的。

“咳，不是只是张皮吗？那家伙把戏装虎皮脱在这里走了。没有关系，不逃也没有关系。”

他让起居室里的两人安下心来，从廊子地板下拽出了那张虎皮。

“是这个，你们看片

抓着脖颈的地方一提起来，看上去好像是一只大虎的死尸。

“不过，神谷，那家伙脱了那东西以后，究竟怎么啦？不还是躲在什么地方吗？不还是在等天黑下来吗？”

兰子心神不安，好像呆不下去似的。

那家伙也许屏息蹲在廊子地板下更里面的、从外面看不到的角落里，或者也许在顶棚上的黑暗处一动不动地等待机会的到来。不，或许是在那边的壁橱里？会不会一打开那里，那家伙令人可怕的眼睛便像磷一样炯炯发光，从堆着被子的里面凝视着这边呢？

“神谷，对不起，附近就有公用电话，你把这事情告诉警察好吗？”

用不着兰子妈妈说，神谷也在这样考虑。他赶紧跑到公共电话那里，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警视厅和大都剧场事务所。

不久，搜查科的人来了，将兰子家从廊子的地板下到顶棚上仔细地搜查了一遍，但除了那张虎皮和足迹之外，未能发现任何线索。弄清了人豹没有潜伏在任何地方。

警官暂且撤离了，随即大都剧场的人和兰子的朋友们一窝蜂似地来探望兰子，这些

人的热闹的话声使兰子暂时忘却了刚才的恐怖。

到了下午，案发以来一直受命接送兰子去剧场的名叫熊井的柔道家、年轻的事务员赶来了。与此相反，热闹的人们回去了，剩下的只是兰子母女和神谷、熊井四人。

家里一冷清下来，无可奈何的不安又涌上兰于心头。已经快到黄昏了，天一黑，这个世界被黑暗一笼罩，那妖怪就会开始飞扬跋扈。今晚也一定会来吧。不，不是来，也许已经早在这个家的什么地方了。警察们断言说没有任何人，但对方是怪物，也许进入眼目，躲藏在一个出乎人们意料的角落里。

她屡屡在正在说话的时候突然侧起耳朵，脸色变得苍白。不仅如此，最后还特地站起来走过去，在屋子的角落里踮起脚来，一动不动地测算细听。

“哎，你怎么啦？不叫人心里发毛吗？”

母亲一训斥，兰子就‘嘴——”他将手指放在嘴唇上，悄悄地回到原来的座位上，用恐惧的口吻说道：

“我听到了，听到了急促的喘息，一定是那家伙潜伏在天花板上面。我怎么办呢？呆在这儿的家里好怕呀！咱们去什么地方吧，逃到那家伙怎么也追不过来的远远的、远远的地方吧！”

“说什么呀！那是你的精神作用呀！从顶楼里听到什么喘息，那还了得！什么也没有的，不会有的。”

神谷责备兰子，说她胆小，但仔细考虑，就这样把她放在家里，实在太危险了。他打算一刻也不离兰子身旁守护兰子，也不是不能依赖警察护卫兰子。但对方不是人，是变幻自如的怪兽，是一个在大都剧场以几千群众为对手作战的家伙。任何护卫在他面前也等于无力。

“最好你藏匿起来，逃到那家伙够不着的地方。但要是兰子的亲戚或是朋友家里立即会被那家伙察觉的，虽说如此，但我也想不到哪个人能把你藏起来……”

神谷困惑地说。

“我刚才突然想到了一个好办法。要是这样就没有事了。……

可是，神谷，你在听吗？”

在神谷左右为难时，柔道家熊井开口说道。说着说着，变成了耳语声，并悄悄望了一下天棚。他也认为：人豹也许还潜伏在什么地方。

“我想没有事的，那咱们在热闹的大街上边走边说吧！”

神谷也担心万一发生什么事情："啊，那好。那么，就叫伯母看家，我们三人到外面去吧！"熊井也立即表示赞成，催促似地站了起来。

女佣人兰子

离开兰子家，沿小马路走50来米有一条热闹的通电车的马路。神谷、熊井和兰子三人在这大马路的人行道上肩并肩地走着。

"兰子，你不能当一个乡下姑娘吗？不，是用你拿手的化妆，伪装成一个从乡下初次到城市来的乡下姑娘，能吧？"

熊井说出了非常离奇的话。

"这倒也没有什么不能的，可这样做干什么呢？"

因为每天迎送，兰子和这位豪杰青年成了好朋友。

"有一件正合适的事，事情是这样的，我母亲受当事人之托，正在找那样的乡下姑娘，但怎么也找不到理想的那种人。是有点儿与众不同的佣人的工作。"

"哎呀，我去当佣人？"

"唉，是个好主意吧。如果你现在逃到了朋友那里，结果一定会被恩田发现的。我们就将计就计，来一个敌人都没有想到的大飞跃，打扮成乡下姑娘，去完全没有关系的别人家里当佣人。喂，神谷，这主意怎么样？"

神谷佩服得都想猛然拍一下膝盖。这是一个只有歌舞剧场的事务员才能想得出来的异想天开、离奇古怪的主意。正因为如此"它完全可以蒙蔽敌人的眼睛。

"这有意思，不管怎么说，那家伙大概压根儿都不会察觉兰子会当女佣。……可是，一旦当了女佣，大概会叫她跑外，这有点叫人担心呀。"

"不，围墙外面连一步都不需要出去。去当女佣的那个家也非常与众不同，对兰子正合适。外观非常森严，家的四周围着高高的混凝土围墙，那上面大概像针山一样插着啤酒瓶的碎片。主人整年闷在一间屋子里，一步也不出去。是主人的话伴儿或是侍女这样的工作。"

"这主人真奇怪。是老年人吗？"

兰子也被这话吸引住了，渐渐感兴趣起来。

"但还很年轻。大概跟兰子小姐年龄相仿吧。不，用不着担心，我说的这位主人是个姑娘，而且是个残疾人。是个极端内向的小姐，只因脸上有什么残缺的地方，所以总

是戴着蒙面具，没有给任何人看过本来的那张脸。因为过着这种生活，所以很想有个话伴儿。当然，听说有个老执事什么的跟她果在一起，但老人当不了她的话伴儿，所以……”

“是个有钱人吧？”

“是的。也许你们知道，是一个叫高梨的高利贷者的独生女，两三年前父母去世，现在是个孤苦零丁的可怜的残疾人。不用说出嫁，甚至都不愿意被人看到脸，听说就是过着这种孤独的生活。正如我刚才所说的，因他爸爸职业上的关系，在提防小偷这方面，这个家是建得非常森严的，所以作为兰子的躲藏处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就是人豹也不能弄破那扇大铁门，翻过针山一样的围墙嘛！”

多么合适的事啊！他出了一个与豪杰青年不相称的好点子。

“好可怜啊！总觉得想跟那小姐说说话儿。我说，神谷，我就下决心去高梨家当佣人吧！

再加上对孤独姑娘的好奇心，兰子越来越起劲了。

“我也认为这是个好主意。虽然有点儿离奇，但如果不做这么点儿事的话，也许很难逃过那家伙的眼睛。到恩田被逮捕为止，这期间你一直躲藏在那里吗？”

神谷也对这一奇妙的计划感到一魅力。

“就这样做如何？那家伙一逮捕，立即说明情况，请个假就行了嘛。兰子妈妈会有点儿寂寞，但叫亲戚来陪陪不就行了吗？人豹并不会对兰子妈妈怎么的。”

熊井也一个劲儿相劝，结果三人商定，下决心实行这个计划。

“我可以送去，但那样的话，恐怕会被对方觉察到。神谷也不要一起去的好吧，如果担心的话，若无其事地监视的方法多的是嘛！我会写信的，就说是乡下朋友的女儿。兰子小姐伪装一下，拿着这封信去就行了。对方一定会雇佣的，我让我妈妈也事前跟他们说好这件事。”

熊并传授了具体的方法。

于是三人先回到家里，私下里跟兰子的妈妈耳语了相谈的经过。她妈妈起初好像不大乐意，但三人告诉她说如果不这样做就无法逃脱怪兽的袭击，所以勉勉强强答应了。她不能拒绝自己非常信赖的神谷的劝导。

主意商定了，熊并随即写了一封长长的介绍信交给了兰子，兰子只穿着贴身的衣服，由神谷陪着离开了家。

途中换了几次车子，顺路去了兰子的好友名叫S的女歌舞演员的公寓，让这位朋友跑了一趟旧衣服店，完全伪装妥了。走红的女演员江川兰于忽然间从这个世上消失了，站在那儿的梳妆台前的，是一个身穿条纹衣服，结着薄毛呢衣带，一头和用流子挽起的发型一模一样的乡下洋发，微微发黑的脸蛋泛起红潮的姑娘，虽像一个从上州一带初次来到城市的乡下人，但显得十会可爱。

“妙极了！妙极了！这样，谁看了都不会知道的。毕竟化妆是兰子的拿手好戏呀！”

“啊，好可爱呀！神谷，兰子小姐的这副样子也有可取之处吧。”

神谷和S开着玩笑互相评论着兰子的伪装。

“那我就在这里告别了，你一个人走出这公寓的后门，要像个乡下人一样，跟出租车司机讨价还价呀！而且多换几辆车，尽量绕个大圈去筑地的高梨家里。乡下话可别露馅了呀。”

神谷把兰子叫到屋子的角落里，低声耳语道。

“我心里总有点不踏实呀。不会有事吧？”

“不会有事的。我乘另一辆车子，跟你到对方的家前面，看到你平安地去他家当佣人后我再回家。另外，如果有什么急事，你可以给我家里打电话，我会立即跑去的。”

不久离开公寓的这个可爱的乡下姑娘按照神谷吩咐的，忽而乘车，忽而下车，如此反复了几次以后才到达筑地的高梨公馆。不用说，乘另一辆车子的神谷青年一直奇怪地跟踪着。

蒙面小姐

乡下姑娘江川兰子在她去当佣人的高梨家一百来米的前方一下车就夹着准备好的小包袱皮，慢慢向该家的门前走去。

正如熊井所说的，这个家的外观极其森严，像是一座城廓似的。在围着宅邸的高高的混凝土围墙上，密密麻麻地插着令人心惊胆战的锐利的玻璃碎片。仰头才能望见的花冈岩门柱上雕刻着家徽的铁门严严实实地关闭着。

究竟从哪里进去好呢？朝四下里一望，发觉门旁边的混凝土围墙有一个小小的进出口，但那里钉着铜板的拉门也严严实实地关闭着，即使拉了一下却怎么都打不开。

好容易找到了小小的门铃按钮，狠狠心一按，过了片刻便听到院子里响起了人的脚步声，铁门那里咯噔一声发出了奇怪的声音。

心想可能是为自己开门的，但不是。门的上部开有一个小小的窥洞，原来是它的盖打开了。从3寸见方的洞里露出一只眼睛，直盯盯地看着这一边。

“嗯……我叫吉崎花，熊并叫我把这封信带来，所以

兰子尽最大努力用乡下式的语调老实巴交地一说，这回从窥洞里突然伸出一只像是老人的手，一把抓走了那封信，但过了一会儿，从里面传来了出乎意料的慈祥的声音。

“明白了。你来当佣人吗？是吉崎吧？行，行，来，请进这边。”

随即拉门哗啦哗啦地打开了，对面笑嘻嘻地站着一位白发白须的老人。大概是听说过的高梨家的执事吧。

跟在老人后面，沿着铺满大粒砂子的门内的道路走去，一进大门就在昏暗的走廊内拐了几个弯，被带到了最里面的西式房间。大宅院里静悄悄的，以至觉得除了老人以外再没有别的人似的。

“读了信，大致的情况明白了。你家是百姓，而且你在女子中学读到三年级中途退学了，是这样吧？行，行。没有可说的，不过呀，这儿的主人大概你也听说了，是位年轻的小姐，是个脾气有点儿拗的病人。现在让你去拜见她，只要这位小姐中意，你就能从今天开始以高薪金当佣人了。”

老人在长廊的路上郑重地说给吉崎花听。他在没有花纹的长袖衣服外面穿着黑色短外褂，反剪着两手，蜷着身子走着。

“来，是这儿。小姐躺在床上，但你可不能看她的脸呀！当然她蒙着黑色的头巾，所以想看也看不到的，但你还是尽量移开视线的好。”

老人提醒完后轻轻地打开了门。

“小姐，托熊井找的乡下出身的侍女来拜见您了，可以领她进来吗？”

老人恭恭敬敬地一问，从屋中立即有异常尖锐的像笛声一样的声音回答说：

“请进来。”

啊，发着多么可怜的声音啊！一定是喉咙或是嘴有点儿反常。兰子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跟在老人后面进了屋子。

那里是一间十五张草席大小的西式房间，中央摆着一张圆桌和两张妇女用的饰椅，里面的墙边威严地安放着一张古色古香的带天盖的床。床被薄丝的帐遮盖了，但透过那丝绸可以看到纯白的床单和朦朦胧胧的人影。

“我躺着对不起，请你原谅。老伯，请你给她一把椅子。”

从薄丝的那一头温柔地传来了笛声一般的小姐的声音。

兰子在小姐相劝下与老人面对面地彬彬有礼地坐到椅子上。

“老伯，把那事情好好跟她说说。”

小姐大概打算让老人考考这姑娘，自己从旁观察她吧。

“首先呀，”老人煞有介事地开始说道，“你得知道，一旦到这儿来当佣人，在当佣人期间一步也不能走出这个家。浴室家里有，买东西有别的女佣，托她就可以。怎么样？你能这样忍耐吗？”

“唉，我没有关系，我根本就不想去外面。”

“噢，是吗？讨厌外出吗？这太好了。关于你的工作，正如你知道的，是这位小姐的侍女。刚才也说了，小姐有病，所以不管说什么你也不能还嘴，一切都要按她说的做，明白了吗？”

“我很任性，所以会尽给你出难题的。”

笛声一样的声音嘲弄般地补充说道。

“唉，我什么都按吩咐的做。”

兰子始终恭恭敬敬。

“老伯，我看中这个人了。多温顺的姑娘啊！而且，还长着一副可爱的脸呀。”

小姐好像完全看中了兰子。

“那么，可以定下来了？”

“唉，可以。请你快点商定，薪金也要给得多多的。”

“阿花，你也听到了吧。你父母那里改天我会写信去详细告诉他们的，你从今天起可以呆在这里了。没什么不方便的吧？啊，是吗？好，好。关于薪金，小姐也有吩咐，决定打破以往的惯例，给你100元吧。满意吧？”

在薪金等方面，兰子没有不满意的道理。要说100元，那是了不得的高薪。从这金额想象，也觉得守护这位任性的小姐大概是件花费心血的事，但其余的条件都是无可挑剔的。首先禁止外出，这对避人眼目的她来说再好也不过了。纵然说是任性，对方也是和她同年龄的姑娘。声音虽像笛声，但也并不见得心狠刻薄，倒是觉得像是一个孩子一样天真烂漫的任性者。兰子觉得看样子暂时能在这儿干下去。

“那么，这下行了吧？就定了。……你的房间是这儿隔壁的一间小西式房间。那房间用在佣人身上可惜了一点，但因为想请你总是呆在小姐身旁，所以……来，你就把那

行李放到隔壁房间去吧。”

按老人的吩咐，兰子把包袱皮放到了那小房间的桌子上，随即在放在那里的梳妆台前整了整装，又回到了原来的卧室。

“小姐，那我就下去了，有没有什么事要吩咐她做的？”

老人站起来一问，小姐便慢吞吞地从床上起来，用双手拨开盖的薄丝绸，这才露出了她穿睡衣的模样儿。

但见她的模样实在奇形怪状。虽然睡在洋式的床上，但她的睡衣是一件纯日本式的袖长且花里胡哨的印花丝绸长衬衫，上面系着闪闪发光的窄腰带，而且从头到下巴一块整个儿蒙着形如婚礼棉帽的黑丝绸头巾。

“我想洗澡，让她先去准备一下好吗？”

“好，我知道了。……阿花，那就跟我来，因为要告诉你浴室。热水已经烧好了，你只要看看洗澡水凉热，准备好毛巾等就行了。”

老人一面说着，一面又顺着走廊把兰子领到了漂亮的浴室里。

浴缸和洗身处都铺满了瓷砖，可能是光线不好的关系，虽是白天，也闪烁着美丽的装饰电灯。

老人一离去，兰子立即掖起衣襟下到瓷砖上，又是打开浴缸盖子看看洗澡水凉热，又是把洗澡水舀出到桶里，不辞辛苦地做好了小姐入浴的准备。

过了一会儿，隔壁的更衣场的门轻轻打开，蒙着黑蒙面的小姐走了进来。

“温度正合适。”

兰子边擦手边上更衣场，在小姐面前稍弯下了腰。

“是吗？那你也把衣服脱掉，跟我一起洗澡，并且替我擦擦身子。”

果然是个古怪的小姐，还有什么跟侍女一起洗澡的奇怪的爱好。尽管如此，那蒙面头巾打算怎么办呢？就那样洗澡吗？兰子有些慌了神儿，默默地站着，这时立即响起了任性小姐发脾气的声音：

“脱衣服呀！发什么呆？快脱！”

啊，这就是月薪100元的意思。所谓不管出什么难题也不准违抗，指的就是这件事！兰子迫不得已地开始解带子。她一面担心着就一个乡下姑娘而言身体会不会过分白皙了一些，一面一根接一根地解开着细带。

“小姐，你也脱衣服好吗？”

对方只是呆呆地站着，始终一动不动，所以这样一劝，小姐便依然用生气般的声音命令道：

“别管我，你脱，并且先洗澡！”

啊，这位小姐是为自己残疾的身体感到害羞。可要是这样的话，何必跟侍女一块儿洗澡呢！

兰于按照吩咐，终于脱得一丝不挂。刚要赶紧进浴缸时，又响起了小姐的声音：

“啊，多美的身体！你刚从乡下出来的吗？说谎吧？其实不是一直在大都剧场的歌舞中出场的吗？”

兰子如同被雷击了似的，突然呆住了。以为是不懂人情世故的小姐，可她有双多么锐利的眼睛啊！

“江川兰子，是这样吧？我都知道。”

奇怪的是，小姐的嗓门变得厉害。笛声一般的尖锐的声音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沙哑的粗粗的声音。

“对不起……伍里有一些缘故，绝不是有恶意而这样做的。”

兰子赤露着身子坐在更衣场的铺瓷砖的地板上，老老实实地道了歉。除此以外已经别无他法。

“用不着道歉。你说的那缘故，是什么？会不会是为了逃避恩田这个可怕男人的眼睛呢？”

由于过于突然袭击，兰子已经连话都说不上来了。

“哈哈哈哈哈。兰子小姐，吃惊了吧？真可怜，脸色不都苍白了吗？没有什么奇怪的，我非常非常了解你嘛。”

那确实是男人的声音。是小姐在用粗粗的男人的声音说话。

兰子愸住了，已经动弹不得。

是在做梦吗？是疯了吗？会有这等离奇古怪的事？莫非、莫非……兰子突然一察觉，就快要哭出来似地声嘶力竭地喊道：

“是谁？！你是谁？！”

“也不是谁，是你想见的男人哦。”

头巾被猛地扔掉了，从那下面出现的，是紫黑色的皮肤、瘦骨嶙峋的轮廓、炯炯地闪烁着蓝光的双眼、红红的嘴唇、动物牙齿一般的白齿。是恩田！是人豹！

兰于看了一眼就一面发出莫名其妙的叫喊声，一面想朝门的方向逃去。

“哈哈哈哈。兰子小姐，不行，不行，那里已经锁住了。你瞧，钥匙在这儿。想要吗？想要的话，也不是不能给你，只是有个小小的条件。”

露出真面目的人兽一面直舔着红红的嘴唇，一面心清十分痛快似的嘻嘻地笑了起来。

兰子无处容身似地缩着手脚，蜷缩在屋子的角落里，并露出一副孩子一样要哭的面孔，用恐惧的眼睛窥视着恩田的样子。

人兽凝视着兰子，长时间的纹丝不动地凝视着。但不久，他的上半身向前弯向兰子方向，双手渐渐弯曲过去，最后终于变成一副一头豹眼看着就要扑向饵食的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姿势。

明智小五郎

兰子像扬起来的猴一样将身体蜷成一团，缩在更农衣场的角落里，仿佛被一根肉眼看不到的线连着视线似的，一眼不眨地凝视着步步紧逼而来的怪物那可怕的面孔。

“哇哈哈哈哈。”

怪物露出长长的牙，振动着油旺旺的红嘴唇，扭动着身子大笑着。

“兰子，你明白我现在是种什么样的心情吗？我非常愉快。终于把你抓住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我再也不放手了。但你让我吃尽了苦呀！”

穿着长袖和服的恩田边说边露出一副用双手的手指抓空气的样子，像巨大的野兽压向角落里的兰子的身上。

“哎呀……救命……”

兰子把整个胜变成了一张嘴，声嘶力竭地尖叫起来。

“哇哈哈哈哈。”

对方越害怕，怪兽就越满心欢喜地继续残酷地大笑着。

瘦瘦的长爪子再往前一寸就要触到兰子的肩了。但她还没有失去气力。

“哇……”兰子一面发着好像马上会被杀死的尖叫声，一面刺溜一下从对方手下溜走，像球一样滚进了铺着白色瓷砖的浴室。

“哇哈哈哈哈。越来越是瓮中之鳖了。知道吗？这浴室是没有窗户的。就是说你上了我的圈套了！”

说着，像是野兽样子的黑色的赤裸裸的身子四肢着地，慢吞吞地从瓷砖的台阶上走

下去。

兰子不知什么时候齐脖子深地泡在了浴缸中。

人豹像一只逗弄老鼠的猫，也不突然袭击，只是蹲在铺着瓷砖的洗身处，一直低着头，用闪闪发光的蓝眼睛久久地、快乐地瞪着澡堂水中的饵食。

在该公馆的外面，兰子的恋人神谷芳雄在插着玻璃碎片的混凝土围墙周围绕着圈儿。

他乘另一辆汽车送兰子去当女佣，看着她进公馆内以后也总放心不下，所以已经有三十多分钟忽而蹲在公馆前，忽而绕到后门，忽而寻找着有没有什么地方偷看的，不肯离开那里，但心想总是这样做也无济于事，于是死了心，叫住了一辆正通过那里的出租车。

就在他坐进汽车的时候，在公馆内发生了那浴室的悲剧，但因为是在大宅院内的被密闭的浴室内，所以兰子怎么叫喊，她的声音也不会传到墙外去。不知道这事的神谷以为把恋人完全隐藏了起来，人豹再也看不到了，于是放心地踏上了归途。

可是，大概是预感吧，在奔跑的汽车中，神谷奇怪地定不下心来。这下行了吗？说什么对方也是妖性的人豹。因为是嗅觉敏锐的野兽，所以不会长时期内查不出兰子的隐藏处的，为了兰子的安全，比起把她藏起来，最妥善的办法是早日把人豹本身逮起来。这样，或是打进牢里，或是处以死刑的话，不仅仅是兰子可以放心，整个社会也可以放心。如果从动物园的笼里溜出来的野兽一般的家伙慢腾腾地行走在街上，”那整个东京的人当然不能高枕无忧了。

关于这一点，神谷从几天前起一直在考虑一件事。如果警察的力量不足依赖，那就别无手段了。一缕希望寄托在借助强有力的民间侦探的力量上。说起私立侦探，立即想起来的是明智小五郎。听到过几个关于他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警察束手无策的疑难案件的故事。特别是对付人豹这样的奇怪犯人，不是明智才是最合适的吗？

“啊，你改变一下目的地，去麻布的龙土町。去龙土町的明智小五郎的家。”

“知道了。是私立侦探吧？”

司机劲头十足地答道。

“哎呀，你很清楚呀。”

“有名嘛。我都等得不耐烦了，心想那先生早点登场就好了。”

“你是说登场到什么地方？”

“你也知道吧，是那个大都剧场的案子呀，野兽想把兰子弄到手呀。我在想，如果

明智早点登场，替我们干掉那个混血儿一样的怪物人豹就好了。江川兰子我最偏爱了！”

“啊，是吗？大概马上会这样的。”

连旁人司机也察觉到了这一点，为什么我没有更早一点去找明智侦探呢？神谷格外觉得明智侦探是个靠得住的人。

明智小五郎在了结了“吸血鬼”的案件以后，从公寓的单身住所搬了出来，在麻布区的龙土町和他原来的女助手名叫文代的美人建立了一个新婚的家庭。那家庭同时也是侦探事务所。夫妻俩都喜欢侦探，喜欢冒险，所以完全没有必要把家庭和事务所分开。

矮矮的花冈石门柱上挂着一块极其小的写有“明智侦探事务所”的招牌。从那里走进去，顺着两旁枣树丛的铺着石子的路拐过一个弯，前面就是小巧玲珑的白色的西洋馆。按一下大门的门铃，门便立即打开了，脸蛋像苹果一样的穿着立领取的可爱的少年探出头来，他就是也在“吸血鬼”案件中发挥了连大人都比不上的作用的少年助手小林。

幸好明智在家。神谷被欣然带到客厅，将同名侦探第一次见面，但他刚好到客厅的时候，门前已经有一辆汽车停着。在那里面两眼炯炯发光的，不是称为高梨家的执事的。白发白须的怪老人吗？

神谷丝毫没有察觉，但对方却没有放过在公馆门前徘徊的奇怪的青年。不，老人也许知道更多的事情。他跟踪了神谷，并且看着他走进了明智侦探事务所。

老人叫车子停下，考虑了片刻后从怀里掏出笔记本，随即撕下一页，用铅笔写了些什么，一面递给司机一面命令道：

“把这封信从这家的正门门缝里悄悄投进去。行吗？要十分注意，别让任何人看到。”

看来这司机不是普通的家伙，丝毫没有怀疑奇怪的命令，默默地一下车就蹑手蹑脚地消失在门内了。

名侦探的忧虑

邸宅内的客厅里，在靠在安乐椅上的明智小五郎面前，神谷详细说明了与人豹恩田相逢以来的所有事件。

明智以其青年时代以来的习惯，一面将右手的5根手指像梳子一样插进乱蓬蓬的头发中，一面不时随声附和，非常热心地听着。因为是相当长的谈话，所以其间美丽的明智夫人文代竟有3次端着亲手制的饮料走进那间屋子。

“所以，兰子暂且好像是安全的，但绝不能麻痹大意，而且那家伙对我怀有深仇大恨，我自己也感到身边不安全，所以除了警察以外，想另请先生侦探恩田潜藏的地方，这才找上门来……”

神谷一结束他的谈话，明智忧心忡忡地问了一件奇怪的事：

“你说那个叫熊井的柔道专家将兰子小姐介绍到了高梨家，这个人的住所你知道吗？”

“知道。跟母亲两个人在浅草的千束町租了房子。”

“有电话吗？”

“我想附近大概有传呼电话，问一问大都剧场的事务所，也许会明白的……您有什么事要找熊井吗？”

神谷倒是听说过名侦探有怪癖，但觉得这问题有点太离奇了。

“不，详细情况回头再说。非常急，对不起，你用这部电话问一下大都剧场好吗？”

明智指着桌子上的电话，催促说。

“是问能井的传呼电话吗？”

“唉，是的。……我感觉到熊井母子俩可能已经搬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如果在的话就好了，可是……”

这侦探究竟在考虑什么呢？不是昨天上午刚和熊井分手吗？当时他一次也没有谈起要搬家什么的。跟熊井应该没有见过一次面的明智侦探预测他已经搬家，这话简直令人莫名其妙。

神谷虽然不胜怀疑，但明智锐利的目光不停地在催促着他，所以他不能反问，按照吩咐拿起话筒，向大都剧场询问了这件事。

“明白了吗？那请你给那里打个电话，传呼一下熊井君或是熊井君的母亲。”

“您有事吗？”

“唉，有事。”

明智板着面孔。

神谷不得已把电话接到了刚才听来的叫“柳屋”的小酒馆里，请他们赶快跑到熊井家里。

“喂喂，是熊井吗？是那个干柔道的熊井吧？他今天下午突然搬家啦。”

“啊？搬家了？那是真的吗？”

“唉，我不会说说的。好像是件非常急的事，衣柜啦，厨具啦，大体上都卖给了旧货店了。”

“你是说他回老家去了，是吧？他的老家在什么地方？”

“这……我不太清楚。’

电话就这样挂了。

神谷完全被吓破了胆子。听说过明智是当代罕有的名侦探，但又不是算卦的，他究竟为什么能猜到素不相识的人今天会搬家呢？

“说他回老家去了，是吗？”

“唉，是的。可先生您是怎么知道那个的呢？”

“详细情况回头再谈。我是听了你的话，担心着一件事情。现在只是一部分猜中了，其余的只有调查一下现场才能知道。来，咱们一起去吧！话在汽车里面也能谈嘛。”

明智好像非常焦急似的，根本不想回答想要询问的神谷的表情，叫来了小林少年，叫他喊辆汽车。

“事情是这样的，刚才在你说话的中途，我去了一下厕所，当时通过大门口的时候发现了这么一个东西。当然，这一定是你来了以后有人投进来的。”

明智说着给神谷看了一下像是笔记本的碎纸片的一张纸。那上面用铅笔潦草地写着如下可怕的字句：

明智君，你断乎不可插手神谷芳雄所依赖的案

件。你现在不是和美貌的妻子享受着新家庭的乐趣

吗？别冒险！假如不采纳这一忠告，跳进案件的漩

涡中，你将会遭遇后悔莫及的一大不幸。

“是恩田平的吗？”

神谷吃惊地看了看明智的脸。

“当然啦。你被恩田一伙的人跟踪了。那跟踪的家伙看到你进了我的家，马上写了这种威胁的字句。”

“可是，这个所谓一大不幸，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神谷用后悔自己不该依赖这个案件的口吻问道。

“哈哈哈哈哈，不用担心。我也只是大体上明白那意思，但如果害怕那种事，侦探的工作是根本做不起来的。我已经习惯于这种恐吓信了，几乎毫无感觉。”

明智若无其事地断言道。

就在他们这样交谈之际，告诉说车子来了，于是两人急忙走出屋了。

“小林，你也一起去。说不定会碰上稍有点儿厉害的敌人。”

明智拍了拍送到大门口来的美少年的肩，说道。

“啊，我陪您去。”

小林少年用斩钉截铁的口吻答道，喜笑颜开地跑过去打开了车门。

“去筑地！”

三人并排坐到座位上后，明智立即吩咐了目的地。车子转瞬间跑了起来。

“所说的筑地，是……”

神谷任明智催促，连去向都还不知道。

“当然是高梨家喽。你知道吗？你刚才是从什么地方到我家的？不是从筑地的高梨家的前面吗？如果有人跟踪你过来了，……途中擦肩而过时发现了你再跟踪，这有点儿不适当嘛，……不得不认为那个人是从高梨家开始跟踪你的。即使你没有察觉，但对方说不定监视着你的举动。”

“是高梨家的人监视着我吗？”

神谷因为明智的想法过于飞跃，所以陷入了奇怪的混乱之中，提出了一个回头想想深感羞愧的愚蠢的问题。

“是呀。啊，你完全相信那个叫熊井的人，是吗？也难怪，因为他都当着兰子小姐的保镖嘛。但恶魔的诱惑会伸向任何地方的，事实上也有大都剧场的配电企工作人员波恩田收买这种例子。不能认定熊井设有被以同样一种手段收买。最可疑的是他突然搬家，而且又是在替兰子小姐介绍工作的那天下午，别的不说，一个柔道家的青年介绍女佣的工作，这不太离奇了吗？你没有怀疑这点吗？”

疾驰的汽车中，明智详细地作了说明。

听到这里，纵说是陷入了混乱，也不能不领悟到明智担心的意思的神谷大吃一惊，不由得瞪了一眼明智的侧脸。

“就是说，恩田的手绕到了那高梨家……”

“是的。不着一下不知道真正的情况，但恐吓信也好，熊井君的搬家也好，我总有那种感觉。熊井说，那高梨的小姐是残疾人，总是蒙着面，是吧？听到这话的时候，我可吓了一跳。也许是我想过头了。要是那样就好了。但那种手段是狡猾的犯罪者常用的，

我曾看到过与此相同的手法。”

“啊，你认为那蒙面的小姐说不定是……”

“唉。我想，若不是恩田的伪装就好了。”

“畜牲！是的，一定是的！啊，我多么糊涂啊！竟然煞费苦心使兰子落入了那头野兽的圈套中……”

种谷已经脸色苍白，在汽车的地板上在跺脚。

“喂，司机！车费无论多少都给你增加，更加快一点好吗？事关人命，快，更快一点！”

他发疯一般嚷着。

“可是，再怎么加快，我们说不定也已经晚了。”

“为什么呢？兰子去高梨家以后，还只经过了两个多小时呀…”

“不，一般的话用不着担心的，可有人跟踪了你嘛。那家伙害怕我。正因为害怕，所以才留下那种恐吓信。害怕什么呢？是害怕我的想象力。我也许怀疑高梨家。怕的就是这个。于是，那家伙也许抢在我们的前头回到了高梨家，作好了准备，以便什么时候遭受袭击都没有关系。”

“你所说的准备，是指……”

“这个床，我最害怕的就是那准备。当然不去一下对方那里是不知道的。如果是把人忧天就好了，但弄得不好

“兰子她……”

“唉，是的呀，因为对方不是人嘛。从以前的例子中也可以明白，简直是等于肉食兽的家伙嘛。”

明智这样自言自语道，之后便露出难言的不安的神色，默不作声了。

奇怪的礼物

按照知道引路的青年神谷的指示，车子在适当的地方一停下来，三人便急忙下了车，明智将车内事先填写好的名片交给小林少年，说道:

“你在外面等着。有手表吧，是整10分钟，如果我们进高梨家以后过10分钟还不出来，你就跑到附近的派出所去，并把这名片交给他们，请他们给警察署打电话。并且托他们立即部署救我们出来。明白了吗？”

“啊，明白了。”

“我想大概不会发生那种事的，只是以防万一呀。”

明智和神谷靠近高梨家的门前一看，只见正门旁边的便门半开着，所以毫不介意地从那里走进去，按了一下正门的门铃。

但怎么按也不起作用。把手放到格子门上一试，哗啦哗啦地发出大的声音，轻而易举地打开了。

“有人吗？有人在家吗？”

大声喊了几次，也没有人出来。

“在我喊你以前，请你等在这儿，我准备了这种东西，所以没有事，但你不能有万一的事。”

明智从口袋里掏出一支小型手枪给神谷看了看。神谷一答应，侦探就脱掉鞋子，只身走进了昏暗的家中，但大约过了5分钟，露着失望的神色回来了。

“我果然猜对了，没有一个人。从浴室到厨房都查了一下，似乎有人呆过。但都已金蝉脱壳，扑了个空，这本来就是一幢空房，大概是恩田租了空房，只是在必要的房间里装饰了一下吧。只是客厅和里面的卧室一样的西式房间里有家具，其余的房间空空如也。只是不可思议的是，好像刚才有人洗过澡，浴室里的洗澡水还温温的。”

明智说明了详细情况。

“会不会躲藏在什么地方呢？而且，这里的主人果真是恩田吗？”

神谷想不开地问道。

“这没有错，你瞧，这是贼留在那卧室的小桌子上的一封信。

依然是在笔记本的碎纸片上潦草地写着态度生硬的字句：“明智君，你晚了一步，对不起。”

“这就是说，那家伙完全知道先生要到这儿来喽？”

神谷吃惊地说。

“是的，是个作为敌人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对手呼！可我做了件非常遗憾的事，这么聪明的一个家伙，所以怎么找也不会留下暗示地逃向的那种线索的。我们只有暂且回去了。”

“可是，兰子究竟怎么样了呢？绝不会一声不吭地被带走吧。”

“我从刚才起一直担心的就是这一点呀。但事到如今，只有依靠组织性的警察力量

了，比起我这样的个人的力量来，他们的力量要强大得多。我们立即乘那辆车去警视厅吧，去见搜查一科科长吧。恒川科长跟我关系可好呢！”

他们一出高梨家门，就立即坐进等候在那里的汽车，驱车赶往警视厅。

结果，不用说警察突然紧张起来，把筑地的现场附近彻底查了一遍，而且向熊井的原籍作了查询，其它只要有一点点关系的方面也毫无疏忽地进行了充分的搜查，但完全没有能抓住任何线索。当然也调查了恩田租的房屋的主人，但除了叫高梨的白发白须的老人规规矩矩地履行了正规的手续，恩田交纳了大笔押金租下了这房子以外，其它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就这样，一夜过去了。翌晨，明智害怕的事终于成为事实出现了。

那天早晨，神谷芳雄的家里送来了一件奇怪的礼物。寄件人不知道是谁。听说黎明时分一辆汽车停在运送这礼物来的运输行前，告诉了神谷芳雄的住址，叫运输行把这东西立即送去。

这礼物是一只大木箱，它的盖子上贴着礼签铺的招牌一般的大利签，木箱的中间用的也像是礼品绳铺的招牌一般的大得出奇的礼品绳捆着。

“不会是大花瓶什么的？”

搬运工说完这话就回去了，所以不由得疏忽大意起来，也猜想不出是谁送的，心想也许是公司方面的人送的礼物，于是让书童帮着打开看了一下……

打开一看，首先让眼睛吃惊的，是展开在箱子整个表面的许许多多的花束。看到它的时候，神谷青年就遭到某种预感的严重打击，心脏像是疾捶儿敲鼓似地开始砰砰直跳，但尽管如此，也不能不看。他两手轻轻拨开花束一看，呵，果然，果然……名侦探预言不幸地猜中了。……一丝不挂的江川兰子的尸体犹如蜡偶人一样美丽地躺在那里。

在那白蜡一样的身体中，只有一处不美丽。那是喉咙处裂开的红黑色的伤痕。它看上去像是被猛兽的锋利的牙断裂的。

神谷突然察觉，尸体的胸脯上面放着一封信。神谷神魂颠倒打开了信封，那上面用与昨晚投进明智住宅的信一模一样的笔迹写着如下可增的字句：

神谷君你太轻举妄动了！只要你不找明智侦探

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另外，只要明智君按照我昨

晚的警告罢手的话，兰子会安然无恙的。你作出了

一个无可挽回的失策。向明智君问好，告诉他早晚

我会充分感谢他的。

诸君所说的“人豹”

第二口棺材

发送棺材事件因为被害人是京城演出界的红人江川兰子，而且凶手是使人为之战栗的怪物人豹，所以轰动非同小可。当天的晚报滥用所有激情的形容词，用这一报导几乎充塞了整个社会面的版面，被害人兰子的照片、明智小五郎的照片等像是被当作热闹着似的醒目地登在报纸上。

成为事件中心的神谷家当然更是一片混乱。出入神谷家的人东跑西窜，兰子的亲戚们和大都剧场的事务员也跑来了，警察也蜂拥而来。神谷不仅受到了警察的审讯，而且又遭到了父亲的训斥，母亲则哭个不停。他终于成了病人似地闷在一间房间里。不久，混乱也平息了，到了下午，到了晚上，随着心情平静下来，失去恋人的悲痛和对怨敌人豹的愤怒这时才如刀一般绞着他的心。怎么也不能就这样忍气吞声，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找出恩田父子，报仇雪恨。他已经坐立不安。能商量的人只有明智小五郎，况且必须向明智汇报一下从清晨起发生的事情。神谷匆匆忙忙作了外出的准备，也没有告诉家人便从自己家里溜了出去。

拦了一辆出租车，赶往明智的事务所。一路上，热闹的大街的各个拐角处，卖晚报的报童铃声不绝于耳，“江川兰子凶杀事件”的招贴随处可见，但神谷没有勇气停下车来买晚报，地扭着头，从醒目地圈着红圈圈的招贴前通过。

明智像是久候着他似地把他让到客厅里。桌子上摊着几张晚报，上面登着兰子的照片，生前的兰子以各种各样的姿态微笑着。

“我必须向你道歉，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是因为我小看了那个家伙，是因为无视了恐吓信，袭击了他筑地的家。实在对不起。”

明智坦率地道歉说。

“不，我不认为这是先生的失策。那种场合只有那样做。正因为是先生，才识破了那家伙的奸计。兰子命里注定早晚会这样的。如果没有先生的帮助，她也许会晚死一些时候，但那只是延长她的痛苦，反正是免不了这场灾难的。我真是希望先生香兰于报仇，想用先生的力量侦察到恩田父子的窝藏处。”

神谷青年约没有憎恨明智。谁有感谢，丝毫没有可恨的道理。

“这不用你说。我从今天早晨起为这件事进行了种种活动。接到了你的电话，警视厅的朋友也告诉了我详细情况，不仅如此，杀入魔鬼又亲自向我挑战起来，所以从自卫的意义来说，我也不能坐着不动呀。”

“唉。这就是说，那家伙又寄给你挑战书了？”

“是的，你看，就是这个。”

明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打开了里面的信纸给神谷看。

明智君，好像看到了你惊愕的神色。知道我的

厉害了吧？我保证的事一定会做给你看的。你要小

心！我向你保证过一定会还礼的，知道还什么样的

礼吗？真想拜见名侦探先生的一副哭丧脸啊？”

“是中午偷偷扔进大门口走的。那家伙已经在我家四周布下了罗网。我们这样谈着的话，说不定他从什么地方的角落里正听着呢！哈哈哈哈哈。”

明智若无其事地笑起来。

“可是，所说的这个礼究意味着什么呢？如果那样的话，我就太给您添麻烦了……”

神谷一谈这令人可怕的挑战书，就已经焦虑不安了。

“大致上倒不是想像不到，没什么，丝毫用不着担心呀！我这方面已经作好了与敌人的智慧相应的各种准备，我也只等着用更大的圈套对抗使用无聊的骗孩子手法的家伙呢？”

明智的样子看上去甚至很快乐似的。神谷对职业侦探家的这副神态怎能不大吃一惊呢！

“可是，那家伙不是只应该恨我吗？烧毁他巢穴，击毙他宝贵的豹，都是我造成的嘛，而且即使是这一次，也不是我依赖先生侦破案子的吗？哪会把我放在一旁，企图对先生报仇呢！”

“那当然也是恨你的，但妨碍那家伙做坏事的第一号人就是我，大概是想先从妨碍他的人开始收拾吧，而且因为我那里有一样那家伙不能放过的诱惑物嘛。”

明智说着与刚好端茶水到这里来的文代夫人互相看了一下脸。像！像！文代夫人那张脸不是和弘子和兰子一模一样吗！？

啊！那么，难道人豹心明眼快地把这美貌的明智夫人作为它下一个猎获物了吗？是说那家伙企图诱拐名侦探自己的年轻夫人吗？

“那么，那家伙……”

神谷冒失地凝视着文代夫人的脸，由于事情过于突然，连这话都难于启齿，吞吞吐吐地说不下话去。

“是的，有点儿离奇，但野兽不会有人的常识的，所以只是极其单纯地受感情的摆布。这挑战书的字句，此外不是无法解释吗！”

经他这么一说，确实如此。多么好的主意呀！满足野兽的情欲，就这样成为对名侦探的报复手段。这是那家伙好像会考虑的事。

“如果是那样的话……啊！不知为什么，我有点害怕起来。不要紧吗？我根据以往的经验，非常清楚那家伙的力量。那家伙不是人，是恶魔！有恶魔的智慧和力量！”

神谷想说：夫人您居然还这样满不在乎呀！但注意到这样说太冒失，所以把话咽了下去。

“是这么一个对手，挺有意思的呀！明智这些日子常发牢骚，说没有大的案子。”

文代夫人说着露出可爱的牙齿娇艳一笑。

这真是人不可貌相，多么大胆的夫人啊！神谷愣住了，他丝毫不知道在“吸血鬼”的案件中文代夫人作为明智助手的女侦探发挥了多么英勇的作用！

“首先必须查明那家伙隐藏的地方，先生您有什么把握吗？”

神谷一问，侦探就从容不迫地答道：

“用不着查，对方自己会来的。我等着他。”

“什么时候？”

“大概今晚。说不定已经在附近转来转去呢！瞧，你听！我家的狗不是在叫吗？”

不知什么时候天黑了下来，窗外已经漆黑一团。这附近是住宅区，除了不知从什么地方传出的钢琴声以外，冷清得鸦雀无声。过了一会，响起了一阵尖锐的狗叫，就在觉得它转眼间靠近过来时，突然有样东西像子弹一样飞进了客厅。

“哎哟！S，你怎么啦？”

抱住强壮的爱犬的文代夫人的双手粘满了可怕的鲜血。

S在女主人胳膊里刚发生了一声异常的叫声，随即就那样瘫软了下来。滴下来的热血转瞬间染红了地毯。

“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伤？”

文代夫人脸色有点苍白，有所示意似地凝视着明智侦探的脸。

是非常奇怪的伤。整个背上星星点点地被揪掉了毛，脖子上被剜的一块地方看上去像是致命伤。绝不是被咬的，像是被什么锐利的爪子一般的东西抓伤的，但不是人，人的指甲不会那样锐利。

“是那家伙！S是被那家伙害的。文代，你要小心。”

霍地站起来的明智的手中，迅速握着一支小型手枪，不知是藏在什么地方的，温柔的文代夫人的右手里也不约而同地握着一支同样的手枪。

“你躲在起居室里。锁上门，决不要打开！”

说罢明智就跑到门外。文代夫人按照吩咐跑到二楼的居室。就在这时，不知是从哪里出来的，只见像松鼠一样动作敏捷的小林少年的黑影跟着明智沿走廊奔跑出去。

神谷也不能一动不动地坐着，提心吊胆地去大门口一看，只见明智和小林少年好像从篱笆门绕到了里院。门的外面是条马路，虽说冷清，但不时有出租车通过。他特意选了个安全的方向，慢慢吞吞地走了过去，心想，总不会藏在门口那里吧。

但顺着铺石路走了五六步，就害怕得再也不能走了，因为两侧的枣树丛形成了漆黑的阴影，觉得那里有一种不寻常的动静。即使不想看，但奇怪的妖气依然把他的视线吸引到了那个方向。啊！在树丛的最暗的阴影中，那里的离地面3尺左右的黑暗处，一刻也没有忘记过的那蓝蓝的燃着两处萤火不是直盯盯地凝视着这边吗？！

神谷在见到它的一刹那，一面发出后来想想都感到有点羞愧的莫名其妙的叫声，一面一溜烟地逃回到了大门那里，但他边逃边回过头去，只见怪物也好像吃了一惊，感到黑影弄得树丛沙沙作响，像一阵怪风似的朝门的方向跑去了。

“神谷，怎么啦？”

听到叫声，明智和小林少年跑回到了大门口。

“那家伙在吗？”

神谷指着门外，用嘶哑的声音告诉说：“那里，那里。”

勇敢的二人一听这话就像箭一样跑到了门外，但过了一会儿，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回来了。

“什么也没有，不会是误会吧。”

明智怀疑似地看了看神谷苍白的脸。

“不是误会，确实是那家伙。也许还藏在附近的巷子里什么的。立即给警察打电话怎么样？”

“不，用不着这样。即使警察来，也不是能逮得住的家伙。这是我过去屡次的经验，你也很清楚吧。如果警察跑到这儿来，反而会打乱计划的。你就看看吧，因为我有一些儿想法。”

明智不想进一步搜查，说着满在乎似的话，赶快走进了家里。神谷也无奈地跟在他后面，但在他快要进却又没有进大门的时候，响起了乱哄哄地进门内来的人的脚步声。原来有件大行李被抬了进来。

“明智先生是住在这里吧，请在这上面盖个章。”

像是卡车司机的男子嚷着。只见门外两名男子抬着一件大物。是个箱子一样的东西，长有两米左右，细长细长的。它突然破门而入。

神谷呆住了。

是一口棺材。

早晨发生在他家里的事原封不动地再现了。我莫非在做梦不成？不，不是的！不是梦！那么，这回是谁的尸体躺在那口棺材里呢？

“夫人呢？夫人在什么地方呢？”

神谷说着奇怪的梦话般的话，东张西望地环视了一下四周。

“在二楼呀，马上下来。”

明智满不在乎地回答说，随后在司机伸过来的详单上盖了章，吩咐把这不祥的行李抬进客厅里。

“行吗？这箱子里，您知道吗？”

神谷焦虑不安，仿佛可怕的事即将发生。

“唉，当然知道。马上给你看。”

明智十分镇静。总觉得奇怪。他真的是明智侦探吗？会不会那野兽用那种魔术不知不觉地变成了明智呢？否则他是不会笑嘻嘻地让人把这种可怕的棺材抬进家里的。

司机们一回去，明智就立即仔细地放下客厅所有窗子的百叶窗，上面再拉上窗帘，使之从外面无法偷看，然后用准备好的拔钉钳子开始打开木箱盖。

随着一根根钉子发出“吱吱”的讨厌的声音松动起来，盖子的一侧逐渐抬起，箱子的内部一点一点地从那缝隙间暴露出来。

那棺材中究竟有什么样的东西呢？神谷青年看了它怎样吃惊呢？不，他所吃惊的不仅仅是那东西。那天晚上，明智的事务所里接连不断地发生了非常奇怪的事，神谷活像

是被狐狸迷住了似的，只是发着愣儿，呆呆地看著名侦探导演的一出奇妙的戏。

人兽对人兽

那以后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明智侦探事务所门前刚停下了一辆空汽车。旋即从门内的黑暗中有人急匆匆地走出来，在开着车门等候着的司机的帮助下默不作声地进了车内。司机赶紧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啪地点亮了车内的灯。被这朦胧的灯光照射出来的，是面熟的身穿西装的明智夫人文代。她把身子藏在座位的角落里，不知为什么一动不动地低着脑袋。

偏巧在这骚动不安的时候，已经过了晚上八点的此时，她究竟有什么样的急事呢？纵然说是刚强的女侦探，这也不是有点儿太冒险了吗？人豹还执拗地潜藏在附近的黑暗中，如果她这不慎的外出被那家伙发觉了的话……

不，不是“如果”，是已经被发觉了。野兽果然埋伏在那里。

不久，车子刚无声地一滑出来，一个黑风一样的东西就像严阵以待着似地刷地跑了过来，突然紧紧抓住了汽车的尾部。不用说是那家伙。在远去的汽车的尾部，可以看到阴火一般的两处萤火。

可是，能用那种姿势抓到什么时候呢？不久，汽车一定会来到明亮的马路上，也一定会打派出所前面通过。那样的话，文代夫人就可以不受伤害了。只要早点儿到明亮的大街上就行。

可这是怎么回事呢？汽车不是刁难地、好像是故意似地专挑一条条僻静的街，并且渐渐地朝郊外方向开去吗？

汽车的尾部出现了一个特写镜头：人豹那张丑陋的脸在黑暗中吐着紫黑色的舌头傻笑着。

已经离开旧市市内，这里是冷清清的近效，在那杂乱肮脏的街与街之间，可以看到一座大森林样的地方，过去这一带还是村子的时候守护这村庄的森林原封不动地保留着。

实在出乎意料的是，文代夫人的汽车就像是完全符合杀人魔鬼的愿望似的，不正朝着这片森林的黑暗处笔直地冲进去吗？

车子停下来的是神社前的一片空地。杉和扁柏等大树围着四周，把本来就很暗的夜空遮盖的更加黑暗。可怜的文代夫人犹如民间故事中的用活人做祭礼似的，被抛在那叫人不寒而栗的寂静中。

哎呀！这家伙事情是不是太顺利了呢？

但是，充满情欲的野兽没有余力考虑那种事情。恩田以一只巨大猴子的姿势跳到地上，旋即冷不防打开后座的车门，一面发出奇怪的吼声一面跃进了车内。

美貌的文代夫人依然低着头坐在座位的角落里。会吃惊地发出叫声吧？会试图用纤弱的胳膊抵抗吧？恩田心里充满着残忍的期待向文代夫人扑去，但对方不用说是发出声音，不是甚至连身子都没有动弹一下吗？哎呀，是吓昏过去了吗？但是，即便如此，也……恩田伸出双手紧紧搂住了文代的肩，但不知是被什么吓的，他刚“哎呀”地发出愤怒的叫声，旋即突然将文代的身体轻轻地抓到车外，气哼哼地扔到地上，在那上面胡乱地踩着。

那不是文代夫人。不，不是活的女人，不过是一个穿着文代的衣服的一个冰冷的蜡偶人而已。

“畜牲，畜牲！”

也难怪恩田自暴自弃地乱踩那个像是文代的东西。

啊，原来是这样！刚才抬到明智事务所的棺材样的木箱中，躺着的不是神谷所害怕的那种尸体，而是这个人体模型，说是要以骗术还之以骗术的明智，一定是事先察觉到会有这种事，在白天就订做好了人体模型。这个大胆的圈套顺顺当当地奏了效。即使是恶魔也不会想到偶人会乘车外出。

“呵呵呵呵呵呵，你辛苦了！”恩田身后站着一个黑影，突然打招呼说。

天不怕地不怕的怪物也像是被这突然袭击吓了一跳，作好了架势回过头来。

“你是司机吧？”

“是的，是把你带到这儿来的司机呀。”

黑影抱着胳膊，镇定自若。

“你不怕我吗？”

恩田用令人害怕的低声强加于人似地说道。

“呵呵呵呵呵，害怕的大概是你吧。喂，同仁，好好看看我的脸！你以为我是谁呀？”

司机取下深戴着的呢子礼帽，突然把脸伸到车窗那里让恩田看了看。

难怪恩田打了一个寒战。

原来那里另有一个恩田。黑黑地瘦骨嶙峋的脸、蓬松的头发、鲜红的嘴唇、露出在

嘴唇间的兽牙般的白齿，皱巴巴的黑西装。在黑夜的森林中又出现了一头什么都完全一模一样的人豹！

两头人兽在淡淡的车内灯的灯光前面对着面，瞅着牙，充满敌意地对视着。恩田的脸上露着野兽站在镜前一般的惊愕的表情，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仿佛遇到了妖怪似的惊恐神色。

“你到底是谁？”

用惧怕的声音问道。

“是你的把兄弟呗！”

“胡说！真的是谁？”

“你猜猜看！”

恩田沉下心来沉默了片刻，但突然露出凶相叫了起来：

“你是伪装的吧。明白了，明白了！你是明智吧？是明智小五郎吧？”

“哈哈哈哈哈。才明白吗？正如你所想象的。叫你尝尝这种苦的人，除了我以外再也没有别的人了。可是怎么样，我伪装的这副样子？谁看都跟你一模一样吧？用这副伪装能瞒过你老爷子的眼睛吗？你怎么想的？”

“什么！我老爷子？”

“是的，你的爸爸呀。只逮住你一个人有点儿美中不足呀，我是想顺便把你们父子都捆绑起来交给警方呀。”

“你一个人吗？”

“不，不一定是我一个人。”

“那么，你……促附近有你伙伴埋伏着吧。”恩田的面孔忽然变得狰狞起来，旋即又突然张开双手欲扑向这边。

“不，这可不行！如果从正当防卫的意义上来说，我是决心要枪毙你的。举起手来吧！”

明智动作敏捷地掏出准备好的手枪，所以对手没有机会。凶横跋扈的野兽也不得不照明智所说的举起手来，但即便如此，他也依然毫不松懈地注视着明智，想一有机会就扑过去。

“诸位，可以出来了。快来把这家伙捆起来。”

应着明智的声音，从黑暗的树荫里忽地跑出来四五名便衣警察。

"恩田，给我老实点！"

其中主要的一人从恩田的背后一搂住恩田，就紧接着有两名警察熟练地缠绕着捕绳，刹那间把人豹捆得连身子都动弹不了了。

"那么，这家伙就托给你们了，我还得找出另一个家伙来。"

明智一面将手枪收进口袋里一面轻轻说道。

"知道了。改日科长会感谢你的。那我们就赶回去了。"

一名便衣警官一跳上汽车的驾驶室，停止的发动机立即响了起来。其余的人推推搡搡地将人豹推进了窄小的车内。

汽车在明智蹲着的前面轻轻地返回到原来的道路。

铁管的迷宫

从那以后又过了一个小时左右，在明智侦探事务所门前的漆黑的道路上有个影子一样排徊的人。

他好像怕别人看见似地避开路灯，在黑黝黝的围墙后面蹑手蹑脚地于一定距离内来来去去。是个穿黑西装的瘦削的男子。在不留神走近檐灯时，仔细一看，他与那个丑陋的人豹的脸一模一样。当然一定是明智的一副伪装的样子。但他为什么在自家的前面这样形迹可疑似地徘徊着呢？

"唉，会不会是我估计错了呢？是该来的时候了。那老头，儿子总是不回来的话，一定担心得不得了，来这附近找他的，这估计我想是不会落空的，可是……"

明智一边这样思索一边不停地透过黑暗看着四下里。

他乔装成恩田，等待着恩田的父亲来找儿子。他从出发的时候起就作了这副异想天开的伪装，其实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即使是父子，在这黑暗中也是不会察觉到这伪装的，而且在伪装技术方面他有充分的信心。

"哎呀，好像有人打电话到家里来了。"

明智突然竖起耳朵来听了一下。确实是自己家的电话铃声。

"是谁打来的呢？文代应该锁在二楼的居室里，所以一定是小林接着电话。会不会有什么急事呢？"

他不能跑进屋里去，说不定恩田的父亲过会儿就来。如果被他发现自己进了屋子，计划就打乱了。

当时地注意到远处的宅内的电话铃声，也许是一种预感。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那电话对他来说才是致命的；正因为没有能听到那个电话，他才不得不犯下了出乎意料的错误。但这是马后炮了。

就在他耐心地在黑暗中不停地徘徊之时，终于有了反应。从黑暗中浮现出一个衣衫褴褛光着脚的乞丐一样的男子，透过黑暗定睛看了他一会儿，谁知又突然不客气地走了过来，递给他一样纸片般的东西。

和这东西一起回去！有急事想商量。

将纸片靠近檐灯一看，只见上面用铅笔写着这样几个大字。眼熟的笔迹。一定是恩田的父亲。

“不会错吧，你是叫恩田的人吧。”

乞丐一样的男子叶咛似地说道。这么看来，这家伙不认识恩田，恩田的脸有特征，以至即便不认识也不会弄错。一定是人家告诉了他那特征而来的。明智已经用不着害怕了。

“嗯，没有错。但我的父亲现在哪儿？在家吗？”

“不知道在家里还是在什么地方。我是在芝浦受委托的。”

哈哈！这么说，那家伙的巢穴是在芝浦附近喽。

“要说芝浦，不是挺远的吗？是走来的？”

“是的。当然啦。但我的腿比电车还要快嘛。”

“但我不行。怎么样？咱们狠狠心雇辆出租车吧！”

“我讨厌乘出租车。但你难办的话我可以乘。”

即便这样，恩田老人派来了一个多么笨的人啊！由此看来，那家伙的身边好像连一个机灵的手下人都没有了。

明智把呢子礼帽拉到眼眉上遮盖着脸，喊住了一辆出租汽车，并和乞丐并排在车内坐了下来。车子按乞丐的吩咐，朝芝浦疾驶而去。

“托你这封信的人确实是我父亲吧？你说说他的模样儿。”

明智为了慎重起见想确认一下。

“不知道是为什么，大爷对我很好，常常给我零花钱。是位满脸长着白须、目光炯炯、身材瘦小的大爷呀。”

“嗯，要是这样就没有错了。那他是在芝浦等我去吗？”

“是的。在铁管大宅院等着。”

“铁管大宅院？”

“你不知道吗？大爷常来铁管大宅院玩。喂，是指横在那儿的许许多多水道的铁管呀！我也很早以前就住在这铁管大宅院里了。”

流浪汉把水道用的大铁管作为他们的窝，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就是说，恩田父子把这铁管里面作为他们临时躲藏处了。

这样交谈中，车子来到了芝浦的黑暗之中。

“去哪儿？这前面已经没有街了。”

司机显出诧异的神色问着，于是决定下车。

下车后朝无边无际的黑暗中走去。到底是流浪汉习惯，他在头里一个劲儿地在看不见的道路上走去。随着眼睛习惯起来，看到阴沉的天空渐渐泛白了。这朦胧的反射光使地上的东西犹如水墨画淡淡地浮现了出来。

“是这里，我这就找大爷去。”

听着流浪汉的话凝眸一看，啊，这是多么众多的铁管的行列啊！黑黝黝的地上，一直到遥远前方的目力能达到的地方，密密麻麻地排列着看上去特别漆黑的巨大的圆筒。

“喂——！大爷在吗？我回来啦！”

流浪汉大声一嚷，立即从地上的各个地方如潮涌一般发出了“别吵！”、“静一点！”等训斥声。原来在看上去完全没有人呆着的铁管中，无数居民在忙碌了一天以后正在休息。一定是妨碍了他们安眠。

但脑筋迟钝的流浪汉又发出了大声：

“喂——！大爷，你在吗？”

于是，从地底下的什么地方隐隐地、隐隐地传来了回答声：

“喂——”

“好像是很里面的地方。你当心别碰了头呀。跟我来！”

领路的流浪汉说着钻进了一根铁管中，明智也不得已趴下身子，喀哧喀哧地跟了进去。里面有一股冰冷的铁的锈味。

穿过一根长铁管，立即有另一根铁管张开着口。爬着爬着，发生了非常遭糕的事。明智不知什么时候着不见领路人了。因为是在什么都看不见的黑暗中，所以不是看不见，而是感觉不到动静了。

“喂，你在哪里？”

即使用声喊一下，也只是自己的声音在铁管中回荡，没有回答。苦恼的是，忘记了事前问好流浪汉的名字，想叫都无法叫。连经验丰富的名侦探也不知道铁管大宅院是这等奇妙的场所。

侧耳静听，从远处什么地方传来了鼾声。并非无人之境。有人是有人的，但已经不知道方向。铁管未必都是并行地排列着的，所以在钻过了几根之间，就等于陷入了迷宫。

不久，来到了铁管的口与口之间稍大间隙的地方，所以明智站在那儿的地面上，把头伸到铁管上面看了看。令人吃惊的是，只见四面八方都是铁管的海洋。天又黑，几乎猜不透往哪个方向去便能最快地到外面的地面上去。

不管怎样，先瞎定了一个方向，又开始喀哧喀哧地爬起来，但爬了一阵子，不知为什么感到周围喧哗起来，听到四处里叽叽咕咕地交谈的声音。发生了什么事呢？竖起耳朵一听，传来了稍稍清楚的声音。

“喂，听说人豹逃进这里面来了。”

“什么人豹？”

“你不知道吗？是这些日子被世人议论纷纷的大坏蛋呀！是杀死江川兰子的可怕的野兽呀！”

隐隐约约传来了这样的话。

明智还没有清楚地领悟到这一可怕的意思。

“什么有人豹，真是岂有此理！那家伙不是早被捕获了吗？”

他一时糊涂地考虑着这样的事。

不久，铁管里的吵嚷好像越来越厉害了，到处都开始响起吼声：

“喂——！大家快起来！听说人豹逃到这里面来了！”

“听说有杀手呀！”

这些声音在铁管中激起回响，发出了巨大的轰鸣声。

明智这才知道他处于可怕的境地。

“不是另有人豹，现在我就是人豹。如果其中有人知道恩田的模样儿，我一定会转眼间被当作是人豹的。”

明智陷入无法形容的困惑。纵然想立即抹掉脸上的化妆，但如果没有油（至少是水）的话也毫无办法。

“这下可糟了！”

事已至此，除了打消捕人念头逃出去以外别无主意了。他一面注意远离人声，一面从这个铁管到那个铁管地胡乱地爬起来。

于是转眼间遇上了可怕的障碍物。

“啊，痛！是谁？是谁？！”

与明智迎头相撞的男子察觉到对方形迹可疑大声嚷起来。

“喂……！弟兄们，在这里那！人豹这家伙在这里那！“

明智连话都不说地赶紧逃向相反方向，但结果这会使事态更恶化。它使他们确信，既然逃跑，那肯定是人豹。

“逃了！逃了！阿吉，逃到你那里啦！逮住他！”

就这样，铁管迷宫里的胡乱的捉迷藏开始了。逃！逃！汗流夹背的乱窜着。

明智处于这种异常的境地，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他觉得自己深切地明白了被人追的心情。

逃呀逃呀逃的，待猛然发觉时，啊，得救了！终于从铁管的迷宫中脱身了，眼前已经没有任何障碍物。是一片黑黑的空地。

就在他舒了一口气，慢吞吞地开始爬起来的时候，他的耳畔突然响起了喊声：

“哇——！”

一边吃惊地缩过头去，一边窥视了一下外面的样子，他立即明白：以为得救，只是短暂的瞎指望而已，原来流浪汉们事先察觉到了明智的逃路，聚集在那里的出口处，手里各自拿着得意的武器，严阵以待着。

明智一下察觉到了那动静，迅速缩过头去，旋即开始往来的方向逃去。但是，前方也有无数敌人等候着。每穿过一根铁管就得小心翼翼地选择接着爬过去的铁管。

“哎，这家伙总觉得有点奇怪呀！瞧这些流浪者们的一副执拗劲！一定有什么理由。啊！说不定……”

明智在黑暗的铁管中加紧地爬着，突然察觉到了这一点。

说不定恩田老人识破了明智的真面目，所以老人自己躲藏了起来，只是唆使流浪汉，企图反过来折磨侦探。这样的话，明智伪装成兽人恩田不是意外的幸运吗！

“有意思！如果是这样，我岂能没有脸面地被这种家伙逮住呢！”

明智反而勇气百倍，“以妖术还妖术！”他想抢先下手。

他停止了逃跑，蹲在铁管正中央，并竖起耳朵听着从背后靠近的脚步声。

来了，来了！听到了急促的呼吸。哐地碰到铁管壁的声音。敌人好像有两三人。

“喂，确实逃到这儿啦！”

“没关系，笔直过去！”

窃窃私语的声音。

前面的黑影子咕容咕容地过来了，在距离三尺左右的时候，猛地察觉了明智的身影，作好了架势的样子。

“谁在那里？！”

有点儿害怕一样的吃喝声。

明智一声不吭，默默地紧握着右手的拳头，瞄准了估计是对方胸脯的地方。

“你回答呀！果真是你呀！喂，干掉他！”

黑影子像风一般扑了过来。

等候着的明智的拳头叭地一声击中了对方的胸脯。他朝倒下去的对方身上压去。

“喂，我摁住啦！确实是人豹。快来帮忙，我去把大伙儿叫来。”

这样装作流浪汉减叫的，是明智小五郎自己。他所摁住的，是由于被击中心窝而昏过去的前头一个流浪汉。不知道此事的后面两人应声扑到了他们伙伴身上。两人一起摁住了。

“好，这里由我们来管。快去叫大家来！”

用不着吩咐。明智在铁管与铁管的缝隙间站起身来，大声嚷道:

“喂——！逮住啦！把人豹逮住啦！”

一钻过两三根铁管，立即站在别处缝隙间同样喊叫，随着又一边装做招集伙伴的样子朝下一个缝隙钻过去，一边逐渐向铁管之列的边上远离而去。

流浪汉们被黑暗中的明智的声音指挥着，接连不断地赶往有人被捕的铁管。在明智悄悄地爬出到外面的空地的时候，周围已经连敌人的影子都没有了。

不管怎么样，明智一面先在黑暗中朝市街方向赶去，一面思索着流浪汉们的奇怪的袭击和潜藏在其里面的意思。

流浪汉里面，即使有人认识恩田，在那黑暗之中也是不会觉察到的。这就是说，知道扮作人豹的明智钻进铁管中的，除了把他领到这儿来的低能儿一样的流浪汉和给他写信的恩田父亲两人以外，没有其他人了。

但是，不管是恩田老人还是低能儿流浪汉，他们都不会暴露自己人的秘密。没有理由唆使流浪者们袭击他。

更是奇怪的是，恩田老人要把自己孩子叫回家来却全然没有露面。不，不仅如此，自己儿子遭受袭击而处于那窘境，却丝毫没有显出救助的动静。就明智来说，总觉得被恩田老人骗了。

如果恩田老人察觉到了明智的伪装……如果他知道按照那封信赶回来的不是自己儿子而是伪装成自己儿子的侦探

对！一定是那样！那样考虑的话，一切谜团都解开了。明明知道是伪装，却把他作为真正的杀人魔鬼恩田抛到正义心很强的流浪汉们面前，这是一种多么有讽刺意义的报复手段啊！明智觉得愚弄了敌人，其实不是被敌人愚弄了吗？这不是很像怪老人想出来的“妖术”吗？

不，等等！总觉得还有地方不能理解。连见都没有见的老人究竟为什么能识破明智的伪装呢？那样的话，那个低能儿一般的流浪者会不会是坏人呢？……不会的。明智没有愚蠢到那么长的时间里并肩坐在汽车里却不能识破他的程度。

在明智一面穿过黑暗的空地一面这样那样地思索之中，不久一个可怕的想法犹如火花在他脑海中闪现。

“啊，原来是这样！”

明智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以致情不自禁地发出声来嘟囔了一句。

“这就是说，这就是说……啊，我闯了大祸，可这是多么狡黠的恶魔的智慧啊！”

就连名侦探也不能不为一个可怕的幻影而不寒而栗。

“也许已经来不及了。但是，即使来不及也必须想尽办法。”

他马上在黑暗之中沿石子路跌跌撞撞地飞跑起来。朝着市街像炮弹一样跑起来。

一走过宽阔的混凝土大桥，那里已经有人家了，不一会儿便是废墟一般的深夜的电车轨道。那十字路口孤零零地建有一个公用电话亭，他一进亭子就边找着口袋里的零钱边猛然取下了话筒。

戏中有戏

另一方面，在明智侦探事务所里，明智伪装成人豹，将文代夫人的替身偶人放到车上一出发，案件依赖人神谷也暂且回到了自己家里，所以只剩下明智夫人文代、助手小

林和女佣三人。

文代吩咐小林少年把前门和后门关严，自己躲在二楼的卧室里，从里侧锁上了门，以备万一。床头柜上甚至都准备好了子弹推上了膛的手枪。

这是一个漫长而又异常紧张的夜晚。丈夫大胆的计策能如愿以偿吗？会不会失败呢？什么不仅仅是恩田，甚至连他父亲也要在一夜之间全部抓住，这不会是太贪心了？文代虽然坚信明智的手腕，但也不能不为之担心。

晚上10点光景，明智由到达的地点打来电话，小林少年接了电话。电话里说："恩田顺利地逮住了，所以你们放心。我这就去搜索他父亲，回家可能会稍晚一些。"电话非常远，声音低得听不清楚，但小林少年并不怀疑，将内容传达给了二楼的文代夫人。

可是，正当那电话铃响的时候，正如读者也知道的，明智小五郎正假冒人豹，就在事务所前面的黑暗的道路上踱来踱去。不用说那是假电话。可是，是谁又是为什么闹这种恶作剧呢？这恶作剧的里面藏着什么样的可怕阴谋呢？

这姑且不说，又过了一个小时左右，大门的门铃响起了尖锐刺耳的声音。在这深更半夜不会有客人来的。一想到一定是先生回来了，小林少年飞也似地跑到大门口打开了门。

站在那里的果然是明智侦探，但这是一副多么离奇古怪的模样啊！跟出门时一模一样的丑陋的人兽扮装、微微涂黑、勾勒出眼圈的瘦骨嶙峋的脸、鲜红的嘴唇，含有兽牙一般的假牙的可怕的嘴。除了这副异常的模样以外，腋下还夹着一个身穿西装的软乎乎的女子。

小林一见这情景吓了一跳，不由得想逃掉，但仔细一想，其实没有什么可怕的。明智所夹的不是活人，不过是为逮捕恩田而用作诱饵的人体模型而已。

"您回来了。"

小林恭恭敬敬地把主人迎进了家。

"给我把这个偶人放到刚才的木箱里去！回头卖偶人的人要来取。"

明智把偶人一递给小林便脱鞋进了屋子。

偶人的木箱子放在黑暗的走廊尽头。不知为什么，明智目不转睛地望着小林吃力地把人体模型搬到木箱那里去的背影，但不久却大踏步地跟了过去，刚做出一副从后面抱住少年似的姿势，旋即又打开那儿的门，走进了女佣的房间。

侦探究竟为了什么做这种事儿的呢？这实在让人觉得奇怪。过了一会儿，他独自走

出女佣房间，上两人的卧室去了。

“哎呀，你回来了。”

在楼梯上迎面遇上了文代。像是丈夫回来了，所以她打开了一直躲在里面的卧室，正准备下去迎接丈夫。

明智只是“啊”地回答了一声，先向卧室走去。

“小林他们都不在？”

文代露出诧异的神色问道。

“不，我吩咐了小林一点儿事情。别问了，到这儿来。”

因为伪装用的假牙的关系，明智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别人似的。

“不，那么可怕的模样。快去洗个脸就好了。”

“不，哪顾得上洗脸。总之先进屋来，有话要跟你说。”

两人走进卧室。说是卧室，但那里兼用作文代的居室，用帘子将屋子隔开，一侧是床，另侧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办公桌、餐桌、梳妆镜和几张椅子等。办公桌上的台灯朦朦胧胧地照出了这些东西。

“不，就这样好。暗一点的好。”

文代正想按墙上的开关打开顶棚上的电灯时，不知为什么，明智制住了她，然后在一张大交椅上坐了下来。文代与他面对面地坐到一张小椅子上。

“累了吧。不过，人豹的替身很顺利吧？”

文代夫人赞美胆大包天的计策似地说道。

“嗯。我从驾驶室跳下来出现在那家伙的面前时，太痛快了，因为两头一模一样的人豹照面了嘛！”

明智用在灯罩阴影里的那张丑陋的人豹脸嘿嘿地笑着。

“他很吃惊吧？”

“嗯，一副好凄惨的脸。而且，因为我的手枪瞄准着，所以那家伙毫无办法。就那样发了个信号，把他交给了埋伏在那里的刑警们。”

“那现在正在警视厅的地下室里呻吟吧！”

“你这样想吗？”

明智说话很奇怪的。

“不过，只能这样——”

“呵呵呵呵呵……但不是那样呀。想跟你说的就是这件事。其实呀，恩田逃了。”

文代美丽的脸吃了一惊似地凝视着说话的人。

“恩田呀，被反剪两臂吊绑了起来，在几名刑警护送下，坐着那辆汽车正被带往警视厅。但警官的捕绳至少对人豹来说有点儿太不结实了。恩田把力气集中在两臂上，使劲一撑，绳子咯噔一下断了。这是在汽车开到蓄水池旁边一块冷清清的地方的时候。刑警们怎么会不吃惊呢！啊的一声扑了过去，但不管是五人还是六人，没有一个人能敌得过已经自由的人豹的。而且可悲的是，那些家伙没有带武器。所以刑警们可吃了大苦头，一个不剩地被扔出了汽车。”

“那恩田驾驶着那辆汽车逃跑了？”

“是的。是以非常好的心情逃走的呀。”

“可当时你在什么地方呢？”

“我？就是明智小五郎吧？我在森林中把恩田一交给刑警，这一回就去找恩田的父亲了呗！”

文代露出诧异的神色，死盯盯地看着说话人。虽说是假牙的关系，但今晚的明智，不知为什么总觉得像是别人似的。加上这离奇古怪的言谈举止，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什么“就是明智小五观巴？”，往日可不是说这种令人讨厌的话的人。

“要说恩田后来怎么样了，”明智很爱饶舌，“他开着那辆汽车跑到芝浦去了。是这么一个计划：恩田的爸爸在芝浦的堆放水道铁管的场所等候着他。所以父子经过商量，让一个流浪者拿着信，捎到明智的……即我的这个地方来……”

“哎呀，那你……”

“我当时是在这房子前面踊跃呀，心想这样的话，恩田的父亲一定会来找他的，因为我伪装成恩田，当他的替身嘛。可是，不奇怪吗？恩田早就知道这个计策，因为在逮住恩田的时候，我不留神说走了嘴。”

文代再也没有能接话碴儿了。好像有种莫名其妙的恐怖向她背脊逼来，连身子都不能动弹了。

“我就在流浪者的带领下去艺浦填埋地。明智那家伙，现在这个时候大概在那铁管中当了流浪者们的俘虏了吧，因为那里有二三十个流浪者把铁管作为他们的窝儿，那些家伙若是发现了人豹，大概是不会饶恕他的。”

说到这里，说话人又伸出丑陋的脸，令人发悚地呵呵呵地笑着。

“是谁？你是谁？”

文代脸色苍白，凝视着这个奇怪的人物。用不着问是谁。他如果不是明智自己，一定是另一个家伙，一定是人豹恩田！

“呵呵呵呵，、不是谁，是你的丈夫呀，你的可爱的丈夫呀。”

他一面厚颜无耻地说着，一面慢吞吞地站起来，朝文代走来。啊，刚才为什么没有注意到呢？如果是明智伪装的，眼睛就不会这样发光。怪物的两眼不是像蓝色火焰一样在发光吗？随着他的情欲，这火焰不是一刻一刻地旺盛起来了吗？

文代从麻木了一般的身体中使出最后的力气，霍地站起身来，旋即从恶魔的手下钻过去，跑到了走廊上。

“小林，快来人……”

但奇怪的是，家里鸦雀无声，没有一个人回答。

“小林？啊，是那小伙计吗？在女佣房间里呢，我带你去吧。”

怪物迅速追上了文代，用可怕的力量紧紧抱着她，硬是从楼梯上走了下去。

“来，你可以看！小林和女佣都是那副样子，睡得可香呢！”

他打开女佣房间的门，让文代瞧了一下里面。正如他所说的，只见两人都失去了知觉，长长地倒在地板上。当然是恶魔的麻醉剂的效果。

文代想喊叫，想喊邻居来救她，但不知不觉她成了哑巴。怪物的手掌紧紧盖住了她的鼻子和嘴巴，连呼吸都不能自如。

“喂喂！别这么乱动！好孩子嘛，我这就让你舒服。”

恩田勒紧着文代，像操纵木偶一样自由自在。

“你会成为偶人的。你瞧，这里刚巧摆着一只偶人箱子。这回是你到里面去当偶人的替身。随后，我从二楼的窗户里打信号，运输店会根据这信号来取这箱子的。我说的运输店就是我手下的人。然后用卡车，运往的地方嘛，嗯，什么地方呢？你可以猜猜。”

恩田已经忘乎所以，乱说一气，简直叫获得猎物之喜悦和获得手段之高妙给迷住了。把仇敌明智侦探绞尽脑汁准备好的圈套完全原封不动地反过来利用了。明智的伪装、人体模型、甚至连这木箱。啊，多么漂亮的报复手段啊！

文代不是软弱得昏厥过去的女子。正因为如此，这侮辱加倍地强烈叩打着她的心，难以形容的嫌恶心情使她无法控制浑身打颤。

野兽的体臭、野兽的呼吸、野兽的奋力。她感到了真实的豹。她的胸的上方有一张

野兽的脸。炯炯地发着蓝光的眼睛、油汪汪的红嘴唇和其间露出的锐利的牙，变成让人感到吃惊的特写镜头逼到了一二寸的距离。

她看到那红色的嘴唇像隧道一样张大开来。于是，从黑暗的隧道中伸出了一条巨大的舌头。啊，那舌头！她清清楚楚地看到了那紫黑色的舌头的表面茂密地长着犹如针山一样的突起物，它们随着舌头的运动，如同被风刮得沙沙作响的芦苇似的发出沙沙的声音，迎风飘摇着。

黑丝

昏暗的走廊的角落里放着一只棺材一样的大木箱，这是明智为欺骗恩田而购买的那只等身大的偶人的木箱子。躺在里面的，现在不是偶人，而是由于麻醉剂而失去知觉的美貌的文代夫人。

人豹一面从上面慢吞吞地盖着木箱盖子，一面舔着舌头，自言自语地说：

“呵呵呵……这样一来，你就活像一个偶人了。美丽的偶人，里面有点儿挤得慌，但你忍耐一会儿吧，马上到我家去，我会像贵族小姐一样疼你的。呵呵呵呵……”

说着啪地一声合上了盖子，随即把箱子旁边的乱七八糟的绳子收集在一起，从盖子上面一圈又一圈地缠住了箱子，只等把等候在外面黑暗中的两名手下人叫送来，让他们把木箱子抬出去。

恩田为了给他手下的人发暗号，朝大门方向走去，还没有走两三步就吃惊地站住了。原来在空房一般的整个房子里响起了尖锐刺耳的电话铃声。

他不由得作好架势，侧耳静听了片刻，但一知道是电话，便哼地咂了一下嘴，想径直走出去。但不久，人豹丑陋的脸上浮现出了狡黠的微笑。放着磷光的两眼变得像线一样细，红红的嘴唇一翻起来，便从那角落里隐隐约约露出了看上去像是兽牙一般的雪白的虎牙。

他露着这副异常的表情向右转了个身，随后大踏步地走进了书房，并一把抓住那儿的台式电话，立即取下话筒，贴到了像野兽一样抽动的薄薄的耳垂上。

“喂喂，喂喂，是我呀，是我呀。你是谁，是小林吗？”

无论是声音还是说话，打电话的人都一定是明智小五郎。一知道这点，恩田的两眼仿佛是在听悦耳的音乐似的越来越眯缝起来。

“喂喂，你不是小林吗？我有急事，你磨蹭什么呀？或者那里不是明智事务所吗？”

明智侦探焦急的样子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喂喂，是的呀，这里是明智事务所，但现在小林有点事。”

恩田用假嗓子答道，一副愉快得不得了的表情。

“如果不是小林，你究竟是哪一位——”

“是我吗？是您知道的人，非常知道的人呀。”

“是哪一位？我公司的人都不在吗？”

先知先觉的明智好像也没有察觉接电话的是人豹。

“谁都不在。”

“啊？啊？你说什么？你说这深夜里谁都不在？”

“是的。小林在厨房里与女佣一起熟睡着，怎么叫醒他们都不起来，夫人到偶人箱里去了，怎么也不出来。”

像是被吓破了胆似的，明智的声音中断了片刻。

“喂喂，怎么啦？你是明智先生吧？”

恩田伸出紫黑色的舌头，来回舔着嘴唇。鲁人得意到了极点。

“哈哈哈哈哈……你是恩田君记，还以为是谁呢！幸好是恩田君。你工作项利吗？”

明智的声音突然快活起来。

“伟大！不愧是明智先生，无所畏惧呀！可你知道刚才被您逮住的我为什么在这儿吗？”

“是护送的几位刑警失策了呗。因为日本的警察不习惯捕捉猛兽嘛。因为你，我差点儿倒霉。你看来很聪明呀。”

“呵呵呵呵……一刹那间就完全明白了我们的阴谋，真伟大！可你真能活呀，在芝浦没有吃苦头吗？”

“吃苦头的是那里的流浪者呀，我只是观赏了一下里了。哈哈哈哈哈。”

“就是说，你也巧妙地逃跑了？多亏彼此平安无事呀！呵呵呵呵。”

说着，这个稀世的杀人魔鬼和名侦探在电话机旁齐声地、兴致勃勃地互相笑了起来。

“从打电话的地方来看，你在远方吧？是在芝浦附近吧。”

人豹故意歪扭着红红的油汪汪的嘴唇，用一种奇怪的语调嘲笑说。

“是的。是芝浦的公用电话。”

“呵呵呵呵呵……我好愉快哦！侦探先生……你现在焦急不安地从额头上流着虚汗

吧？我想像得到的。……在那里雇辆出租车，即使让他赶路，到这里也起码要花20分钟吗？或者你要给警察打电话吗？但警察们即使张是失措，开辆破车子过来，从那里到这儿也起码要花10分钟哩！可我呐，只要有30秒钟就能离开你的无人留守的家了，因为工作都做完了嘛！”

“正如刚才所说的，你雇佣的人，那个小不点侦探小林和女佣在厨房的地板上亲密地睡着，你的夫人在那只倡人的箱子里睡得很香呢！在外面，我的卡车等候着。我想把塞在箱子里的文代装到车上后就离开。有点对不起你，今晚你将和美丽的她永别了。”

“你好像轻视我作为侦探的力量呀。”

明智的声音非常镇定，丝毫不带困惑的调门儿。

“嗯，是轻视。身为侦探却竟然被人偷走了宝贵的夫人，我想可以轻视作的力量呀。”

“但这种事你是绝对做不到的？你是在做梦，你不知道我真正的力尽。”

电话的声音里感到有一种充满信心的威严一般的东西，有一种令恩田大吃一惊的调门。

“呵呵呵呵呵，你还死不服输呀。这种远处嚎叫，是毫无用处的！”

“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这样没完没了地和你闲聊吗？……不是很镇静吗？不是看不出是一个马上就要被人偷走老婆的男人吗？……你不害怕吗？大概你不会明白我现在在考虑什么。”

“畜牧！原来你在给这儿打电话以前要了什么花招吧。曾家吗？是事前给警察打了电话吗？”

“哈哈哈哈哈……怎么样？有点怕起来了吧。也许是警察，也许是别的。不管怎么样，你上了残助最后的圈套破！哈哈哈哈哈，你好像很担心呀，喘息传到这儿来啦！”

“闭嘴！给我闭嘴！我可是不会听信你这号人的恫吓的广

“先给我听着！你生气也没有用。我呀，在这样和你愉快交谈其间，就等于查明了你们父子的巢穴。一根黑丝，一根眼睛看不到的黑丝像蜘蛛网似地缠绕在你身上不离。这根黑丝永远连到你去的地方。”

恩田一听这话，立即露出异样的神色，不由得东张西望地环视了一下身体周围，他开始为一种异常可怕的感觉所袭，仿佛那种蜘蛛丝真的从天棚的一个角落里刷地降了下来，一圈又一圈地缠绕在他的身体上。

“我再没有空闲听你嘟囔了。那再见了，夫人确实收下啦！”

“等一下！哈哈哈哈哈，不必那么慌嘛！哈哈哈哈哈，还有话呢，有好多好多话呢。哈哈哈哈哈。”

就是在咋呼一声挂上话筒以后，侦探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也还在耳边响着。他像是要甩开眼睛看不到的妖魔似地打了一个寒颤，站了起来。

“哼！以为我害怕这种鬼狐故事吗！”

锐利的眼睛又开始放射强烈的磷光。他用野兽的行走方法来到了走廊上。于是，他立即觉得有一个小影子一般的东西刷地消失在走廊那一头。只有拐过去的大门那儿点着一盏电灯，所以那附近非常昏暗，但就在那昏暗中，有一样形状莫名其妙的东西像过路煞神一样走了过来。

也好像是人，又觉得不是，也许是人影。他赶紧从拐角处张望了一下，心想会不会是有人通过电灯下映出了他的影子，但没有人的样子。是一种大蝙蝠一样的东西贴着走廊的地板飞去的感觉。

恩田怎么能不慌呢！并非害怕鬼狐的故事，而是感到了身边的危险，觉得那影子像是不祥之兆。这幢房子的周围说不定被警察们包围住了，也许连走廊上都感觉到了这些人的影子。

他像是一头悄悄贴近猎物的豹，静悄悄地一跳到大门口的土地房间，立即小心翼翼地把门打开了一条缝，用闪着蓝光的眼睛仔细地环视了一下外面的暗处，但舒了一口气的是，无论是树丛里还是门前的道路上都看不到任何可疑的动静。于是，他轻轻地吹响了两声暗号的口哨。

不一会儿，两个黑色的人影慢吞吞地从门那里走了过来。运输店的小工一般的模样。

“外面没有事吧？没有人来过吧？”

恩田小声问道。

“连一只猫崽都没有通过。好阴森的一条街啊！就说是半夜里，这冷清劲怎么样？”

“喂，为了慎重起见，把那件事说了吧！”

一名男子像有什么用意似地低语道。

“你这家伙，又开始了。那是你的精神作用，可你……不是胆小鬼吗！”

“喂喂，叽叽喳喳些什么呀！发生什么事了？”

恩田一申斥，被说成是胆小鬼的男子一面东张西望地环视着周围的暗处，一面报告

了一件奇怪的事。

“总觉得有个小影子一样的东西在卡车周围转来转去的。是个一丁点儿的小东西，像是小人岛上的人的影子。总觉得是个叫人寒毛凛凛的讨厌的东西呼。”

“师傅，你别介意。这家伙今晚有点儿不正常。倒是快点把行李搬出来吧厂

这两个小工模样的人都是有前科的司机，虽然大致上知道所要干的事情带有犯罪的色彩，但贪图巨额酬金的欲望使他们头脑发昏，被恩田雇用为只有一夜的手下人。

“嗯，快搬！行李在这走廊里。东西可有点儿重呀。”

恩田先走近偶人箱子。

“是这个。不要粗手粗脚的，是件贵重品呀。”

“哎呀，像是一口棺材呀。”

“是偶人箱子。里边有宝贵的偶人。来，快给我搬！”

乘两名男子抬起木箱的时候，恩田轻轻打开厨房门张望了一下。丝毫没有异常。小林和女佣与刚才一样的姿势死死地睡着。小林抱来的和文代一模一样的人体模型弯折着身体，把头伸在灶台的下面，躺在那里。

看准以后，他一面监视着把偶人箱搬出去的两名男子，一面朝门外走去。外面的暗处停着一辆关掉了车前灯的卡车。把行李一载上去，两名男子立即坐到了驾驶室里，恩田和偶人箱一起蹲在无蓬的车厢里。刚听得发动机声尖锐刺耳地响彻深夜的住宅区，这辆异常的劫持汽车转眼间就从明智侦探事务所门前离去了。

结果没有发生任何事情。警察们没有赶上。只是稍让人挂在心上的，是在走廊里徘徊、在卡车周围转来转去的那个可疑的影子，但车子这样一跑起来，这也没有什么事了。恩田仔细地检查了一下卡车的四周，心想会不会是挂着什么东西，但当然什么东西都没有被发现。恩田这才感到放心。我终于胜利啦！美丽的文代完全属于我的啦！他在摇晃的卡车上，背靠着可爱的人偶箱，眯缝着豹眼，毫不检点地张着豹嘴，露出了令人可怖的兽类的微笑。

这么说来，难道刚才的明智的电话只不过是恫吓吗？难道名侦探已经沦为一个专讲鬼怪故事的先生了吗？不不，不是的。有不是的证据。刚才明智说了“黑丝”的话。说“黑丝”缠着恩田不高。瞧，这黑丝一般的东西化时不正从总田的卡车的词端在黑夜的道路上细细地拉着一条线吗？不是有东西像蜘蛛丝一样不停地从红色的尾灯附近被撒放到地面上吗！

但车上的恩田当然不知道这点。另外，即使下车朝那部分看去，就是豹眼也是无法辨别黑夜中的似有似无的一条蜘蛛丝的。这是一根这般细、这般黑、模糊的、令人毛骨悚然的魔丝。

恶魔的卡车选择尽量冷清的住宅街，在深夜的东京一个劲儿地往北驶去。让我们暂时变为一双无形的眼睛，一面在黑暗的天空中飞翔，一面保持适当的间隔，跟踪这辆怪卡车吧！5分钟、10分钟、对分钟，汽车平安地奔跑着。恩田集在偶人箱上，像一团黑东西似的一动不动。即使说是深夜，有时也仍然有人擦车而过。但他们不会怀疑这辆乍一看平淡无奇的卡车。也有好几次从挂着红电灯的派出所前面通过，但警察们不知道可怕的杀人汽车通过眼前，都别着脸。不久，当车子奔跑在高九段很近的护城河畔时，我们的无形的眼睛在前方的车上目击了一格非常可怕的事。

恩田的黑影子半蹲在车上，开始不停地动着手。究竟在干什么呢？把眼睛凑近看一下吧！……啊！知道了。原来他等不及，想见箱子中的恋人了。他解开了偶人箱的绳子，打开盖子俯视着里面。久久地俯视着。

哎呀，想干什么呢？人豹不仅从箱子里抱起了失去知觉的文代，而且把文代夹在腋下霍地站了起来。夜空中，明暗二色浮现出了叉腿站在如箭般奔驰的车上的人豹那精悍的黑影和在他的腰处无力地悬着的文代那白色的身影。

于是，转眼间发生了非常可怕的事情。是野兽暴露了它的野性呢还是他发疯了呢？只觉得文代的脑袋像是饴糖一样一眨眼神长了。

原来早先的一个晚上把手放在猛犬的上颚和下颚将其掰成两半的那股蛮劲，刚才断下了她的脑袋。

一到奇怪的幻觉或是恶梦一般的光景。猛然间，白色的流星在黑暗的天空中划着弧线飞去。原来是恩田将撕下的脑袋犹如恶魔国里的仍球游戏似地猛地抛到了车外。

野兽从嘴里冒出气泡狂怒着，甚至听得到可怕的呻吟声。他不得不把饵食撕得粉碎。脑袋以后，手和脚也都难以想像地被残忍地接连不断撕了下来。而且这些美丽的撕碎的尸体像是萝卜什么的，被没有心肝地、旁若无人地，不，毋宁是得意杨扬地抛弃到了黑暗的护城河畔。

名犬夏洛克

警视厅搜查一科科长恒川警部刚入睡就被人叫醒了。从官署回来，与孩子玩了一会，

又看了一会儿书，刚刚就寝。叫醒他的是明智小五郎。明智一跑出艺浦的公用电话亭，立即叫住出租汽车往自己家里赶去。途中访问了位于这条路线上的恒川的家，请他帮助逮捕人豹。

恒川当然踢开被子从床上跳了起来。

从这位既是职业上的竞争对手又是亲密朋友的民间侦探那里一听取了详情，立即给警视厅打了电话，吩咐他们挑选得力的刑警立即赶到明智侦探事务所，随后迅速穿上制服，就这样与明智同坐到了那辆出租车上。

“啊，等一下。你家的夏洛克也一起载去吧。无论如何需要那家伙。”

明智制止正要出发的车子，喊道。

“好！你把夏洛克带来。”

恒川连一句话都没有反问，照明智说的做了。这位名侦探如果说是需要，那一定需要。不久，恒川夫人亲自牵出一条警犬，载到了车上。名犬夏洛克一点也不吵闹，由于某种预感而神色紧张地蹲在主人恒川警部的两腿之间。夏洛克生来嗅觉敏锐，而且接受了恒川的训练，被培养成了一条名副其实的侦探犬，迄今为止，不止一次地帮助警部立了功。

“你把夏洛克带出来，定下了什么目标吗？”

车子一开动，恒川才问道。

“嗯。这条狗是否派用场，这是我的命运的分水岭。如果夏洛克不需要的话……啊，我怕的就是这点呀！”

明智露出无可名状的焦虑神色，不堪担心似的。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在电话里头我对那家伙说了许多大话，但并非有坚定不移的信念。只是一个瞎指望呀！啊，他要是顺利地替我干的话就好啦！”

“你说的他，是指谁呀？是说没下了伏兵吗！”

恒川难以推测对方的意思，反问道。

“啊，三分钟……不，两分钟也行。他的一口气哪怕给我屏住两分钟就好啦！我说，恒川君，你认为人的气能屏住两分钟以上吗？”

“说得好奇怪呀！这是你的毛病咧。当然有屏住两分钟左右的人喽。海女什么的，也许能成倍屏住呢，但普通的城里人怎么也不行，就是30秒钟也够呛。”

“这就是我的着眼点。这城里人中如果有屏住两分钟气的人那会怎么样呢？不是在

某种场会说不定会派上大用场吗？”

“你知道这种人吗？”

“嗯，知道，知道。”

说到这里，名侦探就沉默不语了。恒川也知道对方的脾气，所以也没有想深问。

不久，两人在明智侦探事务所门前丢下车子，朝空房一样见不到一个人影儿的屋内走去。

“夏洛克这家伙，在直蹦地呢！果然嗅到了犯罪的气味吧。”

恒川边说边把爱犬拄在大门口的柱子上，脱掉了鞋子。

明智让恒川在楼下等着，自己来回看了一下二楼的各间房间后徒然走了下来，但在这期间，警部灵机一动，迅速地悄悄靠近走廊里边儿的厨房，把门开个缝儿一看，在，在！小林少年、女佣、还有连人体模型都姿势奇怪地躺在那里。

“喂，在这儿，在这儿厂

听到恒川的声音，明智也走进了厨房。

“唷，在那里的不是夫人吗？夫人没有被劫持呀！”

他指着把脑袋伸在灶台下的人体模型，认定那是文代夫人。

但明智顾不上这个。他在倒着的小林上方弯着腰，拼命地凝视着他的脸，像是祈祷什么似地一眼不眨地凝视着。

于是，大概是明智的精诚所至吧，少年的眼睛睁开了一条缝。被长长的睫毛覆盖着的稍稍睁开的眼睛和明智的眼睛互相试探似地对视了一下。如果是平时，不会这么费事，应该一目了然的，但如读者所知，此时明智还没有洗掉“人豹”的化妆。

“啊，先生！”

终于明白了。小林少年一叫就突然站起身来。哎呀哎呀，刚才一直不省人事的人突然间竟能这样活蹦乱跳了！

一看到这情景，名侦探的充满不安的脸上刷地露出了喜悦的神色。

“嘿，小林，干得好！干得好！”

明智扑向站起来的少年，不胜感激地抱住他的肩，紧握住了他的手。

“好像是父子相会的场面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恒川目瞪口呆地问道。

“不，我猜对了。我决没有撒谎。为我高兴吧！文件没有事了。逮捕恩田也有了希

望，夏洛克没有回来呀。”

明智陶醉在胜利之中。

“那真是可喜可贺，但夫人没有事，不是刚才就知道了吗！总不会是被杀了吧。”

恒川焦急地指着那个人体模型，说。

“我可是一直认为那是偶人呀。你也听了我的话吧，我今晚使用了文代的替身偶人。是个从衣服到所有东西都完全一模一样的，偶人。只能认为是那家伙躺在地板上，因为真的文代被放进假人的箱子带走了嘛。但从小林的这副样子来看，那还不是偶人。哎，你说是吧？”

回头一看少年，只见他一面笑着一面嘎噔嘎噔地直点着头。

唉呀，如果是这样的话，前后就有矛盾了。恩田不是确实把文代夫人放进偶人箱了吗！不是把它装在卡车上运走了吗！而且不是在九段的护城河畔让那文代尝到了那惨无人道的苦头吗！文代已经身首异处死了。怎么她现在睡在明智家的厨房里，这不是像被狐狸精捉弄了一样吗！

但是，躺在那里的不是偶人。不管怎么样，是真的文代夫人。虽然还不省人事，但无需从灶台下拉出脸来检查，只要触一下身体，立刻就会明白是偶人还是不是偶人。恒川和明智抱起那少气无力的文代，先把她抬到了书房的长椅子上，顺便将女佣胖胖的身体也抬到了那里的软软的交椅上。

立即用电话叫来了医生，但文代只是因为麻醉剂而睡着了，用不着怎么担心。此时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必须逮住人豹！

“明智君，我还不太清楚情况，这是小林的功劳吗？不过……”

“是的。是这位少年位探的大功劳呀。这就是说小林忠实地遵照了我平素的嘱咐。”

“你是说，小林，你乘恩田不备，乘机将放入箱子的文代换成了原来的倡人，是这样吗？”

“唉，是的。不过，如果先生没有把恩田那家伙那么长时间地引到电话机那儿的话，那怎么也换不过来的。我拼命地等待着机会。于是，刚巧先生打来了电话，是先生的智慧给了我工作的机会。我听到那电话，感到先生在暗暗地给我下达命令。”

少年苹果一般的脸上满面生辉，挂着微笑说明道。

“但等等！当然那家伙也让你臭了麻醉剂吧，要不，他是不会那样麻痹大意的。”

“唉，可是我会屏气。拼命屏的话，屏两分钟以上都不在乎。先生总是教导我说：

别忘了利用它，所以即使被他用纱布堵住了鼻子和嘴，我也一直屏着气，装作不省人事的样子。”

连恩田也都不知道这个可爱的少年会有这种胆大包天的别人不知道的拿手玩艺儿，所以看到他瘫软下来后就彻底放心。

“嗨，你真叫人没有想到呀！……哈哈，明智君，你刚才说谜一样的话就是这个阳？”

“是的。我的胜负只是取决于这个呀。……可是小林，你没有忘了另一件事吧，把白天用白的，晚上用黑的那个

“唉，安上了。当然是黑的那个。在驾驶室里的手下人好像有点儿怀疑，但好像没有察觉到那装置。”

“恒川君，我发明的东西派上用场啦。”

“挺有意思的话呀，那个白天白、晚上黑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样的发明呢？”

警部好奇的目光炯炯生辉。

“可以叫做汽车跟踪器吧。是个在自己不能直接跟踪的时候查明对方行踪的装置。汽车牌照这东西，想换的话什么时候都可以换，而且有时候即使知道牌号，车子的下落也很难查明。所以我的那个发明，那个呀，在装满杂酚油的大铁皮罐上装上一个牢牢的把手，只要把那东西挂在汽车尾部的车体下就行了。铁皮罐的底上开着用针戳了一般的洞，杂酚油就从那里啪嗒啪嗒地，夸张一点说就像是细丝一样地滴到地面上。就是这么一个装置。”

“就是说，随后就让警犬追踪滴下来的那个杂酚油，是吧？夏洛克的任务我明白了，但又是白啦，又是黑啦的那个东西是——”

“白天使用没有颜色的杂酚油，晚上为了避免光的反射使用黑色的杂酚油，即煤焦油。我家里总是备着装满这两种颜色的药的铁皮罐。追踪可是一件相当要手腕的工作嘛。对女孩子来说是很难的，所以我谆谆嘱咐小林和文代他们一旦有事就使用这个工具。今晚这种情况，特别合适呀。我想请你表扬小林的机灵呐！”

“嗯，不愧是你的弟子呀！乘敌人打电话的机会干了这样子的工作，真是令人钦佩呀！来，那咱们这就开始追踪吧，以便不浪费小林的功劳。”

“嗯，为此需要一辆警车，我们乘在上面，让夏洛克在它前面跑。”

“该是我那儿的刑警们赶来的时候了。”

不久，那两名得力的刑警开着警车到达了。

明智把文代的事托给了医生，和恒川警部一起乘上了那辆汽车。名犬夏洛克身上系着长长的绳子，坐在驾驶室里的恒川握着这绳子的一头。

小林少年拿来了浸足了杂酚油的布片，举到夏洛克的鼻尖上。这是为了让它充分记住接下来要追踪的东西的气味。

狗抽动着鼻子，和药品的强烈的气味亲近了起来。小林突然拿着这布片一跑进家中，它就迷失了方向，愣了一阵子，但不久大概是嗅到了类似的气味，用鼻尖贴近着地面，精神百倍地开始前进。

“好，出发！”

根据恒川指示，车子出发了。夏洛克时而停下，时而又奔跑起来。虽然每次都得调节车速，但名犬还是没有看丢敌人的踪迹。奇怪的追踪汽车在夜深人静的街上一个劲儿地向北前进

明智在刚才的电话里说黑丝一般的东西缠绕在恩田身上不离，指的就是这回事。现在很明显，他的话不是单单的恫吓字句式是孤鬼故事。

都市密林

跟在名犬夏洛克后面的追踪汽车，仿佛由明智所说的“黑丝”引导着似的，丝毫不差地奔跑在恩田通过的清冷的街道上。不久，来到了九段附近的护城河畔，这时，明智敏锐的眼睛发现了前方路面上异样的物体。

“哎呀，那是什么？停车！”

听到他的声音恒川吃了一惊，勒紧了夏洛克的绳套。司机踩下了刹车。

“带手电设有？”

明智问同车的刑警，幸好有一个人准备了。明智借了那只手电下了车。

“果然如此。恒川君，那家伙准是在这一带打开了盛着人体模型的箱盖。然后发现上了当，大为恼火。”

明智一边照着路面，一边慢慢向前走去。在那移动的手电照射下，陆续发现了人体模型的头、手、脚。刚才恩田从车上抛出来的就是这具模型，而不是文代。再怎样凶残的兽类，也不至于肆无忌惮地在马路当中把一个真正的人摧残成这样吧！

“哈哈哈哈！看得出来，这家伙在发现重要的猎物原来是人体模型的时候是多么地

恼火啊。这可真惨啊！被他断成了碎块。幸亏是模型啊！”

明智看了一遭以后回到了车上。

“但是，那家伙在这儿发现了真相以后，是乖乖地回去了呢，还是又折回您家了呢？”

驾驶室里的恒川不安地嘟哝道。

“不要紧。我已经在电话里狠狠地吓唬了他一下。那家伙认为警察马上就要来了，一定急于逃跑，不敢再折回的。而且，为了慎重起见，刚才我又检查了一遍，杂酚油的黑丝没有停。假设那家伙折回了的话，车子即使不倒，至少也要停一下，但是毫无这方面的迹象。”

“先生，您死心了？……好，那就前进！”

于是警犬和车子又向前跑去。

黑丝在那一带向右拐去，避开了电车道，穿过上野公园不忍池畔，终于来到了浅草公园的后街。然后又转了个圈到达二天门的入口处。到了这儿，夏洛克忽然停下来，在地上闻了一会儿，又突然朝来的方向跑去。

“咦？恩田的车子是在这儿返回了吧！给我停一下！总觉得这一带怪怪的。”

车子一停下来，明智又立即拿着手电下了本，在附近察看起来。

“喂，你看！这儿有一个黑水洼。是杂酚油在同一个地方持续满了一阵子形成的。也就是那家伙的车在这儿停车的证据。从原方向返回这一点来看，一定是只有那家伙在这儿下了车。不管怎么样，值得再查看一遍。”

于是，大家听从明智的话都下了车，但想一想，这不是大海捞针吗？二天门里面有什么呢？有观音堂，有五重塔，有公园、池塘、树林，还有水族馆、花园和富丽堂皇的电影街。

“真没想到浅草公园哩！那家伙怎么栖身在公园里的呢？这么热闹的地方。”

恒川困惑地说道。

“啊，那可不一定哦。也可以说，对罪犯来讲，整个东京没有一个地方比这个公园更隐蔽的了。这儿可是都市密林啊！日本所有类型的建筑混杂排列，聚集了大量的摊贩，到处是通往后街的抄道，还有川流不息的人流，所有这些就等于是犯人隐身的丛林。如果那家伙真的选择了这个公园作为栖身之所，那我倒不得不佩服他的这个主意了。”

明智感叹道。

“但是，如果是那样的话，这家伙可真是太麻烦了。这一点人手无论如何也是不够的。就算把管内的警察全部调动起来也不够啊！”

“但是，不管怎样我们先查查看吧！深更半夜的，人容易引起注意，说不准会有谁看到那家伙了呢！”

当然，在演出散场、夜市商人大都离去之后，这里已没有了傍晚时的明亮和喧闹，但在深夜参拜者、百度参拜者们黑色的身影稀稀落落地进入二天门的地方，像是被撂下来似的还孤零零地立着一个以这些参拜者为生意对象的卜者的帐篷摊位。

在那二天门的石板路上，有一个邋里邋遢的乞丐还没有收摊，指望着深夜参拜者的施舍。

“啊，问问这人，也许他见过呢！”

明智自言自语着向那个乞丐走过去。

幸好还没有除去扮成恩田的伪装，也没有洗掉脸上的化装，所以打听起来不太费事。

“喂，喂，大概在三十分钟之前，有没有一个这样的男人经过这儿？就是和我这个样子很像的男人。”

明智叉开两腿站到前面问道。这时，那个摊子乞丐扬起脸来看了看这个突然冒出来的询问者。这是一个多么严重的残废呀！两条腿整个瘫了，手上套着草鞋一样的东西，而且满脸都已经溃烂，几乎连眼界都已分不清了，实在惨不忍睹。当那张脸从破帽子下面突然探出来的时候，明智不由得扭过脸，甚至后悔不该上前搭话。

“啊，和老爷很像的人，经过的，经过的，那边，向那边去了。”

那个乞丐一边口齿不清地说着，一边用套着草鞋的手指向观音堂方向。

“真的？没错吧？”

“嗯，真的。和老爷很像的。”

即使是乞丐迟钝的眼睛，也不可能认不出明智这身显眼的伪装。既然他说是很相像的男人，恐怕不会错的吧！因为这样一副恐怖形象的人，除了那家伙之外不可能再有别人了。

大家跟在明智后面，向观音堂方向走去。明智抓住在那一带游荡的流浪汉，一个一个地询问。恒川拐到堂前的派出所，又向那儿的警察打听了一下。但是，谁也说不清楚。和二天门狭窄的通道相比，在这个远离灯火的宽敞的地方，应该说这种结果也是理所当然的。

大家从正殿的四周到公园的池塘一带仔细搜索了半天，但不用说仍然一无所获。

“今天晚上只能收队了。警察方面要尽可能地调动力量，把浅草公园整个包围起来。不过我觉得即使如此，这场错综复杂的猎豹行动还是没有多大希望。我也会尽我一个民间侦探之所能去做的。”

“嗯，赶紧部署一下吧！也许在天亮之前能有什么发现通知你呢！因为在我们的同事当中，有很多人非常清楚这座密林的秘密。不过，也多亏了你才发现犯人进了浅草公园，光是这一点就是很大的收获了。”

明智和恒川一边说着这些，一边和两位刑警一起折回二天门。在那儿的石板路上，刚才的那个瘫子乞丐还贪婪地摆着摊位。明智忽然想起来，从口袋里掏出零钱，扔进他面前的小饭盒走了过去。

“老爷！老爷！”

明智吃惊地停下脚步回过头来，原来是那个乞丐在叫他。

“老爷，掉了东西了。这个、这个！”

套着草鞋的手所指的地上，掉落了一枚对折的信封。

“你是说我掉的？”

明智诧异地走回两三步，拾起了信封。

“啊，是那位老爷。刚刚掉的。”

乞丐溃烂的脸上堆着谄笑。

明智把信封举起来迎着门上面的灯光一看，信封上面写着“明智小五郎先生”。确实是明智的东西。只是，他完全不记得曾经把这样一个信封放到口袋里了。

“喂，恒川君，说不定我们刚才在公园里和那家伙擦肩而过了呢！”

“啊？那家伙？你是说人豹？’

“嗯，我总觉得是那样。不管怎么样，这样的光线是不行的，我们回车上去吧！然后好好查看一下这个信封。”

明智立刻急匆匆地向停在电车道上的警车走去。

在明亮的车前灯的前面，四个人凑在一起查看那封信。信封是廉价的牛皮纸，背面没有寄信人的姓名，封口就那样打开着。明智急忙抽出里面的信纸。在粗糙的信纸上，用铅笔潦草地写着下面一段话：

明智君，你真不愧是名侦探！原来我的猎物是

个人体模型。而且，你还发现了我到了这儿。真是

厉害啊！吓得我直哆嗦，啊，太可怕了！但是侦探

先生，看到这封信之后你会是什么表情呢？真想看

看啊！觉得很奇怪吧！你知道到底是什么时候又是

谁把这个东西扔进了你的口袋的呢？侦探先生，你

的工夫好像还略欠火候哦！那么，再见吧！

人豹

“嗯，太令人吃惊了！如此说来在那个公园的暗处，人豹那家伙就从我们的眼前走过去了。而且，还把这东西扔进了你的口袋呢！”

恒川惊叹道。

明智沉思着什么。

不可能。难道我瞎得连近在眼前的敌人都看不见了吗？而且，还叫那家伙把手伸进了我的口袋，这可是从未有过的耻辱。但是，实在是难以置信。我全身的每一根神经应该都处于警戒状态。被别人往口袋里放了东西却未察觉，对我而言是不可能的事情。

“等等！我好像明白了！”

明智的眼睛因兴奋而显得闪闪发光。

“其中有鬼！这是个骗术……是这么回事。一定是这么回事。喂，仁川君，我太失策了。不过，也许还来得及。是那家伙，得把那个摊子乞丐捆绑起来。”

明智扔下这句话就飞快地跑开去。其余三个人也紧随其后。

一口气跑到了二天门，果如所料，那儿已不见了乞丐的身影。果然如此，作出一副告诉我掉了东西的样子，实际上是他自己在明智走过之后把信封扔在了他的身后。扮成那副样子的还会有别人吗？那准是人豹伪装的。装扮成残废乞丐的模样，隐身于浅草的一片喧闹之中，这是一个多么绝妙的主意啊！

大家在门附近转来转去，寻找乞丐的踪影，但哪儿也找不到。

明智把头探进大路上的卜者的帐篷问道：

“你每天晚上都到这儿来吧！知不知道二天门下面的瘫子乞丐？手上套着草鞋的那个。他经常在那儿吗？”

帐篷四周都撑得严严实实的，只在前面开了一个正好能露出客人脸部的窗口。从那个窗口可以看到有一位戴着大大的粗框圆形眼镜的白胡子老者，一手拿着相面用的凸镜

在看着。

“啊？你说瘫子乞丐？不知道。在这边没见过那样的乞丐呀！”

“可是，我刚见到的。我们在找线索。一会儿工夫被他给逃了。那个乞丐会不会从你的店铺前面跑过去了呢？”

“不知道。因为刚刚还有客人在，我光顾着给人相面了。”

“是吗？那，谢了！”

至此，明智他们只得放弃搜索收队回去了。恒川急着要回警视厅部署包围浅草公园的事宜。大家疾步向停车的方向走去。

“嗯，好像没事了。他们终于放弃搜索回去了。”

占卜的帐篷中，白胡子卜者奇怪地自言自语道。接着，随着他的声音，从桌台下面，嘎吱嘎吱地爬出一个人来。正是瘫子乞丐。

乞丐根本不是什么瘫子。他突然一下子站了起来，和老卜者并肩而立。然后把粘了一脸脓肿物的橡皮面具撕了下来。从面具下面露出来的正是人豹那令人恐惧的面孔。

“因为我认得明智，而他却没见过我。这回可是好好骗了他一把。”

老卜者一边用阴森嘶哑的声音说道，一边取下了大大的粗框圆形眼镜。不用说，他就是人豹的父亲。儿子装成瘫子乞丐，父亲扮作大路卜者，彼此之间互通消息，如此隐身于人群的丛林之中，这是多么奇妙的欺瞒手法啊！

“不过，虽然这种伪装帮我们混过了这么长时间，但到今晚为止恐怕不能不放弃了。那个敏锐的男子，大概在刚才的车子还没跑完一半路的时候，就一定会发现我们的秘密了。”

“嗯，不过那已经无济于事了。”

人豹恶狠狠地说了这句话后，打了个大哈欠。

“爸爸今天也够辛苦的了。”

“嗯，从麻布到芝浦，又从芝浦到浅草，哪里呀！也不算什么。与世人为敌，对我来说其乐无穷啊！”

于是，这对世上可怕的父子，相视着发出了阴森森令人恐怖的狞笑。

公园的怪异

体形如人的猛兽，对他来说最合适的隐身之处，就是逃入都市丛林。有山有水有树

林，还有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建筑，以各种形态、从各个角度杂乱无章地排列着的大道、小巷、街道……寻遍整个东京还会有比浅草公园更复杂的迷宫吗？而且，那儿终年都有川流不息的人流在令人目眩地蠕动。要搜寻混入这样的人工密林之中的犯人，必然比寻找掉进火盆中的银币还要难。

第二天一大早，警视厅和所辖警察署组成了混成便衣队。并且，作了各种乔装改扮的刑警们，从公园的四周，不分住宅、商店、饭馆，几乎一个不漏地收缩着搜索的范围。搜索极其细致，流浪汉们被驱赶出来，从浅草寺正殿的天花板到地板下面，五重塔自不必说，就连仁王门的大灯笼里面都检查到了。但，两天时间毫无收获地过去了。

第二天，根据恒川警部的动议，浅草附近的街头路旁开始贴满了奇异的招贴。招贴的正中央印着请画家描绘的人豹恩田的肖像画，是实物的两倍大小。下面写着这样一段浅显易懂的文字并给汉字注上了假名："这是最近使世人骚动的杀人犯恩田的肖像画，发现此种人物者请毫不犹豫地通知最近的派出所"。那张肖像画是曾经在大都剧场目击过人豹形象的一洋画家，根据明智夫妇的描述而画成的，这张颇具特征的背人的肖像画，凭借记忆作出了充分的描绘。

作为警察非常大胆的这一招贴战术，在街头路旁引来了人山人海。一双双充满恐惧的眼睛集中在丑陋的肖像画上。关于人豹的恐怖的传言，在大众当中被一传十十传百地传播开来。

"哇，太可怕了！听说这家伙的眼睛，在黑暗中也会发出蓝幽幽的光呢！"

"有牙齿呢！"

"真的！有牙齿。听说不管是狗还是什么都会狼吞虎咽地吃掉哪！"

"不对！不是狗。是吃女人哦！"

"真是讨厌啊！这种东西进了公园，公园也会冷清了。"

"我见过这家伙！瞧，就是上次大都剧场骚乱的时候。和这幅画一模一样。不对，不是这种温顺的表情。当时这家伙，站在歌舞剧舞台的正中，瞪着观众席，露出这排牙齿，嗷地一声大吼的时候，实在是，怎么说呢，真是吓死人了！"

"啊？那次你见到了？我也听说了，不是说江川兰子在舞台上被他抓得浑身是血吗？"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俺就在昨天晚上还见到了这家伙呢！"

"在哪儿？在哪儿？"

“在殿后面的大银杏树那儿。俺正在下面睡觉，不知道谁踩上了俺的头。俺吃惊地跳起来，看到一个漆黑的东西哧溜溜像猫似地爬上了大银杏树的树枝。我‘喂！’地吼了一声，结果那家伙就从树上瞪着我。”

“是这张脸吗？”

“是啊！蓝幽幽的眼睛在树枝上闪着星星样的光。俺吓得头也不敢回地跑开了。”

“你去向警察报告呀！”

“报告啦！虽然报告了，但等警察去搜查那棵大银杏的时候，已经什么也没有了。”

流浪汉、报童、中学生、青年团员、商店的老人、过路的公司职员都聚在一起，纷纷议论着招贴画上的那个可怕的主人公。

理发店里、澡堂里、电影院的观众席上，只要有人聚集，就必定有关于人豹的传言。各种各样的奇谈被创作出来，再添枝加叶地传播开去。

说是某地的老板娘，在打开公共厕所门的时候，竟然发现人豹正蹲在里面，眼睛闪着蓝幽幽的光芒。

还有人说，在深更半夜的时候，有人看见人豹，仿佛石川五右卫门一样，从仁王门的栏杆上，托着腮，俯视着观音堂前的商店街。

还有这么一件事，说是每夜参拜观音娘娘的年轻的艺人，和朋友两人结伴，在通过仁王门的时候，其中一人无意中抬头看了看门上的天花板，结果，借着远处商店街的灯光，隐隐约约看到在前面提到过的供奉用的大灯笼上，忽然露出一个人头样的东西，仿佛枭首一样。

因为她抬头看天花板停下了脚步，另一个人也随之一起往上看去，的确有一颗人头，而且两眼闪着磷火样的蓝光。

两人吓得喉头梗塞，两腿发麻，差点要晕倒，好不容易才反应过来，刚刚轻手轻脚地离开了门的下面，就突然尖叫了一声，向商店街方向飞奔而去。

警察之所以连仁王门的大灯笼都搜查到了，就是因为有这段原委。不知道是趁着那段时间逃走了，还是一开始就只是两位年轻女子的幻觉，搜查的时候，灯笼里面自然已空无一物了。

奇谈再生奇谈，欢乐地顷刻化为恐怖巷。白天暂且不说，到了夜间，一离开电影街，那宽大的公园就仿佛墓地一般不见人影，一片萧条景象。如今的浅草公园，甚至可以说已被便衣警察、青年团员、好事爱起哄者而不是游客所占领。

招贴贴出来的第二天早上，在那些街头路旁，又由于另外的原因，聚集起了人山人海。那是因为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在一夜之间，招贴上的肖像画整个变了样。

“真奇怪啊！是谁捣的乱呢？那边的招贴上也贴上了同样的东西。”

“替换人豹的这回不是个大色狼吧？这张脸好像在那儿见过。”

人群中到处都在交谈着这类话题。

人豹的肖像画上又贴上了另外一张纸，上面用笔画着一张美男子的脸。所有的招贴画都变成了同一张脸的画像。一定是有人在夜间，细心地转来转去，在所有的招贴上都贴上了这样一幅相同的肖像画。

“啊！明白了！这幅肖像画是那个人，是人豹的仇敌的脸！”

“仇敌？谁呀？”

“你难道不知道吗？明智小五郎呀！不是听说人豹就是因为明智才倒的霉吗？”

“嗯，叫你这么一说，是明智先生。跟明智先生很像。”

的确，那一定是明智小五郎的肖像画。无须的清洁的脸庞、浓密蓬松的头发、颇具特征的浓眉，真是一幅非常逼真的名侦探的漫画。人们通过报纸上的照片，已经很熟悉这张脸了。

“喂，这可滑稽啦。下面的句子你读读看。也就是说明智小五郎变成了要寻找的杀人犯了。这可太过分了。到底是谁搞的鬼呢？”

“绝对不会是警察吧！”

“也许是对明智先生心怀怨恨的家伙干的。”

“说起心怀怨恨，那不就是人豹吗？”

一听这句话，人群中一下子静了下来。因为这实在是太可怕、又大确切的推断。

在夜深人静的半夜里，那个眼睛闪着蓝光的怪物，一边自言自语叽哩咕噜地咒骂着，一边像一阵黑风似地转来转去，到处张贴着仇敌、明智小五郎的肖像画，这样一幅稀奇古怪的情景令人们打心底不寒而栗。原来那家伙还藏在浅草公园里的什么地方。原指望他已经逃去了别处，现在这个希望又落了空。当地人开始大声抱怨警察的无能。

警察和青年团员们重又开始了挨门逐户的访问，但当天也一无所获就天黑了。

盗豹人

这是那天深夜的事情。

那夜，在千束町开店的、被大家称作好汉理发店的大山理发店的老板，带着爱犬土佐犬来到不见一个人影的浅草公园活动。

老板娘因为外面传得沸沸扬扬的，所以竭力阻止，但是，他觉得自己是得名好汉的理发店的老板，所以自然不能答应。第一，如果因为人豹的传言而提心吊胆，自己珍爱的在佐犬不就要因运动不足而生病了吗？而且连我自己这两三天肚子都难受得要命。今天晚上无论如何也是要出去的。于是，一副西乡铜像般的打扮，拉着粗粗的缰绳一样的牵狗绳，踏进了公园的广场。

“嗬，真让人吃惊啊！那帮家伙一个都没来嘛。”

从团十郎的铜像一带，一直走到了池塘边，老板吃惊地这样嘟哝道。

若在平时，电影院散场后不久，浅草附近养狗的人就会把坠着红穗儿、紫穗儿的牵狗绳搭在肩上，带着凶悍的和各式各样的狗，来这里运动，但是今晚连一只狗的影子也见不到。

“不都是些窝囊废吗？是不，阿熊？”

因为看不到熟悉的伙伴的身影，只得跟爱犬搭话了。被叫作阿熊的土佐犬，生就一副和这个名字颇相称的体格。

“不过这样很安静，也挺好！”

总觉得太静了点。看一看电影街，和白天的嘈杂完全相反，简直就像罗马的废墟般充满了死的寂静；餐馆、茶馆等等，也都大门紧闭，好像空房子似地静悄悄的。除了池塘周围小山上的树木，在偶尔一阵夜风吹拂下发出沙沙的响声之外，一点声响都没有。若在乎日里，正殿前面的石板路上整夜不绝低齿木屐的声音，但看来连那些信徒们也都对人豹心存恐惧了。

大山理发店的老板，仍然一副西乡的打扮，慢吞吞地行走在这个无人之境。经过的每一张长椅上都是空荡荡的。流浪汉们也保命去了。这还是那个浅草公园吗？自己是不是稀里糊涂地来到了不该来的地方？还是我现在正在恶梦中？他甚至忽然这样怀疑起来。

绕池塘转了一圈之后，穿过树丛之间狭窄的小道，眼前是一个开阔的广场。仅有的一盏常夜灯，像朦胧月夜般模模糊糊地照射着全景。

对面的树丛溶入了黑暗之中几乎难以分辨，但还是看到树丛中有一个走动的人影。仔细一看，那人带着狗，而且像是有两只。

“呀，那家伙真叫人佩服！阿熊，看啊！你的朋友来啦！”

老板打算走近前去。是想看看这位勇敢的爱大家的表情，上前打个招呼。但不知怎么回事，阿熊畏缩着一动不动。

“喂！怎么回事？”

回头一看，他的爱犬就像狼一样，背上的毛倒立起来，上唇聚起了可怕的皱褶，露出牙齿，喉咙深处发出远雷样的声音。真是不可思议。很少见到老狗阿熊作出这样的举动。

老板被强有力的狗拽着渐渐往后退，隐身于树丛之中，凝视着前方的人影。

带着两只狗的奇怪的人物，出了树前在常夜灯的微光下从右向左横穿过去。那是一位穿着立领西服的瘦削的老人。雪白的头发，还有厚密的白胡须一直垂到胸前。老板到目前为止，从未见过这样一位奇异的老人。

老人目不斜视地、静静地往前走。他的身边飘荡着一种带点疯狂的、令人觉得其并非世上之人的氛围。不可思议的是，两只狗都没有系绳套。动物们随着老人的脚步，好像被看不见的线牵引着似地跟随在他的身后。

不过，那是多大的狗啊！而且那走路的姿势非常地优美柔和。不像狗而更像猫。不一会，又发现了在那奇异的野兽的身上长着漆黑的美丽的斑点。不是狗！这么说，也不可能有那样大的猫。那么，那么，那东西到底是……

看着看着，那东西的本来面目一点一点的清楚起来。鲜艳的斑纹、粗壮的四肢、灵活的长尾巴、放着蓝光的双眼，已经不会错了。是豹！是豹在无拘无束地走着。

但是，大山老板很快就不能相信这一太违背常理的情景了。居然会有带着猛兽的老人在公园里面悠然自得地行走，是不是我的眼睛出问题了？或者是在做梦？

但是，他忽然注意到，跟在豹的后面行走的另一只野兽，是个更令人吃惊的怪物。真是太令人不可思议了，那东西党穿着西服，穿着深黑色的西服。并且，后腿要比前腿长两倍，和普通的动物弯曲的方向相反，而且那脚上还穿着鞋子。身形也好，打扮也好，都像人，但人都和豹一起四肢着地地走着，啊！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就在老板几乎陷入虚脱状态、连动一动的力气都没有。冷汗直冒地蹲在那儿的那段时间，可怕的一行已穿过了空地，隐没在左边的茂林之中。这时，最后穿西服的怪物忽然把脸转向这边，啊！那张可怕的脸，老板一生都无法忘记。

那正是人豹！和前面提到的招贴上的肖像画一楼一样。溜圆的双眼，燃烧着比真正的豹还要炙烈的磷光。并且，在那可怕的眼睛下面，咯吱一声咧开了血盆大口，露出雪

白的牙齿，像在嘲笑着什么。

这段时间里，阿熊一直在充满恐惧地低吼着，当穿着西服的四脚背将要隐入茂林中的时候，它终于忍耐不住，一边剧烈地咆哮着，一边突然挣脱老板的手，追着怪物飞奔而去。像球一样地飞奔，眨眼之间穿过空地，消失在对面的茂林之中。

但是，理发店的老板已顾不上爱犬了，事关自己的性命。他拼命向相反的方向跑去。跑啊跑啊，跌跌撞撞地滚过了正殿前的派出所。

“豹豹它……”

他抱住派出所的门，指着远处池塘的方向，发疯似地不断大叫着。

“豹”这个词令警察警觉起来。急忙问清楚，果然是“人豹”出现了。不，是比“人豹”还要离奇的怪事。

这件事立刻通过电话报告到了警察署。不一会儿，一队警察就携着手枪赶往现场。但是，不管行动多么迅速，其间已过去了相当长的时间。当戒备森严的警察队伍赶到的时候，任他们在宽阔的公园里搜遍了角角落落，已经连一点影子也见不到了。

但是，有证据表明理发店老板的陈述绝非做梦亦非幻觉，因为人们在离他见到猛兽的现场不远的树丛中，发现了他的爱犬被残忍地撕裂的尸体像鲜红的布屑一样横躺在那里。

虽说如此，就算是都市丛林，像那样在东京的浅草公园里，带着热带动物悠然自得地行走，这种事情不是太离谱了吗？关于人豹暂且不说，光是真正的豹一定是骨子里胆小的理发店老板的幻觉。警察以及听说这件事的人们，都这样认为。

不过，到了第二天，那被认为是幻觉中的豹被断定确实是真真正正的猛兽。那天早上，浅草著名的“花园”的负责人脸色苍白地来到警察署，报告说，本园珍藏的母豹昨夜从箱内失踪了。有迹像表明那也绝不是动物自己破笼而出，而是什么人弄到了复制的钥匙，打开了笼门。

打开笼门的歹人，一定是前面提到的那个白发白须的老人，也就是“人豹”恩田的父亲。但是，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才作出了那样莫名其妙的事呢？只是要无缘无故地把猛兽放入巷内，引起市民的恐慌，以图个痛快呢，还是有别的更深的原因呢？绝不会是出于“人豹”希望有个朋友之类的荒谬的动机吧？

虎男

光是“人豹”就已经够受的了，这回又听说货真价实的猛兽也跑到外面来了，浅草人的恐慌是可想而知的。电影、歌舞剧院、餐馆、摊贩们几乎都要关门了，一片凄凉景象。特别是夜间，整个公园成了一片广漠的废墟。

不过，浅草公园毕竟有其独特的扭力。只是在白天仍然不绝人迹。在宽广的东京，全然不知这个传闻而来到公园的人并不在少数，另外还有不知从哪儿来的、鲁莽的好事者们汇集成群，使整个公园呈现出一种异样的“阴沉的拥挤”景象。在这些人群当中，身穿衲制厚布服的小青年们以及一身团服的青年团员们来往穿梭。

再说，在深夜发生那件怪事之后的第三天的下午，在那“阴沉的拥挤”的公园里，明智小五郎和他的新婚妻子文代夫人并肩走着。当然并不是暴露出本来面目。成为“人豹”猎取对象的文代夫人以其本来面貌大模大样地进入那家伙的巢穴，实在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混迹于好事者之中、看似漫无目的地徘徊着的一对男女，男的穿着稍微有点脏的工人样的蓝色工作服，被机械油染黑了的鸭舌帽直戴到眼眉上，套着一双水底草履，戴着一副粗框圆形大眼镜，嘴上面蓄着黑黑的漂亮的胡须，跟学徒似的满脸都是油垢。

女子用梳子把头发卷到头顶上，一条洗褪了色的布手巾包起了头脸，穿着蓝底碎白点花纹的外衣，白色的内裙完全显露出来。而且脚上还套着男式长袜加上胶底布袜，这样一种大大咧咧的打扮让人一眼就感觉到是一对同行的工人和女壮工。

那穿着有点脏的工人，实际上是明智小五郎，而“女壮工”就是文代夫人。

如果把文代夫人撂在明智侦探事务所的话，也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受到“人豹”的袭击。也有很多人主张让她到某个安全的地方去避一避，但有关那个恶魔，从江川兰子的事件已经看得很清楚，避是没法避的。文代夫人觉得与其如此，还不如就跟在丈夫明智的身边受其保护最安心，而且那样还能做个帮手，对于文代夫人的勇敢的决心，明智也表示赞成，结果便有了刚才的一幕。

读过“吸血鬼”的故事的诸位读者都知道，文代夫人曾经是个女侦探，美貌文静，但绝不是得手得脚的弱女子。也许说她是名侦探不可缺少的得力助手更合适一点。

这两人乔装改投混迹于好事者之中，自然并非好事者而是肩负着搜寻杀入魔的使命，加之还有着个人的怨恨。作为明智，就是拼死也要彻底查明火魔“人豹”的去向。

在鸭舌帽和包裹着的头脸下面，两人的眼睛片刻也不曾作息。锐利的侦探的目光注视着两边的每一间房屋和每一个行人。两人是在密林之中追寻着猛兽气息的猎犬，任何

细微的东西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

在六区的电影街的中间部位，夹在混凝土的大电影院中间，有一条像谷底似的阴暗狭窄的小道。不管在多么拥挤的日子里，通过这条明暗小道的人都很少。这是一个有点可怖的寂静的谷底。只是，在这条路的中间部位有一间地下酒馆，偶尔会有去那里的客人从此经过，还有就是电影院的工作人员从向着小路的后门出出进进的，除此之外可以说这条路上几乎没有行人。

扮成工人和“女壮工”的明智夫妇，不知不觉地走进了这条小道。倒也并不是有什么别的意思，只是想通过那儿抄近道去后街。但是，他们一踏进谷底，就在那儿发现了一样令人吃惊的东西。

那不是一只巨大的老虎正在慢吞吞地立着行走吗？

不过，绝对不可能是真正的猛兽出现。那当然不是真虎。穿着虎纹衬衣，头上套着纸糊的硕大的虎头，肩上是红底白字的广告旗，手上拿着一束红纸传单，总之那只不过是打扮特别的化妆广告人。

看看旗上的字，写着“Z马戏团”。一定是什么地方有马戏团上演，这是在散发广告传单的化妆广告人。尽管如此，老虎的装扮还是很少见。也许是Z马戏团有老虎杂耍，并以此为重头戏吧。

虽然明智这样想着，暂且不以为然，但总觉得心绪不宁。

虎男，这家伙可以称作虎男。他和“人豹”之间虽说是偶然的类似，但会不会别有意味呢？而且，那家伙为什么要套着那样的纸糊虎头呢？只有眼部留出孔来，而其他的整个脸部不是都隐藏起来了吗？往坏里猜测的话，是不是故意巧妙设计不让人看到脸的呢？藏在那个夸张的纸糊面具里的，会不会、会不会就是在百般搜寻的“人豹”的那张恐怖的脸见？

对方本来正在小道的另一个出口附近悠闲地踱步，当明智他们转过这边的街角出现在路口的时候，他回过头来，好像一直在盯着他们看。然后，不知为什么更加放慢了脚步，几乎每一步似乎都在形迹可疑地偷看着这边的样子。一个普通的化妆广告人，对一对工人和“女壮工”如此感兴趣不是很奇怪吗？是那个恶魔！对方会不会已经着破了这边的真面目，在纸糊面具里面，闪着磷光的眼睛，正在冷笑呢？

不弄清这件事实在难以心安。如果这个离奇的想像命中，就这样轻易地逮住了“人豹”的话……二这样一想，就连平日里以冷静自夸的名侦探，也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

明智加快步伐靠近化妆广告人虎男。这时候令人奇怪的是，那个虎男，好像在引导明智似地不断回过虎头，拐向后街而去。

明智一个箭步赶到了那个街角。心想着你逃得掉。信心十足地一脚踏进后街，却发现虎男正呆呆地站在那里。

“喂！等一等！能不能把你的虎被拿掉，让我看着你的脸？”

明智走近化妆广告人，突然招呼道。

化妆成老虎的男子，开始好像不明白他的意思似地沉默了一会，但终于，一边馅笑着说：“嘿嘿嘿嘿嘿，您是说想看看我的脸？”一边极轻巧地一下举起了纸糊的面具给明智看。

从那下面露出来的，是不是那个可怕的“人豹”呢？不、不，不是的。明智因判断失误而羞愧得冒出了冷汗。那张脸非但不可怕，而且异常地滑稽可笑。

黑黑的光头下面是一张五十岁左右的瘦骨嶙峋的脸，宛如西乡的肖像画似的乌黑的粗眉毛，还有，在鼻子下面，像是某某将军一样，两撇非常神气的粗粗的八字胡须，就像两把大砍刀似地，威风凛凛地一直翘到了两边的耳朵边。

“唉呀！对不起！对不起！认错人了！好了，你还是戴上它做你的广告吧！”

明智道了歉正要离去，化妆广告人又嘿嘿嘿嘿嘿地笑道：“给您一张这个”，递过来一张马戏团的广告传单。

明智不以为然地接过来，却突然发现，在石版印刷的广告文的背面，用铅笔潦草地写着什么。咦？奇怪！本应是崭新的广告传单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翻过来一看那潦草的笔迹，明智的表情眼见着紧张起来。

明智先生，文代夫人不要紧吧！

我的性格是一旦决定要做的事，就一定要做到底！

似曾见过的笔迹，果然虎和豹联系在了一起。这是“人豹”惯用的奇异的通信手段。

“喂！等等！这不会是你写的吧！”

在明智锐利的目光唬视下，虎男一边战战兢兢，一边又谄笑道：

“嘿嘿嘿嘿嘿，不是我。就是刚才，一位不认识的先生让我这么做的。他叫我在那个小巷里等着，说一会儿会有一个这样这样子的人经过，你就把这个交给他。他就用铅笔在传单的背面写了点什么。”

“那人什么模样？”

明智追问道。

“是位很有派头的先生。穿着西装，30岁左右……”

“脸呢？他的脸你还记得把！”

“嘿嘿嘿嘿嘿，那倒不是很清楚。那位先生很奇怪哟！因为他好像不想让我看到他的脸似的，面对面的时候，总是用手帕从鼻子捂住下面。”

化妆广告人看上去像是一个和他威严的将军胡须不相称的稀里糊涂的人。一定是收了点钱，很乐意地做了这件事。

“‘哼！看来你还不知道人豹的传闻吧！”

“啊？您说是人豹？”

虎男发出惊讶的声音。无论多么糊涂的人，也是不可能不知道那可怕的背人的名字的。

“是啊！托你做这件事的人，也就是那个人豹啊！”明智恶狠狠地说道，

“那家伙拐到哪边去了？”

“这边！”

化妆广告人战战兢兢地指了指前面的街道。

“他走得很急吗？”

“是的，他一路跑着拐过去了。那么，那就是传闻的人豹吗？太可怕了！啊！太可怕了！”

“可能那边有车子在等着的吧！”

“嗯，可能吧！好像是的。不过，即使不是乘车子去的，也已经过了好长时间啦！他没理由在这边磨磨蹭路的。嘿嘿嘿嘿嘿，那就再见了！”

虎男一种极愚钝的语气嘟哝道，旋即重新把虎头套上，慢吞吞地离去了。

明智小五郎不得不迅速考虑下一步应该采取的行动。但是，在考虑的同时，他忽然感到了背后的空虚。是一种令脊背阵阵发冷的空虚感。

当地意识到那暗示着什么的时候，不由得大吃一惊地转过身来。结果，果然不见了背后本应在的身影。“女壮工”打扮的文代夫人，就仿佛蒸发了一样，从谷底的小道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了。”

明智立即产生出这样的直觉。如果不是那样，文代夫人是不可能不打一声招呼就从

他的视线里消失的。

红色的广告传单背面写着“文代夫人不要紧把”但当明智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文代夫人已经并非“不要紧”了。

可是，这件事从头到见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手段，在大白天拥挤的人群中得以进行的呢？

不管“人豹”是多么胆大包天的魔术师，果真会发生这样的事吗？

熊

当明智追在化妆广告人的后面从小道里拐入后街的时候，“女壮工”打扮的文代夫人慢了一步，正好走到小道的中间部位。

路边的一个角落里，有一排低矮的铁栏杆，从那儿有个狭窄的水泥阶梯像阴森的洞穴似地在遇到建筑物的地下。那是开在电影院地下室里的地下酒馆的人口。

文代夫人刚从那个栏杆旁走过，从洞穴的阶梯下面嗖地窜出一条黑影，突然从她的背后担了上来。

只见文代夫人努力想要抬起双臂。但是，没来得及叫出声来，穿着黑色号衣的男子和“女壮工”模样的女人抱成一团，仿佛奇怪的偶人一样一动不动。男子的手上有一块废布头样的东西，从后面捂住了女人的嘴。

不一会，男子轻轻松松地把摊款的文代夫人背到了背上，然后旁若无人地以那样一到奇怪的样子，走进了电影街正街拥挤的人群之中。

男子是穿着肮脏号衣的民工的打扮。破旧的草帽帽檐一直垂到了鼻头，从那下面露出满脸黑乎乎的半寸长的邋遢胡子。他背着看似其老婆的“女壮工”样的女人，分开人流急匆匆地走去。而且背上的女人已处于昏迷状态，两手耷拉在男子的胸前晃来晃去。他们不可能不引起路人的注意。上张脸一齐注视着他的背影。

但是，男子好像全然不在意这些的样子，大踏步地走去。眼前是六区的派出所，有一位肤色白皙的英俊的警察正在站岗。男子以非凡的机智，停在了那位警察的正对面，招呼道：

“我老婆抽羊癫疯了，真没办法。您能不能给介绍一位大夫产

警察被他这么一问，满脸困惑。

“大夫？你没有经常就诊的大夫吗？你是哪儿人？”

“嗯，是三河岛的。”

“三河岛？噢，是这样。这一带你没有熟人吧。如果是抽羊癫疯的话你不必担心吧！不管她，过会儿就会好的。”

“但是，我想设法给她治疗一下。换了是我的话，她也不会不管我的。”

男子显得有点生气的样子。

“是吗？那么，你最好背她去福利诊所。福利诊所知道吧！在本愿寺的后面。”

警察说了这些以后不再理他。而且，男子也达到了目的。他就那样背着女人，一路小跑地穿过了电影街，便不知去向了。

当文代从麻醉中苏醒过来的时候，她已躺倒在陌生的。铺着发红的草席的、有点肮脏的房间里。

“醒来了？明智的夫人，我终于把你弄到手了！”

身穿号衣的胡子拉碴的男子，贴着她的脸，恶狠狠地招呼道。

“哈哈哈哈哈！看来脑子还没清醒呢！快，该醒了！”

“哎呀！这是什么地方？还有，你到底是……”

文代夫人大吃一惊，一边急着想要爬起来，一边质问般地叫道。

“你问我吗？”

于是那男子一边玩味着对方的苦恼，一边慢悠悠地答道：

“我是你熟知的人啊！听！这声音不记得了？就在前不久，我们不是还在你家的书房里谈过话吗？”

文代夫人脸色苍白，瞪大了眼睛，直盯着那张不再说话的男人的脸。

“哈哈哈哈哈！你是觉得脸不一样吧！那现在就给你看看！瞧，就是这张脸。这张脸你不会忘记的吧！”

男子把遮挡着眼睛的草帽脱下扔到一边，又把满脸乱蓬蓬的胡子一把扯下来。

“啊！恩田……”

文代夫人惊叫一声，慌忙从男子的身边躲开。

“认出来了吧！就是那个恩田哟！听说还有一个名字叫人豹吧！你们给我起了个很好的名字。呵呵呵呵！噢，文代夫人，你想逃我也不会让你逃掉的啦！还有，不管你喊多大声，这儿没有别的人家，所以不会起任何作用的……对不起，你只能听天由命喽！”

明明是丑陋的野兽，却仿佛念戏剧台词般地讲着，人豹一步步地逼近编成一团的猎

物。

野兽一般骨头凸显的黑脸、闪着蓝光的巨眼、鲜红的嘴唇、磨光的锐利的牙齿，这一切慢慢地慢慢地，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特写镜头逼近文代夫人充满恐惧的整个视野。

实际上已逃无可逃。另一方面，也没指望能够战胜这个无比强大的怪物。大多数女子恐怕只能哭喊着成为兽人的饵食了。但是，文代夫人没有让他得逞。

那是一场漫长的一残酷的恶战。文代夫人美丽的面庞像拳击选手般地伤痕累累，衣服被撕成了碎片。后背一起一伏地喘着粗气，喉咙干涩，舌头像烧焦了一般枯干。这一场恶战，连人豹也搞得满脸油汗。

不用说文代夫人遭遇到了极其悲惨的厄运。但是，她没有放弃最后一道防线。她还维持着死守这道防线的余力。就连恶魔也对这样无比顽强的女人的抗抵无可奈何，只得由爱慕转为憎恶，转而采取第二种手段了。

“嘿嘿嘿嘿嘿……”

从恶魔的血盆大口中，迸发出过于亢奋的变调的笑声。

“你那是想让我早点杀了你啊！我也正是这样想的。已经计划好了。想好了一个大胆奇妙的死刑的方法。呵呵呵呵呵！文代夫人，你不害怕吗……还是回心转意做我尊贵的客人？哎，不想那样吗？”

“嘿嘿嘿嘿嘿！好可怕的表情瞪着我。不过，马上那就要变成哭脸啦。到时候可别后悔哦！”人豹面对着倒伏在地的文代夫人，狞笑着侧身走到壁橱跟前，哗地一声打开橱门。只见壁橱里面有一只大木箱。是好像运送机械的包装箱那样的厚板牢固的箱子。恩田打开箱盖，从里面抓出样东西来。

文代夫人一直深信明智的能力。如果说对手是妖魔，那她丈夫就是超人。自己绝不会被杀的。一定会得救。她坚信，名侦探明智小五郎会运用意外的手段，使不可能成为可能。绝不能没气，一定要坚持到最后关头。

但是，当听到人豹奇怪的言语，听到他似乎很有自信的冷笑的时候，她也不由得感到恐惧。就像一个外科患者提心吊胆地偷窥手术台和手术刀架一般，她不由得注视着墨橱里异样的箱子、以及从里面取出的东西。

人豹以魔术师样的姿势从箱子里拽出来的，是一个硕大的、黑乎乎软绵绵的、令人有些毛骨悚然的东西。

开始的时候，在阴暗的壁橱里面，还看不见其本来面目，不一会儿，随着那东西被

拿到亮处，看出来上面有一张胜。那是一张尖尖的黑脸，闪闪发光的眼睛、无力地张开着的鲜红的嘴、突露出的大牙、还有厚厚的黑色的毛烘烘的躯体、生着利爪的四条腿。

是熊！人豹抓出来的是熊。只是，从那样软绵绵的样子来看，不是活的。那么是熊的死尸吗？不对不对，如果是死尸的话这肚子太瘪了。那么，是不是剥制的毛皮呢？不过，总觉得有什么地方跟毛皮不一样。如果是毛皮的话，不可能还保留着那样活生生的感觉。

“嘿嘿嘿嘿嘿！不必害怕。还不会吃你呢！”

人豹一边玩弄着厚密的毛皮，一边走近文代夫人。他说：“还不会吃你呢！”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什么时候这只熊还会活过来咬死她呢？怎么可能发生那样的蠢事！虽然不是那个意思，但后来想想，这句无意中的话，实际上包含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可怕的暗示。

“这是熊的衣裳。人钻到里面去，四肢着地，像熊一样。不是我钻进去。当然是你穿啦！还有，你从现在开始就要变成熊了。完全变成一个可怕的猛兽。直到死，再也不能回到人类世界。”

人豹的语调变得越来越柔和。而话的内容却与此成反比越来越可怕了。

“来吧！好孩子，乖乖地把衣服换上！先把这些破玩意儿说下来·……”

恩田令人可怕的手指，从文代夫人身上把破碎的号坎等等一件一件地剥下来。最初还试着反抗，但因为对方的目的已完全改变，也就不觉得有拼死抵抗的必要，而且首先体内所有的力量都已耗尽，根本不可能做出更多的抵抗。她恍如在梦境般地被脱掉了衣服，又被囫囵套上了一层温暖的熊的毛皮。

拉开毛皮的腹部，像衬衣似地装上了暗扣，所以穿上毛皮扣上暗扣，便活脱脱地现出了一只天衣无缝的完整的熊。人腿和熊的后腿当然形状不一致，但那一部分进行了巧妙的加工，从外面看起来，只是感觉后腿稍微粗了一点，简直和真熊一模一样。

“来吧！熊小姐，迈步子！迈一步！”

恩田一边用谄媚声说着，一边拿出了不知何时准备好的驯兽短鞭，开始猛地敲打可怜的熊的屁股。柔韧的鞭子划破空气，啪、席声响彻了整个屋子。

熊里面的文代夫人，自然不想爬出来，就那样呆着不动，于是恩田双手举起她的腰，使劲推，结果出于惰性便爬了两三步。这样重复了多次，这只奇妙的人熊，终于在屋子里绕了一圈。

实在是一种说不清是滑稽还是可怕的光景。空房一样没有家具的空荡荡的屋子里，

在发红的草席上，驯兽开始了。硕大的熊在被训练着要把戏。

被使唤着的是真正的人，一张皮下面是美丽的文代夫人的裸体。而说到驯兽师，虽然穿着号衣两脚直立，他本身却是一只猛兽。是一个生着豹眼、豹牙、豹舌、还有豹心的兽人。真是一幅山奇的漫画。人世间极恐怖极残酷的漫画。

但是，“人豹”到底想要干什么呢？单单让她穿上熊皮玩要似乎并不是最终的目的。文代夫人的前途上，一定还有更加可怕的事情等待着她。恩田用了“死刑”这个词。那到底意味着怎样的残暴呢？

“那么，今天就到这儿吧！来，来，熊小姐，要乖乖地呆在笼里面喽！”

恩田把熊赶到壁橱里，拖进了前面说过的那只牢固的木箱，从上面盖上了盖子。

“熊小姐！饿了吧！这就把你最喜欢的活兔子给你拿来。等一会儿啊！”

接着，砰地一声关上了壁橱门。

文代夫人已经无法转动身子，既看不见也听不到。只有地狱的黑暗和墓地的静寂。说到墓地，这一前也不能动的木箱里面，不由得让人联想到棺材，而且是埋在地下的棺材。

不过，总不会是把文代夫人就这样放着任其饿死吧！“人豹”的死刑不会那样简单的。啊，那家伙到底在想些什么？熊皮跟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真想早点知道！不管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总比不知道的好。想象不到的恐怖实在令人难以忍受。

可怕的房客

书归前言。

不见了爱妻文代踪影的明智小五郎的狼狈是理所当然的。再有名的侦探也是人。有对侯也会失策，也会狼狈。只是他的优秀之处，就在于不会让精神上的打击缠绕太久。即使失策了，最终他还是会挽回失利局面，保持充足的智力和活动能力。对于这样的人物来说，失策也非失策，狼狈亦非狼狈。

他在现场附近转了一圈，想要抓到某些线索，但当他明白没有希望之后，就借用附近商店的电话，把事情的原委急报到K警察署的搜查总部。正好警视厅的恒川警部也在，于是得以拜托他进行充分的部署。

然后他的心情稍微平静了一点，顺便来到前面提到过的六区派出所，不走运的是，

和“人豹”接触过的那位英俊的警察，正好刚刚和别人换了班，明智也就无从听说患羊癫疯的女人的事了。如果明智听到那件怪事的话，就会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并采取正确的搜查方针了，只因为一两分钟的差错，就导致了不可想象的结果。

虽然搜寻文代夫人的事已由恒川警部去部署了，但以明智的作风，是不可能将爱妻的事件交给别人就不管的。他以电影街为中心，或正街或后街信步转来转去。这也证明他已失去了平日里的冷静。因为他原本不是“动脚的侦探”。

过了一会儿，他来到某条后街的蔬菜店前，随便站了下来。摆放着蔬菜的店铺前，有三四个附近的主妇模样的人在买东西。明智突然注意到，其中的一个人正在聊着一件奇怪的事情。

“那可真奇怪哟！哎！根本不让人见到脸和身子。我不是要去送三次饭吗？都是默默地打开厨房的门，把饭放到房间就走的。那可是事先特别关照的。过一会儿我不是要去取餐盘吗？再一看里面干干净净的什么也没有了，空的饭桶和餐盘整整齐齐地放在原来的地方呢！”

“哎哟！那可真讨厌啊！那，你从来没见过那个人吗？”

“没见过呀！新近搬过来的人啊，哎，那可是个很有派头的绅士呀。可好像并不是那个人。”

“咦？这事儿好像怪可怕的。不过，哎，你怎么知道不是那个人呢？”

“我见到手了呀！脸虽然没见过，只有手见到了。”

“你说手怎么了呢？”

“今天早上啊，我去取空餐盘，一打开拉门啊，可能我去得早了一点，看起来是刚吃完饭，和餐室之间的拉门开了一道缝，我看见了从那儿伸出来放空餐盘的两只手。那手啊，因为我开拉门的声音大吃了一惊，唰地一下缩了回去，突然啪地一声关上了餐室的门，接着传出了咕咚咕咚逃往二楼的脚步声。”

“哟！那么怕人看见啊！可是，你只看倒手就知道不是那个人了？”

“是啊！我啊，还从来没见过那么吓人的手呢！黑乎乎。毛烘烘的，青筋暴露，手指长长的，指尖长着三分长的漆黑的指甲。最初租那个房子的绅士绝对不是那样的人。”

“真讨厌！那，那个人就呆在房子里，不出门喽！”

“但是，有时候好像也出门。看起来那也是悄悄出去的，虽然从未见到过，不过有证据表明出去过，因为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两个人。好像不知从那儿弄来个女人。而且，

你说怪不怪？午饭的餐盒上放了张字条。说是让我从晚上开始拿两份来。”

“你打算不管他们了？”

一旁听着的主妇，压低声音，一脸认真地问道。

“我正在考虑怎么办呢。要是干了蠢事，后面可就吓人了！”

“可是，这要万一就是那东西的话，”那主妇使劲凑近前小声耳语道，“要是人豹的话那不糟了？”

听到这儿已经足够了。明智突然走近说话的主妇，报出了他的真名。于是，因为那主妇已熟知最近颇具声望的名侦探的名字，便滔滔不绝地讲起来。

她是附近一家管送外卖的饭馆的主妇。说到送饭的地方，是就在四五天前才住进人的一处小出租屋，因为那房子太破旧，而且后面隔一道堵就是“花园”的动物房，两边又是某家的库房，有点阴森森的，所以很长时间都没人租。

租房的是一位独身一人的挺有派头的绅士，跟主妇约定，每天送三顿饭，不管里面有没有人，一定要把餐盘放在固定的地方便回去，绝对不可以从厨房进到里面，并且支付了一个月的定金。但是，现在住的，刚才也说了，绝对不是那位绅士。

“我去看看那房子吧！如果是可疑分子的话就立即交给警察，如果不是那样，就由我来处理好，不给你家添麻烦。怎么样？能不能带我去看看？”

被明智这么一说，主妇马上答应，走到了前面。然后又得到了屋主的同意，这样，到了出租屋的厨房门口，明智就打发主妇回去了，他一个人特别小心不让对方发现，悄悄地潜入了屋内。

房子里面空荡荡的没有家具也没有人影。他蹑手蹑脚地把楼下检查了一遍，然后是二楼。按照主妇的说法，好像可疑的男人就住在二楼。

明智乔装改扮的时候，特别没忘侦探的七件工具。小手枪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口袋里紧握着那支手枪，尽量不发出一点声音，以蜗牛般的速度上了破败的楼梯。

不过，这样花了很长时间，当他终于从楼梯口探出头来的时候，出乎意外的是，二楼也一样空荡荡的，一点不想有人的样子。二楼只有两个房间，打开着的隔扇的两边，看起来空空的。

也许那个怪人出去了，但不可能是两个人一起。应该至少有一个人，那个女人，是留在这里的。不，应该是被关在这里。

明智渐渐放松了戒备，趴在草席上，爬进了里面的八张铺席的房间。没有家具的空

荡荡的略有点臭的房间，已经发红的草席，拉门的那边有一个狭窄的走廊，玻璃门关闭着。

明智本打算到那个走廊那儿，查看一下拉门的背后。如果那么去做了的话，就不会发生后面的事了。但是，当地来到屋中间的时候，有一个异样的声响把他吓了一跳。

他感到有什么大物件在什么地方蠕动着。绝不是老鼠之类的。他忽然注意到，右手壁橱的拉门，每发出一声声响都会微微地晃动。

壁橱里面有什么东西！当然一定是人。不过，肯定不会是那个怪人。因为如果是他的话，不可能察觉不到明智的侵入，也不会发出会令敌人察觉的响动。

那么，被关在这个壁橱里的人，一定是那个女人。一定是人豹诱拐的“女壮工”打扮的文代夫人。

明智已不能犹豫。就像前面说过的，他因为太关心爱妻的缘故，已失去了平素的冷静。他一下站到壁橱的前面，倒地拉开了拉门。

果然不出所料，里面躺倒着一个被捆住手脚、塞住嘴巴的人。但是，实在令明智，也许也会令诸位读者意外的是，那不是文代夫人。不是女的而是个男人，而且是明智熟识的人。就是最初令他卷入这件怪事的人，读者当然还记得吧！那是前面提到过的那位牺牲者歌舞剧女演员江川兰子的恋人、神谷青年可怜的身形。

就连明智也不能不对这次和这位不期而遇者异常的再见面惊愕不已。

“啊！你……”

他是想说你不是神谷君吗，但没来得及说完。

这时，隐身于走廊拉门后面的男子，穿着红黑色的对襟毛衣和土黄色裤子的拳击选手一般的大汉，迅速闪到明智的背后，使劲挥下了手里的棍棒。

明智毫无察觉地遭到了突然袭击，不及闪身，头顶被猛地击了一下。感到天旋地转一般，眼前立即变得一片漆黑，仿佛不断向地底坠去。他失去了知觉，当场倒了下去。

“呵呵呵呵呵！活该！名侦探先生！怎么这么没出息呀！”

大汉一边用鞋尖戳明智的身体，一边恶毒地咒骂。

“看来您二位还是熟人呢。正好！好好作伴在这儿睡觉吧！”

他取出准备好的细麻绳，把像死人一样的侦探的身体一圈圈捆了个结结实实，又把毛巾团成一团牢牢堵住了他的嘴。

“你就这个样子坚持到明天晚上。因为明天晚上就万事OK啦。”

那男子俯视着两个俘虏，似乎颇为得意地嘟哝道。

是什么事情万事OK呢？是说明天晚上要解决这两个人吗？还是意味着别的、更可怕的事情呢？

这个大汉到底是什么人呢？自然一定是“人豹”的手下，但从他把重要的敌人明智小五郎交给这个男人来处理这一点来看，“人豹”本身也许还有无法脱身的工作。这也不难想象。诸位读者都知道，他正守护着熊小姐。正在别的什么地方看守着熊笼。而且，一定是在一边舔着鲜红的嘴唇，一边狂笑着，马上就要准备执行可怕的死刑。

啊！文代夫人的命运会怎么样呢？可怜的她还不知道明智遭到了眼前的厄运，还在笼里，在阴暗的熊的毛皮里，望穿秋水，期待著名侦探的奇迹般的出现。

可是，这位名侦探却还在沉沉地昏睡着，不知何时能醒来。而且还被牢牢地捆绑着一动也不能动。啊！他到底能不能不负爱妻的期待呢？不管明智拥有怎样的意志力，也不管他是如何地机智，要想突破眼前的困境，可以说几乎是没有希望的。

明智小五郎啊！现在正是展现你的能力的大好机会。而且，正是在体被打倒、被捆绑、你的灵魂伪作在这个世界之外的黑暗中的现在，你必须彻底发挥出你超人的意志力，以及魔术般的机智。

你死我活

明智在漆黑沉重的水中挣扎着，越挣扎就越往泥沼中陷下去。必须救她！透过漆黑的水可以清楚地看到，文代被剥光了身体，满身是血地哭叫着。必须赶快救她，赶快，赶快！可是，越着急越一个劲儿地往水底沉。

真是长时间的殊死的搏斗，坚强的意志和睡眠细胞之间的激烈战斗。终于他能够从漆黑的水中轻松地浮出水面了，忽然又听到了现实世界的声音，是某种非常大的声响。可是，很快，他就明白了那是自己的耳鸣。耳鸣的声音慢慢降低，不久，他便发现自己正置身于除了耳鸣之外便没有任何声音的一片寂静之中。不止是声音，睁开眼睛一看，仿佛还在噩梦中一般，周围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接着他感到全身有种异样的压迫感。自己就那样躺在黑暗之中，手脚一动也不能动。不，不仅身体动不了，连话也说不了。发生了奇妙的错觉。我是不是死了？是不是被埋在重重的墓碑下面了？

但是，不久，随着意识渐渐地清醒，明白了事情的经过。很显然他现在的处境很悲

惨。

他清楚地意识到，他堂堂的明智小五郎，全身被绑得结结实实，而且还被堵上了嘴，正躺在丝毫没有亮光的黑屋子里。

凝神细看，不一会，在黑暗中一点一点地可以辨出些浓淡，模糊地分辨出了物体的形状。大概是白天晕倒的那个房间，什么家具也没有，有六张铺席那么大，铺着草席。一直看下去，发现在和隔壁房间交界的地方好像有什么活的东西在呼吸。感觉在轻微地蠕动。

突然，传来了那个东西好像被压住似的、轻微的呻吟……是人。一定是谁失去了自由倒在那儿。

他立刻明白了事情的经过。啊，原来是这样！神谷青年被绑着监禁在这里。一定是白天，自己意外地见到神谷青年的时候，一下子分散了注意力，挨了一台，就那样昏倒了。一定是在昏迷之中，自己也和神谷一样被绑，就这样躺倒在这里了。

“种谷君。”

他不由得叫了一声，但那只是可怜的呻吟声。嘴堵着。嘴里被堵得牢牢的。

于是，他挣扎着身体，希望哪怕是爬到神谷旁边，再想办法解开绳子，但是，发现绳子的一头系在柱子上，越挣扎绳子勒得越紧。

是行家绑的。明智很清楚，在行家手上，一根绳子能发挥出多大的威力。解开它不是智慧的问题，腕力对于行家绑的绳子也无济于事。

他已经停止了无济于事的挣扎，尽量采取舒服的姿势仰卧着，闭上了眼睛。

漫长的一夜。

其间，梯子嘎吱嘎吱地响了两次，一个不认识的大汉从楼下上来巡视了一下被监禁者。

每次都点亮了从天花板上垂下来的电灯。

那家伙身材魁梧，穿着颜色鲜艳的衬衣，大概有六尺高。满脸胡子拉碴地像一头熊。当然这一定是“人豹”请的地痞。

“醒了？”

男子俯视着明智的脸，笑着说道，

“呵呵，侦探捡了条命啊。好了，晚安。”

他恶狠狠地说完，啪地熄灭了电灯。

不久天亮了，从木板套窗的缝隙间开始射过明亮的光线。房间里的光亮如傍晚一般。然后又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看守的男子天亮了之后又来了两三次，但只是直盯盯地看着两个被监禁者，又默默地下去了。他的右手上拿着的手枪闪闪发光，似乎在威胁：如果敢哼一声的话就开枪。

如前所述，这座空房子虽说是挨着浅草公园，但却在一个特别冷清的地方。后面隔着砖墙是动物园；两边是没人住的非常荒凉的临时帐篷似的建筑；前面的路上，一边又是大饭店的后院，没有游客通过。即使稍微大声点喊叫，经过木板套窗和玻璃门，能不能顺利地被行人听到还不一定。而且被监禁者还被死死地堵住了嘴，即使从缝隙中叫出声来，大概也只能发出像垂死病人般的呻吟声。

不久，估计是临近中午的时候，前面提到的那个像猛兽一样的大汉一手拿着手枪，一手拿着两只牛奶瓶，嘎吱嘎吱地上来了。

“侦探先生，还有那位老兄，我有件事跟你们商量商量。”

男子蹲在屋子中间，直盯盯地俯视着两个人的脸，声音嘶哑地开始说道。

“我可不打算杀你们呀。你们一定饿了吧！看在你们非常老实的份儿上，我想请次客。但是，我话说在前头，我给你们取出堵嘴的东西，你们可不许随便大声喊叫！不过，你们要是使劲喊的话，我就砰地给你们一家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我也尽量不想杀人，想干得圆满一点。怎么样？能发誓不大喊大叫吗？那样的话，我就让你们喝牛奶。”

遗憾的是，明智和神谷都饿了，只能接受男子的慈悲。而且，明智还有事想借着取出堵嘴物的机会问问他。

“嗯，两个人都不出声？好吧，那么我来给你们把堵嘴的东西取出来吧！”

男子抱起两个人，把他们的上半身各自靠在系着他们的柱子上，给他们取出了堵嘴的东西。

“哈哈哈哈哈！用不着那么担心。我不会大喊大叫的。我可不想让人看见我这副惨相。来救我，我反而觉得难堪。你放心吧！”

明智看到对方仍然警惕地握着手枪，便笑着说道。

“嗯，是吗？确实是那么回事。堂堂的明智，竟然是这副样子的话。”

男子恶狠狠地说着，放下了手枪。“我想问你点事，在此之前，请先把那个给我们喝了吧！嗓子渴得不行了。”

明智和神谷挨个从男子手中各接过一瓶牛奶，咕嘀咕嘀好像很好喝似地喝完了。神谷青年筋疲力尽，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说话的只有明智。

“啊，谢谢。真好喝啊！那么，首先我想问的是，昨天把我引到这里来的饭店的老板娘，大概是你们一伙的吧！我所说的‘你们’，也就是指‘人豹’的同伙。”

听到这些，大汉在嘴角上嘲笑道：

“哼哼，现在明白了？晚啦！这么说你昨天整个晚上都在等着有人来救你了？哼哼，你想得也太美了！”

实际上，明智一直觉得那很奇怪。他认为那个老板娘若是知道他进了这座空房子却总也不出去的话，一定会把这事报告警察局的。可是，看到怎么等也没人来搭救，就只能想到那个老板娘本身就是赋的同伙，为了把明智引到这座空房子来，巧妙地演了一出戏。当时所谓跟房主打好招呼的事，一定也是胡扯的。

“嗯，干得不错。那个女的是个很出色的演员哩！”

明智感慨地说道。

“那么，这间房子是你租的喽？我还以为恩田本人在这儿呢！”

“就是要让你那样觉得。否则，野兽就不会上钩啦。我就是这间房子的主人。除了我之外，连只小猫崽也没有。”

“噢，你一个人啊！那么你不害怕吗？不管怎么被捆绑，我可是明智小五郎啊！”

“啊哈哈哈哈，别吓唬我。我可不是一个人哟！这里还有一个，虽然个头不大，却是个可怕而强壮的伙计。不管你是多有名的侦探，我也不会让你动一动的……我可是不要命的汉子哦！”

男子一边把小手枪放在手掌上轻轻地掂着，一边得意洋洋地答道。

“那，你到底要把我们怎么样呢？恩田怎么命令你的？吩咐你把我们两个都杀了吗？”

明智以嘲笑的口气问道。

“嗯，总之好像会是这个结果。不过，不是现在。嗯，大概傍晚之前还不要紧。”

男子露出牙齿，恶狠狠地宣布。

“噢，傍晚之前？”

“嗯，傍晚之前，人豹那边还有脱不开身的事情。就是那个‘你死我活’的决斗。”

“‘你死我活’？”

明智一脸奇怪的表情，机警地问道。“你死我活”，对这句话好像有点什么印象。

“啊哈哈哈哈！我不是说这个的。什么呀，总之，就是说在傍晚之前你们的性命都没事。就这些啊！”

他急忙想掩饰过去，可是明智是不会把这样重要的话当耳旁风的。他想那句奇怪的话会不会暗示着爱妻文代的命运呢？好像只能这样认为。可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命运呢？

他定定地凝视着空间，绞尽脑汁地急着要想出什么来。长久的沉默。似乎眼看就能想出来，似乎马上就能触及，可是却怎么也浮现不出来的一样东西，他拼命地想要把它想出来。

金嘴香烟

但是，不久，明智苍白的脸上唰地涌上了血色。一定是明白了什么。接下来的一瞬间，他的眼中浮现出恐惧的焦虑。这样可不行，文代很危险。可是怎样才能够逃脱如此严密的监视呢？

“但是，哎，我可不打算在这儿一直呆到晚上啊！”

突然，明智微笑着说出这句话来。

“喂喂，别瞎耍威风了。说什么不打算呆在这儿，我就要你呆在这儿，你又有什么办法？”

“是这个绳子吗？”

“嗯，那也是啊，不管什么解绳索的高手，只是这根绳子，也不是能一下子就解开的哟。”

“还有，是那只手枪吗？”

“嗯，是啊，是啊，这个小伙伴，感觉真不错呀。要取你们两个的命可一点也不麻烦啊！”

“我都吓得发抖了。啊，真可怕，真可怕。那么，我还是老老实实地躺在这儿吧。”

明智奇怪地笑出来，忽地躺下了。

“真是个讨厌的家伙……不过，要是这么老老实实的话，我也没什么别的意见。来吧，虽然你可能挺不舒服的，还是让我把它塞上吧！”

男子拿出结结实实团成一团的布手巾，准备再次把他的嘴堵上。

“喂，哎，塞上之前，我有一个请求。”

明智依旧微笑着说道。

“什么？”

“你没带烟吗？吃得太饱，现在想抽一根。麻烦你了，清顺便让我叼支烟吧！”

“嗯，烟吗？真佩服你！不愧是有胆量。小事一桩。但是，不巧，抽完了。我刚才也特别想抽一根，又不能扔下你们出去买。对不起，你就忍忍吧！”

“啊啊，这太遗憾了……等等！喂，有了有了！我的内口袋有个烟盒。里面应该还剩下两三根。对不起，伸进口袋里把它拿出来好吗？当然得给你一根步！是M·C·C哟！”

“嗯，M·C·C可不能错过。好久没见过了。好好，马上就给你拿出来！”

看来男子非常喜欢吸烟，喜笑颜开地把手伸进明智工作服的内口袋。从脏兮兮的工作服中掏出一只银烟盒。还有一件东西，是一个高级的、大的万能刀也喀嚓喀嚓地被一起拽了出来。

“啊，你竟带着这种东西。真危险其危险！把它放到我这儿吧。”

男子把万能刀放在旁边，然后啪地打开了烟盒。

“啊，还是金嘴的呢！现在正流行呢！而且，里面只有两根了。”

“两根也行呀！我一根，你一根。”

“嗯，我忍着点咱们和和气气地一人分一根吧！虽然也可以两根都没收了。”

从刚才说话的样子就看得出来，这个拳击选手模样的大汉，看起来不像坏人，还挺好。

他往躺倒在地上的明智的嘴里塞了支金嘴香烟，替他点燃了火柴。

“啊，辛苦辛苦，味道真好啊！你也别客气，来一支！”

明智一边把蓝色的烟雾吹向天花板，一边叼着烟愉快地让道。

男子看来非常喜欢吸烟，一闻到烟草的香味，就再也忍不住了，自己拿出一根金嘴，点上火，急忙吧哒吧哒地吸起来。

“哎，哎，你知不知道Z马戏团？”

明智开始随便地聊起了家常。

注意看一看的话会发现，奇怪的是，他毫不吝惜地把M·C·C的烟呼呼地都吐了出去，完全没有深吸进去。根本不像是真正想吸烟的样子。

一听到Z马戏团，男子不知为何紧张起来，不太巧妙地答道，

“那种马戏团，我可不知道。”

“是吗？我还以为你大概会知道呢。”

明智眯缝着眼睛，从睫毛间定定地观察男子的样子。

男子沉默着，使劲地吸烟。语气非常悠闲轻松的谈话，不像是敌我双方对立的紧张的情景，某种慵懒、微暖的气氛包围着房间。过去了一段催人入睡般的时间。

“哈哈哈哈哈，老兄，快到分手的时候了！”

突然，明智吐出没吸完的一截烟，低声笑着说道。

可是，那个男子对这句大话已经无力回击了。

他拿着香烟的手耷拉着，张着大嘴，在浓浓的春霞中愉快地打着盹。已经呼呼地入睡了。

“神谷，闲话以后再说。我们得救了。他睡着了。”

明智用完全不同于刚才的紧张的声音，招呼着旁边的青年。

因为疲劳而瘫软了的神谷青年，听到明智的这句话啪地坐了起来。

“那，刚才的香烟里有……”

“是啊。我从来没忽略过不时之需。我的内口袋里面任何时候都一定会装着两根加有强力麻醉剂的非丝特明丝塔或是M·C·C牌的香烟。我一点也没把烟吸进去。可是，这位先生却很馋烟，全都使劲吸进去了。马上就这样了。再跟他端地也不会醒的。”

“啊，是吗！”

神谷对名侦探的准备大为感叹。

“那么，这绳子怎么办呢？”

他还是一副怀疑的神色。

明智用眼神指示他看“那个”，然后突然趴下，胡刚才男子从他的口袋里掏出放在草席上的万能刀蹭过去，终于用嘴叼住了它。

然后，把刀把手靠在杜子的一角，灵巧地打开了刀，用白牙牢牢地支住刀柄，开始自己喀哧喀哧地磨蹭胸前的绳子。

恐怖的猛兽团长

转眼间主客颠倒了。明智费尽心思地解开了自己的绳子，又解开了神谷青年的绳子，接着反过来又把蜷缩在那里酣睡的大汉一圈圈捆了个结实，还堵上了嘴巴。

完了之后，明智从右边的口袋里掏出了方才就急于想看一眼的一样东西。不是别的。就是昨天与文代走失之前，从留着威严的将军胡子的化妆广告人那儿得到的、揉成了一团的红色广告传单。传单的背面，用铅笔潦草地写着那篇“人豹”的挑战书。

在“人豹”手下的大汉顺口说出“你死我活”这句奇怪的话时，他就在模糊的记忆中努力地搜寻，总觉得在什么地方看到过这句话，最后终于想起了那件事。那句话用大号铅字醒目地印在那张红色广告传单的正面，当时自己看了一眼便不以为然地揉成了一团。明智小心地展开皱巴巴的传单确认了一下。那上面印着如下一段措词蹩脚的文章。

你死我活！！

印度猛虎与北海大熊的大决斗！！

我们Z马戏团几天之后就要告别东京市民了，

临别之际，为了答谢厚爱，从X月X日下午一时

起，特别邀请猛兽团长大山亨利先生演出，敬请观

看印度产猛虎与北海大熊的、你死我活的、鲜血淋

漓的猛兽大格斗。说什么也是猛兽之间的争斗，必

有死伤，错过了这回下次就看不到如此凄惨绝伦的

大场面了，届时热切期望全体市民前来观看、声

援。

广告的上面印着一个奇怪人物的大大的照片，下面标注着“世界级别的猛兽团长大山亨利的肖像”。左下角还有虎和熊的决斗插图。

明智昨天光注意后面的挑战书了，没仔细看广告，更没注意猛兽团长的照片。现在一看，这太不可思议了，那个作为大山亨利先生被刊登出来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昨天那个留着将军胡子的化妆广告人！世界级别的团长自己扛着广告旗，发传单，在浅草附近溜达，这是多么虚假骗人的把戏啊！

明智仔细地盯着那张奇妙的照片，不一会，好像明白了什么似地突然把广告传单拿到神谷青年的眼前，慌张地问道：

“神谷君，这个，请你好好看一下。从这张照片中你不能发现什么吗？这个人体有印象吗？”

神谷被明智气势汹汹的样子吓了一跳，拿起广告传单，盯着那张照片看了一会儿。

“经你这么一说，我还真觉得好像见过。可是……”

“没想起来吗？那么，你想象一下把那个黑色的将军胡须取下来，代之以嘴上的白胡子，还有浓密的下巴上的白胡子。没见到过这样的老头吗？”

“嘴上的白胡子和下巴上的白胡子……啊，是的。跟他一模一样”

神谷的脸上愕然变色。

“是思田的父亲吗？”

“是的，是的。一定是他。可是，为什么……”

“我猜可能是这样。我还没有正面见过思田的父亲，所以问问你。果然如此。神谷君，这家伙昨天化装成广告人在浅草电影院旁边等着我们。然后，他把我引到后街，给我这个挑战书样的东西，趁着这段时间，他的儿子“人豹”拐走了我的妻子。”

“啊！竟然发生了那种事？终于连您的夫人也……那必须赶快救出她来。”

“我也在考虑这个。”

“被他带到哪里去了呢？依你看呢？”

“我想就在这个Z马戏团里。”

明智脸色苍白地回答。

“哎？马戏团里？”

“而且，我突然想到了一件可怕的事情。哈哈哈哈哈，什么呀，我可能有点神经衰弱了。不过，万一。啊，真可怕

连明智都感觉到可怕的，这一恐怖颤栗的事情会是什么呢？

“什么呀？发生什么了？”

神谷青年担心地盯着侦探的脸。

“不，现在请你不要问。说出来都很可怕，但我必须马上去。不过，还来得及吗？”

明智看了看手表。幸好没坏，还在继续走。

“差5分钟1点。不能在这儿呆着了。神谷君，以后再告诉你为什么。请跟我一起来。”

说着，他已经跑下了楼梯。神谷青年也跟在后面。出了大门急奔浅草公园，在入口处打了个公用电话，当然是打给K署的搜查总部。正巧恒川警部在并接了电话。明智在电话里简短地商讨了一下文代的去向、“人豹”的活动场所，以及进攻方法的问题，说完便跑出公用电话亭，奔到大马路上，拦了一辆出租车。

马戏团

东京市民生活的触手伸向了田园农民的生活之中，在市民、农民以及小工厂的工人杂居在一起的东京西南一角M小镇的那个以满是灰尘的旧家具闻名的广场上，有一个已经演出了一个多月的大马戏团，它的名字D4Z马戏团。

这个马戏团的大帐篷的正面，从昨天开始突然悬挂出了一块阴森可怕的广告牌。整个5米多见方的大广告牌上，用浓重的胶画颜料画着黄黑相间、斑纹美丽的猛虎与乌黑的大熊格斗着的凄惨的场面：双方用后肢站着，尖锐的爪子扎入了彼此的肉里，互相张着血盆大口，雪白的牙齿咬在一起，浑身上下沾满了血。

“听说虎和熊将格斗到一方死为止。”

“是你死我活的一场决斗呀。”

广告牌前的人堆随着可怕的杂耍时刻午后1点渐渐临近而一刻一刻地增加着数量。

“来，快进快进！虎和熊和格斗快开始了！要是给看漏了，那就再也看不到啦！可以一直谈到子孙后代的话题呀。”

出入口处，身穿马褂的男子满脸通红地嚷着。

观众鱼贯而入。一进这出入口，只见除了往常的观众席以外，还有到马戏的练习场内为止铺满了席子的临时观众席。放眼望去全是人头，帐篷里挤满了观众。不久，人们寂静下来，心情激动地期待着即将开始的异常的杂耍节目。

正面的高出一层的舞台上若无其事地垂着旧的天鹅绒带花厚幕，掩盖着一定在其后面的情绪激昂的动物。茶褐色的垂幕上浮现着用金丝缎子绣上的Z这巨大的文字。

“咣、咣、咣……”

突然响起震耳欲聋的锣声。

稻浪起伏一般的观众席上响起了一阵喧哗，随后各处又响起了咳嗽声。不久，这声音也忽然止住了，广阔的帐篷下鸦雀无声。

垂幕嗖嗖地卷了上去。

舞台中央站着一个异样的人，身穿威风凛凛的红色金丝缎子上衣、天鹅绒裤子，头戴同样闪闪发光的天鹅绒帽子，俨然是一到西班牙斗牛士的装扮。并且在这人的脸的正中，漂亮得非常令人吃惊的，翘到耳旁的乌黑的将军胡子每当说话的时候轻微地跳动着。此人就是猛兽团长大山亨利。

他一面双手玩弄着抽打猛兽用的鞭子，一面用与将军胡子相称的装模作样的口吻讲

了一阵子开场白。

“……好，我这就把两个笼子紧紧贴在一起，打开中间的门，让虎与熊在一起。”

他用鞭子指向舞台后方，带车轮的两个笼子看上去很深很深且很昏暗。其中一个笼里，一只精悍的虎一边慢慢吞吞地在狭窄的铁律间来回走动着，一边不时“嗷”地发出可怕的咆哮。另一个笼里，比虎大一倍的大黑熊，哎，它是多么地没有志气呀，以一副害怕得不得了的模样缩在角落里，完全是一副惧怕到了极点的样子。

“……熊是个胆小鬼，但观众们，你们不必担心，即使看上去那样，但一旦遭受袭击，它会立即露出本性，猛然站立起来。熊最初恐怕会使用强有力的一手吧，但虎将会咬住不放，充分发挥它的尖锐的牙和爪吧。在它们乱作一团的过程中，必定有一头猛兽会受伤，一旦看到了血，饥饿的它们就会突然间更加凶暴起来，最终会不咯吱咯吱地断裂敌人的喉咙绝不罢休。”

将军胡子的驯兽师说到这儿停了一下，像是确认他的口才的效果似地静静地环视了一下场内。

“观众们，你们真是走运的人，你们马上就会看到一头值1万元的猛兽从受伤、倒下、被撕破皮、被撕裂肉到变成骨头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光景。不不，观众们，不仅仅如此。猛兽会哭喊，会疯狂地逃窜。啊，它会像人一样，像纤弱的美女一样大声哭着求救。在大家面前不知道会呈现出一副多么美丽、多么凄惨的光景啊！凄惨绝伦，非常珍奇，恐怕是诸位观众连做梦都想象不到的！”

胡子驯兽师顺口说着莫名其妙的话。只是为了让观众恐怖的夸张呢还是他的这奇怪的话里隐藏着真实或是可怕的意思呢？

“那么，我的长长的开场白就到此为止，下面将是你死我活的格斗。请大家观赏猛兽血战的实际表演吧！”

斜举着鞭子，装模作样地鞠了一躬以后，金光闪闪的驯兽师便退到舞台一角，对舞台布景员使了个眼色。

“哐、哐、哐……”

又响起了锣声。

跑到舞台上来的八名男子，两个笼子各有四人咕噜咕噜地滑动着定于，将它们拉到了舞台前方，随后将笼与笼紧紧贴在一起，严严实实地锁了起来。

大山亨利又前进了一步，毕恭毕敬地行了一礼。于是，笼与笼之间的两扇门被男子

们哗啦哗啦提了上去，顷刻间两个笼子变为了一个。

刚好在这个时候，明智小五郎和神谷青年在浅草公园分的大街上叫住了一辆出租汽车。

“去M小镇。车费无论多少都出。给我用5分钟时间开到那儿！”

明智一上车便大声对司机说道。

“5分钟？不，这不行，开得再快，也要花10分钟呀。”

但司机是个还很年轻、看去很是灵活的人。

“无视速度规定也没有关系。我是警察方面的人，绝不会给你添麻烦。”

“不过，在市内开得再快，前面也会堵住的呀！”

司机已经一面加速一面大声回嘴道。

“好！那我就带悬赏。每超过前面一辆车子就付10元钱。”

“10元？知道了。不过，老爷，也许会超过几十辆呢！回头可不许说这是开玩笑呀！”

刹那间车子如箭一般飞奔起来。

行人如急流一般向后方流去，啊，一辆又一辆的电车。汽车、卡车都擦着车身被抛向后方，无视十字路口的信号灯也不是一次、两次。

“喂！等等！”

警察张开大手大声嚷着，但他通红的脸眼见者变得小小的远去了。

在舞台上，变为一个的笼子里，两匹猛兽继续相持着。说是相传，但熊依然是刚才的那到模样，依然低着头一动不动地蹲在那里，像死了似的。与此相反，精悍的点却一面表情丰富地转动着它的长尾巴，一面低着头缩着身子，奏响了袭击的前奏曲，呼噜噜地发出着低沉的吼声。

“熊，熊，打起精神来！”

观众席的一角响起了奇怪的助威声。

“老虎，干掉它！喂！扑上去！”

另一声援以定调的声音响彻帐篷。

但猛兽怎么也不受观众怂恿，依然对持着一动不动。但人们感到猛虎的吼声渐渐地、渐渐地在高起来。

从忍耐不住的观众席上终于响起了怒涛般的喊声。

“干！于！……”

“干掉它l……”

“加油！加油！加油……”

观众比猛兽先兴奋了起来，大帐篷下已经群情鼎沸。

待机不动的猛虎怎能不为这骚扰所刺激呢！它刹那间像弓一样缩起身子，旋即变成一发巨大的子弹朝熙扑了过去。

“哇——！…”

帐篷下响起了喊声，观众一齐站了起来。但多么扫兴啊！大能完全没有抵抗，被虎一下子击倒后就那样四肢向上，仰卧在笼子里了。

“熊，打起精神来！”

由于对手毫无抵抗，虎反而害怕起来似地又退到了原来的位置，摆出了第二次袭击的架势，一动不动地窥视着敌人的动静。

于是，直到这时为止只觉得是睡着了或是死了似的大熊开始仰卧着动起四肢来，并且好不容易从正面坐了起来，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老虎。啊，这是怎么回事呢？熊发了疯似地开始凄惨地挣扎，企图从笼子的缝隙间逃到外面。与此同时，观众席上不知从什么地方隐隐约约传来了令人寒毛凛凛的女人的惨叫声。

但情绪激昂的观众们还没有察觉这惨叫声，因为那声音太微弱了，根本无法在骚乱中听到它。

熊一知道不能去笼子外面，就立即用后肢站起，又蹦又跳地开始狂舞起来。它边舞边在不太大的笼子里纵横奔跑。

其间断断续续传来奇怪的女人的惨叫声，那声音一声比一声悲哀。

“喂，不是哪儿有女人在哭吗？”

“嗯。是的，我也从刚才起觉得奇怪。”

在观众席的骚扰中，到处有人这样叽叽喳喳地低声交谈着。

好一阵子被熊的这副狂态吓呆，好像忘了攻击的猛虎也没有总是呆着不动。岂止如此，敌人的狂态变成了强烈的兴奋剂，刺激了它的斗志。

“嗷”

刚响起一声凄惨的咆哮，虎就像箭一样尝试了第二次突击。

刹时间黄色与黑色变成一团，在笼子里来回滚。

“哇——！哇——！”

观众席上响起了喊声。但是，刚才的悲哀的女人的叫声穿过这喊声，尖利地、轻微地穿通了观众的耳膜。

啊，究竟是什么样的女人在什么地方哭喊着呢？人们甚至开始产生了幻觉：那会不会是可怜的大熊在求救，在发出尖叫声呢？不过，总不会是那么大个头儿的猛兽会发出女人般的哭声呼。

“嘎”

明智他们乘坐的汽车发出悲鸣般的刹车声，紧急停了下来。

“啧！来货车了！”

司机恶狠狠地咂了咂嘴也是理所当然的。原来他们的面前长长地横着黑黄相间的路障，在那一侧乌黑的火车头喘吁吁地拖着几十节长长的货车，车厢正咯噔咯噔地悠闲似地通过。

“啊，糟了！种谷君，真不走运，你瞧，已经1点过15分钟了。说不定赶不上了。”

明智脸色苍白，两眼发红，呻吟似地说道。

但神谷青年没有明白这话的意思。

“从刚才起我一直想问你，我们到底去哪儿？你说赶不上，是赶不上什么呀？”

“是我内人的生死关头。她将被杀死。身为侦探却救不了一个老婆。……畜牲！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要救给你看！”

他充满着火一般的敌意，斩钉截铁地说道，但紧接着又由于不安和焦虑而垂头丧气了。

“啊，但说不定不行了。……这长长的货车也许象征着我的厄运。”

美丽的半人半兽

在马戏团的舞台上，鞭子啪啪地响着。笼子的一旁有一样闪闪发光的金色的东西，那就是负盛名的猛兽团长大山亨利的一副与斗牛士一摸一样的装扮。他的右手每次刷拉一下切开空中，使饥欲饮血的猛兽越发疯狂的鞭声便响彻笼子上空。

“老虎！老虎！你磨蹭什么？吃掉它！干掉它！”

舞台上响遍喝醉了似的破锣噪音。

“打倒它！……”

“打起精神来！……”

像合唱队一样响起了一声声尖锐的声音。

但不胜奇怪的是，穿过这些怒吼声，不知从什么地方断断续续传来了与这场景极其不相称的、使人感到马上就要死似的不吉祥的女人的惨叫声。

在笼中滚成黄黑一团的两头猛兽不久忽然分开了。但大熊仿佛昏了过去似的倒在笼里一动不动，看上去好像只是虎在任意扑过去，又任意躲闪似的。如果把虎比作是一只猫，那么身体有它两倍大的能只不过是一只老鼠而已。它缩着身子，任对方戏弄着。

虎一面用它闪着蓝光的眼睛快乐地望着这个大失败者，一面不停地在它身边转着。边走边张开血盆大口，暴风雨般地咆哮着。

猛兽团长的柔软的鞭子包含着某种意思，不停地响着。与刚才迥然不同的，听来好像是奇妙的笛声一般的切断空气的声响将观众席引向了兴奋的顶点。疯狂的喊声像海啸似地朝着舞台的笼子拥去。

虎的眼睛一刻一刻地增加着凶暴的光芒，嘴边的丑陋皱纹歪扭得更丑更丑了，并且它那饥欲饮血的白齿仿佛越来越长、越来越锐利。

那是快得连眼睛里都没有停留的一瞬间。虎的牙齿扎向了仰着倒在笼子中挣扎着的熊的喉咙，坚韧的肩头的肌肉咕喀咕喀地在隆起，粗粗的脖子像钢铁的机器似地左右晃动着。

观众席上的人又一齐站了起来。对失败者熊的声援有好一阵子震撼着大帐篷。

但能不中用地始终没有抵抗。多么胆小的猛兽啊！只是等候着它真的火起来的观众们不能不对这过于出乎意料的事感到失望。

“喂，我说，好奇怪呀！那头熊喉咙被撕破成那个样子，可不是一点儿也没有出血吗？”

最前列的观众中响起了这样的哆哝声。的确，从熊的喉咙处没有流出一滴血来。虎牙扎进了月牙形地白毛处，可以清晰地看到，虎每摇动一下头，那块的皮肤便嘎吧嘎吧地裂开去，但看不出有流血的样子，只能说这太奇怪了。那是剥制的能的标本吗？不，不，哪去呢！剥制的动物标本哪能那样又是挣扎又是四处逃跑呢！

但奇怪还不止这点。不久，在前列的观众中间发出了异样的喧嚷声。集中在大熊咽喉处的千百只眼睛开始疯狂般地放射出熠熠光芒。每个人都好像快要发疯了。人们不寒而栗，像是被可怕的恶梦魔住了似的。

“那是什么呀？啊？那究竟是什么啊？”

最前列的商人模样的男子紧紧抱住旁边的青年，一边哆嗦着一边脱口说道。

瞧！熊的咽喉处被锋利的牙齿撕裂的表皮，不是随着虎的下颔的后退嘎吧嘎吧地翻卷起来了吗？而且不是既没有流一滴血又没有出现红红的肉，只是白白的，不，毋宁说是苍白的一种光溜溜的东西出人意料地从它下面一寸一寸地暴露在观众的眼中了吗？

由于熊的皮肤出乎意料地毫不费力地翻卷了起来，所以虎觉得新奇起来，不停地倒退着。于是，随着它的力量二仿佛事先做好了一条裂缝似的，熊的皮肤被一字形地从喉咙到胸部，从胸部到腹部撕开了。随着一点点地被撕裂，皮肤内的白色的光溜溜的东西眼见着越露越大。

一齐站起的观众们已经连咳嗽都不咳了，像化石一样一动不动。与刚才的喧嚷相反，大帐篷下像是昏迷过去了似的变得鸦雀无声，只是他们的千百张手掌里慢慢地渗出着粘粘糊糊的油汗。

长长的货车好不容易从明智小五郎和神谷青年同乘的汽车前面通过。道口染成不同颜色相同的横条纹的路障刚倏地升起，等得不耐烦的一群汽车和自行车便争先恐后地动了起来。

“啧，让我们等了整整3分钟。”

司机咂了一下嘴，踩下了油门。在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的同时，汽油的烟倒灌进了车内。汽车推开碍事的自行车，越过了凹凸不平的铁路轨道。

明智脸色苍白地凝视着前方，不再说话了。浑身直打哆嗦，好像不只是因为汽车震动的缘故。插在口袋里的右手几乎无意识地跑到了膝盖上。那只手紧紧地握着一支柯尔特式手枪，以至于手心里都微微出汗了。

神谷青年斜眼目不转睛地望着这一使人感到可怕的武器，但没有说一句话。他记得刚才明智在缚住“人豹”部下的那个身材高大的男子时从他口袋里拔出了这支手枪，放进了明智自己的口袋里。

车子又以可怕的速度，一辆一辆地超过了前方的汽车。眼底里是一条平坦的笔直的大道，在它遥远的那一头，可以望见像是大气中的水母似的孤零零地浮现在天空中的小小的广告气球。

圆圆的气球下，红点点一样的东西在随风飘扬。一定是广告文字。但汽车的速度如疾风一般，眼见着那些红点点逐渐变为7号铅字般大小，随后又变为8号铅字、9号铅字

般大小，不久扩大到了从摇晃的的车中也能看清楚了。

“猛兽大格斗……Z马戏团”

啊，那是他们要去的Z马戏团的广告气球。那个广告气球下面的帐篷里头，一定演着杂耍。

在舞台的笼子里，熊的皮能剥的几乎都剥了。仿佛剥桔子皮似地毫不费力……哎，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鸦雀无声的观众不能不怀疑起他们自身的眼睛来。我现在真的还没有睡觉吗？不会是在看什么意想不到的幻觉吧？这种岂有此理的事情果真舍在现实世界里发生吗？

在笼子中，连引起这种事情的老虎也愣住了，吓得逃到一侧的角落里，把身子缩成了一团。

只见笼子中央上半身雪白下半身漆黑的妖怪一样的一个东西刷地站了起来。但那是多么艳丽的妖怪啊！从熊皮中露出来的又白又光滑的，是人的皮肤，而且是年轻美丽的女子的皮肤。

蓬乱的头发，泪流满面的脸，胞和胳膊全都裸露着，只是幸好下半身缠绕着厚墩墩的熊的毛皮，所以女子没有到更丢丑的程度。果然，熊几乎是件剥制的标本，只不过是里面包着活的美女而已。

但观众们被这白日的妖怪夺走了魂，没有能立即察觉出来。如果说有陆地上的人鱼，那么它就是名副其实的陆上的人鱼。只能觉得它是美女与野兽的混血儿，美丽的半人半兽的妖怪。

美丽的妖怪娇艳地笑着。不，是用笑一样的嘴形哭喊着。她在最初站起来之前由于麻醉剂而失去了知觉，但在她突然醒来时，映在蒙着熊的头上的两个玻璃球里的，是向他扑来的一头猛虎。她半疯半狂地四处逃窜着。边逃边哭喊着求救，那蒙在头上的毛皮中的哭声仿佛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似的，从刚才起一直使观众们感到一种异常的不安。

观众中有省悟到的，也有没有省悟到的，但他们一样回想起来的，是刚才大山亨利的奇怪的开场白。

“猛兽会哭喊，会疯狂地逃窜。啊，它会像人一样，像纤弱的美女一样大声哭着求救。在大家面前不知道会呈现出一副多么美丽、多么凄惨的光景啊！凄惨绝伦，非常珍奇，恐怕是诸位观众连做梦都想象不到的！”

人们想起了开场白里有这种捉摸不透是什么意思的极其奇怪的词句。对！那就是意

味着这件事。这么说来，熊的皮被剥掉，从中跑出美人来，这都一定是事先计划好的。做唬人的广告说什么“你死我活”的决斗，其实给你看这种风流的闹剧，也许这就是这个叫座节目的用意。

但是，这个扮作半人半兽的女驯兽师是多么出色的女演员啊！那恐怖的表情多么逼真啊！那女高音的哭声多美啊！

观众已经看了迷了，都不能说话了，甚至忘记了拍手，他们一面咽着唾沫，一面瞪大眼睛，张着嘴巴，人迷地看着女演员的舍命的演技。

就这样，风流的半人半兽的令人吃惊的恐怖舞蹈开始了。她的腿在踉跄，胸脯随着激烈的呼吸在起伏，声音已经嘶哑了。

“救命……救命……”

与吓得鼓起来的双眼相一致，她从心底里迸发出了求救的喊声。

猛虎并没有总是缩着身子。它好容易从角落里一站起来，便开始露着诧异的目光在这美丽的人兽周围转起圈来。裸体女子防备似地将双手伸向前方，脸朝着老虎行走的方向，踉踉跄跄地转动着身体。已经连哭喊的力气都没有了，只是眼睛盯着可怕的野兽不放。像是一匹被猫盯着的老鼠似的，凝视着对方的一副可怕的面孔，无力转移视线。

虎描绘的圆周渐渐被缩小了，并且常常一停下来像是半开玩笑地对女子动手动脚似的，抬起前腿，想触摸女人的身体。每当这时，令人毛骨悚然的吼声便响彻帐篷，吓破了观众们的胆。

在这样反复了几次以后，虎的尖锐的爪子终于触到了美人的肩头，刹时间渗出来的鲜血顺着苍白的肌肤滑了下来，那像是长毛线一样的一条红红的鲜血，使半人半兽的白皙的肌肤更加醒目了。

太空中的嘲笑

观众们依然默不作声，大帐篷下犹坟墓一样鸦雀无声，但在这沉默之中，好像有一种妖精般的强烈的疑惑在开始游荡。

“这是戏吗？戏里怎么能做出那么逼真的表情呢？别的不说，就说是做生意，美丽的皮肤被伤成那副样子竟然满不在乎，这按常识也是无法考虑的呀？”

“弄得不好，那女子也许不是什么驯兽师，而是一个外行的姑娘。这样的话，发生了多么可怕的事啊！这不是在众目暖暖之下杀人吗？而且不是让猛兽用牙齿碎尸万段的

惨绝人算的杀人吗？”

这种判断力朦朦胧胧地开始在观众脑海中复苏时，突然从高处的什么地方传来了男人的笑声。那是声音干涸了似的、但非常旁若无人的嘲笑。

千百张脸一齐仰望天棚。

天棚上有一个像阴天天空一般的发白的帐篷，帐篷的下面有无数纵横交错的用粗绳子捆起来的圆木。在其中的一根圆木上像一只小小的麻雀一样停着一个人。原来是这家伙注视着舞台的悲剧，可笑得不得了似地哈哈大笑着。这男子的面孔远得看不清楚，但观众们没有看漏他那圆圆的双眼豫野兽似地闪着蓝光。是磷一样闪光的眼睛。那家伙终于露面了！

人群一看到他，便不能不陷入更加发疯似的混乱之中，胆小的人甚至产生了冲动，想一溜烟地逃到帐篷外面去。

在舞台的笼子中，美丽的半人半兽现在筋疲力竭地倒着一动不动。大概失去知觉了吧。虎的鼻尖虽然退到了眼前，但既没有发出声音，又没有动一动身子，在她白蜡一样的美丽的皮肤上像赤蛇一样缠绕着一条血流。

蹲在笼子旁边的猛兽团长的紫黑色的脸异常兴奋，他的伟大的将军胡须激动得颤抖了起来，圆圆的双眼布满了红红的血丝，他不停地疯狂挥着手里的鞭子。

呼呼的暴风雨般响声使肌欲饮血的老虎越发焦躁不安，它刚朝观众席发出一声咆哮，旋即将两条前腿搁在倒着的美女的胸脯上，欲将牙齿刺向她的喉咙（这回才是活人的喉咙。)

只要它的脖子和下颌的肌肉猛地一收缩，事情就完了，一个人的生命就被结束了。

观众中没有一个人认为这是戏，千百张脸刹那间大惊失色，不由得从舞台上转移了视线。人们不忍正视接下来发生的过于凄惨的光景，妇女观众用双手捂住了脸。

诸位读者，我们的女主人公明智文代夫人的性命就这样取决于猛虎收缩一下肌肉。正如诸位也已经推测的那样，人豹父子劫持了美貌的明智夫人，给她蒙上熊的毛皮，胆大包天地在众目睽睽之下欲对她进行惨不忍睹的恶魔的私刑。

抓住天棚圆木的“人豹”思田和装扮成驯兽师大山亨利的挥动着鞭子的他的父亲，在数丈的上面和下面偷偷地互相看了一眼，点了点头，就好像在说：吾事已成。随后，父亲的鞭子越来越提高其声音，“人豹”的笑声越来越旁若无人了。

就在这时，观众们感到了一刹那的冲动，仿佛有什么东西穿过了脑子的中央。唉呀！

怎么了呢？啊，大概一定遭难了。他们想象着满是鲜血的老虎的下颌，但越是可怕越想看地将别过去的脸又一齐转向了舞台。

于是，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被杀死的不是人而是虎。它从脑门滴着一条血，瘫软地躺在舞台上。已经无力挣扎，恐怕转瞬间就会一命呜呼了。

美丽的半人半兽依然不省人事，但除了肩部被抓伤以外没有什么异常，好容易逃出了虎口。

天棚上的笑声嘎然而止，大山亨利的鞭子不动了，他莫名其妙，呆若木鸡地望着观众席。

于是，在他的视线中，有人正拨开观众席上的人向前面跑来。是职工打扮的明智小五郎，是神谷青年，还有身穿制服或是便衣的一群警察。不用说，在千钧一发之际击毙猛虎的射击手是明智。从他握在右手上的柯尔特式自动手枪里隐隐冒着最后的一缕白烟。

紧跟在他后面的警察，是根据明智的电话由恒川陪部组织的、从K警察署调来的先遣队。明智到达Z马戏团的出人口时，他们已经走下汽车，等候着明智的到来。

“明智！明智！”

虽然有着伪装，但大众还是心明眼快，不知从观众席的什么地方响起了赞美名侦探的声音，他们通过报纸的报导，十分了解明智小五郎和“人豹”的对立关系，关于明智夫人诱拐事件，也刚刚读了早晨的报纸。既然这位明智侦探与威武的警官队一起闯了进来，那怪人“人豹”就十有八九潜伏在这杂耍场里。不，岂止如此，在那笼子中差点儿成为老虎饵食的美人一定是明智夫人文代。啊，遇上了多么可怕的场面啊！敏感的人们立即明白了事情的真相，不禁打了一个寒战。

装扮大山亨利的“人豹”的父亲一认出明智，立即刷地变了脸色，作好架势想逃出去，但动作敏捷的警官队当然不给他时间，扑通扑通地跑上舞台，团团围住了他。

于是，不愧是个老怪物，他打消了想逃的念头，颤动着将军胡须，无声地笑了起来，并且慢慢吞吞地将手插入裤子口袋，掏出一支小型手枪，举到警察们的鼻尖下。

这时，场内陷入了海啸一般的混乱中。拥到出入口的群众的嚷嚷声、一个一个地倒下后被压在下面发出惨叫的老人、哭喊的女孩……在这骚乱的声音中，一个特别高的怒号声响彻着四方：

“是人豹！”

“人豹在那里！”

“啊，逃走了！人豹逃到帐顶上去了！”

抬头望去，但见刚才发出笑声的人像匹黑猫议的顺着天棚上纵横交错的原木一溜烟地跑着，或是竖着攀登，或是斜着滑行，或是横着行走，从这根原木爬到那根原木，他终于从帐篷的裂缝里来到了帐顶上。

在透明的白色帆布上，分辩不清是动物还是人的奇怪的黑影变成了圆圆的一团，似飞似地跑着。

现在场内剩下的群众个个都是“人豹”的敌人，他们异口同声地嘲笑着逃去的恶魔。性急的弟兄们有两三个勇敢地爬上原木，开始追赶“人豹”。Z马戏团的人们也不甘落后。管理道具的青年、空中杂技的轻捷杂技师等四五人在明智小五郎指挥下，像猴子一样跑到了天棚上。

Z马戏团和“人豹”父子并没有很深的关系，只是因为带着两头猛兽的父子俩称是从西洋回来的，以对Z马戏团非常有利的条件申请临时加入，所以连做梦都没有想到会是杀人犯，答应了他们的申请，甚至为他们作了宣传。因而，马戏团的全体人员此时绝不是“人豹”的朋友。

“绕到外面去！绕到外面去！人豹想从帐顶上跳下来逃跑啦！”

用不着群众的叫声来告诉，明智已经作好了部署。警官队的部分人和马戏团的男人们跑到帐篷的外面，在杂耍场周围布下了散兵，明智自己也跟在他们后面，正准备到外面去。他是想站在外面的广场上，监视屋顶上的猎物。但是，在他这样往出入口赶路的时候，后面的舞台上突然响起了一声枪响，随即爆发出了人们的激昂的骂声。

吃惊地回头一看，眼前一幕悲剧结束了。留着将军胡须的威严的斗牛士从金丝缎子的胸前淌着血，歪歪斜斜地躺在地上。原来他用威胁包围他的警察的手枪自己打穿了自己的胸膛。抑或知道自己气数已尽，与恶魔不相称地绝望地自尽了。

就在这时，又一队警察从出入口拥了进来。

“喂，明智君，夫人没有事吧？”

站在前头的恒川警部先这样问道。

“嗯，好容易赶上了。”

明智朝舞台一边扬了扬下巴。在那里，靠马戏团的人从笼子中救出来的文代夫人依然不省人事地躺在剧场中的坐垫子上。

“但遗憾的是，一名犯人自杀了。”

“啊，倒在那里。……就是说，那是恩田的父亲吧！”

“是的。装扮成驯兽师。”

“那他儿子呢？”

“逃到帐顶上去了。你看那里！”

在明智指的大帐篷的天棚上，东奔西窜的犯人和追捕他的人变成了异样的皮影戏搅在一起。

“到外面看着！”

明智、恒川警部和新来的警察们急忙走出出入口，随即跑到了杂耍场后面的广场上。那里围着黑压压的一片人，里面有刚才部署的警察、马戏团的团员以及没有能回去的观众们。

明智他们站在这些人群后面的小丘上，监视着帐篷顶斜面上的激烈的追捕行动。

穿着墨黑的西服的“人豹”露出他的本性，四脚着地，在宽大的帐篷的白色帆布上自由自在地来回蹦跳着，但追捕手中有两三名不亚于野兽的轻捷杂技师，而且逃跑的是一人，追赶他的将近十人，连这个不可一世的“人豹”也渐渐地被追赶到了帐顶的角落里。

“那家伙也气数快尽了，不是跳下去就是……”

在恒川警部这样低声说着时，仿佛说中了似的，天空中的黑豹从帐顶的边上飞快地跃了下来。

趴着的黑色的身体像尺蠖一样刚一收缩，又立即伸展出去，在空中画下了一个漂亮的弧形。

一看到这情景，地上的人群立即“哇——”地喊叫着想逃跑，但奇怪的是，到什么时候黑豹也没有坠落下来。

“啊，气球！逃到气球上去了！”

经谁这么一嚷，人们又一齐仰望着天空。你猜怎样？逃的地方有许多许多，但“人豹”竟紧紧抱住了广告气球的绳索，悬在帐项外面的空中。

广告气球随风摇曳，将它银色的巨大身躯浮现在遥远的天空中。气球的下面，“猛兽大格斗……Z马戏团”几个红字随风飘荡，从这里倏地飘出去的一条绳索刚巧连接到明智他们站着的广场一角、气球升降用的辘轳上。

“卷辘轳！卷辘轳！”

人们边喊边朝轴转跑来，齐心合力地开始卷起广告气球的绳索。

可怜得很，杀人魔鬼“人豹”也已经无法逃跑了。随着辘轳的转动，气球的绳索眼见着缩短起来。最终在气球被降到地上的时候，“人豹”也逃脱不了被逮捕的命运。这场大追捕将在5分钟、3分钟后以大团圆结束。

但抓着绳索的“人豹”不死心地一个劲儿往上爬去。辘轳卷1尺，他也往上爬1尺，即使在巨大的气球被降到快要擦着帐篷顶的时候，黑豹也依然在原来的空中飘荡。已经爬到了“Z戏马团”四个字，紧紧地抓住了“大格斗”的“大”字。

“喂——！别白费劲了！快下来！”

地上的警察们发起急来，朝空中的犯人呼喊着。

“哈哈哈哈哈！诸位，你们才不要白费哩！”

从空中的回答虽被风刮跑了，但仍隐约可闻。

“啊，明智君、恒川君也在那里吧？辛苦了！但你们又只是白费力气啦！”

“人豹”悬在红色的“大”字前面，旁若无人地说着讨人嫌的话。

“混蛋！牢骚回头慢慢听你说。快下来！还不死心是怎的！”

警察不屈服地应答道。

“哈哈哈哈哈，你们以为是逮住我了吗？哈哈哈哈哈，这是笑料，因为我绝不会被你们逮住的！”

刚听得一阵喊叫，又见空中思田右手里有样东西闪着光。是把大型的刀。那刀子在他腰部的绳索上激烈地动着，眼见着绳索咯噔一下被切断了。说时迟，那时快，刚才被辘轳和几个人用力拉到地上的气球像是炮弹似的以惊人的速度飘到天上去了。

“哇哈哈哈哈哈，明智君，再见了！恒川君，再见了！哇哈哈哈哈哈。”

与飘上天空的气球一起，恶魔的哄笑一眨眼消失在遥远的天空。虽然片刻间还能看到用一只手和两条腿抓住银色气球下面的又小又黑的人影在不停地朝地上的人群挥手，但不久这也看不见了，只看到皮球一样大小的银色的东西随风穿过白色的云间，如东京湾方向飘去。

翌日，相模半岛的渔船发现在遥远的海面上飘荡着一个银色的大章鱼一样的怪物。一检查，知道那一定是Z马戏团的广告气球，但“人豹”恩田的尸体却终于没有接到被冲上某处海岸的报告。他是与气球共恶运，葬身海底了呢？还是幸运地被正通过的渔船救了起来，还在这世上的某处角落里，眼睛炯炯地发着磷光，再度策划着坏事呢？

但那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完全听不到他的消息，即使还活着，也必须说人兽的危害暂且从这世上被消除了。

这样，私立侦探明智小五郎的名声越来越高，他的美貌的妻子文代的奇特命运的故事到处流传，长时间使人们感动不已。

只是这里留着一个永远难解的谜。眼睛放射着令人悚然的磷光、牙齿像野兽一般锐利、舌头有猫属的肉刺的怪物“人豹”是如何在这世上享受到生的权利的呢？案发后，世上盛传着一种人兽混血之说，说思田是不该生而生下来的地狱之子。他们的论据不过是一些模糊不清的事情！思田的父亲为什么那么喜欢豹？在必须击毙那豹时为什么那样悲伤？而且失去宠爱的豹的他一年后为什么又从浅草的动物里偷走了同样动物呢？不用说，这仅仅是臆测，仅仅是科学所不容许的臆测而已。

只是恩田的父亲掌握这一点。也许有可怕的秘密，但这个父亲恩田已经不是这世上的人了。“人豹”的离奇古怪的事情与他父亲的自杀一起成了一个千古难解之谜。

那么，从那浅草动物园中偷出来的豹究竟怎么样了呢？诸位读者一定觉得诧异，但那头豹与父亲恩田共命运，在马戏团的舞台上死了。看上去像是笼中的老虎，但实际上那是一头化了妆的豹。犯人们对这头输出来的豹一定感到非常棘手，完全不可能带着那样显眼的动物躲过众人的眼睛。必须把豹藏起来。但怎么藏呢？关于这一点，魔术师想出了一个极其异想天开的手段。

他们用人的染发剂，将豹的斑纹巧妙地连接起来，在动物的整个身体上画上了虎的斑纹。人们在寻找豹，不是在寻找虎，所以，即使带着虎的驯兽师突然出现在东京，也没有担心立即被人怀疑。

他们带着这头虎和把文代包藏起来的那头假熊，通过别人的介绍加入了Z马戏团，当然他们决没有让马戏团的人们靠近他们的虎和熊。就这样，二重三重的目的达到了，不仅恩田父子和豹安全地躲藏了起来，而且连劫持的文代也监禁在了人们完全着不到的熊笼中。不，不仅如此，甚至演出了一场称为猛兽格斗，在众目暖暖之下将文代作为豹的饵食的极其残忍的戏。这恶魔的虚荣心和杀人演技的扭力使他们精神措乱，终于连自身的危险都忘得一干二净。

“人豹”案件是明智小五郎所经手的许多犯罪案件中最富有传奇色彩的案件，仅仅在该案件的受害人是爱妻文代这一意义上，也给他留下了久久难以忘怀的印象。

“我呀，耳边始终回响着乘在那气球上的思田这家伙从空中嘲笑我们的令人不快的

笑声，连睡梦中都见到啦。那声音恐怕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吧！”

明智在那以后每次见到恒川警部都必定说这样的话。

——————————————————

石榴之谜

——

作者：江户川乱步

一

我住的翠峦山庄是§温泉仅有的一家象样的旅馆。说其庄严，也只不过是名声而已。旅馆面积确实不小，建筑也颇为古老，七拼八凑起来的过于短小的出租浴衣，倒真有一种远离都市的风味。

就是这样一个场所，盛夏以来旅游的客人们十有八九在这里投宿。其中一多半是从东京、名古屋等大城市来的。我在这里认识的姓猪股的人。就是从东京来的股票商。

也许是职业的缘故，我特别爱读侦探小说。也正是由于对这类小说和犯罪案件感兴趣，我这个普通刑事警察。才得以离开地方警察局。在警视厅搜查科度过了半辈子的破案生涯。按理说，一个侦探若有机会到温泉之类的地方休假。出于职业习惯，也应该留意住宿旅客中是否有可疑的人。可我不是这样，而是用大量的时间去寻找侦探小说迷，或是能与我谈论侦探小说的人。

如今的日本，尽管侦探小说非常流行。可大部分人却只不过是阅读一些娱乐杂志上的东西。真正如饥似渴地读正式侦探小说的人却少得可怜。对此，我总是失望。这次，在翠峦山庄投宿的当天，竟意外地发现了猪股这位求之不得的意中人。

猪股看上去很年轻，后来才知道他比我还大五岁，已经四十四岁了。他的皮包里尽是些侦探小说，大部分是英文版，真是位不可多得的小说迷。猪股当时坐在二楼套廊的藤椅上在看一本侦探小说，见此情景，我便想方设法同他接近，我们俩已成了情投意合的好朋友。

猪股的音容笑貌对我有一种奇特的吸引力。象鸡蛋似的秃了顶的亮脑袋，淡而秀气的蓬篷眉，透过无边黄色镜片可看见的双眼皮的大眼睛，还有高鼻梁、短胡须，以及从鬓角到下巴修整得十分漂亮的连鬓胡，很难说他是不是个日本人。

猪股作风正派，生活也很勤俭，旅馆的衣服穿到身上小得很，可他总是风纪严谨，那风度，让人想到威严的大学教授。

在接触中我了解到，猪股不久前才死了夫人。从他那苍白秀气的眉宇间流露出来的哀伤，可以想象到他是多

么爱自己的妻子。猪股大部分时间是呆在屋里读侦探小说。看来，无论怎样吸引人的小说也不能减轻他的悲伤。他动不动就把看到一半的书扔到榻榻米上，双手撑着脸颊，出神地凝视着套廊对面的墨绿色山峰，显得很凄楚。

到翠峦山庄的第三天。午饭后，我打算散散步，就穿着浴衣。踏拉著有旅馆印记的拖鞋，从后门进入了翠峦园的杂树林。突然，我发现前面不远的地方，穿着浴衣的猪股正靠在树杆上聚精会神地看一本书。大概又是什么侦探小说吧！

我好奇地朝他走去。

听见我打招呼，猪股猛地抬起头朝我笑了笑，随后便把捧在手里的黑色封皮小说扣过来，让我看背面的金字——《最后的案件》，这是用粗体铅字印刷的。

“你一定读过这本书吧？我这是看第五遍了。你瞧，已脏得不成样子了。我认为这本书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杰作之一。”猪股把书折上角，合起来放在手里。

“是《最后的案件》吗？我以前读过，可是具体内容已记不清了，记得某个杂志上有过评论。”

“这本书同库劳费斯的《木桶》齐名，是英国现代最杰出的两本侦探小说。”

我俩就国内外的侦探小说大发议论，最后，猪股话题一转，说，“在长时间的工作中，你一定处理过许多离奇的案件。我常把报纸上大肆宣扬过的案件做成剪影进行推理，觉得没意思。也许我太外行，不过我想那些外人不知的小案子对我一定会妙趣横生。怎么样，你审理过的刑事案件中，一定会有稀奇古怪的吧？当然，新的案例出于保密可能不便讲，即使是过时的，无价值的也行。请讲一个吧！”

这是我早已预料到的。凡是同我刚一接触的侦探小说迷，几乎都提出过这个要求，就象是法定的一样。

“这个吗，我经手的刑事案都作有记录，报上也有过登载，早已不稀奇了。”我这样回答着。眼睛却没有离开过他手中的书。不知怎的，那个“硫酸杀人案”就象穿过薄云的十五的月亮，浮现到我的脑海，此案发生在本署，东京、大阪等报纸都有报道。

“我可以讲一个。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就边想边讲，如何？”

“这太好了！请尽量讲详细些。”猪股象孩子似的向我投来期待的目光，接着又说：“你最好讲慢点。站着讲不方便，旅馆里又嘈杂，这样吧，到瀑布那边去怎么样？那里有个理想的地方。”

我们在杂草横生、弯弯的坡路上攀登了二百米左右，走在前面的猪股停了下来——的确是个好地方！这里，一面是树木茂密的陡峭山腰，一面是鸟瞰峡谷的数丈悬崖，寂静的谷底是紫黑色的万丈深渊。道旁，一块大岩石象厢房似地忐视谷底，岩石上有一块几平方米大小的平坦地方。

“听你讲刑事案，在这个悬崖峭壁上，真是个再好不过白断在，稍一失足，就会粉身碎骨，正好体现出刑事案例的魅力。”猪股得意洋洋地说着。登上岩顶，他一屁股坐到岩石边上。

“这个地方令人不寒而栗，假如你是罪犯，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坐上去的。”我笑着在猪股身旁坐了下来。

天空笼罩着一层灰蒙蒙的薄云。气候闷热，气温却很低，对面山上阴森森的，不见一点生气，就连平时烦人的乌鸦叫声也静息了，只有不见源头的瀑布声，伴随着微弱的地音震荡着幽静的山谷。

我就在这里打开了“硫酸杀人案”的话匣子。

二

大正某年的秋天，在名古屋郊外G新住宅镇上发生了一起杀人案。

G镇如今和市内一样，住宅和商店鳞次栉比，可是十年前却是稀稀落落的几处楼房，是一个十分荒凉的地带。夜里见不到灯光，走夜路的人也只有借助灯笼。

一天夜里，该地警察署的一位警官在G镇的一条僻静的大路上巡逻时，发现从一所空房子里露出了微弱的光亮。这所房子，孤零零地坐落在空地中央，破旧得东倒西歪、窗户能有一年多没有打开过，房主人也没有马上搬来的意思。这么一所空房子，怎么会出现幽暗的红光？而光亮中好象还有什么在晃动！有光，就意味著有人，那么，是谁打开门侵入到空房子里去了呢？警官感到奇怪。

来到空房子跟前，警官从半开着的木板门缝向里窥视。

落满灰尘的地板上有一个破旧不堪的箱子，箱子上燃着一支蜡烛。紧靠箱子有一个模糊不清的东西，象梯子一样叉开双脚立着。近看，有人影在晃动！定睛一看，立着的东西原来是个画架，上面挂有画布，一个长发青年正不停地挥动着画笔。

擅自闯入别人房里写生，就算是美术青年好事，也未免有点太不象话。再说，在这万籁俱寂的夜晚，利用蜡蚀的暗光在画什么呢？警官注意到了箱子对面的模特儿。

模特儿倒在地板上显得很长，又是在箱子的背影处，不易看清。曹官索性把头探了进去。模特儿似乎是个人，身上穿着衣服。可脸部却又不是人样，警官说那象个熟裂的石榴。我后来看完了也不由得想到了石榴。实际上，这是个人头，一个伤痕累累、血肉模糊的人头。

据警官说，他当时误认为是一个化妆成妖魔鬼怪的男模特儿。这是从写生青年悠然、兴奋的情态中感觉到的。另外，警官知遭，美术学生为了提高绘画水平是能干出这种事来的。

可是化妆的模特儿怎么能纹丝不动呢？警官百思不解，便突然破门而入，进行盘查。青年并不惊慌，相反却埋怨警官不该在他绘画时进去打搅，进来影响了他的写生情绪。

警官不理这些，径自走到“怪物”面前。这哪是什么模特儿，分明是个死人，一个可怕的死人！

警官意识到这是一起重大的杀人案。他好象碰到了一件梦寐以求的宝贝，异常激动，不管三七二十一，把青

年带到了就近派出所，用电话向本署作了报告。

我当时还在老家名古屋，是M警察署的一名新侦探。那天晚上值勤。接到电话已是九点钟了。署里除值班的外。其余的都回家了，费了好大劲才向检察院和警察局作了报告。

最后，署长亲自出马。由我和另一名有经验的老侦探陪着到了现场。

经法医检查，死者是中年男子，约在三十四、五岁上下，中等身材，不胖不瘦，没有什么特征，上面套着一件旧夹袄，系着一条带斑点的绸带子，带子破旧不堪，可以想象死者不是一个官户人家。

死者的手脚都被粗草绳捆着，脑部和胳膊上留有明显的抓伤痕迹。由此可见，死者曾做过极力对抗，这里也曾发生过一场殊死大搏斗。至于无人察觉，大概是远离人家的缘故。

从表面上看，罪犯是先捆上死者的手脚，然后往脸上洒硫酸。问题是，仅仅洒到脸上的硫酸是不会致人于死地的。是否在这以前有过殴打或扼勒呢？查来查去，除了搔伤外，别无其它伤痕。

过了不久，法医发现了一个新线索。他告诉我们，往死者脸上洒硫酸不是犯人的目的。这只不过是一个偶然现象。他用摄子撬开死者的嘴，口腔内同脸面一样皮肉糜烂。法医又说，死者象是吐了许多，都渗到地板里去了。这绝不是洒到脸上的硫酸进入口中流到胃里的。而是硬灌进去的。

如此犯罪行为，真是骇人听闻。尸体第二天进行了解剖，其结果同法医说的完全吻合。往嘴里灌硫酸杀人，简直是灭绝人性，除了疯子，就是冤家对头。只有丧尽天良、死有余辜的人，才干得出这种兽行。被害人死的时间搞不准确，法医判断，大约在当天下午4点到6点之间。

杀人手段是清楚了。可是，“又是谁呢？”“为了什么？”“被杀的人又是谁？”这一连串的问题却毫无头绪。不用说，那位青年被拘留在警察署受审。审问结果，青年人一口咬定自己不是犯人，也不认识被害人。

青年住在出事地点临街的一间出租房屋里，是一家较大的西洋画私塾的走读生，名字叫赤池。你发现了尸体为什么不报告？你如此镇静自若地写生血淋淋的人头说明了什么？说你是犯罪难道还有什么可辩解的？”对于上面的审问，赤池的回答是：

“我很早就对那所鬼巢似的空房子感兴趣，曾进去过好多次。我害欢在房间里静心冥想，消磨时光。今天晚上。我同往常一样若无其事的进了空房，竟意外地发现了一具尸体，用火柴一照，死者的脸就象是一株鲜红的花朵，可称得上是件失去双眼的血的艺术品。我兴奋极了！因为我很早就开始物色这样一个模特儿。我立即跑回住地取来了画架、画笔和蜡烛，直到这位讨厌的警官先生来到之前，都在全神贯注地写生。”

赤池的话充满了疯狂的情感，我好象在听魔鬼吟诗。他不是个疯子也是个狂人。对这种人不能用一般的法律对待。装成一副菩萨面目，实际上用谎话骗人也不是没有的。能写生满脸血污的人头，就能杀人。大家都这样认为。尤其是署长，断定青年就是杀人凶手。所以。青年的辩解就算成立，也不能放他回去，继续关在拘留室进一步审讯。

我们对空房子又作了进一步检查，既没有找到硫酸容器，也没有发现脚印和指纹。还是一无所获。询问附近居民也是白费力气，因为最近的一家也相距一百多米。另一方面。对仅有的一个怀疑对象赤池施行疲劳战术。审问了一个晚上。

到头来，非但没有效果，相反，赤池的回答越来越让人费解。

说来说去。最大的问题是死者身分不明，面目无法辨认，体型也无特征。只有衣服可作破案的依据。于是。请来租给赤池房屋的理发店老板来辩认，又给附近的人看，都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侦破工作陷入了困境。

可是，案发的第三天，死者的身分竟意外地搞清楚了。

他原来是现已破产的羊肉包子铺老板。那是一个相传数代，曾一度颇有名气的店铺。

三

那天晚上因为研究案件，我便留在了警察署。8点钟左右，一个叫谷村娟代的女人给我打来了电话，说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面告我，让马上去，还声称这事与闹得满城风雨的硫酸杀人案有关。并一再要求见面之前不要告诉署里其他人。

从声音里可以听出，娟代很激动，也很焦急。

谷村是名古屋有名的羊肉包子铺老板的姓。当地无人不晓，这家店铺是从旧幕府时代传下来的老包子铺。店名有些古怪。里面却有许多言过其实的传说。

我同这家包子铺的主人谷村万右卫门是老相识，万右卫门很有威严。他当时只有三十多岁，上过大学，是位很懂事理的人。他爱好文学，我们常在一起谈论侦探小说。刚才说的谷村娟代，就是谷村万右卫门年轻美貌的夫人。我接到她的电话后，随便找了个借口，离开了会议室。

羊肉包子铺设在名古屋的丁町大街上，具有古老风格。

这个店铺在本街上名气很大，住宅都在M警察署管辖的范围。

从警察署到谷村娟代家不算远。我走在昏暗的路上，忽然意识到，谷村万右卫门的住宅与出事地点近在咫尺，最多四、五百米，从地理位置看，谷村娟代的电话是有来头的。

见到娟代后，我预感到事情的严重性。平时，娟代的脸总是红润润的，今天却一反常态，苍白得如同白纸。一见到我就紧张起来，显得不知所措。经询问才知道，她丈夫谷村万右卫门失踪了，时间正是在硫酸杀人案发生后的翌日凌晨。

原来，万右卫门在精心筹备创立一个生产点心的股份有限公司。那一天为了一件要事须与东京的一家M制糖公司的董事长会面。便乘凌晨四时零几分的火车进京了。当时还没有特快列车，要在午前赶到东京，必须坐凌

晨这趟车，出发地点是同娟代共同居住的郊外住宅。据说谷村万右卫门在头天为了创立公司的事，在书房里一直忙到深夜。可是到了当天傍晚东京制糖公司给娟代打来了加急电话，询问谷村万右卫门出了什么事，为什么没有按时赴约。可能是事情急迫，对方等得不耐烦了。这个意外的电话如晴天霹雳，使谷村娟代大吃一惊。当对方得知谷村万右卫门已坐车直接上东京后，便又打电话同提前为谷村万右卫门预约的旅馆联系，结果还是没有消息。谷村万右卫门按理说是不会到别的旅馆住宿的。那么为什么没有来呢？东京方面也一筹莫展，糊里糊涂地挂上了电话。

第二天从早到晚，谷村娟代给东京的制糖公司、东京旅馆、静冈交易所，凡能想到的地方都去过多次电话，仍然音讯全无。娟代诚惶诚恐地说，这要是在平时也不以为然了，可一想到头天晚上发生了那件可怕的杀人案，我就沉不住气了。

可怕的杀人案自然是“硫酸杀人案”。那么，谷村万右卫门与此案有何关系，娟代认识被杀人吗？。我顿时紧张起来，忐忑不安地提出了问题。

“其实，那天晚上看到晚报时，我就知道死者是谁了，只是出于害怕，没有报告警察局。”娟代结结巴巴地回答。

“那个空房子里被杀的人是谁？”我迫不及待地追问。

“是长期以来与我们家竞争的商业对头，另一家羊肉包子铺的主人琴野宗一。晚报上印的衣物和他穿的一模一样。另外，还有二个证据……”

我明白了，谷村娟代知情不报的原因，是怕受牵连。

当初，在名古屋开羊肉包子铺的有两家，并排在热闹的丁町大街上。一家是我的老相识谷村万右卫门，娟代的丈夫，另一家是琴野宗一，就是娟代说的被杀者。两家都是数代相传的老铺子。究竟哪个是正宗，我也不清楚。反正两家互不相让。为了竞争，两家都挂出了引人注目的“元祖羊肉包子铺”的大招牌。那势头不亚于东京K街上两家民间药铺。

商业的竞争必然导致关系紧张。多少年来，两家都明争暗斗，出现过不少纠纷，仟么琴野宗一家的店伙计潜入谷村家的厨房往包子馅里掺砂子啦，什么谷村家雇巫师祈咒琴野家破产啦，还有两家伙计在大街上大打出手的事。万右卫门的曾祖父和琴野家的主人曾象武士一样拔刀相斗等等，举不胜举。几代人积怨的种子，深深地埋在谷村万右卫门和琴野宗一的心里。

谷村万右卫门和琴野宗一少年时代就是同一学校的上下级学生。在校园里或上下学的路上，俩人一碰面就殴斗，常常是头破血流。争斗，随着年龄的增长，形式、手段也千变万化。最后，这两个不幸的对头在恋爱问题上也相互倾轧，为了争夺一个美丽的姑娘而豁上一切。

直到姑娘倾心于谷村万右卫门，争斗也就以谷村万右卫门取胜而告终。在硫酸杀人案的头三年，谷村万右卫

门举行了隆重的结婚仪式，那位姑娘就是谷村娟代。

这次败北，成了琴野宗一家破产的开始。真心爱着娟代的琴野宗一，由于失恋自暴自弃起来，他整天不理商事，出没于花柳界，加上大规摸的制点心公司的挤压，已经不景气的店业急速破落。从旧幕府传下来的家业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转到了他人手里。

店业倒闭的前夕，琴野宗一的父母也相继去世了。没有妻小，琴野宗一完全成了独身汉，只得靠亲戚的帮助勉强度日。到了后来，琴野宗一不顾人言，伙同过去的同业人三天两头到谷村万右卫门家里乞讨一顿晚饭。起初，谷村万右卫门看到琴野宗一的可怜相曾一度笑脸相迎，以友相待过。可时间一长，察觉到琴野宗一来的目的是在打谷村娟代的主意。谷村夫妇很担心。娟代再三让万右卫门想办法阻止琴野宗一再来。于是，有一天，谷村万右卫门和琴野宗一大吵了一场，琴野宗一也就从此不再登门了。

谷村家表面安静了，可是琴野宗一在这同时却四处诽谤谷村万右卫门，散布些无中生有的沉言，说谷村娟代不贞洁，自已曾与娟代有过不正当关系等等。

谷村万右卫门明知道这些都是诽谤，但难听的话一再流传，他就不由得不怀疑起来。因为我妻子同娟代很要好，常去玩要得到许多照顾，诸如此类的事也就可以听到许多。妻子告诉我，谷村夫妇近来关系反常，动不动就争吵。娟代很可怜。

谷村万右卫门和琴野宗一的关系急剧恶化，渐渐地琴野宗一充满仇恨的挑战书象雪片一样飞到谷村万右卫门的手里。

谷村万右卫门虽说是个知情达理的人，一旦失去理智，便会象恶魔一样凶残狂暴。这也许是祖传的好斗性格在作怪吧。

硫酸杀人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琴野宗一被害的第二天凌晨，谷村便乘车失踪了。所以说，谷村娟代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

谷村娟代说的另一个证据是一张叠得很细的纸头。展开一看，里面写的好象一封信，大体意思是：“某月某日下午四时，我在以往的空房里恭候。请务必来。我打算在那里了结我们之间的世仇。你见到这封信不会胆怯逃避吧？！”

这封装腔作势的信无疑是琴野宗一写的。落款用的是琴野家以前的标记。

“你丈夫这期间去过空房吗？”我感到很震惊，因为谷村万右卫门一冲动是会干出杀人蠢事的。

“这没说的，我丈夫看完信后脸色铁青，你是知道的，他一激动起来，太阳穴就会青筋暴露。我很担心，苦苦劝他不要同那个疯子一般见识。”

谷村娟代前面说过，那天，谷村万右卫门为了写带到东京去的公司计划书，在书房里忙到深夜。娟代也就放心了。

现在看来，谷村万右卫门事先把去处告知家里人，出走后又两天下落不明，头一天又在书房里呆到半夜，这一切不会是谷村万右卫门有意麻痹娟代的一个圈套吗？谷村万右卫门的书房是面朝廷院的日本房，下了套廓，打开木板折叠门，到附近的G街，然后又无声无息地返回书房，也不是不可能的。万右卫门绝不会抱着杀人动机进入空房。不顾门面，舍弃妻子，同一个丧家犬对命是毫无价值的。谷村万右卫门到空房去，只能是当面责骂琴野宗一的卑鄙、无耻，或是揍他一顿。而琴野宗一呢，这个无赖汉是什么阴谋都会想到的。

他可以提前准备好硫酸，待谷村万右卫门进屋后，便甩到他脸上。对琴野宗一来说，让情敌成为麻疯病人似的丑八怪。是最称心的报复。这样，不仅可使情敌陷入残废一样的绝境，也可使娟代永远侍候这个丑八怪，可谓是一举两得。进入房间的谷村万右卫门如果觉察到了琴野宗一的诡计，一定会勃然大怒，埋在心底的仇恨会燃烧起来，燃得他失去理智，随后，两人之间的一场恶斗是不难想象的。

这是谷村娟代的猜想。昨夜她一宿没眨眼，这种可怕的想法时刻都在折磨着她。实在承受不住了，就打电话把我这个常客叫来，端出了压在她胸中的疑团。

“可是夫人，你可能不知道，琴野宗一并非死于脸上的硫酸，而是被人灌入口腔，流入胃中而死的。据说过去有一种残酷的刑罚，把犯人的背脊割开注入热铅水。可这次犯罪手段的残忍性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就算是你丈夫感情冲动，会干出这种事吗？”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娟代不自然地看了我一眼，顿时面红耳赤。我立即领悟到，谷村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心狠手毒的。

那是前些日子的事，我妻子和娟代到笠置温泉去游玩，发现娟代满身通红，伤痕累累，是谷村干的。刚才，娟代一定是想起这件事，才脸红的。

我装着没注意又安慰了她一番：“您不要自寻苦恼，您丈夫外出才两天，究竟怎么回事还不清楚。再说，死者就算是琴野宗一，还有一个从现场抓到的赤池，只有举不出什么证据来，就可以认为他是凶手。能把一个死人头当做艺术品来写生，就有可能往人嘴里灌硫酸。”

我说了许多宽心话，娟代却似懂非懂，没有任何反应。

最后我说，不管怎样讲，我只当什么也没听见，再等两天，也许什么时候您丈夫就回来了。不必担心。就这样，我离开了谷村娟代家。

我打算马上就死者是琴野这一新发现，到出租房屋的主人那里去调查，弄清楚琴野的下落。可是回到署里一看，在我离开期间好象发生了什么事，署内喊喊喳喳，一片嘈杂，我正要发问，担任司法主任的齐藤副警部（他是全省屈指可数的名侦探之一）。拍着我的肩膀说，死者查清了。

原来，在我离开不久，有一个点心铺老板领着两个人来要求看一下死者的衣物。恰巧，衣物仍在署内，两个人看过后相互对视一下，便很有把握地说，衣物是原羊肉包子铺老板琴野的，一点没错。前些天他还穿着这件

衣服到我屋里去玩过，肯定没错。事后，署里又派人到琴野宗一的住处去查实，结果证明，琴野从前天外出，至今未归。

已经真相大白了，被害人就是琴野。至少娟代的感觉是正确的。这样看来，杀人凶手也可能象她说的一样。我不知怎的，有一种不祥的感觉。

“搞清了死者是琴野，就有必要调查另一家羊肉包子铺，无论如何，两家是出了名的冤家对头。对啦。另一家的主人是谷村，和您还是老相识，让你去不会有麻烦吧？”司法主任试探着对我说。

“是老相识就不便出面，了？我只好亲自去了。”

司法主任自问自答，还下意识地舔了舔嘴唇。

四

齐藤副警部不愧是位优秀侦探，调查工作进行的干净利索，他当天晚上就探听到了谷村失踪的消息。第二天早晨便亲自督战，让手下人到谷村的店铺、住宅，以及谷村要好的同业家去调查。不大工夫，就把我从娟代那里得到的情况掌握得一清二楚。此外，还很快获得了一个重要的情况，可以证明万右卫门是杀人凶手。

前面讲过，谷村正在为创立制点心股份公司而奔波。这个股份公司是靠一些不景气的城市点心铺老板的集资，为求条生路才同谷村搞合作的。他们约定，公司成立后，谷村任常任理事。为此，购买建厂地皮和其他费用所筹集的五万元现金都由谷村万右卫门保管，活期存在市内银行里。

几家点心铺的老板得知硫酸杀人案后，急忙到谷村家去打听存款帐单。娟代说存款帐单应放在小金柜里。可是翻来翻去，只找到了一些小存款单，并没有那张五万元的。老板们又到银行去询问，银行职员说，钱已被取走。

在硫酸杀人案的第二天清晨，银行刚开业就有人持合法手续取走了五万元钱。银行出纳员不认识谷村，也就无法证明取钱人是谁。有此看来，谷村乘早4点快车很可能是掩人耳目，实际上在银行开业时他已到了名古屋。仅从这一点，就可以断定谷村是杀人凶手。

失去理智杀了人，一般情况下，犯人会直接想到断头台。因此，谷村冷静下来后，就会想到逃跑。要逃就需要钱。只有金钱会象魔鬼一样保护他逃脱法网。所以，他杀人后返回家中，一是向夫人告别，更重要的是从小金柜里拿走五万元存折。

还有一条独家新闻。我妻子告诉我，据娟代说，谷村失踪前一天晚上很反常。象是再也见不到面似的说了许多温情话，又哭又笑，好象得了精神病。谷村平时向妻子表达爱情的方式就与众不同。谷村娟代说，当时认为他又犯老毛病了，也就没在意，过后想想，有点蹊跷，谷村可能预感到了此行便是永别。

谷村无疑是杀人凶手了。十多天后仍不见踪影。于是警察署便向全国各地警察发布人头像，协助搜捕，还是无济于事，看来，谷村早已销声匿迹了。

事后，那位非凡的青年艺术家终于获释，他开头对破案起过重要作用。想想也挺可怜，听说，后来他真的患了精神病住进了疯人院。

从旧幕府时代，世代相传的名古屋市有名的两家羊肉包子铺就这样相继倒闭了。只是苦了娟代。丈夫出事后，亲戚都来了。清理家产中可以看出，谷村急于创立制点心公司是有原因的。羊肉包子铺从外表看很阔气，实际上负债累累。

娟代没有丝毫可以继承的产业。丁町街上具有古老风格的祖传铺子做了三次抵押，土地、住宅也同样做了抵押品，剩下的只有十几个衣柜和里面的几十套衣服。可怜的娟代不得不带着这些衣物哭哭啼啼地寄食到娘家。

至此，硫酸杀人案的侦破工作就算告一段落，任何人都确信无疑。

半个月后的一天，我到娟代的家去，正赶上她指挥女佣人收拾东西准备回老家。在谷村的书房里，我偶然发现了他的笔记本。我心想，这个人如今不知躲到哪里去了，一定会后悔莫及吧。我边想边翻动着日记看，里面无非是些咒骂琴野之类的话。翻着翻着，其中一页的格外空白处，一个清晰的手印映入了我的眼帘。这大概是谷村写日记时，用沾上了墨水的拇指翻本子无意留下的。我激动得呼吸一下子急促起来，想必当时脸色也变了。见到我这个样子，娟代几乎叫了起来。

“你怎么啦？”

“夫人，您看……”我激动得语无伦次了。

“这指纹是您丈夫的吧？”

“是的。他的笔记本从不让人动。一定是他的。”

“那么，夫人，在您丈夫用过的东西中，是否还有可能留下指纹的。比如象漆器和银器什么的。”

“这里有个烟灰缸，”娟代说话时显得很慌乱。

我一下子拿过烟灰缸。缸表面没发现什么，经检验，上面留下的拇指指纹与笔记本上的大体相同。

“夫人，我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请坐下来，认真地回答我的问题。”

我相信，自己当时一定是兴奋极了。娟代好象受了感染，面色苍白，胆战心惊地在我身旁坐了下来。

“首先，那天晚上，就是您丈夫失踪的前一天晚上，他是在家吃的晚饭吗？请您把当时的情况详细地说一下。”

“要说详细，也没什么可说的。那天晚上，他在书房里聚精会神地查阅资料。晚饭时，我把饭送到了书房里，约莫他吃完了，又进去拾掇下来，也没说什么话。谷村急于干一件事时，总是从早到晚闷在书房里，不许家里人接近，就连茶水也是提前沏好放在桌旁的铁壶里，他自己倒着喝，有一个艺术家似的怪秉性。”

“当时你丈夫是什么表情。没同您说什么吗？”

“没有，别说他没有，就是我想说点什么，他也不会同意。我默默地退下来时，他连头也没回。”

“是这样。另外，这话不太好说，因为事关重大又不能不问。那天晚上您丈夫在书房里工作很晚才睡觉，你能说说就寝时的情景吗？”

娟代显得很难为情。窘得满脸绯红。在我的再三催促下她才说道：

“我们睡在里面有10个榻榻米的屋子里。那天晚上，因为太晚了，我就先进入寝室，在我迷迷糊糊，似睡非睡的时候，丈夫便进来了。当时大约一点半左右。”

“那时屋里点灯了吗？”

“没有，关着灯是我们的老习惯了。不过走廊里的灯光照在拉门上，屋里并不是漆黑一团，一切都模糊不清。”

“您丈夫说什么了吗？别的不必回答，我只想知道当天你俩在寝室里有没有说过家庭方面的话。”

“没有，他没有说过什么话。”

“于是，在早晨四点钟就起床了，是吧！那么，起床后的情况呢？”

“我睡过头了，不知道丈夫什么时候起的床。那天早晨正好没有电，我丈夫怎样点着蜡烛穿的西服，又是怎样到化妆间换的衣服，我全然不知，直到头天晚上吩咐的人力车来了，我才起来和女佣人拿着蜡烛把他送到大门口。”

那天早上，谷村没吃早饭就走了。秋天的四点钟可说是深夜，是没什么可说的。我能问的都问了，心情越来越激动。手心都攥出了汗。我的想法能否兑现还没有把握，可是从了解到的情况看，是大有可能的。我决定孤注一挪，于是又问道：“夫人，那天晚上到第二天早晨，您都没看到您丈夫的脸，也没听他说过一句象样的话吗？”

娟代好象没有理解我的话，怔了半天，才恍然大悟，脸色大变。

“你说什么？这是什么意思？请快讲清楚！”

“夫人，您能肯定那人是您丈夫吗？”

“无论如何，你怎么能说……”

“可是夫人，您并没有看清那人的脸，还有，为什么那天晚上您丈夫什么也没有说呢？请您想想，那么长时间里没有说过一句象样的话，有这样的丈夫吗？呆在书房里另作别论，直到外出前还能连句看好家的话也没有吗？”

“这倒也是，这之前，他还从末有过这么少言寡语的时候。这到底是怎么啦，你究竟想说什么？请快讲吧！”

娟代当时的惊慌是可想而知的，我无法再往下说。当然娟代是不愿发生那种事的。假如那天晚上的人不是她丈夫，对于娟代将是多么大的羞辱。前面已说过，我通过妻子得知谷村那天很反常，时哭时笑，眼泪刷刷地落到娟代的面颊上。

原来认为谷村是杀了人后神魂颠倒，与夫人诀别而潸然泪下。

可是，如果那人不是谷村的话，那种执拗的拥抱，笑和泪都将完全是具有另一种令人厌恶的动机了。

你也许会说怎么能有这么混账的事？！自古以来，那些诡计多端的罪犯不正是轻易地犯下了那些使人难以想象的罪恶吗？正因为这样，犯罪史上，才留下了那些无法洗刷的罪恶事实。

对于娟代，除了不幸，别无他言。即便是判断有误，也决不能算是她的过错。罪犯是没有人性的。就象是一切的物质都受惯性和惯力支配一样，人的心理上也有类似的力量在起作用。书房里的人要是穿着自己丈夫的衣服，背影又很相似，娟代自然不会怀疑。相信书房里的人是丈夫，只要不发生意外，从书房里出来的人无疑也是丈夫。继而，从寝室到第二天凌晨，受一连贯的错觉支配，也是无可非议的。何况胆大心细的罪犯又故意切断了电源。据娟代说，第二天让电业局的人来修理，查来查去，找不出原因，最后发现电门不知何时被拉开了。可以认为，罪犯是趁大家都熟睡的机会潜入厨房，关掉了电门。电灯不亮，一般人家是不会注意电门的，尤其是在急于送主人上路的时候，女佣人们怎么能把精力放到那上面去呢？！这一点，罪犯也是估计到了的。

“那人要不是我丈夫，会是谁呢？”

娟代终于提出了这个关键性的问题。她恐慌得几乎要哭了起来。

“请不要惊慌，如果我想象得不错，那个人就是琴野。”

“不，不可能。你在胡说些什么！是做梦吧？琴野早已死了，那天晚上他已经被杀死了。”

娟代美丽的脸痛苦地歪扭着，对我的话她丝毫不相信。

“实际上琴野并没有死。当然，这对你是十分不幸的，死者不是琴野，而是被伪装成琴野的谷村，是您的丈夫。”

娟代惊得呆住了。要是说丈夫下落不明，就有可能藏在世上的某个地方，无论如何，还有见面的希望。要是那个被残害的人是自己的丈夫。尽管因丈夫不是罪犯这一点在道义上能得到安慰，可是悲痛却有增无减。更残酷的是，那个与自己丈夫世代为敌的人，硬把硫酸灌入自己丈夫口中，又把自己糟蹋了一个晚上。这对于一个女人，对于一个妻子是无法忍受的。

“我怎么也不能相信。有确凿证据吗？请全部讲出来！我经得住。”

娟代无力地张着那干巴巴的发青的嘴唇。

“是的，我有足够的证据。这个笔记本和烟灰缸上留下的指纹同G町空房子中被害人的指纹完全一样。”

当时，爱知省还没有索引指纹设备，被害人的面目又被毁坏了，身分不易查明。若是在东京，从索引指纹中

可以取出有前科犯人指纹对照。当时，我是个初出茅庐的刑事侦探，对指纹等颇感兴趣。我用指纹缩放仪把死者的指纹一个一个地分了类，并把细微的指纹特征印在脑子里。被害人的右手拇指指纹特别，是乙种磅状纹。单凭这一点我就有把握了。

何况在七条线纹上还有一个细小的刀伤斜穿而过。具有同一乙种磅状纹，同一只、同一型状伤痕的拇指，我想在世上是独一无二的。这个指纹是空房子内死者的指纹，可以确认，死者不是琴野宗一，是谷村万右卫门。过后，我又把死者指纹和笔记本上的指纹进行了认真对照，结果分毫不差。

我把自己的发现和推理向上司做了汇报，结果得到了上司的承认，我的推理完全成立。我就靠这个拇指，推翻了以前的定论，使当事者和当地的新闻记者大为震惊，我也为此欣喜若狂。

事情是这样的。罪犯在谷村家里演了一场以假乱真的鬼把戏，使娟代上了圈套，目的是使娟代坚信自己的丈夫在第二天凌晨还活着，绝不会是被害者。根据娟代提供的情况来看，谷村当天晚上很可能去会过琴野。要是其中一方的谷村还活着的话，死者无疑是琴野了。谷村和琴野的背影很相似，又都留有分头，如果换了装，毁了面，是很难辨认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娟代当时的心理。娟代确信自己的丈夫在第二天凌晨到东京去了，而死者出事的时间是在头天晚上。这样一来，她是不会辨认尸体的。而这一点又是杀人犯最害怕的。可见，罪犯是掌握了娟代的心理，其机警狡猾是非凡的。可是，侦探有句行话说得好，“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罪犯的阴谋再周密，也定会有破绽。琴野杀人后毁坏了被害人的面容，却忽视了比面容更具有鉴别能力的东西——被害人的十指，这是他最大的失算。

即便如此，琴野的犯罪阴谋也是惊人的。他这一步棋，一是随心所欲地报了几代人的冤仇，二是同梦寐以求的女人过了一宿夫妻式的生活，尽管只是一个晚上。又盗走了金柜里的存折，从一个乞丐一下子变成个大富翁，真可谓一举三得。

回头想想，琴野在作案之前象老朋友一样屡次到谷村家去，并不仅仅是为了看娟代饱眼福。而是为了熟悉谷村夫妇的起居习惯，家里房间的设施，开金柜的方法，放印章的地方，电门的所在等等。琴野早就垂涎着金柜里的五万元钱，终于选择谷村上东京的头天晚上下了毒手。

琴野的犯罪经过我不想重复了，只想再补充一点。琴野事先预备好硫酸潜伏在空房子里，等谷村进屋后就马上捆住他的手脚，干下了伤天害理的事。然后，又把绳子松开，换了衣服又重新缚上，一切都办妥了，完全成了谷村的琴野把硫酸瓶子藏起来，神不知鬼不觉地从事先了解到的木板折叠门进去，钻进了谷村的书房。以后的事就不必再说了。

到此为止，硫酸杀人案的侦破工作就算结束了。

听完硫酸杀人柔后，猪股不由得夸奖了我一番。但他马上又提出了下面的疑问。

五

“说得太有趣了。你不仅是一位杰出的侦探，还是一位相当了不起的艺术家！你使我大饱耳福，度过了从未有过的愉快时光。你讲得条理清楚，简明易懂。只是有一点。那个真正的杀人凶手琴野最终怎样了呢？

“遗憾得很，罪犯至今仍逍遥法外。当时，琴野的人头画像就不用说了，就连照片都大量复印发给全国各大警察署请求协助捉拿归案。可是，从那以后已有十年了，仍然没有捕获。看来，一个人要想躲藏起来是很容易的。也许琴野早在警察不注意的地方悄悄地死去了。就算是还活着，就连我这主办案人都忘得一干二净，还有谁去注意他呢？”

猪股听完了我的话，笑嘻嘻地紧盯了我半天，略带挖苦地说：“这么说，犯人自己没有供认，只有你这位杰出侦探的独自推理了？！”

我顿时感到浑身不快。猪股似乎在想什么，出神地望着那脚下黑古隆冬的深渊。时已黄昏，阴沉沉的天空越来越暗，暮色铺天盖地压了下来，象要把大地上的万物压个粉碎。前方，连绵起伏的群山黑压压地连成一片。悬崖下，弥漫着浑浊的暮霭，见不到生气；只有远处传来的瀑布声，象个不祥之兆迎合著我心脏的跳动。过了一会儿，猪股把目光从渊底收回，意味深长地注视着我。有色镜片在昏暗中忽闪忽闪的，透过镜片，仍可以看到双眼皮，大眼睛。我注意到猪股的左眼从未眨过，想必是个假眼，要不，好端端的眼睛为什么要戴著有色眼镜呢？完全是为了假眼，我下意识地想着，目光又落到了对方的脸上。

猪股没有回答，却又说了一件幼稚可笑的事。

“你知道小孩子们喜欢的游戏划拳吧。我很拿手，怎么样，猜一把看，你肯定不行。”

我感到诧异，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可是看到对方孩子气的挑战目光时，又不服气，答应了一声便伸出了右手。

于是，“拳拳抱，拳拳抱……”中年人粗犷的喊声便在静静的山谷中回荡开来。猪股果真厉害，开始几下，还不分胜负，渐渐地，他就占了上风，使我怎么也无法取胜。当我无可奈何认输后，他便笑着说：“怎么样，不行吧！说起来我也差得很。划拳这玩艺儿，奥妙无穷，其原理可说相当于数、理、哲学。第一次出包袱输了，脑子笨的孩子就会想，对方是用剪子赢的，要胜剪子，下次我得出锤子，这是最幼稚的想法。与其相比，稍微聪明点的孩子呢，他就会想了，我是出包袱输的，下次要出锤子，对方必出包袱，因此，我得用能胜包袱的剪子。这是普通的想法。而最聪明的孩子呢，他又会进一步想了，我是输在包袱上，下次要出锤子，对方定出包袱，因此，我应出剪子，可是，对方一定也能想到这一点，必然会出锤子来破。为此，我应选择包袱。如此往来，总是比对方多想一筹。在划拳上就会常胜不败？这个道理，不仅仅局限在划拳上，可适用于一切人事纠葛。对于犯罪问题也不例外，可以说，侦探和罪犯就是在划拳。机警的罪犯往往会精心钻研侦探和警察的心

理、思维，从而想出更加狡猾的阴谋。这样的罪犯就会为所欲为。”

猪股稍顿了一下，又看着我嘻嘻地笑了起来。

“埃德歌的小说《一位被盗的信》，你是知道的。那里写有同我说的意思稍有出入的小孩游戏掷色子。最后，问最擅长的聪明孩子有什么技巧时，得到的答复是，正在想什么的时候，要尽量使自己的表情接近于对方，并认真琢磨与其表情一致的自己的心理状态。德由柏说这个孩子的回答，比卡亚布库和长柏斯亚的哲学思维能力更进了一步。但是，你在审理硫酸杀人案时，对于设想的罪犯，想到与其表情一致的问题了吗？恐怕未必吧？就连刚才同我猜拳，对这一点你也是麻木不仁的吧？”

猪股显出一种得意的神气，看着我。

这个狡诈的家伙，他在开始对我进行嘲笑。

我控制着自己，冷静地面对着他，思索着。我开始讨厌猪股絮絮叨叨的说话方式，他到底要说什么呢？

“听话听声，你的意思好象是说我对硫酸杀人案的推理是错误的。罪犯似乎比我更高一筹。看样子，你有更高的见解，请讲出来，不必客气。”

我忍不住回敬了他一句。

猪股依旧是笑嘻嘻的。

“进一步想想，你的推理是不值一驳的。如同你凭一个指纹推翻原定案一样，我只是用一点就可以使你的推理毫无价值。”

他的话，对于我这个吃了十多年侦探饭的人来说，未免有些太失礼了。

“我洗耳恭听，原领教你的高见。”

“这是很简单的，日记本和烟灰缸上的指纹是伪装的。”

“伪装的？”

“是的。谷村使用过的用品上的指纹，不是他本人的，而是另一个，你认为没有这种可能吗？”

我没有马上答话，对猪股的意思尽管不全明白，也着实吃了一惊。

“你不知道，谷村耍了一个阴谋，他有意让别人在自己常用的物品上留下了手印。象日记本、烟灰缸啦，你只发现了两个，其实，继续查找，其他物品上都有同样的指纹。看起来好象是谷村万右卫门的，试想一下，让一个常出入自己家的人留下手印，不是易如反掌吗？”

“这一点也许有可能。可那又能是谁的手印呢？”

“琴野的。”猪股继而以同样的口气说，“琴野不是常到谷村家去吗！谷村使琴野在毫不介意的情况下，在许多物品上留下了手印。同时，他又把留有自己指纹的光滑器皿全部找出来，细心擦掉。”

“是琴野的指纹？这怎么可能！”

我陷入了困惑之中，提出了一个愚蠢的问题。

“当然有可能。你是鬼迷心窍，总是迷信空房子里的死者是谷村。假如死者不是谷村，而是开始推断的琴野，那么，指纹就不一致了吗？这样一来，日记本上的指纹不就是谷村有意伪装的吗？”

“那I么，犯人是谁呢？”

我完全被猪股控制了，又提出一个糊涂问题。

“这还用问吗？在日记本上让琴野留下指纹的一定是谷村。”

猪股下了断语。那种神情简直是目中无人。好象他说的千真万确，他就是当时的见证人一样。

“谷村被金钱所迫，这一点你是知道。羊肉包子铺已面临破产，几十万元的债务，即便是倾家荡产也无法偿还。与其承受这样的痛苦，倒不如携带万元现款一走了事。当然还有其它原因。害琴野不是偶然的，他早有预谋。除金钱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另一个女人。是的，使自己的妻子遭受如此大祸却不以为然，只能是为了另一个女人。谷村当时正同另一个有夫之妇在搞不正当的恋爱，这就决定了他们双双私奔的命运。女人，金钱，复仇，在谷村看来，就是你说的一举三得。”

“那时，谷村认识的人当中，比起你这样热爱侦探工作的人，更多的是些具有空想性格的警察。假如没有你，他们是想象不出如此险恶的阴谋的。你是谷村唯一的目标。就象孩子的游戏掷色子，就象同你划拳，谷村万右卫门尽量使自己的表情和你一致，内心却费尽脑汁形成了一个周密的圈套。现在看来，都已兑现。对于一个了不起的罪犯来说，有一个非常杰出的侦探对手是十分必要的。正因为有了你这样的侦探，谷村的阴谋才能得逞。

“对于谷村，这个阴谋有一种使人难以想象的魅力。如你所知，他是沙得侯爵的后代，尽管对自己的妻子早已厌腻。还是演了一场好戏，骗过了妻子。谷村把自己扮演成好象琴野装的角色。故意不说话，不露脸。一时间又哭又笑，单方面同妻子达成了不义的盟约。

“谷村那个残酷的杀人手段。恰恰表现了他独特的创造力。你把死者的面孔形容为一个熟裂的石榴，太恰当了！这个石榴对谷村有一种可怕的诱惑力。看到被害人的面孔披毁坏了，稍微敏感些的警察就会认为是罪犯的鬼把戏。死者穿着琴野的衣服，警察就会直感到死者不是琴野。而可能是另一个人。促使警察如此分析、审理这桩杀人案，也正是谷村所希望的，被害人正如同被推断的一样，是琴野。

“这样一来，那硫酸瓶子不是琴野的，而是谷村事先买好带到那个空房子里，犯罪后，在返回家的途中抛进了道旁的阴沟里。后来，就是谷村家的那出戏。”

猪股绘声绘色的描述使我十分震惊。眼前这个人究竟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向我说这些没头没脑的话？！单从游戏理论上讲，未免有些过分独断了。我一个劲地想着，没有开口。

猪股闭上嘴，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脸上露出一种难以琢磨的表情。忽地，他把双手放到嘴边，咔嚓一声拔出

了上下两片假牙。刹时，那张巧嘴变成了八十多岁的老太婆的嘴了。失去了假牙的支撑。鼻子下的皮肉松懈下来。整个脸犹如压扁了的灯笼，瘪了下去。

猪股又摘下眼镜；微闭双眼，含糊不清地说道。“请仔细看看我，首先想象着在浓眉下是一双单眼皮眼睛。鼻子略塌。没有胡子，有一个头发黑密的分头。怎么样，想起来了吗？在你的记忆里没有这种印象吗？”猪股说完，象是要让我看个明白，把脸往前伸了伸，眼睛照样闭着。

我在脑海里极力搜索这个虚影，渐渐地。就象照片显影，眼前出现了一张意料不到的面孔。明白了，假如不是他，怎么会把这起刑事案讲得如此活龙活现。我忍不住失声叫了起来。

“啊，你是谷村？！”

“是的，我正是谷村。看来连你也骗过了，没能一下子把我认出来。”

猪股，不，谷村说完后又嘻嘻地笑了起来。

“可是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呢？我还是难以置信。”

谷村痛快地说：“这很简单，我从银行里取出五万元现金后，稍微换了一下装便同那个有夫之妇逃往上海了。如你所说。等想到死者是琴野宗一也得两天工夫，因此，我丝毫没感到危险。待到你们怀疑我的时候，我们已到了朝鲜。正坐在从朝鲜开往上海的火车上。我不愿乘轮船，我觉得，轮船好似犯人的牢房，令人头痛。”

“我们在上海的一家中国人那里租了几间房子，过了一年，这一年是十分快乐的。娟代是位很漂亮的女人，可是和我的性格有些合不来，我更喜欢的是明子这样妖婆似的女人。明子是和我私奔的女人的名字。我从心里爱她。即便是现在。”

“在上海期间，以预防万一。我曾试着做过一些化装，采用过抹颜料，安假胡子等办法，都不称心。最后决定彻底整容，让谷村万右卫门在世上永远消失，以另一个面目出现。上海有许多高级医院，大都是外国人经营，我在那里物色好合适的牙科医生、眼科医生和整容医生，定期去就诊。我先去掉了比别人多一倍的头发。长头发很难，去头发却很容易。涂上脱毛剂，立竿见影。接着就是稀疏毛，整理鼻子。我的鼻梁矮，很难看，现在这个样子是采用象牙手术制成的。其次梗是改变整个脸型，这也不难，换个满口假牙就行了。我是兜齿，牙往里长，虫牙又多，一下子全拔掉，在狭窄的牙床上按上和以前正相反的鲍牙，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胡子也留起来了。最后，只剩下眼睛了，这是件棘手的事。我先把单眼皮割成了双眼皮，这倒没什么难的。可还不得不放心，总戴著有色眼镜又不是事，想来想去，终于横下心，牺牲一只眼睛。安上假眼，这样就有了戴有色眼镜的借口。眼睛的形状就完全改变了。最后，我的整个面孔都成了人工制作的。在我的脸上，再也看不到谷村的样子。但明子却常开玩笑地说我脸上仍瞧保留着先前的迷人之处。”

谷村若无其事地叙述了这段骇人听闻的事。用右手猛然挖出了左面的玻璃假眼，放在手里玩，他把深陷进去

的黑洞洞的眼窝朝着我，又继续说。

“谷村大变样后，我们俩又双双返回到日本来了。上海是个好城市。可对一个日本人来说，还是故土难舍。更何况在全国各地的温泉转悠，就如同生活在另一个天地里。近十年来，我们如同在真空中渡过来的。”

独眼谷村悲伤地望着深深的峡谷。

“不可思议！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件事，更想不到你今天会把这件事告诉我。”

我忽然感到，要说偶然，这便是一个可怕的偶然。

“哈哈！哈哈！”谷村低声答道：“你是没有料到，我是有意让你讲那件刑事案的。看看这本书，我在来路上不是提到过它吗？这是我引诱你讲硫酸杀人案的诱饵。你刚才说把具特的小说《最后的案件》的梗概忘却了。其实不然，在你的记忆里，仍保留着一定印象。《最后的案件》中说，罪犯装份成被害者潜入被害人书房，槽蹋了被害人的妻子。这一点同你审理的硫酸杀人案没什么两样。因此，见到这本书，你就会想起硫酸杀人案。你对这本小说没有印象了吗？看看这里，这里有用红铅笔写的感想，你对这些字也没有印象了吗？”

我凑近那本书，那些字使我恍然大悟。这是很早以前的事。当时，我还是个月薪微薄的年轻警察，没钱买自己喜欢的书。于是便常常到谷村家去借新书看。这本书就是其中的一本，我读完后，便在空白处写下了感想，这些红铅笔字正是我的亲笔手记。

谷村好象不愿再说什么了，一下子沉默起来；我也没说什么。脑子里却在思索着一个问题：和谷村的这次不期而遇意味着什么呢？谷村挖空心思，想方设法逃避刑法，今天却又当面向我坦白，这又意味着什么？或许是谷村的一个失算吧。这起刑事案还没有解除，谷村不会是错算了年月，误认为已解除了吧？我打算逮捕他，却又心有余悸，恐怕又是他的一个什么圈套。

“谷村，你为什么要向我公开这件事呢？你不会是想到解除的问题吧？”

我想一语击中要害。，可是谷村却毫无反应，依旧漫不经心地说：

“不是，我不愿考虑那样胆小的事。解不解除，我一概不管。要问为什么向你公开，则完全是出于好胜，是流在我血管里的侯爵的血促使我这样做的。你是我的手下败将，你完全上了我的圈套。我感到遗憾的是，你并没有慎重地审理那件杀人刑事案，却认为自己做了一个精辟的推理，又结了一起大案子而得意忘形。我就是想告诉你，你失败了。”

谷村原来是如此用心。可是，结果会怎样呢？我一败到底了吗？！

“我的确输了，这一点没有什么可说的。可是，既然真相大白了，我作为一名警察就必须逮捕罪犯了。你会认为击败了我而沾沾自喜，可是，你不要忘了，另一方面，你还会使我立一大功，我可以立即逮捕你这个杀人犯。”

我说着一下子抓住了谷村的手腕子，然而。他却轻易地把我挡了回来。

“不必这样，我们过去不是常掰腕子吗？你什么时候赢过？再比你还是定输无疑。你大概还没有注意到我选择这个场所的意图。我早已打算好了，假如你胜过我，并硬要抓住我的话。我就把你推下这万丈深渊。哈哈，不过你不必担心，我不会跑的，也不想麻烦你，我会自己结束自己的。说句实在的话。我在这世上已没有可留恋的了。对生命已毫无惋惜。我生活的希望，我的明子，一个月前被急性肺炎夺走了。在她临终的床前，我约好要随她去，到地狱去。当时只有一个心事，就是我找到你说明事情的真相。现在，这唯一的心事也解决了。永别了，朋友。”

“永——别——了”喊声象箭一样向谷底滑去，谷村趁我不注意。跳下悬崖。

我屏息、注视着谷底。一个渐渐小去的白点儿。扑通一声落入了深渊；刹那间，几圈大波轮在静静的水面止扩展开来。

在波轮里面，我似乎看到了一个巨大的熟裂的石榴。

过了一会儿，峡谷里又恢复了原来的平静。群山和峡谷都笼罩在一片暮霭之中。大地死一股的寂静，只有远处那条瀑布以千篇一律的节奏，迎合著我心脏的跳动。

我决定离开这块岩石。无意中，发现谷村留在干燥、发白的岩石上的纪念品——黑色封皮的侦探小说和小说上的一颗玻璃球假眼。那颗发白的玻璃球假眼凝视着阴暗的天空，象是小声叙述着一个离奇的故事。

心理测验

作者：江户川乱步

1

露屋清一郎为什么会想到这将来可以记上一笔的可怕的恶事，其动机不详。即使了解他的动机，与本故事也无关紧要。从他勤工俭学半工半读在某大学读书来看，也许他是为必需的学费所迫。他天份极好，且学习努力，为取得学费，无聊的业余打工占去了他的许多时间，使他不能有充分的时间去读书和思考，他常常为此而扼腕痛惜。但是，就凭这种理由，人就可以去犯那样的重罪吗？或许因为他先天就是个恶人，并且，除学费之外，还有其它多种无法遏止的欲望？这且不提，他想到这件事至今已有半年光景，这期间，他迷惑不安，苦思冥想，最后决定干掉他。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与同班同学斋藤勇亲近起来，这成了本故事的开端。当初他并无歹意，但在交往中，这种接近已开始带有某种朦胧的目的；而且随着这种接近的推进，朦胧的目的渐渐清晰。

一年前，斋藤在山手一个清静的小镇上，从一户非职业租房人家中租了间房子。房主是过去一位官吏的遗孀，不过她已是年近六旬的妪。亡夫给她留下几幢房屋，靠着从租房人那里取得的租金，她可以生活得舒舒服服。她没儿没女，只有金钱才是她惟一的依靠，所以一点一点地攒钱成了她生活中最大的乐趣。她对确实熟悉的人才出租房子，且租金不高。把房子租给斋藤，一是为了这都是女人的房子里有个男人比较安全，二来也可以增加收入。无论东西古今，守财奴的心理是一脉相通，据说除表面上在银行的存款外，大量的现金她都藏在私宅的某个秘密的地方。

这笔钱对露屋是一个强烈的诱惑。那老太婆要那笔巨款一点价值也没有。把它弄来为我这样前程远大的青年作学费，还有比这更合理的吗？简而言之，他的理论就是如此。因此，露屋尽可能地通过斋藤打听老妪的情况，探寻那笔巨款的秘密隐藏地点。不过，在听斋藤说出偶然发现那个隐藏点之前，露屋心中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想法。

“哎，那老婆子想得真妙，一般人藏钱大都在房檐下，或天花板里，她藏的地方真叫让人意外。在正房的壁龛上放着个大花盆你知道吧？就在那花盆底下，钱就藏在那儿，再狡猾的小偷也决不会想到花盆盆底会藏着钱。这老婆子可以算个天才守财奴啦。”

斋藤说着，风趣地笑了。

从此以后，前屋的想法开始逐渐具体化。对怎么样才能把老姬的钱转换为自己的学费，他对每一种途径都进行了各种设想，以考虑出万无一失的方法。这是一件令人费解的难题，与此相比，任何复杂的数学难题都相形失色，仅仅为理清这个思绪，前屋花了半年时光。

不言而喻，其难点在于避免刑罚，伦理上的障碍，即良心上的苛责，对他已不成什么问题。在他看来，拿破仑大规模地杀人并不是罪恶，有才能的青年，为培育其才能，以一只脚已踏进棺材的老太婆作牺牲是理所当然的。

老姬极少外出，终日默默坐在里间榻榻咪上。偶而外出时，乡下女佣人则受命认真看守。尽管露屋费尽心机，老姬的警惕仍无机可乘。瞅准老姬和斋藤不在的时候，欺骗女佣让她出去买东西，乘此机会盗出花盆底的钱，这是露屋最初的想法。但这未免太轻率。即使只是很少一段时间，只要知道这个房间里只有一个人，那就可能造成充分的嫌疑。这类愚蠢的方案，露屋想起一个打消一个，反反复复整整折腾了一个月。可以作出被普通小偷偷盗的假象来蒙骗斋藤或女佣，在女佣一个人时，悄悄溜进房中，避开她的视线，盗出金钱；也可以半夜，趁老姬睡眠之时采取行动。他设想了各种方法，但无论哪种方法，都有许多被发现的可能。

惟一的办法，只有干掉老姬。他终于得出这一恐怖的结论。他不清楚老姬藏有多少钱。但钱的金额还不至于让一个人从各个角度考虑，执著地甘冒杀人的危险。为了这有限的金钱，去杀一个清白无辜的人，未免过于残酷。但从社会的标准来看，即便不是太大的金额，对贫穷潦倒的露屋来说却能够得到充分的满足。而且，按照他的想法，问题不在于钱的多少，而是要绝对保证不被人发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无论付出多大的牺牲也在所不惜。

乍看起来杀人比单纯的偷盗危险几倍。但这不过是一种错觉。当然，如果预料到要被发现而去做的话，杀人在所有犯罪中是最危险的。但若不以犯罪的轻重论，而以被发现的难易作尺度的话，有时（譬如露屋的情形）偷盗倒是件危险的事。相反，杀死现场的目击者，虽残酷，却不必事后提心吊胆。过去，大杀人犯杀起人来平心静气干净利索，他们之所以不被抓获，则得助于这种杀人的大胆。

那么，假如干掉老姬，结果就没有危险？对于这个问题，露屋考虑了数月，这期间他做了哪些考虑，随着本故事的进展，读者自然会明白，所以暂略不赘。总之，在精细入微的分析和综合之后，他最终想到了一个滴水不漏、绝对安全的方法，这方法是普通

人所不能想象到的。

现在惟一的是等待时机，不过，这时机来得意外地快。一天，斋藤因学校有事，女佣出去买东西；两人都要到傍晚才能回来，此时正是露屋做完最后准备工作的第二天。所谓最后的准备工作（这一点需要事先说明）就是确认，自从斋藤说出隐藏地点后，半年之后的今天钱是否还藏在原处。那天（即杀死老妪的前两日）他拜访斋藤，顺便第一次进入正房，与那老妪东拉西扯地聊天，话题逐渐转向一个方向，而且时不时地提到老妪的财产以及她把那笔钱财藏在某个地方的传说。在说到“藏”这个字时，他暗中注意着老妪的眼睛。于是，像预期的效果一样，她的眼光每次都悄悄地注视壁龛上的花盆。反复数次，露屋确信钱藏在那儿已毫无疑问。

2

时间渐渐地到了案发当日。露屋身着大学制服制帽，外披学生披巾，手戴普通手套，向目的地进发。他思来想去，最后决定不改变装束。如果换装，购买衣服，换衣的地点以及其它许多地方都将会给发现犯罪留下线索。这只能使事情复杂化，有害而无益。他的哲学是，在没有被发现之虞的范围内，行动要尽量简单、直截了当。简而言之，只要没有看见进入目的地房中就万事大吉。即使有人看到他在房前走过，这也无妨，因为他常在这一带散步，所以只要说句当天我在散步即可摆脱。同时，从另一角度看，假如路上遇上熟人（这一点不得不考虑）是换装好，还是日常的制服制帽安全，结论则不言而喻。关于作案时间，他明明知道方便的夜晚——斋藤和女佣不在的夜晚——是能等到的，为什么偏偏选择了危险的白天呢？这与着装是同样的逻辑，为的是除去作案的不必要的秘密性。

但是，一旦站到目的地房前，他便瞻前顾后，四处张望，同普通盗贼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老妪家大院独立而居，与左右邻居以树篱相隔。对面是一家富豪的邮宅，水泥围墙足有百米多长。这里是清静的住宅区，白天也时常见不到过路行人。露屋艰难地走到目的地时，老天相助，街上连条狗都看不到。平时开起来金属声很响的拉门，今天露屋开起来顺顺当当毫无声响。露屋在外间的门口以极低的声音问路（这是为了防备邻居）。老妪出来后他又以给她谈谈斋藤的私事为借口，进入里间。

两人坐定后，老妪边说女佣不在家，我去沏茶，边起身去沏茶。露屋心中正等待此刻的到来。待老妪弯腰拉开隔扇时，他猛然从背后抱住老妪，（两臂虽然戴着手套，但

为了尽量不留指纹，只能如此）死死勒住老妪的脖子。只听老妪的喉咙“咕”的一声，没有太大的挣扎就断了气。惟有在痛苦的挣扎中抓向空中的手指碰到立在旁边的屏风。这是一扇对折的古式屏风，上面绘有色彩鲜艳的六歌仙，这一下刚好无情地碰破了歌仙小野小町的脸皮。

确定老妪已经断气后，龙屋放下死尸，看着屏风的残点，他有点担心，但仔细考虑之后，又觉得丝毫没有担心的必要，这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于是，他走到壁龛前，抓住松树的根部，连根带上一块儿从花盆中拔出。果然不出所料，盆底有个油纸包。他小心翼翼地打开纸包，从右口袋中掏出一只崭新的大票夹，将纸币的一半（至少有五千日元）放入其中，然后将票夹放入自己的口袋，把剩余的纸币仍包在油纸里，原样藏人花盆底。当然，这是为了隐瞒钱被盗的痕迹。老妪的存钱数只有老妪一人知道，虽然只剩下一半但谁也不会怀疑钱已被盗。

然后，他将棉坐垫团了团，塞在老妪的胸前（为防备血液流出），从右边口袋里掏出一把大折刀，打开刀刃，对准老妪的心脏咔嚓一声刺去，搅动一下拔出，然后在棉坐垫上擦净刀上的血迹，放入口袋中。他觉得仅仅勒死还会有苏醒的可能，他要像前人一样，刺其喉而断其气。那么，为什么最初没有用刀呢？因为他害怕那样自己身上会沾上血迹。

在此必须对他装钱的票夹和那个大折刀做一叙述。这是他专为这次行动，在某个庙会的露天小摊上买到的，他看准庙会最热闹的时间，在小摊顾客最多的时候，按价目牌付款、取物，以商人及顾客无暇记忆他面孔的速度迅速离去。而且，这两件东西极其平常，没有留下任何印记。

露屋十分仔细地查清没有留下任何线索之后，关上折扇，慢慢走向前门。他在门边蹲下身，边系鞋带，边考虑足迹。这一点无需担心。前门的房间是坚硬的灰泥地，外边的街道由于连日的艳阳天而干爽无比。下面只剩下打开拉门走出去了。但是，如果在此稍有闪失，一切苦心都将化为泡影。他屏心静气，极力倾听街道上有无足音……寂然无声，只有什么人家的弹琴声悠然地奏着。他横下心，轻轻地打开门，若无其事地像刚刚告辞的客人一般，走了出去。街上一个人影也没有。

在这一块住宅区，所有街道上都很清静。离老妪家四五百米处有一神社，古老的石头围墙面临大街伸延好长一段距离。露屋看了看确实没有人，于是顺手把凶器大折刀和带血的手套从石墙缝中丢入神社院内。然后溜溜达达向平常散步时中途休息的附近一个

小公园走去。在公园，露屋长时间悠然地坐在长椅上观望孩子们荡秋千。

回家路上，他顺便来到警察署。

“刚才，我拾到这个票夹，里面满满地装着一百日元的票子，所以交给你们。”

说着，他拿出那个票夹，按照警察的提问，他回答了拾到的地点和时间（当然这都是可能发生的）和自己的住址姓名（这完全是真实的）。他领到一张收条，上面记有他的姓名和拾款金额。的确这方法非常麻烦，但从安全角度讲最保险。老妪的钱（谁也不知道只剩一半）还在老地方，所以这票夹的失主永远不会有。一年之后这笔钱必然回到他的手中，那时则可以毫无顾忌地享用了。精心考虑之后他决定这样做。假如是把这钱藏在某个地方，有可能会被别人偶然取走。自己拿着呢？不用说，这是极其危险的。不仅如此，即使老妪的纸币连号，现在的做法也万无一失。

“神仙也不会想到，世间还有偷了东西交给警察的人！”

他抑制住欢笑，心中暗悦。

翌日，露屋和往常一样从安睡中醒来，边打着哈欠，边打开枕边送来的报纸，环视社会版，一个意外的发现使他吃了一惊。但这绝不是他所担心的那种事情。反而是他没有预料到的幸运。朋友斋藤被作为杀人嫌疑犯逮捕了。理由是他拥有与他身份不相称的大笔现金。

“作为斋藤最密切的朋友，我必须到警察署询问询问才显得自然。”

露屋急忙穿起衣服，奔向警察署。与昨天交票夹的是同一地方。为什么不到别的警察署去呢？这就是他无技巧主义的精彩表现。他以得体的忧虑心情，要求与斋藤会面。但正如他预期的那样，没有得到许可。他一再询问怀疑斋藤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弄清了事情的经过。

露屋做出如下想象：

昨天，斋藤比女佣早到家，时间在露屋达到目的离去不久。这样，自然他发现了尸体。但就在立刻要去报案之前，他必定想起了某件事，也就是那个花盆。如果是盗贼所为，那里面的钱是否还在呢？出于好奇心。他检查了那个花盆，可是，钱包却意外地完好无缺。看到钱包后，斋藤起了恶念。虽说是想法浮浅，但也合乎情理。谁也不知道藏钱的地点，人们必然认为是盗贼杀了老姐偷去了钱，这样的事情对谁都有强有力的诱惑。然后，他又干了些什么呢？若无其事地跑到警察署报告说有杀人案，但他太粗心，把偷来的钱竟毫无戒意地塞在自己的缠腰布里。看样子他一点没想到当时要进行人身搜查。

“但是，等一等，斋藤究竟怎么样辩解的呢？看样子他已经陷入危险境地。”惠屋对此作了各种设想，“在他腰中的钱被发现时，也许他会回答：‘钱是我自己的。’不错，没有人知道老姐财产的多寡和藏匿地点，所以这种解释或许能成立。但金额也太大了！那么，最后他大概只得供述事实。不过，法院会相信他吗？只要没有其它嫌疑人出现，就不能判他无罪，搞不好也许要判他杀人罪，这样就好了。……

“不过，预审官在审讯中或许会搞清楚各个事实。如他向我说过老妪藏钱的地点。案发二日前我曾经进入老姐房中谈了半天，还有我穷困潦倒，连学费都有困难等等。”

但是，这些问题在计划制定之前，露屋事先都认真考虑过。而且，不管怎样，再也别想从斋藤口中说出更多对露屋不利的事实来。

从警察署回来，吃过早餐（此时他与送饭来的女佣谈论杀人案），他与往常一样走进学校。学校里到处都在谈论斋藤。他混在人群中洋洋得意地讲述他从别处听来的新闻。

3

读者诸君，通晓侦探小说精髓的各位都知道，故事决不会就此结束。的确如此。事实上，以上不过是本故事的开始。作者要让各位阅读的是以后章节。即露屋如此精心筹划的犯罪是如何被发现的？其中的经纬曲直如何？

担任本案预审的审判员是有名的笠森先生。他不仅是普通意义上的名审判员，而且因他具有某些特殊的爱好，更使他名气大增。他是位业余心理学家，对于用普通方法无法判断的案子，最后用他那丰富的心理学知识频频奏效。虽然资历浅，年纪轻，但让他做一个地方法院的预审员确实屈才。这次老妪被杀事件由笠森审判员审理，毫无疑问，谁都相信此案必破。笠森先生自身当时也这样认为。同往常一样，他想，本案要在预审庭上调查透彻，以便公判时不留任何细小的麻烦。

可是，随着调查的推进，他渐渐明白此案确非轻易可破。警方简单地主张斋藤有罪，笠森判官也承认其主张有一定道理，因为，在老岖活着的时候，进出过老妪家中的人，包括她的债务人、房客、熟人，均一个不剩地进行了传讯，作过周密地调查，却没有一个可怀疑的对象（露屋自然也是其中之一）。只要没有其它嫌疑人出现，目前只有判定最值得怀疑的斋藤勇为罪犯。而且对斋藤最不利的，是他那生来软弱的性格。一走进审讯室就神情紧张，结结巴巴地答不上话来。头昏脑胀的斋藤常常推翻先前的供述，忘记理当记住的事情，讲些不必要的话，越急越着急，于是嫌疑越来越重。自然也因为他有

偷老妪钱的弱点，若非这一点，斋藤的脑子还是相当好使的，再软弱，也不至于做那么多蠢事。他的处境，实在值得同情。但是，否定斋藤是杀人犯，对此，笠森先生确实没有把握。现在最多是怀疑而已。他本人自然没有承认，其它也没有一件令人满意的确证。

如此，事件已过去一个月，预审仍无结果。审判员开始有些着急。恰在此时，负责老妪所在地治安的警察署长给审判员带来一个有价值的报告。据报告，事件当日，一个装有五千二百一十日元的票夹在离老妪家不远的XX阿被拾到，送交人是嫌疑犯斋藤的密友露屋清一郎。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一直没有引起注意。如此巨款，时间已过去一个月，尚无失主前来认领，这其中意味着什么?

困惑不安的笠森审判员得到这个报告，恰如看到一线光明。他立即办理传唤露屋清一郎的手续。可是，尽管审判员精神十足，却未得到任何结果。在事件调查的当日为什么没有陈述拾到巨款的事实？对此露屋回答，我没有想到这与杀人事件有什么关系，答辩理由充分。在斋藤的缠腰布里已经发现老妪之财产，谁会想到除此以外的现金，特别是丢在大街上的现金是老妪财产的一部分呢？

难道这是偶然？事件当日，在离现场不远的地方，并且是第一嫌疑犯的密友（根据斋藤的陈述，露屋知道藏钱的花盆）拾到大笔现金，这能是偶然吗？审判员为此苦思冥。想。最使判官遗憾的是，老妪没有将纸币连号存放。如果有了这一点，就可以立刻判明这些可疑的钱是否与本案有关。哪怕是件极小的事，只要能抓到一件确凿的线索也行。审判员倾注全部心力思考，对现场调查报告又反复检查数次，彻底调查了老妪的亲戚关系，然而，什么也没得到。如此又白白过去了半个月。

只有一种可能，审判员推想，露屋偷出老妪存钱的一半，反把剩下的放回原处，将偷来的钱放入票夹，作出在大街拾到的假象。但能有这种蠢事吗？票夹做过调查，并无任何线索，而且，惠屋相当镇静地陈述，他当时散步，沿途经过老妪家门前。罪犯能说出这样大胆的话吗？最重要的，是凶器去向不明。对露屋宿舍搜查的结果，什么也没找到。提到凶器，斋藤不是同样也可以干得出来吗？那么，究竟怀疑哪一个呢？现在没有任何确凿证据。如署长所说，若怀疑斋藤，那就像是斋藤。但若怀疑露屋，也不是没有可怀疑之处啊。惟一可以确定的，这一个半月侦查的结果表明，除他二人以外，没有别的嫌疑者存在。搅尽脑汁的笠森审判员觉得，该是进一步深入的时候了。他决定对两位嫌疑者，施行过去每每成功的心理测验。

事过两三天后，露屋清一郎再次受到传讯。第一次受传讯时，他已经知道这次传讯他的预审审判员是有名的业余心理学家笠森先生，因此，心中不由得十分惊慌。他对心理测验这玩艺儿一无所知。于是，他翻遍各种书籍，将有关知识烂熟于心，以备将来之用。

这个重大打击，使伪装无事继续上学的他失去了往日的镇静。他声称有病，蛰居于寄宿的公寓内，整日思考如何闯过这个难关。其仔细认真的程度，不亚于实施杀人计划之前，或者更甚。

笠森审判员究竟要做什么心理测验呢？无法预知。惠屋针对自己所能知道的心理测验方法逐个思考对策，可是心理测验本来就是为暴露陈述的虚伪而产生的，所以对心理测验再进行撒谎，理论上似乎是不可能的。

按露屋的看法，心理测验根据其性质可分为两大类。一种是依靠纯生理反应，一种是通过问话来行。前者是，测验者提出有关犯罪的各种问题，用适当的仪器测试，记录被测验者身体上发生的细微反应，以此得到普通讯问所无法知道的真实。人纵然可以在语言上、面部表情上撒谎，但却不能掩盖神经的兴奋，它会通过肉体上细微的征候表现出来。根据这一理论，其方法有，借助自动描记法的力量，发现手的细微动作，依靠某种手段测定眼球震动方式，用呼吸描记法测试呼吸的深浅缓急，用脉搏描记法计算脉搏的高低快慢，用血压描记法计算四肢血液流量，用电表测试手心细微的汗迹，轻击膝关节观察肌肉收缩程度，及其它类似的各种方法。

假如突然被提问“是你杀死老太婆的吧？”他自信自己能够镇静地反问“你这样说有什么证据呢？”但是，那时血压会不会自然地升高，呼吸会不会加快呢？这绝对防止不了吗？他在心中做出各种假定和实验。但奇怪的是，自己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无论怎样紧急和突然，都不能引起肉体上的变化。虽然没有测试工具，不能说出确切的情况，但既然感觉不到神经的兴奋，其结果自然产生不了肉体上的变化是确定无疑的。

在进行各种实验和推测之中，露屋突然产生一个想法，反复练习能不能影响心理测验的效果？换句话说，对同一提问，第二次比第一次，第三次比第二次，神经的反应会不会依次减弱？也就是说习以为常呢？很有可能！自己对自己的讯问没有反应，与此是同样的道理，因为在发出讯问之前，心里早有预知了。

于是，他翻遍《辞林》几万个单词，把有可能被用于讯问的词句一字不漏地摘录下

来，用一周时间对此进行神经“练习。

然后是语言测验，这也没什么可怕，毋宁说仅仅是语言游戏，容易敷衍。这种测验有各种方法，但最常用的联想诊断，这与精神分析学家看病人时使用的是同一种把戏。将“拉窗”、“桌子”、“墨水”、“笔”等毫无意义的几个字依次读出，让被测验者尽可能不加思索地讲出由这些单词所联想到的语言，如由“拉窗”可以联想到“窗户”、“门槛”。“纸”、“门”等等，什么都行，总之要使他说出及时突然想到的语言。在这些无意义的单词中，不知不觉地混入“刀子”、“血”、“钱”、“钱包”等与犯罪有关的单词，以观察做测验者对此产生的联想。

以杀害老妪事件为例，智力浅弱者对“花盆”一词也许会无意中回答“钱”。因为从花盆盆底偷“钱”给他的印象最深。这样就等于他供认了自己的罪状。但是，智力稍深的人，即使脑中浮现出“钱”字，他也会控制住自己，作出诸如“陶器”之类的回答。

对付这种伪装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一轮单调测验后，稍隔一段时间再重复一次。自然作出的回答则前后很少有差异。故意做出的回答则十有八九后次与前一次不同。如“花盆”一词，第一次答“陶瓷器”，第二次可能会答“土”。

另一种方法是，用一种仪器精确地记录从发问到回答所用的时间，根据时间的快慢，如尽管对“拉窗”回答“门”的时间为一秒，而对“花盆”回答“陶瓷器”的时间却是三秒，这是因为脑中最先出现的对“花盆”的联想之抑制占用了时间，被测验者则成为可疑。时间的延迟不仅出现在这一单词上，而且会影响以后的无意义单词的反应速度。

另外，还可以将犯罪当时的情况详细说给被测验者听，让他背诵。真正的罪犯，背诵时会在细微之处不自觉地顺嘴说出与听说内容相悖的真实情况。

对于这种测验，当然需要采取与上一种测验相同的“练习”，但更要紧的是，用露屋的话说，就是要单纯，不玩弄无聊的技巧。对“花盆”，索性坦然地回答“钱”、“松树”更为安全。因为对露屋来说，即使他不是罪犯，也会自然根据审判员的调查和其它途径，在某种程度上知道犯罪事实，而且花盆底部藏钱这一事实最近必然会给自己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作这样的联想不是极其自然吗？另外，在让他背诵现场实况时，使用这个手段也相当安全。问题在于需要时间，这仍然需要“练习”。花盆出现时要能毫不犹豫地回答出“钱”、“松树”，事先需要完成此类练习。这种“练习”又使他花费数日时间。至此，准备完全就绪。

露屋算定另有一事对他有利。即便接触到未预料到的讯问，或者进一步说，对预料

到的讯问作出了不利的反应，那也没有什么可怕。因为被测验的不止我一人。那个神经过敏的斋藤勇，心里也没做过亏心事，面对各种讯问，他能平心静气吗？恐怕至少要做出与我相似的反应吧。

随着思考的推进，露屋渐渐安下心来，不由得直想哼支歌曲，他现在反而急着等待笠森审判员的传讯了。5

笠森审判员怎样进行心理测验，神经质的斋藤对此作出什么样的反应，惠屋又是怎样镇静地对付测验，在此不多赘述，让我们直接进入结果。

心理测验后的第二天，笠森审判员在自家书斋里，审视测验结果的文件，歪着头苦想，忽然传进明智小五郎的名片。

读过《D被杀人案》的读者，多少知道这位明智小五郎。从那以后，在一系列的疑难犯罪案中，他表现出非凡的才能，博得专家及一般民众的一致赞赏。由于案件关系，他与笠森的关系也较亲密。

随着女佣的引导，小五郎微笑的面孔出现在审判员的书斋里。本故事发生在《D坡杀人案》后数年，他已不是从前那个书生像了。

“嘿，这次真让我为难啊。”

审判员转向来客，神情忧郁。

“是那件杀害老妪案吗？怎么样，心理测验结果？”

小五郎边瞅着审判员的桌上边说。案发以来他时常与笠森审判员会面，详细询问案情。

“结果是清楚的，不过，”审判员说，“无论如何不能令我满意。昨天进行了脉搏试验和联想诊断，露屋几乎没什么反应。当然脉搏有许多可疑之处，但与斋藤相比，少得几乎不算回事。

联想试验中也是如此，看看对‘花盆’刺激语的反应时间就清楚了，露屋的回答比其它无意义的词还快，斋藤呢？竟用了6秒钟。”

“唉，这还不非常明了吗？”审判员边等待着小五郎看完记录，边说：“从这张表可以看出，斋藤玩了许多花招。最明显的是反应时间迟缓，不仅是关键的单词，而且对紧接在其后的第二个词也有影响。还有，对‘钱’答‘铁’，对‘盗’答‘马’，联想非常勉强。对‘花盆’的联想时间最长，大概是为了区别‘钱’和‘松’两个联想而占用了时间，相反，露屋非常自然。‘花盆’对‘松’、‘油纸’对‘藏’，‘犯罪’对

‘杀人’，假如露屋是罪犯，他就必须尽力掩藏联想，而他却心平气和地在短时间内答出。如果他是杀人犯，而又做出这种反应，那他必定是相当的低能儿。可是，实际上他是x大学的学生，并且相当有才华啊……”

“我看，不能这样解释。”

小五郎若有所思地说。但审判员丝毫没有注意到小五郎这有意味的表情，他继续说：

“由此看来，露屋已无怀疑之处，但我还是不能确信斋藤是罪犯，虽然测验结果清楚无误。即使预审判他有罪，这也并不是最后的判决，以后可以推翻，预审可以到此为止。但你知道，我是不服输的，公审时，我的观点如果被彻底推翻，我会发火的。所以，我有些困惑啊。”

“这实在太有趣了。”小五郎手持记录开始谈到，“看来露屋和斋藤都很爱看书学习啊，两人对书一词都回答《丸善》。更有意思的是，露屋的回答总是物质的，理智的，斋藤则完全是温和的，抒情的，如‘女人’、‘服装’、‘花’、‘偶人’、‘风景’、‘妹妹’之类的回答，总让人感到他是个生性懦弱多愁善感的男人。另外，斋藤一定有病在身，你看看，对‘讨厌’答‘病’、对‘病’答‘肺病’，这说明他一直在担心自己是不是得了肺病。”

“这也是一种看法，联想诊断这玩艺儿，只要去想，就会得出各种有趣的判断。”

“可是，”小五郎调整了一下语调说，“你在说心理测验的弱点。戴·基洛思曾经批评心理测验的倡导者明斯达贝希说，虽然这种方法是为代替拷问而想出来的，但其结果仍然与拷问相同，陷无罪者为有罪，逸有罪者于法外。明斯达贝希似乎在哪本书上写过，心理测验真正的效能，仅在于发现嫌疑者对某场所某个事物是否有记性，把它用于其它场合就有些危险，对你谈这个也许是班门弄斧，但我觉得这是十分重要的，你说呢？”

“如果考虑坏的情况，也许是这样。当然这理论我也知道。”

审判员有些神色不悦地说。

“但是，是否可以说，这种坏的情况近在眼前呢？假定一个神经非常过敏的无犯罪事实的男人受到了犯罪的嫌疑，他在犯罪现场被抓获，并且非常了解犯罪事实。这时，面对心理测验，他能静下心来吗？啊！要对我测验了，怎么回答，才能不被怀疑呢？他自然会兴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心理测验，必然导致戴·基洛思所说的‘陷无罪者为有罪’。”

“你在说斋藤吧？我也模模糊糊有这种感觉，我刚才不是说过，我还有些困惑吗？”

审判员脸色更加难看。

“如果就这样定斋藤无犯罪事实（当然偷钱之罪是免除不了的），究竟是谁杀死了老太婆呢？”审判员中途接过小五郎的话，粗暴地问，“你有其它的罪犯目标吗？”

“有”小五郎微笑着说，“从这次联想测验的结果看，我认为罪犯就是露屋，但还不能确切地断定。他现在不是已经回去了吗？怎么样，能否不露痕迹地把他叫来？若能把他叫来，我一定查明真相给你看看。”

“你这样说，有什么确切的证据吗？”

审判员十分惊异地问。

小五郎毫无得意之色，详细叙述了自己的想法。这想法使审判员佩服得五体投地。小五郎的建议得到采纳，一个佣人向露屋的宿舍走去。

“您的朋友斋藤很快就要判定有罪了。为此，我有话要对您说，希望您能劳足到我的私室来一趟。”

这是传话的言词。露屋刚从学校回来，听到这话急忙赶来。就连他也对这喜讯十分兴奋。过分的高兴，使他完全没有注意到里面有可怕的圈套。

6

笠森审判官在说明了判决斋藤有罪的理由后，补充说：

“当初怀疑你，真对不起。今天请你到这儿来，我想在致歉的同时，顺便好好谈一谈。”

随后叫人为露屋沏了林红茶，神态极其宽舒地开始了闲谈。小五郎也进来插话。审判员介绍说，他是他的熟人，是位律师。死去的老妪的遗产继承人委托地催收银款。虽然一半是撒谎，但亲属会议决定由老娘乡下的侄子来继承遗产倒也是事实。

他们三人从斋藤的传闻开始，山南海北地谈了许多。彻底安心的露屋，更是高谈阔论。

谈话间，不知不觉暮色临近。露屋猛然注意到天色已晚，一边起身一边说：

“我该回去了，别的没什么事了吧？”

“噢，我竟忘得一干二净，”小五郎快活地说，“唉呀，这事也没什么，今天正好顺便……你是不是知道那个杀人的房间里立着一个对折的贴金屏风，那上面被碰破了点

皮，这引起个小麻烦。因为屏风不是那老太太的，是放贷的抵押品，物主说，是在杀人时碰坏的，必须赔偿。老太太的侄子，也和老太太一样是个吝啬鬼，说也许这伤原来就有，怎么也不答应赔。这事实在无聊，我也没办法。当然这屏风像是件相当有价值的物品。你经常出入她家，也许你也知道那个屏风吧？你记不记得以前有没有伤？怎么，你没有特别注意屏风？实际上我已经问过斋藤，他太紧张记不清了。而且，女佣已回乡下，即便去信询问也不会有结果，真让我为难啊……！”

屏风确实是抵押品，但其它的谈话纯属编造。开始，露屋听到屏风心中一惊，但听到后来什么事也没有，遂安下心来。

“害怕什么呢？案子不是已经决定过了吗？”

他稍微思索了一下该如何回答，最后还是决定与以前一样照事物的原样讲最为安全。

“审判员先生很清楚，我只到那房间去过一次，那是在案件的两天前，也就是说是上个月的三号。”他嘻嘻地笑着说。这种说话方法使他乐不可支。“但是，我还记得那个屏风，我看到时确实没有什么伤。”

“是吗？没有错吗？在那个小野小町的脸的部位，有一点点伤。”

“对、对，我想起来了，”路屋装着像刚刚想起似的说，“那上面画的六歌仙，我还记得小野小町。但是，如果那上面有伤，我不会看不见的。因为色彩鲜艳，小野小町脸上有伤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那么，给你添麻烦了，你能不能作证？屏风的物主是个贪欲深的家伙，不好应付啊。”

“哎，可以可以，我随时听候您的方便。”

露屋略觉得意，立即答应了这位律师的请求。

“谢谢。”小五郎边用手指搔弄着浓密的头发，边愉快地说，这是他兴奋时的一个习惯动作。“实际上，一开始我就想你肯定知道屏风的事，因为，这个，在昨天的心理测验的记录中，对‘画’的提问，您作出了‘屏风’这一特殊的回答。喏，在这儿。寄宿舍中的不会配置屏风的，除斋藤以外，你似乎没有更亲密的朋友，所以我想你大概是由于某个特别的理由才对于这屏风有特别深的印象的吧？”

露屋吃了一惊，律师说的丝毫不错。昨天我为什么漏嘴说出屏风的呢？而且到现在我竟一点也未察觉到这一点。这是不是危险了？危险在哪里呢？当时，我确实检查过那伤的痕迹，不会造成任何线索啊。没事，要镇静，要镇静！经过考虑之后，他终于安下

心来。可是，实际上他丝毫未察觉到他犯了个再清楚不过的大错误。

“诚然，你说得一点不错，我没有注意，您的观察相当尖锐啊。”

露屋到底没有忘记无技巧主义，平静地答道。

“哪里哪里，我不过偶然发现而已。”假装律师的人谦逊地说，“不过，我还发觉另一个事实，但这决不会使您担心。昨天的联想测验中插入八个危险的单词，你完全通过了，太圆满了。假如背后有一点不可告人的事，也不会干得这样漂亮。这几个单词，这里都打着圆圈，在这里，”说着，小五郎拿出记录纸，“不过，对此你的反应时间虽说只有一点点，但都比别的无意义的单词回答得快。如对‘花盆’回答‘松树’您只用了零点六秒钟。这真是难得的单纯啊。在这三十个单词中，最易联想的首先数‘绿’对‘蓝’，但就连这个简单的词你也用了零点七秒时间。”

露屋开始感到非常不安。这个律师究竟为了什么目的这样饶舌？是好意？还是恶意？是不是有什么更深一层的居心？他倾尽心力探寻其中的意味。

“除‘花盆’、‘油纸’，‘犯罪’以外其它的单词决不比‘头’、‘绿’等平常的单词容易联想。尽管如此，你反而将难于联想的词很快地回答出来。这意味着什么呢？我所发觉的就是这一点，要不要猜测一下你的心情？嗯？怎么样？这也是一种趣事。假如错了，敬请原谅。”

露屋浑身一颤。但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

“你大概非常了解心理测验的危险，事先做了准备。关于与犯罪有关的语言，那样说就这样对答，你心中已打好腹稿。啊，我决不想批评你的做法。实际上，心理测验这玩艺儿，根据情况有时是非常不准确的。谁也不能断言它不会逸有罪于法外陷无罪为有罪。但是，准备太过分了，自然虽无心答得特别快，但是那些话还是很快就说出来了。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失败。你只是担心不要迟疑，却没有觉察到太快也同样危险。当然，这种时间差非常微小，观察不十分深的人是很容易疏漏的。总之，伪造的事实，在某些地方总要露出破绽。”小五郎怀疑露屋的论据仅此一点。“但是，你为什么选择了‘钱’，‘杀人’，‘藏’等词回答呢？不言而喻，这就是你的单纯之处。假如你是罪犯，是决不会对‘油纸’回答‘藏’的。平心静气地回答这样危险的语言，就证明了你丝毫没有问心有愧的事。啊？是不是？我这样说对吗？”

露屋一动不动地注视着说话者的眼睛。不知为什么，他怎么也不能移开自己的眼睛，从鼻子到嘴边肌肉僵直，笑、哭、惊异，什么表情都做不出来，自然口中也说不出话来。

如果勉强说话的话，他一定会马上恐惧地喊叫。

“这种单纯，也就是说玩弄小花招，是你显著的特长，所以，我才提出那种问题。哎，你明白了吗？就是那个屏风。我对你会单纯地如实地回答确信无疑。实际也是这样。请问笠森先生，六歌仙屏风是什么时候搬到老妪家中的？”

“犯罪案的前一日啊，也就是上个月四号。”

“哎，前一日？这是真的吗？这不就奇怪了吗？现在露屋君不是清楚地说事件的前两天即三号，看到它在房间里的吗？实在令人费解啊，你们大概是谁搞错了吧？”

“露屋君大概记错了吧？”审判员嗤笑着说，“直到四号傍晚，那个屏风还在它真正的主人家里。”

小五郎带着浓厚的兴趣观察露屋的表情。就像马上要哭出来的小姑娘的脸，露屋的精神防线已开始崩溃。这是小五郎一开始就计划好的圈套。他早已从审判员那里得知，事件的两天前，老妪房中没有屏风。

“真不好办啊！”小五郎似乎困惑地说。

“这是个无法挽回的大失策啊！为什么你把没见到的东西说见到了呢？！你不是从事件两天前以后，一次也没进那个房间吗？特别是记住了六歌仙的画，这是你的致命伤。恐怕你在努力使自己说实话，结果却说了谎话。嗯？对不对？你有没有注意到两天前进入正房时，那里是否有屏风？如你所知，那古屏风发暗的颜色在其它各种家具中也不可能特别地引人注目。现在你自然想到事件当日在那儿看到屏风，大概两天前一样放在那儿吧？而且我用使你作出如是想的语气向你发问。这像是一种错觉，但仔细想想，我们日常生活中却不足为奇。如果是普通的罪犯，那他决不会像你那样回答。因为他们总是想方设法能掩盖的就掩盖。可是，对我有利的是，你比一般的法官和犯罪者有一个聪明十倍、二十倍的头脑。也就是说你有这样一个信念，只有不触到痛处，尽可能地坦白说出反而安全。这是否定之否定的做法。不过我又来了次否定，因为你恰恰没有想到一个与本案毫无关系的律师会为了使你招供而制作圈套，所以，哈……”

露屋苍白的脸上、额上渗出密密的汗珠，哑然无语。他想，事到如今，再进行辨解，只能更加露出破绽。凭他那个脑袋，他心中非常清楚，自己的失言是多么雄辩的证词。在他脑海里，奇怪的是，孩童时代以来的各种往事，像走马灯似的迅速闪现又消失。他长时间地沉默。

“听到了吗？”隔了一会儿，小五郎说：“沙啦沙啦的声音，隔壁房间里从刚才开

始就在记录我们的谈话……你不是说过可以做证词吗？把它拿过来怎样？”

于是，隔扇门打开，走出一位书生模样的男子，手持卷宗。

“请把它念一遍！”

随着小五郎的命令，那男子开始朗读。

“那么，露屋君，在这里签个名接上手印就行，按个手印怎么样？你决不会说不接的吧，我们刚才不是刚刚约定关干屏风任何时候都可以作证吗？当然，你可能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作证。”

露屋非常明白，在此纵使拒绝签名也已无济于事了。在同时承认小五郎令人惊异的推理意义上，露屋签名按印。现在他已经彻底认输，蔫然低下头去。

“如同刚才所说，”小五郎最后说道，“明斯达贝希说过，心理测验真正的效能仅在于测试嫌疑者是否知道某地、某物或某人。拿这次事件来说，就是露屋君是否看到了屏风。如果用于其它方面，恐怕一百次心理测验也是无用的。因为对手是像露屋君这样，一切都进行了填密的预想和准备。我想说的另一点是心理测验未必像书中所写的那样，必须使用一定的刺激语和准备一定的器械，如同现在看到的我的测验一样，极其平常的日常对话也可以充分达到目的。古代的著名审判官，如大罔越前守等，他们都在不自觉的情况下严谨地使用着现代心理学所发明的方法。”

(夏勇译)

凶器

作者：江户川乱步

1

“啊——救命啊！”随着一声尖锐刺耳的叫喊，“扑通”的一声闷响，紧接着是玻璃稀里哗啦的破碎声。男主人立即冲了过去，拉开妻子房间的隔扇，只见妻子美弥子颓然倒在血泊中。

伤在右臂近肩处，伤口赫然张开，血不停地向外流。幸亏没伤着动脉，血不至于喷涌不止，但还是流了很多。男主人惊慌中急忙请来附近的医生为美弥子处理伤口，随后电话报告警察署。负责这次侦查任务的我和木下急忙奔向出事地点，听取情况汇报。

不知是什么人，跨过窗户进入房间，持刀向背对着窗户的美弥子行刺，然后逃之夭夭。逃走时，碰到玻璃窗，一扇窗户脱落于屋外，玻璃粉碎。

窗外有一小块空地，紧挨着的是水泥围墙。水泥墙系用水泥板排列组合而成。外面则是住田町寂静的马路。我们打着手电在围墙内外察看，没有发现任何线索，只有几个模糊不清的脚印。

男主人佐藤寅雄，三十五岁，二次大战后的暴发户——他会说几句英语，于是和美国兵混得很熟，好像从美国兵那里搞到不少东西，赚了不少钱。如今他已不做生意，悠哉游哉消闲度日了。但这人相当精明，好像暗地里在做金融业务，以积聚钱财……我们当面问过佐藤，据佐藤说，他妻子美弥子，二十七岁，新泻人，长得挺漂亮，曾在酒吧做过舞女，且相当多情，有过许多风流韵事，在与佐藤结婚前，美弥子曾与一男人厮混。那男人现在仍执拗地缠着美弥子，另外，还有一个男子较可疑，罪犯似乎是这二者之一。

我虽进入警界五年有余，可在工作中还是第一次碰到美弥子这样有魅力的女人。大概佐藤深深迷上了她，便把她从同居的男人手中夺来结婚的吧。先前同居的那男人名叫关根五郎，职业厨师……不是一般的厨师，而是有相当技艺的法国菜厨师。佐藤用金钱开路，才把她从关根那儿搞到手。

另一个可疑者名叫青木茂，是个流氓青年。美弥子与青木曾有过男女关系，青木也相当痴情。据他们说，自从与佐藤结婚以来，虽然美弥子总是逃避，但青木还是纠缠不放，经常厚着脸皮闯进佐藤家里，喋喋不休，时而漏出威胁的口风。

青木外表像个上流社会的公子哥，英俊潇洒，实际上他是一个流氓团伙的小头目，

与警察曾打过几次交道。由于遭到美弥子的拒绝，最近他寄来一封内容可惧的恐吓信。美弥子说“也许他会杀了我”，十分惧怕。

除此两人外，佐藤没有别的线索。美弥子说，由于是背后行刺，没能看到那人的脸，转过身来时，那人已逃出窗口，消失在黑暗中，所以，甚至连衣服是什么样儿也没看清。但一定是两人之一干的，语气十分肯定。于是，我与那二人接触……噢，在此之前，我还听到一些事情。我们常说“如有与现场不符的异常情况，即使当时与案件无关，也要牢牢记住”，这件事即属此类。

在医生为美弥子包扎伤口，让她在另一个房间躺下休息之后，佐藤曾仔细地搜查了出事的房间，寻找作案凶器。刺伤美弥子的刀不是普通的短刀，从伤口看，像似奇特的双刃凶器。虽然查找了许久，仍无所获。

我说，如果没掉在房间，那一定被罪犯带走了，何必如此认真地找。不，他说，也许这是美弥子玩的把戏，她是个古怪可怕歇斯底里的女人，谁晓得她会干出什么来！因此，为慎重起见，他想看看刀子藏在什么地方。

然而，对美弥子的房间、衣柜、橱子搜查的结果，不但没发现刀，甚至连一把剪刀、一根针都未找到。院子里也没有罪犯遗留物品。于是，他开始相信是外边什么人悄悄进来行刺的。

待对方说完，深坐在安乐椅中的明智小五郎将手指插进浓密蓬松的头发里，随声附合说：

“有意思啊，似乎其中还有某种意味。”

这位名侦探虽已年过五十，但风度仍不减当年。脸孔虽有些变长，但这似乎与瘦长的手指更加协调。除此之外，没有特别的变化，头发依然浓厚茂密。

2

小五郎的潇洒是一种看不见的潇洒。脸上一直刮得很光，随着他的爱好制作考究的服装，穿着随便而合体。浓密的头发可以说是他特殊的潇洒表现之一。

这儿是小五郎的客厅。黎叶采女吁建造东京第一座西式建筑“鞠町公寓”时，小五郎即租用其二楼，做事务所兼居室。公寓外观与帝国饭店相似，三层楼建筑。小五郎租用的第二层由宽敞的客厅、书房、卧室和带浴缸的盥洗室以及一间小厨房构成。由于原先的餐厅改做书房，所以，与客人共同进餐时，则要到附近下餐馆。

小五郎的夫人身患胸肌炎，长期在高原疗养所养病。所以，小五郎形同独身，他的日常生活和饮食，其实不过是把从附近餐馆叫来的饭菜摆在桌上，烤烤面包、冲冲茶什么的，就是一个少年也完全可以承担。

在客厅与小五郎对坐的，是港区警察署负责鉴别的警察部长庄司专太郎。约在一年前，由署长介绍，他与小五郎相识，之后经常出入小五郎寓所，每每发生案情，都来求教。

“我们接触了佐藤说二者必居其一的厨师关根和流氓青木，结果不太令人满意。两人不在现场的证明都不明确。虽然确实不在家中，但尚不知道他们在现场附近打转转的情况。我们稍微施加了点威胁，但两人都相当顽固，从不随便说话。”

“根据你的看法，他们哪一个是罪犯？”

“我看青木比较可疑。厨师关根已五十来岁，虽然没有妻室，但他在扶养一个祖母，人们说他很孝顺。青木纯粹是个流氓之徒，这种人杀个把人易如反掌。而且，听别人的口气，青木确实在恨着美弥子。也许是由于过于迷恋，不杀她不足以解恨吧。他打算杀她，只是由于手法不准，被她叫喊起来，他心中害怕才仓惶逃走。这种事关根是干不出来的。”

“两人的住处呢？”

“非常近，两个都住公寓，关根在坂下町，青木菊井町；关根距佐藤的住处约三百米，青木约五百米。”

“寻找凶器，进一步深入调查关根和青木在那天夜里的行踪，这是常识性的做法。但是，另外有件事我需要你去办。”

小五郎神秘地一笑，仿佛一个顽皮的孩子，庄司部长已很熟悉这种眼神。小五郎在对他发现的一个奇妙的着眼点感兴趣。

“罪犯逃走时，窗上的玻璃掉在院子里，玻璃不是破碎了吗？那玻璃的碎片呢？”

“好像佐藤家的老太太拾起来了。”

“或许她已经倒掉了。若能够将那些玻璃碎片全部收集起来，这倒不失为一份有用的资料，你做做试试看！与残留在窗框上的碎片对起来，复原起来看。”

小五郎眼中仍闪现着笑意。庄司看着小五郎，回报他一个诡笑，自以为明白了小五郎的意图，但实际上，他并没有明白。

十天后的下午，庄司部长再次登门拜访小五郎。

“您已经听说了吧？事情严重了，佐藤被人杀死了。罪犯是厨师关根。由于证据确凿，立即逮捕。目前警视厅正在调查。我也在场，现在刚刚从那儿回来。”

“从广播里听到一点情况，并不详细。请把要点说给我听听！”

“昨晚我在杀人现场。已经是夜里九点多钟，署里给我家打来电话，说佐藤打来电话，有重要的事，要我马上到他家。我想大概他有什么有价值的情况，于是，急忙赶到佐藤家。

“佐藤与美弥子正坐在里间客厅里等我。美弥子对我说，两三天前，她的伤口已拆线。看她那样子，似乎可以外出走动了。两个都穿着睡衣。佐藤满脸怒气地说，‘刚才发现傍晚邮差送来的邮件中有这封信’，说着从低质的信封中抽出一张写在粗草纸上的内容奇特的信给我看。

“信的内容是：‘六月二十五日夜间（即昨晚）要发生重大事件，请留意。’铅笔写成，字迹十分拙劣，像用左手写的。信封同样用铅笔写成，笔迹相同，没有寄信人姓名。

“我向佐藤有何线索，他说，虽笔迹有所变，但寄信人必是关根或青木无疑。据他说，从上次美弥子受伤以后，那两个家伙还厚着脸皮前去看望美弥子。假如他们二人中间有一个罪犯，那么，这家伙确实胆大包天，肯定是个用普通方法不能使其就范的亡命之徒！”

3

“谈话间，时间已过去三十分钟。十点多一点，美弥子说‘书房里有威士忌，拿来喝吧’。佐藤便起身去走廊尽头的西式房间取酒。等了一会儿，不见回来，美弥子说‘一定是他忘记放在哪儿了，对不起，我去一下’。随后她就去了那西式房间。

“我坐的地方靠近房门，稍微挪动身子即可看到走廊尽头西式房间的房门。那段走廊中间有一个房门，从我坐的地方至西式房间的房门，中间相隔五间房的距离。因为我不曾想到会发生什么事，所以，尽管望着那房门也心不在焉。

“突然，从西式房间传来一声惊叫‘啊——快来人啊’！因为门关着，给人的感觉似乎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我闻声冲将过去，打开房门，但房间里漆黑，‘开关在哪儿？’尽管我大声喊叫，仍无人回答。我摸索着，终于摸到开关，按下按钮。

“打开电灯，即刻映入眼帘的是倒在正面窗边的佐藤，睡衣的胸部浸透鲜血，美弥

子浑身是血，抱着丈夫的身体。她看到我，即用一只手指向窗口，嘴里不停地说着什么。由于过度激动，我没能听懂她说什么。

“抬眼望去，上推式的窗户已被打开，歹徒肯定是从这儿逃走的。我立即从窗户冲出去，院子并不大，没有能够藏人的地方，十米远处即是那堵白色水泥围墙。罪犯可能已飞快越墙而走，我在周围搜查了个遍，也未发现人影。

“我从那个西式窗口返回房间时，从别的房间赶来的老太太和女佣正抱着美弥子，美弥子并没受伤，只是在抱佐藤时，身上沾满鲜血。佐藤胸部被深深地刺了一刀，脉搏已停止跳动。我急忙打电话报告警察署值班员。

“不久，署长和五六个刑警赶到现场，打着手电搜查院子，在窗户到围墙之间，罪犯留下几个清晰的脚印，十分清晰的鞋印。

“今天早晨，署里的人到关根和青木的住处借来两人的鞋子进行比较，结果与关根的鞋子完全吻合。关根恰好在犯罪时间内外出，没有不在现场的证明。于是，立即被逮捕带到警视厅。”

“但是，关根没有承认，是吗？”

“他矢口否认，非常强硬地说，我恨佐藤和美弥子，曾有几个晚上在佐藤的家宅周围转悠，但我什么也没干，绝没翻过墙头。罪犯另有人在，他偷了我的鞋子，做了假鞋印。”

“嗯，不能排除假鞋印的可能。”

“但关根有强烈的动机，且没有不在现场的证明。”

“青木有不在现场的证明吗？”

“对此我们曾调查过。青木那时也在外出，当然，也没有不在现场的证明。”

“于是，青木穿上关根的鞋子，翻过水泥墙的假设便成立了，是吗？’

“我们做了调查，关根只有一双鞋子，在犯罪时间内关根穿着那双鞋子外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青木不可能穿关根的鞋子。”

“那么说，真罪犯偷关根的鞋子做假鞋印的说法不成立了吗？”

小五郎的眼睛里浮现出异样的微笑，好一会儿仰望天花板，口中喷着烟雾，却突然讲起别的事情。

“美弥子被刺时破碎的玻璃碎片，你收集了没有？”

“全部收集来了。我让老太太一点不剩地检了起来，包在报纸里，放在垃圾箱旁，

然后取下玻璃窗上的残留碎片放在一起复原。我发现一桩怪事，破碎的玻璃有三块，但碎片拼合后，除三块完全复原外，还有多余。我问老太太是不是把以前掉在院子里的玻璃混在一起了，她说根本没有此事，院子每天扫。”

“多余的玻璃是什么形状？”

“碎片很碎，拼合后是不规则细长三角形。”

“玻璃的品质呢？”

“肉眼看来，似乎与玻璃窗是同一种玻璃。”

小五郎这时又是一阵沉默，不停地抽烟，缓缓吐出的烟雾在他面前形成了一幅烟幕，然后冉冉上升，渐渐消散。

4

小五郎与庄司部长的谈话仍在继续。

“佐藤的伤口与美弥子的相似，是吗？”

“是的。都像是锐利的双刃短刀所刺。”

“那短刀现在还没有发现？”

“没有找到。不知被关根藏到什么地方了。我们在他的房里搜查数遍，仍没查出？”

“你查过杀人的西式房间了吧？”

“搜查过了。但西式房间里没有留下凶器。”

“那个西式房间的家具怎样摆设的，请逐个说说看！”

“一张大桌子和一把皮椅，两把扶手椅，一个上面摆有西洋土制木偶的角橱，一个大书箱，靠窗边有个台架，上面放着一个大玻璃金鱼缸。佐藤喜欢金鱼，书房里一直摆着玻璃金鱼缸。”

“鱼缸是什么形状？”

“边长约五十公分的正方体，敞口无盖，是那种常见的大金鱼缸。”

“金鱼缸里面你仔细看了吗？”

“没有，透明的玻璃金鱼缸，不是藏凶器的地方。”

这时，小五郎抬起右手，手指像梳子似地翻弄起浓密的头发。庄司非常清楚小五郎这奇特的习惯会在什么时候出现，所以，他吃了一惊，双眼注视着小五郎。

“那个金鱼缸会有什么问题吗？”

“我常常使自己成了幻想家，现在我在考虑一个奇妙的问题……担并不是毫无根据。”

小五郎向前探出身子，像是要说秘密情况似的。

“其实啊，庄司君，上次我听了你的谈话后，我即让小林去探听和盯梢了。佐藤虽然在美弥子之前有个妻子，但生病死了。两人无子，且佐藤有许多财产。你刚才说，青木曾经去看望美弥子，是不是？恰好就在这个时候，小林在盯着青木。他在隐蔽处看到，美弥子送青木到大门口，两个人在悄悄地说着什么，严然同恋人一般。”

小五郎就此停住话题，庄司还在等待他继续说下去，心中愈觉惊讶。

“这与鱼金缸有关系吗？”

“庄司君，如果我的想象正确的话，本案可要算非常离奇的案子啦。西方小说家有过此类幻想，但实际上，这种杀人事件是史无前例的。”

“我听不懂，您能不能再讲得具体点？”

“好吧。你想想那个脚印，如果那是伪造的鞋印，那它未必就是事件发生时做的，也有可能是事先做成的。如果这一点成立，那么青木完全能够做到。其手段是，瞅准空隙从关根公寓的房中偷出鞋子，偷偷潜入佐藤家院做下脚印，然后再把鞋子还回关根处。关根的寓所至佐藤家仅隔三百多米，所以，只需极短的时间，就可以做到。而且，假如被人发现，也只能算个小偷小摸，定不了什么大罪。更深入一步推断，伪造脚印者，也可能不仅限于青木，还有其他人。”

在司部长仍然没有领悟小五郎的真意，他迷惑不解地注视着小五郎。

“你忽略了事件的盲点。”

小五郎微笑着说。这仅有眼睛在笑的意味深长的笑容，扩展到整个面部。他将右手的半截香烟放入烟灰缸，）顺手拿起旁边的铅笔，在纸上写起来。

“我给你出一个有趣的题目，喏，是这样，”小五郎说，“好了，O是圆心，OA为半径，从OA线上的B点向下引一条垂线，交于圆周的C点。然后，从O点向下引一条垂线，形成OBCD直角四边形。图中只有两条线段已知长度，AB线为三时，斜线BD为七时。问圆的直径为几时？请在三十秒中回答。

庄司部长不知所措。以前，虽在学校学过几何，但早已忘得精光。直径是半径的两倍，所以，只要求出半径OA的长度即可。OA中，AB为三时，问题在于OB是几时？另一条已知线段BD为七时，这样形成以BD为底边的三角形，底边七时的直角三角形的一边……

“不行不行，三十秒已经过了。你把题目想得太复杂了。你大概被AB线三时迷惑住了吧？如果思路纠缠在这里，那就得不出答案了。无论你怎么考虑，都不可能得出答案。

“实际上，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这样，从图中O点至C点连一条直线。怎么样？明白了吗？直角四边形对角线相等……哈哈哈哈。半径为七时，所以直径为十四时。”

庄司心悦诚服地望着图形。“庄司君，在这次案中，你的思路就局限在AB线上。狡猾的罪犯总是预设AB线的，并且他会引诱侦查人员向这条线上怀疑。什么是这次案件的AB线呢？你好好想想！”

5

庄司警察部长第三次访问小五郎是在三天以后。

“先生，事情正如您预测的那样，美弥子招供了。她的目的在于佐藤的财产，而且准备在继承财产以后与青木一起过。美弥子心中实际上迷恋着青木，她表面上作出被青木恐吓的样子，以使佐藤对她放心。”

小五郎开始变得心情沉重，往日的笑容消失了，眼中充满忧郁的神色。

“先生所说的AB线，就是美弥子自己将自己的胳膊刺伤，作出一副被害的假象，谁都不会怀疑罪犯就是被害人。

“如先生所想，凶器即是玻璃，一条细长的三角形的玻璃片。美弥子用这玻璃片刺破自己的胳膊，将玻璃上的血迹拭净后投入院中，随后打落玻璃窗，用窗玻璃碎片掩盖玻璃凶器。她没想到警察会收集所有碎片认真复原。

“佐藤人很精明，你十分清楚，美弥子并不真爱他，所以他要寻找凶器。即使他没想到那是自伤，但已经有所怀疑。

“佐藤也为玻璃凶器所杀。为能迅速插入人体，她准备了一把厚型的短刀似的长三角形玻璃。趁佐藤不注意，突然刺进他的胸膛，拭去血迹后沉入金鱼缸底。时间很充分，在她叫喊‘快来人’时，已是全部程序完成以后了。佐藤被刺时可能发出呻吟声，但因离我坐的地方较远，门又关着，所以我未曾听到。

“将玻璃凶器沉入金鱼缸底真是个绝妙的主意。若不仔细，谁也不会发现缸底有一片玻璃。搜查当初，谁也不会在意这透明的金鱼缸，更没有人会想到用玻璃代替短刀。先生一开始就注意到了，真让人钦佩啊！

“院子里的假脚印系美弥子所做。据她说，在伤口拆线后的第二天，她说闷在家里

对身体不好，出去散散步就来，走出家门。之后，她立即赶到关根的寓所，把关根鞋子放在包里带回家中，在院子里做下脚印后即送还关根的寓所。美弥子熟悉关根早晨睡懒觉的习惯，所以趁关根熟睡之机，干净利索地干完了这一切。

“美弥子还供认，恐吓信也是她用左手写成，自己投入邮筒的。写恐吓信的目的，是为了把我叫到现场，亲临其境，我真给她耍了。因为玻璃凶器的诡计，若没有目击者在场。它就发挥不了作用。

“之后我们自然传唤青木，但没发现同谋关系。美弥子没告诉恋人青木，这一切均系她一人计划、一人实施的。的确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她诅咒她的贫困，为贫困，她心中不知如何痛苦。她换了一个又一个男人，也是因为贫困。只要能摆脱贫困，她什么都想干。这时出现了佐藤这个大财主，为了钱，她答应与他结婚。因为借了关根的钱，所以只得勉强与其同居，但非常倒霉，关根很凶，时常对她施行暴力。佐藤替她还了那笔钱，她松了口气，但她决心对关根的虐待予以报复。

“在与佐藤结婚前，美弥子对青木就有好感，婚后还瞒着佐藤，这种好感逐渐加深，最后达到连一天也不愿与佐藤在一起的地步。但若离婚，又要失去金钱。贫困已使她受够苦头，于是，她打起如意算盘，要把佐藤的财产据为己有，然后再与青木一起过，而且想出了用玻璃杀人这种实在奇妙的方法。女人真是可畏啊！”

“我的想象不幸而言中。虽然这想象离奇古怪，但世间就有人想出并实行这种想象。”

小五郎双手交叉，面色阴郁，似乎忘记了他那非常嗜好的香烟。

“所以，您是位不可思议的人。不可思议的犯罪，只有不可思议的侦探才能破获啊！”

“也许你这样想。但无论我这个侦探再不可思议，仅凭听你说说，也不可能得出结论。说穿了，我让小林调查过美弥子的经历，并且请来两个以前与美弥子要好现在关系不利的女人谈过话。因此，我了解美弥子这个女人的性格。我注意金鱼缸，是因为我事前做了这些工作。但那时已经晚了。用我的力量，是不能事先想到那一步的。后来，我才注意到这不可思议的杀人手段。”

说到这里，小五郎便沉默不语。在司部长还是第一次见到小五郎这样神情消沉。

（夏勇译）



与画中人同行的人

[日]江户川乱步/著　邓青/译

如果这个故事并非出于我的杜撰或者一时不着边际的幻想，那么只能说明，那个与画中人同行的男人是个疯子。不过，也有可能是我无意间寻到了悬浮于大气中的一个神奇的镜头装置，偷窥到的另外一个世界的景象。总之，这好比我们常常在梦中看到的。梦里的世界不总是会与我们熟悉的现实世界截然不同吗？亦或者，这如同疯子眼中所见、耳中所闻的。他们能感觉到的不常常是我们正常人体会不到的东西吗？

时间已记不清了，总之，那是个温暖的多云天气里发生的事情。当时我正从鱼津返回。我去鱼律是为了专门去看海市蜃楼。我刚讲到这儿，我的朋友们就打断我说："你不是从没去过鱼津那地方吗？"我被他们问住了，我真的无法拿出能够证明我某年某月去过鱼津的证据。那么，这真是我做的一场梦吗？可是，我怎能做出如此色彩缤纷的梦呢？我的梦通常都像是黑白电影，不着一点颜色，而那火车里，以及那幅画里的景色是那么多姿多彩、姹紫嫣红，如同亲历，至今仍不停地在我的回忆中闪现。有没有这种彩色的梦呢？

那天，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了海市蜃楼。我一直幻想着美丽的龙宫会呈现在自己的眼前。可是当真正的海市蜃楼出现的时候，却把我惊得失魂落魄、大汗淋漓。

鱼津的海滨聚集了成千上万黑压压的人群，他们都在凝神屏息、聚精会神地眺望着前方的蓝天大海。我从没有见过如此宁静的海面，她就像一个一言不发的哑女，令我颇感意外。因为在这之前，我一直固执地认为日本海肯定是波涛汹涌、波澜壮阔的。然而我面前的大海是灰色的，不起一丝波澜，就像一片一直延伸到天边的大沼泽。而且她像太平洋一样没有水平线，海与天融化在了同一种灰色当中，像一面巨大的灰色的薄纱。我以为这雾霭般的灰色薄纱的上半截一定是天空，下半截是海洋，没想到连这也猜错了。一片如幽灵般的白帆轻快地划透了上半段薄纱，同时也否定了我的猜想。

海市蜃楼，其实就像是一张被淋上了墨汁的乳白色胶片，当墨汁自然渗透之后，再把它放大成无数倍，投影到空中，形成的大气电影。

遥远的能登半岛的森林，透过无数个不同的大气镜头，被投影到了我们眼前的

大气中，就像在没有调好焦距的显微镜中呈现的黑虫子，模模糊糊却又大得惊人。它如同笼罩在观者头顶上的奇形怪状的乌云。然而与真实、清晰的乌云不同的是，海市蜃楼让人无法判断出你与它之间的距离。它忽远忽近，一会儿远在天边，一会儿又近在眼前。这种飘忽不定的性质使得海市蜃楼披上了神秘而恐怖的面纱。

悬浮于大气中的朦胧模糊的影像在不停地变化着：一会儿是个巨大的黑色三角形，像直插云霄的宝塔；一会儿又变成了横向排列的长条，如疾驰的火车；一会儿又变成了整齐挺拔的杉树林，静悄悄的，可不一会儿，它又幻化成了别的形状。

海市蜃楼似乎具有令人发狂的魔力。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要不然，我在回程的火车中，怎么会像是着了魔似的呢。

我从鱼津车站登上开往上野的火车时，已是傍晚六点左右。不知是偶然还是一贯如此，总之我乘坐的那节二等车厢里空荡荡的，除我之外，只有一位先来的乘客。他独自坐在对面角落的椅子上。

我们的火车发出单调的声响，一个劲儿地向前飞驰，寂静的海岸、陡峭的悬崖、空旷的沙滩飞快地从我的眼前掠过。在如沼的雾蒙蒙的海面上，隐隐约约悬浮着一抹残血般的晚霞。大而真切的白色船帆漂浮在海面上。车内亮起的灯光和窗外渐渐暗淡的光线，明白无误地告诉了我，夜幕即将来临了。就在这时，角落里那位先来的乘客突然站了起来，把一块黑色的大包袱布铺在了坐垫上，然后取下了挂在车窗上的一件扁平的、约有两三尺长的东西，小心翼翼地包裹起来。他一连串的动作引起了我的注意。

那扁平的东西大概是一幅画吧。但是他为什么要把画反过来，面朝外挂在车窗上呢？这里面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他把包得好好的东西取出来，又特意反挂在车窗上，单是这一点就颇耐人寻味了。在他打包的时候，不经意间让我瞥到了画面。啊！那是一幅多么生动逼真的画呀！

我重新打量起那幅画的主人。画的主人赋予了他的画以神秘的色彩，而那幅不同寻常的画反过来也为他的主人披上了神秘的面纱。

他是个老派的人，身穿着一件黑色的窄领、垫肩的老式西服。这种样式如今只能在我们父辈年轻时的老照片中才得一见了。不过，这种西服穿在身高腿长的他的身上却别有一番神韵。他的脸长长的，两只眼睛也很有神，而且黑黑密密的头发梳理得很整齐，所以给人的总体感觉颇为潇洒，乍一看似乎只有四十岁左右。可是仔

细观察的话，就会发现他的脸上已经布满了深深的、纵横交错的皱纹，少说也有六十岁了。满头乌发与满脸的皱纹，两者的对比实在太强烈了，以至于我刚发现时很是吃了一惊，感觉非常不好受。

他小心翼翼地把东西包好，突然朝我这边看了一眼，正巧遇上我好奇的、张望的眼神。我们的视线在空中相遇了。他害羞似地，冲我咧嘴微笑了一下，我也不由自主地冲他点了点头。

之后，我们依旧远远地坐在各自的角落里。在此之间，火车经过了两三个小站。我和他的视线也不时地再次交汇在空中，随即又迅速地、不自然地避开了。车窗外已是漆黑一片。即使把脸贴在玻璃上，也只能看到海滨渔船上朦朦胧胧的灯影，除此之外什么也看不到。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中，我们这间小小的车厢似乎成了惟一存在的世界。仿佛全世界的生物都被毁灭了，仅留下我和他两个人。一路上，我们乘坐的这节二等车厢一直没有上过乘客，就连列车服务员和列车长也没露过一次面，如今回想起来，这点确实有些令人费解。

渐渐地，我觉得这个搞不清是四十岁还是六十岁的男人变得可怕起来。恐惧感混杂着其他不着边际的幻想，顷刻之间就扩散到了全身的每一个部位。我终于无法忍受这种汗毛倒竖的恐惧，索性站了起来，毫不客气地向他走去。我越是怕他，越要逼自己靠近他。

我大大咧咧地坐到他对面的座位上。坐定之后，我越发觉得他那张布满皱纹的脸具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我不由自主地安静了下来，凝神屏息，眼睛一眨不眨地打量着他。

从我离开座位起，他的目光就一直迎着我。他见我一动不动地看着他，便像早有准备似的，用下巴示意了一下自己的包裹，冲我招呼道：

“是为了这个吗？”

那口气就像这件事是理所当然要发生的样子。我反倒愣住了。

“你是想看这东西吧？”

他见我没说话，又重新问了一遍。

“能给我看看吗？”

由于受到他的影响，我说出了令自己都感到吃惊的话。要知道我可决不是为了要看他的包裹才离开座位的。

“我很乐意让你看一看。我从刚才起，一直在考虑着这件事。我想你一定会来看它的。”

男人——或许称他为老人更合适一些——一边说着一边动手解开了包袱布，取出了画，挂到了车窗上。那是间布贴画。这次是正着挂的。

我只匆匆地看了一眼，就不由自主地闭上了眼睛。虽然我至今也没能搞清楚为什么会那样，可是当时的感觉非如此不可。几秒钟之后，当我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出现在我眼前的是我从未见过的奇妙的东西。虽然我实在说不清它究竟“奇妙”在何处。

那幅画的背景，就像歌舞伎表演时用的背景一样。无数间房屋重重叠叠，错落有致；青青的榻榻米和格子天棚简单明了，层次分明；整个背景以蓝色为主，分外醒目；左前方用粗糙的手笔勾勒出黑色的窗楞，和随意摆放的同色调的书桌。好了，这样形容您也许会更明白些，总之，它与献给神社、庙宇的匾额的画风有异曲同工之处。

这样的背景衬托着两个长约一尺左右的人像，就像众星捧月一般。我之所以这么形容，是因为整幅画中只有这两个人物是用布贴艺术精心制成的。一个身穿老式黑天鹅绒西服的白发老人正襟危坐着，（不可思议的是，除了满头白发不同之外，画中老者的长相和这幅画的主人一模一样，就连他们身上所穿的西服的做工也别无二致）另一个人物是位十七八岁的美少女，她正粉面含羞地依偎在老者的膝上。简而言之，这幅画描绘的就像是戏剧的色情场面。

西装笔挺的老者和美艳绝伦的少女的组合确实让人感到有几分异样，然而这并不是让我感到“奇妙”的原因。

与粗糙的背景截然不同，布贴部分真可谓巧夺天工。人物的脸是用白纪做成的，很有立体感；每一个细小的皱纹都清晰可辨；姑娘的云髻似乎是用真正的发丝一根根的粘制而成的，老者的白发也是如此；西服上的缝线历历在目，连一颗纽扣也不少；少女的乳房高耸，腿部曲线柔和，火红色的绉绸飘逸，白嫩的肌肤隐约可见；玉葱般的手指，贝壳般晶莹剔透的指甲。我想借助放大镜的话，甚至还能找出毛孔和汗毛来呢。

我也曾见过不少布贴画，但都不能与这幅相提并论。看来它一定是出自此道中的名家之手。然而这也不是让我感到“奇妙”的原因。

这幅画已经相当有年头了，背景的颜料剥落了不少，就连姑娘身上的绉绸和老者身上的天鹅绒也褪色了。尽管如此，整幅画依旧非常醒目，生机勃勃，就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闪耀在观者的眼中。这点确实有些不可思议。然而令我感到“奇妙”的原因也不在此。非说不可的话，那种奇妙的感觉就在于，我认为画中人是活的。

这幅布贴画中的人物就像神话故事里的画中仙，具有长生不死的法力。所不同的是，他们似乎没有画中仙那样来去自如的自由。

老人看到我惊异的表情，如遇知音，急切地说道：

“啊！你好像能明白的。”

他边说边把背在肩上的黑色皮箱放了下来，小心翼翼地打开锁，取出一个老式的双筒望远镜，递给了我。

“你用这个望远镜再看看。不行，这儿太近了。麻烦你退后几步。好，就站那儿。”

我不知不觉成了急速膨胀的好奇心的俘虏，顺从地依照老人的要求，离开了座位，退后了五六步。老人为了让我看得更清楚些，特意用双手把画迎着光举了起来。现在回想起这一幕，确实觉得有几分不可思议。

那架老式的棱镜双筒望远镜似乎是三四十年前的舶来品，样子很蠢笨，是我小时候经常在眼镜店里看到的那种。和它主人身上的西服一样，是足可以收进历史博物馆当文物来展示的宝贝。

我很爱惜也很小心地在手上摆弄了一会儿，正准备举到眼前欣赏那幅画的时候，老人忽然大叫了一声。那凄厉的声音吓得我险些丢掉了手上的望远镜。

“不行！不行！你弄反了！不能反过来看！不行！”

老人脸色苍白，双目圆睁，一个劲儿地挥着手。望远镜弄反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何必如此激动呢？我很不能理解老人夸张的举动。

“确实，我弄反了。”

我急着想知道用望远镜欣赏那幅画的效果，所以并没有过多地在意老人的表情。我重新拿正了望远镜，迫不及待地举到眼前，细细欣赏起画中的人物。

随着焦距的调整，眼前的画面渐渐清晰起来。望远镜中，姑娘的胸部陡然被放大了数倍，占满了我整个的视线，仿佛全世界都被浓缩在这里。

在这之前和之后，我都没有体会过那种瞬间的震撼感觉，所以很难形容出来让你们明白。那感觉有点类似于潜入海底的海女某一瞬间的动作。海女们潜入海中的时候，总会引起海水的剧烈波动。我们透过那晃动的蓝色水波，可以看到她们朦朦胧胧、微微发白的还略微有些曲折变形的身体轮廓。可当她们猛地跃出海面时，水中那种朦胧、发白、扭曲的样子一下子全消失了，清晰真切的身影令人眼前为之一亮。对，当布贴画中的姑娘在我的望远镜中出现的时候，就是那种感觉。一个真人大小的姑娘活脱脱地跃人了我的视线。

十九世纪的老式望远镜中出现了一个我们难以想像的奇妙世界。在那里，一个美艳的少女和一个穿老式西服的白发老者奇怪地生活在一起。虽然我深知偷窥别人的秘密不礼貌，但依旧身不由己地着了涟。

虽然那少女依旧不会动，却给了我与用肉眼观看时截然不同的感觉。她活力四射，原本苍白的脸颊飞起一片桃红，胸口起伏着，诱人的胴体在火红色的绉绸下散发出少女特有的迷人气息。

我贪婪地在望远镜中抚遍了她的全身，才把目光转向了她依偎着的幸福的白发老者。

老者也显得很有生气，他的手扶着少女的肩头，一副很幸福的样子。可奇怪的是，当我把镜头调到最大，观察他布满皱纹的脸部时，却发现了那些皱纹深处掩藏着的奇怪的苦闷表情。由于望远镜的作用，老者的脸近在咫尺，大得有些变形。我越仔细看，越清楚地感觉到他脸上有一种说不出的异样，一种悲痛和恐惧交织的复杂表情。

看到这儿，我仿佛被魇住了一样，无法再接着看下去，不由自主地垂下了双手。我茫然地环顾着周围。寂静的火车车厢，醒目的布贴画，双手举着画的老人，一切都没有变；窗外依旧是漆黑一片，火车依旧发出单调的声音，一切都没有变。我如同从噩梦中醒来一样。

“你的表情很怪呢！”

老人把画挂口窗上，回到原位，一边冲我打着手势，示意我坐到他的对面，一边盯着我的脸说道。

“我头有些不舒服。可能是这里太问了。”

我含糊其词地搪塞着。

老人探过身，把脸凑近我，细长的手指像打拍子似的在膝上敲着，压低声音说道：

“他们是活的。”

接着，他像是要宣布一个大秘密似的，把身子探得更近了，眼睛睁得溜圆，牢牢地盯着我的脸，小声地问道：

“你想不想听听他们的身世。”

因为火车的声音很响，老人的声音又很低，我怕听岔了，所以又重复了一遍。

“您是说他们的身世吗？”

“对，他们的身世，特别是这位白发老者的身世。”

“是从年轻时候讲起吗？”

那晚，我真的像是着了魔。每每脱口说出令自己都感到吃惊的话。

“是的，是他二十五岁上发生的事。”

“我很想听一听。”

老人露出了舒心的笑容，欣喜地说道：

“啊！太好了！你果真愿意听我讲！”

于是，他给我讲起了一段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

“那是我生命中的一件大事，所以我至今仍记忆犹新。哥哥是明治二十八年四月变成那样（他指的是布贴画中的老者）的。那是二十七号傍晚发生的事情。当时，我和哥哥都尚未继承家业，住在日本桥通三丁目。父亲经营的是一家做绸缎布匹生意的商店，就离浅草的十二阶不远。因为顺路，所以哥哥很喜欢每天去爬那座凌云阁。我要先说明的是，哥哥是个赶时髦的人，非常喜欢稀奇古怪的外国货。这架望远镜就是最好的证明。哥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横滨的一家旧家具店门口找到了这个当时外国船上的船长专用的东西。据说他为此花了不少的钱。”

老人每当提到哥哥时，总会看一眼，或者用手指一指布贴画上的老者，仿佛是在介绍坐在自己身边的人一样。老人已经把记忆中的哥哥和布贴画中的老者混为一谈。仿佛画中人依旧是有生命的，正坐在一旁倾听着他的叙述。然而，最不可思议的还是我，我竟然觉得这并不奇怪。仿佛在那一瞬间，我们已经超越了自然的法则，置身于另外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中了。

“你有没有去过十二阶？啊，没有啊。那太遗憾啦。我刚才已经说了，那是明

治二十八年春天的事情。当时，哥哥刚刚买到这架望远镜。不久，我们就觉察出在他身上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父亲甚至怀疑他是不是疯了，连我也觉得他有些不对劲儿。我们全家人都担心得不得了。怎么说好呢？总之，他是饭也没心思吃，觉也没心思睡，整天不开口，一进家门就钻进自己的房间，闷头想心事。形容消瘦，面色无华，双目失神，样子糟糕透了。尽管身体如此，他依旧每天雷打不动地早出晚归，很有规律，像一个公司职员似的。问他出门干啥，到哪里去，他都不回答。母亲心里非常着急，千方百计地想找出他闷闷不乐的原因，结果一无所获。这种情况持续了近一个月。

“因为担心，所以有一天，我悄悄地跟在哥哥的后面，想搞清楚他到底是去哪儿了。这其实也是妈妈交代我的事情。那天和今天差不多，天也是阴沉沉的。下午，哥哥穿着他那件自己缝制的，在当时还是非常时髦的黑天鹅绒西服，背着他的望远镜出了门，往日本桥的马车铁道方向走去。我尽量小心翼翼地尾随其后，以免被发现。刚开始还挺顺利，可谁知，哥哥似乎提前预订好了去上野的铁道马车，一到那儿就坐上了。当时的这种交通工具和现在的电车不同，坐下一趟车根本是赶不上前一趟车的。因为车太少，间隔时间太长了。我无计可施，只得悉数掏出母亲给我的零花钱，雇了一辆人力车。你知道吧，虽说是人力车，只要车夫脚力好，一样能追上铁道马车的。

“我依旧远远地跟着哥哥，不久，他下了车，我也下了车。那里就是我刚才给你讲过的十二阶。我看见哥哥进了石门，买了门票，从挂着‘凌云阁’匾额的入口处进了塔中。原来他每天都是跑到这里来。我十分惊讶。我那时还不到二十岁，所以思维方式总带有一点孩子气，当时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哥哥被这里的妖魔缠住了。

“我只在小时候牵着父亲的手爬过一次十二阶，那之后便再也没来过。因为自己很不喜欢这里，所以当看到哥哥进去之后，只得硬着头皮往里进。我故意落后一层，紧跟在后面，踩着黑乎乎的石阶往上爬。塔里的窗户又小，砖壁又厚，所以就像墓穴一样，冷冰冰、阴森森的。那年正好中日之间爆发了甲午战争，所以有关战争题材的油画挂满了一方墙壁。一张张如豺似狼的日本兵的脸，一个个血腥残忍的厮杀场面，一群群浑身鲜血、痛苦挣扎的清兵，一颗颗像气球一样悬挂空中的头颅……窗外透进来的微弱光线在这些血淋淋的油画上反着光，令人毛骨悚然。我就在这些东西的陪伴下，战战兢兢地爬到了塔顶。

“塔顶是用八角形的栏杆护着的，没有墙壁，因而视线变得开阔起来，我的心情也不由得为之一振。不过刚才漆黑阴森的楼道实在把我吓坏了，我在塔顶调整了好一会儿情绪才恢复了原状。我凭栏远眺，发现东京的房屋竟然像垃圾堆一样杂乱无章；品川的炮台也小得像个盆景；连近处的观音堂也变得低矮了许多；十二阶周围表演杂耍的戏棚变成了可笑的玩具盒；路上的行人只剩下了头和脚。

“塔顶上有十几个游客正围成一堆，眺望着品川的海面。而我哥哥则独自一人站在另一面，手里拿着望远镜，一心一意地盯着观音堂的方向看。我从后面注视着他的背影，越看越出神：周围的景色不知不觉朦胧起来，只有哥哥身穿黑天鹅绒西服的背影清晰地凸显出来，就像西洋画中的主人公。

“我想起了母亲的吩咐，于是走上前去，问道：‘哥哥，你在看什么呢？’哥哥吃了一惊，回过身来，但什么也没说。我接着说道：‘哥哥，你最近的样子很令父母担心，他们搞不清楚你每天都出去干什么了。原来你是上这儿来了。你能告诉我原因么？你能跟平日最要好的弟弟讲讲吗？’幸运的是，当时周围没有旁人，我可以毫无顾虑地、苦口婆心地劝说他。

“经不住我的软磨硬缠，哥哥终于开了口，将一个月来深藏于心的秘密和盘托出。但是，令哥哥烦闷的原因实在是太离奇了。哥哥告诉我说，一个月前，他站在这里，用望远镜观看观音堂内的情景时，无意间在人群中发现了一位不食人间烟火的美貌少女，向来不把借世女子放在眼中的哥哥，心如鹿撞，神魂颠倒，一下子就变成了爱情的俘虏。

“当时哥哥只看了一眼，就激动地丢掉了望远镜，等他回过神来，想再看一眼姑娘的脸时，望远镜中已找不到她的情影了。哥哥赶忙又在观音堂前后左右的人流中找寻了一遍，依旧一无所获。

“自此，生性内向的哥哥便对那姑娘恋恋不忘，害起了相思病。现在的人听了也许会发笑，但那时的人都很稳重文雅，因为爱慕路遇的女子而害起相思病的人比比皆是。不用说，哥哥就是为了这姑娘才茶饭不思、衣带渐宽的。他为了再看一眼心上人，每天早出晚归，不辞辛苦地来到这里，用望远镜在人群中寻觅着。爱情的力量实在是太伟大了！

“哥哥讲明了原委之后又迫不及待地举起了望远镜。我内心充满了深深的同情，虽知这种守株待兔的方法不会有结果，但依旧不忍心对他加以劝阻。我眼含热泪，

凝望着哥哥的背影。就在那时……啊！那种奇异而又美丽的情景我至今都无法忘怀。虽然都过去三十五六年了，但是只要我一想起，那梦幻般的色彩就会重现。

“我已说过了，我是一直站在哥哥身后的，因而我眼中看到的只有灰蒙蒙的天空和云朵，哥哥身穿西服的背影在它们的衬托下，显得格外清晰真实。浮云在空中缓缓地移动，使得我产生了一种错觉，我觉得哥哥潇洒的身影正在宇宙间游走。正在这时，无数个五颜六色的彩球争先恐后地闯进了画面。是的，你能明白吧，那情景真的就像一幅画。如今想来，似乎冥冥之中一切早已注定了。

“我探头往下看，原来是卖气球的小贩不小心放飞了手中的气球。你要知道，那时候气球还是稀罕东西，所以我没能立刻反应过来。

“恰在此时，哥哥也兴奋起来。他原本苍白的脸涨得通红，呼吸急促，跑到我跟前，一把抓住我的手，说了句，‘赶快走，要不然就来不及了。’拖起我便跑。我被他拽着，飞快地跑下楼梯。我忍不住边跑边问：‘怎么回事？’他才告诉我说：‘我好像看到那姑娘了，她正坐在一个铺着榻榻米的大房间里，现在赶过去的话，说不准还在呢。’

“哥哥说那房间在观音堂的后面，并且有一处显眼的标记，是一棵大松树。于是我们就跑到观音堂后面去寻找，大松树是找到了，可是附近却根本没有人家，我们仿佛遇到了聊斋故事中的怪事。哥哥依旧不死心，又跑到附近的茶店里找了一遍，仍然没有见到那姑娘的踪影。

“在四处寻找的过程中，我和哥哥走散了。当我回到刚才的大松树下的时候，那里已经摆起了各式各样的地摊。一家放洋片的铺子已经做起了生意，只听像甩鞭子似的‘啪’、‘啪’声不绝于耳。我的哥哥正半蹲着，全神贯注地看着那架西洋镜。我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问道，‘你在干什么哪？’他吃惊似地回过身来。他当时的表情令我终生难忘。怎么形容好呢，他就像一个梦游者，表情麻木，眼神发直，连说话的声音也空洞洞的，他说‘你看，我们要找的姑娘在这里面呢。’

“听他这么一说，我赶忙也付了钱，低头看起来。那是个名为《蔬菜店的阿七姑娘》的片子。我看到的画面正好是在吉祥寺的书院里的那一幕，阿七正依偎在吉三的怀里。放西洋景的老板夫妇在一旁哑着嗓子给画面配音。

“洋片中的人物都是用布贴画做成的，想必都是道中高手的杰作。阿七的脸栩栩如生，美艳绝伦。连我都误以为她是活人，更何况哥哥了。哥哥喃喃自语道：

‘就算知道这姑娘是个手工制品，我也无法死心。可悲的是我真的无法死心。我愿意和那吉三换个位置，哪怕只有一次机会，让我变成画中人，和这姑娘说说话也好。’哥哥一动不动地、呆呆地站在那儿。我仔细一想，放这些洋片时，为了保证采光充足，都是画面朝上微微斜放的，所以站在十二阶塔顶的哥哥用望远镜可以看得到。

“那时候已是日暮黄昏，行人渐少，洋片摊前只剩下两三个顽童还意犹未尽，磨磨蹭蹭地不肯走。从中午起天就阴沉沉的，到了傍晚阴得更厉害了。耳边不时传来低沉的雷鸣声，眼看着就要下起雨来。然而我的哥哥依旧直盯着远方，纹丝不动。那一刻我感到时间过得好慢，我们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仿佛足有一个小时。

“天完全黑了，哥哥终于醒了过来。他突然抓住了我的手，急切地说道：‘啊！我有办法了。拜托你，拿着望远镜，把它反过来，把眼睛贴在大镜片的那边，从那看我。’我问他：‘为什么？’他不耐烦地说：‘你别问，照做就行了。’我一点也不喜欢眼镜之类的东西，无论是望远镜还是显微镜，它们似乎都有魔力，能将远处的东西变到眼跟前，还能将一只不起眼的小虫变成大怪兽。因此我很少用哥哥的宝贝望远镜看东西，正因为很少用它，我更觉得它魔力无边。再说当时天已晚了，连人脸都看不真切，在这种时候，还要让我倒拿着望远镜，看站在冷清清的观音堂里的哥哥，我心里真是一万个不情愿。但是经不住哥哥一个劲儿地相求，没办法，我只得照做。因为是反着看，所以离我只有七八米远的哥哥看起来离得很远，只有两尺高。而且周围的景物都模糊了，只剩下哥哥小小的、穿着西服的身影凸现在镜头中。哥哥好像还在一个劲儿地往后退，他越来越小，到最后只剩下一尺高。紧接着，连这个小小的身影也‘唆’地一下子消失了，仿佛被黑夜吞噬了一般。

“我害怕极了，猛地放下望远镜，一边大声叫着‘哥哥，‘哥哥’，一边向哥哥消失的地方跑去。不知为什么，无论我怎么寻找，就是不见哥哥的踪影。因为只是一眨眼的功夫，所以按理说他走不远的。可是我就是找不到他。你知道吗？我哥哥就这样从这个世界消失了……从那以后，我更加害怕望远镜之类的东西。我固执地相信，无论如何不能把望远镜反过来看。它一反过来，就会发生不幸的事。你大概也明白了，刚才你拿倒时，我为什么会那样了吧。

“我当时找了好久，直到累得精疲力竭才往回走。当我再次经过那家放洋片的摊前时，竟有了意外的发现。原来哥哥对那姑娘相思入骨，竟然借助望远镜的魔力，把自己缩成和画中人同样的大小，进入到布贴画的世界里去了。于是我央求正打算

收摊的老板再放一遍吉祥寺的那一幕。果然，哥哥取代了吉三，正喜气洋洋地怀抱着阿七姑娘。

“看到这一幕，我不知不觉流出了眼泪。那不是悲伤的泪水，而是为心满意足的哥哥流下的喜悦的、幸福的泪。我对老板说，无论多高的价钱，我都要把这幅画买下来（幸运的是，老板竟然一点也没有发现，我那穿着西服的哥哥已经替代了吉三）。我飞快地跑回家，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对妈妈说了。你猜怎么着？爸爸妈妈竟然都以为我疯了，根本不理睬我的‘胡说八道’。多奇怪呀！哈哈哈……”

老人说到这儿，忍不住笑了起来，而我竟然也嘿嘿地跟着笑了两声。

“人们也许根本不相信活人能变成布贴画。可是，我有有力的证据。我哥哥不是从此之后就消失了吗？也许有人会说，他是离家出走了，但这绝对是瞎猜，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最后，我终于从妈妈那儿要来了钱，从洋片老板手里买下了这幅画。我带着这幅画，从箱根一路游山玩水到了镰仓，那是我为哥哥筹办的结婚旅行。每当我乘坐火车时就会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当时我也是像今天这样，把画面对着窗外挂着的。因为我想让哥哥和他的恋人，欣赏到窗外的景色。哥哥是多么幸福呀！而这位姑娘拥有了哥哥的一片真心，心中一定也很甜美吧。他们一直如同新婚燕尔，亲密无间，说不出的和睦幸福。

“那之后，父亲歇了东京的买卖，举家搬回了富山附近的老家，我一直和他住在一起。一晃三十年都过去了，我一直想让哥哥看看东京发生的巨大变化。所以，我这次又带着哥哥一起出来旅行了。

“可惜的是，你也看到了，尽管这姑娘栩栩如生，却依旧只是个手工制品，所以她不曾有年龄的变化。而我哥哥虽然进入了画中，却仍旧无法阻挡岁月的流逝，他终究是个有生命的人，所以会和我们一样渐渐衰老。瞧，当年才二十五岁的翩翩少年如今也已是耄耋老者了。这对哥哥来说是多么痛苦的事呀。身边的女人依旧年轻貌美，而自己却容颜衰老，青春不再，这多可怕呀！渐渐地，我发现哥哥的脸上出现了悲伤的表情。他的苦闷已经持续多年了。每当我想到这里，都忍不住会对哥哥表示深深的同情。”

老人神色黯然地凝望着画中的老者，过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

“啰啰嗦嗦地给你讲了一大堆。你都听懂了吧。您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认为我是个疯子。看来我没有白费口舌呀。哥哥他们想必也累了，而且听我在你面前讲了

这么多事情，也一定害羞极了。那么，现在就让他们休息一下吧。”

他一边说一边用一块黑色的包袱布把画包了起来。不知是眼花还是别的缘故，那一瞬间，我分明看到画中人冲我露出了一个羞涩的笑容。

这之后老人陷入了沉默，我也没再开口。火车依旧发出“哐当”、“哐当”沉闷的声音，在黑暗中疾驰。

大约十分钟之后，火车的节奏慢了下来。车窗外，依稀可见两三盏照明灯在如墨的黑夜中闪烁着。火车停在了一个不知名的山间小站。站台上只有一个站务员孤零零的身影。“那么，我先下车了，因为我打算在这儿的亲戚家过一宿。”

打完招呼，老人把画放入了包裹中，轻快地站起身，走出了车外。我透过车窗，注视着他渐行渐远的瘦长身影，这背影多像画中老者的样子呀！

——————————

字母组合

[日]江户川乱步/著　崔岚/译

我和我们的工厂的看门老头（虽然这么称呼，可却不过是个差几岁五十的男子，总让人觉得像老头似的）栗原关系很好。不久，粟原有个珍藏的话题，因为我们的关系非同一般，可以毫无顾忌地实话实说，所以，他像等不急了似地要向我一股脑儿倒出来。某个晚上，围在传达室的炉子旁边，栗原向我讲起了他那奇妙的经历。

栗原很会讲话，而且极像小说家，这段有几分幽默的经历中，看不出丝毫的造作。虽然如此，可是仍然有种让人难以忘怀的味道，作为这类知心话，是我至今仍不能忘记的一段故事。我模仿栗原的话，把它写下来。

不不，这是有点像相声一样的故事。要是不先说明的话就没意思了。唉，就当一段恋爱故事来听吧！

我刚过不惑之年，在那四五年之后吧！像我以前说的，我接受了较高的教育，但是对事物却非常容易厌倦，不论从事什么职业，一般坚持不了一年。一个又一个地换职业，终于落魄到这种境地。那时，总是辞去一种职业，寻找另一种职业，这期间有一段时间即是失业时间。如您所知，到了这个年龄，没有孩子，面对着歇斯底里的老婆和狭窄的房间是多么的难以忍受！我经常去浅草公园，打发无聊的时间。

有啊，在那里！虽说是公园，但不是指六区的曲艺场那边，而是指从池塘往南的一片森林。那里有许多一样的长椅。长椅经风吹日晒，油漆剥落，微微泛白。零散的石头和树墩好像与这里非常相称。饱经人世的风霜、失魂落魄的人们一个挨一个坐在那里，一副毫无办法的样子。我作为其中的一员，看到那种情景，你们大概无法理解，可这是多么的令人伤感呢！

某一天，我坐在其中的一把椅子上，像往常一样郁郁不乐。正好是春天。樱花已经过了时候，池塘对面的电影院附近人群熙熙攘攘。咚咚的声音、乐队声、夹杂在其中的气球的笛声、卖冰淇淋的叫卖声，听起来尖锐刺耳。与此相反，我们所在的森林却像另一个世界一样安静。可能连看电影的钱都没有的、打扮寒酸的人们互相瞪着饥饿忧伤的眼睛，总是一动不动地坐在一个地方。这样下去，使人觉得罪恶要发酵一样，那情景非常令人忧郁、悲伤。

那里是森林中一块圆形的空地。与我们毫无关系的幸福的人们不断地从我们面前走过。那是打扮入时的女郎，长椅上的落伍者们一齐朝她那儿望去。那些人都走

过去，空地变得空无一人。因此我自然地注意到，突然一个人出现在角落的弧光灯的铁柱子旁。

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样子并不是很寒酸，可是什么地方总有些落迫，至少脸色看来决不是游客，好像是我们这些落伍者中的一员。他站了一阵，好像在寻找空的长椅。可是，到处都是人，而且与他相比，肮脏不堪，他大概害怕了吧！灰心丧气打算离开的时候，突然他的视线与我的视线碰到了一起。于是，他好像终于放心了似的，朝我旁边的仅剩一点空儿的长椅走了过来。在这些人当中，我穿着破旧的丝绸上衣一一说起来有些可笑——但比起他们还是略胜一筹，而且我决不像其他人那样险恶，这才让他放心。或者是——这是后来才想到的——可能他一开始就注意到了我的脸。我马上就叙说这其中的原委。

那个男人在我旁边坐下，从袖子里掏出日式口袋，开始吸烟。突然，一种奇怪的预感向我袭来。我觉得很奇怪，仔细一看，发现那个男人一边吸烟一边从侧面盯盯地望着我。那种看法决不是一时兴起，好像是别有意味。

他是个略带病态的老实的男人，与其说令我讨厌，不如说我的好奇心占了上风，我并没有特别注意他的举动，静静地呆着。那喧闹的浅草公园中传来了各种各样的声音，可是不可思议的是我觉得很安静，很长一段时间都这样。旁边的男人好像有什么要说似的。

于是，那个男人终于开口了。“我在哪儿见过你，”他提心吊胆地小声说。我多少有些预感，所以并不特别吃惊，可是却怎么也想不起来。这个男人，一点也不认识。

“认错人了吧！我不记得见过你。”我回答说。可是他好像是不相信似的，还是怔怔地望着我。或许他有什么坏主意，他再次说道，“我在哪儿见过你”。

“唉，我也想不起来了。”他说道。“真奇怪、真奇怪。”他歪着脖子，“不是最近的事儿了。我觉得在很早以前经常见到你。你真的不记得吗？”他说着，反而像怀疑我似的，非常怀念地、笑眯眯地望着我。“认错人了吧！你认识的那位叫什么名字？叫什么？”我问他。他奇怪地回答道：“我刚才还在拼命地想，不知为什么想不起来。可是我觉得我没有忘记他的名字。”

“我叫栗原一造。”

“啊，是吗！我叫田中三郎。”这是个男人的名字。

我们这样在浅草公园中互通了姓名。奇怪的是，我，当然那个男人也是，对对方的名字没有一点印象。非常可笑，我们都大声地笑了出来。于是、于是，那个男人即田中三郎的笑脸突然引起了我的注意。奇怪的是，甚至连我都觉得在哪里见过他。但是，好像是偶遇亲密的故友一样，感到非常怀念。

于是我突然止住了笑，再次仔细地凝视那个叫田中的男人的脸孔；同时，田中也正好止住了笑，可还是一副笑的表情。要是在其它的时间，不会再继续谈话，到此就告别了。可是正是失业时间，正是无聊时间，季节也正是慵懒的春天。而且是与比我体面的年轻男子聊天，所以心情不错，就当是打发无聊的时间，继续着离奇的谈话。就是这样子。

“是吧！还是吧！而且好像是在路上擦肩而过似的，看到过你的脸。真的！”

“可能是。你的家乡在哪里？”

“三重县。最近是第一次到这儿来，现在正在找工作。”

这样看来，他也是一个失业者。

“我是东京人。你是什么时候来东京的？”

“不到一个月。

“可能在这段时间在哪儿见过面。”

“不，不是最近的事儿。我的确是在几年前，你还年轻的时候见过你。”

“是的，我也觉得是。三重县……我非常讨厌旅行，年轻时几乎没有离开过东京。我只是知道三重县在关东地区，地理上都分不清楚，不会在你的家乡遇见你，你说你也是初次来东京吧！”

“从箱根到这里真的是第一次。在大阪上的学，在此之前一直在那儿工作。”

“是大阪吗？要是大阪的话我去过。可是是在十年以前。”

“那就不是在大阪。我七年前直到现在，就是说中学毕业前一直都在家乡。”

这样聊着有些啰唆，可是那时我们都很紧张，从哪年到哪年在哪儿，哪年哪月去哪儿了，连这样的细节都想了起来，互相核对，没有一个重合的地方。偶而去同一个地方旅行，可是年代却完全不同。这样一来，更加不可思议。我说是不是认错人了，可他却认为不可能有如此相像的两个人，要是一个人觉得如此也就罢了，我也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他，所以就不能断定是认错了人。越聊越觉得对方像是熟识的老友，虽然如此，可是也越来越不清楚在哪里见过了。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实

际上是一种很奇怪的心情。神秘，是的！某种神秘的感觉！不仅是为了打发时间、解闷，随着疑问的增加，这样追根究底也理所当然。可是，最后还是不清楚。多少有些焦急，可是越想头脑越混乱，不由得觉得两个人从很早以前就认识是极其清楚的事实。可是，不论怎么谈还是抓不到要点，所以我们只能再次笑起来。

可是虽然不得要领，但是谈着谈着，互相有了好感，姑且不谈过去，至少从那时起成了难忘的好友。然后，田中请客，我们进了池塘旁边的咖啡店，一边喝茶，一边又谈了会儿我们的奇缘，那天我们正常地告别了。甚至互相说请过来玩，成了很好的朋友。

要是这样的话，那也没什么好讲的了。可是，过了四五天，我弄清了一件离奇的事情。我知道了我和田中还是有某种关系。开头说的恋爱故事就是从现在开始的。（栗原稍微对我笑了笑）田中好像是忙着找工作，一次也没来拜访过。我像往常一样难以打发时间，某天突然想起来，去他住的上野公园后面的旅店拜访。已经是傍晚，他正好从外面回来，看到我，几乎要说我等着你呢，突然叫到“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那件事，我全清楚了！是昨天晚上。昨天晚上在床上，突然想起来了！对不起，还是我错了。我们一次也没见过。可是虽然没有见过，但也并非毫无缘分。你认识北川森子这个女孩吗？”

被突然一问我吃了一惊，可是听到森子这个名字，感到很久很久以前拂面吹来那轻柔的微风，觉得有些解开了几天以来的谜。

“我认识！可是，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十四五年前吧，还是在我学生时代。”

如以前所说，上学的时候我非常擅长交际，有好几个女朋友，森子是其中之一，是位特别地留在我记忆中的女孩。在XX女中上学，很漂亮，在我们的纸牌会当中，总是最受欢迎，可以说是女皇。虽然漂亮，可是不知哪里有点凶，是个让人感到难以接近的美人。

“对这个女孩（说话者栗原有些语塞，害羞地笑了）实际上我很着迷，而且因为害羞一直都是单相思。我娶的仍旧是毕业于同一所女子学校的、她的同学——一位二流美人。现在别提什么美人了，变成了难以对付的歇斯底里患者，就是当时十分普通的阿园。就是说，森子是我以前的恋人，对我夫人来说，是她的同学。”

可是三重县的田中怎么会认识森子呢？纵然如此，为什么我觉得见过他呢？我

无法理解。于是我便问他，接着知道了非常意外的事情。据田中说，正好在前一天晚上，躺在床上突然想起来一件事，是关于为什么觉得见过我的。于是，疑问完全解开了，所以他想立刻通知我，不巧，那天（就是我拜访他的那天）因工作的事有个约会，所以没能去我那里。

田中这样解释之后，从桌子的抽屉中拿出一件东西，“你认识这个吗？”他说。我一看，那是个美丽的小镜子，已经很不流行了，好像是很漂亮的年轻女孩用的。我回答说一点也不认识。

“可是，这个你总该认识吧！”

田中说着，别有意味地望着我的脸，打开两折的小镜子，灵巧地抽出嵌在厚绸布里的镜子，拿出了藏在后面的一张照片，放在我的面前。令人吃惊的是，这竟是我年轻时的照片。

“这个小镜子是我死去姐姐的遗物。我死去的姐姐就是刚才说的森子。您吃惊也是正常的，实际上是这么回事。”

于是，田中开始说起来。他的姐姐森子因某种原因小时候起就被送到东京的北川家做养女，从那里上的XX女中。她还没毕业的时候，北川家里遭了祸，不得已回到了故乡出生的家里，即田中家。那之后的一段时间，她还没有结婚就生病去世了。我和我的夫人都很粗心，一点也不知道这些事情。真是意外的发现。

剩下的随身物品中有一个小箱子，里面有很多女孩用的零零碎碎的东西。田中把它作为姐姐的遗物珍存着。

“发现这张照片的时候，是姐姐死了一年多的时候。”田中说。

“这样藏在小镜子的背面，我有些不懂。那时，我花了很多时间来检查小箱子中的物品，摆弄这个小镜子的时候，偶然发现了秘密。昨天晚上躺在床上想起了照片的事，于是就全都清楚了。为什么呢？那之后，只要一有空我就抽出你的照片，浮想起死了的姐姐。你对我来说是无法忘记、深深相识的。前天见到你的时候，我把这些全忘了，觉得好像不是照片，而是见过你的真人。你也是。”田中笑了。

“我不会忘记我连照片都赠送给她的女孩，因为是那个女孩的弟弟，所以长得有些像你姐姐，我才误认为以前见过你。”

这么说来，一定如日中所说。可是，有件事我仍然无法理解。照片我曾经送过很多人，森子有我的照片也并不奇怪，可她为什么藏在镜子背面呢？我总觉得她好

像是和我的想法相反。可是，只有单相思才有理由这么做。可是森子没有理由这样重视我的照片啊！

可是，田中看来，我与森子之间有某种微妙的关系，不过，这也并不过分。可是，他逼着我讲明那层关系。于是，他说，姐姐的死因当然是肉体上的病痛，可是在弟弟看来，他觉得还有些其它的。这样说是因为，比如姐姐对生前提的亲事，态度强硬，坚决不从。想到这些，可能是姐姐有了心上人，但没能如意，这也是姐姐早逝的原因之一吧！实际上，森子回到家乡之后得了一种忧郁症，晚期重病缠身，所以田中所说的也有道理。

要是这样的话，我的心跳加速起来。那么想来，单相思的不仅是我，森子也一样。我可以想像她怀着无法启齿的爱慕之情，忧伤地眺望着我们的婚礼。那美丽的森子要是这样死去的话，我该如何是好呢？太令人高兴了。高兴得眼泪涌上了嗓子眼。

可是我同时还想，“这种事情是真的吗？”。森子配我，真是过于漂亮、过于高雅了。于是，我和田中之间开始了奇怪的问答。我小心谨慎地说：“不会有这种事的。”田中追问道：“可是，这张照片该如何解释呢？”这样谈着谈着，我渐渐地伤感起来，终于公布了我的单相思。我强调，因为是这样，所以觉得森子不会喜欢我，可实际上又是多么希望能与此相反啊！

田中边说边玩弄镜子，突然像发现了什么似地大叫起来“原来如此”。这真是一大发现。镜盒如刚才所说，是用厚绸布做的两折，在其表面麻叶花纹中，可能是森子的消遣，用不起眼的彩线绣着字母组合，是用S包着I。

“以前，我怎么也不明白这个字母组合的意思，”田中说，“S一定是森子的开头字母，可是互既不是出生家田中的开头字母，又不是养父母家北川的开头字母。不过，现在突然清楚了，你叫栗原一造吧！一造的开头字母是豆吧！照片也好，字母组合也好，这下全弄懂了姐姐的所思所想。”

若干的证据，我是喜是悲呢？眼角忽地一热。这么一说，不由得觉得几十年前北川森子的各种所作所为，现在看来，都是别有用心的。那时说的那些话，都是给我布下的谜。那时表现出的那种态度还是另有用意的。接下来，沉浸在甜美的回忆中。

那之后，几乎终日，田中对我谈论那些关于姐姐的回忆，我对他讲学生时代的

往事。因为是过去的事情，所以既不新鲜，又不讨厌，只是有种怀念之情。我请求田中把那个小镜子和森子的照片送给我，我小心地塞进里面的口袋回家了。

想想看，不能不说是一段奇缘。偶然在浅草公园同一把椅子上碰到的男人是昔日恋人的弟弟，而且竟从他那里知道了没有料到的那个人的想法。要是我们从前见过面的话，这也并非不能理解。可是，我们是完全不相识的两个人，就是因为都觉得见过对方。

那件事发生之后，我很长一段时间光考虑森子的事情。我很遗憾，那时为什么没再有点勇气呢？可是不管怎么说，已经过了多年，而且我也是这把年纪，比起现实的事情，仅仅是有时高兴、有时悲伤，避开夫人，整天地望着遗物小镜子和照片，沉浸在梦一般浅淡的回忆中。

可是，人的心情是多么奇怪呀！我的想法决非现实，但虽说是歇斯底里患者，可以前却从未如此讨厌的妻子阿圆，现在觉得特别讨厌。正因为一次也没去过森子安息的三重县的农村，所以特别地怀念，最后甚至希望进行一次恭敬的旅行，去拜谒森子的墓。说到这些，现在觉得很不舒服，可当时心情像孩子般的纯洁，真的连这些都想到了。

我甚至描绘出那种伤感的空想。在刻着从田中那听来的她那优雅的名字的石碑前，手持鲜花点燃香，在那里对她说些什么。当然，这只不过是空想。即便想实行，按当时的生活状态连筹措旅行费用都困难。

那么，故事到这里就结束的话，也就是作为四十岁男人的故事，即使称得上是恋爱故事，也只是有趣的回忆。但是还有下文。说到这些，那是非常令人失望的、无聊的故事，我都不想接着说下去了。可是，事实毕竟是事实，无法改变。对因此而骄傲自大的我来说，或许是种惩戒。

是我那么怀念死去的森子的某一天，稍微的疏忽，那个小镜子和森子的照片被我那歇斯底里的老婆发现了。知道了这些的时候，我做好了她要发四五天火的准备。可是，意外的是，坐在我的破桌子前，面对着这两样东西的夫人一点也没有发作。她还笑着说起了这样的事情。

“啊，这不是北川的照片吗！怎么还有这种东西呢？啊，罕见的小镜子啊！很古老的东西了。是从我的行李中找出来的吗？我一直以为很久以前就丢了呢！”

听到这些，我觉得很奇怪，因为还不是很清楚，我就装糊涂地站在那里。夫人

一边很怀念地摆弄着镜子，一边说：

“我绣这个字母组合的时候还上学呢！这个，你知道吗？”说着说着，三十多岁的夫人撒起娇来。“是一造的I和阿圆的S。还没与你结婚之前，作为互相永不变心的咒语绣上去的。你懂吗？后来怎么样了呢？我还以为在一次学校去日光的修学旅行中被偷了呢！”

是这么回事。清楚了吧！就是说，那个小镜子不是我深信不疑的森子的，而是我那歇斯底里的老婆阿圆的。阿圆和森子的开头字母都是S，因此犯了出乎意料的错误。虽然如此，可为什么阿圆的东西会在森子那里呢？这一点我不太清楚。因此就询问夫人，结果全明白了。

据夫人说，那次修学旅行的时候，小镜子和钱包一起放在手提包里。在中途的旅行中，被别人偷走了。这可能是同班同学干的。我没办法，和盘托出了与森子的弟弟相遇的事情。于是夫人说，那肯定是森子偷的。你可能不清楚，同年级中没人不知道森子爱偷东西的。啊，一定是她！

夫人的话决不是信口胡言，证据是她注意到了那时已经被抽出来的不在镜子背面的照片。这也是夫人插进去的。大概森于直到死都不知道还有这张照片，是她的弟弟一时兴起玩弄小镜子偶然发现，犯了天大的错误。

也就是说，我不得不体会双重的失望。第一，森子绝对没有爱过我。第二，如果夫人的想像是事实的话，我那样深爱的她竟然是个与外表极其不相称的女贼。

哈哈哈哈哈哈，耽误您时间了。我可笑的回忆到此结束了。说到结果，没有比这无聊的了，但是知道结果之前，我还有些紧张呢！